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八冊目次

方泉先生詩集三卷 （宋）周文璞撰 清鈔本 〇〇一

西園康範詩集一卷 （宋）汪晫撰 實錄一卷續錄一卷附錄外集一卷

明嘉靖二十年汪茂槐刻本 〇三三

宋國錄流塘詹先生集三卷 （宋）詹初撰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 〇七〇

滄浪嚴先生吟卷三卷 （宋）嚴羽撰 明正德十二年胡重器刻本 一〇五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 （宋）李曾伯撰 清初鈔本 一五〇

方泉先生詩集三卷

（宋）周文璞撰

清鈔本

方泉集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周文璞撰。文璞字晉仙、號方泉、又號野齋、又號山楹、陽穀人。諸書不詳其仕履、蓋亦江湖派中人也。是集凡賦一卷、詩三卷。張端義貴耳集極稱其灌口二郎歌、聽歐陽琴行、金塗塔歌、以爲不減賀白。按賀白謂李賀李白也語殊僻澀附訂於此然文璞古體長篇、頗病頹唐、不出當時門徑、較諸東坡山谷、已相去不知幾許。端義擬以青蓮長吉、未免不倫。至於古體短章、近體小詩、如端義所稱題鍾山一絕、晨起一絕、固可肩隨於白石、澗泉諸集之間、宜其迭相唱和也。端義所稱灌口二郎歌、集無此題。惟四卷之首有聖塘神君歌、觀其詞意、殆即所謂灌口二郎歌者。或文璞以名不雅馴、後改此題歟。

方泉詩目卷第一

鍾山賦
燃犀賦
尭章佛塔歌
回次秣陵
鷓鴣
瀨上懷古
銅雀研
夜坐讀書
鶴廟
方泉賦
阜橋
初至長干寺
哦松夏夜
懷何月明
瀨上貞女祠
丘慶餘畫充
春雪
王晨口占
華道士白胭脂
新柳
南華陽洞
山行行歌十首
至荆公墓四首
遊棲霞四首
望茅山有感
送友人入浙
金陵懷古六首
吳中秋日
杜鵑花
王道士庵
金牛洞
壬戌春日
出臼下
再如金陵
病起寫懷
髑髏體
江南曲四首
野薔薇
狼山
贈趙子野歌
憶昔
遣興
送道友歸
歸總仁王寺
七言
過鳳山次韻
戊辰感事二首
烏夜啼
古琴歌
弔尭章
夜歸
黃龍洞
下竺
萬天民新居
送蜀客
山居書事

卷第二

挨金瀨賦
黃連香賦
題亦可樂亭
上冢
歐陽琴歌
晨起
送華陽道人
孤山道院
訪梅二首
石林
石麟賦
遊洞霄
病後
送人歸苕溪
歸姑蘇
磵上小飲
寄道友三絕
寄韓磵泉
呈龔睦翁
絕句四首

客中
山樂官
烏娯
和澗泉山樞
重經澗霄
大滌洞
岸幘
翠蛟亭
寄題靈嵓寺
小寒食
五日至京口
贈藴召叟
半山寺
跋鍾山賦二首
過鳳山有感二首
絶句二首
九月晦日
閒居戲作
苦雞歌
臘月八夜雨
送澗泉
送薛子舒
晚菊
誦哀江南賦
簡正字南仲
重遊栖霞
出溪
過舊居
南仲祭詩
弔友人米子大
挽南仲四首
行歌四首
遣興
孤山桃花二首
送人之武夷二首
秋晦有懷
贈孤山道士二首
送人之桐栢
送龔高

卷第三

瞿塘神君歌
清明日書事
雲根
聽琴
寄友人
雨
陰山
新亭
法寶寺
戒壇
亘野王畫像
玉晨觀二首
寒食有感三首
桂
自笑
揭李道中二首
梅梁歌
題胡女騎
東陽道中
鳳門泉
寒食曲
賞春二首
春懷
暮雨
即事二首
題光章新成山堂
題甗網圖
贈相士丁日宣
弔縣卒
楊孟博挽詞
贈隱者
劍客行
書事
見泗州降者
感興七言三首
題天童全老
送人之金陵
送遠人歸茅洞

中秋日遊兩刹　贈道輝二首
西湖即事　宮人斜
上強寺　太湖
寫懷二首　九溪十八㵎
弔辯才二首　西湖小隱
麯坊　聞子規二首
分夢泉　隱者居
逸士墳　夏日偶題
謝顒師見過　望茅山三首
寄道友三首　初營鳳山

梅谷　法華小隱
寄洞霄道友　題削瓜圖
題荆公硯　歸別墅
早起　雨宿山中
再遊九溪　偶題
送人之官嚴陵　與弁山道士飲
不欺齋　望雲亭
敬思堂四言　陳將軍哀詞
弔清溪姑詞　鼓吹曲四首
招魂

方泉先生詩集卷第一

陽穀　周文璞　晉僊

鍾山賦

陟古阜兮逶遲望故鄉兮徘徊日忽忽兮欲下捬予心兮訴哀昔王氣之初發有神人之稱孤遠溫雒之弗競亦中興於此都乃因融結以作鎮倚崔嵬而在東指斗首以立闕背龍盤而作宮後季嗣興規模屹隆張皇帝圖咨堪國工陰陽既調清寧亦同司馬度景而引前太極穹窿而當中華林桂鼓璇室歌鍾矗丹楹兮壁壁森翠氣兮融融殿薄苑記密如魚鱗中納元氣仰規大辰將欲賓危衆於九夷貢黼扆於萬春攝提紀歷卷舒斂珍回皇風於太初散靈雨於無垠及乎分代易姓滅沒變遷厚禍隱毒實生其間紫髯兜來黃鬚載奔索寳口苦斛觴沸潜近奮身而倒戈亦反袂而張拳則見夭衣晝章意貌孔武大白連蜷出渡江渚麗色登樓明雲鏡空愴舊艷新逝歸閣宮列事看情誇戰負勳閣像未塵街有將變飲血擊賊拳燧燭夷戎鼓愔愔揎車纍纍受詔下令燒香颯詩妖祥昏淫厥興乖離傳之到今文字峻峭音節淒悲雖泚席之上岩石之下可聽可詠而不可思笑有

如斯山則偃蹇千霄隱天蔽日雖涉世兮毋害蓋典時而出入衰園楸兮江楓旋灰飛兮而泣殺祲纏郭晨闇夜明處子傷內老夫塡阬匹鳥群死淸羊衛行豈曰作鎭而能忘情凡今齊民肯復記憶但能聯絡相命趣具酒食工蕭齋而膜拜撫漫碑而口嘖吉祝於蔣侯之廟遐眺於周顒之宅野芳數薾山嘯嘀喚渺歸與兮亡蓋畀與衰於戲劇嗟夫系緖悠遠條流煩貿若錫綴於肥水兮亦嘗併力以扶捄彼大勳之未集兮自賢扃之弗究緣義類以徵詞兮庶茲山之可孚

方泉賦

惟山居之吟歎兮有泉出而方窪彌歲年而沃潗兮雖若寒而萌芽蓋隨區以賦形兮非浚工之所加吾初以道為澤兮以溥博而為家既自抱於潔清兮又收散乎英華贊商易而非僭兮儗坤輿而非夸摩大蛤非神奇兮出矩玉非矜夸雖使女盜冠而竊兮僕夫汲而盈車豈敢以為貪兮方豈蹈而為邪將引竹以種樹兮故為池而漉麻順脈絡而襲水土兮則又豈退虎豹而進龍蛇噫吾命濡滯於此丘兮又何敢怨懟而姍艸差

燃犀賦

智者鑑物貴於察微後來不察其智義希智以神為用神以智為友豈無其無而有其有庖犧女媧登龜斷蛇風氣既開淵流亡涯放巢居儃於仲舒表柱爐於張華若太眞之事吾嘗以告諸徒矣博物者曰怪怪好奇者曰輕輕盡性者曰渾渾窮理者曰冥冥如此則溫子將不得為哲人子持賦於牛渚兩山之間老松古木倚而和之則庶幾乎敬聽

皋橋

伯鸞出京師慷慨歌五噫豈無濟時心升降與我違有來適吳中舂梁排寒饑吳人皐伯通舍之懸窮棲方志雖或除、此橋猶可稽、伯鸞跡逸民佳傳照綠縟伯通賴有此庶幾與之齊至今閭門外、兩家陪要離、冢々各高大冥々春草萋古者賢哲人不計鳳與雞焜燿亦偶爾埋沒何凄兮出語賀而公亦以昌吾詩

○姜光韋金銅佛塔歌

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捨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緻○錢王納土歸京師○派

落多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現國主身。
蛇。鄉。虎。落。狗。脚。肢。何。如。紅。袍。玉。帶。稱。功。臣。天封圻開
郎退聽。兩浙不聞笳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
父尚書令。一枚傳到白石主。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
秦外話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喫地爐山芋羹。何
曾薰陸綺床供。但見相輪銅綠明。哦詩禮塔猶未畢。
蘆葉低飛山雨濕。

初至長千寺

雲抄熒々一塔燈覺皇舍利寶瘞嶷山門推上三更
月似照前朝禮拜僧

回次秣陵

我行古井邑北風吹倒人旗店語蔟々石路聲轔々
下車得少憩亭午聽司晨豈但田杭香、更覺村醪醇
懷哉獸王氣埜闌母重陳舊為秣陵尉。今為鍾山神。

哦松夏夜

雅頌聲流到楚詞更無人見獨看時池頭五粒初搖
動却替幽人說舊時

鷓鴣

夜聞春雨來、濃綠淨於洗、有禽自南翥、自呼不得已、
豈非湘川下或自江左起黃陵見哀妃白下感遊子
仍多憂其兄兄轉溪樹裏汝兄今何在荊棘日靡々
豈非因空山或已投逝水年深桂梧化波冷皮肉死
鷓鴣謹勿痛、此係造物理、吾若破拱言汝恨入骨髓
風吹慈竹林苔暈工深紫吾亦念故鄉日夜夢鄰里
不如各歸休關月照西都

懷何月湖

星星鬢髮卧林丘話使東川作郡侯髯叟望公來海
嶠麾兵迎守去夔州珍圖想掛茅齋壁巧石應隨竹
釘樓教得巴童歌舞好侍郎千萬却歸休

瀨上懷古 有孟正曜祠堂

古寺闍本贊、空梁懸齋魚、神坐既欹仄。德容亦鐵虛。
先生貧有命、山僧樂無餘、長安滿市花、疋馬吟九衢、
寥々北邙山、而誰憶荒墟、豈有先生者不如山僧歟
盲風振茗華、重露落芙蕖、何當醉尉歸、方坐釣水隅、

瀨上貞女祠

佔客征夫上野橋錦襦玉瑱亦蕭條人間多少衆除
事、到了英雄恨不消、

銅雀硯

君王有遺令婢子守空臺遙望西陵下漆燈照碣梧
玉勸闌叙澤、松栢生悲哀低吟短歌行、想像姦雄才、

清泉沈金彩古煙凝紫灰零落故瓦在雕鍋若陶坯
為人作書研詞章出詠諧上下千載間流轉何悠哉
那知壚中人天命不復來齊命亦披榻增三葉雀鬼
年々漳河頭野塚如雪開、
。

丘慶餘畫兎

家住樓賢雲、泉石悉幽詩、寫出明視孫。眉目增媚好。
郊日行蹊々。衣褐空芳艸、脫身文字禍、見機恨不早、
仰候月盈縮、倚眉幾回婦迷離望靈桑青松為三倒、
山人書姓名、欲使好事玫。

夜坐讀書

此生無耽嗜獨具愛書癖旁搜固未暇乍見亦暑識、
歷土苦見汙、更苦官事逼、紙燈既自剪竹牖仍僕織
山邑少文獻有亦何自覓隨行五升瓶一歲無滴瀝
向來長安市、閱之嘗竟夕、恨照夢裏去茶々雲雨側
哦此謂寒燈夜漏三十刻

春雪

崇禧仙館似官居。二月寒風峭有餘。傲吏吟哦空峭
下野童放敵夜堂初焚々宿火環村酒煙々殘燈燒
道書勿聽打臉聲更急快移銀碟上拈䅫

鶴廟

櫻桃花覆地古廟白青春帳裡還丹使山中采藥人
風林嘷黑虎雲路列斑麟欲見神君面遑朝禮北辰

王晨口占

風鳴長史晨天栢艸護仙菊瘞劍瑩瑞像殿前亡馬
跡養龍池上有麗鳴

華道士臙脂

蕭史水銀粉嫦女紅藍花狂奴愛風調脂澤透成家
鏡閉青峽月衣近赤城霞欲下人間世榭林棲曉鴟

杜鵑花

雲樹重々和淚吟、故宮遺廟有知音。秦吳萬里皆芳
艸。染到山花恨最深。

新柳

長條牽幽情淨色穿戶牖酸風孅如踏步待濃似酒
魅々金絲垂滿眼遮老醜

王道士庵

出家終二十小築契初心水浸蘿根冷苔封井臼深
狖啼天慘々犬吠月陰々又踞藜牀座焚香鼓內琴

南華陽洞、

稽首遊名山駕言入華陽南洞極秘怪松草泉水香
曲几妙隸畫殘碣刊靈章俛首試一覷冷風襲綃裳、

守菴敬愛客。暖我紫朮湯。遺我鵝眼錢。云是洞所藏。往有尋幽徒。入見黃金牆。修心或已起。幾受奇鬼戕。身償獲會過。敢恨飛蓬霜。更丐一片土。小築安閒房。朝披神芝圖。暮試飢飯方。

金牛洞

凌兢下危梯。俯傴生深穴。回身避雲霧。偃面睎日月。藥苗護硲䂻。竹節截蘚壁。安知幽蹊下。有此大奇絶。金牛鎖光景。仙諜尚可閱。崗頭春已半。枸杞如點血。便恐顛風興。撲吹石崖裂。

山行行歌十首

受籙壇前雲更長春風漠〻杏花香風回路轉無人處恰見天書字數行

琳琹雕琚萬〻層雲頭晃〻現觚稜野人自愛深幽景只是尋常不見僧

道院中閒沐髮容施朱元自貴皇公君能百拜香煙下不怕丹瓊路不通

蟲虹黃連徹夜焚。秦謠楚誦少入聞。近前欲問新宮信。鶴帶靈芝入暮雲。

帶淺人家隱樹深嫩晴天色弄雲陰好風㶁〻穿林去。吹散松花似鬱金。

遨遊自是不思歸。花氣蒸衣氣力微。拋棄文書亡俗累。嶺猿吟後閉山扉。

天風穩送步虛聲。雜和漫山檜栢鳴。遠望山腰多白石。細香知是野人行。

中峯道士藥珠丹。曾與神仙玉煉顏。見說醉來燒隱訣。藥爐蕭瑟卧空山。

紫陽道院古丹青。恨滐猶畫化胡經。曉香滅沒人歸後。自有天風撼玉鈴。

砌穴蕭森隔土橋。項梁城領最蕭條。羽衣歌此招魂魄。直送旛旗上九霄。

壬戌春日

自從憂患長精神。兀坐齋房過了春。鬢落盡乾宮燭暗。樗蒲盡亂旅囊貧。皇天老眼非塵世。白日閒愁自替身。一段風光好如畫。未須全與路行人。

王荊公墓

一丈荒墳上悠〻落日斜。子孫來祭後。守墓婦松花

野老從余話文公在半山蹇驢進不及落日寺深關

年少坐談玄鍾山直北邊春風吹夢過淚浥舊貂蟬

○守法曾丞相○能文陸左丞○風流如未泯○應作寺中僧○

出白下

南朝禁藥夕陽明、猶與遊人作隊行、埋滿天淵池上路、菜花黃盡綠陰成、

遊棲霞四首

破曉逞苦霧、客單何酸辛。山中氣候異、初日如燭銀。田間石獸多。知是南角麟。古苔半皴皺、化作蒼龜鱗。雨柱既炭業、衆碑亦嶙峋。幽途得奇觀、未敢辭埃塵、連年抱離憂、百嗟亡一呻、花妻鬢毛晚、草李袍色春、愁中書積失、夢裏歌鍾徹。窮愁著文字、屢被同行嗔、同行不相知、而況悠悠人。道中石麟碑柱甚衆

吾與空門友、相扶歷芳甸。天機久深妙、梵本與貫穿、徐馳得幽欣、濟勝恆孤頓、宿芽發輕苞、寒卉抱短艷、鹿走風生林、僧歸雲入殿。寺從齊梁來、諸彥題品遍、安知千歲後、未數陵谷變。

優尼製銅覺、欲駐女主齡。主稱金輪王、錄在華嚴經。而捨覺富貴、愛慕金椒馨、月照回心院、妖魂啼窈冥、傳人弗知此、獨愛一峰青、分減僮及我、終藏樓林坰、

府帖昨夕下、許奉半月急、遂作茲山遊、惆悵憂思失、古蹟墮榛莽、久久失脩葺、南唐石塔妖、巋然對人立、高碣纏蛟龍、奇畫耐風日、明旦丹陽路、萬感當畢集、說似石翁婆、皆須為余泣。

再如金陵

再路江東路、詞窮不復論、江泥沾苦淚、津鼓聚歸魂、庚信因愁老、陶潛為酒存。孤跡雖落魄、不敢望明恩

道中望茅山有感

危亭對名岳、畢景扶鉤欄、白鷺伺察過、低昂若弓彎、去歲負笈遊、最佳元符閣、櫟林帶脩竹、清泒流珊珊、離留味畫靜、洞天生春寒、偉哉老宗師、作屋雲雨端、覓為投虫蟻、不浴升龍鸞、遺體但鮮蛻、故宮亦燒殘、今秋已半舊、萬柱扶玄壇、遂以雨不借、一節履墳玩、入宅問玉斧、揆芝投金環、墨沼篆結字、丹臺氣成盤。將謂便隱遁、還亦羅閭闌、表甫塵尾墮、苟令香爐閑、再發望奇秀、恍然神觀還、如見大仙伯、初髮綠映山、兩君控鶴徒、俱著漢小冠。俗眾當復馳、莫藥男欲翻、

病起寫懷

夕陽蔽天涯、望望不見家、牛斗象緯徹、咄咄空咨嗟、此時將細碎、撓與枝上花、

○送友人入浙 行至王冀公墓上

小縣登樓上。依稀是去年。更聞吹短笛、飲散覓歸鞭、丹葉標寒渡、黃花羃野田。重來予古地。為拊石羊肩。

轆轤體

埜人無事時。嘗誦極玄詩。寫遍千山寺、吟行九曲溪
誰為補天手、同是決雲兒、欲去無人問、今宵醉似泥、

金陵懐古六首

孫伯陵頭水最悲。蔣侯廟下月來遲。夜深行客心驚
恐、猿掛晉朝楓樹枝。

司馬家兒持酒巵、天星亦下浣淮鬼、當時若便妖牛
飲、定有孟津師旅来、

愁看幕府夕陽邊、那更鷄籠在目前、跋扈飛揚只如
此、登臨那得不酸然、

杳杳舊蹤尋不得、茫茫遺恨有誰窮、長安敗績誰憐
汝、灞上收聲未到公、

琵琶未盡使人嗟、涙洒華林御苑花、今日開韶無處
所、屬煙蛍而屬他家、

江水無情碧草春、北朝留住老詞臣。子規啼向青楓
樹。為爾離鄉去國人。

江南曲四首

露下五嶺秋雨打三楊愁齊梁才子多埋在青山頭
郎與新歡濃儂與舊歡熟懊惱對行人當為歌艷曲
孤館聞啼鶯日暮胭脂薄芳醪似泥賤那得不行樂
雨認巫山氣江通滛預情相逢未多時、秋花開古城、

呉中秋日

郊原落葉已離離、尚有孤花鬪短籬、小醉不成憐病
後、苦吟未了説愁時、鬪雞走狗毛絲喜、臨水登山宋
玉悲、豆角已收無別事。待同野老赴襟期、

野薔薇

娟娟蘿頭花。白白間緑葉、明光裁敗袴、不掩遊子屧、
餘春佇人去、乞與美芳蝶、感我萬古心、離離不相接、
我行田野間落䰟何所挾。猶能自撑拄、使氣掌漢俠、
悠哉芳艸畔、見此救遂妾、羅帷未生夢、粉面反成怯
幽香薰倒人山鬟火初熁、長亭或相思、如見玉蹀躞、

狼山

吾母禱於山。生我僵塞身。卅八始入寺、所天俱不晨、
歸人復何之、所願清戦塵、勿復論唧鈎、去作瑞世珍

烏夜啼

何人彈阮咸、故故輕手摘、彈作烏夜啼、此意我所慨。
南朝有帝子、作妝歸侯伯、着身疑嫖間、生意日偪仄、
愛妾聞啼聲、改鎮須竹册、故云長安吏、性命在頃刻、
小婦聞啼聲、敕令數大澤、身雖不肖甚、幼小着蒼幘、
再轉作縣佐、欲塞父祖責、濡墨決疑訟、行來慰冤鬼、
羣凶見之怒、極意便剗磔、首沮隷陽橋、公議亦已格、

痛掠及庫脊指作盜錢賊、脊既傷椎鑿、手墮面愈黑、書款自誣伏、身竟遭刻畫、酷毒一如斯、誰謂彼無策、謗書入外臺、遂坐使者劾、牽連入冶城、五載窮慘礉、嗷詞吽穹旻、哀慟人叵測、若無磊落者、誰肯爲昭白、翻思受禍時、何但鍛羽翮、愁寃傳里巷、泣涕到臧獲、蔘毋僧妻拏、惆惆望秋色。豈料今日下、置酒設脈拍、聽此哀絲鳴、但呼挽不得、月明客已去、庭宇鳴啞啞、世人見慈烏、唾笑滿阡陌、誰知事乘除、禍去反爲福、蒼蒼上林枝、當去作謝客、

贈趙子野歌

典君雖爲外兄弟、語話尋常見肝肺、自從不見半年餘、每望吳雲輒流涕。蘋溪松江同一波。半年不見當奈何。長安市上相尋處、弟能起舞兄能歌。兄今賜第南薰殿、端戴宮花上林宴、弟歸便看墮遊冠、他時山中儻相見。吳王臺畔楊柳黃、吳姬對坐調絲簧。阿兄自對吳雲坐、呼弟不來應斷腸。書來不應寄他物、只要秋林一雙笛。當使蠻奴月下吹。此時此夜須相憶。

古琴歌

山人袖攜古琴來、形模拙醜腰破穿。上兩金字亦殘漫。自云得自十年前。十年前宿野店閒。野店岑寂無炊煙。只將百錢乞翁媼、回買濕薪煨澗泉。老翁持出一木段、刀痕、鑿痕斧痕滿。秀才望見三嘆羡、學琴以後何曾見。此是成都雷氏爲。指摩雷字分明現。持歸修治調曲成、曲成他人不肯聞、初彈羑里可釋憾、再鼓廣陵如雪寃、將歸古操次第傳、龍入我舟何可憐、

憶昔

憶昔在童初身輕俗累無雲霞明道服日月緞傳都肩玉三危露、泥金一丈符、遨遊御閶闔佩帶或昆吾掌語關真誥訣玄技易圖竹間時抨拊松下亦摴蒲蹁躚歸嵒壑扃凡近僕奴極知方匿景何敢還摶扶請命書盈紙、祈真淚迸珠、但能覘帝座、不恨守天廚、譴巨知難道、心安敢自誣、相隨有老屨、還欲化雙鳧、

哭光章

相逢蕭寺已飄然、自詠離騷講太玄、極目舊遊猶白石、傷心孤塚只蒼煙、兒從外舍收殘稾、客向空山泣斷絃、帝所修文共張樂、鬼芳應是到鈞天

遣興

望見山櫻婿短岑、翻然便悔出家林、壞車殺馬空嗟晩、裂芰焚荷直到今、嵩巖久爲歸去計、雲煙無復舊來心、平生最愛花濃淡、看了斜陽香暝陰、

夜歸

還山迫暮夜枕石唫下眠夢作童子日采花美寒泉回身在人世欲去塵綱纏永謝歡樂情把袂入紫煙

送道友歸

浮雲起足下是子欲歸家藏室收芸盡、丹房掃翦破時聞搗藥鳥、啼向款冬花。莫使山童去、驚飛逐亂鴉、

黃龍洞

一從負圖興負舟。天公閟之居靈湫、重瞳胼手久不作、蒼苔古木雨漠々。朝來石磴鱗々濕、如覺蜿蜒為人出甘霖未魃焦卷多。相候吳雲莫相失、

歸憩仁王寺

重到招提未覺遲、缽單初副袷衣時、僧房齋院門々閑、梅子枇杷樹々垂、蟻蔭經幢求託化、龍纏佛座学々慈悲、長年無事閒來此、坐對空山諷小詩、

下竺

靜看唐人刻相連坐石陰鳥啼留客意果熟住山心野水流詩葉天香襲道林雲根有桂子應待月中尋

七言

雲竺前頭即御園小風斜雨入梅天放歌催塞如圓澤古兒昂藏若摩川尋得數行天寶字破他一夜艸堂眠此生更要窮經論惆悵高人舊石筵

過葛天氏新居

為憶空山雨因嗟短鬢霜幅巾終日臥。侍女古時妝。鳥田殘林外、丹砂舊井書、不留禪月畫、只踞淨名床。湖鏡秋容淡、雲莊曉露香、汲泉須透脈、種果便成行、使鶴過村店、携竿上野航、極知秦外叟、全似賀知章、對佛稱居士、翻經悟法王。自將詩檢校、猶與竹商量、嗟我渾無賴、非公不作狂。莫移松下石、君子要乘涼。

十月過鳳山舟回入項王祠用前韻

墜葉濃於染孤花淨似霜溪山如有待未粉玄施妝勝境如天上雄鳴白帝旁工陳白玉琯人坐紫金床古兕稱春酒靈丸換夕香風箏猶有韻星斗忽分行念此鋤擾壁頻來渡葦航欲揮終極淚只廢苦吟章慨慷歸歎伯英雄憶積王逝騅嗟弗及擅斗恨難量起舞何勞短行歌未要狂斷雲將落日千古助哀涼

送蜀客

都市今重到、文園更倦遊、依々送窮峽、得々上歸舟、往事深能憶、沈痾久合瘳、行經古祠廟、應酹舊山丘、梁父遺篇在、降牋殺氣浮、白衣猶肯出、黃裏不包羞、一聽巴人曲、多貽漢璽憂、花叢塵漠々、苑抱水悠々、

蠢爾狂童輩、俱爲滅族囚、坤維元自正、棧閣未應脩、
管樂誰能並、鄉雲亦可儔、時哉著檮杌。聊以畔牢愁。
硉矹重關險、銷沉萬壘秋、堂留石室畫、歌尚竹枝謳、
寒蜇催遷客、啼鴣識故侯、屈沱嘗角黍、岷嶺看牽牛
從此多佚燕、逢誰共勸酬、近前持硯訂、成列抱箜篌、
近歲安樞相。宣威在益州。君歸如訪謁、朝綸必咨諏、
列聖方垂統。群公亦好脩、焚燒已郿塢、誅殛昔驩兜、
虎豹參差束。魑魅次第投、衣冠通海嶠、干羽格蠻陬、
江冦何勞服。淮田亦墾牧、旌旛仍使傳、炮烙任兜鍪、
玄象搖天狗、昌陵控玉虬、嗟嗟几上肉、斷斷檻中壽、
貢錦資蕃輔、緘辭告帝謀、聲名與勳烈、應逐漢江流、

戊辰感事二首

久要和平福、須寬次第刑、諸公善調畫、歷祚必清寧、
夾道焚香拜、今知病酒醒、撈勞雙鬢白、何止故山青、妖
緯朝沉彩、非煙夜透扃、顏同臧獲列、齊壽八千齡、
幕府才方盛、軍師意最高、何年燕巢木、幾處馬騰槽、
馳騁心方壯、指麾身更勞、周詩歌勞徠、賁誓說遁逃、
行闕占風角、穹廬拜羽旄、飛騰真有種、淡泊正相遭、

山居書事

荼蘼架倒無人挈。全似老夫狂醉時。昨夜一場溪雨
横、又渠茗辭到花枝、

方泉先生詩集卷第一終

陽穀　周文璞　晉僊

投金瀨賦

世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倫常多厄於困阨方伍胥之遭憂兮寄微命於一食就婵娟以祈哀兮乃鞠恭而進筥何衆人之未然兮遽見奇於女子女既餉胥又自塋兮沉厥軀而弗顧胥東行而入吳兮承君命而伐楚考鍾鼓以假道兮後過歷乎故處不見結禰正襟謦欬兮涉葦披靡乎極浦山空水暝無他人兮老嫗啤呼乎后土詰諸人既弗乂兮質諸鬼兮無所捐莫鎰於瀨中兮固取信於未者凜鬼氣其安之兮焉慈母而下取庶幾用此以全其老兮又足慰乎地下惟戰國之既衰兮士方賤乎大愚弄人命以為寵榮兮雖妻子猶弗忌悵聖賢之不遭兮流遺恨於後世偉淑靈之好修兮視死生於一試啟皇極之未建兮曰蹈道而則未聞闔荓珥而至此兮試賢者之所嘐吳既霸而胥稱忠兮伊若人之所遺後千歲之悠ゝ兮有遺廟於故壘井邑改而經晝夬兮桑柘鬱其蕤蕤屏蘭蓀其弗歆兮詞胥泯與謡祭歎馬風弗可企而將墜兮又東鄰而不翺重曰投金于淵明胥志兮女曰未然僉不見此兮

石麟賦

吁嗟麟兮爾所守者陳帝之墓風颯ゝ兮鳴松草霏霏兮法露在昔晃鍾振金龍輴載素域戶肇開靈拜往御侍女騰玉而長號侍臣抱弓而回顧淒聲竟天怨毒凝霧旦而視之惟爾麟兮矯而不屈曲而弗踞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叶象製於圖籙謹工程於尺度千歲而往若朝與莫陵栢禿而翁仲逃野棠發而狐兔度偉趾角之蹄然獨巍ゝ其如故惟紫微之舒光絕巨筆於尼父父為爾而洞泣蓋自悼其弗遇予有感於斯文乃斐然而稱賦亂曰噫人之生具五常其聰明者居而王頑劚之陽或聖狂鳥夷索虜方混茫天張義旗自晉陽豐貂冠帶毳衣裘昭哉工帝闢此祥千秋萬歲立道傍吁嗟麟兮庸何傷

黃連香賦

余拔五嶽之圖禮三茅之神涉服荈冠步行澗濱有老人者手持奇薰飂於嵓谷乃賦以文句曲之天華陽之山里武蒼蝯谷持雛藩旻有藥樹流膏滿身味若氣厚獻于丘園有道所享不肖所俀世工齊民業

流灣澴固知紀極孰能遊擱尔惟昧昏能反其元當
焚當燔上閑九閑尔惟飛翔尔鬼狙猿逮往遯奐毋
啓我垣絪縕輪囷化為明煙素皇泰尊實鑒我言欲
盡其徽袛以贊頌余方肅而聽俛而拾仰而不見已
石壁

遊洞霄

天柱青峩峩石筍危不墮晃晃銀雲狀雛子開玉鏁
崩騰歛閑水煌熻入洞火神境脩靈休乃欲搜碑鏁
媿彼朽濁顏一得在無我致彼老鑄凝披褐迎路左
駢嵒護銀鐺被葉盤礴贔玉民付九虎遊宴升棊碊
為言子速去勤若悔坎軻反樸招太和當先運劫禍
慟哭出青松殘齡其武可

題翁玉泉家亦可樂亭

先生亭非伯夷藥亭柱亦用秋山竹但令家有簡架
書。何慮妻兒少饘粥。朝来相對亭上窗洙泗尺度義
皇人先生已死名不泯常與此亭作標準後來鄰媼
判伯愁僕夫預起池魚慮拆亭拆亭先拆柱有孫抱
柱出煙去三十年餘復政觀有孫如此不待費似曾
靈光偶不全令人見此空三嘆

病後

風燈露水雨茫然、莫為歡華少壯年、無病更須求藥
物、愛閑猶要覓緡錢、此生身世挪歛裏、末路光陰泣
淚前、快出囊中滄王法、白雲深處日高眠、

上冢

蒸魚燔肉當好羞北面百拜如有求願身長健兒孫
孫歲歲此日燒松楸紙錢灰盡淚不盡孤也雖在猶
拘幽法法金蓋山下水相送直過龍灣頭

送人歸碧溪

懷王祠廟桃花下。愁君看春又隔年。今夜白蘋風更
惡。去時須傍采菱船。

歐陽琴歌

嗚呼簡是文忠琴嗚呼此琴今尚存堂中圖書散失
盡苗得七絃傳子孫六言自書書在腹古錦梅花罥
不得嗣孫賢者能忍貧不向豪家博珠玉初鼓如撼
昭陵松聲原流水青溶溶三宗龍衮在帝左曾把鈞
天賜與公再鼓似播清額水只將激流肯洗耳曾無
兩生招不來、自寫新聲付兒子、尭因山舜放野自兹
以下不平苦與君所得婦女謗此日一洗清萬古小
儒皆講五李傳、頗謂春秋體微婉、今來再聽七絃琴、
南薰遺製喜復見、浮雲流盡白日逃何用廣陵與離

勝譜成只度歐家曲秋聲賦共廬山高。琴有公類

歸姑蘇

舊巢已是別人門、梅句蕭疎柳句昏、河北諸果須況
俗江東鱸鱠欲招魂、故王未納耶溪女、越相先尋澤
國村懷古感今吟不盡一雙清淚滿觴樽

。晨起

閉門不與俗人交、玄晏春秋日日抄。清曉偶然隨鶴
出、野風吹折白櫻桃。

磵上小飲

方出愛踏絮偷窺蔦回叢汲汲雨露澤戀戀江海情
引之灌蔬圃亦足發光晶陶然未須去於焉潛我名

送道人歸華陽

山中無酒禁處處有松醪旋汲泉炊飯多挑筍助庖
天燈將出現野月未能高憶我初遊日先將石鼓敲

寄茅山道友三絶

伏事三茅過一生癡心不望羽車迎舊時手種黃龍
子今解升雲入太清、
九錫碑亭日欲曛有人趺坐對爐薰、憑誰傳語桓司
馬、句曲山中只白雲、
藥珠宮女傍瑤屏自把韋編問姓名。回到人間無一
事、紫陽花下白鶏鳴。

秋日孤山道院

孤山有何好脩竹隱樓居人在秋雲杪香凝午熟餘
芳林多落果靈沼少驚魚歸棹聞歌詠猶如学步虛

寄韓澗泉 淲

窮冬孤陋只書癡肯為山荒強忍飢師友淵源似公
者與臺貴賤亦安之人來山縣猶須債雨映茅簷但
要詩、欲指樓居無遠步要從君手化神奇

訪梅二首

起看重霧白漫漫暮見春風在樹間傍水出籬猶未
快淡煙微雨又青山。
幽、花隨在石根傍幾欲移將近草堂草草一樽聊尓
尓跨驢歸去月荒涼

呈翬睡菊豐

家本汶陽縣累世事耕蠶至廬既焚蕩飄零住江潭
幼及識故老、頗聞鄉里談、最盛陽和時梨杏春酣酣
岱宗冨枯栢孔林存楷種鄉閭爲其中實號玉檐檐
去年拜睡菊知是山堂孫澗流京洛舊尺度歐梅間
昨夢遊故里有菊作司南俚語馳寄之何以鶴冥頏

石林

蒼々一林石。零散少存者。分携多子孫、不勝落田野。
虛堂有天就乃在絶壁下存者寧非真、散者亦已假、
相君久藏山、遠客初繫馬、幽玩埋莓苔、孤嘯空梧檟、
方咏茲游清、未敢泥風雅、

絶句四首

巾車初扣槿花籬物物來前總要詩一句空來摸寫
了兩鳩飛下老梅枝
紗籠鮮散空門裁生怕逢人處掛蘿朝雨洒來山更
淨春鋤恰好到方池、
鮮呼咸羽歸丹穴可縛單于獻漢宮四面八方籠不
住許來分占此山中
隔林八十龐眉叟、理竹疏泉過一生、見說石林身健
日。把書只在石中行。

客中

客中時序又忽々、孤坐初春小雨中、弄水攀松去年
事、令人憶殺洞霄宮。

山樂宮

山樂宮爾誰魂逃河入海俱奔々伶倫梨園何可論
山樂宮乎欲爾兮無言如有言為余歌雲門

鳥媒

一自弋若篡冥飛亦云多庵撥網未収同類如乎何
已喋伐斧篇去々依女蘿

和澗泉賦山樞

若惟古至人用意事物表一丘謗摧殘八極自圍繞
不勞日月運坐見歲時了魯夢久不作楚賦那還曉
既煩匠氏來誰謂此山小雲衣方分數雪幹復夭矯
沐浴抱歸藏樂甚憂悄々

重經洞霄

曩既負幽討今欲諧遐心扶桑下陽馭碧磬浮空林
瓊臺渺鉄湯藥珮樓高深屢見仙驥舞遙聆玄女吟
如遂覩閑闢那復憂崎嶔抱閣職貴重啓閉非所任
靈飈掣虬户同此琅々音領併翠綃水。寫之未絲琴。

大滌洞

嶔空終入泉滴々隔凡倒懸若雞立道士云是閣立
公、入向華陽便門出、

岸幘

岸幘坐亭皋休嗟命不遭通幽文似呪招隱句如騷
日下桃花熱風低鶴背高真遊窮不盡只是酌芳醪

翠蛟亭

禹驅龍蛇不驅蛟。依然跧此山之坳。有時淵停忽奔
放。如負山走如玉跑。昔時辛渭正如此、沓尓來者無
空嘲、

寄蹟館娃即靈巖寺

突兀僧藍是館娃、屧廊猶自隱晴霞、清明但長離宮
艸、精鬼應棲野寺花、白苧黃蕉迷鶴市、紫蘭綠芷屬
漁家、思量種蠡成何事、空使君王式怒蛙、

小寒食

從來寒食多風雨、不料窮鄉亦營絨、壯歲心情悲昨
夢。異鄉時序感流年。偶隨遊子來溪上、因與棠梨立
路邊、從此堪悲轉惟悴、隨群同上釣魚舡、

五月五日至京口

回〻望秦淮出語重煩喋亂風初踐辛靈而更凄切
時昔之所経、望見心已折、粤從世態換轉見凡事別
緡錢換仍艱旅飯雜砂屑坊市半頹毀物貨僅羅列
嗚鳳斯不聞遺沴猶慘烈凌晨轉時序涂路已入漸
京清雖快人忍作昌歜節身本無瑕疵反被讒口諜
依翔就師友庶幾免摩滅清曠雖未能玄暢差可悅
如其守微言予將從來哲

贈蘇召叟、

句容縣古寺壁有道玄筆晃〻瓔珞軀、渺〻烟霧質、
一堵最光怪、未泥火埋鬱、泥去墨亦盡。慘淡意都失、
恨不還其人、加巾急黻扶、毀棄加弗敬、請論如漢律、
羅漢院塔影、顛倒難致詰、稗書誌海翻、此理殊未必、
令君所歸路、正向此中出、況有予古才、仰天痛呼屈、
勿稱荒唐言、析理資按述、其餘傳播錄、淋漓藴霜帙、
棲霞者悲壯、茅洞者清逸、珍蹟備相命、當事為甲乙、

半山寺

野芳汀芷互幽妍、相國風流亦未傳、衮冕塵埃半山
寺、自相撐拄過年〻、

跋鍾山賦二首

丁年寫了鍾山賦、卷向禪宮入定僧、僧却為余言未
好、扶行同揭晉諸陵、
佳在秦淮問六朝、江樓秖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
路、歲〻鵝黃上柳條、

過鳳山有感二首

當年準擬作家林溪墅樓居意已深隱者自應尋別
業鳳兮何背負初心參差一段囊中玉激烈三更月
下吟若不速來相就飲定應從此失知音
秋燕闌是草堂基、准有南鄰盡得知、年若置家將守

家吉求廣地要穿池、淨蓮已付鄉僧掘慧竹使教基
容移雖向龍灣作者舊址生寧沒暫來時
絕句二首
阜伯通家瑣夕暉八年寒食盡歸期、江鄉橘柚花如
雪。不許離人戴一枝。
入春便與僧為友紫芽黃英見坐禪昨日鄰翁催入
社謝他只是說無錢
辛未九月晦日
遺體只母身衰〻勿重陳一貽泉壤憂兩見霜露晨
繁霜與重露全抹隨荊榛身即未殞滅猶與松柏春
遂於搖落中見此天地仁玄鳥已辭杜蘅収方降華
拭淚聲秋旻何由酬艱辛
閑居日有幽事戲作
竹暗僧窺戶。莎寒鶴上廳。壁懸陳處士、屏貼少微星、
壁覺為疏圃、埋盆学鑿江。句知癡得計、常用醉為醒、
野客兼稱僕。幽禽代作伶。浴兒翻落磵、鬬在隨空庭。
實數推三甲、防身召一丁、案頭松葉響、墻角柚花馨、
梵度堆書笈、醪罌隱粟餅。茅茨隱煙雨、鷄犬也忘形、
苦雉歌寄澗泉
我園秋果枝纍〻縹青紺黃使相持役夫牧人肥註
之所住尚者惟苦雞苦雞兩抹結蒙密遶惟丈人語
天出遂欲供之作選賣他往返舍百無一乃被猿狙
打都畢摧藏睢盱以自伏季冬初旬日協吉寒風息
霰俱冽粟旬慙曩者信已失作歌獻焉劾訴譎
臘月八夜雨
愁雲欲雪未成雪忽聞寒雨夜淋浪但知歲月暨寂
寞不悟乾坤發艷陽天黑鬼車聲更大夜闌客枕夢
初長明朝起視籬砌下草芽浥〻又回黃
送磵泉
一自接遁狙形容生輝光來情謝流宕捧詠增慚惶
嬌足時切閱雲海何鎖唐長安賣藥市童〻十載孫
僕緩守藏吏得近中書堂心計常自珍孰云失其防
稽首謝衆去酹酒相扶將融風從綠蔭代對日夜忙
石澗流自湧玉山禾欲長安得便奮飛相從決高翔
送薛子舒
龍泉餞諮餘便使借舡居津吏方抽木官人但載書
朝通白矴石身近碧京魚一卷新文就阜禽亦自如
晚菊
亭〻砌下黃金花霜後顏色如矜誇玄英摧挫百卉
盡獨自照耀山人家湘纍晨餐不論數千歲高丘怨

無女君不見天寶杜陵翁。晚節翻為少年悔。

誦哀江南賦

高橋沙水涸、臺城蔓艸纏。下有煩冤人。誦此危苦篇。
我生楚臣後。身在江楓前。但見去魂遠。不見歸魂還。
惟昔愛好詞細碎。窮註箋、中間多佚事、他書亦不傳、
極欲補闕漏、今方長棄捐、重劝嘈噴聲、無幾與周旋

簡正宇南仲

向與梁鴻隨暮猿不肄引領望兄門久無清夢相追
遣今春遺經為討論數葉亦楓鳴客路一畦黃菊憶
家園著書不就身何用每見飛塵恨滿軒

重遊栖霞

緣麓已盡廓不見通來流民所踐殘殘僧自言昔遭
燹藏經埋像猶可嘻流泉鳴悲雨摧殿滿名慈相沙
汰難白葳綴粘或壞面慧命弗絕如斷綫況我憂患
經歷遍見此悲酸尚統戰千數萬聲走門門外秋花
泣餘淚

出溪

二月天景佳波清見佳蝦望中何所好溪女摘蘋花
淺淺猶可涉素手花似雪隔港聞拒聲風來正相接

過舊居遇隣家子述懷

憶昔玉局時最感鄰媼嫂剪羅作焚鬌添璣綴紋褓
今回遇孫枝面墨體枯槁念彼舊宅山災釁失依保
此生未還役況復念家遺冷節送鄉閭江路見芳草
奪侍羅荒饑連歲愁浩浩流離在山野只有泉水好
野櫻聚紫玫街弄晴日果來為鳥雀盜來被奴婢討
佰弱必盡護盤飣如拱寶坐為一殘春便足舒遠抱

正宇南仲祭詩

昭陽作噩冬愁雲凝上蒼、我墮谿谷底函券闢公良、
好人困中毒、頗謂吉者狂、繼執邱吏符、躑躅抽肝腸、
又聞欽瑰隗玉色貌愈強、環注甚危苦、精氣都不揚
一朝委塵地、千載還天常、我冠謝成均、射策何巍昂
連戢中秘書、檢校四庫藏、象緯識校尉、篇編嘉議郎、
麟遊夜闇黑、鳳去旻霄黃、惟初典郡掌、吐血璘可傷、
積壘高於山、黨擻空銷亡、故老解嘘枯、新人工絕吭、
灼灼藻火衣、可使綻作裳、竟罷奉面對、射策裨君王、
愧負睢軒恩、穹林摧棟梁、往者流傳誣、聖賢失隄防
銅裂在眼前、悽愴遙相望、二紀雙敬事、實亞衿珮行
常竊李承祿朽識敢自將、未報濡雨露、采擷參差香、
雖羅顛沛憂、夢寐敢自忘、翻思睨侍對、按述何微茫、
嗟此盛壯時、傾耳殊悲忧、但覺異清濁、安知為死生、

髮擲遠細碎、羅列置蓬藋、前年日重九、西歸舊臺城、
蒙索新句疎、攣綰紙半張、卷頭七字吟、持以獻我兄、
稱許極銖兩、逢人便增評、出示攀雖致、文字逾西京、
鼎器寫饕餮肉翅兩日長、欲曲彌日留、振刷家苑翔、
池水正清瀅碩果亂縱橫。斯時惜晩暮、出扶歌秋陽、
徐步引井樹如訴後別訣命之逆里廬、憑藉棐曉英、
讀書與拼理旦ゝ拘限程、不搜萬嫺微。乙亥事頗詳、
謹勿摹卷記賍此小傳成、亦勿痛揀擇、因筆爲文章、
倚擢望江浦披榛穿翳荒指撃祛鬼野、鄉志始寬更、
警策入心腹陡謂千馹軏、雖子料承應、繞開一番矗。

劾廚具節餼、滌拌糕菊芳、終席屐飛動、漏下撾鼓鐘、
劃見睽孤占、覘ゝ拖晶熒、姬孔情可測、一身行自當、
日斜亡集舍、燉蹺亡妖祥、國與壽左丘、地下叔回商、
師門錫休詠、慟哭發幽榮、膝抱倭悒悵、薛璪方施行、
茂洪既慕綴、彷彿日月光、門户變化久、咫尺未可量、
貧疢農祭綫、偶然值清明、兩寒逮魂來、素筵見親情、
熟倉備介推、覆括嗥后皇、詠此心靡他、庶幾下歆饗、

予友人朱子大寓居越上其屋為勢家所、有

與君昔並舟陽舡、形容惆愴俱可憐、自說宅園及百
年、藏三小山出雲煙、土伯小廟自題扁、持照清池分
醜析、吁嗟先君方下世、姪子賣半桐炒煎、出壽方伯
待救護與我容若燒萬錢、是身夭疢恐凋謝、語未脫
口呼皇天、那知君今亦逝川、洪崖白石夢杳然、竟徒
他姓改爰屢、鳴呼朱君無歸歸來但見空屋椽、入抱
山骨於黃泉、

挽正字南仲四首

千古應無恨、諸公竟不能、要令參溟渤、瑞合罷飛騰、
白草傷麟野、蒼山下馬陵。有兒持手澤、淚落照書燈、
參右空沉彩、芸香亦蠹賢、幾時噫鳳沼、一旦感龍泉、
遠擂雕韻外、髙蟲若木邊、煎膠嗟不及。遺碣暝臺懸、

珠璧方輝耀、菁華未寂寥、極知身作祟、何用食爲妖、
獵象奴儒廟、蕭茄咽市橋、傷心紗帽冷、三徑雨蕭ゝ、
一自初闕報、哀號向草堂、相隨只兒子、遠和有山獐、
土沃幽宮掩、灰凝奠酒香、孤身揮淚盡、松栢便萋黃、

行歌四首

雪壓門外土骨堆一番兩番春始回歸來但見鱗舍
換老樹紅花如死灰商量千古有何事經營八紘非
汝才來除幻變既如此何不快呼鷓鴣梧
天燒天燒光照户反舌轉技咈更怨九霄訣湯帝座
髙老我此身無告訴舍傍種圃翁作鄰一方泉芳在

中庭齊民書在泉有銘誓將團結爲林垌
春霏〻兮秋靡〻嘆息賞音人已死堪嗟玉屑綴空
傺可奈芳雖逐流水䑛怡艶冶恨欲銷世間風雨何
寂寥有誰肯爲吹奚簫杜和蟋蟀諧鵾鷄
先秦古書世已稀國風雅頌聲又微彼美人兮在天
路馬蜷局兮將安歸古人所懷已泊〻今人所懷已
忽〻我亦東西南北人相逢且盡杯中物

遣興

山中雨更愁不是弄吾州懷毋未能去訴隣誰肯留
茶人窮似鼠藥戶狹於舟一硐多深碧嘲吟尚自由

孤山桃花二首

天上仙人休擲火塵中道士莫燒香可憐絳雪渾無
賴一簇千枝對草堂
莫向蓬萊恨不遺夢魂曾約海山篷當時不合輕仙
事惆悵靈風滿碧桃

送人之武夷二首

精舍人歸入內臺遺基處〻有芳埃小儒更合修壺
史、刋落乾魚說水茗、
終向名山度此生此生吟骨要猿擎洞宮終與人間
別六〻峯高削紫瓊

秋晦有懷南仲正字

懷人幾日悪况復值秋陰天亦容清謫人難識素心
他鄉誰饋肉永夜只聽琴高詠龍泉碣相徒發至音

贈孤山道士二首

九霄家篩手中擎豈是閑人受列卿洞裏石田春漠
〻有田多與種黃精、
清秋古洞無猿嘯自覺尋行幽意徹處士橋邊增悵
望幾回沽酒對斜暉

送人之桐栢

半溪松黃堆碧波狂夫於此欲如何洞天春晚歸不
得司馬悔橋芳草多

送琴高謁方巖

客舍窘積雨出門今始晴藥苗隨野飯燕子看山行
大道白日晚閑汀綠芷生方巖相見了爲謝草堂兄

方泉先生詩集卷第二終

方泉先生詩集卷第三

陽穀　周文璞　晉僊

瞿塘神君歌

黃衫紗帽佳少年、烱然餓虎窮山淵、不居秦鹿祖龍畔、郤走碧鷄金馬邊。左手斜執巨靈鑿、右手敬抱禹貢篇、雖推順流已受命、一下不打天吳鞭、有時扶鞾莫雲表。有時蹴踘春風前。有時郤自着絳帕。走入藥市尋神仙。為人定似李太白、學道定似葛稚川、孫翁走避乖崖叟、遣僕送畫不取錢、神君廟食與畫像、千古萬古當流傳。我昔夔上神君殿、偶值蓬萊衆真宴、洛陽閑盡桃黃花、銅駝陌上難相見、

清明日書事

蒼弁一如楚執珪、思想越唑身自任、澗水又如古智士、縱橫流轉多滑稽、雜花半開已倏落、如怨曠女離深閨、幽禽自呼復相命、如謫逐魄傷窮棲、而我自是不羈者、行行踏破青萋萋、今田蕩槳苕雲溪、與野老輩相扶攜、園池亭墅遊歷遍、自對蜀錦傾偪提、與闌經走歸弟令、同泛浮蟻烹村鷄、百五之後最寥闊、獨過趙嶨而更雨、野夫不知時節換。但要熟醉如春泥。

雲根

雲從會稽生、旦旦見伯禹、聽讀山海經、成龍不成虎、禹命雲歸歟、可向戴山去、昂昂王內史、眉宇照今古、常在此盤旋、深藏無處所、王孫江海人、雲根自栖翦、招邀玉業來、以石為伴侶、既從衣上浮、只就茶裏煮、不入晉家池、當作秦望雨、兩儒一丈部、不學世間語、吳儂哦五字、炊壎酸澁苦、併送山中人、約束雲不取

聽琴

向人欲抱舜文絃、可照書生不值錢、彈出履霜空作惡、一林風露已鳴蟬

寄友人

流落他鄉鍛羽翰、半年寧復記悲歡、夜傳樓鼓思城角、朝見江船念客鞍、不恨形骸老閭里、遂令唇舌滿長安、寄聲好在文章友、目送春雲自倚欄

雨

雨意濃如許。雲容亦可怜。聲聲相斷續、滴滴更句圓、道院燒香地、山房焙畫天。故園無恙否。潤色到瓜田。

陰山

陰山祠下月如霜、不為唑猿斷殺腸、折得燈花無處賞、帶枝分與棹船郎、

新亭

諸君収淚已無言煙外中原草色昏老子歸來坐廊
廟短轅車上欲消魂
法寳寺
細竹千竿殿影斜龍頹曾此着袈裟寺樓木杳鍾聲
度疑有宮娥出晚花
戒壇
相君孫女小乘僧身入祇園佛律行三級戒壇秋色
冷箇中螻蟻亦長生
画野王畫像
胡床三弄清溪笛嘆息欷歔太極箏惆悵斯人風味
減江花江草不勝情
玉晨觀二首
野筍衝泉出山花避石開余方有公事不為等閑來
羽扇臨玄寺霓衣上醮壇九枝松葉冷千葉杏花殘
寒食有感三首
生平忝道術師事大茅翁持鑰開金匱焚香主玉童
黄鱗來地上朱鯉出江中今在桁揚畔依依睡晚風
清明好時節傲吏小詩家失意因流水傷心為落花
人歸知市靜日落見山斜明日三叉路村醪亦自佳
亭午步江皐誰云命不違愛風吹蛺蝶怕雨爛櫻桃

鑽火烹新乳旋門覓小檜今年奇事少塵滿舊征袍
桂
偶向花邊立懸知病已瘳小山今夜月圓樹滿庭秋
清露霑叢底斜河在上頭須臾香更好還與碧雲浮
自笑
自笑蕭條甚微吟坐到昏江風來掃地山鳥見開門
茶面龍頭縮花稍犢鼻溫一從杯酒少不復過深杯
揭李道中二首
吹微鵝笙醉碧桃古城斜日泛輕船此行憶舊經行
處綠樹黄桑一樣高
卧龍山下聽吟松細雨清明似夢中柳蔭朱欄三百
尺渴烏猶自泣春風
梅梁歌
文命廟角東北左上有梅梁鐵交鎖傳聞舊時枝葉
生木質鱗身無不可有時夭矯蟠朱拱歸帶濕萍光
欲動伍頭下吸蒜橫泉奮髯直入陽明洞旁觀但怪
香火濃頃刻郎令風雨送爾不見飢烏啄鼓殘饋食
走入嵩高化為石禨祥禍福儻或是陰陽幻變誰能
測玉笥觀掛白玉梁含元進下流血柱異事苟逢博
物問後來那得詳其故卷丹雲凝素露玉簫九成莫

雕俎登歌朴降只仰俯嗚呼梅梁忽飛去

題胡女騎

燕山雪花一尺飛、胡人胡女夜打圍、海東青過流沙西、黃頭郎主獨自歸、劉琨狐兔懸氈車、疲憊鷹犬閑笳悲、君不見自從石晉納書款、白溝河濔作邊西

東陽道中

野店補頭起寒煙、江雲弄色半晴天、路泉遠砌喧人語。遠燒侵林照客鸛、晚日未收鷄上樹。春風欲度鳥耘田。布帆無恙歸心穩、綠到家山又迫年。

鳳門泉

石根兩眼北流泉乳竇潛通御井邊飄出宮花人不識又沿衰草下山前

寒食曲

今年寒食好天色、遊人踏青行不極、尋山不憚千里遠、往往嘯號遙松栢、一杯澆酹墳上土。秖就墳前便歌舞。歌鄉自有與儕輩。捧腰羊皮小畨鼓。吁嗟悲歡一餉閒、但恨死人不能語、君不見北客紛紛俱落南、先冢盡被胡塵漫、影堂逢節具飲食、魂魄夜行溪谷山、

賞春二首

蒲酌黃封都市酒。斜簪縹蔕御園花。半酣更乞跳珠水、獨對風爐自煑茶、

賞春杖鼓逢逢。尚恨殼同調不同。我亦明朝苦無事。更來吹笛亂山中。

春懷

棠梨未落柳絲長。料望幽人作斷腸。已自不堪田火飲、更能重入少年場。山遠莽莽荒陂白。門掩蕭蕭野日黃、想得故園珠兩外。携前催拍杜韋娘。

暮雨

暮雨瀟瀟郎不歸、尊前誰憶舊歌詞、望夫為白濃於淚、葉葉驚秋恨欲飛、

即事二首

樂使金花鼓。寶衣紫金鞍。畨官船過界。驛吏報平安。

龍護朝元閣、鶴棲封禪臺、中原垂白叟。只望羽書來。

題克章新成山堂

早將心事付漁樵、若被幽人苦見招、多種竹將桃菊喫、旋栽松待斫柴燒、壁間古畫身都碎、架上枯琴尾半焦、猶有住山窮活計、仙經盈卷一村瓢

題廬中之亂綱圖

昔日三郎騎爾祖、廟食太山可辛苦、後來崎嶇蜀棧

間、弃置龍媒後親汝、淡山古木雲漫漫、險途千步九步艱、網頭呪囑勿摧折、要爾助軍身補雲

贈相士丁日宣

張公謂余可神仙、薛顯謂余可英傑、丁生謂二皆無成、世間安有比奇絶、麒麟閣上冠貂蟬、龍虎鼎內治大丹、興來一笑掃蕪○回首已自升雲端、何如只向松江渡○楊柳影邊茅屋住○臥看蒼虬挾白雲、卷取秋濤過江去、

弔㸃卒

吾作窮奇白下囚、汝披短褐從吾遊、蔣侯廟畔沽春酒、周處臺邊送客舟、械欲破時慿日慘、命將絶處亦天愁、江陵柳大如知此、對着官軍掬淚流

楊孟博挽詞

向來洛下老書生、今見諸生更老成、不復秀才題試院、已題文學上銘旌、從觀今古人亡恨、只有英雄命莫爭、來弔不聞妻子哭、依然認作讀書聲

贈隱者

袁三柳大劉六八、長到先生卜肆邊、便拜兒妻為娣氏、更沽村酒作家筵、山公馬在何須爾、林屋丹成亦偶然、獨此老身無籍賴、為他人擲卦文錢、

劍客行

燕雲逆胡着柘黃、仁人烈士集太行、已聞泣涕拜明詔、共挾金輿歸太梁、安得山人一雙劍○走入雲中看不見○人間夜半風雨時○逆胡首奏延和殿○我生四十無所成、荊淮好漢為知音○丈夫志在仁義耳○麒麟閣貂冠非本心、功成劍化兩龍去、我亦變名入煙霧、此時再拜康山人、九霄客星在何處○

○書事

說戰猶能聽○閱屍不忍過、役人愁似鬼、病馬瘦於駝、甚欲恭經緯、其誰出揣摩、中○原○有○遺○老○亡○奈○撫○書○何○

見泗州降者

總自降胡便守邊、大家齊數中興年、姑蘇寺裏相逢處、為爾呻吟一悵然

感興七言三首

寥寥古意少人傳、莫為薰琴只五絃、夫子縱心方學易、我曹何意便談玄、神馳洙泗身將老、望斷沅湘眼欲穿、月白風清如此夜、阿郎不肯上鈎天、

在家英義出家僧、擾擾營營竟未曾、相國舟中龍奪劍、山人琴畔鬼吹燈、從來不肯尋真訣、更自無心學大乘、漢室諸公嗚玉佩、也須還我一枝藤

夜夜推敲學苦吟，一如鍛鍊假黄金。石間眞隱何時出，地下狂龜無處尋。獨鶴尚知長袖舞，哀猿空作斷腸音。故墟杞菊今何似，桂落小山春水深。

題天童全老

天童寶樓閣，銅釘㪟朱扉。一老燒香後，諸禪乞食歸。天聽塗毒鼓，神抹薝蔔衣。說了村夫偈，依然入翠微。

送人之金陵

江山不逐寒潮晚，陵墓猶含古木春。君入臺城須訪問，箇中定有六朝人。

送逸人歸茅洞

三君乘白鶴，各在一山椒。子去穿茅洞，人方采藥苗。花連雲氣近，松轉水程遥。想得尋幽侶，空歌徹午朝。

中秋日遊龍仁北寺兩刹

輕雲漠漠煙漫漫，秋藥扶行不作難。無量壽佛像最古，未曾有經碑亦殘。秋花淡露顔色好，客子着兩衣裳單。題詩寫寄苺苔壁，勿使俗人相對看。

贈虎丘僧道輝遊天台二首

世讃碑文拱，穹龜上緑苔。琵琶不可聽，樓閣更堪哀。竹動禪僧入，梅香凍雀回。閑函緒内典，日晚未歸來。

少小即精勤，叅禪復著文。香薰滤讀像，茶酹武丘墳。入定山猿見，吟詩海鶴聞。幽情正遥逸，又拜石橋雲。

西湖即事

閑看浮塘樓曲渚，倦隨奔鹿上荒陵。松門兩過長廊静，一架藤花供病僧。

宮人斜

鬼鬼凄涼掩翠塵，野花山葉自精神。年年中使頭邊過，暗裏相看似路人。

上强寺

方池流水碧溶溶，怊悵靈蹤不易逢。門外行人常立看，一株唐末半枯松。

太湖

太湖我污池，茂苑我林叢，橘柚我堆盤，鱸魚我登俎。區區為莼花，移去溪上住，終當賦歸歟，來此卧煙雨。

寫懷二首

吾聞唐諸僧，往往多人傑，有携至嵓廊，可並葵稷契。偉哉寒山子，拾菜衣百結，其文似離騷，但自寫木葉。

性時陸荊門，自是天下雄，徒隸解散盡，何處尋樊翁。遂令一世士，黙黙逃虚空，至今大堤上，葉葉皆春風。

九溪十八磵

九溪十八磵，冷見帝青苔，洗足僧書石，臨流客放杯

按頭松葉繞。身畔野花開。百六雜歌吹清遊始一回

弔韓才二首

讀了碑文讀祭詩冷看遺像立多時郎當嶺上生雲處、山鳥山花憶老師。

坡使參參滴莫茶、定將老淚濕煙霞、誰知走入靈山隊。又對閑人說法華、

西湖小隱

先帝何曾罷倖臣家園籍沒幾經春、一丘賜與娵娟龜數主西湖似洛神

麯坊

麯坊總盡上湖船。笑問雲山欠酒錢、兩行柳絲黃不斷、不知身在御園邊。

壽星寺聞子規二首

子規欲歸歸未得、啼向錢王壽星石、月明血盡人不知、只怪曉山深似碧、

莫向空山惱病僧莫雲臺殿異鄉人多時不識巴江路守着濃花哭過春

分夢泉

偷得兩泓清同池猿爲喚上下泉邊泉上下牀上客、相對各相忘、山中小花白、

隱者居

嶺竹綠坡便當籬。野泉入戶自成池。床頭一卷麻衣易。更有寒山拾得詩。

逸士墳

鬼歸鬼散兩逍遙小小丘亭慰寂寥守墓未須芸宿辛白燒方識紫芝苗

夏日偶題

溪友相呼上釣舟藕花菱葉思悠悠好詩已在前山寺、寫放參寥石井頭、

謝顧師見過

雲巻道者方畫睡有僧寞為入叅杷惠然相過窮壑底共談儒流佛宗旨二家之風亦頗靡吹而飄之誰為起寒灰煨芋香透紙呼童就鄰一賒米作糜煮菜相料理吾窮於世無比擬殷勤相覓有吾子謾書七字聊送似往供天嫁泣山鬼

望茅山六言三首

羽衣藥叟歡迎手執蘭花共行從此十年不調可能久視長生

昔年唱采芝歌已老頭顱奈何不見飆輪碾處白雲出沒常多

蔣家兄弟清古著書互相推宗搏上劃沙戲劇穿崗
度嶺從容

寄山中道友三首

玉函捧上五雲堆着意通幽此一回三十年來增悵
望更無人上望僊臺

忽忽山信寄來時中有黃庭七字詩已死華顛無覓
處幾回吹斷玉參差

憶得尋山復出山緑楊時候莫春閒至今只有游仙
夢長與松風自往還

初營鳳山

香草參差種幽花逐旋移既添醒酒石須着放生池
春在年年好山來處處奇吹簫吾不解長嘯却相宜

梅谷

香焰雲頭玉雪身緩行微詠岸烏巾始從谷裏看倚
竹却向水邊逢麗人客子去時方得月饑猿啼後便
無春鳳凰欲下簫聲繁狼藉瀛州萬斛塵

法華小隱

幄蓋着地冽清瑝傍渠走散入流觴臺轉若珠曲九
淙淙不知休還赴石鯨口嶸環合旦澗橫橋傍蒲柳
來看莫春餘幾緑濃似酒摩娑蘚陳刻忽覺歲月以
寺僧愛光焰捧送貴侯有至今星散居各自開戶牖
自棄眠雲身誰縛鈞月手夕陽令我歸為爾重搔首

既離洞霄過雨却寄道友

凡骨何堪得再行洞心欲要謁通明驚聞竹樹連山
雨疑有風雷振地聲鹿喚黃精知歲久人逢青篛便
神清重來只要齊盂飯副似堂堂枸杞羹

題曹武帝削爪圖

阿瞞爪分姿見之亟髻中此心既弗大此道安可洪
漢祚既墜地餘子方用竊仁義儻自唱曆數豈不同
挾令及宮闈殺士廷奴童至今千古徒哀痛珠未終
實以已偪仄遂令彼長雄畫圖出後世累見經營工
想其鼎峙勢亦天誘其衷此章弗徒歌聊以裨國風

題蔡武伯所藏對公硯

歎面鼎足奔四互中有潤澤比雨露當年曾出富國
疏老子平生用心處帝謨商頌周六典刻畫聲形勞
解詁至今文字與風騷一一相輝煥緗素如聞四海
失枝梧可憾諸公欠調護誰令天乎遽如許可是石
也能無預陳玄同歸蔣山路亦使高人野僧觀若為
持入定林中應有明雲入天柱吾鄉風流蔡夫子亟
而藏之美無度君不見公卿後進陸象山作祠堂記

餘千言，直欲百世俟聖賢。惜哉不得銘此硯，使我夫
意心惘然。

歸別墅

幽棲久不到，猿鶴擅藤蘿。叢篠生將遍，流泉咽更多。
鄰翁新釀熟，野寺暮鐘和。亦有經行者，來觀倚杖歌。

早起

佛香繞了換儒巾，身是人間自在身。一路野花清養
目，半溝流水靜怡神。

雨宿山中

留連如有情，蕙帳極空明。曉粥知泉味，昏鐘度雨聲。
稍容林叟瞰，莫放曉猿驚。剩欲剜苔蘚，應當寫姓名。

再遊九溪

昔年九溪十八澗，今度見之逾清真。靜依落落石路
晚，閒繞寂寂山家春。可憐潺湲似留客，更覺曲折能
隨人。得得杖藜來盡日，野棠山杏亦精神。

偶題

海氣江聲相與浮，今時帝里舊杭州。西湖寺裏多金
碧，自厭纖華不肯遊。

送人之官嚴陵

如君風貌又精神，自合拖紳近紫宸。平地有心關洞
穴，十年無倦著閒身。已看青舫垂垂去，須憶緋袍灩
灩春。若向玄英臺下過，為言亦是學詩人。

與弁山道士飲

采茗歸來日未斜，更攜芸菜入仙家。後園同坐枯桐
樹，仰看紅桃落澗花。

不欺齋 四首皆爲陳將軍孫作

陳兄榜名不欺齋，不欺本自誠中來。曉周洙泗漢伊
維，中間此道寒如灰。不欺齋中一尊酒，兄弟此意差
耐久。真情往往到僮僕，何況親知與朋友。君不見湯
脫胡投一語失，此是迂翁年少日。陳兄再拜吾事畢。

望雲亭

淑氣欒槃接九原，須臾鱗合更瀰漫。自從萬里無顏
色，來到鍾山有淚痕。性若英雄俱兩絕，後來哀痛欲
河翻。夜深月照長松下，誰見孤飛出墓門。

敬思堂四言

有亭央央，高丘之傍。父兮母兮，堅深埋藏。屢屋淒涼，
宰木成行。春秋蒸嘗，酒漿牛羊。身體俯傴，雖勞弗彰。
心志瞀亂，雖煩弗揚。欲求幽陰，茫茫洋洋。兩間四方，
實繫我腸。何以照之，明神后皇。凡今之人，誰同慨傷。

陳將軍哀詞

扞環城兮保赤子歸王所兮執兮天雖有妻子兮不如兄弟嗟全家兮南向而死護行殿兮卧旗鼓統伍符兮莫余侮故宮燕兮胡作主哀將軍兮掣金素氣方絕兮委塵土後來孤童兮不勝測楚天陰陰兮春寂寂曰余兄兮有廟食偕女子兮往作配駕鐵騮兮載雲旆山中人兮望余歸江鷗翔兮花亂飛

弔青溪姑詞

青溪之濱有小廟焉相傳以為溪神蔣子文之妹也曹二偶人陳叔寶宮人也癸酉歲或言有妖據之郡太守毀三像于溪中而葬其廟彼亡國妃嬪可棄也姑不可棄善惡無別而廢者古今不可勝數也何獨此哉因感之為弔詞曰

投余兮綠波彼土偶兮奈何余魂兮無依余兄兮山阿兄姿兮甚椎青骨兮朱兮稱天兮訴余冤今誅夫兮不終

水仙廟鼓吹曲四首

水瀰瀰兮不揚山嶔岑兮多巨石神來下獨春仰昂

神遠適王孫的咳神無亟兮

倚碧欄款銅鋪德里在南馬尾連兩峯隱天花深草

蕭鋑唐十餘萬戶皆肴史君歡娛雖涉流沙歷炎都

入醫無閭不如東吳

龍飛天門鷄鳴日觀湖州有鶴知夜半端冕結纓鋒車施幰瞻彼孤山男呼女怨欲裂冕毀車春榮秋枯無翁愁予

雲冥冥雷闐闐横玉轉流珠乾靈龜入我夢謂君當旋既窮海壖之炎天當飲山中之流泉

招寃

天孫召魂兕伯催促千歲之淵不為谷嶮岩既刋松栢桓桓曰惟君之寃予茲考槃其永安君窆初成余以歸藏筮之其兆蓋如此也嗚呼休哉

方泉先生詩集卷第三終

西園康範詩集一卷

實錄一卷續錄一卷附錄外集一卷

（宋）汪晫撰

明嘉靖二十年汪茂槐刻本

康範詩集一卷附錄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汪晫撰。晫所編曾子、已著錄。是集題曰康範者。眞德秀參知政事時、屬績溪令李遇求晫言行之實、將薦於朝、會德秀卒、未果、後晫亦卒、遇私諡之曰康範、因以名集也。末有晫三世孫夢斗跋、稱其詩詞共七十首。其餘雜著、亦嘗編類得二十篇、并靜觀常語三十餘卷、亡於兵火。惟詩詞草本僅存云云。蓋掇拾於殘燼之餘、已非其完帙、故所存僅此集。後又有康範續錄、載夢斗進晫所編曾子子思子全書表及褒贈通直郎指揮二篇。又有康範實錄、載行狀銘誄之類、蓋仿李翱文集所作皇考實錄之例。（案自六朝以後實錄已爲國史之專名臣庶不應僭擬已駁正於李翱集條下茲不具論）又有附錄外集、載諸名賢與其先世酬唱題贈之作、皆後人所續錄也。是集及夢斗北遊集舊本合題曰西園遺稿。西園蓋其先世監簿琛別業、蘇轍有題汪文通谿然亭詩、即在其地。今以二人相距三世、本各爲一集、故仍分著於錄、而附存其改題之總名於此焉。

新刊環谷杏山二先生遺稿叙

環谷存稿二册適我康範先生所蓄而雲閣北遊詩辭各二册則任之杏山府君著也先君子主静先生疾革旹進余兄弟謂曰在宋任史館編校有曰深公嘗建谿裝亭于縣南瀧上日與蘇文定公吟嘯其中膺八行科又有曰漕文當與東坡倡和往来家藏二先生手澤尚新今重之蘇集有足稽者第原韻鎔皆不復存矣所餘康範杏山二先生遺稿二册并康範行實數

篇先欲壽諸梓顧力有弗逮汝曹能相與成之死無遺恨矣受命以来季長兄茂栢次兄茂楷曰奔走衣食亡暇及此槩藏之篋笥三十餘載于茲矣歲戊戌叨貢選拜簿河南宜陽一日發篋笥檢閱將爲鋟梓計適倉溪簿姪璉過余官邸因道其故璉遂作而謂曰是誠在我二人於是捐俸貲若干兩遣長子瑄持稿邑庠姪球編次校刊庶前人望我之意不孤而些心亦得以少盡矣若夫二先生行誼則

固祀之鄉賢紀之郡乘詳載新安
文獻誌彰彰在人耳目有不容掩
若茲仰蔑贅茲仰蔽贅
嘉靖貳拾年歲次辛丑嵩邨南宜
賜簿裔孫中立茂槐逕植拜手謹
書

宋處士康範先生小影

賢哉大老宋季逸民行粹珪璋學貫天人六
藝旁通七畧餘事上法曾思孔門嫡嗣羞稱
訓詁究意全書碩果幸遺統紹程朱篤生主
器史館編秩榮矣光前贈顯通直賢哉大老
所生無碍七十六秋與終訪戴血食宫墻慶
鍾爾後文名彪炳萬世不朽
嘉靖乙巳仲冬之吉
國學晚恭生南峯方契婣臣頓首拜
贊

西園康範先生遺藁叙

志發於言而爲詩情發於聲而成音是故詩之豪放而綺麗者志乎富貴者也沖澹而蕭散者志乎隱遯者也平易而典雅者志乎道義者也是故音之和者其情正音之怨者其情乖音之靡者其情肆聽其言也審其聲也斯得其志與情之所發人之賢否從可知矣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徽績溪邑當宋季世多顯人而汪氏自有唐以來尤爲右族處徵君世詩書之澤而爵禄不入於其心味道義之腴而窮約無所怨乎世樂丘園之趣而惠愛足以及於人鄉邑視之爲楷範官府信之如蓍龜觀其環谷存藁所爲詩詞數十首其言典雅其聲和平無一毫晚宋氣習其曠達者恒依乎理未嘗墮晉人之弊視彼處窮約而怨尤甘隱遯而忘世者固不可同日語矣乃賞一詞了遠生死且有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之嗚呼豈非有道君子哉是宜生而名公卿以逸民論薦殁而賢大

夫以康範先生私謚之也惜乎其所述作不復盡傳於世此其幸存而未泯者耳非惟汪氏子孫所宜珍重亦斯文之所當共惜者也余再來新安校文郡庠糾録趙君遇譜先生五世孫疇爲徵余文題其端以鋟諸梓執筆汗顏姑論其槩俾覽遺風傳逸民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至正己丑九月既望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致仕張純仁叙

西園康範詩集目錄

五言律詩八首

次韻梅中
次韻戴顯之晚春夾溪閒行
次韻盖簿宵春
次韻盖簿初春郊行
次韻落花
城中春興即事
秋夕遣興

次韻李明甫追和蘇黃門瀲灩池

五言古體

次韻丁簿維輿五首
初夏同周同人與史尉登西園後山茅亭
望遠周君有賦依韻奉和兼呈少府

七言律詩十七首

遊翠眉用蘇黃門子由韻
次韻王季雄初春
次韻處約兄春行用前韻
次韻胡盖之初夏見懷
過西園視容然亭舊址景仰蘇黃門有感
用其留題韻示五弟八弟
次韻胡約之秋興
用尊字韻寄胡約之
次韻呂仲見提幹題翠眉亭
次韻李明府上事初謁登源廟用蘇黃門
韻見示
即席次韻趙簿縣圃小集呈李明府

無題
次韻李明府追和蘇黃門瀲灩池
次韻春愁
次韻張子真賢良留題登源先廟
次韻環谷即事
九月拜大兄墳
次韻朱同人攜妓見訪留題

七言絕句

靜觀堂十偶

贈天竺僧
柳　復陰　環谷初夏　寫[illegible]
七言古體
景蘇堂新復上李明府
某褒年未了初度復臨伏辱時賢載酒爲
壽且揮洒佳章增光枯朽即席次韻見
謝意
感興四章五句
詩餘
賀新郎　蝶戀花　念奴嬌
水調歌頭　如夢令　賀新郎
賀新郎　鷓鴣詞
汪平叔王季雄戴適之環谷夜酌即席借
東坡大江東去韻就餞平叔赴南陵尉
西江月　沁園春　如夢令
夢斗序一篇 二版
西園康範先生實錄
宋汪處士誄 績溪縣令長樂李遇撰

康範集目錄　三

康範先生行狀 門人鄉貢進士唐[illegible]瑞撰
宋處士汪君處微父墓碣銘 國史呂午撰
宋汪先生世家 徽州觀察支使胡栻撰
跋績溪汪處士屬纊所賦如夢令詞後 汪澤民撰
跋二篇 鄭川鄭奕夫　里生舒頔撰
傳思二子全書序 凡四篇
祭文二篇
康範集續錄

康範集目錄　四

進墨本表一篇 汪夢斗撰
褒贈指揮節文一道
附錄外集
次韻汪文通監簿二首　蘇穎濱
題[illegible]亭　前人
次韻汪[illegible]秀才　蘇東坡
次韻汪法曹山間小酌　蘇穎濱
三山老人答[illegible]
銓次[illegible]序　米[illegible]

西園康範詩集

五言律詩

次韻梅中

梅熟雨初過虛堂枕簟凉心閑世自古事簡日偏長藕葉度清氣蘭花留晩芳正巾堪一笑髮短自僧光白一作伯

次韻戴顒之晩春夾溪閑行

出郭知春晩陰陰綠滿川小橋橫榁杌斜柳拂淪漣風急低雙燕林幽聒一鶬酴醾破香蘂張

艶殿群姸

次韻盖簿惜春

忽須新所自春事到芳蘼心自冊如故。鬢應白又添。微風和拂面小雨冷侵簾酒竭防春欲新將甕甕醃

次韻盖簿初春郊行

黯淡雲初斂霏微雨後晴燒痕回野色禽語盡春聲馱馱山泉溜欣欣木葉榮杖藜村店酒清佀好官清

次韻落花

新綠滿高樹殘紅辭舊枝馬嵬留襪處金谷墜樓時巢燕啣香急川魚弄顆遲詩人無可恨青子又垂垂

城中春寒即事

重來春又半寥落念歸期山近衾裯薄春寒鼓角悲曉鍾風送遠宿霧日開遲客裏兵寥落愁添兩鬢絲

秋夕遣興

秋月清如水凉生荅養堂鵲驚梧葉墜露壓稻花香爆芋蔫蛆白開橙擘蟹黄客來隨所有此興不能忘

次韻李明甫追和蘇黄門瀲灔池

無織水常净忘機爲自馴重來圓宿夢因省是前身无物遺蘯在珍毛薦瑞頻何當還抱子池上啄游鮮

五言古體

次韻丁簿雜興

詩壇一何峻尋盟休論丘弟子性嗜酒白蓮許
入社寒水巫陽峽幕日蒼梧野大雅久不聞今
侯真作者
宴坐讀侯詩凛凛豎髮毛平實未是卑秀爽非
爲高清如幽谷花羞殺李與桃無怨而有哀請
歌楚離騷
高士亦主簿設士可一咲輕雲出巖阿皎月生
海嶠官曹無公事老大有鶴叫侯已詩道尊時
亦參衆妙
侯家好兄弟森森如竹立侯今白首去乃復坐
矮屋要當振龍鬣寧更淹驥足吉人天相之富
貴在晩福
祥鳳鳴高梧尺鷃伏短籬人行謹所趨畏途或
平遠如飮鉢中水冷暖能自知我頑歌考槃侯
遇亦未遅

初夏同脩同人與史尉登西園後山茅亭望遠周孫有賦依韻奉和兼呈少府

青山一登嘯徙覺心胷別飄飄襟袖爽恍若御
風列泪沒塵埃中紛紛亂如蟻不期會佳人成
此兩奇絶矣哉周氏子炯炯氷壺月傾盖便如
故何必素所慳磊落史少府手姿瑩霜雪真如
汗血駒才名籍天閣抵掌同一笑心悟口難說
向晩雨初霽高柳新蟬咽倚檻尝去來不悞巾
角折揮翰有佳句明珠眩雙璧寒子非少年所
作盡短拙萬事等白漚波間自沒滅

七言律詩

遊翠眉用蘇黃門子由韻

黛拂蛾眉兩月緣壓亭着與小三間吾翁先見
如轉里（此地本先世塋域之址今亭旁多丘墓也）此老遺思比峴山
千仞遠峯和我瘦一庭芳草伴春閑登臨漭落
當年事不見仙人玉雪顔

次韻王秀雄初春

春事年年純不窮野塘氷泮雪初融燒痕彷彿
草萌綠樹影扶疎梅萼紅莫恨一生今老大還
知萬事本虛空飢餐渴飮存吾道尺雪今年賀
歲豊

次韻處約兄春行用前韻

老去而今技已窮在人習次要那融三盃村酒兄知第一歲春光綠映紅兀坐悠悠閑度日閑門咄咄靜書空青山顧我多姿態影照清溪秀且豐

次韻胡益之初夏見懷

自是胷中三斗塵詩兵敢敵亞夫營愁關老子兩肩瘦春點檣花一樹明雨向梅邊來處細句從夜半得時清方來竹枕思君切幸有吟筒諸舊情

過西園視谿然亭舊址景仰蘇黃門有感用其留題韻示五弟八弟

西風落葉滿空山懷古情悰每愴然詩句尚傳人化鶴危亭何在草生煙披尋舊址營華構追繼當時醉玉船要為故家復遺業當知此舉合爲先

次韻胡約之秋興

秋山排闥翠盈軒似向高人伴酒尊承葉一庭深不掃菊花滿院靜無言谷中景物隨時變宗上文書信手翻恰得君詩吟未了梧桐疎雨滴黃昏

用尊字韻寄胡約之

芙蓉紅晚對高軒何日論文共一尊秪作古詩十九首不消杜老孔千言一聲南鴈霜華重通夜西風木葉翻吁嗟鬚眉今白盡復愁友道更昏昏聞汪平叔蜀中不祿

次韻呂仲見提幹題翠屏亭

亭前詩板有人臨公去知誰續好吟忽有名人留七字競傳高價直千金曾扶諸老開皇極終使微身墜衆陰兩岫至今愁不展此言應當老師心

次韻李明府上事初謁盆源廟用蘇黃門韻見示

緩引前訶度嶺巔真祠猶鎮舊山川懸知幽德如存日更有孤忠合老天雙鳥爐香祈一稔兩詩題詠播千年民安善政神應喜桑蔭兒童犢

背眠

即席次韻趙簿縣圃小集呈李明府

管領賓僚破費春坐中着白是山人魚游淺綠
心機熟鶯訴殘紅句語新老屋不嫌規制朴長
官最喜士風淳滿園桃李成陰客留取甘棠浣
水濱

無題

農夫只合老山林等侯時卿一寸心老矣不堪
持手板死時何用覆斜余有人稱善名非細對
客無慚樂最深回首暮雲天黯淡誰能更聽伯
牙琴

次韻李明府追和蘇黃門潁濱池

池上先生詩句香得公詩句更揄揚精神相對
陳圭璜意氣潛交冶鎔將賢令猜客老文學先文
學登文定蘇公之門甚久山農今見謫仙郎百年剩喜風流
續未有名禽首屢昂

次韻春愁

風林弄影舞婆娑水潑池塘綠皺波天上誰人
待金馬人間何路出銅駝千年史冊亂居半百
日春光晴不多飛絮落花還病酒門前佳客倦
相過

次韻葉千兵賢良留題登源先廟

文星當日伐遼東授鑰忠勲留禁中遠命加誣
非信史新詩昭雪有奇功陰兵猶可職覔悖甘
澤還能作歲豐他日或提遷固筆刪修訂實望
研窮

次韻瑕谷即事

本是偷閑擇一枝靜中此樂有誰知山光照座
年年在世事於人日日非春研有詩吟即事夜
燈無夢到相思漢陰老子機何有禪病今來減
帶圍

九日拜大兄墳

携家松底酎蝦蟇椒荔豚肴爲菊芽吾父洲中
無橘樹與兄庭下有荆花和羹莫遂箋纔讒破
惘無能落孟嘉衰老傷懷淚痕冷年來鬢髮白
多些

次韻朱同人携妓見訪留題

行過晴溪烏𥝖巒清漪猶自照蒼顏 原落一句
擧酒欣然得綠鬟魚鳥知機潛別浦蘭
因避俗住空山老夫自覺無多事[illegible]賓朋時
往還

七言絶句

靜觀堂十偈 原落一首

靜觀打透兩重關無靜無觀捻一般須信靜時
非境靜從知觀處是心觀

一間虛室自安然何必求仙更問禪盡日焚香
閑門坐飢來喫飯困來眠

萬緣一息繇不掛一箇閑身熱灑靜中有味
淡如如啞子得夢難爲語

我無官守無言責自倚欄干時一拍只因冷眼
看破來笑殺時人空壁畫

東風萬物皆舒暢野色溪光無盡藏誰喚浴來
春不知草自青春花自放

春去人間日正長天工催促綠陰忙古槐高柳

爭新意自是無人知底清

長空一望如水碧泉澗幽幽風淅淅驚人暑退
寒漸生寥落春紅映素壁

香到梅梢歲又還老天春事不曾閑酸風凍雪
侵重戶偃卧長松獨特頑

有時撿點舊閑遊出岫行雲野渡舟驀地靜中
消息好夕陽西下水東流

贈天竺僧

衲被蒙頭付自然何須八棒十三禪數聲啼鳥
青山外驚起幽窓一覺眠

柳

淡黃初弄正纖柔便向東風舞不休猶記西湖
相識舊只今縷縷是春愁

復陰

雲鎖浮丘六六山東風又作夜來寒枝間杏蘂
開還禁陌上春泥滑未乾

環谷初夏

荷錢新綠點池塘竹枕方床午夢長山鳥數聲

簾影寂。松窓風遞煮茶香。

寫眞

鬚眉數得莖莖个。果是璟谷山中人。道眼靜觀付一笑。借問兩箇若箇眞。

七言古體

景蘇堂新復上李明府

先生德政殊清明斯堂故以景蘇名可憐向若糟麴厄東拵西柱懸河傾一從公來忽嗟嘆不日雲斤還舊觀敗棟宅鼠壁篆蝸涎翠流光復

輝煥坐想岷峨遠山碧先生已矣遺陳迹華陽三十六篇詩今日拂塵烱金璧自來蘇李兩名家斯堂二賢愈光華看公了却此縣債步武先生雲路快

其衰年未了初度復臨伏辱特賢載酒爲壽且揮酒佳章增光枯朽即席次韻見謝意

白髮衰翁歲已老惜花有心猶起早無事曉窓但高眠閑關苔青門不掃。和紆風派…灕

溪氣味窓前草。近與鄉輞同案曰。亦欲集。以養浩。不解吟詩著書冊。自愛巖君平一箇。無縷求仙事老聃。寧更尋禪參達磨。皇天見憐尚不死。牽率時賢持酒賀。不才自當明主棄。非敢持玉爲懷寶。致君堯舜須公等。山中槁夫勿多道

感興四章章五句

昬性狹來如電泡。年年門外閑花草。世事紛紛自顚倒。青山眼底最多情。日日向人渾不老。

膠擾浮生事若麻。世路崎嶇易覆車。爭如清淨山人家。靜觀撫掌付一笑。出戶款款飛松花。

一樹雪花白如玉。幸爽爲車荷爲屋。閑中享此亦清福。一雙沙禽竹上啼。對客取琴彈一曲。

坐讀南華一卷經。富貴百年如郵亭。人生忽變空成瓶。香爐縷煙風浩蕩。白鳥點破前山青。

詩餘

賀新郎 次韻初夏小集

田舍爐頭語便如何學得三變羨成家數村酒三盃狂興發拔劍傴然起舞只麼也迎寒送暑

待掌萬言書上闕似憂端倚柱東鄰女卿相事未易許　漁歌且和芙蓉渚又何須溪辭媒語詞風詆雨勸人生且隨緣分外一毫莫取邛宮貴由天付與身蹈危機猶不覺如布衣自在都無阻空博得雪千縷

蝶戀花 秋夜館趨尉借韻

午夜涼生風不住河漢無聲時見踈星度佳客伴君知未去對牀只欠蕭蕭雨　素月四更山外吐金鴨慵添銷盡沉煙縷料想玉樓人念處

歸舟日望荷花浦

念奴嬌 清明

誰家野菜飯炊香正是江南寒食試問春光今幾許猶有三分之一枝上花稀柳間鶯老是處春狼籍新來燕子尚傳晉苑消息　應記往日西湖萬家羅綺見滿城争出急管繁絃嘈雜處寶馬香車如織猛省狂遊恍如昨夢何日重尋覓杜鵑聲裏桂輪推上空碧

水調歌頭 次韻荷净亭小集

落日水亭靜藕葉勝花香時賢飛蓋松間喝道挾胡床暑氣林深不受山色晚來逾好頓覺酒樽涼妙語發天籟幽恥亦張皇　射者中奕者勝與悠哉作人雪藕更調冰水寒漿鶩餌遊魚深逝蒂箭山禽高舉此話要商量溪上採菱女三五傍垂楊

如夢令 次韻吳郎于信殘春

幾點弄晴微雨驟日薄雲來去斷送一番春滿徑楊花飛絮燕語燕語還是舊時院宇

賀新郎 開禧丁卯端午中都借石林韻

帖子傳新語問自來翰林學士幾多人數或道江心空鑄鏡或道艾人如舞或更道冰盤避暑或道芸香能去蠹有宮中鬭草盈盈女都莫道道何許　離騷古意盈洲渚也莫道龍舟救屈原浪花吹雨只有辟兵符子　少有詞人拈取誰肯向帖中道與絕口用兵兩箇字是老臣忠愛知難阻寫此句絳紗縷

賀新郎 環谷秋夜獨酌

夜對燈花語且隨宜果盤草草兩三盃數聲玉
環中圃五畝自唱山歌自舞況今夜尊前無著
何用食前須方丈更後車何用婢媍這閑福自
心許　蓼花蘆葉紛江渚有沙邊寒蛩吟透梧
桐秋雨羨玉滿堂金玉富未可學人漁取怕天
也未曾相與豹道蛟藏泉可濯有鬼神訶護盤
之阻鮮可食膾銀縷

鷓鴣詞　春愁

傷時懷抱不勝愁野水粼粼綠遍洲滿地落花

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　明眸皓齒人難得
寒食清明事又休只是鷓鴣三兩曲等閑白了
幾人頭

汪平叔王季雄戴適之環谷夜酌即席借
東坡大江東去韻就餞平叔赴南陵尉

相逢草草共吟詩同醉盃中之物評論三王識
五霸談辨論譁隣璧敲缺唾壺擊殘如意妙語
飛華雪無能爲也如何對此三傑　看取東野
詩成南呂昔就奈征車催發後夜山深何處宿

紅豆寒燈明滅一老堪憐兩生未起應公瀟
髮風傳佳話花村無犬驚月

西江月　次韻李明府兄壽

千縷柳絲猶嫩一星榆火初明載將新意壽幽
人紅袖持盃勸盡　老鶴白偏野性沙鷗難比
輕身態懃多謝祝長春一笑東風夜靜

沁園春　次韻李明府勸農

民吾同胞倒破藩籬元是大家故見之詩詔視
如子躬游勞懇切惻怛無華孝悌力田職當勤

相起早非爲看花親酌酒老農唯恭句句仁
芽　曉來猶覺寒些有雨濕風吹旗斜吠吾生
八十儘記農事公退既徹更共烹茶商略幽風
敬酬令尹玉道桑麻樂有涯春務急見溪頭楊
柳已可藏鴉

如夢令　蜀續遺語

一隻船兒沒賽七十六年裝載把把更須牢風
飽蒲帆輕快無礙無礙匹似子猷訪戴

西園康範詩集終

右先大父康範先生詩詞共七十首其餘雜著亦嘗編輯得二十篇并靜觀常語三十餘卷皆録成正本甲戌因表進曾思二書携以呈諸時賢悉留武林親故家其冬兵興乙亥春遣人徵索則其家已遷避他郡事平問之答云皆失之矣先廬丙子燔於冠家藏圖書悉爲煨燼其寄山中者詩詞草本幸無恙而雜著則無草本矣令人愴然涕泣不能禁先生所爲文多不蓄藁昔夢斗集詩詞時往往得之戚友所傳誦與二

父所記者視所作已百無一二存也昔先伯嘗云先生詩更有五言山寒杏未花戚燭閔蛾傷七言梨花院落春宵短等作爲當時名勝所稱又七言一律首句云片片飛紅已謝春紅移摺蘤更精神滕德粹叅議告院謂其有温故知新之意樂府有詠木犀末句云可是東風當日欠商量百紫千紅春富貴無半點似渠香亦謂有詞人風度皆不得其全篇故不在集中若夫雜著有從季祖自得堂詩序邑庠中庸首章講義記建朱文公堂祠本末及所謂靜觀常語皆可以警策後生晚學今盡失之惜哉夢斗家門薄祐先考以丙子下世今歲荊先伯父輒相繼不禄墜緒凋零長矣夢斗又日益老大無家可居而移徙不常此之存藁恐後復散軼也亟謀鋟梓置之祠堂以傳不朽

至元戊寅夏四月望日三世孫夢斗書于天井峯下農舍

宋汪處士誄

維嘉熙元年丁酉歳四月丁未宋故處士新安環谷汪君卒嗚呼哀哉世之公卿大夫品秩非不高名位非不崇其見稱於鄉曲者鮮矣求其彌綸八政脩和九叙有功國家亦不多見若夫德成家庭教尊州閭雖高蹈丘園而所以範懿倫勵風俗者乃隱然有補於治夫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所謂貴不以爵也

其處士汪君於斯乎遇得邑之初即聞君為先生長者既至邑得君之賢過於所聞遇執弊行弟子禮不可循心師之邑事少閒花晨月夕未嘗不詩酒相倡酬每見君起敬肅然見其民少有干有司者不以得枝公庭為恥而以不見禮於君為終身羞辱甚似王彦方名教風化賴君陰助今已矣嗚呼哀哉君名暭字處微世為績溪人曾大父文學君登欒城蘇文定公門又娶于古靈陳氏皇考府君與考亭朱文公同外家君事毋孝兄弟友義財穀不相較家雖窶而於死恤孤賑乏拯弱視其力可為則為之時節祭其先烹滌必親饋奠必敬丘墓所在戒無侵犯喜獎進後學仕其邦者有事輒造問焉剖析無隱暮年益肆力六籍有得於養氣之論胸中浩然也其居肅然環堵如入蜀君平之廬其人貌莊而氣和志寬而言約如見圖南尭夫操履純固制行高潔則如仲車議論人物如郭林宗蔚而文為詩如君復信乎有道之士也西山真先

生嘗欲為君逸民封榮示遇會春闈竣事即下世不果上為君惜之君曰天知我厚矣嗚呼哀哉遇之所得於目覩者如此君生平學術行誼如此遇既作文祭君退與僚佐率三老合邑之人士凡一百三十五人會于學宮遇曰 令甲有高蹈丘園德誼著于鄉里雖官品不及聽奏賜謚遇子男之國不獲以聞蓋自王仲淹門人誄其行而謚之名以謚顯今不得於朝而可無誄乎盍相與私謚之衆讙曰然以君之學術行

顧有似乎黔婁太丘也請移其謚謚之曰康範
先生嗚呼哀哉乃爲之誄曰
英英烈祖維唐越公民思其仁天旌其忠績溪
一葉實亢爾宗歷于五閭其人如龍昌于景祐
盛于熙豐儒素之緒繹如清風南渡以來書聲
益椎曰此賜公福澤靡窮嗚呼哀哉備矣先生
身在乾淳少有其志負荷乾坤兩手經濟邦人
儀刑源流外家古靈考亭見之於用俗當返醇
天命民彝是勅是循長遭開禧朝議用兵甘於

不試歸林山林婆娑丘園有閑無營懷寶獨高
終全吾真暮年平齊精切大經浩然之氣老而
愈清德成教尊化薰毗鄰革盡名高紹庭端平
嗚呼哀哉孝友之行著于州閭廉介之節聞于
宸區澡雪利祿寧食無魚攀援富貴寧出無車
卿家爲政沛然有餘卷而懷之莫知設施闇闇
雍雍黃冠布衣自作長歌自賦小詩刺史存訪
從臣列書視之如無歸於太虛故在鄉里貴不
以[illegible]於朝廷比尊飯糗茹草肉食同甘

袗衣鼓琴韶濩相歡僅如之朴珮玉珊珊家
忘貧對客無慚惟餘高名燁燭兩間先生之風
誰其可攀嗚呼哀哉績溪之阯山高水長木潤
玉在淵媚珠藏嗚呼其萎我心隱傷街啼巷泣
門嫠罷香士哭于學農哀于田惠利莫忘棺僅
周身垢衾濯棠祭惟薦鹹一肉壺漿有蒙五卓
有詩千章學傳後人萬古彌光嗚呼哀哉人誰
不歿樂哉斯丘此谷如環芬芳九幽名以謚顯
綴于旄旐誄無愧辭非余實優窮居樂善康如

黔婁篤倫勵俗範如太丘恭惟先生毋作神羞
千載重泉二子與游嗚呼哀哉

績溪縣令長樂李遇撰

康範先生行狀

維汪氏之先自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子孫因
氏焉漢龍驤將軍文和渡江居于越新安之汪
自越而遷今徽之神曰顯靈英濟王唐初以忠
受知高祖封越國公實績溪人故績溪汪氏爲
尤盛曼于我 宋俱以儒世其家先生名晫字

處徽曾大父激三請鄉薦以南廊恩授文學嘗游黃門蘇文定公門家藏蘇公手澤猶存曾大母古靈陳氏大父文中罹宣和睦寇之禍避地和州賊平歸立家於兵火餘雖窘匱貧若不能自給而解衣推食以濟鄉人猶如平昔有陰德家後以與大母崔氏繼孟氏淳熙慶恩封太孺人制所謂德足來年孫嘗論秀是也父三錫母葛氏滕氏滕蓋吳中少師章敏公曾孫女先生滕出也紹興壬午二月二十有二日生夙喪其

父長兄賜有儁才嘗領鄉薦習周六典與同郡直閣汪公文振同師其後鄉貢君招致以教諸弟先生從汪公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過不復忘為舉文每一篇出同舍生多不及倜儻有大志甚期用於斯世慶元癸亥鄉貢君以五舉得官不受卒以死先生曰吾兄止此如吾何開禧丁卯先生猶覓舉闕下時方用兵事日異因客邸中重午有感賦小詞慨然曰是尚可求仕也歟哉即歸不應舉因此遂棄舉文翛然無世累

不以名第介意鄉人高仰而欽慕之嘉定壬申年方五十元妃胡氏卒手營一丘縣南五里山如碧玉環甚李愿盤谷之趣結屋其中名曰環谷作堂以靜觀名之取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之語賦詩十絕以見志屋成無日不徜徉泉石間樵夫耕叟漁人牧豎皆能與之接慇懃見者指為神仙人自非疾恙未嘗不在谷中時者年逾六十風雨寒暑不遠出作堂先廬名曰善養自謂有得於孟子養氣之旨大書此章於屏既

老常之居給事袁公甫為徽守日雅聞先生名紹定間持江東常平節一路大祲先生為一畫策勸分貧富安之袁公行部廉得其事持刺造門求見竟以編民辭袁公歎惜而去即以勸分事併狀其節槩聞於朝乞甄錄先生力懇縣令止之參政西山真公久敬先生而不相識端平甲午令察院李公過來為宰西山屬之求先生言行之實以逸民論薦封菓示李公不幸西山甍背未及上李公在邑事必咨於先生倡和尤多

嘉熙改元丁酉歲先生七十有六病以死矣纔疾李公親問醫藥請所屬曰咸無之賦小詞如夢令以舟自況有把柁更須牢無礙無礙匹似子猷訪戴之句盥手整衣衾奄然而逝實四月二十有六也邑人聚哭甚哀醵金為仙佛供者無數李公率屬致祭及合三老士人會于學宮誄其行私謚曰康範先生先生不為章句文辭之學而才見周密識見幽邃方有志斯世時於國治官政民俗靡不究議論風生未嘗無及物

之心既謝科場高蹈丘園卷而藏之聲聞益著其居家處鄉曲風流典刑猶足以風動四方蕭陶一世幼遭父喪甫九歲哀慕如成人時大毋孟氏無恙從兄弟八人聚居先生恭兄友弟極其至事大毋及其毋以孝稱事同居諸毋亦盡其敬鄉貢君丞世先生經理其私撫其孤而婚嫁之及人口繁衆諸房議分田園器皿牲畜帷諸房擇而取之所不取者先生受之而已內行充實人已知加敬待鄉人猶篤厚與鄉之後生

言必依孝悌忠信死無力葬者為營辦之飢凍者衣食之蠢愚者不倦訓誨之急難求赴愬者救護之鬪訟不決先生一言譬曉分解釋然至不忍爭者水旱之災民不堪命得先生為之禱潦則宿雲開霽祺則甘霖滂沛積誠通於神明有義役者不逞欲破壞之先生一力扶持蹈禍機不少沮恤窮賑荒規模尤整嚴使其一日得用共帝命而立人紀厥功茂矣家庭雍肅閨門禮法相先燕居無疾聲遽色時節享先極其豐

潔果肴羞皆有常品每祭未嘗敢缺率家人行禮無敢不敬每見先世遺跡必有愴容群從子弟中有伐丘墓者泣而止之撫姻族吉凶慶吊有恩家雖貧宴處之澹如晷無戚容蔾羹藿食布衣帛冠曾不顧也愛植花卉以灌園自適不求人知而田里童稚婦女無不知其名作詩多有妙句為諸公所稱其雜著與所編諸書皆未果輪次娶胡氏同邑石門人先二十有六年卒子男四人長開蚤世次肅次黙俱業儒[illegible]然亦

蚤世女一人未嫁而亡孫男三人寅弱冠㕘權
尚幼燾等將以來年四月二十有一日奉先生
匶窆于環谷之壽燕與胡氏同兆從治命也先
事請廷瑞為事狀以丐銘于當世立言之君子
廷瑞後生晚輩自先叔外祖朱德脩父與先生
交契良厚遂得拜先生牀下辱收而教之館穀
先生家者今且二十年知先生行事不可謂不
詳固不敢以鄙陋辭而涕泗横流不禁幾不能
執筆姑撰其實者于右若其鋪張揚厲以發潛

德之幽光則有李公之誄在謹狀
嘉熙二年十月三日門人鄉貢進士唐廷瑞狀
宋處士汪君處微父墓碣銘
朝議大夫新除起居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兼
實録院檢討官同郡呂午撰
朝散郎權知徽州軍務兼管内勸農營田事
宛陵饒虎臣書丹
承議郎行太學博士同郡程元鳳篆蓋
淳祐四年夏午叨除柱史七月朔日鄉之處士

汪君處微父之子燾不憚老火數百里來訪于
京懇懇致辭曰燾不天先君子棄諸孤八年矣
昔有窀穸事嚴未克乞文納諸壙不孝之罪無
以自贖今子秉史筆敢拜馳什拜求墓道之銘
庶俾潛幽賴以不泯不則藏而不得記猶不葬
也一念純孝令人感動詎可無以塞其請矧處
微父之賢午諗聞習敬之其學術行誼足以防
範名教其典刑風流足以標表區宇此漢文苑
逸民唐卓行孝友所傳之儔而所謂有道之士

也國史且宜傳知之何不銘乃即其門人所狀
及午所知者叙之君名暐處微其字以紹興壬
午歲二月二十二日生少長風貌魁梧儀渠凝
重已不類凡兒九歲即遭父喪哀慕如成人事
毋以孝聞尚逮事其大毋群從兄弟且同居承
順篤睦家庭無間言里黨翕稱之從鄉達貢閣
汪公文振學爲有文聲力慕高遠凡國治官政
民俗靡不究期為有用之學也慶元癸亥會其
長兄暘以五舉得官竟不受以死君即感傷無

用世意至闕補丁外猶義舉闕下時方用兵事
日興復慨嘆曰是尚可求仕也歟哉不就舉而
歸盡棄所業翛然不以名第介意嘉定壬申元
妃胡氏亡手營一丘縣南五里許山如玉環因
想唐人盤谷之趣結廬其中名曰環谷更作堂
以靜觀扁之取明道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詩
意有非疾忌無日不徜徉於斯君時年五十旣
不事科舉即取六經諸子研精覃思窮理盡性
求所謂自得者安於貧約飲藿羹藜一飽欣有

餘喜於脩蒔望花隨柳四時吟不足處家尚雍
肅曾無疾聲遽色奉先務嚴潔靡有慢心惰容
墳墓有侵伐必禁族姻有慶吊必赴以孝悌姻
睦訓家之子弟以忠信篤敬詔里之後生急難
相求者援之顛連無告者恤之解無益之忿爭
扶欲破之義役凡利可與害可除者無不盡其
情由是德意薰陶里俗丕變人至不犯於有司
誠心貫通水旱祈禳神亦無禱而不格是豈僥
倖於一旦者哉年踰六十學益老道益充深有

得於孟子養氣之旨後於先廬草堂榜以善養
而扁之胸中浩然者可想也給事袁公甫守徽
日雅聞君名至紹定間持江東常平節一路大
侵君獨能爲鄉邑區畫勸分貧富得所袁公行
部造門求見君以編氓辭袁公歎息而去更欲
狀其事以聞諸　朝君又謝不可參政真文忠
公德秀亦久知君端平甲午秘監李公遇宰是
邑真公屬求言行之實將以名氏薦未及剡而
真公薨人莫不爲君抱憾君則曰天知我厚矣

李公之在邑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多咨
決於君至公退餘閒又未嘗不詩酒相唱酬也
後君寢疾李公入問君咸無所屬賦如夢令一
闋而逝時嘉熙丁酉四月二十有六日得年七
十有六里人追哀而聚哭之李公率僚屬致祭
又爲之誄稱君清不絕物和不失己咸以爲知
言噫若處徵父可不謂之有道之士乎汪氏爲
吾州著姓派實本英濟王績溪則王所毓之地
故支屬尤蕃大惟王生有德於民此天所以啓

佑其後使世以儒學名家君之曾大父溆三拔鄉薦以南廱恩授文學元豐閒黃門蘇文定公為邑宰與之遊甚相得娶古靈陳氏大父大中娶崔氏繼大梁孟氏淳熙慶恩封太孺人父三錫本伯氏安中季子祝氏所生文中命以為嗣祝氏於徽國朱文公母夫人為諸姑三錫娶葛氏繼滕氏章敏公曾孫女君滕出也既生有淑質後得二三外家休光餘慶照映沾丐故學行風節端確淳明如此君為文多儁傑吟詩率成

咳唾閒平生著述有曾子子思子二卷為全書他文未成集娶胡氏即先墓環谷者至是奉君柩而合兆焉是為良安鄉杭村之原時嘉熙已亥四月十一日也男子四人長開蚤世次即嘉也次點俱業儒季然亦蚤世女一人未及嫁而亡孫男三人寅啓櫂午竊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昔張君嵲以稱邵堯夫清不絕物和不失己今李公遇以稱吾處徽父如稱堯夫夫誰曰不宜午祝氏之館甥也援是則於君家嘗有一日之雅今又獲讀君行編而知諸公之推許者若是其與荀淑戴良郭林宗輩之於黃叔度何以異使午得為君傳亦必述李公之辭贊之今姑即以為銘銘曰

夷清惠和供聖之儔隘與不恭豈聖未優去就若殊望望由由聞風若與天地同流吾處徽父淵乎其似清不絕物和不失己奚獨堯夫之不激不流真有若夷惠之廉頑寬鄙故生也安貧樂道能康濟乎一身沒兮樹石表

行垂範模於百世

宋汪先生世家

汪先生名晫字處微以字行績溪人其先即唐越國公華今為忠顯廟神績溪汪氏皆華後裔處微世居邑之城西好禮坊國初有名戩者以長者聞自邑達淮泗至於東都皆知名於處微為七世祖戩之元孫溆三貢於御以南廊恩授文學有王溆者貧常給事書齋見溆所爲文亦竊為之多有警策句汪氏祖父參軍宗臣公就

教之嘉祐二年淑與激同試禮部實蘇曾登第之年淑亦登第名偶在曾鞏上淑嘗語人曰我壓得曾子固後汪氏有門生詩云歆似君家老王淑敢將狂語報參軍元豐末蘇公轍高安酒官移宰績溪與淑交遊甚厚題其家別墅詩并所與從兄監簿公深詩並見集中吝激手翰蔵汪氏處微以激為曾祖并傳襲儒業不衰紹興三十二年處微生幼嗜學從同郡直閣汪公文振為舉業與兄暘皆以文稱開禧間即棄所習

放意山水乃築室環谷山中精刻六經之奧貫穿諸子下及百家之書皆求其指歸性孝友廉介聲譽藹于鄉里賢士大夫莫不敬且愛部刺史或訪焉則以編蝕辭綾茂高其行亟褫輒不受邑大夫造廬請益不獲已則見端平改紀群賢聚于　朝參政真公德秀欲薦之不果喜為詩尤邃於文多不畜稿故罕得其全編每以夫子之道得曾子而傳遂傳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二子言行雜見諸書學者憾不得其全處微裒集成部帙嘉熙元年夏屬疾垂亡作小詞以舟自況有把柁更須牢之句竊謂其奉身尊已兢兢戰戰死而後已者也平生有詩云老矣不堪持手板死時何用覆斜衾亦可想其為人矣既沒邑令李公遇率父老人士誄其行私謚曰康範先生子燾鼎皆應士舉

從表姪儒林郎嚴州觀察支使胡枘撰

跋績溪汪處士屬纊所賦如夢令詞後

績溪汪處士前輩古君子也其兄弟皆交余諸

父間長兄貢士公又及識先大父尚書余於處士故當以前輩事之其孫夢斗肄業紫陽書院間以處士屬纊所作如夢令見示人或謂其牢把柁之句為處士奉身行已操持不懈兢兢戰戰死而後已者余竊以為訪戴之事見處士了於死生之大節直若戲弄焉耳生也乘興而來死也盡興而返靡有一毫繫着之累敬歎敬歎世寧有斯人耶夢斗年少有文聲貢士公齎志以沒處士卒老山林其積德之報當在後人也

寶祐甲寅夏五月從表姪豫章羅任臣書

贈通直郎康範先生汪公宋開禧間高蹈山林誠有道之士也行脩于家庭德薰其鄉里著書以明曾思二子之學於乎先生雖生不享爵位既歿門人謚之 朝廷褒而贈之幾二百年雲仍尚克寶遺文而不墜天之報善亦云厚矣澤民於先生為宗家子姪斂衽三復執筆慨然題于末簡

至正辛巳九月望日新安汪澤民謹書

新安康範先生汪公以言行表于鄉桓圭袞冕之貴易京邵鴆之富不可加乎其身清矣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而道自達和矣終老丘園守死善道門人謚之當代名公鄉誄之謂清不絕物和不失己信矣哉後世名節不朽子孫保之唯德之是尚矣夫　鄞川鄭奕夫拜手

古君子見稱者以六德六行論文藝次之遯世不耀抱道而行非古君子歟伏讀康範先生汪公行實或者惜其不見用於時非也志於道不以利祿分若曾思二子嘉言善行散諸經先生裒而成書非志道者然乎奚其用五世孫疇卿經燹亂後什襲弗墜賢於伯曾矣竹坡待制呂公述于前宗家禮部尚書叔志公識於後子孫保之

洪武戊申八月三日里生舒頔敬跋

曾思二子全書序 凡四篇

著書所以明道非尚淹該而闘綺靡也天何言哉聖人之於言蓋有不得已焉者耳世降叔季

著述漫羨蹈襲一軌去道益遠矣新安康範先生汪公時嘉道歿世無求于時問學操履孜孜師古非有為人之私也見曾子子思言行散於諸書於是會萃以成二編將以闡斯道行萬世先生與朱子同桑梓且並生宋紹興間朱子不及見其書成而先即世先生每以為恨焉其孫夢斗以書送官經歲秘府[illegible]矣然不得以傳於當時迨其五世孫疇卿一日[illegible]過余披誦三復[illegible]乎經[illegible]

發揚先哲嘉惠來學視彼窺竊陳編衒媒希進者相去萬萬也今逢盛時曾思二子之學大明于世夫列館閣以斯文爲任尚采遺書布諸區宇則於治教豈小補哉

至正八年戊子歲四月丁卯朔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事新安汪澤民序

孔子之道曾子得之而爲大學曾子之旨子思子述之而爲中庸道統之傳於焉攸繫而漢志所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今皆不存後

世乃間取大小二戴禮文以相傳會要非本書也然二子之嘉言善行雜出於傳記諸書寥寥千載未有能裒而集之表而出之者新安康範汪先生與晦菴朱子生同時學同道肥遯丘園篤志師古乃始蒐羅彙萃以成二編藏于家塾迨其孫夢斗始獻諸朝而未克頒行于天下今其五世孫疇蓋將鋟梓廣傳以昭先世之潛德使後學得以稽夫道統之傳而不惑於世儒之陋其用心公且溥矣方今　朝廷表章聖學二子光被綸綍載建上公加謚宗述是編之行將與大學中庸相爲表裏其於治道豈小補云

儒林郎松江府判官俞希魯叙

章章乎聖人之言如日月之在天上洋洋乎聖人之道如江河之行地中垂萬年而不翅亘萬世以無窮天下之人明其道者成其德遵其言者成其行況當時親炙之者乎曾子嫡聖人之傳述聖言以作大學子思紹曾子之學闡聖道而作中庸此曾思言行之成書者也千載而下

程子爲之發揮朱子爲之集註曾思之學於是乎天下大行然曾思之言行又有見於他經者學者漫漶而失稽新安康範汪先生輯成二帙而爲之說曾思之言之行於是散而得合其嚮曾思之心亦庶矣嚮曾思所以嚮道也五世孫疇追念久而湮沒壽諸梓以行諸世曾思之忠臣也康範之孝孫也

至正九年春二月己巳承直郎太平路推官致仕濱川老人瞿思忠叙

草廬吳先生嘗序高安李純仁所編顔子書言宋儒有備論語諸書所載合大戴記内十篇為曾子書又輯子思所言為子思子書然則曾思已有全書矣而余未之見序中但言宋儒又未之所指果何人也生晚不得拜先生門以請其詳至正八年余守績溪邑庠秀才汪疇袖其五世祖處微先生所纂曾思全書余讀之竟疑吳先生所指者其在斯乎先生生於宋紹興間與晦庵先生同時所纂之書與晦庵註書去取之

意暗合再觀先生自序之語謂晦庵聞先生曾子書成恨不得見其本及子思書成以藁附晦庵門人滕德粹以寄晦庵藁未達而晦庵已謝世又謂西山真先生見此二書謂當與論孟並行欲以表聞未達而西山逝矣德祐年間先生三世孫夢斗以表上進省部議擬頒告天下與論孟並行命纔下而宋祚訖矣嗚呼此書之所以未行於世者如此或者又曰曾子子思已有大學中庸又何必全書余則以為未然晦庵嘗

釋曾子三省章曰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然則晦庵亦有惜其未全之意子思統夫曾子者也其嘉言善行亦不止於中庸一書而已此全書之所以[illegible]編也先生五世孫疇以其書告諸在位欲得一言之公使其書與論孟並行以遂厥祖不死之心可謂善承其志矣余謂列諸百僚者皆自道學中來豈無賢於真先生者乎必將有以[illegible]聞於上而頒行於天下此豈惟處微之幸亦吾道之大幸也先生諱晫處微其字

也別號環谷當時士君子以其問學行誼似黔婁太丘相與私謚之曰康範先生宋德祐間特贈通直郎云

龍飛進士浙東道宣慰使司副使僉都元帥鄱易後學朱文選克用序

祭文

維嘉熙元年歲次丁酉五月辛亥朔越十日庚申承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李遇謹率僚佐以辦香卮酒致祭于近故

處士汪公七十丈之靈曰嗟嗟此邦風流幾墜巋然一老天不慭遺惟公之賢辱居吾地善養此身靜觀斯世清不絕物和不失己道貌在目德音在耳云胡不見眉山失琴撫汭寫辭如此乳水尚　饗

又

維淳祐七年歲次丁未九月辛亥朔越九日己未迪功郎徽州績溪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趙汝儁謹以微奠致祭于

康範先生汪公之祠惟先生貴不以爵氣足配道文見其學實過乎名夢奠千年垂範百世風節未泯廟像肅如汝儁叨承

覃恩揭來司警自嘆晚出莫陪雅遊偶因賜休餞敬浣酹奠泉芳蘋用既盛德尚饗

續録進墨本表

臣汪夢斗言迺者徽州以臣先大父晫所編
輯子曾子子思子全書繳申尚書省已奉指
揮送秘書省收管今將上件書刊鋟訖賫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臣伏以
聖皇勸學載推道統之尊遺老編書冝補經文
之鈌冀叨乙覽輙用申言臣夢斗惶懼惶懼
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之治道已湮聖賢之
學術迭起自周公而下以魯鄒爲繼然孟氏

之典實參攷所傳蓋皆有於著書乃可見其
明道惟有唐爲先聖以藏禮追
本朝推後賢而脩祠取彼七篇躋于六籍試
闡以之校藝經幄用之沃心故諳乎仁義之
談實與彼性習之教嘗考諸儒哲之議論當
究其師友之淵源則惟二子之共宗可以千
載而鈌典比逢
臨御特詔表章樂以軒乘亦俾參陪於嘉薦焉
之琬琰久當兼訪乎全書豈惟謐衆說之發

明抑庶備
九重之諦閱伏念臣先大父臣晫簞瓢自樂緣
素爲生詒後人垂憲言盡黜百家之陋爲往
聖繼絶學首輯二書之全彙次悉其幽微網
羅靡所遺軼卷帙成於慶元嘉泰向不畏黨
禍之方興句讀本乎伊洛考亭間亦明師旨
之未發觀其序之所自述者豈云苟焉而漫
爲之蓋以先臣之平生嘗遇諸公之許可聞
道精詣同朱熹視祝有道於外家制行潔脩

如袁甫與真德秀乃爲知己雖蹈丘園而老
死尚稱問學之淹該即其編摩亦可想見必
求諸道擬爲傳遠之書未丧斯文會有送官
之典臣無肖似生際
聖明亟煩二千石之囊封爲狂三七篇之鉛槧
昔在私塾固常出虹氣以驚人今登秘丘自
當與雲漢而在上然竊惟泉下之意豈止須
天上之藏且孔門得曾思而道有傳乃授之軻
而不絶由漢世訖晉唐而言未備必待我宋

而始金匱聚奎之運有開而蔵壁之文畢出
世既爭於先覩遐邇可以自私必壽之堅梓
以衍人當效彼美芹而獻
主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文典統一聖真孝通神明自事
親而加百姓刑四海誠賛化育由脩身而柔
遠人懷諸侯已表行於其人乃推行乎所學
視緗緗維筌蹄之末於兢將有券鑰之同 臣
抱遺書而未號知孤忠之有在仰于斧扆恭
獻鑑函庋幾補
聖德之光明或以新儒習之鐫琢格言大訓恐
當與論語孟子並行鉅冊高文毋應以封禪
太元為比其新刻先大父 臣𩑈所編曾子子
思子全書見印造二部四冊黃綾裝褙黃羅
夾複封全內一部二冊乞留中一部二冊乞
降付尚書省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聞臣夢斗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咸淳十年四月 日徽州紫陽書院學生
江東漕貢進士臣汪夢斗上表

褒贈指揮節文

擬承節郎汪夢斗劄狀爲上表投進先大父晫所著曾子子思子畢本事德祐元年十月十八日批送禮部推看詳限一日申尚書省准此禮部長貳書判故處士汪晫所著曾思二書編輯精詳有補學者共孫夢斗悉上送官即不希望恩賞備申省取旨

朝廷指揮

都司書擬照得汪夢斗以故祖汪晫所著曾子子思子二書表進其書採摭詳備訂證精明有補學者雖不敢希望恩賞之請

朝廷為斯文計宜加恩卹稍賁泉壤

故汪晫特贈通直郎其曾子子思子一部二冊降付秘書省

丞相鈞筆備照得送中

書

附錄外集

次韻汪文通監簿 二首　　蘇穎濱

連朝著雨意如秋過客不來誰與遊賴有濤
肯相顧坐令彭澤未能休
琴跡不辨彈心曲學廢誰能製束脩賴有邑人
憐病懶共成清話勸遲留

按家乘汪琛一名深字文通宋嘉祐丁酉登進士章衡榜選承務郎史館編校公爲國子監臨海歸時值黃門潁濱先生謫筠陽酒官移家潁濱文通公因與之遊甚相得家藏先生手澤尚新

題谿然亭 按家乘亭在邑西[illegible]上琛公所建　前人

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谿然谿死千家
初過雨青松萬壑正生烟經秋卧病貪鮎枕此
日登臨負酒缸請諸公作佳句壁間題我此
詩先

次韻汪鼎秀才　　蘇東坡

季子應嗔不下機棄家來伴碧雲師中秋冷坐
無因醉半月長齋未肯辭擲簡搓藥無怍色投
名入社有新詩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

藥時

次韻汪法曹山間小酌　蘇頴濵

按家乘宗臣字秉公熙寧間任將作監
主簿御史蔡承禧試公許明吏理保選
閩州司法參軍

高情不耐簿書圍行揖青山肯見隨緑野逢花將盡日清樽追我正閒時聲聞雙燕欲生子兼感新梅正滿枝笑殺華陽窮縣令床頭酒盡只顰眉

三山老人筆談云

汪氏有王淑者窮時常給事書齋見激所爲文亦竊爲之多有警策語宗臣公義就教之嘉祐二年淑與激試禮部實蘇曾登第之年也淑名偶在曾鞏上淑語人曰我壓得曾子固人曰子素無狂語淑曰今日非此狂語安能報我汪參軍耶後汪氏有門生詩云

欲似君家老王淑敢將狂語報參軍

銓次發明傷寒書序

分經條證發明傷寒書者吾郡續仁齋汪君之所述也陽經傳其所叙臟病傳其所勝此汪君本於難經以著述成書之大指也歲乙巳冬幸得識汪君而伏讀其書循古聖一定之規以啓昔賢未發之秘其信道也篤其察證也精其用心也勤其立言也確誠恐平日所措思未諦者一旦得見之欣幸何如哉於是亟歸山齋傳録銓次之大書傷寒元文以爲本經明著汪君新義以立條目又雜采注録以明章句中難曉之旨其閒有因條目參互而論文有復出者然序列之先後標題之同異皆非苟然者要之汪君所編於本經無一字之遺而汪君新義於學者無一毫之隱太史公所謂成一家言者也或問如此則古昔傷寒之說皆非歟曰病之於身有傳有受傳者病之所經行受者病氣所留止也汪君所論者傳也玉機眞臟論所謂寒入舍於肺傳之於肝肝傳之於脾脾傳之於腎腎傳之

於心心傳之於肺者也太陰陽明論曰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又曰傷於風者上先受之脉要精微論曰𢘍風者陽氣受也况熱論所言傷寒証謂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以至六日厥陰受之未嘗一字言傳也凡於足經傷寒而言傳者皆後人之失也水潤下而就濕火炎上而就燥故寒則腎之臟腑先受之腎之臟腑足經也故其傳雖亦至於手經而受之者惟足經暑則心臟腑先受之心之臟腑手經也故其傳雖

亦至於足經而受之者惟手經此傳與受之辨也汪君之書其於傳變之形證也審以立之卓而行之達者也有志於醫學者尚潜心於斯謹於銓次之餘書其所以于卷末

歲丙午六月甲子朱允升書于東倚平梅花初月樓之老學軒

書續溪天真子汪君傳後

天命之性莫先于仁吾人之德莫先于孝孝而推心以仁民愛物亦吾性分固有之德也予致政歸田之四年山丹衛學貢士汪生茂槐庭植過予寓菴以乃翁傳見示且曰生久違慈侍游學四方母族貴系戎汪公淮遣充衛庠生茲應貢禮部便道歸省顧先考早世遺德在人翁昔守嚴有紀入郡誌孝友傳生世感之今書為卷以求請題其端更乞數言為重嗚呼君少失怙

事母孝謹為人所重尤明醫學活人甚衆是可謂克践吾性之仁可法後人而通神明者况有整詩傳世善道性情之正乎今庭植所遭亦然行追芳躅甘茲發軔當途受
命莅職念當推孝爲忠視民如子俾各安業遂生非惟象賢克孝且報
主克忠慶衍無涯矣愛力疾題其卷曰天真遺慶又書此以歸庭植其尚益敦學行克終厥德也哉

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夏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侍

經筵提督十二團營軍務前都察院掌院事左

都御史致仕金城彭澤書于天倫至樂軒

天真遺慶後叙

予嘗踰徽嶺放績溪覯石鏡與汪庭植氏遇厥後庭植從伯兄叅戎公西遊遂肄業夏校習學屢試皆優等乃貢于春官茲復與庭植遇已越十有五年矣庭植德愈脩貌愈豐時用未艾也一日過予出文卷徵予言展而玩之厥考君以醫隱以孝聞大司馬致仕彭公守徽時嘗錄姓氏入乘志以範後世茲復為傳以申其說夫乘守百政叢挫案牘堆積咸若未遑及獨孜孜惟隱君是求惟孝是篤智矣哉太守之政其急先務也隱君治易脩行足用於時乃以母寡不忍遠遺賢矣哉隱君之孝也其養志也大感物而相應謂之風循習而效之謂之俗風移而俗易謂之雅為政而雅亦可以覩德矣是故太守之賢隱君有以成其政隱君之孝太守有以永其傳勢固相成哉勢成則言順言順而文見謂之叙叙由作也嘉靖己丑季夏庚午甌寧梅岐謝純書

遊鳳凰泉亭記

宜陽縣之西十里許有鳳凰山一曰靈山山上有鳳凰泉泉上有亭亭作於前尹維揚胡公公以翰林庶吉士為名御史左遷是邑高標苦節有冰蘗之操為剸繁蠹有風雷之厲爲摧強植弱有威愛之宜焉予未及見胡公聞之閭閻雖兒童婦女至今頌胡公之德者不衰是在弘治初年歷歲既久故亭日頹殘草荒穢每值冠蓋登臨輙用嘆惋今縣簿汪子至方脩復之汪子者有胡公之志者也覩其人則木然無華言訥行篤布衣蔬食澹然自居抑其中則通經博史綽有蘊藉發之政理炳之文辭問其政則玉瑩霜潔一介必嚴大本既端無幾咸集積之百

姓則萬口同聲咸稱廉吏至於登髙吊古覽勝興懐則曠有雅志迥出塵俗庚子之秋鳳泉王子偕汪子登鳳凰之山徘徊泉上久之因嘆曰美哉山乎泉乎遐哉亭乎胡可以無継也於是汪子諾諾既而尋址誅茅披雲築舍不踰月而告成工樂成之日王子與客登焉乃見諸峯環拱檜竹交加殿閣凌霄星雲輝映下臨洛水縈迴如帶一山之勝盡在目前而凭欄是泉淵淵冽冽古今不改嗚呼偉哉信一大奇觀矣客有高嵋王子酌而請曰是可以無紀乎鳳泉子曰千仞之上萬峯之間有泉來鳳有亭翼泉有汪子口碑矣待於予言耶雖然予因泉亭之觀而有感於為政之道矣孔子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兹泉淵矣夫淵者體也時出者用也為政不有體乎用乎夫惟體之淵也則出之言而民信行而民悦其極也至於配天不然反是易曰井泥不食又曰井冽寒泉食兹泉冽矣為政不有泥乎冽乎夫惟泥而不食之也則為僞矣惟冽

食之也則王明受福允以言用世之意也故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是亭也可以興矣高嵋子曰可紀者莫大於是遂命諸僧其勝圖望華刻之石汪子名徵槐字廷植徽州人盖海内文獻之家其授受固有自云

嘉靖辛丑春二月吉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　鳳泉王邦瑞撰

康範先生遺稿後

按先生養靜環翠山中辛卯以死再傳
孔得李杏山先生表見于
朝其不泯於與彼草木俱腐者寔
希先之志先生四百有餘年而名實
尚新賴焉斯集在於辛亥承我叔父
中和先生自宜邱為手校刊後於瑤第
更獲先生遺像命畫工圖為小影刻
之冊中以傳不朽因遍閱家藏圖書孔
先生為名矣而傳述者採而附於篇末
曰附錄仍集其先生所自筆者曰附錄內
集合為一帙序而重敍遺稿完群從弟
姪輩僉就致順各出所儲助締存餘
用工訖功予於是益信秉彝好德之至
人心不可誣也珪拙守家食每以葳蕤
承是撰猶幸於斯刻得少效力治之梓

是編者盡相砥礪進而希賢希聖
次者亦不失為良民使百后可見先
生於地下

崇禎后年年次辛丑裔孫珪謹書

環谷存藁叙

西園汪康範先生詩九七十首其來孫湛圖刻之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斯集也吾鄉典刑哉先生讀書環谷山中因命其所存藁厥遭龐時潛龍勿用夫宋之南也斯則何時當路徒以逸名薦先生先生果逸者哉罔克在厥服故知賢而不好是不知也好而不用是不好也用而不專猶不用也嗚呼宋於先生為知耶用耶好耶難言哉凡人入武林大家流離先生詩存

者無幾音節凌厲闡幽揭明譬諸古鍾磬雖不諧俚耳自可尋玩使立朝廷為雅頌詠太平勒鼎彝豈不偉歟顧長歌短吟寄蟲魚花卉覊愁感歎間來儀率舞之意亡風刺憂懼之音作有才流落至此益知宋之不復競矣宋人主理不主調謂理耶詩也一切直致取乎近為貴特禪人偈語耳先生冲澹典麗可與建安黄初角上下易簀如夢令一闋猶精明不亂抑予不獨因是以知先生且可以觀世尚矣

弘治乙丑三月望日

賜進士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瀛川晚學生

章瑞撰

宋國錄流塘詹先生集三卷

（宋）詹初撰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

寒松閣集三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宋詹初撰。初字以元，休寧人。始爲縣尉，以薦入太學爲學錄。嘗上乞辨邪正疏，忤韓侂冑，罷歸。所居曰流塘里，故其詩文名流塘集。宋史藝文志不載，諸家書目亦不著錄。據其子陽跋，稱舊有二十一卷，後燬於火。陽於族人處乞得殘本歸而藏之。又有其十六世孫景鳳、十七世孫璧二跋，稱嘉靖戊午，景鳳等始鋟於木，因其讀書之處，改名曰寒松閣集。分爲三卷。首卷翼學十篇，述學問大旨。又序經二篇，序論語上下篇，義如易序卦之例。次卷爲目錄五十五條，分上下二篇。三卷爲古今體詩四十九首，又附以往來書簡。末有宋饒魯、李士英及明嘉靖間田怡等跋，據璧跋，是集之刻共四十一版，此本版數相符，蓋從刻本影鈔也。核其立言大旨，如與詹體仁論道，體仁摘其詠水詩野人見清不見水，卻道無水亦無清之句，深以爲疑，蓋不免稍涉於禪。至翼學大道章所言器理有無之旨，目錄第一條所言知止運用二段工夫之說，則又皆力闢釋老。觀其目錄載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子本來自全，陸子前面祗尊德性一邊，因朱子方走道問學。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則所學實介於朱陸之閒。似明代調停之說，其書晚出，眞僞蓋不可知。然景鳳作詹氏小辨，其言駁雜恣肆，殊無忌憚，而此集議論頗醇謹，殊不類景鳳所爲。疑以傳疑，姑以其言有可取而錄之。其所自來，存而不論可矣。厲鶚宋詩紀事所錄初詩，即據此本，蓋亦未敢確指其贋。惟其字曰以元，鶚書乃作子元，與原跋不合。名字世系，其子孫所述未必誤，鶚書蓋傳刻之譌也。

曝書亭藏書

吳川瑜祕

癸未冬得之琉璃廠書坊

唐先生集佳久雖影寫明刻實至寶也

精鈔善本

宋國錄流塘唐先生集三卷

秘帙

目錄

卷一

翼學

序經

卷二

曰錄上

曰錄下

卷三

詩

附錄

先公是書有刻本有寫本歲久承傳互有訛字今以刻本為正間有殊者悉註於下以俟君子定焉

目錄終

宋國録流塘詹先生集卷一

裔孫景鳳 璧 刻

翼學

大道章第一

術即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者無極太極是已大者言舉天地萬物無一不包括於中也以天地萬物而根本於一理以一理而散見乎天地萬物所以曰大道過此則為老氏之方虛矣首著大道篇所以正老氏論道之失而澄道學之源也

大術無形不離乎形大道無聲不離乎聲形聲器也大道理也外器言理無之也即器為理有之也有

術理也外器言理無之也即器為理有之也有無合一道無往而不在蓋將以正老氏之失即此可知其餘矣先生諱初字以元坴係休寧之流塘乃知紫陽之後又有此人也按籍君所著凡二十一卷悉燬於火今所存僅數篇畧嘗一臠已知其味固不在多也諸生考其淵源所自仰止服膺而弗失庶無忝於先生之鄉人亦可以徵講李學不為迂也已書以畀之

嘉靖丁巳歲仲夏上浣龍溪王畿書

晉翼學序經雜録

茹請丁已夏予過依學與諸生會其建初山房詹生景鳳在講下一日出其先世李録君翼學序經雜録一編乞予一言以章之予觀大言其大道諸章雖沿習諸子緒言而闡有所發末章名儒以儒者人之需也往聖需之以繼後李需之以開隱然以晦翁道脉為已任可

謂勇矣序經則做諸序卦雜録則做諸儒先遺書而時有所折衷非湯語也宋饒魯李士英二先生皆有手書跋語君為冷官其辨邪正一疏敢於犯時諱觸權貴而不顧使其當塗任顯職又將何如其為心耶信乎任道之勇可以為難矣其論大道云大衜無形不離於形大道無聲不離於聲形聲麤也大

無合一道也道無往不在〻天在地在人在物在天地之先而無始在天地之後而無終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麤也道也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也以是知道無在無不在有在者物也道無有無不有有有者物

也故君子貴得道而忘物

原天章第二

道有自乎曰有奚自曰天天與人言乎曰河出圖洛出書非天天不言之言乎天無言聖人者代天而言之然則求道者必欲求之天不亦遠乎曰天何遠哉天以其心之生生人人之心即天也心天之体本一

体下有社無缺而斜吾心自然不看之体十二字

生天之

用也（也下有註無欲而動吾心自然不窮之用十二字）求天者求之心不亦近乎

盡人章第三

至大者天也至廣者地也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也以人之小與天地並則不以其形也可知矣故人之所以為人者必以道道也者至大至貴廓之配天地故人盡人之道則為人而可以與天地並違人之道則非人而不可以與天地並矣嗚呼人不可以與天地並則謂其與禽獸並不可乎

乘時章第四

人有言曰升降者時也余則以為時之升也非時升也人升之也時之降也非時降也人降之也故三皇生則皇矣五帝生則帝矣三王生則王矣五伯生則伯矣豈三代以前之時常升而三代以後之時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矣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性德章第五

仁義禮智性之德也人之生未有不備也不備氣質之偏非性也性之本然不以偏者欠焉善反之則偏者全矣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學至章第六

道學而已矣學敏而已矣學則知不學則不知也敏則至不敏則不至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書曰念終始典于學則聖人雖生知未有不學也未有不敏也未有不終於敏也故君子莫大於敏學

克己章第七

或問爲學之要曰一問守一之要曰去其二之者而已二之者何曰己二之者也克己則二者去二者去則一矣一則純〻則久〻則聖矣何謂己何謂克曰己者吾所本無者也克之〻功孔子告顏子矣

君臣章第八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臣不忠君將無禮乎君無禮臣將不忠乎孔子之意正不如是禮者君之道忠者臣之分君不期臣之忠否也必以禮臣不期君之禮否也必以忠臣罔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況忠乎君無禮臣雖刳心而不變況禮乎各盡其道而已矣

或問何謂忠曰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言何謂禮曰禮非但尊爵重祿之也諫行言聽以誠相與禮之大也君禮臣忠是之謂上下交而志同〻非同私也同其公君有可而臣可不足以爲同君有可而臣否不足以爲異是之謂大同大同者理非迹也

上治章第九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在乎爲人上者有以治之耳上治之下罔有不治者上治必自自治始反身脩德自治之道也先之勞之治人之術也故君子以己率人則治以令一本令作人率人則否

名儒章第十

儒者人之需也上爲君需之下爲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是儒者之道大而儒者之任

重也自孟子後盡儒之實者鮮矣吾闕董揚王韓焉董子近儒之心揚子近儒之學有其心者義或未盡不失為聖人之徒有其學者虧其節吾不識所學者何也王文仲自擬孔子而上十二策志則誕時則昧矣韓子自比孟氏而三上書而及門其未達孟子之進歟明先聖之道維先聖之統吾惟周程張矣周程張之後朱子集其成其大舉其重滕矣生朱子之後者勖乎勖乎吾竊有志焉而力未之逮也

序經

論語上篇

君子之學天德王道而已矣（一本無矣）學而天德也為政王道也故學而第一而為政次之為政之道莫先於禮樂大夫僭禮樂之道壞故八佾次之里仁所以救僭亂之風也故里仁次之仁為道困而不失其所守故公冶長次之雖在縲絏之中無損於其心也然仁之為道不惟可處困而實可以履帝位故雍也南面次之人君之居南面莫善於鑒成憲而莫病於亂舊章故述而不作次之商紂作聰明以亂舊章者也太伯當其時安其分可謂至德也已矣至德莫大於仁聖而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聖人盡性至

命者也惟其難故夫子罕言之利害仁者也害仁無以進於聖故夫子罕言之鄉黨夫子之常言常行也依乎此則一動一靜皆有道而利欲不能害仁可造命可至矣故上篇以是終焉

論語下篇

禮樂二者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先進禮樂之弊也後進禮樂之弊也故聖人從先進而先進首焉禮樂具則躬心之道得而仁故顏淵次之仁之為道非但體之於身加之於民可以為政矣故子路次之仁未体不可以從政也治亦進亂亦進穀則恥矣故憲問恥次之恥者恥其徒穀也然徒穀不惟下之人而上之人亦有之衛靈公之為君上失其道者也然世道之降不特諸侯為然而大夫亦有之季氏伐顓臾大夫之亂極矣故季氏次之大夫僭諸侯而陪臣僭大夫亦勢所必致者故陽虎亂而季氏囚天下之亂極矣小人之道長君子之道消矣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消之極也故微子次之繼之以子張者挽回君子之道在乎士之自立行而已士行立則可以達天德天德立王道行矣堯舜之中天德王道之極也聖賢萬世相傳之心法也故下篇以是終焉

日録上

靜安而後能慮似與佛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却在前有知止一段工夫在後有運用一段工夫所以不偏佛氏無此二段工夫秖是死守着一靜所以有空寂之病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之家不齊多應是好惡之偏蓋偏於好而不知惡則子弟必致有驕恣之弊偏於惡而不知好則必致有怨望之弊自天子以至庶人家之禍多由此興然好惡生於心故公好惡必先於正心

心無欲則無求正已而不求於人秖是箇無欲無欲則無累何怨之有凡人有欲則不免於求不遂其求自不免以此不遂底事累在心

下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子本來自是全底陸子前面分明秖是尊德性一邊後來因朱子方去道問學曰此非學者可輕議

君子惟内省不疚所以無惡於志道便是人之所不見處這便是人之所不可及處

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易天道也故五十以學易聖人雖生知而其學亦未始不循序朱子教人先學論孟而後中庸意亦如此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無況小過乎

孟懿子問孝曰無違此不但是教之孝實是教之忠忠孝本自一道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聖人不曾明說教他忠而忠之理已默寓此

所以引人於義而人莫知所以然
也聖人之化妙處正在此
約之以禮是約所博之文到身上
来
無行不與々下學上達是一意然
聖人此二章本意却又在予欲無
言處聖人教人祇是要人得意忘
言亦不是要人祇於動靜語默上
求之動靜語默是迹動靜語默必

有所以然者求之求此而已程子
謂聖人之動猶天然有此動字亦
在得其意若祇於動上求之亦是
迹與求之言者無異
聖人之動猶天然則聖人之靜豈
不猶天然觀此動字要活法與四
時行百物生一樣有不動之妙在
中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全章俱就孔

子身上言而勉人之意自具聖人
謙己誨人之辭多是如此
程子於申申夭夭章言惟聖人便
自有中和之氣朱子作集註乃置
圈外稽常深思不得其故近者子
溫而厲章朱子以中和之氣言之
則申々夭々章便自不當以中和
之氣来々說註中全体渾然陰陽合
德當與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照看
禮曰私覿非禮也鄉黨曰私覿愉
愉如也此是聖人不必於違俗處
故曰禮從宜事從俗
回也非助我聖人言回不是助我
這樣底乃是於吾言無所不悅者
言非禮勿視則所視皆禮矣已克
禮便是復非克己之後又去復禮

也
居之無倦者必能行之以忠行之
以忠者必居之無倦
愛人知人都是就用上說然有用
必有体〻用二者不相離
可以為難矣難便是非仁〻遠乎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雖不甚易亦
自不是難底
仁人既無求生以害人亦必不去

求死以成仁求死以成名是後世
矯激之行非仁也仁祇是不失其
本心而已聖人亦未嘗不欲生惡
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
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為仁若必死
以求名雖勝於必生以苟祿者然
必之一字便是私意便未免死之
或過
死生斷於理而無期必之心是自

仁人言後世若遇難能以必死自
誓便也是箇好人（一本人下有不可以此論五字）
縱是死傷於勇他還不失其常
三畏雖是畏天命大人聖言却秖
是一箇自畏
孟子見梁惠王這一章見孟子打
頭便把正經話來說一毫不肯苟
且孟子要正人心此處便見得
巡狩述職舉其行之大者言見其

無非為事也春省耕以下舉其行
之小者言見其凡有所行皆無非
為事也
居有積倉言其未還之時當如此
行有裹糧言其還之時如此裹糧
以所積倉之糧裹去也
當是時陽貨先言使當是時貨能
先以禮來見孔子亦必見之而不
絕之見貨無下賢之心而欲以術

致孔子也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言日有日之所息夜有夜之所息其日夜之所息者至平旦氣清時節無物欲擾之故有数見而好惡與人相近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不操則心神放散而不聚操之則心神聚於内故為入

求放心求此心之神也心之神是箇至虛至靈底秖被外面物欲來蔽塞了他擾亂耗散了他然後此本然底神則反晦而心中盡是暗昧（一本昧下有此心一兼秖任伊放去九字）所以秖知得物欲不知得義理求放心秖是收斂此要放去底心收斂此要放底心又在劇去此外來物欲物欲去則心中無所擾亂純是靜底靜則本然之神可以養全不失而明由此生矣故義理自然昭著仁心德也全存得此心便是仁學問者學問此仁而已故求放心所以為學問之要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不輕易做事底人若做事決是所當做所能做底所以做必好此以行言

夫人不言〻必有中以言〻

盡其心一章此是孟子悟入之妙處心者人之神明人能全此心之神明則於吾心所以神明之本然者便見之矣既見其本然則於吾本然之所自出者亦無不知矣性天既無不知則天下事物之理不過是吾此理之散殊而已其無不知也又何假於言乎蓋原頭既明白則一舉盡在其中自不必求知

於事物之來而自無不知矣
由堯舜至於湯章是孟子的然以
道自任處
日錄下
下武當初以何意得官後來乃詠
直諫君子交譏刺之謂其自知無
益於時乃作此二事以塞責然自
知無益而欲塞責這便是好意還
勝似以諂爲得計全然不顧人是

非者若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責
直不足取自小人中論之却又是
他廉耻之心猶未盡泯處
吳氏有一兒纔二三歲衣以羅段
飾以金銀此甚非養蒙之道自小
以儉養之後來猶怕入於奢以奢
養之後來將如何收拾此必是天
資極高底人後來或百能擺脫不
然鮮有不流於放僻邪侈者矣

門外舊常鑿三塘々水出而不流
今歲始穿一渠使三塘相通水常
旋轉流通不息（一本息下有有生意四字）覺名
日流塘觀此人心亦須要於靜中
尋箇流動活潑處
余每常遇事輒自期於心曰無私
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
心便已不是好意且一欲自事々
物々上去求無私則此事物無箇々

盡底時此私亦無箇去盡底時是
就外面去用功了不知反之於內
自有箇無私底本體事物固也須
經歷知其善惡然本等工夫却還
在吾心本體上用功蓋吾心本來
至虛至明不惟無一毫私意亦無
一毫不知却被外物來攙了他所
以有不明耳秖於此心上剷去這
外來攙他底私欲這本來底自在

其明如鏡自無所不知矣明則事至物來皆有理以處之不期其無私而自無私矣不然秪去外面求之全然不到心上來用功與吾心終是無相干原頭不曾好得外面縱要他好也自防閑不得許多

或問心上如何用功曰中庸天命之性章都說得明明白白在那裡秪是不曾悟破這一關放在面前

也不識得命之下疑有謂字、

讀書不但是記文義正須要理會於心若不會理徒記文義亦秪是記憶之學無得於心

趙普當初佐太祖做出許多好事來後來佐太宗秪是固位之心不能脫遂有太祖已誤之說甚可嘆息嘗自言以一本論語佐太祖取定天下至及其老也戒之在得這

一句他自家却正不曾看得

程子論詩云費盡一片心用在五字上言作詩之無益也愚謂詩以理性情秪是詩道之真取以達吾性而已若字字句句去雕琢出來便覺費力費力便不是性情之真了且一心攻他亦是玩物喪志之例

李陵降匈奴時分明是畏死後來會藉武謂別欲立功以當報國此全是矯飾之言人臣之功非成事即死事既不能成事又不能死事除此之外更何功可立

銀陰物火陽物以火銷銀銀便融化此可見陽制陰陰從陽之義

上午思正心一章不得其意適有客來過急往出迎不覺失足幾至於蹶因悟心不在焉之義可見心

斯須不撿便是錯底
昔在朝堂時見諸用事者固寵專
權之心千計百較去做究竟是要
遂他心中所欲而已只此欲心害
事甚大一要遂其所欲便是國家
甚大事他也不顧
寢常半夜不寐乃思此是心不定
之過因立心必要定靜然不知立
心去靜定這一箇立底念頭却便

是動如何得靜程子曰無欲故靜
有主則虛欲客理主無欲即為理
立心要靜要則欲也欲則動也有
欲則客便得以乘主而動擾之如
何能靜故學者求靜必須是主靜
之功主靜者以靜為主澄然而無
思無慮也無思慮則一念不動欲
何從生靜固靜矣然至於一念之
動處又不可不察靜存動察則不

但靜時無欲而動亦無欲靜固定
而動亦定聖人主靜之全功也
朱子是箇有工夫底人陸子是箇
天資極高底人陸子惟他天資高
所以一覺便見道再不待到事物
上去尋他心上本來底已明到萬
物萬事之理皆在其中其於事事
物物不過以吾心之理應之耳朱
子却似曾子是隨事精察力行到

一旦豁然貫通時候乃悟一貫之
蘊是朱子見道自工夫上寸寸銖
銖積來得底陸子自他本然知覺
上一合下便得底此可見二公之
論不同者乃是二公之資質不同
各就其所得者而言也就各人資
質用功所以有敏鈍之異然至其
俱能入道處則又是一般陸子自
知覺上盡見得底固此道朱子自

事物上窮究至貫通處亦是此道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然學者用功若是資質至高底固應學陸子若是尋常學者秖當傍朱子作工夫為是

大凡作事須看己力量何如

人立志不可不大處心不可不小志不大則器量褊淺規模狹隘不能用大作心不小則放肆而不知謹慎一作事便敗亦成不得大事

人有過一切不可自掩又非聖人不能無過且吾有過而吾能改之雖與人知何害改之則此時雖有過後來人猶可望至於無過若不與人知則此人便無心去改過祗去掩過上作工夫矣況掩過又不能掩而人必知之掩之又掩而不知改則過日長必至於過大而不可掩底田地

向學之心不可不急求成之心不可不緩至於成學之功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隨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用心與其巧也寧拙作事與其奢也寧儉發言與其多也寧少

凡事之成敬而已凡事之敗肆而已敬肆之間有幾存焉作事者不可不知也

謀大者不計小謀小者不計大大小之分用心之異也

張子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曰學則非安矣曰安則非學矣所謂安者在涵養以俟其自安而已非力所可學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學以敬為主戒慎恐懼靜而敬也

慎獨動而敬也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始之乎立心之始終之乎篤恭而天下平

君子自立德以福子孫而已不自立德而緣引他人之祖以侈其宗其不智也孰甚焉

予婺人也自慶源至此蓋三世矣程氏之賢也而鮮禮焉

吳氏之至自少微公始也吳氏之中微也久矣有吳伯駿者父子兄弟姪皆以好學能文著於州里而吳氏之聲復振君子曰是可以觀有子矣故人不知其父責其子

黃氏之俗朴

凌氏之子孫後世其微矣何以知之積德不厚

宋國錄流塘詹先生集卷三

裔孫景鳳校
璧刻

詩

有懷

閑居忽有懷悵然令心惆古人尚浮沉君子難苟同是以蓋世賢飄然返山中棲遲竹林下明道善其躬如何彼之子居常起波風屈原泣澤畔仲尼悲道窮賢聖尚如此吾身那可容

春日

白雲冉冉度南園綠柳明花處處然雲物無心心自適（一本作自得）優游無我我忘年

新春

歲月新更又一春迎春還是舊年人頑除舊妄生新意端與新年日

日新

秋至

方趍夏日永。不知秋已清。秋清歲即晩。吾道終何成。

訓子

呼爾羣兒。示爾兒知。倫則本立。學則智資。時逐勿逐。古聖是規。守道安貧。我所慕思。兢勢趍豪。我心實悲。毋謂放巧。毋謂謹癡。毋謂惡小。乃以自欺。毋謂善小。棄而不爲。爲善去惡。奮志秉時。少壯不力。老大何追。爾父雖昧。所言則宜。永以爲訓。無爲我遺。

求心齋

生生天地心。吾人秉其眞。虛靈無一物。純然惟元仁。如何彼放失。物欲共汨淪。客感乃爲主。本主翳埃塵。鑒此去物欲。而求我眞純。求之眞即見。端然還在身。秖恐物與欲。乘閒復來侵。念茲心益奮。日夜終惟寅。戒懼與謹獨。式用存吾神。于焉生生意。始與天地倫。

有感

世道已趍末。人心覺更殊。逐逐在勢利。權勢兢吹噓。忠言翻爲怨。成風在諂諛。諂諛勢立至。勢去還躊躇。小人誇得志。君子思歸歟。不恐同世濁。深山高結廬。閉門守吾拙。勢利安可居。勢利一時榮。時過禍及于。不如守貧賤。履道常坦如。所以介然志。三公不易諸。

聞杵

靜夜無人語。何處送杵聲。來以杵而出。杵以多而精。小事尚如此。況於吾性成。所以古聖賢。寢食不遑寧。

讀李敬業傳

敬業勣之子也武氏之立勣成之也武氏之立未幾而勣之嗣先滅予於此深快天道之有知焉

閑笑唐明主深憐李勣忠如何一諂獻便使百年恫武后興唐亂英公奮義戎郎知成禍者禍慘亦歸躬

惜日

吾聞古君子戒惰競分陰湯以一朝逸終辜百歲心嫌秋晝短入愛夏刻長臨三省吾身過專誠學子參

窗前

雨過窗前對天然生意新枝條枯昨日萌蘖長今晨根本原無改濡滋自有神靜看微物理應識養心真

書懷

小谿流水自悠悠策杖南林入早秋隨地人生俱可樂浮雲富貴復何求

其二

獨坐終日閑寒廬回首生年五十初歲月不知垂老至惟從憤樂自知知

偶成

何須身外更求榮榮在吾身爾自輕但得仁榮真尊爵榮華世上總虛名

菊花

桃花灼灼闘春芳一見如雲滿目光不識冬來霜雪徧芳意爭似竹松長

梅

萬木枯歲晩寒梅獨不移幽香對
白雪清景月明時

心如穀種

人心如穀種生〻本無時無時不無雖
然有生意培養貴自知不耘誠爲
昧揠苗良可悲戒病復有事苗秀
實可期

鑿流塘二首

門前鑿三塘流水常不息逝者誠
如斯問斷伊誰忒、
舊爲沙泥場今爲流水域混〻固
有源開導吾爲德人心凝物欲已
有猶當克己去心源澄活潑自無
塞萬彙當其前水鑒真明極徘徊
此塘濱永爲立心則

田居

南開數畝田妻子共鋤耕比歲頗
豐稔仰天歌治宏憂貧本匪念忘
物自怡情遥憶執與者問津來上
平

登聖山 聖山在流塘南

揠衣上聖山徘徊四望通下視小
區邑上視高蒼穹小者吾誠高〻
者吾何從渾〻道無極求之不可
窮而欲窮其際亦曰執一中一中
苟在斯界高大小同

理氣

理本無象氣爲有形氣爲理載理
以氣乘匪理氣粗匪氣理寘氣以
理神理以氣弘二者相須其道分
明

月

天上一輪影萬輪一輪方是月明
真祇尋天上一輪月水裡萬千何
足論

其二

水中月影還是影天上真一影萬川水裡月影人共識一真誰復見先天

新荷

青荷小小初淺水梗直中虛不著塵為道人心本然處直虛原與物為同

寒松草閣

居之南山有松數百根予構草閣其中名曰寒松草閣構成詩以咏之

數椽草閣構新成四面蒼松入戶清霜雪須敎長不改後凋端與爾為盟

讀易

先天本無言有言即後天欲知先天易須在無言前

閱胡人入寇

老來不忍聞征戰征戰偏從老歲閑靜裡追思生亂者今人無語對斜曛

出心原 心原在沃塘南

行行涉南原遥望北山岑上有千尺崖下有高奇林高林轉幽険憂然啼雙禽流水自逶迤白雲澹無心策杖者誰子閒來望春陰相逢樗林下攜手谿水濱對之兩無言悠然鳴素琴素琹清且越暢以披冲襟冲襟良自爾郁知春已深

中道

聖賢自古執其中允執厥中萬理通萬理由來心自得心同方是理大同

聞鶯

忽爾聞鶯語語巧真如簧呼童逐之去不使鳴我傷語巧是非亂語

拙道吾常守道由拙得不仁爲巧
亡吾寧道吾拙翻爲巧者傷

題峸山水雲幽居 峸山在流塘東

幽居避俗氣世事那復關閑浴池
塘水靜看山嶺雲〻自無心出水
從有本分水雲真自得吾與爾爲
羣

寄椰塘汪對畊三首 邑西門人

不閑爾言久因覺我言非欲得爾
之善真期爾指歸

其二

久未徐君行出門無可去思爾行
之善東燭聖至曙

其三

數月未論心既心覺還真矣以惺
惺法始終奉此身

歸田

歸田湧云苦田野樂有餘恨去一
簞条閑來萬卷書食聽忘帝力理
見識心虛隨地平生意從今可自
如

奉寄體仁宗叔一首 體仁先生閑浦城人

一從示至數日覺舊行非但恨範
模遠終爲物欲欺有知無取正積
惑總成疑獨有依歸念端然未改
移

湧興

秋風獨坐野塘前水上遊魚自有
天真意更須何處覓知音從古在
無絃

春歸

生意無端綠滿枝閑門高臥日遲
遲一編周易年〻把門外春歸總
不知

題程樓竹居士卷 樓竹不知何許人

吙翁曰〻對倩竹〻上風清心亦
清高節有常原自勁中虛無物本
来成美淇君子詩為咏貫歲聖人
禮作盟林裡七賢真浪跡憐君不
慕七賢名

雲掩月

遊雲紛擾混太清蒼茫萬里晦月
明豈是貞明能為改郤緣外面縱
且横一本作外面雲縱横縱横雲露盡能撥
一輪即見當天發當天皎〻自照
人令古何曾人照月千江萬江月
盡圓千人萬人誰知爲李白江頭
捉月死盡笑李白醉而顛江中郎
有月可捉舉首獨立空茫然空茫
然月在天古来秖有一心傳休教
心外便〻言當時豈啻李白醉江
邊
心如明月物如雲心放應為物所
分欲反吙心須去物一本缺末句原来
還自在天君

沐浴

暮春河水暖春暉浴罷悠〻自坐
磯弄柳乗風與未盡高歌一曲日
西歸

其二

閑浴谿頭静自居吙身已濯心何
如吙心欲濯静中去静定由来物
自除

感嘆

歲月蹉跎六十来嗟予德業竟何
能善無一得過恒有力盡千般志
尚弘學易一編終法孔反身三省
死如曾湯嘲吾老成衰朽定舉全
仁重任滕

寄黃直卿 黄勉齋先生

憶昔年猶壯廬山侍讀書叨為三

友末相隔廿年餘君道多朋合余
非獨索居緣益君日益余昧愈成
愚

觀春

萬木春來花滿枝忽來忽去送無
時姸中還有姸中意說向傍人〻
不知

書白樂天琵琶行後

潯陽夜泊送客船〻上誰人白樂
天涯聞一曲琵琶奏青衫何用涕
泗漣豈知通窮良有命君子當之
無怨爲盧使歌行世上傳

松竹

青翠春木未見奇艷紅正是夭〻
時霜寒汁月花開盡秖有松筠秀
舊枝

附

先君子自朝歸日惟與海內名
賢以講明斯道爲汲〻所著凡
二十一卷陽不孝不能嗣守遺
家燹悉爲煨燼嗚呼恨哉後二
載之宗大叔體仁先生孫處見
此數紙陽淚下以故告乞歸裝
爲一卷藏於家以少存世守永
念之意云

不肖男陽稽顙

夫海陽稱古東南鄒魯然陳隋
以前文獻蓋靡得而徵云自少
徵吳氏誕以芳詠徽廟唐風而
文藻斌〻乎麗以則矣厥後探
奇振響雖代有名家而躬師孔
孟之學紹爲至宋朱子則聖前
脩實戚星源維時海昜亦有竹
洲梆塘諸子然辭賦之外無聞
已先公乃能才然歸闕正宗不
爲紛披風什之談即心鳴道徐

德紛行韜玉而弗衒焉其後若
程若陳若倪若趙繼踵林立斯
道彌章而海陽理學遂甲諸邑
蓋未始非吾家導源之力也夫
由孔孟迄宋歷載千餘而理學
丕著乃至今復數百年紛以同
異朱陸讐論靡決抑又何者先
公則獨殫厥微玅而以鈍敏原
之識者以為是不啻開一邑道

統而天下彈射異同之議且定
於斯蓋非虛言也迺者海昜又
駸駸貺藻翰而左理斈矣雖吾
家承國學公後厥有聲者亦往
往以此斯又箕裘之流也夫其
先人敦斈力行而其後乃欲以
辭賦稱豈不殆哉于是与族子
壁謀再鐫之以正舊斈而去年
龍翁玉夫子見之謂尤有裨於

天下里人汪吳子并深贊焉乃
遂以戊午三月朔刻於寒松草
閣閣即先公讀書故址也十六
世孫景鳳記事

是集族舊有刻今湮毀幾無傳
者將二百年戊午之春與族叔
景鳳謀再刻之蓋將因是以紹
前芳非徒刻書爾也刻成族長
老皆曰海陽理學實自先公始

乃其後有程金陳趙然四賢書
今與日月並而先公顧泯沒焉
則是刻固不可緩矣或曰四賢
書遺後者良多而又有刻本故
人得誦之先生書既少而又鮮
刻本人罕得見是以無所聞嗚
呼茲吾子孫之罪也夫先祖有
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
仁也吾安得不傳吾先祖之美

以自陷不仁之罪哉是集刻分三卷共四十一板十七世孫璧識

附錄

送族姪以元還家序

詹體仁

海寧詹子以元予宗姪也以抗疏
朝廷言不合世落職而歸予送之江上籍仁者之號而送之以言曰小人阿諛苟容故每々與世合君子剛毅自持故每々與世不合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又曰不容然後見君子以此見吾人不合於時誠不足為輕重矣以元以孤介之資強毅之操不畏斧鉞挺然舉邪正顯言於朝而畧不為避諱此其勇何可當也則其為時擯斥宜矣然則以元所謂松栢所謂君子非乎嗚呼使在朝而皆君子則去者未必賢使在朝而未必皆君子則去者賢與否不言可

知矣以元抱道積德固素養於平時然使能因是益勵初志不為挫屈邪正之說雖不得行於時而必行於吾心使吾心曉然不忝于以去邪從正則所謂後彫者於此益見君子之學成其終而天地間至貴在我矣又何必冠冕趨朝而後為道行為榮顯哉是為序

畣以元書　　前人

去冬着令郎来僕適在莆中後過建陽始得與相見叩其所蘊亦頗能記書但恐志意不定為他岐所惑耳使以元能教以養心之法不使放誕他日必能繼家學不墜家聲也来寄諸作皆深見道體探極淵微足見心得之學非區區口耳者所能到也然孔子教顏子則先博以文後約以禮可見約禮固為

要而博文之功亦不可後所謂博文者非徒記誦經書歷覽子史之謂博也如博問於師博辨於友皆是博也如孔子問禮問官訪樂學琹亦皆博也以元其肯下以予言為是乎所教詩俱好但詠水詩云千江有水千江清清清到底總無形野人見清不見水却道無水亦無清僕竊疑之以元深思當自見

也且為學固貴心得而博學之功尤不可後使以元更能先以宏博而後會以吾心則孔孟正脉不外是矣僕老鈍無知者管見如此故妄與以元言之惟以元努力自强永為斯文作主幸甚所惠糖糕及鞋已收訖貧中之物聊具粗葛一疋畣覘惟以元其無棄也餘不宣

寄以元書

不見以元又二年矣近觀所與直卿書足見邇來學問大進吾道有人如僕潦倒何足言也闡揚　與以元書深論德性之說頗明而盡不知可能寄我一觀否貴鄉吳邕州為人亦頗剛毅有執闕以元以其趍韓氏之譏絕不與通問接談此泥其小失而遺其大淂也君子與人當不應如是名為小人未必無善名為君子未能皆是但觀其大可也如邕州為人使以元能與之交當必有益自古及今亦未有孤陋寡聞而能成學者自古及今亦未有非聖人而能事〻盡善者以元端居不出不求名譽於時其為猶介之行可矣如聞見之孤寡何邕州為人海內名公皆與技交其人於見道之功雖未必如以元之卓爾而其博聞多見則視以元殊過也願以元舍其片短取其大長亟〻與之遊茲因貴里公受官回聊叙衷曲於以元惟以元自愛自重幸甚

與王阮書 九江人

章節夫 臨川人

領所惠書知執事越還清吉比時有方仲成者不知塗次與相見否近在浦城見有詹初者詹達甫族人也在徽州住其人始受縣尉頗有政聲後復薦入大學為學錄以言事罷歸今聞入廬山執事宜往見之不能使之來蓋其人蹤跡不阿而足下官尊渠必不肯來見耳僕與居四旬頗得其情其論道以心得為主不在多言其作事以誠心為主不在人知性猶介操守甚

定既不與物競亦不屑〻與時華往來此其所為雖未免有偏然操持如是亦可敬也執事若能接引之日與之處必能為吾道一助孔子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執事鋭意於道此人誠不可畧也吾人為學雖在自力然朋友之功實不可少僕近時以得此人為幸故惓〻與執事言之諒執事必能物色之矣所委松齋序遲兩月方能脱稿容再呈上兹不備

跋 未

以元先生時邪正紊亂極矣而先生乃有乞辨邪正一疏而又推而本諸人君之心真所謂敢犯時諱而不顧者也古之君子所以困窮終身而不与時合者每〻在此先生既往而其嗣陽以先生所著異學見示謂此乃得之煨燼之餘者嗚呼使先生之書悉存於世其為後學之利不益溥哉雖然其書雖少而道則大其詞雖近而旨則遠究其淵源深得程朱之秘旨而引而不發者也學者究心於此而能有以知其遠且大焉則於道也亦庶幾矣

後學饒魯識

跋 宋

以元先生作泠官七年而乞辨邪正一疏又與時貴不協遂罷而歸信乎正道之難行也然先生之書雖不得行於當時而是書之存猶足以傳萬世然則孰謂先生之道為不行哉

李士英

學錄詹先生集後語

余幼讀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未知其難也及讀中庸大易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屢致難詞始疑之令老矣求斯人之未見也乃惕然自省曰非潛龍之確大過獨立其孰能與於斯君李廷平先生其庶乎休邑詹子時鳴寄先世宋學錄先生遺言一編屬余序之余覽玩大意先生篤信紫陽夫子紫陽出延平之門其私淑斯人乎先生為學錄時邪正紊亂極矣乃上疏乞辯邪正亦可謂独立不懼既罷而歸入廬山不出能使當時尊官名士就見而信其不能拔之使來非潛龍確乎遯世無悶之儔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依乎中庸者也先生誠如章君

所云狂猶人則亦孔聖之所與其去中行不遠矣觀翼學諸篇多自得意其論朱陸同異雖不分明指摘而權衡斟酌詞氣和平溫然可求也後來無所著見蓋不求人知其真學延平者乎今其後人表章遺言固後人之賢亦先生精誠自當發見不可泯泯也余於是益信學者但正學自立精誠自歆而人之知不知非所與也時鳴諸君尚善繼述以繩祖武則吾道不孤矣

嘉靖庚申歲孟春望後學究陵周怡書

附手教

承委序先世高賢遺訓自揣不宜褻瀆先哲謹書數言以見仰止之私若登之末簡不必也

後序

寒松閣集者邑泺塘詹氏錄其先世宋國錄以元先生論道之書也先生生朱陸二先生之後而能獨窺其際深有見於顏曾傳道之遲速而謂二先生之天資造詣寔維似之故不以德性問學異其功不信耳而師心可謂不勦于世俗之異同以自眩惑其心得者是故翼學洞天命之原序經得聖人之旨書錄足以驗其通經獨得之妙事錄足以考其居身御物之貞歌詠足以占其達性情問遺足以見其厚故舊是皆先生之學得於心而形於言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嗚呼先生之言可以訓矣說者謂其篤信朱子支離訓詁而於聖人之道未免有間蓋有疑于朱子致知

格物之說也抑孰知先生篤信朱子勉々循々而獨得聖人之奧乎觀其詠月之詩有曰天上一輪影萬輪一輪方是月明真只尋天上一輪月水裏萬千何足論于此可以見先生之所蘊而篤信朱子卒以窺聖人心法之精也然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所謂格物者果格心之物格孝之物為盡得一貫之旨耶嗚呼先生之言可以訓矣雖然孔孟沒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歷千餘年不有濂洛關閩諸君子出而繼承其後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幾淪沒而不白又何有於後儒之紛々也啓氏風稱多賢乃今文學彬々郁々操翰馳藻獨先事於脩先世之遺書以圖傳于不朽可謂有志于本矣等而上之毋徒修先生之書惟務修先生之行以不愧於先生以訓迪其子孫以無忘于天下不尤善乎始先生構讀書閣于萬松之間以寒松名閣今名其集亦曰寒松云

嘉靖戊午三月既望鄉後學還吾

汪以湘譔

學錄詹先生翼李跋

傳曰士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富貴鄙人也功名之士古今亦不多得翹可博望於道德乎嘉靖丙辰儀習易山中詹子時鳴偕爲暨秋出其先宋李錄先生翼李一冊示予乃敬讀三誦始知先生抱道德以自重日惟以達性命窮天人爲心故發之詩章談論皆鑿鑿乎道德之奧雖其不欲以此求銜於當時而竟不可韜之於數百載之後信道在天地間未嘗亡要惟顯晦自有時爾然則先生其古今衛德之人乎於戲以先生抱道德乃亦至於今始聞以新安居山谷中乃復有先生至今隱而未聞則英賢雋傑以羽翼聖經扶持世道爲事者其伏無盡殆不獨陳倪趙金諸人已也先生視功名何富貴何予也雖未能達觀今古處故土而得先生若此則非莫爲之前矣謂世無好人信非君子之言也已

里晚學生吳欽儀謹跋

書詹國録先生集後

予爰詹子昔鳴刻其先國録公集成予得而讀之歎曰懿哉理學之淵徹也吳經學之緒論乎新安首紫陽倡明衛脉而胡陳倪趙相繼林立遂爲東南文獻稱首朱始聞有先生也徹斯集則先生或幾乎晦矣今吳集中探研道妙則根極本原品藻經疑則直陳指要隨事日録則體驗益親達興詠篇則性靈攸發其諸閫中肆外流於既溢沓乎非深造有得者蓋算之或能也紫陽之紹響非先生其誰與時鳴以還帙散失先德泯蔑是思校而刻之使後學知新安之有先生者昔鳴之力也誦讀躬行觀者爲容已於興起哉詹故多英儁望於邑中地以流塘名者寔肖先生始也昔鳴穎歆奇志方嚮於用而乃汲汲於表揚先世之遺文則吳賢固可識矣

嘉靖戊午龝七月朔鄉後學吳景明識于文江艸堂

滄浪嚴先生吟卷三卷

（宋）嚴羽撰

明正德十二年胡重器刻本

滄浪詩話一卷（內府藏本）

宋嚴羽撰。羽有詩集、已著錄。此書或稱滄浪吟卷。蓋閩中刊本以詩話置詩集之前爲第一卷、故襲其詩集之名、實非其本名也。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評、次詩證、凡五門。末附與吳景僊論詩書。大旨取盛唐爲宗、主於妙悟。故以如空中音、如象中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爲詩家之極則。明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獨闢禪宗。而馮班作嚴氏糾繆一卷、至詆爲囈語。要其時宋代之詩競涉論宗、又四靈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爲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時之弊。後人輾轉承流、漸至於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譽者太過、毀者亦太過也。錢曾讀書敏求記又摘其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之語、以爲九歌之內無哀郢、詆羽未讀離騷。然此或一時筆誤、或傳寫有譌、均未可定。曾遽加輕詆、未免佻薄。如趙宧光於六書之學固爲弇陋、然說文長箋引虎兕出於柙句誤稱孟子、其過當在鈔胥。顧炎武作日知錄遽謂其未讀論語、豈足以服其心乎。

滄浪集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嚴羽撰。羽字儀卿、一字丹邱、邵武人。自號滄浪逋客。與嚴仁、嚴參齊名、世號三嚴。今仁與參詩集無傳。惟羽集在。其滄浪詩話有曰、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云云。其平生大旨、具在於是。考困學紀聞載唐戴叔倫語、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即。司空圖詩品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其與李秀才書、又有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語。蓋推闡叔倫之意。羽之持論又源於圖。特圖列二十四品、不名一格。羽則專主於妙遠。故其所自爲詩、獨任性靈、掃除美刺、清音獨遠、切響遂稀。五言如一徑入松雪、數峯生暮寒。七言如空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洞庭旅雁春歸盡、瓜步寒潮夜落遲。皆志在天寶以前、

而格實不能超大歷之上。由其持詩有別才、不關於學。詩有別趣、不關於理之說。故止能摹王孟之餘響、不能追李杜之巨觀也。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於才力、其滄浪之謂乎云云。是猶徒知其病、未中其所以病矣。其詩話一卷、舊本別行。此本爲明正德中淮陽胡仲器所編、置之詩集之前、作第一卷。意在標明宗旨、殊乖體例。今惟以詩二卷著錄別集類。其詩話別入詩文評類、以還其舊焉。

滄浪嚴先生吟卷目錄

卷之一

詩辯

詩體

詩法

詩評

詩證

附

荅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卷之二

五言絶句

西陵望

閨怨 二首

舟中示同志

塞下絶句

七言絶句

送友人之楚州

酬故人見贈

羽林郎

閨中詞

塞下曲 六首

江上送客

賴成之還自江西感舊有贈

聞笛

舟中指落星寺

荅李友山山中留別

秋日

新涼

臨池

北風

燕

吳中送友歸豫章

臨川送周月船入京

五言八句

別客

送張李遊入京

訪益上人蘭若
從軍行 二首
出塞行
關山月
蜀女怨
尋寧山人所居
江樓夜月懷故山友人
江上有懷上官長史
聞雁

送上官偉長
有懷閬風山人
避亂途中
將往豫章留別張少尹父子
懷南昌舊游
寄山中同志
望西山
秋夜臨汝館懷友
樟樹鎮醉後題

張逸見訪逆旅
豫章城
江行
舟中苦熱
江上泊舟
逢戴式之往南方
塞下
吳江春望
閑居寄友

遇周子俊自行在還言石屏消息
喜友人相訪擬寄蕪州作
有感 六首
三衢邂逅周月船臨分有賦 二首
秋日廬陵送杜子野還攝鍾陵斜掾

七言八句

臨川逢鄭遐之雲夢
再送賴成之出都
將之尋陽途中寄諸從昆弟

紫霞樓夜飲
客中別表叔吳季高
和官儒長蕪城晚眺
寄郭招甫時在潯陽
登滕王閣
早春寄潛齋王史君
送崔九過丹陽却上荊門省親
舟中寄漢陽故人
夜泊

送吳儀甫之合淝謁杜師
楚江晚思

古詩

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五十韻
庚寅紀亂
贈呂仲祥
登豫章城感懷
夢中作

劉荊州答
廬陵客舘雨霽登樓言懷寄友
送嚴次山
豫章留別諸公
遊臨江慧力寺
山居即事
遊仙六首
我友遂言邁
悠〻我行邁

朝日臨高臺
昔遊東海上
秋風入我戶
過逍遙山
鬪雞二首
古懊儂歌六首

卷之三

楚詞

憫時命

操

雲山操為吳子才賦

塗山操

吟

行子吟

還山吟留別城南諸公

孺子臺吟

引

思歸引

謠

夢遊廬山謠示同志

歌

錢塘潮歌送子才赴禮部

送戴式之歸天台歌

雷斧歌

行

劍歌行贈吳會卿

送主簿兄之德化任

寄贈張南卿兼答文篇之貺

惜別行贈馮熙之東歸

放歌行

相逢行贈馮熙之

送吳會卿再往淮南

促刺行

古劍行

北伐行

四方行

上留田

估客樂

詞

滿江紅送廖仁叔赴闕

沁園春為董叔宏賦溪莊

滄浪逸詩

五言絕句

西山

送友歸山效韋應物體

空齋

五言八句

歲暮得表叔吳景仙書因寄

登天皇山作

遊紫芝巖

七言絶句 二首

四言長篇

平寇上史君王潛齋

滄浪嚴先生吟卷目錄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之一

樵川 陳士元 暘谷 編次
進士 黃清老 子肅 校正

詩辯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

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

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

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讀熟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額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

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

之風殆以罵詈為詩〻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

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以時而論則有

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

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元白諸公）

晚唐體

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山谷為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

蘇李體（李陵蘇武也）

曹劉體（子建公幹也）

陶體（淵明也）

謝體（靈運也）

徐庾體（徐陵庾信也）

沈宋體（佺期之問也）

陳拾遺體（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 始興文獻公九齡也

太白體

孟浩然體

王右丞體 王維也

韓昌黎體

韋柳體 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商隱體 即西崑体也

白樂天體

杜牧之體

少陵體

高達夫體 高常侍適也

岑嘉州體 岑參也

韋蘇州體 韋應物也

柳子厚體

李長吉體

盧仝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体一也

張籍王建體 謂樂府之体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以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体耳

王荊公體 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 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 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尽棄諸家之体而別出機杼盖其自存如此也

又有所謂選體 選詩時代不同体製隨異今人例用五言古詩為選体非也

柏梁體 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体為柏梁

玉臺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為玉臺体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 即李商隱体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 韓偓之詩皆裾裙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 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体其他体製尚或不一然大槩不出此耳

有古詩

有近體 即律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

有三五七言 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栖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有半五六言 晉傅休奕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

有一字至七字 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為法故不列於此也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皆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之歌 荊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

有一句之歌 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

有口號 或四句或八句

有歌行 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

有樂府 漢成帝定郊祀立樂府采齊楚趙魏之声以入樂府以其音調可被於絃管也樂府俱備

般体兼統衆名也

有楚詞屈原以下倣楚詞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

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箜篌謠穆天子之傳有白雲謠也

曰吟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白頭吟

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　曰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群鴉詠　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栖曲

曰篇選有明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曰唱魏明帝有氣出唱

曰弄古樂府有江南弄　曰長調

曰短調　有四聲

有八病四聲設於周顒八病嚴於沈約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辨作詩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據也

又有以嘆名者古詞有楚妃嘆明君嘆

以怨名者選有四怨樂府有獨處怨

以哀名者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

以愁名者古詞有寒夜愁玉階愁

以思名者太白有靜夜思

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

以別名者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

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經字韻詩是也

有全篇字皆平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

有全篇字皆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唐章碣有此体不足為法謾列于此以備其体耳又有四句平入之体四句仄入之体無閑詩道今皆不取

有轆轤韻者雙出雙入

有進退韻者一進一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襦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其

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用情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古詩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

有律詩止三韻者 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 少陵多此体不可槩舉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 盛唐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曉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

有四句通義者 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尽失歡娛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

有八句折腰者

有擬古

有連句

有集句

有分題 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

有分韻

有用韻

有和韻

有借韻 如押七支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一韻是也

有協韻 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 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選詩蓋多如此

有古律 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体

有今律

有頷聯

有頸聯

有發端

有落句 結句也

有十字對 劉眘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

有十字句 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寺是也

有十四字對 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有十四字句 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上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

有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有借對 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有就句對 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体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就句對也

論雜體則有風人 上句述一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則多用此体

藁砧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僻辭隱語也

五雜組 見樂府

兩頭纖纖 亦見樂府

盤中 玉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

迴文 起於竇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

反覆 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復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二十字詩

離合 字相折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

雖不關詩之輕重其体製亦占

建除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等字其詩雖佳蓋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体而佳也

字謎　人名

卦名　数名

薬名　州名如此詩只成戲謔不足為法也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　及藏頭　歇後等體此江人今皆削之字皆迂門

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廚禁臠最為誤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

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趁貼

語忌直意忌淺脉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詩難處在結裹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裹若南人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崖

律詩難於古詩絶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絶句難於七言絶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

辨家数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荊公評文章先体製而後文之工拙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隻眼

盛唐人有似麄而非麄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為唐人今人矣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

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

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戎昱在盛唐為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

於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為最下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

劉滄呂温亦勝諸人

李濒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

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

薛逢最淺俗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刘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大曆後劉夢得之絶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

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欝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少陵如節制之師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材豪逸語多率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虫吟草間耳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玉川之恠長吉之瓌詭天地間自欠此体不得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此惟賈誼懐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為識離騷否則爲戞釜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

日休九諷不足為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
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己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絶無痕跡
如祭文姬肝肺間流出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
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
似西漢耳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
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
仍是其自体耳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
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鬬工遂至往復有八九
和者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
何那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
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
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
動激發人意
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泠
泠一何悲絲竹厲清声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
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今人觀之必以
為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
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

當囱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
字今人必以為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
之也
任昉哭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
韻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
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
天廚禁臠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
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耶詩話謂東坡兩耳韻
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一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不屈是未為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達夫贈王徹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

詩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遯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為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

予疑此詞岩岩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為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

古文將進酒芳樹石榴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

又朱露雉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

嚦嚦樂府作唧唧後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
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駝千里足酉陽
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考妄為之辨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
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
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

年作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
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野子解題作田
彊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
多亦奚以為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
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予謂此篇誠佳然其体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
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耳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
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
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
其家數在大曆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
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
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
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
相府清切鳳凰池羨尔瑶臺鶴高棲瓊樹枝歸飛晴
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
羅網微命若遊絲頓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
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
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至誤人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絕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
天言語今世俗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

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註云至德二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体其間略有公自註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本雖分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漕臺開杜集亦以為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註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偽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峰翠註云景差蘭亭春望千峰楚岫碧萬木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

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偽半真尤為淆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顥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為一首郭茂倩樂府已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為是矣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荊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為一首當從荊公為是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

太白塞上曲騮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集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至於杳杳東山攜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攜妓去蓋子美每於絕句喜得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識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灵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據劉希夷常建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且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四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

言観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閑眠曉日聽啼鴂笑倚春風伏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鉤簾畔獨倚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幛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又買劍一首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潜驚鬼魅愁但可與師巫念誦也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朓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尤為渾然不知識者以為何如

附

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按他本滄浪答吳保義手書吳陵字景先表叔行有詩名

僕之詩辯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劊子手以禪喻詩莫此清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復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況他人乎所見難合固如此深可嘆也吾叔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於為文其合文人

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高意又使叩護母直致褒貶
僕意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
其詞說沉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
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吾叔詩說其文
雖勝然只是說詩之源流世變之高下耳雖取盛唐
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趣向處其間異戶同門之說乃
一篇之要領然晩唐本朝謂其如此可也謂唐初以
來至大曆之詩異戶同門已不可矣至於漢魏晋宋
齊梁之詩其品第相去高下懸絶乃混而称之謂錙

銖而較實有不同處大率異戶而同門豈其然乎又
謂韓柳不得爲盛唐猶未落晩唐以其時則可矣韓
退之固當别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韋蘇州之
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高見如此毋怪來書
有甚不喜分諸体製之說吾叔誠於此未瞭然也作
詩正須辨盡諸家体製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今人作
詩差入門戶者正以体製莫辨也世之技藝猶各有
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優劣况文章乎僕
於作詩不敢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於古今

体製若辨蒼素甚若望而知之來書又謂忽被人捉
破發問何以答之僕正欲人發問而不可得者不遇
盤根安别利器吾叔試以數十篇詩隱其姓名舉以
相試爲能别得体製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雜而
不純今觀盛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處毋乃坐是
而然耶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
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
爲得詩之体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
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

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顔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
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吾叔脚根未點地
處也所論屈原離騷則深得之實前輩之所未發此
一段文亦甚佳大槩論武帝以前皆好無可議者但
李陵之詩非虜中感故入還漢而作恐未深考故東
坡亦惑江漢之語疑非少卿之詩而不考其胡中也
妙喜是徑山名僧宗杲也自謂參禪精子僕亦自謂
參詩精子嘗謂李友山論古今人詩見僕辨析毫芒
每相激賞因謂之曰吾論詩若那查太子析骨還父

析內還毋友山深以為然當時臨川相會匆匆所惜多順情放過盡視陰執手無暇引惹恐未能卒竟其辨也鄙見若此若不以為然却願有以相復幸甚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之一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之二

樵川 陳士元 暘谷 編次
進士 黃清老 子肅 校正

五言絕句

西陵望

西陵終日望不見有歸椗欲去猶回首寒江起暮潮

閨怨

昨夜中秋月含愁顧影頻空留可憐影不見可憐人

又

欲作遼陽夢愁多自不成錯嫌烏臼鳥半夜隔窗鳴

舟中示同志

見說春帆外康廬水石多期君一把臂長嘯入煙蘿

塞下絕句

莫被封侯誤封侯似漢家君看城下骨萬古一黃沙

七言絕句

送友人之楚州

黯黯離筵夕照收江城羌笛起邊愁念君此去三千里何處關山是楚州

酬故人見贈

湘江南去少人行瘴雨蠻煙白草生誰念梁園舊詞
客枕御樹下獨聞鷓

羽林郎

貂帽狐裘塞北妝黃鬚年少羽林郎彎弓不怕天山
雪生縛名王入建章

閨中詞

良人西去擊狂胡妾在閨中對影居萬里長看天外
月一生空得夢中書

塞下曲 六首

孤城莽莽秋天外盡日無雲空自哀忽怪一時天盡
黑合群胡雁向西來

渺渺塵沙散橐駝風吹黃葉渡黃河羌人半醉葡萄
熱塞馬初肥苜蓿多

古戍秋生畫角哀思歸泣盡望鄉臺胡天日落寒風
起但見黃沙萬里來

一身遠客逐戎旌落日蕭條望古城漸近磧西無水
草北風沙起橐駝驚

玉關西去更無春滿眼蓬蒿起塞塵漢馬不歸青海
月胡笳愁殺隴頭人

天山一夜雪漫漫虜去營空戰血乾十萬征人四馬
首天邊烽火報平安

江上送客

留君夜飲北風寒且折梅花耐醉歡明日桐廬潮去
遠孤帆天際若為看

顧成之遠自江西感舊有作

十年心事兩蹉跎南北東西別恨多今日樽前重把
手相看爭柰白頭何

聞笛

江上誰家吹笛聲月明霜白不堪聽孤舟萬里瀟湘
客一夜歸心滿洞庭

舟中指落星寺

日暮黃沙壓岸平江心風浪暗冥冥南康一望何由
到愁殺舟中指落星

答李友山山中留別

已恨青山臨渡口相思回首隔夫君更堪重到相思

處不見青山見白雲

秋日

西風催我轉胡床坐落秋山午夢涼蟬老樹深音響別滿天風雨帶斜陽

新涼

小院新涼水竹通鳴蟬聲斷晚來風忽然坐睡覺時去不覺殘書落手中

臨池

乍涼池館雨初收菱角蓮房共趣秋獨恨碧波渾占

却更無剩水浴沙鷗

北風

夜來雨雪北風顛吹得波濤欲暗天世上如今少知己煩君牢繫釣魚舡

燕 此篇或云三体作

巢破春雛半不存街泥空傍主人門一生巧計輸黃雀飲啄官倉長子孫

吳中送友歸豫章

川程極目渺空波送爾歸舟奈別何南國音書須早寄江湖春雁已無多

臨川送周月舡入京

別時把酒已魂消別後音書恐間寥一片離心寄春水隨君舡入浙江湖

五言八句

別客

客鬢風霜晚離亭鼓角閒念君當此去把袂不能分衡霍連秋氣瀟湘合暮雲愁心將落葉向晚共紛紛

送張李遠入京

手把一枝菊贈君千里行山川遙滿目何處是吳京飲罷北風起蕭蕭胡雁聲東流倘未了見我望君情

訪益上人蘭若

獨尋青蓮宇行過白沙灘一逕入松雪數峰生暮寒山僧喜客至林閣借人看吟罷拂衣去鐘聲雲外殘

從軍行 二首

胡風嘶馬動邊想雁門秋負劍辭鄉邑彎弓赴國讐黃榆連白草河隴去悠悠報主男兒事焉論萬戶侯

又

翩翩雙白馬結束向幽燕借問誰家子邯鄲俠少年
彎弓隨漢月拂劍倚胡天說與單于道今秋莫近邊

出塞行

將軍救朔邊都護上祁連六郡飛傳檄三河聚控弦
連營當太白吹角動胡天何日匈奴滅中原得晏然

關山月

今夜關山月偏能照馬鞍盧龍征戍客圍缺幾回看
遥怨金閨裡應悲玉露寒黃沙三萬里何處是長安

蜀女怨

幾時離月峽玉見紫蘭凋塞雁隨魂斷江花逐淚飄
沙頭南北客京口去來潮日日無消息空登萬里橋

尋甯山人所居

幽人以道隱結茅岩之東余亦避世客逢君於此中
鳥因留食至泉為煉丹紅向晚下山去月高秋色空

江楼夜月懷故山友入陳聘君吳樗鄉

昨夜江楼月思君好斷腸猿聲相應發山色更青蒼
楚塞來書遠閩関隔夢長今朝看愁鬢為爾半成霜

江上有懷上官長史

懷君長不樂立馬大江邊塞雁來無際驚沙度颯然
客心懸日夜書札斷雲天莫作青山老空為人所憐

聞雁

遠客驚秋雁高樓復異鄉聲兼邊哨苦影落楚雲長
此夜頭堪白他山葉又黃年〻洞庭浪飄泊更無行

送上官偉長

歲晚長愁緒嗟君更遠行兵戈今日淚江海故人情
此別幾時見寒猿一夜鳴致君相許在回首壯心驚

有懷閬風山人

把酒忽惆悵君今吳楚間孤雲隨馬首風雨隔河關
心事竟安在此行殊未還空將百年意泣向寶刀環

避亂途中

回首兵戈地遺黎見幾人他鄉空白髮故國又青春
多難堪長客偷生愧此身本無匡濟畧嘆息謾傷神

將往豫章留別張少尹父子

西江飛鳥外極目渺離愁同侶時催發征人不可留
江湖雙淚眼天地一孤舟揮棹從茲別空傷旅鬢秋

懷南昌羅冶游

昨在南昌府清遊不可窮杯行江色裡棹進月明中
樓笛吹晴雪菱歌漾晚風坐來懷舊迹萬里一飄蓬

寄山中同志

我有三足鹿放之在碧山別來幾千日昨夢忽來還
松色入天盡岩花落地閑憑君一問信淚月上潺湲

望西山

西山積翠新中隱石仙真咲取王麈尾揮絃朋霞人
雲從石洞出月落滄江頭予亦將高卧藤蘿掛葛巾

秋夜臨汝館懷友人陳聘君賴竹莊

秋聲動梧竹月色滿庭蕪此夕懷良友天涯各一隅
飛飛群過雁切切未棲烏安得從君去扁舟駕五湖

樺樹鎮醉後題

吾憐樺樹好取醉欲無還酒壓鵝兒色詞歌雉子班
朱樓當碧水紅日下青山興罷揚鞭去蒼々煙霧間

張奕見訪逆旅

歲晚傷為旅君來適慰情郊扉寒少色江渚夜多聲
報國怜他日為儒愧此生那言雖合際更觸壯心驚

豫章城

愛此城高處田鞦醉每醒江花兩岸白煙樹一行青
雲學山舒態天隨水賦形吾多徐孺子獨向此沉冥

江行

暝色蒹葭外蒼茫旅眺情殘雲和雁斷新月帶潮生
天到水中盡舟隨樹杪行離家今幾宿厭聽棹歌声

舟中苦熱

舟行何太熱岸上暮塵沙閃々浪頻過陰々日又斜
年衰愁作客秋近苦思家蝗旱三千里江淮兒女嗟

江上泊舟

天際長愁客沙邊舊驛亭風低江浦雁雲暗夜舡燈
窮老嗟身拙狂歌畏酒醒此生何定著江漢一浮萍

逢戴式之往南方

此老相逢日中原正用兵黃塵空北望白首更南征
今古悲秋意江湖惜別情幾時群盜滅匹馬會神京

塞下

鞍馬連年出関河萬里賒將軍思報國壯士恥還家
大漠春無草天山雪作花誰憐李都尉白首没胡沙

吳江春望

客有東南别愁髙正憶家青春江上草湖日岸頭沙
去鳥無邊盡歸帆幾處斜音徽不可問惆悵結瑤華

閑居寄友

蕭條遺世心江上坐來深擁褐閑窺沼思山欲借琴
有幡煙際寺無葉水邊林不見同袍友憑誰伴苦吟

遇周子陵自行在還言石屏消息

不見石屏老相思問客舡長沙聞近别行在定虚傳
兵革來書斷江湖望眼穿他時同話此把臂喜應顛

喜友人相訪擬帰蘇州作

朝朝竹林院閉戸讀殘書几閣晨風入江郊寒露餘
故人步屧至清坐每躊躕輟卷還留與漱泉同飯蔬

有感 六首

誤喜殘胡滅那知患更長黄雲新戰路白骨舊沙場
巴蜀連年哭江淮幾郡瘡襄陽根本地回首一悲傷

二

哀痛天災日綸綸罪己深王師曾北伐胡馬尚南侵
諫國知誰計和親豈聖心願聞修實德聽納諫臣箴

三

聞道單于使年來入國頻聖朝思息戰異域請和親
今日唐虞際群公社稷臣不妨盟墨詐須戒覆車新

四

災異時時見群情恐懼中脩禳今日急反側向來同
社稷堪多難安危係數公殘生江海去老作一漁翁

五

陛下春秋盛謙卑每責躬得無勞聖慮猶未定儲宫
付託関神器乾坤在至公早聞宣詔用歡喜萬方同

六

傳聞降北將猶未悔狂圖忍召豺狼入甘先矢石驅
聖朝何負汝天意必亡胡試看山東寇如今更有無

三衢邂逅周月舡論心數日臨分賦此二
首

同是江湖客居然歲月多心期看白髮歸夢付滄波
子去見家遠吾衰棄别何幾時江上月載酒定相過

又

戎馬相逢日那知復此間客愁詩莫遣世事酒相關
江上孤舟在天隅兩鬢斑更將憂國泪滿袖送君還

秋日廬陵送杜子野攝鍾陵糾掾

暫見還分手誰能不黯然去帆蘆葉浦別酒菊花天他日思良會空囊檢贈篇鍾陵有過雁莫忘尺書傳

七言八句

臨川逢鄭遐之雲夢

天涯十載無窮恨老淚燈前語罷垂明發又爲千里別相思應盡一生期洞庭波浪帆開晚雲夢煙霞鳥去遲世亂音書到何日關河一望不勝悲

再送賴成之出都

天際晴霞欲變春高樓分手泪沾巾淛吳渺渺孤舟遠江海悠悠白髮新萬事蹉跎堪更問十年離別亦何頻江村幾處梅花發明日相思是旅人

將至潯陽途中寄諸從昆弟

渺渺孤帆去幾程悠悠天際望湓城一身避亂辭鄉國千里相思隔弟兄猶叫匡廬寒暮色雁過彭蠡帶秋聲江湖此去多飄泊腸斷風塵遠別情

紫霞樓夜飲

西樓孤絕倚天青我愛明河對戶橫露滴碧梧風屡起煙消綠嶠月初生仙人共酌丹霞酒逸侶同吹白玉笙不向此時窮嘯傲更從何處豁高情

客中別表叔吳季高

悠悠遠別半生悲白日相逢又語離海內風塵驚不定天邊消息到何時洞庭旅雁春歸盡瓜步寒潮夜落遲惆悵孤舟從此去江湖未敢定前期

和上官偉長蕪城晚眺

平蕪古堞暮蕭條歸思憑高黯未消京口寒煙鴉外滅歷陽秋色雁邊遙晴江木落長疑雨暗浦風生欲上潮惆悵此時頻極目江南江北路迢迢

寄郭招甫時在潯陽

夢向三江買釣舡掛帆西去白雲邊囱開晚色香爐見門落寒聲瀑布懸百年酒興陶彭澤四海詩名孟浩然何日真尋塵外跡焚香酌茗話先賢

登滕王閣

高閣憑空浩蕩開當時遺跡幾荒苔煙含晚市悠悠見沙帶澄潭渺渺回此日登臨分壯氣百年淪落憶雄材可憐萬古神交意日暮荒涼一嘆哀

昏々醉聽𤨏朝起日日柴門待𥫃開春至任從花鳥
咲客來須伏酒尊陪移舟動覺依江柳策杖時能訪

早梅怨憶使君聯騎去此時乘興且銜杯

送崔九過丹陽郡上荆門省親

江國歸心一鴈牽河橋分手數盃傳千崖萬壑秋聲
裡匹馬孤帆落照邊午渚寒波翻極浦荆門晚樹合
遥天他時莫枉瑤華問南北相思各渺然

舟中寄漢陽故人

浦口停留待信風邊城落日亂流通梧桐院落秋聲
裡橘柚人家晚哭中棹歌幾處警寒切砧響千村入
耳同日日愁心西北望漢陽楓樹落無窮

夜泊

夜聞估客送將歸葭菼蕭條月色微萬里江湖何處
極孤舟鴻鴈自相依盃拋黃菊乾餘酒城掩清砧罷
搗衣不柰此時心斷絶長沙南去故人稀

送吳儀甫之合淝謁杜師

十年劍氣欲凌雲况復才華迥不群投筆幾回思出
塞賦詩此日去從軍沙場青草時差綫淝水紅旗捷
受閫玉帳元戎參梓舊行看幙府策奇勛

楚江晚思

旅思遥遥倦向南誰家煙火起晴嵐孤城歸鳥連寒
角極浦斜陽帶遠帆楓葉自能悲楚客竹枝何用怨
江潭今朝欲寫風波恨千里書成手自緘

古詩

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與因成

五十韻

嗣聖中天日遺氓憶漢時一王新盛禮萬國賀重熙
官爵沾家字光明冠本支窮冬辭老母吉日赴京師
祖席明斜照寒江結暮澌傳杯愁把袂立馬語臨岐
草動春前色梅繁雪後枝湖山饒逸興士友重遊嬉
菱唱工迷客荷舟穩放維土風珍縞帶吳饌熟蓴絲
塔寺開金碧樓臺漾淼瀰雲連句踐國江動伍員祠
閶闔春朝早觚稜𩅰景遲柳迎仙仗軟花簇御樓攲
首蓿來宛馬櫻桃薦寢帷周家千歲曆漢殿萬年卮
駐蹕山川遠蒙塵歲月移天戈憂杞國日再御咸池

弓劍群臣泪園陵故國悲乾坤開帝統兩西路鬻寇私
蜂蠆何為爾豺狼欲問誰罰流元帥模城立叛營旗
國体存於邸皇猷務遠綏且從膺一飽自待虎貔威
復說京西亂愁連蜀道危倉皇分隊伍指點護藩籬
狙詐終勞馭遊魂不足羈幾年腥戰血今日痛瘡痍
宗社神靈在邦家德澤遺會聞淝水捷可復雁門踦
草詔詞頭切蒲輪禮意卑賢良多選拔社稷在扶持
舉動新群目經綸佇一變長沙何遠往鄭比竟堪疑
莫以朝廷重翻令盜竊窺稍懲膺侮擊庶使鳳凰儀

新膽方無倦興圖正入披王孫思報國天府待忠詞
世道多為忌波流幸勿隨從容陳古昔感慨論邊陲
仕進雖云始平生見在茲青氈今可復綵服更相宜
漂泊微軀老蹉跎困翮垂微材元自逸正論竟焉裨
誤賞騷入作深慚國士知叫閽時已晚鳴劍志空馳
鬱鬱驅流俗悠悠嘆亂離羊裘終隱去漁釣復何之
出處從今隔飛騰不可追濟時須俊傑頻覩中興期

庚寅紀亂

承平盜賊起喪亂降自天荼毒恣兩道兵戈浩相纏
此邦禍亂酷賊子忍負言朝廷討亂初誰任主將權
輜重道間來隱隱何闐闐殿前盡貔虎所向當無堅
組練照川明戈戟耀日鮮父老當時言此賊不容吞
軍興法律在進退非得專奈何忽捨去屯壘隨之遷
留兵不五百當賊逾數千英英胡將軍策馬獨奮先
出入突且擊勢絕飄風旋殺賊不知數屍骸相壘穿
誰謂散復來其徒奈實繁須臾塞城郭沓水送妖氛
將軍愁一呼誓死報國恩拔劍復入陣鼓聲俄不聞
哀哉失壯士白日為之昏嗟彼城中入狀生何由緣

連頸受屠戮赤族罹禍冤夏妻悉驅虜道路號相牽
或有小失意性命無由全言語方出口腰領已不連
婉娩閨中女未嘗窺戶邊白刃斥之去不許暫稽延
回頭顧父母父母安敢憐所掠靡子遺處擔無虛肩
衣冠困奴隸怒罵仍箠鞭又有脫鋒刃多化為魚黿
途窮勢復迫忽若忘重淵倉卒所傳誤投身空棄捐
嬰兒或在抱紛黛猶儼然沙磧腥入腸嘶啄集烏鳶
嗚呼彼蒼天念此胡罪愆比者因亂定南歸經舊廛
豈徒入民非莫辨陌與阡所見但荊棘狐狸對我蹲

坡陁流血地靡靡生寒煙城頭遇老翁行泪與余論
云賊破城時賊初攻南門大軍血戰又家得扶我奔
所免有萬計皆我胡君恩不然盡魚肉遺黎何有焉
語罷復嗚咽余亦涕泗漣軍旅苦轉輸飢饉仍荐臻
瘡痍苦未復千里惟空村白骨不知誰無人為招魂
四郊實多此仁者宜惻然近喜大告捷所俘悉已還
兇渠戮廟社黨類歸之田當知釜中魚偷須喘息懸
胡為逆恃險高壘猶山巔蠻獠本異性土風來有年
力屈勢暫伏乞降非悪悛脅從固罔治群醜豈盡原

反復恐難料安危伏諸賢此師不再舉乘時須勉旃
國家刑罰在廟筭必不偏愆時鬢髮白憂國空拳拳

贈呂仲祥

雪中誦招隱高卧閑琴尊忽有呂夫子清晨扣我門
夫子忠烈後家聲四海聞神交三十載方此挹清芬
吾道識宗主文章詔討論期我名山游招我出塵紛
伊余抱病久局促滯中園平生海嶽交零落今誰存
今日對夫子使我開心魂忽覺此身去萬里如空雲
已見赤城霞疑闚天[illegible]頹世道又崩迫誰將元化分

濛濛六合間莽莽塵沙昏所以賢達士甘將麋鹿羣
終欲從夫子超然凌紫氛松間兩白鶴爾實聞斯言

登豫章城感懷

憂來不自得登城望高天寒雲四面起朔氣下長川
脫劍且却座君知心惆然柰何平生志鬱抑江湖閒
凜凜秋風來茫茫落日晚長憂生白髮況想忘朝飯
向來經濟士本自碌碌人蕭曹刀筆吏樊灌市井臣
徒步取勳業漢道為光新我今何為者飄飄去鄉國
狂歌豫章城醉臥風江碧但取英雄笑終慙倜儻生

名當以德載事耻因人成獨酌還獨酌哀歌還寂寞
安得凌風翰為君拂寥邈

夢中作

予客廬陵日夢至一大府主人自稱劉荊州與予觴燕各賦詩為樂覺而彷彿其一二因續成之

少小尚奇節無意縛珪組遠遊江海闊登高屢懷古
前朝英雄事約略皆可覩將軍策單馬談笑有荊楚
高視蔑袁曹氣已蓋寰宇天未豁壯圖人空坐崩沮

丈夫生一世成敗固有主要非僅僻人未死名已腐
夫何千載後亦忝趨太府主人愛敬客開宴臨長浦
高論極興亡歷覽窮川渚殷勤芳草贈窈窕邯鄲舞
愧無登樓作一旦濫推許懷哉揮此觴別路如風雨

劉荊州荅

皇漢失中德四海橫雕戈驚塵暗九有豺虎臨長河
流入蒲川谷積屍亂如麻關洛既蕩析樊襄空嵯峨
謬當牧守寄無以救時訛竟貽百代誚家世隨蹉跎
安知千載下夫子感慨多人生固有志成敗飄風過

且復登城隅逍遙望山河日暮襄漢碧鳧鴨浮輕波
何以慰我心玄態間黃驄清觴宜城酒二八邯鄲歌
頓言寫懷抱聊用寛吾家勿言此歡久樂罷歸無何

廬陵客館雨霽登樓言懷寄友

終日坐汾溴邈然無少欣登樓一周覽始見萬山群
微雨洗殘暑青天捲浮雲襟懷兩廓落朗若見夫君
見君君何在顧影還獨咲吏非金門遊隱異滄洲調
江明秋月白山空夜猨嘯徒事百卷文未返一竿釣
留滯豈勝愁非君誰與謀水寒終赴海鴈遠暫賓秋

舉世不可語猶當傲巢由贈君三尺劍永駕五湖舟

送嶽次山

四年棲嶺表三歲客海東人生貴安適奔走成何功
去年喜歸來山花春蒙茸弟姪各捧觴一咲生華風
南山多紫芝北山多白薇雲空汗漫堂月午生凉輝
俯仰僅一歲脂車復征西豈以丈夫志萬里猶庭幃
豈以名山川待公親品題故園松桂林一一含貞姿
何時賦歸來毋令久凝思

豫章留別諸公

登樓眺海日沙島聽江猨何意豫章國還着孤蓬根
經過徐孺宅出入洪喬門昔看秋葉落今見荷葉繁
頗貌山水趣正愜朋從温窮秋催客去孤帆若雲奔
追攀感數子灑襟餘泪痕既傷歲月晚復戀煙霞樽
歡樂無定序聚散同朝昏丈夫志四海別離何足論

遊臨江慧力寺

舟中望古刹川上移琴樽隱隱林閣見迢迢鐘梵聞
列岫不離席驚濤常在門風帆與沙鳥汎汎隨朝昏
天高一幡掛室靜衆香焚煙起多近郭鴉歸無遠村

松際尚微雪經年來慕損賞惟靜者契法對高僧論
安得息塵鞿永懷瞻獨園明朝别此去惆悵滿松雲

山居即事

稍欣入林深已覺煩慮屏霜果垂秋山歸禽度嵐嶺
紛紛葉易積漠漠雲欲斂澗底寂無人松蘿杳然暝
惟聞山鳥啼月上柴門靜終歲寡持醪延歡聊煑茗
群書北囱下帙亂誰能整

遊仙 六首

秋澗夜瑟瑟月露明團團褰衣步澗月忽見雙飛鸞

上有騰空仙天風飄珮環清歌映巖谷粲若玉煉顏
愿言緣雲去隨君向仙闕無食長不老何用思人間

二

憶讀玲瓏篇來往虛皇闕空見白芙蓉秋風幾凋落
昨逢紫陽君共有丹臺約下視塵埃中冠纓縛損攫
世事行若此悠悠復何託

三

五老出東南崔嵬相間隔清晨登絕頂處處仙人跡
采霞散九光巖谷好顏色四背空澄湖黃濤正喧學

石上弦素琴神歡心自清仙童三四人忽來左右聽
嘹嘹誦金章勸我飡瑤瓊贈我一玉塵邀我凌雲行
舍琴與之去恍惚在蓬瀛

四

朝别簡寂觀夜行石逕溪溪光照崖綠月色正相宜
石上三道士傾然好丰姿或弄金光草或把珊瑚枝
憑風招素手賜我一玉巵嘆我事遠遊蕭颯朱顏衰
長林抓月落羽蓋何葳蕤垂髻乘之去棄我忽若遺
明發閱興觀但有青鷄啼

五

翩翩南來雲如飛百隻鶴我行忽見之眇然意欣樂
玉峰何峻秀靈草生根萼願乘此雲去去鍊黃金藥
千載倘歸來不復見城郭

六

瀑布好明月上有石梁横矯首望東海正見蟾蜍生
揚輝天漢間下照蓬丘城桂實幾凋落姮娥空聞名
咄哉玉斧子不如白兔精靈藥不服食執柯獨何成
迢迢綵雲外誰吹白玉笙鍊身一長嘯了若出寰瀛

我友遠言邁

朔風卷秋樹白日寒無光是時鴻鴈來四野何蒼茫我友遠言邁使我結中腸如何攜手歡一旦成異鄉行旅有期程遊子多悲傷置酒欲高歌泪來沾我裳四座慘相顧征馬亦彷徨未知會面日且復盡玆觴

悠〻我行邁

悠〻我行邁邈在天一方道路無終極時節異炎涼路逢故里親揮泣問我鄉妻子離別久不知今存亡中原多白骨城邑聚豺狼遠去無僮僕思還絕餱糧寄語家中人遠行良可傷

朝日臨高臺

朝日臨高臺睠彼芳樹間上有美棲鳥和鳴何關關爾乃慕儔侶我胡獨不然良友在萬里邈然河與山聚會豈不思歲月倏已殫未必無他人要非心所歡

昔遊東海上

昔遊東海上道遇青童君授我度世訣中皆鳥篆文讀之了不解再拜問微言舉首忽無見茫〻空白雲

秋風入我戶

秋風入我戶翩〻動床帷咄唶中夜起柰何我心悲四海豈不大傷哉無已知

過逍遙山

來過許仙宅復窺洪厓井地逐靈勝高興接煙霞表伊余坐昏墊久欲還林嶺明發裹舟砂歸歟煉頹景

聞鴈 二首

嫈離聽不足咿嗌斷還續江人何似情估客舟中宿夜深砂磧寒月冷洞庭寬寂寞相依影悲風動毳翰

又

江南底好處塞北今衰草何恨旅情遙月映蘆花老琵琶倚蓬窗孀婦別洞房十載江湖泪一夕盡滄浪

古懊儂歌 六首

五兩轉須臾相望柰何許寄語青帽郎舡頭慢搖櫓

二

君子如白日頭得垂末光妾身如螢火安能久照郎

三

卽去無見期妾死那瞑目卽歸認妾墳應有相思木

四

舡在下江口逆風不得上結束作男兒與郎牽百丈

五

朝亦出門啼暮亦出門啼蛛網挂風裡遊思無定時

六

懊惱復懊惱懊惱無奈何請郎且少住聽妾懊惱歌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之二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之三

樵川 陳士元 暘谷 編次
進士 黃清老 子肅 校正

楚詞

憫時命

憫時命之不當兮去重華之日遠懷貞慤之操行兮遭此世之洪涊志浩蕩以耿介兮思低回而蹇産報日進而蔽壅兮何靈脩之為怨因時俗之佂儇兮背矩矱而不可化獨好脩以增嫮兮宜反謂余以多詐惟天地之不可正兮指黃泉以為期欲余屈心以從俗兮雖九死其猶不忍為執太原之擾兮路樵原之峻世沆漳而莫予知兮吾愈曉曉而自信昔伯陽之逢紛兮時亦去其遑遑緊周公之不復夢兮昌疑尼父之惋傷陰與陽其轇轕兮天與地其四薄八柱將撓兮四極安託嗟余生之多艱兮哀衆命之將落頓披志以抽懲兮思自近而不可得獨抑悒而無誰語兮悃茫洋而焉極涕滂潘溢而澒溶兮向高穹而嘆息吾將避俗以絜居兮從巢父于箕山采三秀以咽蒼

栢兮聊以終吾之永年哀山谷之多風兮霰雪冥冥
而不見天豺狼縱目以相嗥兮虎豹群而食人信自
適而無所兮褰淹留而儻怳目眐眐而外浮兮精專
專而獨往搴太清以為珮兮攬灝氣以為桂芳颯遝
而並御兮豈獨椒桂與江蘺厭此世之多詈兮時遠
眺而去之揭太乙之長竿兮建招搖之飛旗天吳為
余奔走兮龍伯為余指麾折鄧林以為策兮䀡八合
而驅馳左裾拂乎崑崙兮右袂掩乎月窟訪混沌之
所止兮趁清冥而歷荒忽撫盤古之項兮挽天皇之

胥叙予心而徼詞兮曷為乎鴻荒之不拜世吾將揭
北斗而董九州兮均人命之所與定日月之所舍兮
使長照臨此下土又恐群靈之好譎兮俾上帝之憑
怒不照余之精誠兮吾將安憩臨天路而徬徨魂廷
廷兮失度亂曰還余車以來歸兮曾何足以舒憂羌靈
脩之不吾祐兮於今之入其何尤悚余情而終古兮
聊與化而逍遙

操

雲山操為吳子才賦

山巃嵸兮白雲雲冥冥兮高山若有人兮居其間起
逍遙兮盤桓芸櫨兮菌桷羅楠柚兮為堂塗予室兮
楓香哷萬藟兮為帷薜荔雜兮佩幃穹岫兮玄崖瀑
流兮相颭皎積雪兮奔雷攢林杳其蔽日兮掛飛猱
之清哀雲中之君兮白鹿山靈續兮下空谷風蕭蕭
兮灌木雲山兮幽幽羌躑躅兮夷猶惆悵兮予懷狩
夫君兮誰思投余轡兮太息從夫君兮歸來

塗山操

天蒼蒼河水黃河流泱泱大野茫茫伯鯀治水九年

無功四海赤子化為魚龍鯀殛死堯震怒乃命禹平
水土水土平禹功成魍魎奔走人安宇平地栽桑麻
山頭種蕎麥赤驥騰蹙黃牛上軛諸侯會同三千國
嗟爾防風後至奚為悠悠塗山今昔所悲

吟

行子吟

行子在江海飄飄無因蹤有如芒碭野朔風捲飛蓬
朔風無休期飛蓬日千里散落天地間寧有復歸理
胡雁西北來一叫三徘徊何時別沙漠昨夜宿陽臺

同群一相失羽翮常低摧人物有殊性柰何罹此哀
昨夜客遊初結交重豪邁高冠湛盧劍志若輕四海
白首悔前圖蹉跎天一隅寒冬劍門道失路空踟蹰
深林聚豺虎絕壁號猩鼯雪深車軸折征馬驚啼呼
何當返故處滄桑居田廬泪下不能云腸轉如轆轤

還山吟留別城南諸公

日暮望南山悵然歸思發如何山中客屢看城頭月
城頭月照女蘿秋石磴潺湲瀉碧流巖猿久別應憫
悵澗鳥相呼亦共愁城南故人與我好令我忘却歸

山道昨夜西向夢到家忽驚千嶂芝花老朝來舟子
從辭君回首空江語尚聞別後莫嗟難見面相思只
望嶺頭雲

孺子臺吟

去年醉與東湖別欲上衡湘泛秋月君家留我却還
廻悵望還成阻脩闊西山縹緲翠屏開復憶滕王閣
玉杯不經過始識洪厓井調咲重登孺子臺臺前呼酒
折荷花水凈煙明散落霞舉杯失咲君何在望斷行
雲空咄嗟故人別後還愁緒此都不是余留處與來

日送海邊鴻歸心掛在閩溪樹路逢估客有情人因
得題詩一寄君大鵬正展圖南翼空有相思隔海雲

引

思歸引

海上之草綠芊芊洞門一閉今幾年仙驥去時留鞭
鞭掛壁見之心惆然欲歸即歸亦由我不待功成何
不可見舜不能屈由巢自餘王侯何足交武陵春水
綠甚深就中亦有桑麻郊近聞秦人咲相語待我東
溪種碧桃

謠

夢遊廬山謠示同志

昨夜月落西向陰倦推石枕凭素琴身居紅塵不自
託夢入廬山深復深廬山深處在何許五老仙人邀
我語眉如秀雪頰若花酌酒相酬坐箕踞明河九派
倒西來石梁峴絕古道開五公握手向我咲下見劫
火揚塵灰獨騎一鹿窮鱉廻冒然醉踏青錦苔松風
號嘈何清哀湍飛瀑捲萬壑雷忽然驚起迷所向四
座已失黃雀覓披衣徬徨還太息我與世途何所屑

亂世茫〻飛蠓蛾袖中別有金膏訣須君之行當何時共向丹厓踏松雪

歌

錢塘潮歌送吳子才赴禮部

海潮之來自古昔天下詭觀稱錢塘東南士氣嘗負此勢與造化為低昂觀其映日始一線何處群鷺紛然翔漸聞鼓聲震原野疑是三軍胥驛行銀城天際忽過眼捲雙擊地何倉皇餘波已去灑月窟怒氣猶自吹扶桑百川倒流浩呼洶天吳河伯神皆竦海上長人出水驚巨鰲辟易三山動廣陵之濤安可比吳客雄誇徒為爾請君看此凭江樓載酒無勞棹小舟湖上百花春蕩日笙歌聒我非清遊洪濤萬里壯可吞筆底颯〻洪濤夯頸持忠慣想明主一第於君何足論錢塘日邊雲氣多君之行兮莫蹉跎教人臨岐柰別何贈君錢塘海潮歌

送戴式之歸天台歌

吾聞天台華頂連石橋石橋巉絕橫煙霄下有滄溟萬折之洪濤上有赤城千丈之霞標峰懸磴斷杳莫測中有石屏古仙客吟窺混沌愁天公醉飲扶桑泣龍伯適來何事遊人間飄飄八極尋名山三花樹下一相見笑我蕭颯風沙顏手持玉杯酌我酒付我新詩五百首共結天邊汗漫遊重論方外雲霞交海內詩名今數誰群賢大翁爭相推胸襟浩蕩氣蕭森如洞庭笠澤月寒空萬里雲開時人生聚散何起忽愁折瑤華贈君別君騎白鹿歸仙山我亦扁舟向吳越明日懸高一望君江花蒲服愁氛氳天長地闊不可見空有相思寄海雲

雷斧歌

窮厓之上層峰之巔神光夜半光燭天山僧夢裡忽驚起有物墮地聲填然峰頭巨石似開劈見物散走如飈旋山僧曉見不敢取有客識之為雷斧持歸摩挲色蒼古匣中往〻出雲氣內外時〻起風雨吾聞陰陽之氣相搏為雷霆變化翕欻常杳冥非若草蹻考擊之為聲不知此斧何從形乃是比干之心朱雲之舌一片忠憤氣蟠鬱天地間千載長不滅造化為爐巧鎔結嗟彼指佞之草不復生群奸睢眦紛縱橫

大弓寶玉爭竊取豈懼兕責弃天刑我欲乘雲朝帝所大呌天閼排九虎乞將此斧借小臣叩頭問天天更許

行

劍歌行贈吳會卿

劍歌行借君劍為君舞自古英雄重結交樽酒相逢氣相許愛君倜儻不可覊與君一見心無疑踈眉大顙長七尺神釆煕耀仍虬髯雄詞落紙走山嶽霹靂繞壁蛟龍隨如何十載困覊旅此心獨未時人知去

年從君殺彊虜攀鞭直解揚州圍論功不及驃騎候失路羞逐邊城兒歸來宝刀掛空壁白光夜〻驚虹霓椎牛釃酒且高會酣歌擊筑焉能悲百年快意當若此迂儒拳局徒尔為我亦摧藏江海客重氣輕生然唯諾

放歌行

進賢之冠兮高乎岌危山玄之佩兮長乎陸離若非其道兮曷如蕙帶而荷衣尭舜邈其不逢兮我之心其孰得而知寧輕世肆志兮採商山之芝與其窊棲

蠨稍有口如飴據高位而自若釣厚祿而無疑則余有蹈東海而死耳誠非吾之所忍為

相逢行贈馮熙之

馮夫子神仙中人乃如此幾載長懷玉樹枝向來曾見蛟龍宇志合神凝盃酒間誰知豁盡平生事與君高會日揮金擊劍談玄復弄琴看君自是青雲器何事常懸滄海心我今與君真莫逆世上悠悠誰復識百年飄忽或須臾萬里青雲一飛翼且將耕釣任吾身君亦牀頭有周易馮夫子我欲勸君飲君當為我

歌眼前萬事莫可理紛紛黃葉掃更多長風吹天送落日秋江日夜揚湖波只今留君不盡醉別後相思知柰何

送吳會卿再往淮南

故人身披紫綺裘腰佩寳玦騎胡騮英風俠氣橫四海辭我遠向淮南遊淮南桂樹應猶在八公舉手遥相待明月高懸五兩頭隨君千里過淮流十年鞍馬邊城道又見邊城兒春草春草萋〻路入秦長安北望空愁人荆楚奇材多劍客感慨相逢思報國男兒

事業早致身青髮須防霜雪迫我向人間久拂衣白
雲相伴捲巖扉調琴鼓罷清商曲愁見孤鴻天際飛

促刺行

促刺復促刺男兒蹭蹬眞可惜三年走南復走北歲
暮歸來空四壁鄰翁爲我長嘆息人生四十未爲老
我已白頭色枯槁海內伶俜獨一身爽馬摧殘愁欲
倒今日飲君數盃酒座間頗覺顏色好忽憶當年快
意時與君嘯傲長相期大杯倒甕作牛飲脫巾袒跣
惟嬾遲即今多病筋力弱壯心雖存興寂寞君不見

昨夜誰爲烈士歌聽罷仰空泪零落

古劍行

我有三尺劍懸膽光陸離剸鐘不錚切玉如泥水斷
蛟龍陸剸犀三軍白首幾一揮惜哉掛壁無所施使
之補簑不如錐吾將抱憤愬玉帝手持此劍上天飛

北伐行

王師北伐何倉卒六郡丁男毫州骨空見朝陵奉使
回群盜翻來舊京闕襄陽兵馬天下雄尚書兄弟才
傑同偏裨入救嗟已晚萬國此恨何時終

四方行

四方群盜苦未平況聞中原多甲兵百年讐恥幸已
雪何意後失東西京嗚呼機事難適至成敗君看豈
天意戰骨連營漫不歸空流烈士中宵泪

上留田

天地一何長久上留田人老一去無歸上留田松柏
一何纍纍上留田勸君酒尊金罍上留田願君大家
蠶桑上留田有絲織作衲襠上留田無爲多憂重煩
傷上留田

估客樂

荆州人來販穀下江易上江難舡頭打鼓波漫漫長
帆挽上五兩竿

詞

滿江紅 送廖叔仁赴闕

日近觚稜秋漸滿蓬萊雙闕正錢塘江上潮頭如雪
把酒送君天上去瓊琚玉珮鵷鴻列丈夫兒富貴等
浮雲看名節○天下事吾能說今老矣空凝絕對西
風慷慨唾壺歌缺不灑世間兒女泪難堪親友中年

別問相思他日鏡中看鬅々髮

沁園春爲董叔宏賦溪莊

問訊溪莊景如之何吾爲平章白月湖不見江山零
落驪塘去後煙月淒凉有老生如梅峰者徒筆縱橫
爲發揚還添得石屛詩句一段風光○主人雅興徜
徉每携客臨流泛羽觴想歸來松菊重煩管領同盟
鷗鷺未許相忘我道其間如斯人物只合盛之白玉
堂須還把扁舟借我散髮滄浪

滄浪逸詩

五言絶句

西山

西山青縹緲深處有丹砂說道神仙客邀余戱紫霞

送友歸山效應物體

送君歸山谷覺我荷衣塵殷勤渭城別哀淚自沾巾

空齋

寒燈照疎竹栖禽時復驚默坐空齋夜寂寂道心生

五言八句

歲暮得表叔吳景仙書因寄

遊吳還適越慷慨莫徒然烽火關河隔兵戈宇宙連
書來山雪外人在海雲邊借問遼東鶴歸來定幾年

登天皇山作

我來陟高頂俯瞰臨長川陰崖隱落日疊嶂鳴飛泉
獨立一世外所思千古前回看鳥沒處浩々生白煙

游紫芝巖

羽客逍遙地花源世未尋我來窺異迹高步越飛岑
石帶藤蘿古泉鳴澗壑深紫芝未可采空寄白雲心

七言絶句 二首

萬里長江歲暮天冰堅可渡不須舡雪堂老子迎君
咲化鶴歸來又百年

梅花樹々攪離心寒重貂裘雪片深詩思飛來驢子
上小山叢桂伴君吟

四言

平寇上史君王潛齋

治平攺元有盜于建昔犯我鄙狼蹂豕踐於休吾侯
維民之憂爰整我軍式遏虔劉侯勵將士無譁聽我
進退勇怯死生福禍侯出府庫唱勛賞緘前無堅敵

後無捷策乃有奇士擐鞍請行袒裼入陣賊莫能嬰
亦有賢僚争先䟦涉屢摧賊鋒月奏三捷侯曰嘻哉
盜本王臣殪而殲旃傷天地仁赤子弄兵如魚遊釜
投戈歸田新汝生路孰謂反覆紿我行入既弛我備
薄奄我軍我軍少却醜類鴟張環數百里奔播倉皇
侯曰嗟哉其又可恕馳赤白囊亟請淮旅淮旅未來
阽危如燬淮旅既來稚耋失喜侯謂淮將次舍良苦
休士秣馬我有清酤淮將曰吁翦此朝食不介而馳
直擣其穴群醜來聚亘野彌山淮旅整暇徐誘之前
弓不虛彀矢不妄激發數步內應弦而踣或戈其喉
或殳其脛若烏獲力鞭乳臭嬰黨類周章途殫命窮
魚驚鳥散影不及迹淮旅拗怒萬介槊鬆捷林刮莽
遠討窮追淮旅拗怒火烈具舉沸渭僬厓窟究無所
自相蹈藉十殺八九喪魄亡精食不知口原膏野赤
谷臭川腥燐火不熠殤鬼殘形乃求元兇已縊巖阻
執彼餘魁入而振旅其魁伊何縕服髡首一郡縱觀
萬夫歡走炮烙剔腐以儆叛者前後獻俘役以百數
蕩滌汙垢宥貸脅從以霜捲雹和氣融融侯饗淮將
加籩折俎庖騎酒車飲均鰥伍何以贈之笙簧熒煌
戰功曰多告成于主嗟我婦子若翁若嫗叟逸怡愉
匪侯曷保侯曰此捷諸將之功雖有諸將實侯指蹤
讐在藩籬疾居心腹急綏安危若手反復匪侯勤請
蔓實難圖謂予不信徃有覆車君子作歌以頌侯德
誰其采詩願備簡冊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之三

書滄浪先生唫卷後

滄浪嚴先生集世久失傳壁蚤歲於詩人玉屑中讀其詩評而心奇之後見武陽志略併其爲人黄公紹㭊爲滄浪集敘益歎其精識博辯斬斬自信蓋所謂不以千里畏人者眞曠世之士哉顧以

未及見其集爲歉聞者憲伯胡公彙器出所藏先生唫卷一帙則詩評具在而五七言古近體亦略備焉公將謀之梓人用傳廣遠不鄙謂壁儜壤數語弁卷末顧壁豈知言者哉夫文章弁射高下宋自北而南遼國勢不競甚矣迨乎乾淳

之間積久道洽日趣彊盛一時尤楊范陸諸君子家桀騷壇人標赤幟嗚盛之作騷騷乎幾還東京之舊開禧而後境土日蹙政厖日滋於是觳詩之變亦與時俱極揚沙走石以爲奇叫罵叱咤以爲豪而宇宙間幾無詩矣先生生當其時迺能

獨自奮迅力斬淩駕盛唐以闖步漢魏境上視元和以還諸公殆有不輕折箠行之意自餘賈島姚合而下固其所不屑也昔之號知詩者宋有先生元有劉須溪會孟然須溪雖工於評擬至其自占筆則犂然當人心者亦未可多見如先生寧實

相副論述裁製工力兩到卷中塞
下從軍諸篇襍之盛唐家數殆未
易別其淄澠也於戲斯豈非所謂
世之士哉憲伯公持憲閩臺翊教
古風懷雅尚其傳是編也具三[illegible]
表前修厚也風後學慕也廣公器
仁也堅不佞敢塡此于卷末

正德丁丑孟秋十日後學長汀李
堅書

甲申十一月十三日丙日讀畢
約園識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

（宋）李曾伯撰

清初鈔本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李曾伯撰。曾伯字長孺、覃懷人。丞相邦彥之孫。南渡後流寓嘉興。邦彥庸材具位、時有浪子之稱。而曾伯則能以事功顯。由著作郎兩分漕節、七開大閫。通知兵事、所至皆有實績。後官至觀文殿學士。爲南渡以後名臣。集中多奏疏表狀之文、大抵深明時勢、究悉物情、多可以見諸施用。惟詩詞才氣縱橫、頗不入格。要亦戛戛異人、不屑拾慧牙後。其雜稿編於淳祐壬子。續稿編於寶祐甲寅。續稿後不著年月、不知編於何時。皆有曾伯自序。其子杓嘗彙三稿刻之荆州。湖北倉使劉鈹又刻之武陵。咸淳庚午、書肆又爲小本刊行。其序卽杓所作。蓋其人其文並爲當時所重。故流傳之廣如是也。然三稿皆各自爲編。至元嘉禾志始稱爲可齋類稿。蓋後人合而名之。殊非宋刻之舊。今仍標三集之本名。從其朔焉。

藁以雜名非純也余自弱冠共子職既而從諸公慎歷中外泓穎不靈終其身吏俗中間隨事以疇應托意於模寫自少而壯壯而老矣剡藤者多矣其棄而醬蒙藥褚不復可記憶篋中

斷語零落本無
足采年來憂患
摧折思致愈不

逮前一日與書
塾親友偶閱舊
作一二有勸以

刋諸梓示兒曹
者姑俾芟次之
杜園綴緝淺近

畢陋終不及君
房語譬諸山肴
野蔌聊爾雜陳

倘俎諸五侯之
鯖當輾然一笑
淳祐壬子夏五
旦日可齋書于
荊州杞梓堂

曾伯

可齋

士君子生斯世
功業文章其本
維一而不能兩
全者天也

本朝功業之盛
莫如韓范忠獻
春雨桔槔之篇
膾炙人口至辯

論新法一疏精
於經術諸儒有
所不逮而上之
人以出於孫至

疑之矣文正岳
陽樓記精切高
古而歐公猶不
以文章許之然

要皆磊磊落落
礭實典重鑿鑿
乎如五穀之療
飢與世之絺章
繪句不根事實
者不可同年而
語也
可齋李公早以功
業自許而詩文
操筆立就精妙
帖妥復出時流
余曩與朝夕每
歎其得於天者
厚一別將二紀
而公功業赫奕
於時一日貽書

以其在荊襄著述二編見示且曰蠹魚活計我尚顧留情焉余熟觀而歎曰功業文章難兩全久矣而公之志欲兼之顧今邊

事孔棘公以一身橫當荊蜀之衝屹然如長城萬里上之倚公不啻韓范豈當讓與書生文士校短長於繩尺間哉

諸葛孔明出師
一表前輩以為
與伊訓説命爭
光才德之盛固
有不期然而然
者與余所期公
於異日者也余
既以此意復于

公仍書以遺湖
北倉使劉和甫
顏俾刋之編首
益相勉厲以盡
朋友之義云寶
祐二年龍集甲
寅閏月上澣翰
林學士中大夫

知制誥兼秘書
監兼修國史實
錄院修撰兼侍
讀尤 熇 序

先公少保觀文可齋雜續
三藁 杓 侍官荊渚時竊伏
嘗梓而鋟之梓繼而庾使介
軒劉公 鈗 又刻之武陵諞明
木石先生尤公 熇 序于篇首
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昔我
先公羽忠翼明簡知
當宸入儀著佐出更繇方于
淮于荊于蜀于湘于嶺于鄞海
嘉謨勝略指陳乎奏牘不援

撝古誼鋪繹事情炳然如丹
其勲在
王室書在 國史至於春頌賦
詠游戲排偶足跡所至篇帙
隨積其間代庭闈參謨畫
掾都曹凡廟堂闈府諸所製
作多出
公手見者歎服曰冠冕佩玉之
文也
先公少勵舉子業薦於禮者
三晚賜奉常第殆天者酬之而
先公愀如以不得奮自場屋為
恨生平為文初若不經意或
時撚鬚散步俄頃抽思泉湧
口授筆吏有脫脫若五六十年
間所作何限散逸亦不少矣
歲戊辰
先公棄諸孤覩遺草而有思
儼 慈顏其如對之所傳者
手澤存焉顧是不肖大懼恭

祗讀以閟于
前文人先嘗欲手抄小帙未果
會書市求爲巾箱本以便披
遠杓曰是區區之心也亟命吏
楷書以授之棗刻告成用識
于後咸淳庚午仲冬嗣男杓
百拜謹書

可齋雜藁目録

覃懷李曾伯長孺

第一卷

表

代蜀總賀 皇帝登極
代賀 皇太后
代賀郊祀慶成
代賀 皇太后
代賀紹定改元
代賀 皇太后
代賀壽慶節
代荆閫賀天基聖節
代賀 皇帝御正殿
代賀誕 皇子
代襄閫賀誕 皇子
代賀 皇太后
江東漕賀誕 皇子
淮西憲賀天基聖節
廣西漕賀天基聖節
廣西漕賀正
荆閫賀收復襄樊
荆閫進 僖祖謚寶

第二卷

表

代蜀總謝到任
代謝 皇太后
代謝郊祀肆赦
代謝 皇太后
代謝明堂肆赦
代荊閫謝加煥章閣因任
代謝 皇太后
淮西憲謝到任
淮西總謝到任

第三卷

表

江東漕謝 詔書建督府宣諭
淮閫謝 宸翰奬諭癸卯冦退
淮閫謝 宸翰奬諭甲辰解壽圍
淮閫謝 詔書奬諭同諸將帥
謝臣寮上言降一官
謝再降官
謝廣西經略使到任
謝兼廣西漕
謝京湖制置使到任
謝兼湖廣總領并京湖屯田使
謝轉正議大夫平黎寇賞
謝除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
謝除龍圖閣學士依舊職
謝轉正奉大夫和糴賞
謝男杓除藉田令兼制機
淮西憲謝賜曆日
淮閫謝賜曆日
桂閫謝賜曆日
桂漕謝賜曆日
荊閫謝賜曆日辛亥

第四卷

荊閫謝賜曆日壬子
江東漕謝彗星降赦
荊閫謝宣賜夏藥庚戌
荊閫謝宣賜臘藥庚戌
荊閫謝宣賜夏藥辛亥
赴荊閫謝宣賜金器緞羅香茶
謝特賜香茶縷金花
謝特賜銀絹
謝宣賜香茶
謝宣賜臘藥辛亥

啓

代蜀總賀史丞相拜太師魏國公

代蜀總賀興元丁帥除利路安撫副使

代荊閫賀沿江趙制置除煥學

代京西漕賀沿江趙制置平寇

代京西漕賀淮東趙安撫平寇轉官陞職

代京西漕賀淮東趙提刑平寇進職

代荊閫賀交代趙侍郎除京湖制置

代荊閫賀趙都承除京湖制副兼京西漕

代京西漕賀趙都承除京湖制副兼京西漕

代京西漕賀全大監除京西提舉兼制參

代蜀總賀桂侍郎除四川制置

代襄閫賀黃漕赴召除鄉帥成都

代賀四川桂制置除煥學

代京西漕賀湖北趙漕

代賀京西朱憲除閣職

代京西漕賀李工書

代京西漕賀錢祕監兼侍講

代京西漕賀趙侍御除大諫

代京西漕賀何宗博除正言

代京西漕賀陳少監兼殿講

代賀陳洋州

二

一 第五卷

啓

賀太傅鄭右相

賀鄭左丞相除太師魏國公

賀鄭丞相克復襄樊

賀別參政

賀王參政

賀吳僉書

賀王僉書

賀應同知

賀史同知

賀應同知兼參政

賀吏部趙尚書

賀禮部徐尚書

賀董侍郎權給事

賀陳中書

賀吏部倪侍郎

賀吏部袁侍郎

賀刑部趙侍郎

賀陸常卿兼修注

賀饒左司

賀右司汪祕丞

賀陳都丞
賀陳檢詳除戎少監
賀盛編修
賀桂侍郎除四川制置
賀湖北岳漕除帥
賀別安撫再任
賀別留守除兵書兼淮西制置
賀趙京尹升大資
賀浙西憲兼嘉興兼提領田事趙寶謨
賀廣西豐憲
賀鄭少卿知嘉興府

第六卷
啓
代蜀總通四川崔制置
代通興元丁帥
代通瀘南楊帥
代通瀘南曹帥
代京西漕通四川桂制置
代通四川桂制置
代蜀總通夔路王漕
代通李達州
通京湖陳制置

通江陵別帥
通淮西尤帥漕
通淮西楊制帥
通淮西沿江史制置
通江陵別制帥
通沿江別制帥
通京湖賈制帥
通成都黃都大
通湖北許憲
通淮西羅倉
通廣西豐憲

通金州徐守
通史制參監丞
通江陵楊倅
通金州晁倅
通湖北章帥機
通京湖閫制幹
通江陵陳僉判
通江陵張教授
通激賞庫方撫屬
代蜀總通交代蔡郎中
通廣西經略交代董侍郎

通京湖制置文代賈尚書

第七卷

啓

代上史丞相
代上史丞相
代上鄭制置
代上鄭制置
代上鄭制置
代上鄭制置
代上別帥
代上尤帥
代上項總領
代上趙利漕
代上趙夔漕
上鄭丞相
上四川鄭制帥
上四川桂制帥
上京湖陳制帥
上江陵別帥
上夔門李帥
上利路胡漕
上徐漕
上徐漕

第八卷

啓

代除蜀總謝丞相
代蜀總謝樞密
代蜀總謝制置
代蜀總升太府少卿謝丞相
代謝政府
代蜀總得祠謝丞相
代謝政府
代轉朝奉大夫謝丞相
代荊帥進職升副謝丞相
代謝制垣
代荊帥兩考謝丞相
代京西漕轉中奉大夫謝制帥
代京西漕謝蜀帥
代京西漕還臺謝荊帥
代襄閫得 御書謝京西憲
代帳幹謝淮西帥漕

第九卷

啓

蜀總內機謝丞相

謝漕使
辟制幹謝蜀閫
辟襄陽宰謝制帥
謝總領
謝荊帥
就改謝襄閫
淮西帥機謝丞相
除監簿倅郢謝淮西制帥
知岳州謝丞相
謝臺諫
兵郎江東漕兼督參謝平章
謝督相
淮西總領謝平章
謝督相

第十卷

啓

除廣西帥謝丞相
謝參政
謝侍從
謝給舍都司
謝尚書
除京湖制置謝宰執
謝侍從
兼湖廣總領屯田使謝宰執
陞徽猷閣謝宰執
荊閫一年謝宰執
轉正議大夫謝宰執
除寶文閣學士制置大使謝宰執
除龍圖閣學士謝宰執

第十一卷

啓

代漕幕謝丞相得外臺薦
代謝制帥合薦
代謝京西漕合薦
代漕倅謝制使列薦
代謝制帥舉狀
謝金州徐帥舉陞
謝制帥舉關陞
謝制帥舉改官照牒
謝荊帥舉改官
謝夔帥舉改官
謝四川都大薦辟
謝制帥特薦
謝京西漕舉政績

謝唐經略特薦
謝制帥舉著述科
謝興元帥舉文章科
謝給事李尚書舉智謀科
謝總領舉智謀科
謝夔憲舉換達科
謝史尚書應詔舉兵機科
謝吳侍郎舉監司科
謝潼漕請舉
謝京西漕請舉

第十二卷

啓

代回安監丞袖啓
代回湖廣鄭總領
代襄閫回陳總領賀轉官
代襄閫回趙夔漕袖啓
回襄陽姜主簿自襄陽司戶兩易
回襄陽胡縣尉
回南漳李縣尉
回薛督機
回豐憲謝舉自代
回象州趙守謝辟

第十三卷

啓

回荊門聶守袖啓
回歐陽簿尉謝登科
回胡司法謝請舉
回侯簿尉謝請舉
回歐陽解元謝請舉
回唐解元謝請舉
回秦解元謝請舉
回秦解元謝請舉
回泉解元謝請舉
回蜀士趙解元謝請舉
回蕭解元謝請舉
又
回宗室謝取嶠

第十四卷

啓

代回鄭制置賀生日
代回潼川秦守賀生日
代回黃漕賀生日
代回鄭制機賀生日
代回楊制幹賀生日

代回輔制屬賀生日
回蕭漕賀生日
回安觀使賀生日
回毛制參賀生日

第十五卷

奏申

代蜀總辭免新除狀
代襄閫辭免召命狀
辭免除軍器監丞兼淮西憲撫督參狀
再辭免狀
辭免除兵部郎官江東運判狀
辭免除左曹兼淮西總領狀
再辭免狀
三辭免狀
淮西總乞投閑狀
淮西總再乞投閑狀
淮西總辭免除右司狀
辭免除兵侍淮東制帥知揚州狀
再辭免狀
三辭免狀
辭免兼淮西制帥狀
再辭免狀
淮東制閫自劾狀
再申丐祠狀
乞免兼淮西制帥狀
再乞免兼狀

第十六卷

奏申

辭免除待制并賜金帶　奏
再辭免奏
三辭免　奏
四辭免　奏
五辭免　奏
淮閫乞祠　奏
再乞祠　奏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　奏
再辭免　奏
三辭免仍免兼淮西制置　奏
四辭免　奏
五辭免　奏
辭免權兵部尚書　奏
再辭免　奏
三辭免　奏
四辭免　奏

五辭免　奏
兩淮制使乞祠　奏
再乞祠　奏
三乞祠　奏
乞給假尋醫　奏
乞罷黜　奏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奏
辭免除刑部尚書　奏
再辭免　奏
三辭免　奏
辭免除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　奏
再辭免　奏
三辭免　奏
辭免徽猷閣學士　奏
再辭免　奏
三辭免　奏
辭免平蔡轉官　奏
辭免寶文閣京湖制置大使　奏
再辭免　奏
三辭免　奏
四辭免　奏
五辭免　奏
六辭免　奏
辭免龍圖閣學士　奏
再辭免　奏
三辭免　奏
乞休致　奏
再乞休致　奏

第十七卷

奏申

除淮閫內引　奏劄
第二劄
淮閫奉　詔言邊事　奏
淮閫薦代　奏
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　奏
淳祐丙午正旦日蝕應　詔奏
謝　御筆令飭戰禦等事奏
謝　御筆戒諭兵將等事奏
乞區處修浚泗州西城　奏
奏壽城賞
帥廣條陳五事　奏

第十八卷

奏申

謝　宣諭將命往荊閫　奏

荊閫回奏四事
手奏荊閫事宜
手奏回謝　御札戒諭荊閫事宜
回奏　宣諭經理
回奏經理事宜
出師經理襄樊奏

第十九卷

奏申
奏以鄂州分司併歸節制
奏總所科降和糴利害
奏廢罷茶局科助
奏乞免今年和糴
奏湖南運司合支水脚
奏襄樊經久五事
備襄陽分司王制幹兵掛取鄧奏

第二十卷

奏申
回奏邊民習射指揮
回奏置游擊軍敍方田指揮
申朝省乞以和糴轉官加贈　先父
申密院照戍司兵額
淮閫辟差畀知泗州鮑義依舊總管公劄
申朝省乞休致公劄
回丞相邉事公劄

第二十一卷

賦
聞鴈賦
叢桂賦
避暑賦
記
重建岳陽樓記
重建仲宣樓記

第二十二卷

樂語
天基節靜江祝　聖
王母致語
對廳致語
代益昌憲運两司宴制帥
代蜀總遇沔宴制帥
代餞蜀閫赴召
代蜀總赴召宴制帥
代襄閫宴新除史制卿
揚州宴交代丘總領
壽城凱還宴將帥

凱還又宴王宣使
桂林宴交代董侍郎
桂林宴提刑
桂林鹿鳴宴
荊閫宴交代賈尚書
荊閫宴呂馬帥
第二十三卷
疏語
代閫帥　壽慶節功德疏
又
又
代閫帥　天基節功德疏
又
又
都司代宰執啓建　天基節
滿散　天基節
天基節功德疏
上梁文
淮東制府僉廳議堂
招諭北人通事榜文
序跋
跋郭靖父告
跋皇甫相士
跋商宣教携示先開國遺墨
題吳太師書軸
第二十四卷
青詞
代廬帥上元祈福
代合肥禳火
代合肥祈雨
都司代宰執禳蝗
代禳蝗意旨
都司代宰執祈晴
代祈晴意旨
都司代宰執祈雪
代祈雪意旨
母氏除祥
茅山爲亡弟小祥
江東漕祈雨
采石水府廟祈雨
新居修造畢酬願
壽園祈雨
解壽園謝感應
黃籙普薦陣亡

淮閫得祠歸里
荆閫辛亥保安春啨
荆閫辛亥保遣
武當修醮
壬子禳火醮
壬子保安春哨

第二十五卷

古風

丁亥紀蜀百韻
過涪州懷伊川涪翁兩先生
壽襄閫
壽襄閫滄浪行
過江陵答黄虚舟遣其子神詩相訪
贈黄虚舟
和劉清叔襄陽除中行
安慶道間覩食紀民言
徽路道間賦草綏
送淮西羅提舉
送安豐王守赴召
維揚和枚獵行
和鄧季謙復法曹梅花之舊
清暉扁亭和韻
賦宜興莊菴蟠松
付小子治圃
丁未春過宜興先塋手植稚松一千四百五
株因睹鄰山巨松方此採伐感而有作
賦蘭花
憶海棠
阻風定花湖
次日風止舟行湖路百里遇順入雲川
歲除勉姪輩
戊申和嘉興守瑞麥行
己酉夏詠月巖
詠了頭巖
庚戌過浯溪讀中興碑
謁南嶽
詠衡嶽禹栢
跋曾玉堂訓子十詩
和士友傅勉之喜雨韻
詠荆州瑞蓮

第二十六卷

五言

曉行梧桐嶺
轎中假寐

過京山
入郢訪張學賓因觀舊句有感
登郢州白雪樓
登郢州四望亭
蜘蛛和韻
入蜀登江道間二首
用從軍古云樂爲韻賀楊覺甫制幹
用談笑凊油幙爲韻賀吴叔永制機
題劔門寺和費伯矩韻
登閬州錦屏
登果州金泉山和韻
過忠州訪鄧都觀二首
過江陵和黄虚舟韻四首
襄州道間驟寒
和羅季能上巳習池送客
過樊城用劉清叔韻
登峴山用劉清叔韻
淮西幙自阜口入潁道間作
至潁州訪故老
離潁州道間
曉行潁上縣
八公山懷廉頗
淮淝懷幼度
黄州上巳和王子方雪堂韻
贈留春子
贈鄭道庵
送揚州胡倅赴堂召
贈李尉歸雪川
和清湘蔣省幹酒色財氣韻四首辛巳年作
小亭閑止
宣公祠又絶句
招里巷諸友和韻
諸友遅留待雪再用韻
乙酉赴桂初宿會江驛和徐意一韻
過三衢道士鄭雲谷出示謝叔達詩因和韻
題醴泉驛二首
題二水光華驛
登獨秀臺和徐意一韻
出郊勸農口占
勸農歸遊白龍洞
春日領僚屬遊龍隱巖
自和
題千山觀
禁煙前一日招幕屬小集林提幹有詩和韻

桂林即事
又
霽後登水雲閣凭欄偶成
洞庭口占
重過岳陽
荊闈偶成
題范蠡五湖圖
又
又
題蔡權院詩軸
題林路鈐詩軸
和吳居父江陵雄楚樓韻

挽詞

甲申

寧廟挽詞二首
挽虞滄江提刑三首
挽龔致政二首
挽觀使鄭尚書三首
挽吳總幹二首
挽吳準齋二首
挽吳文昌母夫人二首
挽大資節使史國公三首
挽何司令二首
挽吳鶴林尚書三首
挽李樓山觀文三首
挽隆慶胡守二首
挽蜀帥趙侍郎二首

第二十七卷

七言絶句

池陽清泉舊名鮑公泉又名趙公泉真西山易爲清泉坦齋作記
舟過霅川二首
過鄱水道間
鄱水寺有竹數百竿中孫梅可愛
訪閬州讀書巖
題荊州道上江月軒
和江陵關幹風雨間訊虛舟韻二首
和劉清叔襄陽草廬韻二首
和尤帥長贈鄭通庵韻二首
茅山玉晨觀和壁間韻
太府寺梅花盛開和曹玉堂韻二首
贈相士錢嬾溪
和傅山父紅梅韻二首
阮梅峯舉似題高沙郡圃醉醒亭絶句因繼

元韻并簡蕭史君 三首
和王潛齋韻送閑人松庵 二首
宜興山房十首
自和山房十詠
定花阻風 五首
和傅山父小園十詠
和水竹梅嫺韻 二首
登桂林宜樓和李卿柱間韻
送李琴士據梧 六言二首
題馮司法水月書堂 六言二首

第二十八卷

律詩

丙子登峴山
宿江州藥王寺
壬午昌化道間
過廬山
寧國道間喜晴
寧國道間即事
蜀江和周晒仲百文韻
和周晒仲過瞻洞灘
題双廟鎮峽樓
題孔明白帝二祠
連日過灘
昭君溪
益昌官舍簡晒仲
初夏即事簡晒仲
利州登棧道
侍親勞監遊雪峯
丙戌春過梓潼即事
宿鄰池松風亭
丁亥沔陽春時即事簡吳叔永
題漢中埇冢觀高祖廟試劍石
道間懷益昌舊所游案
重陽登益昌錦屏山
和吳叔永見寄韻 二首
送贊鑒還制幕
和夔門開濟堂韻
宿新政縣登鮮于氏離堆拜顏魯公遺像公
曾赴蓬州作鮮于氏碑
至金泉登仙鶴樓
登江陵沙市樊樓
簡項仲宗遊亭皋
宜城道間
送靖湘蔣尉 二首

和關幹雪中韻
再和
題荊門蒙泉
偕張總幹章帥機同游檀溪登極目和韻二首
從制垣觀閱和韻
同羅季能章成父張子直登郢城制勝樓
送羅季能赴江陵幕三首
勸分出伏龍因謁武侯廟
和劉清叔檀溪韻
壬辰過鄂渚簡張子直總幹二首
甲午淮幙和蕭應父贈鄭允蹈韻二首

和蕭應父贈黃子芸韻
和蔣志父春風亭韻
再和
次蔣志父韻
甲午七夕在京和朱子木韻
甲午中秋在魏塘值風雨
乙未渡淮點軍登壽春南樓
己亥題茅山王晨觀
庚子禱雨蔣山贈月老
送趙昺臣赴召二首
和別制垣金陵勸駕韻

第二十九卷
律詩
贈閩人松庵
辛丑都司公廨與陳景清諸友小集作
再和
送郭靖父還金陵二首
贈林相士
惟揚再贈林相士用前韻
癸卯制參黎用之爲八仙領客和韻
夜分和鄭小山韻二首
贈相士陳林過金陵

甲辰送淮東黎漕趨朝二首
送胡季瞰制參赴堂召二首
傅山父携示曾玉堂和余韻答之
右司周昞仲亦用韻併和以謝之
送制機豐德彝赴堂召二首
壽城圍解制參向君玉既以凱歌和韻二首
久雨之餘隔窓閲雪簡書院諸丈二首
乙巳題制參蕭應父製芳亭
送翟簡卿制參赴南安二首
送周昞仲大卿帰江西
和傅山父喜雨韻二首

和愼府挽巽父弔陳任二諫議韻
東西正陽獻捷和傅山父凱歌韻
食河豚鱸魚席間口占
丙午九日將過陽羨偶成
遊張公祠 二首
山中即事
送八窩叔歸
丙午冬徐衍道見訪於可齋
尤木石薦術士於庵求書以詩送之
丁未效八牕叔賦黃郎
因賦風箏與黃郎偶
送焦吏部赴朝 二首
偶得若直山岩礬舊隱正在小圃因賦
又賦
八牕叔用前修字韻相寄時留村舍和以謝之
又和八牕叔見寄
戊申春偶成
賦家山夕秀
又和
和褚縣丞韻 二首
己酉慶周子將壽八十
和褚縣丞韻
己酉赴桂過撫州樟原得雨
憶幼子
題衡山縣驛
和鄧巽坡韻
題衡陽臨湘驛
過愚溪
過清湘洮陽驛和方孚若韻
禮湘山佛和別駕叔韻

第三十卷

律詩

送交代董鈍堂赴召 三首
和鄧巽坡詠菊併見寄韻 三首
登逍遙樓和方孚若韻
登湘南樓和方孚若韻
登西樓題柱
己酉八桂勸駕
庚戌題雪觀用方孚若韻
和鄧巽坡見寄元夕韻
又和梅韻
寧壽寺勸農登慈氏閣和李誠之柱間韻
瓊筦頓守示和愚溪詩用韻戲之
題越觀和方孚若韻

禁煙日登嵯峨閣和方孚若韻
庚戌赴荊闈舟過湘江
和總幹劉景文題杜立齋遺翰詩韻
辛亥元夕坐閽和劉景文韻
又和
書院諸客登仲宣樓以詩寄之
送書記雷宜叔造朝
曾總幹以乃尊侍郎二詩見示和韻
陳次賈歸以二詩言別和韻送之
壽荊州趙漕二首
壽遂寧李漕三首
壽蜀帥三首
壽應茶馬三首
壽陳制垣三首
代為其親壽二首
壽岳漕二首
江陵和賈察推九蘂瑞蓮韻
壬子夏偶成
壬子江陵寄閩人松庵
秋霖喜霽適覩廟堂酧唱因用韻

第三十一卷

詞

水龍吟甲申潼川翫月
又甲午壽尤制使
又乙亥壽史督相
又庚子壽史丞相
又壽游參政
又丁未約諸叔父翫月期而不至時適有臺論
又和韻
又和韻
又戊申壽八窻叔
又己酉壽廣西豊憲
又和豊憲題林路鈐指軸韻
又辛亥和吳制參賦雪韻
又乘雪登仲宣樓和前韻
又席間諸公有賦再和
醉蓬萊丁酉春題江州琵琶亭時自兵間還慎有癸舟之驚
又戊子為親庭壽時方出蜀
又乙酉壽蜀帥
又丁亥壽蜀帥
又戊子壽昌州守叔祖
又壽荊制垣
又丙午壽八窻叔
又庚戌壽章倉

六州歌頭和陳次賈韻餞其行
摸魚兒和陳次賈仲宣樓韻
八聲甘州庚戌重九約諸友登龍山阻雨
又庚戌壽鄭丞相

第三十二卷

詞

沁園春丁酉春陪制垣齋安郡圃曲水之集
又庚寅為親庭壽
又代為親庭壽
又代壽直院陳文昌
又乙未代壽尤制帥
又壬寅餞余宣諭入蜀
又庚子登鳳凰臺和壁間韻
又再和
又和庚文叔有季秋院望之約不及赴
又自和即事
又再和
又甲辰餞尤木石赴九江帥
又甲辰壽王總侍
又餞鄧季謙赴班
又餞錢巽父
又丙午登多景樓和吳履齋韻
又丙午和雅安朱贊府韻以同在丙寅安陽園中朱八十餘矣
又丙午壽常丞叔
又庚戌初度自賦
又月夜自和
又中秋約徐佐觀摩閣登懷遠用前韻
又以雨不克登樓用韻
又餞總幹陳公儲

第三十三卷

詞

水調歌頭甲申春荊州漕詣翫月閱琴和周聯仲韻
又再和
又丙戌壽蜀閫
又代壽昌州守叔祖
又丁亥重九登益昌二郎廟樓
又丁亥送方子南出蜀
又乙未為叔過誕壽
又和吳鶴林舍人送楊帥韻
又庚子壽制閫劉尚書
又庚子送周昞仲赴江東幕
又辛丑送胡子安赴遠安
又甲辰中秋和傅小父韻
又幕府有和再用韻

又再和
又送制參向君玉歸里
又乙巳九月壽城獲捷和傅山父凱歌韻
又幕府有和再用韻
又戊申和八窗叔為壽韻
又再和
又扣八窗叔托疾再和
又戊申送厲守赴濡須漕
又己酉宿樟原驛得雨
又題臨江驛和徐意一韻
又庚戌壽静齋叔
又辛亥中秋和陳次瓊用坡仙韻

第三十四卷

詞

滿江紅丁丑登均州武當山
又甲申春侍親來荊州道間
又甲申壽蜀閫
又甲午宜興賦僧舍墨梅
又丁未初度自賦
又八窗叔和再用韻
又再和
又再和

賀新郎甲申代親庭送崔菊坡出蜀
又己丑為親庭壽
又庚戌和薛制參賦雪韻
又再和
又辛亥初度自賦
又見鄭文昌于上相
念奴嬌壬午徽州道間
又丙午和朱希真老來可喜韻
又己酉旅鷺驛和黃莘坡韻
滿庭芳丙午登多景樓和王總侍韻
又丙午宜興山間
瑞鶴仙戊申初度自韻
喜遷鶯乙未中秋同諸北字玩月于潁川之南樓
聲聲慢賦紅梅
又和韻賦江梅
青玉案癸未道間
又丁未壽八窗叔
好事近甲申春益昌作
柳梢青丙戌送陳仁父赴班
虞美人己亥春卧病于池州天慶觀
減字木蘭花丙午和朱希真韻
又再和

西江月 宜興山間即事
又再和
唐多令 庚戌六月赴荆閫宿江亭
點絳唇 辛亥餞陳次賈帰
摸魚兒 送竇制幹赴漕趁班
又 壬子初度
朝中措 送管順甫赴漕
齊天樂 壬子和陳次賈爲壽穎
八聲甘州 壬子餞帥機沈好問
又 壬子九日約諸僎客游龍山
又自和

可齋雜藁目錄卷終

嗣男 柎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一

表

代蜀總賀 皇帝登極

鴻圖有永生上哲以應時龍德更新握休符而御極華夷悅服宗社安榮竊惟以命舜而命禹者由曆數之歸不之益而之啓者以謳歌之屬莫匪天人之與乃臻名位之傳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光明聖神文武震雷來作休陽已彰離日初升仁聲遠播克承祖烈祇奉母儀當惟開平治之期將見廣規恢之業臣身遙盛際職守遐方作之君作之師益綿統系莫非臣莫非土倍切懽愉

代賀 皇太后

王謨烈啓後人罔輕付託帝孝慈奉 太后式顯尊崇天扶宗社之傳風動臣民之仰恭惟 皇太后陛下令儀恭肅柔德含洪母道增光詒孫謀而翼子聖躬膺曆爲天下以得人思齊遠繼於大任得位並隆於大舜益璿盛美克壯皇圖臣濫綴外臺恭逢華旦身居斂棧悵抃蹈之無從目睇觚稜惟傾瞻之罙切

代賀郊祀慶成

九重肇祀黃宮推迎日之長至時周成蒼璧重禮天之敬神人胥悅夷夏聳觀恭惟 皇帝陛下順慶垂基體元立極湯有一德爲皇天眷命之符禹立三年

正百姓遂仁之日爰躬鉗幄載見崇壇精忱寓蕭燔
之間和氣溢亘遐之際宥民沛澤御丹鳳之詔闡尊
祖告功肅翠輦於清廟乾坤寧晏宗社靈長臣繆董
賦輿濫兼郡鑰敬奔百執莫違祗事於圜丘鼇抃一
心惟贊受釐於宣室

代賀 皇太后

報本南郊謹小心而饗帝告功東關新大典之承歡
慶協神人懽騰海宇恭惟 皇太后陛下離明麗正
坤德靜專位履時龍視舞和於發謀詒翼換錫禹
命以元圭屬泰時之葳儀宜慈闈之佑是一時雍肅
永傳任姒之徽音千歲治安遠邁商周之丕祚臣吹

竽彙執趨俎竹符思助祭於臣工葵傾萬里受介福
於王母栢悅一心

代賀紹定改元

蕆事圜陽甫畢祠宮之典更端歲統載新太史之編
慶洽天人懽騰海宇恭惟 皇帝陛下膺圖出震體
道秉乾審己察文允協舜璣之政卜年過曆益綿周
鼎之休屬紫時之肇禋命清臺而定歲謂紹興洪烈
當昭祖武之繩而嘉定成規盡繼孫謀之翼用重光
於鳳紀斯永保於龜圖臣給宦戎藩代庖符竹猗美
名都題號欣逢正始之初揚休續鋪宏休莫究無前
之盛

代賀 皇太后

五時蕆儀天子展事親之孝一元謹始日官新紀歲
之文凡屬華夷欣同正朔恭惟 皇太后陛下二南
王化四海母儀滿駿有聲克贊武王之聖德肅雍在
廟端由大姒之徽音屬皇邸之肇禋命清臺而更曆
繩其祖武仰循紹興英主之規詒厥孫謀上接嘉定
真人之統更新顯號昭示明時臣繆總兵偽濫兼郡
守一旦謨指蜀父老以俱知三祝華封竟君民之共
壽

代賀壽慶節

日舒南陸麗天占離位之重星拱東朝瀰月麗坤珍
之瑞慈闈光啟寰宇歡騰恭惟 皇太后陛下賢邁
虞嬪行齊周姒導燕謀而啟佑翊駿命以照臨子育
羣生上體高穹之眷母儀四海中存太極之神繼元
祐之徽音舉長寧之彝典茂膺純嘏益衍丕基華封
祝聖人共喜堯民之擊壤 皇帝奉 太后來誇唐殿
之稱觴臣自察賤輿心馳象闕薰風入玉杭之奏欣
際年財萬岳傳萬歲之呼永祈介壽

代荊閫賀天基聖節

舜瑤始序王正開泰象之三陽紐發祥君位應乾龍
之五人欣際旦世衍不圖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日
新聰明時憲降漢恭于德載新文政於七年禮備東

朝問寢樂龍樓之曉衣垂南面挍民頌鳳曆之春對
太皡之乾規慶孟陬之揆序惟天佑于一德有永曆
年夢帝與我九齡無疆嗣服臣護風于埜向日猶葵
再拜稱觴阻預嵩岳三呼之列中興作頌願賡江漢
萬壽之詩

代賀　皇帝御正殿

聖德無加於孝已臨純吉之朝王位前正於朝端履
太昕之御宸居高拱寰宇聳聽恭惟　皇帝陛下克
長克君盡倫盡制雞鳴寢門之問悵莫極之追遠萬
曦庭燎之光晗彝儀而未舉厯易纖而紀旦斯貢來
以荅陽丕顯離明式符乾健臣屏身遠闕矯首闕庭
聽長樂之鼓鐘陞階星拱息甘泉之烽燧願護風寒

代賀誕　皇子

珠躔聯彩祝宸陳亞歲之儀瓊節叢休開殿毓皇支
之瑞慶流廟社歡浹宮闈臣聞兩明作離重暈啓日
升之象一索得震初陽應雷復之時緊國本以無疆
知天心之有屬恭惟　皇帝陛下仁均動植孝格神
明繼統守文仰奉燕謀之翼垂基順慶丕承駿命之
隆茲洪圖綿積累之基果朱芾發岐嶷之秀祉流甲
觀允開振〻蟄〻之祥壽舉未央益遂怡〻愉〻之
樂臣迹曆荊渚心切華封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復見
假樂太平之雅皇帝萬年為父為母願賡元和聖德
之詩

代襄閫賀誕　皇子

離兩明而麗正如日之升震一索而得男與雷偕復
羲符已兆喜浹宮闈恭惟　皇帝陛下孝格際蟠仁
霑動植人心天命有開遹駿之聲宗德祖功方懋延
鴻之業曦馭臨於昴宿星輝動於尾躔雅播周
邦本支肇文王之百賦陳漢殿春秋小武帝之三基
祚衍縣華更栢悅臣謨叨重寄欣遇昌辰奉太后怡
怡愉〻遙想龍顏之喜宜爾孫繩〻蟄〻願賡螽羽
之詩

代賀　皇太后

尊推文母久詠思齊瑞啓湯孫有開長發慶關九廟
喜對一陽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極希夷神游沖淡
蝉蜎高蹈舜心猶棄屣之輕燕翼親詒克治拱垂衣
之盛茲黃屋遂怡愉之樂宜綠車啓岐嶷之祥世嫡
承家冥遂甲觀畫堂之瑞篤呼稱壽益增未央前殿
之歡臣迹阻彤封心馳魏闕綿〻詠瓞永延螽麟之
基承〻歌芣復見關雎之化

江東漕賀誕　皇子

離重明而繼照式對恢台震一索而得男篤生岐嶷
福綿九廟喜動六宮仰惟二祖開基千齡垂統載考
流虹之旦實皆紀亥之年謨烈之啓後人於昭丕祉

元良以正萬國事應昌期恭惟　皇帝陛下何龍駿
尾諂謀燕翼祖功宗德傳天下以為家帝命人心屬
吾君之有子吉占熊夢慶衍麟圖臣糜迹周原傾心
漢闕星輝海潤有開社稷之靈長華祝嵩呼但與臣
民而鼓舞

淮西憲賀天基聖節

龍躔啓序泰交開羲畫之三虹渚紀辰乾位應箕疇
之五華封戩祝薄海同詞恭惟　皇帝陛下粹光日
新勇智天錫守文繼統承祖宗歷洽之基由命用休
衍社稷和平之福綿延國算赫奕治功臣將指兵閫
馳心闕下淮壖息警幸迎一氣之春回嵩岳齊呼雖
聽三軍之雷動

廣西漕賀天基聖節

月臨大蔟慶逢行夏之時天啓皇圖瑞紀生商之旦
清寧叶順率普祇歡恭惟　皇帝陛下學進光明道
臻悠久嗣德萬斯年之歷服休命用申當二十七載
之登平成功高拱乾剛不息坤載無疆臣秉節南州
馳心北闕凡海隅之出日孰不葵傾與天下以為春
同然椿祝

廣西漕賀正

虬漏平明布太乙東皇之令龍墀嘉會正九重南面
之朝春道亨通乾端呈露恭惟　皇帝陛下如天之
覆何地非春輯相財成獨運兩儀之化哲謀甫又允
諧康證之和斗杓載轉於蒼祇日轂永行於黃道臣
猥司藩閫兼領賦與籍貢三朝敢嘆山川之遠遥傳
萬里願今正朔之同

荆閫賀收復襄樊

圖披南雍本吾國之封疆斷出中豪復舊時之城郭
聲揚師旅喜溢乾坤眷惟京右之區古稱天下之脊
每念蚡冒山林之如昔不虞駒支荆棘之至茲一瞻
腥羶發更衷葛圃有撫故碑而涕者詎容以墮甑而
視之宜我聖明俯昭神武命相臣而指授飭將士以
前驅皇威一伸舊物斯得臣謬膺閫寄幸奉廟謨撫
南北離合之機豈不揆時而量力當公私疲弊之際
敢云抗表以出師顧分義有所當為而事會或恐易
失僅為身處則負國恩端策拂龜類一二臣之兌協
銜枚摧騎越六七日以先登一鹿而把山南之流風
再鼓而洗羊祜之餘恨平明整旆重賡營將之吟落
日揚鞭獲記里人之賦豈臣愚之能效皆聖算之有
功誰盡恭遇　皇帝陛下授任不疑好謀能斷念惟
天惟祖全付豈宜玷闕於金甌曰有邦有土在今皆
欲整齊於玉斧堅持定見爰底成功然始至未有百
日之糧而後發方當千里之饋分財用平版蔡非暫
費何以久寧礪鋒刃鍛戈矛必有備乃能無患豫謹

秋冬之計庶寬宵旰之憂觀趙鼎之奏謂必爭所防
敵嚮飭岳飛之軍使無闕其法祖規

荆閫進　傳祖謚寶

駿命萬年啓璿源於涿郡龜書十字來珍貢於荆州
德應中天權同下土竊以赤伏四七宜陽效祥紫蓋
東南江寧闡瑞觀史諜具嘉於往昔豈休圖產出於
當今洪惟欽陵肇我炎祚謚定太常於建隆之始號
加六室於祥符之間鳳翥其章瑩矣温純之質龍蟠
厥紐美哉追琢之工幾經劫火以不灰有待天河之
淨洗致遺黎之欣若望中國以來之想當修玉之時
聿懷　藝祖戴稽遺寶之藏允協　寧王可占祖功
宗德之無窮抑見天意人心之有在茲蓋恭遇　皇
帝陛下丕承前烈弘濟中興宣重光而纘緒熙奇章
生而恢疆宇謂子孫必復其始趙璧將奉以全歸茲
帝王之興開先宋禮於茲而足證月星明概海宇肅
澄臣猥備閫謀幸陳廟獻雖朱索而象闕得瑞猶黄
帝之球后稷傳而天府司永作周家之寶

可齋雜藁卷之一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

表

代蜀總謝到任

萬里觀風方誤領梓東之憲六曹分屬乃今給餉弌
之師力靡遂於回天身幾容於亡地竊以坤維之重
莫如井賦之難閒中之積久乏於粟紅渭上之耕牢
為之革白知從南渡尤倚西門及今百年之間不知
幾變于此井蛙內嚮封豕外貪自開禧以來兵民財
三者以俱困允紹興所置茶鹽酒一孔以不遺重以
漏危極于絪轂二綠五穀農已剝牀一馬十牛軍未
解甲月計不足歲入幾何士方忧魯以視之人必肅
葛而可也伏念臣挈瓶智小窺管材疎謬俞艱難翊
成蝗廢江湖流落久負鷗盟三年勢走户之霜萬里
訪蜀山之雪甫持滂增俾會晏鍊僅能問米價於晉
人不過收户籍於奏府腠理深疾正扁鵲之寒心血
指汗顔雖屠斗而束手中朝過聽外計驟頒煥沙作
康終無奇畫雄蘇後變適有隱憂置已告於大農問
徒勤於內史寵光厚甚蚊負凜然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曆數傳光謳歌之啓光紹延鴻之業克承詒燕
之謀遵修車備器之規方恢輿地念守邊積粟之議
尤重民天俯眷愚臣服勞先帝不以一介疆場之吏
付之四路兵賦之權謂臣以才以康過加於襄樂戒

臣無病無餒使萃於蠢源命播與由恩隆乾覆臣敢不勉殫綿力仰答明時癸巳于征庚戌告成顧唯下武繼文之績戊申奏上甲寅報可庶幾孝宣興漢之圖

代謝 皇太后

祥刑東敍曾微鞠草之勞護餉西門早冒捉蘭之寵祇奉輿中之命悉歸坤極之恩惟蜀一隅去天萬里自渡江已越於百載今宿師且及於七春蚌鷸尚持蜂蟻猶聚易一胡人之首不知幾鏁費十斛牛之資僅給匹馬門雖勤於內史遂屢告於大農民嘆白催官虞赤立矧方添於詔寵正宜関於異難伏念臣僅有於忠它無技巧雖皦皦之心如日而種種之髮已霜州縣歷堠錢成俗吏邊疆機會徒有壯懷一麾叨熊軾之華浚節問鶴林之役

五月數二月綵嗟瘴痍之未復三年丈七年病正瘵理之是憂會計徒上於元和方略莫陳於神爵謨頌寰縛遽絕賦輿念蝸殼之陋久枯而龜背之毛難刮張弓勢極羅襪憂深茲蓋恭遇皇太后陛下德贊乾元明彰離照王化思齊之大姒母儀長發之有娀求賢審官佐先朝之洪業理兵足食垂後世之良規俯眷愚臣帝厲隆委遂畀由於帝訓俾往給於軍儲自揣不微恐孤推擇臣敢不服勞藏戍圖報楓宸九賦欽民當體麟趾關雎之意三軍作氣庶全魚麗鵝鸛之師

代謝郊祀肆赦

肅五畤於漢壇用成熙事去三面於湯網誕布湛恩歡動邇遐德霑中外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覆如日初升立極體元衍宗社靈長之慶垂基永命本帝王欽恤之仁爲宣室之受釐即端門而孚號鰥寡孤獨誰非擧手加額之人動植飛潛不翅浹髓淪肌之賜臣遠闚草堰喜切葵傾一代纘熙未遂詩書之盛十行寬大咸欣詔令之觀

代謝 皇太后

恭時八觚禋畢紫煙之燎細書一札令頒湛露之恩慶集慈宮歡騰寰宇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侔坤載力贊乾綱有德克享天心覺新歷典介祉亦右文母遂及嘉生虞庭當舞獸之餘漢經廣涵魚之惠聿遵明訓誕布仁聲允闓渙汗之數咸仰解雷之作臣偶叨使事祇播王言四海爲家已均被蓼蕭之澤萬年介福將益綿瓜瓞之基

代謝明堂肆赦

合宮雲數百靈賓柴燎之儀細札星流四海霈蓼蕭之澤歡騰中外慶浹幽明恭惟 皇帝陛下守位以仁視民如己祈天永命悉遵累朝忠厚之規纘服帝事

親爰舉一代緝熙之典茲受釐於紫幄廼肆眚於絳幡沙漠烏孫豈但聞風而棄過潢池赤子亦今與日以自新臣遠在戍薇欣同偃草若時蜀道惟傳諭檄之文顧與堯民共覩畫冠之化

代荆閫謝加煥章閣因任

楚藩作牧曾無補於分毫堯闕陞班廼俾仍於方面顧天莫避蹐地知慙竊惟中興擬古之規遂在上界藏書之府文章煥有奥漢以昭回方策粲然行即奎墻之覩見祖述已然之彝鏡仕學未一之服圖冝有鴻儒克承寵渥某學非用世材不過人一第奉常已溢布韋之分十年幕府無裨樽俎之壽謀忝號冕之深知猥備疆陲之煩使內班省寺外玷節麾徒剽貢於禹謨顏復流於周翰力小任重猶蟁蝱而負山政拙心勞甚精衛之填海矧當連年一水二旱之後不勝吾民千瘡百孔之憂許寬歲時姑存旦夕丹心報主雖惟知國爾之謀白髮奉親未免動家焉之想敢期新命俾領舊邦載陞奎宿之躔不易軫星之分使踰越望倖仰厭恩榮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時憲雞鳴問寢昭茲孝於兩宮燕翼貽孫垂與章於萬世廼頒荊襄之形勢將恢建紹之規摹豬大訓於寶書擢詳戎備戴洪名於玉帳眉示審衷遂使微臣亦叨異數臣敢不亦務故步益謹初心顧川一歲之留雖有愧於子翼江漢萬年之祝願是似於召公

代謝 皇太后

十連罔效敢期陟舜岳之明一札示留乃俾寓堯章之直誕敷渙號恭出坤闈臣聞錫壤中邦重四方之屛翰寵書大訓垂萬世之典謨苟惟身已試之功何以被維新之命臣一切末第百不如人生長窮邊雖功名早以自許奔走下隸謂分量不過若斯十年幕府之棲遲再命麾軺之踰越省薦任隸從陞鵷鷺之行營拘戍薇載董經緝之旅第用班超平平之策幸臻陽城下下之書然而早涂中更星霜六履政以鷗盟之請夢有開烏啼之私情雲漢九天敢意晉閫書之府風烟萬里仍令貳轅帳之權何所飭修有此際值茲蓋恭遇 皇太后陛下心游太古道運無為儷祖武於累朝示母儀於萬國詒謀燕翼共方啟於顧承求賢審官志素存於輔佐將取中興之謹略大恢外治之規模遂使愚臣亦叨異渥臣敢不恪勤夙夕圖報涓塵竊比潁川雖愧神爵鳳凰之日願令江漢益彰關雎麟趾之風

淮西憲謝到任

充閫條於江左莫贊中權 司臬事於淮壖誤將上指況俾晉丞於武庫復叨陪議於軍營祗命惟新撫躬

莫犄伏念臣地望俱下天分不高疆場半生險阻艱
難之備歷家門多難零丁孤苦之僅存每惟世受於
國恩廉惮身先於王事夙霜久薄齒髮早凋比一札
之起家預十連之命位了無末議可補前籌敢期升
閫寄之班遽獲玷轄軍之選且令列屬其貳視師聯
唐相之鎮文墨敢儕於韓愈持漢使之斧威名尤慊
於勝之屬方董虎旅之征因敢狗鵠原之急戴天恩
厚蹐地慚深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治彝修攘仁寬
欽恤當茲大刑甲兵之間正切頗旻寵以小雅禮樂
之華不輕臨遣爰嗜咨於政路併共二於戎行臣敢
不肅奉條章勉殫規畫布之宣緬俾知九重惻怛之
心于彼隄原誓竭一介驅馳之力

淮西總謝到任

乘傳東臺僅及轉江沱之漕升班左戶還令峙天塹
之粮詎莫遂於再三職乃叨於共二感恩降厚服命
兢慚竊以江淮財賦之淵素推前代廟堂錢穀之問
始自近年蓋由疆陲耗於蕩搖根本弱於朘削總裹
廢棄壽昌之斛糴弗行私當害於劉晏之鹽推亦壞
權輕而莫知措手求腹截而有類搤吭炊沙未易
以作糜捧卮詎堪於沃釜有洛陽處士將哀痛以深
憂非江左名賢豈靖談之可辦如臣者蹐與寡援分
薄多艱齟齬泥塗何有濟時之略驅馳塞漠未知報
主之忠自憂患之重心幾功名之絕念迭更使傳猥
玷郎闈鼠河腹之已盈狐丘首而是望不圖恩綍驟
畀賦輿推前車之戒未遑而後夔之憂愈亟勝理深
疾正扁鵲之寒心血指汗顏將屠牛之貽笑龍光渥
恭奉負懍然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綜核臣工修明
軍實豐財和衆聿新外治之規模立政用人宏建中
興之事業愛惜日力選拔時材知臣久在戎行險夷
倂歷謂臣粗承父訓調度粗知遂俾庸流亦叨煩使
臣敢不勤勞充職精白承休諸首山庚癸之粮願竭
懦秉而經畫奏湟水寅申之冊敢祈淵聽之矜容

江東漕謝　詔書建督府宣諭

命丞相以董師旅新督錢遣使臣而有禮例被詔綸
恭奉睿旨之丁寧撫懦夷而激烈維昔婉旦任東征之
責吉甫專北伐之權十夫圖功尚形大誥之訓三事
就措猶勤常武之詩蓋當疆場多壘之時必賴臣子
同舟之濟星馳一札風動四方恭惟　皇帝陛下廣
舜武文錫湯勇智如勤終逸全乘藏天保之規模內
修外攘整吉日車攻之事業憤窩夷之肆侮建征府
以宣威兇飭小大之臣各勉驅馳之力臣敢不仰祗
明命益竭愚忠聽山東之書士卒且思於共奮上淮
西之雅頌朝廷行慶於太平

淮閫謝宸翰獎諭　癸卯憑退

戍役外摟僅逭風寒之責恩言下逮獨形雲漢之章
服命光榮捫躬激烈伏念臣猶習為吏未嘗知兵不
待人言懼忝祈父爪牙之任適有天幸乃當李靚胃
肉之爭虜敵侮之仍窺泰宸謨而先發樓船東下瀚
海飈回虓旅北征汴河響應猶鵠張而突至修鼠竄
以亟旋良由我勢之拒吭足使彼謀之掣肘秋旂早
安少休鴻鴈之民晝捷妾馳貔貅熊羆之士微臣何
力溫詔遝褒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深略緯文有常
立武佑者順助者信開皇天欲治之期彼以暴我以
仁換夷狄將衰之運操成功而不宥獲眷藻以肆頒
然而中原之機會雖來萬里之戎情難測蚌鷸相持

固為吾利豺狼不噬其可謂仁毋近狃於膚公願益
加於聖慮臣方圖解戍擬丐帰田平淮西紀蔡功所
願上韓愈之雅使河南皆晉土政須擇祖逖之才

淮閫謝 宸翰奬諭 甲辰辭壽圖

聖業有功繹嚴圍於邊壘閫臣何力拜渥奬於宸奎
洊寵優隆拊躬危慄眷是州來之舊抱于淮滷之衝
謝元昔臨此以却淝水之堅紀瞻亦據此以走葛陂
之勒古今要地南北必爭自再隸於版圖嘗一新於
城邑虵豕荐食旋復荒殘狐狸所嘷未遑經理比奉
廟謨而載葺正虞邊圉之肆窺孰云乘春水之未生
遝至及南風而猶競橋中流而據險聯兩岸以分屯

鋒蝟斧螗逞其聲覻荅魚幕燕漂若孤墉尺鼓貽宵
旰之憂寧免受春秋之責臣才疎守鑰勇愧屬鞬
垂門擊柝之粗周恐被髮纓冠之弗及不能以日所
恃者天幸而將一乃心誓不驚於夜唱士百其勇勞
靡憚於暑行舟師登岸以夾攻騎旅斫營而追勦草
薙禽獮既執訊之連連鼠竄獸奔屹金城之巋巋君
之訓也臣何功焉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睿運神機
於昭聖武烽火連於三月雖簫算之上勤干羽格於
七旬終戎心之自革操成功而不伐發明詔以肆頒
臣敢不仰體丁寧深加勉勵第三複必守之訓將大
為先具之防光陰無多事力有限必得勝兵之三萬

與夫積粟之一年則我庶敉鎬脚之安而彼豈敢執
尖之侮上金城之略更須求充國之才動玉關之思
願俾遂班超之志

淮閫謝 詔書奬諭 同諸將帥

干城獻凱責粗宣於封疆賜璽示褒恩過覃於營壘
十行誕布群魄具孚竊以淮右之區壽陽為重內則
蔽遮於餉道外而過截於敵衝當版築之甫周倏虜
圍之肆合所賴將士戮力戎醜畏威總式古通分三
方而並進蕞辛李蔡綮十萬以齊呼雖始貽旰食之
憂而終奏畫回之捷臣忝司戎律肅奉皇靈僅能卻
敵以全城不過因人而成事宸奎載錫華衮增榮茲

盖恭遇　皇帝陛下聖武布昭神謨密運赫怒整旅
霆萬里之天聲彦情閔勞作三軍之風采微臣何力
遍奬華頒臣敢不祗若訓詞廣宣德意如雷感動已
同士卒之懽未雨綢繆益謹藩籬之備
謝臣寮上言降一官
分開積怨幸曲從於薄責杜門省己忽再致於煩言
非聖明赫若以鑒臨則公廢凜乎其危殆罰輕恩重
感極涕零竊惟公論廢置實繫乎朝綱私情是非則
關乎天理昔馬援以武陵之役誤於陷之終身王導
以京兆之勞揭轄擠之非罪類皆搞其宿憤常切念
於厚誣每思古人猶有餘恨臣不幸孤危之迹適陞
朋比之科閱二紀於宦途庸悍指能而報國徧三邊
之會府豈專阿意以從人僥踰尺寸以孔艱衹懼觸
言而敢犯疑旄遏聽投鐵于衽猶疑疵不足以負山
而蛇豕屢當於犯塞綢繆陰雨涉歷星霜奉廟算之
有靈保邊封之無失豈謂衆知之過厚致閒媢忌之
競生雖譴不可逃以韋連而及己然疾之太甚則媒
孽之有人
　交情本無於他慽職業不能以苟同其於彼時
皇恤異日欲報怨之以直豈加罪之無辭然而意不
疑盗金則具存府藏之籍曰虞公求玉殆誤闕道路
之言邊報必以實謂欺則無利權歸之公謂貪其可
使冉求果附益誣能當小子鳴鼓之攻以曾參爲殺
人必欲務慈母投杼之疑嗟從風旨肩使誣言不思
張奐坐梁冀免官存皇甫交舊之薦乃謂借端付張
騭代去從德裕私怨之傷罪狀如斯刑章曷逭恕而
孰不可恕誅之我弗勝誅賴淵聽之昭回賜宸奎之
慶分免投四裔僅削一階當山嶽動搖草木無不摧
折俄雷霆威霽而露轉而涵濡釋大戾於愚鈇脫微
生於蘗抄過深擢髮德厚淪肌茲蓋恭遇　皇帝陛
下總攬權綱作新政治揭日月之明而畢照恢乾坤
之量以兼容甄別忠邪雖衆惡而必察燭知幽隱憐
一介之無他力賜保全務行寬貸臣仰戴無私之造
猶虞不測之淵非容如地盖如天焉保負荊而免咎
凡生之年死之日誓圖結草以酬恩
謝再降官時奉御札李某連年守邊粗無已失若加震作何以爲後可與編一秩
揄遣風譴猶聖造之兼容栢府新除後煩言之首及
凛人心其可畏幸天語之曲回薄責僅加隆恩深厚
竊以罰而當罪國憲難逃讓匪狥私興情斯服仰稽
前志遠想古人伐讎者弗及公敵怨者不在嗣誰毀
譽而行直道仲尼所以深思以睚眦而入重人漢史
爲之竊嘆孰謂紀綱之要地乃先芥蒂之小嫌伏念
臣父先臣某嘗任蜀憲方其去當時親舊之害豈暇
爲後人荊棘之憂亦既歷時適相參會緣臣比其武

服上累宸旒勿遽初年突若敢齊弓之入周章末路輕於不俟雋之行中因疾以巧帰嘗抗章而予告茲人言不一謂臣罪凡三獨蒙補衮之深知獲免棄街之加勠丹書未洗白簡再騰寢然已冷之灰殆無影響矣將柘之骨幾委炎荒正大鈞無自以呼天而五體甘爲之投地幸乾坤清寧日月無不照臨雖雷霆震驚而露歸而潤澤遂延深穿始削微階昭回十有六字之奎章萬世傳誦赦復二十五年之宿愆一旦開明保全孤臣之危蹤銜戴再生之大賜銘恩浹髓感涕交頤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配兩儀光被四表權輕重之宜而應變歸予奪之柄而馭臣建皇極以布新世之至公了無偏黨用人物必察平時之大節明示勸懲知臣此心惟帝所鑒不忍俾陷縉紳之禍以其嘗更介胄之勞忽略短長務全終始臣當夙宵省咎香火酬恩雖危屑之在江湖寧有忘機之日儻犬馬未先溝壑無非結草之年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

可齋雜藁卷之三

表

謝廣西經略使到任

三載黜幽甘投閑於東里再命作牧俾祇役於南邦循墻靡徇於懷辭入境具宣於德意俯慚忝竊仰戴生成睠桂海之奧區介蠻徭之絕徼昔稱樂土今視並邊既獸蹄之跡可通豈馬腹之鞭不及俗天之未陰雨貴及是時知人之護風寒何止數處況藩落賴烏孫之犄角而漢池易赤子之趾梁匪惟豺狼之不仁抑亦蜂蠆之有毒幸寬憂顧正賚圖回載方隃度以制敵之淺深彼且圖視以覘吾之虛實情僞頗滋於互市用度浸竭於守邊民皆戴白而不知兵吏每拱默以幸無事少先自治宜屬重臣知臣者已試關功何能爲役征戰陳迹不堪憶於關山齋律寸心猶未忘於畎畝自非容於公議謂永棄於明時朽木重凋老將至矣鉛刀再割雖復使之賴皇恩曲賜之保全然愚分詎希於救拔倏頒新綍盡復舊職祠庭南玷於親除藩服遠膺於申命東知至原奔走辭爰觸熱以間行茹飲冰而就列念三邊形勢險阻固備嘗之若五嶺事情蒙察所不到此被寵光而榮甚顧菲負以凜然自揣疏庸莫爲稱塞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明見萬里德照百官在知人在安民聿崇先務

不泄通不忘遠獨運宏謨將令八荒如在畿甸之間弗以一眚而棄封疆之士致叨誤渥仍畀幹方臣敢不激勵乃心恪恭厥職立銅柱以布威德敬希馬援之功至金城而上便宜願效營平之奏

謝兼廣西漕

遵海以南曾未幾於作牧從天而下俾共二於將輸撥微分之饒驗感隆恩之深厚伏念臣材踈弗顓器小易盈起廢拜州賴主知之未棄甚庚領願王事以奚辭提封遠在於一方治政有更於三月暫令給餽正愧代庖既各有於司存其敢云於近比略無報

上遡畀兼人眷西漕之攸分實外銓之所屬茲彼出

素閑百貨之龐虔執粟腐紅紫三軍之調度專其任猶虞於瓊關還諸衆益付於英髦謙若龍光欣然鑿寅荷蓋恭遇　皇帝陛下照臨若日溥博如天加惠遠民視毋門同於畿甸詔宣明指遣尤垂於隱原遂叨委寄之榮曲示通融之方臣敢不於斯二者謹乃一心此蕭何寇恂佐漢之宏規豈臣敢企守禹援蜀虎熟蜀之舊地類國之靈

謝京湖制置使到任

授鉞以南甫服嚴關之役改轅而北且加邃閫之華撫分踰涯感恩隕涕竊惟全楚中立並逾句春秋而號經營用武之區歷魏晉而為馳騖爭衡之所搢英

雄之陳迹慨今古之殊時金湯千里雖若覆盂瓦礫諸城幾如墮甑方將興耕築以植上流根本之計輯藩漢以繫中原豪傑之心亟得英材畀副妙柬如臣者迂踈淺識牢落孤蹤備更艱險之勞略無報效盡釋簡書之累賴有鑒臨方賡一冬炎嶺之吟詎作六月太原之想從天而下易地則然城郭重來猶記人民之舊山河無異絕驚風景之殊知當夷險之非常且值秋聲之已逼老馬雖粗知於故道鉛刀恐莫發於新硎凡此生成若為稱塞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躬持乾斷掌運坤輿惟天全付予有家將復祖宗之業無日不申儆諸國疇咨文武之臣肆頒細札之丁

寧審示成規之經理謂其已試俾爾未宜臣敢不勉竭愚忠恪遵聖訓上策莫如自治謹當蔽護於風寒明主可為忠言願益綢繆於陰雨

謝兼湖廣總領并京湖屯田使

受任幹方一其可再護耕董餉二者得兼上恩堪示於通融小己深增於儆烈伏念臣猥蒙拔擢濟玷藩宣猶童子而樂烏獲之鈞方虞弗稱以庖人而越尸祝之俎豈豈能勝敢期眷倚之有加不以庸愚而就畀既給癸庚之呼且修戊己之屯祇誦王言方娛膺遴選之任載思使事已須付蕭曹之流已試何功兼收並用恭惟　皇帝陛下獨持叡斷丕顯皇靈國家

刑政之明深懷牖户錢穀甲兵之問每紡廟堂頋非共二之材亦被錫三之寵臣敢不勉殫駑技仰報鴻私將令秦淮水之勳未能朞月若曰諜峴山之績頋俟季年

謝轉正議大夫平黎蠻賞

潢池肆擾奉王略以格兹毋展跳恩陟文階而示奬循墻莫避蹈地莫勝伏念臣頃莅桂封適乘黎警動干戈於邦内伐以何爲賁刀劍於海瀕安之而已姑遣師而揚武果納款以請降皇靈所加臣愚何及敢謂論功之次例膺增秩之褒衿漢將之樓船漸微顯績施隋官之門戟濫被新榮兹盖恭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明照九有恩威並用得龍蛇赤子之拊循慶賞誕頒極犬馬老臣之勞徠雖其已去猶日弗遺臣敢不精白承休庇洪載賜付御南方事愧未清嶺嶠之塵寬上北顧憂兹願磐封疆之責

謝除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

踐錫壤之中邦僅還舊物司寶書之大訓俾荷美名靡容累疏之控辭冐稱明綸之加獎凌兢祇命感藏填膺伏念臣本乏技能誤當委寄轍環幾老悵朝華之已披鼓至再衰懼暮氣之將惰由桂林之奉詔來荆渚以于蕃惟祖宗全付予家自宇宙便有此峴畫遵玉斧鈇補金甌朝廷惟庚水意同何嗟及矣公卿豈曾平議是非與守之其敢望於階升豈所居之官大夢深九天之隔忽到遂清封圻十國之連增雄廣永職仍共二恩孚函三兹蓋恭遇皇帝陛下獨運離明於照乾斷自回區宇幾同行酒而議太淼槪想人材何曾每歛不忘鉅鹿兹聖衆有功而底定頋愚臣何力以叨榮臣敢不拜手承休鞠躬盡瘁固舜南城郡得無愧羊祜之心願八西域閑所莫慚班超之老

謝除龍圖閣學士依舊職

於江漢之雅藩轄何功占河洛之符論思進職循墻罔避連茹叨榮臣聞是惟鎮秦如眉直裝仲淹分陝僅以直除豈惟彰儒者之華實以重邊臣之體如臣者素非清望猥荷殊知蹟涉揚荆兩玷元戎之寄光依奎璧四聯學士之班已膺晁敍之五寵倏被龍文之三點從天而下誕頒温潤之辭爲日幾何方防嶷嚴之秩遭逢千一感戴萬斯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剛健體乾聰成用泰舉歲終羣吏之會爰飭周官當月正四岳之咨以新舜治致令塵瑣亦與階升臣敢不拜手揚休捐軀效報圖陳淮水償遂畢於馳驅夢入瀛洲願許承於顧問

謝轉正奉大夫和衆賞

朝家廣塞下之儲未嘗靳賞計吏辨淮中之糴何足

言勞遽膺增秩之榮祗負踰涯之愧伏念臣猥分戎
翰兼董賦輿問晉人之米價若何幸皆樂售給漢閑
之粮道有此姑免乏供猶斗升之水權蘇豈尺寸之
地敢望考寬一分之詔惟思失之叨正三品之階斯
為過矣綸言垂獎綿力增慙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明足食之大經先備邊之急務俾與民為市斷無轂
貴賤之傷農凡爵人於剩必以功重輕而示賞遂令
覺瑣亦忝寵綏臣敢不刻骨銘恩磨軀報德首山
相呼自今飽於宿師恐鈍鹿不忘其上寬於旰食

謝男杓除籍田令兼制機

護師外閫專總微績草之勞分命庶僚猥及荷薪之子
聯鴻誤渥緘牘衡恩臣聽兵機當弗容問之時而屢
掾許不避親之舉必祁午可則祁奚進之勿疑非魏
戊能將魏舒置而靡用聊為無似被此寵勝伏念臣
疲甚守邊男臣杓癡衣了事殆猶阿買僅堪使寫以
張軍敢謂添丁果遂充耘而為國既特恂幕府文書
之辟復令陪奉常弟子之員方戴鼇以卑愧莫稱便
蕃之寵俾沐猴而冠不我出假借之私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以父母心作民物主仁之至義之盡隨小
大以用人老者安少者懷與高厚而合德致令弱息
亦玷殊休臣敢不益謹教忠使知由禮驅之千畝必
能奉東作之勤瞻彼方城豈敢望西平之績夢相告
語誓竭報圖

淮西憲謝賜曆日

武監綴班誤玷皇華之節清臺頒序寵兼細札之書
歲月肇新黎民胥抃恭惟 皇帝陛下仁參化育道
妙財成格康證以致和熙百工而凝績漢正誕布群
方同慕義之心周歷嗣承千歲衍垂基之慶誕修人
紀敬授民時臣恪掌刑章謹宣德意奉行詔旨載揚
春日之寬申儆邊防預備秋風之急

淮閫謝賜曆日

象闕放常誕布萬年之曆蠙淮卑職恭承一札之書
凡在幅員舉同正朔恭惟 皇帝陛下体元御曆審
己察文躬一德以享心與天同運撫五辰而凝績如
日之新律布青陽執循黃道臣敢不對揚休命敬授
人時 三年有成愧乏守邊之効一日必葺誓殫報國
之忱

桂閫謝賜曆日

賜書北闕君臨用九之乾授曆南交民遇登三之泰
丕昭王度協用人時恭惟 皇帝陛下道妙範圍仁
參務育新日而又日益加行健之剛後天而若天克
謹履端之教璿璣順序玉燭致和臣敢不祗服蕃宣
奉行寬大仰占鶉尾相安禹貢之山川遠暨龍編同
稟漢家之正朔

桂漕謝賜曆日

歲應三登載紀清臺之曆文成一札聿頒方國之書式謹邦條以前民用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審己緣文翼翼小心而事上帝厲精爲治建大政以興太平律播青陽軌循黃道臣敢不對揚休命敬授人時魚夢維豐願協金穰之應鯨波不動歆期氷解之勳

荊閫謝賜曆日辛亥

江漢東自猥任周疆之藩嵎夷賓日誕頒堯曆之新四達成書一遵頒令恭惟　皇帝陛下體大行健受命溥將四七際之珍行有開景運億萬年之寶祚丕闡重光況側身銷變之餘臣恭己當陽之暇春回黃道閏謀清臺臣敢不欽授人時革宣王度雲章昭若歲無咫尺之違日監在茲陰謹寸分之惜

荊閫謝賜曆日壬子

紫塞護寒甫畢防冬之候清臺頒朔又逢行夏之時四達乾文一遵常令恭惟　皇帝陛下法天不息嗣歷無疆咨汝羲敬授人時曰爲政歲命家寧通制國用何待來年未雨而先綢繆無日而不戒懼俾恭尔事爰示此書臣敢不恪謹布宣深懲虩惕聽首山之庚癸亟急軍儲數湟水之寅申頭承聖策

江東漕謝彗星降赦

乾文示戒黔黎慮於昕朝解澤除瑕賜寬書於方國驩騰八表和召兩間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嚴恭寅畏在璣衡而齊政聿謹厥修菲飲食以卑宮敢溪于樂既廣開於言路尤勤恤於民生誕布湛恩潛消咎證臣濫蒙使指祇奉詔條貫索況揮咸與洗心而滌穢欃槍絶跡願覩轉異以爲祥

荊閫謝宣賜夏藥庚戌

六月飭戎猥玷中權之寄十行錫札還蒙上藥之頒假寵優隆拜嘉激烈伏念臣國功嘗試多痛早衰五嶺煙嵐已作痛瘏之賊七澤雲夢又爲襱襪之行甫躬錫壤之初榮沓賚奄之實珍良博濟夜茶頻斟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視民如傷躋俗于壽禹疇攸敘證臻煥若之休舜治無爲協類薰兮之解誕施嘉惠俾衛徹生臣敢不祇荷眷慈勉殫勞瘁講求民瘼康無咎暑之聲消弭客邪共鬱惜陰之力

荊閫謝宣賜臘藥庚戌

采薇守衛當北戶之寒時而藥匪頒被內廷之溫旨對揚隕越捧戴凌兢伏念臣質冷且孤品雖共二水淺土薄嗐一方之病未蘇歲晚風高正六尺之軀當護敢期眷春特黔支離珍劑寶奩俾禦折綿之候絲綈賜璽頓回挾纊之和晝錫光華夙痾鋼愈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躋民仁壽保治平康理國猶身視群

下癢痾而若切以恩撫士念三軍皸瘃以不忘肆覃
露湛之仁肅勉雪霜之役臣敢不服之無斁庶其有
瘳顧畢凋年不敢体膚之愛力扶疆證庶消腠理之
憂

荆閫謝宣賜夏藥 辛亥

上游護閫值周雅之飭戎中禁疏綸按炎徑而分劑
恩綸弱質感激懦衷伏念臣役久暍侵政多瘏閟視
南夢九雲之域人濟困於瘴毒當下潦上霧之時師
幾疲於汗馬敢期遇旨爰軫暑行錫之尚藥之珍良
藉以精鍊之瑲璨一沾施濟盡滌煩疴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並離明道同乾健生育長養以爲事仁
哉天地之心痒痾疾痛若切身寄此邦家之脈肆放
嘉賚俾衛微生臣敢不竭力翰方夙懷報效銷民聲
之咨兩庶其有瘳厲臣節之飲冰服之無斁

赴荆閫謝宣賜金罍頒羅香茶

易地翰方猥任上流之寄自天錫寵肆頒內府之珍
德厚淪肌感深填臆伏念臣本無他技幸際明時疆
南海以承流未殫微效國西門之作牧誤被親除比
肅見於吏民頌曷酬于君父忽膺宣旨加賚豈儀異
馥芬芳生清風于茗椀精鏐璀璨疊香雪於衣椸昭
宸眷之優隆煥綸言之勉厲龍光俯逮愚分奚勝恭
惟皇帝陛下德照百官明周四表求文武如不及
爵以勸功送礼樂遠有華予以馭幸遂令塵陋亦被
恩榮臣敢不拜手登嘉鞠躬思稱凡服用之須永言
何日之忘惟薰淪其中以報如天之賜

謝特賜香茶鏤金花

上流承乏倏逢受五之書中旨傳宣恭被畫三之錫
詑榮凡目增感懦衷伏念臣猥備驅馳每慚玩愒特
尋軫怀于邊役過勤頒賚于尚方郁散龍煤帶御爐
之霏霧珍分鳳奇來宮焙之清風藉之蒼金夏鑄之
精侑以翦綵春工之巧縟儀夥重眷眷益昭蒸蓋恭
遇皇帝陛下序恤閔勞以寄馭幸高拱離明之正
如日方中遠揚渙汗之光從天而下自惟庸瑣曷稱
優隆臣敢不滌慮薰心飲華就實無一毫而非君賜
何以將之惟終身而荷聖情未知報所

謝特賜銀絹

逢襃風之期職修篚貢頒晉畫之錫禮重幣餘示外
服之光華極中扃之愧懼臣任分方岳報乏清塵頌
江漢之萬年瑞開電繞效荆衡之三品愧寓風宜幸
沐優容敢圖蕃賚修精鎔之交槩與笺帛以橫陳思
厚如天感深無地恭惟 皇帝陛下垂衣而治所寶
惟賢市駿馬骨以千金感召翕來於國士易胡人首
以一絹經營迄繼於祖規顧惟何功拜此大賜臣敢
不祗承寵渥勉厲愚衷解以衣韓豈但詑一身之飾

捐而問楚康錢得萬里之情

謝宣賜香茶

徽戌因功方忝使蕃之錫梅壬在候又須芳潤之珍服命優隆感恩激烈伏念臣再鼓愈淡一畫無奇守國金湯類鄙窮儒之臭味屬時烽火焉驅醜虜之腥羶忽月團分官焙之餘而煙僕鞍御爐之賸來由翻座藉以寶奩洗瓷勃于塵心倏光華于几目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因時行惠以禮遇臣明德惟馨格遠人於萬里大身以養來賢士于四方致使孤蹤亦叨殊賚臣敢不望恩威而下拜銘寸臆以中藏嘉與我行無載渴載飢之嘆恭疇 君錫有三熏三沐之辭

謝宣賜臘藥 辛亥

一札細書遠下楚熊之域萬金良藥聿來周蜡之時聖惠優隆愚衷激烈伏念臣徒勞蹇老再試因功蒙犯風寒固知與士卒而同甘苦因仍水潦未能使田里之無嘆愁敢期濟衆之仁俯賚衛生之劑出綸錫畫挾纊回春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視民如傷使臣以礼布德行慶元〻庶有瘳乎痒情閔勞溫〻和可知矣遂令跡遐亦被頒臣敢不稽首拜嘉鞠躬盡瘁扶持弱質頓踰丹砂赤箭之儲歌詠殊恩願續翠管銀甖之句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三

可齋雜藁卷之四

啓

代蜀總賀史丞相拜太師魏國公

大庭播告上衮登庸定齊相成師礼重周公之德分主啓魏國名嘉平萬之封昭宗臣佐策之勳示明主報功之寵古今盛事中外歡心竊以六典作姬首三公而始置百官表漢非一職以爲稱自尚父得于磻溪而子房晉于黃石寥〻千載落〻幾人迨我皇朝尤爲曠典惟淳化真人之紹述礼趙普以勳勞至元祐天子之幼沖拜潞公以年德中興而後未見如斯孝國史之所聞獨會稽之先烈然在 孝廟十年庚戌之旦始疏魏社之封迨于 光皇三月甲寅之辰初演師垣之命非以欽崇於舊學則由擁佑於重光方蔚爲賓訓之首稱況繼以金甌之全美越前越後僅有絕無恭惟某官社稷重臣國家元老匡維綱於聖化更張之日運籌策於王室規恢之時事能應物能名持蓍龜之先見剛不吐柔不茹存金石之誠心坐扶茂陵三十載之治功益衍炎祚萬億年之休命赤舄獨隆於左右黃旗浸盛於東南屬閑曆數之紹堯方卜謳歌之歸啓天聲鰲柱金縢藏代發之書曰洗虞淵玉几任保釗之寄遂定一代延長之計堯彰兩宮仁孝之忱以王義質鬼神息四海鵂鶹之難信

行蠻貊格五胡狼虎之姦國静無山岳之動揺人心有松栢之茂恍䎗登鴻碩叶贊燕詒春廣如之徽音佐繼文之丕烈屹然于從容俯仰之頃隱若有憑藉維持之基斯克享於天心宜莫隆於人爵竊聆奎翰親發玉音道德訓之丁寧示元勲之尊顯謂先朝眷倚之意當示褒崇而今日擁翊之功豈容謙抑所以彰兩朝不世之績慰二祖在天之靈異數肆敷僉言惟允山川世胙方益增茅土之封巖石民瞻當愈重槐庭之位然且秉樞机之周密運鼎軸之尊安被之詩歌宜在烝民崧高之雅編之史冊無愧伊訓說命之書自親見之民生幸甚某謬司幷修久蜀泰階刱竊聽于　麻喜欲慶于綠竹丹心報國致忘雨露之深恩白首逢時未分江湖之終老

代蜀總賀與元丁帥除利路安撫副使

簡在　上心全付方面錫馬侈康侯之寵將膺擁晉之宗執禽戒弟子之輿遂正帥師之寄觀朝廷之善處知夷狄之何憂蓋嘗竊聞道路之言妄測廟堂之算謂今蜀棧重在漢閬有如蛇之首尾不可分毋以鹿之犄角為足守故雖二閫之設是特一時之宜豈能無脉絡之不通或者謂体統之當一昔郢之役林父不能克而相之師子儀亦無成近而授鉞一令浮梁之捷閫舉扇一言符離之事去用兵之大率如此謀帥之不專可乎以右事言為今日賀恭惟某官兵民司命國家精神夷險屢更惟義可以落姦雄之膽忠誠一致惟信可以服蠻貊之心中外所恃以安宗社所倚以重比陞卿列咸侯公埽獨以礼樂雖吾儒之至榮然在春秋於外夷而必斥凡使華之遠有以帝眷之方深此實高祖留蕭之規步驟周人思旦之望青氈之帳雖舊白羽之麾方新由茲持太一之大權合乎午之全勢事無肘掣机不髮容夜雪而入蔡城今得一裴度矣春風而問洛水豈無十元結哉某忽聆檄羽之傳不覺屐齒之折蓋敵國如一枰之上勝着在斯凡吾屬皆同舟之中安心可也

代荊閫賀沿江趙制置除與學

北闕疏恩西清晉直東壁圖書之府載典奎章金陵帝王之州仍分齊履詔頒元日喜動明庭恭惟某官社稷宗臣詩書碩望閑中留蕭丞相目膺漢京鎖鑰之權江左有管夷吾盡洗晉國衣冠之陋屹一柱之山立障百川而瀾回天險石頭有虎踞龍蟠之診波澄淮水無鯨呿鰲擲之驚茲膺屢屢之知爰進凝嚴之職牙籤玉軸式昭雲漢之文旗矢彤弓增重風寒之寄佇垂裘舄即正机衡某叟錄一翁棲遲三峴方效祁奚之請老仍偕文子以同升耳聽演綸心形折屐盟鷗夢斷柢憐白首于江湖賀燕心傾徒想烏衣

之卷陌

代京西漕賀沿江趙制置平寇

孽臣干紀驅烏合以跳踉王旅徂征振鷹揚而前滅
去藩籬之咒惡偉社稷之偽功言語星馳歡聲雷動
竊以何代無姦雄之患亦惟在人有控制之方鶴唳
風前走符堅于淝水鵝鳴雪裏傳元濟于蔡城至今
談者之言固曰偉哉之績然使一時震慴之除萬口
惠來之初得裴度則唐業賴之微安石則晋事去矣
不圖今日復見古人有如揚楚之近郊自納涌青之
崔俗憂深指劉養成大曆之疽根拗類股腰更甚後
元之跋扈上方廣天地之容貸彼乃抗雷霆而陸梁
染蚩血于衣冠扇凿腥于域郭江帆海艦攘螳臂以
欲登月戌雲屯逞豺聲而肆毒于斯時也疇克任之
章九重眷乾剛之明而千乘任泰平之責合軍于呼
吸之頃決策于指縱之間析箠一笞投戈四潰恭惟
某官廟堂雅量世冑元勳分寶展親麟趾倚維城之
重受社作輔犬牙強磐石之宗幾年盛守宗留之威名
壯志俟風雲之機會自制孫吳之鐵甕每懷與氏之
金甌豢虎狼而拂其心知噬人而且至取鯨鯢而封
之觀期逋寇之必誅故盡護于我師即翕張於士氣
若元若石若瑛勵父子兄弟之謀曰顏曰悊曰弘協
將帥賓僚之力遂騰丕績高掩前聞彿狸果斃于卯
年兕蜮莫窺於大德月星明槪霾曀清夷被矢彤弓
孟考召公之命袞衣赤舄亟催姬旦之歸赫常武于
清朝揚景光於後代某猥乘邊傳欣聽驛書匹深慶
偉之適憂佟動儒紳之喜色于疆于理佇還周宣爲
貢之封可磨可鐫頌肆柳雅韓碑之作

代京西漕賀淮東趙安撫平寇轉官陞職

露布奏功賓綸疏渥牙纛玉軸升書殿之清班紫綬
金章陟文階之峻秩增十連之重寄昭一代之殊勳
芝誥聯榮棣萼胥慶竊曰弭非常之變是必有非常
之材建甚盛之功亦宜加甚盛之典遹觀在昔肆伐
于淮東山歸勞而榮以袞衣江漢未平而錫之琅矢
淝水風聲之役予封邑於亘伊蔡城雪夜之師加大
天于道古每切仰景光于前代不圖見休烈于清朝
自夫楚國之亡猿久矣漢人之養虎留患千紀攘螳
臂以當車褻兜鞠頓逞蜂腰之尋斧不藉泰山四維
之力孰護長江千里之寒鋤其疽根洗厥妖祲今有
勳焉如此顧何賞以報之恭惟某官勁氣摩雲精誠
貫日立狂瀾之砥柱駕長風之孤騫慷慨事機蓋出
父子弟兄之素志勤勞王室允為將相文武之全才
華夷知萬福之威名士卒想臨淮之氣色踞鞍上馬
期慰河南父老之思擊楫中流勉徇江東人士之望
出星門而伏鉞指蒲澤以麾戈並肅載馳協鵝鶴之

禦侮援桴一鼓隨梟獍之就殲風霆倏其震揚宇宙
為之明概宜頒異數用答殊勞末誇箕茀鏤錫之有
光盡取屬齊揃常而載紀繪功建武重瞻凌鄭之册
青作雅元和玉邁柳韓之金石某猥乗邊傳欣聽驛
書實閔宗社之闓休匪但門墻之私慶緬懷風景豈
嗟有異之山河想見官軍可冀中興之日月

代京西漕賀淮東趙提刑平寇進職

獻捷戎車持斧上繡衣之最升班書殿拖金下紫綬
之榮官名應中穗之禾慶事聯華萼之棣渙頒成命
昺沸歡謠嘗觀古人伯仲之間其在前代勲名之盛
庾亮之有庾翼僅更鎮于武昌謝萬之與謝安靡同
時于淝水蓋未有二惠競爽一体共功并鑾載馳躬
提熊虎之旅麾戈並出手戮鯨鯢之姦奠安宗社之
基圖淨掃乾坤之氛祲捷無虛月賞不踰時並曆甘
茂之十官俱受子展之三命竹帛未之有也縉紳孰
能任之恭惟某官三光五岳之英千載一時之瑞社
神州戮力王室皦皦盛心濟大江誓清中原凜凜英
氣早著西平之有子允宜北殞之無憂江左衣冠見
夷吾而釋慮淮南兵甲賴長孺以寢謀屬狡焉失狼
葛之藤而蠢爾運蜂蠆之毒恣其虐逮我誅鉏遂
勤天討之師爰問兇誅之惡星軺風駕露布朝馳禽
今腹敗以枚拔盡使草薙而禽猕金平兩矢未誇武
安兄弟之勲采石風帆復見雍國文武之略功成不
世報以何宜紅旗之捷奏未幾而黃紙之除書並
至歌江漢之是似已裕父功賦東山之盍歸佇歟王
業某濫乗邊傳倏聽郵音詑揚千載之景光歡動三
軍之舊部縛賊奴而取金印恨莫陪棨張于其間與
光童而唱銅鞮但喜同車書之有日

代荊閫賀交代趙侍郎除京湖制置

凝旒親擢授鉞專征紫橐遵朝甫奏淮頭之新捷碧
油建閫載臨峴首之舊封郵音四傳士氣十倍竊考
三軍師帥之重見諸一門父子之榮趙孟繼成季之
勲晉與刑之具在李愬戡西平之鎮唐功業之獨隆
蓋世德之素孚斯群心之攸屬欣逢盛舉更拖前閫
恭惟某官三光五岳之奇四海萬人之望謂故國必
有喬木挺挺高風濟大江誓清中原凜凜英氣早任
籌帷之畫諮已寬宸衷之顧憂中外幾年始終一節
比孽臣之干紀總王旅以徂征並轡載馳投戈四潰
既修京觀鯨鯢之戮甫趨禁掖鵷鷺之班時遇西風
憂軫兩夜雖江左賴夷吾而無慮然襄陽正叔子之
興思遂轂貳于六卿俾盡護于諸將麾幟士卒一新
無更城郭人民重來如故焜燿弟兄之華萼摩挲父
老之甘棠碎轒轀破穹廬佇掃清于朔漢書旂常銘
彝鼎即入輔于昕朝某斌分甿儒受知先哲護風數

虜款若汙青歷星一終額然頭白久困揄邊之酬應屢陳苦雪之歸休乃而營壘之間盡循諸葛不料藩籬之外又生一秦已偉力之勉支忽倫言之誕告金蘭益締糠粃旬虞占城上之赤雲已卜歸期之近望閼中之紫氣不勝候吏之瞻

代荆閫賀趙都承除京湖制副兼京西漕

絲綸錫渥貂鉞登庸次對邇班密希樞机之旨元戎小隊交輝礼樂之華新命傲傳舊封肆恍春乃一門之盛見之再世之間淮南送君如賛皇之父子武昌繼踵若元規之弟兄然相與以並為乃昔無而今有縉紳創見竹帛增光恭惟某官蓋代奇材濟時雅志心有如日常存宗社之謀義不共天素得家庭之論早自纏裘之猖獗已先介胄以馳驅屢更險夷一致忠孝比楓宸之授節指蒲澤以麾戈雪壘夕馳露布朝奏凡梟獍底就殲之速皆鵜鶘專禦侮之勞笳鼓賦歸甫息淮壖之祲羽書告遽忽騰蜀棧之烽上懷叔子之威名士想臨淮之氣色遂縣帷幄来建閫臺江山形勢嘗得之目中錢穀甲兵可運之掌上一麾白羽盡復長纏北年之氛無復固邊人之衰服鄭侯之功第一看史冊之相輝某老不如人久為懷土徒以受令公之薦尚叨守忠武之營萬里封疆不料鄉鄰之警十年精力徒傷風景之贈幸二患之肯来庶一癰之知免國事幸甚造物畀之入玉門関豈望賜環之寵歌銅鞮陌欣聞挾纊之聲

代京西漕賀趙都承除京湖制副兼京西漕

謀詩書帥還礼樂臣密旨布宣次對屈松階之履使權潛度元戎連蓉府之纛卸音四傳士氣十倍竊以奕代典刑之懿載稽昔賢勲業之隆李愬幾西平之官犹詫唐人之父子庾翼繼武昌之鎮尚誇晉世之第兄況夫理閥閲之英規聯閫臺之逸駕于昭盛美实掩前聞恭惟某官文武全材社稷偉器千載英靈之氣飄〻如雲一門忠孝之心皦〻犹日早賛庭帷之畫諾已寬廊廟之頤憂險夷百為始終一節比以金甌之戕玷有勤綉斧之徂征雪鶴夜馳風鵲朝奏甫賴淮南之汲黯屬懷江漢之召公謂湟水羌人尚畏後將軍之策而鎮州士卒犹存先太師之衣茲樞机穀紫禁之班而貂鉞問青纏之舊江山好在壁壘麾幟之無更日月幾何城郭人民之如故目睇五原之草綠指麾萬竈之衆紅破穹廬碎韜轀一掃黃龍之磧清廟貌定鐘簴重申白馬之盟香手拍于銅鞮慶勝懸于金斗某绝徼籌略猥玷諏謀數載春陵髮為之白一来襄峴突未及黔適當擊柝之時旋玷予環之寵欣聆除目幸締交盟雷動歡聲頓釋藩籬之遁慮海涵宏度庶無糠粃之遺羞

代京西漕賀全大監除京西提舉兼制參
形墀疏寵玉節陞華省監職班將建小雅修車之績
闡輶佐畫豈惟太史平準之司鈞音一傳輿頌四達
恭惟某官蟲全王佐名冠時流袛掌論兵暗合孫
吳之略抱膝懷古有自比管樂之心早曳裾而客諸
侯即折箠而制千里春容談笑之頃慷慨功名之津
入奉廟謀平楚首來于劇孟出參軍事却秦盡出于
仲連坐揚天討之師立正兇誅之惡既騰露布游陟
星闈屬懷蜀棧萬里之憂尤重襄城上流之勢謂二
三豪俊久相與于籌帷有百萬甲兵盖莫如于武庫
戟屢使事誕布皇靈草木皆知于威名壁壘喜聞其
致耆酋之斃去而且菌腥污于隴右蚩血漬于中原
失火殃魚藩籬恐及傷弓驚鳥家室為憂在吾台治
之方無出不爭之策然閫堡有重吾之必守而蕭墻
有心腹之當防不有人焉孰為國重恭惟某官西朝
碩德千載真儒典刑大雅之遺音學閫中庸之至性
青山三百疊真人傑以地靈册桂五枝芳由源深而
流遠自膺分月即委護風宣流晝戟之仁聲振厉儒
衣之精采一歷無聲已寒桐幕之鐘十乘有行未暖
渚宮之席屬時宵旰遠碩岷峨謂喬莢又起于一秦
而將略可無于諸葛遂躋郎位亟陟卿珪載登枚徐
侍從之班正重周召方伯之寄夜觀奎壁煥寶儲次
氣色佇恢謨略弘濟艱難王帳借籌暫屈樽俎之攬
金印如斗亟看笳鼓之歸某蜉木技窮刀頭夢切慨
念星霜之久精力為殫頓瞻風景之殊意料不及茲
忝予環之命適丁擊柝之時忽聽除音頓強懦氣頌
言長策亟澄江漢之波庶俾陳人早聞丘園之隱

代蜀總賀桂侍郎除四川制置

紫槖聯班綸綍布王言之命碧油易鎮詩書膺元帥
之謀封疆荒四履之雄中外有九鼎之重先庚傚播
旁午歡聲敢因名氏之通略敘兵戎之繫若時西土
在國北門自羅怪歲狐鼠之姦頻覺連年鴻鴈之集
胡牧倏侵于春草戎亭屢警于夕烽雖廟算之全安
对之暹春到井參偉玉帳前籌之智自是定四維安
疆之計為萬里掃清之期閫范公而西賊驚何憂疆
場相司馬而邊人戒佇位廟堂某一總賦輿屡踰歲
籥瓶之罄矣莫供漢栁之屯旌以招之許問吳松之
鈞伊昔托鄰于玉水今將識面于寶屏書下日邊喜
同雪外雖烏擋已辦巾車欵問于田園儼馬首可瞻
聚米頭陳于山谷遅吾行也猶及見之

代交閫賀黃漕赴召除卿師成都

渙頒宸綍晉涉卿珪不俟駕而行亩聽四牡使臣之
勞毋疾驅有招復膺三軍元帥之謀偉中外之歡聲
仍山川之之 舊拔 恭惟某官清廟鍾呂明堂棟梁學問

續諸儒之燈文章傳萬古之印剛弗吐柔弗茹山甫高風撓不濁澄不清叔度偉量自指錦宮而彈節已暴玉帳以殿邦臺閫七年金湯增重峨峨半壁桃李成陰上方亭環以召之公已趣裝而下矣星軺南指謂遼東之白鶴且還月掌西升奚閬上之青牛再去意者蜀道天難之險靡容雪山人去之輕遂留蕭何行且殿四封之重無遇戴胄豈徒持三尺之平雖是行少緩于登仙恐不日爰立而作相某身縻閫寄心荷襟期聽傲播之好音覺倍明于老眼記蒸恩五百人之列喜最號于得人望少城幾千里之遙恨莫陪於賀客

代賀四川揔制置除煥學

碧油奏最冊綍疏恩元日路朝方聳聲后奉璋之聽清時冊府載司寧王遺寶之書偉學士之華班表帝心之除眷一新明命四達歡謠恭惟某官禮樂鉅儒典刑大雅早負經綸之志出逢熙洽之辰戮力神州小江左夷吾之智盛心王業繼隆中諸葛之規白簡衣往鎮于淮濆遠聳轟載臨于荊渚赫然偉績簡在眷東獻納聯班爰荷形墀之案詩書謀帥遂分玉壘之弓碩當虔疑頃洞之餘首用安靜和平之策張忠定一箇信人心隨見于感孚范老子百萬兵敵膽果閑于驚破蔽化日春熙于井絡而胡星夜落于昴街門戶藩籬匯特壯青天之險介胄于櫓無非用黃石之柔挽回蜀道之難屹作雪山之重宜陛奎象仍護參墟勒孟陽劍閣銘佇紀功于燕昂上王褒益州頌即正位于岩廊某從荷化鈞欣聆宸綍刻厲鶯行之列敢忘燕雀賀之私閱中之蕭相復留頗竟成于勳業穎川之許丞未去尚終賴于寬弘

代京西漕賀湖北趙漕

妙東上心蕭椅使指金鑾入奏方聯蘭省之班玉節暨東仍轉柳營之餉臺綱假投與頌俞歸恭惟某官帝室宗英儒林師匠丰標立千仞之壁議論回百川之瀾學問淵源傳武夷之正印性命道德續伊洛之遺燈故凡平時施設之方盡出諸老講明之素分符楚戶尚懷細侯竹馬之思攬轡夔門熟訪忠武木牛之略繼興思于宣室爰上計于甘泉含鷄舌之香浸階清要接豹尾之武盡藝論思時惟洞庭彭蠡之濱莫急金城漕中之漕遂廷執路未駕輕車席上遇師毋薄青氈之舊樓前訪古細賡黃鶴之吟恐墨突之未黔有漢沔之即紫某守邊圉效秉傳踰涯正虞寄重于唳襟其執勢聯于唇齒前旌相望後乘何憂築壽昌之遠倉恨未知于奇畫繼酈侯之粮道頗倚示於良規

代賀京西朱憲除閣職

麾輒奏最綸綍既恩道家蓬萊之山峻躋華直方城漢水之地仍總使權封圻無前日之殊父老有春年之借游頌與命允穆師言恭惟某官奧學淵停孤標山立博通古典不遺九丘八索之書涵泳聖經一洗諸子百家之說赫奕金城之上討光華玉節之秉邊鼂劉畏威夜落旄頭之焰衣冠垂象曉登貫索之輝遠騰九重欽恤之仁益贊一道澄清之譽犹君奭分陝召南之化盛行而季梁在隋漢東之國為大宜膺芝誥爰與竹書光照奎壁之文章位重隰原之禮樂佇歌四牡即覲六龍某久竊餘光欣聞成命代庖越俎方虞嘵乘之貽羞攬轡登車尚賴餘波之借潤

代京西漕賀李工書

嚋咨首諫晉陟部臺訓飭邦工爰掌冬卿之典緝熙帝學寀陪䜣幄之遊鄭音肆傳輿論胥慶恭惟某官氣涵剛大識造精微蘊開物成務之才抱尊主庇民之學一時星鳳真中朝人物之英千載雲龍乃南陽帝鄉之彥外庸早著上眷素深旋步武于周行即王盟于公論烏臺執憲備更三院之朝儀騎省封還要補百張之諫紙盡行所學無隱不言人主為霽于威顏天下想聞其風采夙夜獻納宜陞畫省之班日月就將仍侍金華之講翊成君德興起治功聽文石之優聲難掩步武調恭階之端鉉佇倚經綸某誤攬轡絲欣聆制綍雁門遣戍已虞數處之護風煙屢傾心庥賴萬間之芘而

代京西漕賀錢秘監兼侍講

渙恩楓宸晉長蘭臺馬融三入之榮盛推東觀丁鴻五論之講密侍北宫真儒者之至榮欝興情而胥悅恭惟某官儒林根柢藝苑精華續姓命之遺燈振聖賢之餘響文章藻麗有三代兩漢之風學問淵深洗諸子百家之陋外庸早著上眷久隆由驥足以來旋即翕行之𨵦步太乙青藜之閣爰歷從仇中書紫薇之垣久瞻儀羽茲已大蓬之寵式彰冊宸之知虎觀曉趨帝學賴緝熙之益講臺晝直皇猷資論敵之工已聯論思獻納之班佇錫輔相弼諧之命某遙分使傳欣聽除音引領蓬萊知是幾塵之隔依身廈屋庥無凌雨之憂

代京西漕賀趙侍御除大諫

嚋咨擢擢峻陟上坡聖天子從善如流以資風憲諫大夫憂國犹渴式藝箴規御筆親除儒紳交慶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造精微著龜彰先見之明金石厲匪躬之節開邪陳善窃自比於孟軻正色立朝咸謂今之汲黯外庸早著上眷素隆由步武於周行即主盟於已論五花天近贊我多之威稜兩栢霜凝振秉驄之精采中外為之嚴憚朝廷賴以尊安有三代遺

直之風再睹清献當八年敢言之日允類陽城喜慶曆之歌詩更賁元和之諫紙益辯剴論共起太平想集書囊作漢文之帷幛倚持色綠補虞舜之衣裳其謀攬轡係欣聆制綍當日月之亭午坐砥陰消誦江漢之朝宗頌析海納

代京西漕賀何宗傳除正言

龍攄漢渥騎省升華正色立朝重見元和之諫紙真賢得路共慶慶曆之歌詩吾道光亨太平立致恭惟某官氣涵剛大識造精微抱關物成務之才存陳善閑邪之敬慷慨論事賈誼陸贄之流鯁切愛君魏徵王珪之右外庸早著上眷久隆粵登鶯序之華甫典麟宗之籍屬時當守勤八年望治之心咨我正人賴一言興邦之益爰資鴻碩來討箴規白筆抗詞士想聞于風采青蒲入奏上必霽于威顏朝端愈見于清明國勢佇期于寧謐身依文石奚拘一月之上封日送延英不待數年而入相某遥分使指欣聽除書數處護風正鴈門之遣戍萬閻芘雨惟燕廈之傾心

代京西漕賀陳少監兼殿講

中宸䟽寵內殿論經五兵法度之嚴甫推武庫三代詩書之彥宜在講帷除書四傳士論胥慶恭惟某官詞林宗匠治道津梁續性命之遺燈振聖留之餘響文章典麗有三代兩漢之風學問深純洗諸子百家之習登進經洽妙柬眷知槐市横經久積師儒之望蓬山接武寖升臺有之班兹由戎監之華爰侍細氊之讀書聖聞而付史館丕邁昌朝成君德而在經筵式資正叔由是贊緝熙之學比其為輔相之基紫荷立登白麻可俟某遥分使傳欣聽除音數處護風正鴈門之遣戍萬閻芘而惟燕廈之傾心

代賀陳洋州

鞠座䟽恩艾轄作牧十年出幕府望久積于旌麾千里得湖山令將新于庭戶墻冢重東流之地漢閣寬兩頤之憂金湯有人紳笏胥慶恭惟某官閬苑錦屏之秀雪山玉壘之英自卧大床元龍有湖海之氣安事一室仲舒非塵埃之人自騏驥于康衢即鵬騫于溟渤以身徇國凜存忠孝之規趋事赴功靡擇險夷之任談笑河陽之幕從容单父之琴月駕佐邦清徽一盃之水是臺贊鉤飽供萬竈之煙士方相為斯世敷業之期上盍趣登中朝献納之選屬時斂戎重在洋川南褒北斜直指子午之谷前瀧後蜀已嚴戍已之屯遂膺玉帳之制閫亟畀銅符而作鎮山川人物既素得于巴中堡障蕭條斯可運于掌上兹未從衎春之駕果已騰來暮之謠石硯牙籤細和詞人之佳句橙亭秋浦重尋賢守之舊遊第朝廷已深知于弱翁恐郡國難久屈于黃霸廉需黔突即換紫泥某庭

未了官少寧吏事一行作吏已慚揚州梅閣之吟再轉為丞尤愧藍田松庭之記雖凡骨勉期于再換而俗容尚費於藥醫碌碌家庭見謂厥苗而弗播棲棲歲月真成不穡以取困政有畏于簡書乃獲承于棨戟康侯召父未去許丞毋失名譽善事上官尚當諸大府而受約束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庶期知廣廈之為帡幪

嗣男　枃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四

可齋雜藁卷之五

啓

賀太傅鄭右相

明廷播告元老奮庸立傅惟其人用章昭于舊德作相置諸右俾兼總于中樞以道亨世運之屯於易得君子之後八紘豫動九㝢安疆惟前代訓迪厥官亦舊人圖任共政當景祐際則有若沂公在隆興朝則有若岐國雖皆因於首鉉旋晉陟於中台光于前聞未若今日斉勿君臣之好雍容師保之間恭惟某官公溥而明通德盛而仁熟求多聞典于學甘盤之于殷邦持衆美効之君元黔之起秦府學力定而誠心貫金石世故熟而先見猶蓍龜佐昔端平為小元祐衆正有彙升之喜皇穹開將泰之機一時規模三代氣象臣爾斡斗柄而在手俟焉付雲岫之無心若旱作霖天子形之夢想如畏望歲國人喜其來歸自解琴而更張久覆甌而有待不扶其顛危將焉用彼今欲其平治舍我其誰一月三至往道雖已繁謀猷而告后十年再登相位何如陳德義以佐王緇衣斯美于武公猶見戴加于士會當霆父整宇宙更春第上心方望于太平而國事愈艱于曩昔境日蹙而狄難孔棘士風靡而黨論尚騰漢幣壞矣無子母相權之道唐燹塈矣乏淵泉流通之術哀鴻愁嘆封豕縱横

挽回陽九之艱難舉看台三之運掉真儒無敵吾屬何憂猶醫用藥審己試之方如奕舉棋回屢更之局自是寄安危於八柱平輕重於一舟以鞏丕基以熙庶績畢天下之能事集古人之大成固俾周召專美有姬當與文富齊芳我宗器非舊人惟求舊式副具瞻周有終相亦惟終其永無斁某自憐頹鏡久出洪爐雖畎畝若將終身未忘鍛鍊如鈞陶之轉一氣忽聽制麻驚駘惟戀主之懷小草有逢時之幸魚鰕侶迹燕雀馳誠望太階兩兩之符固煙霄之絕想賴廈屋渠渠之芘知風雨之無虞

賀鄭左相除太師魏國公辭免太師

制麻誕揚魁柄載持不必備官惟其人謙處維垣之貴爰立作相置諸左晉封大國之榮九賜尊安八埏闔懌聽本朝之上宰固共政以舊人命路國于至和之二年則乃肯台之重陵復岐公于陰興之初禩亦由次輔以後升大冊肆闡前修丕遹恭惟某官器閎而用博誠立而明通有王佐才務引其君於當道曰大人者將以先知而覺民公論恃之以悅盟善類倚之為宗主白還公袞叶輔宸旒持勁節之冰霜締陰知于金石說念治功之遼邈固回世運之艱屯酬酢幾微堅凝力量俛百官而撫夷夏遂萬物以理陰陽皆爾股肱比三年而為國除吾依魏成一德以享心上方待之以不名公愈退然而毋伐茲頒九命式副羣情然且陳善責難備陳姚崇十事之說辭榮就列遠愈鄧禹三遷之高對揚帝訓之丁寧咨勿阿衡之倚頼冠榮頒斗衍賦公圭蓋將畢大儒熙載之工于以副明主仰成之意第惟事會尚費謨猷治善化更維類解以方調之瑟師老財匱殆如張而未弛之弓柳猶閑尺脉之證深未易方七劑之效速旁觀泛論雖非實證陸贄以能言畢智盡忠孰識如晦元齡之不易窃窺偉奏敬嘆盛心譬彼中流駕萬斛之舡而必屆憂乎行道當六馬之馭以何難天其開平治之期時則賴扶持之力器舊人求舊無疆惟休德新日又新永膺多福某窮閻屏跡大廈囿身風簷化治之生成今覩明倫而鼓舞謹名未洗豈敢希人才冊子之之收慶頌喧傳猶頓効儒士歌詩之作

賀鄭丞相克復襄樊

郡國被圖贊大重之英斷巖廊授策還三峴之舊疆喜動河山慶閑社稷眷昔光堯之南渡首嚴襄漢之西門艱難經理雖頼臣飛維持主張實繇相府晉謂金湯之全勢游雜椿莽者歷年幸明良之相逢運神武于不殺遂收舊物化蕩前修恭惟某官膺秋壯猶卻業儒效身任國家之泰道亨天地之屯撫御時机運掌中之造化圖回㢠宇起心上之經綸謀謨密契

於袞裳科頊由詳於邊史自許以中立將成李愬之功無愧乎弱翁每畧營平之策此三軍之奮勇爰一舉以畴勩城郭皆是人民則非無復形於浩歎廟貌不移鍾簴如故茲可冀於中興某猥備馳驅幸附鱗翼不揣敢輕於斯動自知獨犯於衆難復古銅鞮穎公玉斧敢不增陴浚隍以固吾圉繕兵積粟以伐敵謀曹翰孰可继之顧重剗燕之守張仲侯誰在矣庶臻江漢之成

賀別參政

渙恩丹衮復位黃扉九重回日月之明載新大政四海切雲霓之望爰起舊勳世運亨屯人情恍豫竊以國朝之大拜每由政府以平躋潞公相于慶曆際之八年先踰年而進任文簡擢于景德初之七月後閱月以登庸曾不踰時付之大柄茲誕敷於明制將丕遷于前聞恭惟某官李帝精忠救時才略琦有奇骨毅氣晏若而下自安流真貴人風範凝然爲上所重早歷藩方之委寄屢勝王室之勳庸德望著於朝廷威名在於夷狄昨陪宰席妙東袞旒下斧鉞于青冥猶以門户藩籬之倚重樂鼓鍾于綠野孰知江湖廊廟之同憂若大旱用汝作霖凡國人望公如歲天其欲治舍孟子當其誰哉吾乃今知曰周禮盡在是矣用歸赤舄爰豎青氊眷帝心渴見之頻年而時事轉艱於畴昔賈生所謂公私哀痛之日孔明所謂疲弊危急之秋地既赤而益以重離鴻之哀聲野雖青而不能弭封豕之游食人材狃於朋比議論勝於事功漢鼈壞矣無子母相權之方唐笑甕矣乏渊泉流通之術凡此更醫之屢試居然當局之愈难將以挽回陽九之危孰不傒望台三之出克艱厥臣乃又允賴和衷爰立衎相輔台倚需置左某魚鰕侶迹燕雀傾心顧雖陷比部之黨人何幸覩東山之相業備王導可六椽之舊錄尚矜于履髫置杜淹四十人之閒猶有希于挻埴

賀王參政

擢自本兵晉陞次輔開樂正子爲政豈惟慰善類之心見王茂洪何憂足以壯中國之勢聿新鼎象允協嚴瞻仰惟皇朝稽諸唐制下丞相之一等參天子之萬機自乾德初命居正而副普暨王道際侍冠準以同端凡而政本之與聞茲寳翁衛之俟用除書誕播盛典覩逢恭惟某官學者宗工國之元氣中流砥柱力回瀾倒之百川繁星麗空人仰芒寒之五緯根源道德運量精神調琴閒寬猛之絃審局面安危之著凡戎繁蒸之奏髮盡白歷兩地而上悃愊愈畀以真實之意答天心用和平之方壽國脈扶持公是主君子之憂盟翊贊神謨銷外邪之客氣世方賴之底治

上受仰以責成閑天章閣以疇咨復見仲淹于今日
坐退思巖而自任肯居宗道之下風弘濟興功不過
前哲充疑啟匡乃入允賴和衷爰立作相輔台倚需
置左某猥安野處欣聽鄖傳昔從鞭策之下塵已識
廟堂之偉器望泰階六符之采但知拭目於太平持
南豐一瓣之香惟有傾心于宏覆

賀吴僉書

升華書殿晉位樞庭賚良弼其代予言甫新王度有
常德以立武事爰賛廟謨天相斯文國有元氣笏考
昭陵之盛際每推宥府之得人命范暨韓士夫喜而
酌酒以弼副行儒者為之獻歌周能覽西北之頤憂
道揆宏濟興功其素孚殊知欣聆異用何幸見東山
之相業秪憐在北部之黨人跡侶魚鰕心陪燕雀昔
吴公治河南而害薦豈敢弭忘今李廣老霸陵以何
為所祈加芘

賀王僉書

渙敭明制晉典本兵受嘉師監祥刑久登咈吾有常
德立武事爰陟股肱尤尚尊安八紘闡懌在昔昭陵
之盛際豈無疆圉之外虞若稽儒英副乃兵柄富文
忠用而弭契丹之犯塞韓魏公進而致元昊之請盟
當時士夫之間共為社稷之慶或酌酒交賀或濃墨
獻歌我思古人復見今日恭惟某官棟梁偉器韜漢
措中外於寧謐茲時並拜再見前修恭惟某官第一
流英賢五百歲間氣自鼂董公孫之對人已知為經
濟之材在皋朔吾丘之間上允持以弼諧之寄根源
世德土苴炅屠以渙乎風水之文豈屯此雲雷之澤
狂瀾砥柱野渡横舟士每以深源之出處卜安危公
不以子文之仕已形喜慍股肱寄重喉舌歸班日月
論思載視禁扉之草夙夜宥密遂聯公府之槐蓋當
邊柝之風寒尚軫宸旒之旰食彼後將軍十二便將
旋行之非小老子百萬兵執主張是斯至而地已遲
十年于旁用而漢業興司馬相則遂人戒利害在俯
仰請借前箸籌之道德成安彊則可高枕卧矣付登
遺音正色立朝簡錫得重臣体據經引古傳治為世
儒宗去來富貴之浮雲出處聲名之山重孤忠霜雪
闊步星辰曳尚書之履以來歸前天子之席而渴見
朝夕獻納修秋典以明刑日月就將啓宸猷而輔德
屬當邊柝軫慮中宸踰春水之已生尚南風之不競
膚知小范老子胸次萬兵上謂司馬端明腳跟一實
藉精神之聚會成道德之安彊于以轉旋世運之屯
扶持君子之泰以四國恃以折衝天欲治今世捨
我其誰帝賚予良弼爰立作相某夙登墻仞欣聽鄖
傳雖其在北部之黨人何幸觀東山之相業魚鰕侶
迹燕雀傾心閔李廣于霸陵今其老矣見王導于江

右夫何憂哉

賀應同知

渙敭顯冊晉典本兵賚良弼代予言甫新王度有常德立武事受贊廟謨相業華開師言允穆觀昭陵之盛際值疆圉之外虞敷求耆英俾副樞柄富文忠用而弭契丹之犯塞韓魏國進而致元昊之請盟若時揩紳之間同然宗社之慶或酌酒相賀或濃墨獻歌緬思古人復見今日恭惟某官弘深而肅括簡重而裕和為世儒宗獨振斯文于千古負公輔望已逕兩地之十年外夷傳誦其詞章多士想聞其風采自更政瑟首聘賢旌起霖雨之蟄龍儀雲霄之祥鳳朝夕獻納備殫啓后之歎日月就將允藉敬王之學洪筆兼唐之兩制皇文作宋之一經煥然討論潤色之工恐若輔相弼諧之益屬嚴邊瑣爰藉帷籌火出百萬兵甲于胸中旦制十二使宜于圖上精神聚會道德安彊上曰朕太平必斯人久闕心膂屬謂相中國亡生事當見膽寒既無競以訓四方即晉庸而宅百揆某幸依墻仞喜聽廷揚魚鰕之侶江湖亦與乾坤之生育燕雀之賀廈屋莫無風雨之漂搖

賀史同知

渙膺明制晉貳本兵日月論思久為天之喉舌夙夜宥密爰作帝之股肱宗社安彊華夏圖惇窃考昭陵之盛際每推右府之得人命范韓士夫喜而酌酒以弼副付儒者為之獻歌用能消西北二寇之憑陵致中外百年之寧謐于皇靚櫂再見前修恭惟某官識洞萬微才兼數器親承丈獻遵吕氏之兩申自致勳勞偉祖徠之一篇素熟開濟治朝之籌略飽諳中興故府之典章備歷外庸益隆上眷密勿丹屏之步武維持黃閣之紀綱調燮間小大之族事事畢擧當局面安危之務著著皆高方將修會計録於元和況值上恥田圖於神爵以嚴科瑣以佐色與登之二三執政之聯賴爾百萬甲兵之助我先后綏乃祖乃父式副疇庸其永世惟一德一心庶臻底績克趾累朝之弼亮用基四海之升平吾不如蕭何不如子房允資人傑時有若巫賢有若伊陟佇相王家某投老餘生受知再世雖以杜門而屏迹不勝賀廈之傾心望泰階六符之躔恨阻曙于公家持南豈一辭之敬尚希芘于化鈞

賀應同知兼參政

渙被贊書晉陞次輔上開天章閣方將責任于希文公坐退思巖奚止比蹤于宗道聿新畀象允協輿情恭惟某官社稷股肱道學元氣據經引古博洽為世儒宗正色立朝靖重得大臣体協調政瑟如東寅旒從容禁案之論思密勿細氈之講誦彌綸兩制一新

建武之詔書領袖諸賢盡取正元之朝士以此嚴瞻之共屬必知柄用之有期命子務以運籌足以親外夷之醜用樂正以為政斯其慰善類之心自茲賛襄一二日之機于以扶植億萬年之命以持國是以滌興功作宰相須讀書若祖有訓戒遠人毋生事彼敵何憂我儀山甫以圖之今舍孟軻其誰者大鈞播物寰宇皆春某素尋殊知欣聞異數雖以杜門而屏跡不勝賀慶之傾心望泰階六符之躔恨阻瞻于公袞特南豐一瓣之敬願希芘于化鈞

賀吏部趙尚書

誕敷上旨正陟中臺典三礼作秩宗任均陰于常伯統百官掌邦治位尤重于冢卿正人得時薄海蒙福恭惟某官明堂柱石清廟鼎彝河間之所好惟書外無他嗜沛獻之尤窮于易深造其微由管鑰于龍墀爰倚囊于豹尾力辞夕拜恬處春官甄拔人才嘗試山公之啓事勤宗社備殫劉向之忠堅裁歸水鏡之公論讀重金華之侍尚書為天喉舌式副具瞻孰攻猶吾股肱立蹡近輔某迹縻遠嶠芘窃棠墻跕〻墮鳶徒羨煙霄之翔翥渠〻賀燕巢無風雨之震凌

賀礼部徐尚書

疏恩宸扆正位春官司馬統六師方用真儒之武秩宗典三礼聿新昭代之文帝眷郅隆師言咸穆恭惟某官吾道元氣公論主盟機軸一家之言典刑丞獨根源六藝之學師友聖賢自正色之立朝罄精忠而報國賜履授鉞幾半天下封囊荷橐不媿古人細氈尚論于唐虞直聲濃熏于班馬聿資砥柱以障狂瀾晉司臺閣之大儀益聳巖廊之碩望尚書為天喉舌式副具瞻孰攻猶吾股肱立蹡近輔某迹縻遠嶠芘窃棠墻萬里梅花共傒早謳於商鼎十年棠蔭尚知不廢竹蕭規

賀董侍郎權給事

彤墀錫寵青瑣陞華位重論思甫進夏卿之亞任專封駁仍兼夕拜之榮正人得時薄海蒙福恭惟某官氣融光嶽道續濂伊武侯五月渡瀘南方已聞于底定周公三年歸洛東山何可以久留起熊旂犀甲之元戎還豹尾雞翹之法從窃小百工之事載參九伐之誅惟精神心術動悟於上前宜風采言論聳聞于天下倫除咨至柄用可覘批尾抗顔允賴回天之力聚頭進步便當秉國之均某隸聽好音雖填袁聽梅花寄遠惟祈商鼎之早調棠蔭瞻蘭知守蕭規而弗墜

賀陳中書礼侍

家恩宸陛進貳頌臺蘭省典封應列星于天上薇垣儤直現一佛于人間輔國本以尊安昭聖心之簡注

恭惟某官金鑾逸韻玉立清標相如之賦得同時久聞于上仲舒之文宜為詁獨步無前自依日月之光即峻雲霄之步句稽胄監丞佐帝宗屬資天下之端人贊決朝廷之大計咨夷而典朕禮爰藉封論發說以代予言倂煩潤色以綸除之咨至知柄用之可占維時保護之功羽翼成矣不日奮庸之命股肱喜哉某縻迹嶺隅馳心墻仞墮鳶跕跕萬山遠隔于煙霄賀燕渠渠大廈不憂于風雨

賀吏部倪侍郎

洊膺帝制晉貳天官位外府之上卿久贊鈞陶之化作中臺之小宰載司衡鑑之公君子得輿善類舉茅恭惟某官英韶雅韻高華清標名姓御屏要奏虎符之最典刑家菊熟諳臺閣之儀載依日月之光益峻星辰之武二省政事之自出升正是資三銓人物之攸司鑒裁久屬善哉敕命必也正名一新金鏡之掄才仍轄玉衡之齊政前裴後李豈專美于唐朝左皐右夔行亮工於帝室某墮身遠嶠舞手好音對雁飛不到之天煙霄殊絕依燕賀有成之地風雨奚憂

賀吏部袁侍郎

洊躋大廷升華小宰螭坳載筆獨優二史之才豹尾聯班爰典三銓之寄聿昭帝眷允副輿瞻恭惟某官瑞世鳳麟識時蓍蔡考師友一家之譜丕遹前聞續聖賢千古之燈以詔後學畢結楓宸之眷倚久登荷橐之論思賴時瑞人定國大計赤墀記事肆煩君舉之書朱邸談經備藩師資之訓茲人物盡歸于水鏡在上心實屬于金甌漢宮羽翼之成正資保護虞廷股肱之作佇陟贊襄某迹縶嶺陬心依墻仞墮鳶跕跕萬山遠隔于煙霄賀燕渠渠大廈不憂于風雨

賀刑部趙侍郎

洊恩宸陛晉貳秋臺執丹筆以平反晉司憲典佩紫囊而獻納聿正從班瑞人得時薄海蒙福恭惟某官英才寡二大雅不群天子知向之精忠足補當世朝廷有勉之鯁亮可表宗臣比由東諸侯以來歸即以小司寇而入侍謂獄者民之命允資忠信慈惠之師而君子法之原尤矜哀矜惻怛之意康哉敕命必也正名呂侯惟哲人既灼四方而敷德皋陶弼予治吏凝庶績以亮工某縻迹嶺陬馳心墻仞墮鳶跕跕萬山遠隔于煙霄賀燕渠渠大廈不憂于風雨

賀陸常卿兼修注

擢由內相陟乃上卿議主曲臺任稽古禮文之事書嚴直筆為衡朝言動之司丕顯龍光以華鴻碩恭惟某官學航聖瀆材棟詞林祥麟威鳳之在庭藹然人瑞拱璧天球之照几舉世儒珍倏永清瑩于筍班群玉久儀于蓮省以蒔履則得講師之三昧以蘭臺則

備書法之五難將俾立蟠日近八磚之影肆煩司蒞風生九棘之華上心愈切于倚毗國典聿資于潤色起居名為史將垂法於後來太常不是卿訏驕班于邇列某縻身闈寄洗耳郵傳聽紫宸香案之前欣欣慶賀憐玉闈樂府之嘆望望鄉情

賀饒左司

演綸西掖振領中臺郎官上應列星久資贊化都司學為宰相奚俾正名帝眷郅隆師言允穆恭惟某官珩璜粹德韶濩正音事熟理明氣挹風霜之久量宏識遠襟存湖海之寬自步武于周行早騫華于漢省樞機輔贊粵由佐昴以調梅事物剸裁若迎刃而破竹宜膺妙柬載錫真除臺轄二十四司暫煩綱紀屬車八十一乘更藉諮思某遠在嶺陬阻趨墻仅燕雀賀廈異無風雨之虞鵷鷺充庭徒作雲霄之夢

賀右司汪松丞

肆晴儒望榮陟宰司秘書堪為丞爰昇清華之任都曹學為相仍資毗佐之功除目甫傳師言允穆恭惟某官周彝古範荊璞希珍曳組群工之間芒寒色正振衣千仞之表實茂聲蜚締異眷于九重贊宏謨于兩地掌丞轄十二司之事既所優為任冊府第一人之官宜其妙選班筍浸高于步武鼎梅允叶于調膈登道家蓬萊之山風塵夐絕歷台斗璣衡之位日月可期某遠在嶺陬阻趨墻仅燕雀賀廈異寬凌霄之虞鵷鷺充庭知慶亨嘉之會

賀陳都丞

顯膺睿眷峻陟隆名竞闢通班光中興之籌略漢惟導言壯外治之精神溫綍一傳輿情四洽恭惟某官周彝古範荊璞希珍曳組群工之間如玉斯潔振衣千仞之表不雷以同茂著清規游仪華貫夙夜宥密之命允賴彌縫日月献納之猷將資啓沃茲陞華于東壁仍佐畫于西樞柳渾知萬里情折衝餘事元凱有五經庫應變奚难陸續綸除權輿柄用某猥縻藩閫阻造賓閎方君子之得時云胡不喜為朝家而致賀逢及其私

賀陳檢詳除戎監

淡奉宸綸晉登戎監振机列屬久毗經武之謨蘭錡陞華爰領訓工之寄有隆異眷益茂英猷恭惟某官韶濩正音珩璜粹德理明識定竹迎刃以不留局熟机圓珠走盤而莫喻凡今日運奇于掌上皆曩時親得于目中以柳渾識萬里之戎情恢肰餘略如元凱擅五經之武庫皆所優為宜被宸知益隆班望函人矢人之事咸精其能天官地官之選各率其屬其遠縻藩服阻造賓閎方君子得時自可折衝於異域幸故人加念毋令投老於炎陬

賀盛編修

疇庸外府佐畫中樞財貨出納之司旣煩贊貳基命
宥密之地爰藉編摩温綍一傳輿情交慶恭惟某官
珩璜粹德韶濩正音曳組庠工之間芒寒色正振衣
千仞之表實茂聲蜚早歸眷于龍宸已徧儀于鵷序
典匭廣言路無幽枉之不通以貢致邦財每愛藏之
惟謹念邊防之重事仗樞筦之東條書成賜經武之
名暫勤刪潤地峻列洪文之館即喜登庸某遠聽除
音倍增慶臆折衝千里知強本之有人托芘萬間爰
抒毫而奏記

賀桂侍郎除四川制置

丹陛疏恩碧油分閫登庸荷寵轂楚封鎖鑰之權
对松增重蜀道藩垣之寄風傳除目雷動歡聲敢因
三軍謀帥之初僭進一介憂邊之論惟時井絡接壤
裔夷雜方虎視以窺秦金復獸窮而竄洛黃河未泮
鳥猶知他木之棲青草一生馬豈計誰田之牧頃爲
其擾職此之由以國威若喬嶽之安而士論尚驚濤
之駭藩鄰有闖雖無待于纓冠門户或闚恐未容于
奠枕非得五百年山川之秀孰寬六十州屛翰之憂
恭惟某官郤縠詩書吉甫文武人物三槐之望家聲
五桂之華范老子百萬兵素蓄平西之略張忠定一
箇倍益存用蜀之規自怒翮之培風即貴名之起日
從屛展驥與北之羣遂空畫戟憑熊漢東之國爲大
繼奏霜臺之最爰登月寺之丞受瑞折珪肆陟列岳
保釐之任握蘭位隸戴彭公朝登用之階屬坤維當
夜柝之餘爲帝衷切宵衣之顧謂洞庭八百里已息
鯨波而岷峨半壁天可無驚柱荆楚雖資于叔子襄
斜必賴于孔明左户論思乃進承明之侍從西班領
問游膺延閣之圖書暫遲康侯接晉之榮俾正長子
帥師之重甫開玉帳已肄金城自是置京洛於目中
運渠益於掌上醫治根本弈定規模一伊呂之復生
百符石之何慮清廟貌而定鐘簴佇洗甲兵詠鳧
而歸袞衣任蹶鼎鉉某頃叨鈞幕獲便親庭辟屬茗
臺正愧荷薪之弗克綴負荅府尤慚掾灋之非宜方
兹侯報於公車未敢遽辭于吏歡歌昌黎鄆城之句
從軍敢與于笑談勤孟陽劍閣之銘珥筆願書于勲
業

賀湖北岳漕除帥

漢節疇庸楚都宅牧班聯玉筍載陞九扈農正之華
略倚金城式重十乘元戎之望眷陰旒曼喜動紳縷
維是荆州素稱督府控三流之上孫劉之所必爭踞
二長之中吳蜀之所脊會豈特襟帶咽喉之自昔尤
爲堂奧心腹之在今總百萬兵甲而指蹤由之環十
五郡國而生齒蘩是要必得篙華終南鎮時之望康

克副洞庭彭蠡偯惠之情恭惟某官名閥甘棠中原
喬木設禮崇書之雅尚牧人御衆之長才斯民望爲
福星未誇涑水百子發之譽萬物得以吐氣遠邁春
陵十元結之思學術障百川瀾而東之事業搏萬里
風而上矣公車通籍便冝登清要之津遥徽揚鞭烜
益屬忠孝之節自沸袴襦于侯國即煩領袖于籌帷
國有人焉蔡萑爲之不採誰可使者原隰送以有光
春容鄭侯給饑之規修舉中丞平糴之政有條井〻
餘地恢〻屬陝以東陝以西寄砍分于周召謂洛之
南洛之北効已試于石温遂躋鵷鷺之行同護熊羆
之旅山川草木熟知萬福之威名鼓角旌旗重見孔
明之營壘筆恐紫皇香案之注想靡容太乙玉帳之
久勞不俟實黔即須緋綠某其表謏學樗櫟散材辱
拔茅會以其彙征愧析薪弗克於負荷督之暮辰頹
童子何知焉捘以階升徼公賜不及此感愧惟舊開
命載新鶩駘方息于長塗賀燕巫鳴于廣廈前茅後
勁殞承晏御之驅馳小楠大宋尚藉郢斤之斲削

賀別安撫再任

疇膺外閫錫寵中宸一代竞章爰晉東壁圖書之府
十連周陝仍分西門鎖鑰之權倣播先庚歡聲旁午
恭惟某官朝家柱石江漢金湯楚璞韜奇秦氏十五
城之莫易郢歌調古巴人數千曲之难追須郯礼樂
之皇華来作詩書之元帥撫摩飢饉轉而爲豐年樂
歲之時宣布慈祥温然如春風和氣之際遂使黎人
頼賢牧之德不翅赤子於慈母之心茲頴川方借寇
君而閩中復留蕭相牙籤玉軸丕昭雲漢之文鐵矢
彤弓增重風寒之寄抵虞荊渚难泊商舟某久出恩
墻近詹帥鉞維阻陪于厦燕亦與喜于屋烏春藹桃
源自悵凡蹤之难再日長棠舍庶几清蔭之終依

賀別留守除兵書兼淮西制置

穆卜剛辰肇開大閫曳文昌之星履不移龍盤虎踞
之都建太乙之雲旗兼護鶴唳風聲之旅全藩維之
脉絡新壁壘之精神庬幟晶明鼓角讙亮眷是淮壖
之統鄉久懷江左之恩波蟻戌蹺更勤我師徒之命
厲民托處頼吾父母之帰上下千里聲勢相連南北
一天封畛何限是必犹身之使臂庶幾如齒之有唇
屬之鉅儒韙哉盛舉恭惟某官貫日精忠之照世格
天孚德之在躬衰帶臨戎文武作萬邦之憲鈞樞入
輔儀刑積四海之瞻由卧護于陪京寬頤憂于中扆
屹若喬嶽泰山之不動了無洪濤巨浪之或驚然烽
火隔江屢費擧鞭之問雖舳艫列岸未酬擊楫之心
茲正司馬九伐之權益重元戎十乘之寄瞻言大勢
蓋兼呂蒙蒲龜之舊規尚論古人當以安石茂弘而
自許了碧油之暫頓登黄閣以経綸某夙受殊知欣

閫新令備嚴嚴於征西府猶未忘執御之陳迓車馬于上東門行且展望塵之拜

賀趙京尹升大資

陛華書殿視鈇政塗經四方以尹王都久聯班于喉舌閶兩社而為公轄爰進位于股肱京邑增崇紳緌蕃於窮以肇穀浩穰之政实為劇衡晉用之階在天聖時劉流自兹而登相位逺寶元際祈公由此而踐樞廷中興而來近比固有然未若著八年之顯績膺九陛之深知寵渥杳來前聞創見恭惟某官璇源毓派若木翹英六鰲戴山身可任天下之重萬馬駐足力能回世道之衡應変若珠之走盤劃劃如竹之迎刃平生歷歷一片忠勤自表則于神皐佐更張之聖化江濤如此磐石晏然發姦擿伏以如神厲善抱公而弗援况侍便殿從容之御久推中臺啓沃之猷邦計裕而賴劉晏之筭鞭銓衡公而厳山濤之藻鑑宜加典冊式重封畿朝廷有茫若京師有希文固輿情之素屬走卒知司馬兒童知君实兹柄用之允諧自是相鴻業之金甌紀駿勛于玉鉉躋時乃乂垂聞無窮某昔受珉屢嘗陪宰旅荷殊知之不薄聞異數以惟欣夜雨江湖自分老魚鰕之侶春風廈屋不勝馳燕雀之心

賀浙西憲兼嘉興兼提領田事趙寶謨

晉直禹謨出將漢揩上臨軒載遣俾令有邦有土以祥刑公弭節一行豈止厥賦厥田之底績班通三階而暫綴今行數道以継新成命風傳先聲雷動恭惟某官沛易寔詩之望晉桐衛梓之英一貫親傳師友淵源之莫及兩科自奮文學法理之咸精鵬騫牛斗之津驥騁雲霄之武丹書讞議釋之定國之並稱赤縣馳聲卑茂魯恭之亟召遂郎丞郎之次式贊持軍國之紀綱周旋數年儀刑二監都曹學為宰相方資鼎味之調刺史國之外臺爰賴專綠之攬以斯地去尺五天之不遠併頫公蕙文二組以惠臨刑章佇見於修明事力何憂于凋瘵司政典獄惟作牧暫上德之來宜立相約誨以輔台非宗臣其疇屬某壯心零落病骨支離猶樂馬頭竟成何事帶經牛背將老此生當杜門省咎之時有受廛為氓之幸比獲誦擷前之再踐固已窺管中之一斑公在朝廷在江湖諒文正用心之無閒我有田疇有子弟得鄭僑為政以何憂

賀廣西豊憲

星使秉軺指碧篆而行部日官差穀拂紅藕以建臺獻肅纆緘用伸燕賀恭惟某官人門具美天分素高青冥強翦之威稜紫霓神鋒之材刃舊家風烈比芴乃今之甘棠闢步雲霄華萼相輝於唐棣高騫鴻省游剖莞符暫為觀嶺嶠之風正以遠長安之日璽寅

交錯類容蒲澤之姦猾紆多寬罕見草萊之藉潔氷
臺而載溢洗煙瘴之一清杜頌甫賡荷囊立召來擢
分藩服幸際使華當馳擔之方新正代庖之非據先
庚聳聽旁午騰歡相傳五嶺之宜人不妨比馭自此
二天之獨我何幸交龜

賀鄭少卿知嘉興府

疇咨卿月易鎮扶風駕犬二祖以惠臨新民視聽去
尺五天而不遠重帝股肱傲揹先庚歡聲旁午恭惟
其官家康成之學世子産之才一貫親傳師友淵源
之奧及兩科自奮文學法理之咸精鵬騫牛斗之津
驤騁雲霄之武棘庭讞議釋之定國之不冤棠舍擁
摩渤海頴川之可紀頃自玉階之入覲亟由金掌以
升班方邇列之屬心乃外庸之馳志眷茲檇李近拱
京畿邦計昔素號於從容民力近頗聞於凋瘵今得
老成之彥庶消愁歎之聲屈汲黯于淮陽寧久私於
茲土著望之于馮翊行當造于本朝墨突未黔漢囊
即紫某壯心寧落病骨支離塞上分弓竟成何事田
間荷鍤將老比生當杜門省咎之時有受廛爲氓之
幸雖本水盂之獻決無上補于吏師桑枝麥岐之歌
尚頗相賡於儒館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五

可齋雜藁卷之六

啓

代蜀總通四川崔制置

望紫荷橐九重端寄於腹心依碧油幢一節幸聯於
臂指方消日交龜之云始豈趍風貢鯉之可稽恭惟
某官商周渭崖嶺蜀雪日有碩德雅望士論之所同
歸無智名勇功君子可以大受出處消乎似道富貴
了不關心久矣踐歆結于東注擁節梅花之外遠有
光華含香錦帳之中復躋清切小駐平山之攔擬屹
成萬里之金湯峻召來歸席遽前於夜半聯班侍從
位實亞於冬卿屬上念井絡之區以公任藩垣之寄
輟扙倚於禁內借重西陲得韓范於軍中寬憂北顧
然而縶雪山之輕重郵若佩天下之安危趙清獻由
蓋而踐政塗文潞公亦入而居宰路比袞衣繡裳所
以趣覲而清蠹蚕舫行且朝宗舊軌况同新麻可必
某鬱條護攬轡鋒無長年於十乘未行之先知有萬
間可托之所燕來鴻去會逢尚及於此時某附鱗攀
依嚮尤深於他日

代通吳元丁帥

雙鳶觀風蜀部玷嚶絲之選十連作牧漢閫專鎖鑰
之雄官塗何異任之分國事有同舟之幸不腆邑敝
敢致邦交恭惟某官蓋代英名昂霄偉志得天地正

直之氣為社稷中興而生四十圍溜而霜皮凜持勁
操九万里搏風雲翼垂入壯懷不辭州縣之劳已有
廊廟之器道德流於壁水教條著於蘇臺操武郎闈
多士出权衡之當跡崇匠監百工稱技巧之精績用
既彰東知益懋謂畫江以東不足以究中流擊楫之
志而分陝以西粗可以成高屋建瓴之形及究觀灞
上真人經营棧道之區又自晉除中宰相指麾斜谷
之地丘墟之陸沉在望山河之風景不殊揩一韓之
謀遂開大閫下三秦之檄已動中原適羅小雅蓼莪
之悲爰用春秋墨絰之典一致忠孝斯世重輕書殷
堕華任望已登於紫亶致塗錫命姓名行覆於金甌

其久矣游边晚而浙峡念刑獄之寄已重而錢穀之
関方殷幸窃富鄰寄依廣廣偉不遑恤謂其念蔑嫠
之憂藥俾有瘳庶或借良醫之惠

代通潼南楊帥

修門笙官久驂文昌八座之尊悟部祥刑幸托元帥
十連之重信魚緣之厚矣豈際會之偶然恭惟某官
學問儒宗礼樂王佐岷峨之山几千丈与雪俱清坡
穎之文二百年遺風再見不事州縣屆登行之間即
躋朝廷鵷鷺序之聯枕肴遂萊屡吏清要粉闌蘭錡
游著声華遂陳犴狴之箴爰直螭坳之史典舜五礼
继持橐於甘泉任周六官方紬書於東觀上思命材

如之椽以諭蜀公乃抚諸蔔之表以渡泸綰傳登朝
若水以同州推官而去錦衣過里魏公以武康節度
而还坐宽几重戟西之憂抑使六詔雲南之服第虞
銀信促正县司某自揣譾材缪将臬寄甫效司存之
阶决獄几何偶膺王事而来会計而已正惧中流之
國濟喜聆外閫之方新詹彼帳轅但切听尚書之履
花之屐屋庶几安使者之車

代通泸南曹帥

詠太白上蜀之难誤将備節誦孔明渡泸之表幸托
碧幢雖几天趣駕之莫留而一日同舟之亦幸在礼
有贄不文何辞恭惟某官相國參之規摹陳思植之

藻翰文字五千卷胸中浩有於江河材名三十年學
者指為之山斗巍科角立要路鼓行金閨焜燿於声
華璧水周流於道德訪汐洲之鸚鵡留泛千艘吟雲
安之杜鵑月分別乘爰掇伊川之易傳延持子產之
刑書德星移駐於遂州益除臺節爰日詢爭於語部
大啓报門扇以羽而變夏白服於孟降椽不苹而父
老皆諭於漢指西門之鑰固矣東山之哀帰兮公之
比行登仙上且爰五作相某忝為边役晚效蜀遴問
決獄之几何曰會計而已矣殊无拆像而理乱绿君
去我来眼喜謝公之墩在事紫交冷心隨工部之舟
帰有以教之抑又幸甚

代京西漕通四川桂制置

蜀道分弓風偷詩書之郎漢庭出節猥膺礼樂之華瞻屏翰之上游喜聞河之相望屬新祇命敢後修辭恭惟某官一德老成兩朝鴻碩青山三百疊鍾簪索之名流丹桂五枝芳極衣冠之盛事分九重之天顧護萬里之風寒忠定之治似諸葛公人服神明之見清獻之名通蕭太傅士知康節之規况能持力量之堅凝運精神之靜定雪山玉壘翕令自洋於蠶兒湯池金城足制方張之蛇豕戎車既捷公家盡掃勳名了叙閣之銘事業看沙堤之築東志雖狗周材愧承家十年佐幕之何功一障乘邊之已老東西阡陌手披荊棘之家菁歷尺寸廬身歷煙蕪之蒼莽正經習俎豆而未能軍旅之學當干戈而盡周攀禖之功敢斯漢蠖之誤知乃俾驂駟之假駕甫丞蘭錡遽直木天既付之轉輸斂散之權仍寄以參佐籌宣之任凜然一髮引以千鈞賴大閫之幸逢有餘波之可及攬轡而馳江漢猶懷問俗之清芬踞鞍而望褒斜願示足兵之良畫

代通四川桂制置

玉壘殿邦菁蘇擁四封之重珠曹筮仕青衫玷三語之微天開際遇之机地在按臨之下依棲樾蔭荏苒瓜期不虞厥足之趑趄敢布此心之附麗恭惟某官兩朝碩望千載真儒典刑大雅之道吾學問中庸之至性青山三百疊挺人傑以地靈丹桂五枝芳詑源深而流遠早際明昌之運亟登清要之途千里派源甫膺分閫一麾秋障即委護風宣流翻宸之仁声振屬綉衣之精采三邊煙靜已寒猾幕之膽十乘星馳未暖諸宮之席屬時寄所遠贊岷峨營柳戎薇持建碧油之旗鼓省蘭任棘峻陞黃道之衣冠往登枚徐侍從之班夏重周召方伯之寄兩年東鉞四塞雄城屏開裴度之威名人樂子儀之寬厚比聆元日累錫贊書用陞真學士之班益楼小朝廷之望清廟貌而定鍾篪佇洗甲兵詠几舄而歸家衣経跡其少不更事疵未了官祿堪王川耘籽之克語知柴桑紙筆之好省堂肯穫厥父若是勤劳為箕為裘其子乃弗負荷不圖目昧蕭在趑承敗籍慣然決充河東三絕之香修章情若為有斗南一人之称不遠蜀道万里以敢蒲侍有異州二天之在上似之歲月厚若在山自今龍或許於投依庶俾蕪少安於箕恋諸大府而受約東又当聽命於駈馳知厦屋之為帡幪尚冀芘身於凌震

代蜀總通夔路王漕

搢鑾作蜀雪之遊比嘗假道臺節接漢星之分敢後修盟毋曰幾於費辭所謂未能免俗恭惟某官活民

敏手蓋代英材閥閱摩雲鳳閣三賢之華胄声猷起日花溪八詠之清風影纓富貴之津迹分事机之地早遊幕府西南已識於相如旋擁藩符江漢共稱於申伯践歷既久眷倚益隆謂瞿灔一門之衝路吳蜀二長之會萬貨盈虛之計既資於鞭笏三等能否之材仰賴於权衡暫煩總條原隰之華果著水鏡金湯之詠惟流馬方殷於斜谷俾杜鵑少吋於雲安留丞相於漢関顯脩明陟用夷吾於江左会見晴膚某猥以樗材領茲臬寄甫抵司存之所卽為王事之行雖家貧幸有於富鄰念民瘠若何而肥国偉不違恤自怜嫠婦之恩藥俾有瘳正藉良醫之術

代通李達州

二千石以啟郛方独德六條之寄百八珠而試吏况会兼三尺之科辱知辱眷雖再世已然受察受容实今日以始敬修鴈贄肅閣龍門竊惟郡国之設官雖曰掾曹之卑列然而版籍登耗之任法律重輕之司必善判如韋嵩始能称河東三绝之譽非吳才若仁傑何以副斗南一人之称俛俾孺子共之某况昔人多矣伏念某受材弗類涉世未深迩犹雛燕之尚巢强以沐假而伏冠空肓堂當肯穫恐玷前修弓為箕冶為裘已荒初訓俛蹐一秩周歷五霜雖銓闈久若先於之棋而選限尚如未熟之果適因御李切願依劉夜月遠枝始卜棲於弱羽春風擇木果大契於鳳心顧手非霹靂之是長而身豈塵埃之敢避望蜀山万里之遠欲進未能徼冀州二天之依何憑不恐恭惟某官中朝德望斯世典刑家声仙李之盤根材俾荊山之片玉堂高點樂人称冰櫱之清風樓記筹边世蘊金湯之偉略早以壯猷而自見亟為當路之深知万廩腐红致饒豨之宿飽千山擷秀與騏驥以翕來既藹著於事功合經蹄於華要一同樂字半刺回翔天下玉泉山衆贊規於墨妙壺中蓬萊郡政咸樂於香凝江漢幾春星霜一節吾晴咨於綠野爰起為於蒼生翠色飢盤餘暇不妨於拄笏紫泥層詔亟陞竹看於荷囊何幸公徼獲在奔走某敢不激昂鈍質凛耋懦衰毋失名譽善事上官當首持於勤謹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尚有望於品題

通京湖陳制置

制閫掄材幕府尽权於清望帥垣設屬尚劬猥及於庸人向雖膺特達之知今始遂趨承之願方將被後啟後修辭眷惟褒楚之鉅邦自昔人材之會府陪叔子於峴首必鄒湛而後從依列表於荊州非仲宣而奚称况今兩道实總一司雖徼而翹藥之宮亦俾在樽俎之列匪求儁異曷副搜羅如某者賦性寒脅受材樗散挈纏勤劳之父稼未能負荷於子薪鉛槧荒

燕游玷有司之辱塵埃汨沒已甘俗吏之歸頃為蜀道之游就服萊庭之役塞井夷灶固事焉知食棗飲水家訓是守偶辱怜於當路獲交辟於公卑數月闢條真成畫餅適年苦椽徒愧濫竽雖荐負頗類爭先之椎而資考尚猶未熟之果適擠便親之檄已弃入關之繻迹陋轅駒方緬懷於舊主身隨巢燕知復傍於誰家不圖化冶之收乃在羅致之選挹傾竹葉豈徒賡進酒之歌角聽梅花且遂賦從軍之樂恩深索綺感激輪囷恭惟某官六經儒宗三代王佐直方大取諸坤道仁智勇得之中庸泰山岩岩復見孟氏之氣象源泉混混孰窺季問之津涯咸名著而爽秋知有范公德望隆而兒童亦誦君實精忠一節翊贊兩朝自朱轓奏保障之功而綉斧擅平反之譽路車乘馬爰分維屏之牧寵旬彤弓屢錫有功之典由蘭闈之步武即祿路之光華紫荷持橐遂晉西清之獻納碧油建閫愈隆南紀之保釐茲也奉而野有餘粟澤穗之贏壁壘修而邊無遺矢亡鏃之費勢雄虓首不聞淮壖尾大之虞威戢狼心自絕飢鷹寒之恨益十有星霜之換而一無烽火之警銘彝鼎銘旂常已書勳於盟府作鹽梅作舟楫佇位於宰廷何幸亾微獲奉奔走某敢不恪共厥職勉勵乃心奉上官而无失名寧特昔經於題品倘癡兒之不了事尚期終賜之餅餤

通江陵別帥

烏幕禮矣尝獲劉荐書之墨阮厨設屬且將吹賓席之竿念辱知辱眷雖闕於有年而受察受容始遂於今日方嘗祗役敢後修辭眷惟荊楚之鉅邦自昔人材之會府龍山落帽孟嘉之醞藉猶存漳水登樓王粲之文章具在况今帥閫尤重禮羅雖微而趣薦之司亦俾在樽俎之列匪求英異曷副選掄如某者窺管材疎挈瓶智小少也箕裘之祖習壯而鉛槧之就荒万里馳驅僅濟艱難於父祿一官漫浪未能負荷於子薪偶當路之垂憐辱公卑之交辟贅貧油幕秪成畫餅之羞列椽苦臺徒有取囷之媿適擠毛義便親之檄已弃終軍入關之繻列剗籌天雖浮圖之既合計當積日猶累土之尚平嗟鶴枝方夜月之依悵燕壘有春風之托挹傾竹葉豈徒賡進酒之歌角聽梅花且遂賦從軍之樂來莭遥望掾莽增慙恭惟某官郢水鍾神荊山孕秀人物王臺之氷貯風姿金掌之露凝白雪陽春絶世想清高之韻大羹元酒存心皆淡泊之真惟力量大斯有大規摹惟議論正斯有正施設自登巍級立上要津繼陪湖南賓客之游卓冠冀北士卒之選飛書走檄十年贊轅帳之籌出幕持旌千里沸袴襦之詠忠孝雍容於二致險夷不間

於一心歌皇華遣使臣爰攬周原之患作中軍謀元帥載分晉幄之弓遂由月斧之巫峻陟星郎之位旋晉東壁圖書之直益隆西門鎖鑰之权長城屹⺀而地膂四維大江浤⺀而山立一柱憂頹已頹寬於九陛威名將令護於三边銘彝鼎銘旂常佇書勳於盟府作鹽梅作舟楫佇正位於寧廷何幸私微獲奉奔走某敢不恪恭厥職勉勵迺心奉上官而无失名寧恃昔經於題品僥瘕見之不了事尚期終賜之帡幪

通淮西尤帥漕

給饋餉鎮閫中肇開大府求文武致幕下猥及庸人以拚拜之寔荄在芙蓉之華選允由公計圖豈私情屬禊被以首途敢襞牋而奏記竊散右淮之参佐職推先代之材能幼度風鶴之師則謝石元伊贊其決晉公雪鵝之捷則馬揔韓愈相其行佳哉主賓躋在方冊慨遐蹤於往昔圖威壽於方今內而同吾圍之藩籬外以應中原之机會如介石終日其間髮之不容非斷金同心未免肘之或掣故凡引而心腹之助必自擇於耳目之間如某者種學尚蕪賦資不類非睎驥之乘也類沐猴而冠之薄宦歷禁鬢鬢⺀兮欲雪積憂重灼心炯⺀者几灰因嘗執槖弭於戎行供文書於会府祁山斜谷登梁蜀用武之墟漢水方城覽春秋爭雄之蹟險阻雖更於边而專寀不到於淮

頭敢期公方拯溝壑之孤蹤乃值上適有金湯之隆委偶同啐啄遂在驅馳顧无祖生先着鞭之才曷称慈明未下車之辟一新造化百倍声光晤月登城再憶從軍之賦平沙列幕重怀出塞之吟撫微分之僥盈佩異知之特達恭惟某官爽邦臣哲經国遠猷文献典刑蔚有乾道淳熙之旧淵源師友親承武夷洛李之傳由涵養熟而踐履純斯力量到而事功偉上第早年之巍占大庭諸老之争推州縣備更不作劳人之嘆江湖高卧每怀憂世之心幸果日之大明喜片雲之歷望蕭艾去而蘭菊方盛鴟梟伏而鸞鳳飛翔去国几年直氣仍存於凜⺀分曹兩地嘉謨克贊

於洋⺀進退寔係於重輕仕已不形之喜愠肯辞北闕復起東山儘带臨戎胆落薮淵之鶴顧軽車轉漕氣增壁壘之光竊意首西今㝡手雌雄未决之碁非匠手莫起手膏肓既坏之證草木素聞萬福比當何憂朝廷熟知弱策豈公久外佇洗三边之氛祲即攜諸吏以峥嵘曷售螺鞭亦歷珠履其敢不服膺左右盡瘁始終朝取一人暮取一人非処士之尤而則愧智者千慮愚者千慮有狂夫之言以預殚

通淮西楊制帥

荆閫殿邦新元戎之風采帥藩列屬備下士之使令以叢烏嘗奉於教條而燕後寄依於統部寅緣甚巧

花覆有婦頑就列之云初豈修辞之敢後恭惟某官岷峨間氣泝泗正傳声華海宇之宗二人物廟堂之儀槃洽聞博物蔵談西漢之文章儉德清名大振晩唐之風俗由摘髭於嶽級即策足於要津登輯芳宮賛籌遠幕径趣周行之武爰膺故籍之司錦繡晝廬姑民庸之自詭析沉夜觀倚邊昼以居多春容驂足之暫馳赫奕隼旟之再駕滄浪千里既騰管鑰之勤蜀道一方兼總襟喉之重談笑独當於方面簡知益注於上心我塩句稽将俾近長安之日度臺詢度乃仍護楚塞之風方兹按南北之版图開荊襄之幕府屬時右闔尤重中权訪叔子於峴山雖幸晋風流之復見圭老瞞於赤壁寔為吳形勢之上游以易地則皆然斯自天之有命峻陞宝閣增重金城果而新号令於塩淮立見沸歡声於覩持中原在望北虜奚爰柳雅韓碑何犯功於清廟房謀杜断即正位於泰階某素不如人何能為役艱難之際早雪少壮之心已灰江漢未帰夏倦纒於風木丘園退屏處不到於烟冀昔嘗今会府之充員已力丐公朝而許免出於畚外茲在選中穷猿奚擇木而棲駑馬実慙軒而至二天独有一介何虞持平日之瓣香喜逐私心之附麗軫昔時之弊履願毋大造之弃損

通淮西沿江史制置

文昌為帥長擅江淮形勢之雄别駕曰治中兼藩翰賓僚之列雖駢贅無裨於左右然甄陶有頼於始終斂版載趨奏绒致後春武昌之巨鎮実江表之上流自昔主賓居多名勝非庚翼為士衡之佐則殷浩從元規之游西門柳外餘迹尚存南楼月边清談可想況巡管今兼於兩道而翹英咸集於一州将俾賛於藩條且典閑於檄昼非才軽昇有靦前修伏念某結約正奇輪囷寡用早欠書生灯火之力堕在俗吏刀筆之陳幕府几年歴落嵌嵚之可笑強陲万里艱难険阻之備嘗剥落風霜鄙零齒髪每念不遑於將母此身何可以許人比奉闔誤入承廟筭以期待戎雖令覌濠上之魚雄隐移文正擬吮華亭之鶴誤意但晋公之向闕首能見王導於過江開新府之芙蓉俞来舞彥权旧時之桃李亦及孫黄致汲引於公朝俾句稽於武庫置之末席待以副車犹青氈久去於主人而赤子仍帰於慈父舳艫千里将令備徒卒之驅鍾鼓三更再獲奉无戎之令往未酬於知己今始遂於委身恩遇深深報图曷称恭惟某官渭華人物燕魯世家出處繋斯世之重軽用舍関生民之休戚文事武備集夫子之大成智名勇功了天下之能事早倫魁於多士即賓客於諸侯毎惟王業之偏安已蘊中原之大志追更麾節爰建帷轅招怀沙漠之氈裘

肅奉寢園之弓劍收功旦夕刷耻古今贊帝王之万全政務老成之筭付山河於一擲肖為僥幸之圖向使少遲元嘉北伐之師則已克濟建武中興之業間无容髮往有噬臍嗟局面今類乎雌雄莫決之基非医手孰拯乎膏肓已坏之証中伯式是南国時與保厘安石其如東山遂煩特起攬門戶藩籬之全勢為華夏蛮貊之主盟威名素孚精采果異当見赤壁走老瞞之魄又將淮淝继幼度之勳紹奕世之三把屹擎天之八柱佇歸衮舃永著鼎彝以勵庸方赫赫之如斯於寒畯犹眷眷之不舍陝東主周陝西主召雖兾二伯之尊洛南曰石洛北曰温惟恐一士之失致絕塞十年客走於諸侯寸轄尺推閒弃手而援者敵奇分薄輙交臂而失之雖戍期將覘濠上之魚而歸夢已憶華亭之鶴屬入陳於兵事延誤玷於周行曾未息肩俄而易命言念不遑於將毋此身何可以詩人夜覌灯前徒悅鄆城之時隽秋風帽底弃依荊渚之主人貪尋菓蔵之重樓勉策磨牛之妓步騑足技手曾何適於驅馳血指汗顏恐必貽於訕誚非前茅之在望顧小草之何依昧於此來恃以亡恐恭惟某官詩書宿望文武全才清風周雅之遺音白雪已歌之寡和洛涯曰温洛涯曰石早空处士之群軍中有范軍中有韓父貢方伯之畧趙問津於江漢丞振棠令旧物亦玷後陳恭敬不欣巢燕之重棲勉磨牛之故步長江護寒数处庚几備雉堞之施庚厦大芘万間尚兾為楠豕之用

通江陵別制帥

擁元帥之旌旗尽護荊州之地假冗貧於藩翰復依兾部之天寅緣特異於他人造化將開其終惠屬方祇役敢後修辭惟武昌素重於上流而人物旧多於名勝若庾翼為士衡之佐尚存西門柳外之流風如殷浩從元規之行犹想南楼月边之雅只剟兹统部兼有江淮將俾贊於藩條且與聞於閫畫非材輕畀有醜前修如某者无以踰人何能為役万里身親於於雲霄出幕特麾草木皆知於名誉登車攬轡隱原遠有於光華險夷一致之備更忠孝兩端之俱尽出处進退了不介於胷中安危重輕常有関於天下屬時多事軫上深憂謂安其如東山周顗特起中伯式是南国時與保厘遂録督府之許護爰建制垣之節庚甫升粉省載晉宰儲继即竊以除戎乃峻登於論譔風采如故営壘麾幟之不更日月幾何城郭人民之若此楚頓奕枰之坏局調脇藥籠之良方啓蛉冐之山林載燭楚境蔔駒支之荊棘尽祢戎庭旬蕤丁勳積於鼎彝運樞机於廊庙僥踰旧隸依附下風某敢不益励疲駑恪共奔奏楚璞雖懃於再献郢斤正

待於一揮傥念李蹊未愚彼夷於官道少回别眼尚期旬見於師墻

通沿江别制帥

任隆漢鑣新元帥之碧油札重燕臺取陳人於泰鞸登龍門而雖早趋燕懷以丹春德厚肺膺感深涕洄若時巨鎮繁古秣陵乃江左之陪京爲人才之会府見諸史牒往在晋朝茂弘佐吳復之初則首招顧榮賀循以収南土之望勿度任征討之際亦惟得亘伊牢之以賛西淝之功故能新亭把酒慷慨以折楚囚之悲别墅賭棊談笑以致秦軍之却豈徒天險抑亦平謀向非得若而人豈不誤廼公事刱惟今日尤重

昔時護数処風之寒僅一帯水之陽投鞭淮浦馬常飲於飲江荷禱石頭鴻晏安於逴洛雖千里舳艫之在望而三边牖户之浸昧几於虢虞唇齒之可憂或者杞魯瘠肥之犹忍高談者孰知問東來之俑遠慮者未見精北府之兵求文武材能張吾軍者几几論中外事不如人意者尚多公於此時上以相属將爲根本之計正在籌畫之間仰稽前修孰称末試如集者筆花不潤橡草甚蕪一官遡上水之船几輛費平生之展鷗心莽而不下莫適天机馬力尽而犹求徒爲人敬棲遅歲月剥落風霜一麾俾試於民庸三釜擬酬於親养而桑方徹風木不停礼甫畢於松楸分

永淪於溝壑詎期陶冶未棄消塵念其小雅蓼莪之悲起以春秋哀任之典總卝突弁記童子之從游敎盖旧惟婦主人之拂拭遊叨湔涅俾賛壯猷二水三山恍對淵蔚之白鷺十年一夢驚回秋上之黄梁自顧主踵厥有生成以口語心懃无稱塞恭惟某官国之元氣季者泰山抗高節於忠孝之階折遐衝於詩書之府于藩南国屢騰申伯之勳分正東郊爰任君陳之牝壯虎踞龍盤之王氣清鼇呿鯨擲之驚波営壘之精采頓新巳棣闇於威令山河之風景不異方坐應於事机自茲障狂瀾於百川何啻吳長城於万里建大勳業来弓陝右之芝韓在小朝廷宜得洛涯

之温石碩居人後亦立客間甚啟不收百念於已灰持丹心而如日後狐丘之一死答鴻造以終身寧飲建鄴水不止武昌居常惧有疑於避就但入玉門関不望酒泉郡所祈終賜之生全

通京湖貫制帥

制閫上流分天子旌旗之半典州西嶠在王人版籍之中拜手纖藤通名簽隸恭惟某官稟天間氣爲国世臣包羅宇宙之襟怀叱咤風雷之手段兵有百万之在胷腹夷夏之所疎聞年未四十而東鉞旌古今曾不多見盖自建宣室治安之策巳共期雲臺將相之才盤錯徧更声華益茂東且駭浪驚濤之凛若公

猶光風霽月以臨之鸚鵡洲前但見賦詩而釃酒繞
緜杜底自令腐粟以流錢既儒效之翕聞斯上心之
愈眷爰自長江之門戶遂開大府之藩垣號令甫更
皆謂逼汾陽之精采規模既定孰非服叔子之威名
匪由允文允武之兼資安得足食足兵之如是慨懷
荊渚客逆中原西州江水之相通南峴烟沙之在望
臨風吊翁能无忠武之悲落日登樓應動景升之恨
奉玉斧整齊之昼收金甌玷缺之區啓拎胃之山林
載觴楚境剪駒支之荊棘盡弥我庭匪公其誰奉世
所望酬先正欲酬之大志了諸公未了之儁勲龍作
納言已正舜庭之喉舌虎拜稽首當為周室之股肱

朞牢落壯心蹣跚蹇步平生几度疲癃竭以何之宗
歲一麦老田園而足矣誤荷上恩之披拭俾分南服
之蕃宣冒然一來凜甚百端念結習久從於先世而
掄揚每及於孤蹤苟以小邦幸事大国煙深五瘴秖
虞病骨之支離星煥六符正仰英躔之焰明

通成都黄都大

詠承腹於弥明之暑莫雖軏鬯叠發骨於燕昭之臺
誤徧阜櫪風塵積絶而露所濡未殫足力之驅馳先
寓香端之依嚮伏念某体輕性滞力小僶倣撥才无
一寸之長揣枝乏千里之逐逮年侍宮逼吏五原秋
草之肥幼歲季書犹負三月春風之賁比由轅下偶

置籠中錫谷尋盟含隨訪家山之鷹爪監車服乘自
知非沂渭之龍頑偏已拜於印封抑未忘於蜀豆脫
躧莢林豈无渴夢之怀吟命贅維寧免飢鳴之想錯
莫尚依於主去叔藏恐待於客佳閭闔遥瞻尚陽丘
陵之遠家庭親教俾承書傳之香茁萌芽於年窮臘
盡之時坏奔走於風遂電追之地虎五花之偕列典
百卉以向榮恭惟某官奧井名家九衢独步南州第
一蓋浮武夷師友之傳北冀空群早出河陽士夫之
選自絲嚮膚使華之遣而金甌深相業之思天馬十
二閑就俾閑揚鑣而追日月圜三百片廩勞司擊鼓
以助雷化工方有賴於贊襄人物皆爭歸於繩附驥

雖駑駘駱驥騮之乘不齊凡驚处桂椒樗栌樲棘之
林靡遺小草遂令缺陷亦玷封疆某敢不苦硬存心
叔奇厉節追父夫鞅王良執轡顧益壁飲冰嚼雪之
思盧仝歌陸羽作經尚願助分江時月之興

通湖北許憲

名藩碩節僊臣原礼樂之華别駕綴負兼幘府文書
之掾以眇焉一介之疵賤有藐乎二天之照臨受寀
載新修辞敢後恭惟某官六经正李一代真儒精誠
聞衡岳之雲鑿裁烱烱之月乘長風破巨浪海然
泛應於事机回狂瀾障百川豈以詭随於俗習自覬
科之拾芥即儁軌之蜚英拄笏雲箋空冀北士夫之

選褰裳真館爲湖南賓客之光富貴不以介其心進
退了弗形之色春容華潤遊戲夷途方將問臺閣清
要之津姑以佐藩較彈壓之政適咨閫寄爰藉扎籌
果閫帷幄折千里之衝坐俾江漢無一波之警壁分
使竹蓋茂甘棠屬秋柝之多虞勤宵衣之遠顧寧謂
戶門之過備毋令錞際之肆窺維屹鎮相望何雷南
北天之限然巴陵一面正処上下流之中用開詩書
元帥之謀俾任甲兵大刑之寄皐陶作士頌何畏乎
有苗召公于蕃自可平於猰犺極生民於華夏躋盛
治於虞周歸我公于相中國矣某早荒鉛槧謾從箕
表一官客走於諸侯十載身親於絶塞文墨議論碌
碌无以齋人扎会功名落落何所集事偶入陳於边
蚤乃誤玷於周行曾未息肩遽叨易命勉策磨牛之
故步姑從幙燕之後塵附贅縣疣汎无堪於適用汗
顏血指恐不免於貽訊所賴際逢獲受容察況对離
離之芳草尚存井井之成規頤竭駑駘膚奉驅策長
江護塞數処一惟指頤之是瞻廣廈大芘万間庶俾
依帰之有所

通淮西羅倉

望原隰礼樂之華肇新容察備幙府文書之列幸隸
照臨以昔嘗辱眷於門墻而茲復棲身於統部寅緣
有是冒昧此来方就列之云初豈奏绒之敢後恭惟
某官任重道遠色正芒寒先正有若保衛蔚甚一家
之文獻後来必有名世藹然諸老之典刑自華貫之
早登即休声之夤達榮塗小試已存遠到之規砥柱
弗搖独立流俗之表冰蘗清名之既著鼎彝勳烈之
愈彰日轉畫簾纔甚任歌之奢灯明夜观居多撤蚤
之籌兹妙齋於楓宸將承流於荊戶悼頌明詔晉列
奉常眷眷致主之素心蹇蹇濟時之讜論上方前賈
生之席以嘉納人謂有鄭公之笏以尚存遙一衣帶
水之護塞指三百疊山而坐嘯令修庭戶頌藹袴襦
大江之西甫改声之赫赫長淮以右属民望之㥞㥞
用頌持驥轡以觀風然且駕隼旗而作牧講明平準
修呑外攘豈徒效吳人濡須之築以燕安江沱方將
問晉公鄢城之勳以汎洒邑宇斯世之望非公其誰
衍根本之厚培即精神之遠暢立膺成績徑造迩班
某素不如人何能爲役艱难之藝早雪少壯之心已
灰江漢来帰憂倦纏於風木丘園退屏夢不到於烟
芜比几從岘首之旧遊幸已焉翱端而許免出於蓊
外斯在選中穷猿何擇木而棲駑馬实恋軒而至二
天不遠一介奚憂雨雪載塗應念罷牛之膳駕雲霄
連廈願容旧燕之重棲

通廣西豐憲

紫侍蹤恩綉衣將指天子不鄙夷其遠俗特起名流

明公爰諮度以周咨秉司臬事占星臨部涓日奏緘恭惟某官昭代奇才濟時斂手數元祐世家之華胄獨有典刑論嘉定人物於先朝猶存風烈游刃九牛之不頓着鞭万馬之先前入握省蘭諸曹飲社出分符竹三輔屬心方催侍臣文石之班乃羨老盜鑑湖之樂雖欲急流而勇退豈容巧匠之旁觀若時肝憂遠在西嶠謂烏孫部落當昭布於皇靈而赤子海瀕或未霑於聖化爰賴甲兵大刑之用庶寬夷夏奸究之虞霜節一臨烟嵐盡洗碧玉篸之生对豈待扁温縈荷橐之立登佇頌环召某駸尋暮景穿落壯心雖老馬敢憚一行而鉛刀豈堪再割甫蒞施擔幸甚駘臺不唯容察之依光且遂攝承之叙好相逢前十載細論昌黎壯夫之詩我獨有二天尚托穠哭故人之芘

通金州徐守

擁十連玉帳之尊久期望履領三尺金科之寄幸預執鞭得非際遇之天為是趨承之地敬修竿牘仰扣籤曹恭惟某官昭代典刑中朝德望文章千載之正印季問諸儒之一灯名聞甘棠玉局麒麟之仙種故園喬木鉄面琴鶴之清風倚天斂泛應於事机下水船通行於官路察物如度之省括運智若珠之走盤不以枳非鳳之所棲方且川与魚而俱泳一同製錦

桃李生春別乘岸巾湖山分月熟訪洲前之鸚鵡來吟山外之杜鵑帝水会清盡是借恂之父老兩峯峙歙尤多逆汲之兒童天頓畿吳地聯閩表咽喉漢中之全勢吞菑京右之上流疇咨共理之良爰畀已試之效星沉夜拆坐銷彎弓牧馬之警而潤春耕足致帶刀買牛之俗然而西土詠襦之雖切未若東人望袞之已深賦盡戟兵衛之詩尚勞護塞呴孤舟野渡之句行命濟川如某者識字未多讀書有限凡骨豈換仙之分塵容甘走俗之勞祖鉢僅傳父薪莫負如跛鱉之步不能以寸犹雛鷹之羽未可以飛偶叨郡使者之公車俾玷卲決曹之末掾頤法家者季非書生所長藉有依歸貪於奔走癡兒不了官事必貽腰腹空大之訕寒士廣芘歡顏庶寬肇楚未免之歎

通叉制參盐丞

烏蠻來边千里屹金湯之重登瀛設屬一官在華楚之做適沿檄以斯來欣執鞭之有便方將委贄敢後修辞恭惟某官昭代羽儀中朝模楷身璉相門之衣鉢胷蟠武庫之甲兵不驕不華一洗房杜子孫之習有典有則蓋由韋平家世之傳以道德為志而富貴了不介心以季術為本而功業視若餘事自英声之起日即埜翮之培風要路夷塗寧排衣而靡顧遐边絕塞乃掉鞅以背來由礼羅獲聘於石洪而單事悉

沓於孫楚雲黄万頃首陳渭濱許下之規草緑五原
坐息棘門灞上之警薮奏功於宣室爰作牧於春陵
出幞持麾随致藩垣之固圍修車備器遊絡蘭錡以
晋丞翊載参十乘腹心之謀蓋已聯兩道臂指之勢
堂〻風采袞〻事机砰轀轒破穹庐行見了碧泊之
勲績紀旂常銘彝鼎又将継黄閣之儀刑恭瘝未了
官少寧吏事屢玷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帰厰室㢘
當見謂弗堂而弗播不稼不穡乃思取億以取囷載
瞻棨棨落日之濱甫閙纛帽西風之後不圖制命俾
列額行秋怜歩兵之厨豈堪尸祝之俎方虞果幞将
择枝依幸甘棠蔽芾之匪遂庶小草依帰之有所識

韓荆州不顧万戸敢云未挹於声華見蘇刺史我有
二天切異曲加之覆焘

通江陵楊倅

風鴛油屏知郢刮漢庭之竹溜芋酒室胃馬問斉戍
之爪不囫小已之塵労獲穷大邦之輝潤通名攸始
奏記敢稽恭惟甚官粹季渊停英姿山立几千仞岷
峨之孕秀二百年坡穎之流風同時独不得司馬弐
久矣奏大人之賦後世使復有子雲者方将續太元
之経自巍級之摛甝即要津之策呈厳宣北部判屹
南山叠裨倹幕之芙蓉教洽曾宫之芹藻棠陳訃薄
遂田禺里以叩闔班列司書良取一言之利国方除

上眷白視外庸果乗傳之来西亟改轅而以北牛刀
甫試驥駕即馳若海沂已詠於王祥翊禱袴載歌於
叔度五月报政未遂昔人蒲歳為真且循前制第恐
見思於宣室復将趣侍於甘泉某壮歯雖髮童心犹
駿屡困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帰始役家庭厰當而
弗肯穫継叨臺幕不稼而胡取囷甫縁親檄之还忽
玷公車之辟未能鶴致安贊組籌犹燕方巣幙之危
乃鶴有依枝之喜曽香一瓣惟恐交臂而失之杜厦
万間僥使欢顔而弃甚

通金州晁倅

作詩而餞長史已来騎竹之童讀倖而試書生尚与
吟梅之客雖無三語可之一言恭惟某官金茎露掌
之清標玉壘雪山之名勝白城南垂香為宛丘淮谷
六君子之遊宜置郡知名有老泉坡穎三先生之流
風雲之懐風壮霹靂之手深彰草茂盈扉花繁滿縣
爰頌朱紱之直濟膺墨綬之華便宜泛仙槎而登瀛
方且效滋亭而隠吏当壚訪酒乎分卯符之湖山岸
幘哦詩一洗峨嵋之草木蜀為熟路又逸軽車果靡
分虎之崇式副化鯤之望行丈二組暫屏翰於武階
奉尺一書行羽仪於文石有如甚未之閒道无所敢
材見謂沐猴而冠頗非騄驥之乗讀子虚乌有賦未
能凡骨之換仙習司空城旦書寧免塵容之走俗匂

責癡兒之官事庶几寒士之欢顏夜月枝依正怨鵲模之未穩春風巢近当隨燕羽之初来毋曰于行遂鄙其俗

通湖北帥机

佐元戎之幕久瞻名閥之簪纓司步兵之厨幸托宾遊之領袖不謂小人之奔走今惟天子之步趨事長維新修辞敢後恭惟某官揩紳模楷臺閣羽儀文章皆尔雅之辞李悶在中庸之奥故国非謂喬木犹有典刑此勞乃令甘棠具存風烈犹芝草鳳凰而人知其瑞如珊瑚驪頷而世国所希粤策足於要津因流声於上国文書佐聘膺便其犹尚論靡庚攸司委吏曰當而已遠雷封之奉最由月寓以陞華謂宜召置誼於席前奚乃屈乘鉞於戎右公雖廉取上宜久淹夜觀成吟姑徙荊川仲宣之賦昕庭覽奏已知大名强至之文允此時幕謀揆筆之遊皆指日從燕鄉珪之選眉黄行見詔紫立領其壯歯漸駸童心犹馱父稼謾勤勞之鬓子薪犹負荷之羞夜雨挑灯嘆書癡之未甦秋風落帽頓酒聖以何知不圖爲府之过怜乃以黄壚而分爲封非刘楚憂甚據藥兹烏胄眯以敢前賴有憐憫之在上介石之不俟終日雖慙燕賛於机筹據木而尚遲碁年敢冀曲成於規矩

通京湖制幹

听单父之弦声風欽上介司荊州之酒品猥玷下僚不圖賤跡之塵埃獲逆名流之步武方將衽後敢後修辞恭惟某官李海回瀾儒林摛藻人物玉壺之氷時風姿金掌之露凝龍泉太阿久烛豐城之斗牛黄鍾大吕盡調清庙之宮商自高立於巍科即鼓行於雋軌驊騮獨步洗万馬以皆空鴻鵠一飛累百鷙而莫及属軍事有咨於孫楚而礼羅遂屈於石洪客賛前籌千里而折樽俎載稽近歉十年而持旌麾已闓玉帳之上功往許金閨之通籍雖千室之邑可使爲之宰也无一方之憂寧久遺諸侯乎小駐隽兔即陪振鷺某齒將就壯骨未換仙屢折趕於有司已甘心於俗吏一官漫浪厥苗弗獲之怀蓋三仕棲遲不稼取壓而增愧甫沿規擲忽玷公車跌狂而必輕起落帽之嘲芜陋而奚足继登樓之賦燕危巢悮鵲喜依枝鷈其鷦嗁其糟第恐貽憂於濡首平如衡清如水尚期取則於伐柯

通江陵陳僉判

僉幕偕吳久仰弓旌之重帥垣置属猥陳俎豆之間不圖小己之塵勞獲听大邦之昼諾通名伊始奏記敢稽恭惟某官冀北奇材斗南重望水晶宮之人物琺瑠塗之風流志在掃清安事仲舉之室氣存高爽自卧元龍之樓由策足於要津即馳声於上国始棲

枳棘浃溢浦之恩波載泛芙蓉藹仰山之春色逮魯
雖繼剝於桑陌謂喬竟即覲於楓宸昌屈元僚尚臨
會府意者重藩翰賓客之選將以為臺閣公卿之儲
拄笏而对西山豈容扉履聯鑣而向北闕佇有詔温
其壯崗雖駿童心猶馺屢困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
歸始從家庭蔽苗而弗肯稯继叨臺幙不稼而胡取
囷甫沿觀橡之迓忽玷公車之辟未能觴政安贊俎
籌猶燕方巢幙之危廷鶴有依枚之幸登樓作賦吾
覲王粲之文章吹帽貽嘲顧怨孟嘉之落魄

通江陵張教授

竊食釀營將近元戎之幙摳衣黌宇幸依夫子之墻
雖一行作吏之久荒然千里得師爲何幸通名伋始
修贄敢稽恭惟某官李海回瀾詞林擒藻人物冰壺
之瑩潔声歆金薤之琳琅筆補化工提千古文章之
印陶參太極續諸儒性理之灯自天府之墨濃已京
師之紙貴盡經仪於芝者乃俯屈於芹宮崇雅黜浮
由欲起文風之靡受業解惑遂有貿師道之隆顧毋
嘆鄭氈之寒決不容孔席之煖祥鱣蜚下振鷺五登
某壯崗雖駿童心猶馺屢困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
歸始從家庭蔽苗而弗肯稯继叨臺幙不稼而胡取
囷甫沿觀橡之迓忽玷公車之辟未能觴政安贊惟
籌雖使之從政也歟其敢曰讀書何必爲零鼓瑟僥

今組豆於其間攻木撞鍾願與佩衿之在列

通徽貢席方撫屬

折衝樽俎之間風推上佐滋觴糟粕之末偶綴下陳
不囿小已之幺微乃有同寅之幸会通名伋始奏記
敢稽恭惟某官李海回瀾儒林擒藻人物冰壺之瑩
潔声歆金薤之琳琅玉粲文章信是斂南之独步石
洪休耆宜爲冀北之群空白觀鈒之摘髭即要津之
業足淮飛變鶴少覲黄絞之芳堂集三鱣游典青衿
之教珍既陳於席上穎呆露於囊中鸞諸賦詩方夜
月謗庾樓之勝就山吊古復秋風尋嘉帽之遊自關
叠之一施即蒋書之四達安西草檄對依緑水之盈
池天祿校書佇对青藜之照閶某齒將就壯胥未措
仙屢折翅於有司已甘心於俗吏一官漫浪蔽苗貽
弗稯之羞三仕棲遲不稼有取廛之誚屬沿觀橡忽
玷公車未能办五齊之名无以贊十連之忝賴珠玉
之在側庶糠秕於其間事了而以爲癡安敢拄西山
之笏時復而一中丞願同对北海之樽

代蜀總通交代蔡郎中

九重西顧蕭闕供蜀口之師万里東歸菊經帳吳頭
之夢既得金甑之刮膜抑資玉屑之斌癡契托交龜
喜深賀燕恭惟某官晏琦敏手終賈奇才步武絕人
如熟路輕車之初試規摹經國兇蟠根錯節之遷函

時警淮邊公泛倹幕漢烽已息不虞胡馬之飲江楚炬几焚狄脫池魚之及火既砥中流之柱遂题半剌之興就膺皋蓋以摊轄兼昇綉衣而持斧鋤其荊棘屏以金湯属飭北之宿師勤殿西之旰食僉言公可上曰汝飲赤壁雪堂已復坡仙之旧观青天雲棧更看太白之昔難必逕閭閻之滴班姑夲褒斜之故智近稽唐制度支当佐於軍興遠考周官冢宰倅兼於国用其技穷嘗本與切刀頭自供柳塞之貔貅久貿莘卿之鵰鷺瓶之罄矣弓以招之頏聰父兄扮拜之阴乃錦于孫芝蘭之好頷馳遑取伴問蠡舟律〻餘裕哉已度秋塞草肥之候逆〻吾行也恐蹄春江桃浪之朗

通廣西経略交代董侍郎

閫節奏功係倫趣覲上畤咨宿望屡催衮衣東下之期公運佽後人将按襟帶南中之路惟昔素聪於雅好乃今獲忝於交盟爰潔緘縢往塵戩覧恭惟其官中正而肅結公溥而明通言行見於躬行踐履之真事業潯於李術講論之素世推王佐経春秋三策之陳名擅儒林迈礼楽五郎之奏持表裏之一安歷中外之百為長風孤騫砥柱屹立九陛東知之親結四方征鎮之倚更衡嶽雲閒父老爱棠之未替潯江月淡兒童騎竹以載迎陛之鶱禁之迩恥佩以麟符之重寄江无飲馬渊有潜蛟紫蓋黃旗正賴佐中興之業碧簪青帯乃煩屈外服之遊星軺參鉞之交輝而瘴烟蛮之尽洗属時群醜敗我三陲凡獸歸之跡可通恐狠子之心叵測用貫中朝之巨屋尤屄俊户之绸缪咨尔殷肱寬吾心腹爰正予工之命未酬维屏之劳謂諸葛已定南方然後経营於北事倪司馬帰相中国自應戒惧於边人明公是行眷意有属延英蚤接熟陳当世之宜文德晚宣大作吾民之福某调零鬓雪罕落心灰不堪入市之揶揄徒尔抛鞍之矍鑠淮藩籬江門户回尝同管鑰之分公鍾鼎我山林岂敢望車塵之及上恩忽被前踢猥承欣聆風駕於三階敢忘暑途之百舍倪其念旧息以告新山川興地之何如当尽循於戍蚤闠闠鈎大之比者冀加恵於孤蹤

通京湖制置交代賈尚書

渙渥九天視儀兩地命賛皇而继吉甫光增淮甸之前閫本陸遜以代呂蒙拮出荊州之遺事秋衞譜技莫貂英猷将秉竹馬之棄餘敬卜蓍龜而告至恭惟其官量包滄峙響撼堪輿对在天列圣之灵精忠貫日起过江諸戾之弱說論生風服夏人夷人之心運軍事国事於掌直欲倒渠渤以淨六合是宜植泰華以固四维十年江漢之経营万里巴渝之声援綱羅

天下之士翕若雲從給餉関中之軍惟然雷動規昼
大割事々備識見遠則著々高古社稷臣其犹労諸
今公卿間誰出右者西壓劈箭東陜分弓紫電出匣
而愈試愈新明月走盤而一轉一活佛軀引避於爪
虫戎馬渴望於新塘斬将搴旗奏刘将軍早林之捷
班師撤費杖韓宣抚木捆之功瓊花色澤之芳鮮芦
葉声音之響亮償先正未償之志辦他人难办之動
起居太夫人視江陵而增耀西相丞天子由端殿以
登庸其賦分多奇强顏重出投身炯瘴方桑石之相
親受任風寒忽綵綸之誤寵數再三而已竭規昼一
而具遵豈惟叙雅好於交邑抑且兕壯圖於騎鶴前
緑紕後危碟公其恢若以有容左規矩右準繩仆則
守之而勿失

嗣男 杓 編次

可斋雜藁卷之六

可斋雜藁卷之七

啓

代上史丞相

鴻鈞播物久被涵於乾坤與幪綴員尚棲身於江漢
念大造廣如天之覆九小材无在野之遺喘謂么微
乃廿暴棄用輙忘於鈇鑕敢上扣於机緘竊惟古今
人物之权尽出廊庙主盟之地故漢朝矣士淂一登
魏材館以為榮而唐代大儒雖三伏光範門而靡惜
惟上焉汲々寺取一介之善斯下皆于々然由數路
而来何幸孤蹤獲際今日某泰丁墜緒漫浪微階誤
聯当世之措紳勉守諸生之門户十年隨牒誰怜不
調之释之万里樓簦尚作依人之王粲娃叨陞於臺
属方勇赴於事机冥不及於既黔義焉当去執既歸
而却掃分謂宜休不囿索居判江寂寞之濱而誤在
冢簡搜羅之數一来計猥人見周星嗟槃蜂蟻子之
援奉无而蟲臂鼠肝之微晴叔靖循先訓敢在中心
謂初分敎於稽山早獲依光於相里拜大越国親湜
門墻之遊奉小中公已覘社稷之器厥後受任艱难
之際未几投身閑散之間逮大化之載更及諸吳之
並進則已類徐君之劍持蒙復王氏之遭継小子以
頃年贍上公於潭府遭逢于一閏労再三盛德弗忘
将俾臧孫之有後徽衷自慶深期松紹之不孤恨未

能攀龍坂之鱗近喜听起鴒原之羽遂邀恩露惆悵辭剡凡三蓋己一歸於化筆存者有五今惟二欠於常負少加大匠之甄陶立起朽株於丘壑終身繫是引領望之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洗日偉虞淵之力擎天高媧柱之功濟世規摹曼出旁謀杜斷之上格心事業蓋得伊訓說命之中粵登嘉定之金甌復見淳熙之玉鉉垂紳正笏制大變於声色不動之間借箸授國折遐衝於精神默運之頃方此佐億万載洪圖之景命豈徒矜三十年黄閣之清風婁畀旂常將編摩於不朽鹽梅舟楫致坱圠之无垠然且持平美以效居收群材而投国如医師之用藥

不以芝木而弃溲勃之微犹择人之運斤不以棟梁而廢榱桷之細故凡緑栗毫髮之技悉歸权衡尺度之公斯久斷於溝中亦一嘘於堂下傳躬望赐援手拜恩不惟其官惟其人傥獲備丕代量能之用匪在其身在其子庶几功天下為善之心

代上史丞相

身圖化机不幸自傷於美錦名編謫籍抑知未棄於擊惟懼雖蹐地以靡容窮不呼天而孰拯輙披肝胆用冀甄鎔窮以退而不忘進者臣子事君之忠奪而必終予者聖朝愛士之礼故孟明不以一眚掩德卒拜賜以報秦使下惠或以三黜易心將焉往而去魯

緬怀斯世奚復遺材今有生於清明之時不幸在乎譴戾之域其窮甚矣犹然可乎伏念某孑立孤生多奇薄分緒有不絕如綫之將墜援无其階以髮之可攀屢試礼闈每百千人而旅退一麾官海凡四十載之徒勞屬因当路之知怜边歷長淮之奔走不圖洪造擢試小冠方去蠹正惧於害苗而投鼠詎知於忌器拾塵惑孔下杼疑參顔甫合於浮图碑頃轟於荐福騰猿側視既失木以危行傷鳥悲鳴復驚弓之虛發肱乃成於三折腸何益於九回頓当風雨震凌之餘賴有乾坤覆護之賜雖從沙汰西示海瀕然為山九仞而寧忍簣虧非中流一壺則將淪舟失兆彭澤

之飛无階粟而東野之驥可織絲皆命也以奈何將老焉而至矣爰諏太一咼問大鈞斯轉喉急觸諱之虞而按尾作乞怜之態正犹噎者豈終身而廢餐譬彼痿人无一日而忘起白骨更肉丹心未灰況此生之升沉在今日之技拭恭惟某官三朝碩輔千載真儒虞淵高洗日之功媧柱屹擎天之勢垂紳正笏不動声色廈厝大衛國之勲好德樂善出於性資无詬小申公之望翙使过使功而不拘於微瑕凡叙貴叙罪而悉本於至公濟世困窮若將見赤子之入井拯時淪溺不忍視一夫之向隅故雖以天下之嶠人亦不為化工之棄物許潟瘢痕豆離煨塵苟一枝俯借

於鶏鶴則十駕頗殫於駑馬犹飢者食渴者飲敵斬賑灵輙於翳桑九死之日生之年慈莫亢杜回而結草

代上鄭制置

淮左一官思龍門而今老天涯万里喜燕幞之再春蓋有寅緣將為終始惟三軍之帥傳檄伊始九一介之士執贄爭先手板倒持喚晉无人蒙鞬以見傲唐故事是將肅軍礼以新耳目誰不吐悉慮而傾腹心知不以位貌拘故敢為門墻告維今西南一隅之地累貽宵旰九重之憂一坏於井蛙而氣脉之几危再弊於雨絲而瘡痍者未復民情雖困而無犹驚木之鳥兵戎未撤而正如連複之瘍春草一生夜烽屡警渭上之田皆箪白閑中之餉乏粟紅無民財三者以俱疲士大夫群議而安出讒曰机会可矣其如振否者何当如匡之用藥而察脉即知弈者着棋而奇手可服公之来此吾属幸歟恭惟其宮鄭侯諸葛之盛心乖崖清獻之能事念二百年之天下中限華夷頓八千里之坤維外临京洛幔中之庸未煖塞上之𨖚已寒誦旌旗色鼓角声犬羊之魄頓褫对草木風聞山月貔貅之胆益張惟義故可以伸春秋攘狄之功惟静故可以得大易制動之理人心所以恍於扶杖一見之頃士氣所以張於扶纊片言之間难得之机不容以髮是以善覘勢者知其有成功手其昔有志鳥今无能矣楊州一夢桃李犹荣楚户三霜蕣蓮可笑不謂揺落棲遲之晚歲復遇矣明忠厚之主人剙遂重彈鋏不覔折舟分一样中流可避於波濤屋聳万間半夜不憂於風雨

代上鄭制置

楓宸重啟西之寄全付坤維薇戍給劍北之屯謀司并賦請念公朝委畀之意正惟師門薦引之由謂脉終之相通知臂指之可使遂奉命於左右獲癹恭於風宵然而罔自渡江以来不知其几変兵由宿边之後又及於七朞公家歎泄民力竭矣起於總計者自為之肝胆昔之分閫者亦視如瘠肥不思尾之不掉身豈能安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嘗稽諸易有感於時師以長率而中行譔以卑牧而平施師宰師之主也豈大計之不專財犹譚之象乎宜小心而求益自今以始請事於斯恭惟某官濟時盛心経世大略德望嫋之鰲極足以擎天忠力禹之献門足以拯溺風霜其手雲夢此怀淮陽汲黯禁闥难留隆中孔明营壘重屈百万甲兵了不形之声色十二方略常默運於精神踞鞍鞭指於虜斜飛矢檄傳於関洛訪益州之金馬自得湖山洗長安之銅駝佇清荆棘信可入方叔而出召虎匪伊左伯益而右臯陶某素出公門茲

依統府烟来清於翊灶風幸托於嵒舟江東之米價莫知自笑晉人之无懷閔中之兵餉不絶亦惟漢相之有規

代上鄭制置

一塵近斗牛之天久依鄭里十乘分井參之地正隸陕封不揣跡庸顔奉奔走維昔范雎入相怜須賈之故人爰勛在朝念罗臣之邑子皆以当時之先進不忘旧国之後生叢雖嘗聞今幸親見伏念某鬢從鏡白身尚衫青以落〻之一宮始捿〻然半世每念不絶如綫之門户曾无具間以縋之梯媒袖手无謀指膺自僾夢不作蓬萊之想分已甘黍谷之寒適鄉先生大啓於帳隸而天下士争歸於槖籥不悍禹錫揣境之陋来勁何遜揚州之進夜峽孤猿有如行客春風来燕实為主人一轉語以生成九頓首以皈向恭惟某官清朝厚望洪䑓宗臣四海重輕不辭負佩一夫飢溺若切己憂盖由以伊周為心故能以齊魯致罗月弓斧斵手段天成霜降鐘鳴人才雲應而況豆鄉之不肖以紫大冶之熏收此一瓣誠白三生結責之驅策老雖无用於榆边假以扶搖帰庶有辭於拾曲

代上鄭制置

片言而乞白玉人方目以狂愚一諾而重黃金天有心乎成就非黔鳴珂之拎捧孰怜躍冶之莿荒遂使冷灰頓回生氣伏念某勉以門户辱在泥塗雖妻孥貽不振之譏而閭巷有无能之誚单官沖落垂二十年薄命迍邅僅三四考碑塵成於薦福舟絶想於蓬萊一掃低回万山僻処正類揀尽寒枝之鴈始為来依客藻之魚雖有周親不如得見君子斯可方拜帳轅之風采邉陪樽俎之笑談労来平生丁寧好語与其進且保其往硯所由而察所安一夜寒梅不奄春到百年喬木或遊晩成月眼回青天荒破白恭惟某官位隆衮繡好切緇衣当時之在朝廷士類宰帰於推轂康成之居鄉里季徒尤頓於造門上方寄十連於坤維公将納斯世於泰道飽煖霜雪馨欬風雲念洛中久知敬於瑞明兹陝外適幸逢於文正善為宰寧天下同不私月旦之評酌諒先生鄉人願早賜春秋之筆

代上别帥

望詩書之元帥旧識荊州陪季校之諸生今依蘇部久矣霄塵之闊絶幸焉闢翰之照临歛版而前彈冠自喜屬翹風之伊始詎奏敬之敢稽眷右文莫重於朝家凡分数尤隶於郡国盖以為四方朋友之地豈徒作諸侯賓客之官受業解惑後進所宗講古窮辞前輩且惧況巴陵之勝槩近岳麓之士紳老師宿儒

犹習淵源之正騷人墨客爭傳文字之香不有當家此非子座伏念某寒我骨相老笑頭顱頑鈍屢試於揮塵嵐璞卒成於誤售犹滌圈嬰之蓮蹊分周通於低飛若紀消子之木瑞氣浸銷於疾覘危情置表之家世偶脫冠帶於橋門鈇鑪步之故名每處將絶存福碑之微分意謂終轟不期寸進尺退之餘年僅以季考月書而成事猥升前席叨賜木科繆陳泮水之遊遂後洞庭之壞宮何獨令齋盥圖博士之識志不在溫梁肉豈廣文之羨特以有二十年知己之當道故弗遠數千里投公而此來鑑範模懸一日之長賴夏屋有二天之托夢回風而知几繞於峴山路闇雲霄喜重逝於蓬島非停此以元戎拷其雖而与歸恭惟某官大雅不群英標自立皆蒸妙郢斤之運鞱藏推荊玉之奇擅正元吏部之名太山其重咳下俚巴人之曲白雪何高自蹤級之摘鬚即華途之策足塈書草檄六年贊幕府之籌持節典州九陛頻金湯之力忠孝廉分於二致陵夷不關於一心織登太微之星尺近長安之日屬時外閫圍任先朝遂分地門鑰之保聲有若中流柱之屹卒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諸公執測其津涯用之[illegible]行舍之則藏四海視為之輕重有為王而留者欲用汜而如前父老愛棠方嘆矣侯之輕去兒童騎竹果欣慈母之重來是宜寬旒冕之顧夏榱鏸涙之氣魄晉陞還閣益重長城對席上之青氈精神如故揮帳中之白羽勳業方新佇清中原鍾簴之塵即聽東山家絲之賦小人何幸大造為依某敢不思展初心願殫末技效鳶魚之飛躍酬鱗翼之附攀帶觔而誦勝之雖愧不疑之宿學登樓而依劉表冀收王粲之孤蹤

代上尤帥

高維嶽以于蕃風顧展豆鄉之敬陟彼岡而借役欣聆玷下幕之陳別方依萬開芃士之恩詛可棄千里投公之便輙忘吏等用撤民名重惠平日之辦香參斯文之正印維昔師儒之立教於人兄弟之用心苟可以作之而使成材嘗不引之而俱進或同等知於廬陵先生之鑒或皆受業於濂溪夫子之門蔚然前哲之典刑蹴甚後來之倫擬天其有造世豈無人恭惟某官吾道津梁諸儒山斗雖心所自得一貫之理猶手不停披百家之書掃場屋之陳言早取元祐正人之則習臺閣之故事儼存淳熙法從之風發揮棠芴之清芬表倡棣華之逸躅撤蘭蕙違不隨流俗以蔬蕪酥酪醍醐俱得古人之雋永見謂渡江以南簪纓之最盛蔚為溯水以西模範之所宗方泉涌雲興羣聽聳為之辟易遂水落石出一真尤見於從容比聖化之更新爲蒼生而特起調梅佐鼎借箸前籌出胸

中之奇者才緒餘了天下之事而已矣解朝遊綠野
夕命碧油抑知江湖憂國之素心爰藉樽俎折衝之
妙略飛艘漕玉得節侯餽餉之規萃小隊攢花討老
子甲兵之談笑顧中原之在望久當宁之屬心漢五
單于之爭所以開渭上鍾鼓之盛唐一裴度之用佇
成蔡州[illegible]之迎指期風鶴之效靈不日雲龍之身
會勣銘彝鼎正位勳衛某樸樕庸姿棘裸墮緒雛燕
未成於羽翼沐猴強任以衣冠曉日聽衙敢詑癡兒
之了秋風鼓篋尚階學子之忙正茲守先人之故廬
將以待微官之遠戍鴒原際幸虎帳前趍永有餘師
喜雖形於披霧不遑將母念已動於顧雲僅容在下

風而上之則是有大造于兩也取獲可 教執鞭亦為
伯吹塤仲吹篪捨此復歸於何地大為棻細為楠慮
幾不出於它門

代上項總領

望禮樂華制天下兵農之半作文學掾在閩中弟子
之員既近而依使節之光且昔者厚契盟之信投機
幸會斂版知歸敢熏平日之瓣香用扣斯文之正印
恭惟某官高標特立大雅不羣一誠遡洛李之源流
六典究周官之法度有王賈而韜積不衒鬻於早年
若梓材而塗丹將潤色於前烈餘宦塗之紫廷耻提
徑之呈身轉粟青天始替裵舒之畫從漢綠水縱馳

江漢之勳雖推轂爭致之諸公或拂衣不俟於終日
上嘉恬退公洒驟升甫掌故於省扉即登班於帝籍
屬時多壘持節典州術庭況貫索之輝薇戍落旄頭
之燄有季梁固可以大漢東之國非鄧侯復無以寬
關中之憂蓋四總在今以俱難而六路視昔為尤重
矧塞近羅於青野中原未掃於黃塵何曾匹馬費十
耕牛之資不知幾鍾致一石粟之餽茲興懷於當宁
爰妙柬於名門謂昔茂陵有臣鄧閭受任於艱難之
際策功於倥偬之衛賴子塞父室之成規有伯塤仲
篪之迭唱遂陞郎署往護兵儲羽扇麾軍仍對東門
之柳色錦衣過里重添南國之棠陰果小出於晏鞭

已立臣於詡寵佇登聲壼盡總版圖某牢老頭顱一
寒骨相挑燈夜案鐵錢磨而欲穿負笈春闈撲塵敝
而弗售勉勉故家之衣鉢淒淒太李之藍鹽偶前塵
之升名玷中宸之賜第踈蹌李步漫浪閒津聽泮水
之頌聲競揆貌稱對巴陵之勝學望硯增懷宦獨冷
以延攜風其涼而為役不圖際遇乃在趙承念藹金
最托於鴒原謂葭玉有聯於龍坂茲為地者肅匪天
耶自今鱗翼之附攀庶隊鶯魚之飛躍賦梅花而上
味道雖不及於唐卒嵩福具以謁勝之願首知於晏
情

代上趙制漕

棄繻出關來由御李負笈入季賜以鑄顏念欲進未進尚切遲之句當見不見是自暴矣摳衣之始孰贊以前恭惟某官伯叔中朝父子上第有正季問故有正議論有大力量故有大規模砥柱岷江回百川之瀾而不動維城雪壘立千仞之壁而愈高入則王所居州出則邦伯元結收秦相府籍登漢使者車過九折坂之崎嶇既屢尊馭望五丈原而經理遂淹著鞭人方鷹飢虎飽懷三軍之雪屢公念馬戰牛耕為一農之計至於教養士類愛惜人材是又甄陶斯世之規豈特轉輸諸道之最僉望所屬爰立可期其萬里一寒十事九拙敢意以文舉之薦禰乃蒙含垢易而取皇不待眉睫之間遽借羽翼之重教沾時雨將依在泮之藻芹身周春風願與成蹊之桃李

代上趙燮漕

泥金惟在甄鑄舉歸彈鋏以共銓弓冶必學箕裘茲甫彈冠而干祿不虞冒昧輒致皈依非敢懷閭黨之速成所冀予互鄉之潔已嘗聞駒之在廄匪善御以不調琴之方絃待良工而後鼓伊物且決擇於聲諸之始豈士忘趨向於發軔之初是以得名公諸老以為適從則其在晚學後生有所歸宿不謂時焉一介之微賤茲有幾乎二天之際逢措是不言幾於自棄伏念某賦姿不穎刀筆未優分甘莊舄之低飛強沐楚猨而使冠玉川丁口糸堪耘耔之克彭澤男兒詎知筆墨之好雖父祿之勤勞是藉而子薪之負荷未能一經僥踰五朞涉歷銓闈充賦拾樵徒若於命先選部限年取第尚猶於未熟夜雪宜諳於螢窗春風豈想於燕巢偶侍歸檣獲希藻鑑不圖今日迺能初筮以得豐何待來年端可先庚而申冀遂忘季步扃致采願雛鳥但欲得於依枝倦鳥不敢知於擇木儻取獲可教也雖執鞭亦為之恭惟某官斯世宗工中朝碩德有今時歙陽之擎得晉襄冬日之和棘路持平早接管鸞之步武楓宸惠遠暫分騆駱之先華仁聲一洗於巴渝民俗如熙於畿甸揚清激濁共知部刺史之威名舉滯拔淹已具小天官之材望惟其無訑訑而拒之色是以皆于于而來之人一舉手而作成九頓首以延佇仕未如此急也尚須留借於春年論定而後官之庶或歸榮於鄉曲

上鄭丞相

位隆赤舄畫新公道之開禮釋素冠載上大鈞之問顧一介升沉之決在片言臧否之間輒熏辭香端扣犀玉竊以明良賡歌之會真千載之幸逢中外戮力之臣有一蘋而畢獻猶陽和布而草木皆甲如時雨降而山川出雲闢翹材館以詳延歎閱漢庭之人物伏先範門而願見朋來唐世之儒宗然而易寓辭於

茅茹之徵根詩垂情於菁莪之細草良醫不以參苓
芝朮而廢溲勃巧匠猶待根闑居楔而成屋廬矧事
會之尚殷尤選用之為急雖朝廷多老成之彥郡邑
其可無奔走之才雖臺閣皆茂異之流山林猶恐有
抱負之士故下而或影響之昧々在上者亦意揣之
拳々挽回古風親見今日恭惟某官道閱天運識覺
民先一編而為帝師舊學賴格心之益十年而至相
位真儒高秉國之鈞規模為治安千歲之深思功用
自中庸九經而流出珍楚淮之通冠笑談封京觀之
鯨鯢剪河洛之世讎咸令及淵叢之鷸獺惟正誼明
道平時之定見故開誠布公舉世之共知茲偉業之

方隆即昔人而尚論蕭曹直刀筆吏初何事於詩書
房杜以帷幄臣猶有慙於禮樂是殆成湯之於伊尹
傅說之相高宗蔚有典刑如出軌轍然且起一代耆
英之望與共扶九重更始之規轉移習俗而使懦夫
立頑夫廉收攬豪傑而俾智者謀勇者力予々然而
來矣休々焉如有之歷世以還喜諸老風流之再見
得人如此知中興日月之可期某骨相郊寒器資李
短蹭蹬詩書之燈火勛勤俗吏之塵埃鳧鷗去來不
繫江湖之多少貔貅出入備更疆場之險夷頃邑債
之甫償偶幕寮之濫綴倏擢茶苦即屏萬君三年經
風木之悲萬里斷煙蕪之想琴絕結而誰聽金躍冶

以非祥天實憐之時其援者比輒借舍人之一壁獲
晉詹泰階之六符厚温語之丁寧許壽躋之東拔恩
波載沐冷灰復然顧病鶴敢希於乘軒而窮猿何暇
於擇木惟筆端之上下視類影以東西塊北少同朽
枯立起憧春風所被出東皇布澤之中凡朝露未先
皆國士酬恩之日

上四川鄭制帥

三月河陽幸獲綴大夫之幕五日京兆先令解掾史
之官義既盡於始終禮當明於進退介圭將覲吏款
難縻中心非敢於輕違大意不容於它就思門由徇
分地知安竊惟上之待士以禮為羅士之事人以身

委質學厚實相為之喜戚出處抑亦因其去留故昌
黎賦淮西之歸欣若有向關聯鑣之詠而子諒寄并
州之別悵然形臨路觀絲之嗟蓋晉公方膺命圭相
印之新而越石素加驊弓翹馬之舊念五年之待援
嘆慨良勞摧諸吏以崢嶸欣偷逈寓茲人情之常耳
在賤隸以胥如顧方資知其主以信其實又始因吝
其欠而辟其子兩賢兼抱一旦偶同伏念某人品至
凡天資不類見謂庸々瑣々徒勞於州縣不能磊々
落々自取於功名憑藉家庭僥瑜仕宦弗擋知肯獲
凜詩禮之貽羞不稼胡取未慣簡書之牘謹依棲蕩
里往再五春鳶拮据至於再三推挽不遺於尺寸比

捜羅於藥籠俾依泛於蓮池自知分素無蓬島之緣若為夢乃到邯鄲之境臨江橫槊熟覩詩酒之清乘月登樓細侍杯茶之適顏綿力未殫於毫髮而好音忽錫於絲綸表上還朝固切喜屋烏之好詩吟出幞詎無悲巢燕之離初期錦纜之行後問緋衣之養復於其所已貽軻書入谷之譏退不以時慮失義易介石之訓鍾鳴霜降舟引風回惟何所不容於大賢斯令而知免於小子恭惟某官德隆泰華勳蓋堪輿屹成明堂一柱之材來任坤維半壁之寄張忠定一箇信人心自痛而相孚范老子百萬兵賊膽聞之而皆破上以堯殿風雲之幸會公其漢闕雨雪之久勞遂晢矣以前驅執匪恪恭而奉職知啓龍之伊始豈執鞭之可無恭惟某官禮樂真儒廊廟元老碩德屹際於泰華脩名昭揭於羲娥挽之弗溷澄之弗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之高風遂膺多士之選掄深結兩朝之簡注粵馳驛爲郎剖符既寬糊艮之憂旋任繡衣之寄帝曰皐陶作士畀清蠻夷猾夏之姦王命召公于宣方經江漢平淮之雅屬帥鉞甫臨於巨鎮而檄書偶警於西邊緩帶輕裘荊楚因資於叔子綸巾羽扇寢斜又顧於孔明遂一再遷而登荷寵之華不三數月而陟松塔之重比聆輿論能誦綸言蓋惟綏和靖重之兼全與夫謀慮廣頌晉康侯接日之音爰示師丈人承天之寵闢翹材館鄭緇自得於青氈坐政事堂周家方歸於黃閣豈特士夫以用韓公社稷之幸將見將相皆出子儀幞府之遊何幸幺微嘗蒙料理況近親於訓諭屢復許之驅馳是雖未既於趨承猶冀方來之勉勵飢鷹側翅初無飽則揚去之心駑馬戀軒顧使羣無留良之嘆

上四川桂制帥

油幢建閫封疆新四履之雄若幞綴負扆屋有萬間之托幸因沿檄獲遂執鞭方當旌旗改色之初此正搢紳聞風而起身褰韃而下拜畢將踴躍以赴功負直之表著故借商巖之雨來清留塞之煙惟渠蓋在坤靜則合坤之象惟京洛未復動必有復之機是宜鼓角之令修便覺閫山之響振扶杖一見人心此所以歡忻挾纊片言士氣斯為之鼓舞佇聽銘旂常而銘彝鼎然後作舟楫而作鹽梅此四海之公言非一介之私論某分為吏俗見謂兒癡越俎代庖曾吹閫籌之議擿山充廠緣麾壓幞之賓適來省於庭闈乃獲迎於轅帳得非際會有是趨承三匝而還寒枝王切鵲依之想一過而空北冀惟懷馬鈍之羞

上京湖陳制帥

十國為連賜履久勤於王室一行作吏毋孤禾造於

公門威名雖草木之知位分殆霄塵之隔不虞凌躐
僭布依皈竊以先進者後進之所師小人者大人之
斯受故願韓荆州之識在謫仙而亦然上于襄陽之
書以昌黎而猶爾或以負天下之望而思顯於當世
或不為它人之歸而期効於微躬以令觀之自昔久
矣蓋以處身於貧賤詎無借勢於王公儻不假之語
言將莫逭其名氏輒緣斯義用致由衷恭惟某官清
廟鼎彝明堂柱石功可以鑒龍門而拯溺道可以立
鰲極而補天治事邊防體用得湖門之舊極圖易傳
源流爲洛學之宗故其推而議論發而文章形之政
事著之功業皆本六經聖人之正見謂三代王佐之
材昇除會於昌辰即發舒於賢縕貴名日起怨嗣風
培訪秦人之源不憚牛刀之薦試臨鄭子之國共誇
驥足之難淹適當天顧於漢閔爰俾地分於荆户上
方意屬公以最聞欽皇華遣使臣乃繡衣而持斧佐
中軍謀元帥即玉帳以運籌郎星暫陟於粉闈卿月
晉陞於金掌南宮獻納紫闥荷寄之華東壁圖書峻
寫松楷之直寵光所被資眷可知蓋閱道路之言妄
議藩垣之續惟時南國實控北門往屬數兔邊自公
而無驚沙犯塞之警向民罔渫業自公而有聚廬託
處之安莫重於城守而設險固國之交修莫急於軍
餉而因田致穀之餘裕以至聲色不動之頃坐銷肘
腋未形之憂無非信足以服姦與夫靜足以制動投
機之會間不髮容先物之明甚於龜卜凡此章章之
效豈其淺淺之規由陸遜仁人斯不爲於吳患非杜
預儒者恐未免於晉憂茲歷歲之既深爲累朝之未
有入方叔出召虎寧久淹鈇鉞之任左伯禹右臯陶
行即正鈞衡之拜伏念某挈瓶智小窺管材疎俗容
非樂之可醫凡骨雖丹而莫蛻室弗肯堂畬弗肯穫
謏聞前修弓必為裘冶必為箕已苑初學徒以綴家
庭之役曾未吏州縣之勞蓋自紀年已知誦君實之
德亦有女子皆獲出廬陵之門雖人品之不侔而志
向之則一許攀鱗翼暨竭駑駘百年幾見以身親逢
千里一麾惟公所命與湛華於羊峴儻令置奔走之
後塵從隗始於燕臺期仰副作成之大造

上江陵別帥

固負樊龍雖久登夫子之墻蔚迹釀醬茲始事元戎
之幕顧小草獲依歸之地方大鈞托覆壽之天不失
諸辭曷鳴斯感竊以朝家選用之路莫重闢屬辟舉
之權自傳制詞謂臺閣僅下於一等杜陵播詠則旌
麾不出於十年必有驚其語以始宜僅妄取其間而
則媿如恭者雖多為治未能荷薪見謂如沐猴而冠
之自知非騄驥之乘也文闈躑躅但知付分之低品
宦路浮沉不敢與時而奔競既離家庭之遇藉紙宜

州縣之驅馳游筆若臺盾遂脫韝而去吹竽酒室
鳥亦由擇木而來靡辭濫觴糟粕之餘良以頗學俎
豆之事二十年之辱眷詎能如朝夕趍承之親數千
里以投公豈特為歲月苟且之望終身翼附嚮昔心
降第甫綴於儉池乃難黙於墨突曰蹤附曰奔奏是
雖惟命之東西或鞅掌或棲遲實願以身而左右二
天是望一日獲安恭惟某官雅志濟時英規激懦文
章傳千古之印學問續諸儒之燈挾之不濁澄之不
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仲山甫之高
風茲毅直於郎闈來保聲於帷幄凡山川也人物也
皆平時梓杜之討論如保障焉繭絲焉又積歲篤雖
之畫諸講明之詳故設施之效望貴之著故威信之
孚此一年水二年旱而政由盡於撫摩彼五月穀二
月絲而民舉息於愁嘆氣脉內周精神外彰綬帶輕
裘既覩仁人守荊之績垂紳正笏倚觀眞儒相魯之
功是宜士皆雲合以朋來咸以公為淵納而皇受璵
璠橫道飢虓並登棟柞成林薪蒸薰炙遂令餘子碌
〻之輩亦預諸公袞〻之間某敢不砥礪懦衷切磋
鈍質忘在彼在此之異迹持厥終厥始以一心如撤
晝幙謀雖俗吏刀筆筐篋非能也若車塵馬足則小
子灑掃應對豈倦焉

上夔門李帥

仰師門數仞之高曾叨薦禰聽師闔十連之重切願
依劉若有宿緣以為終始伏念某儒冠繆承祖緒濫
博自知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塵容甚俗豈
藥可醫凡骨欲仙雖丹莫換昨與諸生而進誤令計
吏以偕桂籍香空竟負秋風之吹送桃源夢杳終成
春雨之離披護試一官尚餘三載正顏雖屬李飛之
始敢懷跋涉進步之心偶侍萊庭獲拜蓉府悅一戰
而已北幸再造以有兩捨魚取熊皆云捷徑攀龍附
鳳遂夜要圖雖官事非癡兒之所能然舊物惟主人
之是戀或以取復可教雖曰執鞭亦為恭惟某官禮
樂直儒詩書元帥犀皆標準歐陽子之遺風一貫淵
源揚誠齋之正派故雖瞿塘灧澦之險亦猶吉水仁
山之和致君澤民特其餘事薦賢報國是乃盛心遂
令金躍冶以一鳴璞忘刖而三獻僅容奉命受令於
車塵奔走之下庶獲聞善服膺於函丈摳趨之間鸚
鵡洲邊恨莫對南樓之月杜鵑聲裏望長依亚峽之
雲

上利路胡漕

君遣使送以禮百城聽潑按之新子仕父教之忠一
介有參承之幸銅章拔於樂禹務茲獲戴於蘇天敢以
微忱布之短贊竊以外臺位望當路表儀寮帷屬開
俗之初欽板重趨庭之敬居職守者以職守進事之

遻者以文墨知故宋廣平之為下寧上梅花賦以謂味道僞曼倩之在文掾帶櫑具劍以見勝之古者如斯今為敢略恭惟某官材空冀北派出江西文章為百世之師志氣奪三軍之帥早逢聖代親得家傳芝映蘭馨早號髯溪庵先生之節操冰聯玉潤依稀竹坡居士之材名處富貴若布韋取功業如草芥兩游為幕載綰虎符馴馬熟路而駕輕車錯節盤根而別利器政猶迎刃機若應弦折衝多玉帳之籌護塞肅金城之鑰既騰霄奏益簡宸衷謂月要旬稽既著周行之望兹星臺飛軑宜將簜節之行遂陞祕字之華併領价藩之寄載詳使事竊聽與言邦本宜固而邊備不可疎軍費方殷而公家未易給此最關於急務其有得於遠圖至於廉訪能否而進退人材存問利病而循行風俗比在大幕府之日已知賢師儒之心四牡此來列雖幸其肇恐持獻納之囊而有待靡容攬澄清之轡以久留決非冀堂可海坤柄某幼鳥識事拙昧趨時子弟負荊莫副家庭之望暮不恤緯徒深畎畝之忠隨地一隅閱時三載正倦蜀山之雪喜占卻舍之星遂以么微隷于奔走惟未語於教訓正有冀於解懈開水利齊以教人幸在涵養作成之列出五峯門而投道豈無撫趨執閽之忱

上徐漕

金城西望久遷跡於膺門王節東來獲趨風於范轡恨執鞭之已晚喜擁篲之爭先鳶飛魚躍匪一朝鳳附龍攀乃在今日遂雲霧青天快覩之願慰泰華黃河未見之心恭惟某官大漢元酒之真錯節盤根之器中流砥柱障學海之狂瀾熟路駕車馳宦途之雋軌早近長安之日未登蜀道之天虎帳運籌時宜周識莞符撫字民瘼悉蘇險夷盡得於目中規模可運於掌上載詠漢陰之穠將一清邊徼之穢爰天顧夔子之邦地在巴人之境以銓選則必山濤毛玠以餽餉則必鄧侯孔明遂以崇臺寄之斂手魚復之江山改觀蠶叢之草木知名天子有詔無疾其驅趣裝可也王事靡盬不遑寧處叱馭侯之未得以擇材嘗依崇蔭不特寬功過薄之曠息抑且置賢材錄之薦揚憑藉餘光寅緣恭屬適觀皇華之行部獲瞻紫氣之浮關乘傳豫州尚抂清河有二天之覆授書圯上豈無黃石後五日之期

上徐漕

鶩不如鵠往嘗登北海之書鵾化為鵬今敢啓南溟之想特青氈之舊物祈華袞之新知既有機緣奚勞介紹竊以舉士有良法未嘗限以先後之同取人以片長豈若假之終始之力故善可紀於一介則褒不憚於屢書必若鄭侯為數言則國士禮於南鄭向使

人傑不再薦則長史老於荆州是皆稟篇之全仁不忍範圍之棄物罔俾厚德専美古人伏念某猥以駑駘須在鞭箠曾乏阮瞻之三語首知騣蔑以一言陶犬瓦雞初何適用車鞿鍾鵝乃爾遇榮爰頂踵於鄗門獲贅疣於計幕恩深鑪鞴量溢瓶罍登山正當語於徐行取果固靡容於未熟分蠹魚之活計任鷗鳥之眞機八駿盈庭徒赤忘於異顧一兎在野孰能免於得心不憐無地之棲臺更傍誰家之門戶㬥中脫穎知當毛遂之三年圯下授書近在子房之五日儻未捐於簪履庶不墜於箕裘命也矣夫天其或者恭惟某官諸儒山斗吾道津梁咨惟廣咨訪之途攬轡有澄清之譽別陽紋於皮裏寧賈石衒玉之易欺納雲夢於胸中豈工瑟好竽之難合𢾾芾憶甘棠之舊攀依嗟小草之微如初筮發蒙雖已資上善之水非再索得坎恐終陷深入之坑兹進之以寸之莛貫間不容髮之會正猶五律皆有待黃鍾之鳴不藉九金未必諧神鼎之鑄勿謂成其小而不成其大所祈善於始者必善於終鴈棣寒枝應尚念沙洲之夜月燕來故壘豈須待簾幙之春風望之如天刻以爲歲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七

可齋雜藁卷之八

啓

代除蜀總謝丞相

冢宰建邦六典半理財之計地官設屬三軍分給餉之司抗牘靡容轉鈞有自憑謝絨之賴貢叙時事以略陳竊惟蜀自渡江以來幾及百載兵由宿邊之後又將七朞一變於井蛙而元氣僅存再潰於隄蟻而瘡痍未復封豕長蛇之猶梗飢鳶餓虎之難調方當百萬師費千金何啻三十鍾致一石根括行而民有白著錢之慘悖糴責而官無紅腐粟之儲已竭甚艱未贓脹罷問錢何於內史皆屢置於大農士方杞會視之人必藹若可也伏念某絕無技巧僅有朴忠細柳驅馳早諳疆埸轉蓬流落晚倦江湖三年假熊楚之麾萬里把鶴林之編甫奉周官之法度來稽秦府之圖書贍法雖存去唐厚剎米價徒聞笑晉清談粮道莫議於關中屯田難舉於渭上吏姦百出民病多端僅知國事之以公正恐人情之少合臘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擇就玷使令知公朝刑卬以久之顧小己吹竽而慊若民天寄重化地思深恭惟某官千載眞儒兩朝元老躬振淳熙之玉鉉力扶嘉定之金甌黙運精神存妙筭於借箸掀輿之頃不動聲色定大變於垂紳正笏之間已恢治

内治外之宏規尤重足食足兵之急務俯憐遐鈇鉏歷艱難維未必鏹穀之知而嘗閫軍旅之事遂蒙頒渙汗於先帝曠庸之際未幾再冀命於眞主御圖之初可謂啄菢之恩若為銜結之報某敢不恪懷精白勉答清明內當以國而忘家未免如子之仰父上元和會計之簿諒蒙吉甫之具知陳神禹方略之圖正類弱翁之可奏

代蜀總謝樞密

鞠草無虞方謀頒梓東之節擢蘭有命延令給鉞北之師寄重民天恩深化地維紹興始創於內總而益昌獨介於一隅百年之間幾變于此井蛙內擧封豕外訌石壕吏歌而民已剝床兵車行作而軍未解甲備邊積粟當求晁家令之智囊足食理兵宜得陸內相之奏疏非制度紀綱之先立雖源流本末以何為付之庸人敗乃公事伏念某一寒無與百拙奚堪自知州縣庸瑣之流僅副邊鄙驅馳之役三年蹇戶熟聽霜砧萬點蜀山來遊靈雲甫持濤響即會昇艱大農屢以匱闕內史幾何所入腠理深痰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擇就玷使令螘蝸殼之遞久枯恐龜背之毛難刮龍光厚甚蚊負凜然恭惟某官伊周眞儒韓范元老方九五大人居正之始乃二三執政睿庸之秋搢笏垂紳坐鎮泰山四維之勢披與借箸此成金城千里之形念備禦古人之經而積貯天下之命爰俾一介疆埸之吏獲叨四路軍賦之權然而元和會計乃吉甫之具知神爵方略非弱翁而孰主勿謂樞密三司之異務正惟家宰九式之是圖此門牆弟子拳拳之愚於鄉曲父師顒顒之望某謹當鑒深覆轍弊塞漏巵江東之米僨莫知正恐晉人之無策關中之糧道不絕亦由漢相之有規尚以桑榆托之雨露

代蜀總謝制置

時咨禁從薦書朝奏於九天命董兵儲除目夕頒於萬里雖師門之賜厚矣而國事之艱凜然不辭蕪詞匪曰彝禮蓋惟外太府之寄實佐大使司之權以一身而言手足之於心腹以一家而論子弟之於父兄未有手足不運掉而心腹之能安未有子弟在急難而父兄之忍視今日之勢大類於斯帑藏竭而涸轍之亦蘇用度廣而漏巵之莫塞腠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此公朝刑印之既久倅制閫推轂而後除是曰同心使之稟命正當以四蜀利害奉大計豈特以一己用捨為私恩恭惟某官清廟黃鐘兩闕紫氣斡轂龍墀之履來分虎幄之弓聖上用嘉曰六十州得賢帥士大夫嘆服謂二百年無我公若時坤維久有師命肯非覆斜之形險坐寬梁益之顧憂

人材奮而盡屬於禮羅民力優而益固於壽脉熊羆之將畏之如秋肅貔貅之士愛之如春温凡冑中用蜀之規已無遺慮獨目前裕蜀之策尚煩遠猷此上參之以經營而公慨然於薦拔深得慶曆諸老廟堂之氣象庶還紹興盛時兵食之規某但虞從上於鴒廳未許久棲於蓮幕某一寒無與百拙奚堪老於淮漢之遊晚作井參之役比合會計莫究端倪僅知內史之幾何自謂士師之可去大造者在小己以安重惟昔試於武城早荷策收於冀北舊鑑未冷新麾方温敢圖四岳之先容乃舉庶食而毅遊遂叨宸渥俾護餉司然而髮無可洵於僧廬鬻有難施於婦手黛

指州麾自更隆委郎潛丞屬已玷周行壘雪一來竈煙載給始類良醫懼見之日寧免巧匠旁觀之訕會列戍之歲支踰三千萬計一鍾之糴費舉數十緡力竭龜毛著危虎口鼓之以設論風濤之駭迫之以天書星火之驚合制總漕于一州憂為至切問茶鹽酒之三法取之已窮不揣疏愚勉膺任使見謂燕巢于幙上殆如魚處于釜中節惟謹于戶庭剝牀傷于膚足廚傳過客悉撤己浮計簿具文精除滲漏介恃廟朝之覆燾造臻疆場之敉寧野有崇墉邊無遺鏃賦雖添于勇爵廪仰給于祠官撥以承平固未覩朞年寬裕之積貸之近比其少紓旬月倉皇之虞然而精

循墻之莫避恐給竈之弗遑茫以萬間士歡顏諒必逃於曠度寬之一分民受賜尚有冀於通融

代蜀總升大府少卿謝丞相

給餉青天方久玷屬堂之問轉鈞洪造乃令亞河海之班請莫遂於循墻感惟深於蹐地恩隆块圠愧切輪困竊嘗觀元豐建官之規驗紹興治賦之寄九寺設屬惟外府任出納之繁四總分司實中朝倚轉輸之重猶諸往諜莫匪名流伊升給之一方自師興之十載游更多故雖載易於主人卒止再朞久未陞於卿士敢期竊數猥及妄庸伏念某窺管材疏摯擬智小萬里對西風倚天之劍一官猶春江上水之船使衡不測于海深傲蟲已懼于山重髮如此鶴心久牝鷗矜當針谷子年之衡尚閑首山庚癸之急盤根錯節動拂衆心鼓琴解絃尚待來者既之上甘泉之計政祈視宣室之釐詎意甄陶未捐丘壑俾之為長府以仍舊將使作爰田而圖新節後東金煩愈慙于劉晏佩徒鳴玉筆豈逮于尹鄉不有生全曷叻眷渥恭惟某官兩朝開濟千載間生斷四鰲以擎媧柱之天授五龍以洗虞流之日垂紳正笏鎮泰山四維之基借箸披圖屹金城千里之勢每念足食理兵之大計實關守邊備塞之宏規如江淮財賦之淵尚及見唐業中興之盛若巴蜀餽餉之道昔已為漢人西顧之

夏知某素守廉謹而無媿飲氷念某適逢艱難而何會沐漆屬當九式制用之際乃舉三載陟明之公遂引千鈞復令再鼓某一之已甚二者何先敢不屬于前脩其式圖于後効聽魯侯甲戌之誓當益思費邑粮糗之儲陳魏相戊申之圖更冀循湟水留屯之設

代謝政府

民天寄重兩年給廢戍之屯亿地恩深一札晉棘卿之亞佩大鈞之容瑞愧小器之難勝傴僂莫辭凌兢知懼竊以四總置所實中朝倚調度之司九寺建官惟外府任出納之職稽諸往諜莫匪名流非精明足以籌劉晏之源非強斂足以執尹鐸之筆則何以內聯綱玉出東節全宣期三載陟明之公遂畀一介因任之寵伏念某受材樗散賦性素昏畎畝寸心雖皎皎以如日江湖兩鬢已種種而將宿州麾使指之眷更丞屬郎潛之已過一來疊雪載給龜煙當巧匠之旁觀政良醫之懼見弓張未弛危漏莫盈公家完蟻之難隄民力殫漁之易竭計解羅之多寡費以數鍾較歲支之盈虧缺者千萬駿以風濤之議論迫之星火之文書炊沙不可以作糜談河乃欲以療渴因田致穀固豈無紹興關表之規以米易鹽蓋亦有天聖益州之法然已歲殊而日異敢云政舉以人存既靡逢碁年根本之固姑未免旬月支吾之計介恃廟朝之覆燾迄臻疆埸之敉寧牒給祠官賦寬勇爵黼華計簿具文之習盡捐厨傳過客之私鼓瑟解絃維持來者盤根錯節少異昔時然而赤白囊之備樂方殷未墨手之句稽已困夢馳松菊景暮桑榆正祈祝宣室之釐曾之上甘泉之計不圖大造未棄明時將使作爰田而國新遂令爲長府以仍舊木牛流馬復聯蜀道之星印犀紐龜驟進箕疇之月靖言侥冒端自生全恭惟某官宗社重臣國家碩輔洗日賴虞淵之力擎天高媧柱之功泰山四維有紀綱之憑藉金城千里本道德之安強每念治内治外之宏規无出足食足兵之大計上湟水戍甲之奏必參漢相之主持呼首山庚癸之粮攻值叔仪之急迫嘗切東郊之誓費未容西域之代趦趄俾安屬荐膺煩劇某敢不益圖後效勉厲前修靡辭今日給餽之難上副清朝制用之意三何先於斯二者第虞民信之不孚一已甚其可再孚更冀已知之終覆

代蜀總得祠謝丞相

萬里予還曾乏上甘泉之計九重出綍俯從祝宣室之釐非大鈞曲賜之甄鎔則小器已捐于擲窳恩深稟蓄感極輪囷伏念某智陋挈瓶見疎方鑿贅之著於霜滿跡每慨于氷寒隨牒淮襄半世在柳榆之境揺發巴蜀中朝昇蘭棘之班靡量迂愚弗勝任之小

能冒任破碎不可支之大計欠遒山積庾藏渊空士知染指于漏危人戒折肱之覆轍嗷嗷湯火日張萬竈之睍爽爽風濤時掣同舟之肘靖言斯除不敗幾希賴廟社之有靈保封疆之可守雖中更多事四五春之經理難全而近比累年數百萬之羨儲皆實吏責方深于甑釜宸恩乃錫于弓旌十載去家固切五湖之鱸興一朝向闕豈為二頃之鶴謀由官錢扶凋翊之疑恐户口為膠東之實惡安私室必玷公門請爰遷于山林遲乃數于雨露五原草緑頓忘漢塞之春回一片雲閑愈荷堯仁之天闊生全厚矣出處賴之恭惟某官萬世元勲回朝碩範鰲柱偉擎天之力龍淵高洗日之功端委槐庭運乾坤于掌握弼諧楓宸新朝野之精神執生殺予奪之柄而悉付之至公兼長短小大之材而盡歸之善任量包滄海曾弗棄于細労見屹然嵩了不搖于異論敎啓抒擇而從欲許令琳宇之間闒遂致孤蹤獲安微分某敢不杜門屏迹擊壤銜恩結香火於三生報丘山于九殞耕田鑿井敢忘帝力之难酬潤草塗原尚竭臣忠于未泯

代謝政府

總斌西陲萬里玷弓旌之寵疏恩北闕一官壽香火之緣非大鈞由賜之甄鎔則小器殆捐於撇棄德踰丘岳感極肺肝伏念某智巧絶無迂愚僅有雖吹畝之册衆猶曰然江湖之兩鬢已霜機會功名知落落以難合塵埃州縣分碌碌以徒勞誤蒙先朝簡拔之公爰命蜀道驅馳之役驟陞蘭臬俾飭郷嚴在當時弗勝擊之餘有一日不可支之勢千倉垂罄莫供曉竈之煙萬戍聯營屢警夕烽之火精衛靡量於填海蚊蝱姑勉以負山雨雪霏霏敢憚身馳於峻坂風濤袞袞每虞足穿於深淵幸而撑始至四五載之前僅若增終更數百萬之實十年去里惟愚分之懼盈屢表叩閽祈聖恩而歸老果膺環召獲保壁全雖甘泉之上計之勞而宣室遂祝釐之幸端門星拱曾未許漢日之瞻真館雲閑但益覺堯天之闊生成厚矣出處賴之恭惟某官昭代真儒明時碩輔八柱屹承天之力五龍高夾日之功一德以格帝心自是甘盤之舊學數年而至相位無踰秦府之故人方資借帷幄之籌以折衝行且秉廊廟之鈞而當軸進賢退不肖將令無一士之滞淹嘉善矜弗能尤務廣九重之忠學不特軒陛引鵷鸞之進抑俾園林適鴻鵠之情遂使孤蹤獲投散地某敢不杜門屏跡擊壤銜恩知帝力難酬雖鑿井耕田而敢昧使臣忠未殞尚塗原潤草以自期

代轉朝奉大夫謝丞相

丘園康禄祠庭甘方外之遊歲月紀労郎省正棱行

之秩抉扎佩大鈞之播輪囷憚小器之盈禮命兢慚撫心激烈竊以舜朝績考始在陟明漢郡最聞乃膺增秩矧有聖朝之寬厚不遺散吏之優游身在江湖雖乏毫釐之善恩頒魏闕每升尺寸之資何幸人微亦叨序進伏念某性猶麋鹿援絶蚍蜉早由巖廊特達之知擢自州縣奔馳之賤荊淮環轍幾聽夜月之笳岷蜀携孥載給晚煙之竈洶湧風濤之萬里煎熬湯火者五年上計簿於元和但知一實較官錢於馮翊敢謂肆欺詎云薏苡之車幾混薰蕕之器三徑彭澤幸歸賦於田園一曲剡溪獲賜閒於香火雖已白霜露五分之鬢寧忘毋畎畝一寸之心倚樓而問行藏徒存故步踞鞍而嘆矍鑠已負壯圖顧方歷熙寧三十月之官疇謂進元豐從六品之格攡襟滿鶴正包衛祿之羞偃蹇枯松忽冒秦封之寵鈞陶有自銘鏤無窮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執中庸以立天下之本建皇極以主君子之盟國勢人心屹若盤石四維之固道揆法守繩然紀綱萬目之張雖方闢風雲魚水之期然靡棄巖穴蒿萊之賤銘功紀績已高踰中書考之年佚老優賢每或賜上大夫之祿致令野處獲遂階陛其敢不擊壤承休銜環報德蓋望不及此深慚登高能賦之可爲儻行或使之敢以歸老乞身而自足

代荊帥進職并副謝丞相

八柄馭臣圖任在周邦之舊再命作牧陟明領竟闕之新山川無前日之殊雨露有自天之渥僥踰越分俯仰懷慚眷惟太微三光之庭莫盛中興一代之典布在方策煥有文章玉軸牙籤極用儒之華選寶龜金鏡昭垂世之丕謨宜有魁英始承寵遇如某者材疎窺管智陋挈瓶一第奉常學術未能飾吏十年幕府議論無以濟人誤辱異知獲脩煩使外玷節麾之揚歷內聯省寺之清華爰畀南荊俾副中峴力小任重猶蚊虻之負山政拙心勞甚精衛之填海常守班超平平之策幸叨陽城下下之書忽陟奎躔仍在彰分親年八十方茲勸田里之農帝命再三未使釋封疆之責材微蹤而有靦銜大造以知歸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儀間氣莘野蘊格天之德咸池高洗日之秉明正論用正人獨化陶鈞之上定大事制大變不動聲色之間故方隅雖千里之或驚而宗社有四維之自固謂漢規久任將俾子翼之留而晉命專征蓋取吏群之佐遂蒙科瑣亦俾晉升某敢不佩服新榮謹脩素守匹夫之志謂三軍之帥正慶再鼓之衰小人之腹望君子之心願賜一壺之濟

代謝制垣

楚都建牧幸叨貳鎭鑰之權堯闕迎華又俾奉淵書

之職俯仰大鈞之賜始終巨屏之依袛遲維新修辭敢後竊以中興一代之典莫盛太微三光之庭煥乎文章布在方策金匱石室垂奕世以愈光玉軸牙籤屢為儒之萃掌故偉績載疇於南紀而寔班甫陟於西清孰謂七廣亦從寓直伏念某寒武下士奮自窮邊一第偶竊於奉常十年幸備於幕府無棠論茲議可以裨帷幄借箸之籌有曲謹小廉僅克堪州縣擁篲之役上以知其王而信其容公爰舉之士而薦之朝外獲玷於御麾內載聯於省寺遂叨宸遲俾佐戎旃以十五城郡縣之權付之統治而一二年旱潦之後費甚撫摩仰憑裴度之威名謹奉子儀之貌令勤勞夙夜往再歲時超策不過於平平城考書書於下下丹心報主雖惟國爾之謀白髮奉親未免家爲之想奎躔戴陟軫分靡移顧小己何以稱斯微大造所不及此恭惟某官兩儀間氣千載真儒三捷七擒行奏元和平蔡之表十行一札榮頒河西賜勵之書帝方喜羊祜杜預之同時公不遣林父史驕之爲佐取魯人二弓之副猶備使令念齊師再鼓之衰復加激厲遂令料鎖誤玷階升某敢不佩服新榮恪恭素守留寇穎川一歲兢虞末路之難全依蘇冀州二天允賴師門之終覆

代荊帥兩考謝本相

家宰建邦每重歲終之會藩臣分牧洊叨考下之書凡微蹤尚嬰於譴何當大造曲爲之覆燾德猶天廣感與日深眷惟古今攷績之規莫謹郡國長人之寄故京房始於魏郡乃能與課吏之條如陽城之在道州猶靡見上功之第凡推異等必著休聲苟惟歷歲以無聞何有居官之可紀如某者名非赫赫策止平平奉常一級之偶叨幕府十年而罔補分茅頒節疇昔之望不及斯丞牒撫藩書生之分已逾矣荷大鈞之播物畀外閫以承流七里郭三里城雖山川之素習一年水二年旱適田野之相仍勉殫精衛填海之愚秖覺蚊蝱負山之重廩粟歲靡俸錢月費徒愧鵜梁催科政拙撫字心勞已窮鼯技鷄鳴之貧假僅騰揚之效寧資淺望輕無以大六繫千雉之地力微功寡況其無一最四善之稱幸由領銅虎之兵符茲復上黃龍之計簿生全至此終始賴之恭惟某官秉石重臣巖廊元老手洗虞淵之日身扶媧極之天默運精神存妙算於借箸援輿之際不動聲色定大變於垂紳正笏之間坊南山愈峻於巖瞻而東海益隆於世胙無功名於唐室末茹二十四考中書之勳舉法度於周官方率三百六屬群吏之治遂容蒐瑣未遂棄捐某敢不圖濟中流謹行末路歲時閒暇益思徹桑綢戶之防夙夜勤勞用效結草銜環之報

代京西漕轉中奉大夫謝制帥

慶覃慈極布千齡希闊之恩秩進文階示一道光華
之寵煥綸綍於吏軼知陶冶於師門撫己僥踰銘心
激烈恭此官名之置寶今仕進之榮夢三穗禾而取
中雖慙昔人之佳兆位十様錦以居左尤爲近世之
美談倖斯級之既榮惟其人而克稱詎謂一時之沛
澤亦同四海以承休茲蓋若徽殿層恭徽數伏念某品
居下下策僅平平自脫舉子場屋之緣偶登明公靄
殫之列爲蓮絲柳徑障論無甚高出幕府待旌麾望
所不及風景對煙埃之料歲時閱江浪之多夜月吟
笳聲雖歎樓之刁斗春疇荷鋤身親農扈之桔槔比
叨九重雙節之除見謂一歲屢遷之速兢懼無涯負
乘載慚敢期修慶禮於東朝亦俾沐恩榮於南土身
霑雨露峻升元士之兩階目睹雲霄近絕從臣之一
間凡小己之超踰如此皆大鈞之提挈致斯恭惟某
官千載蓍蔡兩朝柱石訖臣與復漢室皇天鑒諸葛
之心爲朕卧護北門外國聞晉公之貌歷星霜之一
紀屹然華於三邊方鼎新大元帥之鼓旗而鱗集小
朝廷之彗慢一士有拔尤者即羅而致之幕下匹夫
不被澤則若推而納諸溝中遂令皁瑣之資亦叨賜
蕩之典某敢不涵濡厚德淬勵愞衰力小蚊蝱懼莫
載丘山之重報殫犬馬誓圖涓原隰之勞

代京西漕謝蜀帥

一麾秉障甫試外屬雙節行邊誤將上指周覽隰原
之伊始顧瞻參井之匪遙推轂有辭修函敢緩伏念
某志雖狗國材愧承家越從幕府之依人少冀疆陲
之宣力一親月柝十聽霜砧俎豆嘗聞豈知軍旅之
事干戈餘暇桐爲撥穢之圖手拔荊棘之蒙茸身歷
煙蕪之蒼莽時因人而成事敢績日以計資緣而蘭
錡之晉丞乃以藩方而贊闡穹廬咫尺幸無牧馬以
彎弓阡陌東西正願買牛而賣劍曾乏刺史中和之
頌驟膺使臣禮樂之華道家蓬萊之山猥聯清切方
城漢水之壤俾究馳驅顧轉輸斂散之未能況參佐
籌室之仍領爲之地者端有人焉恭惟某官五柱家
聲三槐人物道德兩朝之儀禁典刑九牧之光咸忠
定之治似諸葛公今復見神明之政清獻之名過蕭
太傅士知化廉介之風況能持力量之堅凝運精神
於靜定雪山玉壘界安舊俗之慈龜湯池金城足制
新來之蛇豕佇命圭之賞慶即公家之相因何幸幺
微亦叨獎拔迹滯春陵之句水心馳蜀道之青天國
事一家固辱素孚於肝膽封圻千里庶幾獲托於輔
車

代京西漕還臺謝荊帥

觴使者輟久膺臨遣上刺史組始遂還歸仰前躅之

易邊有餘暉之旁燭敬修柔牘庸謝中涓伏念某策僅平平名無赫赫十載依人之下幕一麾在國之北門落日登樓何有從軍之樂秋風聞笛可堪出塞之愁雖叨騶轡之華尚綰莞符之寄茲全趙壁來踵蕭規粟陳陳而腐紅宛存餘畫棠藹藹而新綠不改清陰厥有寅緣相爲先後恭惟某官中興人物前哲典刑作京東斯民之星無愧百子駿之右回春陵萬物之氣其在十元結之間行將佩紫荷橐以論思奚但擁碧油幢而鎮撫眷懷玉節加惠寶鄰遂令死磔之徽爰繼紀綱之舊我來公去頓驚局面之新時異事殊願聽帷籌之益

代襄閫得御書謝京西憲

再命作牧甫晉掌於堯章十行賜書忽渙頒於漢札服宸綸之溫潤知使轡之揄揚恩榮自天感著無地某一來藏戍屢閱桑陰雖頭白之已期愧汗青之無日老癃顧見方山東之杖幸逢郡國盡驚豈河西之璽敢望況乃荊襄之千載惟推羊杜之二公大哉王心方之往哲震聾龍躍之動地蜿蜒鸞鳳之冲霄顧老臣何力焉微臣苑不及此恭惟某官以江右諸儒之望有漢東大國之雄猩犴陳蕆草鞠圄扉之綠隼熊作鎮香凝畫戟之清豈徒護沙漠之風寒方且踐道山之雲氣猶從臣之在淳化行觀曆祕閣之題詔

諸將之當紹吳僅見錫營平之傳茲揚休命乃拜昌言寶由卑歷藏鳥號弓兵無慙於坡記秉下澤車御欵段馬願早副於援謀

代帳幹謝淮西帥漕

制鉞殿邦藩翰素稱於多士計臺設屬甄錄猥及於孤蹤煥成命之誕頒撫微衷而莫稱恩深訣北感極輪囷雖戍役之未前豈謝函之敢後眷此恨屬預在幕條芻粟飛輓之權實贊其長戶口登耗之籍允藉攸司況觀諸道之選掄類處一時之名勝非才輕畀有靦於斯伏念某力學未優賦姿不穎強沐楚猴而使冠分甘莊鷄之模蓬不掾而胡取囷已荒初志析薪而弗克荷敢企前脩甫初筵以發蒙將再索而得玦青衫槐笏僅為蠻語之參軍黃卷纂牘未了豎儒之公事繼強顏吏部選之調偶綴貟郡從事之官趣狚一行俛仰四顧窮自念伯氏獲在桃李之列頃嘗造帥垣而修枌梓之恭雖有望於轉鈞猶未遑於躍冶敢期剡牘遽辟公車褒嘉騰華袞之章約束奉青綠之僭親顏有喜及瓜奚數月之淹吏責無虞飲瓶得二天之庇猜言僥倖敢昧作成恭惟某官道之淵源儒者山斗負尊主庇民之輿學抱緯文經武之全才在廊廟在江湖憂樂常關於天下行患難行夷狄中庸不外於人心此一眞始露於水落石出之餘興

衆正並登於天開日明之後親結九重之眷倚遂參二柄之謀猷屬時西淮屏我中夏講忠武木牛之規畫爰屈筭鞭揚幼度風鶴之威赦寶專籌幄應變槍攘之事會折衝俎豝之敵情雅歌投壺人識元戎之礼樂麾軍舉扇誰窺老子之甲兵比大匠之峻升知上心之有屬掄資梁棟以正巖廊宜此時蓮池下客之儲皆異日藥籠中物之備左斤右斧無不入于成規大摘小采未嘗委之棄物致令嵬瑣亦被搜羅其敢不山嶽銜恩冰霜屬操第以歸燕有離巢之賦不勝窮猿懷失木之憂無失名譽事上官所須備禪于微力一經品題作佳士尚期依附于終身

可齋雜藁卷之八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九

啓

蜀總内機謝丞相

泰階宰物作人新采芑之時井賦命官置屬畀析薪之子萬里遂腹心之委一家均骨肉之恩揆分踰涯撫躬知愧貴攷自昔君臣之遇靡分於人父子之私魏戊為大夫本以魏舒之息祁午將中尉豈謂祁奚之偏得非思王事之勤勞庶獲奉親命以奔走然而安石之用幼度由風鶴之平淮公武之屬韓弘以瑩鵷之儔蔡類許以驅馳疆埸之役固未聞出入錢穀之間如此輿之絶無非其人而不可如其者塵容甚俗凡骨非仙泉達火燉未能涵叅岸移舟歇敢詩行藏金科習誠旦之書鐵硯負子虛之賦厥室肯堂厥菑肯穫恐墜前功良弓為裘良冶為箕己荒初學每規蜀道漏卮之極正怀鯉庭怡縷之憂豈期幼吾幼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念西陲之重寄傻南渡之舊規權之州縣萬楚之官置之幕府文書之列取周世祿假魯家臣禁衛鶴以乘軒假楚猴而沐冠輒忝暮報畫諾奚勞夏清冬溫興居攸適志量雖已踰於圭竇姓名自是入於鈞陶終身激昂再世遇合恭惟丞官表裏伊說左右禹皋力扶嘉定之金甌躬振淳熙之玉鉉肖徐而命程伯坐彌變于中原鼎沸之

秋諭蜀而遣相如尤加惠於偏方斗絶之地列逢千一王者之運黙契五三聖人之傳搢笏垂紳定國家於閒暇束帶結髮登巖穴之隱遺故奚爲後我不特北夷而盡歸乎來非止東海雖佐域中皇極之主不失天下赤子之心遂使幺㣲亦蒙抉扎載念某羽翰未就燕尚戀巢汗血何爲駒徒伏櫪雖粗更於愚慮思自見於公朝恐書生未達於時宜而癡兒莫了於公事僅知清白仰荅庬洪天將降任於人何敢體膺之自逸士爲知己者用欣秉齒髮之未衰

謝漕使

試塵埃箠楚之曹久依使節備幕府文書之識獲奉覲庭春年仰荷於保全造物瑞爲之成就始終厚德俯仰覥顔惟蜀道自外計之司於南人許內掾之置朝奏暮報雖與聞席上之畫冬溫夏凊實以便膝下之私顧惟何人乃在茲選伏念某腰腹空大羽翼未成進莫違斂版以事長官退不能負笈以從師友生獨一束早欲矜持素絲五緎今徒愧悤官甘爲於蠻語習殆類於癡兒幸蒙二天覆蓋之庥殊乏一日驅馳之力凜然芒刺畏此簡書正虞望太行之雲敢謂遠長安之日念厥父之稼値此艱難畀若子以薪輕其負荷致令吏屬無異家居酬唯諾之真情佩吹噓之至渥恭惟某官派由豐鎬秀出岷峨早登九重鵷鷺之班暫給一道貔貅之旅涵養人物如護桐梓甄別士類若辨芷蘭謂子其子親其親凡肝膽之情一也故老吾老幼吾幼以骨肉之愛待之遂使公叙獲從私請某敢不恪恭詩禮之訓寅奉政事之師燕欲將雛雖免離巢之嘆馬猶認主寧無戀廐之懷

辟制幹謝蜀閫

爲鄭尚書之門下從事久辱愛知命李虞仲以益部庶僚俾承咨度受恩特達撫己愧踰陶鎔雖大造之公負乘切小人之懼眷元戎之幕府貫人物之羽儀或西山朝爽手板拄頤或南樓夜月胡床長嘯或擅草檄飛書之譽或矜觀碁聞柝之詩仰稽前修莫匪名士故班孟堅從涼州之役乃能勒燕然石以頌漢功而韓昌黎與鄆城之征斯可作淮西碑而紀唐烈又若辟慈明辟文舉而爲豫州之盛事與夫致温造致石洪而謂河陽之美談類非雕鑿之才可在高華之選如某者挈瓶智小窺管李踈分安莊鷃之匪鵬迹嬈楚雞之似鳳承顔秋室每虞弗獲以弗堂竊祿公家嘗懼不稼而不穡三生熏習萬里際逢頻綵衣嗜音之知辱玉帳提撕之賜青冥吹送濟蒙樂龍之算收綠水泛依方致若臺之交辟退揆瓶罌之量已深索籥之恩然而焉寧無戀廐之心烏亦有擇木之想雲飛川泳特難攀入幕之榮月暗燈明因每羨從

軍之樂敵期鈞轉畢賜甄收懸勲形摶俎之間委曲示弓旌之命昌言十六光騰禰鶚之書屬掾二三下采曹豚之子含魚取熊而愈重攀龍附鳳以有歸恭惟某官左右爲皐伯仲伊呂以仁智勇之全德爲直方大之重臣仗鉞專征坐鎮泰山四維之勢臨機制勝屹成金城千里之形士當耳掩迅雷而已筋之爲驚公獨手障狂瀾而砥柱之不動一時妙算萬世成功相印命圭愧位方登于周衮魁車冕帛桃蹊尤篤於鄭緇遂令鯉庭黄口之兒亦預燕臺青眼之客某敢不激昂志氣磨厲精神朝舉一人暮舉一人雖莫賡於盛選智者千慮愚者千慮尚思竭於微忠

辟襄陽客謝制帥

服勤王帳未酬化治之恩承乏銅章誤玷公車之辟佩隆知而至厚撥小己以英勝祗命凌競捫心激烈竊以襄城之爲邑實居制府之附庸兵屯地險維昔要都民淳事簡乃今樂土況以並塞休息之久且無中州劇繁之難保障繭絲有教條之憑藉簿書期會無督責之煎熬不過約束之奉承然必翹英而任使如某者繞徽析綫姑學爲裘萬里檣整甫出蜀山之險一枝樛蔭亟投楚木之棲俯下采于菲葑俾濫觴于糟粕始初意向僥倖朞年謀蒙提之塵埃華楚之中亦許置在幕府文書之列粤由服役曾幾何時初無一言之善可以取諸人敢謂百乘之邑乃使爲之宰遂自代庖而越俎亟令製錦以操刀萬仞選坑且有資于援手三年縣債甘自足以埋頭靖言寬瀆之蹤屬副作成之造恭惟某官中朝柱石諸夏金湯功名竹帛之所無德業詩書之自出四維盤石重輕端係于人心十載星霜憂樂常關于天下所以兒童走卒皆稱君實蠻夷酋長每問晉公四塞徒煙獨遠京襄之境五湖鯨浪不侵江漢之波頃爲冠冕閣之圖書行且命商川之舟楫萬賢報國尤出盛心學道愛人每形至訓篆某雖吏材之末習知某于世務以務諸致使庸人亦賡傾使其敢不廉隅飭己平易近民河陽之士信多深荷甄錄之猥及廣都之事不治尚祈蠻策之少寬

謝總領

位諸侯之上方接跡於化鈞宰百乘之家復依光於統部輸困越分块北知恩趨承由是以肇新感激不知於紀極眷斯蕞邑介在附庸期會簿書雖無中州繁劇之責繭絲保障則有並塞驅馳之勞歷觀前脩載在往諜政修害去僅傳傳子成之碑利舉歲豐繼有劉道寶之碣寥寥千載落落兩生使非出於時流鮮克堪於民事如某者絶無拆綫姑學爲裘秪宜荷彭澤之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廚吏去來皃偶曾何繫

於人哉窮達鵾鵬固所付者分也一行冒昧千里棲遲幸蒙羈表之朝騰方擬燕樯之春去使之越尸祝之俎已愧代庖孰謂操學人之刀乃令製錦未脫選坑之汨沒先償邑債之煎熬人或憐之謂迂踈之可笑身其處此豈勞瘁之敢辭賴大造有以照臨於小已頑不幸會恭惟某官詩書儒望廊廟世臣抗雅志於雲霄厲廉敎于氷雪濟時實政不為晉浩人之清談裕國宏規未數唐晏琦之良畫茲屈蘭闈之重望暫分楓扆之顧憂給餽餉鎮關中王事雖當于孔棘求文武致幕下人材方起于如林洗清江湖蕩滌之塵淩揚州縣纖悉之吏遂叨推轂亦與執鞭某敢不

平易近民廉隅飭己有能一日於此用力正期終賜之挈提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第恐莫酬于條教皈依未艾傾嚮如葵

謝荆帥

服勤玉帳政猶小草之相依承乏銅章乃有甘棠之尚在輪囷越分块北知恩雖前𢑽趨承之日亞長而今亦覆燾之天不遠屬新易次歆後修辞春惟三峴之附庸實號五方之雜處簿書期會雖無中州繁劇之難保障藩籬則有並塞驅馳之責稽諸往諜頗异名賢必利樂歲豐始克繼劉道寶之碣非政修害去豈無愧傳子成之碑盍觀寥寥乎中興百載以來其

閭赫赫者先生一人而已司時厥後固不乏材然豈國膺鈍之蹤而乃望敵華之後如某者絶無拆綫姑學為裘秪宜荷彭澤之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廚吏清秋帽底風流雖不逮于孟嘉落日樓頭人物乃得陪于王粲初心擇木大喜依棲自謂朝夕于斯不過碁月可矣代庖越俎實無一日之善取諸人製錦操刀敢謂千室之邑使為宰頗選抗未能脫足而縣債先已埋頭幕下芙蓉徒緬懷于綠水堂前楊柳賴猶有于春風頑小己何以得斯徹大賜所不及此恭惟某官詩書元帥道德宗工韓吏部之泰山獨步唐人之三變郢中人之白雪載賡楚調之九歌方將由青油幕以奏功秉紫荷橐而入侍留中雲夢雖涯涘之莫窺皮裏陽秋凡妍媸而坐別知某于十數歲丱角婉孌之際念某于三千里鞅掌棲遲之餘遂使執鞭亦叨推轂某敢不氷霜自厲風雨不渝燕雀巢屬雖講雖惜暫聯于左右衣為裳莞為席尚祈勿替于始終

就改謝襄閫

雙凫集渚恩波沐江漢之深一鶚箋天選穿脫泥塗之陋躐大閫示附庸之重故小冠吞滿歲之真德厚穹垠感填悃愊竊以士在郡縣吏之列人望京都官之陞墨綬銅章由斯上矣青衫白髮吾將老焉茲公朝既限以薦員而銓省尤備于班序近惟屏翰惠頑

邊郵或囊封特剡於九天而閭籍就通於百里然靡拘乎常調是以得於當材如某者鹿鹿無奇魚魚自謹素志未酬於鉛槧微官漫聲於箕裘荷彰澤之鹽與秖合侶漁樵之子司判州之酒品不闕吹擣征之賓未嘗屬橐執弭之勞遽玷製錦操刀之選改修宮去深慚傳子戍之碑利舉歲豈有覷劉道寶之碣幸托渠渠之廈屋不知袞袞於塵埃六七考之莅官僅登甲曆數千里而歸省豈暇已謀敢期藩籬躑躅之蹤重費埏埴作成之力俾懷璧往全其蒲轂而改絃來續于絲桐遂叨魏闕之寵先不負邯鄲之故步如蜉蝣一由造化之機若燕有巢重到主人之幕恭

惟某官儒宗山斗王室金湯胄蛤右聖人載籍之傳身佩半天下兵民之寄生聚教訓豈惟修小雅以攘夷輔相彌縫方將用皇極以經世炯雙眸之秋月提一筆之春風梁柱楠棟久著吳興之賢德楩楠佩柞宜多楚國之真材故片言可以化滇北之鯤鯨一顧可以仙淮南之雞犬當于小借羽翼立主致令一介之微亦脫七階之冗某敢不愈堅素守弗替初心改邑而井不遷汲引詎忘于修綆近水而月先得植培庶進于層臺

淮西帥機謝丞相

投試黃閣甫借箸以前陳贊畫碧油俾吹竽于下列陶陽和於孤冷範鑄鈍以驅馳播物恩深捫心感著竊數右淮之參佐盛推前代之人才幼度風鶴之師時則謝石元伊贊其決晉公雪錫之捷時則馬總韓愈相其行佳哉主賓聲在方冊慨念流風之遠疇咨今日之閫內而固吾圉之藩籬外以應中原之機會譬善奕者苟惟一着之差若同舟然未免俱受其弊故凡為之掾史亦必選于廟朝如某者種學尚蕪賦姿不類非騏驥之秉也類沐猴而冠之薄宦屢叨贅駸駸芍欲雪積憂熏灼心炯炯者已厭同營枕鞭弭於戎行供文書于幕府祁山斜谷登梁蜀用武之場漢水方城覽春秋爭雄之跡險阻雖親于邊面夢寐不到于淮頭敢期收微蹤于化爐块北之中備末屬於羽檄製馳之所誕揚新綍仍畀舊疆晴月登城弄憶從軍之賦平沙列幙敢懷出塞之吟佩鴻造之樂成愧蚊山之負重恭惟某官根源六學表裏一誠下令流水之如元祐司馬措國太山之重慶曆魏公以赤舄之勢隆猶緇衣之好篤量材而任不遺履屐之微厲世以康盡洗弓靴之習屬意三邊之科瑣研精多士之選掄致使庸流亦叨謬渥載念其久更榆塞復遠蘭陵雖感恩當效於遄驅然扼已未忘于却顧鼓風雷而成化頤起羽鱗誓天日以酬知敬銘肝膽

徐監簿倅鄂謝淮西制帥

望小朝廷無充貢於下列出大鑪冶根叨渥於中朝作成雖賴於始終奔走遠睽於左右退方以禮情見乎辭竊嘗聞夫子之言深有慕古人之誼凡士委質如女從人蒙之不有躬是豈全名而順行也之正乃字始為潔已以俟時良由去就有繫於終身必也進退無慊於大節此雲長所以不忘於曹劉之際而樂毅所以能處於燕趙之間至今義聲尚有生氣況藩垣之列屬尤賓主之相親誦句關聯鑣之詩所冀若昌黎陪晉公之役發臨路覩緣之嘆豈願如子諒寄并州之行苟性昧知已於乎時或至遷背恩於俄頃命雖上出人謂我何伏念某無所取材焉能為役早欠書生燈火之力墮在俗吏刀筆之陳皃鴈去來豈繫江湖之多少鶤鵬大小同安天壤之低昂黽勉異裘驅馳牽羇駿目峨峨之形險驚心荊楚之戰場剝落風霜凋零齒髮嗟予役不遑於將母顧此身未可以許人偶自遭逢辱相料理懽然得於眉目之際引而委之腹心之謀假以副車列之賓幄不以消塵之無補每如金石之相孚訪屯鴻於河南對舳艫於赤壁畧資奇畫徒激肚懷聽鶴樓頭未有副東山之委觀魚濠上方將問南華之遊屬玉帳之檄行俾金城之圖上鐵鷹側翅初無颺去之心駑馬戀棧何有羣空之望不圖擇賢乃污與班未能聽長樂半夜之鍾又俾對武昌西門之柳衣裳着王籍落寄人無何負鈞釣者負魚不幸入人之羅致鳥能擇木未豈擇鳥是將何地以枝依逢回既處於兩間引去庶幾於一決成其羽翼出彼樊籠自頂至踵以知恩以口語心而昌報恭惟某官人物梗楷師友淵源眞清古井之無波定力太山之不動峻從大匠坐總元戎陝西主召陝東主周暫煩分制洛南曰溫洛北曰石盡出兼收方人間七筯之驚塵獨堂上兵甲之籌勝出三昧手而應世事皆付之無心以正法眼而閱人取必非於凡品致令庸謬亦在提撕甚敢不遠企古風永懷厚德願謹長子帥師之戒亟膺康侯接晉之光庶幾四海繫此以重輕其亦一介視之而出處終歸鞭策圖報戰銘燕雖巢竹雖萬根寄唐人之出幕不為桐竟為席情深陶令之歸田

知岳州謝丞相

廟朝授任一時重邊瑣之科幕府綴負千里站江城之寄佩隆知之至厚揆綿力以奚堪祇事淩兢捫心激烈眷乃巴丘之壘麗于楚澤之隈偏安一方素恃山川之險承平百載未嘗軍旅之聞是雖近失於藩籬謂可遠稽於規畫迨觀形勢俯想古今湖湘在其南此則明徵募艦碎鼓舟之所荊峽出其北此則僭擬偃旗燒侯柵之方東蔽沔鄂則魯肅嘗於此置萬

人之屯西顧鼎澧則陶侃嘗於此掩五溪之冦信如
此地宜付若人況今唇齒之疇依尤賴咽喉之聯絡
葦杭相望毋云春水之已生桑蔭未移當戒秋風之
不遠妄為推擇輕畀繆庸如某者鐵硯遣心鉛刀誤
手筆花不潤早孤射策之盟擲草甚蕪漫作從軍之
賦霜雪薄未秋之鬢風波推如水之心慨念驅馳幾
瀕險阻乎沙列陣備更翩外之閑河落日孤軍猶記
峴邊之城郭遶淮頭之奔走復夏口之往還寄薄命
於鴻毛賤重圍於虎口周旋四塞終始十年白髮垂
垂正切思親之念丹衷耿耿惟勤報主之忠敢圖過
聽於非才尚俾強顏而為役對方當道蚊蝱負山継
未忘懷鄉去國如文正之嗟然自昔出塽持麾乃步
陵之黃此恩所在一息亦知恭惟某官淇奧武公蟠
溪尚父臨大事制大變應萬務之幾微明公道守公
心集衆賢之忠蓋弘濟艱難之局面翕歸靜定之工
夫披郡國之輿圖洞究中外通避之勢置人物於夾
袋不遺長短小大之材故凡抱一藝之能咸俾備四
方之役致如微瑣亦與布宣某敢不銜荷丘山恪恭
朝夕護風寒者數處顧中微於封圻芘天下以萬閫
惟依歸於陶冶

謝臺諫

執右弭於邊城莫陪時議分左符於江國誤被上恩
僥踰殊溢於私心吹獎亶由於公論屬方祗役敢後
修辭乃眷巴丘實據天險北控荊峽而西扼鼎澧東
蔽沔鄂而南接湖湘慨想六朝徒有英雄之迹烝平
百載未嘗軍旅之聞自號唇齒之既亡而吳蜀咽
喉之所係如茲重地可付庸人如某者鐵硯遣心鉛
刀誤手罷匏戶門之逼已徘徊籬落之傍人幾癹乎
生閑歷西風之局千帆過眼棲遲上水之船悽愴煙
蕪彫零蒲柳歲冉冉兮將去心耿耿者徒存望舍下
之白雲久擬閑居之賦對樓頭之黑月空成出塞之
吟不圖誤聽於非才尚俾強顏於此役葦杭相望曾
日戒之詳然桑蔭未移且狀期之至矣若為猶恃賴
有依歸恭惟某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規結龍擇之
簡注載新驕省之威儀陳善閉邪振朝廷之綱紀揚
清激濁持人物之權衡知麤材嘗歷於險艱謂小壘
或堪於委寄遂叨推擇猥與布宣某敢不寅奉歲常
申嚴封守中流艤楫深虞數處之護風塵屢棲棲終
賴萬閭之芘雨

兵郎江東漕兼督參謝平章

材館疇昔秉大鈞而播物郎闈儻寵擢隆指以參籌
顧負乘之非長愛姑墉而罔避強顏宂戍矯首知歸
竊以諸道刺史之分轉輸為急中興督府之建僚屬
厭輕剟劇蹟之兼榮匪時材而罔畀規公用蜀趙開

專領於討權葉相臨江雍國賓參於兵畫凡大勲之
共濟皆偉望之素孚孰謂庸流廼堪並任如其者凋
零壟縉奇蹇微官足跡所之歷疆陲而殆徧頭顱如
許悵歲月之空磨自憂患之熏心巳功名之絶念爵
馳邊檄起贊戎旃馹駱驅馳絶辱使華之遣貔貅出
入敢辭王事之勞匏繫橫草之功頗畢寢苫之制詎
期大造未棄孤蹤決獄不知幾何復當錢穀之問單
旅之學未也仍陪俎豆之陳況令雞省之塗班益重
鵷鷺之輿刺慌蹌濫分感愧塡膺恭惟其官相漢宰
臣師周大老黃閣幾年清風萬古建昔人未有之勲
廟洪鈞一氣壽域八荒流斯世無窮之福渾總握樞
機之柄從容帷幄之謀講兵食之大經坐致三軍之
給足急賢才之先務未嘗一士之遐遺遂俾塵勞亦
叨器使甚敢不激昂素志銜戴洪私通江淮表裏之
津當恪恭於厥職廣天地始終之造尚對越於宏休

謝督相

位陰上宰建新府以督師班陟外兵綴舊僚而將漕
當多士功名之共赴而四方觀聽之云初小已奚爲
大鈞曾播旣循墻而罔避敢斂版以知皈竊以部使
者之設官轉輸爲急大督府之列屬書諾攸資況序
進於省曹俟寵林於朝著中興而後建置靡常總公
用蜀之時則趙開主其討葉相臨江之際則雍國佐
其謀是皆偉人克贊前烈然亦未聞於兼任豈容俯
畀於非才如某者機線短能斗筲小器一行作吏老
歲月於征鞍千里依人視家山如傳舍臨書慨嘆撫
鋏悲憐比緩幘以佐戎與執鞭而從事曾微毫髮仰
答甄鎔政惟馬力之窮思遂鷗盟之適爵黃閤肇登
於碩輔而青氊未棄於陳人給餼餉於關中曷資寄
盍求文武於幕下孰匿名流顧蘋草以何功俾握蘭
而在列人物盛魚鱗之集化工先蛇足之成白羽傳
麾仍問邊淮之刈戊青絲攬轡聊誇江左之諸公頂
至踵以受恩口語心而圖報恭惟其官勲在王室德
格天心冠三階符黍以色明握萬里輿圖而掌運相
麻初播士夫交慶以舉觴公衮盍歸天子與思於當
饋持變通之心法以經世納偏陂於皇極以持人陝
西主召陝東主周纂二相保釐之寄洛北曰溫洛南
曰石無一士羅致之遺遂俾蹤庸仍叨簡拔某敢不
鏤銘新德砥礪初心竭駑鈍之馳驅報鴻毫之覆育
贊籌帷幄一徼文墨議論之長秉軸廟堂尚備錢穀
甲兵之問

淮西總領謝平章

東壘將漕巳繫驛騎之華左户陞班遽俾綰貔貅
之餉辭再三而弗獲職共二以奚堪袛事之初歸恩
有自竊惟固圉安邊之要無如理兵足食之謀江淮

財賦之淵雖傳於古廟堂錢穀之問莫切於今北顧
未寬西餉尤窘補瘡剜肉良醫之所寒心血指汗顏
巧匠為之束手況攜吭而或奪其食且掣肘而欲善
其書杯水救薪豈能甦涸籌沙作米安足療飢命令
有所難加事力至於俱困使貫生親見必形哀痛之
言縱劉晏複生亦無趣辦之術如某者一寒寡與五
技易窮半世驅馳笑頭顱之已老連年憂患覺心志
之盡凋初無韁線之長荐辱纏綿之遣爰廸驟膺顧
績鷗盟豈期列戍於地官廼俾給師於天塹恭嘗壞
局豈拙着之能施路有覆車詎前鑒之不遠冒為承
命奚所逃愆非化地力賜於主盟而公朝略加於假
借乏興必矣圖報謂何恭惟某官三代異儒兩朝元
老斷朝廷之大議謀謨動中於事機總軍國之重權
念慮實周於邊瑣知兵儲之匪易顧人物之甚難以
某久在兵間頗諳利害謂某曩親父訓粗識源流遂
但庸材猥叨煩使某敢不誓殫駑力期稱鴻私望黍
階六符之躔所賴寄依於覆燾賜中流一壺之力尚
祈亟極於艱難
謝督相
上輔董師國用盡歸於宰制外郎庀職兵儲寔繫於
倚毗恍咸命之莫回撫微躬而難稱恩深寵荅感極
輪囷越自南渡四總之攸分皆謂西餉一司之獨裕
屬吏多故大壞前規師徒調度凡費幾金散廩空虛
幾無餘粟士安鹽筴之法契鈔虛存㝷邑斛糴之規
斗升難責楮幣莫知其通變米舡多失於經常猶炊
沙何能以作糜而捧漏詎堪於沃釜使洛陽處士將
致痛以深憂非江左名賢豈清談之可辦如某者蹟
寒寡援分薄多艱有曲謹小廉僅克周旋於罪譴無
高見偉論可以動竦於搢紳自憂患之熏心已功名
之絕念迭叨使幣猥綴郎闈由知己之未酬難奉身
而遽退不圖廟堂錢穀之問取諸幕府文書之間既
令越俎於舊官仍且吹竽於下客顧惟駑力冒副鴻
恩前車之戒未逆後覺之憂孔亟疾深腠理亟扁鵲
之寒心愧功汗顏將屠牛之貽笑再三莫避共二冒
勝恭惟某官社稷元勲巖廊真宰開拓乾坤之力量
整齊華夏之規模提周旅之雷霆萬里翕為之響應
沛商民之霖雨四方共企於巖瞻廣搜小大之人才
弘濟艱難之事會以某久陪覆冒備歷戎行謂某嘗
學箕裘俾承世職致令庸繆叨被選掄某敢不恪守
初心覬酬大造據百姓給饋餉亦嘗承漢相之留闗
費諧吏上崢嶸所願侍晉公之向闢

可齋雜藁卷之九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

啓

除廣西帥謝丞相

槐庭播物揭公道以宏開桂苑掄才起陳人於久廢猶墻靡徇入境是共佩埏埴之恩榮肅頫泓而聲謝惟今西廣迺古南交延袤封壤二十五州控引蠻方幾千餘里當皇祐弭寇備勤余狄之經營至淳熙承平相繼范張之鎮靜大槩自渡江之後未嘗為戍嶺之防財計則轉而上供軍籍亦從而內省倏然近歲憂及遠夷雖言獸蹄之道可通疇謂馬腹之鞭不及逮天之未陰雨貴及是時如人之護風寒不止數處圭寬上頗宜屬重臣如某者百拙奚堪一愚寡與半生疆埸驅馳蜚聲於臣忠連歲紅樊耕鑿具知於帝力髀肉生而老將至皮毛落而實僅存嗟人情甚於含沙顧世味已如嚼蠟曲憐小已獨賴大鈞丞相數言將軍塞回上聽朝臣不可光祿力屏羣言方當風霜摧折之餘再有天日開明之望舊禮盡復新綍沓頒壁府圖書附之華選琳宮香火寵以殊榮已幸獲為余人詎敢萌夫妄想忽拜九霄之雨露俾臨五嶂之山川昕詔有嚴暑行豈憚百年松隴昔稱上冢之榮萬里梅花獲繼宜人之賦感鴻恩其甚至撫駑力以奚勝冒爾祇承慄然報稱恭惟某官立生民極為帝者師奉八柄以馭臣運此橐籥鈞陶之妙不一肯而棄士付之權衡尺度之公凡御屏簡記之人皆夾袋搜揚之數肆求循吏將惠遠民不啻聞片言之善若決江河直欲使八荒之域如在畿甸察其昔素無於大過知其尚可勉於後圖遂使疎庸仍叨柬拔某敢不洗心奉職畢力酬恩如錢穀甲兵未敢瀆廟堂之聽惟忠信篤敬庶幾行蠻貊之邦

謝參政

巖廊播物不一肯以棄人嶺嶠掄材俾十連而作帥服龍光之扶拭佩鴻造之作成領篆云初奏緘敢後惟今西廣迺古南交延袤封境二十五州控引蠻方幾千餘里當皇祐弭寇備勤余狄之經營至淳熙承平相繼范張之鎮靜大槩自渡江之後未嘗為戍嶺之防財計則轉而上供軍籍亦從而內省倏然近歲憂及商夷雖言獸蹄之道可通疇謂馬腹之鞭不及千慮而得有一寧過綢繆四隅而備其三詎容疎略其於此際可付非才如某者已試罔功至愚不武驅馳半世平生對越者此心憂患中年生意凋零而如髮結草莫知於報國食芹徒抱於愛君敢意休明未忍摘絕俯念皮毛之剝落盡還面目之本來特畀祠官已叨宸寵載峻西清之直遽分南服之權昕詔有嚴暑行敢憚上冢拜松楸之舊及郊觀巖洞之奇不

謂衰齡乃獲繼騶虞之賦秖慚綿力恐辱重騎鶴之
識如淒人雖起於刀圭而駑駕懼頻於轡策孰為之
地我有此天恭惟某官命代真儒熙朝碩輔下丞相
之一等佐天子之萬幾建大政興泰平千載可占於
今日躋吾民納仁壽八荒無間於同雲維持公論之
生盟培植人才之氣脈成已成物允同茅茹之彙升
使邊使功不忍丘樊之終困遂令衰朽載玷寵榮某
敢不惟既乃心恪恭厥職如忠信篤敬之行蠻貊雖
不敢願學焉傑甲兵錢穀之問廟堂微大賜曷及此

謝侍從

杜門省咎甘投東里之閒分閫疏恩俾趣南州之戍
既循墻而弗遂爰領篆以服勞戴德有歸修辭敢後
睠今五筦在國一方井分滄海之封圻星布青丘之
壘落當皇祐弭兵備勤余狄之經營逮淳熙承平相
繼范張之鎮靜大槩自渡江之後未嘗為戍鎮之防
財計則轉而上供兵籍亦從而內省倏然近歲憂及
遠夷雖言獸蹄之道可通曉謂馬腹之鞭弗及遠天
之未陰而毋失是時如人之護風寒何止數處年寬
上顧宜屬重臣如某者鐵硯遠心鉛刀誤手歷諸邊
之幕府功裁絲毫任兩道之藩垣罪彌頂踵耿耿孤
忠之如日蕭蕭雙鬢之已霜既幸投林詎萌出岫方
歎皮毛之剝落忽還面目之本來特畀祠官已叨宸
寵既歧西清之直遽膺外屏之權所詔載嚴暑行啟
憚上冢拜松楸之舊及郊覩巖洞之奇不謂衰齡乃
獲繼騶虞之賦秖慚綿力恐重貽騎鶴之譏如淒人
雖起於刀圭而駑駕懼顛於轡策孰為之地我有此
天恭惟某官二南股肱兩東冠冕虞秩宗典三禮禁
甬班高楚倚相讀九丘經帷任重愛士有如於桐梓
持心無異於權衡謂大廈非一木之功而八荒如我
闥之內與祓不遺於餘力寵榮遂及於孤蹤惟既乃
心以稱知已煙嵐昧目秖處瘴痾之難支風雨棲身
所恃帡幪之終賴

謝給舍部司

笠澤訪漁甘煙艖之深逝桂林選牧命老馬以載驅
僂慷若以循墻茲冒焉而及境作成有自摧謝敢稽
伏念某寒安踽踽壯心凋落平生幾屐疲驅揚以何
之卒歲一裘老田園而足矣籌緯不違於夜緝娥眉
方退於春妍既幸投林豈應出岫誤玷上恩之枚拭
復膺外屏之蕃宣睠粵一方去吳百舍星布青丘之
壘落井分滄海之封圻雖言獸蹄之跡可通或虞狼
子之心叵測正資經畫上釋顧憂淒人雖起於刀圭
駑駕懼顛於轡策嗟戲衫已脫豈堪鮑老之笑人顧
碁局方新未見奕秋之出手凜其責任孰是主張恭
惟某官禮樂宗工巖廊碩望詞頭曉擋摛毫皆華國

之文勑尾夕批論事有回天之力愛士等珪璋之重持心猶砥石之平謂大廈非一木之功而八荒如我闥之內獎拔不遺於餘力羅縶遂及於孤蹤惟既乃心以稱知己煙嵐眯目抵處疲薾之難支風雨棲身所冀帡幪之終賴

謝尚書

東里投閑知己懋之退省南邦選任奉王命以來宣九公朝拔拭之餘皆禁路吹噓之力假臨賊次敢後謝纖蹊粵一方去天萬里自先秦之置戍與諸番以為鄰上下千載間有外憂西北二虜不虞吾涉倏謂獸蹄之通道漂將馬援之及鞭四隅而舉其三國防

窺隙千慮而得有一尤懼慢藏此其或者之見幾不止目前之思患聿覽上顧宜屬重臣如某者已試罔功至愞不武驅馳半世平時對越者此心憂患中年生意凋零而如髮結草無從而報國食芹猶抱於愛君敢意休明尚加東拔術念皮毛之剝落盡還面目之本來祠廩甫頒籓符驟并徒慕矍鑠翁之勇往不知褦襶子之良勞懷騎鶴之舊遊且成昨夢訪駿鸞之遺躅殆類冥行猶痿人雖起於刀圭懼驚鴈將歧於樂棨孰為之地我有此天恭惟某官海宇宗工巖廊碩望股肱宣力歷四岳以奮庸喉舌歸班指三階而布武愛士有如於桐梓持心無慊於權衡謂大廈

非一木之功而八荒如我闥之內不忍棄捐於苦李遂令汎掃於甘棠惟既乃心以稱知己去漢闕未遠當有講若畫一之規問羌虜何如願主是者什三之奏

除京湖制置謝宰執

彼国授略昭遠覽於上流賜履類征收孤蹤於壁嶠龍涯自鈞陶而出驚材志負乘之羞祇事云初修辭敢後睹荊南郡在國西門允為古今用武之區全在牧守得人之重必呂蒙薦遜一戰遂以疆吳有陶侃代舒中原其敢輕晉吁嗟近比感慨往時玉壘相聯每若纓冠之急金甌一闕浸如墮甑之輕不應山河

風景之殊孰謂江濤人物之眇舉茲重寄付此庸人如某者知與齒踈心隨髮短飽饕盡卧方顧為大庭之民被酒夜行何敢問霸陵之吏曲加拔拭再試藩宣僅成一冬炎嶺之吟敢作六月太原之想從天而下蜀地則然平蕪遠暨據記舊遊者拔退卒能談桂事勉承鞭策雖管仲之馬粗知徒參豆易抑景升之牛莫戴消磨力淺山嶽思深恭惟某官為帝者師立生民極相司馬矣遠人謹邊陲之勿開此潞公耶庸使嘆少年之莫及措四郊於盤石屹一柱於明堂戒徹桑以明政刑了無遺算賦未徹而遣戍役罔有棄才取豫建侯在師錫命某敢不銘衡洪造激烈丹衷

朝廷有翦翁當是後將軍之業 江漢慕召虎願揚明
天子之休
謝侍從
疆南海以幹方漸非艮翰國西門之易命界以扞閑
旅昕詔之趣行冒暑塗而祗戍敬踴柔訥肅控謝私
伏念某已試罔功至愚弗顯驅馳半世身陰阻以飽
更憂患頻年影伶俜而浩歎收棄捐於中道感拔拭
於上恩炎嶺一冬正慊為邦之譽太原六月豈堪共
武之行將茲熊楚之舊封自昨犬戎之多難大江之
北獨壁壘之僅存方城以南弦荊榛之彌望將新區
畫另但繆庸雖老馬昔所經行而羸將詎能負載為
之地者端有人焉恭惟某官朝廷羽儀人物模楷謀
謨上側將如元首之有股肱經制邊方不啻一身之
使臂指遂蒙推轂很玷藩維自憐無叔子之才慰褒
耆舊孰與主將軍之策賴漢公卿
兼湖廣總領屯田使謝宰執
易地餘方甫問邊藩之戍自天申命俾兼耕餉之司
渙加大造之扶持益重小人之責任戴恩隆厚揣已
凌兢竊惟理兵足食有國之大經因田致穀當世之
急務鄭侯之佐漢業始兼舉於關中孔明之抗魏師
嘗交修於渭上自昔於斯二者若人乃能一之矧今
上流有嚴外治合兵則而供調度講農戰以強本根
通融一家經營幾載然且度粟腐紅之未見田萊荒
白之尚多非得實能曷堪並任伏念某壯雖有志老
已無能猶十駕庸材何能追於千里以儋石微貲疇
克舉於百鈞誤被甄鎔仍奉鞭策解熱甫祗於官次
防秋已在於目前給饋攸司代庖是愧正慮急癸庚
之呼詎容緩戊己之屯公朝老以付之金論為之駭
若意徒欲廣其如北海之跡力盡猶求正恐東野之
敗匪依所養何特不虞恭惟某官學者津梁國之柱
石獨亮中興之世運作成後進之人才車馬器械之
修將圖回於境土錢穀甲兵之問加軫念於廟堂致
蒙收煙簿之孤蹤畀風寒之隆委顧多取數乃二得
策其敵不砥礪丹衷銘衛洪造仰承長算惧無營平
期月之功竊冀古人願課叔子季年之積
陞徽猷閣謝宰執
再升閣以護師俾華易地三循墙而辭寵靡克回天
拜綸綍以增榮佩鈞陶之有造伏念某素無他技誤
辱殊知付之江漢之一方畀以兵食之二者縣蘇負
乘任重力綿飛鼠飲河分踰量溢用避西廂之起蹶
願弭角犯之著宜表雖極於陳情令弗蒙於反汗紐
文雄璵光騰雲漢之章褒字陸離價重瀛洲之選藉
躬肅拜斂社知歸恭惟某官登明選公集思廣益儲
人才於夾袋以副東求覓天下之輿圖不輕委任致

令廛陋疊被恩榮當勉竭於駑材用仰酬於鴻造方
人遠矣力辭敢效於南域小子斐然私謝敬陳於東
閣

荆閫一年謝宰執

將郤縠之中軍氣雖再鼓書陽城之下考恩重一陶
潔子墨以修辭扣主書而布謝伏念某才隨髮短智
與齒疎西嶺東維等飛鴻之踏雪北雲南夢驚老馬
之依風二事猥共一毫何補肩焉甲戌之叅愧乏前
籌閱之庚癸之供凜虞後覺賴春秋之知我免風夜
以在公正茲惜陶侃之分陰倏又見宣王之六月固
身洪造鏤德毋衷恭惟某官以帝者師立生民極六
計會吏某勤其忠之必稽八柄詔王予廢予置之自
出尚容歆愒端藉覆持某敢不食息知歸摩揣忠報
兵可決以期月儻能了涅水之屯農將告以及春當
即上柴桑之請

轉正議大夫謝宰執

海島平塵捷上來庭之款嚴廊賞士秩加去位之官
亞三品以升班愧一毫之何力循墻弗獲蹐地知歸
眷惟萊崖黎母之陬時有潢池赤子之嘂易隔鯨波之
浩渺騷竄穴以憑陵向桴鼓之屢驚率皆累歲近于
戈之輕動亦且暮年勦之不足以示威縱則又幾於
逆命弗圖假擾訖底還安某膚甚樸材頃為樵牧不
敢以少敵而忽况有蜂蠆毒乎未嘗以多致為功猶
毆烏蟲而已起父闈之老將始一出於輕師軍聲甫
揚賊氣隨折端由威靈之昭布敢希優渥之誕頒舊
漢將之樓船曾微顯績施隋宮之門戟尋稱新榮不
有此天孰為之地恭惟某官濟時碩輔貫日忠忱謂
軍國之有紀綱一實豈輕於倅予視廣海而如畿甸
矜情自得於周知大造不私小勞亦録某敢不祇承
休德勉厲愚衷以南方付之豈敢復言於頭事顧北
邊憂若疾瘝卒就於恭功

除寶文閣學士制置大使謝宰執

分陝來宣疆理之告王之績登瀛疏寵藩垣加命使
之名共二事以俾仍至屢辭而弗許恩隆块北感極
輪囷竊覩治平建閫之初以禘叔始居是選紹興分
閫之際以元鎮乃大厥官是皆昭聖代之寵綏予以
重儒臣之鴻碩僅略微於成效曷兼紹於前脩如某
者猥備重弓已衰再鼓縈心國事曾無一日之伸過
眼戍年鬢益三霜之老頹值時之水潦敢兢想於關
河嗣自桂林已歷夔札勉畫違於王斧期缺補於金
甌然如張華杜預之意豈盡同必知孫綽蔡謨之議
謂未可會弗度時而量力不圖成事之因人江山復
識日月幾何城郭重來人民猶是鍛乃戈矛礪乃鋒
刃士用命焉剪其荊棘驅其狐狸國之壇也孤蹤莫

取上貢首頌靡容考父之循墻圍俾鄭僑之受邑夢寐九天之隔忽到邃清封圻十國之連增雄廣永修師中之錫命載恭内之包荒恭惟某官閑世坤乂清時鼎鉉割開羅瞳當吾道之方春沛作膏霖副國人之望歲握斗樞而旋轉畫星壁以整齊穆温國容位之三條見大公之無我備呂相人材之夾袋雖小善以畢揖運精神於圖回經武之暇示指蹤於科瑣憂邊之際致令庸陋亦被奬提某敢不淬厲氷霜綢繆陰雨報湟水之圖寸七日所祈中主於騶翁隸峴山之積以十年惟恐後懇於叔子

除龍岡閣學士謝宰執

護師翰墊愧再歲之同功進秩奎圖玷三朝之跣涯一陶有造畢濱莫辭竊以中朝學士之班首重西序儒臣之選希文分陝僅奏寓耳之除潞國鎮秦始受爲眞之拜以華外服必若前脩如某者自信某愚素非請望執干戈而衛社稷錄何能覩城郭以懷人凄涼舊跡弃廟謨之有頼底彌亭之無虞六月王師續愧岐陽之鼓十年法從夢驚長樂之鐘正嗟辭南城印以靡容雖欲移北山文而莫遂所期遑責致望齊學一氣之轉鴻鈞同字内陽和之均被三照而足龍字泒筆端造化以昌成恭惟某官千百載之天人八九分之地位調梅而專鼎餗同心共濟於時艱運茹而包泰蕪多士僉爲於世用以歲終而會吏治當月正而布教條惟一二臣同俱示寵綏之優渥以六千里役亦令精采之作新致使徽蹤例叨明陟某敢不街恩揆北畢力驅馳借江漢雅以對揚知有王休之上報奉河洛符而推測願觀世運之中興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

可齋雜藁卷之十一

啓

代漕幙謝丞相得外臺薦

選穿沉淪蟄丘山於一簣化爐炭比舉草芥以千鈞遂令底幙之綴官獲玷外臺之合穎思深埏埴感著輪囷竊以世當清明之時是雖舒翹揚英無一善之或棄士生貧賤之際然有懷材抱藝為衆人之不知愚嘗覽鄒陽傳而至先容之辭讀昌黎書而及借勢之語未嘗不掩卷以三嘆固久懷掃門而一鳴然屢獻而傳荊璞者有之如片言而乞趙璧者寡矣蓋未有嵬瑣一介之陋冒昧只尺之忝慨然轉機捷若應響若特達之異遇必瑰奇之偉人如某者家本寒生世無微援訓承弓冶但知誦先人之故書迹陋蒿莬安能建當世之長策勉與時而奔走姑付分之低昂萬里岷嶓落落何所成事一官襄漢碌碌未免因人故其隸銓曹之籍者幾二十年上考功之第者僅五六載拙於進取誠以迂愚比欠浮圖之尖敢萌蓬萊之想南溟鯤化方引首於天風北海鵬騰忽飛音於雲漢遂使老蠶之作繭庶令涸鮒之揚鬐環六路人物之林頓收樗櫟微三階造化之地冒入甄陶恭惟某官鼎彝元勲蓍龜先識佩國家之輕重關華夏之盛衰端委一堂運乾坤於掌握弼諧二紀新廊廟之精神既眷容以封淮海之鯨鯢方談笑以洗河洛之荊棘勢隆赤舄志篤緇衣凡東國夾袋之儲莫匪四方之彥得劉公手書之賜蓋踰十部之賢遂俾么微亦叨獎拔雖出使節菲葑之采實緣相門桃李之榮某自茲感切於肺肝惟恐老生於髀肉志氣銷於期會簿書之細事業泯於塵埃歲月之侵一失其時萬殞莫報儻試之於繁劇頃及此之精彊擁篲執鞭苟獲修兄弟難逢之會銜恩結草誓當酬父師不及之恩

代謝劉帥合薦

數年受察轉移屢費於鴻鈞一日許歸吹送又騰於鶚表始終拜賜俯仰銜恩惟人材自漢魏以來而論者謂荊襄之盛四方所會多士知歸然此間自有伏龍徽德操而幾失而治中乃可展驥必魯肅而後知使一時不際於風雲則二子亦淪於丘壑竊歷觀於近世尤倚重於上心然而落落臺省之華與夫彬彬麾節之寄類由幕府薦自朝廷孰云嵬瑣之蹤亦在品題之數伏念某命如紙薄材乏線長一官勉繼於箕裘千里浪隨於弓劍功名機會未嘗萌捷徑之心州縣塵勞久已付窮途之分昔幸受知於玉帳首蒙論擢於銅章越組郡符吹竽帥握既膺之宸綸搜訪之始復置之漕幕周旋之間六七載之叨恩所以獎

提者不爲不厚再三剡之申辟所以成就者不爲不深其如黃楊之運未通雖有冊鼎之功莫轉鎮金頑鈍正慙重累於鑪錘斷木輪囷詎敢再希於繩墨不圖薦墨又玷雌黃得非嗟去燕之離巢將必欲窮猿之得木非萬里侯相儒雖乏用於疆陲有十從事書歸庶有辭於鄉曲恭惟某官詩書元帥社稷洪勲陜以西召公主之斗以南仁傑而已兼資文武出將入相古王佐之才平雜進巧拙登明選公此宰輔之方也憂勤十載甄擢羣材辯四牡使臣之輝同加公論示一介行李之重不靳殊褒某敢不踴躍歸程銘藏宏造飢鷹側翅初無飽則颺去之心駑馬戀軒顧使符越俎師幄吹竽繼縱吏於公車遂使令於賓幕樵蘇千里殊乏婉獻屢屋萬間僅逃曠戾中荷代工之块圠嘗加好語之吹噓斷木輪囷顧不堪於斲削鎮金頑鈍乃屢費於鑪錘其如黃楊之運未通雖有冊鼎之功莫轉滿船明月方將盟江上之鷗一紙春風猶俯送幕中之燕遭逢若此感激謂何恭惟某官社稷世臣衣冠碩望子孫鄧耿漢氏相與始終叔姪籍咸晉人稱爲大小慈禮樂副皇華之還而詩書參元帥之謀樽俎折衝特其餘事弓旌擧善同出盛心遂騰津梁之書曲示采葑之意某敢不服膺弗失戴德以行焉何止戀廐之情鷯尚作依枝之想匪班超萬里侯相儒豈無用於疆陲得劉公十從事書歸庶有辭於鄉曲

代澧倅謝制使列薦

刈漢廣之楚蓋得儒英采澧陽之蘭兼收吏隱方一騎上和門之謁忽四變騰魏闕之章價重泥塗思農丘壑竊以官居半剌乃一介升湛之分世有達尊繫片言取舍之重顧瞻會府尚論古人士元起於治中皆孔明之薦也柬之之用自長史非仁傑則老焉每嗟人才遇合之素難敢謂公道昭明之復見恍傳盛擧夐稽前聞伏念某智小挈瓶材疏窺管三百年之門戶寂寥無人數十載於江湖漫浪爲吏付分鵾鵬之

羣無留馬之嘆

代謝京西漕合薦

三年服役幸依龍節之華一日許歸誤沾鶚書之寵羽翰借順項踵知恩竊稽前史之人才爰致昔賢之事業定關中之餉者乃蕭相稱祁山之漕者曰孔明意必有於宏規斯可傳於來世及觀擧信則乃數言於國士豈論薦寵則至再表其正臣始知千載獨得兩公其待二子猶出一揆不圖今日復見高風伏念某才乏綫長命如紙薄幾載江湖之汨沒一官州縣之塵勞乘傳雙鳧曾不繫人之輕重大鵬斥鷃由來付分之低昂粵從井邑之脫韛首荷星臺之推轂鄖

上下寄身危厲之東西袞袞塵埃頭盡爲白碌碌州縣眼孰與青伊兩年在雲夢之濱弃千里托峴山之府鵲正依月三匝而欲去馬忽遡風一鳴而俾來誦昌黎手相公之書方愧丘垤澗谷之景取擬子厚李尚書之詩將欣蓬瀛崑閬之獲登不圖未見於江楓乃辱先收於蹊李許樂克於四下譽出爽鷹空伯樂之群中顧爲獨厚倚踰溢美蹈踏衛休恭惟某官九牧老成三朝師表總半天下之疆域新大元帥之旌旗晉公威名雖蠻夷君長而亦問司馬德重凡兒童走卒以皆知方茲清湖海之腥風掃穹廬之虐焰報功袞曷銘績鼎彝迹稷契心伊周將見十載修聖賢之懿政由求文旂夏況閒一門富道德之流然且璠璵蒲積而魚目兼收韶濩在廷而蛙吹雜進遂使穎川之聾吏亦叨北海之剡書某敢不氷蘗平生霜筠晚節佩鴻鈞之块圠蹈駑乘之馳驅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儻獲升於常調國士待我報以國士誓無負於師門

代謝制帥舉狀

孤舟夜月正憐蘆葦之飄零一紙春風遽得梅花之消息先華歸路驚喜寒途竊以舉負之難職司尤重譬諸梓人之有梁棟爭運斧斤亦猶醫者之得參苓何憂溲溺不倚夫造熟憐小材如某者半世宦遊九州宦夢少年之鬓已白參軍之衫尚青弓冶一宦但知依本分以無事犢營萬里豈爲得便宜而再來窮猿非擇木而棲駑馬實戀斬而至廩存虛祿如水寒不食之魚家寄它州類星稀無依之鵲幸有鄉父師者在輒志郡僚屬之寒方拜油幢乃收棄籠賜以黄金百斤之諾繼之華衮一字之褒喜動枌榆價重葑菲恭惟某官兩輔碩望千載真儒坤維之委寄方隆鼎席之登庸可俟仕宦而至宰相行且補天富貴不忘故鄉尤加評月致令噲伍亦玷韓門某敢不金石此心氷霜其節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終藉吹噓無失名譽善事上官愈重長謹

謝金州徐帥舉關陞

書生學三尺法曾徼綿蕝之勞從事賢十部書還被袞袞之寵轉鈞洪造發軔終身竊聞范留公有言子弟不可廣受恩之地呂舜從則曰識者所以爲求知之階未有任屬吏而輒忽上官之恭未有受私寄而妄論公朝之薦若爲際遇獲遂生成伏念某猥以疎庸幸奉奔走栖栖甘簞楚之賤昵昵媿兒女之羞汗血何爲駒徒伏櫪羽翼未舉燕尚戀巢自慚習懶成拙之形容偶積弄假得真之歲月一夫決拾雖志激昂衆重爭樵敢貪進取未效一日使令之役方荷二天臨照之私畏此簡書凜甚坐刺廣厦不憂其風雨

厚德己重於丘山豈期不了官事之癡兒亦預一經品題之佳士綴樓臺之近水借桃李之先春然而資稟至庸於粹溫而何有材猷甚拙謂閭敏以曾無凡茲譽過乎情是乃愛志其醜篚從初吉器易小成恭惟某官工學津梁諸儒標準以一世龔黃之望致千里齊魯之歸樽俎以折遐衝特爲餘事弓旌以招賢士尤切盛心衮衣行命於補天玉斧少施於修月遂飛禍鷁亦及楚猴某敢不一飯毋忘瓣香必敬鴻漸于干屬有無咎雖虞躁進之譏魚躍于淵遐不作人惟佩曲成之賜

謝制帥舉關陞

詩書作帥禮羅閑皇極之門法律爲曹獄獲重王正之筆政虞躍治立使露雖佩大連之無根知小己之有造籍以兒童皆誦君實乃四海之所共宗師父子俱出廬陵必一世之所謂名士孰謂際遇獲依賢明其敢托孔李以登門正欲聯黙參之侍席包羞進恭初筮發蒙狀念某分安布韋勉習弓冶羽翮未就燕尚戀巢汗血無功駒徒伏櫪栖栖甘肇燕之役兀兀愧燈火之盟幸隨桃李以結根獲與樓臺之近水審戴二天之覆曾乏一日之勞深慚習懶成拙之形容偶積弄假得真之歲月呂舜從嘗曰職事所以爲求知之階范蜀公有言子弟不可廣受恩之地俛倖萬一紬繹再三弗敢以自暴而棄天庶幾起不振於墜地初無三語掾之益還拜十從事之頒意將爲後生晚進之津梁故不吝片辭隻字之鼎呂謂好學有文者乃愛人之過譽謂謹身思職者誠垂世之格言非特感之又佩之可謂至矣且盡矣恭惟某官道義宗主海宇儀刑輟史筆於鳶娛來分弓於虎幄六龍初御頓寬聖天子之殿西摹馬皆空盡得士大夫之冀北蓋由歸斯受而無訑訑之拒是以幡然起而皆予其來覺後覺先不以達於先而後可略成小成大不以舉其大而小或遺遂令不了官事之癡兒亦與一經品題之佳士某敢不謹守家法圖報私恩魚躍于淵遐不作人深被曲成之賜鴻漸于干屬有先登第虞躁進之誠不負所知請事斯語

謝制帥舉改官啓牒

疏道源一句之水向初筮以發蒙援還萬仞之淵今再索而得坎青氈雖舊華袞載新由骨而肉以知恩自頂至踵而拜賜喜踰朕外愧溢顧間竊嘗觀道之人材稽古初之薦舉惟諸葛之擢蔣琬至再表其正臣若鄧侯之拔淮陰亦數言其國士乃知兩公相去於千載其待二子皆同於一心罔俾高風專美前哲伏念某讀書有限涉世未深三年刻楮以何爲終日揠苗而無助用資蔭不由科舉雖龜山弗以爲

偏席父兄而爲美官至伊川則曰非幸嗟童子焉知
於夷竃猶學人豈善於操刀固闇取果末熟而時至
自然或躡登山有道而徐行不倦本末萌進之以寸
之念豈自意間不容髮之機問南溟之鈞方妄啓鯤
化爲鵬之想對北海之墨乃復叨驚不如鷄之書賜
之珍瓌之潤温寵以寶題之奬拂昌言十六莊誦再
三不出家庭斂明何有已荒筆硯僞博曾聯儻令試
於小冠寧不傷於美錦飄飄雲氣字字春風矧竊聽
於輿言謂莫難於職對譬神鼎必九金而後鑄非黄
鍾則衆律之不調四皓未登一夔已足由曲儔於父
椽故俯拾於子薪終始自天生成有地恭惟某官清
時冠冕正學津梁遠分西南四履之封坐釋宵旰九
閫之顧昔中國之司馬今天下之富公出將入相兼
資武文眞大臣體登明選公雜進巧拙有宰輔方故
能見一善而樂取諸人將使無匹夫之不被其澤遂
令乳臭之小子載爲脚跡之門生某敢不氷蘗持身
丘山戴德枝烏三匝還依得月之樓臺巢燕重來更
託連雲之廈屋

謝制帥舉改官

一紙春風方許問金閨之訊半輪寒月遽蒙運玉斧
之工敢引領以俟時不旋踵而拜賜凡小子有成人
之造皆大鈞推播物之恩恭惟某官禮樂宗工詩書
元帥蠶叅階六符之望持坤維十乘之權不忍匹夫
者內諸溝得伊尹君民之念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允
同孟軻仁義之心忠敬足以行蠻貊之邦威信足以
服姦雄之膽薄海黎庶喁喁然望公之爰立中原父
老欣欣焉知國之有人生乎斯時况我多士是宜遊
子儀之幕者皆將相登河汾之門者俱公卿家衣綉
裳富貴不忘於白屋丹砂赤箭搜羅盡屬於碧油惟
強本所以折衝惟薦賢所以報上如玆德業宜在鈞
樞某材類尨雞學猶刻鵠無祁午之智謀若祁奚之
舉親之魏戊之能遇如魏舒之分屬固循歲月苟且
塵俟志雖慕於康莊分已甘於遐棄一免在野固太
免於得心八駿盈廷詎敢希於異顧方渙先庚之令
俾霑首亥之編拔毛遂於囊中知已歷三年之久授
子房於圯下乃不踰五日之期桃蹊正許於陽春梅
隴俄回於寒谷遭逢若此稱塞伊何山嶽銜恩敢昧
塗原而潤草氷霜屬節斷無改葉以易柯

謝葰帥舉改官

朱衣還士嘗登元禮之龍門華袞論褒偎玷正平之
鶚表雖臺閣更相於汲引而家庭曷副於品題感浹
肌膚愧形面背竊考歷代薦賢之制雖聞當時同姓
之公惟龐統非百里才嘗辱耆舊龐公之鑒而何武
有宰相器曾麿郡守何壽之知固非厚於私恩蓋皆

基於公舉載經識擢見謂光榮如其者涉世尚疎讀書有限終日揠苗而無助三年刻楮以何為庸父兄而為美官常負伊川不幸之訓用資淺非由科舉敢安龜山無慊之辭猶學人未善於操刀而童子焉知於爽靈匿循歲月苟且塵埃登山方謹於徐行揺其誼懷於知進萬人逐兔姑未免於得心一朝獲禽恐亦幾於詭御故寧安於愚分曾未諮於妄圖豈期雋契好於鯉庭乃獲達姓名於烏幕久刹楚印遽吹齊竽良以為場屋舉子之時蓋已出門墻下士之列逐鵾點蠅而成畫載周書馬之闕文頓使誤對光聯桃李然而家學何取而惟恐子弗荷薪之誚幕盡豪長而但深縈不恤緯之憂過勤八字之褒曾乏一毫之稱愛忘其醜譽過乎情恭惟某官斯世羽儀多士楷楷大江之西正泒北斗以南一人秉閫上之青片善縈氣一方之以駐訪樓頭之黃鶴頻白雲千載之重來德望已十元結之不如勳名方百子駿之莫及儒流砥柱障回瀾而東之善類甄陶有大造於函也敢謂才不才而言其子乃蒙幼吾幼以及諸人力借羽翰恩深骨肉某敢不松筠屬操冰檗持身徐坡翁以平生是雖之豫章醫國之用基惠勤於退老斷不負廬陵好士之風

謝四川鄭大應啓

外臺聘士千金廣駿骨之求內掾綴負九鼎借鴻毛之重聽兩端而自擇見一善之不遺輿論称榮親顏助喜竊以知己實天下之至重知人尤君子之至難賈石銜玉濟錯以並陳工瑟好竽投合之不偶東野正士而窮餓無所遇非習之則甘食寄之寒侯喜文人而貧賤所不知微昌黎則老委途之困信先達片言之寄奪係下士終身之升沉曾謂大鈞兼收小草伏念某未通六甲僅識一丁少雖勉於笙簧壯已荒於鉛槧駒從戀棧燕莫離巢誤同初年之舉親獲與魏成之分屬支不恤緯深慙肉食之謀子弗荷薪尤愧素餐之誚握其妄懷於加進登山方謹於徐行味伊川不幸之言繼帶致父兄之席勢佩蜀公庚戌之戒寧免以子弟而受恩故雖久倚夫子之墻未獲一登造父之肆辱公時達不汝瑕疵既薦之以北海正平之士又許之在南渥廢士之選雖踰券外已拜褚中改虞委分於蓬蒿莫汝托根於桃李敢期墨诏賜雌黃求而不得有得於弗求蓋已出夢想之外舉尔所知焉知之而舉況未觀眉睫之間曲備息焉之短長致徇魚熊之取舍昌言十六嘉獎再三始終厚德之歸俯仰播材之愧恭惟某官聖賢階與道義津梁指金華之石以化羊自是麾斥乾坤之手摘玉壘之山而市駿少分挹猶著漢之權學術正而斯有正

規模力量夫而宜有大事業扶持壽脉丹心存報国
之思涵養人材青眼寫薦賢之項顧謂萊庭之契好
素依棣萼之聲華子其子親其親不間體膚之愛老
吾老幼吾幼遂叨羽翼之恩一經品題百倍光鮮某
敢不冰霜厲節金石持心憚藉瑑戕璧獲剗價於和
氏尚違郡奏璞猶思鬻於鄭人

謝制帥特薦

邊邑綴旒弃瓷雖而在列閫垣劃薦叨俎豆于其間
羇交一鶚之好音擬玷四變之異遷思浮肉骨感極
涕零竊聞前輩無以成否而論人盛心惟知賢能之
報国盍明不以一眚棄共推孚桑之忠左車猶以千
慮求卒為淮陰之用蓋其有能有不能者人也至於
或弃或不弃則天爲非上以真見而别之懸世無全
材於此矣不謂今日之舉得於古人之中伏念某鈆
繫寒生巽裘陸族天賦艱難之薄命人知奔走之癆
才千里依劉妄希宦涇之拔兩年宰費將圜縣倩之
價每虞操刀製錦之傷不閑擐甲荷戈之事倉茫沿
檄冒昧遐征淒涼絕塞之悲風黯淡孤城之落日虎
頭食肉知無福將之緣馬革裹屍幾中胡兒之手脱
命萬死挺身一歸捫舊攀崖遍歷山谷不毛之境茹
草齧雪間無水漿入口之時忘其見申息之羞來以
就街亭之譴謂宜擐鼓以戒濆車既還借役之青氈
復賜殊襃之華袞融表載出漢軍盡驚恩波當一洗
之餘冷灰有再燃之望恭惟某官詩書元帥社稷重
臣功成一紀之星霜名動三邊之草木獨持鈇鑰閫
門謹北道之防孰料奕碁局西有西風之異指授總
戎之勁旅力當蛇豕之逆鋒胷中甲兵之奇麿宜辟
易人間已弱之落我獨從容方叢趣公家以詠歸然
且攬儒珍而待用遂蒙推轂亦及傷弓載念某家有
雙親年俱六秩此敬仲所以炫徹而聶政不敢許人
我馬我車竟非書生之技某丘某水惟思小子之遊
願借順於鴻毛俾獲隨於鷁尾念家庭之私請早賜
放麑寬作鄉里之善人尚知刻鷙更生拜德九殞難忘

謝京西漕舉政績

受容龍節政衞墨綬之卑借譽鶚書載録青氈之舊
意者得所聞未若得所見是以舉於昔而復舉於今
頃踵恩深眄厲感極竊以愛人學道雖並邊邑之吏
惟难報國薦賢以部刺史之奏爲重蓋識蘭絲者或
疏於堡障優撫字者或愧於催科世有孔明乃知奇
蔣琬之器時無子敬奚免老士元之材是必得於翹
英始不孤於奬拔如某者未之聞道何所取材戸門
雖起於儒家面目浸成於俗吏功名早歲嘆交臂而
失之州縣窮途疇引手而援者棲遲數仕奔走四方
謂宜為箕必學而始習於良弓敢意操刀未能而使

製於美錦俢焉歲月墮在塵埃賴推轂於明臺獲甄陶於大閫七階脫選外叨班籍之榮千里省覲歸絕簡書之畏鼠飲河而已足蠅附驥以致期忽拜置郵游頒剡槽踴躋南容之三復光華北海之一書首加念於近民末遇許於能任曰書諾曰幹術最美幕辯之可稱謂廉謹謂精明茲特官箴之是守文浮於實譽過乎情售駿骨以千金重鴻毛於九鼎得兼隴蜀鼇譌楚梁恭惟某官社稷世臣衣冠碩望將以繼黃河泰山之帶礪暫煩護方城漢水之金湯謀元帥作三軍爰授韓厥佐戎之任鎮國家撫百姓久推鄧侯給餉之功豈徒折遐衝於樽俎之間方且收人物於網羅之下顧茲襄邑寔在附庸寂寥數載之中坎坷諸公之迹藐焉孺子幸未曠官遂風厲於提封用表騰於魏闕某敢不雪霜屬操山嶽銜恩篤燕重來蓋喜托身於大廈蘇騎維陋誓當竭力於長塗

謝唐經略特薦

取六鼇於一舉嘗叨北海之薦書誦四壯之五章猥繼東州之賢職培埴李蹊之力厚摩挲棠蔭之恩濃謝語卑稽感懷激烈竊以皇華遣使環一道以觀風藻鑑掄材總六條而察吏汎觀自昔固不乏人帶櫺具以謂勝之豈無曼倩賦梅花而上味道固有廣平然未如屑聽一見之間遽乃許俎豆諸公之上一飛鷄表載踵騏原于古人求之亦無行天下得此蓋寡伏念某零丁墮緒飄落庸才凄涼燈火之盟汨沒泥途之役一行作吏老歲月於征鞍千里依人視家山如傳舍纏悲風木絕想煙華顧於軍旅之學未嘗乃但金革之事無避麟堂驂乘寸晝晃閫犀渚代庖一塵何補數月粗迷於簿牘二天曲借於拼幪敢望雖黃乃叨剡墨寵以數十言之過譽寘之二三子之前陳鄭公之數少推丑增聲價蕭相之規未達遂玷轉輸既誤陪于郊關且仍陪於議幕氏叙簿籍手會之重端由華袞一字之褒在小己何以得斯微大惠於不及此恭惟某官正人標準公論權衡頃漕江東已維質肅公之執法殿衙聚無媿昌黎伯之碑皆由憲府之班深繫朝紳之望百年幾見異世同符方將轄贊明主舉之三代之隆所以汲引善類惟恐一士之失凡登安定之門者無曲學而入古靈之籍者皆名臣孰謂迂疎亦塵獎拔某敢不激昂末路勉勵初心望三仙山縹緲之居恨煙霞之尚隔玷六君子品題之目誓霜雪以不凋

謝尚師譽著述科

烏驀儲英論薦有千鈞之重鯉庭綴冗接能無一線之長遽今與文學之科寧免玷賢材之錄思深浹骨愧濫厚顏竊以推賢舉善雖前輩之盛心著書立言

豈後進之能事必老泉之可爲荀子始堪副廬陵一
見之知非安石之不減揚雄何以辱南豊平生之許
士而有志代不乏人未聞刀筆俗吏之愚而被荷褒
近臣之選如某者智雖語上材不及中分安莊鷄之
非鵬跡類楚雞之似鳳秋風吹拂早雖貪桂籍之香
春雨離披今已絶桃源之夢一行作吏萬里侍親正
猶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駒徒戀豆燕莫雖
巢每懷伊川父兄席勢之餘盍守蜀國子弟受恩之
戒不虞駑駕亦達龍門未由上子褒陽之書還已飛
孔北海之表吕言十六稱嬰再三一丁僅識學愽而
通六甲未知奚敏而瞻知曾微於賢擧徒誤見於膺

揚文以氣爲主而所以養氣者未充文貫道之器而
所以闡道者未熟方愧山下泉蒙之義初無水上風
渙之章後恥王勃前愧照鄰焉敢附請流之項背遠
取居易近捨皇甫若爲塵碩德之齒牙際會自天作
成有地恭惟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眞儒文章扶八代
之衰德望繫四海之重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允同孟
軻仁義之心不忍匹夫若納諸溝未究伊尹君民之
學行且以五色之線補舜袞暫煩以一丸之泥封漢
關出將入相兼資武文眞大臣體登明選公雖進巧
拙有宰輔方遂蒙幼吾幼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
子挈之膝下置在籠中載念某進非科名仕以資蔭

雖大造不拘於流品而小材恐越於彝規自茲出於
陶甄敢不加之鞭策推明孔道雖莫贊游夏之辭叛
去韓門斷不效籍湜之輩益堅此志毋負斯文

謝與元帥擧文華科

十國爲達父願出賢材之錄一行作吏乃今在文學
之科茲儒者之所榮豈孺子之能稱思深肉骨愧溢
汗顔竊比詞華之士雖代不乏才品題之目則文必
副實而況考之自昔尤不輕以許人大羹元酒玉笙
瓊杯求爲當近代之論奇花美女兎棺冡嚭不過示
當時之誇惟我本朝以容其間名世者作如鄒魯變
西崑之體四方由是以推尊非後山得南豊之宗諸

公爲之嘉賞必可追於古作斯不愧於文稱鼠枝
何能鴻鵠見取伏念某狀雖醫俗骨未換仙向雖議
妍蚩於非角之中今已悔雕篆於壯夫之後丁頭栗
粒大略類能藥褚醬蒙旁觀貽笑勤哉父稼荷以子
薪每嗟莊鷄之非鵬敢謂楚雞之似鳳依紅泛綠空
塵掾史之流對白抽黃已發書生之習幸趨風於烏
帙素綿好於鯉庭顧初無楓江之句以閙名又曾乏
梅花之賦以見意璵璠横道䩮䩭奚庸桐梓成材菲
葑盍棄乃不遺於小藝亦俾在於殊科豈非憐陸沉
如海之官途將使起灰冷於氷之門地襲踰華袞好
甚緼衣然而文以氣爲主而所以養氣者未充文貫

道之器而所以闡道者尚淺古莠人之雛下乃出公之籠中未見歐陽遠取居易攀龍附鳳式諧平日之心舍魚取熊屠饕小人之腹若爲修飾獲與作成恭惟某官王室金湯帝宗柱石一節不移於夷險四海倚爲之重輕鎮守漢陽坐制黑水梁州之域弓分晉幄久寬青天蜀道之憂以王事孔棘之初正人物如林而起順鴻遇風巨魚縱壑行當明良會遇之時白駒空谷振鷺在庭尤重意氣招徠之選爰副聖天子縱西之想盡空士大夫冀北之羣至於幼吾幼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致令隂伍俾在盧前某敢不養以山下之泉蒙取諸水上之風渙推明孔氏雖莫賛游夏之辭叛去韓門其敢效籍湜之筆益堅此志無負斯文

謝給事李尚書舉智謀科

位穹嘗伯龍門盛元禮之名職贊价藩鶚表班正平之薦向雖事先生于茲有年矣今得負天下之望爲前焉譽極過情恩深浹骨竊以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人而無自見之心所能未必用所用未必能士始有不遇之嘆故百里奚嘗愚於虞矣事秦而乃以智聞彼李左車豈負於趙哉至漢而斯以謀顯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方將聚羣賢而强本朝觀千載而審今日苟非其匹不在此科伏念某甑落無奇輪囷寡用子倚薪之弗克勉繼世官差恤緯之不遑知勤王事退鷁屢嗟於折翅飢鷹未免於依人斜谷祁山早歷梁岷之天險方城漢水繼登晉楚之戰場緬懷孤雲念母之心宜絶匹馬從戎之想載游幙府又在淮壖披荆棘之蒙茸歷煙塵之蒼莽危機虎口薄命鴻毛丹心歲月之消磨鵠鬢風霜之剝落偶關垣之沿檄叨戎監之緩負聽長樂半夜之鍾未能弛擔訪武昌西門之柳又俾問津正階下士之況淪盍扣中臺之抜擢斥辭冶躍一旦甄收嘉獎再三酬褒金於晁璞昌言十六飾斷木以犧樽顧久登夫子之門牆茲始授祖師之衣鉢一經賞識百倍聲光恭惟某官坡穎流風演伊正派自振南床之風采益深中宸之眷知水鏡掄才共仰山公之啓事天臺彌教一清子産之刑書炯侍經陪昕幄之游而批敕振夕闈之職植培相業涵養人材觀大節必於平時高誼每從於疇昔謂它人豈知同姓盛心尤軫於故家凡寸長片善以兼收故小智廣謀而亦取某敢不勉礪駑力圖報鴻私問形勢於上流懼莫赴投機之會轉鈞陶於大造冀終依播物之恩

謝總領舉智謀科

執鞭玉帳投身廿五年之間抗牘金臺論薦在十科之首受知特達撫分僥踰遭逢大異於等倫感激幾

填於胷臆竊以 同前 顧方思古人而獲我心敢謂覘
千載而審今日若爲膚繆汙在推揚伏念某麤鹿無
竒魚魚自守少也已歷我馬閒閑之役壯而愈更江
湖奔走之勞子弟荷薪雖莫追素餐之誚發不恤緯
顧每慙肉食之謀棲遲數仕之塵埃牢落半生之歲
月揭遊楚嶧墮在阮厨初何知折衝樽俎之中是不
過濫觴糟粕之末清秋絹底徒懷孟嘉落日棲頭難
追王粲政類飢鷹之側翅願爲倦鵠之依枝詎謂雖
黃遽加剡墨寵以昌言之十六爲之嘉獎者再三材
愧龍眠敢玷南陽之人物詞慙鸚賦冒膺北海之薦
書一出品題百倍聲價恭惟某官搢紳模楷廊廟羽

儀祖孫唐之證暮叔姒晉之威藉青霄接武光騰太
微帝座之躔翠節披圖奄有嶺海洞庭之域方開大
學理財之道將爲皇極經世之規浪攖三江屬未繪
鯨鯢之肉煙橫萬竈剡方張貔虎之頤人皆凜然有
急迫之憂公獨處之如閒暇之日方且招徠四方豪
雋之秀愛惜一夫汩沒之羞雅量并包無工琴好竽
之難售羣品甄別微賈玉衒石之易欺遂使低飛亦
蒙遠取某敢不氷霜砥節丘嶽銘恩擧覺庫七十家
已副平時之附麗望門墻數千仞尚祈異日之作成

謝變憲舉練達科

登天而上蜀道斷非沖霧之珉暫棄月而下渝州忽
入繡衣之玉斧一玷明臺之題品倍增行路之光華
何物么微辱公薦擧竊以材雖困試而後見苦非久
歷則未精故金以鍊而始堅而繒匪練則不潔爾諸
前輩盍有格言或云以事練心則喜怒哀樂應對起
居而不亂或謂以變練節必煩苦雜擾困究倦辱而
後成信知人才淬厲上固有方非得世故老成士豈
輕許若爲末學而在殊科伏念某涉歷甚疏講磨未
熟迹若楚雞之似鳳分安莊鷃之非鵬弗肯穫弗肯
堂始藉畬菑之業胡取囷胡取億茂爾稼穡之勞蓋
雖久於幕中駒尚甘於轅下甯依苫節適玷棘闈遂
叨捧檄以便親因獲負書而過里堂堂機會徒抗志

於雲霄來褒塵埃方棲蹤於風雨偶值小人之役來
登夫子之墻豈期一見而賞朱絃不待片詞而得白
璧昌言十六嘉獎再三是雖駿發受叔向之知孟明
辱子桑之舉北海上正平之表東野得習之之書未
有遭逢如此特達稱之天下以難遇當於古人而是
求恭惟某官道之淵源學者山斗堯陛早聯於鶯鷺
周原暫駕於驊騮弼教明刑俗已巴語之化薦賢報
國士皆齊魯之歸然而柟櫨楓枿惟匠石是求芝朮
參苓在藥籠不乏昌致才不才而言子亦家幼吾幼
以及人立借齒牙俾生羽翼某敢不氷霜厲節丘岳
銜恩萬里旋歸已借長風之吹送平生附麗尚知小

草之相依

謝吏尚書應詔擧兵機科

求文武之士如不及上方廣從橐之咨學軍旅之事則未聞孰謂在公車之薦歷埃一介俎豆四變眷人才自昔以難知如兵事在今而尤重謂郤縠可帥端由閱禮以崇詩得元凱其人豈必跨馬而穿札若孔明之表向寵暨安石之擧謝玄皆能識萬里之戎情張三軍之士氣以之應令斯謂得人如某者鐵硯遽心鉛刀誤手幾鞠費平生之㞐一官類上水之船不能效海翁之鷗舞而弗下未免聽東野之歌盡而猶求栖栖籬落之隨人汎汎巾瓶之委分惆零聲霄穿落心灰頹久登夫子之宮墻素蔑事長公於幕府悲風絶塞落日孤城血軀屢付之鴻毛肉相終非於燕頷史生福過創鉅痛深已甘土木其形骸敢作燈蒸之夢想謂公鼎鼐何如一手之陶鈞着主衣裳更傍誰家之門户魯侯之不遇天也周南之獨滯命夫敢期墳荒一意之生成未忍溝壑匹夫之擯棄取諸中公夾袋之數置在古靈薦葉之間華衮過褒青氊增重復不遠而無祇悔蓋令迷悟於迷途泰包荒而弗遐遺益見兼容於偉度有恩如此其忍負之恭惟某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父子韋平之事業弟兄坡潁之聲名尹正黃圖人服神明之政論思紫禁天閑輔相之階絲綸四美王遺前闕衣冠一門見謂盛事密勿星辰之曳履春容風雨之對床大而討安社稷皆扶特憑藉之規小則薦進賢材爲奔走鼓舞之地遂令鬼瑣亦被品題某敢不金石初心冰霜晩節矜首丘之一死答大造以終身失東隅而收桑榆固未遑於報效遇中原而奉鞭弭尚願畢於馳驅

謝兵侍郎擧監司科

位隆漢橐偶觀推轂之公職佐淮藩誤許乘軺之選是雖事先生于茲有年矣今得負天下之望爲前焉好語過褒懸顔增厚竊謂薦士雖由於公道知人必在於平時元城從溫國之游以無書而見取伯長本晉公之雅因不揖而致銜此安於分義者略同而取之故舊者則異乃知先達拳拳於汲引不待後進切切於攀躋升沉付之遇否閒耳孰謂雅道陵夷之後尚存昔賢篤厚之風必惟其人可副此擧如某者少有遠志壯無奇稱屢折翅於文場幾埋頭於吏鞅周旋四塞弓刀之役是親浪浪一官筆硯之事盡廢風霜剝落歲月消磨髮種種兮寞爲心耿耿者徒在孤雲念毋匹馬傍人其間機會輒交臂而失之未有介紹爲攀手而援者偶緣捧檄何意彈冠雖昔在於縣峨嘗首膺於泰華尋梅載酒對月登樓熟閱帷幄之儒談已識巖廊之雅量稍紹不孤矣徒深著於舟衷

范叔無恙乎詎必期於青眼豈謂念蓋帷之弊曾垂車笠之高情錄之少常伯薦擧之科擬以部刺史選掄之備昌言十六嘉獎再三借鼠璞以兼金飾犧樽於朽木幾年執御僅窺夫子之墻一旦傳衣遂得祖師之派恭惟某官補天大手脩月良工父子兄弟之賢世無與儷輔弼疑丞之望上素簡知方右平左城之論思暨西掖北門之潤色將雍容於衮繡顧收拾於廢簪如河南之於賈生求能裨於治體若武陵之於杜牧尤樂取於詞人惟流風遠紹於華宗無片善不歸於洪造致令樗散亦被甄收某敢不一飯無忘雖香必祝進馬周於逆旅僅蓋借於當日依坡翁於平生誓不寒於肝膽

謝湋漕請擧

衡石程文將使應飛龍之詔鑽磨鈍藝不期捧薦鶚之書退循鄧木之輪囷猥與顏金之陶鑄喜踰望外愧在選中竊惟三年賓比之秋莫重一道計偕之貢不特雜學校鄉曲以兼取抑亦擧公卿子弟以咸來蓋官族雖登尚以出身無出身之異故儒科並進而有礙格不礙格之分初非爲寒畯科目之妨乃以寓貴胄問學之勸然而有庠而就者皆欲遂於一充鑒裁以取者必可達於六藝豈容繆悠乃在推擇如某者讀書有限識字未多向雖習妍出於北角之餘今浸悔彫篆於壯夫之漸香飄桂籍僅嘗吹拂於秋風夢杳桃源纔已離披於春雨一行作吏萬里從游雖韓欒未至於棄墻而盧傳每嗟於束閣非敢效德裕決科之不喜正前以晉肅名父而未能繼業愧杜登府僚傳於多士鵲聞林鑽背城遂試於孫軍足雖僥倖於一擲之間自覺衰竭於再鼓之後辭王愆於黃絹物乃後於青氈既得與孔門十哲而同升又俾在漢傑三人之偕列詞非張譜謬辱味道之見稱賦取樊川盡出武陵之加賞斐好音於乾鵲傳弱羽於春鷹君模增榮萊庭溢喜恭惟某官搢紳模楷道學淵源孫枝錦指李之芳兄萼擅探花之譽書屏丹地素知紹興名相之家攬轡青天暫訪元祐正人之閣桃李連陰於藝苑江山成集於詩囊擧善推賢益廣魚躍鳶飛之化點浮崇雅方新蛙鳴蠅躍之機遂令好脚跡之門生放出一頭地於前輩某敢不益自勉勵謹所操脩遼東鶴歸最喜憑依於風力溟南鵬化儻容奮迅於雲程永矢弗諼必有以報

謝京西漕請擧

一行作吏無復事於詩書三載賓賢適聲登於行藝仰明使者盛心之收愚故寒書生陳態之未忘誤入彀中端出券外進取蔑無階之嘆作成知有造之歸竊以幾右一方貢闈久廢屬時中原聿從科擧之進

身肆我外臺尤念邊方之遊學茲舜門之四闢廣漢
路以旁招或出身無出身其有已聯於官版曰礙格
不礙格亦令並進於儒科然當百年曠典之後新必
得一代名流而始稱如某者受材弗穎閱道未豐歌
楚些而作離騷曾未工於少女賦漢京而上枚獵徒
見誚於壯夫雖載持鵬路之翰嘆又點龍門之額揭
塡縣債幾畔文盟韓藥未忍於棄墻盧傳每嗟於東
閣吏庭箠楚甘投分於塵埃學殖荊榛殆絕交於師
友倏覩鳶魚之飛躍瀫忘燕雀之喧啾以不教之孫
軍爲嘗試之一擲天山三箭雖興壯士之歌東海六
鼇敢希公子之釣恍傳墨榜猥復青氊居王後以爲
榮出馮右而尤過賦懃明水迺八宣公之品題詞愧
阿房驟被武陵之稱賞妄想金花之名帖榮聯玉筍
之門生造化一新光華十倍恭惟某官周官事業皇
極經綸胸藏慶曆范老之甲兵世濟元祐申公之文
獻粤特蕩節翁仰福星給餽餉鏌閑中自是斯世金
城之重求文武致幕下將爲異時樂籠之需故能被
袞繡之貴而弗棄布韋在軍旅之間而不忘俎豆爰
復盛時之場屋曲爲晚學之津梁遂俾非才亦叨偕
計某敢不銅章竊暇鐵硯加工仰承漢廣之刈薪更
傚宋人之刻楮冀刑賞論於第二紙愧過情陳天人
策而至三顧酬知己

可齋雜藁卷之十二

啓

代回安監丞袖啓

以喬木賛三後久知王文正之後人得梅花賦一篇
可卜宋廣平之遠業夙交臯事適在相鄉詎非會遇
之天爲是參承之地恭惟某官忠孝衣鉢道義門墻
不畏疾風知是雪山之勁草有如砥柱坐回峽水之
狂瀾孜孜幾年凜凜一節方子陽肆井蛙之怒而臣
甫拜杜鵑之詩碧幢畫諾之間志銷棧道白羽笑談
之頃變息潢池爲劉於右袒之呼微管見左衽之嘆
功高如此上肯負之禁路晉丞繡裘正思於夜對當
符奏最錦衣胡爲於晝遊東山之霖雨將綿綠野之
清風難屈趣裝可也泚筆俟焉某昌黎登孟博之車
幸甚過子雲之宅善人不得見君子見矣實獲我心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願闕其致深慙報玖莫造鳴
珂

代回湖廣鄭總領

檣整上蜀道之天有懷折栁樽俎想南樓之月忽辱
寄梅感久要之不忘愧胥人之莫稱恭惟某官浩氣
斂手羞代英名爲世儒宗得康成一家之學方古王
佐狹子産列國之材早推鄉老大比之科繼洗柱史
惠文之習車無留迹玉不辭輝平反棘路之華夜沉

賁棠蔽芾棠陰之化春藹扶風績用既彰東知益學遂繇郎省薦畀藩符不五月而齊政以成宜終歲而漢沔可躐適時餉計煩上顧憂謂中興建四總之司而武昌任六路之寄雲屯萬竈日費千金石壕吏歌而久困漏危兵車行作而尚勞卧甲必有能稱物平施如謙之用庶幾毋傷財害民如節之宜等度支鞭當不勞於游刃聽尚書履恐即有於造餘某課矣把麾昌爲得節方抵司存之所决獄幾何還爲王事之行會計而已正犧責無憂於巧婦何以望不藥於庸醫顧垂肘後之規俾極頭然之急退退故國一壁記松菊之思歷歷晴川萬里悵水雲之隔極深顧望幸勿鄙夷

代襄閫回陳總領賀轉官

環十連而建閫猥積年勞冠三品以陞階誤叨宸渥顧何功而獲此豈無自以致然感應未陳慶函先辱某壯而僅爾耄矣奚爲偶緣漢北之多虞遂作周南之久滯中流誓楫雖卅報國之心上馬踞鞍已白憂時之髮徒儆湟水金城之智少寬棘門細柳之驚衷鐵專征賞愧嚴尤之三策賜書增秩已僭甘茂之十官雖常蛇之勢若粗雄而黔驢之技已盡展恭隆易徙尊興正濃方慶貽橫金留上之識敢謂進鳴玉禁門之亞其爲地者固有人焉恭惟某官簪纓名家璵璘偉器手袖磨斗背挍之刃胷明扁鵲湊理之方總楚分野七十州自位諸侯之上掌漢大農使萬計風知九式之規少施鞭算筋畫之賢勞已見貫朽粟陳之餘裕採嬴濟用未誇劉晏之任中興總饋論功行鍾鄭侯之居第一凡叨序進端自言揚吾老雖堪一行寧辭能裨於煙靄它人不如同姓尚幾胥濟於風舟

代襄閫回趙變漕袖啓

勞使臣而歌四牡初覩錦歸來遠方而遺雙魚乃勤褒字撤蹤雖貴隆禮太謙恭惟某官德邁平閭學傳伊洛自禮樂副周原之遮繼轉輸騰蜀道之勲巫峽春風應聽杜鵑之聲熟廷英書漏已聞振鷺之班催豈徒上益州中和之詩將盡展宣室治安之策上曰安在何相見晚顧趨前驅公之北行真如登仙佇躋近列某棲遲三峴留滯十年顧老矣之如斯欲歸歟而曷計暮雲幕野正深草堂憶白之思夜雪浸江乃動剡溪訪戴之興娟頌妙語尤佩交情戀戀綈袍徒感故人之高誼依依楊柳願令戍役之遄歸

回襄陽姜主簿自襄陽司户兩易

爲五斗米未能學於淵明讀十年書不如詣於鑿齒平時挈節一旦盍簪愧行李之後時辱緘縢之先貺恭惟某官中原人物故國世臣文雅典刑風尚虞於

棠芬吏事經術訓蓋出於甾畬越錄驥騁於康莊便合鶯聯於文陛盡爲逸武不憚遠遊意將展風雲之壯懷姑以施霖雨之大手遷喬而入幽谷雖辭尊居卑而甚迂以祈而易許回然捨彼取此未爲失游戲勾稽之卅筆發揮事業之青氈鳳覽輝而下之寧棲枳棘鵬摶風而上矣行趨扶搖某謏學爲蒙焉能製錦僅若夏蜩之初蛻又偕社燕之重來保障繭絲方作三年之計簿書期會ㄱ無一日之長華贒者之同寅竊契盟之有日某來雖矣夫豈偶然臭味既同欣遂挹芝蘭之馥歲視相響願毋忘藥石之言

回襄陽胡縣尉

冊綸渙渥黃綬躋榮問南昌神仙之遊若少淹於逸、駕得雍丘聰明之尉且增重於銓藩着鞭一來聲節三嘆恭惟某官冰壺人物金薤詞章早當長沙年盛之時已繼嶽麓儒先之泒淵源問學我朝安定之從來日月聲名天下中庸之復見一第直相週耳萬里豈易量哉五鳳樓頭盡錦袍之立奪雙鸂灘上乃綠棒之小旋竟其歷疆場之事情將以試詩書之功業佇陳席上即露囊中奏通泉賢劒之篇帝將趣召聽襄陽銅鞮之曲公豈久留某未能棣刀姑學爲治面目真成於俗吏姓名不齒於時流野水歸舟上候秋風之便天涯傾盖久傒宿霧之披怨一鴈之傳音喜

二見之鈙翼邑人慶我儒者同僚將爲繭絲抑保障手繼是可承於議論璧諸箏木吾臭味也庶毋相索於形骸

回南漳李縣尉

疏恩北關分理南昌海内第一人謂宜登於清選邊頭數千里盡俯就於遠遊大賢肯臨吾黨交慶恭惟某官龍門時望鑾殿名流風姿金掌之露凝人物玉壺之冰貯研精書蜀歷稽九江八索之文接武儒科參止三秀一門之目盛事入衣冠之記英名騰褒鴞之鄉上千佛經見謂臭粮於別所出三昧身果聞者占於倫魁薙殊知己注於紫宸豈華武可淹於黃綬

僕鸂來下五鳳齊飛某未能栒新姑學製錦面目真成於俗吏姓名不齒於清流木杪歸舟致客心之如燕天涯傾蓋喜君子之猶龍自今擊柝之秋隨處有執柯之不遠尚稽修賀先辱賜函既見君子則降我心將援酬於素願豈無它人不如同姓幸俾附於文盟

回薛哲機

命丞相以董師肇開大府東世臣而列屬爰晉上賓當聲類之相求乃機緣之自至邪言何力藻翰通情若昔魏公制陜西之師子羽者在幕相視江上之役雍國佐之比一時主賓之良乃百世人物之表緬懷

惟舊親見于今恭惟某官梧竹半標鼎槐文獻精神
滿腹漢廷諸老之爭推冨貴壓頭魏笏遺風之未遠
蟬蜕綺紈之習鵬褰簪紱之津比轍鵷行小遲驥足
題輿岸幘了不費於剸裁攀楫着鞭盖每懷於經濟
效縣丞監其贊督師坐决介石終日之機務賴斷金
同心之益昌黎之佐裴度淮土何憂王導之得賀循
吴人大悅自此未四十而持麾節不旬月而取候封
由是而升心復其始甚壯心零落倦影沉浮載馳載
驅政無能役亦趨亦步茲幸有依當龍泉出匣之方
新顧駑馬望塵而不及少出山東薛公之策式慰王
心但無隴西李氏之薦實惟公賜

回豐寔謝擧自代

四騑馳隰猲十駕以莫追一鶚薦天志聲啾而敢儷
正愧微言之輕葉乃勤妙語之褒花洪惟國朝薦代
之規盖取古者相遜之意昌黎之推韓泰唐人以爲
美談丙吉之稱正年漢世亦所聞見要必求於勝己
始無愧於知人恭惟某官元祐君子之典刑中興名
臣之風烈清文振響五英六莖之和偉行軼羣四璉
八簋之古蜚騰英茂綵歷浩繁躅上眷於南徼勤使
華之西上仁洽列城之桯行化流殊域之梯航舊篇
斛舟方此利滄溟之涉負九金鼎自當爲清廟之儲
豈惟朝廷深知弱翁抑亦吏民願借子翼已試若此

何官不爲其自傾盡於畢時復同舟於斯地每嘆頭
顱之如許誰爲肝膽之相孚幸同官而爲僚有如夙
好不薦賢而報國幾負此心若將浼焉何足謝者三
復琳琅之製倍增忸怩之顏厠枚徐甘泉之班特公
餘事效李郭翔方之代副我素期

回象州趙守謝辟

屈名流而宣化政潔於氷奉明詔以舉廉言輕乎羽
此公論之攸屬豈私謝之敢當眷嶺海之一隅去朝
廷之萬里民生瘠薄公計拮据不堪推剝之相仍惟
務脂膏之自潤歷貿砥柱孰挽狂瀾恭惟某官以國
宗英賢時儒望蹊徵華貴世故盖已飽更砥礪前脩

彰行可以無愧頃以象臺之虛席小墳驥駕之摧麾
勵此水懷千金不易隳之之操昔無禘今五袴共欣
叔度之來既閑污染之歸清宜藉廉風而表倡官剌
史亦崒矣大丈夫何假爲二千石之撫循聊蘇遠俗
尺一書之褒召即踐邇聯某承乏非才同寅有幸知
體九重之示訓睠幾千里之得人輙一疏聞幸將報
可闔郡而薦一士清節難哉聞風而廉頑夫尙庸奬
矣

回荆門聶守袖啓

我沆涇舟猥來七澤公居楚戶幸共一家駑能軾以
鼎臨袖驪珠而謙齊恭惟某官播當世美經濟時才

惟澧有蘭賸馥騷人之國言漢其楚援尤夔士之廬精神檄草之風生齒頰劒花之霜冷剸裁盤錯游戲吏猶夜觀燈碁既飽從軍之樂春城鼓角肯甘護塞之勞顧瞻蚡冒之山林芟薙駒支之荆棘兵沉刁斗民被袴襦訪山下之泉蒙寧安新邑取地中之雷復將啓舊邦了偉績於虎牙振修儀於鷺翻壯圖未艾異遲方來某本乏一能謬共二事王室相期於共奬友邦允協於和衷敢布腹心願依唇輔見子産如舊識請賦草蟲謂平仲善交毋忘代才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稿卷之十二

可齋雜稿卷之十三

啓

回歐陽簿尉謝登科

楓宸賜對桂籍標名書有歐陽生久著漢儒林之傳名登正元榜載新唐進士之科惟時得人多士增氣恭惟某官文追渾灝學探精微闓蟠滄海之珠飛抱荆山之玉授業掌故歷徒陳稽古之車射策奉常乃俯拾明經之芥佇公卿胥此焉出而州縣豈爲徒勞某猶憶槐黃喜傳榜墨慶文風之丕振視曩日之有光督五百人之中士尚有觀於飛議繼六一翁而後君宜愈力於文章

回胡司法謝請舉

集澧陽之衆雋合與計偕得瀟庵之諸孫差強人意有來好語尤佩高情恭惟某官學有源流士之珪璧徒翩九霄之鶚脩程千里之駒賦水部之梅花方紓新綍訪月宮之桂籍是時擢鐙出手當湯摘髭上第某代庖澧事勸駕賁書水鏡何心自是朱衣之有肯春風得意好看墨榜之先登

回侯簿尉謝請舉

較藝一臺孰究伏生之誼冠名多士首推侯喜之文方老眼之增明属好辭之委貺恭惟某官學能稽古儒以知兵黄石一編已策勳於韜略青雲萬里循抗

志於功名欣闈延桂之浮香奚待尋梅而學隱當場出手取第摘髭其齒譜事之代庖獲賢書之勸駕臚傳北闕豈惟焦杜之齊芳魁繼東嘉未許周徐之專美

回歐陽解元謝請舉

奉漢科之新詔將與討偕稽孔壁之舊藏宜為舉首有來好語喜得英才恭惟省元行粹珪璋氣沮金石備渾灝聱牙之體爲閎深演迤之文桂子秋風自廣寒而分種桃花春浪由灘水以問津上第策勲倫魁接踵某猥叨勸駕喜見着數月旦評高游刃已恢於餘地風雲路便一蜚佇看於冲霄

回唐解元謝請舉

鵠闈較藝稽六義以成章鶚薦標名儷一鄉之得士有來好語尤佩高情恭惟省元行粹珪璋氣沮金石自鳳儀於丹穴宜龍化於滄溟説詩而解人頤共推多識摛文而覩天巧獨擅衆長奉常一第之策勲始安兩魁之繼踵某猥叨勸駕快覩着鞭八桂豈遑已喜香浮於仙籍百花頭上佇看聲播於春闈

回秦解元謝請舉

大比賢能之獻籍甚多才南方中膺之強袁然爲首有來好語深佩高情恭惟省元行粹珪璋氣沮金石正學蘊講明之素西臺加潤色之功桂林一枝書攬山川之秀梅花萬里將先雨露之春即鶚鹿以載占佇龍頭之三見某猥當勸駕快覩策勲月旦評高衆謂已爲之歆社雲霄路近壯圖正在於着鞭

回秦解元謝請舉

較藝鵠闈冀重春秋之筆登名鶚薦允諧月旦之評盛舉燦照嘉辭諄甚恭惟省元追古作者爲時儁才學明王道之權衡詞擅儒宗之淵藪鄧林捷奏已著一枝桂之芳韓撰騰傳行應五色雲之瑞太平首選得祐重闈某猥以典藩幸茲勸駕勝董蘭馥已騰南國之聲華願指梅梢用卜東風之消息

回泉解元謝請舉

叡大比之書賓新妙選秦明光之賦壽擅衆芳方老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委貺恭惟省元文追古作學邁時流詞名矜七步之成紙價甚三都之貴桂林一枝之秀已播秋香梅花萬里之遊可占春信佇報韓歐之榜帖重覩王趙之倫魁某猥以典藩幸茲勸駕鹿鳴周野欣聞盛事之聯翩鶚化莊溟願見壯圖之軒翥

回蜀士趙解元謝請舉

闢南嶠之文闈翕來衆雋得西州之名士獨冠一時壽老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加貺恭惟省元追古作者爲今聞人詞源三峽之傾文價兩都之重梅花賦罷

帶蜀雲之清香桂籍名標指嶺雲而闊步青氊識復
黃撟立登某以漕事之代庖獲賢書之勸駕杖子雲
相如之同異不難掇於儒科論伏波忠武之是非要
當存於公議

回蕭解元謝請舉

考藝星臺探羲氏畫三之學揭名露榜居鄉侯第一
之流喜得英才增明老眼恭惟省元追古作者爲今
聞人詞源冨筆底之章心法造書前之旨訪廣寒之
桂子仙籍騰芳指嶺首之梅花春風問訊當場出手
上第摘髭某偶爾代庖幸茲勸駕袖間妙語帶雙泉
文字之香足下脩程看萬里扶搖之步

回宗室謝取應

大比興賢合衆材於一道高文得雋列同姓之九人
好語有來雅情甚厚恭惟省元仙潢疏派若木騰芳
辭章有追古之風議論得過秦之體訪廣寒之桂子
仙籍浮香指嶺首之梅花春風試手詞鋒努力儒級
摘髭某偶爾代庖幸茲勸駕膺行肅〻已觀霄漢之
聯翩麟趾振〻同作聖時之美瑞

回宗室謝取應

選士麟宗軌擅三都之譽登名雞鷹實開一第之階
好語有來雅情甚厚恭惟省元銀漢的派玉峙高標
指嶺首之梅花春風試手訪廣寒之桂子仙籍浮香
努力文鋒摘髭儒級某代庖漕事勸駕賢書由宗室
以進九人允為盛事搏扶搖而上萬里即展壯圖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三

啓

代回鄭制置賀生日

歲月逼人又記白母夢庚之日春秋貴老不遠絳師紀亥之年佩盛德之益深撫衰顔而增厚恭惟某官詩書元帥社稷重臣富五千文字於毫端運百萬甲兵於胷次賡徂徠一篇之頌未誇慶曆之仲淹繼洛中九老之圖當邁元豐之潞國羽檄方清於戎候兕觥載舉於公堂好善推賢得地中山謙之象失言肆筆成水上風渙之文遂形大雅之辭俾介小人之壽某種種如此皇皇何之五六十翁宜休丘壑七八千里猶涉風濤客星幸托於蜀躔壽宿實司於鄭分錫之善頌假以餘年雖短艇相呼鷗已有定盟之意如弊帷未棄馬猶知報主之心

代回潼川秦守賀生日

小人不知紀年正嗟矽峰皇覽揆予初度遹辱品題遠分玉帳之餘輝來閟寶屏之寒色三復降嘆十襲登藏恭惟某官岷蜀儒英蓬瀛人物以龍禁鴛墀之望爲鶴林鶯界之遊皇極力扶五福洽彝倫之錫洪鈞氣轉八荒同壽域之開方黑頭入相之可期乃白首爲郎之是念至歷善頌俯及陳人某咄咄伊何駸駸晚矣已辦雪水松江之釣尚供祁山斜谷之屯寵以衰瘵慊然線短永懷吉甫頌可繼於清風寄語巴人韻莫賡於白雪

代回黃漕賀生日

指李木而爲姓氏敢感劬勞折梅花而寄故人過勤存記深愧無能而老矣不知何德以將之瑟三嘆以有餘旬十襲而永好恭惟某官襟懷雲夢人物蓬瀛以對薇纖彝之文章有製芰紉蘭之風度繡衣青鑾久分蜀道之星黃閣黑頭行近長安之日方將推斯文之壽以壽國故能汎一乙之愛以愛人肯分玉帳之光華遠及寶屏之衰冷某妄一不肖分三宜休萬竈號鉥初無長策五湖鷗鷺方囿新盟惟線短之是慙世業褒之能稱弄詠而射蓬矢行藏已付於倚樓瓊玖而報木桃感荷莫形於刻楮

代回鄭制機賀生日

春草初生正入西宮之夢寒梅未放俟催東閣之詩攀堂戴歌彈冠自壯恭惟某官渥洼驥子阿閣鳳雛依王儉之紅蓮清猶飲水挺北平之翠竹高令抗雲佇黑頭躋公相之榮猶青眼念友朋之好某久焉懷土晚益惜時三邊正急於烽毛二頃盍爲於鶴計清風作頌皇覽增光桃李不言尚惜陽和之力松筠自屬利期歲晚之心

代回楊制幹賀生日

伴酒家之遊余方歸計播墨池之淵公有新詩擧筆
載歌垂弧增重恭惟某官學窮洙泗譽壓岷峨對白
抽黃行覩鑾坡之草依紅泛綠暫裨虎帳之籌篤苗
伯之間倣效史克之作頌某冉冉不知其將老皇皇
尚欲於何之忽得隋珠莫酬衛玖嗟我勞嗟我瘁徒
有感於蓼莪俾爾熾俾爾昌願相期於松柏

代回輔制屬賀生日

指李樹生見方思於老子惟輔果在酌當自於鄉人
祝以大椿慄然小草恭惟某官家藏丹傳袖有素書
昔使龍庭穹廬風動今裨虎幄幕檄雲飛方將環禁
衛之九重姑且拜詩壇之一將某久焉懷土晚益惜
時正未遑一壑之謀復何暇四方之想敢期善頌猥
及陳人嗟我劬勞徒增重蓼莪之感事公恭敬願相
娛桑梓之年

回蕭漕賀生日

咄咄浮生等一鷗於江漢渠渠高誼勤四牡於隰原
寵以佳章華其初度恭惟某官吾民壽脉當路福星
揮斥堪輿譽攬青絲之寄牢籠今古筆摛黃絹之辭
對蘭芷以續騷指椰檄而懷成樓登東鶴從容據夜
月之床臺望呼鷹寂寞念秋風之帽篤交盟於金石
寓生意於珠璣某祗誦褒褒深慚綿薄王事方資於
共揖公堂何暇於觴餞當香山五十三之時何如歸
我借崆峒千二百之歲還以祝公

回安觀使賀生日

余髮種種奚爲儵驚初度君詩藹藹多態肯念久要
佳哉秋思之可人恍若暮齡之華我恭惟某官氣摩
星斗義薄雲霄挺松柏之後凋話言有味樂芷蘭而
薄采咳唾皆香相逢江漢之萍蓬重話岷峨之桑梓
後先旬浹彼此生初慙無郢人白雪以相祈乃辱吉
甫清風之加既盟堅金石調入羽商某祗誦褒褒深
慙綿薄獨武老無能矣顧欲何爲乎仲久而敬之願
言勿替

回毛制參賀生日

揆初度以賦騷感人秋思有嘉賓而歌雅寄我春聲
後唱一倡屬價三倍恭惟某官陵雲浩氣纖霧遺毫
明月樓頭神交王粲西風帽底僕命孟嘉俯憐蒲柳
之先零悅對芙蓉之初發盟申金石調入羽商顧綿
薄之如斯幾衰華之過矣當香山五十三歲盍歸乎
來借崆峒千二百年願俾爾熾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四

奏申

代蜀總辭免新除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早更州縣久歷邊疆於荊淮險阻以備嘗若巴蜀事情而未識中朝過聽外府晉丞不以秉障之無聞而謂祥刑之可違越從泝峽即委度關決獄幾何每虞職曠會計而已尤愧材疎雖國事之不敢以私然人情之未必皆合簿書甫上毫髮無長敢圖峻擢於郎曹迴俾冒持於餉事恩深遇厚任大力微惟四總均控於北門而一時莫難於西土譬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如十人之食而仰一人之耕當詗竈之方增雖妄報而莫給匪求通暇曷副遑捨況革弊視究弊尤難而任事及論事又異縱橫危之當塞恐涸轍之未蘇兼某資望淺而不足以玷班行性質樸而不足以諳邦計深防掣肘無救噬臍欲望朝廷之矜憐俯念兵食之重事特賜敷奏改畀英髦庶無誤於明時獲少安於愚分其他驅使不敢避辭

代襄閫辭免召命狀

自天渙渥無地跼躬伏念某本以癯儒弗堪煩使護風數處受任以來歷星一終惟力是竭賴廟朝之授算暨將士之叶心田里得以盡犂稼之謀邊徼不知有羽檄之警但以數年赴援千里勞師江淮甫勦於群兇蜀漢又生於一敵支左吾右雖弗敢辭憂後致前知必不遠又況事情以久而多玩智慮以老而浸窮拳拳歸心縷縷奏疏茲誕頒於奎翰俾入覲於璪旒君恩仁哉臣子願也其如昔時弗績晚節多虞是皆當去而留事適值此今或宜黜且召人其謂何用敢僭瀆悃悰祗控造化欲望鈞慈曲軫由衷毋擾反汗收回綸綍斥還丘園感何啻於更生報不忘於九殞

辭免除軍器監丞兼淮西憲兼督參狀

跪籲自天措躬無地官卑人微本不當輙具控免伏念某一人庸陋百無技能雖以縣幙府之掾更而襄蜀江淮之備歷絲毫未效華髮浸凋比有詔以起家仍佐戎而入幕僅踰數月不畫一籌擬畀防冬力祈補劑敢謂公朝之渙渥驟令戎監之晉丞既叨淮右憲獄之司且陪督府議論之末念東西惟命臣子豈敢有違第上下沿流時事皆所當急驅馳何擇辭就則難況其憂患之餘寧有事功之念僥踰躐處顛踣貽羞乞備甲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服舊僚它時或有於使令小己敢辭於赴蹈

再辭免狀

某蟣虱小官豈敢重違竊緣揆之情義實有未安者

二不敢避再三之瀆伏念某零丁孤苦止有一弟相倚爲命連月抱病奄奄垂絕比者紛告往視正在急難王事迫促疾於星火爲之割不可忍之念攬涕而訣晷漏不保今若貪榮冒寵偃然弗恤則是知有尺寸不知有手足薄於所厚對以何辭此所未安者一也又緣某頻年奔走諸閫舊雖嘗爲督府賓佐今春奉命而出名在江閫于茲數月辭謝委寄共畢此冬目前江風正寒不能少宣一日之力士之從人關係名誼今若辭此就彼急於得遷則是知有官職不知有師友惟利是擇殆成何人此所未安者二也凡此二者皆稍知義者所不敢爲某雖疎庸豈敢亦願打捺朝廷所以進之班序假之寵節不過欲以西淮兵事委令酬應今者某恭奉使旨以江漢而隨督議已於十月十三日至無爲軍軍前驅馳戮力所不敢憚正不在於官名輕重之異隸某報親日短報國日長擬俟疆陲稍息即欲上終制之請私情公議寔於至剴用是寧貽罪譴不敢祗拜乞朝廷更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某安意兵間幹當它時別有差使謹不敢辭

辭免除兵部郎官江東運判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技能無取憂患相仍比服役於淮壖猥充員於幕議驅馳雖力毫髮罔功方僭控於私情冀許終於禮制敢期誤渥遽俾爲郎且叨將漕之華仍贊督師之畫靖循庸陋允謂僥踰第某際此之戚既練而未祥在原之感有喪而未舉形影相吊疾病交攻懼不稱於使令將必貽於曠敗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容某子寧田里以俟服竟他日或有繁難差使不敢辭避

辭免除左曹兼淮西總領狀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以省户諸曹民部爲劇邊陲急務兵餉最先必當世之通材副清朝之妙柬如某者一癸寡與多病早衰足迹粗歷於驅馳心計非長於算書迭叨臺幕游玷丞郎顧王事之靡辭視禮經而實愧奉身而退補制則宜將踰月以及祥正領天而候命敢圖恩綍驟畀賦爽耆惟西總之源流雖匪平時之講究竊窺大略殊異昔年鈔法壞於私販已自術窮夫細苦於徵期況以歉告所仰者營運而厥有覆轍所急者羅買而殆如圖沙非才處之不敢鮮矣弗及今而控免恐自是以沉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檢會前申許令引去俾少安於命義容嗣竭於忠忱

再辭免狀

人微位卑誤蒙公朝推擇參以彝典不當再具控辭然切自揆避事之罪小誤事之罪大真命一頒非比承攝其有関軍國大計非止區區一身豈容不剖露

肺肝為朝廷告竊見淮西餉所往年號為優裕三數年來根本日竭廩乎不能以朝夕計某越俎僅半月雖未暇深究源流察觀目前事力以新換舊已大不同某敢備陳其略謂如建康大軍一案全仰鹽鈔歲額以一千二百萬計今歲自正月至于十月鈔務發賣不行虧欠三百八十四萬餘貫浮鹽之私販未已鈔法無流通之時前政蔡範猶蒙朝廷科撥三百萬貫何元壽去年亦蒙科撥二百萬貫皆已貼助欠目今歲雖屢陳請未蒙回降一項科名已欠三百餘萬此其不可者一也又如馬司一案有諸州銅錢就截營運雖非餉臣之所當為然前政自去年以來當窘匱中頗有此項以相通融雖未果計筭節次之權宜藉前政任內其增入共百餘萬緡今歲運糴之費率仰於此尤而效之則未致捨而不為則一歲便無百餘萬緡此不可為者二也此二者猶是錢券尚可告朝廷措辦要之為總計者當略於錢而詳於米今通所部江上諸屯淮邊諸郡一歲經常生券大略會約非歲得百五十萬石不可每歲上半年則仰江東西綱運此斷斷不可易今歲前政任內委官吳門運過科撥米共四十七萬餘石則是科撥猶可仰今總所雖有科撥數隸百萬餘深慮憲司新糴之米未登而諸路取撥之米不一今歲所運全賴省府差借兵船今則未可措擬此則嗣歲科撥之不及今歲一也江東西綱運常催及十分止可及五十餘萬石已為極力猶是去歲豐稔綱運尚可仰今則兩路諸郡多以歉聞類有檢放謂如鄱陽一郡合解米九萬石已減五分則總所已時減四萬五千石矣以此為率僅可作一半調度此則嗣歲綱運之不及今歲一也前政去時嘗與某論及餉事以為前可憂者如此至新春必敗事所仰者有和糴以貼助今粗加檢計則朝廷元科雖及六十萬斛截日實撥本錢纔一百一十六萬以糴價計之十未能一此外司存雖亦有那兌增撥之數然米直倍增為費無幾況當吳門開場散本之際適有還漕司住糴之令此則和糴不可指準又一也以錢言之則如前二者之所陳以米言之則如後三者之可慮其他節目如調兵錢夫義士券食截撥未還生券合請又不止一端於斯時也使其以衰病孤立之人冒昧當之未遑遠慮而目前江上昇池和采四屯月糧約近八萬石而四處倉無粒粟那貸已窮去歲淮邊之匱猶在新春而今歲江上之匱乃在舊冬則邊淮從可知矣某半生險阻鬢髮盡白平時雖戎戰中所不敢辭今所以不敢祗承者正以度才量力自揣夙昔言論不能動人聽且歷數近世總餉之人除其間一二表表外餘號為善理才者皆覆轍

相望而況某手用是不避斧鉞再瀝血誠朝廷往時以蜀總之人嘗除趙希昔矣嘗除牛大年矣皆以陳力不能止某敢援此以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有材望風力之人俾某退就閑散少休疲薾結草銜環誓圖報塞

三辭免狀

竊謂辭則違君父之命受則貽軍國之憂二者皆罪也伏念某至愚不肖平時歷艱陷危而家而身有不暇恤亦圖竭犬馬之力以爲世受國恩報今者朝廷舉兩路之賦而重之以華遠要官美爵它人之所願某豈敢取再三之瀆實緣西淮總餉弊壞痿痹辯集不可以徒手委折盡付之難言比嘗敷述錢粮大略各狀由控于朝並未蒙處分望洋四顧莫測津涯乃知前人之去適若幸然某攝事將及一月憂心煎迫已成病人連月宣限乏與幾爲食不下咽官吏瞪目相視疾呼莫聞此但金陵一色已不能給淮邊諸戍其何以支於此可以知某非總賦之才矣竊揣朝廷選授之意一則以某嘗隨先父餉蜀或本末之粗諳一則以某嘗爲督制條佐或情分之易孚然在某往承先訓戒以無爲此官逮其游從幙府之間亦未嘗諸歷財賦之職投之優裕猶將玷缺況急迫如是者乎揆時量力必敗無疑與其受鼎鑊於他時曷若乞骸骨於今日某頻年憂患一家淪落非有貪榮慕祿之心天實鑒之自度某衰病有年委頓無日今乞守本官致仕以終餘齡別選才望之人以當總漕之寄庶幾某進不爲誤國之臣退得爲保身之子銜恩戴德九殞難酬朝廷儻以避事加之竄謫則某亦惟席藁以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淮西總乞投閑

某么微下吏誤蒙公朝拔擢共二總漕將閱半載正圖恪勤盡瘁少見報効不謂福過災生入夏以來合門疚疴而某賤軀自去年感冒解利不盡夏氣衝動熱疾復作今已七日于此汗下未解切慮沉綿不已

積壓者多最是餉事窘急之秋非其他職守之比近嘗計納諸邊粮餉欠闕細數申明朝省尋嘗司存所憂在夏一交六月已後則江西綱解陸續東下接濟諸屯不下五十萬石今歲減放截撥幾已殆盡大失指擬區區積憂成疾亦此之由況今去秋纔兩月餘急急措置猶恐不給而某病勢如此懼難支吾儻苟且以養病必旦夕之敗事伏望特賜敷奏陶鑄一祠廟差遣俾閉門醫藥別選材儁與起司存不勝幸甚

淮西總再乞投閑狀

某妄一繆庸共二餉漕被命之始屢申控辭深知事棘而時艱才譾而任重始覩得於前政謂必敗於今

春仰體隆知強竭駑力方其所在空匱不能一朝弗圖苟且支吾倏亦九月是雖上流之綱運多栽仰賴中朝之科請尚數目前豐濠廬黄極邊之餉粗已分撥和巢濡須次邊之餉亦見區處沿江諸屯雖是旋求旋給適有天幸未至乏供某正顧殫罄消塵圖報海嶽意謂歲事之豐稔餉計之應接稍寬畢此一冬方敢丐去其如事至於急迫不幸時值於災荒旱暵相仍蝗孽滋熾實意料之弗及非智巧之可施職思其憂食不下咽大槩司存以錢粮爲職淮鹽浙米乃命脉也連月不雨閘水行舟米般之通濟既艱鹽課則遲小難辨方來之事猶重可憂比近郡米價每石官斛已踰四十餘貫不翅往時十倍之直綱解不能以如故糴賣若此之倍增自此豈惟本錢無措兼亦未有收糴之地司存歲用米約百五十萬餘石將何所貼助乎此月鈔務上中兩旬所賣鹽鈔纔二千七百袋僅及課額十分之一夏月猶且如此冬月其又可知自此抑慮鈔法愈弊未知通變之策司存月撥錢七十四萬將何所仰給乎而況總計之酒繳正緊邊屯之添竈未已近在一月增及萬人舉是而言則是司存命脉其殆將絶四體雖具其能久乎譬諸厥疾尚淺比猶庸醫可爲如其膏肓之證既深則非瞑眩之劑莫起是必倉扁而後可也今日西餉之計實似之某半生險阻之備嘗連歲憂病之交集然不敢以此飾詞規求自便況當秋聲漸動亦非臣子避事之時實緣情迫勢急關係者重與其拱手以待敗豈若陳力之不能縱或上獲譴何罪止其身不至誤國用瀝肝膽上冒鼎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亟某以罷軟不勝任之罪免所居官投之閑散庶幾别選將才以任經理之責其於餉計猶有振起之望某區區所請雖出於私實公家計也

淮西總辭免除右司狀

聞命渙頒撫躬震懼竊以省闥彌綸之寄宜得世務通練之儒如某者見謂凡才僅堪趨役雖浮沉於使倖書無補於公家供億列屯猥承人乏扶持藉歲不目意全飛鼠已足於飲河蚊蝱豈勝於負岳叨恩入奏撥已踰厓方一節未敢以走趨忽再命益增於傴僂陞之寀屬賓彼班行顧惟塵埃之蹤豈習臺閣之典俾預聞於政本辦畀贊於廟謨又緣驅馳頻年坎坷多病陳力不能者止投閑乃分之宜儻弗揣量必誤東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從祠請以穆師言如溝壑之未填容消埃之嗣報

辭免除兵侍淮東制帥知揚州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班通内列亞武部以陞華地控東陲建制垣而分牧允爲重寄其可冒承伏

念某樸魯無文懦庸不武雖邊頭之奔走嘗歷險艱如卷外之功名敢萌希望了無他技特有此心比省寺之叨升乏廟朝之補報攸贋天寵俾護風寒豈無當路之英髦足繼重臣之規畫取爲一介負此千鈞在公朝未免違衆用人之疑在微臣有不度德量力之誚寶關國體懼致人言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毋拘反汗之嫌改畀眞材庶免噬臍之悔

再辭免狀

某竊惟量能授任者君人之至公陳力就列者臣子之大誼上或出於輕畀下或至於冒承不謹厥初必蹈胥失眷東淮之巨鎭目連歲之多虞藩籬雖嚴瑕陳猶有所恃制臣之威望卒消黠虜之憑陵苟無他長夫豈易繼如某之疎陋雖嘗備於驅馳僅爲人役而豈能役人未爲衆服而奚可服衆匪懷謙縮實慮顛隮爰借具於控辭乃未蒙於從欲鴻恩雖厚蝨負曷勝恐勤旰食之憂不待秋風之警輒忘再瀆用避一恍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誤寵圖任當材庶遏分之獲安亦師言之允穆

三辭免狀

某猥以庸材誤蒙推擇授之閫寄力綿任重如髮引鈞免牘游騰俞音竟閟在某官卑人微詎應累瀆受恩至厚無訴可辭但某至愚極陋自知甚白才力已懼於弗稱分量其可以過盈今者驟由冗散之中躋之論思之列此公朝曲示優寵之意在他人豈無歆羨之心然而國家名器所以礪世磨鈍者在是自非勳勞顯著雖尺寸之賞上不可以濫予下不可以倖得況天子之從臣乎某素無奇稱有何殊績足忝覆於淮土身已厠於甘泉叨寵貪榮孰甚於此倔然而受人言謂何名稱雖隆誰其心服某今不敢重違君父之命其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楊州職事容某消日祗受所有權兵部侍郎恩命則某不敢祗拜欲望朝廷敷奏曲徇愚請免綴邇班庶幾少合辭受之義某誓當勉竭駑鈍以報洪造

辭免兼淮西制帥狀

某聳聞渙涊倍切震驚伏念某智不足以達事機材不足以爭時望誤蒙推擇往任藩宣既傴僂而莫辭爰黽勉以于役如望洋若未知津涯致茲中道之越趄併以西埂而承攝鼎來再命並駭羣情分疆雖止於三州建閫仍關於一路方豺狼之當道有賴折衝以蚤蝨而負山詎宜加重況兩大臣之舊鎭豈一小吏之可兼雖脉絡貫於相聯恐聲勢遠而難應儻令冒受必速顛隮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擇英髦而改畀俾綿薄之克勝庶專意於東陲免上貽於北顧

再辭免狀

某位卑人微不當再有控請實緣某叢爾凡陋非有兼人之長昌當東閫已懼弗勝況彼西陲尤為重寄今復俾暫承之則是全淮邊面盡以畀付委是才力事力俱有難支蓋兩淮分封而守已非一日各專其責迄賴無虞端平甲午朝廷嘗亦以節制西淮屬之東閫卒以力辭良由地里稍遠未易應接前帥威望猶且難之況某之才力不逮遠甚乎又若廬濠安豐三郡年來屢經狄難郡計虛耗全仰制司應副以助邊費近以沿江兼領則藉有餘而補不足猶可通融今東淮一路自是一路用度猶慮無以自給安得復有事力可資他路乎此某所以閫命戰兢益重蓄縮凜然而不敢受者也責任所關難以避再三之瀆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兼權淮西制置使恩命容某且領東淮一面罷勉措置殫竭駑力圖報鴻私

淮東制閫自劾狀

某仰惟朝廷分閫命帥所以衛中國所以庇生民儻或一隅不能以自全一民不能以自保即閫臣之失職某本以愚陋不習於兵誤蒙隆委必知犯負乘慢藏之戒領事甫及五月歲功未畢即報賊警適當劾寇大異常年仰憑宗社之有靈賴將士之協力勉支多事謹備列城第惟由合淝而來示威望嶠而不撓其間生聚措畫從移遂納伽孫齊君父以玉盤泊累月侵軼四郊肆掠湖濱深入海角長淮千里蕩析離居民受殘戮肝腦塗地請言其罪豈在他人雖中賊手實某慢之向使分閫之臣能如齊之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肹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則豈至是哉況其嬰城縱敵之機辱國損威之誚人能相亮過亦自知苟惟俟退寇而稱功不推原而引咎縱逃國典亦有天刑要之孱弱之如斯豈可驅馳之再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某特與鐫黜永廢田里以戒守邊之吏以謝被害之民別俾規模保固封境實為幸甚

再申丐祠狀

某昨以韃寇深入罪在閫臣嘗具奏申乞加鐫黜今準省劄奉 聖旨令某安意本職益恢遠圖閫命震驚措躬無地伏念某一寒孤立百拙無能未嘗自詭於知兵初不辭難而避事朝家過聽藩閫誤分但知循前人規畫之已行曾不料黠虜姦謀之瓌異重貽民患甚損國威今雖 聖恩未忍加誅朝論從而見貸凜然大戾隱若中心載惟四郊梗塞之時備勞諸閫應援之力不了官事致累他人顧如僥倖之已多其可因仍而弗去而況虜情閪伺蠢是益深邊備闕踈因茲具見城池欲葺器械欲備將士當練糧糗當儲令諸壘而圖惟止半年之須暇宜得英髦而泛濟

決非綿薄之克勝不亟更張必貽顛覆此實關於國事非特為於身謀陳力不能知難而止用再伸於懇切祈曲賜於保全欲望朝廷特與敷奏既寘其鈇鉞之譴乞畀以香火之官別選帥才速為邊計俾某不至他時敗事貽羞公朝實拜天地父母生成之恩

乞免兼淮西制帥狀

某一介么微不當再有陳請但邊鄙重寄在朝廷當量材而授任在臣子當量力而効勞如某之不才無一善之可取叨恩分閫衆謂非宜乃者虜冦闖伺諸邊兵倍於常年早入者逾月凡所在以俱警豈無罅之可窺顧方萃其力以盡東安敢覬此時之乞北前全封守盡出朝謨然竊思虜患之浸深將以求邊防之未備痛懲前失力勉後圖非得文武之全才大作規模而申畫則恐地壞延袤日力迅馳一物不牢同舟俱敗後之追咎將甚于前方今要圖莫先易帥朝廷儻一番經歷再俾勉留懼丘山之弗勝勤宵旰者未艾此區區所以祈哀造化乞投閑散者也天高聽藐竟閟俞音自揆蟣虱之臣敢辭犬馬之力第以舊來全淮邊面素分兩閫東陲一路近比數年則又制置兩司實分其責雖揚閫寄不過近雁真泰高郵而已猶且歲時滋久犒戶尚疎某非有兼人之長乃當三者之責今年之事天幸為多使其分冦於東西焉能交應於首尾委無心力可以支吾猶不揆而居之將立待其敗矣是用再瀝血誠上干化冶伏望念閫權之至重察綿力之所難更賜敷奏如公朝未與祠廟差遣且乞特某免兼權淮西制置使職事止令專意淮東邊面勉殫駑力上答鴻恩

再乞免兼狀

某近自十一月虜退之後痛懲已事深察非才嘗申控劾之章繼上請祠之疏　聖恩寬大猶俾勉留之又具申中朝且與免兼西事恭准省劄復閟俞音寬瓚微臣奈繁庶聽某自知萬有餘罪詎可再瀆但今淮東之事退揆綿力已懼弗稱而況連制三州兼任兩路識與不識知其不可今敢先言淮東之所難而後淮西之不容兼者焉自虜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自蜀而襄襄而淮首尾數年耗蕩萬里藩籬既失浸及户門户門既警斯過堂奧理所必至事非難知比年賊在西陲未致深入東境中外之論使謂畏然其實淮東自失滁陽破六合桑天長由濠豐而入揚境無復有一限隔賊馬突如其前三日事耳去年賊已入泰興至海陵通川之事今歲固必致也老繆愚執不復忌言然當賊大勢萃近郊兵倍常時冦早踰月盤旋諸城閒決浸治具十旬于此猶是天幸不自意全何使彼為攻瑕之謀或乘我所未備之地一有差

跌衆其謂何今此賴將士之叶心獲保封疆之如昨儻爲國計易帥急先若曰身謀罪去亦幸既蒙上命俾免後圖只得推此血誠竭其死力謹不敢辭但諸城葺理雖已積年武備綢繆大抵多略惟揚本根重地外强中乾家習作鹹之利而番漢雜處難養易敗所恃不過濠河風雨一經沙淤一淺壁城地利我乃失之補苴爬梳向多罅漏只如海陵一壘昔所棄而今欲守朝廷議益舊城之險州郡中復古城之規人謀不一日力無多儻不亟圖將懼胥失歲戍泰僅調千五百人今歲司存益兵所調四倍而朝廷增戍遣援稱之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兵法之所戒也又如高郵儀真滁安等郡前後更歷幾守措置幾年近蒙朝廷委官相視以圖毋係上則俱有瑕疵濠類可泄泗上之城壁僅如一壁淮招兩郡俱未有排棧串樓之木至於器甲則所在闕然淮安號爲大藩曰弓曰弩俱未滿二百舉此可以知其凡矣最是向來藉鹽利以立司存歲入動以千萬計今則不敢貿遷矣向來積糧餉以實邊備只維揚自以百萬石計今則所在罄竭矣財計入少則出者必嗇人心無所慕人譽必不歸糧食之所備者寡則所支必不繼萬一寇在境軍之供則各將誰執凡此數端皆是急務今欲以半年之力畢此諸城之圖果使當才猶恐

遠慮其方强顏而留此未必能努力而辦之又況此賊已竭澤中之利安知不啓沙上之窺一波或驚寧免震動事關江西責等封疆此淮東之所以難也乃若西淮三郡合肥固是大府安帥固是得人相去維揚踰五百里郵傳一梗信息弗通雖首尾之勢相聯而臂指之使難應兵難偷度處失事機至於豐濠兩州每歲輒先被寇全城却敵雖屢奏功國之金湯固在於此然而取糧於江湖千里之遠舳艫接運耗散并之郡當戎馬數年之餘一門之外無異敵境兵籍日以減削民數日以凋殘今戶口不過數百其所由來漸矣譬之巨木然枝葉之蓊鬱如故而根本搖動脈理耗竭設遇大風飄忽震蕩則不可久矣事勢如此某豈敢蔽而不言朝廷爲宗社計急擇文武威望之臣俾專閫畫極救扶持轉危爲安庶或可恃某何者其二其臂不自今而改爲將事亟而無及而況賊兵窺人城壁先以哨騎繞其諸門如維揚近年每寇至所部俱道梗近而真泰招楚尚且運掉有所不及況能應接西邊三郡乎此淮西之所不容冀也前人材力如許且嘗慮之某望輕資淺智闇謀疎越俎偷安胥柔速敗徒累拔擢上貴保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某淮西制置使職事免令兼權庶俾專意東略圖報上恩儻未從欲某願致爲臣而去付之能者

他時未填溝壑別報涓埃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五

可齋雜藁卷二十六

奏申

辭免除待制并賜金帶　奏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次對華階所以待正從萬釘寶帶所以錫有功臣分閫無庸授分當去公議未能見貸上恩詎可横加況方丐免而陛俞音終閟圖惟東略時事益艱得罪戾之苟逃豈寵榮之敢望側叨顯擢適重隱憂欲望　聖慈收回成涣俾安職守免貴保全

再辭免　奏

臣自揣微官豈敢孱請竊謂有功而賞可以予而予則公宜然而還不當受而受則濫如臣無狀其有何勞守邊尚敵而臣失之過采用兵費謀而臣失之太朴僥踰度歲蒲望投閑公朝未忍於誅夷偏力莫知於報效青冀寬於其二讀已至於再二未拜命旨倏頒成命美官好爵豈非願欲私憂過計何以克勝儻後圖報德惟福是徼是前請甚丈見利則上稱踰分量愈速譴何欲望　聖慈曲憐忱悃收回涣渥以穆師言

三辭免　奏

臣么微遺吏祗被寵恩自顧一介之愚豈宜三瀆之僭惟是中心之激切嘗於前牘以備陳淵聽未回跼

朝之黜陟青當恩臣之辭受敢輕云今事勢策底憂在目睫邊患日深虜謀冈巧冬戍甫撤春哨突來封疆蕩搖畏事書發重以餉運不續指備俞低軍實徵骨人無固志非有專屯鎭遏之才不足以扶植而康濟之臣何等緣人乃是重寄雖稱駑鈍莫辭使令憑國威靈仗律備咸自知孱惰碎骨終無所補投劾請祠旦巧免兼西事所覬引身而退朝廷別擇良帥以固藩籬求去得遷大出望外不惟東部不得以辭而西陲亦不容避聞命惶懼已至再三眞情雖盡懇訴莫反臣世受國恩有實無二謹不敢再有推避但當此扶顛持危之時是豈今臣苟冒寵之日退循愚分難免人言或者亮其無固位之心尚可強之任乎邊之責儻或嗚然自修居之不疑職備邊臣適拜命何以勸於士衆何以鎭於恩私譬如沉痾之人證候日惡便食俱廢略無砭劑之術徒事衣冠之華貪荷旁觀將望而走此臣之所以終於不敢受也欲望 聖慈恕其煩瀆之罪令臣守舊官職留戍一載儻藉宗社之福獲免疎虞賴乞此身投老丘壑得無敗事歸有餘榮

五辭免 奏

臣分間謬膺攝承天寵循墻控請畢瀆 聖聰方惕息以俟誅矜憐而從欲退授一介豈應屢蒙曾緣辭受之間允繫觀瞻之屬一毫稍過有識攸與況諸邊備策正急於綢繆而列戍勤勞未均於勞來獨諉誤渥豈不厚顏比疊控於由衷蓋必期於得請俞音尚閟愚分敢安方茲鑒前失以勉後圖其可慕虛名而忘實患儻令切於深懼蕭亟欲望慈亟收違命俾安舊職庶揚與言

准聞乞祠 奏

臣蕞爾庸陋絕無技能謬蒙中宸特達之知俾膺兩道藩翰之寄耿然隻力恃此一心仡而加董於邊防大抵仰承於 聖算乃若將士奏擒壹之捷疆陲固圉之勲是皆宗社之有靈豈書生之能事近過叨於賚賞方願竭於愚衷未遑報圖何敢辭避惟是臣每懷朝廷委任之重自得文武牧御之方所關大計之安危非止近功之利鈍未可以庸謀之善退遂以爲閫寄之克勝而況謀猷覘類俱闕殘士謂中原日月可冀將爲不可勝以勝敵先自治以治人非有深遠之圖未知經營之略而臣輕難涉歷每病躁尋冒昧一卒旁觀凜若虎蹯兩載始望過之今無事僅息於目前而利權擧歸於公上墻壞未極使倆已窮自知可虧難久之規摸冒想未艾方來之機會不思引退必累顧慮欲望 聖慈矜憐此悃釋其兵柄寵以祠官庶孤蹤仰賴於保全而方面不幸於畀付

未先講聲尚致詢俟

再乞祠　奏

臣一介邊吏銜荷殷恩累蕃鞠郎奉職其敢再瀆載
念臣本無才略誤任斡方始不量力而來持是艱難
之未識今再歷年之後乃知負荷之弗勝毒毒譾不
足以制遠威成望不足以震諸將區區小康曲謹動
遵繩墨可為持身之天度不可以為方面之規模今
年之事亦云幸矣此去改歲而後邊須有間時異同
殊雖有智者未易逆覩當彼蚌鷸相持之際乃吾徼
桑未雨之時南北之大勢繫焉中外之所觀在是其
為責任益重其時而臣素以孤蹤旁無左右之助徒
守方寸之寶曷權事變之繁黠驢之技士知其已窮
蝸殼之涎人謂其且竭非有轉移於觀聽其誰趨赴
於事功此臣前所謂可暫而難久者也及此許其來
身而退論恒得望其志無人憶尚今其矯貌則必至
於敗事必貽所慮無益噬臍用是瀝血掏忱上干淵
聰匪為身計蓋迴國謀欲望宸慈曲垂軫恤俾投閑
于香火別圖任於封疆自貫拜陰天寧地終始生全
之賜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　奏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以東土幹方實堪固任西請
進律宜待有功自其二非材已試罔效輒爾謨之察
授獲疆事之翦寧堯喻兩帝覬望一去事機未艾智
慮已窮以自徇國雖不敢辭量力度時自知弗逮再
陳祠既正俟俞音忽求去而得遷曾何功而沒賞是
無退志幾類飾詞若為服覆技之心何以新藩讓之
聽儻貪榮羅以違難隮欲望聖慈亟命有司檢照前
請收回兩露之漫改昇香火之緣實戴鴻恩永殫駑
力

再辭免　奏

臣比以地重力輕屢申祠請天高聽邈反昇恩除飭
孤績以固辭拜綸言而未亢報忘退分修瀆宸聰伏
念臣本不知兵僅嘗為吏兩年邊計不自意全大造
淪謂未以罪去涉濟此疊疊之事會無局於小小之
規模儻不明進退之幾終恐墮難隮之域而況戴滿
之勤勞豈有登瀛之夢想所無請揣何能迴曆殊渥
若謂伐謀之舉悉奉廟謨如云挑元之功實繫將士
苟能舉之弗避將物論之難逃伏望公朝洞鑒微衷
諫會俞請俾遂祝釐之願毋拘交仟之嫌聖時儻未
棄捐他日渝圖奔走

三辭免仍兼淮西制置　奏

臣祗佩鴻恩曲加拊勞誓殫駑力豈敢累辭敬遵恩宇
社之靈免仕封疆之責恪勤夙夜期效涓埃惟是學
士通班儒臣華選必有功而後授顧何德以可將又

如西閩之一邊絡與東陲而相遠精神有所弗逮臂
指之運亦艱所以榮懼交并進退困擾用賤天而籲
請麦露地以祈恩伏望聖慈俯憐忱悃收回寶章閣
直學士恩命免兼淮西制置使職事令臣且仍次對
專任一司俟越秋冬許歸田里得幸逃於髭譴實終
賴於生成

四辭免　奏

臣昨被恩除寶膺免擾命音尚閣信切兢惶歉淮西
清地峻學士班寔此搢紳之士所望而不可得者臣
以何能璣叨殊渥翊敢守不移之愚欲如偽之遜實
由共二之非材是用再三而有請無睹全淮壤地數
千里邊護風寒酬接事會非一智力一手足之所能
辦向者葵主東之傑主西帥則任淮西之責身力應
接擴攖弗及今乃合是三者付之庸人竭精神以應
則精神為易竭事力以助則事力為有限支吾兩
載僥倖已多此臣所以夙夜凜凜寢食俱廢一自顧
老何足深計而長顧却慮則實有重於自者欲望
聖慈俯圖時望分閫西垂使臣專任於東偏或能全
璧然後祗承於新命庶免鍛全懇懇由衷拳拳陳力

五辭免　奏

臣近蒙邊吏祗服宸恩方此榮懼之中未安辭受之
誼適值韃寇侵薄壽城連月于茲三軍在戍愚衷未
敢沽布君命於是火淹苑耗威靈幸全封守退念長
淮之重寄實非小己之能勝疇昔數年元分兩閫自
叨承而共二已控避之再三非敢辭難正恐誤事近
者一番之調度觀夫對壘之應酬自應盡以杜析聲撼
閫循淮而下鞭長不及每有聞於軍旅幾反後于朝
堂而況司存事力不能付一手往時微臣寸略窮及
二三之偏望當南北必爭之末已嘗東西遠制之可
為不棄此以改圖是置之於必敗用忌冒請沽遷寸
忱欲望聖慈矜念區區所陳非出具文實謝大計命
有司檢照兩次申請收回新渥免兼西閫臣敢不彈
竭駑力圖報鴻私

辭免權兵部尚書　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竊以宸衷親除恩隆一札我曹
晉長班重六卿所以旌臣子之有功昭國家之異數
臣本無遠略繆領中權比壽城後甚之方新而龍對
攻圍之孔棘指授御邊於廟算處置僅遂奏守主師固
人成事幸值曬穰會天為功敢叨寵擢顧茲敵蘭
牙之力獨何能居喉舌之官三軍未及編管一奮量
容不當而況南拜凝嚴之職沾當傴僂之恩冒昧祇
承顛隮愈甚用循墻而有請祈反汗以無嫌伏望睿
慈收回成命俾臣苟安愚分免玷酷言誓竭犬馬之
忠圖報鴻庬之造

再辭免奏

臣竊謂壽春告捷盡出廟謨司夏晋班尤高稟從顧何奇績被此殊恩載惟重圍未解之時羣議交疑之際勝負兵家之難必安危國勢之所關豈若綴旒詎希全璧茲幸 逃於司敗復何敢於貪功臣近嘗顧請再三免令共二所冀少輕於山閭未能上格於淵聰今乃一切寵榮盡忘辭避秋防不遠旰食載興恐處賜之未幾將譏尤之不免況獲免飼鼠所以待奔奏之士而取魚兼熊其可無屬饜之心存控由衷必期得請伏望睿慈收回成渥俾臣且仍舊職勉竭報圖庶於異時獲寬曠責實拜隆天皇地之賜

三辭免奏

臣一介邊臣疊承天寵所宜亟拜詎敢屢辭實緣責任之重在臣方慮於後圖恩數之隆非臣所可以上稱眷是凝旒之親擢俾之戎旃以升班茲實峻乎朝廷之羽儀其可假諸疆埸之奔走而況賞功之典宜加捍敵之人果執銳以被堅嘗捐軀而犯難有勞若是無愧受之臣僅碌碌以因人無赫赫之可紀幸而逭責何敢言功茲晋列於六卿乃獨先於諸將冒爲袛被見謂僥踰匪惟中朝觀聽之未孚抑亦平生夢寐之不及饞鼠飲河僅令適滿蟁蟲負嶽立致弗勝用載瀝於由衷以終祈於從欲伏望 聖慈俯憐真實之悃非出矯僞之辭亟命有司收回成渥俾臣安心職業畢力邊防免坫累於明時其寵榮之未晚

四辭免奏

臣累瀆淵聰分匿誅譴自天申命曲示寵榮恩重如山感深至泣臣本不敢復有陳控實緣臣之才力至懦而不武臣之分量至小而易盈三年守邊百經呈露豈惟責任弗勝者是懼豈敢以官職爲進而爲心邇者壽城圍閉事勢岌岌危如綴旒臣於是時投不捐身徇國不與此虜俱生嘗露章懇天爲民請命有日顧削微臣之祿第以保孤城之危亡一念對越默耿不昧今者全城卻敵雖賴廟謨之折衝將士之用命抑皆皇天保祐宗社無疆之休臣果何勞績玷此異數儻或偃然受之則前日之言是欺天矣而況援壽之役嘗流金爍石之時勞師動衆介胄生蟣虱冒萬死出一生僅免有濟臣乃貪之以爲己力人謂斯何目前秋聲已高虜騎方大茍辭受之弗稱恐俯仰之有愧事會之來幸不可再此臣之所以不避鈇鉞縷縷冒瀆也欲望 聖慈收回成命俾冬防該畢予之祠稟俾釋兵柄贊畫始終保全之恩結草銜環矢圖報稱

五辭免奏

臣妄一庸繆冒被寵榮再四控辭仰干誅譴淵聰雖

加於逕宥恩綸未賜於收回爰念悃忱屢形奏疏蓋
是以微之跡初無顯赫之功始圖克保於危城何敢
過希於好爵非特皇天后土實聞斯誓亦欲三軍百
將共知此心儻遂裕承是為欺偽用越循墻之禮絲
新反汗之青仗望 聖慈俯鑒淵衷亟免躋班於武部
俾安分於邊藩誓竭孤忠仰酬大德

兩淮制使乞祠 奏

臣本以書生不習兵事猥蒙拔擢俾蒞藩宣自受任
以來惟誤國是懼所以淳祐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十
二月初一日嘗連具祠請至淳祐三年十二月初三
日當月十六日又嘗連具祠請中閒乞免兼兩閫則

自淳祐二年七月十三日至淳祐四年五月十九日
或因除授或自控陳凡八具奏申實緣臣自揣庸繆
莫副驅馳俱出本心非是避事天高聽邈竟闕俞音
遍勉于茲又後踰歲昨者春寇披猖於豐壽秋哨盤
泊於淮湖小失應酬大關利害曠瘝苟免僥倖已多
近自入冬寇退即擬再伸引辭之請適新大政恭奉
宸奎勉竭其愚未敢遽瀆所願恪共於職業以圖趨
赴於事功其如睿眷之專寄雖隆人情之玩弛已甚
微臣固堅必葺之志敵勢寧免臣測之憂矧連兩道
而兼制乃難久之規閱三歲而弗去無常特之幸風
霜侵薄鬢髮蒼然百念俱灰一自是病精神既有弗

逮事力亦浸難支儻不亟陳將致敗闕欲望 陛下
曲垂矜鑒俯念愚衷爰飭有司檢取屢請特與祠祿
俾釋重寄之負實被山岳之恩它時未賜桑榆糜軀
粉骨誓圖報稱

再乞祠 奏

臣伏讀訓辭感深涕泣竊念臣自為疆吏世受國恩
深惟盡忠分之驅馳豈敢計孤蹤之利害儲香火之
新方上而風塵之警條聞此為何時而乃避事實緣
職任所關者至重事勢不可以後為物議驛譏人情
觀望意氣盡鑠衰病交侵予去是無善惡之心儻留
實有嫌疑之跡雖池魚水蟒未必猶及而杯蛇石虎

寧得不憂少失事機立誤軍國況鄂由已視之而如
客道途每攜是以為刪以本無能之人當至難處之
地尚令強勉必責保全今雖戎馬方張而書正急固
但知於竭力然敢後於陳情欲望春慈矜憐愚悃以
臣此奏下之有司早定帥講速從祠請寇緣出境臣
即歸田未至遠先詎忘圖報

三乞祠 奏

臣昨再具奏陳乞從祠請續准十三月四日尚書省劄
子三省同奉 御筆朕方倚卿以寬顧憂何嫌何疑
臨敵未去列城將士視卿以為勇怯宜將率三軍戮
力一心全境郤敵如其有功朕不靳賞卿宜勉旃以

副簡注臣祗承帝訓旣捐愚衷竊惟兵事倥偬之時
信非臣子辭避之日聖恩如此其忍負之聞命以來
但知朝夕竭力勉厲將士勤殄醜類保固郊圻以庶
幾上寬宵旰之慮今幸皇靈遠暨邊鍾連聞賊盡北
遁諸城俱已無警臣切思前請深念後圖有如兩淮
藩籬重寄頃年自與强虜應接事機少失禍敗立見
必得文武威望為夷狄所嚴憚中外所孚信之人付
之兵柄始克勝任如臣么微一介僥倖三年致冠納
侮無屋天顧臣之罪多矣中間補苴鐫漏經理要衝
隨事力之宜為備兵之計雖殫竭慮實恭顧謨蓋兩
邊之封守粗全而一督之酬應幸畢弱夭陳力此惟
其時剋如議論之方騰已覺嫌疑之難釋皆不遑於
聖鑒正何待於臣言目今任符尺籍不陷失於前稟
粟縑鏹皆增益於舊本亦別無規避但臣初年莅事
未久值冠大入通川素無城壁素無甲兵朝廷命之
移治收拾不盡致令賊馬衝突民遭殺掠是時合坐
失守之罪嘗陳自劾不謂過蒙聖宥迨今未息人言
僅不及此祈哀君父乞身田里事雖遇靚禍患不測
兼臣方寸一動過事輒縈觸景孤疑憂慮所熏襄痾
滋甚人情事勢委是難留用敢不避萬死再布迫切
伏望　陛下深察邊圉利害之計少全微臣進退之
誼特畀祠祿以保孤蹤使得尚為全人它時別聽鞶
使衛環結草誓報隆恩
　乞給假具劄　奏
臣不避天威輒伸危悃臣本無能解誤玷矜方近以
蹤跡雖留事勢當去已具見于丐祠之三牘不敢重
述緣臣自蚤年備歷襄蜀江淮幕府驅馳險阻衝冒
風寒連年當此重寄備殫勞苦有憂熏心久得怔忪
痲痺之疾比因思慮過度證候益深數月以來半體
不仁筋脈拘攣心神驚悸握筆書判不能發成疾勢
如此甚費醫療無以倚任兵柄又念臣年將知命
量常攫滿盈去春賊圍壽城兵勢危急臣焚香籲天
禱盡削祿筭以保孤城臣之此言天地鬼神聞之冠
遐割近寵以文昌之秩是以五疏控免不敢祗受結
而迫於上命且以大化更新之始聖諭勉厲强顏復
留今日之疾意若稍過突生天降厥咎臣若不辭榮
避寵則殆身誤國死不足以贖罪臣既不能任事兩
道應接不可一日曠官除已將淮東制置安撫使司
淮西制置使司牌印職事牒赴添差副參謀兼京運
判張等時暫管幹揚州牌印職事牒赴揚州通判田
文彪時暫管幹所有三司及揚州財賦亦截自此月
十五日措結帳狀牒發付各官交管外臣今乞朝廷
收回權兵部尚書告命仍令臣照緣邊主兵官具奏
尋醫條令給假一月歸田尋醫伏望聖慈宣諭大臣

特從臣請俾得暫釋重負安養病軀少延殘息不勝
感戴隆天厚地之造
乞罷黜 奏
臣近以疾患乞照緣邊主兵官與奏醫條令給假
醫治今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九日三
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聳聞威命倍
切戰兢伏念臣冒膺兩道之司跨涉四年之久屢招
寇侮莫捍人言比災疾之交侵緣憂思之太過初非
意失亦豈辭難寧忍負於主知乃甘為於咈附蓋臣
先時多慮臨事寡謀徽柔未甬所可驚心同舟遇風
不得制其嚮懼夢寐於中外將上誤於國家此其致疚
之繇爰有再寧之請所祈罷遠庶諧蓋增氣體若是
窮然精神為之憒甚養痾未去任責寔勝伏望 陛
下尚憐老邁之私終賜保全之造以臣有違朝命特
從罷黜亟謀閫帥以保封疆乎勝宗社之幸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臣竊以邊閫周切路祈引退請
痾列職忽玷誤除佩帶眷之特隆撫愚衷而增懼伏
念臣憂心熏灼病體支離比五疏之陳情冀九重之
從欲冀黜而咈非惟失分朝懇勸之宜求去得遷亦
豈安臣子進退之誼況當席藁俟罪之際猶在衰羸
養痾之中儻重寄之尚堪冀美名之有待覬瞻正此
若為心迹何以自明其或承休不疑要寵伏望睿慈
下有司檢會臣今月三十六日奏陳事理收回誥命
仍免舊官庶不累於殊知獲休少於殘息生全固極
銜戴何窮
辭免除刑部尚書 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養宿俯之真除退公朝之異數
必以侍從冠紳言之者非可為邊閫營功之官況臣
本之微勞僅逃曠責屢求閑而未遂家進律之已多
攝長秋曹寵榮既極齊班憲部分量愈高異遇以重小
人負乘之羞豈能稱大刑兵甲之用僅然而受聞者
謂何將稽避以災生懼恩隆而較寡徒顯隨上負
簡知伏望睿慈收回成渙庶安愚分以聲師言
再辭免 奏
臣誤被真除已嘗叨竊欽承温詔愈重妻猿禩推九
重眷之至隆顧念一介疎方之何補比祈閑散正
懼藩丕丁寧上旨之諭留留遠防之因任章迎再
請敢望再還雖進退之際衰衰之激勸爾為何辭受
之間愚臣之趑趄無甚僅還罹於寵渥終未釋於會
言伏望睿慈俯憐忱悃亟從寢免曲賜保全誓竭孤
忠仰酬洪造
三辭免 奏
命出於再君上之殊知讀至於三人臣之大戾况異

除於嶺部將假寵於閩垣俯注若茲祗承敢後但臣
退未能遂陳力就列之請進無以效折衝禦侮之長
事會無窮材智已竭若使勉而就職猶懼弗終儻令
冒爾叨榮是益其瑕趣之銷印端存轉鈞伏望 聖
慈特垂睿聽收回成命全護孤蹤永銜海嶽之恩無任
謁請俟之報

辭免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奏

照對恭準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二月六日三省同
奉 聖旨李某且與叙復元官職與宮觀并準三月
空日尚書省劄子三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李
某依舊煥章閣學士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家
慈除直煥章閣知廣州主管廣東經略安撫司公事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所有復官職與宮觀拜辭除
已於今月二十二日望闕遙謝祗受訖乃若新除恩
命則伏念臣一介疏庸百無能解何蒙推擇屢任蕃
宣無補事功居多罪戾茲遭歲饑休於閑散謫上恩
曲賜於保全冷灰敢望更然鈍刀豈堪再割忽頒紫
綍俾復青氈予以祠官已為過分畀之帥閫實愧非
宜大懼覷隮有辜拔拭伏望睿慈收回成命庶安耕
鑒聞敕繁捐

再辭免奏

恭誦訓辭感深肺腑竊惟不以一昔棄者聖主使過
之隆恩猶以再命辭者愚臣量能之微分敢辭危懼
訴讀者聰春桂林雖介於南邦自式諜聞通於西上
每聞憂邊之論謂當托裹之防苟非講山川道理之
宜曉究任屏翰藩垣之寄如臣者至庸弗韻已試罔
功雖粗守於忠忱本絕無於智略年懷壯發甚力見殊
知意此生草木之與俱豈敢望天日之再見不圖長
拭未忍棄捐復扶予祠寵謹之已隆起家佑牧夢想
之不及矧惟茲郡舊有先塋以私心固難於遠離顧
綿力不堪於重負儻一出而曾微毅國之益縱百請
而已累知人之明不力控陳大懼顛隕伏望曲回乾
斷寢免渙恩俾無進退踰踰之憂實拜終始涵洪之
造

三辭免奏

臣假從謹籍驟被恩除君命有嚴祗承惟謹自不當
上再三之瀆第以臣邇年衰病壯志凋零往時更歷
大槩廢忘自揣精力如此豈堪再備驅馳況今右廣
為國後戶承平百年之額留邊荒萬里之難窺鏈滿
不容闕緊者重寄敢望之素耆來收御之克勝臣僅
知畏謹小廉初無長算遠識雖食芹憫續不忘獻上
之念恐慢藏負乘或貽致寇之虞冒昧策塞一行固
不敢憚國事所在將誤推擇用是不避繁瀆冒伸懇
辭伏望 聖慈特垂睿聽收回成命亟令臣還奉祠

祿少安愚分它時未遑講睦嗣欵詢俟

辭免徽猷閣學士　奏

臣聞命漢頒撫鄖震灼重念臣一介庸陋世受國恩
東西惟君上所命不敢辭難除已於當日望闕謝
祗受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恩命外但臣昔雖
屢官襄漢時異事殊頃者五年淮壖心勞數逃自投
閑散絕望驅馳比蒙起廢以與議方勉扶羸而覆領
僅閱十月無補一毫不圖東在於上知乃畀仍舊於
遭寄正恐龄骨康能之無所今當鞠躬盡力以何言
惟以臣淬更災患之餘頒賢寵榮之過備名二閣晉
職兩階在　聖恩雖示於優隆於愚分實虞於超躐
輒忘罪譴用敢控陳伏望　聖慈俯鑒真悃收回徽
猷閣學士恩命俾臣限西班之舊職從南紀以來宣
候延見於軍民容條陳於利害

再辭免　奏

臣恭讀訓辭感深肺腑顧惟愚臣曷堪一割之用特
假天寵俾依再鼓之衰亟合祗承詎當游瀆第念臣
智小難任福過輒災戍淮雖五年僨逃失律入廣未
一載何有服勞觸暑寒宣防秋不遠地介二長而規
模不可以驟狹技呈百短而觀聽正恐於翕孚方仰
恩鴻淹覆載之恩未知效犬馬封疆之報瓶罍是恥
其敢取贏尺寸稍瑜殆將毀度用顏仍於舊職業免
錫於新榮伏望　眷慈俯矜真悃收回徽猷閣學士恩
命庶安愚分以毅師言

三辭免　奏

臣一介迂疏之跡連年災患之餘絕望恩榮謂亦供
齋涪雁丁玉寄猶來後然允為千一之降達豈敢再三
之辭遲暮以自知其白常恐取數過多棄予之獨人
以為華衰爲之歸已益增懼茲戍役前更於閫月覺
精力不及於壯年況以司存較之近比上下流之要
責雖皆且分南北兩之應酬則今猶昔若專力職補
於寬假如名稱已極於僥盈倘備轄疑式遏之塞
議所臨答之招也因忘僭瀆以情伸伏望　聖慈
特垂睿照念在匠功勉勵赴功之志初非守常斗文
之辭俯徇此祈收回閣學成命俾臣平心疆場濡報
涓埃不勝幸甚

辭免平黎轉官　奏

臣迂庸無取叨忝已多頃僻嶠之寮宜適防秀之者
請幸而底定何敢云功若在將士雖免之獲恩有所
希猥為助臣蛇雀之報此豈延遑遽加陞進況謂僥
逾儀拜命以廉辭實捫心而有愧臣敢輒伸愚悃上
干睿聰頃瓊州守臣顧瑞履開寨而疾驅瑣海到官
而協力平巒既謝勞僃著於撫綏引後患方資於消
弭匯加優賚曷示激昂臣愚欲望　聖慈收回臣轉

官成命仍乞以上件恩賞將與輒獨屢轉行一官庶
幾慰獨復之心亦可作後人之氣

　　辭免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　奏

臣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三日三省同奉
御筆以襄樊兩城復舊除臣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
大使兼職依舊臣聲聞恩命信訝戰兢竊以晉進閣
之兩階所以示其命維新之渥加使名之一字所以
寓復古圖大之書必有功乃獲見知爾何勞而敢冒
受臣所守一實劄無他長學由舊夏之來荊首奉爾
謨之在峴謀效勤於年歲聖言炳若日星免殫經營
冀副委界不暇一身之計甄紀衆論之難賴社稷有
靈暨將士僇力境成七日之後捷奏六月三師雖城
隤池荒僅克披荊榛立官府而天熱水淺幸能辦椒
糗蒐兵戍此猶葵功之惟斷乃成敢謂沂城之可緩
示素奎字適與發府蹤升自進以艱若之蹤豈敢作
邊請之書況兵事至危常勝正肯於慮敵而邊家所
忌敢數不可以過多奈竊指辭藉隋將及欽望　聖
慈俯矜真悃收回綸命以俾與言所祈三重僅尺寸
之恩即是一介被丘山之賜

　　再辭免　奏

臣伏讀與誤愈深震懼竊惟復朝廷之故土比前閫
宗社之有靈為天子之從臣當先士卒而論賞恭
兩城之就緒於一介以何能執戈荷鍤暴曝日之中
挽綍連檣觸洪濤而上不憚犯兵行之險皆知府王
事之勞獨被寵榮寧共愧腼兼臣初無希進之念不
過見義而為惜日夜心百憂正集會天為力衆脫謂
何知功名之會難居而禍福之機甜倚驟加振異於
示保全蘇丁寧雖佩於　聖恩而傴僂致伸於愚請
伏望　陛下察臣真悃憐臣孤蹤收回新綸俾仍舊
貫謹承大訓益厲後圖

　　三辭免　奏

臣累徼睿恩叢奉宸綸讀至再三罪當萬億不應
稱有千案奮緣此當由復襄而命時論方以復襄為
疑疑者未定豈敢定攸念臣本無能備嘗艱險艱
去夏桂林蒙恩易閫將共就道不敢辭難好逸惡勞
情豈願遠始奉經理之命備嘗履轉之退優為自謀
寔便他日一朝以祖宗故上國之西門聖上一叙不
忘期於克復大義所在臣子有不容擇利避害者二
朝京湖沿邊諸城十五六年付之榛莽彼此視如棄
地去春既城古郢已啓賊心所以有李幹臣欲用五
千人來據襄陽之報臣慮虜果出此我無寧日繼欲
以兵取將襄中如漢中矣此臣所以不量愚力勉奉
廟謨也其實裁月未久水潦游更敢辦於空虛圖成
於倉卒將以導結後之兵額衡當端平前之運而不

取固有前慮取之又有後憂今雖故壘粗修秋聲已
動自備前以至於備仍而虜鋒抑甚於曩事閑封
疆豪釐侵僉莞然孤立犯此衆難思淑其後之未能
豈大厭官之敢望臣疾聯從列亦既十年災慮餘生
寵榮已極過加取數必致速辜其為控辭實非文具
欲望 聖慈收回新命俾臣獲安愚分畀力邊防免
費頃辭上觸威聽臣不勝幸甚

四辭免 奏

臣猥聞戒懍不當更瀆天聰第臣彌旬思繹申命優
隆不特小己之所未安亦於大體而有所礙蓋遞者
城寨之役雖由宸謨果斷於上將士傒力於下而規
模講畫實出前人持角之制為韓鄭閫臣不過奉行
又撥調度兵粮成事本亦因人何勞而乃從以賞兼錫
觀朝廷十數年而來每重邊鄰二三臣之去率因藏
備例以存遷同升乃文子之宜先登豈考叔之獨專
然而論議者謂何又況寵榮之過遇災咎之招事任
之艱已智力之竭方秋而正當膺戶之備及春而且
上紅契之祈不力控辭必有東拔欲望睿慈念此實
有關於觀聽察其言盡出於肺腑不嫌瀆汗之罔俾
知及時之止庶安駑役庸答鴻私

五辭免 奏

臣竊惟 上命已四辭而未獲遞臣當九頓以退其揆
分未安陳情難已蓋有役則從役特報國之小忠無
功為有功乃欺君之大罪以若孤危之蹤曾何奉秦
之能經營某成皆將士之力封守無警實宗社之靈
方懷懼心敢有矜色論者正責以持久保終之義受
之何以逃貪榮好進之譏況臣田不復壽粗嘗披赫
之艱乙已條迺類收拾新之效是皆職分詎足言勞
得三遷之門戶俱安則一介之田里可遂不寧足矣
蓋遍望哉敢持對越之寸衷冀免僥逾於尺度伏望
聖慈俯會前陳收回新渥實紆生全之造無任祈款
之圖

六辭免 奏

伏念臣一切愚淺正瀆天威懇辭已罄俞可尚閟自
知稽遲上命宜在誅夷不當再有瀆請苟蘇殘喘一
事雖勉遵痛華而召敵起釁妄覺不量己力臣實犯
三不韙方懼有干邦刑豈敢上希與況晉南豐已
踰半暮三宜尺寸之末詎徵臣游歷之何補冠方在
境勢必窺城壁獨受官士將解體兼不止一端之閟
係已見於累疏之控陳用是只得痛懇思悅再祈聯
聽伏望睿慈察其真切亟賜收回成渙以援箴言
遞許從歸田即載乾父坤母生全之造

辭免除龍圖閣學士 奏

溫旨春頒微衷夕惕竊以綢繆雨戶之謀效於南邦

發積霧圖光班聯於西序凛孤蹤之菲陋叨衆雋之華連袂被上恩亟當下拜賛緣臣弗量蘊首已類鼠觝比觸藩運累形數露盖一杯之謝對勢宜解而再鼓之既衰敗甚慶政期舊貫之收回詎敢新恭之覬望宜黜乃陟不特公論之未韙辭卑居高抑非私心之所安間其退也故進之受而是則前非矣洪惟公朝鼓舞人物固示於勸懲俾臣子砥礪名諠益遂英安怙用瀝愚忱晉干春聽伏望離明之問照毋拘渙汗之已行檢會前陳特寢新命免犯息僨丕不難之議願堅叔孫一以葬之忠永言㦯指以圖款塞

再辭免 奏

臣誦魯訓之丁寧撫孤衷而怛惕洪惟主上正聲始壁化與新春內薰征所以登衆雋師中錫寵所以勸有功臣以何勞名在斯望比叨前當已荷上恩祈反汗以寵容高鞠躬而下拜復加翼闍詎敢欽承臣聞羊祜固辭南城子產不受鄭邑古嘗有此類亦許之僞一朝榮已以弗思豈累用陳情之皆僞樂言避蓊有靦厚顏而況寵數之極分量之夙愛病之并精力之竭疾趨而不止將漲盛名之所忌難居不遜褰煩詠有懇歎伏望垂盖高之聽推從欲之仁收回新綸俾仍舊職庶辭榮獲免於前後而保全實賴於始終誓竭涓埃圖報海嶽

三辭免 奏

臣受任兩道閱時再朞曾尺寸之罔稱幾絲綸之屢界君命則拜臣子當然爲是累辭幾於大讀贊緣分量各有於限止材器不足以擬倫先諸將而實定之已覺於汗顏同二閫而升凛然豈堪於踵武馬書五而僅知於畏謹寵黜三而過示於寵榮弗稱所蒙豈得不懼用循墻而蓄縮受踏地以控陳伏望聖慈特垂春聽收回渙渥庶稷師言誓竭報圖期副委寄

乞休致 奏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臣聞諸葛亮有曰凡事雖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自古人臣事君知盡瘁於大義之所當爲而不敢必成功於天不敢務求全於已亮之經營王業拼戰謂上爲久駐計豈計其自之不能久哉而食少事多卒隕厥料臣誦而至此每切惜之是雖至愚不肖無能爲役而服習其言竊願企慕伏自綴名仕版踰三十年東西奉命奔走崎嶇險阻一不敢辭避薄蒙 陛下拔摧再用待罪未久輒犯度德量力之戒以荊州一城之備自郢而襄鞅諸城經理之幾若昔人所謂士雖捍其一征西禦其四者重以達遼之後佃漁收葺轄若利者公家激勸征調百費繁興一毫不可指爲過敷支者兩載亦有天幸不至乏絕然黔驢之技則竭矣指驅以報國臣

素心陳力不能豈臣敢請實緣憂思苦勞以疾疢侵陵
厥證外強而中乾大懼前淺而後護臣去歲登三載
雖中間婦擇凋零自染炎瘴未嘗敢萌私計近攝心
力弗遑政擬丐閒候聞人言傳謂臣死留朋形之訪
問都邑至於騷聞不知此聲何自而得臣所任者土
流之重況其與勍敵為隣謀慮紛識先形幻身難保
臨期誤事玉貽顧憂戴念臣素拙不才久願知止昨
歲在巳亥辭除淮西總領歲在壬寅辭兼淮西制使
皆嘗具有公牘乞致為臣餘然此心不在今日所幸
月前春消既退秋防尚賒正當新三留之精采重兩
邁之事權用遲愚衷干瀆淵聽伏望 聖慈俯察真
切宣諭鎬臣改畀閫寄令臣以本官休致俾之退安
微分厭勝浮言不勝公私之幸

再乞休致 奏

臣祗承明詔銜荷洪恩請惟捐命以護師誼合鞠躬
而盡瘁實緣經營新復備多力寡而荆之事任愈艱
於昔酬酢多事才綿責重而臣之精力不逮於前以
不逮之精力當愈艱之事任大則誤國小必殞軀或
有見於未形正亦言之非過臣前年苦瘴去歲病餉
間有憂其難瘳然自保於無他尚可以支不敢有請
今則門尺諮而色證俱病方寸動而夢寐靡寧雖他
人視之起處無異平日而中心惴若痛癢熱可自知

不亟呼天必至隳土地用敢不避再三之請冒布愚悃
上觸天威伏望聖慈憐其衰殘鑒此忱悃許令謝事
以歸田別選當才而分閫寄特徹臣思幸實四事之
幸

可齋雜藁卷之十六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七

奏申

除淮閫內引　奏劄

臣一介孱庸總憂章援踰年備數無補絲毫　陛下取臣何能謂臣可使進之帝傍從畀以閫寄用踰其分懼莫克勝控辭弗俞冒昧受乘遂頭事會時政月異險夷逆睹昔人所難臣未敢輒肆胸臆區區管見其略有三一曰合天心二曰重地勢三曰協人謀夫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陟降左右日監在茲一念敬怠休咎響應全在　陛下一心而已姑以通年已驗者言之星妖地震數見屢書蝗孽旱災所在為虐京畿近地米石百千殍殣相望中外凜凜天變可謂極矣　陛下嚴恭寅畏一德享心轉凶為祥不疾而速三時不害穡人成功風聲助威兵禍亦弭粒價驟損生意復還氣象略可觀矣然而天心之眷顧雖隆闕者之譴告猶有霎雨瑞臘雷乃鳴冬其占在邊政爾當謹力行好事此維其時以踐發實德以開穹昊悔禍之幾必修明實政以消商夷謀變之習民生之寡遂思有以賑之政令之未便思有以革之愛惜國力洪濟時艱如涉如登不進不止乎以對延洪之休命而保邦於未危臣之所謂合天心者此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綢繆保固風寒當徹一鐏或隳成敗異勢全在乎時備具而已臣姑以往年所歷者言之韃自憑陵中國窺吾蜀襄合肥如鬼神飄疾如風雨蹂躪險阻伺闖高深旁若無人幾莫之能禦勢亦浸迫矣　陛下申儆軍實內修外攘轉弱為強大異前日邊城戰禦屢衄其鋒吾謀既臧敵計莫逞揵書奏士氣益奮處置略得宜矣然而吾之為備者多而力分敵之來鋼者久而愈熟整暇處所彼已悉知思患豫防正合商略以城壁則極邊經守者彼或知所繼清江近裏者我或失之玩以濠河則諸城形勢類有高壘堤堰閘防易為清決某所當該某所當修擇材受任畢力經營汲汲圖之毋緩毋他必使間暇而有先事之備不待倉卒而有告急之憂此臣所謂重地勢者此也至若人謀之當協則於國體以尤關同舟遇風吳越皆濟彼此夠佩實請事功當此世變搶攘之秋況非昔平無事之比合謀彈力猶懼無成智名勇功豈必在己其或趨利避害而緩急有所不暇恤好同惡異而是非有所不暇問猶一家而父子兄弟志意之弗孚一身而手足頭目脈絡之弗貫小有得失胡為越秦已諉是圖遑恤國計厥今何時猶有此習良可歎也　陛下廣開兼聽大道為公片善寸長罔不樂取中外上下孟一乃心念國事之方艱體上意之所向一洗玩俗盡刮藩墻之陋長

共濟多艱此又臣之所謂協人謀者是也凡此三說
雖無足採如使天心之果順地利之果利人謀之果
一雖以之轉旋乾坤叱咤變化可也豈特固吾圉而
已哉昔孟軻氏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臣願　陛下和德於上則賢和於朝物和于野而
天地之和應矣勿謂常談無益兵事惟　陛下裁擇

貼黃

臣聞淮之諸城西則和巢為蔽而和為其東則真
泰為蔽而泰為其凡此四處皆疆埸之所睥
睨今日之所當亟備者也和巢真三城舊來修浚
既久近復相度整葺臣不復言獨泰之一郡由柴
墟而淀䰻村相望一舍耶是築轉圍屋猶衛波濤
易驚最宜隄備臣未嘗親歷其地本不敢妄論特
以歲在己亥預議帷幄嘗觀制置有請謂所難守
條列利害具曾由陳雖說無所區處而得知形勢
者每憂之云冬虜騎侵軼直薄城下守臣倉皇告
急見謂必危特有天幸僅克有保繼此以往虜之
來路已熟詎可忽哉竊聞本州兩城相去數里氣
勢儳失於相援備禦權有於未周或窘或踈將後
將首宜有定見於此公朝擇使命守書此必熟不
知今將主必守之規或尚為移治之說或並守兩
城或將守其一而置其一光陰易度轉眼西風及
今不圖討將安出利害迫在目睫有不容含糊而
弗決者臣願　陛下亟諭二三大臣明示意向指
授方略毋俾邊臣不知所擇悠悠歲月以誤國事
伏取睿裁

第二劄

臣不揣愚慮粗陳于前諸有芹炙之忠願備詳對之
采擇惟今日事勢北胡未滅生人未有息肩之時邊
戍未有解甲之日折衝制變雖在臨機先事預圖宜
及綢繆邊餉貴於實積將材貴於素儲當與不可以
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臣敢申言之往時淮邊諸郡
在〻皆有播積足備調度連年兵擾教各罄虛萬竈
嗷嗷朝不謀夕淮西邊餉全仰寇退水生之時少或
愆期道梗難進淮東諸郡椿管錢鏹積年久支多存
應在如去歲豐穰之運章而僅集於芹五月虜已犯
邊真泰近郡皆在瀕江倉皇之時尚苦乏食亦廩〻
矣若是而謂儲積之豐可乎朝廷近下兩淮漕臣會
討見管蓋藏盈虛以議增益閱月滋久應報遲
然儻因循而失時必緩急之誤事東淮穀價間者稍
平吳門糴事幸已就緒或糴或運正宜亟圖運食既
充人心皆金湯矣大寒索表毋得貽悔此邊餉貴於
廣積往時三邊將帥彬彬輩出類有可紀比更征調
益習戰鬭于城敵摧尤不乏人然歷觀策勳荊鄂者

類多襄漢鄉土之豪馳騖弓馬進者率皆豐光進垠之
士山川所稟氣習固然今風景之頓殊攈人物之亦
耻過者安豐孤壘從容話款城中守將績用固多亦
由朝廷遴選金陵京口之二將統制往戍率成此儁
偉之捷近若儀真滁陵會合殺至朝廷至於艘舟師
之師勤其旅之將臨期調發相保封守亦甚辛矣若
是而謂將材之富可乎邊臣前後奏凱第功有差固
足以激昂三軍之氣然而豈無智勇之士猶在孤寨
之中不能自見於功名政恐終困於行伍宜令主帥
各以名聞隨其薦揚以備錄用搜羅既廣臨事不擱
朋矣二者重之其可無備此將材之責乎素蓄至如

軍功論賞自期年用兵以來功狀之上於有司者動
以萬計少亦什百遍至四方游士挾策兵間補授書
填比比皆是至勤詔肯戒飭銓曹限以從軍之條嚴
其入仕之路將繼冒濫不得不然當邊郡未請之時
得士者強尚賴其用其間躐名附籍之弊娛身以此
待之固未為過若真有運籌畫策之士被堅執銳之
人出萬死一生之中獲一階半級之當例蒙沮抑徒
被虛名固足度之拘攣消意氣之奮發責之用命誰
肯甘心要其致弊之原亦由濫予之過其真其偽政
不難稽臣謂法制所以待欺罔之人不可以盡捨勞
致之實捐覓纏墨如在權衡詢訪見金未可盡棄此

賞典不可以不精若乃諸道士卒連年困于久戍券
食之仰給於縣官昔旬支月給具有定數邇者適丁
歉歲物價踴翔累重之家不能自給加以銅討匱竭
宣限稽違或有以折支或彌旬而積壓甚悍甚饑
不言可知當此四郊多壘之時捐軀赴敵政賴其力
乃俾衣食之不贍啼號之不免氣象如此寧有壯心
儻使主將能閔其勤勞肯同其甘苦得投醪之美意
有挾纊之溫言雖在無聊不至咨怨如或督之以指
克固之以督運驅之以鋒鏑執其向前要之激勵之
無他全在撫循之有道或勇或怯其機在斯臣謂欲
責其死力於倉卒艱難之時當恤其生理於優容待

敵之日勿窮其力勿失其心潤草塗原孰不知敵此
戰士之不可不恤凡此四者是尤今日邊備之所急
先臣願 陛下毋忽鄙言由微而至國之將見軍實
舉而士氣奮人心壯而國勢強矣臣不勝拳拳

貼黃

臣於戰士當恤之中輒有愚見新會領行已諭恭
歲諸路軍兵券錢尚以新舊二八分支給竊見近
來州郡網解場務鈔課新會已漸流通欲望 聖
慈下有司自四月初一日為始將諸路軍兵請給
增作十八界會三分十七界會七分支給庶幾稍
有以優潤之俾三軍之士同一感厲

淮閫奉　詔言邊事　奏

臣所準　御筆指揮仰見　陛下申飭三邊備進擧
策將以圖回晉政豫伐敵謀臣恭體神謨勉罄愚慮
伏讀宸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兩
道十有四州所在皆當團結戎馬一入無所限障江
而隄防備禦之具千條萬緒未易枚舉大要一城之
兵當便可自為一城之守臨急忽望援決是誤事其有
戍卒不及急當先期分布臣竊計諸州守帥仰承上
令必能殫智畢慮見之藂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
年修後粗周惟壽泗暨連楚在淮北雖葺理不廢而
疏略尚多沿淮粮食諸處運發無闕惟豐濠及壽連

在淮西雖向後儘可支而所憂在難繼此二者未免
尚屋廟堂之問乃若賊情所在則老將諸酋睥睨於
我者已非一朝于此春欲更啃蕪將以戕我兩
年以前河南宿亳應求間賊猶事耕守去歲以來廢
壘城矣開田耕矣而且積粟於境治舟於河此其姦
謀非有所圖而何比據招泗濠梁報到賊中事宜今
秋之入又欲早於去歲臣已申之密院矣彼之謀我
若是其至我之待彼然則又其可忽乃若舟揖之當
戒險阻之當治臣熟觀已事遠慮未然晝夜以思今
日邊頭之事淮西湖南爲急博采衆論歷歷然非不
可聽然不要其利害之實甲可乙否徒費空言臣請

別白而言之臣竊見長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潁河
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河口清河口
淮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皆是賊舟可以出淮之路
往年下流諸舟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賊亦未
習于舟不敢輕突近年以來安豐則防潁口濠梁則
防渦五二口淮安則防大小清河口如潼河等處招
信亦往防托規摸有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寇
使不得渡然觀近年與賊應接止是壬寅之秋劉亮
始以舟師在五河僅取一捷然不能遏虜舟之不出
齊馬之不渡也是年王將竟陷賊矣迨至去春賊之
圍壽由潁出舟豐壽兩郡若胡謝天祐石聞等諸郡

舟師防遏隘口兵力不為不多賊船一出蕩不可禦
去秋五河措置趙文亮連呈楚善堡圖備竭心力臨
期蓋以劉亮湯孝信舟師何啻萬兵與賊相持累日
者能遏賊兵張濟之兵德雖以捷告然僅收之桑榆
耳至于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於此任南北之能
在馬轅戰幾盡皮賊勢四集團堡亦遂弗支若非文
德見幾急急收歛入濠固守豈不中賊毒手耶是數
郡反復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備禦之策蓋舟師
本吾長技賊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
之勢而此賊又於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舟
舟吾以一面而受敵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絕勢所

難禦非吾師之不盡用命也今来秋防在即方欲再責諸將措置堡閘則觀諸已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威力無補關防置而弗備則賊舟上下往来蕩無限禁長淮千里與吾共之吾之咽喉脈絡為彼所斷諸州粮援豈不可憂今只得思變通之策姑捨諸隘之備而於沿淮諸州擇要害去處各置舟師大屯依城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来隨宜防托自五河而上舟用輕捷招泗而下則用巨艘使賊有所顧忌縱或侵犯吾得以臨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淮面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湖地跨三州自上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瀰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鞭可涉往時山東紅襖之兵皆能習知湖澳地里賊之垂涎存食非一朝夕連年出没湖西雖抄掠之患猶淺而賊之来路已熟血入于牙殆浸淫未已兩淮自十餘年来生齒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壤稻粱所生民食兵儲歲所取辦其中資貨人畜聚落實繁中間所謂水鄉可恃不過如德勝湖博支湖一二水面稍闊胡馬雖侵其餘雖名湖濼非有巨浸至於海岸又皆平川吾之能往賊亦可到果何恃而不恐臣往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禦此寇之入縱在淮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年間居人避虜之地亦為賊以計取卒用其衆轉而它攻此皆往事之鑒臣嘗慮及此事將来為淮東之患者必自射湖始壬寅之秋賊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遏湖西一從泰州沿海溝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滋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白事廟堂乞令項招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之興化專令為湖中之備此策弗售徒能言耳後来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不過行團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為防托寇至則淮郵泰揚各調少舟師以防遏之然亦僅可分布控扼使此賊不敢徑涉慮吾之襲其後耳若曰可以遏此賊之不渡未敢以為然也而況湖中舟備如自平河遏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遏萬一賊用故智復由海溝幹腹透漏則吾之舟楫反在賊背豈可不慮近自賊退後訪之名郡守將及士夫父老有謂團結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守運河者有謂宜復寶應舊壘者有謂宜築堡于平河黃浦者詳玩數說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曰盡令遷避則一湖數十萬之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守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濼闊絕外其可入湖者不止一路又安得有此一項兵力以分守此河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踏坐寶應亦不能遏此賊之不過若曰築平河黃浦責

之高沙淮安則高城大池猶懼賊犯臨河小堡何以
抗當臣憂心如灼竊未得其長策近見委官再往郵
淮兩郡諭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還避兩說並行水
鄉之深闊可恃賊所不可到者從其團結以避寇其
它令淮安泰州高郵各從其境預行告報委青頭目
遇到秋防寇至入城還避惟有此策尚或可行此外
寶應及湖濱亦量用舟師往來耀敵以防賊由平河
入之路泰州保城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以防賊由
海溝入之路然亦止可爲賊勢小入之備倘其大至
則地勢綿亘之廣兵力敷布之難可不深憂此湖面
險阻之當治者也凡此二者切於目前臣憂此熟矣
令雖待罪將去敢不力兵以聞伏望睿慈速下有司
更加商確如臣言可採早乞處分行下秋風不遠願
軫淵衷江淮相為表裏藩籬堅密門户自安惟 陛
下亟圖之

貼黄

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於臣之利害然實切於國
之利害淮西安撫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呂文德
近来名位相埒意嚮不同其守廬守濠事績自不
待辯然臣觀鑑久不樂帥司之居其上文德則不
甘鑑之居其傍同舟遇風豈宜自為胡越臣得近
日左相緘示廟堂條具奏請亦已明知維揚兼制
淮西地遠勢均運掉不行而招司自謂贅貟常懷
觖望非更張不可是說也已在神謨廟算中矣此
聲已出恐難置之不問兼臣今日據文德所申既
欲辭新除之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贅貟觖望
之言所遺臣書其言頗激若只仍此局面決貽顧
憂他時設有跌失無謂臣不具奏臣雖將罷去敢
不盡言以臣愚慮莫若罷淮西制置司或併歸王
鑑權管却分呂文德過淮東畀以沿流一大郡分
淮東安撫一司以畀之仍畀兼節制沿淮諸州策
應軍馬如揚州則只以淮東制置使兼知庶幾東
西兩道得兩大將臨其前各有責任無相推托如
淮面湖面俱有可恃權時制宜無易此策伏乞
睿斷

淮閫薦代 奏

臣近具奏陳乞歸田里今月五日恭奉一日詔書諭
臣毋以丐閑之數遂忘必葺之功所請宜不允臣祗
奉明綸感深愚悃伏念臣實以共二之圖功非敢以
數而取辱蓋由今夏屢有控祈俾俟防冬聽其善去
由中及外乃所共聞茲幸當斂戍之期故敢上歸田
之請今者伏讀 聖詔有曰姑遲其歸為爾熟慮臣
有以仰見 陛下鑒其愚而許其歸矣臣恭揣睿衷
特以審於擇代尚闕 聖慮臣竊惟兵寄維重豈專

之人時望所推皆可勝任蓋自頃改紘而後已屢傳
易閫之謀邊頭流聞側耳屬望臣智已竭而留之無
補氣已墮而作之不興及今弗圖恐後難繼比劉闡
於廟論欲公舉於帥材雖微臣非所當言而私情不
能自隱臣伏見沿江制置使臣以夫乃士之望以儒
知兵自鎮江埂已熟淮事湖廣總領臣似道才敏素
著精力方強久在上流備諸外禦淮東總領臣楚清
修而博雅曉暢而淑均總賦亦既踰年洞知兵略沿
江制置副使臣岳敏足以應變厚足以鎮浮往年遍
更淮節嘗攝師職此四人者其威望才識實當今之
所歸重倘取其一以為臣代何所不可又聞廷紳建

議多欲以合閫為請者若維揚用武師亦如合淝則
有二人焉馬帥臣文德才氣無雙為表虜之所讋服
步帥臣福沉毅謹審有牧人御衆之才付之一面允
合衆論目前冬防已畢春哨尚遠來此須暇亟為更
張此實不可失之時　陛下若尚遲之緩臣之歸所
不足計而規模未能作新議論不能歸一終恐有誤
國事上勞聖懷此臣之所深憂不容已於再瀆也伏
望睿慈下臣此疏宣諭大臣速擇臣代以新邊閫以
寬觀憂臣得歸伏衡茅免玷鈇鉞耕鑿不忘帝力豈
勝感幸

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

臣共二淮邊徜徉無補見具奉祠歸里之請未忘薦
賢報國之忠即其周旋事任之間得於嘗試嚌啜之
熟其有已為公朝之所識別本司之所薦辟不敢復
贅乃若懷珪瑋而滯邊瑣抱杞梓而困泥塗者蓋得
二十人焉格於限員未皇盡舉恐遺實用敢以名聞
竊見宣教郎通判泰州軍州事陳力修以經術飾吏
以直道事人議論不凡器識宏遠從事郎充淮西江
東總領軍馬錢粮所幹辦公事陳應先學造前脩而
益力文為後進之所宗退然一儒不競於物是二人
者望實素孚宜備館學之選通直郎通判淮安州軍
州事李仲蟄諳軍旅之事生長見聞通敏之才閱歷詳

熟文林郎充浙西兩淮發運使司幹辦公事鎮江府
分司陳曙炎閩士之平實見諸飛輓有治劇才文林
郎差充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孫具會
淮士之翹英采諸條陳有事功志是三人者佐藩條
辦滑事幹略俱優足任邊方繁重之寄迪功郎淮東
提舉司幹辦公事林月卿贊書臺幙以肅給聞從事
郎僉書招信軍判官廳公事沈孫儒佐理邊城以公
勤著迪功郎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公權議論表偉時
賢多以大科期之今讀其文而信鷟接杌棘人所共
歎迪功郎濠州州學教授鄧益惆惝無華辭藻絢麗
從事郎滁州州學教授孫子秀刻意問學操履端方

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林遷經明行脩甚宜厥官從事郎通州州學教授曹脅決科稽古克世其家若乃氣節之克自植文言論之不爲激隨俱能以風猷相尚則迪功郎高郵軍高郵縣主簿余翥文材俱懿學政兼優明清謹於三尺惠愛洽于一同則迪功郎高郵軍司法參軍周福孫從事郎真州揚子縣令茅舜其人也律己以嚴莅事以敏讞獄以恕則從事郎真州軍事判官趙泌夫文林郎揚州司法參軍林子縣從事郎泰州司理參軍李貴從政郎高郵軍錄事參軍趙希炤其人也此十五人者雖才行各有不同而器能皆適於用夫廣廈集衆材而成菁莪自微草而育如蒙慶慈悉賜甄錄隨才器使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淳祐丙午正旦日蝕應　詔奏

臣一介非材四年分閫已試罔效當去尚留日懼誅虞仰負隆委頃以冬防幸畢嘗於至後一日即上請代之奏恭蒙詔旨未賜俞允遂於十二月六日再陳愚悃僭進時于妄揣宸聰昭鑒必可其奏退而席藁俟命今復踰月矣星移物換歲序且更天高聽遐化工莫測日惴惴朝夕不遑寧處俯揆螻蟻之分宜待鈇鉞之誅豈應荐犯不韙有所祈叩臣伏讀邸文恭誦全畫仰惟陛下以元正日蝕方下求言之詔許中外臣子指陳得失消復咎眚臣有以見陛下欽承天戒圖惟治功開不諱之門來忠言之告臣之求退適際斯時其敢不昧死以請臣拜手竊觀祖宗盛時康定庚辰正旦日蝕是歲元昊寇邊犯延州圍塞門安遠諸寨諸將畏避莫敢出朝廷憂之二月遂令韓琦安撫陝西尋命琦及范仲淹爲經略招討之副未幾再命仲淹兼知延州於是賊始懼而不敢犯故之於此則是先朝用韓范代范雍經理西事實在此歲臣又觀皇祐己丑正旦亦有日蝕之異是年北虜聚兵近塞詔近臣陳備邊策葉清臣一疏亦及方面帥領之材以爲不患無人患不能用因舉孫沔狄青諸臣其歲九月儂賊始犯邕異時卒賴青沔等力以平嶺南又放之於此則是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尤以是爲重也所以有康定皇祐戒懼之實德遂以成慶曆嘉祐太平之極功實爲　陛下今日家法然則今日之事其所當爲者固不一以臣職思其憂則莫切於守邊莫急於易帥明矣臣自去冬以來蒙睿旨勉留蓋數日以俟冬晚乘此邊陲之暇謂可得代茲春今頒矣若更張之議猶遲月日青草又生戎馬復入臣智慮已殫竭精采已摧靡事會無極利害多端恐不能制此動冠徒誤國事誅竄何補用敢仰稽故實載瀝悃悰期以副　陛下應天保邦之實

意非但為臣區區之私而已伏望睿慈特賜宸斷宣
諭大臣撿會前請趣此春寇未動早𤼵閫寄將臣放
歸田里庶幾天心感格戎虜震懾于以寬宵旰之顧
憂復祖宗之盛治實在斯舉天下幸甚

謝御筆令飭戰禦等事

臣今月九日寅時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
實封降下御札一道為並建二相令臣盡心職分
益飭戰禦之備等事臣拜手稽首莊誦奎文恭惟
陛下斷自皇明登庸夾輔一新國柄肆懽與情中外
臣子聳聽渙號孰不洗心滌志以承休德陛下俯
憐疆吏上軫宸衷慮脉絡之不逮數心腹而誕告丁
寧戒飭深切著明臣還瞻咫尺之威熟復再三之訓
如飭備待敵遣間覘情是皆微臣職分之當然豈敢
一日念慮之弗至惟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指而君
之命相乃國之有股肱事合具陳情烏敢隱至于彼
此樸實之戒臣迭叨繁使惕若帝臨一語或欺十目
所觀矧事新於綜核當寅奉以周旋伏準睿旨令臣
轉示王鑑呂文德已於今月十日即馳專介恭傳
聖訓俾悉體承共濟事功仍令徑自回奏外惟是臣
猥兼兩閫已閱三冬每懷負乘之羞不堪牧御之任
昨伸祠請累瀆淵聰幸封守之無虞皆皇靈之遠暢
但以戎情叵測邊謀多端事會無窮兵力有限止如
豐登成卒更迭為急洞五州師增益未能去春漲之
生辦歲餉之計泗濱之肆漏方茲射陽之綿亘難防
農疆多荒軍資猶甚姑舉大略尚類後圖非仰藉於
廟謨必難逃於閫責藩籬常密堂奧則安凡茲有切
於事機未免嗣塵於睿聽敢祈日月之臨照終賜天
地之生全誓竭糜捐庶圖報塞

謝御筆戒諭兵將等事

臣今月二十八日戌時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
御寶實封降下御札一道戒諭臣以秋風向高慮
情叵測必厲兵秣馬訓將練卒精料事宜堅立規畫
叶師守戒將士以副責望等事臣遥望天闕祗拜恩
綸誨聖訓之丁寧仰神謨之宏遠顧臣職分守國
封疆方當飭備於秋冬惟恐勤憂於宵旰凡關軍實
敢不豫圖粮糗皆有一年之支兵戍足為各城之守
薪芻器械悉皆備具規模布置頗勝于常第惟諜報
之所傳皆謂賊謀之大舉既添生韃盡起漢軍或言
欲圖濠梁圍壽春或言欲闚維揚哨江上近聞探騎
已闖淮堧決在旬月之間即有風塵之警臣謹已布
宣上意徧訓邊臣俾知信賞必罰之甚嚴相與勠力
同心而共濟務圖勦截勿縱跳梁茲當淮流尚汛天
氣猶炎所慮江濱久旱水淺雖恃蓋藏繫於生齒已
久啓于戎心將為遷徙防遏之謀復恐倉卒踈虞之

患外是則邊陲方急守將多突雖臨事以應酬姑隨
才而委任倏然驟易未甚更嘗臣之所憂蓋在於此
臣欽奉敎忠之戒敢懷玩習之私仰遵九廟之靈倚
屬三軍之士力摧虜醜期振國威但兵家之事會無
常而微臣之伎倆已盡外益藩籬之衛內虞根本之
虛大懼曠瘝上辜簡拔伏望　陛下曲垂天覆遠念
風寒以時多艱大為方略僅臣弗遠小貸誅責誓竭
糜捐以思報效

乞區處修浚泗州西城　奏

臣猥以非材兼閫兩道連年邊寇廟算葺理邊防凡
之往時所在稍密修奉後壽勞役備殫去冬寇退之
餘深欲與將士休息以俟引退泗城之役臣非敢創
有申陳緣在十一月初旬嘗得兩樞參書諭令臣蒿
確修浚條具來上適臣不敢違戾又適招泗守臣趙
邦永鮑義等條畫申到乞加修浚臣因念去秋賊欲
窺泗慮不可守上下已有欲棄之意將士皆謂泗若
一失招必受困不可不乘此稍暇亟為修葺是時步
帥王福實在維揚力謂泗城不守則淮西三郡咽喉
中斷非但招信可憂也臣上奉廟謨下采衆論於是
方敢以招泗條具文狀申取朝命繼準密劄從申行
下差調役兵科撥錢米令本司措置臣職在疆埸義
當必葺用是不敢辭難非欲邀切生事以求固位也
中間適值歲晚雨雪未睹厥成又以所委官規模不
同廣狹各異幾成激作倍費區處方於正月中旬還
委夏畢往攝郡事任責經理已節次具申朝廷乞賜
數奏外近據夏畢申東城濠河約後月初可畢所有
西城濠河則臣先來已下泗州未可輕動蓋緣泗自
數年兩城俱廢弗葺往時主者不為守計去年因見
壽困將士方為泗憂今本司雖奉上命連月措置安
知旁觀之士無議其後者邊頭一般局面各手各法
言人人殊主修之者固為一勞永逸之規主弗修者
未必不為備多力分之慮而況東西兩壘有謂不可
偏廢有謂不必盡修有謂兩城修與棄其二等議論
蓋不一大抵添一城則有一城之責有一城之備兵
力器械非相接續不可今若東城既畢西城接續興役
趣此了辦固是一事惟恐將來工役既就事力不及
不修固不以為是既修又或以為非徒費前功及滋
異議竊見泗州兩城共十三里東城亦自周圍七里
本司今辦東城濠河之後其西城工役未敢接續開
浚近已具申朝廷或令少緩俟候裁處未準回降臣
雖已丐祠見此俟命緣係首尾所合奏聞伏乞
聖慈諭大臣詳酌利害區處定論下本司遵守施行

奏壽城賞

臣今月二十二日未時準樞密院劄子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難寬懷忿恃衆薄我堅城姦計叵測劉雄飛能
躬率将士一乃心力奮勇出奇援兵未集曽不踰旬
亟奏隽功深可嘉尚可先特支犒一次劉雄飛銀絹
三百疋兩萬選吕文福林子宗各一百疋兩制領将
佐共給降官會二十萬貫仰劉雄飛等第支犒一行
戰守軍士共支犒三百萬貫並十七界會子到日仰
即時一體支散仍令制司從實措具功賞帳狀疾速
奏聞以稱賞不踰時之意劄付淮東西制置使司開
牒施行臣欽奉指揮仰見　陛下閔将士力戰之勞
示邊城卻敵之勸不吝醲賞夐異常時三軍之士被
此恩寵亢為曠蕩臣亟當開牒所屬宣布于下臣竊
謂壽城今歲之圍老酋挾忿擁衆而來盤泊兩岸經
營四旬姦謀至為叵測城中自劉雄飛以下将一乃
心士百其勇無日不戰無戰不克僅及旬浹賊以敗
遁是皆　陛下布昭聖武密運神謨成此全壁之勲
固甚卓絶故須厚賚自無異辭但臣因考已行之奏
過為可繼之慮淳祐元年安豐圍解攻打四十餘日
軍兵約近二萬人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五十萬貫銀
五千兩淳祐四年賊兵圍困壽城七十餘日諸軍二
萬八千餘人皆忍飢死守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一百
萬貫今者被圍雖是旬日将士共計一萬七千五百
餘人以人以日皆少於昔而其賞乃視昔兩倍在臣
不得不更加審奏恭窺睿意是必以其能戰有隽功
故有殊賞然臣竊念賊逺去壽固雄飛之功而始焉
入城指授中焉遣兵牽制與夫追歸師於渦河獺口
勦餘賊於豊西正陽蓋亦叶衆謀而成固非止一将
之力而况廬和諸處亦有戰禦此賞一頒壽城将士
歡聲動地恩固渥矣而其他戰士必皆希覬一賞既
厚諸賞皆不容薄群情所係衆口難調雖特出一時
之優恐難為後来之繼料雄豪相視以目必處置能
服其心目今游哨尚留督戰方亟正當布大公以勸
来者酌中道以當人心倘臣不以密聞他有宣勞疆
場責望司存亦将上費區處臣愚欲遵照指揮除劉
雄飛等四人已兩分壽城諸将二十萬貫外其諸軍
三百萬更賜　聖裁宣諭大臣審定行下或　聖旨
已發難於反汗照此成數别易密劄下本司更加斟
酌併令以濠豊勦殺和廬戰禦同頒恩賞咸俾均霑
庶幾諸軍百将人知感發臣忝為閫帥只當力為軍
士求賞惟恐不多非敢為是沮抑自狭其規拳拳孤
忠不敢緘默所准十八日密劄臣更候續降指揮方
敢開牒施行

帥廣條陳五事　奏

臣一介疎庸誤蒙　聖恩拔擢畀以閫寄冒昧領事
倏又閱月于此竊伏自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

嘗思一道之憂邊防所關得一日之暇則當為一日之備臣所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於蠻猺民不知於兵革十數年以來始傳韃有假道𨍏腹之計見於中外奏疏前後凡幾其為隱憂豈待數述第以祇戍之始莫急守邊之宜雖近謀之未有所傳以前聞而詳考其故參之管見敢以條陳謹開具于后

一邊防所急間諜為先本路與淮蜀不同蓋由為蠻猺所隔種類不一語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礙稽之前牘類以為難前者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郡選差體探邕州嘗遣周超往羅殿磨良臣潘住往自杞宜州嘗遣吳世聰等往特磨道甚去大理路程尚賒而況蜀羌以西又在遙遠其所刺探或傳聞賊犯烏母國賊攻赤里國往往得之諸蠻所傳韃之進退實不得而知也中間僅有淳祐五年因遣屬官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殺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韃與大理九和之戰公子和之死此外俱無聞焉以此見得自廣遣間探韃實非易事今臣到任不敢以此自沮見與邊州守臣及諸歷南事之人多方商確重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約諸蠻深入遠探以伺動息端的但參之眾論皆謂虜若自沈黎以西之諸羌遠漏南詔則蜀閫當先知虜若自昆捐一帶之諸蠻遠漏沅靖則荊閫當先知其與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其去韃境地里荒闊遼絕欲望睿慈劄下荊蜀兩閫應有探到韃賊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機應備極力備禦

一韃虜諜人之國多出間道稍蜀相去雖遠道路可通實在我者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報不暇一一從考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錄所報或傳諜入思播以窺沅靖或聞取道蕃部經過南詔或謂吐蕃已得韃賊旗號為鄉導入曆此等之報不一而足賊之姦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亨覩雖若少寬然丁未冬所傳韃南闖連為蕃蠻所迴至戊申冬復傳韃賊向西蕃境內胡近南詔以此觀之則是虜之進退必在諸蠻之外正自臣測本司連月以來未見續報意者去冬沈黎奏報所之控虜既北逆遂寬南侵由是諸羌據險以自防若使韃兵無間之可入則廣中賴以無事且不甚章第因閫中去年一報謂虜若行吐蕃界中和不經四川地分以犯甲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鎮丁未則捨九和𣪍路而取青羌丁未失利於西莫光諸蕃又安知不捨諸蕃之𣪍路而繞出邕宜臣以此

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巖州又安知不捨巖州之艱路而取它道有如蜀帥久在西邊識戎情於萬里外其為廣右深慮如此夫豈可玩臣近得邕守王雄畫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參攷大槩廣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國蜀自沈黎至大理之姚府二十八程又五程至其國以地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羌由南詔趨蜀界殆無一百程之隔故南詔之藩籬當固則廣右之門户無虞一鑰稍踈無厭將及本司邊間既難坐容坐視臣妄謂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何後西道若無警報本司固不敢外交萬一廣再窺南則恐大理之信未可與絕向來謝濟之往前帥遣之實奉勑命今臣若不預行申請臨期豈敢自專伏望　聖慈付有司行下以憑遵守

一竊考本司自便聞斡腹之報講明備邊之宜其遠者不暇考姑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行司存之所經畫大槩以廣右之兵備單弱邕宜融三郡兵屯不滿千經司靜江所管亦不過二千人以上於是有增招剗軍之請以廣右之穀餉匱之說有邊警非漕計所能支吾於是有科降和糴之請以廣右之城池卑淺殘之以至尚不可禦而豈能禦寇於是宜邕二州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為備邊之要此外則輯約溪峒團結民丁備器械練士卒前後樞府經司條陳規畫無由詳盡蓋已屢申于公朝矣臣誤膺委寄此來無亦不過遵前人之已行盡思力之所至事事而備旦旦以思以期保固封守然以廣右事力僅可隨宜而措畫豈敢過有於作為臣之所憂者他姑置惟以兵力太弱不能自強非但為禁寇竊闖之防亦欲為諸蠻控制之計蓋馭輕必先於要重作強本不可以扞衛城池雖修非兵莫守器械雖備非兵莫持如溪峒民丁之類少有兵不足以剿其命此理甚易見也今一路二十三郡把諸蠻備海道剿盜賊防溪峒皆仰本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當苟安無事則可或小有寇擾則可若過稍稍猖獗則亡具其矣何以運籌臨期請師于朝如近歲乞備九江之兵乞調五羊之戍給付之文移報應而已必無救於事已本司昨請招安邊軍三千人迫於錢粮僅招及八百而止今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靜江若蒙朝廷更令增招一二千人併與科降一項錢米以給券食庶幾廣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外寇

一廣右之藩籬在邕邕之藩籬又在兩江兩南方形

勢者素有此論蓋以右江通大理來路左江與安
南接境兩江羈縻州峒險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
賴此以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圖經兩江如橫山
永平等處皆是慶曆景祐間祖宗盛時朝旨措置
城寨見得以其地為重如此至於諸峒丁壯則先
朝團結訓練建炎初年再行抄點結成保隊兩江
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共一十九萬餘人比之熙
豐舊數為增其封境之廣闊民丁之蕃庶又於此
可見所置提舉都巡檢使四員分隸兩江左江則
永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江則橫山寨有東西二
員平居則與之平鐩殺葉揀責有寇則調兵於諸

峒協力以合戰其次知寨以下官屬共不啻十餘
員中間至若文臣朝請郎為提舉其請給並依提
舉市舶官條例其官名之重又如此臣竊謂祖宗
當承平時其為區區為表一隅措置若是周密無
非為藩籬計況止備蠻非備韃也近年以來上下
狃於循習事勢日以陵夷諸寨兵戍既廢舊屯提
舉四員猶存虛闕蓋有以自而犯難未聞有功而
見知既無俸可以養廉且絡蒲親於得代遂致無
人願注甄畀攝官貪婪小人惰失大體取輕細倚
習久成風以此永平之被焚往見於交人橫山之
奪印復見於陵峒向也輸納税米及錢以供提舉

官請俸今皆失陷無復有之何也首領至寨廷參
今與相抗禮甚者反加慢罵矣試思祖宗成規可
年羈縻以相安比歲廢壞之若此積輕之勢有自
來矣嘉定年間經漕兩司商議漕司試撥鹽四百
籮以支兩江半年俸給亦嘗有意經理近嚴守臣
謝子強王桂條具邊防事宜申明經司湖南憲臬
慈條畫團結峒丁等事申樞密行府與夫本司前
所皆有請書既得措置修復因已辭參一廢首允
左江提舉矣今兩江仍前未有三官諸峒未免仍
習前態而邕遂一府路離何止一二千里幾自毀撤
置藩籬理深為惜之以臣遠見今欲復四提舉官

未易有此事力若且復其二左江則駐永平右
江則駐橫山蓋此二處人皆知為今日控扼隘理
防備禦陵之要地略做祖宗之制專重提舉之權
許令經司辟選武臣優於資格代以諳曉本路兵
馬副都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隸兩提舉總
轄許及二年不得替離任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
賞任滿與本路州縣差遣亦猶循格將領任滿就
除海外軍壘之例併從經漕司首置任責以多寡
分認各官俸給經司倘無此力請之于朝且未得
併集諸峒苗税除見管兵外經司各假以成兵數
十人隨往各處俾令行之以漸稽就經理未可為

之大駭以益猜疑如是而得人任之加以數年變
心稍知漸復舊觀必能隱然為吾國保障但患行
之不力耳經司去邕十八程自邕至兩江又復數
程此則全在邕守之任其間有扶持無沮撓聲援
相應痛癢相關顧何事之不濟哉否則亦徒言耳
欲望朝廷裁酌如其說可行且乞下邕州守臣條
畫始末取朝廷旨揮施行此乃南中備邊第一事
消尾大之患釋邕寨之憂莫切於此
一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羈
約溪峒二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措置行
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為先務今任攷

照前稽所謂羈約溪峒則類是稍稍誘諭之禮物給
借補之資帖取名字作帳狀曰已全措置關隘糾
集保守其實則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郎生
猜疑如融之大黄韜宜之隴擁寨屋蠻[illegible]部
故前帥董魏侍郎閣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為
慮今官司羈約使之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如
為籬落則可未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
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為多先
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
往時邕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
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況今時異而事不同

乎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嘗及邊民鄰
境易致疑懼論述甚詳令官司團結其間散在溪
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械資費之豈易必盡
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藉其丁壯之力此如用之
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非材
被命此來所部尺籍既荒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
乃職分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略撿照邕宜融
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摠
寄行府管若邕倅黄夢應者團結左江唐興歸樂
等州一十八隘人數置古紐首領黄賢能等一十
九隘宜州則守臣曲嶸亦嘗結約天他蘭鄉等州

峒首領羅光亞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官有關結
約所部諸款以洛蕩里為諸款首或遣以銀牌鑑
錦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
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
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
之所陳不暇遠攷近自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
結兩江諸州峒丁止右江則黄夢椿具到名帳共
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廖一飛止到名帳
共計二萬一千六百人其本州民丁在外如宜融
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州則有土
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猺獞

一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
九千餘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嘗
行下團結部末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
充丁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
於戰鬪如藥箭如標槍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
於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及朝夕者求始末即欲
申嚴行下融以邑宜兩郡守皆將更易難以責之
措置融守謝圖南近都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
民丁已即從其所請必之究竟矣第臣私竊過計
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籍古深覓備禦之
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一有所施為未免即生
疑懼前者朝廷行下閫臣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
承今臣雖為此衷元未準朝廷指揮遊防戒飭一
守臣若安於猶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
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誚疑信壞境動生猜疑
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不謹如此臣欲且行
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若溪峒則諭令首
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著險隘以作隄備
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强壯而補老弱自
間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
行文具俟其還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
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都當與之
通融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
遵守

貼黃

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為韓腹之慮載念自古兵家
有出間道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潛如深入險
阻重兵所難今者韃戎窺闖之計固難隃度所當
預防然以臣涉歷推事觀之每歲當隆冬草枯
盛夏蟲出不容不去今自西羌越南詔欲以窺我
為力所及容或有之然謂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
此但當申嚴遮備常若敵至區區所慮蓋又慮慢
藏誨盜如舊歲南丹州寇之驚又又假道之報有
不得不防者非止為備韃計也

可齋雜藁卷之十七

嗣男 約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八

奏申

謝 宣諭將命往任荊閫 奏

臣三月二十九日蒙左丞相遣至專遞俯宣 聖諭
恭奉宸奎臣熏香端笏百拜祗誦天光下燭咫尺鑒
臨臣不知身在嶺嶠之遠感激恩寵以榮以懼臣伏
讀聖訓將秉國家閫服之際以為牖戶綢繆之圖臣
有以仰見 陛下軫慮風寒愛惜日力一飯不忘於
鉅鹿萬里明見於河西可謂規模宏遠矣還陲司西
更號重望如臣迂愚而不武謭薄而寡能比蒙
起廢以典藩曾蔑效勞而報國詎期歷陋上簡淵衷
錫之細礼之丁寧頒以宸謨而謂略將命臣往任荊
閫力加整頓且俾臣奮志任責臣闡命震慄慮弗克
勝代念臣昨由東淮叨恩收召自貽罪戾累玷人言
僥非 陛下堅凝聖心力排衆毀保全覆護臣何以
復有今日臣之此身自當塗原潤草以圖報效況被
隆委豈敢辭難臣自幼侍親官游及壯從軍幕府多
在襄漢粗所更嘗第由比年以來未詳彼中之事然
以睿謨之所指授其在微臣若已身親如推廣屯田
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
科降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招輯流徙可以固人心
凡此四條委為急務臣載思昔歲承乏于淮亦耕築
之並修六蕃實之雜處利權既革軍用費繁存經乞
雖尤費綏輯臣仰憑廟算獲展愚忠其於邊防果若
家計遂克畢二三城之修復豈惟省千餘萬之科支
靈麗事之不虞而人心之弗怨今臣若分荊役亦用
住規所當費實以亟圖未敢揣摩而踰度措置並理
嗣且條陳殭斂公豪敢邊疏屬想渴肯埃之力仰酬
海嶽之恩所有瓊管黎人不靖連歲未安臣謂遣兵
杼應辦錢粮不敢以殺伐為功大槩以招諭為主近
者軍獲累捷賊有收心仰賴威靈將就帖息臣已節
次具申樞密院以其蕞爾小醜豈足上勤顧憂不敢
輙具閫奏併乞睿照

荊閫四事奏

臣猥以庸繆本無他長遇逢聖時叨被頻使戍淮閫
繢曲荷保全入嶺無何曾從補設自天申命易地上
流任重恩隆犬馬難報恪共職次亦已兩旬事雖多
端未易縷數竊伏恭念乃者季春三日奎畫誕頒
授閫規具條有四曰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
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降修復城池可以
壯藩屏撫輯流徙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此真守邊
之良策當世之急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隆委然
自服膺訓飭願竭涓塵朝斯夕斯念此至熟今首親
臨疆埸親訪軍民事昭 聖謨萬里之明可無思臣

得之敍由謹不避天威為　陛下條陳之臣竊見
京湖自江北諸城往罹狄難閑田曠土彌望荊榛皆
二十年前禾麥膏壤也然而不患無可闢之地所患
無可耕之人在我固無出困田之謀在敵則當防因
粮之患比連政制臣所以很於經畫未易廣於闢拓
也本司所管江南江北屯田人謂孟洪嘗云尚餘九
百萬畝以臣畧料其六考言倪計夫而授田以何人
而充募揩其舊籍汗漫难考珙存日歲耕今已莫得
其實但聞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
賈似道以盛年精力極意經理田叅加闢墻人成功
視珙時固已推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

餘萬石計諸頃畝所收固不止此蓋軍民雜耕官吏
程督牛種器具歲時賑貸工本於此乎仰而又司存
出券貼支無藝頭日叅給月廩浩繁南北之應酬緩
急之樁備率是數者皆取給焉譬諸常産之家仰為
卒歲之計似道非不欲具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
今驅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非其時方
幸諸屯將遂一一稔積兩成潦江湖泛溢田禾頗傷於
臣浸歲事已乏於全功而況本司今春優恤佃户又
以每畝減租一分有差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
數決是不及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代和糴則恐其
間秋收雜斛豈足以充軍餉歲科經費必至於誤邦

儲糴時一失糴價倍踴於徒咨無及也昔羊祜屯田
襄陽始至軍無百日之粮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
須遲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責之旦暮也臣愚欲
望　陛下念邊寄之匪輕期田功之經久堅持定畫
委任責成容臣自今以往廣招農佃墾闢荒閑親率
勸課思廣積貯他時稍增塞下之耕或可少寬皇中
之糴此推廣屯田之說也臣竊惟南北互市所以懋
遷有無通患商賈往年與金為隣沿邊置場以利公
私共之近歲韃與中國交兵嚴貿易之禁始於邊閫
守將傅易馬足繼之藥物錢貨私相交關臣在淮時
已親其事然其交猶有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

淮邊之皆可自為也財計所入固宜歸之公家豈邊
臣可私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閫之互市異蓋
淮去北境止隔一河北客率是賫己貨越吾土以求
鬻於我京湖則置場所在比襄彼樊惟此一處可通
自江陵賫貨而往何啻千里哉以舟楫衛以軍兵泝
流而上尤費月日所歷無異北界以此淮之互市不
拘冬夏之候荊之互市惟在夏潦之時秋水一枯舟
不敢喻郢矣昨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內每歲僅止一
兩次貿易似道視珙時固已有加然聞之舊識不過
得銅錢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滯貨也
計其息若贏羨之可數視其本或交轉之尚難所得

幾何硬費尤甚司存徒以置場則可以覘虜情可以
得韃馬可以通襄陽一綫之脉志不尽在利也邊臣
能為公計苟藉此有餘積亦枕國之外府然若曰目
前欲指擬以省科降則恐藥物之類便未得錢買券
等需何所取辦此場必至於廢而不敢為矣又況北
方頭目大抵多貪可以利誘昔艮平以金啗秦楚之
將高祖聽其用而未審計卒能成大功其可不略假
之乎臣愚欲望　陛下竟追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
款敵情異時闢計之可支斯可國費之自省臣聞日
今樊城略有北客正欲遣舟辦貨而往初為交易宜
示優容若欲定其成規當俟嗣歲此建置互市之說

也至於修復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昔用武之、
國向也壁壘相望藏護風寒今惟南郡一城歸然江
北乎天下而漢陽耳漢陽距鄂一葦虜不易窺如南
郡城池則近歲賈似道一新規模從事春築亦既浚
濠而培薄轉瑕而為堅矣此外諸城多在寓治藥斯
築斯固未有及是者臣伏讀修復之詔廟謨宏遠蠢
嘗莫窺悚然未知所措竊計　陛下披輿地圖指示
郡国不忍隳甌之視將復金甌之全聖意蓋有為而
發也臣自抵戍所訪諸故老諸校皆謂虜自十數年
來沿邊無可疽食稍遠區脫人非城是山河不殊叢
時擊柝之地往往嗥狐狸而長荊棘矣有志之士豈

不感歎況以肅訓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然諸
酋之骨肉方爭中國之機會難得　陛下念慮及此
真宗社之福也然前此閫臣志在王室亦皆有經略
之意或者養威伺釁未見可為度力揆時將有所待
歷年雖久抑亦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　陛下不以
臣無狀令欲付之以此捐軀效力固不敢辭但今兩
路城之未復者曰襄郢隨棗安信鄧復武當荊門凡
十郡縣城凡未暇一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
門古郢荊岑通襄脉絡將大為經理之計抑姑為徐
進之規私慮我必守者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易
速昔趙普論幽燕之伐曰以翰取以翰守以至於孰

可為代規圖天下大事反覆思慮如此猶恐成敗利
鈍不可以逆睹不然則徒為諸葛高造紙賠笑方册
也今將為修復其城計則當度有司量功日兵用凡
人從何而調不可各儲見也兵力前隊其東處矣糧支其歲從何而取
目是今外辦此項糧食不好常券器械從何而辦財用從何而給城
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而應凡是軍實所需物物預
圖事事經慮一毫不可以欠闕當如孫叔敖城沂之
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從于素無虞役而有
成績更惟聖慈與大臣熟圖而指授之至於托輯流
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從兵而民之避冠江南者猶
頻衆京湖連歲稍暇而民之復業江北者已漸多且

聞去歲以及今春邊民之携老幼驅牛畜歸返其舊土者鱗鱗不絶于道遠而隨棗襄光之郊亦有人矣其尚寓近裏者則又公家給之牛種處之耕佃聽其黠販弛其色役其視往時哀鳴嗷嗷大不侔矣凡因衆人視之以為喜有識思之猶以為憂也蓋由近日以來邊人相傳虜哨不入將謂疆場自此無事泰然散居郊野不復隄防深恐竊嘆非仁鷙擊必匿慢藏啓侮將厚盜資臣夙夜思之方此申諭諸郡俾相告戒類為保伍無事則耕以自給有急則收之入保所行雖若遲鈍不可人意實切於為邦本計也伏讀撫輯之詔敢不益加勞來安集以稱明天子德意然臣

仰窺聖慮俾國人心意者為蓄漢之撫摩不專為吾民之危從與言及此臣罪不勝所恃明主可為忠言愚臣豈敢有隱蓋自孟珙招納太廣不為居重馭輕之思似道思結鄰優漫成外強中乾之勢今則諸屯典於多是其徒有恃阿授柄之憂南岸列營犹如驕子有積薪厝火之處幸而不發苟以無虞饕食安居異時為用臣觀京湖之所處者其視東淮不及遠矣臣今雖恭奉宸旨撫輯兩字銘著諸心待之南北之一家俾無爾汝之形迹然以前人養虎常飽犹恐搏之所謂詭祖作使未易御者臣嘗觀東漢末年處降胡於近塞異時刘石輩多出其中皆堅不聽王猛之

言亦變鮮卑之患皆可鑒也此證養成要已非一歲于此往者則凡藉以脅継者則惟幸其弱若不及今商確預作圖惟如療病於未病而使臣如治水勿与水而争勢涵洪優裕勿露机括思所以處之之地用之之方陰消而替革之臣恐異時不能不動宵肝之憂也光武推赤心置人腹裴度待蔡人即吾人明良一堂恩深義結固無足慮臣之此言似過然亦出於拳拳繾綣之心爾伏望　聖慈察与大臣而圖全之以上四事皆恭因　聖明之訓用輙進狂瞽之言要虞運威謹竭蹶以俟鈇鉞此外犹有祈控於　陛下者臣自頻年突患百念彫零思慮不及於前時材力

豈堪於重任封疆尽瘁所不敢辞鯢鉤攸司實難其二蓋人品智愚之既異而物理盈縮之相因人知為閫貴道之類以相通臣則罔說計夫吾久精不與陛下且謂日用如故歲入頓虧其可以有立乎譬如中年之人氣血豈能与盛年比病證方異而臣者謂其充盈取而脧削之使歲年惡此亦不可同前日語況衰竭者乎強曰藉榮以養衛臣恐不日榮衛之俱虛也臣愚欲望　聖慈早賜別選計臣俾臣專意兵事若或妄令兼任亦須少存舊規使得永有一心展布四體此當凡殯以報乾坤之大德乃若胃膽所縕筆舌難穷併乞睿照

手奏荊閫事宜
臣無似誤蒙　陛下斷由乾造甫令戍嶺㑀俾牧荊
食息銜恩摩捐难報臣乃者六月六日至治所周咨
輿論既及兼旬書具奏函仰復奎訓已於七月三日
附遞投進臣本不當再勤　聖覽第念机事儻不豫
則害成人臣寧有犯而無隱用敢手陳瞽見塵𤅢
聰謹條具如后
一京湖自襄失守踰十五年眷言興復之圖豈無智
略之士亦由量力將以俟机臣竊意　陛下興念
畀付有家宵衣旰食不忘鉅患為之臣子者詎可
置此度外臣雖駑下然嘗熟思形勢妄起圖惟用

奕天數月之工趣漢江一水之泛乘彼欽近為我
進乞奚果任責之無人惟恐措置之不力今其偽
位未定骨肉交爭儻或事会之可投毋亦拱手而
弗顧昔王濬贊伐吳之決亦恐吳人若更立主則
強敵也今日之事頗類於斯　陛下何惜不興大
臣豪謀預備氣力大作規摹寧先計而未可輕為
毋可為而乃至無具万一竟為盜有悔將何追大
要當思趲調二三万之精兵措办年歲間之粮餉
器械守具那寬就急色色籍是悉皆布置近地旬
泄其机如明年欲圖須令歲當办區處既定然後
需時而動衆謀畢協一蹴而成且策且耕為必守

計此復襄之略也其餘底蘊未敢盡陳
一京湖所管諸項官軍雖通九萬六千餘人任責邊
面江面上下數千里秋防在即見議擺布兵之屯
江陵南岸者如公安松滋安市下沱等共一萬六
七千人距城一江之隔內多九人其屯江陵城內
外者共二萬三千人差出老弱皆在其數城外環
列諸堡障護一水近二十處遠者十數里或二三
十里遠者至一二百里其中分布守把或老小亦
務屯焉少者百十人或三四百人多者至千人總
而計之共萬餘衆此項所占兵力多矣最是望之
雖浩渺一水決之則散漫平原堡隘呈分氣勢閫

斷姑藉此以張形勢警虜情則可設或寇入則備
多力寡能為人累恐不能限戎馬之足也犯章蔺
政一新壁壘修急足以自固耳昔光武命吳漢伐
蜀進逼成都去劉尚營二十里也武聞之大驚恐
緩急不相及賊出兵綴漢以大衆攻尚已而果然
漢亦自謂勢既不接其禍难量并兵禦之而後勝
此明鑒也以臣所歷淮閫歷胡芍陂水亦皆則彼
皆可決維揚堡寨緊在城側我且自毁然則水豈
足恃堡豈可多　陛下試以臣几言扣之兩淮曾經
戰守將校郎可知矣雖然連政規畫既定兵屯方
嚴臣今未敢驟更姑循謹守萬一有警却須臨机

應變別用活法不敢不豫為 聖聰告

一臣前所奏外強中乾之事凡若危言上觸霆怒然厥證所不難見有識實所共憂臣前所謂處之之地用之之方蓋有二說謂處之之地者蓋南岸所聚其徒實繁稍或譸張必至震動莫若用賈誼衆建少力之策近者江水泛漲北軍營寨俱被浸渰是雖天災流行不能無暑雨之怨亟加賑卹僅僅相安或謂東北水災作朝廷體訪下之制閫俾令邊路高燥移寨捆於江北此一說也謂用之之方者北曹每聞風飈之起常有飛揚之心安居無事非其所樂諸葛亮所謂住與行勞費等與其蠶食內地孰若推鋒向前如將來為修復之圖驅之以為征調之用勝固可喜敗亦非憂此一說也二說雖非過人可取之論然亦銷患未形之方

一榷場互市通年夏秋一生南北通買賣用毋載貨用兵護毋僅可貿易一兩次而止八月以後即不敢往矣今年臣之到任已是六月但到未諳事體本亦躊躇適聞北客見在樊城若誤其北來恐後將失信彼亦具知易帥深慮違約繼而知臣奉命而至始皆懽然蓋以昔在淮堧有曾中為祖不失信於彼其管場頭目遂以書來催促博易臣猥分邊寄非可外交本欲謝而遣之以北者恭奉宸謨俾令措置前此兩政已與往來若加驅逐必啓怨釁臣已於數日前辦少物貨專差總管李瑛親往貿易及差兵船防護以往已責令八月半以前發事而歸向後挺息未知幾何日前費本已自不少俟其歸司發貨變轉方見其數或謂官自為之莫若通放商旅抽解分數力省而利厚臣來歲從未罪去別作規畫臣已續具奏聞

手奏回謝 御札戒諭制閫事宜

臣今月十日恭準 御札臣熏香究手端笏祗誦天光恐足登畫陸離發只隱吏之微辰茲膺春之渥臣感懼驚喜交集于中伏念臣猥以膚謏誤被簡知北當領事之初恭奉宸謨具奏兵事遂陳弗切上瀆淵聰務地司天正佚鈇鉞敢謂 陛下恢乾坤之度取芻蕘之言俯錫訓辭申嚴戒飭謂其祖有於本末且令先定於規模細書何止於十行明見足昭於萬里有君如此千載一逢犬馬雖駑敢不聲竭臣伏讀睿訓前此批去項日乃要務鉅節臣蓋已仰遵指授存具條陳大略耕屯今歲既獨復損（前政臨去或頃二今是蔑水旱減）半收數大虧尔後經營尚賒課效（三例年是召民耕佃方後現課何日）前互市資易秋深水涸不敢復往（常年野例住是互八市月新）年措置勢用通商（若割通司放本商錢賈有抽限解亦）城壁之役復襄漢諸壘固皆在望然取之非很而守之不易其圖其

實乃可有為徒啓其机却恐無益前張稽帥戊今旧年卯三州月以今
人積少抄城去未已足替之時流徙之招輯南北諸人固幸相安然
可隱之心难尽形之言養成其驕殆非一日粗且姑
息患在異時　臣前已一再數露其
槩矣今蒙　陛下令以难易先後區處斟酌臣用展
底蘊以告臣竊謂京湖十數年來以孟珙之威望膽
略節固根盤似道之精神力量顚指氣使有爵賞以
奔走人才有金帛以招徠豪傑朝廷每事寬假有請
曲從皆足以專制一方猶未能修葺一壘今臣起從
久廢本之他長獨賴　陛下不以庸愚委任責成固
當畢力一心上遵明訓不當以今揆昔徒費空言然

自到任連月之間審觀司存今日之勢調度如故氣
脉則枯槁責過前運持寢倉以兼總謂通融而今則
諸路綱欠綱放不貲歲失茶征近千百萬諸軍券食
則分文粒米不可缺也變置策應已十數年今罷此
一司制司歲無二百萬之科降而所謂應接而援者
則樞密行下緩急相應元未嘗遣其責罰無節制近
十五年今以漕兼之於事體固所當尔然司存兵財
大計旧置分司于彼賴以應接既事权不一勢至掣
肘分募之屬總戎之將皆望請去而况制司茶利
亦自歲失百萬之入天時不偶今歲又無屯田之餘
此去之难不言可想是皆臣所謂調度如故氣脉則

枯者也至於公朝責任則近得廟堂家諭因聞賊有
窺襄之意令遣調數百人先入為主臣不敢有違見
因互市已調兵六百人屯于城中黠虜相望鄧樊多
詐叵測孤軍遠戍詎可不憂貿易既歸未知攸終制
司自來不任糴事近聞朝廷幾誤以耕屯當和糴既
而命糴七十萬石臣不敢有違幸因總所已置江西
湖南北場分亟作收糴及委漕屬相助京湖產米有
限况值水傷出少食多寧免艰糴本錢幷繼尤惧失
時略条一二大率不易如此而倘使少存事权可以
軒輊其屬慎府許寬於辟士關寄間得以薦人俾共
協心固非所慮其或边閫艰难之地動惟有司文法

之拘則士大夫擇木而依彼見他閫之擢用如是此
閫之拘格若斯向㨂速而今齟齬人將鄙而遠之詎
肯樂附其謀共濟哉是皆臣所謂憂責過前運持寢
倉者也臣祗戍未久銜戴上恩正願少有以自見固
不敢以是自沮也但得朝廷聽以駕馭易制其視前
後毋過徼抑略加假借則边閫事亦未有不可為
者全在　陛下主盟之而已乃若規摹二字明聖格
言倘不思先定之圖而姑為迁應之計是真不可若
臣今據司存局面只得以東紋為先以葺理為急至
於先後难易則互市之利為易見所合先圖耕屯之
事非难行然在後效修復人所难之者然如臣近所

宸奏亦豈無區處之方招輯人所易之者然如臣近
所過憂不可無斟酌之策臣之此心惟明。其鑒臨
之臣又恭準 聖諭守襄之傳不必問其來否當爽
此瑕隙亟作家基以臣亦諭曾長歎其他謀臣仰惟
宸算洞燭戎情已嘗備見於敷陳不謂上合於指縱
賊雖声言守襄近據边報傳聞其酋李幹臣者亦以
五千守襄為悍繼欲守樊又傳止欲守裕矣臣嘗
備申密院賊謀甚狡彼苟無大氣力决不輕進重地
以臣愚料事未可知為困良謀机恐易失倘不預為
布置大作規模千百孤軍等於羈旅爲作家計臣不
敢具文應承上欺 聖聰也憲宗伐蔡裴度贊以斷
與不斷之言晉武平吳惟羊祜杜預與帝意合惟
陛下察與大臣熟圖之臣語言率直尽出由衷惟
聖慈赦其万罪

回奏 宣諭經理

臣恭準三月八日 聖旨宣諭經理一事固其時矣
須當條陳來上與近臣熟議臣恭稟密算即合再具
開畫聞奏窃念臣自到任以來前後敷陳復襄事宜
上徹 聖聽次達廟堂中間合用兵將錢粮等事悉
已具摭近者正以廟論未定嘗遣屬官鄭士鉉赴朝
廷稟議繼得其報傳道丞相之意已有區處將則許
借呂文德總統兵則許摘調萬人以助役錢則許科
千萬以給用惟粮餉一項蜀未既無指准朝廷未有
科撥若得科二十萬石臣當趲那見米應之度皆察
啓臣已再令士鉉稟聽規畫轉眼四月進止遲速正
當决於此時但爲此大役人知其难臣所以仰奉宸
謨願效駑力非特慮彼敵之所有亦欲紓我患於未
形然而久棄弗取今取必争利雖居多亦豈無害日
前使當爲惟征惟築之計事定乃能用且耕且戰之
圖事緒孔繁関繫不小若非主盟之堅疑孰敢任責
之輕易臣得士鉉書丞相猶慮浮言之惑恐同列之
沮觀此則丞相雖合上意他人未必叶心萬一始謀
句堅中道而畫却恐貽笑夷狄啓釁封疆此不容不
豫以密奏者欲乞 聖慈與近臣熟議早賜乾斷俾
臣得以遵守毋失事机

回奏經理事宜

臣三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月十四日奉
聖旨令分司財用司支撥十七界官會一千萬貫文
付京湖制司椿管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三月十
八日奉 聖旨令沿江制司調遣二千人武定軍都
統司調遣三千人潭州飛虎軍調遣一千人江州節
制司調遣二千人前往京湖制置司增添戍守臣已
具恭稟回申尚書省樞密院外臣窃照朝廷上項科
錢調兵益將經理襄峴边臣所當遵奉上命圖惟旧

疆但襄自丙申失守委棄十五六年城壁頹毀灌莽
彌望一向揆時度力養威伺釁未暇修復臣旧歲此
時尚在桂林恭奉宸奎俾復城壁仰窺　聖筭意寔
在茲自後屢得廟堂書必勉臣以經畫臣曩儒書生
到官未久事非素具自知豈克辦此惟以國恩深厚
誼敢辭難審斷堅凝義當竭力去秋益嘗一再條奏
即謂事机固自可為事力惟恐不及必假之朝廷之
事力則易欲全護荊襄之事力則難大要得粮米二
十萬石朝廷及制司各調兵一萬五千人乘盛夏以
進方可有為臣前後確守此說必蒙　天鑒迺若其詳
悉條目則去冬十一月九日嘗具親劄稟白丞相追
至正初未聞朝廷有所區處臣恐日力易失未免委
屬官鄭士鉉躬詣朝廷請命以決可否正此夙夜鞠
躬以俟罔敢犬馬之愚以報　陛下繼得士鉉書具
傳廟堂諸授志在必為將則許差呂文德兵則許調
萬人錢則許科中萬而獨於粮餉一事未有科撥數
目臣已驚惧今則遣將既愆於素期調兵僅半於元
請緡錢雖科尚在遥遠粮米至急未見施行即此規
畫公朝凡類於苟況責之驅馳邊臣豈敢以冒往伏
念臣尚在淮甸連築秦泗壽三城凡是遣將調兵給
粮備械非朝廷悉加之助則制閫亦無此力然且壽
未成而敵已闖泗僅立而敵已窺雖備殫同圍之謀
犹莫逃挑敵之誘而況襄樊二城咫尺宛洛久棄勿
取〻之必爭今往又得〻之貴守始至則為惟恪惟
築之計既定徐為且耕且戰之圖非兵何以布置非
粮何以贍給始謀勿審後悔莫追此不容不瀝血忱
以告之　陛下也今月日已迫非犹豫之時命令既
放必漏泄於敵在朝廷只得堅持國論以圖必成斟
酌事勢以濟不及載惟與此大役急〻欠闕如錢諸
之未可以數計器械之未可以件各若將若兵目前
不敢過有請益惟所急若二事其一臣始謂朝廷科
粮二十萬石則臣於總所見運經常券米內那寬就
急趨以應用卻將所料米補數今既無所指擬後將
何以為繼萬一諸屯之兵各持誰執此項乞速賜應
副其二則上流舟師素未踈略非藉許浦澉浦又下
流兵船三二千人由江浙漢上下往來張耀声勢無
以為護粮之助此項乞速賜差調臣除已一面於所
部內差摘兵將整辦聽候外兵之進止惟候此二事
以決臣竊計奏徹淵聽當在四月初八日以前伏望
聖慈亟命大臣速賜處分臣於四月二十日以前恭
俟回降如蒙曲從前請臣即當調兵以進并檄諸路
之師陸續起發若出四月則此事今歲不可為矣傳
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惟　陛下速圖之

出師經理襄樊　奏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南北必爭實為国家旧境臣猥以無狀自去夏桂林蒙被恩擢首奉詹畫戒以修復城壁為事臣仰體　皇帝陛下興念祖宗畀付有家不忘舊物每飯在鉅鹿下圖惟經畫將俟机會臣不揣犬馬之力勉奉鞭策自秋役以來曉夕思慮深恐無以報效中間叠承廟堂指授恭傳睿斷俾竭臣愚臣雖巽懦寡謀到荆日久揆分義之所在及形勢之相關係為疆吏固有不容辭其責者前後屢陳條畫雖惧事未能與力不違心忖負　陛下隆委乃者三月之末連準朝命調兵樁錢并給粮米臣方此量功慮事若虞机張未敢輕發而江黃之師倏集境上三軍將士相與謳傳臣恐此声已至敵国賊聞此而先扨之則重貽天顧憂此月十七日又蒙丞相賜書謂已同東西二府奏之上聽丁寧勉厲戒以必為臣敢不恭奉宸謨選調師旅果此春哨初退夏潦方生布宣皇旻徑趍峴首已於四月二十日庚戌躬率將帥禡告明神就以是日巳時遣行爰遵使旨命荆鄂副都統制高達任責經理襄陽城壁總統諸項軍馬京湖制置使司帳前副都統制晉德同共任責經理襄陽城壁專委以防禦之事制置使司屯田幹辦公事王登权通判襄陽府兼管幹襄陽制置分司總管張禧任責樊城捍禦總管李瑛同任責樊城捍禦兼提督雜場次委總管王諒簡確軍事路分李權受給錢粮撥幹楊孝錫同僉分司調江陵戎司諸軍飛鶻馬軍先鋒軍神臂弩手飛山軍強槍手親勁族帳軍共四千七百餘人則权總管宋永堅路鈐康玉鈐路史伯英馮安忠高虎賀順等分將之安市飛鶻精銳馬步諸軍二千人則路鈐張順等將之游黃州勇信軍三千人則鈐轄韓伯榮等將之鄂州忠義虎翼軍三千人則鈐轄管仲才等將之總所勇勝軍一千五百人則鈐轄王贇等將之沅澧常德壽昌松滋丁泗公安等諸軍共六千八百餘人則路鈐邢斌李和鈐轄盧秀陳光卿孫應得路分曹存忠李興等分將之共計官兵二萬一千人皆是選摘南北之銳以往先是十九日吉文瑫以江黃師五千人至赤命相徒以發外此諸項兵船共四百隻軍樁共三千餘人則先期已委路分翁貴李友仙路將向椿年等部押津載資粮自江入漢至於軍行粮餉最急臣則幸已節次那趲制總所司經常粮米日今至郢者已三萬餘石入魯洑入沌口將至復州者近五萬石在蘄黃九江上下者近十万石見取澧川米二萬石指準潭州米三萬石共約二十三萬餘石臣見委鈐轄熊山於江州鈐轄徐青準幹江應時於漢沌口制幹趙會夫路將宋萬年於潭州等處制僉李琪权復州

路分梁定國於岳州料院戴頊於郢州上流自潭下流至江沿途分任催督並令陸續至郢於郢則亦置制置分司僉廳專任鋪事命权安撫司計議官方文炳主之團集兵民輕艘轉漕而上自郢至襄水程已百里素多灘險慮防抄截又須計辦陸運以濟不及見委松滋都統司計議官鄧琳區處欲檄新沅守聶棠权制机鄭士鉉兼董之須是八月以前二十餘萬之米悉入襄陽城中除役兵餉食外存留十餘万石以餉留戍備至來夏方無遺慮乃若經理之初務要多得竹木以為排杈樓櫓造作等用日則今春已委陳宗海葉之才等部兵往均房沿流預期採伐近得其報已辦巨木數萬竹亦二十餘萬縱成牌筏只候官軍一到順流而下度必不誤指準日區區經營之計伎倆止此又慮賊知我師入峴或肆侵軼以乘吾虛以掣吾肘併選調鈐路温和劉整馬榮孫威董順等各以輕捷之卒布置於沿边諸山險間叶謀守將糾率寨戍以備不測继是師行之後日惟知率司存條屬別模等尽心力之所至以圖應接已置專行一局令鄭士鉉陳元桂管幹亦已面戒高達而下相期協力限在兩月要見功緒仰惟上天助順人心思奮厥凡披荆棘立官府以期上稱 陛下規恢之略惟是創殘棄地外此醜虜今欲三數月倉卒之間復還十五年高深之舊百色當辦非財勿行一物不宰前功尽廢春荆關之捍虛有素而餉計之應兑已多見粮難那趲而諸屯將有不繼之憂諸軍當起發而庫管凡乏可支之鏹衆目共視一語不虛暫費勿靳乃可以寧始謀或諫奚免後患倘使徒倖防冬之後便當綢繆嗣歲之圖全望朝廷曲賜之扶持不以边鄙等常而槩視俾得畢力征築徐議屯耕仰托宗社之靈獲逃封疆之責臣不勝幸甚继有合行事件續具

奏陳

可齋雜藁卷之十八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九

奏申

奏以鄂州分司併歸節制

臣竊惟京湖之重鎮三曰襄荆鄂先朝皆命重臣分任守帥自襄失守中閫荆與鄂分置兩閫至孟珙而合由是事權盡握于荆而鄂為輕矣十數年來制閫多委參机分司于鄂以總軍事而郡守不得預因仍至此習以為安臣每私謂松栢之下其草不殖幸與事則已一旦有警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非良規也臣去歲領事之初首蒙朝廷命守漕蕭逵辰節制本州屯戍軍馬臣不勝深服朝廷處置之當所以一閫成命鄂方破厚議手自討究盡以本司所乞鄂州軍馬撥聽逵辰節制既申之公朝矣未幾樞劄付下猶欲存制司之體統無令逵辰止許節制水軍餘仍隸分司自此又復數月其間掣肘之事有不容盡言者近以修復襄峴征調四出未暇為朝廷告竊思京湖一邊自昨孟珙以和好往來虜雖闖入頻年終無大侵軼今襄陽既復虜所必爭秋風一生必以怒兵加我先宿觀證或者寔未盡襄之憂同舟異心豈無淪胥以溺之懼臣夙夜以思正欲少圖更革六月十一日忽得荆鄂都統張勝書其云云於郡吏者如彼十九日又得湖北運副兼知鄂州蕭逵辰書其云云於分司者又如此大縣祗因近日一水之泛戎司則以隄築欲得錢米州郡斷而勿應州郡則以軍兵息於隄役分司格而勿行臣反覆二人之書為之驚懼竊謂此何如時也鄂為江湖一會府所以相維而共濟者寔二三賢僑是賴其可以杞魯相視如是乎況江流汎溢是亦易禦之変彼此劍佩至相推避紛紛已若此設有武騎千羣飄忽臨江又將誰與應之縱使制臣平時布置嚴密兵家安危在漏刻其能倉卒遥制于千里外乎事勢至此固有不可沿襲于舊者矣臣照得都統張勝固荆楚老成之將第去年因逵辰節制托疾給告連月不出度終非樂與其事臣雖勉之體固兩月之前亦方以丐去請又照本司分司吏子翬久著幕府之勞近者申辟于朝已蒙除知漢陽軍待次不過踰年臣正欲假此一麾革其出幕子翬方亦有請也臣度勝與子翬之意殆亦皆以秋防為憂其與州郡脈絡相通共治則可兹形迹既異並立委難今恐至此戎帥不容不更易分司不容不尚併臣又因忠佳歲誤分淮閫以合肥桐去頻遠嘗請諸朝命提舉趙希瀞兼參謀官管幹留務兩璵賴之應接今合肥以許堪兼謀幕亦近比也大抵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令出二三動豈能吉有如蕭逵辰久歷邊陲兼任臺郡俾當一面優有餘才臣愚欲望　聖慈

出臣所奏示宰執大臣亟加審確速賜處分如臣言可采乞命逢辰兼本司參謀官仍節制本州屯戍軍馬却容臣以鄂州分司併委之庶幾責任專事權一不至蹈大易輿尸之戒所有張勝欲乞召歸禁衛別付戎閫史子翬欲乞添差議幕俾待新次其荊鄂都統制職事自合恭聽簡擢緣漢陽軍緊臨江面近據守臣楊履之申備禦全然疎略方議將整臣竊見左屯衛將軍湖北總管何舜臣京襄舊將沉毅有謀嘗歷戎帥三為邊守有聲漢陽乃其舊所更歷儻致以其姓名上備選擇若蒙特加除授俾替張勝則鄂漢中流有逢辰以專節制之权有舜臣以任捍禦之責度必能相須以濟共飭秋冬之備上寬宵旰之憂臣亦獲逭曠責不勝幸甚

奏總所科降和糴利害

臣不避斧鉞之誅輒有危悃上干 聖聽臣一介庸愚誤蒙 陛下隆委以閫兼餉兩易秋防事力苟可以支吾毫髮不敢以塵瀆茲有切於國事之利害關於歲計之經常者二曰科降曰和糴科降自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繼固可憂和糴嗣歲之所仰措畫有弗及尤可慮不容不力為君父告所謂科降者總所每歲下半年蒙朝廷貼科創增米三十萬石連政積年以來例蒙依期科撥司存視為經費每至下半年諸屯軍餉支遣將絕賴以接濟比以困臣任內始有此請亦以因今年經理荊為此名近者蒙朝廷檢照年例已降指揮科撥司存正欲分撥沿邊諸屯以備給餉緣所關會所屬報到科數則三郡節制司尚欠一萬五千石折屯田三万石穀京湖制置司之五萬石穀折屯田一十万石則本司報到見穀已盡所存粟麥雜色不堪餉軍江西運司之十五萬二千石則欠米七萬九千二百餘石與國軍欠米八千石是今年下半年米未科者猶有一十五萬二千餘石此外所謂令江州歲發淮西米餉二萬石亦未可指準是前項合科三十萬石之米止已得寔米一十三萬石尚欠一十七萬石未有取撥之地也又況今歲閏十月照經常合科貼支米六萬石見請未報前項既未有見米則此項必又俟新糴司存自此年以來諸屯皆是隨運隨支初非有所椿積臣去年六月交割到前政米帳具在朝廷數內鄂州軍前并諸屯見在米共三十九萬五百一十七石有零指擬米六十三萬二千一百餘石所謂指擬米者或未運或在路不能皆足而科降之數亦在焉可知其槩矣所準朝廷科降皆是豫先計約措定期日以應諸軍宣限今若使一歲而驟欠二十餘萬石之數委難鑿空取辦臣竊覩廟堂軫念邊餉未嘗不欲如數應副而計房不為運計姑應付移徙執

巳科之名未有實撥之米三軍張頤待哺一日無食咎在餉臣若司存財計餘裕制司耕屯有收稍可通融亦不至急切如此臣賦分多艱遭時遼潦值此窘乏之極凜然踈謬之憂臣所謂科降目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經固可憂者此也所謂和糴者則臣請先言來歲制總兩司合科米斛數目總所常年創增米上半年五十五萬石下半年三十萬石下流生券米二萬石贛州寨兵米七千二百石制司常年生券米二十萬石則是來歲合科米共一百單七万七千二百石又有今年合科前項今年下半年創增米十七万石又閏月經常米六万石通兩項計約則是自今冬至來歲合要措辦米一百三十萬餘石方能應兩司經常科降之數倘有券外之費不與焉籍在計簿房臣言一不敢誣也此項米斛在朝廷必皆取辦新糴粒粒不可闕者然則今年糴事亦可謂重矣本所蒙朝廷科糴七十萬石江西湖南兩漕司共科糴七十萬石果使皆如數糴足亦不爲過多諸路或得粒米狼戾亦不難辦今歲湖北水潦慘於去歲去歲猶有米可糴今歲未必可糴江西則臣得提舉徐夢得書方云苦旱湖南則臣得漕臣鄧均書亦云闕雨臣觀兩路歲事已無全功今年新糴必皆費力朝廷若欲糴實米須科撥實錢司存及時措置優價招糴猶可放力今總所準朝廷科降共二千八百万計今數内一項制司舊本錢二百五十万貫則去年糴事雖委制司實總所任責總所方以陪費請制司又安肯餘財朝廷但知裁減米價增添銀直此錢實無有也一項廣東提舉司銀八万兩折價令江陵至廣州往回四五月每歲解發銀綱至所動是經歲今縱目即差人取錢豈能及新糴一項令取制司交割銀六萬兩折價制司元交委有此項銀兩臣任內不無那借支動有借作調遣支犒用者有見樁他郡備犒者有打爲銀盆銀牌在庫者然亦存在留以激勵三軍盡數取之帑如洗矣緩急何以措手一項科降官告度牒準折此在他司用苗頭數糴則可在總所依市價招糴則難算數糴則於付上戶上戶不敢不受招糴則支付民旅民旅望而不來若令獨價糴米則此豈旦夕所可發泄所謂見科到實錢止是封樁庫一項支撥十七界京交五百九十万新券糴價司存猶未知高下姑以去年米價準約則僅能糴及一十一万餘石臣深恐計簿房因所已科之數便指爲已辦之米上誤朝廷之歲計下誤邊鄙之軍食此時朝廷不問所科錢數虛實但謂邊臣不能辦事或以無糴之米指爲科數豈不利害兼目今新米上市價直尚廉指置失時轉是增倍此亦事理之所易見者及今不以

實錢以糴委爲未便臣前者正慮及此嘗申朝省今歲乞免委本所糴事近自茶閫指揮日夕憂慮爲之食不下咽大懼誤事臣所謂和糴嗣歲之所仰措畫有弗及尤可慮者此也伏念臣猥司邊閫其於總賦之事實無兼人之長識思其憂有如前項利害豈容隱默欲望

聖慈特賜軫念邊餉関繫宣諭宰執大臣察臣所奏無一非實將總所今年創增未科米科支實米以濟目前之急今年新糴〻本錢科支實錢以備嗣歲之計仍乞體念本所連年疲於糴事特與蠲損今年糴数撥付他司庶易辦集豈惟愚臣之幸實國事幸甚

奏廢罷茶局科助

照對臣蒙恩承乏上流亦既閱月首聞朝廷收諸司茶局之利盡歸公上此在前政已自遵承況如微臣惟有恭奉然其間有因仍而尚在不容弗別白以具言竊見制總兩司歲仰茶利以佐重費總所約收数百萬制司亦收數十萬今諸局悉廢矣其尚存者惟總所之鄂州金口制司之岳州楊柳灣乃是各處土著些〻小食茶皆以步擔往來初非連艘巨艘竊知前政嘗申朝廷乞通此一綫之路良亦懇切至今未準回降却聞嘗得提領書報許以金口而上自作斡旋意謂存十一於千百以此兩局尚仍舊貫然自連月更張之後已非往時收趁之比蓋緣朝廷未有明降指揮將許令兩處存留將俾之一槩禁止以致民旅懷疑官吏蓄縮或因或革未知適從臣竊謂茶鹽國之利权假之方鎮則以供軍收之公上則以裕國惟上所命孰敢不共但以國計固貴於阜通兵計亦不可以驟乏司有只當量其出入以告朝廷必能权所取予之方臣頃者備数淮堧朝家收回鹽利遂蒙每歲令項科降獲免乏興又蒙姑留淮安州北神場漣海鹽一項稅錢許之仍收贍助是皆近比可考不誣茶鹽等也敢援是以請區〻欲望朝廷重務邊計詳酌事宜俯念兩司茶利驟失自今歲以往每年排与科撥各若干以示補助以濟乏絕不勝幸甚其金口楊柳灣兩局併乞取自指揮或与存留或悉住罷臣敢不遵奉惟謹

奏乞免今年和糴

照对臣兩年承準朝廷指揮和糴糧餉爲数浩瀚知數派之於便惟招誘之是行官價既俾之隨時民旅自樂於爲市不謂去秋州縣因歲薄收謂糴妨民奉行監司風旨多事沮遏致使糴場官吏束手而無策富家巨賈重足以避禍或橫江津或罪牙儈姦民負官錢者所屬不与理索巨室領糴本者越月輙以退还指嗾譁徒裝撰誣訟他司務徼美譽本所尽萃悪

名臣以職守所關只得黽勉自任中間掣肘不可具
言幾誤軍儲幾失歲計茲幸仰賴公朝主盟舊歲七
十萬之糴僥倖通融及數蓋不勝其難矣兼之每年
糴本司存不待朝廷科降預先截撥諸州綱解銅錢
趁時措置今不可以復行矣每年糴價朝廷所亡當
少本所々支當多今無力可以陪貼矣又況總司子
司自來本有體統軍食民食豈可不相為謀今來新
年和糴在司存事力事勢委是不復可以任責若不
預先控告臨期或誤指準申請已晚區々欲望聖慈
特賜矜體念兵餉關繫至重察臣非敢辭難宣諭大
臣早賜處分以淳祐十二年和糴米數分委江西湖
南北監司任責接時招糴不勝公私之幸若仍舊委
令本所寔乞將臣免兼總領職事

奏湖南運司合支水腳

照得制臣管軍餉臣管糧漕臣管鏹祖宗舊法中興
以來所遵行者惟京湖制司因循權宜之隨今合是
三者併一司任之厥惟艱哉兩年以來因運艱弊生
券糧米蒙朝廷科撥湖南漕司米斛若曰官以運為
名運以湖為地此漕臣所合出力任責去歲省劄元
任責之湖南漕司都吏措置運發至襄陽施行本自
曲當本司以地里頗遠與之折衷自潭而荊漕司任
之自荊而襄制司任之此亦頗合人情矣運使鄧安
撫老成體國後來一半水腳亦無通融支允本司賴
以催運賺責今來淳祐十二年分蒙朝廷先科米一
十万石繼蒙再科五萬石本司申獲朝旨其先科十
万乃令制漕兩司各認水腳一半本司不敢推托遵
奉指揮自春半委官團雇綱船賫帶一半水腳往漕
司関請一半措置催運趁水裝發今乃涉時數月適
值漕臣新舊之交懇請再三藐不相應漕吏私以無
例藉口不思中興之初岳武穆復襄朝廷至令湖南
一路委之兼制嘉熙間朝廷亦以撥隸京湖豈但區
々之水腳此在今日固非所敢援本司稽諸故府檢
照取運體例因得淳祐三年湖南漕臣范煥章應銓
任內備撥本司公文考其前後該載則自淳祐元年
運米已援嘉熙例淳祐三年運米又援元年例皆是
湖南漕司出備水腳范煥章乃近世名監司號有風
力其視王事所在則不但於運費弗靳所以倚遏制
司亦存事體公文灼然可考本司近不免以此真本
封呈湖南運司今來先科十萬石雖蒙省劄已降指
揮令湖南漕司於鄧運使所趲剩錢內剗撥十八界
京交五萬餘貫付漕司充一半水腳餘令制司貼認
已費應辦所有續科五万石未準區處在本司既無
力可以取載在漕司惟恐復不相體恤若照范運使
體例上項腳錢並令湖南運司盡數認支無可辭者

所合將元得范運使公牒具本繳奏伏望聖慈矜
念本司經理新復難於往時劄下漕司遵照舊規共
濟國事將上項續科米丑万石任責運發認支水脚
令赴本司交卸所有運至襄樊一段此却本司自任
其責將來亦合令京西湖北兩漕司均認庶几不失
朝廷設官分治之意

奏襄樊經久五事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臣猥以無狀仰奉
聖上廟謨雄斷賴將士之力披榛蕪治壁壘亦既換
歲粗臻廣成第惟圖經始之功固難為經久之計尤
難其有合行規畫事件當博詢之衆論有當急者數
條輒不避天威謹開具奏聞于後

一襄陽一城周圍餘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夾漢
而壘要非三萬人不足以守見今屯戍計二萬一
千餘人賴國威靈連月修浚捍禦粗無疏失然諸
軍皆客戍也春事既定他路所調者將歸元戍本
部所調者亦當踐更士卒無家累之懷思往來
且有道路之疲弊兼是軍身出戍老小在家生券
家糧官給兩分此非可久之計也臣向在淮閫修
復壽春次年即移屯廬州義士軍七千餘人改付
壽春駐劄自此壽春兵戍遂省此一項生券而比
軍亦與此城相為固守今襄陽戍兵恐亦當用此
策竊見荊鄂諸軍內多有舊來襄陽軍籍累年內
徙雖若重遷中間遣人亦自懷旧倘能處置以得
所必有勸率以願歸臣愚擬乞朝廷行下制司与
軍前商確且以萬人為率議令移屯或全軍或攙撥不拘新不拘南北軍臣去歲已曾支錢令襄陽府計置創造寨屋
萬間以備屯駐臣近又曾行下襄陽府內戍軍有
願撥田自耕將來欲移家者令以近城良田給付
姑以此誘之但以軍人挈家就道券食僅給其身
一行移徙費用官司所當優恤臣計算一萬人一
年生券合該米九万石十八界交三十六万貫若
蒙朝廷捐一年之費下制司分作兩次給付願移
軍人於起行到戍日各支一半米恐欠願正色或以一半折價俟
其到戍之後則各人熟券即係總所任責向後此
万人不煩朝廷科降是雖一時之費實永久之利
也若得萬家在寨同心如城邊壘之根本固矣第
或謂萬家移屯除軍身外姑作一家三口則是三
万口不測還闕恐糧食無以濟給此固不得不慮
者然此事區區無緣一旦驟以萬人遷入所當立
定規模逐旋措置在制司亦當預為緩急賙卹之
備在本府則當撥以農種贍給之宜在官軍則亦
必自為營生之業全在守臣得人切切然視此如
作家計經紀俾令即遷如歸則事無有不可辦者

不然徒以苟且過歲月非所以為國計也
一言經理之計於今日者莫不以屯田為第一議豈
不曰襄陽沃壤豨望歷年荒蕪因田致穀軍可使
耕募民實塞農必願往可以減戍役可以省轉輸
此策恍目前所至急者然臣觀古今耕屯邊屯不
入則繙人成功圍惟以衛則可責辦於速則難蓋
今襄陽漢水之外即是敵境汉莽千里久無人煙
募民則舍易而就險用軍則喜逸而惡勞亦人情
之所難非威勢之可強今須當用晁錯之說張全
義之規以勸之一字為主先給以本未可便計其
利官司只得備辦農具貸借牛糧開墾之初与免

官課措置不繞量紏屯租官耕則選委將士分任
拘確民耕則招募頭目團結隊伍無事則出作有
警則入保許以開荒若干頃課若干補轉官資以
示優賞仍從朝廷精選材能之士專任綱領之責
俾與襄陽軍前商確區處亦如往歲官屯計所收
議賞耕近毋耕遠種早毋種晚毋苛取毋私收若
是經畫一定又幸無虞加以歲月課效見矣臣自
去年以來已屢諭本府及分司留意耕事近者東
作亦已行下令廣作規模許以軍民雜耕節次已
發并見發牛伍百餘頭種種數千石見令併趣指
畫但司存事力未免窘於用空言恐不能動於人

須得朝廷專設一司官吏別科一項錢糧優立一
等賞格本司却當相共審度區區畀時墾闢既廣
登歛有成用理軍餉悉惟朝命其欲圖耕屯之實
必出於此
一前項所陳曰移屯曰耕屯無非為省勞貪計然邊
城新復三軍以食為命一日不可乏供經理之初
勢須朝廷更與令項應副三兩年軍券乃若漕運
一事疇昔承平所雜今糧米自江西湖南出產之
地運至荊鄂閒已自經涉況自漢口沌口魯洑柳
子口等處由復入郢遠者一千四百里自郢至襄
又七百里中經白湖諸灘之險且有嘯掠邀截之

虞全藉春漲而取諸江夏潦而泝諸漢然防夫動
歲計已畢然後特以無恐竊照轉輸本漕臣職也
制司去年权宜措置諸力應辦僅克有濟今運事
又及時矣臣固不敢遽諉他人見辦輕艘以備津
載然獨力惧有於遺虞而責任宜委於專官昔者
岳飛總復襄陽朝廷即命沈昭遠應辦糧餉今來
欲乞公朝選委京西轉運一員專一任責庶幾兵
食不致闕乏臣又有一二愚處昔嘉定間東陽陸
運最艱朝廷科降不理資次監鈔三万袋下京西
運司許召商旅運米若干至東陽支還鈔若干袋
一時人競趨之糧以給足今乞倣此以募大商之

顧運以往者昔端平間淮西糧運費力朝廷命漕
臣委官於鎮江置局雇舟發米自運河出淮至光
豐間者猶記三四萬石減舉主一員今乞倣此以
勸邊吏之出身任運者此皆犯危冒險非是不足
以使人也敢併備采擇
一襄陽雖重鎮往年諸郡按堵聲勢聯接屹然據南
北之要信如常蛇首尾之相應今不同常時矣自
水而至郢城七百里自陸而至江陵亦四百五十
里相去遼邈若是所賴漢江水泛轉輸之可進南
漳山險間徑之可通形便勢捷固國之所必守也
但載覌目前地利荊襄郢三州在今猶錨腳也譬

指常貴於運掉脈絡不可以斷續然則控扼所在、
居三州之中者実惟荊門其如舊治平夷素無險
要迺漳寓治僻在漢江往往皆非可守之地採之
衆論以謂景巖帥臣孟珙曾委官相度利河嚴山
兩処正在荊門管下欲於此而為經理之地蓋其
去襄二百餘里去郢綫數十里俯瞰漢水相連黃
茅諸山水運而上者必經陸行而北者亦近或謂
荊門當移治於此擇利據險以為襄郢声援居常
糧運則可以艤棹緩急調遣則可以駐師縱有寇
入亦可以使無扼吭拊背之患其言委有可采但
與一州郡添一城守此豈易事司存人力財力俱

有所不及無已則命一勇將據山傍江姑且作一
大堡屯兵二三千人俾事耕殖招集伕養以漸經
畫姑俟三二年間事力有餘然後遷迎河寓治之
民居焉幸而底成悠久之利也此事本司未敢輕
易區處如朝廷以為可行乞委官相度仍須儆以
兵糧之助則諸將中必有出而任責者
一襄陽新復之地以十五六年狐狸所嘷日月幾何
粗立官府城池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
市井未阜通戎虜常有闚伺之心民旅猶懷顧慮
之意若非朝廷每事優卹其在邊郡何力支吾且
前項所陳如兵食地利固至重矣其次州郡之立

則又以官民為本竊見京襄之民屢經寇擾久困
流離或耕鑿山谷以苟升斗之業或遷移入城以
趁錐刀之利縱云復業生意未蘇今乞照淮邊近
年優卹體例將新復州郡應干租税各与蠲免伍
年庶有以慰邊民懷土之心迺若仕於襄郢間者
類多孤寒身冒險阻捐棄親戚本為尺寸之計出
入行伍且無俸廩之優雖云居官〻況何有今乞
照江陵郡官減奉體例將襄郢諸郡文武官屬端
的在任宣勞人任滿酬賞外許從本司保明更與
陞擢選人与減舉削庶有以為士大夫趨事赴功
之勸

貼黃
臣竊照京湖兵力昔號強盛自淳祐減額後只藉
日以削比年虜無大入所備不過江陵一城及上
流邊面今襄樊郢皆城兵備多則力寡表實則裏
虛勢使然也目今襄陽見戍兵內四千人係江淮
湖南所調旦夕春深無事皆當歸戍向後秋防若
只用本司兵力分布必有不敷緩急道路梗塞遣
援無益臣竊見數年以前京湖之兵力有餘而江
淮闕下及朝廷歲下荆閫調五千人戍安豐且嘗
移屯京湖一項軍馬屯京口以備蒙虜今日之事
則江淮有餘力而京湖為不及每年襄戍若非朝
廷攢那貼助則城大人少恐有遺慮欲望聖慈
併諭大臣俟入秋日仍將回戍江淮兵湊五千人
調赴襄陽同共捍禦俟將來經理有緒兵力稍壯
却与免調

備襄陽分司王制幹兵冊取鄧

臣不避天威輒有開奏臣粗習為吏本非知兵止以
守邊之罔功顧致為臣而俾去不當再有陳述實緣
舊歲因襄樊之新復不得不並用征築之策近者因
淮寇之未去未免復略調牽制之師大築皆用募以
襲虛初非敢動衆而黷武幸無損失所向捷聞皆宗
社之有靈與將士之僇力屢俘首酋稍懾戎心前後
並已奏陳虜聽外惟是襄均守倅累以兵冊來告謂
河南惟鄧為大賊兵所屯去襄纔百八十里鄧不去
則襄樊均郢皆不得安程進屢有結約欲以兵取王
登相与商確每贊其決臣自度無羊祜陸遜之才且
懼犯蔡謨孫綽之戒与之論難反覆非止一次臣始
語之以端平前我有襄金人未嘗無鄧不必去鄧而
襄自可立進登等則曰金人有鄧不足憂韃人在鄧
不可玩臣又語之以襄我舊物得之尚慮難久鄧陷
虜已幾年綴得之豈為我有乎進登等則曰得之非
為能守止欲平其城毀其巢使賊不得藉資糧以為
我患臣又語之以平其城保其不復立乎雖鄧無資
糧豈敵他無資糧乎進登等又曰賊城之毀者多不
復立賊糧之遠者則未易致臣又語之以襄我當復
人尚以挑敵言鄧乃券外不幾深結敵情徒厚其毒
乎進登等又曰取之賊至不取賊亦至取則賊有所
畏而無所資不取則賊有所資而無所畏賊能以春
冬擾我我豈不能以暑月擾敵臣又語之以復襄上
命也師出猶為有名取鄧非上所命師出安保常勝
進登等又曰將在外大夫出使事有當為專之可也
豈可先以利鈍二其心哉臣又語之以襄復未久元
氣未固果欲有志于此猶當稍待歲月視吾力有餘
而後可及進登等又曰機會難得易失智慧不如乘

勢鄧遣人心離兵戍虛失此不取異時賊添重屯不
可取矣臣又語之以兵家知彼知己者勝不知彼知
己者敗今鄧之謀傳雖亦安知賊不遣其大馬壯士
多詐以誤我且宜謹護於士氣未可輕用於固威進
登等以此其說稍沮乃者不過俾之慶勢酬應從事
攻撓姑翦其枝以攻其心此策蓋亦不可廢者近因
程進芋全師告捷將士爲之踴躍思回 臣已即行下
諸郡諸軍並仰休息且當養威持重以備秋防豈敢
再有它議今月二十五日忽得王登親劄具言鄧有
可勝者十欲於六月閒稾用三千人攻其南門用二
千人撓其北尅期併力齊集城下杜其城門若有內
應則約其降而夷其城若無內應則掠其野而俘其
衆往來之間不過十日鄧不降則走耳臣詳讀其書
如登亦可謂忠於謀國勇於任事其言固未必皆是
其策亦不可盡非且周旋邊疆三十年亦嘗屢爲人
幕客覘登議論委所不及所請固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但以六月出師士卒未免於勞動兩軍對壘利鈍
不能以逆知雖邊臣有志之可成恐或說無故而輕
舉從之固不敢當此責止之又無以塞其言昔諸葛
亮不用魏延之謀趙奢能用許歷之策一取一舍成
否係焉用敢以登親劄繳塵睿覽臣已報之緣見乞
休致令登需聽宸算伏望 聖慈宣示輔臣 詳議可
否如其說可行乞徑劄京西安撫副使高達斟酌調
遣如一行錢糧令王登親往軍前任責應辦只許限
以往來旬日保無蹉失乃可發用如其說難從伏乞
留中免賜施行仍劄本司遵守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九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

奏申

回　奏邊民習射指揮

照對本司先準淳祐十一年十二月空日樞密院劄
子節文十二月十八日宰執奏事恭奉　玉音邊事
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之利昔种世衡
守青澗城每於平居暇日教民習射羌人畏之不敢
近塞其法具在可以推行令本司遵照上件指揮講
明區畫倣种世衡之法詳議激厲仍須行以不擾不
調遣不科抑各令自衞鄉井弓弩箭隻聽其自便所
有邊江邊淮縣鎮鄉井勸諭鄉豪令各任責逼〻劄
付本司關牒施行本司遵稟指揮除已於正月二十
一日備劄各郡遵照施行去訖續於二月初二日再
準樞密院正月空日指揮節文大意欲令沿江邊淮
之人習弧矢之利各護鄉井不調遣不科抑弱者貧
者不必強之其強壯者不可幸免自郡城之外縣鎮
鄉村却在州郡勸諭鄉豪給以文帖各令任責習射
內沿江州郡所管屬縣去江而太遠者不必施行其
置弓矢或角弓或木弩或手弩各從其便專在太守
留意講明行之有方使事集而民不以為擾誰不樂
從所有激厲旌獎之方却在推行青澗城之法條具
以申劄付本司遵照已劄事理疾速措置講明不得
視為常行劄到限一日具遵稟申本司除已恭稟指
揮於二月初四日回申樞密院仍徧劄諸郡催促施
行外又於二月二十日再準樞密院檢會前項指揮
照得自劄下雖間有申到遵稟尚未見條具合行事
件再議劄付本司遵照已降指揮疾速條具申樞密
院本司除已於二月二十二日恭奉指揮又行遍劄
諸郡催促條具遵稟回申外今來截日緣未見諸州
申到所合恭奉廟謨先自本司講畫推行條陳于後

一弧矢之利邊民之所當習而況荊楚素多奇才劍
客方當用武之際誰無赴功之心今者恭聞　聖
上垂意憂边教民習射必知踴躍以思奮本司今
當鏤榜編行曉諭俾各生業之暇相與從事於此
異時推行之久閱習之精在城者足助守於城壁
在鄉者可自衞於鄉井其於邊防委非小補所有
鏤榜務要邊民通知上意辭不容繁謹以一本繳
奏伏乞睿照

一恭誦　玉音以种世衡守青澗城日有教射之法
令倣以行臣謹考世衡初在青澗迫近虜境教吏
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以銀為的中者輙與之
以至爭徭役者以射中則優有過失者以射中則
釋由是人人能射繼而世衡守環亦教土人以守
羌戎不敢動兵良法也本司未奉旨揮之前自前

政以來至臣任內日設銀的於武觀教場聽軍民
吏士從便自射中的者與之行之累歲不廢比正
做青澗之規也今益當推廣是意以勸誘能射之
人添設射垛銀的於本軍教場止許百姓射〻如
優役免過之事亦當与官屬將校商確隨事區〻
併當徧劄諸州講明施行矣
一伏讀密劄指揮既令行以不擾不調遣不科抑止
為自衛之計又令貧弱者不必強穡壯者不可免
弓弩鬻隻則從其便而自用與夫責勸諭於州郡
給文帖於鄉豪凡是數條蓋已講明詳而區晝盡
矣臣敢不遵奉以此意諭之民閒以此法責之郡
守鄉豪有能劝率者當假以名目勉以事功士民
有精於材藝者當隨其藝能給以賞犒當推行自
江陵始所部州郡嗣當一體施行
一江陵旧來士人習射則有弓會民間習射則有義
士義士中間久廢弓會至今猶存月季按試春秋
教閱率有添給有犒賞今恭奉朝廷訓習之意當
益告諭弓會諸生精加留意檢本又士元籍更當
施行已先劄江陵府日下措置照旧来體例委官
提督其餘諸州俟條具到區〻
一照得鄂州制置分司亦有士人弓會係前制帥孟
珙任內當申朝廷將京湖向来殘破去處中補士
人做軍伍之法分為左右部名曰育才弓會每月
一次捐賞習射立為定額三百二十三人於義捷
宗信等軍逃亡人內刷填名次後来又改撥付虎
翼諸軍封放見係荊鄂都統制提督因循歲久頗
聞名籍雖存往往藝不精而廩徒耗今来併合申
嚴曉諭已劄令鄂州分司逐月拍試別立賞格以
示激勸其屢射不中者落籍以射中者充補
一京湖所部諸州恭奉指揮本司已屢次催趣條具
俟其申到事理容本司逐一更加斟酌擇其說之
有便於民有益於邊防者又當從而報行併俟類
聚奏聞

回　奏置游擊軍劄方田指揮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准樞密院當月空日劄
子恭奉　御筆指揮本司除已先具邊事回申樞密
院外今開具下項
一恭奉　御筆近聞虜騎之来往〻備糗糧立寨耕
以為因利乘便之計守臣邊將方欲嬰城退守
則有老師費財之患方欲開關接戰又有立連
禍結之憂今朕欲於兩淮沿江令各立一項游
擊軍以備不時調遣設有緩急隨宜應援使大
軍持重偏師掎虛比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
飛將軍之遺意也

此項所準　御筆指揮臣竊惟置遊擊以備應援
此實今日禦戎之長策　聖謨遠慮及此三邊豈
勝幸甚所有江淮間近事臣不能盡知但聞江上
連年招募實應精銳諸軍比之臣守維揚以前兵
籍已增此在各閫自能條具臣職在京湖乘致兵
籍則端平以前未暇遠論只以嘉熙間兵額備及
十三万人自淳祐初揀汰之後惟以九万為額今
總所見請口劵已是溢數十數年間京湖邊面不
過只守江陵一城及上流江面餘多寓治須自前
年城郢去年城襄樊又如戍武當戍漢東之類未
免以向來一塊兵力釐而分之此表實裏虛中外
之所以交懼也襄樊兵屯之事臣方將別具條畫
外所置遊擊一軍使之張耀声勢上下應援其視
倉卒請援調師千里之外先事而具与緩而不及
者大不侔此委目前所當亟作區區者但以總所
管認熟劵制司管認生劵歲有成額受給之官猶
且懍懍有乏兵之憂今若創置一軍須用朝廷令
項科撥錢糧如淮東忠義制勇軍淮西義士軍之
類乃可竊見鄂州節制司見行陳乞添招水軍三
千人正未有闕額可補臣切思襄樊既復將來勢
用移屯內地之軍以實邊壘其在內地卻必用增
益兵力以補不及節制司三千之招未為多也臣

愚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且從鄂州節制司之請
令日下措置招募強壯五千人放金陵游擊軍例
立為游擊水軍科降身子錢每名且以十八界京
交四十貫為率軍裝在外發下鄂州節制司措置
招募每人日支劵錢三百米二升半計算每歲合
科米四萬五千石錢五十四万貫徑自科撥付鄂
州節制司任責管飭專一充作游擊應援調用不
許調入边城守禦庶几上荊下鄂氣勢聯絡緩急
足以制敵非特小補

一恭奉　御筆又聞边疆之外皆平原曠野虜騎奔
突边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
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間三里一溝五
里一洫使虜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亦可為耕
鑿之計此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澮以限戎馬之
遺意也边防二事久注朕懷茲与卿等共籌之
條上便宜以寬憂顧故茲劄示想宜知悉
此項所準　御筆指揮臣竊惟浚溝洫以遏虜騎
此實今日制虜之一策　聖訓丁寧俯及边臣所
當奉行臣所戍京湖竊觀部內形勢有依山以為
險有阻水以為固江湖環繞未涸則戎騎無所用
其長亦有山隘險挽馬不可以並馳者此等去處
边民隨地設險措置寨柵無事則散而耕種有警

則自為保守往〻雖不藉此亦可其如襄寇至郢判如安復至漢陽無山無江湖去処平田曠野茅葦彌望胡馬東西飄忽去來如風雨若做方田之制遵行溝洫之規以護農耕以限边界此恍不可不作措置者但京湖自端平以来邊民流散十年生聚氣力未還往年制司不許農民遠出拨边盡拘諸瀕江之屯又幸值連歲虜不入邊三時不害諸屯僅見功效數年以来因措置江北經理邊民襍處復業散入諸山寨水溢等處隨其地之所有以自食生理可想官司欲行結集勢如團沙稍急迫之即且奔竄今若以此事資耕農措置恐無力可辦惟當於官屯去處逐旋奉行然上下地勢延袤工役浩穰人力事力不可不豫為之計本司地在澤国農田以隄為命两年以来因於一水江漢湖漲泛成巨壑瀕水堤岸十决五六去歲費尽工力皆成虛設不敢贅及矣見今自江陵管下直至漢陽江南江北两岸合修之堤何啻千里自去冬分委總管鈐路諸頭目人起集義勇丁夫措置修築以工計者近三百万見役夫一萬九千餘人因其飢荒濟之口食以用其力約用物斛十四万三千餘石多以十八界交二十八萬五千計目前僅能了事四十二万餘工勞民費財役未及半而倉廩竭春水生矣凜然方懼堤岸之未濟而從事溝洫委是力所未及今只得遍牒沿邊諸州郡本司諸軍屯令遵照宸謨一面條陳方略各就耕種之所隨事力之多寡為規模之廣狹任責頭目竭力措置由近以及遠先易而後難各令開到溝洫繪圖具申如此行之加以歲月必享其利但本司事力諸州事力皆非餘裕人夫服役畚鍤即要食用大誠官司欲興一役非錢米不行更望 聖慈宣諭大臣俾江淮條具申到併賜一體褒勵或与科助庶可責諸州之實效謹錄奏聞

申朝省乞以和糴轉官加贈 先父

照對某准尚書省劄子以某淳祐十一年分和糴七十萬石四月十五日奉 聖旨某特与照例轉行一官某荷被隆恩感懼交集敢布螻蟻之悃上干雷霆之威伏念某妄一緣庸謬膺頃使恩榮已極分量已盈載思昔者先父 某 艱難效官勤劳鞠子素嚴教忠之訓每授從政之規 某今更兩鎮之除忝八座之列退而自揣曷克臻茲有如先臣粤由初筮即以征官而在安陸力贊守將而當金圍以弱卒數千人捍孤城百八日一時之士宣勞猶多而口不言功賞無異衆制臣嘗採衆論聞之 朝屬當講解之初僅升名次而止尒後荊淮涉歷州縣驅馳多在位德之衛備

崎險阻之事嘉定末年受任餉蜀時連政每以匱乏
告不啻歲科一千万之有奇先父始以打筭行経而
歳作七百万以為率五年于役一賦弗加其視前官
不但費省至於去替又以羨闕平生姓名不玷簡牘
雖在歸里之後常懷報國之心微臣不天無祿即世
官不過元士位僅至亞卿賴漏泉之恩疊加意結草
之知未泯顧其何者乃位過之今者纔當一官用是
夫敢祇拜雖回授止許及於後嗣而愚意擬用答於
前人迫於蓼莪之私為是草茅之請惟恐舊無典故
不敢上瀆聖明伏望朝廷軫念其忱特賜敷奏將上
件〻一官恩命特與於先父　某見贈宣奉大夫上

加贈一官亦特有以廣聖朝孝治之澤而某一日遠
先朝露亦有以見先父於地下實維莫大之賜
　申密院照戎司兵額
準淳祐十二年二月空日樞密院劄子節文〻〻本
所照得當來紹興置總係以湖廣江西京西六路之
賦專一餉江鄂荊襄四大屯之正軍沿邊戍守皆係
都統司分任秋冬則增調春夏則減撥總所不過止
是給餉四大屯軍馬自開禧嘉定以來軍政日壞各
路有制閫各州有節制往〻侵奪諸戎司權柄刱招
軍分理填闕額以此各處之新軍日添戎司之舊軍
日減積而至於今日沿江諸戎司遂致倒壞蓋不獨

鄂州都統司一處也今準密劄所坐鄂司舊額四万
六千一百二十人比今來見管五千三百六十二人
委是若有闕額四万七百五十八人却緣本所通融
調度日今見餉江鄂荊襄潭黃等處二十八屯兵管
官軍一十二万一百八十五人每有逃亡揀汰隨即
招刺填補比之司存紹興舊管兵額八万四千人今
殆增及四万人司存每年調度拘催諸州綱解仰給
朝廷科降是將經常創增衮同收支僅免缺乏向
來朱總領任內司存所以倒敗不可為者蓋緣因於
制司并諸州添創軍分之多自當總領到任以來準
淳祐元年五月三十日指揮立定軍額不許泛招文

生券撥隸制司之後以此司存得以遵守規模至于
今日朝廷今來考核軍數若只以鄂州都統一司見
管之兵則比之舊籍委有前項缺額不獨鄂州都統
司如江州都統司荊鄂副都統司亦皆有缺額不獨
荊鄂江州副都統司有缺額如鎮江建康池州都統
司馬軍司亦皆有缺額若通融總所見今調度人數
比筭則不獨湖廣總所無缺額其兩淮總所亦恐如
湖廣也若使戎司果有四万人缺額為制司者為戎
司者惟恐兵之不多無以供調用安肯聽其虛額扎
所準前項指揮今契勘在前
淮閫申夏貴知泗州鮑義依舊總管公劄

某不避斧誅輙有申禀上干鈞聽某竊見朝廷見令
城泗委任責成非守臣當才不可見任人總管鮑義
昨既与提督工役官李璨意見不合併已擬留本司
見係前環衛官夏阜時暫兼权已申朝廷去訖今阜
自摂郡甫及月餘布置工役具有條緒東城北面濠
河工力最多今其開浚將已過半約後月初可畢其
如幇隊戰道加厚城身燒变塼灰斫運木植規摹為
之一新衆謂以阜治泗假之歲月必可成一堅壘但
任此大役尚為摂官阜雖不憚其勞事权未正安有
固志兼鮑義赴司已難復回若不速与區〻慮有覌
望况阜久在東淮遇敵敢前臨財不苟軍士樂以為
用時輩翕然莫遑但秉一律正不為过所有鮑乂自
帰順以來久效力於边面兩年禦賊有勞去官無过
但以修浚工役非其所長其人見為淮東總管招信
駐劄今若以本官職改令揚州駐劄它時別聽边郡
任使亦其所便區〻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夏阜差
知泗州節制本州屯駐軍馬鮑乂特改揚州駐劄依
旧淮東副總管給降各人付身下本司給付庶几阜
知竭力于役義亦安心厥官其於边防实非小補某
見丐祠請本不敢僭越迫於边計不容緘默伏乞鈞
慈速賜指揮施行

荆閫申朝省乞休致公劄

某比者再具奏申乞令休致七月二日恭準省劄六
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某仰承君命俯揆臣衷顧惟𨇠跡之孤材略之短識
慮之闇疾疢之侵事力之乏不易支持論之及聞可
駭自當知止何但見幾其如天聽之未俞不容目力
之坐玩綢繆未雨翕忽已秋儻其委斯責而去之將
謂遺其艱於來者是知自計非為國謀謹當尽力邊
鄙之驅馳聽命廟堂之進退惟是某比心已動其跡
愈危終願謝事以歸實非飾情之語伏望鈞慈特賜
數奏疇咨文武之望預為藩閫之儲俟某幾畢秋防
許全晚節實拜隆天厚地之賜

回丞相邊事公劄

某五月二十七日伏拜鈞翰之賜恭承疇咨边議指
授廟謨不鄙菲薄之微俾陳管蠡之見猗歟盛哉此
古大臣之憂邊思職集思廣忠也當丙魏同心光佐
中興必得後將軍金城之略乃可以復明問某愚昧
不足以進於是然白劄所議動闗邊防事宜某謹不
敢輕肆臆聽應以文具訪之將校質之實察有以塵
實利害言則謂備東而援西虜未必不用王朴教世
宗之謀攻南而備北我不可不用亞夫應吳楚之法
以緩急先後言則謂心腹固當慮而頭目不可以不
捍堂奥固當備而藩籬不可以太踈有謂攻守無常

勢虛實無定形冬春之蘄黃虜固攻吾之所不守今
冬之襄樊吾可不守虜之所不攻虜自嘉熙攻黃能
十餘年不近城壁不掠山寨以虛我之實而吾前年
城郢去年城襄僅一二年頗恃其不來而未免實我
之虛取之必爭固已預料此虜之未遽入正吾之所
深慮也有謂黠虜用兵野無所掠彼則不來兵少於
我彼則不戰日者黃州非特以虛致敵正由以實誨
盜今則已來者未必復至未至者勢必一來又有謂
三邊利害蜀守關險淮守城池惟荊兼江面邊面以
邊面則新復二三城戍力疲於聚分以江面則上下
二千餘里責重於他處今欲以淳祐後之兵力乃漸

當端平前之边面向者朝廷以荊力而助江淮之守
今者朝廷豈不以江淮之力而助荊之守乎又有謂
天下事變見於目睫之前者易治伏於意料之外者
難知朝廷去年慮襄樊今年慮蘄黃是固切矣若以
天下大勢言則三边日與虜接何地非戎馬所可入
處其憂又不但襄樊蘄黃而止也以京湖形勢言襄
樊之外均郢安復俱在極邊寓治無形險之可依新
復則氣力之未壯當憂也辰沅靖澧容援諸蠻施黔
斡腹之可通思播錯落之難恃當憂也以江陵形勢
言則數十堡之星分百里洲之冬涸沙市之扼吾吭
夔峽之折吾背當憂也舉是數條然則邊境之當備

者又豈一隅而止哉恭惟廟堂聚會精神圖回畫略
既以江面之事為至急又以邊面之備不可疏俘擒
成則恐敵乘吾虛將旋招則憂廩莫吾繼將籍民丁
以助兵力又恐倉卒之難集此鈞慮之不能已鈞閫
之所以及也有如廣覽兼聽朝廷正將為公天下之
圖并智合謀边臣不當私一道而慮凡戍兵之當復
也舟師之當調也某亦既疊々有請于朝矣茲不敢
贅及區々僭有一得之獻則聞異人有言曰自西陵
以至江都上下凡五千七百里如人六尺之軀其關
護屈寒不過數處蓋地有所不必備亦在上之人審
其緩急之宜而用之耳近世夷狄曰兵如棊之下諸

國大槩能用分合之長如金之守黃河則無益於成
敗之計做其得而鑒其失此正吾國所當講明者白
劉譬三邊如一大棊局某敢以此對昔人以奕諭治
國其言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
非其處者敗置者何奕之棊着是也有如局面之相
持勝負固在於全勢然有棊子一二布置得宜而滿
枰卒賴之者此必有定着有應着有活着而後能是
當如珠走盤固不可膠柱鼓瑟也今日三邊布置畫
地而守定着也視賊所向以兵而往應着也至於活
着則兼奇正之用出定應之中當使之可遠可近可
守可攻可進可止惟吾意之所向不為敵之所移猶

儒家所謂活鱍鱍地者此則豈非廟堂心術經綸中
事乎伏覩朝廷近措置游擊一軍將欲駐之沿江上
下流以備声援大哉聖謨此活着也不特長江可用
之長淮亦可用之某昔在淮堧建議乞駐招司於濠
此意也去年賊未犯边乞命大將提重兵駐江鄂之
間亦此意也蓋長於騎漢長於舟以我所長制彼所
短此策果行賊闖城則援城賊飲江則保江淮警則
備淮荊急則備荊賊縱東西而隳突我足上下而應
援風帆千里出没如神幅紙命之刻期可集朝廷可
以高枕卧矣然私謂权宜之抽摘不若創置之招募
蓋同是一劵食也撤彼運此未見其增殖招集刷舊
不妨於徐補朝廷儻紓一時之計固亦何惜万人之
資嘗略計之特用新楮二百万一歲之廩給有餘裕
矣此国計也還臣不當出位僭及以犯不韙伏望矜
其愚而赦之不勝幸甚某聞命旬日備罄思惟勉酬
隆施愧乏長策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一

賦

聞雁賦　丙戌九月十一日

颸金高露玉冷黃簾垂碧幕靜屬文書之餘閒与親
友以笑詠聞其何聲隱若可聽始縹緲以甚遠繼嘹
唳以漸近如故人之好音將客夢以呼醒乃吕令之
來賓殆漢頌之還嗔儻本壯夫猶有秋思感机織之
不停嗟歲月之易逝彼倉庚兮春鬧及啼鴂兮夏至
曾為日之幾何而此物者至矣乃因人情載想物意
其來也豈從龍荒朔幕之墟將自狼居姑衍之地還
西域之玉門亦尚記於漢壘歷長安之銅駝抑曾飲
於渭水蓼花ミ兮何如黍離離兮奚似諒山河之無
恙今風景之不異尔能為予而一鳴予亦將有以告
乎尔久之有聲從天而來如怨如訴如悲如哀物若
是以有情人胡為而忘懷雖至于無可奈何者已是
渭不為之長太息也哉於是乃告之曰伊蜀山之千
重去吳天之万里巫峽高入於雲端岷峨深在於雪
際恐矰弋之過憂非羽翼之得計吾聞曉煙蒼梧夜
月青草洞庭橘柚之鄉松江蘋蓼之島厥有稻粱亦
有蘆葦尔不彼去胡過於此又聞暮雨滕閣西風楚
樓鸚鵡黃鶴之境鳳凰白鷺之洲可以回翔可以棲
止尔不彼去胡久於是尔其有中原之信音又胡不

詣上林而報天子于時桂影沉夜桐聲響秋旣感物之可感又憂人之所憂其有窮征絶塞遠戍它州念百戰之已老苦數奇之不侯如李廣班超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髮怒而眉愁其有繾綣河梁投老遐陬思故國之越吟作他鄉之楚囚如李陵蘇武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涕垂而淚流或有遭時擯斥与世沉浮遂汨羅之漁父盟江上之沙鷗如屈平賈誼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含憤而懷羞或有隱棲千里寄情一丘動蓴鱸之佳興賦松菊之西疇如淵明季鷹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神往而形留或有螢雪案前風雨床頭擊楫以自厲潰枕戈之未酬如劉琨祖逖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命答而時尤又有閨房蕩子江湖遠遊倚日暮之脩竹望天際之歸舟如瀟湘溢浦之婦聞此之声又鮮不寓心於伉儷托興於綢繆或又有月冷金殿霜凄錦衾恨奬寵之已奪悲紈扇之不收如長門卓郡之人聞此之聲又鮮不寄言於賦詠屬音於悲謌凡若人兮此心何求是亦猶聞烏而啞聞鵲而喜聞子規而思歸聞鄰雞而思起非無故而偶然蓋不能以自已而況於斯云胡不以然則衡陽以北代地以南千萬人之心不同又豈一人之心可擬是盍不玩羲經之漸陸兮思出處之大義詠周雅之集澤兮味還定之深旨或詡其所聞者一而所思者殊則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巖桂賦

厥初二儀肇分五德始備散爲万象鍾作庶類肖其偏者則粗得其體者必異惟秋之德在金若月之精以水土得之而鍾英木受之而孕美禀四氣之相生出千林而曰桂由是常娥氏爲之胚胎蓐收氏爲之發育根蟠宮之窟穴種繁峯之巖谷青葱之碧玉之樹髮擘黃金之粟屑之靈不足以比其蒼翠之馥不足以喩其都其標格似屑〻乎造物其風味何飄飄而軼俗于時羊角拂軒兎影照屋挹有餘馨採不盈掬如庾吏之遺芬類文人之騰馥若乃露蒸垂珠而枝滴玉一塵不侵孤標白獨若盛德之不緇似幽人之新沐是蓋得剛方勁直之所賦而爲淸脩明潔之所鍾者也然而不競於東皇艶陽之日不出於南薰微凉之時及梧井之墜黃與楓林之染脂然後碎瓊瑰之屑綴琅玕之枝是豈司花之神恍於免故不出於震而見於離乎乃有叔然其羞凄兮其悲拱乎側而欲訴慌兮名之不知或號桃紅或稱李白立彫零中作憔悴色有人於此以花喩之是美人貪時而慕紫時已去而事遺者也或各姚黃或氏魏紫當春盡時若無聊意有人於此以花喩之是盖以色而事人色已落而寵衰者也又有自比妃子切慕何郎一遇

擴斥不堪凄凉有人於此以花喻之是又前日之以富貴而驕人比時之志滿意喪物是而事非者也於是大悟此花之生雖晩非遲也時也雖小非早也分也客有課花譜者不許之第一豈在第二耶已矣乎花未萌兮暑正酷花已芳兮天始肅何以遠交兮氷谷傲寒之梅何以引類兮霜籬香晩之菊夫豈特此花而已哉物固有榮枯而遲速我欲乘仙槎兮訪灵根安得紫皇兮迎我以黃鵠

避暑賦 丁亥閏五

淵獻編年蕤賓紀律當梧葉之十三餘蓂莢之六七庚金始萌離火正棘于時雲蓋張空日馭鑠石猶酷吏之堪畏類权門之可炙復以暑雨積潤溫風致濕動小民之怨咨起庶人之欝邑遂使都會達于閭閻嘆燠若以暘若皆怏如而焚如喘形乎牢相之牛躁見乎丈人之烏童以小寇之蚊兮營〻乎肆其攫細人之蠅兮紛〻乎為之驅凡厥俯仰之內俱無賢愚之殊雖碧紗兮為之呵禦白羽兮為之吹噓晏子爽塏之宅不韋高明之居蓋未有不受乎陰陽之炭而獲出乎造化之爐者也是日客有屋不掩頭室僅容膝新浴而振灵均之衣當暑而袗尼父之絡陳以珍盤佐以鹽实然而背与汗以相浹纓雖泉而莫濯雖袁紹之酒未皇飲而方朔之肉不暇食遠懷乎高山流水之勝近想乎脩竹茂林之僻環視六合神遊八極罕驪山之仙遊阿摩訶之旧迹飈無扇金景已含壁顧無地之可避姑惟意之是適於是舉羲扇披楚襟拄西爽之笏揮南薰之琴枕桃笙而高卧倚竹床而長吟已而月明星稀籟靜杭沉虛室生白玄関不扃頓覺耳洗巢父之水不待面陸元規之塵遂廻而肺腑之痞去遂適而毛髮之寒生恍兮如駕黃鵠而訪河漢忽兮如躋青鸞而上蓬瀛殆莫知其為朝市不避風雨之吏而其或為山林不知寒暑之人也耶心既休夜澍永幡然而作若有所警乃思天地兩間寒暑二證以四序之推遷猶非人之苦病而況中宇宙而立司民物之柄与其処唐帝之風殿兮人閽苦乎炎熱孰若羅漢文之露臺兮海內富乎清靜彼二老之避海濱兮得不以其炮烙之刑四皓之避商山兮又烏非以其弃灰之令儻不思有司之酷於暑兮毋乃使元元之不堪命已矣哉免沒兮烏升燕去兮鴻賓毋炎上其性兮毋熱中其情存乎我之夜氣兮聽夫物之秋声彼赤幟之欝〻兮亦欲東耳天困倚起涼風於青蘋

記

重建岳陽樓

洞庭天下之勝岳陽樓又擅洞庭之勝慶曆記盡之

矣後有作者未易加一辭嵗嘉熙丁酉某守是邦每公餘登眺令人浮遍溟渤郡娄大堤緬懷唐開元而後李杜張孟諸賢更賦迭詠不可勝數至我朝文正范公樓〻以天下為憂樂斯文一出斯樓之偉觀增重去之今二百載星回物轉而江濤衮衮与公風烈蓋巍然俱存也後十有四禩某以牧荆道過之亟訪徒倚殆山川不可復識乃知昔之棟宇中已灰燼今樓非故樓矣愴然為之感慨越明年九月郡侯淩儀趙汝簳書來以圖則危闌傑觀嶄廢址而新之君山本來面目欣然如对且屬為之記某俛仰疇昔雖不能忘情於此寧尔筆受多見不知量顧人事有因革地勢無今古世之出新奇之見者每至趨故常安簡陋者又憚於改作此天下之事不能尽如人意十八九非有英偉磊落之士心眼軒豁起古意於寂寥舒世慮之菀勃將視此等傳舍耳豈肯寘念耶余於是知侯之心足以經營四方不但一樓而止侯帝室之胄所至有治行及是樓与政俱成會上命之以提點本路刑獄仍郡組重湖波臣川后方尽聽彈壓亟是疇克稱余雖未獲從侯凭高命酒挹勝槩於几席意岳之人士將復見慶曆氣象已於斯樓占之庸紀歲月云樓之楹若干工暨費若干抑末尔不書淳祐辛亥良月覃懷李某記

重建仲宣樓

淳祐十年春制置使天台賈公似道犀華底功竣浚築事步城之巽隅有址屹然因金湯之餘力葺新甃規重屋即昔之仲宣樓也夏六月公易鎮全淮覃懷李某繼之如前畫越半朞告成蜡月二十有五日爰集賓校置酒而落之高甍承霓飛簷跨虛績繳輪奐雉堞環拱岩嵬乎凌巫峽之十二浩蕩乎吞雲夢之八九美哉斯樓之壯固荆州之奇觀也酒邊相与徙倚乎蕪鏤次列佳莽布湖襟江帶鷗鴈上下吳檣蜀艦憧〻去來問之山川蒼莽之外秦函宛洛雖遐想所未到裴回周覽東則瑜蓋諸人指麾煙艣走老瞞於烏林道也南則汀蘭渚芷古離騷之国飛鳥點〻墮水馬文淵征九溪蠻処也西連夔瀹北控峴方元德孔明崎嶇斗绝徒以白衣耩鐃之恥遺恨無極而叔子元凱儼如無恙陵谷变而草木腐慨然令人墮淚也俯仰千載尽在一目滔〻凡水逝者如斯何可勝數據古以驗今毋玩近毋志遠於斯樓之作不為無助也樓本臨沮漳仲宣側翅依人遭時多難能不動懷土之想豈信美非美歟使仲宣游於斯息於斯瀟洒江漢風晏波澄人民城郭槃槃都會東山小魯寧復爾思余嘗謂越吟數語亦猶晉人新亭悵望作楚囚语意仲宣有志於 王室者景升不武君子悲之

後之來者據牀領客奉扇麾軍運甓室壽而卻胡騎春
容整暇境會心融悠〻我思猶今視昔客有湖海之
豪又將臥仲宣於百尺樓下按江陵志扁名昉於祥
符復於紹興今既毀再葺能不與齊雲栖霞俱圮而
獨存此則仲宣之賦之力也賈公與余二祖嘗接踵
參荊州幕踰五十年兩孫復相繼來帥且荊揚更迭
余又實生是邦若作梓材惟其塗丹雘云廣併識之
董斯役者都統制衛海高達也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一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二

樂語

天基節靜江祝聖

春王正月承建隆啓運之期天子萬年歷虞夏重熙
之旦慶流虹渚光紹龜圖極下土以欒傾仰南山而
拓悅恭惟　陛下與天不息如日方中通變使宜合
乾元之用九暐階成文應泰運之登三珠星璧月軼
唐暉重桂舞冰天波澄氛息先庚改歲戴震紀衣萬
國歡謠播作河清之曲入乾壽域舉同嵩嶽之呼亢
蓂對五葉之開周鼎衍千齡之卜樂鳴嶰竹帽壓宮
花奉漢都護觴罄臣也而共祝虞唐中興頌無聖德
於無窮臣某等叨綴伶工欣逢盛旦借陳口號莫罄
形容

五葉堯蓂紀誕彌　慶流文祖已無基
星明南極老人壽　春布東皇太乙時
紅入仙桃千歲實　青歸御柳萬年枝
嶺民喜見昇平象　拜手同賡天保詩

王母致語

蓬萊隔弱水遠馳六景之輿中國有望人來祝千齡
之筭敢傳鶴馭遠對龍墀恭惟　陛下奄九有以作
君奉三無而立極動容天德存自強不息之心大貫
道真得久視長生之訣雖禹甸山河之外在堯仁兩

露之中日三登之太平長上古而不老臣無喜瞻南極暫別西崑訪仙侶於棲霞慶五人之統電蟠桃三千年結齊頭獻君前椿木五百歲爲春式同聖壽輙庚俚句上瀆睿聽

碧虛飛信入蓬萊　約我驂鸞作侶來
藹藹祥雲射虹渚　濃濃香霧下黿臺
喜乘蓮葉經殘劫　笑指梅花發玉杯
空等自應天地久　蟠桃不計幾回開

對聽致語

寶曆彼正紀流虹於北闕玉扆稱壽慶式燕於南邦堂開正是之華基共蒸春之樂恭惟其宮青油元帥

紫臺田臣恩覃五嶺之農桑喜動万家之桃李怡然問戍秦親夜觀之燈明花底趍朝袖有御爐之煙在其官輟班漢殿攬轡周原究心未雪之寃草康尺緣黔念殷雷之踐粟便散紅一青煙烽之氣共隊風雲之會以至得庚蓉幞縺集神綫藻洋柳營蟬聯劍佩對此棲霞之勝地同然甚露之豊門簷飾錢於宮花庭曲金鞮於飲苑為玉管作青帶相輝其府之彪英開黃道拜紫宸將共殿墀之舞蹈寧爭列無俚語少助歡顏

相對封人共祝堯　玉觴瀲灩酒浮椒
千山佳氣供紅旆　一道仁聲頻翠軺
南極仰祈天上壽　東風不隔海瀛遙
恩濃湛露何爲報　勉厲清忠答聖朝

代監營慰迎兩司宴制帥

九重分蜀道之弓嘈咨紫臺十乘受秦封之鉞來建碧油旌旗鼓角之精明禮樂詩書之雅重式開文苑爰秩初筵恭惟其官城南韋杜之家聲陝右韓范之人物紅蓼旧迹湓浦地偕蘇軾之浚清夫慶半楊揚州人看綠綸之四美挽戈動業擊楫事功上方推轂而命僭昨公迺秉鞭而問諸蜀不鄙錦江一隅之地要扶殿西半壁之天戶庭數日之間甫傳羽檄山河萬里之外已壯金湯閫中之父老争攻墓上之胡兒即潰岷峨之深雪疊崒太頻春吳華之暮雲迎監梅未晚其官偶焉解節幸甚依仁戎幕中之燕方新式屋上之鳥已旧敢得牡丹詩侯騰欲揚柳春風尽環賞花之叶肩無愧天山之一醉金罍我姑酌彼坐觀樽俎之將衛豪衣不足屈芳雅[illegible]之威績少陳韻語上佐清歡

春風旗鼓擁元戎　萬事方斷一虎堂
不障八千來劍北　始知十二小齋東
仍扶灞上真人業　未說隆中宰相功
整頓乾坤談笑事　歸來置酒未央宮

代蜀總過河宴制帥

十乘元戎談笑下西夷之檄一介行李馳驅來北道
之車錢穀姑無問於廟堂軍旅政不妨於俎豆輙忘
旅舍載飛霞蓮恭惟某官中正坤之黃裳剛明易之
金鉉中夜登樓秉月有制敵方孤舟橫渡無人真齊
川手自曳鷟塤之夜未分虎帳之弓碧雞坊前不羨
浣花之勝事銅駝陌上每懷秀麥之深思錐當鋒火
之平安靡憚關河之涉歷運於掌上喜在目中既銷
唐突厥之鴟張不料漢先零之猖獗人疑倉卒公獨
從容釃酒臨江徹三軍之銳氣圍棊賭墅折千里之
遐衝良由號令信而賞罰明與夫根本強而規摹定
朝頻指授夕奏膚公麟閣書勳行紀五原之鉄塞鳶

臺命相更看一水之朝宗頻促舍人裝即真政事筆
而我某官久違師席來謁制垣相閱四路之安危熟
叙兩年之間闊放不把之傲婦借彩子以拜婆桃花
與歌扇俱翻楊柳共春旗一色笳鼓歸來金印如斗
佇歌樂府明年之詞海棠開後燭影搖江且尽樽前
今日之醉卿陳俚語仰侑清歡

皇天祚宋啓真儒　手鑰秦關鎮蜀節
方策有之伊呂偶　規模如此漢唐無
軍聲靡制歸帷幄　王事驅馳任栗易
把酒東湖需捷奏　佇催公衮醉西湖

代錢蜀閫赴石

萬里金城西土釋关關之顧一封貂傳東山催周衮
之歸方岩廊開千載之逢矧閫勤並一時之命式陳
燕衎祓荷龍光恭惟某官沂泗真儒華渭王佐手袖
平夷之籌胸臆經國之規摹自綉斧祥刑名動江
淮之草木迨油幢易帥響操秦隴之山河一柱擎天
四維與古夜柝息銅梁之警春犁興玉壘之耕屬胡
敗之南侵肅戎旃而北定神兵雷動叱深溝高壘之
難窺虜騎星奔無匹馬隻輪之敢近正喜佛狸之斃
去更資召虎之旬宣上念石門介胄之勞人切商川
舟楫之望俾聞長安之日近何憂江面之風寒入覲
介圭之登宰席某官久依轅帳同被于旌帷象飛橋

正春水桃花之漲吳虹橫棹恰秋風蓴菜之時喜占
眉上之黃滿引盃中之緑昔蜀道難今蜀道易但無
愧色於王窗東雪山重太雪山輕留得頌聲於父老
輙陳韻語上贊清歡

自推瑞旂運籌　星霜四歷上閫秋
深培根本安全蜀　直用精神殲老酋
琴鶴公將離峽口　樵漁我亦訪吳頭
溪山好處俱堪飲　江路相衡醉未休

代蜀總赴召宴制帥

萬竈秋煙久賴關中之析靜一筒春水今隨天上之
舟歸相依琴鶴之清風與有檣烏之喜色不勞判決

制借傳盃恭惟其官文武全材詩書元帥慷慨濟時
之略春容經國之謀稚志神州小江左夷吾之智盛
心王室継隆中諸葛之規旌旗澄九縣之塵鍾鼓蕭
三更之月凡盤石四維之遠計皆毫釐千里之深思
関隴頼依乃戒梁金甄之闕斎夷維攘功存漢黄石
之柔既寬宵衣西顧之憂果錫晝錦東歸之命江横
鐵鎖徒勞父老之留蒙捲玉鈎已切公卿之望雖欲
浮雲於軒冕难淹膏雨於福負其官久托李蹊桐依
鄭里四載肆齊封之復一朝瞻魏闕之戀鳥倦知還
雲出無心自此問北山之約燕語留人花飛送客乃
共為南浦之遊此行其類於登仙時復無妨於中聖

輓陳盛事姑寓俞詞

曉來微雨過前溪　見説桃花水正肥
人送風帆還紫閣　客隨星履近黄扉
昔陪閑上青牛到　今趁遼東白鶴歸
留得春風滿金蜀　向知楊柳賦依依

代褰閤宴新除吏制卿

金掌上卿管鑰任北門之重玉關一老角巾欣東里
之歸酬十年賓主之盟申百世子孫之好式陳燕衎
庸講交承恭惟其官奕葉宰相之典刑四明洞天之
人物草庐定計比漢南陽之武侯蘭砌收功卜晉淮
淝之幼度掉鞅康莊之夷坦着鞭绝徼之崎嶇茲馳
條鬯之華倏報檄書之遽聽夜月城頭之柝靜振軍
声解西風蜀西之禁悉归同手宜陞棘列恣護檢边
新太乙之灵旗掃挽搶之妖彗銅鞮笑語訝青鷹塞
之轓轀金印帰来問残鳳池之鍾鼎而我其官熱臨
外閫久借前籌當班超遲暮之年未还西域頼先粥
精明之氣以代骑方懇慰席上之旧交纏綣樽前之
新好茗溪問隠應懐万里之雲恍花艶逃堤又是一
番之桃李輙陳韻語少叙心期

一従幕府估等帷　凜凜威名塞漢知
大苑老今帰去矣　小申公為爲新之
檀溪春草輕車熟　茗雪秋蔓短鬓宜
千載峴山磨不朽　重泰羊杜兩豊碑

揚州宴交代丘總領

玉垣虚席屈卿月以來宣金印交盟仍使天之家接
珍重子孫之契殷勤賓主之情恭惟其官東南奇材
南金雅器蕃英當世秦淮海之風流馳声中原祖豫
川之人物適牙籌之多暇擁寶鉞以借留兵前之北
太春閑幕下之芻粮山積驛北凝旋之夕頌棠於衣
錦之晝行花对無双可聽燕城之歌吹楼登第一宜
庵北固之江山佇趣舍人亟儀王所而我其官輟從
班若來任幹方山川人物相与功酬穀粟金湯孰為
籌度趂得牡丹時候讌賡揚柳春風一笑交權同心

永好憩棠句萬愈多茭舍之餘陰杭葦相望共記同
舟之叶濟其等幸逢盛事輙貢俚詞

騑騑壯駕暫臨邊　淮海東頭護玉旗
春滿四郊耕穀雨　雲屯萬竈飽炊煙
平山柳絮隨絲響　新水桃花颺綵船
歛灔一杯擕却醉　明朝有詔侍甘泉

壽城凱還宴將帥

金城鼓凱鮮胡騎之重圍玉帳論功秩賓筵而肆設
雲生勝氣雷動歡歌恭惟某官呂馬帥中興第一之
人才國士無雙之声望引戈船而競進斷鐵鎖以先
驅聽鶴唳以走秦師未數牢之之畧乘鵝池而入蔡
壘尽歸李愬之功笳鼓歸來旂常垂績其官史監軍
家傳忠烈身屬橐鞬白羽麾軍方賦詩於馬上紅旗
報捷已折屐於棋边成三軍敵愾之勛皆一士運籌
之力某官葛都統性資鷙勇氣掌驍雄奮踏直前讀
詫盤龍之勇登城嫚罵坐折佛貍之强其官張都統
萬福威名臨淮風采據渚斷路雖令揚揞之屏技柵
斫橋尽殪元英之衆某官趙都統精忠貫日勁氣橫
霜擐甲臨陣孰敢攖於熊虎執訊獲醜凡欲繪於鯨
鯢連連吉語之交馳頷頷新城之無恙我某官除昨
艱棘應變從容列隊攢花喜見勞還之賦萬甕行酒
爰修歛至之儀凡我同舟之人共為金壁之慶某等
顙蒋軍中之樂載陳席上之歡敢奉俚詞用誇盛事

新壖屹屹鮮嚴圍　十萬全師破賊回
元帥擁旄朝授策　將軍畫籌夜銜枚
椎牛犒饗懽声動　伐鼓專鷁衮柏催
尽道平淮勲業盛　總須圖像上雲臺

凱還又宴王宣使

玉關奏凱擁召節以詠歸油幙論交秩賓筵而歛至
煩公緩轡慰我同舟兩君終始之相依一笑寅緣之
非偶恭惟某官凌煙氣貌貫日精忠守門户第一層
有熊當道屹金湯凡千里無馬飲江白首踏邊毋心
體國雋父畏猿臂將軍之望上每懷虎頭都護之勞
指微遺之千虜方將入覲佐元戎之十乘聊以借留
要將西塞已效之功模共補東壁未完之籬落佇清
氈罽即正殿岩我某官平日心期共濟国事西崖平
而大饗式奏戎公東山歌而廣情喜逢嘉客肉例十
年之雅好鋪張一段之舊功少爲听度曲於佇西行
矣趣齊旋於閶闔龍光三錫直看金印之腰懸鯨吸
千鍾莫惜玉山之醉例某等輙陳俚語仰贊青歡

八年一柱屹長城　此老胸中百万兵
有造于西棠播頌　勞荒之北草知名
喧天笳鼓歸時樂　揭日旂常曠世榮
且為平山應少駐　莫辭酩酊尽歡情

桂林宴交代董侍郎

虛席三階銀漢趣雲槎之上交符入桂玉闕頫星履之臨藩垣賓主之相輝海嶠民吏之役觀式修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六朝禮樂之英三晉詩書之帥力陳仁義豈蕭曹伯仲能之洞究天人信游夏師友遠矣存李力於廣大精微之地付事功於雍容整暇之中左江右湖廿棠成蔭出藩入從紫荷通班暫爲飲霖雨於商岩賴以洗瘴煙於秦嶺堂高正夏歌盡消青晝之長岩竹讀書篆爲樂黃庭之靜不勞鈴晝自昔勛庸南人見諸葛以畏威西賊聞一韓而破膽既寬上顧宜命公歸水羅帶山碧簪小留毋遽廬玉渙前觀風擁使華而西上十連作牧縣王事於南中山川人物之精神海嶠民黄之鼓舞聿陳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經濟宏才發清雅望喬木故家之文獻猗蘭奕葉之芬芳事會剸裁迎刃而九牛解功名游戲探囊而萬馬瘖罕齊楓陛之簡知久歷筍班之步武望太微十五星之次爰隨從令分扶風二千石之秩載宣侯度久矣乘軺之有命豈容出岫之無心爰屆星臺用清煙瘴癘圜扉之草綠陳陳倉庾之粟紅對碧玉簪聊且挹千岩之秀駕青絲雲便當闢萬里之津決有詔澀才待席虛而我某官論心惟舊握手載新何幸蕭相故人之遂獲奉冀州刺史之歡鈞印金鎖大拜非遲某官壯也揚邊老而度嶺昔依鄰騎鶴相望烽火之陽江合接武驂鸞喜餞袞衣之何闕瓦礫何處於在後鈞衛允賴於君由兩君凡堂一醉今夕摩挲桂影正當三秋沆瀣之時指點梅花應作萬里椰邊之夢不妨賴玉浩唱後金某等猥綴伶工輒陳口號

同是虛皇老從臣　海山深處細論心
金蘭誼篤新藩翰　玉筍班趨舊禁林
對月不妨延桂影　思人惟有護棠陰
公歸定是詞高手　莫忘梅花雪片吟

桂林宴提刑

一年好處方當霜菊之天五嶺宜人向在雪梅之地不妨賴玉浩唱後金某等猥綴伶工借陳韻語

鷺洲鴛渚久相知　須節淵藩茲此時
越俎況當交使事　牽鑣何惜話心期
欲逢桂子三秋候　細和梅花萬里詩
指日驂鸞天上去　倚看接武步丹墀

桂林鹿鳴宴

桂林致藝英才登照乘之珍苹野燕賓會府餞驪鑣之駕辰列一鄉之翹楚春生四座之縉紳得意雲霄增光海嶠某官楓宸楩楠之秀驊騮騄驥之奇人傑地靈有興國倫魁之芳潤風聲氣習皆淳熙師帥之

陶成季穷六藝之喉衿詞擅三都之鼓吹共誇好手
競壓當家非王禹之友朋則歆向之父子观喜氣交
騰於肩睫視魏料枕摘於領鬚况鵬運之程材与騄
駕而並駕銀袍珠牒彬〻楚蜀之珍紫綬青衫擬〻
江湖之儁挹此带水簪山之佳勝同為梯雲步月之
壯遊指梅嶺以問津勉旃行色訪杏園而賜宴対越
恩榮经略甫及戍瓜適當鎖棘省郎付勅夢回册地
之前計吏献書吹送青天之上提刑明仪朝著耳目
臺綱大拳〻帽共仰典刑之旧都亭乘傳咸膽礼樂
之新傒屏偕蓉府類從臺幙与芹宮揮映春容雅集
縱吏修程繫揮着鞭要賈聞雞之勇吹笙鼓瑟且慶

鳴鹿之詩章緩於工瞽陳〻號

玉帳宏開會衆英　嶄〻頭角露崢嶸
人才數卆淩煙賛　姓氏推先月旦評
桂子風前鵬翮健　梅花雪外馬蹄輕
兩冠衣鉢須争桂　蝶嚮掃来畫錦榮

判闈宴交代買尚書

淮海揚州開釣陶於一相江漢南紀付鶴鑰於斯人
藩垣兩地之迭更英傑百年之凡見式陳雅好爰秩
初筵恭惟某官古社稷臣今詩書帥論思宣室方當
各陽處士之年慷慨新亭已負江左夷吾之望不由
閥閱自致功名載建碧油幢並登紫荷槖煙竈飽閱

中之餉兩聲動渭上之耕傳檄汇馳烏孫風動拳鞭
西指白帝塵清望之如雪小水塑之忠人隠若有金
城湯池之固圍登楼作賦士推文字之雄睹墅圍碁
虜服規模之定经营十載東注九重晋書殿之奎躔
辰籌帷於斗野盖公卿多是後將軍之册而士卒尚
存先太師之衣自兹肅豹尾於雲旗掃旄頭於天極
清廟𣗥而定鐘虡破穹廬而碎轀輬明公談笑辦之
中原指搗定矣平山訪柳了天下之儁功公府登槐
即軍中而大拜而我某官迭從桂嶺來次榆边入汾
陽之軍何有號令之精来尋子明之拳憫無意思之
深長勉殚後乘之驅馳期踵前規之謨畫吁鷹臺上

秋風懷落帽之遊騎鶴楼頭夜月憶吹簫之夢締交
盟於金石伸慶集於尊罍古者思其人爰其棠兩不
司此心如此水某敢陳〻號

底事元戎綴上元　揚州勞更重荆州
要酬業𥡴中原志　坐释楓宸北顧憂
白羽一揮新玉帳　朱簾半捲旧紅楼
此行整頓乾坤了　公家莱衣巫黑頭

判闈宴呂馬帥

金吾上將私來八月之槎玉帳主人喜會兩星之折
共籌閫務虔設賓筵恭惟某官盖世勳名柱天力量
抱無双之才氣居第一之戰功東鉞臨淮見謂老熊

當道分弓鎮洿隱然猛虎在山十連帥之按行三衙
司之貴重波陰江漢響震閩河朗吟而過洞庭姑小
神仙翁之劍出獄而遇渭水行將應尚父之旛笳鼓
歸來節旄餘事某官老儲護塞喜復同州款曲交情
十載相逢如曾綢繆王事一言不及於私正當呼鷹
臺上之秋風休憶騎崔樓前之夜月桂花照席薤葉
傳盃此席在昔日中相与更尝甚矣兩君於斯堂上
不妨談笑固之某等獲併類行輙呈口號
海風吹月近中秋　碧玉天高爽氣浮
文武對開王儉幕　主賓同上仲宣樓
基邊正要看新看　尊畔何妨話旧遊
了却經營宛洛事　入登樞筦贊犧筭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二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三

䟽語

代閫帥　壽慶節功德䟽

律司炎帝當九夏之居中運啓金山逢千秋之紀節
敬憑佛教仰祝皇齡　皇太后陛下伏願並日月之
照臨曆神明之佑助恩翔四表歛五福鍚庶民慶洽
兩宮規億載恢帝業

又

東朝祝盛壽陳長樂之儀南國化行人誦關雎之美
助培景福用集勝緣　皇太后陛下伏願行地無疆
與天同久滉滉藝藝懋開玉葉之昌怡怡愉愉安處
金根之奉

又

天生尭母式當夏五之書地守漢藩宜上嵩三之祝
敬修妙果爰介洪釐　皇太后陛下伏願壽符後天
功高太極萬年為母瑜任姒之徽音千歲垂基邁商
周之歷服

代閫帥　天基節功德䟽

麟經謂一為元曆新行夏鴻範以五次極瑞應生商
熏修肅表於輿情觴用自隆於景福　皇帝陛下伏
願曆神明之佑助廣日月之照臨光闡坤珍丕承震
器得位必得其壽允諧頌美之詞作君而作之師茂

建規恢之業

又

曆鳳頒正載啓泰亨之運渚虹流瑞聿開震夙之期
敬遇佛之良因仰祝乾坤之雖老 皇帝陛下伏
願祈天永命判治保邦措國祚於泰山坐臻擧國躋
生民於壽域期與錦長

又

王次于春適紀攝提孟陬之序帝出乎震方增泰元
神筴之年敢披蓮苑之琅函並集祇園之珍果用祈
睿筭爰寓臣衷 皇帝陛下伏願福等河沙壽踰嵩
嶽禮樂備東朝之奉衣裳煥南面之文日月清明壽
照八荒之域乾坤長久永垂萬世之基

都司代寧執落建 天基節

春王正月開帝武之篤生天子萬年聲臣工之歸美
肆修梵典肅敍微忱 皇帝陛下伏願如日方中與
天同運載祝慶舜謳明良庶事之盛三祝頌堯曆富
壽多男之慶

滿散 天基節

攝提正于孟陬爰紀誕彌之旦泰元授以神筴聿增
有永之年謹率周行共伸華祝 皇帝陛下伏願丕
迎丹命光握乾符佑下民作君作師永爲人極有大
德得名得壽益衍帝齡

天基節功德疏

星流華渚欣逢載夙之辰雲集祇園恭上無疆之祝
綿延多祉率普同詞 皇帝陛下伏願斂福錫民垂
基建極正九五乾爻之位與日俱新邁四百甲子之
年後天難老

上梁文

准東制府營廳議堂

准海殿邦偉軍中之元帥舊垣建幕來天下之群英
聿觀棟宇之新始覺廛署之盛綦官綴縣紫纛來建
青油發從四方之將幾環轅端過作諸侯之客屢傍
人門飽諳出塞之吟慣識從軍之樂今乃總轄鉞之
戍是宜陰兼爲之仗春陝東西責任之方兼州岳句
北人才而熟其梱懷故老主賓觀國之帽將尚友前
修文字樊川之重見對此月梯燈基之謀定與夫雪
裏風檄之勤勞雖多贊慕以持麾戎已聯鑣而向闢
假塗於是傳舍視之無而賓旅紛設堂湫隘豈以
定遠懷歸之際不爲叔孫必葺之圖大案小桷輪奐
美哉後勁前茅規模遠矣是乃見眼前之屋周旋還
掌上之圖共齊其閣相視而善巡蒼爽笑于坊訪東
閣之梅花倚欄揮毫要復見平山之楊柳輒陳韻語
以相斷声

抛梁東樽俎從容可折衝一把平安傳夕燧邊

無收馬與弓

抛梁西畫棟參天萬象低須信衆思能用蜀豈徒三寸可降齊

抛梁南畫永青油足笑談毋說池荷從水泛要培亭竹与雲参

抛梁北將見呼韓來上國一朝盡布清書傳指日銅駝出荊棘

抛梁上機筆如飛光萬丈瑞墨鳳閣由此升何止區區舍人樣

抛梁下燕語清風新賀夏長安二月花正濃得意歸來上金馬

伏願上梁之後皇威清海岱萬宇共賓幕府有良書一堂慧暇贊席上過師之略收恭遵破敵之功道涵交孚有緑水紅蓮之樂勳名昌盛驗赤雲黄色之祥

招諭北人通事榜文

自有天地素推中國之仁從古戎夷無百年之運數我肝胆咨尔聽聞惟狂韃自塌起以來尔諸國罹非常之禍殺人盈野積骨成丘屠害尔父母擄掠尔妻孥飢餓尔體膚剥奪尔財物聞每歲簽軍之役多向日略虜之人尔則嬰鋒鏑以當先賊乃得金帛以安享做奴做婢經歲經年況生聚之几何而科需之甚酷惡盈累世怨積上天晨兆遂獲以專权逆雖不

得以窮號犬羊文咲鷸蚌相持頗率衆以張皇妄声言扒侵軼豈知生民之禍变已極皇穹之歷象可稽故其祀須而南轍是失利而北皆謂來歲壬子載戌（人扒前壬子歲知數者謂不過六十載）佛狸之數將終近占太白甲寅歲今（二月一十四日甲旦金星犯昴宿）旋頭之鎩已落天之所廢人莫能興尔等或中原遺民或他國壯士雖犯賊勢寧無人心思勞好逸當以同然含逆就順豈不恍此我宋至仁与乾坤則一兼變無尔汝之分用兵二十載于茲通事爭萬里歸我脫之水火飫之稻粱出異域之介鱗被王朝之冠帶皆作美戢皆得安居与其受苦之深曷若見几而作有能反戈殺賊納款歸朝或執管內第一路一郡而降或自陣前領一軍一部而至或擒捕以獻或結党以來大則建節分符封妻蔭子次則職功輕重論賞褒嘉自都統御管轄路制領將副當以次補授如田地屋宅金銀布帛錢米當多數給支我朝廷素不負人尔富貴可以終世書名史傳為国勳臣當使世本懷州老於此事每同彼慕榮為宋孫如蔡罕太納南合中書别出古速魯花衆大官人當使近已通書來布此意尔須日前事等不拘我朝人漢人回回統察河西契丹女真得此榜文相為謀度背楚歸漢復見西都之儀用夏變夷不愧北方之李

序跋

跋郭靖父告

右告二軸六件乃新進士郭靖甫之五世祖究丘明府治平至元豐時所給者也中間如魏國韓公温國司馬公古靈陳公南豐曾公王文恭珪蔡持正確當時諸老皆注名其間勅命制度與今畧小異余五年前仕淮西幕識靖甫于壽顏戎馬中見其文采議論若有典刑心異之未几出此相示仰 先朝盛時之安得復見悵九原先正之不可復作抑知中原故家之猶有人也靖甫在南譙為世族方其脫身荊棘以鐵庵全宗人且不暇顧於先世舊物寶有弗墜歷劫火而不燬賢於甘棠故勞遠矣予以是嘗期靖甫之必世其家今果登淳祐元年進士第遂續郭君世科一燈詩不云乎是以似之傳不云乎必復其始是豈偉而致哉余惧或者不之服以倉荒待靖甫故為表而出之

跋皇甫相士

去年春遇皇甫兄于赤壁之清暉謂余曰制帥史公必登政府孟公騎帥必授鉞部使者陳公必峻用是略已驗今再遇之王麟堂下所以期主人者猶史公及品劑一時人士雖未見其驗否亦灑灑可聽余為天下之至無用自知非萬里侯相兩地會晤屢費道人眼力且謂余它日尚須在兵間驅馳酒酣燭暗堅欲索余言為話柄余聞之里人曰士有赴科舉者多詣卜肆以訊得失日者為陶器數百古以為撲滿者以待之至者輙予其一曰先筆此奉必魁占今以始日以一金買此器為吾謝露棘中者持元器以酬失意輙碎之而器中則大書一落字毋乃皇甫兄所以戲予者歟交游相問可持此呑一大笑驗不驗姑置勿論

跋商宣教携示先開國遺墨二

嶺表去天一方自三吳來仕者求諸里人猶鮮況北方之人乎況北方之同郡邑者乎況又北方之同郡邑南方之有事契者乎況又北方之同郡邑南方之有事契越五六十年而子孫相邂逅者乎鄭亭沁水木澗盤谷知在何所而一一寓于浙一寓于廣乃相與叙昔人之甘棠話故国之喬木此殆千里似人空谷足音也商兄不遠不鄙携先世手澤相訪兼有典刑豈俗士所能哉再拜書此以返之嗟昔先太宰以建炎己酉入粤先開國以淳熙己酉在賀不肖孫又以淳祐己酉來桂百二十年間祖孫六世而三臨之家北人也與南方有緣如此又皆在己酉豈偶然哉因併及之

題吳太師書軸

活千人者有封太師吳公盛德之可紀者甚衆晚作
能盡知但聞當持節時發粟賑飢活民陰德不知其
幾千人矣王溥官賤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因天下
之所共期者今方旦夕左右種蘇中外三槐王氏之
不足以望下風矣倘想典刑九原不可復作一日客
趙君必寶出示公之遺墨蠅頭細書溫然光采可掬
中閒為士風為公道切切慨歎真足以砥礪時俗使
進諸閭區此其家藏經驗良方欲其斂衽伏讀之餘
趙君俱識軸尾用拜手謹書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四

青詞

代盧帥上元祈福

上元校福之辰維春伊始當路宅生之寄身歲俱新敢瀝丹衷仰投洪造伏念臣猥將漕事兼領帥权恭封圻最郡之間自邊戍累年之後久更兩苦士未能解甲以還營一有風塵吏不免調丁而轉餉茲當陽和之候共祈安靜之休爰宣真科用迎和氣伏願穹昊監雅誠曲賜遹諾夏底寧一旅絕湖庭之警有秋登慶共豐臻南畝之祥

代合肥禳火

同日告災甫深嗟於泗境驟風翻崖火徼及於此州嬋懷警懼之誠爰事祓禳之典伏念臣猥分塞閫邈在疆陲以屋以居半常災之相接崇朝甚速凡薪突之載鶩雖天道之難知亦吏治之所致用稽灌壇丞演琅函伏願開伯藏成豐康歛紀雲寬帝澤坐消翔燎之虞老幼冀居同享安平之福

代合肥祈雨

序紀大雩漫若常暘之診礼崇群望尚稽霈澤之施敢瀝丹衷仰干洪造伏念臣誤膺隆委邈在窮邊精惟時事之戚休寔係歲功之登耗茲臨龍見未應鶉鳴麥苗已望於敷苗麻麥浸妨於滋長更誠有慷民

則何幸〻爰敬後於齋壇用肅延於飈馭伏願道遂廣
覆冥鑒潛通雷雨之動藹益亟起夏畦之病天地之
間豐羨用臻秋穡之成
都司代宰執禳蝗
民方艱食期嘉穀之用成天未諄蕃尚飛蝗之為孽
用殫憫惘仰賁高明竊念臣等職忝弼諧道虧燮理
師旅且加之飢饉以私交竭於蓋藏荐歲大侵已起
無禾之嘆為螟孔棘豈堪有蟲之害舉中外之百憂
係東南之一路茲由畿輔遠暨江淮皇〻所從兆之
心贅〻駭衆多之羽慮深當宁咎在愚臣爰蠲潔於
琳宮冀感孚於璇極少回帝鑒庶即農功伏願閔此
鞫凶去其種類悉付炎火大宰貸田祖之神實維豐年
允協牧人之夢
代禳蝗意旨
位聯輔政道昧調元未能十雨九風之雜時適值一
旱二蝗之繼踵殍殣相望萊蕪多荒嗟汝農人一紀
正期於卒歲害我田稺群飛受兇於刈天近挺畿輔
之郊遠暨江淮之境若時為孽厥類寔繁心懷中夏
之安危實係有秋之登歉天非獨災人益阻飢紫民
生之何辜皆臣等之有咎用祈景貺轉作康年去其
螟螣之災貽我稻粱之慶俾紓國力允荷帝休
都司代宰執祈晴
多稼用成將畢三時之務積陰為沴恐虧一簣之功
載惟大計之實關匪但小民之胥怨浸淫未止刈穫
有妨致上心廑懷切之憂皆臣等職燮調之理供陳
薦藻望切傾葵伏願衛念時艱潛回帝鑒重雲解駁
亟舒杲日之明高廩豐盈允保康年之慶
代祈晴意旨
有秋將遂積雨為愆當閭閻易至於怨咨惧場圃或
妨於登穫爰殫憫惘上叩高明謹延奉於仙真用吉
蠲於琳宇仰祈慈光下照陰沴潛消亟回赤日之明
庶格金穰之慶
都司代宰執祈雪
律回大呂預占百穀之宜令典元冥未觀六花之瑞
散殫微悃仰冒明威伏念臣等功乏燮時道乖贊化
每賴帝心之默佑深虞時序之或愆秋歲將臨同雲
未合野有遺蝗之慮民懷多厲之憂爰涓沖科用迓
嘉貺伏願乾坤薦祉勝景效祥應乎地盈尺之祈徵
之三白兆豐年儲耕之慶慰彼群黎
代祈雪意旨
抄冬届候瑞雪愆期陰陽未應於天和時序乃行於
春令阡陌慮蝗蝻之為孽閭閻形疾癘之過憂謀惧
贊襄有乖燮理爰潔涓於琳宇用祓扣於璇穹伏願
協氣潛回同雲密布散作千里瑞花之慶預開來年

多稼之休康副民祈或寬臣責

母氏除祥

闕地及泉嗟棘心之罔極鑽燧改火條莫翔之再周祇對昊穹泣陳哀悃伏念臣母臣妾起家辛苦鞠子劬勞僅登六袠之年遽抱九原之恨音容浸遠日月易流興懷陟屺之悲劇復在原之戚始終七載禍变相仍長幼一門凋零如許皆愆尤之所致負痛苦以何窮爰卽除祥並修崇薦伏願南呂更尼東極垂慈憑藉津梁興導游於仙國嗣承香火未墮墜於故家

弟山為亡弟小祥

恩義至情莫如手足死生隨隔夏遠音容散蹈奥悰

上千無造化念臣行虧孝悌身積罪愆怙恃二親已嗟早世零丁一弟粗克享年僅存綫襁之孤復成幻泡之夢禍患至此痛苦奈何歎臨朔之告周碩形影而相弔追懷田歲聲禱靈山雖大數之難回豈初心之敢負用修崇薦爰附貞科伏願黑簿銷名朱陵延厄拯達接帶永毋墮於輪回追遠崇終抑有為之迷紹

江東漕祈雨

三農告旱致當守之黔憂一道觀風為斯民而請命輒恐再瀆敢瀝寸誠眷惟公家多事之時適值頻年用師之後流離屢集嚶嚶而仰食軍旅狼顧整整以張顒所望有秋以保諸夏茲不雨至于斯極況有

而且為災時折枕色河流如線非但穡事失時之嘆亦將根道有興徙之憂伊民何辜皆吏之咎僥三日之霖未應則一歲之計奈何用蕆殊私載祈嘉貺伏願曲回天鑒俯念民生畢起龍墻大霈崇朝之惠境無蝗害庶臻中熟之年

采石水府廟祈雨

慮極亀畦驕陽愈熾瞻言乎諸神物所潛爰就達於靈境用申於真叫春時適多虞之際方歲惟一稔之期皆夏涉秋迺歷時而苦旱白石漸合數郡以同憂不惟大田多稼浸就於槁枯亦且團水行舟莫通於鬼運雖僅四郊之枯潤未蒙三日之滂沱豈天怪之未回繹吏愆之所致不雨至於此極孰因其何以支伏願大垂金闕之慈亟下綠章之敕天龍一撥救民命於垂危螟螣盡除保農功之中熟

新居修造畢醮願

負郭二頃旧守先廬有至一區新營近宙茸修緩事被滌輪誠伏念臣逐界四方轉遷數載和淵明之賦田園久悵於莬裘懷子雲之居風雨尚虞於凌震今机成於輪奐庶知有於偉懷恭演真科用迎嘉貺伏願靡垂隱覆俾適居棲此息有保户庭之無督安燕聚首与家室以相宜

壽圍祈雨

醜夷犯順尊新壘以瀕危大德好生乞洪沉而請命用伸虔扣仰瀆昊穹伏念臣保障非才慢藏納侮以斗州三月之役聚比蜂屯當鈎梯四旬之圍凜如魚釜雖王師之進援與賊勢以相持橋絕中途彼有三面之勢雖多戕磧我雖寸步之前眷人謀至此浸窮非天意回而孰拔咎謂得數尺之水即可濟三軍之師爰演沖科仰祈沛澤頓削微臣之祿算以保孤城之生靈伏覩雨施屯膏風來良位捷傳淝水伸萬里之国威盡解晉陽免一州之兵禍

解壽圍謝感應

地有所必爭爰致窺城之寇天之佑者順華权卻敵之衅感供衆之生全罄素衷而報謝伏念臣猥分边寄適際時艱城彼州來既昧春秋挑昊之戒截于淮浦略無小雅攘狄之能方其築長壘以閉圍據中流而斷塞環鳥孫於境內肆逞狼心視赤子於城中几同魚肉矧元陽之適值雖援旅以莫前書瀝露香丹清氣祲果荷溺焚之極故有如影響之感通得一水以施新橋救柵之功不信宿而報全璧班師之喜脫新壙於危棘震中国之威稜非天意有以保之則人謀安能致此用疏淨供仰答殊休伏願上帝垂慈高真降鑒生民彌禍毋與南北之紛爭醜類革心永保東西之封守

黃籙普薦陣亡

醜類闖邊嘆闔謀之不力皇穹悔禍痛兵难之何辜敢殫迫切之誠上瀆高明之聽伏念臣猥叨兩鎮倏閱三年不能限戎馬之來侵未免陷生靈於多故或將校卒伍身嬰矢石之衝或工賈士農家破干戈之厄或流離而亡於道路或抄擄而歿於穹廬或因之而致凍餒渡魔之哭或值此而遭水火盗寇之难嗟衆生之不幸雖浩劫之难逃然一失有死咎將誰歸而三軍司命罪復何逭想馬臣夏畦之鬼與步揚夜哭之魂雖捨生取义之無慚而茹痛含冤之何已因擇歲終之吉上祈天宥之恩比而由師旅之淪亡因此入坎離之鍊度物化輪迴永無沉墮遊魂精氣咸與超昇用答遣尤以酬心素伏願聰垂慈造尽滌宿愆厄度朱陵咸享人天之樂慶清紫塞俾安老稚之生

淮閫得祠歸里

非才分閫每懷誤国之憂得請歸田實賴自天之祐謹攄情素上答穹蒼伏念臣本以書生謬專戎事任兩道十數城之寄凡一千五百日之留八經虜入之塵机無容髮三歷边圍之急食不下咽幸蘭奉於皇灵獲屢摧於虜醜事危虎口命薄鴻毛四封未靖誰实尸之一夫不辜臣之罪也茲抗能而興懼累抗疏

以子休恩錫公朝生還故里善釋千鈞之纍許壽一
聲之盟非造物者賜之豈臣力能及此捫心有幸感
德無窮爰薦潔於齋壇用仰酬於景貺伏願三天対
越寸念感通畎畝不忘欣際升平之運户庭無咎永
為蕭散之民

荆閫辛亥保安春哨

分閫圉功頃慮防春之擾籲天請命幸銷猾夏之氛
輒瀝愚忱仰干洪造伏念臣驅馳已老牧御非材洪
流為沴亟切民憂青草將生又傳寇入卒邊塵之不
聳皆陰佑以無虞敬演沖科用酬景貺伏願上帝曲
廣好生之德俯矜微臣本無嗜殺之心䏶藥惟征頼
威靈而集事于疆于理乃封部以奠居

荆閫辛亥保邊醮

國之事在戎莫重藩翊之復天所佑者順實依威鑒
之臨敢歷丹誠仰干洪造伏念臣材非用武職乃鈐
方生平對越之心惟憂戒失分表經營之想何力敢
為睠䧺襄樊本故疆宇十五六載付之榛莽數百里
地隔以腥膻屬君命之有嚴犯兵家之至險執戈荷
鋪暴之燥日之中撓撣連檣觸彼洪濤而上一麾不
聳二壘迄成彼酋雖及境而遁歸吾旅悉全師而克
捷是由天意夫豈人謀第兵交寧免於殺傷而戰忿
將萌於侵軼此皆臣罪深為民憂所慿宗社之靈其
保封疆之國用酬素願爰演沖科伏願昭上帝之好
生佈中華而降福城郭人民之皆如田重欣風景之
還山川鬼神之罔不寧尽洗妖氛之染

武當修醮

別名山二十年久嘆煙塵之隔統楚地六千里復睹
香火之新厥有宿緣獲依靈佑伏念臣粤由弱冠嘗
謁殊庭夙承先志之敬恭嘗賴危机之保護中嗟福
地忽墮刼灰山川鬼神為之典亭城郭人民傷哉非
昔致諸中朝之過聽俾吻外閫以來宣氣數當回封
於載復命羽流而往奉知廟貌之不移爰契丹忱遠
陳清供念貢乘尚虞於致寇而干戈寧免於殺人亟
夫非辜微臣之罪是雖共於王事恐未契於天心敢
為兩道之民用祈衆真之貺伏願虚危躔之照耀翼
軫分之又安一馬不驚見昇平之世界五龍如昨還
青帝之道場

壬子禳火

疇昔之夜當軒火之方吏嫚罪於天忽駭風之肆虐
燎由魯廐延及糧倉方烈焔之騰空几池廬之掃地
投誠醉擧彌交須臾推祭讜以有衛寅沖科而告謝
伏願免貽民禍責止臣身賜福崖危常保元气之物
真居翼軫永消閼伯之威

壬子保安春哨

地雄諸夏魁非分閫之才天佑一春幸弭犯边之寇
敬伸丹悃祇答蒼穹屬時青草之方生倏報赤囊之
將警列城經理之暫几扃鑰之尚疎四野生聚之繁
恐金革之不免惧吏不武致民無辜賴聆嚮之有孚
哀封圻之無失至于鄰境雖連日之跳梁訖彼酋渠
才七日而退迺此非人力盡出天威謹躅殺旦之良
庸展閤場之謝伏覩衆真助順大造好生用休遹麥
之岳成功與動揆漢水方城之修備固有苗難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四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五

古風

丁亥紀蜀百韻

太歲在娵觜義取正東陸虜自二月鐸騎初八日羽書西還
來胡騎振南牧倉浩星火急飄忽風雨速逼陵我封
疆剽掠我孳畜一越摩雲陵摩雲嶺在大漳界之上
之汗宕岷俗再度峯貼隘
入階重為武階毒胡兒忽全名以為
韃靼屬以戎司為韃靼為韃靼而或
族又名或以為疑嘉許讀
衣毛不知帛疑以女嘉許顏譖疊
勁弓骨為面戎人為所衣多飲駱非茹粟
不毛之人食以為麥牛羊肉
健馬鐵裹足戎司以為鐵裹來到兩馬有人比馬逆神以全為鎧和無時駕言
取金夏具鋒不可觸如竹迎刃解枕雪以湯沃先聲
張虛疑我師遽蓄縮心已執撤迷手為望風東一時傳
韃靼不可戰以此突晞戰為守計乏奇與伏西和
宜軍望風可不守自三出以元月初不和被圍三月文南督擁蹋人甫
閭斷西末道百閒通正王宫信城十而餘出騎三守擾將利僅小退凱音
久月初下春秋聚石方自利直百把經趙信西南耕大制師司逆讓傳提之前音
三以下設害犯以肆得聞書
陸讀襲陽率壬之上將死曰良伏是方以犯聚方將半襲鄉蘭頓
蘭皐要寸功
書丙夜聞前茅石門宿
逆全控三閭謹毋費一鏃魚梁閉仙原
手制司元以下程信守之全武休護牙谷一武休二關十去里以元

李大亨七方對壘持七方去沔州近百里元以相戒
守之麻付守之沔州年以死吳桂守小路通春
前轍覆路官壘蹊徑閫制壽官部塞而吏無三官閩軍民守西司
戰士據林麓由是關以外民皆棄廬屋令制
亂兵從不有老小入閫而西康至天水惡不趣蛇壤風集
閫兵太守陳伯安悠青雖路鈴閤守而不至到官境亦
康戎太天守張雜機安令州守仙而康天兵吳兵何三
一蛇餘地已付摩鹿百里制司元提到守去吳剛同守武
驛遂秀遂蕩河池本無屢百里禍尤酷何上池司唐末
林為秀最兵蕩群盜沸於男賊是時閫外到百地姓到青為
盜之遂賊清秀兵葉萬君盜沸於賊有時兩閒百到姓盜果子
之遠賊秀葉萬民湊如輻毋悲愛子死夫沒蠶婦哭城市委棄
類流民湊如輻毋悲愛子死夫沒蠶婦哭城市委棄
蕩道路紛怨讟于時孟昌民十室空五六之是時民皆入昌
山避牙檣嘉陵末舳艫尾聯屬沔三月初七日登舟音到
徒避牙檣嘉陵末舳艫尾聯屬沔制司宅春登舟下

到孟昌九百餘里十一日孟昌閫吏隨閤兩日下果十日
孟昌九百三餘日捷十下果一日閤十東隨啓行驛書轉加促鼓
吹一喧後部起旌旗蔽前轟大帥司明隨行
吹以蜀一人萬前人部發三月沔州十八日大帥孟昌起前旌旗師
吹以南之人萬前人計發三月沔州十八日大帥孟昌起旌旗蔽前轟
文到南而之警二十計未旗州十八日大帥孟昌起
未到而遊二十三分元戎轟兩勞使者重
以瀆卒徒跳梁滿山谷三分元戎轟兩勞使者重
定不聲至人散言誅不平未知孰人情往傷弓未
免驚曲太上着避鄉井輕去時孟昌孰人情往傷弓未
燭蛇文時孟昌市井小人老時小入昌山避家兒游手何風
下事機正請張天時李奕煥嗟哉是日也性命危未氣
晉邊死季龍周翰舊方叔不聞武侯敗街亭誅馬謖
蘭皐之敗吳張前安功而猶有孟明在焚舟報秦穆
行敗以遠今罪程信

中有山西人慷若國深孱擂紆發欲折意氣喜可掬
程信以誅將尤勝不待斬樓蘭閭巴事董粥暖
大言往者悔幾已潰心腹閫之何所云首疾已瀕顱
耍不知護頭目住心三陽三大攄閭之何所云而尚為未者
道果已熟護頭目住心三胳三陽之何所云首疾已瀕顧
戲是不時止自日三遣人兵以謂之外之來五營州守三諸將閱侍世文守何所欲折
紬朝廷無事時貴司百以為之以謂已潰
解熱失三四五十州萬錢斛糧閒民力衰何辜變人罪難
惟悍喜胃尚原野斛糧閒未旌平涼家不戰遂人罪難贖色雖方
起鄜陽獄有諸王將吳以主宗之師變不能制府安服遠間父有子忘死言于是鞠辛

苦在遐邇恩賞埒勝鷙事宜恩賞未及戰士而張幾
効先輪死不及介推祿事以下未及戰士而張幾
亂臭糜爛深刑痛斂朴漢校奴僕誰不動加誅以賞有差張
時好時在勞未仍忍遂誅劇諸
刑以以次以時不好一勝數二十之時日在勞來仍忍遂誅劇發來敕
以以以次一勝數計二十之人手記日在頻閒留窖藏悉已發來敕
遂死一夫耕食餘幾日蓄田里思反業
官軍不出即後而原堡未修築遺頭原堡未修築
全城圍甜事也銅鞮由公冠惟退事之
鴛廬舟空奮着亡局促君不懲艾而我為懇慮我閣
報中朝四境已清肅遠傳中閬冠元報廷出境沒內境清上肅兩一人万

人心可歎寧可服當時屹如山一二臣可録凡此保
蜀功西和李公獨趙公繼一出頫慰河人欲益昌所
毋動飭臣尼其轂公論雖未泯天幸不可復安得如
紹興魏公任都督以口伐可汗我恨匪元璹徒能効
曹劌遠謀鄙食肉言之貌愈戚至此淚幾欶客既聞
斯言稽首拜且祝九廟宗社靈百城耄倪福徳澤在
天下人心久滲漉徒以成敗論公等皆碌碌伯比議
莫敖蔿賈知子玉春秋過責備小事書簡牘子其射
爾舌毋取斧鑕羆漢人悔鴈門唐師老鴨緑有道守
四夷初何事窮黷不戰屈人兵正豈待驅逐吾　皇
天地心萬國閙春育嘻啓元帥功非夕則在夙出命
宣黄麻入相賡緑竹除書從天來恩礼方隆将三公
應昴象柜𡴭運坤軸小吏置蚊虻壯志寄鴻鵠分無
万戸印晃尓一盃酥熟慰憂懸心有詔不盈軸光門
万里天意者未覩瞩　君相勤外憂必有寧我蜀
過涪州懐伊川涪翁兩先生
昌黎昔作潮州游潮人百世稱名州又聞柳州柳子
享柳人至今愛其柳二公皆以文鳴唐所至不偶為
異常辛令江海流落地化作文物聲明鄉涪南僻在
巴子國地绝中州少人物天將儒道寂是邦曽向先
朝處覊客河南夫子間世異山谷老叟人間仙一時
轍迹相继至頓使光價増山川嗟嗟道徒孟軻死一
貫誰能接原委又嗟詩自杜甫亡四海誰能造詩壘
幸生伊洛續金傳鳶魚逐復窮天淵從而江右振餘
響清廟之得存遺弦今踰元祐二百載草木猶人尚
知愛文章性命雖匪伴氣象風流久皆在惜乎兩公
生盛時下与屈賈同驅馳涪人則幸公不幸天下應
怨涪人私
壽藁閣
江南三月春事濃人間處處㬫東風山陰亭下羽觴
季長安水邊簫鼓從衣冠酣燕太平久干戈浸鈍𢦤
钺朽神州風景雖慷慨已付新亭一盃酒皇天祐宋
當此時乃眷晴作邦家基水晶宫裏氣奇瑞翼日生
此神仙姿平時功業在孝術浩道邊防講明出遂将
姬旦勤劳心一洗吴人修畜習襄陽自昔天下雄形
勢今處常蛇中彤弓詠矢自臨牧軽裘緩帶推從容
雞鳴而起夜無寐切切安危以身繋四維盤石固遺
慮千里毫釐尚深計一民未飽公食之一兵尚寒公
以衣蒼頭皓髮已若齊黄童白叟人甚嬉騰言二十
三郡固根本其藩賴封疆農知勇枕士超距豈但邊
人戒生涼幾番羽檄動漢閫折衝随出精神間牟淮
既敵江漢盛救邪吮畫春秋难往時固未一與役動
以千金大衆給自公邊用足幘府不費中朝一毫力
往時餽餉職調師粟殆不及暮年支自公留屯上方

畧粗来狼戾如京坻規摹宏大有如此古犹其难况今擬朝廷宿望四海重中外先生一人耳我聞天正腹有百万兵西賊聞之心膽驚胷中武庫今十倍一塵宜弗韞韇侵忠定昔年鎮金壺一信五年方收得况今終始一勤字十年之間未嘗息嘻嘻楚人中討無日休越人生聚幾歲周規摹止候機會王社稷固賴封疆謀史毋比公僅半壯雅毋詠公止申甫昌唐安得十元佶平蔡惟須一裴度黄扉紫闥深帝思袞衣亦爲行公歸願公壽躬壽王国牛馬下走亦作壽域之黔黎

壽襄閣滄浪行

春風吹袂下滄浪獵〻旌旗擁使艎王人榮耀客亦好逢愿餘暇聊徜徉飄然何處一漁叟鮮后相問汀洲傍具言老夫江湖人數百田子游漁鄉今朝聞說相公过来与鷗鷺窺牙檣願得公留惠郡國曷爲帝召登岩廊客聞叟言命叟坐因爲敷社陳其詳相公今世之山斗清廟鐘呂明堂梁羊神千仞泰華立文章万丈虹霓長濟時手袖屠牛技醫国胷蟠扁鵲方昔時嘉定十五載奎主命之来鎮襄大閫元帥青油幕直上甘泉紫荷囊戚稜坐撤北門警道德立致南方強经綸偉略具文武舒卷妙用兼柔剛越從老龍卧當道何得匹馬侵吾疆能令社稷重九鼎孰敢祖

禍嬰千將兩渠雲揮付餘畫腐紅露犢棲餘糧暑寒一紀護江漢閑河萬里發金湯連年兩赴淮左援鯨鯢封觀軍聲揚前年一遣江右戍狐鼠掃穴皇威彰風挨政喜清朔幕藩籬豈料生西羌蜀人寡謀失形險雖膺姦雾成披猖穆傳冠已出岷鳳條報賊後踰梁洋遽書始騎到王帳戰子是日行銅章舍蕊沿撤即王事惡魁越沮當戎行虛疑或謂金匯難浸深遂及均与房固知力戟牢蜂蟻其若鴟類犹豺狼彼時人間落落廩甚黄葉驚秋霜賴公獨運惟幄囊胷中武庫森冰銳使令舉鉞戒諸將我欲洗數屠名王三軍賈勇競距躍列城拒敵爭軒昂登陴固壘先上

棨渡淺塵寧雄外援折箠一笞奪之氣援桴再鼓挹其亢致其俘馘与韃劉豪驍名馬皆皮裘匈奴閼氏果是漢可汗君長知尊唐從渠踊躍闘兩虜自我驅逐如群羊虜閫環召下宣室恰值鐃歌奏未央直期按堵清楚道乃命艤棹騰書裝日邊尺一詔書趣來屬起部登文昌且煩史觀我紀録一代大典資鋪張僉言功大极难盡小却看之政事堂盡從丙夜驗璇極太階符釆方熒煌况今冠已越重險中孚正作逐鹿場虜巢一朝傾盡撤吾圉四塞俱當防倚須真儒用斯世庶建長策裨吾皇相公在鎮兩道辛叟之被德誠难忘相公入輔天下福叟之蒙利尤难量僕家

近在相公里三二載依公門墻公憐我勞許閑散蕭
然一葦從回翔叟聞客語喜堪掬以手加額陳穹蒼
乃言周室有召伯至今歌者思甘棠又聞典午泰始
際亦有羊杜屯襄陽相公勲業如客語盛美丕邁前
人光願言歸朝相天子壽如松栢还如岡叟言未既
客拜手儀記箕尾當生商賑看榆火正佳節千红万
紫呈芬芬恰搜枯腸綴俚語願俾千歲綿休祥叟言
大似啓吾覆便可當作南豐香叟行客喜筆成頌持
以御佐瓊瑶觴此歌不但介公壽亦可石室蘭臺藏

過江陵荅黄虚舟遣其子袖詩相訪

平生說黄香江夏得青眄襟怀冰一壺句法金百鍊
秋風重問津蹤跡已鴻燕不見從翁游侍陽岑君見
嶄嶄露頭角有子已爭長當時文字交人物可矜衒
雞棲喜賓朋鳥好樂僚掾我雖客其間獨儆折輾緣
一別今八年歲月寺掣電揺鶴呼不來磨蟻枉為旋
飄西南州来迹甫肢瀆漩不謂荅寂中而有鮮后便
頌昔德而艸乃今寔而弁客子無佐乎量壯迹多倦
手攜乃翁詩字字壓陸練眼前名公卿題品幾百卷
乃知虚舟名久已滿宇縣開逢三四讀驚起鷗一片
却慙此珍貴胡為語貧賤中夜喜無寐歌挑成報轉
頗方困泥塗豈暇事筆硯旧遊嗟流落相見獨婉孌
聊慰之子心犹逢似人面亟思之城闉亦欵叙深眷
懼我適上塵污公手中扇稍凉策襭襭来前弄狂狷
春容白乃翁少緩勿加譴

贈黄虚舟

昔唐人張志和以煙波釣徒自號玄真子時顔
魯公刺史湖州志和入謁公問其舟敝漏請更
而已某嘗謂魯公一代翰墨老手能磨浯溪之
翠以為功名之士勸而惜不餘墨苔雲之水以
為道義之士重乎之舟孰若乎之字也虚舟詩
伯歸志和者今茲来自楚諸謁我大閩而我勉
斎光先生為之欣然領會濃墨大字賜以虚舟
泊渚四字使之增貴丘園帰耀草木今世布衣
中得此於王公大人者無有也而况先生筆法
今世魯公志和之所不得者而虚舟今得之其
可無歌因取是以為二十八字其詞曰唐人筆
法說顔書惜対玄真一字無今日虚舟載歸去
清風從此滿江湖虚舟行有日併作短歌以餞之
君不見君家知命京師日白衫騎驢人不識當時盡
作梁園圖誰有龍眠老仙筆又不見異時知命離戎
州終身願奉陶朱遊餘今太史為著語至此西子同
扁舟君今名在嫡孫行數載浮家諸宮上秋風細起
鱸魚鈞落日馱成浣花様狐篷短櫂成兩奇一朝復
見江南詩風流信是古难徒亦有軒輊誰為之我知

長耳囷阜棲突市衢蘇久狂蹶逢京兆御僅免奪入
華陰門鷄遭詰不如小艇楓荻洲水天碧處盟沙鷗
凌波三歎洛妃恨招魂一洗湘纍愁騎驢不下黄兒爲
感從葦所之樂何極手今坐上嘲子瑜爭似舟中懷
李白笑庸二畝藜莧圃足歸一枕黄粱娱持竿鼓枻
貴遠我鮮鞍韉鐙無從渠厥今龍瓶麟筆不可復太
史驚膠尚堪續我亦苕溪漁隱徒亦有水調遺子以
一曲

和劉清叔襄陽隆中行

老瞞曉當漢道卧黑雲觸天月新破笑雄湖海庶如
響獨向南陽静中坐當時不遇刘豫州抱膝吟嘯誰
爲酬本國一旅復夏祀豈爲万户仲韓雛彼攸官渡
瑜夏口非不功名咄嗟就甘心蔦布嫁之子肯以金
夫易吾守惜乎天下思漢心是陰不及西都深皇天
不祚機再失馬謖之敗雲長禽空存遺廟千載後过
者猶知祖爲右嗚呼龍乎如有靈盍使胡營落天狗

安慶道間艰食紀民言

火作江湖游𡖖来長淮道煙火蕭殘風霜愈悽愀
良苦粒食艰辛勤計一飽旋求市升糴亟借村舂搗
至昊始炊午既夜又愁旱誰其念王孫試以咨店媪
尔鄉素膏腴有年富禾稻于時場始築安得塗有莩
意者七八月低疇苦涝潦不貼倉廪充有司未之告
乃媪語行客顔色類憂悄今年亦中熟種多所收少
閑糴富家害和糴県官攪前時尤皇皇近日移稍〻
淮邊易作荒江鄉太平好客乃爲媪言尔其語姑保
県官寬催科富家悉户曉明年農扈豐已閗廖魚兆
有穀莊貴時得錢免折了如此有餘裕否則恐它擾
嗟哉米如珠信矣稀復寶顏言採詩者戒吏謹無擾

微路道間賦草屐

我見行路難乘輿或策騎乘輿固爲適數步奉一倅
笑騎雖疾鞭踣轡疲兩髀穿如屣不借脚〻句实地
勿笑芒草簡不易冠履制勿謂是所賤天下足相似
彼烏以草木或繩以鐵齒𨑹徒百其巧吾特四其耳
雖若刺尔眼自不癡吾趾不懼雨滑泥每踐霜雪裂
踏碎山頭月濯以滄浪水一雙幾金一行數十里
徒步入長安千里足下起我知康樂屐無愧尚方履
貧賤所素行富貴勿輕鄙

送淮西羅提舉

濡須倉使攬轡未暮抗章求閑天子嘉之以易鎮
去父老戀〻如戀父母其時佐帥幕適淄撥歸自
穎水於蒿萊中得臨淄去思碑適与公行會載念
古人文獻雖遠而提舉司臨淄里有臨淄風今淮
人去思亦猶穎人之思臨淄也遂傳以短歌而餞之
潮風獵〻吹征衣行人近過穎水湄西湖亭榭盡蕪

沒問之故老徒傷悲徘徊城郭三數日牽目丘墟總
陳迹盡銷明鏡何復存僅有豐碑草萊立倦眸疲讀
昏且花風雨半蝕苔痕遮摩挲剔豁如拂拭始見大
字飛龍蛇顏人相詫復相語謂自吾生在吾土中原
不幸淪腥膻百載相忘付聾瞽皇天未肯喪斯文此
碑巋然靈光存琅琅。一唱且三歎其音高遠其詞溫
上言堂以去思記作者為誰以梅氏謂昔皇祐三年
前臨淄庐陵鍾其美我聞是時當太平二三前哲皆
耆英流風善政雖不泯可使草木長知名其如高岸
變深谷未必餘思在遺俗餘令召伯存甘棠賴有茲
文得諸目呼工亟取墨本歸黃侍御婦奇哉詞究如
蒼珉頑公如輔皇祐日我作皇祐清時民

送安豊王守赴召

西都人物盛直道古之遺禁闥頻汲黯本朝懷望之
淮陽寧果薄馮翊豈為卑王所期陳列臣忠在濟時
此其天下志奚止一州為碩望苕溪出流風漢世追
淵源充與學嵩華聳殊姿宦路衣冠重詞林錦繡擒
手棱時砥柱識慮國元龜岸幘臨藩翰飛書贊閫帷
運斤揮鼻堊脫穎露囊錐小試元戎畧爰分刺史麾
衿裾騰善頌冰蘗守清規道愛臣齊悅神明吏莫欺
訟庭清鼠雀戍壘樂熊羆粉堞新 金塘舊芳陂
遺髮沉夕析軺傳趣朝徭梅驛催行色棠陰動去思

隋淚憶叔子又若石鼓誇昌黎降來中墊重拱璧一、
獻我垣一篋寶領贈良吏令世誰可以當之贈何惜
臨淄里人名相門濡須使者君章孫吾皇更化首收
召嘗以讜論排天閽青山百疊近出守继以皇華湘
淮右播紳望者如福星旄麾戀之類慈母儵焉出岫
雲無心懷冝春即歸北林攀轅一道去思切何翅頳
於臨淄深欣然折簡為公寄聊當驪珠重什李老成
雖遠典刑在今世臨淄我公是公其持此畫錦還雖
之先正文獻閭鍾王旧墨退三舍瑣瑣竹石生愁顏
却須念到汝陰上千里煙蕪尚悽愴整齋廢亟須盛
現要似歐梅旧遊據朝廷嗅取登承明勉厲勛業康
政嗟康莊慕欠借冠恂春此去登烏府行當侍赤墀
功名畢營葛德業徒周伊何幸班荆列相隨騎竹兒
直聲立懦氣高論肯謏辭丕化更張久人心屬望期
公歸何所主國是必收司元祐未宜監紹興初可佈
事機無玩愒綱紀要扶持扣披漢庭困問之唐度支
戰和宜熟決錢幣策安施二政憂為甚群言咎執誰
外卵方閩伺元氣謹調貯好為陳于上宜詳論彼夷
淵叢本黠獷虜穴長狐狸閭絶金揹楚謀狭夫濟丕
咱開邊市害無異盜糧賫一跌嗟招侮群奸孰肆窺
風鞭輕道路雨石薄城池烽火連襄塞關山蕩蜀陲
憂深荆隔郢備急斂通夔柙虎仍難御盃蛇翻易疑

舟中那自敵堂上若爲奇盍使爲雄服先思處置宜
閫臣當重任邊守戒輕移倍直收農罷豐儲備年飢
練兵明正伏擇將取編裨義甲常收拳夫丁切苦疲
敵情精間諜蕃俗善羈縻意氣登豪俊忠言傅訪咨
江南乃堂奧淮北是藩籬況復戰方籌頗聯司隸儀
未容輕助弃切太失鑫吹大勢中流楫沉机後着棊
有方扶壞證毋藥試庸醫流覓思應切弓旌去莫遲
和顏將偹受遺縢須前披寬裕求經理從容副倚毗
轉鈞歸坱圠躋世作雍熙內定何參畫外調康爾私
清談懲晉禍明堂鑒唐衰根本茲尤重封囊更及斯
一登清廟貢四立泰山維寧出批麟計無傷扣額危

搢紳當世望詔册百年垂一介嗟何陋三還久戴馳
驚風嘗出塞落月幾登陴進悴心非狄疑霽鬢已絲
從戎無檟草思戰甚憂葵鶴髮將歸省龍門語暫離
僅揮斤与斧願取鏡棗揆側耳中和奏猶能繼後詩

惟揚和校獵行

歲華欲杪雪未飛寒飈獵獵吹雲旗將軍戰歸臥鼙
鼓聊以搏射矜遊嬉老夫矍鑠冰霜姿狼牽年少相
追隨短衣疋馬勉同俗病骨頹鞚殊支離攢花小隊
穿晨園哀鴉驚墮鳴愁鵰控弦一過林壑靜黃狐老
兔從悲啼須臾拚擊成高宴燎毛燔肉酒堪薦千悲
常昔日在眉一笑相忘風裂面夜深喚起玉龍戰幻

出瓊瑤恍然見晏勝豈為歎請命助喜明年新穀賤
若行好事答上天且從獵子惟殘年吾曹掛弓放馬
頗歸去盡日漁釣苕溪前

和鄧季謙漢法書梅花之檜

揚州東南一要區在昔繁盛今荒蕪名園牡丹存舊
圃后土玉蘂成蕭疎法書癖中梅一株水部一去何
人如苔痕草色城之隅朔風吹老冰肌膚姑射羽化
歸清都熱官衮衮朱墨驅誰復着意詩工夫巡簷索
笑蕭室虛無人肯訪叔芳餘仲華留次玉一壺往往
咳唾成驪珠揭來四顧瞻庭除披其邊棘手自鋤培
植反本還其初董班馬香之字娛招宋玉蒐東家居

一花一木非尔殊造化亦有時榮枯萬物都豈因人
敘歲寒標致何渠渠此花大似山澤癯然豈肩意人
招呼品題費盡人做模命我亦撫蒼然鬚看君詩句
傳江湖江路之畫孤山逋清馨未許蘭樊俱奴視桃
李伶裙襦噫嘻水部之梅得遇乎復古可大春秋書
誰謂醉翁之柳不偶乎亦有千古鳶膠無

清暉扁亭和韻

中原從限南北天兩河壤地雲霾連戎亭春暮生夕
煙擬訪舊事如談僊往懷故老悲逝川我祖晴昔卿
御田家沁水傍盤谷邊矗以奇石環鳴泉黃橙綠竹
依清漣人物佳秀何翩翩百年焦土今可憐安得健

馬長驅前屋成詩至不偶然廉車雖好能輕捐勉我作繖三秦傳繪此鯨鯢如烹鮮迎其故邑追昔賢徒使浩歎慚詩篇老矣輕鐙空策縵聊復借是築茅椽歸歟漁樵相後先閉門讀易終吾

賦宜興莊庵矯松

根株有佳質勁氣鍾堪輿屈此昂霄操高卧山之隅盤旋八九折俯仰相縈紆不受霜雪凋倍費雨露濡婆娑翠蓋若夭矯蒼龍如絶疑偃蹇姿幻身果由徒子孫十八公封爵五大夫焉能累吾心毋以戕吾軀雖非棟梁材而無斧斤虞草木皆同腐期乎茲山俱

付小子治園

入山踰一月忽忽是冬初寒色動旅思歸棲懷舊廬迹來琴書暇頗能課園夫西隣無恙不小亭竟何如霜前曾摘橘雨後嘗種蔬乞得梅栽未移來檜長無王人不在家想見茅椽虛花木要葺治切但催園租築墻放土亭種柳令竹疎遠籬列碧槿傍岸聞蒼梧常使竹平安因俾菊荒蕪着之杜丹邊海棠兩三株愛惜我雙鶴不可食無魚冬深恐作雪老子歸來乎多多辦新酒更為整籃輿奴奴寄回鴈詩兮代其書

丁未春過宜興先塋手植雜松一千四百五株因睹鄰山巨松方此採伐感而有作

鄰山之木高百尺伐之丁丁勢砍向小可為捅大可梁徒一式至予金百我淂乎壞丘壟傳載披蒙翦荆棘扶來松秋細於指方且且事封植身手栽末宇宙間數之不齊殆難詰性天性倏寧有情亦有一消長一息頃渠挺特氣寒操凡賫扶持化工力霜皮翠黛儼岩壑木落天高无移色豈虞百載而露恩不勝一朝斧斤入如我手種培壤邊土欵其厚根欵實戒樵者採牧者踐懼水所漂風所拔從寸寸寖加長及尔無矣幾何日遺塗觀者致三嘆既憐吾勞又羨惜吁嗟人事無不爾告舊凋零童稚出或罕或瘁物理常亦犹代謝兮盈昃君不見秦皇嶺頭松又不見孔明廟前柏龍蛇老去終幻化煙雜揚地無餘迹孰思所懃戒勿翦彼躬不閱後皇卹我今姑作十年計矣暇當雜棘得其盡檜棗耙種樹法類李長房摘地術移彼就此同一區為君保此昂霄質毋令伐性類杞柳寧以不才等樗櫟乎泉子孫聞此歌若對牛山淚應滴

賦蘭花

此花九畹未易栽綠衣紫裳甘萬葉並沅同傳蕙同譜兮竹同色梅同開旁求諸野象惟肖有隱君子山之隈東風吹拂不自意人董其德直清哉何人羅致丘壑癖偶以玉樹依庭階不容園綺窗眉卧乃聘子陵桐江來豈非國香太孤絶亦以此累為身媒願從

時俗供鼻觀反俾牽惹游蜂猜何如古来名不入楚
騷句自標致同凡卉全吾臭味適吾適其與西山之
薇相徘徊

憶海棠

是花西蜀冨有之尚無恙否香霏々家林裱植三四
株殷紅淺綴瑯玕枝䟦頻含醉貪午睡絳唇欲語羞
春肥嫣然一笑傍無人有齊季女傾國姿王家準擬
相獻酬一日不見三秋兮東城風雨作寒食回首應
謝朝華枝可憐玉環古披頭大似綠珠危樓時嗟哉
薄命色事人只愁春老色易衰從来詩不入杜陵豈
以貫禍傷娥眉惜無金丹為尔駐顏色倚闌凝竚令
人悲

阻風定花湖

舟来風欲東大壯行兊令舟去風欲西由巽反而震
去来輙齟齬曾弗一遇順天公豈世情故々敗人興
太湖八百里波濤天下盛我聞里人言颶作不遠定
馮夷扶蜚廉春深怒方振歸林等翔吹揚沙成晝暝
銀山起平地組練戰前陣望之春雷吞恍若夜潮應
魚龍賈餘勇澎湃駭觀聽壯哉有如此夫豈力能競
定花過荻浦相望一舍近比若奩岸横去今值打頭
正徒閑千帆過安能一葦進篙櫓俱束手是兒伎莫
遲我生江海客涉世仗忠信壯年膽如斗行險或僥
倖艱阻今備嘗悲餡亦已甚頗希謝安石聊復為性
命惟忍乃有濟天定自人勝小留固不惡從者勿深
病治世無鳴條洪範有休證終朝斯可已天籟盡以
靜不能昌黎訟柳且舞雩詠焚香和僧伽直道意用
佞筮易得諸渙利涉可相慶繫纜柳陰下呼酒姑酩
酊鴻飛何冥々層雲接寥迥明朝復相因扶黎過前嶺

次日風止舟行湖路百里遇順入雲川

東風打頭心欲醉大舡小舡岸邊憩夜深雞思浩
蕩展轉寒衾不成寐倏然月上聞鳥喈頓覺舡頭水
聲止攬衣推篷起回顧仰睇太杪何披靡呼者諾者
與謳者迭耳万籟一時弭吁奴候水其往問盡吞銀
山轉如砥大塊噫氣司者孰還復而翻雲若斯易海門
潮過無宿浪灔澦堆低等平地水神私然何事觸天
公見憐幸咸霽須臾同宿三百舟語音嘈雜共一喜
明星有爛雞未鳴解纜移篙鬧如沸棹歌欸乃先後
發銜尾而進魚麗比大舡膠淺撓以力小舡破暝疾
於駛我舟出口天已曙金烏蕩漾玉壺裏中流如在
天上坐歷々煙林近堪指舟人乘快不停櫓如期一
舍忽百里獨山入港日逾午天乃反風錫嘉賜挂牙
穩定帆腹飽過者无往激於矢青山過眼收來項暮
雪已在尺有咫方嗟薄命動多阻大喜遇望濟吾事
噫嘻世間靡事無乘除小々行役豈足計以今揆昨

如是觀兩日之間有泰否乃知逆境所难處以順処
逆順終至書空咄々何所為收止流行付天意

歲除勉姪輩

小姪齠亂年頴悟若可取計日望其進何乃僅如許
師模天下士如大匠規矩尔頗一暴寒不思三隅季
誦說每易志課業非勉著歲月不易浔駸々迫冠娶
新年十三歲奉勸一二語及今不若季將病不孝害
汝伯正坐此慵老母足數僅或事姑息愛汝適壞汝
丈夫無立志既々寺兒女努力振斯文流芳继諸祖
作詩誨符宜聊以儆韓杜

戊申和嘉與守瑞麥行

瑞麥歌懷安三岐及六穗嘉祥不虛出良以氣和致、
人言一草木華枯且為異況茲一日食有是三足記
比邦今扶風中興歸佳地去年歲千色衆懼憂莫殫
入春雨暘若嘉驗應期至美侯政事師其清一杯水
致々布上德念々在民事東都循吏孰漁陽史君似
一麥露雙穎異世風同軌華黍續新雅嘉禾继前瑞
老夫卧陋巷閒此躍而起一屢猥受賜二天幸托異
誰謂大慶賚儒亦及燋悴自今豊年兆不啻力田遺
當知太守心根源自宮閫務農且重穀感召至茲類
昔禱今五袴千里共衣被相逢二三叟相慶更相慰
不圖田里嘆轉作謳歌喜酡顏溢鄉老歡聲浹鄰比
餘波騰話丐罔功有餘愧攄處頌公德拜手反公賜
長安咫尺天政聲轉聞易嘉汝龔黃績寬予堯湯備
婦家陳婦禾经倫展斯志

己酉夏詠月巖

老蟾竊靈藥墮鬼下塵寰迹誤柔石江名虛巫峽山
長風送之來寄影千丈巖列壁當層雲虛白生光寒
婆娑仙桂影中看孤根蟠蜿々李扇初盈々一鈎彎
如出滄海頭半揭煙霄端風雨不改度晦朔從循環
山靈奪天目作此奇哉觀閲盡來去人了不答其賴
所欠斲鑿始一關难磨鏤憑誰想長梯取置懷袖間
為施玉斧工修作宝鑑團豈無女媧之手呂翁指運
此神造應非难何如存我真面目嫵媚一芰只作青
山看

詠了頭巖

我嘗釆石山頭見娥眉且看濃粧淡抹西湖宜何物
老嫗生此兒又覩雙髻尤為奇五丁刻畫盤古時登
緑常假山靈施春風閱盡不肯笄季螺頭立鬟不待
梳雲沐雨谷為誰相逢婉娈是似之古今知幾經品
題我困暑役何能詩秋疑前山月鑑故半虧嫦娥姑
吝耶焉知非

庚戌過语溪讀中興碑

峿山一何青语水一何緑上有唐朝碑蒼崖与天矗

清廟倣遺音靈武號実録其筆走風雷其文貴金玉
曽経兩賢手足耀千載自後来紀名氏前録後且續
豈無黄絹辞中寓白圭讀一辞不敢措我懼此阿辱
雖然句泥古詠嘆豈不足嶽將降甫申吾皇車攻復
將墨東海水且汗南山竹勤功岱嵩頂豈但清溪曲

謁嶽廟

謁来衡嶽山未窮衡嶽境爇香赤帝殿恭祈國壽永
婆娑禹柏山僅窺虬龍影枝分寓派別功与天地準
恍亭万竹間倚立甫俄頃披雲扼蒼翠俗慮頓甦醒
王事屬有程山容看难盡帰来短蓬底夢斷青松徑
雲開為韓子雪霽失張詠必如三先生人与此山称
我生等培塿安敢喬嶽並好峯七十二詎可一剗竟
男兒万里眼長嘯付一瞬終朝摘星斗寘身祝融頂

詠衡嶽禹栢

我来衡山下古梵見老栢林然星壁分靈有神明力
風霜飽更使雨露富培埴嶽靈共長久造化与消息
本盛柯葉茂夫豈一朝積、中斷尋復續、生意仁一脉
亦由功万世何止祚四百五子嘆將否一旅少康出
此殆皇天意孥歸留禹迹倚為赤帝佐正此蒼官色
存古追蠡在此休元圭錫稽首千万年五丁謹封植

跋曽玉堂訓子十詩

玉堂義方訓十字衍而六百十六言一門節孝自帥
友盡出孝門之根源彼援貽書誡敦嚴暨昶以蒸、名
沉渾争如此作者哉味足使聞者推而尊雖然責善
友之義仕教之忠古昔尔讀其詩可知其人非是父
不生是子書紳我亦且服膺過庭夫豈弗由礼獨屏
教誨勢利徒得不為之望風愧

和士友侍勉之喜雨韻

老生本不學軍旅夫護荊州国門戶懈無善政格休
證未龢兩十与風五今年甫幸登麥喜入夏又以禱
苗苦驕陽杲、地散赤身顧為辞措無所辭香誰有
老天告难以中心共人語當知歲計國計関不但邑
邑飽吾荒我侍皇穹不絶物尋思赤子失其乱弥旬
果尔三沛澤靡問西郊与南畝灌園遍省枯揺力行
道奚憂豈算呼農皆眉問有色喜士亦胸中以哥吐
矣埃万里一洗空手扇為之却執羽我願天地朝野
和常若淵泉以時溥多謝豐隆屏翳已奏功毋使吾
民復咨雨

詠荊州瑞蓮

物有出乎其類者則爲瑞一枝而雙芳蓮之瑞
也然而已不多見淳祐壬子六月荊州書記廳
治方池者千葉蓮盛開客蜀人費、康君之持以
相示有雙花者三花者有四五六花而同一蒂
者盈池類然不一二數也余嘗謂禾不必同穎

麥不必兩歧時和歲豊家給人足即是上瑞是花若無足誇者客有謂昔人以王儉幕府為蓮池荊州環郡城面〻芙蕖是花不開於他所而開於幕府顧人物之盛也余因其言而推之是花豈特為荊州地哉先儒以蓮為花之君子吾皇登崇儁良聚在本朝茅拔而茹連肩摩而袂接方與太平之階水神有靈獻此嘉產所以表朝多君子之慶是不可不紀也某同刻之梓繫之以詩曰

蓮之為瑞固有之水神豈肯輕鍾奇雙花僅見于學表並蔕寧著康父詩未如今年荊州幕拔萃出類羅方池二花三花四五花至於六花同一枝根荄太華玉井藕彷彿西德銅池芝晚來朝日千葉開宛若羣玉斧傾葵化工示人厥有象豈止綠沉而紅依花中獨此號君子愛蓮有說聞濂溪方今衆賢聚本朝左右周召而皋夔朝和物和天地和薦此千載之一時主人生平不好異一見錯愕開雙眉此天產也豈人力賦此直欲同條知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五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六

五言

曉行梧桐嶺

擔簦畏炎暑晝〻發宵征馬首已十里雞聲纔五更雲送斋時小月掛玉鈎橫裊舍欲安枕戒奴毋大驚

輪中假寐

孤枕欠曉夢短輿伴午眠籃搖小兒卧龕定老僧禪少瞑溪山眼良夢僕從肩醒來斜日暮亟喚玉驄鞭

過京山

總角嬉遊處重來轉盼然溪山猶昨日朋友盡中年舊話逢人說新詩為客傳喚回風雨夢猶記北窗眠

入郢訪張學賓因覩舊句有感

此君嘗識面闊八載重來倦鳥依舊樹鸞去不同墻陰餘舊墨砌下長新苔〻謝東牟主時〻為拂埃

登郢州白雪樓

野迥乾坤闊樓高歲月深江山不今古人物幾登臨雲影埋荊樹風聲快楚襟何須喚商女白雪想遺音

登郢州四望亭

更出煙塵表乾坤指顧中數峯連野迥一水與天通沙外迎孤鶩雲邊數亂鴻夏山在何許心與大江東

和韻蜘蛛

物有小而智虛簷寄微僂了不介天地何以苑風雨

蜂蠆書自投蝗蟬不敢侮去面類湯網取象得義器
絲吐鮭非蠶蝇視有如虎真巧非人為蓋然金針女
入蜀墊江道間二首
紙被夜受用布袍朝奏功光陰半行客氣象一家翁
何事朝伊夕綫非雨即風年華若相背歸去又匆匆
驛路交游熟江山契分生故人梅撲面薄俸御忘情
馬躍霜橋步雞啼月店聲豺狼俱斂迹應避使車行
用從軍古云樂為韻賀楊覺甫制幹
海宇材能盛風雲氣類從一賢居上介千里折遐衝
洛事須孫楚論詩得正封城南未為好終不似烏龍
明君切西顧元帥作中軍賓客潮南上人材冀北群

三巍存絳帳一鶚在青雲磊磊軒天地詩書有爲勳
求士近取材論人遠稽古鄭公得杜陵晉公有韓愈
上思利社稷下不悅賓主斯言宜服膺餘子未足數
國有金湯在都修玉帛云更侵由廢雅苗格自敷文
當宁形宵寤公車以歲聞便當從幕府入校道山芸
伊昔先賢心天一寄憂樂時分蜀道之處切漢闕鑰
擇刃得屠牛繁脈寬而豁岷峨望不淺持酒為君酌
用談笑清油幙為韻賀吳叔永制機
取士雖多術知人在片談文書今倚重謀議許相參
餌廼賈生五策明劉晁三坤輿方厚載明利得西南
勳業登天難易若付嬉笑公駕鵾鵬風來把鯨鰲釣

自比小管樂致主在周召此突豈待黔早晚有明詔
爭兄君最白人物眼常青論事偏迎刃談兵若建瓴
許讀皆上策道德有強形辯却聊城矢還書劍閣銘
唐邊重秦隴蜀鑒在江油不易九州重方藥四履憂
其間不容髮自此可前籌句西風吳從容夜觀謀
未登紫薇垣暫依紅蓮幕手卷為渴主自有常納約
我生類梁燕君闢美卑鶴聽取與人言岷峨小難着
題飯門寺和賀伯矩韻
不見臺城事君母說苦空佛隨千劫盡人與萬山雄
弔古春醅綠談兵夜燭紅終宵皈無寐萬壑響松風

久識君山面今朝得勝遊橋梁橫古渡樹影倒中流
風定春楊度煙輕晚市收憑欄誰領解一鷺點沙洲
登界州金泉山和韻
故跡存樓鶴高風掃鏡鸞煙霞尚他邃冰雪照人寒
妙句揮環墨仙顏煥渥丹雖云歸棹晚猶及門飛翰
遊忠州訪酆都觀二首
是山來自古與世頗相忘雨染新苔翠風吹老栢香
神仙多漢魏祠像半隋唐幾許煙霞侶相從老此鄉
迥絕塵埃表寧無造物司鹿馴貪客過龍老畏人窺
丹去爐仍在雲生洞愈奇歸舟天盡際杖屨復何時
過江陵和黃虛舟韻四首

詩從婁井来太史氏復作一葦天地航元酒滋味薄
有田付鴒原此屋頼虎幄却笑草玄池投閣嗟寂寞
達人樂所樂小智憂其憂平生見飛鳶嘗懐馬少游
門前車騎喧孰與園林幽虛舟苟欲去鷗鷺猶當留
聞公有泊渚不遠在異林想勝輞川畫時作梁父吟
絳帳豈陳迹草堂向遺音朝市有真隠入山無求深
士有似之者異世而同科草亭今蘭亭人物晋永和
於水鮮可釣有酒旨且多叩舷欠孺子一賦滄浪歌

襄州道間驟寒

涉盡江湖遠嗟嗟寸步難風敲蘆葉響雨作菊花寒
市酒無嫌薄征衣正怯單家山在何許回首路漫漫

和羅季能上巳習池送客

一雨洗紅萬春深晝欲眠綠潭波滉漾紫陌騎翩翩
禊事懷觴豆官身苦檻圈只今王逸少重見習池邊

過樊城用劉清叔韻

古壘連邊色煙蕪帶夕陽千年周輪杞一瓣楚人香
樓堞新宏壯丘墟幾廢荒客懷明哲戒飛夢繞吳鄉

登峴山用劉清叔韻

向来碑在所今見下牛羊兔逐江山老名流史傳香
吳謀千載偉晋事一丘荒不用凭高看中原尚鹿場

淮西幕自息口入潁道間

竟日百餘里相逢三數家平崗盡茅葦沃壤猶桑麻
短樹巢歸燕荒城宿亂鴉興亡誰與問馬首夕陽斜

至潁州訪故老

去汴五百里通淮十八村新河南地九十八林荒原王翦冒廢
井伍都蒐舊築河南塢新城塞北屯百年遺愛在六
一故碑存

離潁州道間

戰場千古地咫尺是京河遠塔連荒墅深林長亂柯
路迷人跡少草密獸蹄多憶着中原事令人撫劍歌

晚行潁上縣

斗大一城壘角分雙佛圖戍營多甲士耕隴少丁夫
月落雞聲香風高雁影孤征人皎無寐趣馬問征塗

八公山憶廉頗

在楚猶在趙始終同一頗晚年猶矍鑠勁氣肯消磨
非老無能也如時不利何漢皇還拊髀用壯莫蹉跎

淮淝憶幼度

世未聞風鶴香囊一少年秦非無敵者晋固有人焉
社稷一枰上山河孤注然江東正朔在或者誘諸天

黄州上巳和王子方雪堂韻

五年安出處斯道繫汚隆血指笑餘子頸顱老此公
屋梁懸落月花卉帶香風生氣鎮長在大江流不窮

贈富春子

予頃遭金陵始識富春子於督府人物如林中

一見謂予為今日之役且曰必徙趙東閣是時
直付一笑閱五年遇江相訪扣以昔占其來今
碩占其去乃卒無所荅臨期索詩因書以贈
句說淮東役江東始見時相逆無別語所問者歸期
戎馬紛何已蓍龜聖得知天津橋上看成此恭功誰

贈鄭通庵

與子前言戲驚人非夢然雖心求學道絕口戒談天
適我煙霞外任渠牛斗邊明年芳屋下共玩養生篇

送揚州胡倅赴堂居

摯楫同呼渡勤公佐此州邊防新績聞湖學植源流
未了平戎檄還催向闕舟君王方仄席橋燕勿遲留

重社久相於深知我計疎壯懷方磊磊別語又渠渠
竟日猶傳箭何時可荷鋤煩君看三徑松與菊何如

贈李尉歸雲川

佩弦示良規恤緯寓憂抱人為海鷗懼誰謂屋烏好
子別肯贈言我愧未聞道樂石十數字喚醒知幾早

和清湘蔣省幹酒色財氣韻辛巳年作

爛醉非生涯小人若甘醴斧斤戕天和狂藥害正禮
可惜竹溪逸不飲頗之水名教有餘樂公未知趣耳
風花落春紅歲寒傲霜竹彼欲褒如笑焉知同人哭
白髮悲梨園芳草慘金谷無使桑間音亂我杏壇曲
網者棄魚小獵人貪鹿把不見阿堵物鬼恩寧罄兕

銅山變荊棘錦帳啓藩籬萬物與同毀千駟吾何為
乾坤一枰棊今古一盃酒悲哉易水筑隨矢鴻門斗
將軍跨下出宰相簀中有唾面使自乾拭之費人手

小亭閑止

草草家林適時時步屐過跨流通略彴枕岸擬桴舸
墻外千竿竹亭陰數畝荷年豐遂閑止老境足婆娑

宣公祠

公不生唐世貞元事若何主恩思報切臣罪悴時多
佞舌攻何忍剛腸死不磨倚闌凝竚久一鷺點滄波

招里巷諸友和韻

小有家林適歸來已恨遲引盃懷楚舞飽飯和陶詩
慷慨多新語綢繆半舊知夜深檣雪滑亟命短節支

諸友遲留待雪再用韻

護風須飲劇待雪擁眠遲舉席俱佳客揮毫盡好詩
冷節梅畔覺清響竹間知冀憶化鞭夢從渠下門支

己酉赴桂初宿會江驛用徐意一韻

江海三吳會萍蓬一昔棲路迎禾阜北船趁長朝西
魚鳥隨倚適鵬鷃付物齊羊裘人底處烟雨故蹤迷

過三衢道士鄭雲谷出示謝叔達詩因和韻

世事閱江浪高情寄空雲佳氣挹西爽好風來南薰
交情懷契闊行役苦繽紛一節歲寒在東山有此君

題醴泉驛二首

遠役三縣二憂端萬有斯君恩知欲報千難痛何追
我馬方瘏矣秋陽更暴之願言行役者當暑戒驕馳
路遥須到日官滿有歸時一點終身痛中途瑞子悲
光難堪此境皆必有其基杖德隨緣去空餘淚雨垂

題二水光華驛

歷歷湖南道駸駸嶺右州感時僧解憂觸事客驚秋
雨洗沉金虎風生落木愁一萍如寄耳往夢付悠悠

登獨秀臺和徐意一韻

老樹憑高看幽禽向靜聽霜輕冬意暮日正午陰亭
揭閒從他許江頭自獨醒居然山是似環碩等繁星

出郊勸農口占

小約賓僚集村招父老耕寺依青帶住人在翠帷仔
疊嶂堆春色微雲護午晴時康田里樂歸騎踏花輕

勸農歸遊白龍洞

老龍昔未蛻蓄勢此山中霖雨春疇足風雲夜壑空
兩崖高下倚一逕往來通不頗千金剎惟祈百穀豐

春日領僚屬遊龍隱巖

久臥蒼崖底風雷為辟開蛻形猶掛石鱗迹不沾埃
一水將清貫數峯推衆來渾疑負舟去烟雨宵低徊

自和

一壑馮夷宅五丁盤古開天將作甘澍地豈肯浮埃
授化雷陂去槎乘星渚來猶疑真隱在搜訪莫徘徊

題千山觀

玉筍環星拱青螺帶霧披山爲天下勝境占嶺南奇
援筆難窮者使閑盡有之不因身世累籬堂老於斯

紫煙前一日招幕屬小集林提幹有詩和韻

草草登樓過英流邁昔賢詩篇良慶集人物永和年
訪古宜聯社傷春又紫煙青留家山瑣賤飲莫論錢

桂林即事

每恨南方使時驚北客心一冬無過雪三月有蛩吟
溽暑常臨午梅霖不待至近來知節適不怕瘴烟侵

又

一日四時具從來五嶺然留連落花雨依約熱蒸天
瘴重當垂滿春深未脫裕羊來卯戒飲未夜已思眠

霽後登水雲閣凭欄偶成

雨過雲煙暮天成水墨屏江添半篙綠山更斂蒼青
其寺藏松塢誰舟繫柳汀杜鵑有正二加對夕陽聽

洞庭口占

舟子方將北封姨不肯南去帆衝急浪古寺隱晴嵐
遠看鷗千百中流鴨兩三短篷聊徙倚底用客程貪

重過岳陽

遠役數千里重來十四春山城風景舊人物歲時新
官舍多陳迹君山是故人樓頭一杯酒聊將寄浮塵

荊關偶成

一出嶠南道重來國北門詞源因老涸心鐵以憂昏
可感惟官事難忘是主恩衷懷誰共語流得枕邊痕

題范蠡五湖圖

色美示來鑒功成思去謀桂棹與蘭槳黑袖而狐裘
夏姬宜去楚妲己肯歸周恤緯寸心在鑄金千古求

又

美婦天下有忠臣古來稀去國不潔名避世良知幾
寧侶戕吳伴毋着君宮闈平生萬事足偕老五湖歸

又

江湖存魏闕翰墨寓規箴君看龍眠畫當識鴟夷心

題黎推院詩軸

別二十三年來呼浙峽船昨遊春夢雨故友晚星然
廣蓄盤詩卷忠謀在奏編可蒙頎白若庭笑老窮邊

題林路鈐詩軸

過眼多陳迹論心只舊時轉難幾年事感槩數公詩
覓句新尤健談兵老不衰功勞聊爾耳莫說姓名誰

和吳居父江陵雄楚樓韻

歲月等新戍風煙只舊遊柳薇今堡障蘋藻古滄洲
索句愁已和懷人笑楚優中原雖在目無事莫登樓

挽詞

甲申

寧廟挽詞

德化動三紀仁聲洽九州澣衣昭禹儉玉食軫文憂
潤色恢鴻業艱難啓燕謀中興宗漢廟端自敬天休
自聽山東詔甘泉息夜烟璽膺新天冊問筆傳山川
望切充民日定形杞國天中原尤感泣不獨老臣然

挽虞滄江提刑 三首

南渡稱名相西來見嫡孫蜀珍交友藏庭國典刑存
桂苑連鳴鹿綠宮擬運鶴平生經濟略雅志在中原
集旗三易守醞藉兩觀風欲指龍庭近猶參虎帳弓
草餘開圃綠粟積漢屯江野渡方橫棹儀成夜哭空
自得滄江勝歸來伴鶴龜晚年尤好易暇日且論詩
欲問更生佛非關二竪醫諸生毋哭扶公亦有餘師

挽龔致政 二首

師友龜山出世家熊楚來決科輕地芥種德付庭槐
祿享千鍾養年登九袠開可爲劍履猜袖手老其才
綉節榮分使班衣喜拜親方將同厥後豈止在其身
英館仙遊遠佳城瑞氣新九原看孝報家家耀綾綸

挽龍使郎尚書 三首

許史推華閥歐韓僕俊名風流接南渡步武到西清
玉帳勞籌畫彤墀識俊髦壯懷馳萬里誰壞國金城
東鉞岷峨去分弓淮海遊安危勤間略得吏暇參謀
不易猜閒操何偶舊共畫指六論定知將付春秋
憶昨從游日鳥奴桃李春通家聯雅好入幕佩佳賓

綠野歸心切丹山舊跡陳九原多感愴掩袂重傷神
挽吳總幹 二首
慶積家聲遠材優宦業長胡然嗇諸用竟爾老於鄉
德與年何憾人期後必昌秦原空睇望惜此典刑亡
風托彌甥列常懷范叔寒門闌多厚助梓祖有餘耀
衣笥袍猶戀書郵墨未乾官身爵執紼請淚為公彈
挽吳準齋 二首
持此四海準得之前聖心簞瓢當臺閣剞市寄山林
說破先天易流傳正始音太元千載後思者甚於今
昨綴都人士書重一瓣香蒼茫問淮浦遺經餞河梁
覽遺機緣淺亍人風誼長斯文其已矣草木亦凄涼

挽吳文昌母夫人 二首
懿範儒家出靈臺佛地平話人禪悲愛教子以忠計
康壽母無愧中郎女有聲老天昭座穀蘭桂藹庭榮
慶事一門盛修齡七袠強倫封四大國緣傳兩文昌
夢幻存真覺勲庸看顯揚涼山空睇望惜此令儀亡
挽大資節使史國公 三首
德齒明時冠詩書正派深修名在原限雅志已山林
眼歷四朝事神交千聖心老成天不憖大雅有遺音
早袖經綸手傳之柱石材無心到孤棘有德付三槐
五鼎方身饗兩楹俄夢回百年流澤遠家家幾公台
昔綴都曹後升堂拜父師達尊廬異盼國士沐深知

鶴髮人何在蝇頭字尚遺車無路送揮淚望豐碑
挽何司令 二首
太學何蕃譽當時舊帝鄉五經隸華萼一折桂枝香
司社騰聲望題輿遂寵光奇才今已矣流慶在虹梁
憶昨初傾蓋同登已岳樓江淮重邂逅幕府舊綢繆
夢絕秋城柝人隨夜壑舟潛山歸路香草木亦凄愁
挽吳鶴林尚書 三首
鳳翥鶴林邑來儀鴛鷺羣陳謨傾帝聽摛翰繞皇墳
位且踐台斗心惟寄岫雲詔綸方夜下天易喪斯文
一代儒臣表三州吏治良遺言了生死新誌盡行藏
昔夢崖何異今知坡可方百儺山下路千載尚名香

資屏傾蓋早公壯我丁年入幕笑談舊升朝禮樂先
寄書揄柳外覓句竹梅邊術仰咸嘻苦空餘涕泗漣
挽李揆山觀文 三首
昃也岷峨秀鍾為柱石臣直聲留諫紙碩望壓朝紳
羣議王師銳孤忠主聽陳天其昌我宋竟舜致君民
兩登樞輔地一武宰衡班利澤總膚寸良方縮肘閒
重為千載惜竟老十年閒回首西州夢吳中第幾山
相從緻南僕公壯我丁年客彼諸生後薦之明主前
承顏台家近拖迹午橋邊壤度千秋隔潸然老淚漣
挽肇慶胡守 二首
湖學源流盛鄉評聞望推班總列留邸材豈心公麾

正擬梅邊喜戲成筵上悲人言公不死蘭砌典刑垂
里閈游從早江淮契分稠勤君分月竊共我濟我舟
日者言猶在辰乎嘆莫留佳城雲水隔老淚逐江流

挽蜀師趙侍郎

蜀賴宗臣力騷光星斗高位總登鈞尾身我付鴻毛
郎槃公何慊時艱運適遭岷山如不壞難況此忠勞
西澄晉言急人推倉扁醫鬧哉當扁晚為此屬階誰
公在民猶望公亡事輒危思竟千古在斤足有紫巖知

嗣男　圻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七

七言絕句

池陽清泉舊名鮑公泉又名趙公泉真西山易名清泉坦之猶作記

泉流出巖實本來清易以清名亦猶名却是兩公徒絆
鶻如今亂得坦齋聲

舟過雲川二首

一簇樓臺鎖翠煙雨疏淡閣晚秋天西風吹老芙蓉
院兩兩鷗兒傍水眠

水遠眉峯碧一灣荻花楓葉暮生寒呼船淮向漁村
宿要買鮮鱸薦晚餐

過鄱水道間

竹新得雨筍爭綠蕉不知霜花白紅肪侯江南二三
月調胹元氣此杯中

鄱水寺有竹數百竿中有孤梅可愛

蕭蕭五竹古君子凜凜孤梅節婦人不作東風蝴蝶
夢短籬流水一家春

訪閬州讀書巖

從來廊廟出山林師友相資好弟兄料得至今風雨
夜山神猶記讀書聲

題利州過上江月軒

何用朝朝夜夜鐘一拳打透徹虛空詩僧不見禪僧、

老月自西沉江自東

和江陵闕幹風雨問訊虚舟韻

使君篆悞鎖香篝方把千金製一裘好是孤燈風雨夢夜涂直度野人舟
無人載酒朝耻虚有客携琴午扣扉却羨潜宮魚鳥樂菰蒲深處日相依

和劉清叔襄陽草廬韻

白馬盟存矢弗寒蛇莫肆矣肯泥蟠風雲未合星先隕輪與江東日月寬
萬壑長松幾歲寒老龍曾向此中蟠而今肯為蒼生起何止偏方蜀頓寬

和尤帥長贈鄭通庵韻

生涯休問粟儲餅有酒盈樽不用醒已分我生箕斗直車船莫用命奴星
此別何年此會重翁無占我ヽ占翁我官翁下無相遠聞早歸歌計則同

茅山王晨觀和壁間韻

天風吹我上高峯上到山頭日未中便可高眠莫歸去人間易得鬢成童

太府寺梅花盛開和曾玉堂韻

姑射羊標慣野塘不虞水部入佳章雪邊未了孤山約儘有春風一面粧
蕭ヽ官舍自寒芳清夢何從到玉堂唱徹涼州太催逼何如鐵石廣平腸

贈相士錢懶溪

軍書蜂午中有持風鑒造見曰觀色可以驗祥異護一叩之出諸公贈懶溪詩卷此何時而可言詩乎盍為我識一虎頭燕頷有食肉相者為朝廷任西北大事使柮者得繼鉦林泉之下若是則所謂娥者不在子而在我矣因贈以二十八字

塞北煙氛掃未開何勞青眼過江東道人已辦移山後福將誰勝上馬杯

和傅山父紅梅韻

獨立千林壓眾葩正由風骨傲煙霞誰教羣玉峯頭客也染紅裙一幅紗
節士恥隨時世粧若為嫵媚看春叢何如清淡甘天分莫與兒曹較色香

阮梅峯喚似題高少都同轉醒亭絕句因徙元韻并簡蕭史君 二首

客有談君製小亭旋栽軒竹藻池萍塵猶春色還於酒醉得園花睡不醒
楊柳依ヽ拂短亭看ヽ飛絮又成萍老來世味都嘗遍不待都雞喚夢醒

所爲皆同一旅亭紛〻萬事細如萍辭翁能解邦人
樂時一中之勿太醒
和王潛齋韻送閒人松庵三首
田園蕪矣好東歸今昨從渠較是非苟予遠來無所
問江湖雖志莫相違
予之爲術我爲宮以易占之大在山間在雙湖〻上
住大家携手故鄉還
冝興山房十首
曉起爐煙一縷清梵音徐繞拙軒行須臾日上松梢
了又聽齋鐘相應鳴
齋罷雞聲轉午天地虛人寂境蕭然兩三衲子自來
去時取茶芽煑澗泉
簷影亭〻日正中苺苔不掃絶塵蹤閉門相共蒲團
生看讀華嚴一卷終
薄靄垂〻欲暮時漸生霜氣着征衣山深不見牛羊
下惟有樵〻人荷擔歸
燒罷天香月半昏掩扃才了便呼燈寒窓靜誦徵淵明
賦却倚禪床聽葛藤
月皓山空夜倍長清談消遣睡〻忙山中新酒幸堪
飲何惜一杯相共嘗
四壁寒蛩作苦吟喚回旅夢約三更不知身在禪房
宿誤聽松風做雨聲

薄〻新寒透被輕醒來窓隙弄微明山中不用梅花
角自有枝禽報五更
纔須鐘聲到枕邊騰騰曉色試霜天披衣欲起渾無
事贏得平明一覺眠
稚子敲門喚起休金烏早照屋山頭飯餘欲看蟠松
去可是今朝作雨不
自和山房十詠
新來詩思與秋清野徑無人適意行過盡青松知小
雨隔林惟見竹雞鳴
閑雲一片在虛天乞得爲樓望易然肉食半生空白
髮且餐湘菊薦寒泉
枝翁昔愛是山中我以何人敢比蹤築室買田居此
下閉門讀易保吾終
人生須富貴何時駟馬還家只布衣林趁幸便鹿鹿
侶不堪寒色逐人歸
禪房寂〻夜昏〻相對長明一點燈賴以新詩共僧
話笑儂倚語澆溪藤
尺寸功名幾短長區〻馳騖等空忙皮毛盡剝呼心
在世味風霜已飽嘗
蕭〻風籟助清吟秋去冬〻來今又更惟有老禪都不
管任它簷鐸作何聲
鄰有山田價似輕擬求種秫効淵明相逢村叟罰誰

者嘆息年來主屢更
真機渾不露中邊自是閒中小有天一飲且拚今日
醉萬金不博五更眠
舟子來催歸去休朔風吹浪打船頭桃花又作家林
計還是梅開酒熟不

定花阻風五首

客纜相衝繫柳邊不禁雪浪若粘天尋常溪口魚鰕
賤今度船留倍索錢
準擬新烟定到家可憐漂泊對風沙見他紅雨飛蘺
落憶殺小園桃杏花
綠柳橋頭舊酒壚幾番艤棹勞篙夫忱疑風撒青帘
去敲盡剝扉閒不酤
夜色昏昏帶遠烟誰家燈火傍船小逢月上風須
息且伴白鷗今夕眠
還湖六六片時程兄可藍輿度岸行西舫東船從此
辦任他風浪與陰晴

和傅山父小園十詠

剖破藩籬出一頭要追嚴壑老人游知他栽得花和
竹髣髴舊時風度不
喬木豈能忘故國結茅聊復紀新亭此君玉立傍無
友獨有幽禽靜可聽
着我數椽浮翠碧借公山水漾琉璃心閒境樂鎮長
好拈起風光總是詩
竹邊閒鶴思高舉松下靚禽覺倦飛幸有故書千帙
在呼兒共讀嗣前徽
蒼苔迹在堂無燕綠水痕生沼自魚回首釣遊徒感
慨何時復古喜而書
招來暇日頻呼酒買得清風不用金月娟水妃無老
態天光野色有遺音
一室掃除才斗許幾番醉夢與梅清瑣戈翠節成何
事紙帳蒲團了此生
宜琴宜奕尤宜酒種竹種梅仍種蓮意得無時不堪
適可人不只是行天
勝種秋秔供靖節要餐花菊學天隨不知底事池塘
夢猶到邊城月暗時
蠟英要占菊天破玉樹須柔梅雨墻金粟如來還出
世清香不許別花開

和水竹梅燭韻二首

南枝肯領眾芳隨一點冠名在處知摸索暗中香自
別底須絳蠟遍輕肌
誰將花燭聘東風與海棠時恨不同意足不求真會
合何妨一白對千紅

登桂林宜樓和李師桂閒韻

誰言南服遠王畿面面青山總是詩桂後梅前正清

湫倚樓但覺九秋宜

送李琴士據梧六言

流水高山爾調吟灰槁木吾心不必神交叢史柴桑老子知音

戶外世塵皆累山中天籟無聲莫看螗螂相捕要教鶴舞魚聽

題馮司法水月書堂六言

水能清亦能濁月有滿亦有虧清濁滿虧區別馮君書以知之

玉局仙翁公案梅亭老子偈言莫向空中捉影要須達處窮源

嗣男 朸 編次

可齋雜稾卷之二十七

可齋雜稾卷之二十八

律詩

丙子登峴山

漢江為帶楚山維多少興亡此地知萬里邊風寒故壘千年殘月老殘碑塵迷栢土龍根幻水遶檀溪馬骨悲舉世豈無羊叔子草萊猶未起男兒

宿江州藥王寺

指點煙林正午鍾亭、樓閣有無中鋪張翠蓋松間日掃洒紅塵竹外風啼鳥不驚禪入定落花無跡色成空鮮鞍暫作今宵歇恰與雲堂旦過同

壬午呂化道間

暑雨初寒路雨經二童一馬影伶俜簷危夜滴溪添綠雲葉暮橫山減青蒻笠芒鞋今古道竹籬茅店短長亭未妨老子登臨興解却征鞍且暫停

過廬山

問訊康廬幾度經何時袖手摘天星世如春夢空頭白山似故人終眼青便欲移文尋鶴帳又還呼渡過鷗汀它年學得香山士定結茅庵入翠屏

寧國道間喜晴

怪得虛簷寂溜聲起來雲淡月微明只消一夜西風力盡掃千山宿霧清農舍少酬終歲望客途擬過小、春晴枝禽亦似欣、意飛入烟林自在鳴

寧國道間即事

楓染酡顏菊亦酣霜天風味飽相諳馬蹄去去江之北雁影來來塞以南雲外數峯乾抹翠雨餘一水碎挼藍肩輿僕問誰家店落日西山已半含

蜀江和周炳仲百丈韻

欲知峽路打灘過千尺蒼錨用力多進退不煩篙影動東西惟聽柂師呵命垂一縷推天耳力挽千鈞如水何爭似錢塘江上路夜深微櫓聽吳歌

和周炳仲過踏洞灘

堪憐漬淖上舟難爭以山坳住舍安畫鼓喧呼人挽纜風鬟笑語女盤灘倦遊林濟生春思愁怯衾裘單

夜寒多謝新詩慰卑落燈前一笑病懷寬

題夔廟鎮峽樓

峯巒盤桂疑媧立地峻龍門自禹開山色半晴刻欲雨灘聲不盡夜何雷雲屏煙嶂相迎送沙鳥風檣幾去來徙倚闌干不知倦一詩彈壓愧非材

題孔明白帝二祠

過夔門有孔明及白帝祠因念東都興亡此異始末其興也以公孫英雄而不能撲中天之火其亡也以孔明之英傑亦不能救中營之星二公成敗不同而俱以廟食

安劉事固異危劍相去英雄二百秋火德方中徒僭帝星營何須遽亡侯草廬龍去存吳恨陞戟蛙狂遺漢羞成敗不同俱廟食寧非霸業結偏州

連日過灘

一灘纔過一灘催雖老危哉亦壯哉白狗甫隨狼尾去黃牛又逐虎頭來狂渦蹙遝渟錢成沸墜石穿江亂作堆堆矣舟人說春漲沂流難及順流回

昭君溪

巴峽向來惟屈姊漢宮奚事出明妃當時本有平戎術中國難容絕世姿忍死定仇妻敬業惜生不遇武皇時後人却幸毛延壽斷送春風入遠夷

益昌官舍簡炳仲

不管天涯與海瀕萬紅千紫一番新樓頭鍾鼓三更雨墻外鶯花二月春風軟雁奴歸羽急日遲鳩婦喚聲頻青門載酒遲閑事愁殺英雄老塞塵

初夏即事簡炳仲

夏雲方建漢旗赤春事已如周轍東幾度炎涼經嫩綠一番榮辱委殘紅杜鵑豈爲歸心設蝴蝶也無清夢通萬里天涯喜強健勝閑窗牖納南風

利州登棧道

足跡初來敘北州試登危棧瞰江流萬山西接地窮處一水東歸天盡頭欲訪殽函無健馬相忘楚漢付輕鷗丈夫要了中原事未分持竿老釣舟

侍親勞監遊雪峯

一水横橋碧作灣兩山排闥翠成環寺居野色煙光外春在人情物意間點撿花梢香淺淺摩挲苔刻字斑斑門前車馬空來去雲自無心鳥自還

丙戌春過梓潼即事

天公殊不問西東物意人情處處同麥壠綠雖猶欠雨花蹊紅褪不禁風子規又喚天涯客布穀還催田舍翁欲挽遊絲綰春住歸鞍催我又匆匆

宿柳池松風亭

軋軋肩輿上劔門春和身健快於奔風翻紅雨摧芳信山帶青烟入燒痕領略物華無好句破除詩思有清樽高人喜與松風接莫遣梨花到夢魂

丁亥沔陽春晴即事簡吳叔永

朝來漸可試春衣料峭輕寒力已微木葉未繁山尚瘦桃花欲落水初肥疆陲虜遁征鴻去庭館人隨社燕歸紫陌青門無恙在不妨攜酒問芳菲

題漢中嶓冢觀高祖廟試劔石

手抽干將射斗牛當時天意在興劉不勞逐日追秦鹿直以餘鋒剪楚猴將相豈煩加越砥寬仁自足淬吳鈎斷蛇斷石都休問遺恨平城雨雪羞

適閬懷益昌總所海棠

點點紅粧綴綠枝睡猶未足已相宜欠呼杜老供吟筆僅約楊妃到酒卮數日以來應爛熳一風之後想離披憑誰警戒司花女密遣輕陰謹護持

重陽登益昌錦屏山

徙倚欄干目送閒山容如我易蒼顏悠思戲馬登吳會擬逐飛鴻度漢關草木與俱嗟歲月古今無恙只江山天公幸自無風雨一笑黃花分也慳

和吳叔永見寄韻

歌空北馬絕全牛肯念江萍萬里浮一倡朱絃補騷雅片言華袞續春秋禮羅自昔須溫造文館而今欠薛收要任丘墟百年責慎毋拚狃上南樓

詩懷今古浩無垠謝寄梅花灑翰翁翁恭恍心文字趣筌歸忘象性情真相望夜月袁宏渚一洗西風庾亮塵我欲尊鱸便歸去鳳來庭問五湖春

送糟蟹遺制幕

江鄉霜後飽珍肴萬里持來僅帶糟雖惜擁戈酣白蟻尚知衷甲護紅膏開樽祇覺韋歸興作賦猶當繼老饕油幕晚寒梅影靜亟持大白薦雙螯

和夔門開濟堂韻

世事紛更局面棊滔滔逝水只東之幾堆頑石思神護一節高風今古奇司馬豈無能戰壘臥龍祇合在籌帷將星一落空遺恨費盡詩人幾許詩

宿新政縣登鮮于氏離堆拜顏魯公遺像公

曾赴蓬州作鮮于氏碑

屹々金城唐砥柱如何沉落向蓬州一時名節猗山重千古忠魂與水流不待遺文垂紀錄自存生氣注蔞諆當時誰挽語溪水為洗離堆一段愁

至金泉登黃鶴樓

我住蘄春慣識伊九皐儔去逐雲飛北山父為悲空悵赤壁還留夢羽衣姑和黃樓崔顥賦為邀華表令威歸腰纏却笑揚州客應對金泉娌子微

登江陵沙市楚樓

徙倚欄干日未斜四圍不看一山遮浪花衮々翻春雪煙樹霏々夾暮霞壯麗中居荊楚會風流元向蜀吳誇樓頭恰稱元龍卧切勿輕嗤作酒家

簡項仲宗遊亭皐

試從沙渚入荊城十里金堤掌樣平曉露香留紅芰濕午風清逐白蘋生柳邊繫馬頻酤酒沙際呼魚旋作羹所欠直惟佳客耳明朝能輟暇偕行

宜城道間

蕭々風雨問南關客裏單衣八月寒燈火數家棲逆旅江山千里走畢官飄零岐路憑詩紀寂寞襟懷借酒寬亟寫音書寄鄉國北山高卧儘平安

送清湘蔣尉

我學言詩々不奇蔣君言命却能詩歲深如許松不改春信未來梅已知丘壑何如歸去好江湖終逝老來宜袁州極去湘南近辦取柴桑三徑資

昔插金蓮醉玉泉與君抵掌共談天蜀山歷遍數千里荊渚重逢一九年予為丹砂行作吏我無金鼎可求仙更憐不是春風手雪意垂々送去船

和闕幹雪中韻

夜來白鳳下天潢幻得人間玉樣光萬里園林変春景幾家籬落失秋香黃紬軟挽冰為骨紙帳吟梅鐵作腸爭似城南老夫婦地爐相對擁蒲穰

再和

青女欺寒未肯霜先將銀鑠散祥光芙蓉繞院不禁老蒼菊滿林惟欠香冷入寶環鈎翠羽聲隨石鼎煮羊腸兔園賦罷誰能繼留得詩人祝歲穰

題荊門蒙泉

向來亭上醉流盃千朵蓮花一樹梅金炬依然霜不管瓊裾猶待雪相催凌波仙子欣無恙姑射真人喚不來風景則同懷抱異倚欄欲去更徘徊

偕張總幹章帥機同游檀溪登極目和韻

底須風景嘆新亭且聽樽前賤子陳拚却玉山頹綠醑莫將銀海眩黃塵山容似畫屏環立世事如碁局幾新惟有東風不今古露花烟柳一般春

美哉輪奐若天成一笑凭欄趁晝晴彈壓江山詩句

老破除胸臆酒樽盈溪頭圍々觀魚躍柳外嘴々憶
馬鳴明日無妨再聽鶯海棠猶未醉春醒

從制坦觀閱和韻

春風小試被廬蒐抵掌功名一戰收萬里關河走狐
兔五更笳鼓肅貔貅星馳列騎看騰躍雲合嘉賓樂
獻酬機會不來人易老故都惆悵麥油油

同羅季能章成父張子直登樊城制勝樓

避愁聊復上層樓上到層樓轉更愁奇々青煙榆夾
塞麟々翠浪麥平疇山連楚甸三千里地陷中原四
百州立盡欄干誰領會滄波渺處起沙鷗

送羅季能赴江陵幕三首

淳熙公論盛棣門文獻依然故物存晉世昔聞期羊
葛魯人今喜見臧孫之遊半是清流望趨向難為俗
子論以客諸侯寧辭々公卿元自出藩垣
留臺雄峙諸宮遺江漢中間引一天號令半皆歸後
務規模幾不減中樞況從席上分鄉港細向樓頭訪
仲宣為報荊人好祠慶幪中無事帥垣賢
幕底從游數月間狄燈凍酒飽相憐平生得此於人
寡舉世如斯知己難舍我遂輕千里別祝君惟有一
分寬揚花正怯春歸去忍向南關送客看

以勸分出伏龍因謁武侯廟

廬存龍去定成非莫太空山聖得知成敗論人陳壽
史功名餘恨少陵詩初心何止三分漢偉略徒誇十
倍丕半夜松聲捲風雨猶如抱膝嘯吟時

和劉清叔櫂溪韻

一溪清入漢江東千載興亡指顧中自昔盡圖成匹
馬至今生氣貫長虹當時枉駕先諸葛底事浮江後
阿童醉向已生雖逝矣空餘款段踏塵紅

壬辰過鄂渚簡張子直總幹二首

一自櫂溪把酒餘五來更路屢暗塵幾度落日人空
老局面雨風事頓殊故國山容增黯淡昔時初色半
荒蕪草堂想見憂時切曾賦官軍近捷無
三載三來漢水湄做成底事又空歸塵埃黯々徵官
縛雨雪猶存戰士衣黃鶴喜尋詩侶約白鷗還悟海
翁機撥棄一樓春風笑便覓漁蓑光釣磯

甲午准幕和蕭應父贈鄭允蹈韻

休從太卜問靈均華髮駸々及此辰萬里斗槎難遠
問一時星弁玷同寅縱遙社寢言何益自愧靈蠶相
乙也且喜歲星臨宗分今年頭利是稱臣
客來遠自洞庭濱一笑相逢耳競傾把酒未須論後
約讀書已恨欠前生疇堪太乙青藜照亦有豐城寶
劍精近在眼前休嗟却君如未識問君平

和蕭應父贈黃子芸韻

父負詩壇第一評肯教樓閣久榛荊西堂夜夢堪追

謝北海何書可薦衡匹馬歸來嗟我俗孤鳴吟對羨
君詩霜前蟹嫩新芻美為問江頭潮已生

和蔣志父春風亭韻

漕幕蔣志父登春風亭有春風亭上問秋風之
句一聯云每恨從來欠機會却憐今代少英雄
因和韻以廣之

不須舉扇障西風且付黃花一笑中漸喜盧純成雨
熨仍愁蜂蟻起羣雄未能長策稜從此果有真儒歟
豈東老我數奇何所用快教兒輩學從戎

再和

誰能草檄愈頭風有酒時時共一中莫把丹青羨蘇
武且將玄白玩揚雄將軍事在龍荒北客子心馳馬
首東休笑晉朝人物少猶知口不道和戎

次蔣志父韻

漕幕蔣志父以予穎上之行有贈云能張吾軍
從古少差強人意似君無不足以當此然不可
不和

中原百戰後來蘇次喜衣冠復舊西要得一行須老
將曾何千慮付狂夫山川感慨詩難盡烟火蕭條酒
尚無若問西湖乙燕從望窮惟有我浮圖

甲午七夕在京和朱子木韻

巫雲一去付悠悠堪笑星河老不休天上凄涼兩兜
夢人間閱歷幾春秋錯磨長恨詩難盡領略良宵酒
莫留借我天梯試相問拙人還與巧同不

甲午中秋在龍塘值風雨

向來說事每欣逢老去相忘更容中天下山河清影
在人間風雨此宵同孤鸞夜泣菱花暗老兔秋悲桂
子空料得嫦娥念搖落不教無酒對心蓬

乙未渡淮點軍登壽春南樓

曾向春秋識此州西風吹袂過淮頭人還故老衣冠
喜我為中原草水愁屹若長城今重鎮葉如犇巖昔
輕談功名不是吾曹事且對空山徙倚樓

己亥題茅山玉晨觀

煙雲作嶂松作關夜深迫人星斗寒分明已在天上
坐不可更作人間看須臾睡去復睡覺琴聲前身在
巖壑洞門鎖鑰呼未詹時有天香暗飄落

庚子祈雨蔣山贈月老

蔣山月老嘗謂予言寺饒衲子數百闕半歲粮
予曰何所辦之曰賴寶公打供耳予曰爾之住
蔣山我之總西餉也道不同而理同情此心而
已矣偶因禱雨醒出舊話綴作一詩以寄庚子
秋晚

欲知討寺金穀吏便是鍾山粥飯頭爾欲乾乾動魚
鼓我期日日飽貔貅幾為桃竈炊烟喜又作秋田渴

兩夏旬有賛公能辦供元憑心上細推求

送趙嵩臣赴召 二首

幾載江湖負隽聲秋風千里赴弓旌石渠喜得今劉向宣室應知舊賈生臺閣致身將貴顯朝廷論事且和平更須記取申公語不在多言在力行

師旅之餘旱繼之可爲太息此何時江頭人類魚鱗集局面夏深虎口危國事不應分爾汝邊防宜特慮戎夷茂弘若問金陵事說與江東老僕知

知别制垣金陵勸駕韻

殷勤儒帥餞圖南文物彬彬歲此三遠邁業相抑唐巡士風流一洗晉清談歌陳呦鹿還初宴分擕虞篤乘莫驂好向瓊林待公家杏園春色正紅酣

贈閩人松庵

宜術循能手不龜子之爲術亦如之價增三倍玉麟稜言訂千金太石詩鷗鷺尋盟吾自許鶺鴒竹分爾何爲異時蓬萊來相驗且說太平御相誰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八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九

律詩

辛丑都司公廨與陳景清諸友小集作

我年漫浪尚萍流汨沒京塵晝滿頭得意正濃須知項奉身而退是良謀未忘雅志懷安石長憶平生愧少游歸去何求聞足矣數椽村屋一虛舟

再和

當才誰可柱中流我輩何如避一頭舊隱要尋鷗作伴薄田足與鶴爲謀蒹葭白露嗟今老榆柳西風感昔游新秋已登鱸蟹賤溪頭何日艤歸舟

送郭請父還金陵 二首

慈恩得隽緣衣歸北客南來罕似之名氏已標希呂第文華要從幼安詩行登袞袞諸公上毋翦直直一尉迴踏雪同來子先去夢隨鞭影過江湄

憶昨相從戎馬間屢披鵠詰慰蒼顏煙塵歷遍疆埸役風雪同諳道路艱子負此名心已白我成何事鬢徒班一杯握手無它祝歸爲移文問北山

贈林相士 亦能談命

賣卜長安作漫游囊糧千里爲親謀詩危貴得班超相命薄那能李廣侯術挾琵琶雖易售話逢杓鑿亦難投江頭雨滑東風急挑却行包歸去休

惟揚再贈林相士用前韻

林相士三年前金陵相訪嘗以挑却行包之句
送之重來惟揚要亦無可言者聊為拈出舊公
案以遺之
三數年來已倦遊祇緣心迹不相謀深知我類廉纖
相莫怪人驚雍齒侯江國舊懷詩一解吳卿新思酒
隻役一番公案重拈出挑却行包歸去休
癸卯制參黎用之為八仙領客和韻
撲面驚埃掃不開都忘柳色暗章臺偏饒玳席春賓
樂特遣瑤池仙子來白分鐵心徒白若相逢玉兒莫
相陪擣前休談清香少待約瓊花共一杯
夜分和鄭小山韻 二首
弓斂相隨幾歷年鬢毛斑剝飽風烟可憐蘆葉胡笳
地又過菊花新酒天耳聽驊騮還紫邏夢隨白鷺過
青田家僮久問謀歸未想笑吾頑不可鐫
塞上蕭蕭雨更風秋來與味與誰同短檠聊和燈前
句長槊休誇馬上功挽二石弓陪一技操方寸管較
諸公到頭等是為形役盡付掀髯一笑中
贈相士陳林過金陵
寂於吏事老于兵不特頭方命亦屯成敗固非予逆
睹窮通何用子前陳登剩不是為肩胡寺塞乞慙燕
頷人見說江東多福德亟須洗眼望堂麟
甲辰送淮東黎漕赴朝 三首
簾捲紅樓拍手看星軺迅步上鵷鸞皇華節下留佳
政玉筍班中作好官鄉相致身時則易忠賢得路古
來難端門侍漏東風峭尚憶屯邊鐵甲寒
始焉來此學分弓定計初無畫諾中擊楫少能思祖
逖同舟多賴有婁公老懷不奈周南帶佳客今成異
北空天上故人如見問為言憔悴已成翁
送胡季獻制參赴堂召 三首
恆得驚頭鵲語頻好音催召幕中賓喚回雞塞三更
夢趣取鶯花二月春車法陣圖留後效囊封諫草看
前陳退朝若訪孤山去尚有疎梅可寄人
君見淮頭尚可為勿言蚌鷸正相持再三國計當加
傳第一人材最切時面日山林還兩載精神惟慳舍
渠誰登梯若也拔與地為借前籌試及之
傳山父携示曾玉堂和余韻答之
誰傳新語到邊州來自蓬壺最緊頭句法自成臺閣
様交盟獨為交删謀憶從西府勞清夢望上東門想
貴游何似天風輕借助放教歸老釣魚舟
右司周昞仲亦用韻併和以謝之
誰將批向徹名流句引春風入筆頭廟畫登瀛士
用田園盡為故人謀曾芳草外思淮事應海棠邊心
蜀游細雨挑燈成朗誦劇談如共峽江舟
送制機豈德馨赴堂召 二首

元祐豈家幾世孫依然風槩至今存看鞭自許河南
遊舉酒相期洛北溫盟句有詩留月觀禦戎何策告
天閽切毋飲却西湖水齒頰冰霜置勿論
奇章昔送牧之行舊事今親見廣陵一曳栖栖嗟才
立諸賢家家慶俗升事來誰與參前箸公去吾其失
右肱我俟兵休歸决矣斷無清夢到觚稜
壽城圍解制參向君玉貺以凱歌和韻 二首
誰知已筋落蠭雷三月新城兩月圍吉語雖傳淮鶴
捷驚心幾動海鷗機公毋誇代稱全璧我爲憂疑已
佩韋何處無魚堪薦飯不須跕跕看鳶飛
中流岌岌此舟同對越皇天只寸衷今夜千艘趁險
進明朝萬馬搴摩空將軍爭上平戎捷老子愁無守
塞功局面莫貪邊用利共思穩着待西風
久雨之餘隔窗聞雪讀書院諸丈 二首
雨覆雲飜趁月餘昔疑滕六欠工夫俟敲窗竹清成
玉細剪簷花碎作珠已喜新冬三白有不愁明歲二
紅無地爐低帳盃行了呼起詩翁爲撚鬚
玉龍飛下太清境粉雉凝成不夜城賸得窮兒猶暴
蜀照教晴宣亦強明來朝細把千林色竟夕都忘篤
籟聲不領銜枚蔡州去鐵衣早撤戍邊兵
乙巳題制參蕭應父龍芳亭
細攬亭英入此亭重開八葉付公門無窮真意便書
禦不斷清香對酒樽由賓又花花又賞看孫生子子
生孫主人不用平泉誓句有根源六藝存
送瞿簡卿制參赴南安 二首
遠江華閱尚總青人物林中發有聲宦轍久更諳世
路遠傳熟試洞戎情聲穗向閩人多羨出幕持麾去
所榮盍爲王言留禁闥羨才向上漢東城
自歷星房佐碧油鄰邑同濟此風舟平山楊柳留佳
話庾嶺梅花想勝遊公到玉堦宜抗論我尋畫舫便
歸休他時若訪元真里野水中間一白鷗
送周聃仲大卿歸江西
中外周旋閱幾年清忠一節可參天唐階而上公卿
易拂神以歸章布衣雲上人銅難買屋江頭路穩好
行船夢回落月應相憶猶有仁人在漢邊
和傅山父喜雨韻 二首
驕陽赫赫正當空化作甘霖覆手中洗淨四郊無點
翳作興羣禱有新功惟方寸地能精格信只天隨
感通毋以喜書安僅足更行好事答高穹
柔金老火苦相蒸千里駸駸地不毛忽遂所祈欣欲
舞舉家其利澗於膏昭蘇田畯禾千頃飽滿舟人水
一篙我老發揮無好句須拈建筆付詩豪
和幕府趙興父弔陳任二諫議韻
出門三十里平原仰止高山禮甚專烈日秋霜千祀

後寒煙荒草兩塋前一瞻文獻生何晚三歎茲邪死。不先臣也不患宜共戒燕嘗何惜更加遭

東西正陽獻捷和傅小父凱歌韻

一從授鉞但來旬却敵無謀効不神士用命焉何有力臣今老矣不如人誰能河北平三晉猶慮閑中啟一奏留取功名待來者歸歟抗疏告嚴宸

食河豚鱸魚席間口占

年食河豚晚食鱸兩魚風味絕懸殊懷歸未必因蓴品適口何能計此軀春岸荻芽常喜有秋風蓴菜不愁無笑他俗子甘鰍鱔為此杯羹戒不虞

丙午九日將適陽羨偶成

年年秋晚對風沙今近重陽喜在家自斷此生甘皓首能消幾度看黃花閑身頗覺便當竹醉態都忘脫帽紗且問小舟溪上去飛鷗數點夕陽斜

遊張公洞二首

坤靈開迹漢何時太石深山聖得知大地鑿開真境祕太虛蘊出衆客奇攀蘿攬秀俯可即秉燭窮幽遠莫窺盡遺神龍謹封護勿容俗子亦游嬉

十年重過石橋行松下清流載濯纓洞閣烟霞知地遠壇連仙佛信天成人如雲意俱閑適山帶霜谷似度生步出亭皋又歸去它時林壑未寒盟

山中即事

手挼嚴菊嗅寒香陡覺輕颸透薄裳自是蒼官添老色不因青女肱寒粧新蒭未熟啜茶去晚稻才收種麥忙頓掌老農惟若懶荷鋤歸去卧斜陽

送八慈叔歸

歸來百事付休休又向空山斷送秋整疊衣籌燮赤腳楔持柱杖一蒼頭偶書梵語和參看河社詩盟白獻酬客有可人留不住夜長誰與話清愁

丙午冬徐竹逋見訪於可齋

甫能鋤月種梅歸竹外欣聞客扣扉天近城南寧去緩人閑水北肯來稀風雲北步新班筍雨雪休思舊戍薇別後世塵問名氏杜門終老但知非

尤木石薦衛士松庵求書以詩送之

衡寒得得過吾門切莫談天不願聞種木十年甘自許寄梅千里欲何云人誰相記懷明月我已無心等片雲若向灞陵逢醉尉不須與說故將軍

丁未效八慈叔賦黃郎

風格金僊空色叔化生千百對青春強顏翁媼施為貌取悅兒童絲繫向立仗無言開口甚當遝何事棹頭頻笑他絕郭經年舞我過鶯花即問津

因賦風箏與黃郎偶

竹君為骨楮君身學得飛鳶羽樣輕出手能施千丈樓擧頭可問九霄程高飛擬嬗寧無力少假扶搖即

有贊所惜峥嶸能幾日見曹侯搢之清明

送崔吏部還朝 二首

向來侍審在籌帷今趣兒驛入太微漢郎英努汲生守洛人喜是范公歸要持真是明公論莫急同心濟事機允說九重勤側席細陳長策慰宵衣

火雲赫々汗衣流人望公來望有秋契托棣華不遺捲辭陳桑土顧綢繆行為霖雨千畦足生解西風一段憂從此江頭波浪息柳邊亂得伴沙鷗

偶得希真巖壑舊隱正在小園因賦

數峯佳致蒿菴僧心匠玲瓏小更幽公去我來幾傳舍人非物是一虛舟直蘸天柳色新條改幽地藤陰舊逕留坐對黃花誰領會猶疑蝴蝶是莊周

又賦

高人已逐煙霞去此地猶餘巖壑存十數小峯便古蔓兩三老木長盤根月沉翠柳空梁影雨洗蒼苔帶屐痕留得清風師後進絶將今昔憶王孫

八懷叔用前韻相寄仍留村舍和以謝之

從渠舊隱棲清修我愛吾廬溪上幽一幅霜林紅短封我灣烟叢去來舟買魚釀秫作新節招鶴訪梅遲小留却憶故山懷故老寧忘蹇緯念宗周

洛川已矣不復見斯地巋然猶獨存九仞成功忍虧簣百年種德在深根依稀舊燕空梁語俯仰飛鴻踏雪痕多少名園富花石事如書圖遺兒孫

又和八寬叔見寄

寂寞寒枝問故棲枷趺梧老影蕭微炊煙冷落鄰荒壠蓬逕雨康織機斷磯擬問舊書成懶癖旋為新酒趂圍家人不慣田家趣剛道天寒盡早棲

戊申春偶成

半世崎嶇鬢已凋元知官職忌之招我番惡夢覺已晚一片好心磨不消枕上豈堪思往々樽前更莫計明朝此身若也填溝壑猶有來生答聖朝

賦家山夕秀

本因累土作層臺巧匠俄為小阜堆碧落界邊將塔對蒼無斷處送山來狀成一段林巒清文借我抹松桂裁夕照未沉明月上倚闌正爾可徐細

又和

小亭八尺石為臺占綠園中作翠堆一片閑雲難盡去四時野色入詩來氣凌河觀身曾到夢花雲根手自栽更出城樓一頭地夕陰含雨青低細

和褚縣丞韻 二首

世味寧如道味濃誰令小屋卧元龍句當詠定與從壁乃假吟哦對二松傾蓋正欣留樹李帰橋庭事取潘對先生且辨弦歌計莫盡瓶無斗粟春

柏々新詩一捻春相逢宰落易相親蘭陵李廣方堪

老闊里原思乃嘆貧頤我樓遲廿一壑感君慰藉重
千鈞燈前欲和梅花引病發健、滿面塵

己酉慶周子將壽八十

華齡八袠慶朋簪貴老崇師喜見今絳帳先生從白
髮金閨諸彥盡青衿冰寒水見源流盛玉在山知潤
澤深學德作人宜壽史永傳文獻紀枌陰

和禱縣丞韻

哦松之去爭能誦載月而歸取甚廉誨核尚無忘後
進興利兵不愧前瞻新詩慰藉知三復雅意勤懇示
一謙領問閒中讀書味魚熊何以得而兼

己酉赴桂過撫州樟原得雨

夜來一雨洗驕陽乾、藍輿趁曉涼過眼幾多山應
接轉頭二十里相將煙橫夾道松交翠水拍連畦稻
半黃轍跡平生今始到元知樂土是江鄉

憶幼子

膝下相隨五閱秋意其可以付箕裘孰緣老子貪無
福致使佳兒命不脩宿業結來知有自吾行壞會復
奚尤靈臺一點知何處痛入肝腸死則休

題衡山縣驛

平生足始涉南方郵舍稀踈驛路長尚隔三川皖嶺
崎更行幾日是瀟湘家人轉苦禁秋熱興從常催趁
曉涼識破浮生等羈旅強加餐飯莫悲傷

和鄧榮坡韻

身雖湖海常懷主忠在朝廷肯具臣爲國未曾知有
己此心可以質諸神綢繆舊話芳樽酒拂拭征塵萬
袂歷應嵩且封君豈慮㠯須珍重保千鈞

題衡陽臨湘驛

暑氣擊、問行裝過眼蘋風倏轉涼豈爲南遊來丙
穴且先北雁過衡陽重爲己矣腸空斷老馬疲哉汗
欲僵身大塊中猶大竈鐵心禁得幾炎涼

過愚溪

爲底先生此水居正緣不解學顛愚身雖樂彼溪山
似名不欺而天壤供往事切言今已矣當時豈意在
茲乎擬招故老窮佳勝烟草蕭、宅一區

過清湘洮陽驛和方孚若韻

剛驛尋梅路漸深璧間誰帖邁來吟肉詩感嘆人才
舊投筆懸書歲月今訪古暫陪湘水游夏時遠到雪
山陰牧羝持節時能似空傳賓洲有寄音

禮謝山佛和別駕叔韻

自得湘南一派奇棒春元熟不須師幾千億化如來
相五百年將再出時翠壁雲連欲樹老寶坊香靜午
齋遲我來欲和因緣事假衲叢中有解知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九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三十

律詩

送交代董矩堂赴召 三首

淵源三世寫經綸炳炳如丹一片心中外久期還衍
橐江湖所至足棠陰威聲足使戎心懾邊腹何虞寇
氣侵指日玉階清問及盡思長策濟而今
淩靈已定蜀西北分陝既成周衮東二者於斯皆上
意舉然以此望明公香名千載梅邊雪炤路三秋桂
子風百萬民未休戀戀公方柄用福無窮
迓氣纔節洞庭濱作鹽重逢未識真大謂頹齡來歲
海乃承並武樓星辰公捐嚴印輕於葉我愧蒲襟皆
是處從此廊堂醫國去好留肘後遣陳人

和鄧巽坡詠菊併見寄韻 二首

天涯秋晚見孤芳華髮蕭騷易感傷對酒未嘗忘北
海因詩惟恐瘦東陽古心饒得風霜白冷艷寧隨草
木黃惟屈可餐聞可採蝶蜂爭得識寒香
轉逢又是幾三秋客裏常宜視蕊嶺首含梅無所
有衡陽斷雁寄何由淒涼陳迹幾年事繾綣高情一
夕留聖代斷無車蓋棄詩筒毋惜到南州

登逍遙樓和方孚若韻

克山舉目見於檣聳玉森丶拱巨梁一幅畫屏羅偉
觀兩詩銀筆冠當場泓平鷺立秋無盡月冷烏啼夜
未史有客凭闌共清話邂逅何異白雲鄉

登湘南樓和方孚若韻

天教管領衆山來筍立平郊翠作堆工馬休憐翁矍
鑠所舉聊賦彼崔嵬樓高蒼桂奇觀列人對黃花逸
興催公退呼兒同徙倚卷舒風月等浮埃

登西樓題柱

分弓來戍嶺南州熱鏡塵生雪滿頭頷進思言宜簡
易頻寬老子得邀遊青山落處鐘聞寺白鷺明邊人
倚樓衙散吏歸冰樣靜一庭榕葉和晴鳩

己酉入桂勸農

快束行裝穩看穀梅邊已報小春天程開鵬翼二千
里名継巖頭二百年花插一枝趁燕喜雲占五色對
觴傳丈夫自許當如此舉酒相期共勉旃

庚戌題雪觀用方孚若韻

幾見春從沙際歸堂丶背我迅於飛病餘窺閒心成
怯老去登樓力苦微岸柳含烟猶綠瘦海棠冒雨正
紅肥山川信美非吾土強作清吟丶私遂非

和鄧巽坡見寄元夕韻

一笑芳時萬慮平詩翁猶自假詩鳴名邦想見燈成
市病骨相忘月將城人事誰能記今昨天公都莫管
陰晴忽前細讀梅花句但覺身輕眼倍明

又和梅韻

千里詩来字、香品題着意到孤芳以千林表丈人
行洗萬古凡兇女粧白是精神凌雪月不妨風骨飽
氷霜撫髭聊以酬清思病筆欹斜愧小王

寕壽寺劭農登慈氏閣和李誠之柱間韻

持酒殷勤問爾農憂時同此願年豐倉箱欲致崇墉
積来郡宜加犢土功水北有田均夜雨嶺南無地不
春風吾皇德化形扶杖親見兒嬉七十翁

瓊莞孫守示和愚溪詩用韻餞之

鯨浪中間一島居往時千慮失狂愚伏波方略今堪
擬渤海聲名斷與俱小醜當從而靡矣吾民其庶有
廖乎建旌整頓還泉了歸佐清朝澤廣區

題趙觀和方子若韻

薔陰寂、轉西廊遍檢點春工倍費詩烟樹暮蒼何處
洞雨苔斑駁舊人碑清泉白石仙遊地芳草緑陰晴
晝時門送水雲誰領會沙鷗點、柳絲、

禁煙日登嵯峨閣和方孚若韻

漠、風烟看野棠一春多恨雨浪、古榕陰裏行去
寒食芳草城頭過艷陽不斷山光通百粵無邊春思
渺三湘伊神不放花飛盡露浥薔薇幾陣香

庚戌赴荊閩舟過湘江

湘流得雨掌来平艇子乘風打槳輕過眼千山繞嶺
粵轉頭一水又衡荊大江東下懷鄉國落日西邊是

戍城嗚嗚數聲青嶂晚客心如鐵也關情

和總幕劉景文題杜立齋遺翰詩韻

一老風流兩社間至今膏馥尚留殘典刑已矣墨猶
濕生死以之盟未寒淮海屬心知士苦山林投分只
儒酸燈前掩袂空三嘆盡與傳諸琬琰看

辛亥元夕坐間和劉景文韻

客星似向漢槎来便盡觀光近斗台王儉池邊新節
物劉郎瀛裏舊根栽饒人老月添春好特地癡雲祭
晚開明歲傳柑天上宴馬蹄猶記渚宮回

又和

多謝嫦娥得得来前陪緑蟻映黄台剪成絳蠟燈開
艷移向青油幕底栽萬口競誇通夕看兩月何曾厭得片
時閑紙儘人亦牽絲戲任向當場弄幾回

書院諸客登仲宣樓以詩寄之

指點層雲氣可干官身浩嘆不如閑幾回落日詩懷
古一半春風酒政慳許我婆娑從白髮於人嫵媚有
青山前身王粲重枯筆惜欠胡床着甫間

送書記雷宜叔造朝

五色雲邊音稚圭重我萬里已周知趨朝豈止書憑
廣出幕聊爲送送詩行理羽輕春漲穩交情珍重歲
寒期君王若問荊州事白玉階前細數之

曹總幹以乃尊侍郎二詩見示和韻

别公知閬幾乘除玉笥山中舊隱尋鄜幕聊鎮來白
舊涇舟共掛繼由今一門翁季芝蘭味四海弟兄金
石心塞上西風漸蕭瑟書來毋惜寄規箴
疇昔風雲共壯游笑吳夏口蜀江油我猶秉隊漂孤
注君早得閣先幾籌日底阿蒙元醒悟滕閣文度儘
風流個中妙理誰能會且向平原喚督郵

陳次賈歸以二詩言别和韻送之

百尺樓前賤去拖元龍豪氣肯低细昔從桂嶺訪梅
去今自荊江載月回敢擬王劉曾主客應嗟瑜遜等
與甚轉頭落日陽關外三嘆可人呼不來
手袖朱弦綠綺琴身繼湖海調山林家園千里歸心
切朋友中年别恨深國事艱難殫我力世情巧令聽
渠壬海門雁過應相憶塞上征人正苦心

壽利州趙漕

天禀銀河一派清藹然中外播休聲金城方略今充
國鈞各規模舊孔明久歷咨孫勤使指再須班筍著
宗英九重側席親賢切有詔西南起老成
幾載星軺惠漢閩垣培壽脉一分寬數條鶴髮因民
白一片鷗心為國丹綠野高風雖獨慕黃花晚節正
争看勳名麟閣清芬在且伴松椿傲歲寒

壽遂寧李漕

今世儒宗一泰山暫來紫氣下函關主盟道學周程
上伯仲詩名李杜間少府暫分廣使節甘泉合在侍
臣班春江一碧平於掌好趣牙檣待賜環
自從岳牧著民庸十載岷峨帝眷隆草帶雨鋤周圃
綠粟和煙暁漢閩紅活人陰德深無盡壽國良方用
不窮一轉鈞闈黃閤去天涯歲歲鬧東風
白是清都紫府仙德星躔次叙東川香浮世界曇花
地人樂春風燕麥天元祐賢材名閣近紹興相業慶
基綿一年一佛為公壽五百尊成五百年

壽蜀帥

天遣長庚衍峽瓜幾年清廟薦聲華九重璿派周麟
趾千里金城漢犬牙未駕說舟儀列鷺已麾段勢擊
長蛇堂堂一節鳴鏑耳豈借西山太史家
書漢當年把繡衣戴持齋錢建侯珪春城门淡銅梁
北夜拆星沉玉壘西外閫規模蕭蜀上中朝動望恩
韓齋鍊寝側席親賢父早晚鳴珂步扫堤
不用江山當壽卮年年一佛住峨眉崧高復見歌申
伯炯野寧無頌魯侯歲比絳人逢甲子日逢皇覽揆
庚寅書生愧乏梅花賦引領東風上北枝

壽應恭馬

自騶班序簡宸聰廊廟江湖一節同百世幾人今蜀
日千年一到昔虞風得莘渭上康時策有伊洛間傳
道功早晚為霖洗炎熱蒼生俱出炭爐中

太微一宿燭魚凫已奏平反課轉輸綠破雨前舒鳳
爪青鍊雪外長龍顱班崇東壁圖書府惠暢西夷道
德塗停佐修攘歌六月載銘石鼓會東都
漢帥殷箕謨擬倫天將平治啓儒真鍾英寶婺金華
地飲福銅梁玉壘民氷碧雪山無點眷桃漢棠蔭木
餘春綿〻壽脉無窮處一派根源在至仁

壽陳制垣

十載青油駐漢關勛名高壓峴南山雨添萬頃春華
樂月淡三邊夜柝閑為小朝廷留宿望升真學士重
棠班九重銀信知非遠白玉階前一武間
向來荊楚說邊州人士今誇樂國遊千里漁池自交
援一江漢水獨安流兵無敢惰身為率民有循飢患
亟驅陰德活人無量大不須香火祝王侯
東皇粧就牡丹天來獻蓬萊不老僊耆舊喜增羊祜
傳鄉夷欣問晉公年休懷荊水清風適且醉檀溪綠
草邊頓向衣冠圖上看銀屏千歲映貂蟬

代為其親壽

十載青油駐峴山屹如一柱倚人寰秧疇雨足春犁
樂榆塞風清夜柝閑威望龍椎髭帳外勳名麟閣影
異聞命圭指日催袞度樂府無煩唱玉關
兩星相比映文昌戲綵蹁躚戟衛香鬢應公因民事
白眉邊人卜詔書黄五千文字為家計百萬陰功即

壽卿要學元和同九老來誇耆舊傳襄陽

壽岳漕

渡江人物照乾坤盟府勳庸奕葉存崧岳千年申伯
雅漢臺幾世仲華孫自將翠節臨南紀更佐金城護
北門禁柳官梅正春色好看鳴玉上天閽
擅溪翠霧曉輪圍共慶皇華誕玉辰佳指明宵三五
夜從頭新歲八千春且傾皎月清邊徼行逐東風造
禁宸留取棠陰蔽南峴為陪羊杜壽蒼珉

江陵和費察推九葉瑞蓮韻

喜對荊人一笑嫣吾邦今見此嘉蓮暗容嫵媚目疑
幻玉貌參差骨是仙試把萬葩千弁較曾無一蒂九
芳連分明河洛中興象要竭精忠答上天

壬子夏偶成

心已灰如鬢已皤近人桑蔭疾於梭更嘗萬事不為
少恍悟一身猶是多田里乞身斯可矣功名到手竟
如何公餘章喜邊烽靜且對樽前浩浩歌

壬子江陵寄聞人松庵

不見松庵又幾年書來云欲卜新椽我方北塞愁供
戌君盍西湖喜結緣多謝烹魚勤客遺薄言騎鶴寓
腰纏惜無廣廈歡顏乃姑用長安作酒錢

秋霖喜霽適覩廟堂酬唱相去數千里而
陰晴同之因用韻

明良相正體坤乾感格時賜本致虔生使羣方皆見
日誰言千里不同天只將精白承休德豈在緗黃結
善緣更得北風無羽檄不妨擧酒樂康年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三十一

詞

水龍吟 甲申潼川說月

西風吹上牛頭天涯慰此人情耳斜陽任晚青山全
似故人知己邂逅歸來須臾懶去桂華猶未待氷輪
推上梧桐樹了更兒是點兒幾
滿眼碧天如先使分明水晶宮裏區區說事一觴一
詠一燈而已欲待無眠争如且恁有無窮意怕嫦娥
隔窗偷看須下却帳兒睡

又 甲午壽九制使

幾年野渡孤舟蕭然袖此經綸手房來廊廟從容進
退祖風猶有小隊環花輕艭漕玉暫臨金斗把詩書
帷幄靑年坐嘯塵不動依依柳
好是公堂稱壽正元戎閫垣開後旌旗絳纂胡雛馬
上聞風西走一點陽春無邊德澤淮山長久待宮軍
定了長安貂蟬侍未央酒

又 己亥壽史留相

明堂一柱擎天眼看黃閣空諸老平生方寸班班四
字誠心公道玉帳雲旗金城露布尚勤征討向淮頭
蜀口一時做就安石傳孔明表
談笑妖氛如掃看整齊乾坤都了袞衣赤舄歸來廊
廟雍容師保三相一門雙親千歲人間蓬島舉黃封

細唱詞羨宮梅上正春早
又庚子壽史丞相
東南一氣當春便從黃錢登台斗紫皇舉此亨屯濟
泰屬之公手淮浦烽銷未央觴獻捷傳清晝慶太平
朝野騃騃重見昔淳化今嘉祐
史觀年編新就看勳庸光前垂後三槐影戲斑椿盤
固古今希有宴侍龍顏聯承鶴髮相期長以問前朝
杜業誰同八九十邁文富之潞公八九十一
又壽游參政
岷峨壽佛東來手移斗柄春寰宇經綸事業詩書訊
出時為壽雨載乘三階炳丹一念雍容樞輔望崇嚴廊
風範揚休山立真漢相殆天與
國步時當如許賴明堂倚空一柱蒼生引領想齊中
憂真安西土多士相期直須無愧芝韓之富且梅邊
一笑春風祝公壽介東魯
又十月約諸叔父既月期而不至時適臺論
舉林長揖皓城高情冷我霜髯白髮婆娑樹底老蟾何
物千秋一色一鏡高懸肺肝洞燭了無塵隔任億千
萬里同然玉界都不管天南北
老子萍蓬蹤迹對西風幾番行役平生說事從頭細
數山川歷歷明月明年知它何處能如今夕惜無人
共我登樓騁古一笑橫笛

又和韻
少年曾領良宵直須醉倚東方白而今老去何處何
樂不空不色桐影搖針桂香飄落偲凡矣隔悵銀橋
夢斷玉簫聲杳人如在楚天北
冷眼乾坤陳迹笑英雄等為形役庾樓袁舫浩歌長
嘯壯游曾歷萬里瑤臺乘風歸去不知何夕對冰輪
孤負欠千鍾酒與三弄笛
又和韻
歸來袖手江湖不妨左右持螯白涼宵幸對一輪端
正娟娟秋色萬宇冰清千林霜縞更無塵隔對金莖
露冷銅壺漏靜梧陰轉畫橋北
堪嘆平生蹤迹算紛紛為誰驅役兔蟾應笑蝸蠅累
我中年塵歷抖擻吟情徘徊舞影可憐佳夕恨力微
心在夢中一曲似黃樓笛
又戊申壽八總叔
歸來三見梅花年年借此花為壽八總軒檻月邊竹
畔數枝開又姑射肌膚廣平風度對人依舊把離騷
讀遍椒蘭荃蕙奚敢及衆芳者
幸與歲寒為友任天公霜僝霜僽香名一點西湖東
問遜逍曾有金鼎家還玉堂掾筆偉來斯處且迴廊
曾領先春林外事付卮酒
又己丙壽廣西豐憲

幾番南極星邊稱前常借南枝壽今年好處冰清漢
節與梅為友老檜蒼榕婆娑環拱影横香瘦把草庭
生意嬾烟盡洗都付與風霜手
嶺首小春時候看明宵桂輪圓又此人此地此花此
月宜詩宜酒把綉帰來調羹金鼎西湖春後顧玉奴
歲與素娥不老共人長久
又和豊恩趙林路鈴梅軸韻
小隠香霧籠蔥硯寒金井頻呵凍老坡仙去新聲猶
寄緑毛么鳳瘦臉盈〻不禁傷懲寄濃霜重賴墨池
佳致草成玄白聊以此當清供
長記月明曾共擬虬髯幾番孤負春風一點着公翠
袖撩人清夢通爾何如西湖慣見影斜疏動要歲寒
得友豈容無竹倩誰添種
又辛亥和吴制參賦雪韻
元英歎羅瑶臺玉妃滿地花鈿委山川幻出剡溪梁
苑齋宮郢里半點瑕無一團和就珠圓璣碎任謝家
兒女庭前爭説鹽空撒絮風起
夜入蔡州城裏問官軍果誰堪比飲羔亭屬衆賓一
笑直卿爾耳寒聳玉樓凍呵金井蜀公詩史更須待
太白浩歌黄竹為豊年喜
又秉雪登仲宣樓和前韻
玉龍飛下殘鱗千嵗萬壑皆填委乾坤一色不知身
隔蓬萊幾里疑是瑶英盛開元圃被風敲碎倚危樓
極目長江渺處渾錯認沙鷗起
依約青帘遥指記山家酒香無比訪梅江路何時帰
喚小蒼長耳孫家袁門不妨高卧足娱書史且擎
霜鬢嘲吟冰筋共荊人喜
又席間諸公有賦再和
琅〻環佩三千一樓玉立中端委瑶琚碾就襄王故
國屋平遠里多少鉛華飛璣塗抹一時梅碎記少年
馳逐銀巫繡帯我番校雞呼起
冷入重貂如水鬢絲〻嘆非前比羔兒滿泛御兒低
唱飄風過耳冰釋邊憂春生民樂歡形佐史倩何人
辨奏五雲天上助吾君喜
醉蓬萊丁酉春題江州琵琶亭時自兵間還僕古楚舟之篇
倚欄干一笑指日琵琶何處尋覔獨立東風吹未醒
征客沙外青帰枷邊黄淺依稀自春色極目長淮晴
煙一抹不堪重憶
老子平生萍流蓬轉昔去今來鷗鷺都識拍〻輕舟
烟浪晴天北自有乾坤江山如此多少等陳跡世事
從来付之杯酒青衫依濕
又戊子為覲庭壽時方出蜀
是人生好處仕宦帰來享清閑福屈指吾翁恰八年
荊蜀星火叢中風濤句上轉青天蜀棧郵傳欣還里

閒相慶雙鬢猶綠
為報中朝如今老子肯把貂蟬換取松菊西舍東鄰
正新蒭初熟屋催一椽田姑二頃牋種花蒔竹後引
金釵細斟瓊笋唱長生曲
又 乙酉壽蜀帥
把東南溫厚天遣西來試薰風手一佛人間與歲眉
長久玉帳旌旗金城鼓吹笑烏奴歌酒狐兒煙清貔
貅月淡凱音新奏
元祐明時中朝司馬記得邊人歲問安否勳業如今
公家汝堤歸來無恙有西湖花柳更借
當年一龜一鶴伴千秋壽

又 丁亥壽蜀帥
有擎天一柱殿角西頭手扶宗祐萬里魚鳧侍金城
山立亭障驚沙纏裹卷地倏度黃龍磧玉帳從容招
搖幾指頻清邊色
見說中天翠華南渡一梭金平膽寒西賊帝鈞公侯
更高踰前績箕尾輝騰昴衛芒斂看清平天日周家
歸來鳳池麟閣雙鬢猶黑
又 代壽昌州守叔祖
記石湖佳句為海棠花合來西蜀不道東州更香霏
情淑漢竹老中召棠陰裏想清歡未足少駐旌麾姑
留樽俎侍春風曲

見說吾家丹溪老子萬籍名堂孫枝猶馥南極星邊
正魁星明燭五馬歸來一龜無恙訪舊松新菊從今
長伴西山一佛鎮長江綠
又 壽別制垣
問江東父老十數年來誰為安石萬里鯨波一柱獨
山立漢壘班高鄧斤名重喜動旌旗色虎踞龍盤有
人於此千載猶昔
好是元戎護寒舊手到處人傳爭道公別辨取風檣
指顧定南北只恐為霖玉麟堂小留不住台席一片
仁心壽身壽國與同箕翼
又 丙午壽八勝叔

自隴頭垂譜調鼎傳家典刑猶有歲歲芳期報小春
時候仙骨非凡生香不斷標格蕙蘭右江路孤山水
邊雪際為尋詩瘦
白玉堂前青鏁席上孰謂無人有如此河得意東風
且占萬花首會看常娥移栽月殿肯向桂華後應笑
家林枯松歲寒堪友
又 庚戌壽章倉
正陽生一脈緒日添長臺雲書瑞勁節昂霄仁意雪
霜裏粟庚紅陳草靡綠茂穠衿藹千里馬熟車輕鈴
齋曾到從容嬉戲
好是鄉人能言世美猶愛甘棠而況其子洞裏桃花

歲月任渠記一點梅梢爲傳消息有東皇知己倚肴
明年相逢貢篯也星辰履

六州歌頭 和陳次貢韻餞其行

桂香深處傾蓋嶺之西雲南外曾持點星掌鞮酌玻
瓈篸帶江山裏揮銀筆摛綺句潮海氣羞逢弱吐虹
蜺固首煙塵碌碌公家事自笑癡兒盡田園歸去耕
釣侶黔黎月夕花時恣吟題
悵荊州路同北望剡谿與又東馳雄邊上誇前躅壯
新基爍處奎容閤西唾事公莫惜語教知秋城夢笳
却騎舞鬪雞休作中年離恨聊持取一醉如泥梅邊
佳致逸興與適齋人在蘇堤

摸魚兒 和陳次貢仲宣樓韻

對樓頭欠招歡伯和風吹老芳訊凭闌面面蘼蕪綠
依約碧岑傳可無盡興縱燃竹烹泉亦自清腸吻憑
誰與問舊城郭何如英雄安在何說解狐犢
銅鞮路極目長安甚近當時客主相信翩翩公子登
高賦局面還思着鬓桑蹊整謾謀柳評花攙鏡擡蓬
鬓江平浪穩悵我有蘭舟何人共揖毋作不明恨

八聲甘州 庚戌重九約諸友登龍山阻雨

擬龍山把酒聽西風西風苦無情似秋容不受綠人
登眺特地慳晴依稀兩三過雁何處是方城目斷危
樓外山遠烟輕
且對黃花一笑嘆浮生易老樂事難并喚足雲兒唱
落詔任霖鈴問何如烏紗折角把茅名盡取晉參軍
東籬下陰晴不管輸與淵明

又 庚戌壽鄭丞相

有庵石扶杖峴山東與鶴壽南山道天慵赤子相逢
釣播久望駕還逢幸際君王神武上寧是甘盤步運風
霆手整頓何難
好簡霜天時候聽扃門新府兆表凭闌想經綸心上
一點炳如丹撫輿圖真儒事了把勳庸留在凹麒看
八千歲四明洞府一佛人間

可齋雜藁卷之三十一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稿卷之三十二

詞

沁園春 丁酉春陪制垣齊安郡圃曲水之集

形勝風流樂事良辰一時四并正榆更新火觴浮曲水那堪上巳又是清明赤壁功名東坡文字俯仰人間無古今詩書帥對烽煙靜畫俎豆添春一水邊天氣催人便須認楊花雪樣生憐英風蒲席思旋綿上清談東閣肯記蘭亭安得長絕高聲碧落縈住畫簷紅日陰霏霏外聽鳴鳩喚雨全勝流鶯

又庚寅為親庭壽

鴻禧主人一閑半年未嘗厭閑謂有溪可釣有田可秫有蘭堪佩有菊堪餐羽檄秋風胡笳夜月多少勳名留漢關如今且做樽罍北海歌舞東山門前只尺長安但只恐綸音催禁班把鷺鬢數莖更困民白鷗心一片猶為君丹藍後見綵衣家慶倦羽伶傳江漢還春光小看庭闈歲歲一笑梅開

又代為親庭壽

軒冕儻來功名盃水何藏倚樓把方略評梅工夫課柳精神伴鶴談笑盟鷗草檄尋題稱文問釣任江上東南風未休君知否問如今綠野勝似青油從伊萬户封留笑得似團欒聊笑不怕觀闕與思萬東駟馬江湖難著綬帶輕裘雪意何如新醪熟未樂事良辰聊獻酬從今去更八千椿算幾一春秋

又代壽直院陳文昌

今代清流北斗以南文昌一星對露門進讀鑾坡演翰瑣闈批勅班牒成文筆下權衡胸中律度禮樂人才俟討論篤行處羨才高片玉輝映條水幾年簡在吾君使須把詩書制太平笑諸公炙手昔成何事一賢冷眼今獨修名花底良劉槐邊聽制一武商巖霖雨新金甌鬯對春風九十歲歲平分

又乙未代壽尤制帥

天下中庸千載一燈傳之自公有涵洪雅量陵澄千頃堅凝定力壁立孤峯佳島詞梅參帷傍箸略試斯文經濟功聽淮鶴軒素標攬書玉微分弓朝來鼓角聲雄慶元帥新除初度逢任西南局面人皆頌洞福星堂上我獨從容草檄傳燕閒時繹參了却中原公家東歸廟廊把格天勳業與宗無窮

又壬寅餞余宣諭入蜀

畫舸呼風長劍倚天壯哉此行指洞庭彭蠡徧觀吳楚瞿塘灩澦直上峨岷帝語春溫軍聲秋肅手濟時屯開泰平天應是念蠶叢父老公為更生眼看四海無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想馳情忠武將興王業撫膺司馬忍答吾民淨洗甲兵歸來鼎輔定使八荒同一雲經營事比京河形勢更近函秦

又庚子登鳳凰臺和壁間韻

漫浪江頭三聽秋砧一登故臺望烟蕪莽蒼令人目
斷風檣撇舞何日罢開把酒新亭闌碁別墅老氣當
時何壯哉江東事百年無恙全是時才
紛然競付輕埃還水遶費心東向誰嘆阿奴儕輩因
人碌碌廼翁材畧餘池恢恢鳳闕天高鷺洲潮落杓
取白鷗歸去來闌干外英雄陳迹一酹瓊盃

又再和

綺閣香銷玉砌夢殘淒涼舊臺對御溝紅葉一番木
落宮墻黃菊幾度花開水遡岷源山睇吳會目送征
鴻安往哉都休問六朝人物誰拙誰才

平生家家煙埃記疋馬當年荊蜀淮嘆凋零殆盡詞
源已竭清磨未去酒量猶恢八駿驥肥四愢鱸美容
有可人招不來油幢暇凭闌一笑相與傳盃

又和廣文叔有季秋既望之約不及赴

目斷長空手拍危欄高與酒濃擬招呼短艇追陪飛
盖一餐湖菊共賦芙蓉寫字沉秋鴉林噪晚幾陣蕭
蕭雨更風空凝佇不如一鶴隨意西東
堪嗟樂事難逢愧元伯巨卿千里從望文星聚彩交
輝吳分天雞吹翅獨隔崑蓬野壁荒煙敗荷衰草人
在可憐憔悴中還相念願特能薄罰別許從容

又自和即事

雨抹晴妝脩眉鏡清寸碧翠濃數點疎筏盡處叢叢煙
樹池塘側畔面面芙蓉千百樓鳥兩三過雁時有娑
娑一笛風斜陽裏更青帘半捲在小橋東
佳人何日重逢問還肯扁舟載酒從笑平生勁槩寸
心如鐵中年老態兩鬢成蓬荷鋤栽蔬腰鐮刈稻且
寄西窓圖畫中空回首望五湖鷗鷺心事容容

又再和

秋豈悲人人不悲秋比春更濃有蕙蘭千度尚存芳
菊牡丹文獻猶在芙蓉藥盤特酸得鱸作鱠晉宋閒
人有此風休輕笑彼柴桑微吏蘆甌籬東
携壺與客還逢頗時許先生杖履從嘆塵蹤如寄鷗

鳧江海性真聊適蜩鷃蒿蓬刮眼青天驚心黃葉立
盡梧桐月正中妻然久看物情終竟不似春容

又甲辰錢允木石赴九江節

大江之西廬之陰壯哉此州有舳艫千里旌旗百
萬襟喉上國屏翰中流肆歷鯨波稍屯虎渡看此商
川萬斛舟青龍借秀崇詩說禮緩帶輕裘
十年泉石優游久高卧元龍百尺樓正九重側席相
期嚴㢸一賢砥柱聊識邊籌了却分弓歸來調鼎得
見茂洪何復憂談兵暇問琵琶歌曲無恙還不

又甲辰壽王總侍

北固臺端南渡後來無此偉人自從容佐昌鳴光華攬

幾年中外屬目經綸萬竈炊煙千艘漕雪手整江
淮如掌平詩書效看馬騰士飽酒好兵精
平生餘事功名豈管蔦誇人能擬倫暫牙籌游戲小
滄惟月金甌注想使合爲霖沆瀣一襟風流八詠秋
入詩壇如許清爲公壽有黃花不老長伴香名

又餞鄧季謙赴班

攬秀岷峨看鞭江淮諸公所奇對塞垣煙淡相隨弓
劍城樓月落幾共燈碁驛柳搖黃溪桃漲綠想趁春
風度玉墀穿衢去看紫微紅藥太乙青藜
孤山老放梅時莫忘却揚州曾有詩帳英游難駐悽
恰隻影中年易感祇付雙眉珍重父情勉旃時用回
首岫雲從此歸能相憶有好音遺我在水之湄、

又餞銳巽

唐人以處士辟幕府如石溫輩甚多銳君巽甫
以命士來淮幕三年矣吾不能挽之以寸巽甫
雖安之如其數何臨別賦沁園春以餞

水北洛南未嘗無人不同者時類文情蘭臭綢繆相
好宦情雲薄得失何知夜覘論兵春原弔古慷慨事
功千載期蕭如也料行囊如水只有新詩
歸兮歸去來兮我亦辦征帆非晚歸正姑蘇臺畔未
康酒好吳松江上蓴嫩魚肥我住孤村相連一水載
月不妨時過之長亭路又何須回首折柳依依

又丙午登多景樓和吳履齋韻

天下奇觀江浮兩山地雄一州對晴煙抹翠怒濤翻
雪離離塞草拍拍風舟春去春來潮生潮落幾度斜
陽人倚樓堪憐處悵英雄白髮空弊貂裘
淮頭虜尚虔劉誰爲把中原一戰收問只今人物豈
無安石且容老子還訪浮丘鷗鷺眠沙漁樵唱晚不
管人間半點愁危欄外渺滄波無極去去歸休

又丙午和姪安先府韻以同在丙寅安陸圍中朱纘八十餘矣

紫金山前鐵騎圍中惟公尚知悵當時帅角血猶同
隊如今編髮鷗已忘機故壘荒榛羣賢拱木曉記官
軍夜戰時不圉兒獨歲寒不改老氣猶奇
嗟哉月駛舟移四十載光陰昨夢非嘆荷薪弗克秖
慙弓冶扁柴却掃絕望簪圭閒短椿長鶴徵鵬巨天
分當然何足疑聞公里有磻溪堪釣盍亦云歸

又丙午壽常丞叔

大肆歸來小院適閒喜同此時問垂弧歷載幾番逢
祝舉觴華旦細會良希頌以松椿酌之椒栢預卜明
年百事宜春猶淺趁雪晴梅放且和新詩
公雖厭直蘭閨如正色朝端當宁知看大廷諸老爭
推前席吾家五社自有傳衣暖律初回要津立上卿
相時來皆可爲祈公壽與東君不老南極齊輝

又庚戌初度自賦

弧矢四方江漢一萍少年壯游嘆而今老矣秖宜野
服欲何為者還着輕裘匹馬蕭蕭孤鳶杳杳城郭重
來空白頭西風裏對一番新月又荻花秋
依然千古荊州問劉表諸人還在不句亭前舉酒不
堪北校船頭擊楫忽負中流遠水長天淡煙衰草還
是當時王粲樓何如且倩吳歌楚舞一洗新愁

又 月夜自和

嗟雙鬢翁對嬋娟月懷汗漫游恨江湖豈有季鷹鱸
鱠田園忍負晏子狐裘丹桂開時青蘋渺處家在三
吳天盡頭庭阜靜又一番葉落天下皆秋
少年弓劍邊州鶯轉首黃粱還夢不嘆悠悠千載闌
山無恙滔滔一水歲月俱流鏡老菱花笳悲蘆葉新
鴈數行人倚樓君知否把眉峯蹙破豈為身愁

又 中秋約僚佐從擊岡登懷遠州前韻

喚趣生來與常娥約從大守遊把玉簫歌寄簫闌短
笛霓裳曲換清壺重裒桂影飄搖桐陰立盡多少征
人霜滿頭油幢暇不妨吟一笑辜負中秋
斗杓轟處中州還有解聞雞起舞不肯鳴弦中鵠穿
楊電激飛毬戲馬策筆星流儼帽歸軍珧踏環客薄
晚同登庾亮樓浮生事是幾番既月何苦多愁

又 以雨不克登樓用韻

趣生來言素娥寄聲偶闌苑遊問去年今夕逢余桂
嶺前年今夕見子菟裘何事塵勞啓人厭倦癡兒老
蟾因縮頭宜珍重要相期後會立待來秋
休休莫舞涼州豈巫女風姨相妒不狂停歌準擬冰
輪東上待盈頭應銀漢西流一笑天壓四并時少應
負玖簾十二樓呼花葉且與生醉古排遣牢愁

又 餞總幹陳公館

百尺樓頭奇哉此翁元龍後身當壯年襟度百川鯨
吸平生出處一片鷗輕冷淡迷梅淋淴旭草但見風
雷筆下生荊州慣覺出問小異乃有期人
芽檣喜色津津正江影涵秋無點塵對白蘋黃葦且
供詩卷紫薇紅藥却滿絲綸舉酒延蟾倚欄闌應
念征人婦尚春君王問信不妨細說萬里戎情

可齋雜藁卷之三十二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三十三

詞

水調歌頭 甲申春利州漕廨既月閣琴和周晒仲韻

一段太清境誰幻出堦坳不知身住何處無氣遇霜
袍但見人間一樣似夜又還非夜棲鳥不安巢認得
在塵世禁鼓二更敲
最快看來竹底上梅梢幾家朱戶不如兒女醉蓬茅
誰把琴聲三弄不管騷人幽趣似向曲中嘲長嘯賦
赤壁有酒更無肴

又再和

夜永厭銀燭移步下堂坳秋風昨夢少年高興鬭成
袍世上癡兒睡去歷、江山細數孤鶴唳風寒地靜
來容去門掩不妨敲
轉覩闌低畫橋落寞樹南樓老子爭似短笛一摻茅
無色界間長嘯不夜城中高卧隨意弄詩嘲浣筆要
更酌為我問佳肴

又丙戌壽蜀閫

千一載英傑百二國山河提封幾半宇宙萬里仗天
戈十乘晉軍旗鼓三歲秦關扃鑰地利屬人和位次
功第一未數鄧侯何
建青油持紫荷聽黃麻乾坤整頓都了玉殿侍羲娥
且醉東湖花柳却泛西湖舟楫留不住岸裝誰為語
儒館濃墨被詩歌

又代壽昌州守叔祖

三蜀最佳處昌是海棠州清香燕寢閑暇人與地風
流十萬人家壽域六七十翁兒狀眉壽祝公侯誰為
語廊廟且許冠怡留
邁書雲幾日紀千秋祖孫卮酒相賀慶事襲箕裘
自有詩書萬卷安用田園千頃松菊足優游壽人壽
公者梅萼伴清脩

又丁亥重陽登益昌二郎廟樓

老子世比客家本住吳頭登臨聊復爾耳佳節懶為
酬剛被西風斷送又為黃花牽動草創作新遊目力
沙無際更上一層樓
對長江流不盡古今愁憑欄正擬一笑襟抱怯於秋
高處令人心悸放曠舒懷何暇好趣雖時休留取紅
湖量歸去醉中州

又丁亥送方子南出蜀

行客送行客況又值新秋尊鄉此去萬里先我上扁
舟三載烏奴聚首異縣鄉情對語彙月幾登樓去、
遠蜀口日、望吳頭
舟青手揖不就此離愁生笋梗江莫別恨最綢繆
遠水長空一色風順波平如掌鴈序際天游故舊有
相問猶滯劍南州

又己未沿檄過潁壽
驟雨送行色把劍渡長淮西風咄咄怪事吹不散煙
霾才是燈黃時候早似梅邊天氣寒意已相催老子
尚頑耐僕馬苦馳隤
嘆平生身客路半天涯飛鳥點點曾見底事又重來
回首白雲何處目送孤鴻千里去影為徘徊離菊漸
秋色杜蘼有新醅
又和吳鶴林舍人送楊帥韻
萬里長淮北青是漢時山幾年壁壘相望高抱度春
閑不道草廬豪傑手袖伊吾長劍馳志在樓闌鍾鼓
今秋肅纏劉膳水寒
詩書帥金擐帶玉為鞍天生如信數筆虜豈易江南
京索成皋此際東郭韓盧俱困故老正爭看琳撤未
能草馮鉄直空彈
、又庚子壽制閫別尚書
峴山羊叔子江左管夷吾勳名撥轉宇宙金匱侈丹
書兩載風寒時護一柱狂瀾屹立形格壯陪都功業
笑兒輩別有大規模
看東歸趁鳳沼轉鴻樞不應廊廟人物猶佩玉麟符
好是茅峯仙客更與鍾山佛子同日慶垂弧一飲共
千歲永永輔皇圖
又庚子送周晦仲赴江東幕
籓復盛元幕領袖屬英游登車攬轡餘事何止客諸
侯看盡巫雲岷雪却訪廬峯瀛浦砥柱贊中流百疊
青山路一片白蘋洲
今日事風濤上一虛舟長江萬頃真碧猶謂馬能浮
況是眼前局面心腹憂如邊郡勝幾載憑畫談笑濟
時了勳業邁前修
又辛丑送胡子安赴建安
風捲江湖浪舉足是羊腸峽山知在何處椿桂更淒
涼不為淵明五斗直為班超萬里雖志未能忘歎、
畫襆抱行討有詩囊
湖吳頭過楚尾界瞿塘從宦肥、燕語留不住征檣
芳草天涯彌望萬我飛鳥兒來去在在可猗徉持此見
劉表叔掌與談王
又甲辰中秋和傅山父韻
幻出廣寒境羅襪淨無塵素娥風格分明玉骨水為
神手攬清光盈掬眼看山河一色洗盡古今人對影
且長嘯一酌甕頭春
千萬頃玻璃色楚天清庾樓表舫何事汩汩主和賓
但見老蟾無恙不管鏡圓鉤闕寒暑任相更此夕幸
無雨何惜放顏醺
又幙府有和再用韻
碾就一輪玉掃盡四邊塵白乎不涅不磷千古此半

神領畧嫦娥體態寂寞謫僊材調四海豈無人安得
金丹訣長駐玉顏春
鏡圓明氷樣潔水來清良宵難住如許何惜且留賓
擬喚桓伊三弄影轉畫欄西畔鍾鼓趣殘更肺腑盡
霜雪麴蘗不能醺

又再和

久欲乘槎去閶闔幾仙塵乾坤炯炯不夜造化抑何
神誰道二分無賴到處一輪都滿天未始私人今夕
果何夕非夏亦非春
風露下明作哲聖之清紛紛浮世代謝燕客與鴻賓
歎恨離愁盡掃謝賦鮑詩高束一枕聽嚴更簡白屋
梁落吾已醉醺醺

又送制參向君玉歸里

薄酒長亭別飽飯故園歸兩年娓娓席上甘苦每同
之騄驥群中獨步麋鹿與俯不嫌孰可與爭馳力挽
不能寸健翮遽斜飛
經營事艱難狀老天知區區塞馬得失一笑付觀棊
用則風雲萬里不用煙霞一壑兩般未應緣回看鳥
檣外鷗鳥自忘機

又乙巳九月壽城獲捷和倚山父凱歌韻

壁壘壯西塞形勢古州來九重廟算經遠邊隙背輕
開憖損金城千仞遮護風寒數處蛇豕敢當哉惆悵
倚長劍掃未盡煙埃
騎連營橋列栅未成排老夫今也金視我孰與障吾誰
横槊衛圍四出扎府穿之何勇斷進嘉多才老矣可
歸矣聲埃樂春臺

又慎府有和再用韻

棗頰上秋色朔漠冦南來斧蟾鉾蜎蓊集腥霧掃難
開細看眼前局面驚落人間匕筯砥柱者誰哉熊虎
貴餘勇狐兔等輕埃
砲雷轟戈日耀陣雲排不圖風定波息談笑靜長淮
休說穿楊妙手柔旱闘籃抽腳誰拙又誰才東起棲
蘭劍歸釣子陵臺

又戊申和八憶叔氏壽韻

壯志小鵬背萬里欲乘風馬瘏裏散老來無復舊遊
重楚尾吳頭蜀口三十載間陳跡哀哀水之東休說
射鵰手且學釣魚翁
吳爲者聊爾且此山中無鶴句引不妨換羽與移宮
蓮矢桑弧何事翻菌大椿皆分識破色俱空擲潤弄
明月長嘯倚青松

又再和

鴻鴈來應到可唯此番風木舉天氣何事與逼寒衣
重長記呼韓塞下每向飛廉聲裏占見馬蹄東今且
閑門睡都不管山翁

李北平班定遠魏雲中紛紛成敗任取勳業紀南宮
幸得明朝無雨定是中宵有月莫放酒尊空起舞弄
庭葉清影伴巖松
又 招八縣叔托疾再和
一番蓼花雨幾陣桂枝風拟蓼多暇準擬同醉小山
重底事阮郎清致苦托休文瘦損只尺阻西東秋色
浩如許豈可欠詩翁
門前事都莫問付盃中紛紛榮觸爭耳富貴大槐宮
何惜振衣而起相與凭欄一笑杖掌共談空佳客儘
不至推枕卧雲松
又 戊申送廣守赴濡須漕

締好恨不早觀面雅相知璘星樓上一見天產此英
奇功在淮梁砥柱政藹漢扶襦袴僅借寇恂替悽悵
斂花令手欲繪鯨鯢
濡須塢咽喉地腹心誰公其攬轡憑軾動業笑談為
背索旋頭息熖斗極泰階動色歸佐太平基客有問
僕者只說在漁磯
又 己酉宿掉原驛得雨
之子問行役大傘正當天酷哉幾可炙手流汗滿襟
沾僕僕長亭古道人在竹輿何似甑釜受蒸蒸帝憫
蒼生勢勤下九龍淵
命豊隆驅屏翳起蜚廉神工一炊黍頃爽氣遍垓埏

洗滌山河塵土轉作清凉境界物類舉醒然稽首謝
天賜伸脚快宵眠
又 題臨江驛和徐忠一韻
君莫厭行役易爾此非難人情無已久陰受潦露夏
乾借得庭軒一榻忘却征塗炎暑小駐瀹龍團世路
任渠險襟抱五湖寬
嘆平生環轍跡已蒼顏梅花雪片萬里奚又繫南冠
應是江山好處猶待推掛老眼天未許休官莫憶故
園竹日日報平安
又 庚戌壽靜齋叔
喬水老盤谷仙李盛岐岷參壇井轉月邊猶賴有長

庚傳得丹溪正派更是平庵宅相更路早冀英十載
星沙幕一片玉壺冰
題與了千萬里盡雲津諸宮小駐不妨談笑對秋城
西去憑熊軾駟東下握蘭持橐袞袞看峥嶸頭借鷺
峯挂嵗以壽金觥
又 辛亥中秋和陳次賈用坡仙韻
萬里淨無翳一鏡獨當天老蟾癡兒頑甚閱世幾何
年任爾炎凉千變不改山河一色爽氣逼人寒何必
乘槎去直到斗牛間
歎常娥元不嫁只孤眠古今遺恨不能長似此宵圓
我有竹溪茅舍辦取金風玉露一笑四非全細和坡

僊句低唱教婢娟

嗣男 枃 編次

可齋雜藁卷三十三

可齋雜藁卷之三十四

詞

滿江紅 丁丑登均州武當山

鎮日山行人倦也馬還無力遊歷處總堪圖畫足供吟筆澗水綠中聲激玉嶺雲白外老浮碧信野花啼鳥一般春今方識

真可羨林泉客真可嘆塵埃役想希夷冷笑我曹蹤跡七十二峯神物境幾千萬登仙人室待身名辦了却歸來相尋覓

又 甲申春侍親來利州道間

哀哀青春都只恁堂堂過了僥觧得一分春思一分春惱兒態尚眠庭院柳夢鬼已入池塘草問不知春意到花梢深多少

花正似人人小人應似年年好奈吳帆望斷秦關聲杳不恨碧雲遮雁絕只愁紅雨催鶯老最苦是茅店月明時雞聲曉

又 甲申壽蜀閫

天顧坤維煩紫氣來從南斗鞭絕定匆匆塞上詠薇吟柳少借日邊霖雨望教知天下風雲手聽吾民爭說近年無前朝有

平安夜舒長晝笳鼓靜笙歌奏記西湖五月藕花時侯待把雁門冠帶了歸來麟閣丹青舊放蜀山萬點

入樽罍為君壽

又 甲午宜興賦僧舍墨梅

姑射山人僊去後唯存標格猶賴有墨池老手掉玄
能白留得歲寒風骨在豈煩造化栽培力有世間肉
眼莫教看非渠識
元不夜枝何月元未臘花何雪最孤高不受多情輕
折只有暗香天靳予萬金作描難為術更若將解語
付真〻空成色

又 丁未初度自賦

老去生涯都付與一丘一壑功名事悤非好手幾遭
危着走馬鬪雞年少趣種牛釀酒軍中樂到而今渾
似夢中看休〻莫
江湖路西風悪霄漢志秋雲薄更那堪州鐵鑄成重
錯當貴買臣毋足羨知非伯玉真能覺問心期應有
海翁鷗山人鶴

又 八聰叔和再用韻

竹馬同游平生志相期霄壑今老矣儒冠寧誤戎裝
徒看捲起鯨鯢江海事放教禽鳥山林樂問尚堪舞
劒渡河無公應莫
粟可飽衣從悪秋可酒茶勝薄但此身長健老天不
錯竹院晝閑參內景蒲團夜坐披圓覺願此生無愧
北山猿西湖鶴

又 再和

小小池亭髣髴似洛川巖壑天付與老身游戲餘生
喫着賸喜清能消世慮挑疑書解妨人樂聽兩翁白
雪寄新詞愁言莫
毋自嘆萬萊悪甘自味虀鹽薄封蜀花叢竹翠紅交
錯元亮悅閑親友話羲之常恐兒曹覺望碧雲休憶
女乘鸞人騎鶴

又 再和

既作閑人便應付此身溝壑不應更將愁未點寸心
中看責子淵明徒自苦憂君范老何時樂縱一嘲一
詠欲矣為何如莫
不自都葵莵悪還肯薦茅柴薄任侯門海陸雜陳珍
錯有暇盡聯車騎過相忘句遣詩情覺怕家僮無處
買尋鱸蓴琴鶴

賀新郎 甲申代親庭送崔菊坡出蜀

萬里歸朝去倚江亭綠波碧色一川晴霽氣得威名
留草木玉壘雪山高處未應威早誰裘度見說金甌
書字久待公來便作商巖雨休忘卻蜀都賦
旌旗回首春城暮聽檣頭飛燕似把人情低訴兩兩
三〻鷗鷺棄拍〻船兒一羽算惟有清芬載取百萬
人家兒撩戀恨柳風不為留連住離夢遶沙隄路

又 乙丑為親庭壽

滿酌荊州酒望萊庭斑衣拜祝俾吾親壽玉水雪樓
遊宦地近訪甘棠依舊進父老頌聲盈口争道蜀邊
勞數載也真宜略倦雲横岫小兒輩任成否
東皋十月梅開後想親朋團樂一笑從容觴豆塞上
弓刀成底事不過腰金如斗算不直淵明株柳只恐
鯨鯢無計取更須煩綠野持竿手看勳業國長久

又庚戌和薛判參賦雪韻

將謂霏微雨歇朝來盡簷生白寒侵書窗擬和鹽花
凌謝韞巧思飜成金注誰寄我雪車冰柱釀熟羊羔
爐擁獸羨畫樓金帳調宮羽人應共迴風舞
圍場按獵淮雲暮記當時銀柱鞲帶綢禽罝兔老去
弧矢夢鈎月相輝初度謾羞聽軍中鼙鼓馬上弓刀
成底事但平明詩入襄州去能不愧古羊杜
此生何以酬明主悵新來鬢毛添白衰容如許三萬
貔貅齊賈勇好為一清狐兔看柳色大堤如故世事
付之盃酒外印暮遣得失都休語來共看鷹兒舞

念奴嬌 壬午徽州道間

黃梅過雨望陽林一縷長煙浮碧匝擁征鞍尋午夢
卧看青山排闥掃戶風清拂簷雲淡爽氣生蕭髮黃
梁驚覺子規枝上啼徹
堪羨麥熟蠶成酒香雞嫩風味農家别幸有住山供
活計何苦江湖南北菊老陶園瓜荒邵圃空負平時
不禁鞍馬刀獨對愁吟似甫問一棹剡溪何處頗興
鐵衣春解戍把梁園舊話供兒語孤梅外夢兔是

又再和

繞遍黃花雨開長堤依依萬柳未春何葉一日河山
銀幻出驚詫夜光流注巍觀矗玉為雲狂風捲寒盧
迷過鷹渺滄波莫認沙鷗羽千萬蝶空中舞
霸橋寂寞前溪蒼聳詩有霜裘擁貉月笆揮兒記得
梅奴曾索笑解珮如逆交甫今孤壘寒煙深處休説
鵝池平蔡事慶新年一捻雝相語特大白勿虛度

又辛亥和度白賦

幸得閑中趣問何為倏踰桂嶺重來荊渚喚醒門前
策洛陽三頃勝如金印六國

又見鄭文昌于上相

平生宦海是幾番風雨幾番霜雪綠野來歸身強健
鏡裏微添華髮斂東林頭書尋架上富貴輕於葉南
坡石竹年來尤更清絕
好是梅鴣松閣對湘溪一曲翠屏千疊拄杖籃輿詩
卷裏尚小東山勳業只恐鷗盟難忘鶴怨未是閑時
節片雲收却照人依舊明月

又丙午和朱希真老來可喜韻

云胡不喜得抽脚籃中安身局外世路風濤都歷過
幾度骨攢心碎八尺藤床二斗粟飯方寸恢餘地雖

雲覆雨從伊造物兒戲
不見刻木牽絲雞皮鶴髮弄罷寂無事閒分風光堪
領略聊放疏狂此予劉項雌雄路顏修短無彼亦無
此茅簷高卧不知春到花底
又 乙酉秋鷺驛和黃茶坡韻
浮生如寄嘆征塵驅我搭鞍西去煙嶂雲屏相迎送
幾幅鵝溪縑素揮汗流金飲冰漱玉桃葉呼前渡若
將有意逍遙一鷺延佇
細讀壁上龍蛇太丘筆在更著茶坡句樽酒十年今
白髮不改江流東注勝槩難逢旅懷易動信美非吾
土恨無六翮長風萬里高舉

滿庭芳 丙午登多景樓和王總侍韻
浪拍金鼇春浮鐵甕氣清天朗如秋江皐無事飛蓋
強追游萬頃蒲萄光裏風檣共塔影悠悠人間事年
華似擲一水與俱流
綢繆千古恨紛、離合晉宋曹劉望長安何處落照
西頭往事蒼茫陳迹更吾在吾屬何愁清樽畔誰能
為我一曲舞梁州
又 丙午宜興山間
山接平蕪烟橫遠墅修眉淡抹晴妝菊梅交際天未
十分霜幾許無窮秋思空疑誇衰柳斜陽溪頭路黃
蘆一片凫雁兩三行

平章風景似畫圖一幅着我徜徉山中無事聊爾消遣
吾狂不用登臨感槩青帘外新酒堪嘗何為者東家
宋玉千古嘆淒涼
瑞鶴仙 戊申初度自題
百年過半也悵壯心零落鬢星、也風光漸涼也近
中秋月兒又初生也回圓暇也嬰錄哉吾翁也記當
時弧矢垂門孤負四方志也
休也牙籤插架玉帳持麾總成非也浮生夢也皇、
欲奚為也趁身閒隨分蓑衣淡飯一笑又何妨也問
神仙底處蓬萊醉鄉是也
喜遷鶯 丁未中秋同諸兄賞月于朗州之南樓

輕雲暮捲望澄空如水千里一碧菱鏡冰懸桂輪玉
碾喜見中原秋色老蟾燗、無瑕閱盡塵寰今昔堪
恨處度霓裳曾到長生宮闕
坐客休嘆息看此清光天豈限南北便好乘風為持
玉斧修取山河如一西湖舊時花草會遣嫦娥重識
從今去舉太平歡事長如今夕
聲聲慢 賦紅梅
紅銷剪就絳蠟鎔成天然一種仙姿竹外家風淒涼
儉薄為宜東君若憐清瘦強教伊傅粉勻脂較量盡
勝夭桃輕俗繁杏癡肥
好是新粧雅態對疏蟾淡、薄霧霏、迥出紅塵輕

盈玉骨冰肌猶嫌污人顏色誰云似虢國娥眉香韻
別怕蒲園蜂蝶未知
又和韻賦江梅
脩潔孤高凌霜傲雪瀟然塵外丰姿一白無瑕玉堂
茅舍俱宜飄飄羽衣縞袂都不染富貴膏脂調羹事
看水邊清瘦雨後紅肥
偏愛春工尚淺向南枝信透東閣香霏翠袖猶寒不
禁弱質柔肌渾如故人邂逅聊相與一笑開眉歸去
晚任簾櫳深閉未知
青玉案 癸未道間
棲鴉啼破烟林暝把旅夢俄驚醒猛拍征鞍登小嶺
峰回路轉月明人靜幻出清涼境
馬蹄踏碎瓊瑤影任露壓巾紗未收整貪看前山雲
隱隱翠微深處有人家否試撃柴扃問
又 丁亥壽八總叔
去年曾借梅爲壽轉眼垂弧小春又一笑迎簷清影
瘦雪邊聊且收香藏白少俟融和透
新來東閣高吟就金鼎家聲自依舊喚取玉妃重舉
酒百花頭上一枝芳信終屬東君手
好事近 甲申春孟昌作
春在粉墻西墻裏不知春色惟有桃花一樹似故園
曾識

晚來携客上南樓山外又山隔準擬清明何處問東
風知得
柳梢青 丙戌送陳仁父赴班
萬里青天西來後我先我東歸夜月鞭驕春風幕府
鵷鷺爭推
盃行到手休辭道秋菊春蘭有時若到松江莫驚鷗
鷺記取坡詞
虞美人 乙亥春
韶華只隔窗兒外病起昏於醉花開花落總相思怪
有夢隨胡蝶趁春忙
故園芳草應如舊只恨人消瘦擬憑飛燕語歸期拚
却牡丹開了有酴醿
減字木蘭花 丙午和朱希真韻
無可不可還你天公還我我味觸聲香盡付莊周蝶
蒲床
讓天不過留取心機休用破淨几明窗樂取閑中日
月長
又再和
如何則可我亦不知其謂我隱几焚香對酒一壺書
一床
知仁覩道渾沌糊懵誰鑿破寄傲南窗堪羨淵明酒
味長

西江月 宜興山間即事

不暖不寒天氣無思無慮山人竹窓時聽野禽鳴更
有松風成韻
竟日蒲團打坐有時藜杖閑行呼童開酒萬盃羹敬
腫携書就枕

又再和

排遣新寒有酒追尋舊隱無人四山朔吹又冬鳴吹
送年鐘餘韻
過眼霜高木落寄心月駛雲行歸歟閉戶飽蔘羹世
事華胥一枕

糖多令 庚戌六月赴荊闈宿江亭

荊州事多幸鄉情相予幾番燈折碁墅轉頭江闊輕
帆速夢入吳松鷗鷺君記取舊王粲曾言信美非吾
土故人相語爲細數艱難滿頭雪白無奈戍邊苦

又

對垂弧引觴一笑凄涼薄分天賦丁年馳騖弓刀後
報國孤忠自許堪嘆處今老矣強顏猶躡郡鄭步安
能遠纍謾目送征鴻夢勞胡蝶無計便歸去
清閑祿舊說天公靳予何時松菊村墅生非燕頷
肩相豈是觚稜鵷鷺收拾取休直似文淵定遠空懷
土阿戎可語待乞得身還遂伊世累甘受作詩苦

朝中措 送管順甫赴召

颯荻響颼颼長江六月秋二十年重到沙頭城郭人
民耶似舊曾識面兩三鷗
落日且登樓英雄休弔流望黃旗王氣東浮借問烟
蕪蒼莽處還莫是古襄州

點絳脣 辛亥餞陳大貫歸

瀨上巍樓楚江一望天無際漫遊萍寄莫挽東流水
一片秋光直到山陰里人還記戍邊歸未更憶鱸魚美

摸魚兒 送賈制幹赴澧趙班

趁西風且登黃鶴揮毫先奏秋賦燕山桂種清芬在
人物翩翩如許堪羨處長安近蟾宮相接金閨步佳
哉盛舉看精淬龍泉摩培鵬背自此要津去
少年隨分賦鸚洲得意桂花秋今日送君行色夢和
月到南樓
材名仲父聯華季子香蒲南州勉力中流擊楫直須
連釣鰲頭

齊天樂 壬子和陳次貫爲壽韻

今年塞上秋來早昂街尚餘芒耀槃日開河驚心弧
矢顧我豈堪戎纛我當鳳誥愧保障何功恩隆疏藻
笑指呼鷹露花烟草憶劉表
頭顱如許相與歲寒猶賴有白髮公道對月懷人臨
風訪古往事淒涼難考何時是了莫馳志伊吾貪名
清廟松菊歸來稽山招此老

八聲甘州 壬子餞帥撫沈好問

正蓴鱸佳夢繞吳鄉牙檣忍輕離向仲宣樓上凭高
舉酒幾共燈棊曾記少陵留詠出陝合持麾飛蓋長
安去華貴平躋
好是倚門迎笑恰野堂雲鎮菊後梅時慶鳳雛新長
携手奉萊衣撫孤松絕勝細柳念征人徒老玉關西
歸來也幅巾藜杖遊取追隨

又 壬子九日約諸僚客游龍山

領青油車騎出郊坰來遊晉龍山喜水天淡霽稻畦
鎌淨榆塞戈閑登高護時佳節一笑破蒼顏膝送茱
萸菊盃莫留殘
休說參軍往事意當時凝眺不到長安暫座間小黑
豪氣眺麈裹到如今秪成佳話記封姨曾為衆賓憐
吾曹事有如此酒要其彈冠

又 自和

悵浮生俯仰迹成空依然此江山對秋容如畫天長
雁度水闊鷗閑追游未甘老態憑酒借紅顏帰騎斜
陽外柳老荷殘
幸對黃花時節喜賓朋晤語烽火平安笑風中一笑
名尚滿人寰要流芳相期千載肯區區徒慮片時懽
姑聊爾招呼楚調慰藉南冠

滿庭芳 壬子謝呂帥送蟹

八足橫戈一身裹甲將軍致爾來前呼僮解縛函萬
澤虞鮮族類橫行草地今駢首昂鑊連連荊江上不
圓霜後風味似吳天
晴川千里外分甘遺遠多謝勤拳對香棖新沔一洗
腥羶慰我吟情歸思都忘卻張盂鱸鱠持螯了老饕
作賦佳話楚鄉傳

可齋雜稾卷之三十四

嗣男 杓 編次

雜藁錄梓出於兒輩裒次中多少作未嘗不動壯夫之悔一二季間復應醻又欲

從而續之姑徇其意然軍書叢午中安有好語徒重作者災寶祐甲寅四月既望

曾伯
長孺
可齋

可齋續稾前目錄

第一卷　覃懷李曾伯長孺

表

賀寶祐改元　京湖制司
賀寶祐改元　龍圖閣
賀寶祐改元　京西帥司
謝宣賜曆日　癸丑
賀立皇子　京湖制司
賀立皇子　湖北帥司
賀冊瑞國公主
謝宣賜夏藥　壬子
謝宣賜夏藥　癸丑
謝宣賜臘藥　壬子
謝特賜銀絹　癸丑
謝特賜銀絹　甲寅
謝宣賜香茶　壬子
謝轉宣奉大夫
謝兼夔州路策應大使
謝除端明殿學士
賀襄樊告捷
謝詔書獎諭

第二卷

謝宣賜臘藥 癸丑
謝宣賜香茶 甲寅

啓

代男除措田令兼制機謝宰執
兩考謝宰執
三考謝宰執
回袁憲袖啓
回常德楊守袖啓
回新四川余制置袖啓
回梁制參

第三卷

奏 申

轉宣奉大夫謝宰執
兼夔州路策應大使謝宰執
除端明殿學士謝宰執
襄樊獲捷賀宰執
詔書獎諭謝宰執
謝陳中書 四六劄
謝劉中書
乞免兼湖廣總領奏
乞休致奏 癸丑
再乞休致奏
三乞休致并薦代奏
又手奏
四乞休致申省狀
辭免端明殿學士奏
再辭免奏
三辭免奏
乞休致奏 甲寅
再乞休致奏
三乞休致奏
四乞休致奏
五乞休致奏

第四卷

奏 申

奉 詔舉帥材二人
乞預備蜀奏
回 御筆手奏
襄陽獲捷手奏 癸丑春
答 宸翰手奏
謝 宣諭奏
乞於下流遣兵援夔奏
催區處援夔兵奏

恭稟宣諭援變奏
回庚辟手奏
回御筆手奏
第五卷
記銘
公安竹林書院記
擬褒樊銘
擬泰壽泗三郡城築記
京西提舉司平糴倉記
泗州普照寺重修大聖殿記
重修靜江府城記
重建湘南樓記
重建城隍廟記
重建呂公巖記
重建仙佛神宇記
序跋
跋宣和浦禽圖
跋梅庵記南軒建曲江樓
跋高師機生贊閣記後
跋程制幹詩軸
跋蕭府元書軸
跋狀學賓所惠回文織錦圖
贊陶淵明像
贊謝安石像
自贊記容
樂語
宴四川余制置
上梁文
江陵府學講堂

青詞
癸丑秋防保安
冬防保安
甲寅春建黃籙普薦陣亡
第六卷
五言
贈柯山道士鄭雲谷來住澧之洞晨二首
題懷遠樓
挽趙無垢二首
挽曾侍郎二首
送石首傅宰
題推蓬梅軸
又題
古風
仲宣樓落成和吳深源制參韻
又和
賦湘竹夫人
律詩
壬子勸駕
和劉舍人詠雪
立春日雪二首
自和

登四望亭觀雪
自和
和八窓叔雪中登樓韻
挽陳勉齋之昌
挽别大參
登河山萬里樓
過西海隘即事
贈楊户曹
送戴書記
和劉舍人詠秋千
蹇提和書院韻
伏讀靖康宸札有感
和制幹陳循道惠鶴韻
和劉舍人夏雨喜霽
五月聞蛩有感
自和
累日脾疼自歎
題宣公祠

絶句
和袁提刑詠雪 二首
和劉制參遺梅 二首
又用韻
題草懷呂充隱和陶詩卷

第七卷
詞
哨遍 和陳次賈為壽韻
水龍吟 癸丑二月襄陽得捷和劉制參韻
又 和
又 和幕府賀捷鹿
又 送館人管順甫父子赴省
滿江紅 得襄陽捷
又 和劉舍詠雪
又 用前韻送劉舍
八聲甘州 送劉制參分司武昌兼簡寺清
又 用前韻答和史制參
又 和劉舍賀蜀捷
又 癸丑生朝
又 和
又 借八窓叔韻壽之
又 壽劉舍人
又 中秋小集無月
朝中措 用八窓叔韻送敖忠制幾省覲之行
又 就酌富酒餞敖忠再用韻
又 癸丑壽安撫使

賀新涼巧夕雨不飲啜茶而散
又甲寅春間襄寇退
又自和酬書院諸丈
第八卷
詞
醉蓬萊癸丑壽呂馬帥
又書院延桂有集不及與
又燈前想像勝集和韻
又和
又壽八窓叔
沁園春餞余蜀帥
又和鄧季謙通判為壽韻
又賦靜齋叔溪堂
蘭陵王和劉舍人催花
江神子和劉舍人詠雪
浪淘沙
哨遍和劉舍人韻
可齋續藁前目錄卷終

可齋續藁卷之一

表

賀寶祐改元京湖制司

帝久御時丕紹鴻圖之永乾元數號聿偕鳳曆之更一札誕頒八荒胥懌竊以自天申命付予有家開寶真人肇啓垂基之慶嘉祐盛際尤推必世之仁宣二祖之重光開千齡之景運載稽象數允協休符恭惟皇帝陛下寅畏嚴恭剛健篤實德新日而又日勅命載歌時後天而奉天既心以易歲逢十閏序轉三微答皇穹謙告之靈取聖化解張之義於予改是宏濟登庸臣敬布王言具孚民聽章昭周翰頌天子之萬年顯奉漢正還宮儀於三輔

賀寶祐改元龍圖閣

稟三御物仁當必世之新謂一為元曆啓卜年之永演數大號泰格兩間竊惟以早而諱乾封固永而易地節應以文不以實猶莫答於天成考諸古驗諸今孰若純於祖武恭惟皇帝陛下巍巍猶舜翼翼若文守位以仁結人心於能久遇哉而懼啓王業之復興仰稽開寶垂統之艱難爰襲嘉祐躋時之熙洽輯隆名而誕告與寰宇以惟新於萬斯年自今以始臣班聯清禁慶阻丹墀參河洛之圖書將還一統賡江漢之詩雅用祝萬年

賀寶祐改元　京西帥司

天位握符將邁歷年之永日官更曆爰興嗣歲之元和格垓埏慶閔宗社恭惟　皇帝陛下應天以實必世而仁定能靜〻能安由大學之明德変則通〻則久本神化以使民轉否運而嘉祥祖乾綱之成憲寶思遺我知創業之惟艱祐取尚賢念保邦之不易載褒美號懋衍丕圖臣猥領師干謏聆涣汗豈惟癃老扶杖而聽詔書當使裔夷稱藩而奉正朔

謝宣賜曆日　癸丑

更元漢曆式臨地統之初錫命楚封爰謹人時之授乾坤順序華夏同文恭惟　皇帝陛下道契五三運逢千一化陶獨擅熙然溫厚之仁政瑟載調昭若清夷之度徙　開寶　嘉祐綿延之休命新車攻吉日赫奕之治功必世乃孚後天其永臣敢不欽承殊渥誕布成書比及三年雖乏陟明之績有能一日願殫必葺之忠

賀立　皇子　京湖制司

新元發號方交泰象之三明詔選宗寺索震爻之一參諸大衍必也正名恭惟　皇帝陛下光紹丕基識超遠覽事〻而見顧思洪業之艱難親〻以尚賢法前獻之果斷時惟國本決自宸衷以祖宗之心爲心何私之有謂兄弟之子猶子在禮則然社稷尊安天人悅豫臣迹縻荆闔忱切華封襲熙而宣重光廣永綿延之祚教事而諭諸德願成岐嶷之資

賀立　皇子　湖北帥司

更元嗣歷肇新地統之年立愛正名近篤天彝之義臚傳吉日彪列前星恭惟　皇帝陛下祗遹大猷聿隆休運謂惟天惟祖不輕付托之傳而有國有家以念延洪之計豈特　嘉祐老臣之累疏悟遵　紹興元子之舊章克嶷克岐蔚有成人之器丕承丕顯益綿奕世之基赤社載封洪閫增閎臣叨聆慶事屬阻窮邊嘉與吏民欣逢一札十行之布願言輔導俾臻九德六行之全

賀冊　瑞國公主

皇帝爲父萬年益衍本支之茂王姬下后一等吾疏湯沐之封喜動宮闈慶閔家國恭惟　皇帝陛下克仁睦族舜智察倫治以身先克謹翠襦之戒愛由近始宜新組帶之儀秩視分茅祉均綿瓞臣猥叨分閫欣際展親心怪承恩未款東都之盛事漢濆流化帶增南國之歡聲

謝宣賜夏藥　壬子

彤庭疏綍軫萬甲之扞邊珍劑寶奩按三庚而傳驛禮陰體覩感極肺肝伏念臣職忝鈐方才慚謀敖雜臣心孔疚每思夙夜之欽求而民瘼未蘇寧免闔閭

之沓暑敢期衰苶上沐眷被畀之漢札之十行賚以
炎經之庶品光華宸渥蠲滌宿痾恭惟 皇帝陛下
理國猶身躋民於壽更化善治千年一遇於南薰序
情閔勞六月載懷於北伐金藏在御錫寵自天臣敢
不精意服休鞠躬盡瘁扶持弱質豈徒莊叟之衛生
推廣洪恩式使舜民之解愠

謝宣賜夏藥 癸丑

藩方玩歲閔南陸之炎威詔旨對時錫西山之珍劑
鞠躬拜賜鏤骨銜恩伏念臣自癸水之一來凡庶金
之四歷薰蒸霧潦老筋力於驅馳逶動煙埃弊精神
於酬酢過沐中宸之儷渥洊勤上藥之匪頒於繁精

奮增光遠壘恭惟 皇帝陛下兩儀合德一視同仁
共式飭戎屬當周原北伐之月阜民解愠復見舜世
南薰之風晏念邊臣俯加聖惠臣敢不益殫勞瘁思
報生全推廣君仁以起一方之病講求民隱真臻六
氣之和

謝賜宣藥 壬子

錫壞圖功三関臘鼓寶奩宏劑載被温綸佩渙渥之
優隆撫微躬而激烈伏念臣護風數處在天一方序
屬折膠又過燕北鈔離之候師懷挾纊猶餘漢屯戰
瘃之憂敢期蠖濩之矜憐遽厚珍良之分賚同霑春
育頓解宿痾恭惟 皇帝陛下道適平康德垂仁厚

遣戍衛國閲其兩雪之時以予馭臣若之歲月之典
哀蹤何幸嘉惠屢承臣敢不思縛服休勉圖效報拜
手萬金之品謹護無經誓心一節之忠仰酬鴻造

謝特賜銀絹 癸丑

封人頌聖壽顏無品貢之珍天子錫諸侯寵有帑餘
之賜恩醲眷厚感極愧浮伏念臣猥任藩宣未酬簡
拔微漢朝之慶事適視玉卮繼剌守之前修莫陳金
鑑敢圖屢渥乃辱殊致走鍊璨爛於滿篋繁德森羅
於厥匱龍光遠逮愚分曷勝恭惟 皇帝陛下憲天
聰明撫時熙洽以慈爲寶相傳宗世之寬仁其言如
絲以屬在位之正直馭臣曰予惟帝之休臣敢不仰

戴宏洪益加精白禮儀三百之賚服用無窮春秋八
千之期頌祈有永

謝特賜銀絹 甲寅

月紀誕彌偕設封人之祝日宣蕃錫倏膺内府之珍
禮極優隆感深激烈伏念臣猥分邊戍欣嚶昌辰舉
首嵩呼頌介阜周之永寓忱剕貢直續行潦之微敢
期玉藻之眷綏爰侈金䌷之頒奢啓奩交燦端笏載
祇恭惟 皇帝陛下運接千齡光被四表寶惟賢而
不貴物遠格邇安衣在笥而弗及私臣欽民又王言
作命天寵在師臣敢不敬服此君砥礪其節視古有
功之既胃稱受厥繼今休德之承惟知精白

謝宣賜香茶 壬子

受任戎行三值朱明之律傳宣貂使載頒清燕之珍服命優隆拊膺激烈伏念臣護風承乏惕日圖功征築雖勞未果腥羶之滌蕩調度孔急不勝湯火之煎熬臣當下土之溽蒸忽奉上方之錫賚爐煙霏瑞甌雪浮花分從紫宸之邃嚴貯以寶奩之璀璨光華遠及氣味頓增恭惟皇帝陛下位正昴凝德參離照理明欲淨常存淡泊之心道久化成咸仰馨香之治馭臣曰予施惠以時臣敢不一飲知恩三薰拜賜望紫皇案吏之侍阻預班聯還玉川山人之家尚誇寵遲恐犯惡盈之戒乞身而退庶幾酬知止之心

謝兼夔州路策應大使

輸方南紀共二非才備援西鄰兼三有旨屬值時之孔棘爰祗事以敢辭伏念臣自揆庸人猥膺煩使三霜楚戶曾微橫草之勞一水吳鄉久作投林之想忽未遂累章之抗請甫承尺札之勉留敢謂眷懷復分憂顧既以漢水方城扞閑之委責且由瞿唐灧澦越境而俾謀豈惟示脈絡之貫通正欲使首尾之應援積窮已技詎服人芸然念同舟共濟而胡越猶當一心摯拆相聞而鄰魯豈容異視雖近事不可以前規而論而虛名未足為實惠之主誓殫勤勞敢計利害謙

謝轉宣奉大夫

課會稽班實閱歲華之十恩加綸告首躋品秩之三祗命踰涯拊躬增愧伏念臣猥承先緒誤際明時毫髮無長空憚服勤之久尺寸以上常塵取數之多飽更邊闉之風煙叨積從塗之月日揚州一夢恍若昔然楚戶三霜倏其今矣不自覺光陰之迅速詎敢計班資之崇庳官簿程勞文階序進念燭武無能之已甚視釋之不調以何榮竊此寵休歎焉摒塞恭惟皇帝陛下道符常以智合離明爵祿馭臣蓋得周王八柄之典黜陟咨岳且稽虞朝三考之規遂使殊蹤亦叨殊渥臣敢不益殫駑鈍仰戴鴻私報國何功惟日布九重之命護風添一面之防非藉鴻休曷勝蟲負恭惟皇帝陛下獨昭睿斷誕布皇靈科頊作新將以衛東南之頸目輿圖披覽蓋尤重荊益之咽喉故諭蜀之檄告甫聞而救邢之簡書已播遂令不武亦忝共國臣敢不協贊力之臣磬輔車之助第自惟涇猾戒猶慮於衣袽頑相保樊墻敢靡勞於冠髮

謝除端明殿學士

受任輸方曾乏戎旃之績踧思進律俾聯書殿之班三錫命而莫辭九頓首以祗拜竊以承明之直素高侍從之華宋祁在定武而升猶謂乘違之無狀韓絳自慶州而擢蓋由易鎮之有行豈惟增儒學之榮所

以重藩臣之望幺微何者忝竊得之伏念臣踽踽孤
蹤閭閻再妝以書生習乃墮矢人函人之倫與俗吏
從猶覩倉氏庫氏之役捘力莫勝於共二丐休已漬於
再三敢謂宸知弗加弃棄頓四閱星霜之歷凡幾叨
雨露之恩未能陪木石於故丘乃獲綴蘂珠於碧落
刻地連夔子命兼應於齒脣雖天遠瀛洲示將升其
步武涯陰責重才薄感深恭惟 皇帝陛下德運乾
剛化成常久遣戍役衛中國修白治以規恢體群臣
懷諸侯揭至公而磨礪愧無尺寸寵有絲綸臣敢不
祇荷庬洪誓殫精白躬承領問無從拜賜於龍益力
盡驅馳願許收身於馬革

賀襄樊告捷

孽胡犯順窺新壘以憑陵王旅效勞奉皇威而汎掃
慶閲中國威震外夷眷惟三峴之經營實出九重之
謨斷雖封疆之當守因戎狄之必爭三年之間每伐
謀而輒勝一歲于此迺扶危以再優自秋謀之屢闌
知冬防之肆侮狼貪弗辜豕突而來以數萬户之圍
渠幾六十里之陣脚姦謀巨測事勢亦危賴城高而
池深與兵精而食足士百其勇將一乃心遂秉其暮
氣之歸隨奏此宵征之捷斫營大入猶禽獮之莫支
執訊以還盡獸奔而亟遁兵聲大振虜魄已消是皆
宗社之靈迄保藩籬之固臣質秉正虞於致寇偲冠
且迫於敵鄰念此城乃南北氣運之所關顧何力而
東西聲摯之可應條聆吉語欣釋尉憂恭惟 皇帝
陛下先物況幾知人善任皇明高拱殊方若日之照
臨聖武布昭醜類聞風而拔靡談焉雋克端自閫回
臣喜極贊揚幸逃積責知數蒙於天祐懼咎至於事
機當桑空蟄先之期雖浸衰於胡運爲弓勁馬肥之
備願豫蓄於師謀

謝詔書獎諭

邊城敵愾幸吉語之徹聞中宸閔勞錫恩言而加獎
叨榮特異負愧深窮惟襄樊用武之區此固戎虜
必爭之地中更兵廢久委麋鹿之場稍後經營幾成
狐兔之穴賴曆斷挈還於舊物然狡謀覬覦於並肅
三閱星霜幾警烽火比草青而既至甫冰合以復來
詎意宵征殊勝書捷彼方連營扶怨以報東門之役
我乃一鼓作氣遂收中山之功皆宗社之有靈與將
士之戮力臣職雖專閫智乏折衝叨降授兵麾紅旗
而決勝銜枚赴敵冒白刃以捐軀由因人成事以致
斯若貪天爲功而豈敢君之訓也臣何力焉恭惟
皇帝陛下先物況幾好謀能斷有常而立武事固非
裔夷醜類之敢攖高拱而操成功猶且臣子小勤之
必録致頒明詔俯賚孤蹤臣敢不肅承天漢之章加
謹風寒之護司馬獲而鄭皆喜稱思衷來敢以爲安

得臣在而晉尚憂願聖筭益圖其未至

謝宣賜臘藥 癸丑

職忝中權四見嚴凝之序恩頒上藥載膺溫劑之宣拜手對揚拊躬戰栗伏念臣久叨麾使浸迫頹齡揺關中之吭愧精神之不逮居天下之脊嗟氣脉之未蘇屬當霜雪之時又辱湛露之渥奩陳瑩白餌列彤丹起衰茶之風疴修寵榮之晝錫恭惟 皇帝陛下遇臣以禮視民如傷以楚師多寒每示拊循於營壘雖虞人不臘益加保護於疆陲爰念愚蹤踈加聖惠臣敢不感銜君賜消弭民瘠醫能治之盡俾回於强證臣今老矣願許乞於餘骸

謝宣賜香茶 甲寅

分蘭圍功屆南交之炎瘴賓奩頒賚薰內府之芳甘捧戴寵榮感懷激烈伏念臣驅馳寖老玩惕無庸十署更嘗執用心之茶苦一寒孑立乏延譽之荃蓀御爐倏錫於龍煤貢焙且分於鳳奇擕之溫渟重以精鎵移清燕之二珍俾俗塵之一洗恭惟 皇帝陛下平由謙挹照並離明阜民之薰猶見衣裳之化求士如渴不遺蒭蕘之材致使微蹤踈叨大賜臣敢不登嘉下拜紀德中藏滿腋風生當證雨旗之勝品舉頭露禱惟堅一辨之精忠

可齋續稾卷之一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稾卷之二

啓

代男除耤田令兼制機謝宰執

外閫舉親俾執軍書之役上恩及幼兼叨甸耤之司微大鈞播物之無垠豈小子成人之有造鞠躬祇屋感德淪肌竊惟國之所重在戎古不以私廢職如祁午可祁奚所以示公儻親戎能親舒其敢弗用固宜近制許置底僚然而奉常設屬斯列王朝佐史等流特其子職修焉並命亟也當才如某者涉世未深力學尚淺猶金根車之多誤字未識奇從鐵爐步之相傳書宜溫故昨者備淮壖之葭已而指嶺嶠以搪蒼廩粟足羞荷新麾克甫畢飢風之感載從霜雪之行婉婉幕中非不富奇才於荊楚栖栖膝下乃令聞舊步於邯鄲朝和九闇夕頌一札遂吹竽於黨鞀且理筆於青油盧全之有添丁果克耘而篤國韓愈之得阿買姑使寫以張軍不幾沐猴而冠毋乃樂鼴以鼓恩深棗篇量溢餅罌恭惟某官厚德承乾至公用泰帝爰賴同心於大政世已知拭目於太平俾爾服在大僚豈但彙茅之並進惟公克勤小物至於細捐以兼收致使幺微亦被坱圠某敢不律身由禮服訓數忠思稼穡之艱難一飯敢忘於埏埴秉文書之間暇寸陰願贊於綢繆

兩考謝宰執

作牧上流猥任封疆之寄承休大造再更歲月之書爰滌柔緘用攄謝悃伏念某誤膺柬拔濫玷藩宣以天時則然不幸跨三年之間值兩潦至地势如故今乃分一州之力守四城勉殫夙夜之祇勤凜懼春秋之責備顧休徵成歲有類於觸藩坐閲桑陰駒倏驚於過隙尚比運曠瘝之戾居然戴覆幬之仁恭惟某官掌運坤輿手扶泰道規恢王業將成太原六月之功科墳軍書毎徇金城七日之奏致容疎陋猶效驅馳轉眄秋聲嚮若觧更張之瑟乞身既卸期於播抉扎之鈞

三考謝宰執

任周翰之來旬曾微厥效揆虞廷之考績莫及是時允觀偶以不虞皆高明之所覆亟蒙褒擢以攄謝悰伏念某猥以庸才誤膺煩使壯心零落猶且困於舉鞭老色侵尋幾不堪於看鏡雖此六月比及三年自知物理之已殊且覺人情之浸玩殆猶東野之駒夫何求哉顧為否泰之紙不趣足矣屬對春陰之過眼豈勝感戊之驚心非有此天孰為之地恭惟某官陶成萬化器使羣材惟時而亮天工允作皇家之柱石以歲而會吏治每持公道之權衡致使公微獲逃瘝曠其敢不分陰畢力寸地知恩仰承漢丞相之優遊固弗忘於必葺俯狥邦大夫之請老母俾賦於不帰

回袁憲袖啓

星占郎舍猶紫氣之望公雪滿剡溪乘清風而過我同朝自昔當路載逢甫瞻璧玉之光華遽辱驪珠之錯落一謙厚甚三複慚然恭惟某官楩柟豫章之材湛盧豪曹之器疆陲在目飽曽草檄以郤秦卿國闗心自請登車而諭蜀駟野久推於蕃息行扉允藉於平反月黑風高凡更多事霜寒木勁一節十年我知其濟於波濤人莫能窺其涯涘與懷曆春易命使華訪秦人之桃源雖不過邯鄲之步入愷之之燕境盖將近河漢之津為国元龜需公華髮某老猶護塞喜遂聯臺有懷劒棧之遊今如春夢同作洞庭之客正在歲寒曾乏好辞用酬雅意士別三日甚慚吳下之阿蒙我有二天所恃冀州之刺史

回常德楊守袖啓

蜀無他揚久聞公之籍甚道有苦李肯過我以碩之聽熊軾以載欣捧驪珠而三複恭惟某官岷峨声閈閩洛心傳萬里造朝漢甘泉被徐之望三湘佐閫唐河陽温石之流胡上眷之聿隆乃外庸而自詭民方歌袴戎喜趣爪把江芷之香小駐楚騷之國訪源桃之勝肯論魏晉之時誕揚一府之仁風坐洗五溪之瘴雨不容席暖即遄詔温某老尚守邊幸而聯事叙

舊蹤同於春夢論交方托於夏盟君薄淮陽耶決不
致久淹之歎吾在汶上矣恐莫酬共濟之心

回新四川余制置袖啓

峯杜預代荆將重上流之形勢遣相如諭蜀乃為西
道之主人端由聖上之屬心豈在庸夫之饒舌雄辭
過冀盛德執謙恭惟某官撑天柱地之才鞭風駕霆
之手姪夷簡可相久膺當宁之眷懷客薛公所言婁
奏在邊之籌策源深流遠貫茂英蜚江淮皆所知名
朝廷方將大用弗搖山嶽坐弭波濤屬將清西風元
規之塵固不容東山安石之卧見大夫無可使者宜
為朕行古膚使其猶劣諸徒得君重爰建大元帥之
籌運之略十年雲岫寧忘憂國之心時望周所共歸
公論久而自定下喬木入幽谷曷不屑以惠來駕熟
路就輕車姑何妨於游戲今君行得所矣謂吾有此
客乎竊揣上心蓋二矛之備兼獨當方面行四履之
賜蘇某替末技勞刀頭夢切故人相值式酬何時搏
酒之情國事方殷全藉老手矣黍之助

轉宣奉大夫謝宰執

藩從服勤足十朞之會謀巖廊敷命首三品以升階
被綸綍以維新佩甄陶之有自伏念某謀疎頗使矣
乏他長歲月侵尋悵頭顱之已老疆陲閱歷覺毫髮
之可書由踰淮歸浙以投閒登度嶺來荆而受任星
旗鼓晉陞小司寇之雲臺躋號令甫行於巴渝巫峽之
閒威聲已振於蓬婆濡憚之外當路得君如彼經濟
豈難今世舍我其誰奮庸直易某但知歛衽預書弹
冠擬人而不以倫多見其弗知量為公朝賀托大國
鄰縱茲肝膈之相孚無復藩墻之自異今日既盟之
後其毋忘共濟之心曷月予還歸式康俾遂早休之
志

回梁制參

龍墀湊渥虎帳參謀奮閫光華夙著潛郎之望戎旃
陪佐式資上介之賢忻聞紫氣之東來重喜碧雲之
暮合恭惟某官澄清雅志開濟奇才萬里風寒早試
霜斯邁雨露常濡未能寬宵旰之懷惟恐犯春秋之
責積成分寸遂入鈞衡進之亞先耗之班予以重元
戎之寄俛踰至此造就使然載稽釋之不調之年曾
無虛日三歎李廣弗侯之命乃有此天恭惟某官經
國大儒濟時碩輔弊群吏以廉善豈惟得周與六計
之規合四岳以陟明又兼取虞廷三考之制致令庸
陋亦冒寵榮某敢不頂踵銜恩靡捐誓報賸言罔棄
抵虞取数之過盈許問丘樊庶遂乞身而知止

兼夔州路策應大使謝宰執

風寒備北匠虞負乘之譏天顧在西俾奉簡書之援
視戰所指歛衽敢辭捋綿力以弗勝服恩綸而祗惧

竊惟國於東南控二長之勢變介荊益猶一身之吭
必如虞虢之相為唇齒乃可楚越之自立肝膽此其
疇昔兼置司存然豈勞信陵親却郢之行固亦無審
雲致賀蘭之情僅聞常戍類假虛聲蔬蜀面之頓殊
將旋踵之共禦允為重任可付庸人如某者老矣護
邊久爲懷土類千鈞之弩末不足發機向百尺之竿
頭豈容進步我圉已嗟於孔棘己田奚暇於他芸顧
此何時而能為役念躡經五溪之容接而江嶠三峽
之相通若鹿之犄角然庶乎能守非蛇之首尾應其
曷克支苟惟掣肘之相聞敢避同舟而共濟以扶持
是宜履幬之恭惟某官掌運坤輿力回泰道以靜制
四方之動惟明燭萬事之幾歌江漢以平夷日以異
紹復中興之業論巴蜀而遣使天其蘇還定新集之
民慮震其鄰用孚厥號是固輔車之義在拒吝於附
之力艱社稷有靈頗釋高屋建瓴之慮封疆各保康
無纓冠被髮之勞

除端明殿學士謝宰執

鴻鈞播物新科頒於三邊麟殿通班昭寵綏於一介
循墻莫避蹐地奚勝竊以庐　直承明序高侍從君實
之清名始稱仲儀之素望乃宜否則易守成都當除
獻肅茲以風在定武用賞景文僥成績之無聞將前
修之有醜如某者粗供靡使見謂庸人歲月驚心寄
浮萍於江漢風埃眯目懷落木於家山尚當戍役之
上流是豈書生之長技篳路藍縷何有新功荊棘蒙
茸未全舊觀師老而批亢擣虛之僅立財匱而沃焦
捧漏之愈艱久慚陪筆索於甘泉只合掛衣冠於神
武無能何取求去乃還躋升筍玉之階俾在蘂珠之
選豈欲示朔方之精采且將重西土之咽喉矜頗諸儒
翰墨之間所當處此如平生夢寐之際豈敢到茲才
薄恩隆感深愧溢恭惟某官立生民極主斯道盟聲
色不動而國勢日尊氣類相孚而人材雲合扶偏補
弊有一德以享天心開誠布公總衆職以稱上意伊
侯誰在亦我仗圖某敢不德佩褚中力踵哲末龍盆
承渥敢希主眷之遭逢鴻閣酬知誓竭臣忠之報效
益堅晚節庶遂早休

襄樊獲捷賀宰執

孽胡犯塞已懷不測之虞新壘策勛再奏非常之捷
功歸上宰威震外夷聰襄陽自經理以來而醜類肆
窺圖之久頃草青而入寇一戰以數奔豨水涸後來
裒羣蚤而蝟聚積城高而池險與食足以兵精將一
乃心士百其勇乘其暮氣肅若宵征遂以六千之師
破彼十萬之衆因人成事恃國有靈某猥總師干獲
承廟算負乘致寇愧禦侮之非才纓冠救鄰且值時
之多備幸矜凱報上釋頤憂恭惟某官厚德贊乾至

公用泰經文緯武之略是以濟時聚精會神之間隲然制勝猶金城賴弱翁之主斯泚水盡安石之謀一段雋功近年未見某苟逃曠責喜極對敭書拔轉閫既消息風煙之警冬防戍撤願令賦雨雪之歸

詔書獎諭謝宰執

邊圉捷聞俾追風寒之責宸廷詔獎過形雲漢之章端由廊廟之主盟陛覓閫垣之改觀叨恩過寵揣己增慚伏念某以庸謏才任經理事芟除榛莽雖還南雍之封疆遘勍烟埃幾歷中山之歲月懸虜相望於數舍狡謀寧免於肆窺幸而一卻於春水方生之時不閡再警於北風其涼之際賴三軍賈勇出區脫以窮追而半夜斫營碎轀轒而亟遁因人成事惟帝念功領臣力何有爲徽公賜不及此恭惟某官恢洪雅量指縱神謨加惠窮陬示稍增於意氣折衝勍敵不自有其勳勞宸啓奮聽致頒溫旨第戰士正希於優渥在藩臣曷稱於光華祇誦衮褒祇慚綿薄猶士燮之勝城濮益爲晉憂有弱翁以謀先零庶銷漢患

謝陳中書四六劄

島夷納款晉律何功禁掖演綸過褒示寵服王言之獎借感儒碩之主盟恭惟某官經緯斯文彌綸兩制元良天下之本方資羽翼之忠太學賢士之関正賴甄陶之化一條冰之輝映五色線之會蟠居人間風日不到之鄉將儲大用念嶺外霧滃相蒸之地俯錄小勞致勤鴻藻之發揮侈被龍光之赫奕祇慚綿薄莫稱衮華某拜手誦言拊躬愧悚禮云折俎厥有平原督郵之義辭曰濡毫敢效翰林主人之獻瀆尊不腆塵頓爲榮

謝劉中書四六劄

兩階進律不精致辭一札成文弗俞有命服綸言之獎借知匠手之發揮恭惟某官四海後村斯文前輩數正元之朝士皎若晨星草建武之詔書溫如春日方帝學藉緝熙之益而皇猷歸潤色之工不是覽不是卿榮棗已聯於侍從可爲將可爲相金坡必貴於文章豈惟河西羌狀素所討論將使山東武夫聞而感泣俯憐孤立獨犯衆難致勤鴻藻之襃嘉侈被寵光之照耀宣昭上意勉勵後圖某拜手誦言拊躬愧悚將循墻而載請莫託屢之終依問翰林主人當有濡毫之故典命督郵從事敬伸折俎之菲羞不腆瀆尊敢祈塵頓

可齋續藁卷之二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卷之三

奏申

乞免兼湖廣總領　奏　壬子十二月

臣猥以庸才謬叨重寄艱難畢歷衰病駸侵今年五月八日六月三日兩嘗奏申朝廷丐令休致未蒙從欲徒以秋防之逼迫乞於歲晚以許歸亦控之廟堂矣今該適值鄰折之警固非辭避邊閫之時臣未敢上瀆　睿聽惟是制臣掌兵餉臣掌賦中興建置初意職守相維頃年京湖因以生券屬制司遂蒙朝廷尋以閫臣兼餉事要是出權宜之策不可為經久之規循習至今通融雖賴每當羽檄倥偬之不暇重以金穀浩穰於其前心力既有所分籌畫豈能備盡必如異稟乃可優為臣蓋自共二以來常懼蒲百之譏每惟國計盡臣官名俾主餉者自任調度之司主兵者得專封守之責是乃復祖宗之制亦可分兵財之權臣久欲控陳頗與釐正今既未遑於即去自惟難任於兼司欲望　聖慈宣諭輔臣將臣先次免兼湖廣總領別選時髦共濟國事所有制司營認每年戍軍生券自今併歸總所令照舊來格例往責供億容臣專意閫務以俟旦夕罷退續申前請不勝公私之幸

乞休致　奏　癸丑三月

臣自去夏丐休未遂比者具奏先乞免兼總餉伏準省劄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祗服　聖恩感激愚悃誼當罄竭駑力圖報鴻私竊緣臣自幼而歷險及老而易衰一紀槖班三仕閫寄寵踰而量溢債寡而罪浮以一身則憂慮成疾寢食弗安以一家則骨肉凋零宗族淪落每自傷於薄命寧以保於知絕此在微臣尚是私計延若膺疆場之責未能寬宵旰之懷舊壘甫葺新酋方張雖南北氣運之將回猶東西聲擊之未弭撲搭而論腹背俱所當防苟惰不爭首尾何以相應況事力莫求其可徒而物議多興乎所聞有能知微之幾得不先事而懼臣數有徼幸天實佑其衷一或殊覆人豈待以恕頎身何恤誤國是憂若非斷達帥之謀無以作三軍之氣言之至此豈惟臣之餉權當免而制權亦當更兼臣頗祈休致不在今日平時自知趾才不稱愚分惟有早退為宜用敢不避天威再控前請伏望聖慈憐臣懇切出於由衷察臣權實非是避事為國遠慮及時改圖宣諭大臣檢舉臣去夏所請許令休致投畀寬閑實拜陰天厚地保全之賜

再乞休致　奏　癸丑四月

臣乃者再具奏申乞許休致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

得更有陳請臣一介遠臣屢瀆穹聽自知凌犯之罪宜在誅斥之科曲加海涵未忍沙汰顧念猥當於陰委豈敢自棄於明時實緣臣共二閫餉以來閱三暑寒于此精慮已耗事力已殫分劑已盈使倆已竭近得痞眩之疾未有醫療之方荏苒而步昏怔忪而多忘察脉覩證靡遑身計之恤揆時度勢實惟職守之憂與劻勷方相應酬如病軀其能撐拄食榮無已因謂之安挺災愈深殆不自濟失此春事休而弗去傷然暮氣隨而莫支再用祈衰終莫得請伏望回乾坤之大造圖疆場之新功改畀當材俾釋重負俯從休致退保餘齡不勝感天荷聖之至

三乞休致并薦代奏 癸丑五月

臣自去夏五月以來已三乞休致兩丐免餉未蒙俞允近者四月二十八日又嘗再具奏申乞從休致伏念臣幺微遠吏前後累瀆天朝只當屏跡以俟斧鉞未應再有陳請竊緣荊閫與蜀相連利害相關情分不可扞格臣自去冬屢稟廟堂乞選差蜀閫相孚之人來鎮荊襄以通脉絡從臣善替而去今者連睹邸報余晦直華文閣知鄂州兼湖北運判朱中直煥章閣湖北提刑是二人者昔皆與蜀閫同仕淮幕屢當煩使見謂時才如申則中外皆知蜀閫从薦為代晦則嘗歷尹卿資望已高今蒙朝廷起家持節當路誰不屬目在臣知有協恭第臣疎直無能叨竊已過壯心凋落病體支離前此抗章納祿猶恐朝廷擬代未定倏聞晦中之除其才皆可當一面者非特可使帥蜀亦可帥荊擇其一俾代臣去必能辦王事務公論傳曰日中必蔓操刀必割在朝廷不於此時早為易帥之謀他時倉卒始議更張臣身不足恤深恐上誤軍國噬臍無及謹不避雷霆之威再伸犬馬之悃伏望聖慈奮乾剛之斷早賜處分檢舉臣近奏特全守本官致仕速與命代朝廷若以臣不合辭職不敢避罪但得上流閫寄得人仰寬顧憂臣雖獲譴其甘如薺

貼黄

臣三年守荊恭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三城幸皆就緒連年征築並舉調兵攻擣仰賴國威師出必克賊入輒敗目前封守無虞在臣本無規避臣今來再疏之上猶恐朝廷以臣襄樊首尾未欲更易臣竊照往歲帥淮甲辰復壽春乙巳修泗州丙午罷歸亦只是經理兩年至今按堵規模既定豈用輸取輸守必待輸死耶臣今雖告去一日必葺見為措置務屯催辦糧運決不敢遺後人之憂實緣疾勢事勢至此不容不去伏乞早賜處分施行併乞睿照

又手奏

臣不避鈇鉞之誅輙瀝危悰上干　睿聽臣孤遠微
蹤蹇陋寡識自維歸里已分與草木俱腐獨賴　聖
明保護拔拭使令已酉蒙恩入嶺庚戌改命來荆去
家五年雖罹哭患報國一念誓殫驅馳僥倖憑藉
皇威保固封守中間寅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之三城
粗皆就緒輕兵出塞攻擣前後十有餘捷虜五大入
輙爲我師勦退凡此天幸是皆　宗社之靈將士之
力豈臣無能之人所克致哉今若事會方殷洧埃未
效詎敢自爲明時棄物所以游上乞身之請者蓋緣
臣積憂成疾投老易衰智慮已窮分量當退近陳奏
疏已控悃愊其有精微未盡不容不密爲君父言蜀
之情分襄之事勢是也所謂蜀之情分則既在郝闆
利害動皆相關遇有邊隙緩急其可弗應竊窺近事
殊切隱憂凡所文移務立畦畛刬闊　睿意近倚蜀
豈不形迹之愈疑臣固謂朝廷須當擇所相孚使之
來荆共濟無事則脉絡貫通有警則聲援聯接不然
彼此不相爲謀或至吏入腹之患則必以扞格誤事
矣所謂襄之事勢則昔未修築猶可委之荆榛今既
經畫則當保其壁壘有功弗賞誰復向前無力乏供
何以善後每關廟論之所及動以費耗而爲言臣竊
謂朝廷蜀若早議易帥使之往襄相度當守則力加
扶植當捨則別作規模不然中外不相叶力或至虜
乘吾間之隙則必以猶豫敗事矣即此二說有一焉
已不可況兼之乎在臣去則皆可新圖回之略留則
深恐貽倉卒之憂此其控陳不容但已前雖屢申籲
天之請猶恐未有擬代之人今得當才適稱斯選臣
已具公奏外伏望　陛下俯鑒愚衷特賜神斷早新
上流之任曲全餘息之歸實利公家匪徇私計惟
聖慈亟裁處之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臣無任激切屛
營之至

四乞休致申省狀癸丑六月

某近再具奏申乞令守本官致仕六月一日準尚書
省劄子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
得更有陳請某疊瀆宸威自應誅斥洊塵淵聽恐重
愆尤固不敢再有干犯竊緣藩宣重寄非材莫勝玩
愒因功其役已竭維此六月比及三年物理既盈人
事當止孤蹤裹病證状益深累疏控陳悃愊具見載
念平時稍自知分不特今日而始丐休實恐疲軟上
貽誤國之憂非欲退閑自爲全身之計竊聞鄰國之
報實與年事之同人命脆薄朝蹶其危敵情窺覘秋
風不遠不及此從容而使去恐出於倉卒而莫支用
布由衷仰冀從欲伏望鈞慈更賜數奏檢照自去年
五月以來節次奏請特與曲從休致端拜生成引領

化鈞跼蹐俟命

辭免瑞明殿學士　奏

臣今月十三日準省劄六月四日三省同奉　御筆
賈似道除資政殿學士李曾伯除瑞明殿學士王埜
除煥章閣直學士職任並依舊臣聞命涣頒撫躬震
惧臣竊惟黜陟臧否朝廷所以昭用人之公進退辭
受人臣所以厲事上之節苟因功而與之加律及求
去而頓使得遂豈惟私情之弗安亦恐公論之未穆
矧如書殿又越從班近世多處於名卿微臣吾膺於
異數載念臣三年受任何補涓埃屢疏丐休冀老丘
壑維近奉勉留之旨嘗游陳懇款之情鞠躬盡力惧
弗克支序情閱勞望所不及倏與二三臣而並擢其
於衆庸見以謂何僥以上命遽受之則是前請皆偽
矣用敢效循墻而控避庸無重負乘之包羞伏望
聖慈俯察愚悃收回自天之渥曲循累月之祈免[illegible]
華階俾全　路臣不勝幸甚

再辭免　奏

臣蒙恩除瑞明殿學士職任依舊嘗具辭免今月初
十日恭奉詔書不允臣莊誦　孱訓感極微衷竊惟
承明進直儒學至榮疆場戀官夢寐絕想恍然涣號
之布重以異令之申益克欽承詎敢再瀆然念受之
而已不覺其懷則稱受之而人或議其非則危頓謹
塞之績蔑聞援卿之除方被一旬之內再命有華臣
累疏求免官而今乃遷官連年異辭職而今乃加職
雖聿昭於上眷未必察於人情况蒙丁寧訓告之辭
將貲犄角表裏之助讀而至此益切懷然深惟三邊
事務之隱憂不在一介官名之增重地廣則責亦廣
恩深則報宜深儻冒寵而居之至控力則耻若何以
副隆委何以答殊休徒貽曠瘝上誤簡拔用游伸於
偃僂庸免速於顛隮伏望　聖慈俯鑒愚悃收回新
命姑仍舊階願畢力於秋冬異寬須於宵旰尚全封
守俾遂歸休不勝幸甚

三辭免　奏

臣近具奏再辭免新除瑞明殿學士恩命七月二十
三日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戴
恩深厚自合欽承控己傒盈不容忝竊載惟君上之
命臣子有辭或出於真切之情或姑為文具之請如
才位相稱官職方來特為備禮而言未能忘情於祿
是之謂文具若所謂真切則精力已竭實欲辭榮責
任弗勝分合知止素有退休之志一無矯枉之私此
則非虛遜也臣自去夏至今春屢致為臣已不一疏
公朝不以其亡狀而進之陞階人以為華己則大惧
况已奉丁寧之旨未敢避馳驅之役驟須異數郤非
本心目今西徼紛來北諜踵至正廑秋防之事上貽

盱食之憂或者重以官名豈若增之事力儻毋誤國
始克保身慮患或踈寵榮何有矧累形控陳曰去今
一叨陞擢則留私心豈能自安公論亦將弗恕用敢
不避再三之瀆以祈寢免伏望　聖慈俯察由衷之
禱毋拘反汗之嫌收回新命以穆輿論俾臣安心職
業圖濟事功不勝幸甚

乞休致　奏　甲寅三月

臣不避天威輒布悃悰上干　聖聽臣一介踈庸絶
微識略再蒙簡拔謬玷藩宣既兼領於賦輿且復任
於鄰援恩深寄重才薄報輕雖揆時度力倍費支吾
而鞠躬盡瘁敢計私便竊緣臣自幼而侍先臣丙寅
之雖及仕而從諸閫幕府之遊垂五十年徧歷邊役
近十餘載游領帥权血氣以痛而耗齒髮以老而凋
智慮以憂而衰筋力以勞而竭自知無能於世用矣
益惟有早退則吏議可逃頃由受任於江淮圖已請
休於田里矧今來窃愈更滿盈城衰已三載而祖可
為後人相繼之規未剝臻五年而已過於連政在任
之日比而不去幸豈可常兼臣受自前春迄于去夏
屢嘗抗疏乞致為臣屬上訓之諭留復許時之玩愒
貪榮弗止招咎必然比閩治幾有延燎之虞而私家
且貽香病之撓賤軀亦疾瘉月未瘳衷聳惕而靡寧
殆退避之無所臣又竊思守淮堧之日歲丙午以前

臣扶牧荊臣玠鎮蜀今二臣皆已論謝碩一息豈能
久存儻非力祈憫恤俾義命之早安將恐上誤委令
徒身名之俱喪用殫懇切仰瀆聖明伏望　睿慈曲
垂淵鑒憐臣出入艱難之久察臣前後祈退之真宣
諭大臣亟謀新帥容臣以本官休致早得善去凡餘
年之未盡皆大造之曲全

再乞休致　奏　甲寅四月

臣比具奏陳乞令休致四月初三日恭準三月十九
日詔書不允者臣祗誦訓辭感深淪隕切惟三邊科
瑣在臣子正合報國一介丐休比君父所未矜許然
念義所當為者固不敢徇己力有弗逮者又不敢隱
情重惟衰疾之孤蹤早歷艱難之多故周旋兩閫跋
涉十年所至公上必收其利權未嘗封內不有於狄
難卒奮空而畫廢勉扦侮以支危藉國威靈不至隳
敗然臣精力則已殫勞若方之古人是詎能為役歟
然何待寧不自知茲願為首丘之狐庶免類東野之
馬抗疏盖屢陳於兩夏解嚴且又過於一春而況閫
功叨榮積慮成疾事會無極天幸豈常物理惡盈人
情浸玩亟去則可新上流之規畫僅留必將誤兩道
之委令抑有過憂不容縷述用悉微分汚瀆　睿聽
伏望　聖慈俯鑒真悃速圖時髦受任之計曲遂微
臣知止之私俾乞餘骸少休晚節实戴隆天厚地生

死肉骨之造

三乞休致奏 甲寅四月

游承君命深惕愚衷退惟共二之圖功豈敢再三之
有瀆第念臣本無智略誤任藩宣歲月手邁血氣浸
衰事會方來精力已竭一春多病連月未瘳當羽檄
倥偬之在前而藥囊扶持之奚暇賴國威之震耀底
封境之肅清蒙恩勉留 睿眷若此畢力報效臣職
當然但以叢數責於己而益負荷弗勝閱五年於今
而愈運掉不去兵以風寒之多備財非天雨以莫支
儻若樓陳紙類繁叅照虜蠢水生而始去諜言將氷
合以復來近雖三入三敗亦幸而成然而一勝一負
何常之有將預圖於保固正宜示於作新臣使倆淺
而恐已為此虜所窺事力卑而亦且為將士所玩積
然弗退決是可憂幸值目前當撤戍之時妥是閫外
非養痾之地用殫寸臆叠冒起威伏望 聖慈俯憐
危悃察其累歲丐休之真切早為上流圖任之選掄
保全餘生俛俾善去仰戴天涵地育九殞莫酬

四乞休致奏

么微還吏自揆圖功憑恃上恩所祈善去續至三而
未許請滿百以奚逃固知多事之時殆非乞身之日
然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力有所不能則當告情有
所或隱則不忠臣本無他長僅知一撲出涸入從志
蒲分盈十數年前已願納祿四載于此果既具陳乃
出由衷非是文具今則齒髮衰頹之益甚骨肉零落
以自憐百憂重心一身是病雖動作常人之無異而
纏綿厥證之愈深即事會之正殷何精力之可應迺
勉弗去頹踖必然不足計犬馬之軀所當防虎狼之
敵蓋兵家無常勝之理鄰寇兼浸迫之憂有備則可
以不虞無具則何以能御天幸難恃日力無多比而
弗圖患且將及有不容不歷數以告者京湖頃年未
復襄郢邊面江北大屯惟在江陵虜猶約我以和朝
廷以人為重有請必從無賞或吝今二三年間儲偫
廣責任重無歲虜不入而乃事多掣肘人有玩心舊
比不可以攀援新制動有於牽礙將帥間有望望去
者矣此一也京湖生券錢米向孟珙管認始年科來
三十萬石繼而歲減十萬迺年以來添供均遣光郢
等戍所科乃亦止是計約寶祐元年歲支至四十餘
萬石除所科之外皆用鑿空倚辦將何以繼此一也
而況今歲所科前項常年生券米二十萬石之內朝
廷又令以屯田秈粟折支八萬石前比之所無此既
不可支作軍食糴餞糴米則又不及況制司又有供
給軍將物斛歲亦約用措辦二十餘萬小有不登果
何所措此一也又如襄陽經理以來科撥生券錢米
已歲減一歲本司添貼應接亦既罄竭連年奉命移

屯軍人老小抵自今歲已共移六千二百七十六户
優支起發般費錢米共核十八界會二十三萬餘貫
米五萬五千石朝廷止科十八界會一十萬貫且準
行下令樁移屯萬人是亦無力可及此一也茲四者
皆制司之事不可為者乃若上流茶稅往年藉以通
融貼助歲收甚夥自臣到任歸之國用令江州分司
歲收未暇計先來鄂岳置專官所收未暇計只以鄂
岳兩場自淳祐十二年二月至今年四月收七百餘
萬通而計之何翅幾千萬是皆向來總所〻有也今
無是矣此一也廣西經略司權行截撥運司庚司窠
名錢充安邊軍券食前政任內屢狀申請科還雖未
回降為数猶未多今計臣任內自淳祐十年至寶祐
元年終已共截撥銅錢二十一萬三千五百餘貫控
告科還前後已三十餘次迄未有區處此一也又如
朝廷和糴司存每年當是陪貼為数浩瀚自前政已
然近淳祐十一年分和糴已隔三載近因申請科還
蜀糴銀兩都曹奮筆出豁糴價則痛減銀價則逼增
又支過本司銀兩不與理還領令樁管二百五十一
萬今何所從出此一也茲三者又總計之事不可為
者至於策應建司向來幾類虛名今實欲備援當致
稽事已亥督府調重兵援蜀非專藉荊旅自後六七
年間歲調援入夔不滿三千人秋去春還未至越忠
萬以上今蜀事非前比當此盛夏本司見調三千人
在蜀又武定二千不預焉向去秋高深恐事出倉卒
朝廷責令遣援則本司自有邊面屢或東西俱急其
何以應此一也又策應建司素無財賦連年分上下
半年科十七界會一百萬支遣無兵事則可去歲調
發支犒所科幾不足以給所用最是支過援蜀備峽
人兵生券米以三萬餘石計錢以十八界會十二萬
貫計是皆通融制總兩司那借應副近屢科請未蒙
體恤此去歲已支者猶所不問今歲萬一有所調用
此項生券錢米從何而辦此一也是二者又策司之
事不可為者凡是数端皆關係大節如細故俱不敢
及載念臣才具既不足以經理言語又不足以感孚
一日恐誤朝廷則敗國事此荆楚重任又不容不更
張而措置者臣聞昔人有憂及時事而謂由吾曹貪
名位所致臣嘗服其言不識當去其敢自恕必待狼
狽大壞而言必朝雖欲保全之晚矣用敢瀝血忱以
告壽聽伏望　聖慈察其憂國之忠恕其觸天之罪
檢照臣連年累請特令守本官致仕别選髦儁亟濟
艱難則臣死日生年戴恩罔極

　五乞休致　奏

臣比陳一介螻蟻之悃屢觸九重雷霆之威地育天
涵弗加之罪朝奏暮報仍命曰留斯萬死不足稱酬

而一身豈遑頓恤第念臣職兼三而支吾浸不逮辭再四而剖露蓋已窮大將然而因謂之安屋且漏而知之在下上流之事今類於斯揆才畧副於濟艱積憂徒致於成疾荏苒弥月倏忽又秋上命既不可終違愚臣實未知攸届臣切謂器有受儋石之量而擬之萬斛則豈勝馬有僅十駕之能而責之千里則必敗大槩用人不可使踰其分列職不若專思其憂茲懷歸既畏於簡書則受任願寬於僃策用殫愚臆濟瀆 宸聽伏望 聖慈宣諭近輔檢照臣節次奏申熟加裁處如蒙許臣休致改圖新帥與起事功則不勝公私之幸其若未忍棄斥尚俾存留則乞別選餉臣以分其兵財之寄免兼策應以畀之威望之臣誒畢防冬却容請老則臣敢不惟命是聽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稿卷之三

可齋續稿卷之四

奏申

奉 詔舉帥材二人

照對臣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內而侍從臺諫給舍外而制閫各舉帥材二人者臣竊惟薦材難薦帥材尤難古者方召遠矣今夫謀三軍之帥將以備一時之選 睿旨誕頒環令薦進豈不謂觀臣以其所主惟善能舉其類乎顧臣本無材略忝任藩翰揆已不足安能知人為之逾月儀圖其位望之已著者固不待微言之推獎其聲名之未達者則有得於共事之更歷今有二人焉竊見朝奉郎前知建昌軍事余艷自任高郵尉而留淮幕臣見其諳軍民利害得將士心顒顒昂昂有遠到器議論本乎正大趨向不為卑污臣命夏皐修泗上承下接皆艷贊之最一事尤有識往時艷初擢第值遣使諭蜀道拉艷偕行恥於依憑廿以吏事自見臨節而不可奪於此可占今稍更霜露才氣殆益老矣宣義郎通判襄陽府兼京湖制機王登昨以秩滿歸尉而留荊幕臣見其曉兵家韜略通當世務磊磊落落無罷軟習政事多所規益言議不為依阿臣命高達復襄左撐右拄實登佐之最一節尤可書往時登以勇爵因獲冠詰荊閫怒登不拜𢇛然舍去卒以儒科自奮

有志事竟成於此可覰今以在風寒文理浸加密矣
是二人者臣察之已熟故敢薦之不疑抑又有説焉
馬庇金懷之無取則可以臨羗桑株田頃之弗多則
可以慕亮如鑑如登臣嘗與之講論及此使遂展布
必可保其能自康飭臣愚欲望 聖慈下有司籍記
姓名特加旌擢以為事任之儲如後不如所舉臣甘
坐謬舉之罰

乞預備蜀 奏 壬子

臣自近聞蜀警達得蜀閫十月初三十六日公文関
報頗緊已具錄奏聞中間得歸峽二郡守書報到事
宜則已繳呈二相必皆徹聞 睿聽臣今日再得歸
州權守鄧薳二十四日報傳聞賊勢十三日已近重
慶佛圖關過江津此報恐非端的雖未敢信然有關
不敢有隱臣竊惟重慶一城介于兩江之間形勢險
固賊所難窺閫臣十年經畫必能防勦此若未足上
勤宵旰臣之所慮則蜀之支徑不一最是自夔至渝
中間忠萬涪安地里迢遠往歲已亥賊犯西邊督府
調兵三萬控扼于此一帶猶有湖灘透漏之患今恐
蜀之兵力分布不至忠萬下流萬一賊據建瓴之便
用扼吭之智吳蜀脉絡關繫不但為京湖脣齒慮而
已臣近以襄均諜報臣測既自為境備又復為鄰憂
臣已那調都統張禧等兵共四千人分往歸峽松滋
措置水陸防遏又有澧州麻寮一路近通施南亦已
差周公明先次量帶軍馬往諸關點視把守外臣區
區欲望 聖慈密諭大臣寧憂先於事毋事至而憂
豫為圖全之謀以備應急之着蜀安則東南可安惟
陛下留 神幸甚

貼黃

臣所據蜀報其言賊兵犯瀘南窺嘉定本司聞之
道塗已自多日緣未得蜀閫公文不敢具奏今詳
所報賊勢委是不輕臣之所慮冬日尚長西邊未
知虜退之期中流懼有備虛之患如夔諸郡與荊
為鄰聲息皆弗以聞閫探聽未免於間隔目前重
慶以下雖幸無警此賊儻因資力旋生姦謀安保
不來其可無備臣雖為謀不當越境然慮患非止
及鄰嚴衛隱憂已具前奏敢望上留 聖意宣諭
輔臣亟思區處之策伏候 睿旨

回 御筆手奏

臣恭準 宸翰以臣近奏蜀警特賜答諭臣伏讀
聖訓兵法有云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與夫別徑
之可慮仰見 皇明遠覽況幾先物不止一隅之計
深得多算之防臣拜稽嘆服委非愚見可及又蒙
神謨指授令多用兵船控扼蜀口多差間探體訪事
宜有關節御中奏臣猥任此門之寄適當西風之衝

職思其憂豈敢不力前者自爲境内之備固已列置峽中之屯此月十五日恭準密劄指揮令本司整撥將士五十人審探緩急前去應援臣伏念夔據咽喉之要荊實脣齒之依聞命之臨即議趲戍若以赴鄰之急亟合調兵以前却緣自得蜀閫十月二十五日公文以後未有續報臣得之體訪近多傳賊勢之西向却未越渝境之上流又夔門有榜備蜀閫報謂軍嘗得捷虜且多夜臣恐是其事少緩未得其的以此一面整辦備援補戍之師移文蜀閫以審進發委官夔郡以辦粮食已於十一月十六日奏聞外惟是已具之措畫止是豫爲援鄰之規方來之應酬又當益思保境之計前奏所具補戍軍馬若有緊急臣又別當那摘精練將士添調兵船前去歸峽一帶控扼如其他險隘合防把路徑亦已逐一行下所屬申徼增戍外所有體探事宜前者雖屢遣人往探聞機秘密道聽罕真今兵調既有相關探候其敢弗廣若事或緊切雖未有蜀閫關報臣自當隨宜應接謹容陸續具奏

襄陽獲捷手奏

臣非才分閫奉命復襄兩年之間征築並舉賊騎不敢侵犯近謀知僞主新遣襲烈謀沒林大魯赤等軍馬教謀今春窺伺臣比隄備正月二十四日果爾突過漢江遽犯襄城其勢不輕其謀臣測此賊本欲哨江陵犯均房抄掠以爲攻襄計幸賴　陛下德格皇天威震殊俗將士僇力思奮賊馬纔至西柳關萬山隨出與戰賊騎小却即來其渡漢未畢下營未定賈勇追勦之自晡至夜助以風雨遂以三千之師破二萬之寇賊溺江填港遺棄資粮器甲三十餘里奪馬四百餘匹俘擒賊因斬獲首級所據通判王登前一書臣先已封呈左丞相今再得登書所言尤詳敢是此夜賊兵敗遁渡漢駐岸自相蹂躪允謂天助非但人力臣周旋江淮荊蜀三十餘年屢見賊虜侵軼未嘗有此捷其速如此所謂擊蛇必擊其首是捷有之一行將士委可嘉尚臣已別具公奏外今將王登親劄徼達上徹　聖聰臣見委官往犒取索功帳續申伏望　睿慈先次宣諭大臣特降指揮優異頒賞以爲邊頭干城禦侮者之勸所有向武當一路賊馬觀王登書尾亦自頭回惟恐尚有後哨已令驅逐

答　宸翰手奏

臣恭準降下　御札臣薰香端笏拜手恭誦仰惟奎文陸離天語溫潤卓昭遠覽丕顯　聖謨臣幺麼疆吏何以上稱　睿眷私心感激至於涕隕臣伏讀聖諭以臣今春襄城奏捷商州擣虛寵以嘉獎此則宗社之靈將士之力也臣幸而逭責其有何勞至君

聖訓以臣累疏求去於全身之計得矣昔人不以賊
遺君父者正不如此臣猥任閫寄獨荷主知捐軀報
國固分當爾抗章引退以疾使然亦由情分以扞格
是虞事勢慮猶豫而失乃者儲陳於薦代亦嘗密啓
以祈哀懇威不違寸臆已蒙臣方跼蹐以俟　陛下
俯加訓飭未忍棄捐上恩如斯臣豈敢負正以不遠
秋冬之備恐貽宵旰之憂強顏其留掣肘將甚乘此
中權之改畀庶幾兩領之可寬此其本心非敢避事
臣又伏讀　聖訓襄城守備宜益加嚴夔門襟峽實
有關繫朕將作新規模卿更深謀遠慮式展壯猷以
副眷委之意臣仰見　陛下明見萬里慮周四方不
以徼臣之非才俾圖上流之共濟臣雖無能為役其
敢弗欽凡而職思其憂義固必盡惟恐謀不越境力
所弗加臣又蒙　聖訓戒臣乞身祈閒勿復有請臣
自當遵奉之惟謹所患衰病之雜支累形控陳拱俟
處分伏祈　聖造俯狥愚衷儻犬馬未填溝壑誓圖
銜結以報生成所有臣今月初八日所奏事理伏乞
早賜　聖旨施行

謝　宣諭奏

臣今月九日恭準宣諭卿辭帥蜀嘗見諭旨不復相
強且護上流以俟旌擢臣守荊閫績每耀曠瘝帥蜀
掄材豈堪委任比輒伸於懇免蒙曲賜於矜從臣雖
頹還首丘當具見累疏洊被勉留之旨敢懷循避之
私冀道謹何詎希進擢知撫躬而感惕誓竭力以報
國俟畢防秋乞容請老乃者　聖諭以臣薦漕憲為
代閫寄不輕更易臣不揣引類實出由衷蓋以時事
正當亟棘之相扶人才可無重弓以為備一時近取
二士足當用績　聖明以聽裁擇雖古云舉偏不為
黨然此則知臣莫若君尚祈聖度之宏備亮臣言之
僭臣又伏讀　聖訓廟論必主耕屯卿宜加勉科降
雖曰不及所在皆然未宜因是求去臣恭誦至此感
涕以之蒙　聖恩若是之主盟豈臣職敢怠於規畫
臣之危悃前已控陳司存利請此特一端廟堂扶持
自無遺慮所謂屯田之當務是固邊鄙之所關見今
軍民雜耕然須歲月見效便為指擬恐有闕誤昔如
趙充國之屯不廢景壽昌之糴欲羌人之不動必穀
斛之多備失時弗圖嗣歲徒咎要豈無於良策其可
徇於虛名臣近因閱廟論亦冒貢愚衷伏望都俞之
間更賜詢謀之及此又非特為臣區區去留計而已
激於憂愛進此斐狂出位而言頓首俟罪

乞於下流趨兵援夔奏

臣今月二十日準省劄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
旨李其隸夔州路策應大使臣比者叨恩進律甫具
奏函備睿踰涯洊頒渙渥不以守邊之無狀俾之越

境以與謀以地勢而論猶齒有脣以朝命之臨若臂
使指此何時也其敢辭乎第惟夔子閫係莫重於方
今荊州事宜亦異於疇昔頃值邊警之交急毋虞情
分之弗孚茲俾復於舊規固足覘於遠算顧臣智慮
以憂而耗精力以老而衰豈宜孱軀又添重負兼襄
樊荊郢諸壘今自有封守之責而澧峽沅靖閫道且
不勝蹊徑之防尺籍幾何局面若此重門擊柝猶恐
不足待暴客纓冠被髮大懼何以救鄉鄰翅其泝淪
千里所在空虛越夔一步即踰險既有如往歲之援
多調下流之師遠漏猶見於湖灘浸淫幾失於峽口
至今議者莫不憂之蜀事之利害臣固非所敢言國

事之安危臣謂實繫此舉敵新闖於呈隙時復逼於
風寒況聞諜者前後之言類謂虜欲東西之合徼未
必有此然豈可忽諸在公朝難復主一司欲倚以應
酬非兵力則虛名二字恐無以捍禦深慮受朝廷之
委寄不能寬宵旰之顧憂一跌弗支萬死莫贖臣又
聞道塗之餘論謂鄂閫於近時亦有防江之憂嘗申
乞師之請是已知於謹備所當念於遺言泝陰而上
布置弗先聞警而圖調遣何及用歷攄於狂瞽以仰
瀆於 聖明伏望 睿慈俯鑒忠懇宣諭輔臣速定
廣謀於下流沿江等處整辦精銳兵力一項多則萬
人少亦五七千人發付本司以專備夔路緩急應援

庶幾臣不但受策應之名可以副策應之實誓捐軀
以報君父所有荊閫二三年來雖不曾兼領策應每
歲循前例調常戍以防歸峽蜀口元自不廢今見議
區處俟秋防遣行續具聞奏前項策應大使恩命容
臣一面涓吉祗受管幹其有復置司存合行申請事
件續容條奏

催區處援夔兵　奏

臣比蒙　聖恩令兼夔路策應大使臣以累疏丐休
既未矜許利害關係不敢辭難已於二十一日具狀
聞奏但是蜀兵單弱夔備空虛若非朝廷整辦一項
兵力專援夔蜀恐無以應調此去秋防不遠所以申

告廟堂早乞區處臣見今涓日猶未祗領策應司職
事今於二十三日忽得六月九日蜀近承四川制司
參議官文復之等以下僚府列劄以制臣所請更代
慮有乘閒伺隙欲得本司調兵六千人進屯夔萬其
辭頗激切臣已將文復之等劄與本徼申樞密院乞
與敷奏處分外臣檢照京湖制司往年未廢策應司
時體例淳祐七年調兵二千五百人差都統同畧總
統入蜀內一千五百人戍忠一千人戍夔淳祐八年
調兵二千人差總管劉儀總統入蜀一千人戍夔一
千人戍忠淳祐九年調兵二千人差總管進進總統
入蜀分戍忠夔承四川制司公文以遣而蕭清請免

發援遂即回戍近年既罷策應司後朝廷指揮仍令
每年應援淳祐十年本司差軍二千人令焦進總統
分戍歸州巴東一帶淳祐十一年本司差軍二千人
令崔安等總統分戍歸州巴東一帶淳祐十二年本
司差軍二千五百人令都統張禧等總統分戍歸州
巴東內令五百人戍巫山切照前後六年體例其策
應司未罷之前既罷之後皆不過歲調輕兵一項以
備夔援蓋未嘗及三千人之數蓋緣京湖自有責任
兵不容多撥夔蜀未有警急亦不待他援今來荊蜀
事體皆與昔殊若如蜀幙所陳欲遣重兵以往自非
朝廷檢照已亥以前體例於沿江下流調遣精兵進

屯備援則在本司委無此力伏乞　聖慈宣諭輔臣、
早賜勵分以備緩急庶免誤國大計不勝幸甚
恭稟　宣諭援夔奏
臣今月初六日恭奉　聖旨宣諭令臣九百應援蜀
中已降指揮調兵二千人入蜀宜早發遣臣肅奉
睿謨恪遵惟謹協恭都閫共濟當然臣近者六月二
十日恭準省劄除臣兼夔路策應大使於二十一日
已具奏請於六月二十三日承四川制司幙官文復
之等列銜劄子欲調兵援於當日又嘗具奏陳臣所
言夔蜀利害及京湖應援始末具載前項兩奏伏想
皆已上徹　聖覽使而六月二十九日準樞劄備余

置元申令本司整辦援蜀之兵又於七月初一日準
樞劄備文復之等所申令本司整辦萬人聽候調遣
入蜀分屯臣皆已遵稟具申樞密院去訖臣竊惟往
者京湖雖置策應使政六七年間歲調軍馬入夔未
嘗及三千人是時既無邊城之責亦無鄰拆之警彼
此姑以故事相應今來將備實患不同往時其今遣
調於援兵不過能做於近比蓋國事所在固當不分
於畦畛而兵力有限亦欲自保於封疆臣今者所準
睿旨令遣調二千人入蜀仰見　皇明洞燭廟算無
遺臣自聞上命已於兩部那摘精銳軍兵江陵二
千人鄂州一千人見行整齪祗備只候權帥程遠辰

儧有關報即當遣調但京湖氣力以日今邊面擺布
擬此三千之外其它戍守已難再有抽摘臣借有一
得之愚正欲具奏臣妄謂東南頭目在蜀咽喉在夔
賊兵去歲犯益梓利諸郡今歲將諸犯夔雖難遽信
宜可無備今夔之守帥則未定變之城壁則難恃夔
之兵可用者僅二三百人夔之糧見在者不過五千
石是皆見於田德實近狀之所言此四者切於守夔
急務及今不為定論後將孰與任責伏望宣諭大臣
速作處分臣更有愚悃臣雖兼策應遣援使倆止於
常戍不敢虛言欺誕以誤　陛下其兵力一項不多
辦則恐虜或大至杯水救輿薪之不足不豫調則恐

事或倉卒大寒索衣裘之無益己亥湖灘之釁督府
調兵二萬人入蜀應援舊比可效今蜀兵弱於昔荊
備多於前若非朝廷令調軍馬一項專備夔援徒仰
荊旅以壯聲勢則可賊不至則可賊小入則可若或
賊以大勢分道侵軼以三十之師安能布置江面之
千里關隘之不一處乎此微臣鰓鰓之憂晝夜之不
能已也臣近上廟堂劄且乞於江州調精銳軍二千
人黄州調武定軍三千人摟作五千人委一名將統
之只在八月間便令起發且來江陵屯駐以觀賊勢
之所向若上流急則趲戍而進下流急則順流而下
東西運掉此亦活法庶免臨時呼喚不及之患其於
今年隄備夔蜀要無易此策如醫之必用此劑醫此
疾也伏望　聖慈併諭大臣速計而施行之

貼黄

臣前所請調兵備援非為京湖計乃為夔蜀計也
今所準指揮未蒙體察而朝廷備辦萬人之令蜀
閫趣兵六千人之檄排日踵至罔知所措切照京
湖地分徃年邊城未復策應司所遣歲且不及三
千人今所部自有封守兵力數布立恐不及援鄰
之戍豈能倍遣本司除前項見朝外徒此委是難
以再摘所願　宗社威靈賊不入夔則彼此俱幸
萬一果有窺伺豈不甚危險阸一失則不可禦矣

臣請言往事為鑒辛卯冬蜀未大壞荊乃全盛是
時桂帥蜀陳帥荊桂請援于朝命荊遣援調宗春
以兵三千戍金州臣時以幕僚實備戎行當其朝
論闔畫皆謂虜豈能涉吾境蓋欲假此虛聲以卻
敵耳一旦突至孤軍弗支荊閫隨遣孟珙以精銳
萬人守拒門亦無益矣向使賊未出乎地荊果實
欲援蜀不以輕兵嘗試便以重兵道險賊不可遏
黄金渡透饒風關矣至今論者有遺恨此乃臣之
壯年身所親歷者今猥當此寄不謂復任此事儻
又作此調度賊不至則已賊至而小有蹉失豈不
為誤國之罪人用敢罄其衷臆以為朝廷告伏乞
檢會臣累陳過為備豫之計早賜處分照己亥援
蜀體例速調沿江重兵以備西援臣自當斟酌上
下流緩急以議進退

回庚牌手奏

臣比以餘方無補連歲丐休嘗具奏函瀝伸懇請意
戎事之少靜祈　聖恩之曲全曾弗踰時乃倏告警
蓋緣虜懲去歲之再衄茲舉悉兵而肆侵以察罕老
酋親行非搭剌斬進隼比今自渡漢亦既涉旬雖未
逼於襄城傳已透於均境賊勢孔熾齎糧亦多天色
久晴登麥不遠竊恐姦謀之叵測尚須盤泊以相持
臣已戒邊城申嚴備禦不可喜功而輕戰務為持重

以圖全見調防把之師拒敵於漢濱牽制之旅攻勦
於山路諭農民以遷避屬將士以閑防禦遏　宗社
之有靈期保封疆之無失臣已日具事宜申樞密院
正懼上勤天顧臣罪當誅今月十九日伏準庚遞寅
奉密劄恭被調兵西援之旨臣敢不恭奉第以襄方
寇擾黃復啃闌正切户門之憂又急鄉鄰之援容臣
支吾略定應措致稽已即致書晉德恭傳上命俾其
啓行定論自當斟酌遣調惟是臣以蕞爾疎庸之跡
當此紛然膠轕之衝非惟臣晚年心力之已殫亦覺
臣今歲氣數之不順所陳休致固慮滿盈望早諭於
大臣亟別圖於邊寄俾疏出境許臣歸田得逃司敗

之刑實戴更生之賜

回　御筆手奏

臣比準庚遞調西援適因寇擊輒具奏聞上瀆雷
霆之威正深淵冰之懼四月十四日恭準　宸翰從
天而下重香端肅拜手稽首伏讀　聖訓以賊騎逼
漢踰旬恐當退遁臣仰見　陛下智周物表明燭幾
先洞識軍戎萬里之情預知　吉語五日之至果悉
神算逆折虜鋒載惟老酋之始謀大舉忽兵而加我
觀還回而在境疑盤泊以淹時曾謂逼褰而不敢肆
城下之窺犯均而乃隨取山中之鯫項陳捷狀計徼
靡聽大掠以寡擊衆皆程進之功據險拒敵則瑨和

等力預加勸賞嗣具控聞臣又恭準　聖諭余晦以
賦據古利游奏乞師全臣早遣晉德部兵西上臣恭
惟王事所在實同疚懷鄰警未寧豈敢緩視恥自一
閫密旨即趣師期撤德赴司援兵往役器甲悉備資
糧加優近者初十日已從本司發遣而德尚駐公安
消日就途臣十四日已備　御筆旨揮再劄催促起
發德必不敢逗留矣惟是臣又伏讀　聖訓以上流
倚臣王切勿復上乞身之請伏念臣猥當疆埸何補
涓埃世受國恩未有報所主憂臣辱寧忍負之豈敢
但知身謀不為公計實緣臣分盈而災至年邁而病
侵昔在淮境今來荊閫皆值收顯若之權以歸公上

皆俾披荊棘之地而立藩疆犯衆人之難勉一日之
葺臣之精力已竭于茲天幸夫豈可常人事盡亦當
止姑陳一二上告九重如去歲蜀援添費生券司存
非天雨以蜀吏如今年襄餉將備歲計指日失張瑨
以何措僨扣呼而弗應則驕敗之必然是輒留臣正
恐誤國重以上流之事尤深或者之憂朝廷復建鞏
司俾任應援比雖前此非所敢辭然邊面弗同往時
而兵額不過舊籍是必荊常無事則力可相應稍慮
蜀或有警而此亦非寧則將自為户牖之防何暇復
救鄉鄰之急往聞督府增戍夔門多亦調之江淮非
專藉於荊楚矧今虜謀益狡蜀病頗深雖邊謀不能

盡知如道聽則有可慮謂賦稟浸迫謂我餉甚艱謂不殺人以誘吾民謂且設科以致吾士此漸成沉痼之證恐須按瞑眩之方苟猶狗常則將滋劇若以微臣爲可倚秪貽　陛下之顧憂臣之雖留亦以此惧臣近已專委條屬稟告廟堂伏望　聖慈上關宸念速賜綢繆剳蜀之大計以爲保固東南之遠圖宣諭輔臣别選良帥將臣休致俾老餘齡豈惟臣之幸實中外之幸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稾卷之四

可齋續稾卷之五

記銘

公安竹林書院記

蜀自端平丙申罹狄難士之流離出峽者荆州寔繁淳祐二年制置大使孟公珙閔其無以教養不以武備廢文事因僚屬袁漸袁鼎吏子瞿請聚精舍而量試之與補弟子員度地於公安邑東湖書院取菜公竹遺跡扁曰竹林置田撥錢以給廩用既而傚四書院乞賜額于朝六年夏上親灑　宸翰賜名公安書院會天台賈公似道相繼開閫尤以淑士爲重捐緡錢廩粟葺而新之十年曾伯奉　命來𣃁夏六月庚子道過莫謁時規摹已略備矣山長雷宜中猶以建傑閣奉　宸奎告遂從而增益之不敢後明年秋八月告成山長黄俞書來言曰書院之建歷三大帥而始成今則有燕居以衍舍菜有公堂以正講席有閣其門有翼其廡前列四祠以彰有德後峙八齋以肄生員職守之位公養之所直宿之廬以至庫庾庖湢莫不畢具凡爲屋一百二十有三楹視中州學校有加焉願識之以詔後某　心許未暇而黄已殁一日感懷季子之劍不敢負此友因思士生隆古時非特上之人設庠序以教之士之家皆有學塾焉息焉造次顛沛無往而非學也今夫西土之士衿佩於斯弦

誦於斯忘遷而如歸于〻然濟〻然相與聚群講習以存心養性以砥節砺行将見英材輩出文風日趍於盛矣惟碩瞻斯地遐想斯人疇昔澶淵之役始朝論多琹縮欽若請幸江南尭叟請幸蜀國步亦岌〻矣我忠愍寇公奮不顧身毅然請帝親征排群議回天斷遂一矢以斃撻覽卒使國家數十年無兵禦者伊誰之力如黃其舌頑以孤注一語擠之忠亮不死矣竹敎祥是非之理至於天而定有如此者景行高山日擊人存竹林之士心萊公之心毋安竹林毋忘石室云用筆此以授山長程烈劉諸石

擬褒樊銘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　天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褒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其銘曰

壯哉峴　脊南北　鞏墉壑　戢陵谷
乾能夬　剥斯復　千萬年　屏吾國

擬泰壽泗三郡城築記

淳祐壬寅二月予以尚書左司誤恩授淮東閫旋兼淮西辭弗獲命祗事之明年正月奉旨城泰〻襟江帶海行都之藩籬國計之淵藪也先是有議乞移治者中外言人〻殊　上遣環尹焦煥炎同予臨視之乃偕提舉惠孔時守趙㼆夫倅陳力修參酌經撤庐州義士都統王安相與審度迄就本城大修浚之城周圍二千丈有奇身高二丈於是調殿步司楊泰昇潤等軍萬六千人以王安董之起吳濟庙南通廣濟河轉以東又北通運鹽河轉以西取羊馬墻之土築城而展濠之土以築墻〻濠周於墻〻周於城深廣視昔加倍且改植東南角城三十丈西北角城亦三十丈砌礮一百座貯其上以待戰守自淳祐三年二月至五月而泰城成厥九月御前遥大急申詔城壽謂壽為南北要衝兩淮门戶也　帝臨有赫共命敢稽時壽自端平初復嘉熙再失荊棘所叢狐狸所嗥以都統王安昔所語歷復倅李楊楚庐豐濤梁昇潤招池等軍二萬人以十二月壬辰裁安乃量功日程土物首伐沿邊木一十三萬三千有餘章立串樓排杈環之且傳且築大城周圍長一千二百八十丈有奇身高二丈面闊三丈有奇羊馬墻如城高之半西月城周圍長一百五十丈北门土月城長半之包砌東北西北團樓皆高二丈有奇蓋敵樓於上者三十六極其北壁至團樓又砌城身三百丈有奇而於四门外砌小堡各起排杈敵樓凡二十極又北门拖版橋以東至東板橋以北展闊濠三百丈有奇北门以西上月城底亦闊濠二百八十丈北古城稍闊旱濠東西各長三百八十五丈闊一丈三尺深一丈淮河南

岸土堡周圍一百二十四丈高一丈上築土墻高三丈下有濠河外河周圍各一百六十丈有奇至四年七月晦而壽城成總其役而科條傌備有程者安也提督商確與防托守望者建康都統知安豐王福義士游擊都統張仲宣也掌出納金穀受給軍馬者安豐通判張貴洪樓壽春通判路鈐林子宮也役甫兩月虜以重兵來爭初調許浦都統制葛懷副都統趙文亮各以遊兵在淮至是同入城守圍既合朝廷復遣騎帥呂文德盡護江淮所調諸將以援自三月至于五月虜始遁既十月招泗守趙邦永鮑義同上言壽為西淮門戶泗為東淮衿喉前後僅以淮北羈縻郡視之敵若攻瑕恨誤聞今當視泗如壽朝廷下其章制閫且指揮庫以應之予再差和州防禦使李璨同招泗守規畫為調揚泰承楚真濠招泗軍馬萬五千人以十一月援事泗夾汴為東西兩城周圍二千四百五十丈兩羊馬墻濠河如之自東城東南以北開新河通濟河折衝臺直河吊橋以東河共一千一百丈西城開沙湖為河傍淮汴口及堡子外香花門以東濠河共六百四十丈亦皆取土以充修城與羊馬墻之用曰東門南以北泊門之外堡砌造羊馬墻馬頭岸版橋吊橋通濟橋水洞鐵窗總一千三百丈有奇曰北門汴河口土埂堤曰西城西圍重表外吊橋板橋馬頭及蛤蜊香花埧亦五百丈有奇五年四月泗城成蓋璨與義與邦永嘗表於初而中不咸遂以璨衛宮夏皐領州事而終之掌錢粮與審視工載則盱眙通判李節也凡此三役總計庸六百四十三萬有奇楮以緡計者四百九十四萬有奇米以石計者二十二萬八千有奇出於縣官者十之七其命將遣戍勞還激犒與凡器鍊芻茭諸雜調度則捆臣任之然則予之護塞亡狀而廣謀從衆調柔南北將士駿奔以恭上命初年城泰二年城壽三年城泗此亦臣子保固疆理之常分始志始末云尒知我罪我夫奚辭

此記作於丙午將刻之壽春弗果今偶於故筐中得之姑附于此

京西提舉司平糴倉記

自周官遺人以縣都之委積待凶荒後之人廣而為上熟糴三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志於吾民者必稽也襄今號極塞土曠民瘠耕者鹵莽刈亦稀是樂歲遺秉棲畝董董一飽小有旱潦螟螣即為有司患我制使大學侍郎陳公式是南國思天下飢猶己飢念吾民憂猶己憂生聚教訓之久田里不知有兵革事奚時叢葦所積狐狸所栖轉而為農桑煙火無異內地而又雨暘時若歲每得熟於民宜無遺慮公曰未也

乃於戊己諸屯之外掇廣濟倉為儉歲備蓋家被賜人蒙休矣我岳公共二使事實參統府惟元老是式惟閫令是承逆憤民生培護根本民絕苛斂官撙浮費五六年間帑計視前霈如也爰命所部郡邑度治大小授若費置若廩穀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減價以糶欲使環循斂弛農民無傷而聚穀寖實以年大利者計不得逞惠至渥也惟穀邑在部下尤所屬意先有廩廥直縣治左草創弗能久至是復捐緡錢與粟即城東偏而更葺之縣官無所費邑人無所擾踰月工以訖告襄人來觀咸曰平糴之作廣濟之推也二公撫敘也父故惠我也悖而為我慮也抑又甚至匪

惟無貿吾襄人實無負當寧勤恤之意莫不欣欢鼓舞祈二公壽與國齊久其實董是役命為之記者趙充國在金城湟中首以留屯廣糴為急于時耿中丞壽昌亦請邊郡築倉糴常平以便漕事史俱稱之今煌煌閫臺同一仁念視漢事有光焉某也安敢以匪文學之士辭公名覩字明可岳忠武之曾孫今為朝奉大夫紹定三年九月十有一日門生儒林郎改差知襄陽府襄陽縣主管劝農營田公事李　記門生文林郎改差充京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項寅孫書宣教郎通判廬州軍州事權京西安撫司機宜章琢篆額

泗州普照寺重修大聖殿記

按僧伽大士唐龍朔中自西國來豐寺于臨淮靈跡顯著甚異以景龍四年三月三日於薦福寺滅度中宗敕有司漆其色身與置普照國朝嚴奉尤盛中隳夷落邊陲職方邊城殊瑚之餘齊人破碎寺亦湮圮僅存一宇以庇像設壁拆屋漏風搖雨漂通梁空中嵬將壓壓萬衆無所瞻嚮前刺史寄於捍敵未於治財後而不省者數政矣鮑侯治泗之明年五穀穰熟邊境用寧既德大士之陰相乃輟俸於其猪中為荒度之基賞梭民康胥樂擅施甘直陶瓦竹木之費以緡計者二十三萬九千八百有奇公帑之積無取也

乃為正殿五間東西翼屋二間殿後為三間以奉白衣補陀像殿前又益一間又為僧俗膜拜梵唄之所素壁海山湧出勝漆塗布塑為化人應現之像飛甍閈拱摩空憂雲旖擁沉水彩畫裝鉸墻壁瓦礫化成諸天萬人作禮目視森聳閏八月乙亥蕆事九月癸亥畢工十月戊子設無遮大會合盱泗兩郡軍民以落之不可思議甚希有也嗚呼兵革鬪爭之禍黔首劉裂之慘天未悔往其何能救惟大雄氏以慈憫故廣護衆生於大怖畏中尔衆生善念纔至惡業隨滅大士往昔過去叔誘恭福良德有考于是邦盡未來世念念相續冥應冥賚是邦之人俾樂生興事共

為王民脫鞭笞剝烙之愁毒今侯崇信展誠以答大士之貺亦求以惠利于泗人豈徒為是觀美之具而已始侯之來也視京庾按營堞料丁壯繕防具考練度程百廢具舉即其餘力尚及茲宇謂之非才可乎初役予既輟材以佽之俾來謁詞於是始為記侯名義高崙人淳祐三年十二月庚寅

右二記舊藁中檢出

重修靜江府城記

嶺南非用武之地桂舊雖有城既褊且瑕直以備蠻非備胡也皇上御極之四年韃始闖蜀自是歎蹄通于中國無歲不有戰禦今踰三十禩矣廟謨由儆邊備重在西北虜弗克以逞狡焉睽青羌道南詔諸蠻狙伺我心腹中外疑信半之以廑議論老歲月寶祐戊午始創閫制調諸路兵以戍命某再牧春三月涖事即以增築白諸朝前經帥印應飛嘗浚西濠因其已給之費為之營度率二三戍將圜視地勢又質諸邦人士遡灕水而北轉桂嶺貼寶積因江為地倚山為壁從而南合舊城調丁鳩材畚鍤曆集崇而鄣浚而隍椽緪以墻豬水以堙暑寒不輟于役新築甫就而兵帥以舊壘尚恶告且謂西南實當敵衝必須縮城脚以闢戰道展濠面以遠矢石暨作堡圍式護堤閘而西隅頹圮弗支又不容不與改作經之營之備礬聾力鄙工於是年四月既望僅具於次年九月役未竣而赤白囊至游騎迫吳虜覘不敢犯始桂人間以煩擾議及是賴以保聚廼知築斯鑿斯不徒設也兵帥請記于石某謂一日必葺者叔孫之職分不從于素者艾猳之能事某昔在淮荊時城壽城襄皆盡吾之職而已何記為尔之疲精力於是足為此邦長久利圖不可泯也屬筆它人莫詳顛末某敬自為識之城築新七百二十丈高二丈四尺修舊六百六十二丈濠河鑿新浚舊五十四座軍夫匠四百三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有六工用石以段計三十二萬八千木以條計三十一萬四千八百甎一千一百五萬四千竹尾灰不與焉厥費為緡錢三十六萬二千七百有奇內朝家所頒二十五萬餘悉制漕府之助凡皆據其實以紀是役也閱一歲有半勤勞至矣而封人慮事猶多闕焉增而補之又在後之人云兵帥帶御器械建康都統制朱廣用浮光人

重建湘南樓記

桂山川甲天下三百年間無兵革之警前賢來仕是邦搜奇攬勝南樓北觀輪奐交輝知樂民之樂而已烏知為荒服遠慮哉自齋吳崛起陰山痘食雲南浸淫腹背當宁勤于宵旰選將遣戍哉與視西北二邊等寶祐戊午某以再命作牧神謨天授築鑿是圖方

經營畚鍤綢繆牖戶晝夜靡遑處寧復有餘力事也役屬東城湘南樓叙於崇寧之壬午迨今百五十有八禩中間支傾補壞歷時久厥棟撓康〻將覆壓又以靜江軍樓前經帥墻高倍壯而湘南對峙顛閫弗稱瞻望繫焉不容置而弗為迺與兵帥幙佐從容議鳩樓櫓之餘材輟斧斤之游刃載崇厥址更立層樓翼〻以夾廡經始於己未之王春閱三月落成高摩嶺雲下瞰灘水雄據列雉平揖諸峯遂為桂之偉觀矣槃〻會府控制百蠻組練之所聚營樓航之所輻湊新美斯宇凌厲鎮浮亦足以壯我藩壓使過之者目異神聳不敢覘覦固非侈大規畫宇龍鳳景徒為南中登覽地也它日疆埸寧謐藩條暇整墉壑固井里、熙領客凭高眺遠陰晴朝莫千狀萬態心與境會將盡於斯樓得之矣我則不暇姑以識歲月

重建城隍廟記

桂城隍祠舊在城東南隅重建於紹興乙卯又再建於乾道庚寅閱歲滋深厥宇多圮且墻面而立展謁者幾無徑可趍神之赫声妥靈殆若未稱寶祐戊午中朝以蒼夷薄我南鄙首經略建制閫命諸路兵來戍修而城浚而池建康都统制帶御器械朱廣用實董斯役一日與予登城周覽指謂東南一角當三面風寒〻法潦岸不盈尺不幸受敵必所睥睨廣用力請繕而更築以神之祠在焉且欲撤而新之議者俱憚於改作予謂天子之命吏守此土天之命神司此城皆欲以安斯民而實墉實壑所以保有是邦者也苟罅漏之當補乃畏忌之是拘幸無事則已設遇有警民且恐不得奠厥居況神乎傳曰民神之主也又曰神依人而行蓋民安則神安惟致力於民而後可以徼福於神幽明雖殊是或一道於是委廣用相地於貢院之西偏因築鑿之隙鳩工度材做舊祠之制而加廣焉有閎其門有翼其廡殿宇雄麗輪奐翬飛凡為屋共四十楹經始於戊午十二月以開慶改元三月二十五日迎神而歸之至是歲四月落成嗚呼惟桂舊稱樂土民戴白不知金革山川既神亦莫不寧舊祠之在異址知幾閱年一旦移廟貌新民聽洋〻乎若當神意者是豈偶然之故哉抑氣數係焉桂人其自今克欽厥祀神饗其德翟雞不作蠻傜鄉風簡簡穰〻歲以豐告以固吾圉于千萬年則神之與人與斯城俱相安於無窮云

重修呂公巖記

淳祐己酉余牧是邦公餘歷訪栖霞龍隱諸洞而寶積距城只尺足所未到後十二年因覆嶇巖議築鑿迺覩一山之間三洞在焉豁然如室依南之趾敞然如牖通北之巔又面東則呂公巖也是巖尤深窈峭

秀見諸圖誌具有賦詠歲久邦人廬於其前掩而有之於是市以公帑復其旧觀偉林壑之森立與雉堞以爲踞壯哉天設之險奇哉神刹之秘戎帥朱廣用戍守之暇又架二三亭以便登覽遂爲桂勝槩余恨它時陵谷之變遷又將委之荒蕪盧鐫諸石

重建仙佛神宇記

余以連歲積憂致疾夏四月朏子告越七旬未能復步迺六月望强扶病骨登寳積山謁王虚祠下瞰平陸前此皆榛莽眼前突兀倏覩殿閣嵱峙中曰聖佛寺以奉旃檀古如來其東爲南嶽忠靖王廟其西爲紫極宫子卧病其幾何日而一片境界恍如幻出何其神也訊之左右曰皆都統制御營朱廣用以城役餘力因民之請而成之惟自有桂州便有此山不過峗巖磊砢草木叢委未有以發奇者今一旦仙佛之廬與叢祠並列巖姿巖秀若拱若揖永爲桂人祈休蓍貺之地與此邦江山相爲長久意者神物司之有待而發歟又思戍將領兵護邊秋而往春而歸視所至如傳舍比比皆是縱有從事築鑿工役亦惟勉强吾事而已其能爲民慮者已寡況肯致力於券外事耶夫宫以事帝寺以奉佛祠以安神爲是役者豈爲區區一身求福田利益哉毋亦曰桂爲南邊會府撫畫控吏於是孝在非帝力助順佛力擁護神休陰祐顯相何以保固吾圉安輯吾民其者極相方竭力崇建良有以也余力疾遐眺且爲之神怡心曠昭昭焉炅豈不来學來下爲邦人無窮之庇歟朱侯此心可無愧於幽明矣世之苟爲職業食而怠事視侯寧不泚顙余疾未差援筆良艱侯請識顛末甚力又弗欲它屬勉爲口授小史書以畀之亦嘉其用心焉耳是邦元有紫極宫久廢而今復聖佛自唐初顯著南方像設存西山幾陏盧劫火遷奉于此忠靖王則衡嶽之聲赫炅濯者南人家祀户祝侯於此外又修仰山二神祠作蜀三大神廟創佑聖殿於嶽山皆同於爲民設也用併書之俾後之人毋毁其成而议其末云

序跋

跋　宣和浦禽圖内有蔡元長筆

大觀盛時　天子臨御多暇游戲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過人至今猶有散落人間者烏乎美哉當時臣子頌詠欽贊固知有將順抑思世運推遷猶時序也物態豈常春乎漢文帝元年之詔有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有以自樂爲民父母者將何如觀此圖盡券此以諷彼京不足以語此

跋梅庵記南軒建曲江樓

予三年于此矣登斯樓誦斯文今始見真蹟焉烏乎兩先生之作述非曲江公孰称曲江公之名得兩先

生愈遠兩先生之心豈止為曲江公而發我思古人悠悠我心

跋高師機斯術生賢閣記後

唐人有言五百歲一賢者生賢者之不多見於世旧矣高魏一門以詩書自相師友壎唱箎和遂皆以儒術名節顯嗚呼盛哉何其多賢也豈白鶴山川之秀盡鍾美於是歟取而扁閣此又樂有賢父兄之意拜材丹臒於此占之其前三十載侍 先君餉蜀時著畜在賓幪緒齋案錦谷盖已獲從游兩賢間轉首一夢覩此猶甘棠云

跋程制幹九萬詩軸

漢人有不幸失身夷虜能如太史公所謂得其當以報漢則不苟幸生不能如南人之所謂將以有為則寧舍而取死不然則有歸耳非不欲歸而不能歸者多矣慕容程君同今永倅周君皆予帥淮時以白金售諜者航海而取之脫腥羶之域返衣冠之鄉朝廷官之亦榮矣中外士為二君品題紀詠哉已盈軸予復何言南軒有曰人臣為計當以王陵為正覽者盍取於斯

跋蕭省元書軸

鄱士蕭君嘗館于文靖史公觀其主自可信其客持示往來遺帖蠅頭細楷字字真實老成典刑凋落此

空谷足音也中間蕭君以文場未利銳然有游遨志公舉似古語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自謂其年少未第時受持此四句公之斯言真足以廸士類之常心藥流俗之美疢其有功名教云聞之者求之有餘師

跋狄學錄時飛所惠回文織錦圖

婦人操觚弄翰至織組以寄閨房之怨好事者又繪藻之且冠以金輪晨牝之鳴本無足奇碩自治平摸本訖今踰二百禩蘇孔秦諸賢近世平庵後豁悅齋諸老皆嘗經目墨蹟猶潤是可寶也雲洲與余先世交故其孫韜以遺余屬識軸末以貽後之覽者

賛陶淵明像

大賢之路何止百里幅巾歸來知命知義悠悠南山千載誰繼有菊有酒無伊人矣

賛謝安石像

天生棟材扶國龜鼎東山未起世莫安枕碁邊一捷人定天勝噫嘻晉朝微公左袵

自賛記客舊作

謂我為汝尔身非身謂汝為我尔名奚名頹然其狀槁然其心無龍虎之相非虎頭之形技之不足以禦魑魅引之不足以繪麒麟髮未耄而蒼顏何怛而赬徒刻畫之盡工終摸索之非真白雲在山鴻飛冥冥

袖手獨立彼其何人伊形骸已爲於尔果胡面目復取於人憎盡泯默而忘言聊謝揺手水濱不能效南華氏之傲吏豈不能作大庭氏之遺民也歟

樂語

宴四川余制置

五福照益州指青冥而仗鉞千里瑜江國聰紫氣之度関爰修地主之儀庸展邦交之好恭惟　某官精神满腹文字撑腸夷簡當許國特上已聞於客畢強至在韓公府人久服其能名中更盤根錯節之剸裁平視怒浪洪濤之撞擊百年幾見而有斯人一歳九遷是皆吾分萬寵給雲屯之餉千艘疇水漕之功典神皋則漢三輔之要並登郷寺則周九園之裕若屬時乾斷固任坤維煩相如見父老以諭之用充國終公卿之议是徑持紫雲玉建碧幢東夷人以至西吏人况威名之素識小范老不比大范老知勳業之可期出巧手於袖中敉壞棊於局上一清玉壘載啓金甌而我某官率儁戎旃將依幕燭已喜草檄之賦頗尋葵丘之盟剖藩離即大家相忘肝膽鼓瑟琴有旨酒何惜笑譚兩君之在此堂四国于以維屏清歌曼曲共醉霜天某等猥綴伶工輒陳俚語

分弓輟自侍臣班　來擁貔貅設漢関
膽落氊裘千里外　指呼羽扇一麾间
共期朴実工夫到　會見承平氣象還
荆益論盟如此酒　從今西顧釋天顔

宴嘉興謝守

竹裏行厨嘗尋谿亭之宴松下唱道肯來巖壑之居有千乘之國以推崇受一廛爲氓而栽僭式陳燕豆寅奉隼旟恭惟某官蘭砌声華永嘉人物鍾赤城天台清淑之氣真黄龍神爵循良之風貴介若儒素然誰謂韓呂世家之習事業以才猷致靡由高賞閥閲之緣聯翩陟二監之崇符虎歷三城之重皇華礼樂嘗膺揚鄰之咨璇寶直圖書浸迫甘泉之步武上以扶風股肱之郡公爲中朝心膂之臣書雨吾民蕃年而効萬物吐氣與千里以回春兩造在庭可片言而折獄但見歌麥穗桑枝之載路奚待持水盂舐本以侯門君王思賈之已深父老借恂之難狗城樓帶月小吟秋日之詩閶闔排雲即捧朝天之詔某官倦游萬里投老一丘喜有同原父之從歐何敢望文信之訪郭歸兮雲暮已無出岫之心好箇霜天共奉傳盃之手屬皂蓋朱轓之臨晝借紫萸黄菊以獻酬瓌瓊苑之十眉奉玉山之一笑坡詞細唱豈爲南浦之凄涼弘酒滿傾聊愧東籬之醖鋥某等輒陳俚語上佐清懽

輟從蜀玉鎮扶風　政事龔黄一樣同

白髮歸田嗟我老　黑頭入相屬之公
蕭然旧菊荒蕪裏　欣在甘棠蔽芾中
詔下鸞湖天只尺　好風行送畫船東

宴湖南章漕

勞還四牡法河海以朝宗授任十聯今湘潭之踐鎮龜符仮合盍豆式陳恭惟某官空異九韋擅斗南一水晶宮之人物世有典刑珖瑁筵之笑談早騰吞虜元龍百尺樓之高臥叔度萬頃陂之足容割竹徼還持荷平步屬庚午之差我馬而甲戌之時乃糧載馳駰駱之華頌澄吏習風飽貔貅之哺大振軍声清重门之柝於末形借前箸之籌而有輶既覓南碩爰命東序春回上苑花蒲洛陽便合問端闈之譽夜醉長沙曉行湘水正當攀封郡之轅卿此竹登仙人望公如歲繞瓊月掌即殘星台我某官同飲浙溪相逢壽嶽何幸蘭金之締好盍持蕉玉以論欢两君此堂之獻酬萬人傾城之鼓舞梅霖初歇不妨懷楚以聞歌荷浄納涼正好趍吴而待对某等幸逢高會敢屬鄙詞

使星一點壽星邊　惠我三湘兩閱年
既付龜符還雄壐　便持麾節上堯天
何参接踵新規在　僑扎論心舊識然
入對丹墀訪南事　細陳霜頰障蛮煙

錢章漕

臺閣聯鑣同在壽星之野巖廊側席喜催卿月之朝幸駐輶軒敢陳祖帳某官家氷壺誠古鐵石心澄按手接六月而有霜氣掀騰步武萬里而上雲津歌使臣之譽以勞還招大夫以旌而入覲若曰父望予矣此行如登仙然長沙萬人徒借留而截鐙新豐四輩即召对於凝旒亟班通聯以世前美某官久相闻於江漢甫共事於湖湘交淺而眷則深會雖而別何遽燕留花送不勝繾綣之情藕雪氷调聊接殷勤之樂輒陳韻語少助催声

来湘話浙倍綢繆　天路风高借莫留
不俟駕行何惮暑　以執圭覲恰當秋
登仙堪羨星辰履　帰老終尋雪夜舟
公到甘泉陳大計　毋忘膏雨澤南州

宴湖南洪漕

轂班比澗命驛駕以周詢分牧南州奉魚符而受寄幸典刑之舊識依礼樂之新華敢秩初筵用陳雅好恭惟某官氷壺瑩徹玉尺端方天同茗水出為鍾為英傑世臣喬木謂也蕭有猷為九衢策足萬馬皆瘖千仞覧輝孤皇忽見出則贊征謀於撒革入而助和味於鼎梅東知深結於九重英蕩遂臨於三輔旋擠蘭錡暫迹荷囊屬飛舄乾旻之方殷復攬轡登車而于邁望茂洪於江左雖切輿情屆賈誼於長沙可覘

上意蓋腹背之虞在宸服賴耳目之寄分肝憂山嶽
婁然星辰上矣而我某官猥居藩翰獲奉教條春雨
堂高獨記姑蘇臺之傾蓋晴嵐市樓不図離騷国之
聯鑣細哦淵明九日之詩聊酌禰文二天之酒共獎
王室永締交盟某等敢以俚辭紀此盛事

仗節來從玉笋班　福星南照吞坎離
持荷自盍登堯陛　轆果寧容久漢關
慶策正當黃菊際　交盟喜在芷蘭間
定王臺小難留住　秪恐天還即予環

宴廣西豐憲

駕使者卑訪五嶺宜人之勝建元戎模有二天獨我之私閫臺人物之相輝督帶山川之改觀式陳益術
以奉騶華恭惟某官玉尺端方冰壺瑩潔四明洞天
之間氣鍾此英才元祐黨籍之故家藹然風烈偏儀
華貴妙東曆衷紅旆行春趣振鷺行之武青綾直夜
飽董難省之鄉屬上憂西鄙之腹心屈公任外臺之
耳目從天而下易地皆然方湘吴嶽后舞風柔之動
搖而海嶺溪蠻頼霜威之彈壓爰秉祥刑之筆載修
平準之書粟廩儲紅民嘆愁其頓息草廱鞠綠獄冤
滯者決無小覆梅邊雪片之吟即侍花底春旗之伏
我某官重來分閫又幸聯鑣幾年江海之分離萬里
風濤之協濟從容話舊愷寄図新雲散水流一回相見一回老月明風細十分斟酌十分春相與戮力同
今歲盟所不同心有如此酒某等敢陳韻語上贊芳筵

帝遣星軺入桂州　雨餘涼嫩一天秋
繡衣翠節皇華遠　碧玉青羅喜氣浮
猶昔禰文同此调　喜今師德在吾舟
相期辦却平蠻事　公向三階我一丘

代作宴衡州周守

傾蓋相逢嘗挹濂溪之月分符猥繼載披衡嶽之雲
交龜幸托於齊盟召騎不妨於小駐姑容李報聊奉
周旋恭惟某官赤壁家聲淮漢人物美由世濟老成
猶有典刑清在人知政事飾以經術一登華貫四建伏称不為桃李時樣之粧蓋挺松柏歲寒之操春容
展驥楚殿湧態鏘律千里尚切去思萬水萬家翁歌
來暮人樂安靖和平之福士推忠信慈惠之師陽城
之上考肯書子翼之碁年盍借庸還所表式遄其歸
侯挽之不留但見攀轅而截鐙上見之恨晚便曆籌
筆以持囊而我某官風識英規今踵芳躅政治善獲
承於召後年德知素敬於寔先飛軒而酌湓鄠何惜
蒲傾於竹葉盍簪而敵列炬正宜頌頌於椒花対此
告新欢然叙旧仰共聯鸞之迅武永為回鴈之美談
某等幸際秩筵輙陳俚語

亦瞻石鼓迓新侯　敢谓暮年继勝游

持荷道催登漢雍　戊瓜因俾縮鱗丘
預稱柏葉千春祝　聊為梅花數日留
寄語邦人毋卧轍　慈湘雜看濟川舟

上梁文

江陵府學講堂

拔魯泮之新規聿崇廟貌倣孔堂之舊制以重師資
輪奐載宏佩衿始萃眷是藻芹之地夙多杞梓之材
于湖南軒之所經營文定龜山之所講肄立諸生而
誨相期行業之修閱夫子之言豈止文章之習中更
摧圮近甫作興不虞燕幕之焚遂失鵞林之集在軍
旅不忘俎豆求有餘師收梁棟次及桷榱取諸大杜
無何經始遂可布升倚墻之鄭聲必屏肯效生絳帳
畫堂而授道登樓之粲賦何取正須上金鑾錄以告君
龜卜既渝虹梁隆舉

抛梁東　喜見高堂棟宇雄　不用絳紗施此坐　說
經自邁馬扶風

抛梁西　突兀翬飛碧漢齊　游肄其中加種績　相
期接武問天梯

抛梁南　芹藻芬芳半水涵　勉勵當為漢名節　盧
浮力戒晉清談

抛梁北　千里折衝伊士力　摳趍多暇矍圃間　一
射尤須俾觀德

抛梁上　新歲新堂新氣象　葵軒夫子百世師　顏
與諸君景行仰

抛梁下　衙鯉呈祥燕賀廈　作詩豈特頌泮宮　江
漢舉皆歌美化

伏願上梁之後家為鄒魯人自閔顏登進德之堂正
心誠意究康時之學致君澤民毋愧前修以淑後進

青詞

癸丑秋防保安

四載守邊又見西風之候一枕竊高果俗北土之虞
昭大造之鑒臨俯剛衷而對越伏念臣猥顓藩翰常
懼曠瘝與勍敵為鄰蓋日有窺圖之志念生民遭難
何時為休息之期利鈍非人所能動靜惟天是賴比
仲露禱冥保秋防幸一水之瀰漫屢諜遂沮獲四郊
之平定農事汔登敬淄沖科用酬嘉貺伏願廣好生
之大德終垂佑於一方漢晏江澄更逗封疆之責冬
寒地淨民無兵革之災

冬防保安

乘邊四載孤蹤所恃者天保境一冬大造實為之地
敬伸素願用扣太蒼是伏念臣分合投閑志非好戰經
營新壘盖由吏奉於廟謨密邇强胡惟恐民罹於兵
禍負乘既虞於致寇纓冠詎任於救鄰顧江面數處
風之寒皆當儆備陽漢環一帶水之外即是敵衝比

青野之戒嚴條赤囊之告警連營規我一鼓下之始
幾里氣之壓堤旋逐妖星而落焰雖國威之致尒皆
帝祐以使然爰演神科仰酬景貺伏願廣乾坤之大
德庇荊楚之一方從茲新歲之更迄臻安靜願與有
邦之衆早見昇平

甲寅建黃籙普薦牌匕

民自古有死值多難以何辜天大德曰生念三方之
可憫敢殫懇切上瀆高明伏念日本之時才將當邊
寄薊且乘而致冦謀慚千里之折衝挺與刃以殺人
罪在三軍之司命屬新經理時有釋驂中間執戈衛
社之人與大摧鋒越河之將或犯難陷敵我委命於
鴻毛或執銳披堅甘暴屍於馬革踰三四載幾百千
人凜節槩之如生殆英靈之不朽以至並邊衷康鄉
境軍民或死封疆或鰩水火或流離而殞於溝壑或
抄鹵而沒於穹廬是雖厄會亦皆今世受前世因其
在游魂寧免銜冤冤旧鬼殺恨若教之不念慮伯有
之無歸拯黃壤之幽塗盡開生路披青城之秘開賴
有仙科用虔齋壇肅延真馭凡尒論比於師旅自今
煉度於坎离同一超昇脫諸苦惱酬對天之奉願祈
保國之洪休伏願闡惟皇上帝之靈解天地衆生之
厄人天隨度康幾慰忠義之魂夷夏莫安均使被和
平之福

嗣男 杓 編次

五卷終

可齋續藁卷之六

五言

贈柯山道士鄭雲谷來住灃之洞巖 二首

本是住山人來作開山計雲出元無心有心為雲累
執柯與材蘭如幻亦如寄神游有崑蓬御風歸欲是
道人本分事不用達人詩煙霞痼疾閒風月陶寫之
漆園直寓言請仙豈吾師卷懷真心齋焚薌玩希夷

題懷遠樓

心遠目雖盡境消詩與論風檣誰客艇煙樹某家村
野草春千古江天月一痕舊時方冊事一笑付芳樽

挽趙無始 二首

早奏玉垣績銘登金掌班衆皆期兩地誰謂老三山
江夏勤勞上東平礼義間杜稱曽弗究孰與濟時艱
公未通閨日相從入幕游瞠乎慚後乘籍甚偉前籌
原隰曽昇嚮江濤幾共舟柯山回首處老淚為橫流

挽曽侍郎 二首

名閥蜚声遠甘泉賦詩登詞華八博日姓字一條氷
悲閣卅心在臨朝清問曽切才登秀溪春書杏留得辯
薌曽
江漢雲鴻遇星霜電驟馳同朝更同幕相好每相規
肯託賢郎我追傷益友誰哀辭千里寄相者為歌之

送石晉侍宰

石首邑易治難山政可師弦歌聊戲耳談笑以爲之
省酒多餐飯勤官少作詩交情毋恃旧公事定相規

題推蓬梅軸

玉奴梳洗罷半面露新粧江岸數枝影蓬窓一縷香
橫披含曉色卧对壓春芳庚嶺幾多力剡溪方寸長
蕭然臨水月即之慣冰霜老出墨池手清入詩人腸
孤梢亞籬落全樹隱玉堂故旧辭后見雋永豹略嘗
重叠篆影伴醉夢紙帳傍賴君潤色工看我懷袖藏
太繁厭易落所取廣毋傷誰爲語逋遜持此同相羊

又題

片玉漏春色恍逢江路傍中山費巧思壽陽粉輕粧
精神盈一握標格壓衆芳彷彿水邊影有無風前香、
卷舒適人意推敲撓予腸形狀僕箋譜系根花先
勿謂數枝隘中寓千丈強晏不滿幾尺爲用振堂、
桃李空滿園愧死安敢當大美少爲貴馬爾滋味長
只愁諸君弱盡食春陽慎勿示肉眼收付奚奴囊

古風

仲宣樓落成和吴深源制參韻庚戌

巍樓聳立千仞壁熊楚奇觀此其一蒼龍夭矯出一
頭下瞰七澤乾坤浮平遠獻狀呈几席氣勢彈壓東
西州仲宣襟抱六合隘坐閱曹刘幾成敗當時徙倚
落日邊算計嘉名鎮長在高譚猶想四座驚好語意
得由天成景升逝矣建安往豈獨斯是清斯纓今朝
我與群賢集風景還能類前日後斯樓者天台公揚
厲其誰奮椽筆嗟今視昔後視今君子思遠而憂深
運方蹣泰月在臨有如此水舟同心芳名起日炳若
揭老子婆娑衆賓悅斯城斯樓天下無王賦吴詩成
四絶

又和

東都一旦下東壁棃以文鳴斗南一元德闢肉睛白
頭俯仰宇宙俱漚浮主人景升帝王胄風土更羡連
中州安能不棄致夷隘活着期扶英押敢伸華解笑
人寂寂歷落山川旧圓在夜深旅夢雖喚鶯崇樓百
尺般手成憑闌四顧萬慮起鄉鄰寧不思冠纓英雄
海内方磨集長憶永平太平日在心爲志流爲詩吾
豈爭雄鷄鵡筆風流好事傳到今豈知漢澤入人深
暇日載酒清流臨誦吾賦盡求吾心倡言玩味猶諦
揭意趣尤然須參悅飛鴻盡處煙雨隔姑嗅梅花共
清絶

管順甫以湘竹爲青奴見貺爲名湘夫人賦以謝之

妾家淇園比封君厥祖慈氏宗蒼簹子孫奕代貞節
聞枝分一派從南巡千古流落湘江濱幾番雨露數
新縈斑斑不改啼紅痕寄情漆伐悔自矜卒以取禍

羅斧斤王巧新削資它人管城夫子出意新作傭取
義何其仁致之千里充吾庭命以湯沐虞嬪名彷彿
太伯之文身處中直外圓且明不絲不穀不受塵一
笑不用揖千金曲眉豐頰從雜陳雖有多喙無一嗔
暑夕薦我眠風搖曲肱時複呼真真骨雖非玉肌似
冰蝶夢不到巫山雲白家賓素鄉白鄉老我祝爾毋
忘盟以便吾體全吾神相莧共讀離騷經推枕同作
華胥民只虞一夜秋氣清猶篋中翁墻角棄盡為青
奴亦作白頭吟

律詩

壬子藹篤

人物從來盛楚南新元詔士奉芝函身逢熙運千之
一名占巍科十有三好趁驛梅催騎策歸來官柳眈
袍藍酒邊相祝趁聞書牘取官花一朶簪

和劉舍人詠雪

怪見漫空萬蝶狂須臾色界聪玄黃風姨知費幾番
信天女終旋半面妝筆底詩徒和氷柱酒邊舞已失
霓裳梁園甚恨孤佳約一笑吟梅且擅場

立春日雪 壬子

剪綵爭如剪水工瑞煙融出玉龍鬚重看臘白不為
晚未到昏黃猶是冬素謝王妃鞭白鳳為催青帝駕
蒼龍天心端報豐年喜一總相期樂四封

自和

北帝東皇競化工六花吹滿鬢毛鬆誰令霓衛鋪張
曉來與牛鞭斷送冬寶曆明朝新紀鳳球宮昨夜起
驪龍驅寒乞取酒泉郡何必荊州萬戶封

登四望亭觀雪

踏雪一登城上亭山川草木亦精神不知四面兼為
水但見一般俱是春此際全然許和氣於中何處有
纖塵我亦謾啜茶而去疑是神仙境界人

自和

不夜城頭着此亭東皇幻化一何神相將蓮炬催芳
夕來伴梅花作好春向臘月前尤可喜覺西風外已
無塵街枚曉奏鵝池捷為問和門有此人

和八窓叔雪中登樓韻

雪滿危樓倘欲登山川幻化柳何神高低地勢平於
水窮富人家等是春一氣中間知有造四方上下了
無塵烹茶讀易從吾適不羨梁園作賦人

挽陳勉齋文昌 二首

幾年間氣一全才天以經綸屬勉齋數盛十連詞兩
制壽開九袞位三階公於南國思猶在人惜東山望
莫諧歲晚條聞梁木壞君王應亦為傷懷

憶昨從軍辱已知不図二紀踵前規人非城是黃梁
夢地老天荒白髮悲墮淚忍看羊祜律傷心徒作魏

公詩勉旃衣鉢芝蘭事傳取清風百世師

挽別大參 二首

幾歷藩垣一節勤歸來兩地會風雲調知白雪陽春
別香到黄花晚節聞夷狄猶皆問中立朝廷惜竟老
希文台躔夜拆空追嘆留得甘棠滿楚鄖

早年公已阿戎知幾與柘西稷㝡隨百六掾間無足
紀二三子側每相期重來荊渚平生若寧復苕溪一
見之哀此哲人今已矣詩芳豈但哭吾私

登河山萬里樓

收攬河山入此樓幾年蚴留古荊州目窮夕照西沉
際心到寒江東盡頭歷〻雄圖史南北紛〻遺恨吾
春秋迴遥感慨憑闌久衰柳行间数白鷗

過西海臨邛事

江帶湖襟護一堤人煙落〻柳依〻白鷗世界秋容
淡紅蓼汀洲水剩肥斷岸馬危遲弗駿中流舟順疾
於飛俘來得句推敲了更共登樓對夕暉

贈楊廣曾暉

河內李氏自 南渡流寓 先文和落南今子
孫多居于浙數文通直二房入蜀故 魏國大
墓在忠南諸孫有居成都者新繁者羅江者嘉
定者三榮者鄰水及古渝者巴南及新涥者衣
冠歷世不绝舉諸族殆何翅千指某侍 先人
餉蜀時猶及見前輩今垂三十年蜀罹狄難諸
族音信盡絶所存幾希全家出東南者惟柳州
一人每思兵既之慘良可傷悼新忠南戶曹楊
君以兼弟得關西歸携柳州書詩相訪乃知楊
君為李孫甥豈然聞空谷之足音楊求和語姑
為述懷喜忠南松櫝之有所託併叙諸房所寓
煩為我訪問云

壯年游戲贊峯夢盡夢黄粱幾看盡霜華俗幾家罹變
故們人千里見清揚鄣南松櫝煩君訪叙北棒燕動
客傷頼有柳州詩喚起莫言安處便為鄉

送戴書記

遠取虔全邁救之三霜楚幞飽疆馳和風催趁春旗
伏落月回思夜觀碁自愧存衡無好表不妨送適有
新詩民衆時棘遷巨老向闕須陳黼衮知

和列舍人詠秋千

院落陰〻捲畫簾綵繩高掛趁青天纖腰对蹴争先
起香汗交流倦欲眠花畔鶯呼簪珥墜柳梢時出綺
羅鮮可憐墻外行人惱應費長安酒價千

襄提和書院韻

我有芳樽與子同老身却自悔從戎休言晉事懷元
凱尚欠唐兵侍世充往跡悠〻寧有極短才咄〻漢
無功賦詩釃酒聊行樂到底誰為一世雄

伏讀靖康 宸札有感

盟尋城下事方危尚尓褏民益虜資鉊埜時曾無紀信交秦廿卒恤張儀抗言玉鉞吁何及摘積璚林惜已遲刼大既灰遺墨在小臣惟有淚沾臆

和制幹陳循道惠鶴韻

怪得中宵夢羽衣詩來恍見九皐飛期君與共淮淝捷舍我寧為緱嶺歸愧乏纏腰娛綵服喜將聞唳到柴扉凌雲豈是籠中物要孝當年老令威

和刘舍人憂雨喜霽

古戍春歸野夏寒老挽陰下鬢蕭蕭正愁雨久人情厭且喜天晴物意饒歌吹遏雲傳白苧旌旗拂日霸紅蓮月邊休聽啼鴂恨只把詩驅與酒銷

五月聞蛩有感

南風先自作秋声蛩尓何知亦早吟慵婦机邊從到耳征人塞上頓驚心索索應戒寒將晚徹土須乘天未陰聞此休將兒戲看盡圖遠略備當今

自和

緣聽鳴蜩葉底声條聞振羽草根吟物情感我千絲鬢時事榮人一片心讀易床頭新課業回文机上舊光陰容懷休用嗟疇昔更老那知得似今

累日脾疼自歎

壯年筋力慣驅馳堪歎新來數問醫生老病催無怪

者寸閣赤可自知之眷病抗疏吾謀是論證投方某劉宣識破幻軀天賦命兒曹昵昵復何疑

題宣公祠 偶記旧作附于此

凜凜清規百世師功名僅見奉天時忠謀任起惡訣忌感涕寧無士卒思落日桑榆存旧蹟西風芦葦護荒祠忠南流落何遺恨留得良方遺後醫

七言絶句

和袁提刑詠雪二首

羽衛驂鸞萬玉妃元從縹斧下青天分明要與荊人看蒼檜擊枝一節堅

剪出瑶英頃刻飛欠加天女錦雲机虐皇瑞報詞臣美

信添得梅花略似肥

和刘制參遺梅二首

羣玉峯頭慣見春此花常寓雪霜仁東風又促孤山去應向香邊念故人

感君寄我一枝春雨虐風饕若不仁羞得玉奴渾不放含香猶待浣溪人

又用韻二首

雪凝霜封不肯春花神豈類婦人仁直留年後供清思分付東風與主人

粧點銅瓶分外春惜花尤見主翁仁自憐白髮衰如許空對花前憶故人

題單懷吕先隐和陶詩卷

数詩盤谷友人調一片柴桑處士心数十年间南北事祗今三数有遺音

可齋續藁卷之六

嗣男 杓 编次

可齋續藁卷之七

詞

哨遍 和陳次賈為壽韻

大塊賦形皇覽揆予俾尓昌而壽嗟壯遊歲月老任衰向秋來頓如蒲柳桂開又鱸蓴蟹橙正美故人應憶傳盃手想薜荔巖峦梧桐庭院當時風景依旧对斜陽拯目倚危樓問一舸何時過吳頭乘下澤車戴華陽巾錦衣游畫

猶容有名流交情金石襟期李孟湖煙艇裏歛鋒紫氣衝斗勝妙墨淋漓清歌奔越未應獨步詩千首待掛了衣冠來尋杖屨陪君此樂須有到如今不顧酒泉侯願生入玉门早帰休任速人從问安否梁園賓客雖富誰出相如右相逢身健時平無事是處溪山明秀與君舉窔若為酬有年ゝ人月長久

水龍吟 癸丑二月襄陽得捷和刘制參韻

黄旗吉語飛來朔兒已落將軍手吾皇神武一新城郭斯謨天授鐵騎繞臨琱戈競逐擊虵先首快風驅雨洗江空谷静淮淝上似之否

此事老臣何有想提傳延英方晝玉頰應笑金甌堪保賀声交口吾責免矣吾帰可矣蕭然一叟把功名分付諸公聊自賞酒盈斗

又和韻

荆州咫尺神州幾番得失孫刘手山河天險東南牖
户鉞何輕授淚落碑存鶴歸城是木堪回首喜大堤
草色鎮長春在羊與陸孰能否
風景依然吾有柳營深鐵衣閑書摩雲勝氣進我馬
足走蜚狐口往事紛紛付之蛮觸桐宅莊吏有人焉
中夜聞雞劍光正燭牛斗
又和幕府賀策應
吾皇神武必興直須整頓輿圖旧豈惟天顧岷峨一
角但西其肴還護咽喉扶持氣脉寧無醫手有　廟
謨先定傍覘何待留侯躡魏侯肘
天眷我家仁學盛英才載量車斗中流孤艇千鈞一
髮老夫何有休对秋風移宮換羽吟無绝口看福星
太乙臨梁此處白不能久
又送館人曾晒甫父子赴省
梅邊連傳倍來柳邊先我覘光去一門椿桂尊君孫
盛小兒文本黄鶴聯登槓翔鵬鶚健凌鸚鵡趂霜晴
春小南宮问訊又同奏明光賦
從此青雲闊步看龍門錦標雙取荆州時事不妨大
对细陳當宁久要論交中年语别不堪離绪约杏園
得意歸時吾已在浙江滸
滿江红　得襄陽捷
千古襄陽天豈肯付之荆棘　宸算定国回三載一
新壁壘狼吻不甘春哨蚁馬蹄又踏寒灘入向下洲
一鼓掃羣胡三軍力
連帥是并州勳賓佐有雍丘巡賴国人成事同心卻
敵見说陳尸三十里投鞍委甲如山積待老臣為作
峴樊銘刻諸石
又和刘舍詠雪
推枕聞鶏正怪得乾坤都白元是有福星臨照至和
薰出緑飾夜城疑不夜游漫色界成無色更搞詞巧
欲奪天葩尤殊特
貂帽擁寒何力羔醸羔情何極欠闻樽细把梅花標
格十萬鐵衣氷到骨折天只願王師息想家童日辨
剡中舟溪頭主
又用前韻送刘倉
端節將行原限盡花穆鋪白人羡道青絲傳整红薬
幞出宇宙中间無點翳水天上下但同色句簡中着
此玉為人真英特
元自得融和力渾不管凝寒極看福星臨照政數民
格且訪桃源仙世界仍傳梅驛春消息定明年拜表
賀瑞闌嬌砌主
八声甘州　送　制参分司　兼攝守曹
自當年種柳向西门古今號名州对風声策策浪濤
袞袞又是新秋暫為江山稱壓誰得似賢侯夜覘燈

祺裏幾英遺箸
休效季鷹高興為蓴羹鱸鱠遠念吳頭且安排維楫
相與濟中流看邦人盡歌襦袴頌棠皇乞與福星留
令人憶數行過鴈月在南樓
又用前韻答和史制參
續仲宣一賦小呼鷹聲名藹荆州向畫筵遊戲毫端
月露皮裏陽秋編歷文書刁斗何患不封侯橫槊風
煙表獨占詩籌
見說眉攢心事在岷峨鄉國落日西頭悵英豪遺恨
都付大江流偉平生經綸雅志把重弓聊為漢闕留
中秋近何如載酒一笑登樓

又和劉倉賀蜀捷
自六朝用武說荆州襟喉重疆陲更西風似箭峽江
如線事勢變變須仗中流砥柱天付諸平誰甚矣吾
衰矣將老東籬
休說紛紛往憂任陰平鄧艾駱谷姜維向碁邊聊且
官事了癡兒雨來陰毋忘戶牖掛長繩繫不住銅儀
空遐想桃源春媚安得追隨
又癸丑生朝
對西風先自念蓴鱸又還周生西嘆平生霜露而今
都在兩鬢絲絲當年門垂蓬矢壯歲竟奚為名落中
心事只有天知

多謝君恩深厚賚丁寧溫詔猶寬驅馳看弓刀何事
終是愧毛錐頷今年西郊無警向酒邊多作數篇詩
山林下相將見一舍我其誰
又和韻
問秋光乞得一宵閑滿引玉東西喜親朋咸集宴酣
真樂非竹非絲坎止流行付分莫盡是人為試向君
平卜還可前知
自笑頭顱如此李烏輪難繫駒隙如馳慨壯圖已矣
拮地不須錐任從渠飜雲覆雨頤老於耕釣樂於詩
三軍事天家自有大將為誰
又借八窓叔韻壽之

傲離騷覽揆度新辰空雲露鳥絲把長庚才調小艶
箕筆猶裏囊錐寓杖灘灘蚤報指日問朝衣雪片梅
花外已露南枝
休羨漢疏晉阮記當年楚產同是家兒恨歲華如許
同官復同時引宮商細賡郢唱向樽前誰為一歌之
蓬壺侶長春不老有美人兮
又壽劉舍人
記當年虜厭順昌城直欲付靴尖賴君家乃祖笑麾
白羽淨洗腥羶荆州甘棠藹藹濃墨字猶鮮少出擘
雲手暫頓青氈
好箇嫩涼天氣想聞雞聽鴈意氣猶伏看相將喜事

眉色已黄、占祝君齡有如此酒舉金罍須放十分添
還知否封侯事業正在華顛
又 中秋小集無月
问嫦娥儜憦厭看人唯復厭人看正凉宵準擬招延
素魄尉藉蒼顏簾纖梧桐細雨吹徹玉簫寒彷彿山
河影只在雲端
又似去年今夕枉教人惆悵立盡闌干想菱花塵匣
憔悴女乘鸞恨無從一登天柱約賓朋随分薦清懽
持盃祝老蟾無恙留待明年
朝中措 用八窓叔韻送教忠制机省覲之行
燈棊三載客邊頭江漢寄萍浮一片白雲閑念对床
夜雨難留
堂〻事會相期整楫共濟洹舟今歲雁來應早着鞭
莫待深秋
又 就酌菖酒餞教忠再用韻
南風吹棹過吴頭聚散付雲浮且共一盃懷楚須期
萬户封留
藕花時候五湖煙雨西子扁舟轉首夢回殘角征人
塞上新秋
又 癸丑壽安觀使
夜来南極十分明申月應生申小范龍圖老子大蘇
玉局仙人〻

聲天健手家傳方略功在峨岷看取芝封夜下歸来
畫展經綸
賀新涼 巧夕雨不飲啜茶而散
可恨經年別正安排剖瓜植竹擬酬佳節應為犁鋤
機杼懶天遣阿香磨折鏹一餉廉纖淒切寂寞金針
紅縷女枉玉簫吹斷秦樓月清漏靜楚天闊
東皋且頓三農悦任從渠鵲橋蛛網一番虛設挽取
天河聊為我盡洗西風殘熱休懊惱雲生巫峽底用
乞靈求太巧看世人弄巧多成拙姑止酒命茶啜
又 甲寅春闈褰冠退
曉聽平安報信荆州古今形勝金湯天造落日峴山
陳迹在依旧大堤芳草嘆紫塞黄塵未掃水合水生
来又去羯胡雛猶畏熊當道薇柳戍甚時了
乞身屢上箋天表感恩深丁寧帝語許同方召自
愧駑駘無伎倆孱土綢繆盡早空手袖斂鋒懊惱要
繪麒麟封京觀賴漢廷用杜臣年老母更取仲華笑
又 自和酬書院諸丈
夢覺聞雞報問峴邊晉家城郭舊邦新造誰遣平明
旌旆入人説當年草〻猶幸把腥埃俱掃对越老翁
方寸在任前塗遠度龍堆道還又過一春了
少年意氣輕三表到如今名慚小范功卑前召賴有
把茅歸去是乘此抽身須早何苦受天来煩惱報国

丹忠雖未泯柰長卿已病文渊老耶把酒仰天哭

可齋續藁卷之七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卷之八

詞

醉蓬萊 癸丑壽吕馬帥

问金城方略數十年来誰堪稱許萬福威名草木識淮甸西顧天長中流地重看此巨鰲砥柱見説朞邊風声鶴唳膽落胡虜　老子家声六韜親授渭水帰來非熊非虎江漢滔滔建大將旗鼓弧矢開祥節旄迎渥勲業紀盟府好对芳天鶯花未老金樽頻舉

又 書院延雅有集不及與

自鶖峯曾見金粟如来猶有英烈碧玉琅玕點綴碎瓊屑不御鉛華獨餐沆瀣比衆芳殊别好向涼宵無風無雨宜露宜月　身在山中名香天下全似幽人一種修潔解使多愁對此亦舒悦緑綺窻前烏雲鬢側休為玉人折賸賦新詞滿傾佳醑為成三絶

又 燈前想像勝集和韻

问前身應在香醉山中今存風致佳夕招延清論度飛觴玉斝盈盈金英點點標格儂家别好箇涼天更無滴雨只欠些月　菊客蘭兄紛紛儕輩縱尔芬芳輸我高潔鼻觀先知羞取俗顔悦解后成欢從容挹爽何羨廣寒折我有

高吟為君紀此一段奇绝

又 和韻

大木踰粟許飄散人间直恁清烈管領芳樽底事不
渠㣲中夜庭前小山叢畔韻度從来别那更今年留
連秋色将傍菊月
堪羨紗窗膽瓶斜浸淺酌低謳人花双潔恼殺多情
一見一回恍生怕朝来梧桐過雨把花神摧折倩取
騷人黄香作傳筆宜绝

又壽八窓叔

指梅花雪片问訊八窓南枝閙未一點春風消息嶺
頭寄太白精神廣平韻度是豈衆芳擬東閣吟邊水
清月淡不妨游戲
猶記渡湖發番初度持酒相期以花為比跂味家傳
須向玉堂裏吏隱南昌未應髙吳香在歲寒際倩取
瑶姬花前一唱壽吾仙李

沁園春 餞余冒帥

天頽坤維持乘東旋届公此行正地當观象一陽將
復天星驗数五福初臨漢指綠宣蜀民相賀百萬耄
倪猶更生先声布便膽寒西賊閨塞無塵
休嗟往事營〻要清獻垂崖相擬倫看作新精采叶
符氣運轉旋机括元在人心將兵率三軍掃清萬里從
此西南閙太平功成後却歸來廊廟細展经綸

又 和鄭季謙通判為壽韻

老子家山近古蘇州有監本歎嘆長逢荷插斯宜已
矣急湍鼓柁豈不危哉我愛陶潛休官彭澤為三徑
荒蕪歸去来君恩重奈邊戈未偃閫轂猶推
東南休運將回華天日清明公道開把孤忠自許我
心匪石一真難臧人口如碑青眼旧交黑頭新貴快
九萬里風鵬背培詩句寄正多情未已聊解君頤

又賦静斋叔溪堂

我愛臨川彗後叢林有宅一區記謝墩名字百年猶
在平泉孫子三世重居曾盖新營青氊旧識此後古
春秋宜大書奇哉事信當時種子下到工夫
笑渠駟馬门閭是我往過之凡故墟喜尚存遺愛甘
棠在〻無窮生意茂草如〻載酒尋盟論詩结社想
田可秫芳園可藝應須念古御亭喬木無恙還無

蘭陵王

甚天色苦问挑红李白伊祈氏沙際繞歸依約春回
曉煙濕老寒猶然忒景物中年慣識天應遣雨洗風
梳柳睡花眠尚無力
名園謾他適任黄四栽培殷七奇特一年好處須寒
食待花畔携酒〻邊索句春餘大半未須急記旧隱
幽寂
我亦幾時得歸檢點芳封評品梅格教看林下休官

一與鶯花分界漁樵爭席撫松長嘯芳菲事儘渠惜戶外何須峴萬勒豊碑有天知方寸餘地

江神子

白妃卷絮逐風顛透朱簾向空漫剪出氷花偏愛臘
前看能費化工多少力千萬里盡同天
歌樓清賞記當年玉人占繡衾寒老去孤高世慮皆
消煎爭似小窗梅影下聊一笑付無言

浪淘沙

昨夜雨兼風斷送殘紅老來猶自看簾櫳為問香篝
人語道翠被還重
何處有疎鐘驚起怱怱惜春休放酒盃空芳草天涯
寒食又歸吳尤釀

可齋續藁卷之八

嗣男 杓 編次

哨遍

天限長江雲提中原一局持碁勢漢將誰盍為掃清
之彼伎猶黔驢而止客亦知何材不生斯世汀寧屢
費君王旨向馬首論詩燈前觀劍豈無荖孫人意
幸崆峒麥熟且休師又爲用陳琳檄書飛一留樓頭
萬柳營間從容麾幟
噫代有戎夷時賢患之經綸志業嚴公一出敵當驚
見花字謾被髮憂鄰汗顏笑劉客那終豈要元氣待
拜表箋天移文問隱老夫行且歸矣怕胡雛穴隙尚
相窺有淝水兒曹舉兵麾看中興爲烈堪繼隨世樣
多能底卿自為卿計不妨老子婆娑賸錄從渠發盈

可齋續稿後目錄 單

第一卷

表

謝撫諭四川官吏軍民 甲寅
謝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
謝賜芴帶鞍馬
謝賜銀絹 乙卯
謝宣賜香茶 乙卯
謝賜臘藥 乙卯
謝轉光祿大夫表 乙卯
謝賜銀絹 丙辰
出蜀宣賜謝表
辭閫帥侍祠謝表
謝賜銀絹 丁巳
湖南安撫大使到任謝表
兼節制廣南謝表
謝賜帥湘賸儀
謝賜香茶 丁巳
謝賜夏藥 丁巳
謝賜臘藥 丁巳
廣南制置大使到任謝表
兼廣西轉運使謝表
謝賜銀絹 戊午
謝賜香茶 戊午
謝賜夏藥 戊午
謝降詔撫諭 戊午
謝賜香茶 己未
開慶改元賀表 賀牋
景定改元賀表 賀牋
己未春病謝賜雉鳥參附鍾乳陽起石
謝賜臘藥 戊午
子被出人誣告蒙恩免遠行謝表
謝賜銀絹 辛酉

第二卷

啓

宣閫謝王尚書
謝都司
解制閫印謝三府
賀董參政輪筆
賀程樞密輪筆
謝尤內翰回六劄
謝程中書
謝牟中書

謝直院
謝蕭制使賀生朝
謝程都大賀生朝
賀程丞相
賀丁丞相
賀林參政
賀朱樞密
賀馬制置開荊閫
辭閫帥洞祠謝程參政
帥府謝程丞相
謝朱大諫
兼廣西漕謝丁丞相
同太平州年侍郎
同嘉興謝大監
同蕭總領賀生朝
同安制置賀生朝
同江東李倉賀生朝
賀蔡同知除參政
賀張尚書除僉樞

第三卷

奏申

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奏
第二次辭免
辭免資政宣撫出身恩命
第二次辭免
第三次辭免
第四次辭免
第五次辭免
乞留夔帥手奏 甲寅六月一日
乞早除荊閫奏
回奏御筆節制四川邊面 甲寅六月二十五日貼黃
御筆批答回奏 甲寅
乞頒節制司職事手奏 甲寅閏月三十日
照已撥科降付四川制總司奏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 乙卯正月十八日
乞休致奏 乙卯二月三日
再乞休致奏 乙卯二月二十日
三乞休致奏
回御筆奏
蜀邊利害奏 乙卯五月二十八日
辭免轉官奏 乙卯七月初八日
四乞休致奏 乙卯八月十八日
又手奏 同日
回御筆奏 乙卯九月二十八日

逐報事宜乞加備奏 乙卯十月三日
乞調重兵應援奏 貼黄 乙卯十一月十一日
回宸翰撫諭將士奏 貼黄 乙卯十二月三日
敕蜀諸察奏 丙辰三月
回宣諭并問敕蜀諸撤察奏 丙辰三月
回宸翰勉留奏 丙辰三月
奏徐提刑中呂馬帥事 舊墨尋出

第四卷
奏中
辭免召赴行在 丙辰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福帥
第二次辭免
第三次辭免
辭免除湖南安撫大使
第二次辭免
第三次辭免
辭免兼節制廣南奏
辭免除廣南制置大使
第二次辭免
辭免兼廣西運使
第二次辭免
乞免兼漕事

再乞免兼漕事
乞休致
再乞休致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
第二次辭免
第三次辭免
第四次辭免
第五次辭免
以病乞休致 庚申
辭免召命 庚申
赴鎮靜江奏

歸里謝宣諭
又謝宣賜金器

第五卷
奏中
回宣諭令調兵援廣與經略商確奏 丁巳
繳徐經略親書奏
乞宣借總管錢萬等奏 貼黄
回宣諭手奏
繳印經略來劄手奏 貼黄
同洪漕乞修潭州城奏
回宣諭兼節制奏

條具廣南備禦事宜奏
再條具備禦事宜奏

第六卷

奏申

回奏宣諭 戊午四月十四日
回奏宣諭四月十五日
回奏宣諭安南事四月十八日
奏錢糧事
奏乞調兵船戍欽仍行海運之策
回奏宣諭四月二十八日
回奏兩次宣諭五月六日
回奏宣諭五月九日
回奏宣諭五月十六日
乞敕奏中狀臣處安南使人
繳安南國章表
回奏宣諭五月二十日
回奏宣諭五月二十五日
乞科降戍兵券錢奏
回奏宣諭六月五日
回奏宣諭六月十六日
回宣諭兵糧事六月二十六日
回奏宣諭六月二十八日

回中軍馬錢糧通融事
回宣諭令勉諭呂鎮撫及七甲兵等事奏
回宣諭除劉椹飛三郡鎮撫奏 貼黃
繳印經略書遣官往安南奏 戊午
潭州趙判米撥充修城并廣西軍券食奏
繳印經略書安南奏
回宣諭令勇於致達奏
回宣諭趣行令雄飛於緊要處置司奏 貼黃
至衡州奏東安縣寨丁事
備廣西經司報安南事奏
至永州奏安南及東安事
回宣諭不必候再辭回降啓行奏 戊午
至靜江回宣諭 貼黃繳呂安撫書
辭免新除恩命并開陳五條奏
回宣諭勉印帥往邕奏
回宣諭閏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奏 貼黃
回奏計約糧餉
回奏宣諭呂鎮撫事
回宣諭印清免入邕等事奏 貼黃
安南事求援奏

回奏宣諭七月八日
回奏宣諭七月十六日

第七卷

奏申

條具邊事戊午七月二十五日
節次調軍赴邕欽宜賠捍禦奏
乞措置科降銀兩奏
回奏宣諭八月十一日
回奏宣諭八月十七日
回奏宣諭八月二十日
回奏宣諭團結八月二十日
備邊及漕司券錢奏
備劉鎮撫申乞與男瀾換文資事
繳劉鎮撫書及陜人公牒奏
謝男除衡州奏
奏邊面及南丹州事
回奏宣諭九月十三日
奏為邊事九月十四日
奏為邊報九月二十三日
奏為邊報九月二十四日
回奏宣諭九月二十六日
回奏宣諭九月二十八日

回奏宣諭十月一日
奏為邊報十月七日
奏為邊報十月八日
回奏宣諭十月十日
奏為邊報及安南館送事
回奏宣諭十月二十日
回奏宣諭十月二十七日
再乞免蒸漕寄
回奏宣諭十一月一日
回奏宣諭十一月七日
奏邊報及繳劉鎮撫書
回宣諭及繳劉鎮撫兩書十一月十四日
回兩次宣諭及繳劉鎮撫書十一月十六日
回奏宣諭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邊報乞兵
奏邊報乞催調兵
奏邊報繳劉鎮撫書

第八卷

奏申

回奏宣諭戊午十一月二十日
回奏宣諭十二月四日
回奏兩次宣諭十二月九日

回奏宣諭十二月十一日
奏邊防俘獲事
回奏宣諭十二月十七日
奏賓象州守臣事
回奏宣諭十二月二十四日
回奏宣諭十二月二十七日
回奏宣諭己未正月二日
奏乞敘復朱釗參元官
回奏宣諭正月十日
回奏宣諭正月十六日
回奏宣諭二月一日

第九卷

奏申
回奏宣諭二月九日
回奏御筆二月二十九日
回奏宣諭二月二十九日
回奏宣諭三月二日
回奏宣諭三月七日
回奏宣諭己未三月十四日
回奏宣諭三月二十二日
回奏庚遞宣諭三月二十四日
回奏庚遞宣諭四月一日

回奏庚遞宣諭四月二日
激靜江城園奏
回奏庚遞宣諭四月十八日
回奏庚遞宣諭四月二十七日
回奏庚遞宣諭五月三日
回奏庚遞宣諭五月二十一日兩次
回奏庚遞宣諭六月八日
回奏宣諭六月十三日
奏邊事及催調軍馬
奏催調軍及辭免觀文殿學士
以湘帥申押回飛虎軍統領程俊及分界運米奏
奏邊事已動七月二十一日
回奏宣諭七月二十六日
回奏宣諭八月二日
回奏宣諭八月十二日
奏邊事已急九月十四日
回奏宣諭九月十七日
回奏庚遞宣諭十月八日
奏邊事十一月三日
回奏庚遞宣諭十一月四日
奏乞合江淮荊襄兵及浙右鹽丁民船水陸控扼
奏調兵等事

奏節次調兵迎剿及自劾
中省乞將畀新命收回事
再申自劾
奏徽邑州捷旗
奏調兵得捷
奏合湘嶺聯絡貫通仍乞投劾早賜區處
奏調兵付劉鎮撫住湖南會合
奏乞預飭邊防事
奏劉鎮撫衡山之捷 庚申正月三日
中乞合湘嶺通融兵糧等事
奏乞與守城將士優加推恩

第十卷
奏賀江西肅清乞撿會畀命代事
詩
月峽城樓偶作
月峽重九感懷 甲寅
用韻自嘆
登塵表 乙卯上元
自和
再和
首夏而有秋意
秋日登樓眺望

送管季衡赴省
重慶閫治十詠
華明堂
尊安堂
一康堂
集思堂
生意堂
龍虎屏
友石
吟嘯
攬舟
六角亭
枕上偶成
思歸偶成 二首
題宜興庵壁 五言
自湖赴廣道間十詠
永州曉行
李花
飛燕
蘭花
山樊
古木

湘竹
檣松
桃李
全州道間 六言
過黃州和洪山高寒韻 七言
登壽沙樓和抑齋韻
雪夜不寐偶成
洪雲巖有和謝之
夜坐用韻簡劉朔齋洪雲巖
用韻答欽余簡雲巖
又用韻簡朔齋

又和答雲巖
湘潭道間農家
登嶽寺悅亭
禹栢
衡陽道間
賦新茶
賦廬山
過小孤
阻風池州界
望九華
行銅陵道

道間苦熱
宿宜興禪房
送子倅當塗
挽塞都官
漢滄陳校勘以詩藁求序答之 古靈之後
丁巳到宜興墳庵
和晦翁先生定王臺韻
送子倅宜春
登壽沙和抑齋韻
跋衡山曾尉持示秀溪翰墨
行湘潭道

宿梅下
宿千坵市晚行
宿中洞
宿嶽市
過衡陽晚宿
將到永州宿村舍
過永州道間
永州城南一士夫家可愛
道間紀事
自和
入清湘界

和清湘驛願齋韻
過興安塔寺僧以先世詩來偶賦
入興安界
過靈川縣
己酉六月阻水于宜春道間楓樹
挽史魯公
過江陵寄陳次賈
岳陽送管順甫還清湘
過鄂渚登南樓
和疏軒雪堂韻
和疏軒琵琶亭韻

望富池樓雪樓作
阻風黃盆口
戊戌冬護軍援廬濡自耕江入今日過之恍
然如昨夢因成
阻風固城湖
固城湖遣即事
道間即事亦有關而感慨
過宜興舟中見雪川諸山
術士余雲谷求詩和來國韻
初到墓權香火院
丁巳閏月六日登嶽陽樓

長沙郡齋中夜聞雨不寐
徐介軒赴君銓從
郡圃木犀開第二花
登定王臺
九日登壽沙城樓
自和
立春後登裴公亭時已解郡組
登妙高臺
和蕭石城袖示壬午李潛莘夫勸駕詩
道間見梅
衡陽道間即事

午竹即事
過衡陽值雨偶賦
入祁陽縣界即事
宿祁陽趙縣驛
永州四十里頭偶賦題郡驛
道間梅花可愛風後無復存者
離永州宿愚溪十里村
晚宿大塘市
宿深橋驛
轎中午困啜茶偶成
夜雨復晴

至清湘驛和己酉壁間韻
將至桂林戒毋作詩飲酒
勸駕桂林鄉舉
送子守衡州
己未元日晉子
別權廬帥朱杷村大社
過新灘作出峽行
阻風大湖沙塘港
題張醫諭話庵
湘南接萼戲和林書記韻
挽尤瑞明
庚申病中作
記十五夜星把月
庚申十月自桂歸資壽作
歸善權謝福巖
勉時思王和尚留
福巖再過公安贈行
餞管制幹
辛酉首夏余雲谷再來訪和前韻

第十一卷

詞二

蘭陵王 甲寅初度和次賈韻
八聲甘州 送王峽州
水調歌頭 丁寅壽劉舍人
臨江仙 甲寅中秋和劉舍人賞月
水龍吟 甲寅中秋
水調歌頭 再賦
眡兒婿和八疊叔龍送之
大酺 和陳次賈贈行韻
浪淘沙 舟泊李家步
八聲甘州 登經齋樓
滿江紅 乙卯詠海棠
自和
謁金門
又
水調歌頭 壽中河帥
又 蕭制使以喜雨韻為壽和以謝之
沁園春 乙卯初度和程都大韻
一翦梅 乙卯中秋
沁園春 乙卯詠桂
自和
水龍吟 送吳季申赴省
再和
沁園春 送裔賓王

又喬省主有和再用韻
又丙辰歸里和八窗韻
又送章澧赴召
又送洪澧陵閒憲
滿江紅丙辰生和自賦
又賦腸前三白
又洪雲巖到朔齋用韻
又再和……
又用韻餞朔齋
又京遞王覲旧省無書再用韻簡雲君朔齋
又主春招雲巖再和
又和王春韻簡雲巖
又招雲巖朔齋于雷園二公用前雪韻賦梅
賀新郎送静齋奴堂召和朔齋韻
又再用韻助静齋之入台
又丁巳初度自賦
又自和前韻
水調歌頭送邛德遠經略入廣
又長沙中秋約客賞月
又自和
又春中諸公有和再用韻謝之
又戊午初度自壽
木蘭花慢送東子木叔歸池陽
沁園春己未初度
滿江紅庚申初度
水龍吟興安道間
水調歌頭庚申十六夜月簡陳次賈
八聲甘州辛酉自壽
水龍吟賦長沙後圃荷開久無人領略此詞具一盃招管順甫諸公

第十二卷

雜著

陳可齋文集序
祭李漕母夫人文
祭別觀文又
祭章朝奉文九江制師父
謁夫子廟文重慶
謁諸廟文重慶
宣閫謝安青詞
楊議郎忠諫跋
吳季中備要堂跋
保安青詞
宣閫保邊青詞
黄籙心詞
出蜀歸里青詞

保佑先廬青詞
長沙到官青詞
長沙保境青詞
南嶽疏詞
靜江酬願青詞
靜江祈雨青詞
南邊保安青詞 戊午
靜江保境青詞 己未
又
予被出人誣告蒙恩免遠役酬顐青詞
黄籙心詞 辛酉二月覲家庭建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第五日
散壇
謝醮
潭州諭俗文
靜江勸農文 己未
靜江勸農文 庚申
遯齋吟 病中作

桂關文武官校戰守題名記
識巖巖居隱
識夕秀
以佛牙付福巖奉安公安二聖寺記

可齋續藁後卷目錄

可齋續藁後卷之一

表

謝撫諭四川官吏軍民甲寅

天稹坤維推光仁而振恤風行渙號奉渫指以布宣
四達封圻一新視聽臣聞自五丁開蜀闢而擅險要
比三卯羅狄難而致創殘壞我我　祖玉斧之經營
治爾藩侯金甌之補缀不虞閱歲荐値多艱民庶苦
於流離將吏疲於戰闘加以征誅之無藝戕於困憊
以莫支自非昭萬里之明何以赶一方之痛誕頒綸
旨式副輿情恭惟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睿哲遠覽
謂一夫不獲所為父母將何如念率土莫非臣豈天地
猶有憾數予心腹爰爾體膚取籍而不栽之規做奪
以取貸之義以收民志以振國威控无和賜覩得之
播豈惟六郡視建武漢南頓之賦姦止二年渾洽皇
恩挽回生意臣猥司邊面祇膺上心山東之扶杖願
觀喜重沾於德化河西之賜璽驚見與盈遅於廟謨

謝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

天頒蜀遠命我旃而宣力地資荊渚升書殿以寵行
劃視秩於政塗俾玷名於儒級循揣國避及境欽承
睠蔣中朝重在西事孤危穴于近邑何有藩籬魚見
困之吾民不堪塗炭宜殼飢之軫慮圖拔鐵以于征
然如涯淡始專任而克勝臣愚雖垂除而揹報者得
失紛紛於往昔計安危凜凜於方今以若庸人曷膺
重寄伏念臣孤寒寓與困躓多奇世受國恩今落中
原之遺緒身更兵事艱難半世之飄官歷淮海以弭
鯨浪之跳梁指峴樊以披鹿場之蒼莽十經寒暑一
念林泉纓冠何補於救鄰肩叅正廣於致寇便蕃三
錫聯合二長瓊之東序之班假以兩科之賜車麗鐘
鶚控已則榮鋒猬釰嘈嗟時亥亟灃有君命奚敢貫
胡之留意無臣忠不知黠猶之恤勉對揚於異數敬
宣布於溫言江漢來旬愧匪周邦之屏翰岷嶓既藝
曷還禹貢之山川非赫厥靈何恃不恐恭遇
皇帝陛下布宣聖武總攬權綱制治保邦每念金甌
之持守考圖數貢慨思玉斧之經營孫勤托預之憂
爰授西討之略致令嵬項荐畀藩宣臣敢不祇奉成
謨力扶壞證做金城馳至之奏豈以充國之老而敢
辭取華麐跨有之言則恐葛亮之明而不及敢殫愚
賸願賜垂閔

謝賜蜀帶鞍馬

月殿升班戴玷旬宣之寄天垣渙寵肆放畫錫之儀
俯僂莫辭敬共以拜伏念臣早膺簡記濫被馳驅賈
鑠據鞍類馬援之已老春容緩帶乏羊祜之能名思
徽俾視於政塗眷予候來於御府萬釘腰繫將之象
服之珍雙竹耳批尊以繡鞴之飾顧惟庸陋曷克稱

蒙恭惟　皇帝陛下罪使群工馭公八柄帝馭以從
賢士每加濡需以達行擇良以賜功臣以示厲仲之
勉勵致叨異數亦及孤蹤臣敢不佩此毋忘覩其常
建旄西山之氣而有興敢事清塵盡東野之力以猶
求懼章陰婁

謝賜銀硝　乙卯

誕彌厥月備致臣恭承氣自天乃叨君眷鞠躬下拜
感德中藏伏念臣學護師于屢進震夙事惟剥貢何
能頌金鑑之于奚有晉功預尊敝形弓之一纖縞瑩
如雨置藥精鍊紫若以滴籲於捄財蕃以學裒陋兹
蓋恭遇　皇帝陛下基垂萬世礼遇群工所室惟賢
豈貴遠人之物以帶將意宜詩忠臣之心兹際昌期
特加異數臣敢不益持精白仰答庞洪念此恩臣婦
有辜於珠虞周而遺子問何愧於胡威

謝宣賜香茶　乙卯

六月于征頓憂未釋九天念遠好賜特頒芳潤皆珍
炎歊頓洗伏念臣駁尋老態牢落庸官世味驚心徒
有刻琨之憤悶邊氛厭目曾無歷物之凝清詎意陰
恩爰叨嘉賚寶提輟御爐之馥饋芽來仙苑之奇於
繁寀奮以華分閩恭惟　皇帝陛下因時布惠以礼
使臣養賢以大專擷比衆芳之華盛神以至治業為
萬宇之和畫錫所加天顏若對臣敢不揮香必祝一
飯毋忘同甘苦於三軍誓殫愚力去腥羶於萬里尚
賴皇威

謝賜臘藥　乙卯

天稱參叢猥玷中樞之任日達精裘通叨上藥之頒
奉溫詔以欽承樹寒蹤而戰栗伏念臣支離弱質搖
落壯心護北塞之風老馬已疲於筋力戍西山之雪
衰鴻正苦於瘡痍敢期當漢戍之臨乃辱軫留丁之
役賚之珍劑藉以寶奩被畫錫之寵光知春回於生
意恭惟　皇帝陛下對時育物執要用人以月日斯
征尤嚴中國之衛凡雨寒間念惟恐下民之咨致使
微軀亦叨嘉惠臣敢不講求康濟敉報涓露盡爲良
醫以起一方之病庶存殘喘俾隨四序之更

謝轉光祿大夫

井絡宣威何取外庸之績奎章疏寵猥膺通列之階
顧天莫反於漁楊曠日深增於震懼強顏秖命撫已
銜恩伏念臣本乏技能已盈分量接邪吳之請老亦
既累年嗟艾子以同升敢期誤涯絕一毫之補報正
二品之超遷剗辦賊未能正興赤手之數而拜官此
際秪愧蒼頭之呼修千載之遭逢新一時之觀聽但
深隕越曷克称酬斯蓋恭遇　皇帝陛下㬎濩幬無私
照臨有赫予群臣以馭幸既嚴周興之規咨四岳以
陟明尤重虞廷之制第慚謭薄亦被褒崇臣敢不恪

謫然倫勉思砥礪惟求必報臣之可懼速吏掟押之
遠鄉里之歸尚祈聖造

謝賜銀絹

祝敖華封玲之春朝之貢禮陰御府錫賚晝日之蕃
拜手祇承拊躬感激伏念臣猥共雪式欣際虹流指
首三呼難禁主恩之報寓忱一縷惶悸時事之歸磨
眷特除殊儀昭眷禁若滿籯之富倚之實匯之將寵
渥前無光華遠有恭惟 皇帝陛下基世萬世德並
兩儀御衆以寬治格衣裳之盛固胖布忠政循金石
之堅退揆微躬曷叨異數且敢不虔洪服命精白鍊
心信且以銀安敢希於沉約歸而賜帛頓加懸於韓

勞

出蜀宣賜謝表

屢章引退由荷生全一札傳宣特加寵眷佩聖恩之
優渥撫愚分以愛競伏念臣最朽孤蹤驅馳萬里存
被經制宣之煩使歷更嶺剝蜀之要區有如萬廢壘
於荒殘之餘當異譏於壞爛之後老桃共驗瞻責幸
逃虞存盡出於九重補報何稗於萬一敢蒙洪造獲
返桐廬正衛戴於殊知悭匯須於異數會昌修精鍔
之重衔鍊爍文錦之華若香二絕之卒奇海陸衆珍
之豊羨預惟殊遠曷副眷懷兹蓋恭遇 皇帝陛下
禮遇羣臣德被四表攘夷修政方新求藏天保之宏

固勞還錫功兼秦四壯彤弓之故事遂叨嘉惠猥及
庸人臣敢不拜稽祇承銘藏感激誇言君賜已增里
閈之光榮於懶臣衰頹許立期之休息

辭閤帥得祠謝表

并給言遍諸叨君擢奎章使欽許遂使安既仍書殿
之除名且畀祠官之優秩恩深頂踵感極肺膺伏念
臣不武駑材絕無縛援獨荷楓宸之東拔備更榆塞
之驅馳憶昨戎淮已類邯鄲之夢逮辭廣嶺僅濟海
若之波五年江漢之蕃宣萬里岷峨之押歷萬廢壘
於紛狸所嘷之境收壞局於魚鳧將爛之餘所恃者
心其老以髮顆星星之經遠獲瞻責之祇逃中焉祁

奚之譏屢陳盡以東野之力已盡沆蒙洪造遂返桐
廬三錫命以歸之十為連而寵甚守長樂之郡政懷
進退維谷之虞祝宣室之瞿幸許霞精如天之施兹
蓋恭遇 皇帝陛下智周四表器使羣工懷僕柔遠
之心瑞自中膚九經而出序情閔勞之典取諸幽詩
七月之風曲鑒由衷俯俞均佚且謹當立鉄投老香
火祈思孽壞而樂光民相安作息扶持而觀漢化願
少須臾

謝賜銀絹 丁巳

虹流紀瑞偕仲嵩嶽之呼龍渥分頒昭示立國之貢
咫威在望寸腹知榮伏念臣猥玷遇聯欣逢盛旦祝

趨宣室恍雖答於君恩拊壽未央姑少伸於臣礼致
謂春生於散地乃叨晝錫於鈞天某無精揀將之繁
纏服寵綏之厚甚換盾璜以慊然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德運乾綱道符帝久緝熙一德渟其位渟其名
砥礪群工馭以爵馭以予致蒙嘉賚俯逮微躬臣敢
不祥手祇承拊躬激烈美而報上慚無金鑑之忠歸
以潔身顧經秉絲之節

湖南安撫大使到任謝表

授地湘中十為連而加重起家吳下三錫命以莫辭
游越月以戴塗傲斯辰而及境敬宣德意肅控袁恍
伏念臣一介駑才屢叨龍渥犇風埃於遐嶠甫幸邇
和奉香火於叢祠永甘投老不圖皆岳仍俾興藩眷
言長沙素號樂土狄患自防於左腹闔謀顧倚若右
肱雖馬牙其風未及南海之涛然爲獸之道豈容中
國之通此猶人之腹風寒當迷天之未陰雨沵村冑
任揆力易勝弓重二之叙而備周當饋欽屏三之餘
而氣幾於饑惕然顧瞻履此簡知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德運乾剛明符緝熙西柴被南交北威聲遠暢
於要荒上天保下柔薇治具衆修於內外濟念前四
郡之多壘未容臣一壑之終身遂使東縱後膺陰委
臣顧與時而安輯盡歷職以撫循敢持韓愈對衛叔
之心一惟報國竊慕元結守春陵之政庶免字民

兼節制廣南謝表

疾蘇湘中震于鄰而匪測与謀循外海其號以弗同
服甲令之肆放將帝衆之俾協恭遵上旨爰改前聞
皇祐平猺之初臣昔嘗兼而經制招丹御宗金之後臣
綱實總而撫循一則武足以戢難而除兇一則文足
以握機而靖亂合三路之寄欲使有爲非斯人者流
易勝是任伏念臣早蒙簡擢屢奉香宣徒守孤忠殊
漏並遠之藪迹不圖再叙又開近境之折聲宣無慶
恤俾之通憂臣類渠奉恭而安出鳥獸通逃患雖不
至於斯衆鼎負山力真有弗逮者永懷罔周何以兼
人在屠謀謂一把之可爲抃興論知百夫之莫蓋諸
雖責重淵谷躍深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並兩儀
明燭四表方穩理南北當中天攏網總攬之時碩顧
海東西乃今日心腹空虛之地遂叨隆委俾畀庸才
臣敢不仰體鴻私勉殫駑鈍不敢分於畀畛期共濟
於同舟制而事當在朝廷指縱一遵於廟算備南詔
先寬湖廣本根庶保於民編

賜帥湘贐儀謝表 丁巳

受任南邦方趣曉行之役傳宣內府俾叨晝錫之儀
九頓欽承一忱激烈伏念臣屢膺囂使曽乏殊長月
費愈緩每有慚於香火日高金夢豈復到於江湖思
榮已畀於帥連寵賚敢期於帝渥精鐵參列采帛肆

頒分瑾諸於御鑪餑雪濤於官焙與加折俎春醲延
旒侍異數之特優控愚衷而曷稱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德符乾造運撫泰亨八柄獨操何止馭群臣而
曰予一人故賜臣頒特諸侯之有功敢謂孤蹤遽承
嘉惠臣敢不望龍光而下拜策駑力以前驅言迷而
禮有華穫覩周家之遺使將行而歸曰賜式遵孟子
之敬王

謝賜香茶　丁巳

融奉聞戍甫臨假大之辰薰殺傳宣遠被芳甘之賜
遠揚恩侍盡濯塵襟伏念臣日守邊藩歲叨上賚霈
食甘泉之祿屢玷邊清視瑩間館而居已安濟泊投
炎堪再命仍至三朱能寬宵衣旰食之萬分頓沐餑
官焙御鑪之二妙珍奩奪月錫懷增光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施以謙平明由離麗作新政治感神之德
惟馨與起事功求士之心如渴致頒嘉惠恩及微蹤
臣敢不拜手欽承撫膺激烈春暉寸草效忠迷化之
恩夜露歸香誓竭涓埃之報

謝賜夏藥　丁巳

南服乃祝融之定正南炎曦上方取農帝之經恭家
嘉惠而恩所被濯熱以清伏念臣浸迫頹齡仍叨頒
使汗顏縮手曾無已試之方適腹驚心曷拜未形之
證扶憊正履於疲曠衛生乃存於珍良黎若空看光
于錫懷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使臣以禮視民如傷
謂天猶父子以分司謹於擇牧以月在三庚而出令
予以對時遙使眾蹤亦蒙異賚臣敢不鞠躬拜錫銘
骨衛恩推廣君仁感樂薰風之解講求民瘼俾無暑
雨之咨

謝賜臘藥　丁巳

值歲之終方春氣藏之達從天而下條膺南藥之頒
拜手對揚樹躬激烈伏念臣承流罔効投老戴征自
昔桂林謂日與四時之候羽今瑜塞又身當數處之
風正須芎藭去暖瘴之憂敢闕薏苡為身輕之計芝
綸畫錫秀谷春回煉珍劑之精良任空奩之光耀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遇下以禮躋世於仁以楚師多
寒每示上恩之撫恤雖虞人不腆益嚴遣寄之蕃宣
俯念遠臣亦叨嘉惠臣敢不勉支弱質思報洪休黙
無已試之方曷療民瘼頓察未形之證用拜容邪

廣南制置大使謝表

守湘數月無補事功去桂十春再膺委寄既循墻而
固避豈分閫以弗勝祇服寵綏益增危懼竊以嶺嶠
雖風滄於南詔實處本邊隔於炯方焉援受任而征
止於交趾章阜遣使以定僅以吐蕃不虞爽服之肆
侵賊有剝膚之通虞致勤膺等爰建閫謀雖合五凭
創立於司存非比三邊素諳於規畫欲紓上顧宜屬

時髦如日者徒有孤忠實無他技封疆壤徹光歲月
於驅馳香火祝釐分丘園之耕鑿蒙柔惟之末忍復
接鉞以載征方與軍民相安郡邑震其鄰而陰告御
以制而敢辭千里慶聞旋俾閒梅邊之役十連作牧
且令東竹使之權忱然猶連鶴之重來凜若踶跌驢
之盡獨江山如故風景則已負殊靈徼相望事會難
於造觀裒膺如許稱塞謂何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明燭幾微德參高厚執一中而御有萬徹存農舜比
辰之居謂四隅而備其三猶鑒周宣而戒之勞以斯
土去天之遠邈而微臣往日之更嘗遂誅除恩仍叨
頻使臣敢不勉殫愚慮實奉宸謨臣盡力不知所云

惟有屠始終之一節天若祚必無此事所期寬宵旰
於九重

東廣西轉運使謝表

南都餘方命錫三而已忝兩臺將漕職共二以奚堪
僶俛莫辭凌躐就次中謝臣聞五嶺素習承平之久視
三邊尤為轄餉之難有唐咸通傳事則仰聞廣之舟
而餫諸海本朝皇祐平蠻則貲金求之米而取之湘
粵旋往時已非易事况今當於置忠宜專付之要覽
如臣者自揆歉然政嗟衰甚攘臂有嘔之虎或者奚
之驚心跂水之蔦何能為矣閔兔勺弓而尚懼隶回
濡滯以為勝猶瞻司存負畏時昔大計驊騮之堪櫪

雖材觥劣之差施雪繁千艘少夫前籌之運煙炊萬
灶將貽後覺之憂非藉皇靈焉逃吏議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明參離照德正乾剛撥天下之用運量整
齊之神算擅淮中之衆修明漕渠之大經不以微踪
已試而罔功爰俾隆委既分而復合臣敢不勉扶疲
薾思濟艱危二者不得兼起末路將淪於骨失一甚
其可再惟高穹倚監於孤忠

謝賜銀絹 戊午

貢展春朝俾上華封之祝貺隆晝日陪膺覲闕之儀
九頓祗承一忱激烈伏念臣猥共蠑以幸際虹流念
奔走四方無毫釐之圖報而生成一意自緣接以胥

恩粗陳蓬潤之微差乃專楓宸之學睿槃世寶帶重
以精鍊說觀聽於炎荒增光華於衰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仁周四表運接千齡廣多士之招徠屑惟
寶爾勤斯民之軫恤寒者衣之倚念孤蹤亦叨異數
臣敢不祇洪載德精白承休述民久之於衿襦願宣
聖化微悃誓堅於金石益厲臣忠

謝賜香茶 戊午

幹方南服月逢夏五之臨疏渥中宸日侈晝三之錫
戩治芳潤畫沆炎歊伏念臣分合投林老仍度嶺猶
十年猶有臭未能將於邊氣泉一酌不易心徒飽諳
於世味微勞莫效嘉賚併頒龍焙分賜於御爐鳳奇

輟從於官焙寶奩於禁分閽擣揮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德運乾剛明符離照惟精惟一濬哲斯道之
真克寬克仁董以解吾民之愠馭臣曰予布恩以時
臣敢不拜手登承擲躬激烈聽春雷之出地不知身
在於炎州立夜露以叢天顏以心酎於洪造

謝賜夏藥戊午

中權受任閫登水以重秉上藥分珍對庚金而加賚
詔綸疏寵藩服增光伏念臣屢試閫功莫寛何補備
左纛右弭之役拒辞四塞之驅馳當上霜下涼之時
每慮三軍之疾苦倏霈施濟頓瘠蔚煩擊良劑於宝
奩揚殊休於錫壤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好生其德
布恵以時方涼殿風徹靡倦晝漏接延日之講念炎
陬天遠惟恐暑雨形下民之咨俯軫裏膚亦頒帑藥
臣敢不鞠躬拜賜畢力榦方推廣洪恩敢謂宜人之
獨挂保全弱質不勝徯后之其蘇

降詔撫諭謝表

四郊多壘風寒至迫於炎陬一札細書天意遠傳於
溫綍慧褫三復披攄羣情中謝春惟南邦迥隔朔漠
自昔馬牛風之不及未聞鳥獸道之交通由匈奴右
臂之弗支致明夷左腹之掏逼凡中外哉年之議論
類以為疑視西北三邊之規撐略無可恃賴宗謀之
奮發勤王旅以捍防役焉其謀實如而入率貨渠而
齎呈雜虁娶以燼趕幸而將一乃心士百其勇雖非
止一月之頃戎捷屢聞然已涉七旬之餘苗征未格
以宵旰之懷猶切則春秋之責何逃臣浸迫頹齡淺
膺陰安龍鍾度嶺嗟舟欽之已衰萬鈍未遠猶十駕
之弗舍曾衣袽之未補修鞬罽之遲侵適當周雅雨
雪之時炯在漢師露涼之境未遂疆陲之辭成正深
疾痛之致心成訓星馳欻聲雷動恭惟 皇帝陛下
聖明御極神武折衝萬里而見河西莫不仰帝王之
度一飯弗忘雖鹿茲其惘士卒之咨言曰大哉見至
涇也臣敢不布宣睿旨勉諭戎行以彥遺君父之憂
敢切燔療之自訟下詔致武夫之感可占冠雖之將
平

賜香茶謝表己未

分牧炎方濟違祥痺得宣涼殿特賜甘芳莳壁崖之
優除撫孤踪而寵擢伏念臣重來嶺嶠愈迫崦嵫開
值黃楊正苦痾魔之在肩痺羅青草且慶氣稜之鬱
蒸敢期鯆衰之軫情乃辱宝奩之頒賚輟雪濤於官
焙分煙縷於御爐寵綍遠揚塵襟頓濯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離明其照乾施以時德燿馨香措邦家於
康又心濟濬泊與造物以同流倚恤微臣亦叨殊賜
臣敢不登嘉下拜感激中藏九一飲之間頂踵敢忘
於恩意茲三重其教惆悵莫既於謝私

開慶改元賀表
三紀開端昭示作新之政一元敷號聿承創守之規
綸音誕敷綿區胥懌恭以開寶肇基之始慶曆繼體
之時王師出命而六合為家聖德作歌而群賢在位
允矣後人之啓佑斯其前烈之纂承爰繫嘉名用更
大化恭惟 皇帝陛下道符常久德協乾剛時乂維
天生聰明運量與天而同天善治則日來福祿照臨
如日之方中宣二祖之重光申萬年之休命塞紫雲
孫而及繼養方茲繩武以戒藩侯開天章閣以責太
平亦且武訓而延近鄰於斯有取其承無疆臣戍遠
嶠以康身望明廷而舞手適周曆之七百愈茂本支

本禹服之五千同遵正朔
賀牋
乾元更紀聿垂萬世之基坤載承休用叶一人之慶
播宣所暨舞蹈攸同恭惟 皇后殿下儷日齊明與
天同久戒昭彤管輔三紀之中興便並瓌旒譚萬歲
之內助肇新昊號益揚徽音臣護戍炎荒逢時嘉會
雲山五嶺奉行方春寬大之書風化二南欣見中夏
升平之治
景定改元賀表
鴻圖肇祚將啓佑於後人鳳曆更元爰纂承於前烈
星馳渙令風動坤維若稽藝祖之紀庚申遠迺成周

之曆丁巳屬時改歲與昔同符當三百年熙運之回
衍億萬載丕基之永式符天意乃援民時恭惟 皇
帝陛下克艱用心禹湯責己窮則通通則久撫斯世
之艱雖靜而定定而安措康邦於寧救自今以始又
日而新臣遜守遐陬甫聆盛典二月初吉卒瘁老以
德詔書萬里同文俾裔夷之奉正朔
賀牋
歲在庚申云見開基之曆日維甲乙肆頒改紀之書
慶溢宮闈歡騰臣宇恭惟 皇后殿下禰天王極儷
日並明國之本在家每盡相成之道上以風化下尤
嚴正始之規迺景福於無疆保定功於有永鳳編亦

舊璣社稠新臣邀守桂藩邊瞻椒掖深仰其大號已
親際於休期坤元同資生願共觀於善治
己未春病謝賜雄烏參附鍾乳陽起石
身嬰宿疾幾貽綿蕞之憂慮軫宸衷特達珍良之賜
陰恩遠被生意徑回伏念臣寖入衰年適當寒數風
霜早歷已嗟老馬之力疲瘴霧重來常恐跕鳶之困
墜眾乖調攝腠漆綱碌積憂踰歲之使然曠職秉旬
之漂甚攻茲危懼乃辱匪頒蝦墓石於上方蘇菲蔚
於下體茲益恭遇 皇帝陛下仁周萬物德並兩儀
勞問遠書謂克固嘗蒙於漢帝傳宣賜劑必李勣克
稱於唐宗顧臣何人親逢此典但鞠躬拜既泱髓皆

恩方病在腹心殆亟养病之祈惟礼優體貌尚所寛
疾之休

謝賜臘藥表

五嶺冬深正報戎蔽之亟九重天近又叨尚藥之頒
惟疾之憂所施者博伏念臣重來煙瘴再值風寒爰
左腹之憑陵幾同无證趙右肩之保固恍乏良方當
雪霜暴露之餘奉雲漢昭回之賜分之珍劑藉以全
奮回生意於析膠沸歡聲於扶績寵蓋恭遇 皇帝
陛下使臣以礼濟衆惟仁雖捷上妻頻每念漢軍之
隨指有功同英國更優唐帝之剪鬚自顧衰殘豈勝
嘉惠臣敢不對揚齊壽推廣衛生不惜讓六尺之軀
曷安大藝何以起一方之病輙易上醫

乎被出人誣告蒙 恩免逮行謝表

臣今月初七日準省劄以臣奏乞將男杓更與追官
免為化州之行正月初五日奉御筆云云臣竊以出
人陥小于于悲無地祈哀聖君与上帝同心自天終
覆奏函朝上宸旨夕頒荷大造之生全撫愚衷而感
泣伏念臣雖無能解囊畏官箴自胄禹以來忝傳世
祿凡父子而處敢昧義方本忠孝以相承豈礼法之
敢越秖由寡慮不善知人出虎兕於押而飽且噬人
延蛇虺于庭而毒貽厥子不謂十年之恩義乃成一
旦之仇雠若如其誣罔之辭將不免誅戮之禍焉 上
在上昭鑒實臨冥冥之中明神可質蒙聖恩之寛大
僅薄罰以保全速別生離難逃行役老軀久病謂必
殞先巫忍死以哀鳴罪好生而從欲遂免四千里崎
嶇之苦盡歸九重天溥博之仁家門幾覆而僅存骨
肉將散而復合此再生之恩也盡九死以報之茲盖
恭遇 皇帝陛下澤洽垓埏春育動植匪伊殺風
而霜露以宥恩至公無私天地日月之合德曲盡君
臣之義常存父母之心遂使愚男終蒙聖宥臣敢不
闔門戴德息交絶遊結草銜環報宸恩之無所卧薪
嘗膽異天理之自明

謝賜銀絹 辛酉

嵩嶽三峙貢僅春朝之辰丘園一介錫叨晝日之榮
服命優隆捫躬激烈伏念臣王為屬品幸際昌辰奔
走踈遠無毫髮之圖報生成大造自餘孫緣以宥恩甫
皆野處之婦備效封人之祝歆朝春遲乃有匪頒絜
茲戔帛之華重以精鏐之貺龍光俯逮愚分曷勝茲
盖恭遇 皇帝陛下明照百官光被四表臣欽民父
衣在笥而帶及私衷捨適安宅惟賢而不貴物曷來
嘉惠貢及陳人臣敢不精白承休庇洪戴德盖惟秉
彞秖君賜以敢忘金石不渝頼臣忠之益厲

可齋續藁後卷之一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二

啓

宣閫謝尚書

天預西陲踦二長而閫任地連南紀錫三命以來宣既陛之書殿之華且賜以儒科之寵摛墻弗獲及境惟共騰西土厥惟艱哉至今日其壞極矣吏貪而俗誕民困而兵驕蛇豕痕食蠶無孑遺蚤晁魚爛不可藥救古人如孔明叔子且難二境之兼柩中興如魏國雍公是亦百年之僅見何能為役而有此行頹如某之蹤屠歷盡平生之艱險禿頭霜雪誰憐江海之畸人舉目風煙幾類邊羅之老枝屢請掛冠而康遂復令賜履以于蕃雖鄉鄰之闘方殷適多學肘空賈胡之留啟後实匪愛身可以止則止焉謂之進則進矣歷數三十年之需閫霞轍相望與懷八千里之去家虛舟焉往起此瘵痺不仁之證況非畏棘是前之能猜言思之孰主張是此益其官廟堂人物道學主盟興孔而作秋宗自信王祝之深騰完撰而默帝載將登金鉉以顯膺蓁言畫斧之封圻每發披圖之規略過加提獎俾備奔趨蜀父老聞相如之來攻恐孤於群望漢公卿主管平之計康克齊於後圖

謝都司

嗟蜀道難值邊群之災亟須荊州衆奉上命以來宣既陛書殿之華且錫儒科之寵控辭弗獲擬役惟虔若時時憂莫息而事有在蚤晁耕桑之壞秦為戎馬荊棘之墟大川將渚而捧土莫支沉痾未甦宜乞劑可起必將中興虞張之頹望始摘于蕃維使古人羊蔦之後生亦難秉任頹惟某何等綵屠足跡所之殆不離乎疆場頭顱如許祇宜老於山林未容掛神武之冠乃復賜齊封之履騁番三錫聯合二長前驅久戒於閫津後殿適專於掣肘敬興王事塵其致賈胡之留越在戎行敢不救鄉鄰之闘行止非能於自必利鈍何可以逆知固非頭舞而非下之賜心惟愍類盡而猶求之馬力孰為之地所恃者天兹蓋伏遇某官子雲岷峨之英元宰廊廟之器河山風景每憐鄉國之顛危桂棘謹獨像戟廷之處置曲加九鼎俾暫重坤致疊胄於龕幕頗局勝於妻寄韓射盡瘁未知敵骨之歸蘊本於衝掀藉精神之聚

辭荊閫印謝三府

向髮戍邊復分弓於蜀道青油命閫又上印於荊州寬朝家一西之憂釋疆場五年之寄轉旋機妙坎北德深伏念某自猶庸人滯膺頃使以老當知止每嗟暮氣之衰雖事靡辭雖何有秋毫之補是猶幾緘更拾雅髽無免寧羨到於岷峨當猶虎之負嵎不圖貽遇婦之笑對飛鳥之墮水壹料作賈胡之留無而踦

有特孔明之空言險度乃管平之難事二千里相去
中攜幾鎮於擁虛七八月于茲後務每虛於瞻責正
請喬丘之代怪聆胥紳之諜雖未能掛神武之衣冠
且幸獲更臨淮之麾幟捲藏韜有之半炆方頗輕肖
調黃耳之三鴻恩皇重蘇盡恭通其官股肱社稷寄
握乾坤應四方事會於户庭細一世人材於鑪鞴念
蜀當封豕之難既易地以皆然謂劉表常炷之中非
浮人而不可一新所付兩適其宜遂令負棗之小夫
獲逢簡書之大慶凡四序之相為更迭豈敢忘生生
化化之功猶一元之不可測窺庸更冀至至終終之
道

賀董參政輪筆

光奉宸章秉行相事用分日輪知之舊與將以有為
正代天理物之大權逆其憂立當此世運艱難之會
正須儒真調一之功華夷聳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
六經辯學三代全才富比范西儒歷藩翰四方之事
兵左輿右風推樞機兩地之備自端委於思巖已熟
請於省局孫專省務式副民瞻朕太平必斯人周帝
衷之素定相中國戒生事薄海內以何憂允百垂紳
同一奉觴某身康萬里目睹三階令保獨有之天可
卜更生之地在大造執四時之信何待祈禱与摩生
圍一氣之鈞專惟私賀其為欣抃來既數宣
罷被宸章秉付省務用薛呂輪知之與豈容寧席之

賀程樞密輪筆

久虛聽文富並拜之除將見制麻之立播當此世運
艱難之會正須儒真調一之功華夷聳然宗社幸甚
恭惟某官天民先覺王佐大才勁氣正聲久動嚴凝
之聽善謀能斷素推邦鵠之方自昔握於洪樞益其
瞻於維石暫焉分日展也格天仲尼為東周寺豈但
攝行於魯政司馬相中國矣自應相戒於邊人頓与
垂紳同舉觴某身康萬里目睹三階尚殊處蜀遺
之贄疵久矣焉首丘之骸骨開快活條貫已頓纾矌
敗之憂作業曹規桂幸並識變通之策

謝尤內翰四六劄

班陛月殿偃傞敢辞恩錫天壤丁寧有詔服王綸之
溫潤知儒匠之發揮恭惟某官善類津梁斯文山斗
爵德齒一乃本朝文富其人才學識三在西都班馬
之上從容視草寀迭任視論撰典之詔書雖武夫而
為之感動備古灵之薦薦凡名士盡出於搜羅爰啓
前旒倚於舊履飾歷踪於宸宇傳宸意於綸章修有
龍光倍增萬價某蒙休厚甚控已懷然嘆玉闕人之
蜀帰惟祈反汗佇金坡仙之故事敢瀝儒毫

謝程中書

書殿升班正上循墻之請詞垣软命忽承置驛之傳

發揚藻之發揮凜貫若之懷惕恭惟某官世之底柱
學者泰山正色立朝爭誦元和之疏紙雄文撐國陳
觀建武之詔書贊聖學之就將馨嘉謀之獻納持筆
瑞華衮之字豈片言輕乎於品題揭胸中金鏡之明
無一士不歸於藻鑒屬時視草指日位視龍光布於
十行篤借增於三倍茲誦言溢潤澄已恍盈嘆玉閣
人之爲歸惟祈及汗佟紫微郎之故事敢啓濡毫

謝年中書

命而遷命而傳載騰控免之章言如絲言如綸而被
弗俞之詔對宸恩之寫衷知匠手之發揮恭惟某官
泝泗正宗岷峨間氣孟子敬王之學陳善閉邪昌黎

貫道之文温令如古議論動関於治體精忠自結於
主知方在東唐兩制以黼藻皇猷作宋一經以潤色
國典公春秋之褒貶贊日月之輝照將儀廟堂以福
區宇慨念蜀鐙罪危之急章忘越吟縫綣之思借箸
前籌慮無遺策封囊上奏言靡隱情屬當胥元帥之
共謀豈無謨大夫之可使取諸鄰而付畀進其職以
自宣想風采於四方揮明白洞達之意傳天語於一
札肯丁寧勉勵之辭修有龍光倍增篤備其救弾智
未出漂竿頭爲公討圃不違私諱受虚名惟思致貫
志誦言渙發揮已震驚反汗是祈顧借衷言於翠幄
濡毫不勝敢佇故事於金鑾

謝直院

歷年請老存以疏祈細札成文本之罪可服王言之
深淵知儒匠之發揮恭惟某官東壁寒芒西閣巨擘
攬轡而澄天下以風力稱結綬而登玉鑾皆文字選
請屢贊緝熙之益封囊披剴切之忠方茲彌綸國典
作宋一經黼藻皇猷兼唐兩制布詔令而山東武夫
之皆感承顏問而河西羌狀之具知爰念岷峨誰忘
鄉國猶以分弓而在是廉容抑履而去之傳看查於
瑶詞飾塵綜於家字龍光所被篤價有加其三復絲
綸一帙銘鍺肇念春晁之瘝疾既極乃若犬馬之筋
力已殫供德豈宜愈增驅馳正亦何補彼言議臣每

弗詳於利害爲軍國計可不亟於變通以用蜀則請
使者又寡以借剔則更新之宜一遅回久此暌敢必
然盡遊勝以寄懷俾已頒之早遂至如異與式重學
顏是維玉閣老之尚留敢啓金坡仙之故事祝云祈
祖始屢南澗之蘋辭日濡毫敬謝北門之草

謝蒲制使 賀生朝

揆余初度嗟苦李之誰憐作此好歌喜仙蒲之俾壽
發清商而一唱樹弱羽以載棠恭惟某官周福禄卿
晉詩書帥分弓賦政同閫以障川流描槊成吟持酒
而聽水調屈臨十乘加貢六弧循拾絳縣老之紀年
高出巴里人之屬和芙蓉和發膾傳樂府之新聲松

栢後凋當屬明堂之遠器某深慚錦薄君稱袞華香山五十八之歸問尊驗而決矣崆峒千二百之祝僕莫菊以酌之萬歲嘉獮七襄莫報

謝程都大智生朗

對長庚之夜月嗟此頹齡播明道之春風發為佳脩修鹿鳴之三拜華筵善之載生恭惟某官鄉黨名流哦有巨擘君遠使以礼風推條教之精明子矣人而敢盡出文章之典雅屈臨然嚮加責柔孤於德羽之哀遲引清商而激越和音三歎此風寬古晉之戾才老一來東海副歸周之望某自慚錦薄君副袞褒懷香山五十八之歸不日問且樊而佚我工崆峒千二百之祝指期頌松柏以報公衛哉惟深銜黍易睨

賀程丞相

宸廷播告揆席書庸更調琁瑟之絃一新韋聽綱運化鈞之筆允屬鉅儒開興代之清平冀皇基之鞏固慶闔宗社喜動華夷恭惟某官斯文主盟有國氣脉自擅禁陛之武即勤巖石之瞻開天章闕以晴咨上意以太平而責望生成事堂而弼亮公持足弘濟於時艱既共推慶曆之卑且輪知開寶之印屬當龍辰妙東琉觀海知君誰耶曰琳與虞者之相定矣冰成則瓚篆聆宣置右之麻莫不奉在廷之筍此閭世運式副衆心自茲迮平津之閣以登賢豈但減黎幹之文恍用而宮中以得雨而称君實拜而還人以生事成氣形之和而天地斷應聲色不動而海宇自安豈常人之智所可為惟聖主之明後能任恭惟某官堪與開氣廊廟真才學孔顏志伊周術業六經之仪出君堯舜身憂為勛庸千載之自期力量足以整頓乾坤精神足以動搖山嶽敬持主一道贊能羣自見於青蒲而簡之討論已隱若黃閣紫樞之運量得君如彼上將望於太平舍我其誰天宜降之重任肆由政路徑躋台司甫頌九陛之賛書旋動三階之喜色雲霓久慢霄旰方勤偉哉作霖之平夢蔣帝發迅其闢風之頃捷奏王師檝織之叶應若藐周軸之尊安可下臨而化俗命一傳而遠人遠陳必且相戒言一出而東南民力其亦可寬水旱盜賊弭而不待閩山川鬼神寧而靡不順以杜羣枉以薙百工昭令聞於無前垂景光於有永某幸當□節親見明時方蘇一丘耕鑿之苟安無復萬里關河之入夢一開除目有倍懽悰燕雀賀廈屋之成康無凌霄翕鳥雖山林之遁猶在生全

賀丁丞相

宸廷播告揆席登庸利社稷安國家風貫上宰弼諧之望理陰陽撫夏夏隨叔真儒康濟之功並總鈞樞屹陰柱石嘗謂世有數時之相出於天生命代之材

人心僉定國步何虞自今三時調玉燭之和四海壯
金甌之固總衆職稱上意未論輔運之中另有一德
享天心罔俾佐商之專美某身縻煙瘴目睇雲壇坎
壑方懼於貢山燕雀載欣於廣廈洪鈞塊北未路依
故畫歸鞠躬惟有謁進臣之恩乃發蹤指示但知奉
相國之廟謨引領康衢曲踊三百

賀林參政

晉貳樞庭豫參國論總五兵而瑞本密賜籌幄之親
贊萬化以調元秉均政堂之峻三階炳煥九廟尊安
恭惟某官智蓄千年眼高四海虎踞藻彩煥潤色於
皇猷肘後芝苓病延洪之國脈密勿輝旒之妙簡便
蕃王謡之親除編儀清切之司備罄忠嘉之益承明
之廬勞侍從之事至上履聲廣廈之下考仁聖之風
仍重禮席正君德於日就月將之際挽士心於泣顏
潤側之餘天子必有四鄰眾論共進列公輔閱于兩社
翊贊神謨當內治外治交急之秋乃文事武事並用
之日錫三綸繂共二樞機帝謂倚嚴而隨蘇於早
歲皇靈丕暢明星頓掃於遼州九重宵旰之憂一
旦慶風雲之會如身之使臂指豈由脉絡之相孚元
首之有股肱共喜精神之胥契既調璇極必啓金甌
平輕重於一舟巫展濟川之略寄安危於八柱迄武
支廈之功以福華夷以壽社稷某謀聞哉命喜激懦
衷風雨隔九天敢作天上故人之夢雲山蕉五嶺但
馳嶺南驛使之書尺楮荒疏寸襟搖曳

賀朱樞密

擢從諫長晉陟樞庭如身之護風寒方藉帷幄精神
之運若早而作霖雨頓新鈞陶造化之功文明啟之
興華政事堂之增重用儒之慶不譁同辭恭惟某官
經國羅材康時妙略高標于柏風聞御史府之祥輝
集其冠簪著中書令之識宜生間氣遠邁前芳風聽
運海以高騫朝鳳鳴陽而將出遂登臺要津結宇知
白簡横陳弹擊風霜之凜冽華悍勸請繹燕日月之
光明既揚搴擊之威尋趣上坡之式知君當道歷陳
格心數百奏之言進德尊親爰立執政二三臣之列
屬時機之交急勤旰食以疇咨觀大勢如敍棋然看
着豈容於或誤必諸賢若推車比肩々惟主於可行
庶幾同寅而協恭斯可運籌而制勝何患國威之不
振要發天意之不回璇極既調金甌必啓方將富貴
聆紫綍信激丹衷陽五嶺之瘴煙雖念鳶飛之點水
遡九霄之斗極願言鴻摘之回春

賀馬制置閩荊閫

拜下剛辰宅閩荊閫佺隆近聯總使名四大以身兼
耕重上流合地勢二長而字運號令百城之聲聽威

聳萬里之震搖凡屬見聞罔不慶快恭惟某官三代人物四海吏師盤錯事機以禮樂詩書而酬應縱橫武庫皆仁義忠信之發舒勤勞一節之精忠密勿九重之眷注治內治外足食足兵堅定力於係書暢皇靈於河洛問俘人於江左周賴夷吾謀重寄於荊州雖為叔子將求代避無以易老臣付之閫中營鑰之司俾授以天下版圖之半爰陞珠殿以重王垣旂旄千乘之星臨營壘三軍之雷動慷慨出師之表激日其如磊落籌邊之圖平時常講自此開悅心以集衆益昭大義以撤中原國勢屹然天顏寬矣撥狁孔熾我是用急姑煩我薦之旬宣徐方既平王曰還歸即軺命建之趣覲其投林不容度嶺重來方當風蟬之心驚摘記雪鴻之爪在羈可蹇報賀履馳情豈徒充陳跡之藪糠抑且窮餘輝而分績戰河南戰河北敵嗟值斯世之孔艱主陝東至陝西所願同心而共奠

辭閣帥浮利謝程參政

萬里遙歸寧漢驅馳之夢九重從欲遂酬閑適之私既仍秘殿之除且被真祠之奉恩深禁籥威極輪囷伏念某孑立孤蹤多奇薄分自戍淮於昔粗知慷慨於事功遠度嶺以逮浸覺消磨於憂患累載周南之滯局時蜀道之難撥剸棘之蒼君甫職廢址犯風濤之洶湧復蹈危機有識寒心旁列掣肘當夷入腹搶攘之變亟謂遇戚頃淪胥而莫支所賴國威僅逃吏議言念四五載上東還之請至此而弗止奚為居思三十年任兩戍之人其間之克終者鮮幸蒙鴻造沉返蝸廬雖弊帷未忍遽捐果鉛刀豈堪再割諒令沙之福地焉敢望茲作天日之散人不翅足矣凡茲僥倖盡出作成茲蓋恭遇某官學有斗山國之柱石用分日輪知之舊典偉相事之秉行乘代天理物之大猶知上心之允屬極世運艱難之會恢儒其調一之功當泰九二馮河之初方賴包荒以長君子之道於茲七月流火之際延蒙序情以惻征夫之歸請言思之更生賜也某遯居沮洳阻謝欽翹為太平幸民自此屏山林而投老作中興名相而當精香火以祝公

帥蜀謝程丞相

巖廊科頹載恢四國之遠猷蜀嶠蕃宣俾曠十年之故步佩一陶之至渥伸再僂以隆容祇服寵綏感深激烈眷五荒素不知於兵革視三陸則大異於觀撫自憂中國鳥獸道之通段頗南海馬牛風之及致勤廟算乃創闡謨做諸皇祐平寇及置於使名賓自建炎凌江表有之邊備欸竟天顏宜屬時髦如某者病胥爲支暮氣已隨封疆奔走燥疲靡以弗休丘壑累歸隸投林之不容甫息肩於吳下隨受任於湘中日月幾何江濤如此忽俾被髮救鄉鄰之義方慚據積

貽馮婦之譏千里度關詎敢辭於王事寸進建閫乃
復忖之郡章是循微躬使負於丘山豈以老馬嘗更
於岐路顧瞻玆土更異往時甲兵錢穀之拷如城郭
人民之愴甚新戌之蕪雖賦囿所驚心舊我之棣已
空何堪舉目不主張是孰扶持之玆蓋恭遇某官命
世真儒濟時碩輔整齊區宇有一德以享天心端委
廟堂總衆職以稱上意謂南服創生於向而孤蹤
備歷於邊頭遂授遐揄游膺委寄某敢不恪共夙夜
勉竭涓埃嗟定遠已衰未必有玉關生入之望惟弱
翁是主不徒為金城馳至之圖

謝朱大諫

中朝經遠合五覺以專征外服勤勞越十春而再命
既循墻而周避知推轂之有歸被役云初奉緘致後
騰言南土素隔湖方自喬表辭腹之諜傳而常守匪
心之慮切穹廬千萬里兵難測於事情指紳二十年
不過忖之議論致勤廟算爰創關踈始微紹興將取
忠定在潭而兼制建稽皇祐辛同武襄平廣之有行
其如非材冒稱此選伏念某頭顱已老筋力盡衰不
願酒泉入玉門爾幸一閑之適我思桂林從湘水自
知再出之非嗟哉樸茂廣以美之发甚覽慶播而可
鼓國恩至渥君命雖辭士衛之柳雖存召伯之棠何
有強顏至止甲兵錢穀之何如舉目愴然城郭人民

之若此敢憚身後銜於煙瘴袛虔手莫障於風濤匪
霞疇之孰主張是玆蓋恭遇某官斯文砥柱善類津
梁今之世檢孟其雖哉天將降之大任古之臣如黯
近之矣上素東於序知憂時若饑求士如渴凡為而
一新於任置皆披頭審贊於圍回旋玆選掄君為撫
塞備南韶寬湖廣必蒙宏論之發明制兩事在朝廷
猶待大權之運量

兼漕謝丁丞相

南服幹方一其可再而重轉餉二者得兼在辭莫遂
於回天簡擢实縣於違命伏念某屢更藩屏何補涓
埃崦嵫之境漸斜眉華如許邯鄲之步重問足力已

疲方啻烏𩁹通道之是虞正恐蚊𧎥負山之弗稱若
時漢漕仰給秦梁舳艫寸寸銜尾而前營壘整整張
睍以待備叔子始至糧裁無百日之儲從營平留屯
兵安能期月而罷以如斯之匱急宜專屬之英髦恩
謬洪鈞責叢小己顧且柔秖不勝致艷之憂奎與庚
但惟知請益之歸非藉主盟曷堪委寄恭惟某官濟
時上宰經世真儒國家刑政之明未兩當周於牖户
甲兵錢穀之問無日不至於廟堂一新造化之精神
兩盡遠閭之讀書致令衰茶振放驅馳思葛亮之盡
力鞠躬哉尤難於斜谷頼鄭侯之發蹤指示庶可給
於關中

回太平州年侍郎

護戎西陲因功宜黜乞身東里有詔許歸籍鍾呂之昌言釋巫山之重眉來皇謝穦先奇慶函恭惟某官洙泗的傳岷峨間氣文章典雅歐陽韓子之材名學問精深君實景仁之流輩孤忠致主正色立朝非堯舜則不陳以稷契而自許朝夕獻納無非社稷之謀日月就將咨嗟帝王之學疑甚漢一經之述作絜然唐兩制之彌綸厭承明廬公雖勞侍從之事守庭陽郡士嘗望桂闈之留轡焉話南豫之兩眉此石壯中流之一柱香凝道院細尋盤洲文字之盟指授蒙衛要使雖因功名之祿行且任爲軸廟堂之寄不忘懷坤維鄉國之思始焉以父老之論而遂之行且每於公卿之議而謂其是風舟佳濟雲廈焉依叔切非僕驽之行不至如穀器之墜今而免矣公實主之某褻朽如斯歸休已晚雖聖恩之易地求忍棄之然愚分之踰涯欲何爲者自此耕鑿將終於一壑豈有夢想敢到於三山慶躍有加感慚無極顧視此日中之虜愧退無肘後之方惟保蜀所以存吳非資吳不能救蜀權宜歸一謀戒孔多雖顏事不當言而竊憂其胝足代朔方斲營壘喜今得光弼其人制兩事在朝廷此則惟希丈是望

回嘉興謝大監

不佞驽有命寅焉遂小子之歸狄顏受屋焉派將以事大夫之賢者來皇適欲肖奇貽緘佩盛德之除謙拊敬哀而增愧恭惟某官屬錫赤城之間氣鳳池黃閣之芳猷文章足致身非假漢鄧禹之世閥功業嘗餘事周傳習元石之家聲剸繁治劇牛解刃游騰茂其英焉輕車熟務倚毫深於譙晁風采想見於搢紳出而課最更旌入則躋班二監上念股肱郡簡求恙憲之師公以腑髒親重寫清華之直去天五天之不遠豈天二紀以久淹眷年之借寇君此周邦人之願五月而雖齊政便當王所之歸俯冠康班以光槐鼎某孤蹤覊鞅萬里馳驅屢仰枘之新恩拈予環之寵幸甚釋杖山而遂聽責司疏老孫丘以終餘年有以庇之是所望者聽奏岐豐鼓之頌喜溢耳之洋洋奉薤本水盂以從顏傾心之望望

回蕭總領生日

白毋奉庚觀我生而昌企鄭僕專昴作爾壽以宜昌徹忱久闕於辦香新製乃貽於機錦榮瑜傈藉感極輪囷恭惟某官玉尺捧方冰壺瑩徹忍人愛樹愚時南國之召公袖手觀泰今代東山之安石將既履趣星辰之步姑揮竟成月露之章禮重蓮莉厚甚漢魚之惠我音諧宮羽宛若孤鶴之掠予某甫年頭六十之年後行脚數千之役方嗟躬屏是稱程最喜誦陽春

寥和之詞所愧瓊瑤之莫報堅歲寒後凋之操相期
金石之不渝

回安制置生日

當香山六十之年捘予初度與蜀道八千之旁道哉
好詞荷傑藉之意勤知輪囷之感極恭惟棊官東山
聲望西土典刑肩中小范之甲兵腦寒閣限筆辰大
蘇之翰墨名壓岷峨曆驗行訪於澧蘭洴句侑於於
湘菊愛忘其既暑過平情其方勿痒之與嗟宜襃嘉
之克藉林泉有約且後為水北之山人金石論盟何
敢負河東之父友

回江東李滄生日

六十平頭猶作江湖之倦客三萬神祭侑於家世之
陳人責弱質之朽拔燦新章之傑藉恭惟棊官公挖
奕葉仙李盤根懷平泉一花木之盟不忘故國對秋
浦九芙蓉之勝坐護長江猶希又加惠於吳宗以明
允寶胝於蜀譜愛忘其既暑過乎情其方勿痒之與
嗟意襃嘉之克藉陽春寥和愧無報語之瓊瑤歲寒
後凋願偕交情於金石

賀蔡同知除叅政

漁舂恩綸晉陪宰府輸知中書之印既藉猷為胥調
更化之猷允資忠力國論扶持之是賴皇圖平治之
有關與軸仗基麻綸嗣播其事甯晚節獲睹明時聳
聆除日之一傳何啻歡悰之百倍閭身屢座無從笏
賀之奔趨投老丘樊但切擊壤而鼓舞

賀張尚書除簽樞

升華書殿晉任霞廷五材誰能去兵況值修攘之會
兩社間以為輔允資弼亮之忠漢當更化之方新胥
用真儒而何幸精神會聚道德安疆恭惟贊慶之至
其事甯晚節獲睹明時放聆相業之有聞知與與人
而胥於國家閒暇顧覩道洽政治而后協心田里使
安所謂時和歲豊而適受賜

可齋續藁後卷之二

嗣男 朽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三

奏申

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

臣六月二十四日準遞到　御前金字牌入內內侍省皮匣　御寶實封降下尚書省劄子壹道六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李某除資政殿學士職任仍舊可節制四川邊面特與依執政恩數臣拜聞恩渥倍切震驚臣竊以陞華書殿視秩政塗中朝所以待近弼之儀申命戎行兼制邊面南渡所以用重臣之意如臣無似揆力已窮方甫五疏丐休之餘忽被一札褒遷之寵服君恩之至厚顧時事以敢辭第惟一介臣之技分量不可過盈四封外之任司存不可踰越矧其孤立本乏寸能經營襄郢猶新淩來蘇應接已憂比舊觀覺異正支吾之弗逮豈負荷之可添聞者輒及鄰憂害閫國事特以瞿灌戶門之相倚敢云眂晞脈絡之與聞遽爾妄之詎無謀者孫天寵便蕃而盖命縈人心觀感之一機自揆弗暇顧後侵官欲罷不能乃今進職不特犯卑予奧尸之戒抑且負小人乘器之譏用瀝由衷仰祈垂聽伏望　皇帝陛下曲回聖造宣諭輔臣如未容舊職之控辭且乞賜新除之寢免僊爲鄰助別付時才庶免積於僉言亦退安於愚分

第二次辭免

臣昨奉　御筆除資政殿學士職任仍舊可節制四川邊面特與依執政恩數嘗具辭免今月十五日詔書不允臣祗承聖訓交惕遑衷竊惟朝廷閫任邊方責量能而授人臣出任國事不量力則危必其智略可副於倚毗不待恩數由示於優假臣自知庸老累有懇祈在正當三宜休之時豈應在五不韙之戒矧陞其秩兼制諸鄰嘗倡僂以備使肆丁寧之益至上恩如此臣忍負之第臣去留之際踧踖正不自安辭受之間觀聽尤所感屬階而上濫帝容冒寵越境之寄則不敢固辭蓋已條奏事宜丼聽處分猶懼兵難於踰度有如識者之共憂用瀝血誠荐瀆淵聽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天澤軫念時艱不必假臣以非所宜居之官所乞許臣以可以有為之請謹當報國何敢受身所有資政殿學士及執政恩數決不敢祗受其節制四川邊面職事續降指揮下臣即當消吉恭奉施行

辭免宣撫出身恩命

照對臣閏六月二十一日準遞到　御前金字牌入內內侍省皮匣　御寶實封降下尚書省劄子閏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御筆李某依舊資政殿學士除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一面措置戰守進

司夔路又尚書省劄子并勅一道奉　御筆李某特賜同進士出身臣叨被寵綏深增戰栗竊惟一月之内濟厚九天之恩以若庸愚叠蒙擢任念臣連歲之請所冀者求退而非欲求進近日之奏所願者辭榮而不敢辭難正需處分之時則敢祇承而暫制詎期再命而俾兼人十年選當制閫而復使之宣威三奉見黜礼闈而今叨於錫第且尚仍於荊牧始進次於夔封寵數之極恩礼之隆委任之專責望之切此時而有是命何說而可以違但臣考南渡以來以荊兼西土之事臣謂雖除而中輟臣珙暫受而即辭況今荊臚戶之尚虛蜀籬落之已壞垂危之證有識共覩矧時論之所陳見人心之攸屬或乞輔弼大臣之填蜀或須文武重望之帥荊以臣無能曷克兼領維孤忠之自勉按大義則當行二境受敵如其有虞一物不牢則將併弊在旁觀猶駭若顧徒手以委之蓋事力可以使人名於豈足以使人威武可以卻敵官職豈足以卻敵偃然受此謹謂斯何不惟已有徼取于上之嫌亦恐人有誘致而前之請須身遭恒貽國之羞用盡露於肺膺敢再伸於悃愊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粗守於忠實念臣將踣於艱危容臣拜下則辰奉行節制免臣叠動君寵徒重人言將先來資政殿學士及今來四川宣撫使賜同進士出身恩數並與叔回所有勅劄已齎留制司激犒庫不敢祗受

第二次辭免

臣昨具奏辭免資政殿學士特与執政恩數及四川宣撫使并特賜同進士出身恩命今月初七日十二日連準詔書不允臣伏讀詔旨之反仰見眷着之隆退惟公徽豈應屢瀆第念擇士塞潰有識知其為難畀荼致危旁觀實所共駭有如蜀患不待臣言朝廷假之以寵榮授之以委任　陛下申之以訓諭期之以事功臣復奚辭可以引避但政路礼秩不可躐而升儒流科級不可竊而取以連歲之切於請老顧何當而偃然叨榮至於宣威建官事體尤重軍民之所繫望吏狄之所觀瞻不必遠稽先朝備載近本前比臣竊見前制臣孟珙辭免奏疏當時以亭武之節而建宣閫亦俾兼京湖之任而進夔門珙之言曰邊令赤手以當壞爛空虛不可支持之地臣一身不足恤一家不足道宗廟社稷之計是用臣緘默而議之何以迎天下萬世之責珙又曰今日事勢非捄蜀不足以保吳非資吳不可以捄蜀若令臣奮空拳進司夔州決無可為之理所乞撥於兩淮標選精兵三萬聽其調遣且乞湖南兼隸當珙時蜀未大壞荊未有襄郢諸城邊面也珙之不敢輕進猶如此臣以文吏豈敢望珙將略珙以為難臣何敢慨然易之前所以不

敢同避者以朝廷止令節制蜀邊時允衆憂𢙣勉副
應聖詔累至今乃必欲臣之祇拜恩榮進膺閫任此
則正犯珙戒者亦臣能臣今以節制司行事已自踰
自若俾進司夔門固不敢憚前望無糧足給之後務
區處之將人臣自當擇日前邁雖是宣威建官一節
則既與孟珙所請之軍與又無孟珙兩科之錢物冐
昧而往徒擁虛稱時衆無以寬　陛下之顧憂無以
副兩人之期望萬一事不如人意筆之史傳亦將誰
歸是時　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矣至於美名好爵
足以榮身臣亦豈不願泰持以利害關繫如此沐冠
貽誚嘖嚴取亡此又臣之所不敢也用是披瀝肝膽

不避再三上瀆淵聽伏望聖慈憐臣平生衆難之跡
察臣今日懇切之悰寬臣以所可爲不必強臣以所
不敢容臣與蜀閫協力備禦隨機應接畢此冬防之
後撿奉三年以來累乞休致狀敕令歸死牖下所有
恩數臣未敢祗受

第三次辭免

臣近在旬日之內屢被詔書之頒錫以寵獎之華勉
之以事之後君恩至渥臣子敢辭第惟一介庸陋實
無能解之可稱三命寵綏俾非分量之當受敢輒忘
其度犯用別白以控祈竊惟公朝恩念閫臣歲加遷
擢以循序而升則可若躐等而進則踰越以速臣騤

視近郊況俾聞於兩晗未有副於上心先榮其身而
弗辭僚敗乃事以羞贖此資政殿學士執政恩數之
所以不敢受也至於宣威建閫事任不輕自狄累近
境以肆侵而蜀視比年而益壞固難其實當共扶持
修大其名徒耗用度況已行節制之事見此辦進司
之裝不量力以承將掣肘是懼亦特荆州妻界之未
有淮照命聞牽制而離爲此四川宣撫使之所以不
敢受也又若科名之賜雖寵然由場屋而得則宜文
字弗重久已絶望實功而予祇亦取羞況朝廷每以
假於人益爲任子不可居之選今焉庸雜之職初無
流品之拘苟承時徵采恐貽誚有識此特賜同進士

出身之所以不敢受也蓋是三者臣皆出肺肝之真
非飾情貌之偽敢特干一之過用鑿再四之煩伏望
聖慈曲回淵鑒特賜盡收於恩命俾令勉致於事功
俟畢防冬許從請老拜生成之罔極雖銜結以莫酬
所有前項恩命謹未敢祗受

第四次辭免

照對臣自今歲以來乞休致者三辭免資殿恩數者
二遠除宣錫第併辭恩命者又三矣臣之奏瀆聖聽
罪在當誅臣之控露愚衷辭亦已竭焉鈞所壓一芥
敢違第臣十年兩閫愧無毫髮以報公朝三載累章
所乞骸骨以歸故里屬兩事之孔亟奉上命而暫緩

此但當致駑蹇之力以答殊恩又安可貪爵秩之榮
以異初意適者三不敢之具奏一無他之飾詞載惟
貴殿所以示制閫之襃遷臣則今已離制閫儒科所
以寵宣司之假借臣則豈敢建宣司徒取此名當副
其實殆茲行役之際聞諸與人之言謂臣此去速則
制之留務顧慮尚多此行入荊蜀之制閫專制專免
荊之微力已疲於兩年之應援蜀之殘力易給於二
閫之供需近方已條畫利害陳詎敢為官職榮進計
實懼荊蜀之俱困將貽東南之大憂用寧嬰犯於威
鈇鉞以祇承於綸綍伏望 皇帝陛下推回天之造
昭垂日之明矜鑒屢陳收還重命俾臣安心訴峽畢
力應渝潼藉宗祐之靈獲寬秋冬之責早令休致實
拜生全

第五次辭免

照對臣不避天威屢有陳奏伏念臣昨蒙新降貴殿
及宣威蜀道并賜儒科節次已累具辭免十月一日
恭准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聞命踧踖不知所措
本不當再有違戾第惟臣自揆衰朽久懼福盈十年
荊淮兩閫犬馬之力已竭陳情細祿三載于茲非是
今日旋求脫身之計比因閫寄遞還叨被異數隣境
急援游錫隆名臣始終數月之間懇切累章之急迫
於時事詎暇身謀固謂委任則不敢辭恩命則不敢
受蓋恐前後之所請心跡之相違也乃若應酬西事
屢示見之奏疏秦行節制而敢不勉宣威建閫宜非
敢當蓋蜀已大壞非藉荊力不可也始意謂道而上
統率得人應接其後犄角叶力或可以挽淺略起壞
證揭來軺峽尚阻進變頻覺思慮損心匿處失節雖
事勢至有於當慶而君命未免於淹因進止一誤恐
誤事機去留載陳正役處分自料無能於罪譴意復
更望於寵榮用難恩袁重瀆淵聽伏望聖慈俯察孤
危之跡非出虛偽之辭早賜收回前項恩命或未加
默諭且令權持二境支吾一冬即許請老而去當拜
隆天厚地生全之賜

乞留夔帥手奏

臣竊惟比冠未息時當備禦之嚴而譬淺深日頤傳
閫之要諒閫眷聽不待臣言臣適閱邸吏知蜀夔帥
以中朝之有命在外閫以何辭第惟与荊唇齒利害
相關係蜀背吭形勢當虞利閬之離落因已思瞿塘
之門戶詎不輕翔策新城未見端緒既已至此的以
示敵必須得之鑰以浮人中道遷移後手難繼況粮
無一月之積而兵乏千人之屯若使下有踈虞豈不
大為梗塞臣累陳恩畫具告公朝正望先陰而以綢
繆系幾作風寒之遮護宜今遷改變懼空虛此非止

於荆憂亦未為於蜀計蓋閫宜於渝閫每事類有弗合宜於蜀將平時多不相能既弗合則慮有弗孚不相能則易至相激茲正當膠轕之際豈宜使扞格其間本為防蜀之圖乃失保夔之任更望聖慈宣諭宰輔君必改令韓宣往任利帥則竊恐列齊雖付夔城速須圖回早定委寄臣見候丙休之得請不當越次以有言淺涉疲及處閫安危撫然坐觀慚負俯仰敢陳管見豫告朝聽此夏月既忽而弗思將見秋風措置而無及今日之事固當為應接西南計尤當為保護東南計也惟 陛下加之意

乞早除荆閫奏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上干舂聽臣竊惟荆蜀兩閫自昔各當一面臣以庸陋始者誤蒙朝廷委寄節制時當危急不敢控辭繼準宣威之除且被趣行之旨廉察驅峽乃俾進渝在臣自當捐軀豈敢避事但自今來至蜀已涉逾月雖荆將跨年戴念昨於八月二十八日纔抵松滋又於十一月初十日既次秭歸兩嘗具奏欲望公朝早除荆閫正以後務之事恐關机顧之憂歲當更端日俟造命今乃猶未蒙朝廷處分臣竊見京湖兵事雖付呂文德總統司存留事雖委簫達辰衆皆覺是事權不能歸一意見恐有不齊冬防之粗安雖幸無虞春有之將動實所深慮東目光前營鄰近迫吾衆水將漲而圍我舟之宜萃漸茂而亦彼騎之利固回應變授任豈可弗專倉卒命帥臨期則已無及臣今相距二千餘里外一自泝峽每事已不能遙制止緣未除新閫猶且兼繫舊銜或者傍觀弗亮中聽不知臣已屢請將謂臣不一言只為蜀謀不思荆計倘或邊書陸警邊吏稍疏公朝又勤宵旰之懷是臣專遑春秋之責此身何恤惟國是憂用敢再披血忱以昔伏望 聖慈早賜 睿斷宣諭宰輔亟選文武威風之重臣或雲更閫寄素有時望者授以京湖制臣職事一新觀聽分任封疆不勝軍國之幸

回奏 御筆節制四川邊面

臣今月二十四日恭準 御筆以臣繳夔門書云崇金事蒙賜 聖訓者臣竊惟以邦析閫因鄰言而難拾貽漢閫顧授臣深以當謀敵期淵聽之兼容俯錫奎章而下賁寵之異教授以神謨敬精旨以欽承知鞠躬而激烈臣妄謂兵家勝負之事此亦其當朝廷處置之宜則無不服恭覩昭回之訓已新區畫之規將命姚韓分任益利且以夔子上流之重復擬文德兩浙之行當衆心疑惧之際逢幸聖算經營之先定界三將之協力与一帥以同心是雖多虞尚克有濟第以歸宣方辭而未進文德之動或弗孚衆母侯

大寒撤桑正宜未雨若待秋冬而後處寧無宵旰之
上勤至於委令微臣節制邊面因考前朝之典故不
同今日之事機臣浚之除節制沿江蓋自有宣閫之
寄臣鼎之請節制吳玠然終輟蜀道之行浚則運掉
近在於目前鼎則意向固見於言外以二臣之重望
豈一介之擬倫今俾兼制於二千里之遙始假虛名
於諸軍校之上鞭長而腹弗及臂使而指不隨掣肘
一司尤繫群望獨見豈能盡慮過空言不可用人謀
浸深荊力有限正恐兩地俱急為彼所窺設或一面
稍踈伊誰之責臣茲承寵命交懼愚衷雖艱难多故
臣子不容引辭而職事相干體統尤當審處儻昧此

危機而冒受是誘於好爵之縻臣已瀝私情備見
公奏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言之至切防事會於未
然速遣重兵而命大將回人心之機括守邊面之喉
衿容臣下流姑仍西援天其為之佑順日歷有於底寧

貼黃

臣竊惟建置一司遙制於二三千里之外既自專
閫安能兼人必令受命靡辭惟恐掣肘是懼臣竊
觀左氏載孟明之事不以一眚而遽止君子是以
稱子桑之忠誦繆公之明唐杜黃裳用高崇文於
蜀托言劉濶為代卒能成功今日之事臣欲望
陛下更入睿算毋輕更易但乞速下有司遣將調

兵共支大敵庶免貴朝廷一番區處伏候　睿指

御筆批答回奏

臣比叨恩渥嘗具奏陳正惟艱难之寄非綿力可兼
寵數之榮於微分尤過用祈反汗實出由衷敢期淵
聽之鑒臨游賜璽章之勉厲恭誦睿訓洞燭戎情良
繇捄蜀之阽危將俾資荊之應接此何時也其敢辭
乎然蜀境破壞實與昔殊恐荊力卑微不暇他及已
備陳於條畫正祇俟於聖裁茲蒙諭臣勿辭戒臣受
任既顧天而靡徇容消日以敬承第聞宸謨之委畀
雖隆時論之流傳未一或乞輔弼大臣之入蜀或須
文武重望之來荊臣冒進則有不量力之譏輟留則

有欲固位之誚矧苞情雖克國不能踰度而蜀事雖
葛亮未易逆知以臣之愚安保必濟既任此封疆之
責所恃惟宗社之靈敢望聖慈詳加英斷俾進退俱
無於失據頓死生當竭於報圖保此孤蹤歸之洪造

已領節制司職事手奏

近者恭奉　御筆以蜀事上關聖慮始除臣以節制
繼命臣以宣威臣丐休未俞乃辱委寄揆才弗稱已
伸控辭緣連準指揮趣臣領事載念蜀證危急之日
有非微臣避難之時其一介悃悰已累具疏奏乃若
宣威恩命則無此事力不敢當此官名昔趙鼎孟珙
所不敢兼臣豈敢任如節制司事則臣敢不恭詔令

已取三十日庚子望闕遥拜祗受布宣明指徧諭部
屬移書將帥勸以事功大犒士卒新其觀聽亟檄僚
掾親往以商榷趲調兵戍續進以捍防繼此隨事之
宜盡力以應所顧飭秋冬之備或可寬宵旰之憂第
臣自五六月以來得襄陽邊報屢見聚兵河南將以
今秋大入謀寇襄漢近諜且益緊又臣今月二十九
日得蒲澤之近書閏月十四日虜哨已有至大獲長
寧者雖即驅逐出境賊勢似已動觀此兩地所報大
與常年不同臣未能前驅且有後顧臣已諭蒲澤之
勉之以隨宜應接檄呂文德來此以共圖住行日前
敢以節制司至緊者二事為　陛下告一則朝廷調

江淮萬兵入蜀初謂可以增戍以今所聞僅可補亡
此視已亥督府調兵西援已大不及矧傳他路調遣
率多老弱充數而器甲且弗備亦未見報到以何日
起發深慮始應官差之命莫紓國事之憂伏望
陛下亟諭大臣勉厲他閫速調精旅兼程而前更備
後著毋恃孤注一則臣據蒲澤之二十三日書余晦
聞召命已不管邊事澤之見以監軍節制行事此正
蜀道轉旋之機妄謂名不正則事不立臣猶在遠責
在澤之援鉞而任號召始專弄印未予精采何有臣
雖諭以同舟而共濟俾毋掣肘而自沮亦嘗且見前
奏伏望　陛下併諭大臣速頒成命除澤之以四川

制副度資協力泛濟後圖
　照已撥科降付四川制總司奏
照對朝廷往命宣制閫臣入蜀科降錢物自有舊例
臣適當危急之日猥被自宣之行所請科降僅蒙朝
廷通行科撥計十七界交一千萬銀三萬兩金銀帶
牌等尋雖陸續稟請别未蒙應副截日郭章已管押
到者止是小交三百萬并金銀帶牌等其韓顕見管
押錢銀尚在道未到伏念臣祗受宣閫之命雖是在
邇然以節制司行宣閫事自閏月迨今實已半年中
間閫府支犒四川諸軍調遣京湖江淮軍馬赴援遣
將委官接續兩上及連月戍峽并一行水陸軍馬進

司重慶并官吏將佐半年俸給支過錢銀糧米等用
度浩瀚蓋已不可勝紀盡是於京湖制總帥府諸司
那融應用所準朝廷已科到小交三百萬寧復更有
餘在今來既至重慶凡調軍犒軍等支用並合從四
川制總司庫支給若為荆蜀各閫稟名計合筭見數
目俟韓顕管押到續科錢銀撥還京湖臣重惟蜀之
兵民官吏半年待宣閫之來豈不望扶持其急缺今
提數千旅而至朝至而夕取給於有司但見重耗事
力兼又目擊蜀計窘匱如此豈堪更供兩閫支用區
區謹體朝廷以荆[illegible]蜀之意將帶行沿途支遣各司
餘柱錢銀盡數刷湊十七界京交三百萬貫準朝廷

再仰矣本司見據制置蒲大監連狀乞備申科撥別具狀申却乞朝廷檢照宣撫李司知孟節使兩政近例及本司累請多賜科撥施行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

臣以非才誤蒙聖恩推擇旬宣蜀道延見軍民吏士亦旣越月載念昨奉明詔恭誦 陛下訓詞所及軫念蜀民仍歲不得息村墟寥闃井邑蕭條荷鋤無丁聚廬無託丁寧懇切播告中外莫不曰仁哉王言此天地父母之心也詔旨申諭且將犒我將士賑我人民此又 陛下不特載之空言方將見之實惠蜀之三軍百姓旣家誦而戶知之矣近準朝廷須降銀兩元科已到之數并金銀帶牌等並發送四川制總庫交收所有韓顯管押續科錢銀候到併送收管以備支用應錢財賦窠名端正界限分曉不特使蜀人知臣此來未至便用蜀中財賦亦見臣自開節閫行宣司以來未到重慶以前並是藉荊力支吾今自十二月初十日到重慶以後纔始支用朝廷科降錢物雖荊力因此未免於疲敝而蜀計賴此庶少寬急迫除已將上項錢金銀帶牌等已撥送四川制總庫取到收附外所合繳奏朝廷伏乞睿照惟是蜀力竭矣事會難測費用無窮民不可重困楮不可多抄自此朝廷須用以東南之力救蜀荊州事力自此不復可以給犒諸軍營壘常騷已慰後望獨蜀民未霑溥博之澤猶有愁歎之聲臣自入峽以來願思布宣 陛下德意而羣然生齒焉能人濟諸消晝思夜慮未得其策因閱入境所受民狀大槩以制總司連年秋糴為若類丐蠲罷臣非不知先朝李蘩撫蜀賦首罷民糴蜀人至今德之然當此邊戍未休歲計所仰三軍嗸嗸待哺一日不可無食非與民為市何所取辦此固未可要目前之譽而輕易議免也徐而考究秋糴始末蓋自前閫以來行之已數年大抵以人戶家業錢數泒此外別無秋苗之輸名糴而實斂也姑舉一二年間所行淳祐十二年余玠任內元數八十二萬一千餘碩實催及五十一萬一千餘石寶祐二年蒲澤之權司元數五十七萬五千餘石實催及三十二萬二千餘石（寶祐元年緘數多故不具）糴訪之故府以前年分往往有糴及六七十萬舊歲以值秋旱且寇早入故不能及數則是蜀餉一年調度幾取辦於秋糴者過半焉戍夫撤糴未可罷也獨惟有司於秋糴之外又有和糴立價猶時有高下秋糴立價則諸郡一等參照前後體例余玠任內民間米直大約每石四五百貫而官司秋糴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貫文以京券價撥之纔比十八界五百文僅是銅錢一百文足耳蒲澤之權司以來民間米直大約七八百貫官司

秋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貫文以京
券價撥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僅是銅錢一百六
十文足耳使此錢盡到民戶上得價時價之十一況
又取羸於斛面減尅於吏手採之衆論但白輸尔蜀
民雖已習為常例然豈能無怨今嗣歲方興引領東
向亦望朝廷推斗升之惠以活我當春和時奉行寬
大正當恭體明天子嘉惠遠民推廣實德庶不失細
書一札元行之旨臣不揆狂瞽擬乞朝廷行下四川
制總司今來寶祐三年秋糴仍循舊例以家業均泒
但於制總司見立官價上朝廷特與寬恤一年斟酌
適中每石與立價通作第一料川引五百貫文一體

收糴除制總司仍自管認八十貫之外其餘貼科糴
本朝廷給之仍令明見榜示其寶祐四年以後却自
從制總司舊例酌度區處蜀民當此大兵之後稍蘇
今年之氣脉實被一分之寬賜臣再會約糴數且以
五十萬石為率每石第一料川引五百貫總計二十
五千萬貫內除總制司管認四千萬貫朝廷合貼支
第一料二十一千萬貫雖為數若夥然以蜀中見行
銀交計之止該二百一十萬貫蜀之銀交亦猶東南
之十八界交相類也以是計算則亦不為重貽朝廷
費 陛下倘不以臣言為非惻然見之施行乞令有
司行下蜀閫令項抄造此項銀交之數專樁貼糴不

許從而多造是亦一時權宜濟民之策庶使遠民皆
知明詔不為虛文全蜀幸甚臣管見如此亦未必上
合廟論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裁酌可否而施行之干冒
天威臣下情無任激切營屛之至

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謏庸百無役解誤蒙簡拔擢畀藩宣憂
患相侵筋力久竭乃者二三年之陳控十餘疏之丐
休所祈餘生歸老故里曾莫回於乾造俾進戍於坤
維屬方艱危安敢辭避恭體睿旨廟謨勉令其暫入
固知宣司制閫並建之久難今則至渝雖閱時之未
深然而在制已半載之兼制始虞北隘困急而頼已

圍解徒慮西冦盤治而幸亦遁歸既稍寬西顧之憂
自合上東還之請乘臣疆陲徧歷已迫頹齡風土不
諳居多病日形體幾頹為之枯悴精采不復可以振
揚此衆目之共知無一語之敢妄儻留未去必斃於
斯況當蜀計良費於支吾只須制臣自足以運掉徒
使官吏添一司之費寧免將士處兩姑之难雖脉絡
未嘗不通而贅疣終覺何補用伸前禱庶無後艱伏
望聖慈俯察愚悃諭宰輔為專任制閫之計從微臣
昨累陳休致之章放歸丘樊俾事醫藥實拜隆天厚
地生死肉骨之賜

再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踈庸謬蒙
陛下簡拔洊更藩閫無補
消埃齒髮既衰精力已竭頻歲以來屢祈納祿去秋
西事孔棘始叨兼制之命繼被來宣之除自知非才
豈克勝任中間以荊蜀兩地牽制暫駐月峽亦恐蜀
力凋耗不宜宣制並建嘗得九月三十日左丞相書
言上憂蜀事甚切勉臣一行切勿滯留夷陵且言但
得臣身到渝城稍候蜀事之定即可東歸繼又得左
丞相十月望日書言今日蜀事之急莫如西安之圍
未解今臣體承聖意勉爲一行纔到古渝賊退即歸
又臣得十月初五日董參政書言是日奏事　上問
臣入蜀之期聖諭有云只往宣撫一番即還亦可參
政就奏如聖斷許其如此臣當報之得旨卿可以此
勉之臣恭奉睿旨廟謨丁寧真切用不敢辭避遂以
隆冬泝峽兼程進渝極力調兵協謀辦賊仰藉宗社
有靈皇威遠暢將士用命吉語踵來始憂竹隘危急
而隨卒釋圍繼慮而冠盤泊而亦已退遁其在兩三
月之頃不止十數捷之聞伐賊謀於方張回士氣於
久挫蜀事視前亦自稍定矣臣載思宰輔之語恭體
聖明之知其於此時已合請去而況臣以病軀荏苒
連月留則將有隕越于下之患蜀以殘力供億兩閫
久則恐至淪胥以敗之憂以此臣於此月之初嘗具
奏疏乞檢會累請特許休致亦臣前者免櫝頹支吾
一冬即許請老言可覆也伏恐公朝未亮愚悃不避
斧鉞之戮載犯雷霆之威欲望聖慈宣諭宰輔弗渝
明訓曲憐孤蹤俾臣守本官致仕放歸田里以養沉
痾所有蜀事制臣蒲澤之久在西邊熟諳兵略足可
備委寄寬顧憂伏乞睿斷早賜處分容臣夏瘴未盛
出峽實拜天地更生之造

三乞休致奏

照對臣以二月初三日二十日兩具奏疏乞檢會累
請放令休致三月二十六日恭奉九日詔書不允臣
祗誦訓辭感深涕泗臣以孤危之跡受殊持之知圖
報國恩敢徇身計第念由荊泝峽舉奉宸謨自秋徂
春幸逭邊責兩司之並建唯久一介之亟去爲宜敢
期眷慈猶賜勉諭乃以渡江前脩受任而示戒顧臣
庸陋豈敢擬倫因思昔者張浚歷年之多蓋其自禮
侍進樞廷建宣閫時方年三十有三齒壯氣銳以所
負材略始出膺委任涉歲月之稍久亦事勢之當然
如臣則繇方淮荊兩閫十載度嶺入蜀險阻備嘗三
竭再衰馬力已盡年垂六十顧影栖然百病纏身日
事藥裹豈可與浚同日語者兼以浚開府川峽之時
蜀非凋壞之蜀且京西湖南北悉隸之兵多財足將
士一心運掉如意今比浚時何如哉以浚社稷重臣
精忠無媿而當時且不免浮議至有醵金募人訟之

者事功之難居處如此臣視後為駕下而天語顧欲以後望之可不懼哉臣日者之請蓋以聖訓嘗許即還宿誤嘗約即歸蜀之人士亦皆知臣可暫難久之規且念比年旬宣于蜀專恃及恭拱終數月蓋暫則可久則難也臣累年抗章納祿盡出真悃豈敢更復貪戀名位幸而蒙公朝保全一去以蜀事付蜀閫臣猶可救宿艱返故丘活餘年倘命力不然臣之身不復計惟恐歃蜀人之望掣蜀帥之肘供億竭使佩窮憂端叢謗議起不為蹈艱則為晦斥國事不堪再誤矣冒瀆不避霆擊蒼扣淵聰伏望 皇帝陛下如天鑒燭察臣非有辭難避事之心惟臣子五無與之職覆危陷險之久曲從顧告早俾歸休臣死日生年不忘聖德

回御筆奏

臣今月二日恭奉 御筆以臣屢奏丐休特加勉留勿復有請竊以拜絡采宣陳情當去登章速播賜諭俾留聖恩優渥以如天覆分淺穢而無地敢殫微切載瀆遼嚴伏念臣本以庸才誤膺煩使一生江海風濤之險備嘗十載淮蜀犬馬之力已竭畢從近歲祈還首丘屬因西土之艱危勉奉 上恩而馳驅聖明有訓寧輔其言遲其沂峽以乎伍許以至渝而即出幸膺月捷稍釋時憂方私心仰望於保全而温旨循勤於勸飭矣恩如此寧忍負之第臣精慮已疲於前謀孜孜難責於後效再衰三竭雖作之而弗興況一傅衆休尤懍若而可畏事之當慮臣已屢陳恭恭論於奔讀期俾還於舊觀厥證深而豈已葯之可起前車覆而為後轍者益艱速撥後炭是安可同日語者近稍垂拱亦皆不踰時去之蓋久于斯其敗決矣此在臣所不足恤惟恐蜀愈非可為今制閫專所諳嘗實為西土之望倘宣司無所施設祇重兩人之差抑有難言不敢具述伏望 皇帝陛下昭皇明於千萬里之遠鑒近事於三十年之間閫外臣豈無一能適遵時會天下事不堪再錯勿重人言念臣粗宣力於疆陲俾臣早投身於田里天高地厚顧垂從欲之仁日升月常猶有報恩之所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蜀邊利害奏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 詔書以臣再乞休致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昨在京湖自壬子春乞今休致于今四年實自知精力不逮必至誤國而有此請公朝以時多事非惟未遂東歸乃俾西泝始令暫計今乃淹留荏又一再撫告復閫俞音且近承寧輔貽書密傳睿意許俟及冬而去臣樓蟻孤蹤豈敢屢瀆惟是宣司之建自去夏閫晦以節制司行事今將一

年孟珙嘗謂非得三萬兵不可入去秋臣離荆之始
兵猶半之今自前除遣回外荆旅僅存五千餘人内
程大元二千五百餘人尚戍閬州七百餘人隨晋德
守叙其在重慶者今不及二千所謂宣司帳兵川南
各二百人耳伎倆止此有何威力乃若宣司科降則
李壆孟珙自有近例今且蒙科降十八界交二百萬
貫銀叁萬兩已撥付四川制總庫交收除去冬未到
外以前皆制力支遣今半年之間節次共支過金銀
錢引紐計第一料貳拾捌千餘萬計納元準料降幾
已支過前項第一料之數是截日科降已無分文矣
資用如此何能施為至於今年兩事則前者冬春之

間臣以虚聲支吾仰賴朝廷威靈屢以捷告我有勝
氣虜有懼心深賴承此機會去其巢穴其如議論之
無成既鐵種之多掣肘將帥之不一心今亦徒言無
益矣賊連月備我彼乃聚兵以窺我自此月十三日
來犯閬城雖次日一戰即退今踰半月出沒於果閬
蓬巴之境尚未北適當隆暑如此本非賊動之際縁
虜巢不遠故無休息之日抑亦覘見我之陳漫敢爾
盤泊無所顧忌目雖有劉臣甫雍遣鎮張祥等前去
戰遏行下姚世安等出兵牽制但以距敵密邇賊若
未即退去阻我還師妨我農種最是蜀之廪儲將罄
正望一稔民命所繫東路耕墾不多普放營場倘或

我當待哺之際賊啓抗吭之謀因以為資豈不可慮
蜀病已危而又添此一惡證雖蜀人皆謂虜去自去
以常日之日譬懼為至廢寢食今所賴臣言不驗虜
哨即回不至如前所慮則幸萬一虜謀或出於此兵
力未能去之則勤　陛下西顧之憂將尤甚於去歲
矣蓋去歲公朝雖以蜀為憂猶有京湖援兵應援一
看蜀之糧儲尚可繼虜猶待說東南遣一宣撫而入
必有重兵尚可退敵今歲始公朝不復以蜀為憂徒
見冬春間事一時粗定必謂宣制兩司略可倚仗而
不知虜已窺我且易我向後假勢日愈蹙我力日愈
竭至於兵殫財乏根撥民窮而東事無措時蜀不可

為矣今不言之而異日言之悉無及此在己人則掩
諱臣不敢也臣今奉明詔誰未敢言去所願　陛下
詳准所陳諭大臣早為救蜀計而已此外臣惟有捐
軀報國不知所云干冒天威死有餘罪

辭免特官奏

臣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一日三省同
奉　御筆賈似道李曾伯各特轉一官立嘉特除龍
圖閣直學士職任並依舊兼數無頃微絲寵錫茹惟
進秩之典所以序勞錫命之崇且將因任臣一無功
之效報累有疏以丐休蒙肯甫幸釋於秉制繼授戢
已窮於救蜀正以舟艱於共濟始解而當畏積薪復

上跋鑑愈深大瓠呼中贊疏可剖恰奉及冬許去之
旨歎蔚瑜咸望遐之心重費聖裁照什椎級分已盡
而詎宜增益力不逮而將逮願廢用涯由衷仰祈反
汗伏望昭回天鑒保息屢蹤俾仍舊隋特寢新涯少
畢驅馳之役汔投寬閑之濱

四乞休致奏

照對臣昨於三月二十七日準具奏疏乞檢會累請
致令休致五月二十二日再準四月二十七日詔書
不允臣恭讀聖訓感激愚衷属時夏晴方役秋發將
迫又緣被　命區處麹有以此連月條共職次來敢
陳　今邊防布置已定川有引試已畢以蜀事則制

臣位望已厚以變接則策司陳授已久以宣司兵力
則發遣回戍已多臣於此際可以言歸竊伏載念荊
蜀之相資已非一日嘉熙閒嘗命荊閫兼蜀宣以運
掉非便不數月而改兼夔路制置大使又不便改兼
夔路策應自是六七年間声勢上聯下接將士狀戍
春遣到蜀使之癸丑之夏公朝再建策應臣叨恩兼
領敢不備殫救障之力去夏以來上緣紫金失若竹
隘扇堂倉卒以蜀亡為憂自策應改而節制節制改
而宣司名稱雖殊氣力則一始命進覆繼命進渝始
令督入縱戍宿留幸而回戍所及吏責粗逃其實蜀
已有制閫矣必再建司宣覆當置策司自可專任應

援蓋宣制並建供億從繁者為一項費者今為兩項
費以承平之蜀且難充破碎之蜀乎臣与制臣雖是
同心而共濟豈無制府於其間設戍謀事抵相護責
至於荊兵來赴蜀戍出於策司所調則帥在峽外士
卒知畏其主不敢有怠心今之宣司雖是舊嘗換備
士卒已視如客豈能無去志此利害亦自易見特議
論之臣性ヽ不深察耳重念臣一生銀險累任疆陲
衰病相侵歸氣已堕乞骸抗疏亦既四年冒昧比來
初非貪慕官職而使竹園不辭西冠不足且為罪有
久已昨去今自去年閏六月睹以節制行宣司事已
踰一年兩閱月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入境頓印亦既

九閱月于此撟之宣威逝此臺催一年拱授五月歷
時已自過之而駑麩甚焉犬馬之力至此竭矣茲幸
公朝大撫一新科增遣吏甚此為急羅宣司以專制
任兼夔事以屬策司以一軍心以肅邦費此實上流
先務非臣私計也兼臣昨詳輔臣寮傳眷旨已蒙
陛下矜憐許臣及冬而去今轉眼且冬矣臣自入蜀
並不曾干預財賦凡遇科降盡付制司如有軍用就
彼支給即無首尾繫纏嘗心漷恍不避萬死敢以
上塵聖聽伏望睿慈念臣兩更三邊孤立萬里曲回
大造保全微軀宣諭輔臣俯從前請將臣放歸田里
實拜陛天厚地生死肉骨之恩干冒宸威踴躍俟罪

又手奏

臣不避天威輒伸危悃上干睿聽臣竊惟人臣事君之義雖東西惟命力所當盡者不敢辭然進退以時勢所當更有不容已臣猥以庸材誤蒙簡知淮荊薦蜀游被煩使蠹髮凋落精力殫疲顏天丐休已四年矣去秋西泝之初幾若蜀危在旦夕臣冒昧受任僥倖無虞闔靜寇退之後即合恪遵聖讀俾之出峽舊相竟欲詰答尚今勉留宣司事非久建之官令自去歲閏六月晦以節制行宣司事已一年兩閱月入境領印亦既九閱月于茲揆之蜀宣近比甚僅一年拱綫數月歷時已過而況甚拱之時蜀未至大壞宣司猶不容久今以空虛積壞之蜀宣制並立供億倍繫增印鈔引則窮蹙請科降則濆此而弗革斷不可支更向之㝠建宣司正以弗便而改為策應今宣司即策應也去秋帶行制旅近已發遣太半回歸正存五千此同命令不一誰軍之腳動而心亦動矣司存名稱雖在事體已殊尚復貪戀轉見掣肘所幸同荊蜀事稍定秋防粗已布置川者亦已引試蜀閫蒲澤之素諳西邊事宜位望已孚制閫吾淵已兼夔路策應風采方振各專厥任委當其才臣於此時不容不祈哀於君父乞身而去實為國計非但私計也臣已具公奏外伏望聖慈矜憐遠吏驅馳之久俯覽輔臣申論之言時賜以時頒命俾得及冬遂行三十年來南人帥蜀鮮克善去臣獲賴聖恩存殘喘歸老田里實拜天地父生之造臣不勝躑躅俟命之至

回　御筆奏

臣比者不避霆威瀝祈休致正懼塵瀆睿聽罪合嚴誅今月二十六日恭奉　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十七日又準親洒宸翰俯錫恩言諭臣以寶峰寇謀甚深正須揮蕩勉臣以過此一冬却為處分臣拜手伏讀仰惟　皇帝陛下明見萬里德垂兩儀曲憐一介之微俾有再生之望其為感戴未知報稱之所載念臣區區此請非但徒為私計實有切於公家蓋蜀自有制臣蜀力當有於供億制已兼夔援制旅當聽其指麾兼思請之備與收閫必制蜀之脈絡相貫事勢至此亟須改圖比其由衷已蒙垂鑒至若峯之事上遺君父之憂臣大愧寡謀未能辦賊實由機會一失業亦愈窘亦有重兵難於輕奔今勢用奔力以俟其憊制臣蒲澤之者額任此必克固之臣既蒙天語留罪冬期臣恭當遵奉堅四封之守必一日之葬卒將帥以飭軍實督糴餉以辦糧儲庶幾臣雖東歸蜀克後慮所有宣司將來不通結局却非蜀帥之比目前謹未敢存有奏請惟知恪共職次祇俟聖恩

遠報事宜乞加備奏

照對蜀自狄雖備在西邊猶以虜入之多時常苦兵
力之不足臣到蜀之初今春即得瀘南帥司言賊在
雲南頗迫敘州長寧以裹諸蠻洞洞來告邊臣雖以
爲慮中釼南以爲疑今自九月下旬敘州横江之外
息有警報莫知何賊同時黎州申到謂韃已破烏蒙
以地里而參之恐賊嘗之出此本司已隨宜調遣防
托見之申明今月初二日又據長寧備呂告與申到
事宜具言賊自八月進入近蕃以兵往援戰勝得獲
賊已尋出敘州小江蠻地若然則與敘州所報事情
已自略同毛再申外臣竊照此賊今係深入夷狄境
出蜀者舊惟抵馬湖以備北今乃越川江而在南目

前以蠻能抵敵猶慮輕肯之來致進向漢若賊知漢
程安保大勢之不能來雖曰賊謀恐在諸蠻然於漢
地亦有往瞰〔已至賊情皆到長寧南平恐恐〕謹按六合寧遠圖〔和州本有〕
〔印本〕此賊今在敘寧相對若其取蠻路則呂告之下遊
阿永蠻即羅氏即播州界由此而通恐通沅靖若其
出漢地則長寧之東即是南平由此而之涪夔之黔
施接澧峽兩道之所出重山大林雖尚隔涉天其估
順雖未必至此然歎啼之所嚮猶氣穴之雖室亦通
於備而不可無備者最是賊若往蠻地羅氏思播諸
處猶各有兵力自保其境若出漢地則夔路江南邊
蠻諸郡皆所帶備但無兵屯人知賊出蠻地爲憂而

不知出漢地亦可憂也蜀兵盡在江北諸戍與賊對
壘撤前雖備後户且不可而況諸蠻之地又在境外
乎今日之事惟有自朝廷作規畫當視如頭然之急
毋使至唇亡而憂建調重兵一項〔於蜀數千人〕命大將屯
蜀地蜀閫不敢預卻聽夔路策應司調用特重兵鋭
視賊所嚮若果出蠻地則俟思播有急便遣出思播
境與楊田等叶力抵之險要倘或出漢地則夔涪黔
黔閒儘可據險防遏賊若知我有備卻未必敢入此
萬全之策也不然前險既越後注延孤臣猶竊危之
臣奉命來宣未冬猶有少兵力今回戍調戍外駐瀘
帳下零丁無幾若以益兵請朝廷但謂止爲蜀計今

所陳非止爲蜀昔爲國也證狀如此臣若噤不一言
則爲不忠他時謀事譴咎何益用敢昧死以聞伏乞
睿慈宣諭大臣詳臣所陳事宜亟賜聖謨早圖回而
施行之不勝宗社生民之幸

乞調重兵應援奏

臣十月初三日以賊自蠻中迫敘州漢地嘗具奏聞
自後南北兩地邊報日急已節次具申樞密院今自
十月二十四日以來南則賊馬透出敘州慶符縣本
司所調都統張審尚在清平洞下與賊相拒今月十
一日午據敘州峰火告警是賊又出江前窃疑賊等
與北來之寇相與而合則上抵嘉定援路或循南岸

而下則下流震動北則興元寶峰久添生兵自今月
初二日閬州渠州兩劄烽火同日告警閬自寶峰入
渠自米倉入又有一路渡白水江向西今月十一日
合州報到賊馬已迫順慶沿嘉陵兩岸而下且近據
巴州遣去通事羅守祿親入興元探到事宜言解答
雖死賊酋鐵都必這赤等分頭入寇逆臣南永忠高
貴畫策引領言今歲欲援入遲出欲哨重慶聚嘉定
然亦未測所向但是今歲賊勢不同常年常年雖犯
東西兩川猶一江之可恃今歲乃出南北兩岸且分
路而大入衆論皆慮賊虜如己亥之警而朝廷未有
己亥之援去歲朝廷以若竹圍紫金失謂蜀且亡調

援星急撥之目前事體其憂過之臣見與制臣蒲澤
之每事商確隨力捍禦北邊之備雖若粗安南寇之
入實所不虞深恐繼此南北相合上下分哨腹背受
敵咽喉中梗不勝危急之慮所有臣帶行援旅除發
回外為數無幾且多調出根本重地外強中乾今自
入秋以來屢嘗請兵于朝截日並未蒙遣發一兵入
蜀此而不以告之　陛下後恐無及矣欲望聖慈察
事勢之孔棘諭宰輔而共圖急遣大將重兵如己亥
人數火速入蜀為保護東南頭目計毋謂有宣司在
蜀欲以虛名卻敵至誤大事此外臣惟有捐軀盡力
以報國恩

貼黃
竊照己亥援蜀督府調兵三萬余玠用蜀十年壬
子歲賊兵一入即告朝廷乞調呂文德以二萬兵
援蜀時蜀事未甚急也然蜀兵之不足於用於此
已可見舊歲去相以文臣援蜀命武臣權荊皆謂
倒着棊子今乞　陛下宣諭宰輔視蜀當如救焚
溺以重兵大將趲向緊地前者慮賊出思播故備
沅靖今斡腹之賊既出蜀道目前思播却寬欲乞
急調備沅靖之兵以備夔蜀庶無透漏荊境若賊
不出於夔蜀而仍出思播進前控扼亦一便也伏
乞斷自聖衷早賜處分施行

回　宸翰撫諭將士奏
照會十二月初一日恭奉　御扎以韃為不道斡腹
之謀有年盤礴瀘叙外姦計叵測聖念將士出身以
當鋒鏑冰霜在候未獲休息令臣以聖意諭之早殲
此虜第功來上寄推臣無勇略以虜遺君父之憂帝
有恩言聞詔動武夫之感肅容祇誦附己凌兢眷念
坤維洊當卯厄北寇方分頭而大入南邊復斡腹以
交侵蕩搖我封疆戕耗我根本此非小變不同常年
正當壞局不可支之時驟添異證出所料之外有如
事勢已屢奏陳臣比年在荊極力援蜀茲劄艱难之
會皆有危亡之虞率衆登陴知捐軀而共守麾軍卻

敵顧搏手以蜀施是皆駕空恃幸於前時又且積弱取輕於連歲覘吾無具肆彼狡謀諸賢不圖實利害以救蜀中大槩多持虛議論以誤　陛下靡權量於事力徒鼎建於官名雖共協心寧免掣肘今賊有三面之入而兵無一旅之來正切隱憂懼負隆委忽覩漢札如綸之布豈勝楚師挾纊之温臣謹已恭示制臣徧諭將士俾共思於奮發期仰副於丁寧敢避危悰重瀆睿聽伏望　皇帝陛下俯念巴蜀腹背之俱急實於東南頭目之相關宣諭輔臣亟命大將提重兵而進援驅此虜以就殲蜀獲再安顏憂僅釋臣甘萬罪黜謫何辭

貼黃

臣竊照蜀自去年以來已歷二危證若苦竹不解西寇未出一危矣夏哨及留秋糴難辦再危矣皆幸而免今南幹北哨交迫又添此一危證目前叙瀘之寇未退渠合之警方集近逼渝境勢恐窺伺儻朝廷不亟救之蜀真危矣繼此圖惟過計敢有豫陳欲望朝廷於峽口措置儲積糧斛一項以備兵餉下殿步司支撥萬人器甲付四川制司備用伏候睿旨

救蜀楮密奏

竊惟蜀楮之弊極矣見今三界行使其第三料視第一料以五當一楮價猶未甚遽絕自寶祐二年更印銀會以一當百一時權於濟用將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輕蓋楮之低昂物亦隨之楮之輕物之貴也今第二料第三料兩界散在公私行用者共紐該第一料一百二十六千六十一萬三百六十二貫共折計銀會不過一千二百六十萬六千一百三貫有零此係是淳祐三年至寶祐三年十三年內印造兩料之數銀會一項自寶祐二年至寶祐四年正月兩年之間乃共造二千八百萬八千六百七十貫折計第一料二百八十千八十六萬七千貫見今造以此會算則是近兩年所造銀會之數比之前十三年內所造第一料第三料之數幾已增一倍以上楮之立價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貴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繼視而弗救長此安窮姑舉一二言之銀價去春每兩僅三千引今每兩七千五百引矣糴價去春每石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他百貨增長者稱是民生經紀以此而愈憔悴軍券支遣以此而愈艱難今將增造則益輕住造則乏用博詢僉論類謗無策愚臣夙夕思慮以引救引此所甚難盡若求之引外以圖活法竊謂楮之所以賤者以多故楮之所以多者以自造故蜀自比年以來造楮之權盡付制司雖據其言曰某年某界印造若干多寡在手誰得而問竭西山

之楮易陸海之珍往往多以虛取實而去前事不必言矣賈山以除鑄錢之令書曰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也使臣下自為之可乎妄謂法當先收此權以歸公上歲令照舊例解引紙朴若干赴朝省却從都茶場印楮券若干付蜀闕給用度如此則其源不濫其流自清天下一家本無川南之間所以有南券有川券不過始於民旅飛錢之便窮則變變則通此正聖人以神化使民者見今蜀之銀交去年比東南十八界每貫貼換猶不過增一二百今一年之間已增而為十八界會子一貫可換銀交五貫是銀交直與東南十七界會等矣更以在市物直計之數目雖多

其實則亦略同如銀一兩雖曰七千五百引實計銀交七十五貫亦如東南銀一兩十七界七十五貫無大相遠也然則今欲救蜀楮莫若令通用京楮紙朴既令取解於蜀道工墨亦不大費於朝廷雖是京會指揮有除四川行用之文見今蜀人已重京楮若降一指揮權時施宜何所不可但欲行此策當先計約軍券邇來制總司屢次增支券錢屯駐軍熟券見月支第一料四百貫屯戍軍生券見月支第一料六百貫却有支鹽在外然以百貫易一銀交是熟券月得四貫生券月得六貫得四貫者止該十八界會八百文得六貫者止該十八界會一貫二百文軍資而怨

良以此故今當與之照東南例並支京交且以熟券日二百生券日一百計之熟券月可得京交六貫生券月可得京交三貫却令制司與損贍數是屯駐五萬人歲支熟券不過三百六十萬戍援寬作二萬人歲支生券不過七十二萬貫共該四百三十二萬貫朝廷歲撥此數付蜀制總給軍券每歲更以糴價斟酌從而給助其他公家用度蜀中自有諸項財賦全自措置儘可通融雖不造楮必不乏用蜀中自此請給與東南等庶皆可以養贍蜀之民旅既知川南之券通行而無高價兌易之患亦必以為便利也抑又有一說蜀引三界充斥低昂幾太相絕今蜀人持論

姑息狃於自造自用之便多為第一料不可易欲藉之以為銀會子毋市井視之糞土不如朝廷寶貨自輕太甚今若行前策當許十七界十八界會子並通行於蜀其四川銀會截日不許再造其已造者却亦許通行於京湖沿江其銀會只當作十七界行用不許減落違者並寘于憲所有蜀中見行第一料第三料見不過該銀交一千二百六十餘萬中間豈無水火不到若朝廷捐十八界二百萬貫下制司兌易收此兩界或令制司輟銀兩收兌毀鑿則蜀楮一清矣蜀楮之造者既止南楮之用者復廣非特可以救蜀楮之輕亦因可以杯南楮之重寶一舉而兩

得之也書曰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楮病深矣常劑不足以起偷蒙特垂睿覽俯采芻言更乞詳議而熟圖之又當先發此項本柄付之蜀閫然後可以定期日出號令區畫次序此則又在朝廷之上推而行之伏候

睿旨

回　宣諭并問救蜀措畫奏

臣三月初九日恭準宣諭令臣獎率諸將乘機掃蕩南北兩岸之寇早遂肅清庶不妨耕事從令便作捍禦工夫臣竊照蜀中去冬寇入腹背交侵乃一危證仰藉國威遠暢將士協心勦逐南寇兀郎正月初旬已渡川江而遁北寇觧荅正月二十五日已從壁山

拔寨與賈住頭項皆已相繼而退利閬諸郡二月二十五六以後已報肅清邊民俱已復業并不失耕臣節次具申樞密院訖至若以後捍禦之事則辦糧儲備器甲擇戎將集民兵結約諸蠻措置諸隘留遣援旅推行戰功凡此八事臣皆已區處曰辦糧儲則臣手自會約諸邊糧餉皆至新年五月可無闕之令制司遵照措置撥還且為申變糧之請曰備器甲則臣以制司見管多闕已申朝廷科支鐵甲弓弩箭簳見蒙朝廷應副曰擇戎將則臣已同制臣商確命劉整管安西制帳充用管保定潘全福管慶定常慶福管沔引桑順慶已申密院乞與除授曰集民兵則臣去

冬已稟廟堂省劄專委制閫見差官措置團集渠廣諸郡強壯邛蜀黎雅珍南等諸州皆可倣行曰結約諸蠻則瀘叙對境呂告阿永諸蠻見令制司差人賞禮物撫犒如雅州之嵓州運邪銀驢茂州之鐵旗外耳皇近亦與之填官遣禮俾為我捍蔽曰措置邊隘則北邊諸城規模已定南邊叙寧既經寇入乃所當防見委官任省界橫江夷境鹽井等處相度險阻措置控扼亦令南邊諸州有可以措置山寨者亟議圖之曰留遣援兵則臣前在荊所遣并帶行舊援近六千人二月末已遣發所餘不多見已遣行新援一萬餘人及今春到蜀者已從制司商確存留近六千人

餘並於此月內遣令回戍皆與優支犒勞曰推行戰功則去冬一番捍禦大異常年諸邊郡諸戎司將士戰禦立功頭項不一人數亦繁今已斟酌等第類聚申上此乃有關將來激勸以上八事皆其大綱至於其他節目隸臣職分凡有係於邊防者已為之隨宜而酬應豈敢以將去而玩弛臣悉已陸續具申密院矣茲者恭承聖訓用敢奏陳惟是兩事分任已有制臣以專閫寄策司以應變援兩鎮撫以防沅靖施黔宣司事體已陵夷精采已銷鑠邇來愈見難處不容復留茲春今倏晚蜀境幸請臣日俟丐休從欲結局去任所有救措一策未必可行本末敢奏陳聖謨俯

問臣子豈敢有隱謹以管見具之白劄然此策必非
蜀士所欲前者所以擬俟出蜀而後敢言也倘蒙睿
覽或加采録伏乞出自聖裁免及愚請不勝幸甚

貼黄

臣白劄之上實出孤忠未必能合衆論最慮此聲
一出蜀中諸人不沮則激適重臣禍若非結局在
即臣亦未敢言却望睿慈早從放還之命實拜保
全之造伏乞睿照

又貼黄

此策出於權宜救急然蜀方仰楮以給今秋糴本
正要措辦若此聲一泄民聽易動去秋銀會勿盡嘉
濾聞傳惑不用便自費力今須詳議區處倘欲行
之必先科撥京楮一項充本柄候其到蜀俟官糴
辦軍券足方可定出令之期却非旦夕便可更革
伏乞聖裁

回宸翰勉留奏

臣昨者手奏乞許退休干冒天威正切震懼三月十
二日恭準親灑宸翰曲加訓辭臣百拜伏讀凜然莫
知所對蓋宣制置之皆難並建事理曉然非獨臣
所難處意向言論之不同朝廷固知之蜀之官吏軍
民亦皆慮之猶以朝廷前秋遣臣則曰寇退即出去
秋留臣則曰過冬處分乎于衆聽謂非久留以此尚
泥於形迹今蒙聖諭少留寵眷固渥然人心已定向
臣氣已盡索且臣當驚憂之後衰病日侵志慮凋耗
留此不過苟容制策間事緩則彼此相顧事急則爾
汝相推而已將士官吏從宣則違制順策則逆宣羣
掣多端易啓間隙而況凡有一項之費宣制兩處俱
支殘壞之蜀支吾許時已不勝其窘極又何以繼之
耶　陛下但觀近進財計綱目一二年所印銀會之
數視往時幾倍即知之矣　陛下留臣本令共以保
蜀正恐適速誤蜀也乃若聖謨所戒如邊防事件則
臣近奏已陳大略不敢重瀆如大理一路則去年屢
令俞興聶愈遣間體探小雲南以往今皆為韃人降
附地分路不復通兀郎之入蜀人猶有歸咎謂路開
蹊徑者縱若再遣恐亦難達要不過結約諸蠻俾之
覘彼動息為我捍蔽乃若川江江面在在風寒去年
賊兵自南自北而入實與共之臣固以危急為憂或
者反以張皇為訛欲為隄備所乏舟師已屢與蒲澤
之言今作措置至於拯楮之策則具見前奏此事倘
上當聖意乞自朝廷斟酌可否推而行之俾知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蓋非蜀士所欲難與共議之也若使
知臣言而臣行之慮有挑激利未見而禍先及矣臣
又伏讀聖訓謂臣之歸當有辭於諸閫此尤感　陛
下保全之意但臣自知材智不逮所乞者休致非望

榮進皇天后土實鑒臣心自丙午以前臣爲　陛下
守邊與珙玠同列今犬馬力竭矣目前兩閫荆則月
日未久淮則春秋鼎盛臣自知愚分豈敢比倫伏望
聖慈矜憐其衰鈍憫惻其孤苦特賜早放成命放還
首丘拜此天隆地厚之恩九殞不足以報臣已别具
公奏外謹昧死祈求聖造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貼黄

竊惟蜀中甲兵錢穀盡在制閫實多宣司所申結
局非比謀代欲乞早賜處分俾澤之專意任事免
相諉責伏乞睿照

奏爲徐提刑申呂馬帥事

臣竊以功名之會人臣之所難居讒譖之辭君父之
所當察今有肆陳於胷臆不思如見其肺肝忠心一
萌誣言百出臣不避萬罪敢爲　陛下告臣近據承
議郎淮西提刑兼知濠州徐敏子申按侍衛馬軍副
都指揮使兼知蘄州呂文德更欲本司備申臣閲其
彈劾之詞大非公言盡出私意臣於敏子於文德俱
同王事無所黨偏以平心言之則文德久董戎行素
負忠赤声名在於敵國勲績著於三邊敏子雖自詭
事功而昜於勇怯往往不能自重多所取輕往年違
言殆非一日今敏子所劾臣不暇一一與辨但去年
入亳擣汴由夏涉冬以數千之孤軍橫挑强胡取其

城邑賊爲之牽制而入寇遂緩微文德不及此而敏
子以爲無功可乎不猶愈於匆匆入亳夕至朝返踉
蹡而出貽笑諸將者乎今年壽城之役臣得敏子書
無非危言駭論以爲事去矣其與史宥之言至欲
棄壽而守濠梁朝廷調遣諸項援師望其應接師
過不聞忠義之相勉惟務口舌之交侵平時抵掌談
兵大言無當臨時畏縮不畫一籌略無纓冠往救之
誼今而憑藉國威僥倖寇退爲敏子者正當如亘沖
之抱愧入地可也頑乃弗遂抵巇之間轉爲傾陷之
謀盡略新功加罪首將三軍之士聞者謂何且如洛
口駐師首尾兩月將士冒隆暑當勍敵自四月十四

日至五月初三日石旱連捷賊氣既奪我師始克進
步五月初九初十十一凡三晝夜與賊兵水陸相拒
沿流重橋疊埧砲弩列岸軍士盡力搶奪寸〻而上
之十二日援師入城寇勢圍繞如故次日持兵出勦
一鼓而破之賊始北遁此非文德指授諸校布置方
略未必能以全勝若此今敏子又以文德爲無功不
幾責人無已乎豈敏子未知大將之事不在匹夫之
勇不必以先登陷陣而後爲功乎向使敏子輩如文
德諸人有此俊功鋪張誇伐當何如其措辭必不止
此而已敏子之言可謂過矣乃若所申文德怏〻怨
望形之語言及以猜嫌議朝廷以尔汝待君父則文

德為制領時臣在淮西幕已識之今雖十年寮文德之為人雖性頗直而言論自不苟兩年往來本司但見其為國任事不憚勞役文德雖率其言決不至如此始以近日奉命援壽月日考之三月十八日文德始準朝旨整齪兵船越再宿隨即起離二十六日到本司蓋自蘄春不廿日而至維揚未嘗徘徊觀望也總統之命始以諸軍頭目不一雖未免辭避暨五月二十三日庚遊既至一奉奎畫則文德曾不移時祗拜領事亦未嘗固執違拒也恭順如此是豈不知畏朝廷尊 君父者乎敏子入人之罪豈患無辭而必歆以此加誣蓋歆使之犯咫尺之威千雷霆之怒其

設意也深矣臣又有可得而辨者敏子身為外臺劾一大將關係國体一毀一譽宜出至公臣五月二十二日得敏子十五日書以丐祠乞備申中間有曰若以濠梁處文德則名正言順又是以有用之才居有用之地且可以少報渠援壽之功正如論盤大勢力於緊要處下一得力之子是敏子固以文德為當才也曾未數日劾既遽閑作賢作佞如出二喙於是可以窺其心矣蓋敏子自賊闔壽而頗有幸災之心壽圍既解蹤跡不安惟恐他人得以軋己且又傳聞廟論將以文德為代此固望而忌之矣適文德輕舟夜下敏子河濱候見而不及之意謂不過我而簡我於是

始天鳴以滅其怨無敏子存之以示其恩勤之以拒其來今日是則前日之非何相反如是哉傳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敏子盍亦自愧乎語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於敏子有焉臣猥合閫寄所賴文武之士相與叶濟處心持論豈敢不平如敏子之政固有可議者臣皆不敢及但不有以辨文德之枉誅敏子之心則三軍百將聞此事不解體用敢聲述公論上瀆聖聰如文德委是精忠可當事任臣敢以闔門百口保之異時文德或不如所言臣甘當同罪臣是欲望睿慈恢洪聖度屏絶流言俯察樂羊盈篋之謗免賜參毋下機之疑俾文德勉厲一心展布四体以當邊面其府事機豈惟文德之幸實臣之幸

可齋續藁後卷之三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四

奏申

辭免召赴 行在

臣自荊入蜀由制建宣雖腹背之勣粗支何毫髮之勞可紀特敓嚴召仰戴隆恩顧臣力戍三邊丐歸五載患難早涉血氣易衰精慮既殫分量亦極況以積憂而致疾秖宜息影以養痾自知甚明寧復可用茲賴保全於末路遂酬退佚於故丘儻假弓旌未棄帷蓋則是前言皆僞僉論謂何福過而災必生力盡而顚當止回天有冀蹐地敢陳伏望聖慈俯鑒愚悃特賜寢收召之命從休致之祈自茲殘息未泯之年莫匪大造更生之賜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帥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雖歷四封何補一畫藎髮衰而心力竭憂患早而疾疢侵此孤蹤所丐一歸而五載再陳累疏乃蒙不黜而召甫解卽除晉之書殿之大名處以帥藩之福地聖恩至厚愚分固榮第臣曾上印未幾且納履者屢心迹正願休於一壑夢想豈敢到於三山投閑置散私計已宜辭危就安公論寧恕恐貽顚覆適累保全伏望睿慈曲鑒真悃收回新除之命俯遂終老之祈更生此恩九殞莫報

第二辭免

臣恭誦訓辭感深惘愊退惟臣以孤危之跡柰無毫髮之勞自知精力之衰不勝藩翰之寄所以四五年而來無歲不上丐休之牘高高在上寔監此心茲蒙矜其間關之遠役既遂其全歸畀之優游之美職復示以崇獎恩隆寵異何翅更生臣平昔環轍四方雖艱險勿避適彼樂土詎敢不承第惟八年于役邊最蔑聞萬里甫還神觀未復正以血氣凋耗暈眩間作日惟藥裹是事自此苟安家食或可粗保餘齡倘猶貪榮是自速戾雖公朝未忍樊蓋之遺棄而微臣豈堪鋸刀之再割若勉强復出則慚負累陳用瀝由衷終祈反汗伏望 皇帝陛下施鴻恩於不報憐馬力之已窮早賜收回成渥許令請老俾全晚節知戴聖恩

第三辭免

臣拜稽祗誦感戴彌深顧惟奔走之微臣倍蕢生全之大造游承明訓因攷先朝昔之甞帥蜀而守閫者臣湙以宣威出越五年始除臣汝愚而閫制還歷再歲始授如臣無能爲役去官曾幾何時迺異渥之遽加視前脩而寔靦矧臣蚤衰多病累請得閑苟安野處庶保餘年復冒藩宣是徼大戾恃際逢之千一敢蒙瀆之再三伏望睿慈俯矜愚悃速賜收回恩命改畀時髦俾遂初心免誤隆委不勝幸甚

（藏書印）

辭免湖南安撫大使奏

闕命渙頒撫躬震灼竊惟三朝元會方將開長泰之期一道率連所以重帥師之命亟求邦哲局副岳咨知臣者一朴無能屢試罔效比驅馳於諸閫復閱歷於八年賴從欲以予祠獲投閒而問里甫休餘息甘老頹齡敢期有旨以起家仍使叨恩而作牧明時未棄人所歆榮綿力匆勝已則危懼況長沙昔雖内地在今日則為要藩南嶺北荊寔相壤接左融右靖皆可道通自夷萌入腹之姦而剝有及膚之慮將密防於後戶須善踵於前規臣誠三而竭罔克即戎矢一不中必至誤事倘匆能於恒儀恐寧免於顛隮欲望

聖慈俯矜愚悃收回成命改畀時髦俾安香火之緣寔戴乾坤之造

再辭免奏

誦風雷之詔令感天地之恩私一介至愚再瀆則罪第念臣誤膺簡拔猝玷蕃宣凡淮襄嶺蜀之偏更皆城郭封疆之重寄當艱危之際亦冒昧以前雖事功初無可稱然精力因此盡竭今復起家而作牧固當報國而捐軀但臣丐休已累年投閑緣數月餘息甫甦重任曷勝此猶私憂抑思公計伏讀荊雍蓋脣之有訓固無楚越肝胆之不孚祇慚皆已試而寡謀何以副共濟之責望恐將士習聞其不武將夷狄玩視而相輕大懼震于躬不幸乎隣只當艮其背自知所止用殫愚悃薦扣睿聰伏望聖慈曲回神算念戎旃之久歷俾家食之少安溝壑未填涓埃嗣報

三辭免奏

伏讀訓辭感深悃愊竊惟十行賜札委寄為至隆三命循墻控辭幾已屢以洪造未加於捐棄顧微臣敢憚於驅馳第念臣徒有孤忠初無長慮雖天幸屢當於邊面每日虞難保於病軀連年以來累疏請老蓋恐蹤膺而敗事亟求安佚以便身自蜀子還辭閫從欲且優加於祠廩正仰戴於聖恩今儻為長沙之行此不但重門之責隣壤相關之脉絡闔謀實藉於輔車有拙摩之政則根本弗搖有鎮壓之威則葵藿不採臣既窮素望且迫衰年老馬於故道已忘微蟲而負山必踣益懷瑟縮懼誤倚毗以先事而孟之惟陳力而止尔輙忘万罪荐布寸衷伏望睿慈深為國計別擇精明之士付以要藩曲全疲軟之蹤俾安末路

辭免兼節制廣南奏

闕命戰兢揣躬無地竊惟夷腹交迫人心共危朝廷有所使令臣子豈敢辭避但以臣屢更邊任智慮久凋竭來湘牧精采盡消方以傳兩隣之騷繹未知保一道之奠安何有兼人之才可膺越境之寄竊窺神算猶録舊勞謂其嘗用荊而援蜀邊今遂復以湘而

預嶺事然而以今揆昨太有不侔蓋以荊制蜀猶以實應實以湘制廣幾以虛馭虛何則荊閫有兵力有資財有將帥又且以四五年經畫之力三數司僚佐協濟之長可以運掉而蜀之大勢則亦有城有險有兵有糧以此賴國之靈因人成事獲紓危急僅免曠瘝是猶以實應實尚可為也今則湘中無勁兵可調無良將可使無餘財可用無堅城深池可以自立前後特幸左右倚隣自謀猶慮弗蔇何力可以它及兼廣右邊面兵脆而且單城惡而弗險公家瘠而無力今將防遏數千里轉戰深入之寇方且欲仰于百輩遠戍之師以控三四郡汗漫之邊而以此責之應接望其備禦空名徒假實患屢支是殆以虛馭虛交相累耳兼湘嶺相去迢遞常幸虜不窺闖則已設如傳聞所及倉卒難應臣若黽勉受任徒彼此譏責未見其為救急之策也用是敢瀝衷赤祈扣睿聰伏望聖慈収回已降指揮庶得二廣帥臣各共乃職臣亦得以苟安湘部免誤國事

辭免兼廣南制置大使奏

衰朽孤蹤間關四塞自壬寅之春已當边閫今十六年迨壬子以後累申休致凡四五載實以齒髮已凋落精力已殫窮恐誤國家願老田里去夏甫遂退閑之請今春忽被蕃宣之除意謂公朝亦憫其舊勞姑使少佚於內地揭來之戍曾幾何時應接隣境征調繁興遣發納解期會峻迫獄訟疲於梳剔器甲費於繕修皆勉殫以支正曠戾是懼上命忽令於兼制愚忠已慮於弗勝敢謂因南服之過虞復使踵西征之故步此決無可兼之事體固不待言然創置未有之司存何可徒手況嶺外自有任責之寄而日來比之前時已寬添此贅疣秋有多費亦恐肝膽不能尽孚矧如微臣昔雖帥桂既身染於瘴且痛及其孥今驅馳又更萬里之還而氣非前十年之比一之已甚再其可乎茲望風已為之寒心豈臨事可責其禦患僅輕冒受將重顧憂然臣既聞成命潭已有權官不應復恋豆以遲留只得亟解組以控告臣已將潭州倉庫錢穀截日攢結帳狀及將潭州牌印職事於今月十六日牒付運判洪某交割管幹一面挈出館舍其安撫司職事則臣存留大使印時暫行事以都總管印并併算本司見在錢物牒洪運判候管幹留司外謹不避雷霆之威祈俯回日月之鑒伏望曲憐危悃深入春謨特賜収還新除併免所居舊職茲實為於國計非但狗於私情臣更生此恩九殞莫報

再辭免奏

伏讀訓辭退深震懼命出君父在臣子豈敢愛身乃者初八日臣已具狀奏以節制廣南驅馳一入已於

十一日起離潭州見今在道但是制置大使之命却
不容不力控告者近者臣準省劄指揮令臣不許文
具辭免以誤国事臣竊謂今日南中之事正當上下
以真實相應共禦外患臣若不量事勢輕重冒昧祇
受此却是以文具塞責今來力伸辭免正是不敢以
文具輕應欲以忠實報陛下也伏念臣駑駘無似蒙
陛下柬拔以來在淮在嶺在荆在蜀屢當邊閫前後
惟恐稍有誤國幸未曠敗今茲再入嶺表既受隆委
豈敢不竭犬馬之力曰制置曰節制官名雖異氣力
則一但以節制往則經閫可以共事協濟司存不致
創生費耗若必建制閫帳前豈可無兵甲萬人庫帑
豈可無錢物千百万貫有其名而無其實只以空言
聽令徒手經畫却恐虧中国之事體啓外夷之輕侮
此臣所以力告　陛下乞收回新命也兼考国家三
百年來二廣不曾遣執政資格置立大閫皇祐儂智
高不過一賊朝廷命狄青雖合湖南北廣東西為一
又詔鄜延環慶涇原擇蕃落廣銳騎軍以配然不過
經制盜賊事畢即還熙寧間郭逵之討交趾僅一小
夷雖令兼荆湖廣南宣撫亦不曾久建司存至富良
江即還蓋以二廣事力瘠薄難以贍給国家不過因
事遣使未嘗專置大閫也臣今若受制置之命以入
姑為之則具文實為之則無力而況與韃為敵又與
二臣之時不同應酬稍差成敗所係臣身何恤国事
繫焉只得不避萬死再伸寢之請伏望　陛下恢
乾坤之量回日月之明斷自宸衷收還成命所謂刻
印銷印遍表聖心之公臣敢不誓死以報國恩若以
臣辭制受節為罪臣無所逃避干冒天威跼蹐以俟

辭免兼廣西運使奏

祗成踰月未副閫謀錫命自天俾兼漕節方悚再三
之有瀆其於共二以冒堪竊惟帥臣管兵計臣管餉
此本朝之舊制固晦昔之屢陳所謂通融乃權宜之
規近令分任寔處置之當臣頃爲疏奏蓋為邊憂易
用武臣召還文吏雖庸老不能力勉倚艱危寧以身
當已感聖恩曲徇愚請如閫藩之寄敢不渝日以祇
承若饒餫之司則非衰年之能辦不惟無此精力可
施於計度毋乃前所條畫幾欲於兼并公計恐致於
分吏私心亦何以自白用殫衷臆游扣淵聰伏望睿
慈收回新命免兼它職專意邊防所有轉運司職事
或恐印英亟欲入奏臣當檢端平丙申湖北閫漕辭
例权從閫臣委僚時暫權管以聽候朝廷別行除
擢所有兼轉運省劄見寄留靜江府庫不敢祇受

再辭免奏

伏念臣因入廣之行自去冬以來屢勤朝廷之出命
臣罪深蒙瀆言殆數窮本不敢復有陳請寔緣臣雖

疆陲之任嘗歷於金穀之事則諳向也精力尚強與夫寀名素定勉令辦集猶且憂虞是以在荊則允屢辭總餉之司入蜀則不敢預財賦之職況今歲去而智慮已竭時異而事任孔難猶戍之秋防在前漕餉之日計不足俾司供億須藉精明臣以氣再衰之餘繼肱三折之後甫蒞劇閫已覺負乘之勿勝使之兼司必致瘝曠之俱廢最是前漕寔因臣請而去此在公論猶曰因事而然若強顏居之不疑與扼吭奪之何異得罪朋友負愧神明恐以後議今將益甚於昨必貽敗闕必累簡知用敢再伸激切之悃伏望睿慈早賜處分收回兼漕成命所有廣西運司不但遷餉為急令歲係科率年分率行試事近在目前伏乞速除正官免有曠職不勝幸甚

乞免兼漕事奏

一介庸繆本無技能遭逢聖明猥備繁使往歲精力未衰東西命不敢辭難自壬子在荊至丙辰出蜀五年之間自覺心智不逮恐貽敗闕屢以休致陳請前後不知幾疏歸田甫數月蒙恩守湘辭之勿遂改命來嶺豈堪再役方此勉膺郡閫倏畀兼漕已嘗力伸控免臣向在荊則乞免兼總餉在蜀則不敢預金穀其於財賦寔非所長天高勿俞只得冒昧共二今月日未久而司存供億支吾不行朝廷科請煩瀆已甚日今廣西見屯駐戍諸軍實在計二萬五千餘人自昔所無盡仰漕臣以給一日不可以弗繼此須得一年事方壯心計有餘之士始堪任此而臣衰老益甚志慮已昏疆埸備禦之間猶恐措置之弗及簿書出納之際豈能計算之克精儻乏軍興必誤國事是用不避天威祈哀鼎聽伏望聖慈俯察臣血切之悃將臣免兼漕寄別選時髦以濟事功免致錢糧蹉誤上貴朝廷區區不勝幸甚

再乞免兼漕事奏

退授寒遠疆吏蒙被國恩凡所使令豈敢辭避實緣臣遭任久歷智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不逮向來雖嘗任荊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有常程不過將以廉勤有所受有所給且是時年方壯也今則廣右漕司自來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以上今歲水陸增兵共二萬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癘之鄉所仰養食一日不可少闕而漕司建改以來那移應辦已自罄竭仰之常賦則不容增加請之科降則祇見泰煩官吏皇皇相告未免歸咎臣之老鈍無所措畫臣竊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兼亦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廉頗不能智於楚劉晏亦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為陛下守淮守荊撫蜀犬馬之力至此亦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自賊兵斡至邕

隘叵測狡謀方以事關腹心憂廢寢食其於諸軍供
億委是神勞形瘵不能支吾况臣舊偏時瘴疾令覺不
時發動閫寄且恐不克勝任安能復兼漕寄用是不
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斷自睿衷俯
從免兼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特少寬愚臣之
責實爲國計之便。

乞休致奏

一介孤蹤百無它技誤遭簡擢累玷藩宣始終十七
載于茲周旋三四閫之寄中間城壽後泗復襄葺郢
戍蜀解劍備殫駑力數犯危机屢當寇難之搶攘幸
免疆事之疎敗然精力久已耗竭衰病亦且侵尋自
知甚明不能者止故自壬子至於丙辰籲天丐休五
年之間不知幾疏蒙恩獲歸田里甫閱半朞奉命守
湘弗容控避創閫入嶺又復載驅念上恩備極於優
隆在微臣敢辭於險阻重冒煙瘴適值風寒以二十
年窺闖之狡謀凡兩三月盤泊於近境國威所及兵
禍幸紓然而蹊徑已爲斡開隄防宜益加備以熟觀
事勢須別作規模若曰一番侵軼亦止若斯設恐再
警應酬不過如此則事必有大悞非臣之所敢言其
急莫若速求英髦易去老鈍臣雖犬馬下走朝廷亦
既寵之書殿視爲政府矣切考自本朝立國以來政
府大臣罕嘗往帥南方止是皇祐間狄青以平儂入
熙寧間郭逵以往交入皆以近臣提重兵建大閫然
青僅留數月逵不及一年祖宗深仁厚意亦以瘴鄉
不欲使之久戍曲示保全故也兼孜自紹興以後諸
臣中亦未有十年而兩任桂林者臣固不敢援此自
便實緣臣睽命於新年二運交併火爍必焚身災靡
虞國計是懼兼以向嘗苦瘴幾至殞軀近覺不時發
動頭痛一作殆不可忍豈容頑然不自知退必待誤
國而後止此臣之所以僭瀝血忱以告也目前寇已
遁跡民粗息肩靜江城壁修浚已勝前時漕司錢糧
出納皆有成籍臣亦無所規避實以老弗勝任如前
所陳伏望聖慈哀憐眞悃檢照臣壬子以來前後累
疏從臣守本官生前致仕凡未死之日皆更生之年
干犯霆誅臣席藁俟罪

再乞休致奏

臣伏讀聖訓感極愚衷竊惟疆陲多事之時固匪臣
子乞身之際然揆力苟弗勝於隆委則陳情其敢憚
於嚴誅實緣廣西創閫大異三邊狡夷姦謀已非一
日蹊徑稍有於疎漏江湖即爲之震搖安危所關負
荷莫重必得壯年有精力之帥別爲明時大展拓之
圖兵戍無弱形司存有餘力以之撐表托裏而脉絡
貫以之居重馭輕而臂指隨即溪猺可聯屬而委心
邊城可周密而立脚縱使秋冬之或警庶於宵旰以

寬憂臣已迫頹齡無復遠略再來嶺嶠雖越春年調兵遣將上勤廟謨科鏹饋糧復資國費凡所以與時而應接皆不過隨宜以支吾職任雖名兩道之制司事力僅及中州之大縣今止以桂林一浚築之役已不勝官民兩匱竭之憂乃者勉禦風寒實繇天幸敵情正爾叵測事會來者無窮為國長慮所當亟更如臣譾才已不足用蓋以驅馳之既久衰病之交侵年運之方災智力之已竭雖欲為必葺之計恐終無可大之規不去而留弗敗則斃用是輒忘再瀆敢瀝寸悰伏望聖慈特垂矜鑒念臣數載之前累丐休致察臣一歲于此無補事為今已過於秋青數月而歸而不拘以余請逾年之限曲從愚請俾老首丘實隆天厚地之曠恩誓死日生年而効報

辭免除觀文奏

成渥溥頒徽衷震栗竊以書殿崇班寢恩至寵昕朝元會奎畫首膺必隆委之克承則殊休之斯稱伏念臣年齡逾邁筋力已衰奉命再南適當斡腹逐寇雖北益為寒心蓋近事幸强勉以支而後圖正綢繆是急將大為於規畫必別選於英髦使氣勢壯而可以折衝脉絡通而可以扼襄一新布置庶寬顧憂臣揣技既五窮丐休已累載不去必至於誤國自分惟有於乞身故於舊冬即陳公奏備殫懇切正俟矜憐求退而乃忽遷俾因而未之革蒙恩則厚懷懼愈深況病發恐不免於煙嵐而災年且難逃於星數方虞速咎何敢叨榮用瀝愚忱冀回聖聽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衷之真實圖嶺事之更張保存孤蹤収還新命檢會近疏特賜俞音使無類蝸壁之升得以遂狐丘之正更生之造九殞莫酬

第二辭免奏

伏讀明訓感極愚衷竊惟殿幄之高華秩視政塗之迹列初何補報辱此恩除退揆孤蹤豈當再瀆實緣臣又春而苦宿瘴連月而甫向安氣體尚爾苶然精力至此竭矣近者洊申丐休之請正俟俞允之音惟嶺當斡腹之防非臣可養痾之所既難勝於重任詎敢忝於殊榮用再控陳乞從寢免伏望聖慈亟與收回新命改畀時髦檢照近奏特從休致實拜隆天厚地之賜

第三辭免奏

臣誦聖訓之丁寧感上恩之隆渥闔命則拜在臣宜共第以一介庸瑣之蹤備更四塞驅馳之寄因功而賞取數已多揣己何能於分當止蓋自壬子在荊之日至於丙辰出蜀之時屢致為臣不知幾奏求退而每加之進律甫歸而復畀之麾家固已極其寵榮常恐致於蹉跌踰年成嶺天幸實多抗疏歸田日望得

請令乞身之未許乃錫命之過優其如材殫智竭而事會方殷禍過災生而疾疢頓作此蒲盈之當戒豈忝竊之可勝臣近已恭體訓詞恪共職業顧畢秋冬之守冀寬宵旰之懷乃若殿幄崇名儒紳高選平生夢想之不到一旦恩數之遽臨偃然受之速其斃也昔鄭僑力辭邑賞羊祜不受侯封古固有之今敢援此伏望聖慈軫念由衷之請非敢飾辭特賜收回新命俾安愚分寔拜隆天厚地保全之造

第四辭免狀

具謹不敢再四奏瀆第念某非師荆七年之前已屢陳乞休致非止一疏蓋緣艱難叠歷精力易衰疾疢相仍頹荏愈甚分量至此而已極災咎惟恐於見侵雖黽勉不敢憚勞而支吾轉覺費力方此惧孤于事任豈容冒受於寵榮其為控辭寔非矯飾所願畢此冬防而苟免保其晚節以使歸即是隆恩委無過望用敢再瀝悃愊仰瀆威崇伏望鈞慈特賜數奏襃免新渥俾遂初心寔拜始終生成之造

第五辭免狀

竊惟引辭再四之瀆已重於譴尤殊遷千一之逢允極於榮耀茲又淹於君命幾不近於人情寔緣某自知才力之衰庸常恐事任之踈曠抗章講老已屢籲天積憂熏心刻多病日偷 分量不知於滿溢是言行未免於背馳被旨弗俞撫躬曷處兼是再成連年而未能寬顧所冀防冬竣事而即請乞骸孤蹤既匪久留異數豈容虛受盈輸悃愊免負甄鎔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察由衷之懇切特反汗以收还賴皇威或保於封疆以舊職遂歸於田里更生此德九殞難酬

以病乞休致 庚申

臣孤苦餘生無堪為役屬南鄙之孔棘勤當宁之顧憂仰體隆知重虔瘴嶺自去春宿疾頓作已費支持迫秋及冬應接邊務心勤形瘵屢苦頭疾因事多艱身豈遑恤有失調理荏苒日久遂成痿厥之疾於四月初三日眩暈不省幾致危殆今親醫藥將及一月夜不得寢晝不能動呻吟苦楚實不聊生重念秋防已迫之時是豈養痾廢事之日用敢瀝忱哀籲君父欲望聖慈念臣一生徧歷種瘍備竭犬馬之勞未嘗避事察臣年邁命蹇罹此奇疾縱使尚延殘喘亦是廢人特賜宣諭大臣速命閫帥措置邊防從臣近奏與守本官致仕俾臣得保餘骸獲歸舊里實拜天地生全之造

辭免召命奏

成命渙頒捫躬震栗伏念臣重來二廣倏踰三期值夷腹之憑陵幾剥膚之危迫僅全封守實賴威靈正虞勤宵旰之憂難以逭春秋之責自去臘已伸於投

効蒙聖恩未忍於加誅屬以憂慮積於中嵐瘴薄於
外倏貽危疾太費醫治自知愚分之滿盈願乞餘骸
之休致屢攖淵聽上犯霆威正此忍死須臾俟命允
可敢期天地之造俯念犬馬之蹤收召遽頒隕越冒
稱載念二十年之去國三四闈之捍邊若得一望日
月之光而遂丘樊之請豈非至願其如五旬臥病四
體不仁脩塗歸役猶未能保其生向闕覲光豈敢復
作此想兼臣自備戍蕨之役殊無橫草之功得寬譴
何已為天幸俟頒命召恐駭衆聞顧當此病廢之餘
惟投之閑散則稱用伸危懇上扣洪私伏望聖慈收
回新命檢照累牘俾守本官致仕使臣僅扶殘息歸
逕首丘實拜隆天厚地始終生全之造

貼黄

臣自四月初三日抱病整及五旬茲蒙聖恩除代
已拜天地保全之造第以臣之疾雖無增減奄奄
微息正恐莫保朝夕見與櫬自隨未知所終新帥
趙秘撰見在隆興自彼至桂林約非一月程不可
深慮其起發遲緩秋防在即邊關不可久曠臣自
病在告即以制漕府三司職事劄僉廳取稟參謀
豊提刑僉押區區交割錢穀首尾已攢結了畢一
一分曉並無縮繫伏望聖慈令臣不候新帥到司
先以三司之職交付參謀豊提刑時暫管幹以俟
新帥之至仍乞催新帥前來之任庶臣早得趁此
夏漲挈病骨孥累登舟東下隆恩罔極誓圖結草
以報伏乞睿照

起離靜江奏

臣衰病孤蹤戍嶺無補跨三年于此僅能措辦桂林
之城壁可以永為保固計論罪山積臣所自知仰蒙
聖造保全除代予還不幸連又抱病分謂溘先必矣
今幸尚存餘息獲俟代者之至趙經略已抵報定約
八月初八日入廣西本府界臣元準發下制置大使
司印近七月十五日結局已封寄官庫所有三司交
割錢物並有增無虧如漕司軍券科降則已具逐月
出給帳冊並皆徼申矣臣見取八月初四日啓行往
興安就舟因迓謁新帥既見而後去自此泝湘出湖
泛江而下倘俾獲釋重寄遂歸首丘皆乾坤更生之
賜也廣西今歲雨暘時若一稔倍於常年四境帖息
邕宜間边報節次已從僉廳具申朝廷仰托威靈幸
亦寧靜但以臣愚料南丹一路賊既窺伺將來恐或
由此以犯宜陽今冬却須未至有警然臣亦已語僉
舍不可不過為之防發兵增戍宜州及以錢糧助其
修葺関隘目前須可少寬天顧也臣以離桂有日所
合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

臣前者屢乞收回召命令守本官致仕久未準回降緣臣妻的卧病未痊見與櫬自隨倚途猶未可保伏望聖慈早賜從欲施行

歸里謝　宣諭奏

臣今月初一日甫達里舍即準十月二十五日聖旨宣諭仰蒙聖慈念臣分閫嶺表適會孔艱煩言屢及姑爾施行且蒙聖訓諒臣忠忱已加全護令臣安心歸里以逕平和臣拜手恭誦感戴聖造保全之賜至於涕隕伏念臣自壬寅歲蒙　陛下擢之守淮庚戌守荊州甲寅解閫劍隘始終蒙被煩使一身自頂至踵淪浹恩渥深願竭犬馬驅馳之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戊午再入嶺右臣自知精力衰憊必不稱艱棨中間又值年運屯蹇災咎是虞亟嘗控告天聽乞賜汰去果而連歲值虜大入以南方素無備之地當北虜二十年幹腹之謀誤國誤民固所深懼猶幸初年戊午冬罷勉支吾虜不能深入至己未鞬蠻擁衆侵軼遂致迫我內地雖嘗調兵追襲於湖南之境連獲勝捷然不能還之藩籬之外此臣之罪也煩言屢及誅竄實逃仰蒙聖慈僅從薄罰倘非上恩寬貸則臣虀粉矣惟是臣因積憂熏炙一病已七閱月謂必死煙瘴又蒙聖恩曲加保護除代俾歸自秋八月起離靜江水陸數千里僥倖扶持殘息獲達首丘君父此恩與天同大銘肌刻骨正未知所報茲準聖諭之及蒙始終全護一至於此自顧螻蟻微軀未泯一日皆大造之賜一飲一啄知戴恩私臣雖未即殞而四體不能舉動恐已成廢人自今得藉醫療稍安田里從事醫藥或能少延旦夕皆君父再生之恩生得為幸民死不為異鄉之鬼益當銜環結草以圖報稱

又謝　宣諭奏

臣今月二十二日承閫長鄭師望恭傳聖旨宣諭以臣解任言旋賜臣器幣以示眷懷天光所臨對越咫尺臣聞命驚喜遥望措躬無地伏念臣戍嶺罔功分甘譴責不善調攝抱疾而歸病卧蝸廬生意如髮每念煙嵐之脫免獲投里舍之寬閑是皆仰賴　陛下天生而地成海涵而春育不忍加之誅斥而終賜之保全臣刻骨銜恩矢心圖報正以沉痾久困恐將朝露之遠先寒谷茍安豈復春風之敢望詎圖聖造猶軫孤蹤憐其廢棄之餘寵以蕃庶之錫精鏐重幣式昭隆恩上茗奇芬特頒異品此宜以示諸侯有功之功今乃以畀一介無用之人可謂聖德之包荒不遺其如愚分之踰涯莫稱臣謹九頓百拜如數祗領于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遥望闕庭臣無任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四

可齋續藁後卷之五

回宣諭令調兵援廣與徐經略商確 丁巳

臣一介衰庸屢試罔效甫還家食遽拜恩除屬方領
事之新未知圖報之所近準密劄備奉聖謨俾臣整
兵三千以備廣戍臣二十三日已即恭禀回奏正此
選將士點器甲辦劵犒以俟桂閫進止之報今者二
十六日伏承閤長麥欽恭傳　聖旨諭臣以湖廣
唇齒相依国事不可忽令臣調遣慣戰之兵分屯邕
宜之間以扼諸蠻之路臣仰見　陛下慮周萬里
備謹重門銷患於未形勉臣以共濟臣才綿力薄思
重命輕伏讀訓辭為之悚惕竊惟戎夷斡腹之事乃
是宗国切身之憂以邕宜而覘視沅靖尤緊臣去嶺
八載來潭甫旬近事以隔越未能深知妄議而揣摩
又所不敢但有欽承容旨整辦戍兵俟報經司謂進
則進俛視隣之急弗恤則誤国之罪敢逃戒飭添加
遵奉惟謹第調兵而往在本司分兵而前在經閫所
準　睿旨建屯之地統兵之人以歲更迭令臣貽書
與臣敏子圖議臣二十七日已即親作一劄恭錄
聖訓自急遞以往与臣敏子逐一商確謹録檢粘連
于前上徹宸覽繞得敏子回報即續具奏伏乞睿照

繳徐經略親書奏

臣近於閏月二十六日恭準　宣諭令臣與廣西經
略徐敏子商確兵屯事件臣二十七日即具手書恭
錄　聖旨自急遞達敏子二十八日已嘗親具回奏
外今於五月十七日承經司發回元遞収敏子荅臣
親劄所合繳聞　淵聽伏乞　睿覽臣竊詳敏子書
及得經司公文雖以　朝廷調遣戍兵為重猶以經
司粮劵不及為憂但欲本司整兵五千赴近地為後
繼駐兵之地則欲立堡東泉市以扼三路之會且謂
已條畫十議奏徹　九重臣竊惟此時煙瘴正炎風
声未緊秋冬已去蹊徑當防先事而圖正在今日本
司節次所準調兵指揮皆已恭奉臣比又續報敏子
上項兵將來調用或分撥起發或一併遣前兵數多
寡師期遲速須當預以明示第司存器甲顛關已申
請於樞庭將負不多當選擇總統臣雖諉之敏子未
有其人不可不早為之備容臣別具聞奏伏乞睿照

乞宣借總管鈦万等

臣近者添奉聖旨令於潭州飛虎武勝軍内整辦六
千人以備西廣之戍臣仰體宸慮日夕関心雖已遵
禀睿謨奏聞淵聽外臣竊惟湖湘旧在内地雖有屯
駐非比荆淮蜀三边之兵飛虎猶素練武勝乃新集
今者調之戍廣且以自潭而桂凡一千餘里自桂而
邕々而永平横山又何啻千餘里道路資糧之費師
徒器甲之需司存力所可及者當勉圖力所不及者

則控告但是兵雖預辦将不可不預擇目前曾飛虎者曰吳彰官僅路分管武勝者曰鄭仪官僅路鈐轄兼权總管二人者僅使之将本軍千百人以往固可備使然以六千人為率且作兩次起發三千人一部便不可無一總統今欲求三千人之将於荆淮所部亦且難其選況内地乎蓋材藝不足以壓衆則弗服戰陣未嘗經歷而遽往則雖特名位相埒而不相下則雖合責其多辦必素撫循固不可急而後求之也臣雖嘗備更諸閫旧部将校不為無才然在其徒思於趙人而楚才豈肯為晋用臣近者是以於閑散中乞命徐安民添差總管于此渭其來歷可相與商確協助

軍務已蒙朝廷特從其請臣猶慮緩急而奉遣調之命倉卒恐有乏使之憂倫遂赴援必須得経慣之人異路借才敢以申权宜之請臣窃見閤門宣賛舍人淮西總管欽万前年以荆襄提淮軍援蜀道晝夜兼程而進不避險阻不憚苦辛以赴王事之急其諸項援兵有先發旬月而逗留在道者賴其督率始魚貫而上而且善於撫馭兩年在蜀屢立戦功士卒無東意臣数年荆蜀規下流應援諸将萬為首稱往亦嘗申之朝廷矣万近已還合肥既為淮将臣不敢借辟以闕擬乞公朝特与宣借帶淮職來湖南以備總兵戍廣仍俾量帶所部二三百人以偕庶可藉経戦之

淮兵僨勇敢於湘卒所謂一人善射百夫决拾非但将得其人以之作三軍之氣亦一杭也向後冬防滚事南更無虞命万歸淮不妨元職僅蒙聖慈俯從臣請下有司宣借豈勝国事之幸

貼黄

臣竊見長沙見屯万人揆之諸閫近比恐合置一都統臣近觀諸将中善於教練戦士者曰刘楚臣拔之於小校中去歲乃臣勉其留蜀以壯人為西将常慮其不相下俊蜀中可輟其出欲望将來処以此任使湘兵得其教練三兩年皆可為精卒伏乞　睿照

回　宣諭手奏

臣六月二十三日承閤長閔徳享恭傳十三日申時聖旨宣諭欽万　皆從所乞刘楚見留蜀中恐不可輟他豈無人可具闕奏湖廣唇齒相依切宜与印應飛同心協濟不遺餘力臣謹恭奉欲回奏間二十四日又承閤長麥欽恭傳十四日未初　聖旨宣諭臣所乞　充計議而論廟堂謂其人慘甚用之害事可别選奏辟臣恭誦聖訓感極愚衷仰見陛下恢天地之量以容人揭日月之明而燭物求士如匀及不以人而廢言銷患於未形俾先事而叶慮而況朝奏暮報應之者如響春生秋殺付之於無心

顧臣何者而蒙君父丁寧申諭委曲開曉一至于此
臣未知將何以報　聖德臣所准睿旨冬万已從所
乞秋防戍嶺兵籍以行剗整雖於輟移令别選擇臣
謹當遵奉嗣兵數陳苟非其寸未敢輕進乃若湖廣
唇齒之相接正貴藩閫脉絡之交通應飛有志事功
親被簡擢欽承戒飭之訓敢忘協濟之忠今閫應飛
遵陸而來壓境不遠比蒙　朝廷將至省劄已遣官
屬齎迎前塗候其見問從及南事臣雖當再衷三竭
之後初無千慮一得之愚国事攸関臣熏敢忽自當
而与商確整軍旅備戍役期於僇力共奬以奉明詔
乃若　者從臣荊蜀同涉崎嶇復襄援鄂頗能
禪助用是儲于天聽俾備驅馳朱家為季布之言明
知其過無知以陳平為萬蓋取其才仰蒙　聖慶即
賜以俞音式昭明時蔑有於棄士但知廟論未貫宿
慫遂使微臣負此大戾凡謀於採閫然望　陛下於
此等人終賜之収拾今謹遵剔辟之旨熟擇其人容
續具陳奏

繳印經略來劄手奏

臣輙有危衷上干　聖聽臣猥以庸老再玷藩宣仰
賴威靈粗共戰業但自九月之末即聞西边羅氏播
州之警十月以來又聞南边特磨安南之傳累得荊
廣公文閱報事勢若迫臣所部湖湘正當兩鄰之衝
素無一事之備兵力復撤人心共危臣戰雖思憂不
皇寧處謀弗越境安敢借陳今月二十二日得廣西
經略印應飛書其詞曰應飛自得特磨之報安南之
報此心如熏蓋念此賊積年工夫破大理入善闡降
羅鬼此皆虜之強大者皆已入掌握中繞入省地奚
往不可區區宗社之憂更出於所部之外今精兵良
將尽在兩淮若自上旨輟二万人命兩大將前來轉
殘局為勝勢當在此奉其言頗自急切俾令密啓臣
載念襄在荊州因徼蜀報雖危急之幸解而怨尤之
是招本不敢再犯此戒深惟東南心腹之繫左右唇
齒之聯隱弗以聞忠恐浸亟謹節其詞在前伏乞
睿覽宣示輔臣共圖廟謨速遣边援以救封疆之急
宗社生民豈勝幸甚

貼黄

臣今月二十二日亦得四川茶馬李遇龍十月
二日書言播州已半月無報虜賊徑趨黄平則
事勢緊急臣切惟沅靖一路若蜀兵議其後荊
兵扼于襄猶可以緩其入乃若邕廣一路蹊徑
雖通備兵素虛臣正切憂之方且奏　聞又得
印應飛十八日書若果如言則事勢尤迫矣應
飛令臣奏聞謹以其書本繳連在前伏乞
睿照

同洪漕乞修潭州城奏
臣等輙有奏聞上干睿聽臣等猥蒙選擇來任漕牧
適值荊廣兩鄰盜境騷動東南心腹之所係左右唇
齒之相関所憂固不止為一道計然职思其責所部
湖南九郡密接廣西湖北地分蹊徑不一道里非遠
官民狃於中州之習前後不為外圍之防近雖遵朝
命以遣戍卒團保伍下武岡以辦羅飼踏寨隘其實
全倚鄰以為固詎可復恃幸而不憂最是長沙地大
物衆雖會府之雄城圯池堙無保障之賴兵力比已
多摘武備元無素儲前注甚孤後着孰倚臣等深惟
国慮且為民憂既無剗脚以為保聚之規莫知下手
以圖備禦之畫旬月于此寢食不安相与罄竭愚忠
博訪僉議皆謂保湘之計它郡未暇論惟有浚築長
沙城池之策無事亦可為国立藩屏有隣急則可与
民護室家事雖未必至此然江湖之間得此一城中
立首尾聯絡縱有緩急亦可使賊有後顧不敢長驅
前者惜未圖之閑暇今豈容不殫忠切以告但潭城
周圍踰二十五里城當加之幇築池當浚之闊深臨
渴掘井力有所不能捧土塞川或者必以議詆是興
大工役必集大衆捐大費若以朽蠹之力倉卒之際
安能以空言辦切照諸边修築城壁須得曾经歷將
帥任責措置計料工程調遣江上或諸边大軍留戍
入役然後起集州縣民夫助之合軍民而用非數万
人數月工不可至於糸糧給餉樓櫓器具皆合具創
其事體重大其費用浩穰儻匪出朝廷之力則決非
州郡可任用敢不避觸实列具奏陳伏望　睿慈深
入宸筭宣示輔臣更加審議或以臣等管見有関大
計朝廷不惜勞費以保封疆則乞先調都統制一員
提領重兵前來屯戍秉一日之寬防兩面之急就令
任責相度計料措置續具條畫以聞

回　宣諭兼節制
臣近以臣應飛屢書告急囑臣密啓宸聰乞遣兵援
輙犯天威以聞今月十三日戌時承十一月五日已
時臣子聰恭傳　聖旨宣諭廣右戍兵除黃州鎮江
湖南外近又調廣東一千人沿江正副司一千五百
人已通七千餘人且蒙　聖訓以此三軍分布伓足
禦敵而團結民丁又不預焉已諭外廷催促已調未
到之軍兼程而進可報應飛勉之鄉亦宜助其不及
臣仰見　陛下聖謨經遠英斷若神俯念封疆之防
亟效師旅之命臣不勝敬歎臣所収應飛近報似若
稍緩前關今得王師魚貫以將臨是使虜謀沮伺之
知畏嶺人聞此庶凡恃以無恐臣恭遵　聖旨即当
以宣諭指揮緘示應飛俾知勉力以副委寄乃若湘
兵湘財近準　朝廷支調力所可助豈敢弗共臣又

準　宣諭令臣以湖南民兵誘之官爵結以恩信七
甲峒丁旧曽團結邕宜兩州最緊於民兵上用工臣
尤見　陛下並明兩曜燭洞四表但湖湘民丁如七
甲等多在溪峒緩急使保鄉井則可調之越境所不
敢輕動須資糧尤更費力臣亦見今團結諭之整辦
以備不測如嶺外邕宜民兵却亦未知近來事體可
無措置應飛令蒙　聖諭必能加意惟是臣恭準
旨揮俾兼節制雖聖眷以此示倚毗之重顧臣愚豈
堪任應接之責大凡已有餘力則可及鄰僅弗自支
安能他助隆名徒假實事何裨正恐彼此相誤通誤
国事臣已具公奏乞賜收回省劄伏望　聖慈特賜
俞允

回申軍馬錢粮通融事

今月十五日酉時準十一月六日尚書省劄子恭奉
已降　御筆李　兼節制廣南任責措置備禦須
至指揮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湖南
廣東西路軍馬令審度緩急調用錢糧除　朝廷總
所窠名外令斟酌通融支遣仍申尚書省樞密院先
具遵稟聞奏劄送臣須至具奏者
右某照得今月十三日恭準省劄備奉　御筆某兼
節制廣南任責措置備禦某已於十四日具奏乞賜
收回已降指揮其所準省劄見寄留潭州軍資庫令
準前項指揮某不敢祗受併將省劄寄庫外伏乞敷
奏併賜收回施行伏候鈞旨

回宣諭令勉諭呂鎮撫及七甲兵等事

臣近以辭兼節制陳瀆睿聰此月八日領十一月二
十五日遞恭奉詔書不允臣踧踖連日兢惕徹衷惧
綿薄之弗勝將倚毗之上負正修再牘祈賜俞音屬
值風雪初十日方再領二十七日遞恭奉二十六日
圣旨宣諭伏讀　聖訓兼制之命切不可辭臣退念
犬馬遠臣頂踵国恩天隆地厚力雖知其不逮命弗
敢以重違見擇十三日癸巳祗受傳具奏謝外所準
聖諭一刻整復回重慶固科迫於北寇未免喚回馬
思明已入播州比則又德旧將必能叶力一湖南七
甲義兵係在柳境名為七甲不滿五千內見於陳韡任內唐亮所編
經理小錄連粘冊葉在前名曰峒丁多省民也嵩之嘗調黃州赴
援止是六百餘人頗費賞賚須着自被旨團結已節
次下州縣催促應飛近欲調之戍桂此却頗難蓋民
丁皆非紀律之請不容駐戍走遠本境非有調用未
敢赴集乃若招徠感發之訓恭遵指授旦夕少加示
犒方不虛行一廣右交人所言難欲假道事雖在於
疑信理當示於羈縻　陛下詔獎賜賚聖謨処置已
足以服遠人之心昭皇明之見其主陳日煚始未臣
向年守桂与之交隣日淺僅聞其略不能深知所奉

聞奏臣前者節制建司已嘗略具條畫未準回降乞
賜施行但有科撥軍費未敢以請取自　朝廷區、
伏乞　睿照

回　宣諭趣行令雄飛於緊要處置司

臣自十一日起離潭州已一再具奏經此日在行役不敢稽緩今來十八日已過衡山領正月初七日成時換遞承苑使刘穆之恭傳　聖旨宣諭趣臣啓行竊自遲回有妨備禦臣敢不恭奉惟謹臣雖病後羸弱自當一面催趣前迈所準　聖旨雄飛合於要緊處置司以臣愚見廣西边面邕宜為緊雄飛所戍既在融宜欽三郡則於宜置司可以控扼但宜州新守汪雷發到官未久未審合不令雄飛併兼鎮撫邕管、就知邕州替回雲拱更取聖裁又準聖旨應飛慮勤有才幹正欲使之佐卿主仰見聖明委任責成之意臣惟知同心協力共濟国事謹當以聖意諭應飛安心職業以圖報効外伏乞　睿照

貼黄

臣今日至衡州三十里頭欲遣遞間得經略印應飛正月十三日書報所遣廖揚孫往安南一面攛趣三日後起發欲令臣徹閫今謹以來書一段并牒安南檢同此繳進所申安南之事尚未見虛實端的併乞　睿照

決不敢祗受却望從臣忠寔之請速賜收回此外更望　陛下密諭大臣更思長策伏候　睿旨

回　宣諭令勇於戒途奏

臣今月初八日以廣西報到安南事件未知虛寔頃刻不能自安嘗具奏聞擇日起發今來已於十一日起離潭州十二日道間收正月十一日京遞承知閤臣子聰宣諭　聖旨令臣勇於戒途以寬宵旰且蒙戒諭提撕獎拔至於今日若貽避事之譏公論謂何臣伏讀聖訓為之戰灼危懼措身無所伏念臣本以孤寒一介謏蒙　陛下簡擢至此恩隆天地義重君臣東西奔走惟謹前後豈敢違誤今者嶺外之役奉命兼制臣既以祗承权令移司臣亦已恭稟臣之所以未敢祗受制閫者正以二廣事力自來不曾專置大閫廣西素為瘠薄近數年來連歲疲於備邊廣東雖號優裕一二年來有司取之竭先臣所謂欲備南詔當寬湖廣今若又創一大閫恐重為民国此臣所以趑趄不敢也　陛下諭臣以崇文劉闢之事臣無能為役敢望古人寔是臣之才不及崇文難之患有甚劉闢臣之此去惟以刻苦為心節儉為政以朝夕申儆備禦為急務只用節制司行事與臣應飛協力幹當期於上寬天顧臣世受国恩身徇王事乃分之宜誓圖糜捐以報所準　聖旨事力不逮許臣條具

炳李宗城所申安南已被韃犯事宜應飛已申聞
朝廷必先於此報然不敢不以繳申容院據應飛書
辭以為委雖遠信果無此事則幸倘如所報却不可
忽臣以其繳到錄白安南陳阮兩公牒并王載所供
及黄炳李宗城等申狀逐一參玫見得十二月初七
日韃攻破冨令州據阮牒諒其迫亦下渭龍州侵入定安初
六初七兩日其国陳国主王太師撫軍三項兵共約
十四五万人王載等親見陳偽太師以十一日領兵
而出載等以當日離彼国而歸今黄炳李宗城報却
言初十日陳偽太師兵向敵十一晚見其敗歸以出
兵日子玫之似若少差且王載十一日方回却不言

其敗此為可疑意者安南之下海雖未可尽信而韃
之犯其境恐或已迫似未可尽諉之雖信也廣西邕
欽與交為鄰自左江而往綫十二程唇亡齒寒委是
可慮臣奉命兼制且令移司此固非臣子辭避之日
但使臣持此空拳建此虛名而入素無司存官吏與
兵將無財賦深恐不足以當勍寇適所以輕国威然
臣既聞此事未問虛實豈敢從容坐視今亦不暇俟
候辭免回降只用節制廣南自當為　陛下驅馳而
入臣雖自立春賤軀為恙湘人共知今只得輿疾就
道以此月十七日起離潭州候到靜江當為應飛同
心協謀措置備禦惟恐力所不逮所有制置使新命

發遣總所玖綱及截留諸軍支遣并郡用官
兵官吏等支用隨収隨支関防滲漏以支為
盤不敢顆粒妄用今據都廳紐筭於正數外
趲積到令項米今於内撥三萬伍千石餘見後項
見於永豐廣積倉别敖樁管專備將來修城
支遣之助伏乞下有司照應如將來科降修
城錢米俾助支用得以訖成工役潭人幸甚
伏乞　睿照
一臣據廣西經略印應飛申乞運湖南廣東米以
充廣西之餉臣日者條具已嘗奏申須得
朝廷於其項米内科撥及支運費方可從湖

南津發未準回降竊見　朝廷近調江淮諸
軍入嶺深慮廣東取運泝流稍緩今以国事
所在本任内於潭州交承之外有前件趲積
令項米内除撥樁修城外尚有二万石見樁
永豐廣積兩倉謹撥助廣西經略司令自支
運費委官前來潭州雇舟取載以充戍廣官
軍劵食支遣除已移文廣西經略司外伏乞
睿照

繳印經略書安南奏

臣初三日方具奏以印應飛書繳聞今遣廖揚孫入
交覘探今月初七日得應飛正旦書及公文報到黄

臣今具　奏陳下項
一臣猥以無庸奉命守湘僅八閱月去冬屬因鄰
盜警與漕臣以城築之議進正惸或者以張
皇貽請經準省劄不圖遽契廟謨許令措置
臣方此講畫而茲以創司移治不克効力深
惟潭為江湖一大藩府地廣物衆實東南根
本而城陋池塞久玩弗修昔紹興間守臣周
益公守此邦嘗議補砌　朝廷亦既降度牒
充工費不及為而去朱晦庵繼之嘗計度裁
築又不及為而去袁於甲寅便殿奏陳備乞
雜募軍民興築以為一方永久不虞之備至

其移書王蘭備曰長沙版築不容中輟方是
時天下亦可謂無事矣而先賢於國家閒暇
綢繆未雨且拳拳如此而況今日為慮益急
為心腹防其可已乎臣建此議而不能施此
工負潭人矣今據都廳攢結交承錢米財賦
除任內經常支遣起發綱解撥隸義米其見
管數目比元交割幸無虧其向後未發綱運
并郡計支遣則見有兩倉樁管米一十三萬
八千餘石受納秋苗未盡米八万餘石在外
可備支用臣本任內受納過當年秋苗米斛
二十餘万石並照前後倉例所收斛耗共起

敢妄議及此謹先陳於叔領難公具於奏聞容報應
飛俾體　聖意俟其商確報到別當具奏伏乞睿照
貼黃
臣今日得廣西經略司申特磨道農士黃報八
月間難攻革沙寨被蠻兵殺死万餘驕思明州
黃炳等報九月間難攻其阿国戰退難賊殺死
萬餘經司慮其恐涉虛妄未敢遽遞申　朝廷
已令契勘地里遠近及所報虛妄所合密聞臣
同日又得印應飛書謹節奏于前應飛書中頗
以蹤跡為疑臣竊見應飛孜孜體国留心戎事
況正典城濠工役決未可輕易更動人材難得

乞留　聖意併析　睿照
繳印經略書遣官往安南奏 戊午
臣昨準十一月二十六日　聖旨宣諭令臣選擇三
山仕于湖廣者遣之往安南覘探韃事臣於十二月
十一日即貽書經略印應飛恭稟　睿謨選擇遣使
今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得印應飛二十四日書已選
到兼幙廖揚孫乃南劍人可以遣行臣已於今月二
日回報應飛俾令將以書幣遣之入交囑之多方密
覘其實歸報所合將應飛親書及錄臣所答應飛書
詞繳奏于前伏乞　睿照
潭州趙剩米撥充修城并廣西軍券食

睿旨擇士往扣此須就廣右遣之則近容臣即便貽
書應飛商確區ゝ若隨　朝廷賜賚而往則為有名
間尋常邕欽峒丁商賈与之往來却自無間併當竭
應飛陸續加意覘探矣一文德入播近傳已離播州
往會寧關地屬蕃關却聞韃寇則已退出烏鎻所準
聖旨令臣作書勉其策駿功不可擾蛮人等訓戒臣
敬當遵體即遣專介一ゝ備示文德勉其恭奉以圖
報效但自長沙至靖州凡千里自靖至黃平亦近千
里又黃平至播州為程六日自播至會寧關未詳里
数書問須用專遣不能速達俟有回報續具奏聞伏
乞　睿照

回　宣諭除刘雄飛三郡鎮撫奏
今月二十五日遞到承苑使刘鑄恭傳　聖旨宣諭
降下省劄一道具收領聞奏并準省劄十二月十二
日奉　聖旨刘雄飛依旧帶御器械除廣南西路融
宜欽三郡鎮撫使日下起發仍令制置大使司指定
置司去處聞奏劄送廣南制置大使司臣所準　宣
諭除已恭領仰惟　陛下惠顧南邦選任誰将付以
三州之疆埸俾為一面之隄防妙運宸謨猶咨愚畫
仰見不自神圣下采菲葑臣何足以稱塞臣与雄飛
自拔之守寿今十五年若嶺外得此一将实可倚伏
但所被省劄則臣雖準移司之命已上控辭之章豈

至衡州奏東安縣寨丁事
臣今月十九日未時已至衡州得廣西經略司報到
思明州申狀亦言安南国被韃事然亦未見虛实端
的得印應飛書見遣廖揚孫將行臣本令早即起離
衡陽遞據永州申今月十五日以後本州東安縣為
管下牛鼻寨下聚衆焚蕩刼掠未免留此一日區ゝ
調兵及委官措置招捕並已具申樞密院外臣來日
即便起離衡州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備廣西經司報安南事
臣二十日留衡陽當具奏聞二十一日即起發前近
當日得廣西經略司十八日申繳到邕州所備思明
州黃炳等三狀并本報稱安南殺退韃賊且謂安南
国有未匣将到臣以其所報未見了曉連日未敢申
聞今来二十三日臣已至永州祁陽縣四十里頭又
得廣西經略印應飛書及錄到安南国備尚書等公
牒及所遣議事官李一揆所供寫詳韃之犯陵謂已
迫其城下陵主果曾登舟避寇尋雖收合餘兵夜刼
攻賊其公牒不言韃兵之敗乃言陵兵之潰則其事
勢可見所憂春猶未退秋恐再來在彼国猶以為虞
吾境其可尚忽委是藩籬皆撤唇齒可慮應飛書中
有不敢懲創張皇数語果如所報豈可諱言昔先朝
孫沔奏儂寇事梁適曰無張皇沔曰寔偹不足而寬

為鎮静危亡之道也此兵至論今日之事雖蒙
陛下遣臣之入以臣衰庸無狀恐未可以此便寬
聖慮欲望　聖慈宣諭外廷命儒臣檢照国史熙寧
皇祐間遣狄青孫沔等平儂郭逵趙卨等平陂當時
所用兵財凡何揆今備寇尤不可不大作措畫庶凡
廟謨先定南鄙無虞不勝宗社生灵之幸應飛所申
安南牒等真本已申密院臣更不再以録本徼聞應
飛親書粘連繳奏謹録奏聞伏乞　睿照

至永州奏安南及東安事

臣近至衡州嘗再具奏今月二十六日已至永州所
傳聞人犯陂事別未見續報但聞溪峒中有傳説安
南近日之寇亦因陳氏簒国其李氏之後有在異域
引寇而入然亦未見端的自此至静江地里已近經
司發到人從銀两臣以其事力單薄豈宜有此煩費
並已發回併令應干從物不許置一物一件外臣到
此適值東安管下寨丁作過郡中人心亦覺不安臣
在衡州先所遣官所調兵亦是前一日方到永州本
欲少留数日了辦此事屡準　朝命迫促不敢淹延
亦緣蜂蚕有毒不敢輕視須令先以榜諭會合兵力
未容急速如寨丁尚未率服方可收捕今未免留此
半日逐一与之區〻備辦應接先後之宜面囑守式
及所調官属將士明示賞罰措置招捕庶必可安定
已詳具狀申樞密院外臣於今日午後一面起離永
州前去逵續具奏聞謹録奏聞伏乞　睿照

戊午回　宣諭不必候再辭回降啓行

臣正月二十七日在永州又再具奏今於二月二日
已入静江府界正欲奏聞間承正月十六日苑使刘
譚恭傳　聖旨宣諭臣可不必候再辭回降令便啓
行臣在潭州正以国事関係天語丁寧不候初辭回
降正月十一日已力疾啓行嘗陸續具奏切計徹聞
聖聽為日已久但廣中新建制闔無此費用虚主官
稱往指回躬臣於前奏已控愚衷今日得鎮撫吕文
德書亦為臣憂之竊謂　朝廷不過令臣任責邊事
今已入廣只用節制自當与應飛協力共濟正不假
是此乃欲為　朝廷愛惜事力非止為臣計也文德
書中且及大理之事其慮頗遠敢密以真本徼奏臣
出於小忠又犯越職之戒更望　陛下詳入睿筭毋
徇輕議臣僭越万死伏乞　睿照

至静江回　宣諭

臣奉命入嶺今月初六日已至静江府正欲具奏進
至恭領正月二十一日閤長鄧允中恭傳　聖旨宣
諭近覌安南所報果尓則宜有以扶掖之相与夾擊
可也臣仰惟　陛下以兼愛夷夏為心拯災恤鄰義
存屡齒但安南一事雖節次據經司備到探報竟是

未見賊勢輕重賊犯深淺的確定說若使賊在其境
盤薄未去彼国能以兵應我有餘力尚可商略區〻
然自邕至陵十有二程欽之陸路又不止是兵家非
知彼知己不可今月初七日據邕守雲拱又備到緝
探人錢兵等錄到安南国偽太師備錄冦犯事宜片
紙其言十二月二十四日遣將領兵截其歸路賊兵
已遠遁之旬及此報已繳兵本申樞密院見得雖兵雖犯彼国十
二月末已自退遁所當憂者未在目前在向後耳臣
向来守桂十年前嘗与其国通問應飛雖已遣廖揭
孫往臣之此来恐亦不可不与相聞一次見商議委
官前去將以幣帛至其国都覘其虛實續當奏聞臣

又準　宣諭向者以宜州為要緊列雄飛本欲使之
兼守宜州今安南既有此報則欽州又為要地俾雄
飛兼守欽州如何所當早定可區〻奏聞臣竊惟南
边緊要邕重於欽雖有安南之事海路至陵閘水程
十日陵能東海難所不能也陸路三日至邕乃自邕
往陵若邕围則欽亦有恃臣近奏擬謂雄飛可以代
拱者此也今　圣筭欲使守欽是亦重地更取自
聖裁但臣得欽守丁琺書謂本州無城無兵無財昔
雄飛守壽乃臣師淮之時乙已被圍城中兵共万八
千人粮可支兩歲　朝廷及制司又支錢以助備禦
雄飛斯能成卻敵之功今雄飛若止以身往猶慮亦

手搏蛟未易集事𠲜望　朝廷更資助之使可展布
臣又準　宣諭制閫之命切不必辭蓋名正言順則
事可成臣蒙　陛下訓敕再三豈敢拒違但臣之所
慮正在制閫之建有名無實到此一日支犒兩路諸
軍便自束手借助兩司安敢冒領兼南边溪洞素來
知有經略不必又創一司今以湖南兼制事體自順
事力可省竊望　聖慈軫念察臣累陳非矯免賜再
命臣誓當指敵以報隆委謹錄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黄繳呂安撫書
臣到此之初自合手具親奏自春初一病又以
令走方定手弱作字不能端楷用代奏聞臣不

勝競懼臣去冬十二月初準十二月二十六日
聖旨宣諭令臣以　聖意諭文德隨即備錄論
旨遣專人賫示文德今月初七日方得其回書
所合以真本繳奏併乞　睿照
辭免新除恩命并開陳五條奏
臣今月初九日恭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三日
奉　御筆除臣依旧資政殿大學士廣南制置大使
兼知静江府臣辭閫未報兼郡有除閫之措躬無地
伏念臣衰庸無取業已至此豈敢控辭即合祇承管
幹卻緣日前有利害関繫不止一端若不亟具奏申
朝廷區處明白一時勉為承順向後殄民誤　國咎

將誰歸只得不避萬死開陳五條取自　朝廷處分
儻蒙從臣之請則臣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效若以
臣言未當　朝論不賜體恤則望　朝廷別命閫臣
專將臣重賜罷黜拱聽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靜江城池工役　朝廷劄下謂已了及一半臣
到此首扣應飛則據云工役十分約了三分
臣於今月初九日率官屬閱視大槩其城亦
過六里桂之居民多在城外折毀已多城中
止一千七十家亦拆毀二百餘家矣去冬一
時以諜報出於荒急改七星之築而為大城
自去年十月十六日下手見役民丁一萬餘

官軍在外所挑濠河石則堆壘沙則易泄自
南及西僅辦自西及北則方此用工東面維邊江多
准積所築羊馬墻已了者闊狹不齊未了尚多
所幇城身則四面並未見有增高者不過闊
以新土貼闊舊城或慮久必損動濠岸凡与
城相望且樓櫓防城器具並未措辦此是工
役大略此城既創於應飛規畫只合其一手
了辦今應飛改除他去四面罅漏委之後人
却須計已用之費程未了之役向後合用工
費錢粮多少就可申　朝廷科撥接續措置
此自當委官計約別狀供申緊要是此城之

可与不可保則以臣親歷荊淮却不敢詭隨
臣向守淮東　朝廷欲移泰州令臣相度臣
謂文吏於此非長耕當問奴不敢輕率乞差
都統制王安相視遂得了修浚之事今亦乞
朝廷差委曾經荊淮守禦都統制一員前來
相度此城周備之後有無堪以禦冦就令任
責了此工役庶几勞民動衆不至虛費不然
臣决不敢輕易以貽後來誤國之罪伏候
睿旨
一經略印應飛開閫以來憂勞體國此自不可泯
今蒙陞之漕副兼知邕州出於　公朝精選

臣不當妄議但揆之僉論應飛之守桂去边
尚數百里一聞去秋隣警憍然若不能以終
日駭狀百出衆聽難掩臣不欲具述今往守
邕緊當風寒萬一秋声一動又如在桂之時
把握不堅臨事失措緩急委責於人徒致相
累兼邕筦此時只當選用武帥臣近已奏聞
今應飛自經帥而支郡亦覺怏怏見於言色
當來臣望　朝廷只留應飛于桂臣却自當
与之推忱以濟其不及今事體不同臣實不
敢依違欲望　朝廷更賜處分邕筦止乞選
用武帥應飛若不留桂別處以內地美官庶

無用違其才之嘆伏候　睿旨
一切見廣西經略司自董槐以來便兼漕計盡謂
經司無甚財計全仰漕司所入通融支遣亦
猶制蜀制總之相通也然臣嘗謂兵財各有
攸司制臣管兵計臣管餉此是祖宗旧規今
朝廷以經漕兩司各分其任委是合宜但經
司自此却無漕計可以貼助略扣應飛謂今
經司及郡庫見皆赤立比雖供經司亦恐闕
乏况敢創建制閫在臣委是無所擘畫伏望
朝廷斟酌科降應副司存支遣所有諸處駐
戍軍馬券食却素是漕司任責非臣敢預伏
候　睿旨
一廣西見駐戍諸軍散在桂邕宜融諸郡　朝廷
近調見共不滿万人若以制淮規模未足守
一郡今以守一道所謂備禦事件近應飛所
申謂皆施行略盡以臣來此體訪所在空虛
令蒙　朝廷委臣此來臣但知以真實從事
若使明知其不可為而勉以塞承慫則張皇
而貌為鎮靜臣所不敢竊見近者　朝廷令
於橫山永平兩處各置堡隘皆在去邕數程
之外前者徐敏子力言其难應飛審与臣謀
臣答以可以置堠望不可以立戍隘見兵分
守五郡猶慮不敷安能更有餘力添兩隘兼
恐叢尔墻堡介在溪蛮徒立此的以為賊餌
緩急決难抗敵一有蹉失堅者亦瑕昔晉欲
以三萬人城邾陶侃所不敢為庾亮城之則
敗侃意蓋欲空荒其接壤之地不為無見今
臣不得不先稟　朝廷若只量留兵以為堠
望臣敢不遵守若欲增置重屯臣不敢任責
乞取自公朝處分伏候　睿旨
一制閫創司仰見　朝廷特加委任之意臣非敢
有違蓋以有此名必有此実臣前已具奏若
欲建制閫隨帳非得萬兵庫帑非有千萬緡
何所運掉今來臣身已至廣為前制為制置
為經略名雖異任則同擁此虛名而實用不
能稱徒損事體兼二廣自祖宗以來各置經
略溪蛮登丁知有此官今一旦罷經略建制
置恐觀聽未易孚信此范仲淹之在西邊所
以只欲称旧官也臣愚欲望　睿慈收回制
置大使新命止令臣仍充廣西經略建司靜
江所有廣東相去遐遠亦难兼領乞併令免
兼伏候　睿旨
右謹具奏如前伏望　睿慈俯矜愚悃恕其觸突之
罪詳其利害之実宣示大臣亟賜處分使臣可以效

戝敢不盡瘁其或力有不逮續當控告麾指報國謹
不敢辭所有秉郡省劄思命已寄留靜江府軍資庫
未敢祗受拱俟　朝廷指揮臣干冒天威無任戰灼
踊躇俟罪之至

回　宣諭勉印帥往邕

臣今月十五日承苑使刘導恭傳正月三十日午時
聖旨宣諭印應飛已處以邕宜勉其行臣即委幹官
兩人賫持旨諭示應飛勉之起發亦恐　廟謨堅定
之不可易也十六日應飛來訪其意頗憚此行以為
既作經略今為列郡何以令將士臣荅以少卿報而
堂書既勇往豈可退縮進退殊無定據臣逆知其守
桂且懼何堪守邕大縣畏瘴畏敵之心先入于中強
之使往臨事失措必盖甚於此臣十一日之奏所以
不暇畏避為　陛下告也應飛今日方牒到府印勢
暫委郡倅以俟臣辭免回降即當祗受所有邕州守
臣欲乞　睿斷早賜區處臣又準　宣諭版築工役
但干備禦令臣一力任責臣業已入嶺豈敢坐視但
靜江城池委信非人規畫失當僉謂勞民費財不足
固圉若蒙　朝廷差一兵帥相度方可措置不然祗
誤百姓臣前已具奏速乞施行最是民丁四月修浚
日役萬民困竭已甚城成有益於国然困不恤今乃
如此廣中自去秋不雨田疇失耕粒價已三倍於昔
此時苦不權令歸事農業向後軍民闕食尤為利害
臣只得令早权令民夫住役詳已具申樞密院併合
奏知臣又準　宣諭邕宜融欽合用兵數容臣續具
條奏併乞　睿照

回　宣諭閲閤長二月六日兩次　聖旨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閤長閲德亨二月六日午時并
當日申時兩次　聖旨宣諭謹具奏如後
一恭準　聖旨宣諭田應寅所陳可行以大理膚
　校冗併力驅之名義甚正降下應寅書令臣
　條具進呈臣竊觀奏劄恭誦宸謨將使一大
　治而終身創此惣兵家擣虛批亢之良策但
　詳應寅之議欲得荆蜀思播共出兵三萬雖
　曰欲各取某路而入其實同取烏蒙一道而
　南是乃唐韋臯遣崔佐時出南詔之路有此
　兵力有此粮餉又有此三萬人之大將方可
　用其說然勝負猶未可預度此荆蜀事也
　陛下必已示荆蜀二閫圖回審度臣不敢妄
　議其中一項欲別遣兵一萬戍廣西陽為守
　備陰圖夾擊若荆蜀進兵亦令間道相應此
　則廣右地分　陛下所以俯加諮訪俾令條
　進者必以此臣雖文吏不能親履行陣癸卯
　在淮嘗遣文德出河南固忌擣聊西各不過

三千人辛亥復襄屢遣偏師如溫和馬崇閣
忠輩各不過千百人攻撓賊壘直至商號萬
裕等處類能挫賊姦謀先發以制其入皆勝
而未嘗與彼韃虎狼也恐難与之當正々之
陣衆其肆隙出其不料彼以冬入我以暑攻
此策固亦足起人意但廣右之路自邕至大
理謝濟昔往凡六十程道里既非素諳蛮僚
且多間隔只作万人兩月粮餉合計一萬五
千石兵卒既不可以自齎夫運則未免於倍
給樵蘇後爨即士有飢色必有此兵有此粮
有此將帥有此夫後乜之境上乃可候報而

進若欲責廣中事力則未易辦此也而況嶺
蜀皆与大理接境地之相去異當六千謝濟自邕往六十程韓鈇行自蜀往四十程且以此計約上項里數師期相應要
亦難準此又不可不審設者更乞 陛下深
入聖算臣边吏惟知恭奉以聽指縱 臣恭讀
聖訓再竭愚思切惟越數千里以攻人兵法
所戒用寡猶可用衆恐難主憤屢患之憑陵
慮夷腹之侵食乙卯春在蜀常有此心曾命
俞大忠往語其父与家選精兵三千人多給
資粮令自擇器甲許以重賞命一驍將董之
取沉黎出大渡俾之取便搽間徑擣苴咩俞

與父子已從臣意願為効力亦既密作區處
矣繼因蜀士略聞此說譁然有辭以經營分
表見議時臣与蜀相蜀閫共事亦中畏避輟
今皆可覆也儻為此舉自沉黎而往比之制
俞思播出師道路固迷比之南边則尤捷然
此亦正如博弈豈敢謂必勝而擲兵一出境
便當置成敗於度外成則如馬降之於木机
能否則如李陵之於匈奴成則固可以遠振
國威否則亦不至大損元氣當時亦只慮此
將才為难耳机會一失徒言何及茲因聖門
俯逮併敢僭布或可尚備採擇伏乞 睿照

一恭準聖旨宣諭安南被兵只得助之以結其心
臣近已具奏此者邕州備錢與所言得之僞
太師者謂韃兵去冬雖犯其境當月即已退
師邕南雖与相去僅十餘程近皆未有續報
春水已生天氣漸燠事必稍寬所謂以力助
之必待其請乃可不然適召疑尔又準宣諭
制司財計且於廣東通融應濟仰見 陛下
矜恤其闕乏臣謹當恭奉但嶺表雖有東西
之分其實相去水陸之遠所謂財計除朝廷
總所綱解之外切恐無贏餘可撥若令加賦
於民則臣所不敢容僣體訪聞奏又準宣諭

如尚欠兵力添戍斟酌奏聞更當那撥臣尤
見　陛下軫念其單虛目今諸州駐戍實共
管九千八百五十人靜江府四千三十八人邕州三千六百七十八人宜州一千四百五十人融州三百七十二人欽州三百二十人分布諸邊固
自不足但臣屢會漕州取索粮数犹未知粮
儲之多寡則兵数增益未敢遽議抑慮春深
瘴癘氣候漸生撥之諸邊此時只得減戍未
知所處併容續次討論以聞伏乞　睿照

右謹錄奏聞謹奏　貼黃

臣守湘八月中間衡州耒陽縣管下鄭李從李
文濬等以爭錫坑互相讎殺準省劄行下逼處
已招諭到鄭李從李全李文濬鄧三二等四名
見送潭州獄究对結絕又道過永州適值東安
縣寨丁燒毀縣治刧掠六百餘家招諭弗從調
兵收捕今已擒獲賊首鄧義肇將宣等九名見
令永州解赴安撫司根究處斷其餘脅從固治
並令復業一行立功將士續具申推賞已各具
申樞密院外伏乞　睿照

回奏計約粮餉

臣近準正月三十日聖旨宣諭令具邕宜融欽合用
兵数又準二月六日聖旨宣諭如尚欠兵力添戍斟
酌奏聞更當那撥仰見　陛下惠顧南鄙之切臣前

持荷適催登漢雍
預稱柏葉千春祝
寄語邦人毋卧轍
戍瓜固俾縮齊丘
聊為梅花數日留
瀟湘誰着濟川舟

上梁文

江陵府學講堂

恢魯泮之新規聿崇庙貌倣孔堂之旧制以重師資
輪奐载宏佩衿始藹眷是藻芹之地風多杞梓之材
于湖南軒之所經營文定龜山之所講肄立諸生而
誨相期行業之修聞夫子之言豈止文章之習中更
擢把近甫作與不虞燕幕之焚遂失鶚林之集在軍
旅不忘俎豆求有餘師收渠棟次及楠櫲取諸大壯
無何經始遂可希弁倚墻之鄭声必麾肯效生絳帳
臺而授道登樓之粲賦何取正須上金鑑錄以告君
龜卜既洧虹梁肇舉

拋梁東喜見高堂棟宇雄不用絳紗施比坐說
經自邁馬扶風

拋梁西突兀翬飛碧漢齊遊肄其中加種績相
期接武問天梯

拋梁南芹藻芬芳半水涵勉勵當為漢名節盡
浮力戒晉清談

拋梁北千里折衝伊士力樞趨多暇嬰圖間一
射尤須俾觀德

米三千七百五十石乃不容不預計若此止是以粮計兵若漕司券錢則又不在計筭之数欲望睿慈且與椿辦荊淮精兵五千人候秋防日發遣入廣若欲更增添萬兵則當下漕司先與增辦萬人粮食庶免乏興所有兵粮計約大略已開具在前謹具奏聞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呂鎮撫事

臣三月初二日承閣長劉允中二月十七日巳時恭傳聖旨宣諭以繳進文德書言大理事令臣因書勉其留意黃平諸處關隘等且準聖訓念其一行有勞及保全之臣仰見 陛下虛心採聽惠念將臣使文德聞此恩言豈不感激思奮捐軀報効臣今既入廣雖與文德声迹相遠自當貽書恭傳聖訓矣又準聖諭勉應飛之速行遣郤進以為助臣前月十五日五事之奏已吐露悃愊正俟處分使應飛可與協力豈敢弗共委慮緩急踈悞不容共事恭惟 陛下明並日月自可博訪臣為公非為私也郤進亦只是懷侮之才可使為将不可使為守郤非劉雄飛之比聞雄飛正月二十五日已離建康之龍灣切恐徘徊別圖改易欲乞聖斷促令之任所準令臣日下拜新命臣約十一日奏更旬日必領回降豈敢久淹君命又準聖旨安南受兵不可不助臣前已屢奏彼国既已恐退未易輕議臣此兩日間連得邕州雲拱兩状申到虜大支繁明等往彼国回歸供析事宜亦傳韃報既可慮而陂情亦可疑不容尽諉之难信臣已摘出繳申密院及詳見小貼以臣愚見彼国九月嘗陳表奏陛下降詔賜賚足示羈縻今恐不可自失信又只當速遣回以覘其虛實至若邕欽宜三處作急措置敢不欽遵聖訓但三城邕上粗備欽無城宜新城徒築旧城未完皆不足恃如戍兵非不欲多請而漕計則告乏是時方向炎只當減戍倘欲增益須俟秋期非預辦錢粮不可臣於前遞已具計約兵粮大略陳奏臣與文德書惻然之語乃自及犬馬之衷惧無以報稱非為文德設也恭誦訓勉敢不服膺謹録奏聞伏乞 睿照

回宣諭印漕免入邕等事

三月十一日遞到恭準二月二十四日聖旨宣諭印應飛免入邕寃已降鎮撫劉雄飛兼守之命而臣兼漕臣仰見 陛下量包天地明並日月好謀能聽昭示至公為官擇人不惮改命臣三復聖訓不勝感激敬嘆伏念臣於印應飛本無嫌隙若當時止留在桂何敢有言既俾往邕實恐誤事臣亦不敢多述姑奉其槩去秋南边本無它警而謂寇之相去止五六程皇惑朝廷搖動隣境如泣涕以对僚屬絕行李之下

城遣家屬之出境諭士民之避寇凡欲調兵登城守
禦倉卒批石代木築堡七星自知其不可於是改浚
濠河大拆民舍日役夫丁万餘劳費四五月嗟怨滿
路而修浚規畫且不足恃爭措如此可再往守边此
臣之所以不得已而告之 陛下也然其在任僅七
月已進閣四秩而去朝廷已不負之矣今聞或者指
為無罪必是貽怨於臣伏望昭回大鑒保全孤遠至
於蒹漕則臣既易其去豈敢受其戒近已具奏辭免
矣臣又準 聖訓臣拱除動恐雄飛遲滯拱不復為後
人計有何人可暫攝臣尤服 陛下宸慮之周但臣
聞雄飛正月二十五日已離建康今追五旬度到此

亦不遠幸而應飛近起發未久未曾到任若又差一
官往攝則州郡又是一番酬應倍多耗費臣已致書
於拱囑其留心職事一日必算去如始至以俟新政
臣見欲委官一員往邕點視庶不敢廢弛亦當一面
差人沿路趣雄飛之戒矣邕州既除雄飛已自得人
但欽見闕守宜守汪雷發病恥守朱煥將替闕缺已新差守
人未知其边事諳否於此三郡却望宣諭廟堂早擇守將或許
容臣踏逐聞奏此不可緩取自 聖旨謹錄奏聞伏
乞 睿照

貼黃

臣切見廣中粮餉至急全望一撿而田里自去秋
不雨田未耕墾日切隱憂臣所以放還丁夫且令
從事農種連日以來雨澤應禱却已霑霈所合奏
知伏乞 睿照

安南求援奏

臣切見今日南边之事備韃固急而應交尤不可視
為緩蓋韃之南侵右特磨左安南乃必由之路特磨
猶閩有險安南則多平夷今兩地戎馬皆闖其境矣
特磨耗蕩之餘遺民各入險自保猶未見有定證安
南則去冬雖被兵寇退則近猶有餘燼其與邕南边
面實為唇齒彼之籬落不撤我之門戶尚安春夏猶
可無虞秋冬寧免有警倘彼弗支則此波及矣臣故
曰備韃固急所謂應交尤不可緩則交人偽弓警木
已覺孤危執檄束手正思避就近覘邕州繳到其國
三牒中求兵援臣已繳申朝廷又據節次边諜近傳
韃介間到交境或諭修路或索执俘以此切料交情
似乎漸為韃誘其所報分路所請乞師正以覘吾之
所答離附之机實在於此臣竊伏思念交非韃敵也
再至不走則降逐者運準密旨宣諭或令夾擊或令
助之仰惟聖主兼愛之仁式副小夷求哀之請救災
恤達此固边臣所當遵依但臣之所慮軍旅越境而
出此非細故資粮糜費猶所未問而王師一動方外
共覘兵少不足以示威兵多又苦於無力多則貽疑

異步則啓玩侮應之未必能弭難患不應則恐遂失
交心此不容不預為之慮者目今廣右駐戍通管不
滿萬人秋冬邕屯多不過四五千人尔万一難冠再
入交境廟謨遣助鄰請索兵於是時也將以兵若干
人往大凡家有餘力則可及鄰内或自虛豈堪事外
此臣朝夕在念未知所處不於此需暇之時先図惟
其定說臨期倉卒何以醇酢將應与不應俱罪矣比
繳彼国三牒伏想廟堂必有處置臣昨以咨檢附邕
州回報是亦姑為寬展恐其必再有求於我其許之
將卻之或迁延待之春秋之義人臣無外交実不敢
輕易臣領事方新莫此為重用陳寀奏上禀宸聽伏

望聖慈或諭大臣處分或命近臣詳議授之成算俾
臣得以遵守庶免疎悞不勝軍国之幸干冒天威臣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條具廣南備禦事宜奏

三月二十二日準三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廣南
制置大使已到靜江所有備禦事件必已有規畫尚
未擬申到春防是時委不宜緩三月六日奉聖旨令
臣日下條具備禦事件疾速奏申照對臣孤遠庸材
誤蒙公朝不棄再命戍嶺入嶺雖已踰月建閫則未
及旬當此身任憂危目覩事會春防雖過旺尷未寬
臣豈不欲圖陳管見禀聽廟謨実緣嶺表創生備禦

欲為而氣力不及微臣瘐於奔走至此而智慮已窮
來之僉言未得長策致勤督趣之音不勝戰懼之至
謹歷愚衷恭具條奏如後

一備邊無如城守今南边四郡邕城粗具欽城毀
宜旧城雖恃新城徒築融雖城未堅且無濠
十數年來虛設論則多費覘模未立猶恃煙
瘴未逼風寒今事勢既視前日不同惟有汲
[illegible]措置修築及籌畫事臣已選委官屬四人
令鄭恭往邕州鄭益謙往宜州趙翕夫往融
州章閱往欽州各令點視城池器械兵戍粮
食及与守臣商確備禦事宜相与區處但边

城須得諳練之守則措畫方合宜廣郡素無
優裕之力非鑿空可辦事欲望朝廷遴選边
守其虛次者速差將上者加審边州或以修
浚科請乞賜應副得此四郡粗成籬落庶謹
隄防所有靜江城池則工役之浩費尚多病
弊之當整不少前已令兩司官屬公共點視
已未了去處并計約申上今專俟都統鄧進
到司委令相度措置續具供申伏乞　睿照

一言南边備禦者必曰永平橫山以其正在左江
右江也左江隣交阯右江接特磨儂若南侵
必由之路議者欲屯兵置隘似起人意至勤

廟謨為之督趣圖畫勉而賡承見諸文移姑
曰圖備近據雲拱諸將之所相度今復據林
開先之所點視其兩隘之不足恃亦可觀矣
臣已具愚見載之公申劉尚去吳漢營緣二
十里光武猶憂之今兩隘去邕皆數百里皆
十日程又介諸蠻之中曾謂以千餘人處一
小寨而氣力可以自保乎聲勢可以相應乎
近准密劄則朝廷亦既鑒此矣臣今專俟劉
雄飛之到欲更與商確要是守則任之者實
難不守則敵之者必衆寇不入則已寇入未
必不委督臣再三思繹昔十年前嘗有條奏

乞於兩江重提舉之权擇武臣之材且廉者、
處之鈐路假之事力許之任滿與郡俾令經
理修復聯絡省蠻措置保障今其策尚可行
也苟得其人却使之擇險立堡自為家基臨
急添屯使有駐足亦不失先朝元置提舉之
意伏乞朝廷更賜裁酌施行

一添屯先用計餉竊見嶺民計口而耕苦無餘積
而且嶺米易腐不容久儲非比江浙之地有
錢便可得米可以舳艫相銜通道不絕也臣
十年前帥此時米價每升多不過十錢今靜
江米升三十八足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民

食既窘軍餉愈艱臣近會到漕計以見屯約
見餉靜江見米止可支戍兵至五月邕州見
米止可支戍兵至九月此外在道及指擬之
米亦自有數若欲增調於兵戍必須預辦於
糧食昔狄青之戍廣不過平寇朝廷猶下湖
南全永諸州應辦糧食近臣欲以己撥潭州
貳萬碩米與全永上供米對撥請之總所亦
嘗申之朝廷未報也如者劉所撥湖南憲漕
司五萬碩亦未見起發失此春水取運轉艱
萬一屬歲無秋束手何措戍兵矣所仰食此
尤為之凜凜者欲望朝廷軫念下總所從對

撥之令下憲漕催起發之綱庶幾不致乏興
免悞國事所有向去秋成併望朝廷許於湖
南近郡依時價量行和糴以濟闕乏是亦猶
以淮總而糴浙米之比也伏乞睿照

一邊頭遣戍不如移屯蓋遣戍則家糧生券一兵
有兩兵之費起戍折洗往來有道路之勞移
屯則不過一番支費可以永戍向來淮襄皆
行之伏覩近降旨揮令本司措置造寨屋五
千間以備遣戍竊計廟謨必將移戍軍馬一
項以重南鄙本司見議踏逐寨基計約工費
中上緣桂林斗大一壘僅愈六里城中既無

陳地可以起造城外非有險隘難以建立戍者以為柳州之東泉市去桂二百餘里實在邕宜融三州路口前帥徐敏子嘗有奏陳謂可以建戍隘可以開耕屯廣人多有是其說者僥於備邊力本以有益豈可以人廢言而弗行以臣所見則惟恐去水遠而糧運難通無城堡而營寨難建見欲委文武官各一員同往相度若或彼中果是利便續容具申如其不可則只得於靜江近城踏逐亦緣民丁數月勞役之餘方此得雨閒耕未欲遽興此役以重煩擾伏乞少賜寬假一兩而措畫伏乞
睿照

一除戎器以備不虞今日急務廣右習於承平之久甲朽鉄鈍備具素疏近年以來雖科請於
朝廷製造於連政以一路帥閫見管凡不能及荊淮一州之所有今略點檢軍器庫實數甲僅二千弓弩僅各六七百張箭止四萬弩箭止六萬鎗刀之類亦寡猶恐有不堪用者撥之荊淮制司庫管曾不能及十之一二於火攻之具則荊淮之鉄火砲動十數萬隻臣在荊州一月製造一二千隻如撥付襄郢皆一二萬今靜江見在鉄火砲大小止有八十五隻而已如火箭則止有九十五隻火鎗則止有一百五筒撥此不足為千百人一番出軍之用而閫府欲樁備城壁撥付列郡以此應敵豈不寒心且閫邕欽宜融四郡亦全欠軍器近據知宜州汪雷發所申乞下江淮旋借工匠製造已嘗備申于朝則可見矣一府猶不能足備四郡其何以遍給若非朝廷斡念於殿步司於鄰閫有管軍器去處多數科撥發下本司應副備禦目下自欲製造便有工匠有物料亦恐日力不及未能應用緩急以徒手當大敵委是可慮伏乞
睿旨施行

一欽州守臣丁琁近以海舟請蓋與交為鄰慮韃再窺海道不容無備也臣得之體訪交人頗長於舟楫往時烏流鯨輩倚交為勢出沒鯨波常為並海患今所慮又非止一盜比不但欽當備雷廉接壤風帆迅速可至其可忽哉臣於去冬十二月祗受節制之命條具申上即曾以乞差廣東福建兵船千人戍欽為請一向未準回降近因丁琁經從於此臣委官再問欽之事宜又以此為言用敢復述前請欲乞朝廷檢照臣十二月內條畫所申特賜從申差撥候秋防戍廣東今雖臣職所隸非

得朝旨不敢輕調伏乞 睿照

一廣西諸州頗多荒田往往茅葦相望不事耕墾非但民習於惰亦由州縣失於勸誘急於催科或謂春或闢一畝之荒秋則增一畝之賦此田里之民所以甘於淺種而薄收也至於在边如邕欽等處則聞昔者膏腴今皆蕪廢此又边民之苦於兵盜而力所不及也亦多有建耕屯之請者切惟耕戰強國之本此實急務豈可委之棄地不加申畫所有沿边荒田昨經司參議官謝圍南陳劉申請見委官相度今春耕種不及事秋可為後計所有內郡荒田欲望朝廷須降黃榜下本司揭曉諭民從事闢墾如能施工用力許以官司全免收三年秋夏二稅其後兩年再與減租稅之半則廣民必有欣然而應今者却須下漕臣覺察州縣守令能勸諭墾闢多者賞之其功效雖不見於目前必見於異日所謂金城積穀則羌人不敢動矣伏候 睿旨

一朝廷合二廣創閫正以廣西事力不及藉廣東以助之也兵財調度近雖準通融之旨在官者既有常額在民者不容復加臣豈敢妄取但以荆淮合閫事體言之京湖合則湖北帥司財賦制司得以取撥兩淮合則淮西帥司財賦得以取撥通用此例也今廣東自有經帥廣西豈敢援此施之廣東哉然有此名不可全無其實裒多益寡亦平施之謂也今廣東臺閫皆一時才望當此南鄙艱難之秋儻念同舟其可杞魯肥瘠之不相恤今靜江驟創帥閫軍兵支犒官屬請給方來其何以支若非通融補助無翅能飛委難展布欲望朝廷劄下廣東經略司轉運司提舉司各於逐司公使錢內每月量行撥助稍有餘以補不足庶亦不失朝廷合閫之意伏候 睿旨

右條具在前其有思慮未盡陸續以請詮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條具備禦事宜奏

照對臣近準聖旨宣諭指揮令臣條具備禦事宜臣已於前月二十三日嘗具奏中外今再加思慮又有合措置事件所合條奏如後

一沿边諸溪峒舊來經司元無支犒體例去秋印應飛到任自特磨南丹羈縻諸溪峒皆與犒勞一次共用銀一千六十二兩錦段疋帛三百五十餘疋雖為日未久既立此例諸峒便不能無望況今朝廷創建制閫豈容廢然雖

是事力不及只得比前例寧略加厚亦与支
撥銀錦疋段犒劳一次俟既犒之後臣却當
遍加撫諭糾合諸峒措置兩江俾於永平横
山一帶分任地分建立寨柵作連珠寨秋防
各以峒丁強壮把守却令兩堡官兵頭目總
而率之以正軍聯絡使如鹿之犄角其他寨
隘所隷亦諭令修整庶几可以張耀以壮边
隘見今講行伏乞　睿照

一横山買馬自連年朝廷指揮住買諸蛮不無觖
望近前帥中請言路建明皆欲再行措置但
賊在大理至則隘去边不遠不得弗防却是

徐敏子之議謂朝廷只當守住買馬之約經
司与邕州却當用通融之術用活法以處其
說蓋欲自隨宜為之過到則買也當年買馬
在三月今已過時然訪聞諸蛮亦間有馬疋
到横山者边將商旅私自買易略無禁止切
謂買馬路通非但可以稍慰蛮人之心亦可
因以覘賊在蛮中之動息今欲於横山禁私
易有馬到則從官買以塩錦銀博易並不用
招買官及支榜之類亦不用朝廷買馬銀兩
自從本司同邕州為之見候刘雄飛到商榷
可否具公狀申伏乞　睿照

一自昔守邊以耕屯為急務頃聞廣右邕欽等管
下多有荒田可以措置近者經司以謝圖南
之請亦曾申本司行下相度緣邕欽皆未有
正守雖有規畫未能奉行見此講究以俟兩
郡守臣商確又柳州東泉市控扼邕宜融三
郡路口多謂彼中可以屯軍荒田可以耕闢
臣猶以其不通水運且無城堡為慮今體訪
得柳州形勢大江回環且水深可恃瘴輕可
居或謂用工措置稍易為力可以屯軍作寨
春夏使耕菅下之荒田秋冬俾赴沿邊之戍
守比之東泉相去止六十里有州城可依頗

為便利臣旦夕委官往彼相度或果可經理
續次具申伏乞　睿照

一廣右邕宜諸州連歲以來止是經司安边諸軍
數百人分屯即未有江淮軍兵屯戍亦未嘗
留兵度夏今屯邕州者三千餘人屯宜州者
一千二百餘人融欽所屯却自不多見今静
江見屯江淮湖南新戍亦計三千九十一人
春深皆合斟酌抽戍緣本司連準朝廷有添
屯之命未敢遥處近擬邕州諸戍將以軍人
病瘴申乞歸司養鋭兼廣右粮餉艱得若夏
月食過則秋冬恐闕食今来切見湖南廣東

兩項戍兵相去差近見今各歸司拆洗候今
秋八月初赴戍所亦可省四箇月之券食其
江淮諸軍却相去遙遠暑月恐疲於往來只
得且与留戍其在邕戍兵却當抽減來靜江
養銳亦不敢尽虛边戍已具公申所有朝廷
近再撥京湖兵五千欲併候秋防取撥向後
若得朝廷所支粮食備足秋冬之間更得萬
兵庶壯声勢伏乞　睿照

一乞兵先當計餉臣於二月二十八日已嘗具奏
計約漕司見兵粮數目以聞惟恐郵遞稽誤
未徹聖覽臣之所奏且以一萬五千人為約

今朝廷再調京湖五千湊戍一萬五千人不
謂愚見已上合廟謨但一萬五千人以荆淮
守一郡猶不足今廣西用守一路豈能足用
多數辦粮以備向後多數調軍近日廟謨行
下已自備尽但所撥廣西義米五萬石慮恐
有其數而無其實向來三政經略任內所撥
今猶未運到今若以此為實粮則誤指揮矣
切見湖南潭州則去年十二月却見有義米
九萬六千八百余石（寶祐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分米）衡永
全之間亦須有之所欠者水脚欲望圣斷特
与改科所有和糴則乞許於湖南近郡通融

措置又朝廷近撥湖南憲漕司米五萬石亦
並未運發來此春夏水淺若失措置後將無
及已各具公狀併乞　睿旨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五

可齋續藁後卷之六

回　宣諭奏

臣四月十四日准遞承苑使劉務之三月二十七日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　皇帝陛下慮周王邊明見萬里密運廟筭洞中事机臣不勝敬嘆臣所準聖諭邕筦劉雄飛旦夕可到臣拱雖任暫攝須得其人此則雄飛今月初四日已到靜江府緣其隨行家累及將士人口頗衆尚尓在途臣雖趣其先次之官猶欲少俟偕往然已令偕篆交割不容其遲留也如臣拱則元未離任已令俟雄飛到任方許啓行不欲又差攝官徒為煩擾近亦嘗奏田矣臣所準　宣諭欽州闕守此為急務宜守已得其人否鄧進異以欽州如何此則欽雖重去交境惟海道則通（桂路何自邕桂）宜在南邊取龍蕃出蠻境尤近（至桂尤近於邕）兩郡守將皆須得人宜守江留發久病未瘳亟須命代欽守見今靜江府鈐轄攝亦須別差如鄧進戰將為兵師則優為郡守則短今進初五日已至靜江臣見令其相度城壁措置修浚若秋冬有警檄令出邊自可隨地應援使株守一障未當其才所有欽宜郡守欵望　朝廷早賜除授臣亦嘗以京湖見闕一二將材冒稟丞相以備采擇矣乃若臣雄飛與臣進皆以准將遠入瘴鄉供不能無少私悃臣不敢遽觸天聽兩日前通丞相書嘗略稟及必以奏聞臣所準　聖諭橫山永平諸寨及車擺布周密此則臣既任此責豈敢不銜諸慮秋防不遠日力易流備具皆所素虛亟圖枕恐弗既自當仰体　聖訓朝夕講畫以期固圉犬繫南邊溪猺錯處溪徑雜出所備不止一處如橫山永平兩隘若欵如前議也重兵則實所難行令見與雄飛商碓當遞諭諸峒[illegible]貫使姮連珠兩堡却范官軍為之斜合此為利便雄飛亦深以為然縂俟到官即使區處其他諸關隘之在黔洞者亦各委言黠猞當併令申儆矣臣所準　聖諭難人請安南之奸計不可不防且蒙以安南之所移文彭高之所供事理指授　聖策俾之應酬臣敢不恭稟臣竊思賊在大理亦已五年狙伺鼠竊熟我蹊路諸蠻弗競多已附降獸歸所通非止安南一逢以近日宜州鄭里探報而言則南丹當防一路也以邕州李材等探報而言則特磨當防一路也今之規摸亦不可因安南之求援而只備安南一處賊攻其南使備其北此亟夫所以為如兵令本司數月以求頗為安南與邕州數相移文倍費辭應要皆遣去小校輕脫易言致多引惹恐啓疑玩此來未閑備邊之事先恐失應変之宜臣亦正以為慮所借弓砲工匠從之不可卻恐生心怳如　聖訓邕州近已如本司所授遣報備其再

或有請當如　睿旨報之但遣兵應援一節事大体
重邕雖輕與之語臣則未敢以此為言盖一許則不
可失信矣兹事委関利害臣於三月十八日嘗專具
一奏乞　朝廷詳議處分預定成説俾之遵行今恭
誦　聖旨恐其受韃屬而誤我援此又神聖遠慮非
愚臣所能及也伏乞早賜裁處乃若彭高所供所謂
婦女無所取其志不在小韃之狡于誘結恍恐安南
漸墮其計臣近得邕州臣拱書安南卻已再遣使人
陳卲彥等以俘獲李小哥解來經司昨所遣廖楊孫
者亦與同歸此月初八日一行人已到邕州但未見
申到事宜臣已令解其俘于本司留其使于本郡旦

夕楊孫回司小哥解至必得事情續容具奏臣所準、
聖諭令臣以聞閫云初與之通好就遣善覘情偽皆
前往此則臣久欲遣發亦嘗奏聞正緣臣以　朝廷
先有璽書錫賚降付彼國留本司未還臣自二月二
一六日由　朝廷取囘處不謂郵遞稽悞今月十四
日方準省劄行下許令遣發臣見此選委權路鈐楊
慶成將命以往只在數日間啓行臣亦以領事之初
送以幣帛百疋遵彝例也仍作公文兩項當令慶成
先致君賜閫而日達以聞儀且俾其自邕而往由欽
而回以歷水陸之兩道慶成蜀人乙卯臣在蜀雲頂
興制司不相安臣遣諭之頗能辦事此人必能覘其

情偽然往來須三月其歸已秋矣臣所與公牘兩檢
謹具錄奏聞臣所準　聖諭欲增兵若干可速具奏
此則屯兵先當計餉臣近已一再見之奏請廣兵非
不欲多戍廣糧實艱于供億近準密劄又蒙下京湖
整辦五千人令候本司取撥臣以正當夏月未敢輕
調乞候秋防即令遣發此外若蒙朝廷檢湖南近采
以助嶺糧更摘江淮精兵五千人以益嶺戍如此則
駐戍兵近二萬稍壯声勢但臣竊惟食既有限兵須
必精所調之地倘以文具應官老弱充數則雖多秪
以冗食荊淮之軍臣不敢枉指如鎮江之拱衛雄江
金陵之制效此等軍分得全軍調至方為得用此外

淮閫騎兵頗多得數百騎來往邕面此出望外不敢
請也因聖問敢以奏臣此以遠戍去天一角僭申便
宜之請正懼上觸霆威天高聽卑朝奏夕可臣感銜
聖恩豈勝激烈臣所準　聖問所部雨暘仰見　聖
心不泄迩而忘遠廣右自去年七月至今年正月不
雨田美皆不墾糴粒價踴貴盜賊頗作臣二月初三
日入靜江界即得雷雨自此至三月初中間凡得雷
雨者三晄未沾足臣于三月初八月設醮祈求初十
日隨得三日之霖連綿近浹已大霧霈然廣地沙瘠
易燥半月不雨又復苦乾秧求盡插近十二日不免
再加祈禱連日即已得雨繼此全望天佑霡霂以時

則一捻可以救嶺民之命所恃聖德昭格無遠弗届
庶克有秋他存陸續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黄
臣近得邕人所傳或謂陳日煚已授其子然恐未的
實楊慶成者係武翼郎借以大夫禁衛伏乞　睿照
回奏　宣諭
臣四月十五日方具回奏以後前月二十七日　聖
諭十六日遞至恭準三月二十九日　宣諭聖旨臣
熏沐拜手誦訓辭之勉厲服謨斷之英明雖在萬里
而天威對越其如咫尺臣豈勝激烈之至所準　聖
諭前帥令既已去臣豈復敢言兼漕俾令勿辭臣自
當祇命實緣廣右非比昔時軍戍既已調度倍增漕
計亦自支吾費力郡綱拖次塩本那移饋運道遠而
孔聚券錢日計而不足此須專任庶免之興況臣既
去其前官乃居其元職偃然弗顧議者謂何此已再
具控辭切祈俞允欽宜融三郡守將恭蒙　聖諭俱
俾擇人此于邊防實為急務今欽州已蒙　朝廷除
張全為守臣今日便當遣專介往江陵投以省劄送
以路費趣其此來亦已移文荊閫乞于　朝廷所調
整辦五千人內先摘一千人付之統率以南庶可藉
此軍声壯其戍役宜州汪雪發似聞其疾已不可為
亟欲揖官亦難其選廣西總管彭宋傑者亦是淮將
昨曾權此郡數月宜人頗与相安昨日委令仍往時
暫權管却容察其職業勤怠續作區處奏聞鄧進戩
將俎勇而頗欠委曲仰見　聖主知人之明臣前日
已嘗奏聞欲乞与與存其戎職留桂修浚俟秋冬看
邊報緊慢却令隨地應援融州見係朱煥為守其人
却頗諳于備禦正以授代不遠新守將來令恭奉
聖諭容臣更加審擇惟恐捨近求遠未能便至若未
得其人臣欲且留朱煥任責畢此冬防新守縱來令
緩赴上亦續當區處聞奏又準　聖旨范用可以備
用臣帥淮之日熟識其人在諸將中似亦未甚推許
若蒙　聖慈處以廣中總管等職亦自可隨才任使
安南通韃之事仰惟皇明遠覽無所遺情其四婦之
還恍有可疑其千兵之供恐亦不妄使其以重兵至
必不略犯交境遽引去也此賊越數十里以攻人兵
法所戒但是蠻非韃敵慮其不降則走不能抗尔所
準閫防固結之訓臣敢不恭稟臣前奏遣楊慶成奉
詔函錫賚以往二十一日即行臣亦令送之礼物矣
弓箭之遺　聖慮可謂深遠此雖不与彼豈患無其
使人見再至邕州未必不復以弓砲匠為請臣却當
一如　聖訓擇良弓百張箭二千隻擧以与之庶塞
其意若其不再以為請則不与也臣又恭準　聖諭
外廷恐臣有增兵之請已蒙宗之淮閫許以數千授

之精甲約以春防後遣調此若、非
之兵戍素虗淮閩之恭順体國未易得此　陛下惠念嶺表
奏若通得二萬兵駐戍蓋以騎旅足壯遠面臣見催
漕司趲運粮餉惟恐邊儲之有限更容計論虗實續
具擺布要害嗣當申請乃若靜江軍遞向年程限止
十二三日近年皆是半月若無雨水阻滞則十四日
可到近者二月間遞用稽慢蓋因兩司新舊之交其
入軍遞者中輙差入省遞必有委折不欲深詰今已
不復有此矣所準申嚴之訓臣已申密院牒江潭兩
閫併以開閫体例支搞沿途鋪兵一次就令告戒矣
靜江丁夫助農後一日臣即教敕令其息工役事耕
種向後農事之暇城池之工未了却未免再藉其力
當斟酌而用不敢使之重困今亦未敢也併合奏知
伏乞　睿照
　回奏　宣諭安南事
臣十八日午方具奏遣遞是晚承閤長閔德亨四月
三日恭奉　聖旨宣諭安南之事許從遣人之往臣
十九日收邕州臣拱十一日遞報到安南所解李小
哥十三日已遣唐世明廖楊孫等發來本司先繳到
安南所与邕州公牒果以去秋表奏未報爲問仍欲
借弓匠其辭謂有應之名無應之實責望于我者甚
至又繳到李小晉供其言去冬韃犯之詳与大理賊
情所向似亦有來歷臣已將真本一宗繳申密院今
楊慶成既奉詔函錫賚以往來日遂行此已足以復
其前奏矣弓匠之借其言雖曰細事昔韋皋招南詔
以破吐蕃蠻詐以無甲弩皋使匠往教其後蠻中甲
弩皆精利此不可不鑒借之悔恐不可今當一如近
日　聖旨以良弓百美箭二千遺之姑以塞其意所
準　聖諭韃雖不操舟恐安南羽翼之仰見　聖慮
深遠非臣愚所及臣去年十二月今年三月兩次條
具乞自　朝廷遣調福建廣東兵舡一千人來戍欽
州亦正爲海道之防伏乞　睿旨早賜施行然此只
是備欽州濱海一路若以安南至邕則溪峒蹊徑不
一也閱李小晉所供謂韃去冬犯交以十數騎前向
交兵雖多望風而潰沿路諸蠻無敢接戰且云注意
于南已爲除道之計狡謀叵測秋冬恐必再閙交境
此須交真向我而不附韃則藉之掎角猶可隄防臣
頃者竊料交情漸爲韃誘雖附之機所在三月十八
日固嘗密奏乞預定遣援之議未準回降今臣伏讀
聖訓安南之心惟當固結有警則亟遣應援但須灼
見安南之肺腑果無貳志則遣援無妨臣仰惟　陛
下神謨天運既矜恤小邦之難而智燭物表又深防
遠夷之奸臣正尔欽嘆聖明之見真如日月所照容
光洞察今有可憂者臣拱繳到黎必昌孔方殷洪天

賦兩書皆是以漢人在安南者其言二月十六日交
遺物于賊還其二俘其措辭已自無狀三月初四日
又送還西尼多幾循以金幣既有七月冨令會合之
約又有偽臣初十親諸酋謀之言臣得此熟加審處
雖未敢盡信狀亦豈容盡忽因攷其二月內毋邕州
牒有本國已差人往兀量所陽為乞贖所虜陰伺彼
動止之語彼蓋亦慮其迹之莫揜為之辭也以此參
合三人者之語恍恐有之臣覌今安南之勢既求援
于本朝又遣礼于彼雖是殆犹春秋之鄭介晉楚之
間待于二境背附惟時是視不足恃矣欣月前介使
往來姑不逆詐外示羈縻之義中為奸究之防其策

恐只得出此援之固當審訂外之亦未可也然以小
哥之供如後三人者之言如此吾國自治之策其可
以尋常視哉竊惟今冬諸邊之重必在南而南方之
重必又交為急賊之闚虞窺鏄非一日于此今此報
則已逼矣臣屡準　聖旨許增戍兵且令擺布要害
後通續當奏聞調兵于它閫撿粮于鄰邦如救頭然
以防腹患此捿夷保國之急務别無它策更望　聖
慈亟畫回之臣拱繳到書不敢拆動印縫謹以其真
本悉用繳進餘俟唐世明等到司審到事宜又當具
奏所準　聖諭令勉文德闢其三月十三日已過黄
平去此甚遠容以書達之伏乞　睿照

貼黃
臣竊見邊防浸急而邊守尚乏人臣晝夜憂之雄
飛心欲俟將士家口俱至方行更須兩三日其遠
戍瘴地只得委曲張全知欽雖已得人臣遣介往
取須兩旬事荊閫便授以兵亦須踰月至此欲乞
朝廷劄荊閫催趣如宜州汪雷發則數日前親傳
其故亦見其以郡事牒次官亟設妻官往攝犹是
雖出劄而未毋今乃知雷發危而復安又未欲輕
遣耿此人此疾恐終不可留之適揵閫遣備欵望
朝廷指揮將雷發别毋差遣臣載思摧官終不專
意若　朝廷命守未有其人臣竊見孟拱之壻王

安國之子該曾守施守復生長將門習熟边事見
令閑居亦自可用欲以其名聞如蒙采擇乞賜
聖旨与差往劄下鄂州趣令日下之任仍劄荊閫
于己整辦兵内併以千人令其統率就往宜州屯
戍併取　聖裁

奏錢粮奏事

臣二十日方具奏繳邕筦言交情事二十二日伏準
密劄以臣近奏乞預定援交之議令臣厚結其心使
之不為秏請有警則遣兵應援此事臣近日恭準
聖謨密授洞燭戎情已盡之矣交人去秋表奏之上
報以詔亟賜賚深切事機却是因應飛之申請續有

寡劄指揮止留未遣不能不起疑於小國致誚於遠夷今只得且俟廖揚孫唐世明之到再加詳析揚慶成之往復覘情偽秋冬備一項兵于邕之境上隨時斟酌應之此項兵非專得五千人間以騎兵不可臣不敢見之公狀告之外廷也蓋臣孤遠在外陳請極難言之遠則謂張皇言之徐則謂慫緩如欽州乞調舟師一事臣自去年十二月條具申請至今未報廣西連政三任經略俱以罪去固皆不能無議然亦豈不願盡其力致此亦難言也臣歷盡艱險再來瘴鄉賊在近蠻事閔宗國臣非愚非昏安敢不以為慮但力不足尔若非 陛下英斷每賜主盟臣踈朴寡助亦豈能任此寄兹去秋不遠恭遵請兵撫布要害之旨今運專具狀併以錢糧畫為三項申請于朝度廟堂必為數奏伏望 聖慈特賜睿旨施行去冬印應飛乞請兵三萬蓋不思粮食有無可以供億今臣所請猶恐兵雖增而食弗給近方思得海運之策已具別奏日力迫矣非 朝廷度越常程規模若以文移酧酢恐誤國事併望斷自 宸衷亟畐回之于冒天威臣罪當萬死

奏乞調兵船戍欽仍行海運之策

竊惟今日備廣之計在增兵增兵在辦粮 朝廷撥本路義米撥糴路和糴亦既上聞廟筭不待申請中間或以虛籍之難準或以運道之孔艱失此要滲之時凜然秋防之慮因思事有至急不可泥一途而遂窮備弗厭詳所當思多方以為計側聞往者 朝論亦嘗欲取廣東米餉廣西以舟行日程久灘瀨悪費用廣析閱多為之中止今謹按通鑑唐咸通四年南蠻寇左右逼邕州以康承訓為嶺南節度發荊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以宋戎為安南經略發山東萬人鎮之時諸道兵屯聚嶺南以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陳蟠石上言請造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軍食以足此知廣運之不易非獨見于今日而前代已然泝湘而上既有所不足此不得不兼用海運之策古人亦講之熟矣觀其自福建運米至廣州又自廣州運之以給安南廣西之師路之遥遠如此猶且可辦而況取米廣東豈可憚難往者言廣東運之難者蓋但知泝江之阻而未思泛海之便故尔頃歲嘗鬧瓊筦飢仰廣東容糴以給又如閩浙之間蓋亦嘗取米于廣大抵皆海運雖風濤時乎間作肰商舶涉者如常既可以至閩至浙至瓊則亦可以至欽明矣本司近申 朝廷乞調福建廣東兵船來戍欽州度必蒙朝廷矜從行下差撥因此舟之戍載之以米是亦一便宜意欲乞 朝廷劄下廣東經略司特再于廣東

米內科撥若干碩俾令自海運至欽州如民舡載不
多則益以民舡既至欽州則陸路三日至邕却可以
自辦夫運其海運無欠折乞毋照湖廣部運推賞其
民舡水脚有費乞令廣東轉運任責支給庶幾嶺外
添此一糧道邊儲賴以稍實官兵可以增戍國事幸
甚臣除已委官專往廣東經略司一面商確外所合
奏聞欲望　聖慈付外廷裁處如管見可采即乞下
廣東經略轉運司照應科撥運發施行

回　宣諭奏

臣四月二十八日承閣長鄧剛中四月十四日恭奉
聖旨宣諭以臣二月間發過奏狀除已繳閣外猶有
四奏沬達令臣根刷臣自二月六日到靜江至三月
三日凡共發八遞並是一樣牌角發入軍鋪独有十
一日一遞乞改差守者却幸無差送前後凡七遞中
途供為轉入省鋪致此稽悞臣久已差人根刷今度
皆徹聖聽矣臣去冬恭準　聖旨令經司遣官入安
南遂諭印應飛于正月間令廖揚孫者往今揚孫同
其國所遣使人陳邦彥昔以前月初八日回至邕州
揚孫先賫其國報經司牒以前月二十七日回至靜
江府其牒中別無它說止是以去秋章表為問及荅
勞問之礼臣得之揚孫却云其國有告急之辭其在
章表必是旦夕附唐世明同所解俘獲李小哥到司
或先發章表來臣續當繳奏今先據廖揚孫申到一
行日紀臣不敢私留謹同安南國公牒真本併以繳
申密院以臣略覌其所紀大槩其國主日煚知向本
朝偽臣廣度難測情偽廣度專權國人共嫉日煚退
遜不能制之揚孫且謂其國亦自有險特以無備揚
孫留其國僅十二日其所酧荅頗亦合宜止是所言
兵数太誇其中緊要一節却是臨別得之福建士人
在彼間者以為若韃寇再至則望遣兵以援如奔命
來歸則望開閑以延揚孫又謂得于其使人之言亦
如此却不載于日記即是以覌其意向亦恍危急彼若果以
此請退頭向後援之固難納之尤難却之則又難臣
前已具奏只得令辦一項勁兵屯之境上間以騎旅
舟師以備應援若粮多則多調非但援彼亦以備我
欲望　陛下預賜處分秋防早令赴戍却容臣等隨
机應之凡此等委折臣面毋劉雄飛商議已令知悉
雄飛留此兼旬以一　行將士家累卽重月末方到在
本司只是委曲津遣今日之早方離靜江前去矣廣
右連月未有無雨田土久乾易涸近情及旬日農情
又復焦槁連日禱祈雖應尚未十分霑足所合併用
具奏伏乞　睿照

回奏兩次　宣諭

臣五月初六日承四月二十一日閣長閔德亨恭奉

聖旨宣諭臣于今来初八日遣逓方具回奏間又承
四月二十二日茆使劉移之恭奉　聖旨宣諭臣百
拜莊誦伏念蕞尔孤逺邈在嶺表去君門萬里乃蒙
聖心簡記奏報嚮沓過于戊申甲寅之速臣豈勝感
戴臣伏讀兩次聖諭以違逓遲滯關係非小令契勘
究治此葢因臣初至應飛未行新舊交加之所致已
追逓兵痛懲且遍行告諭此後決無是也夷情酧應
之难比已屢奏兹兩奉聖訓俱俾厚結其心臣敢不
恭体本司于前月二十一日已遣楊慶成恭奉詔賚
併以閫儀致之其使人陳邦彦寺見尚留邕州俟其
行臣亦當優劳錫幣亦已諭劉雄飛候到邕日仍如

臣拱例毎往来通好臣拱近以書来欲遣還其使臣
以其乞援朱奔二事比方奏申未有其説以報只得
少俟臣連日再三思慮若欲往援非兵不可遏其来
奔亦非兵不可調歩騎于邕調舟師于欽若得水陸
萬人命一二經歷之将雜以峒丁相為犄角則此寇
必不容軽犯安南知我足恃亦自不為韃誘不然徒
以言語相應實难保交之不為韃誘韃之不為南侵
也敢望　陛下宣諭大臣早圖决之臣又蒙聖諭兵
粮二事臣前後申請皆以調兵先當討餉為説實緣
廣右粮既难得運尤难通臣昨撥潭米二萬助廣今
對撥取運只自永州發米一石入桂已當水脚六貫

會湖南漕憲司蒙科米五萬石入廣至今未蓮發者
亦以此今只得湘運海運二筞並行向去廣糴湘糴
多方措辦其海運湘糴二説皆曾具申矣所領聖訓
兵豈倉卒能集九佩宸念淮兵以七月遣荆兵以八
月遣皆在九月可到廣中伏望睿旨以時遣發臣于
前月二十三日已具兵粮財三事申明朝省矣又準
聖訓凡事更須先發制人随机察処神謨睿揆愚慮
頸褌所懼精力之衰俱無備具之素創生布置恐負
使令乃若横山永平諸隘俾求定説亦嘗奏聞近已
与雄飛面儀俾到邕日首令結諸峒于兩隘分任地
分措置運珠寨栅秋冬調峒下以官軍糾集相毎其

守雄飛到彼必能遵照措置續具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黄

臣發奏間忽聞襄樊提報前月十七八間賊已敗
遁是皆　陛下威德綏遠神武折衝將士戮力報
國用能以全取勝恭惟宗社慶臣近聞賊圍未退
憂深恤綿今為之無任欣抃惟是帥臣高達自辛
亥修復及今八年禦侮于城屢騰奇績欲望朝廷
優加旌賞將臣程大元亦臣拔自一校用之閫亦
在圍必亦宣力李和守樊尤為不易併乞加奨臣
不當越境及此以舊人舊地僣踰以聞無任戰灼
之至

又貼黃
臣所領桂林城築一事前人失之草飾臣近與劉
雄飛節進相視而置其所以為蕃其所未竟見於
此向略加展拓就桂嶺為關外因險崖中可立寨
未敢再起夫役且以駐戍官兵為之處父事力已
具狀申密院臣又委官同劉雄飛因其經過柳州
相度形勢有無堪作堡寨以為屯耕備餘力能及
自桂而柳庶可為嶺外根本計此却更須審訂方
敢奏申併乞
睿照
回奏　宣諭
臣五月九日承閤長閔德亨四月二十三日酉時恭
奉聖旨宣諭有兵不可無粮預備五千兵以待秋防
入廣決不容踰期已諭廟堂臣仰見　皇帝陛下天
領在南日勤聖慮備兵足食先事預防此在廟堂必
能仰休睿候加惠边鄙臣与嶺人知所感戴但廣右
兵力之單弱粮餉之空匱積年不曾措置旬月便欲
辦集委是難事目今計算靜江及邕宜融欽共五郡
屯兵去処見管粮餉通不滿四萬石又有虛數臣朝
夕督促漕司區処運發而後手乏見在之米且運道
非指期可到雖蒙朝廷科撥湖南米斛應副自湘泝
灘寸步而上舟檝既艱得雇費且不貲自靜江而運
往邕宜諸邊則又轉艱粮餉無所預儲兵到何以仰
給此臣日為之憂廢寢食者也湘運海運二策只得
並用更望聖慈宣諭廟堂督促鄰路運發應副庶免
臨期乏闕臣又準宣諭安南之心切須厚結与夫感
應之必至仁暴之不同此又仰見　陛下以天地為
心至仁所被無遠弗格臣敢不恭休德意以布宣于
安南之臣主所遣揚慶成奉詔賚以往申到此月初
八日起離邕州亦已申戒邕欽边守時与通好往來
如夷其使人在邕則加優礼以待但連日得臣拱申
其使人到邕已一月其國已遣人促歸欲取回報臣
思之表章附遞上進方旬浹若候朝廷回降又自此
報之邕州則尚費月日秋防不遠彼国數日俟信久
則生心不容稽留其使臣見欲下本州先具公文遣
還其國本司併支錄兩厚以餞之却諭以朝廷有命
續耶遣報恐拱將行雄飛將至已併諭之矣但其遣
援來奔二說臣前已屢陳應之却之非聚兵以待不
可早乞処分臣拱書并繳其使片紙粘連在前伏乞
睿覽廣右日來却幸雨澤霶霈晚禾已揷種但未價
尚尔踴貴今又不幸旱而憂澇併合奏知
回奏　宣諭
臣五月十六日承五月二日閤長鄒克中恭傳聖旨
宣諭又蒙聖旨更宜厚結安南之心臣昨以屢奏其
使人到邕已十四日彼方告急不容久稽近已移公

牒報其國併為邕州擬答支銀兩以勞其來使之還
發弓箭以復其借匠之請已詳申密院臣又準聖諭
欽宜闕守令薦進以效命且以臣嘗具京湖二關將
白之前宰今岳新揆臣仰体宸念曲徇愚請切照欽
州已蒙朝廷除張全為守此即臣所稟前宰之一也
宜守則見任人汪雷發者病尚未愈臣昨于四月二
十日已具奏陳輙以孟拱擢王該為薦此其一也伏
想已徹聖聽今更當稟之新揆矣臣又準聖問臣所
謂雄飛鄧進私倜則雄飛以自淮來嶺一行鄧重謂
前揆略無以少華其行鄧進則無他不過恐犬他司
之職臣不敢隱弗以聞橫山永平二隘臣排日催雄
飛措置度雄飛此一兩日後方到邕州職守所在不
患其不介意大槩廣右之患皆萌于無事力耳臣又
準聖諭秋防湊二萬兵在七月一日到戍及外廷開
具錢米已準科撥仰見 陛下軫慮南鄙預為足食
足兵之計臣亦準省劄開具科撥錢米數目發下但
計房所具才一指撥便為見數而其間粮米有運尚
無脚費者有糴米闕到木錢者水程艱阻方可指擬
作數至于券錢則漕司又日以匱乏告未知所処所
準省劄容臣逐一點對合關催合申情續具申廟堂
區処矣謹錄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
臣恭覩制麻一新揆席明良千載之會遇中外臣
子莫不舉笏以賀第念臣衰老庸朴子立遐陬若
中素無依倚惟恃君天宏覆深慮職守之間精力
不逮于廟堂遵奉或有踈曠預切危懼尚望 陛
下始終主盟保全末路免誤隆委不勝銜戴之至
伏乞 睿照
乞數奏申狀
照對本司五月二日據知邕州雲拱繳到安南使人
陳邦彥劄子以二策告急上策則乞預調軍馬進屯
巖口次策則恐戰守不利來奔欽州某窃揣安南國
主所遣使人來貢章表往往專為此二策巖口乃彼
邊界預調我師之往此則不請地勢險要欽州乃我
封境許從彼國之請此則恐非邊民所安某未免集
僉舍共議所処續據聯銜申到所陳詞理雖足以折
其請然未有以慰其心若遽以此說報之二策既皆
弗售慮啓他意再三深思彼國傷殘之餘窘急已甚
再遣此使皆附係為彼之預請我師共扼其險其國惟當
令州廣口有險遠比則守平夷直達吾境使果出真情委亦得策其如我
之餘力不及亦恐彼之本心難知此既不敢輕許者
乃若求奔之請則其力倘不支勢所必至預期而許
之則恐有開閑延盜之疑臨期而却之則恐有獸窮
反噬之舉或從或却皆所難処某今只得且下邕州

報之以備稟朝命少俟回音事関封疆安危實非聞
臣所敢専輙區处謹以邕州申到陳邦彦劄子同僉
廳擬議文狀一宗繳申朝廷伏望敷陳聖聽詳入廟
謨早賜回降以憑遵守本司却當留其使于邕州未
敢輙遣以俟行下
小貼子
集慶準密旨遣援此救鄰所以保境固所當急然
必得令調一項精勁軍馬或應毋否皆有以待之
至于海道則其屡申舟師之請正亦過為此備併
乞早賜區处施行

繳安南國章表奏狀

照對臣昨據邕州繳到安南公牒稱其國遣使人陳
邦彦等賷到上進章表一匣于四月初八日已到邕
州臣于四月二十一日已將邕州所繳公牒具由樞
密院外今于五月初二日據邕州發到唐世明係元
差往安南國者賷到陳邦彦所進本國章表一函封
全并解到安南所獲韃俘李小哥已至静江府臣見
令其並于城外安泊當續次引上審問事宜供申朝
廷所有賷到章表此去秋防不遠其中恐有所陳急
切不容悠緩臣謹附軍遞恭以其章表一匣隨狀繳
進伏乞
睿覽
回奏 宣諭

臣五月二十日承閤長鄧克中五月六日恭奉聖旨
宣諭張全一千兵已行下王該已欽命知宜州併令
剃闘辦一千兵隨行臣仰見聖謨軫念边障欽宜得
此二守早至須可倚仗宜守汪雷發恰以病巫給假
尋留臣已從其請郡事暫令權倅照管亦已專介齎
道賷赴王該之任矣臣所準聖諭交人不必問其向
背但當嚴我隄防無事則極其羈縻或可使之不専
附韃萬一為韃向道則例以韃待之殄殲其衆則亦
有名臣有以仰見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神謨淵深
備得遠人之情先為自治之計附我則以恩結皆我
則以威加聖訓指授至矣盡矣臣敢不恭奉密藏于
衷隨机應之添調戍兵及兵船戍欽臣已祗領密劄
并奉睿旨令預定屯戍規摹臣已據数分布別狀奏
中矣但是戍軍錢粮漕司日慮缺乏粮則雖科而水
程取運不易錢則見科而新舊窠名不一深恐軍馬
到来錢粮不継所準聖旨漕計決不可辭令臣日下
祗拜臣實是以精力不逮难為棄管居命丁寧切至
豈敢違戾只是黽勉見擇此月二十七日祗受管幹
却當別具錢粮関係事件續次控告臣又準聖諭寧
臣欲臣之子臣杓早来以通脈絡伏念臣罔功報國
臣杓蕊叨宸渥晉丞諴寺聖恩隆厚論決一家重惟
不克荷薪之子何以象稱惟有感戴臣自當恭稟巫

遣供役第緣臣衰年遠戍別無內助正欵簡天以便
私計今乃忽準恩命未知所措容續具奏聞
回奏　宣諭
臣五月二十五日承閤長鄧克中五月十日恭奉聖
旨待交之道近已諭旨臣前奏已恭稟恥日再得臣
拱書繳至探邕梁材四月三十日自安南回所報彼
國人情大覺驚荒且架屋以待雖情偽叵測今欽兵
勤必早繳真本中密院差欽州舟師之調廣州海運
之策俱蒙聖慈俯從恩請臣不勝感激廣米若至欽
州非但餉欽亦可陸運三日以助邕餉京湖兵已蒙
行下遣調必能如期起發臣朝夕所懼錢粮不繼粮

運非不逐急措置而地里隔遠事力褊促不能便得
應手若粮食稍備兵力愈多固愈壯也聖訓更欵增
調臣豈不仰体實以見粮無幾（已科未到皆未敢作數）未敢有
請妄意于己調兵二萬之外欵乞朝廷更撥勁兵三
五千人且屯潭衡全永間撥義米就餉（參錢經總制見支）臨
期緊急趨赴廣戍路為省若欵趙戍沅靖一邊亦便
此如棊局置一着于緊要處也併乞聖裁臣又準聖
旨大理諜報通亦準密劄所傳剔閫備投拜人供蒙
哥所言止隔重山條江便是南家之說此廣固已窺
伺日久事勢至此已迫本司務用七月初便趙戍兵
分屯邕宜聖訓戒以隨机攻守決無遥制仰仞　明

主委信之篤所根臣衰鈍懼無稱塞事机之來不容
預料謹當勉諭守將相與竭力盡瘁以報伏乞睿照
今具廣西戍兵券錢下項
一胡經略黃提舉任內新招安边軍飛虎軍共
九百二十名累政並作新安边軍中乞朝
廷科降錢米支給券食今點對後項諸軍
亦係撥併安边軍比之舊額多闕除已撥
新軍補舊額令各司管餉更不科請內二
百九十四名撥填鎮西雄边軍額係制司
管餉三百二十二名撥填効用軍額係靜
江府管餉一百五十五名撥填推鋒雄边

軍額係漕司管餉一十五名係分撥填四
軍闕額外尚剩上項軍責付漕司抱餉一
百三十四名撥填舊安边軍缺額係漕司
裁撥總所上供錢管餉
以上軍兵券食係各司自行管餉更不
中請料給
徐經略印經略臣任內朝廷節次調到戍軍
裁五月終其管七千三百六十七人每一
百九十一叉一月券錢添給為草錢二萬
三千九百一十三貫四百一十二文省自
六月一日起至歲終計七箇月計合用券

錢一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三貫八百八
十四文省內除薄尾五月終尚存湖南廣
東錢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四貫五百九十
七文省外合科錢一十二萬二千八百三
十九貫二百八十七文省
一朝廷將調江淮戍軍一萬七千人戰馬添給
折草錢在外一月券錢五萬一千貫文省
今自七月一日為始至歲終計券錢三十
萬六千貫文省
以上兩項生券人數已開具申朝省
以上二項共錢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三十九
貫二百八十七文省縮計錢三十三萬二百
六貫二百五十一文足紐準十八界官會一
百三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九貫三百八十
文見申朝廷科請向後或有兵數增減則券
錢亦有增減其新歲以後口券又不在此數
右謹具在前
乞科降戍兵券錢奏
照對臣猥共嶺戍浸迫秋防正攤備禦不足日近以
來仰蒙公朝調遣諸路軍馬前來屯戍科撥湘廣粮
米前來應接臣身嶺人已不勝感戴聖恩但臣近稟
宸諭自交漕事即契勘司存錢粮數目粮運之未到

固甚急券錢之乏支尤當憂略行會算運政以來累
年科請新舊戍兵券錢前後共不過十八界官會一
百一十萬貫銅錢十五萬貫省蓋兵戍之屯尚有限
未嘗歲逾萬人也然其中有安边新兵一項券食裒
同科降在內此自有舊軍額闕可以補認又且司存
舊戍新戍項目不一申請徒繁祇見紊濫朝廷今臣
領事之初不容不討論今既已除出新安边軍九百
餘人券錢撥填舊軍闕額更不科請外其舊戍新戍
及將到之戍本司今來只作一項生券科請但今年
廣右若如近調諸軍到戍齊足通新舊戍計該二萬
四千三百餘人見在之戍自六月始將到之戍自七
月始至于歲終合該券錢四十二萬八千八百餘貫
省紐該十七界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餘貫漕司當
此匱乏無可那兌若非申朝廷科請委是難以取辦
臣已詳具公狀申聞朝廷外謹開具大略連粘在前
欲望聖慈軫念嶺外事力至此築底諸軍遠戍券錢
一日不可闕支特賜宣諭外廷照兵數科撥先期給
降以濟支遣庶得為秋冬之備不致貽宵旰之憂干
冒天威無任戰灼激切屏營之至
回奏 宣諭
臣六月五日承閣長閔德孚恭奉聖旨宣諭以安南
情偽果未易測臣所謂辦一項精兵屯于境上間以

騎旅舟師以備應援誤蒙聖慈下采愚畫臣今月初七日準樞密院劄子以交使有往援來奔之請恭奉廟謨行下令欽州整舟師備應援所以開諭小夷昭示大誼者可謂坦然明白臣已隨劄邕州恐其使回未遠亟以備報仍以密劄下欽州照應本司亦更當備報彼國矣欽州兵舡今止蒙朝廷調到閩廣兩項共一千人臣更當于雷化並海近州刷差官民海舩約亦須可湊及千人自七月後當併令往欽屯泊矣但此止是備海道一路若夫自交通邕陸路由永平之外不止一途亦須發兵一項所之騎旅者令封雄飛于永平左江一帶谿峒丁連寨擺布防托名援而实備

庶可張耀声勢使敵人不至飄忽而入既有警急則隨机應之事固未可以逆覩也臣又準聖諭戍兵當併屯見管之兵湊貳萬五千人限在七月旦到戍臣排日恭準密劄伏覩指揮催趣諸路調遣必如期而至此有以仰見中朝軫念南鄙矜其氣力之弱備慮腹之虞臣非不知所感戴但以兵一入境即須錢粮粮蒙屢撥惟以運道不能速為憂錢恐乏支近嘗以券給所當科為請二者皆漕計關係已懼懍懍弗給連日制司官吏以此項官軍才到即合支犒凡一兵不問荊淮遠近到戍入界支三十貫參司支五十貫上边支五十貫是一兵到边州已該一百三十貫文

並十七界又有頭目以管押千人為率入界參司上边共該一萬五百貫亦十七界今以一萬七千軍計約制司合要支犒錢二百三十九萬餘貫又有酒肉吃用添給優恤等費不與焉此荊淮儲閩軍到支犒之所無前人一時創為此例劄于敵子撫于應司徒以將士遠來炎瘴每事從厚不暇為後來可繼慮也今連政相循為例前此戍兵尚寡猶可支吾今嶺制既方創司戍兵適值增調前比既不可以裁損見管又無可以輟那去年經司係于朝廷科到湖南見錢內支給此犒今雖餘廣東見錢八萬餘貫在庫近省劄撥充軍券方此申審雖有經司買馬錢十餘萬貫省非奉指

揮不敢支動近蒙朝廷于買馬錢內科降銀二萬兩令作備禦支用今新戍軍到只得以此銀兌錢支給欺銀二萬兩每兩作十七界會八十貫止共計錢一百六十萬貫若照前項合支軍犒僅能了三分之二尚欠七十八萬九千餘貫此外見管在戍之軍將調上边之費又不與焉一秋边事未動新戍一到用度已自束手無可支吾若告之外廷則恐成煩瀆不告之 陛下則無所赴愬此廣西不但難創制閫只經閫亦不可為矣臣愚欲乞聖慈宣諭大臣于調軍撥粮支券三者外更賜矜軫創司軍費浩瀚多數科撥極力扶持实為軍國之幸臣一語或有上欺甘俟譴

庠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貼黃

臣近以新戍之來節次所陳者為糧食計為劵錢計今又為夫犒計其為軍兵計則又有不容已于言者交人所傳韃將以八月動是我戍不可不以七月到嶺矣廟謨亟于預防閫臣所當遵奉但南方炎瘴委是可畏今見戍之兵亦自多病或謂七八月間氣候正盛邕宜又甚爲深恐將士不諳水土不待宣備禦之力而已多疾患之虞今欲俟此軍到桂且令少憩先趲舊屯赴戍陸續遣發向後朝廷續有遣調欵望檢照

臣近所奏請且令于湖南全永閫暫住視時而動應幾精兵勁卒不致虛為瘴癘所損併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六月十六日卯時准六月初一日酉時遞准當日巳時閣長鄧克中傳奉聖旨宣諭安南情狀嚴兵以待勉其自強授以勝韃之方略許其緩急之相援諭之無棄土地使之且毋虜抗隨時施宜令臣勉旃臣敢不恭奉當一一以此諭之近者寄劄備奉聖旨行下所以開曉彼國詔布大誼指示成算蓋已盡之臣已備錄牒報併令劉雄飛備報其使矣近臣拱到司扣以彼中近聞謂韃以放還被虜交人又有韃使在其國要是叵測旦夕揚虞成歸必得其情最是邊郡守臣多未到融州趙必遜奉命而來稍似通曉只得令赴欽州雖除張全荆閫牒報謂其見病王該未見起發數月于此僅得劉雄飛到邕方賴其措置邊狀其書遠有愛子之戚且謂潯南將士多苦于瘴中乞離任只得以書勉之委是廣右年來事体不同雖有智勇之才不可着手雄飛此來本自怏怏又適值此愈無精光臣今日聞此又添一憂慮欵乞陛下賜以聖旨宣諭勉留在以付之拱新除環衛方喜于赴闕臣雖舊所未識觀其才似可用遂以國事留其相與防冬最是海道關係甚多不可無一請練兵師使之以活法調用適已毋商確本司只得假之事權事力且從吏其一行拱已樂從見具公由矣所准聖旨發兵運糧無日不催福建兵舡已調臣仰感聖慮惠顧邊遠但糧雖催而程途拘限不得便到兵雖催而慮少精勁且以錢糧之災瘴盛臣寢食為之關心此數日來臣亦積憂成瘁如病狀矣只得盡心力以報國恩所準聖旨邦遞遲緩此則今所遣遞毋前人規摹則同自桂至潭皆四日半但自潭以往不係本司遞兵所難號召今遵聖旨更于自桂至潭添置六鋪自當常切督趣更乞朝廷劄下江潭兩閫併行戒諭

庶無稽滯伏乞　睿照

貼黃

臣適得報知柳州趙汝迈亦已瘴故柳于邕宜融
比桂林皆近三百里見今闕守臣以新戍之來恐
邕宜瘴盛欲于柳州量屯三二千人俟稍凉趲上
不可無一曉暢守臣併令應接新守凌雲雖未知
何如人居在吳門未必更歷今欲輟本司參議官
陳霆炎往彼為守恐外廷以衛辟為疑不敢公申
如蒙出自聖旨与差其已差下人別与州郡庶可
共濟更取聖裁

回宣諭兵粮奏

臣今月二十六日承閣長鄧克中六月十一日聖旨
宣諭兵粮二事外廷日〻舉催無一息放下仰見
陛下患頑南土軫念中夜真是雖在嶺海視之不啻
畿甸臣与廣民同一感戴連日得報京湖所調一千
人湖南所調二千五百人皆已陸續至近境江淮軍
馬亦報起發此固自來廣中無此重兵屯戍也但臣
始終以錢粮闕乏為慮今軍馬將至寢食為憂粮食
雖蒙朝廷科撥湘廣米斛并新糴共二十八萬碩而
運道遼遠水程艱澀雖有起發未得便到券錢則運
司年來那兌一空見今無鹽本無糴本據新戍舊戍
人數以月支一百省計算（他處生券皆是新會　廣中生券皆是見錢）自日
下算至歲終合該見錢三十餘萬官省不知所措已
節次申告朝廷矣尚望聖慈宣諭外廷早賜應副天
氣正熱瘴癘方盛見今靜江戍兵常有五七百人病
患大軍遠來勢用少憩而後遣最是边郡宜欽尚無
正守荊淮閫見任者不可致近以張全王該皆在閑
君輒以名聞蒙賜出命今皆托疾不肯就道此曹怯
知擇利而往如曹世雄不赴宜州遂得漢陽毋怪其
然也省劄行下令委官柱拜欽宜見此厄処續具奏
闕臣男杓又蒙聖旨俾令供職豈敢有違且近已令
其治舟本在此數日間啓行属臣以公憂私禍積慮
成疾臣杓亦偶以瘴瘧未容就道臣杓未蒙除擢時

臣先曾具奏付承受人宋侁與之乞祠或待次差遣
不謂承受人宋侁既見除目不与投進今勢用再告
君父乞与改畀祠廟當令其自具公状申聞朝廷矣
安南區処已一遵聖謨所授容遣兵水陸為備隨机
應之但所遣楊慶成尚未見歸未得續聞若有動息
自當聞奏臣所準聖諭奏九韶者臣本与之素昧今
年正月初忽至長沙持淮閫書相囑令位置之臣是
時即諭以此行入廣恐無可相処即送之以礼九韶
乃欲索回淮閫之書謂數千里挈家而來不可徒还
臣重于違淮閫之意却之而去慮其以語言相謀實
亦能深知其人也未幾径來廣中適瓊筦闕守應飛

亦加從吏遂令暫權所以未敢奏申乞与為真亦疑之也今恭奉聖旨臣即已作書且喚之回幕目前擇守亦難其人只得輟幕中之士令參議官陳夢炎俾往權管旦夕即便起發俟九韶到此臣當厚遺以遣其出廣如夢炎儒雅而曉暢必能保海濱之相安今者冐突瘴涉鯨波亦是強其一往却望聖慈特与早放真命庶可使人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六月二十八日遣遞具奏甫畢隨領當月十三日遞承死使劉導六月十二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安南向背俱所不問惟有自備而已又準聖訓安南順則援之背則誅之却要精察其情狀臣連月以來前後恭奉聖謨咨授所以開曉交情之向背戒飭韃寇之防托可謂丁寧之備至其敢遵守之弗虔臣近自臣拱到桂屢与商略及此正慮交倘与韃合則深為我患與其坐而待寇孰若先以制人但必得其情狀之附賊則有名否則彼以信義而望我所不可臣于二十八日已即恭錄今來聖旨及五月二十日所準五月六日聖諭所謂為韃導則以韃待殄殲有名之訓緘示鎮撫劉雄飛使之密如睿意戒之勿泄事机且當揚声援鄰察其情偽随机應之矣此意臣亦密扣臣撫深以為肰此若可為拱亦堪用更俟雄飛回報熟議以聞臣伏準聖諭二萬五千兵只欠一千見行催發此非聖斷主盟趣諸閫遣調嶺外安得此若使舉皆精銳足備調用所慮此去冬防尚長兵至一日有一日之券糧既有限錢復缺支一或乏與何所逃罪此臣晝夜之所憂也朝廷向後為可繼之計無如調兵屯湘俟時入嶺庶幾南州寬糧餉之害士卒省疾瘴之處又準聖訓廣騎北馬多斃往往亦以炎方之非利然大理舊閫所産亦自不少耳又蒙聖訓令臣自強毋望風畏縮臣遍歷四塞屢更艱危投老重來當此空虛無備之責但知盡力以報國惟恐力有所不逮耳所恃　陛下皇威遠暢苟逭司敗則臣之幸瓊欽宜缺守瓊已差陳夢炎往替俟九韶欽則張全既病目前只得權委拱以節制兵舡暫權郡組拱雖力辭臣已与之約斷不敢以正任有妨冬防後向闕供職此後却須別擇正守宜州則王該既托疾若取材于遠未易猝至又恐辭避擔管彭宋傑亦是淮將曾權宜州未免委之再任俟其到官後若能加意措置边防職事續容具奏臣又準聖旨以發遞遲緩臣近已添置郵鋪且開湖南帥閫亦更置鋪分一新此後必須稍速臣繼當一月驅磨一次時刻遲甚者重寘施行矣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七月初八日酉時承閤長閔德尋六月二十四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臣祗誦訓辭倍深感激所準聖諭犒設戍兵過犹不及近日特科銀盐專以備緩急不測之用臣敢不恭体南中舊來戍兵胡穎任内不過二百人徐敏子任内不過一千八百人即應飛去年添戍亦不過六千二百人兵數既少支犒可以從優亦是前人恤其遠入瘴鄉之意固足以取悦將士今來戍兵既視比年增倍旦夕陸續到來水陸共以一萬八千餘人計若欲盡照前數支犒委是浩費要之戍兵之來地里有遠近支犒當有厚薄前人無所分別一槩支犒似亦略欠區処今臣已將江淮京湖

湖南地里分作三項支犒自江淮來者悉如舊例京湖來者湖南來者則各量与等第裁損此在軍士亦自無説只近日湖南二千五百人到已減省六萬一千餘貫矣旦夕遣令出边前人亦是一槩支給今臣亦欲斟酌以遠近支犒邕欽作一項並照前例宜与融則亦与照遠近等第差減當此用度窘乏之時豈敢妄為國費不知撙節但此項支犒經漕郡三司皆無餘力安能辦此前者即應飛亦是于科到備禦錢内支散今亦只得于朝廷近科銀内兑錢支給每遇一番支散自但以時出豁随即具申不敢分文欺弊也臣又準聖問經漕靜江三司略無事力可以通融

乎臣切照廣西財計所入止仰盐綱一項凡所出納且有經常何敢毫髮過取于民經司不過有買馬錢一項今係隸朝廷窠名見添創制一司官吏將士請給錢米未免仰給郡計所謂郡計一府所入苗額歲三萬石止及潭州一縣且催科常不及數日用支吾亦不過仰漕司撥到盐綱日賣日支別無所入所謂漕司則歲用盐本錢一十八萬貫省可以措置本息共收三十四萬貫省僅了歲支經常之數往時無軍興添戍之費經漕两司相為通融僅可支吾今連政以來即兑罄盡見今無盐本無糴本又添運米水脚一項（搬舉湖南全永州米一石到邕州該水脚十七貫文）此又當年所無東臣

近將新安边軍一項九百二十人券已撥塡經漕郡三司舊管軍額更不申請科降比之逓年各司又添此一項錢米委是他無通融之地臣不敢一語欺誑也近申券錢乃是以軍人每名依例日支一百文省算至年終以二萬四十三百六十四人計合該之數目新年正月以後尚未敢申請今準聖諭廟堂無可挨那独于臣殊覚加厚㧞盡出君父主盟之賜所以家廟堂矜念如此臣如有感戴但軍券一項委是一名不可欠少一日不可缺支嶺嶠遠在數千里外大懼臨期乏与控告不及用是數有塵瀆更望聖慈宣諭外廷如數應副此非臣所敢分外申請也臣又準

聖諭司存豈無可以生財之道來年切須措置屯田
臣既叨隆委亦頗深以尺寸自見實緣臣于理財素
短況如廣右地瘠民貧亦無可措置所有屯田則閣
沿边邕欽閤及柳州管下東泉一帶頗多荒田倘募
軍民耕墾固可措置近劉雄飛往邕臣亦嘗囑其到
彼相度經理但民耕則嶺人于私田猶多惰況責其
公田而用力軍耕則各州駐兵無幾欲委之戍兵則
堆事因田致殻此固先務然須畫其寔數不可徒付
之空言所恨臣老鈍日甚精力不逮于昔深恐無以
上副委寄謹當更与官屬商確續具奏聞
回奏 宣諭

臣今月有一二事正欲具奏午時收初三日遞承閣
長閣德耳付 下恭奉聖旨宣諭文字二件臣百拜恭
誦一慨激烈所準聖諭劉雄飛忠勇可嘉其子恩澤
許令改奏且及雄飛賞轉放下告命令臣諭雄飛開
釋勉留臣謹已恭稟即示以宣諭真本及告命入急
遞付雄飛收受仰惟 陛下待遇邊將恩礼如此優
渥雄飛必知感激思奮竭力報効已令其自具謝奏
又準聖諭以臣昨奏柳州闕守乞除陳夢炎仰蒙聖
慈特賜矜從領下成命臣已祗領訖但近因恭奉聖
旨喚回權瓊州秦九韶臣以一時艱于擇代已委夢
炎往權瓊筦既而正以前奏未報尚令少留却權委

知南寧軍曾先暫管瓊州替秦九韶回司今來雖準
放守柳之命未敢以省劄付之若是續蒙聖旨以夢
炎改守瓊州則柳州容臣別選擇奏聞或恐朝廷別
除瓊守却令夢炎前去柳州之任謹拱俟聖旨宜欽
兩守臣近遵聖諭已差臣拱彰宋傑前去兼權去訖
臣拱已有之約俟冬防畢日令自赴闕供職向後別
容選守聞奏宋傑俟其到官察其于職事勤怠却作
區處又準聖旨岩之已置軍遞到中都七日所有本
司到潭州一千餘里近已添鋪添人亦已限定三日
半可到自此若無雨水之阻決無濡滯之患前兩日
所準京遞只十二日今日所準遞却仍十三日此必

雨阻之也廣右連月以來雨澤以時晚禾一稔可望
併乞睿照但所謂有一二事欲具奏者一則所準聖
旨交人不足恃惟恃在我足以制人仰見聖謨先定
以自治爲上策臣敢不恭稟但交人情狀難測前者
準五月初六日六月十二日兩次宣諭俾令察其向
背萬一附韃亦以韃待則亦有名臣近恭錄聖謨緘
示雄飛使知此意察其情實務爲規畫雄飛連有親
書回報已知遵体然臣亦再三戒其當精察勿輕易
當密運勿漏泄續有報到事宜嗣當奏聞二則宜州
接境南丹莫異德異俊兄弟久相仇殺去年前帥維
委經幹郭公著往宜州開諭和釋後復尋隙如故當

時異俊只欲得一省官而出惜不與之臣近方遣犒
倭聞異俊遂有殺兄之事彼境密邇大理諸蠻狡虜
乘間而入又恐異俊以畏罪生它志異德諸子以挾
雠致引惹且其境世襲未知所屬臣十三日已具劄
狀詳稟丞相亦乞奏知正以此爲憂昨日宜州備異
俊申乃作其兄以服毒身故乞本司差官辯壓觀此
則異俊猶知不敢背負只得姑不逆詐且給牓行下
撫諭令其帖息此等奸雄干犯名誼固所共嫉然當
此多事犬羊日睨于傍利害間不容髮異俊陰狡既
有氣力且得衆心臣竊以爲郭黙殺州之舉雖揆諸
法以難容韓信假齊之請不得不權以應變臣見委
屬官郭公著起發前去宜州隨机措置務要安輯此
乃閑係境外一要害之事目前只得如此俟其稍定
却儘可別作區處謹併用奏聞劉雄飛回字二紙繳
連在前南丹事狀已具公牘申密院外伏乞　睿照

貼黄

臣準省劄令臣將科撥銀椿管不許支作軍犒
臣已具公狀控告廟堂乞賜奏聞臣近拘刷漏
禁水銀三兩項見具狀于後遞申朝省却可令
变錢助科撥支用併乞　睿照

可齋續藁後卷之六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七

條具邊事奏

臣幹方南服日戴上恩亦既數月于此每惟地介蠻
獠且迫嶺表事會孔殷情僞叵測酬應少失利害所
關今有數事皆合稟聽宸筭恭聞具如后

一昨奉聖旨令委官以詔書賜安南國繼差權
鈴轄揚慶成恭奉以往皆已奏聞近慶成
自安南回歸前月二十四日至永平申到
事狀三件臣於七月八日已隨繳申密院
今月二十四日慶成回至静江賚到安南
國謝表一函封印全謹附遞申密院繳進
以聞據揚慶成所言其國主面囑乞兵往
援所請人數不多以臣愚見欲令劉雄飛
選勁兵一項屯之永平於內差撥以應其
請因得以覘彼事勢恭取聖旨所有安南
回報制司公文二件併隨今遞繳申密院
其回答禮物金銀錦疋朱砂象牙現遣人
申解朝省併乞睿照

一宜州接境南丹雠殺之事已具於近奏繼節
次令宜州差人開諭莫異俊撫循所部務
要安輯及尋訪莫異德諸子俾令存恤毋
使流落引惹併物色南丹州印記所在今

據宜州申到事已略定已喚到莫異德子大發解到南丹州印記其文曰南丹州節使印銅鑄金塗乃元豐年所給臣以南丹州控扼諸蠻不可闕守已劄令莫異俊權管幹南丹州事令撫循所部峒落并任責措置諸隘防托所有印記既解宜州未欲便給報以申取朝廷指揮擬俟人心稍定然後與之臣亦已委兼本司幹官郭公著親往宜州與守倅從長商確區處續具奏

聞伏乞睿照

一邕州控扼諸蠻左江永平右江橫山實為要地自劉雄飛到郡臣節節以私書公文視令措置寨柵防托雄飛黠於戰禦近申到利害應酬頗有活法但兩江諸峒習於徃時南邊事弱猶有負固強梗者如近日李維藩之惡不去之必致通鏈為患此不容一切姑息近臣拱未離邕時有書與臣言上安州許忠義之患云應飛亦欲去之此書臣於五月二十五日嘗繳呈今丞相比雄飛書來又言其罪惡滔天此為右江之患否又思明州黃嫻通交已久諸女皆嫁交國左右多受交官此却雖不致劫殺為患而陰謀尤為難測雄飛與臣書亦慮之此為左江之害者此不特諸峒習見未免倣傚而此等姦宄人面獸心平時猶梗吾化有急必為賊用雄飛取誅於臣往往以敏子王龍之事為戒然臣以為天下有真實利害不可以人言而廢敏子之升忠義為上安州此則大失其誅王龍未可盡以為非其失在於濫殺不能戢止其魁宥其脅從爾此二事臣已報雄飛且當撫循以示柔服強其本以折之若負固弗率不容但已吾力可去只得思所以圖之也更合取自聖裁

一柳州已蒙除陳寵宜州近已差彭宋傑權守臣得王該書却已許起發來赴宜州臣竊照近碎人入廣是瘴畏縮多是推托臣所申張全以病徐安民以親老孟瑛今亦托疾皆不為此來矣該之就道既知遵奉朝命不可不善鄭以勸來者兼宜州郡在荒僻且置乏亦乏該之任亦慮其未必能安臣得權宜倅鍾墊書頗言宋傑與宜州人情事體邊防利害一一諳熟兼柳州臣近條陳欲擇一守措置屯築使該為之却

傻於寢炎事當改爲不容拘泥今臣欲乞
出自　聖斷將陳寧炎改知傻州王該改
知柳州彭宋傑知宜州庶得三者各稱其
職取自　聖旨
一臣近于舊戍中已遣調三千餘人上邊新戍
中一千人上邊雷廉兵民船一千人亦已
起發上欽廣東兵船闕已陸續前來已有
過衡永者凡遇遣調皆隨申恭院湖南廣
東糧運見行催促亦已陸續具申止是向
後券錢闕之已屢申請併乞睿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將所收劉雄飛片紙并前繳璧書一段
鄭恭孫到思明州事宜及剪王該書報備述
之朝粘連在前併乞睿覽
奏節次調軍赴邕欽宜融捍禦
照對欽防在邵邊郡戍兵當增本司所管朝廷調到
舊戍并新戍軍萬自七月以來本司即將舊戍官兵
節次遣發於七月初九日調湖南衡友諒部四百五
十九人黃州曹文亮部一百四十六人隨推郡彭宋
傑往宜州七月十一日調廣東張施建康倪宗亮黃
州張興祖三項共一千人隨推本司諮議官環衛雲

拱往欽州七月十二日調淮東部苗再成八百一人
赴邕州湊元戍總管王安仁五百人聽候調用七月
二十日調建康俞昱部四百一十九人赴宜州同日
調黃州部張安慶五十人赴宜州湊本部曹文亮屯
戍七月二十一日調鎮江部李孝信五百二人起融
州八月初六日調建康緣舉部五百一人廣東蕭儀
二百三十二人赴欽州湊已調建康倪宗亮廣東張
施部屯戍外有欽州近差黃州張興祖二百人係見
戍邕州總管陳起部下除已行下欽州發遣張興祖
軍便道往邕州就陳起一處屯戍本司卻差淮安部
戴後二百人於八月初六日赴欽州添戍以上共差

調過四千三百八十二人截自八月初六日其舊戍
軍馬並已調發上邊通元戍陳起王安仁共五千六
百八十二人止有張文秀所部建康軍一百六十四
人鎮江李惠兵二百餘人留靜江府其今年新戍軍
馬則有池司部都統鄧進下五百人湖南部程俊等
三項共二千五百人京湖部都統恭廣用下五千七
百五十八人淮東部張文彬下二千人李安國下二
千人京湖部李安下八百五十六人皆已到靜江府
本司于七月二十四日已調朱廣用前部一千人赴
邕州外今再調朱廣用前部下一千人令王忠信部
押擇八月初七日起發前赴邕州并于張文彬部下

摘留五百人暫留靜江相助工役以其諳熟石工窰
役令先帶所部一千五百人擇今月初九日前赴宜
州仍令總統宜州出戍軍馬又於朱廣用部下摘差
所帶池司軍五百人撥付節進湊作一千人擇今月
初十日起發前赴融州仍令總統融州出戍軍馬又
調李安京湖部八百五十六人擇八月十二日起發
前赴邕州其安國所部淮軍二千人並欲令赴邕州
見擇日起發緣本軍器甲未到未審定日餘當陸續斟酌遣調令
邕州湊足一萬人欽州水陸共四千人宜州三千人
融州二千人所有新戍軍馬止有王達沿江部二千
人未到所有廣東兵船則七月初三日起發福建兵
船則七月十三日經過廣州前去雷廉化州民船則
皆在七月內起發連日皆是北風約度節次得至欽
州所準差調馬軍則湖南見發劉君敬部押到馬五
十疋無鞍甲於八月初五日已到靜江府見今歇泊
五日即發過邕州其淮東馬軍二百人截日未到續
具供申其支過上邊起發錢已各具狀隨時具申密
院外伏乞睿照

貼黃

臣近得邕州報溪洞路城州申虜修路至都泥
江按地圖此江自大理自杞羅殿而出未知所
修路至某處已全體探雄飛亦見欲遣兵往路
城巡連又今日得幹事人吳以忠白特磨申變
韃皆飢荒欲出交趾自杞等處討粮已併具申
密院伏乞睿照

奏乞樁管銀兩

照對本司昨準朝廷科降銀二萬兩於買馬錢內支
撥令作備禦支遣續蒙朝廷調到軍馬例有入界券
司上邊三項支犒前政任內係於朝廷備禦錢內支
遣其時人數不多本司已自別無財賦那兌今來以
此所支前項軍犒只得以利降銀變賣價錢支給其
銀每兩八十貫文其計十七界官會六十萬貫本司
自七月初八日至八月初八日終共九狀支過戍兵
入界參司上邊錢共計十七界官會一百四十二萬
四千八百五十貫文並已節次具申朝廷去訖全再
開具逐粘在前所有元科銀價除支外見存十七界
會一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貫文準銀二千一百八
十九兩本司見今趲發諸邊出戍軍馬未盡以上項
餘錢猶自支散不敷切緣本司節次準尚書省劄子
指揮令將上項銀認數樁管非有急切不可泛支本
司官吏慮恐有違朝廷指揮今只得認數樁管緣本
司創置委是別無財賦可以措置除已於元交割經
司錢內取撥一萬兩及近申三司選新夫腳銀內撥
二千六十一兩并近申拘到漏禁水銀折計十七界

會四十六萬貫文約買銀五千七百五十兩通見存
官會約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總計二萬兩今項撥
管犒賞庫不敢再作軍餉支用所有接續上邊軍犒
尚有迸新事例餘錢當用此發遣但向去或有軍馬
到司或調用上邊其支犒未知所繼臣但切憂懼之
至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承苑使劉璿七月二十九日酉時恭
準聖旨宣諭安南附韃即韃豈容養虎雅飛兩簡忠
壯可嘉先發制人殊為得策令臣宣布聖意勉其立
大勳績則賞非所靳臣於十二日已親作書恭錄聖
諭密切封示雅飛勉其深入籌度精察事機思所以
上稱委付又準聖旨大理之寇本自不多卑是諸蠻
為之羽翼臣近得該洞路城州報則謂韃寇修路已
至都泥江雅飛已遣人脅探亦欲調兵往路城州備
邊近又得幹事人吳以忠申謂大理飢荒寇韃皆闕
食又謂去年韃來交趾大理諸蠻即有逃者見得諸
蠻從之出於迫脅其心亦非願附但聞虜酋已出六
盤西南諸蠻蹊徑雖出不容不過作隄備本司所準
朝廷調到新旧戍軍見已陸續遣發自當申徵邊郡
極力備禦乞寬睿念南丹莫異後之事既令權留已
自帖息近據幹官郭公著報到正欲責以邊隘守把

若諸蠻稚伏申到人心既定卻當以印授之不容欠
刓也異德諸子親屬奔竄邕宜管下亦有在南丹已
責令各處存恤毋俾流落矣臣又準聖諭瓊筦付之
瓊炎切須戒其廉潔事關四郡任至不輕仰見 陛
下矜念遠氓戒飭吏治且不以臣言為僭俯從所請
改頒成命臣謹當恭斷聖訓申諭瓊炎俾到海邦布
宣德意以寬廉為政無負簡拔臣已亥庚子間總賦
西淮瓊炎已為臣屬吏今二十年平時相勉以善臣
敢以身保柳州已蒙朝廷除潘公湜臣七月二十五
日所奏以屯築欲用武且勸來者蓋未知朝廷已自
擇守今遂承帷謹臣又準聖諭國用匱乏諸闕類皆
體國自作通融臣仰惟朝廷經費浩繁若使在外自
有可以措畫何敢上勤廟堂錢穀之問实緣廣右地
瘠民貧非諸闕比無權酤無營運無佃漁蘆場等利
今雖翔為制闕其实只是經司廣東且無財賦分毫
裨助漕計則以連年供億軍券那兑罄盡見無糴本
無鹽本無水腳前此則謂可通融以助經司今乃反
欲於經司兑借如靜江為郡則稅賦不過如長沙一
大縣惟仰賣鹽以供日給往時初無戍兵胡穎任內
不過調二百人敏子止一千八百人應飛去年添調
四千來人今新舊水陸戍兵通二萬六千餘人制司
犒賞已自乏支漕司券錢尤更利害少或弗繼闕係

不輕財非天雨鬼輸若非朝廷科撥实是無所控告
此臣屢瀆廟堂不得已也更望 陛下曲加矜恤宣
諭外廷以廣視廣勿以宅閫視廣則國事幸甚所準
拘播二萬兩之銀則臣恐違朝命已於經司交割銀
漏禁水銀逆新夫脚銀撥還播管矣臣又準聖諭臣
男杓何以祠請臣何功上報国家有子亦玷朝列聖
恩天大豈敢上違实緣臣衰老遠在瘴鄉子女皆幼
性杓稍自諳歷臣近亦恭稟遣杓使之祇役而杓以
臣老不忍捨之而行以此於今月初六日令其再申
祠請犬馬私情实不敢有欺於君父之前伏望聖慈
特與改畀祠廟臣父子一門实拜天地保全之恩謹

錄奏聞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八月十七日伏承閤長鄧克中恭傳初六日辰時
聖旨宣諭莫氏兄弟之爭姑惟安之未為失策異德
有子大發豈不深仇異俊萬一逃而引領賊兵則宜
州利害關係且以去冬富令州之事為鑒臣仰見
陛下皇明洞燭聖慮淵深臣豈勝敬嘆此實境外一
要害之事律以名義異俊當誅正以方防外虞恐貽
邊患只得姑用安之之策禽獸異類猶不知有天倫
豈敢保其心哉聖訓所及此正臣朝夕所憂蓋異俊
既推援其職已遂所欲此在目前須可藉以暫息而

異德諸子懷不共之心出無聊之計溪侵竊通異境
恍所當防臣一聞此事即令幹官郭公著親往宜州
同守臣就近區處戒以安異俊易處異德諸子雖令
體訪得異德家口眷屬凡五十九人共有七子曰大
發大盟二子則見在宜州此已令存恤保無他患矣
曰大剛大寧皆年幼纔七八歲見在南丹此亦非所
慮其長子大榮及大秀大遲則異俊以為異德存日
皆遣之逃邕州右江武隆州借兵丈發則以為大榮
大秀在右江大遲仍在南丹臣已排日作書令雄飛
差人入溪洞物色呼至邕州令厚加撫恤申來區處
尚未見報今又行下邕宜兩郡皆令遣人多方搜訪

須是尋見着落併遣書囑郭公著亦令差人往南丹
體訪并諭異俊撫恤異德所存眷屬矣又準聖旨收
留大發恐致異俊之疑不收留之勢必投歸今臣斟
酌兩者之間亟為之處不可付之悠緩臣謹當恭稟
但今所區處非獨一大發其諸子婿眷屬在外者必
皆不敢復歸南丹今亟當且從邕宜收拾不致渙散
奔竄于外却當思所以贍給俾無流落宜州彭宋傑
及郭公著見申本司乞於柳象間撥荒田以贍大發
兄弟臣正此商確區處務要穩當臣謹恭遵指揮照
限一日先具回奏其餘陸續奏聞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二十日承受使劉塼八月七日巳時恭傳聖
旨宣諭臣熏香端笏伏讀數過仰見　陛下明謨雄
斷洞中事机遠慮深思精察利害臣愚惟有欽嘆神
聖之莫及臣所準聖訓雄飛所陳安南事理及黃炳
情狀臣處先後委是機括相関以事勢觀炳特一峒
陂乃一國炳附陂之情固又露陂附韃之跡猶未明
去炳固易於去陂而謗謂打草驚蛇恐犯此戒不若
且令雄飛姑容炳過深察陂情事果當去則擒賊擒
王炳特餘事臣之所見當如此恐雄飛又別有奇策
臣未敢語之今日且恭録聖訓自思勇有謀至發之
必中一段全備緘示雄飛相與容等　陛下發要必

中聖語此最深切臣已視雄飛當定規畫不可泛應
臣所與雄飛書恭録連粘在前申徹聖覽若上安州
許忠義臣固嘗祝雄飛如其果有罪惡不去則為患
當一面先圖之不須拘畏人議雄飛書來以敏子還
轍為言必款今先稟于朝廷大抵此等征殺之事一
動之間吉凶繫焉必大不得已而用豈敢不謹審非
臣不肯擔負也今準戒勅豈勝悚懼雄飛今此却必
見可而進矣頃柳命守已遵聖旨王該猶未見到候
其至且勉之過宜如其遅回當仰遵睿旨別具聞奏
團結民兵已準諭旨及咨劄指揮故不恭稟邊郡元
籍具在即當檢舉行下措置練集惟恐州郡資貴不

及已別具聞奏臣又準聖諭以莫異德之子大發兄
弟當作撫存臣比已回奏異俊於異德諸子自是不
共之讎然異德七子二人雖已在宜而二幼及家屬
猶有多在南丹只得戒異俊撫恤庶免害之今所慮
三子之在溪洞者亦見着落臣已排日下邕宜尋訪
未報若俟物色得之不過留之邕宜等郡撥閑田以
資給令各州收拾照管州郡無力本司只得捐少貲
以贍養此皆權以應變亦未為名義之正今若延大
發兄弟置之向裏却恐啓異俊之疑有如聖慮者臣
以此事日俟雄飛公著等報尚未見申到候續奏聞
回宣諭團結奏

照對八月二十日準宣諭聖旨舊有進廣右團結之
策者皆可舉行前歲徐敏子亦嘗舉此共有六萬餘
人可契勘如敏子元無許多可增廣團結時〻訓練
無事則耕有事則使之臨邊守禦此實急務可使撿
舉施行趁此官兵會聚之時俾之耳濡目染實見行
陣恍為便順不可緩也即具遵奉聞奏并八月十九
日準當年八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選
擇強壯措置同為上件事劄本司疾速逐一條具聞奏
一寶祐五年內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邕
宜融三州民丁峒丁共六萬六千三百
十六人內

邕州元團結到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五人係經
略徐敏子團結到內宣化武緣兩縣民屯丁計
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五人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內牒
委忠訓郎靜江府兵馬鈐轄楊鏞從政郎邕
州州學教授權邕州通判廣雲翼前往宣化
武緣兩縣將團結到屯丁逐一覈實點檢分
剔老弱强壯人數就各處地分置立教場閱
習事藝緩急就守把本處地分關隘後據鈐
轄楊鏞等申躬親同共前往宣化武緣兩縣
諸鄉喚上屯寨官呼集屯兵照元帳籍逐一

點視外但欲選脩長壯健則十無一二鏞等
初亦疑其匿壯特復經造屯內周行相視則
凡負鋤而生與夫從外而歸者莫係弱之狀
抑又甚焉既準指揮十人選伍其勢只得短
中求長間有太甚去處則十中僅選三四要
知皆未可謂之强壯也嘗歷觀二縣風俗樵
蘇種穫與夫負鼓趁墟皆付之婦人而為丈
夫者却逐抱哺吹爨坐守茅廬蓋其氣力反
婦女之不若邕州後據之徒民下之內婦女
實居其半今來鏞等所選名為强壯者異時
呼集聊備疑兵相助官軍張耀聲勢或庶幾

耳若靠此輩以當戰禦實不堪倚仗今實點
宣化武緣兩縣計二十四屯寨元總團結到
民兵共二萬二百一十四人今就其中揀到
强壯一萬二百一十一人揀退老弱逃亡事
故計一萬單三人外其峒丁不曾續據分剔
申上
融州元團結到融水懷遠兩縣安府樂善通道
三寨土丁保丁款丁峒丁共一萬一百九十六
人係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內牒
委朝奉郎融州通判劉清卿從政郎清遠軍

節度推官歐陽夢皐將結到團結到土丁保
丁人等逐一覈實點揀分剔老弱强壯人數
後據所委官劉清卿等申融州元來團結大
數計一萬一百九十六人內一千一百六十
七名係石村隘七款總轄楊光忠等款丁屬
靜江府義寧縣所管係是半生半熟傜人清
卿等竊照此項款丁舊來雖自願同入本州
上江一帶諸款總結為大款緣其所居去本
州陽蕩且其地險惡本州之人素來不敢深
入緩急亦不能為我用更不敢以虛數具入
帳冊外二千七百九十三人今係揀剔去逃

亡老弱矮小人數實揀到六千二百三十六
人各是壯健人數內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係
融水懷遠兩縣管一十九指揮壯健土丁安
廟樂善寨壯健峒丁可以抽調二千七百七
十五名係通道寨壯健峒丁六都壯健保丁
沿邊三十七款丁錯居堡界時被劫掠所以
自相結約為款止是隄備堡賊各守地分不
可抽調
宜州元團結到宜山河池天河忻城思恩五縣
保伍民兵義効槍兵共一萬三千四百五人係
經略徐敏子團結到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內牒
委文林郎南寧軍宜倫縣令權宜州通判鍾
埜成忠郎東南第十二副將田從龍將宜州
團結到保伍槍兵人等逐一覈實點揀分劄
老弱強壯人數未據申到後據從政郎邕州
司理權制置大使司僉廳鄭磕諫申往宜州
取到鍾通判埜田副將從龍點覈團結民丁
的實數置造總冊共計七千三百八十四人
照得宜州五縣管下地分闊遠多是與蠻堡
雜居緩急喚集則民丁慮在後有劫掠之患
責其守把當地關隘猶恐不足倚仗若指擬

調遣必難齊集但可令逐處自衛而已并據
武德郎知宜州軍州事汪雷發申所委官權
通判鍾埜副將田從龍等繳申到五縣團結
民兵人數於內量喚到民兵當廳相視覈定
見得人物多是矮小脆弱執色鎗刀弩箭器
械不能精熟委是不堪備禦設若緩急調用
必致誤事雷發決不敢保但本州既準行下
只得照式分劄老弱強壯數目開攏執色武
藝之人攢具正副帳冊計八本尋行點對冊
內知郡汪雷發亦不繫書保明本司已將解
到民丁籍冊劄發下宜州別行精加覈實逐

冊具官吏名銜保明供申
右本司開具在前照得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
到邕宜融三州民丁共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及
經略印應飛任內委官分往三州點揀民丁強壯除
老弱外三郡止共管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一人臣到
任後亦已分委官屬請各州覈實取到帳籍今準
聖旨指揮令便檢舉團結并準密劄指揮于內選擇
委官措置訓練旬教月給激賞等事本司敢不恭稟
但廣右民丁素來脆弱以先來所委官楊鏞并宜州
知郡汪雷發所申蓋自可見今全在各郡守將寔心
團結律以部伍教之閱習庶可仰稱廟謨施行之意

本司除已檢奉兩政已行邕州則備劄鎮撫知郡劉
椎飛新通判裴制机趙立宜州則備劄權郡總管彭
宋傑權通判制僉鍾敎融州則備劄知郡趙必邁權
通判謝公閭仰各遵照指揮將任略印應飛任內揀
到強壯人數日下措置教練如遇邊防即與差調同
官軍守把並照密劄指揮施行各具遵禀開具人數
帳狀以憑繳申朝廷外謹錄奏聞伏候睿旨

貼黃

照得前後言廣右備禦者必以民兵為說然
皆言之未嘗用之也臣去冬在湖南被命節
制廣西條具陳奏亦嘗及廣右民兵一說蓋
以廣民皆瘠薄僥一調集民則廢生業官用
給資糧非比京湖民兵以畝頭起差而民可
辦有總所口券而官可供此前政任略所以
審有錢糧之請今來行下諸郡責之守將奉
行孰敢弗虔惟恐資費有所不及大縣人力
猶或可教弱為強事力則不可強無而為有
民非食則不飽軍非財則不行更望朝廷軫
恤邊郡使之可以措置不勝幸甚伏乞睿照

奏備邊及漕司券錢事

臣八月二十日連準聖旨宣諭二十一日方具回奏
今有一二事不避煩瀆聖聽敢以奏聞臣昨準七月
二十九日宣諭當恭錄聖旨織示椎飛今得椎飛八
月十七日書謹以真本黏連繳奏其言陂事謂蠻人
往來其國不絕且謂察其異獨便當先發亦以養虎
為慮其言固為忠勇但臣已囑之須是更加精密預
作規模椎飛必能加意也臣處許忠義之事物色莫
異德之子椎飛亦皆以具悉所有莫異俊之南丹承
襲已據宜州繳到諸峒首領推伏狀今日亦準省劄
催促委不容久闕守長臣稽之先朝張栻奏議彼境
兄弟爭亦曾交相讎殺亦是以諸峒首領推伏定論
今已恭奉便宜指揮行下給印與之其所襲係後唐
官名已與之斷當若敘王朝爵命當照思播取旨補
授詳已具申密院必蒙奏聞臣今日運得邕州十八
日申備思明州等處三狀其兩報謂富令州傳韃兵
以八月初十日起兵欲取特磨窺橫山一報只是路
城州前報謂賊頗近此雖未見虛實不敢不以繳申
密院已令邊郡精加詳探通為隄備矣諸處戍兵皆
已遣發止是更欲調二千人往邕據作一萬人宜融
更各發五百人緣值此數日秋熱極熾士卒多病俟
數日稍涼即行邊頭布置既定靜以待敵乞寬睿念
所是運司諸軍券錢一日不可闕少近有劄備計簿
房所擬多指累政已科用之錢作今日所當支之數
委是司存無得那融應副靜江府九月上旬以後戍

軍券錢即關支散深恐既誤利害臣近已令運司屬
官將前政節次所準科降戍軍券錢置司打弄具作
四冊入令日遞申解朝廷乞委二廣及鄰路監司馳
磨即見著落分曉其錢並不係臣任内支過其目前
所關戍軍券錢今亦再具狀控告廟堂伏望聖慈宣
諭外廷特賜應副拯救急迫不勝幸事之幸干冒霆
威臣罪當萬生跼蹐以俟謹具奏聞伏乞　睿照

奏劉鎮撫申乞與男澗換文資事

右臣所據知邕州兼鎮撫劉雄飛申述事理備錄在
前臣照得昨於七月十六日準當月初三日閤長閣
德亨傳奉聖旨宣諭劉雄飛忠勇可嘉見謂各將方
此倚賴而忽欲求歸殊非宜闕乃子不存要亦定數
既未赴銓許令改奏此道恩澤以昭特恩可以此意
諭雄飛開擇勉諭臣當即恭稟宣諭其本封亦雄飛
臣繼得其書雄飛不勝感戴已具奏稱謝訖今據所
陳乞將其子澗迪功郎恩澤改奏與第三子保義郎
劉澗換授文資繳到家狀臣再照先來宣諭指揮許
令改奏係出君父特恩臣前既嘗傳旨諭令不容不
與備奏所有其子澗雖授武階實習儒業今夏雄飛
經從靜江臣亦嘗見其諸子澗年尚幼向學尤勤若
蒙換授文資足示聖恩伏望聖慈照已得宣諭指揮
從雄飛所請特降聖旨度越常格將劉澗換授文資
須給告命仍取索元授保義郎告命毀抹雄飛必能
宣力邊鄙上報國家今將雄飛繳到劉澗腳色家狀
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繳奏劉鎮撫書及陵人公牒事

臣八月二十日嘗準八月初七日聖旨宣諭臣於當
日即恭錄聖護緘示雄飛并錄臣所与雄飛書併繳
睿聽今月初二日得雄飛八月二十六日回劄已知
恭稟宸美謹用繳奏但臣知其預定規畫若止是書
中所言似亦未盡雄飛近以李德黃奎兩報申到臣
以所言亦無甚的確本不欲具申朝廷今其書乃令
奏聞只得与之繳申密院以臣細詳兩報陵情固是
其有可疑陵力然亦未可輕視此事果一發必中後
慮亦自尚多設一着稍差邊患將恐立見雄飛之忠
勇固可嘉惟恐其寡慮有未周邕至陵十餘程又
有一江之隔欲為此謀須是兵糧資費一一計度備
具知彼知己庶無遺慮從是欲行詭道亦須預有成
規臣正欲作書与雄飛令更將密報來歷處今日雄
飛繳到陵人一公牒与本司乃以近日備省劄指揮
闕報其辭頗以文移中語為訝且欲取回李小哥者
不敢不以真本繳申密院臣見思所以答之以彼爲
実使非与雞愚相闕何係輕重司存正不足与之較
口語答續奏申海上舟師之備臣拱覩桂海面猶視

布置却頗絕溪水路關防可以無虞已具公狀備申

謝寺丞除衡州奏

臣比以男杓忽叨寵遇超擢寺丞屬杓私計之未安嘗瀝愚衷而控告所祈從欲姑俾奉祠今月五日臣恭準省劄乃蒙聖慈游加簡拔改丞外府命守衡陽一門咸戴於生成衆聽共爲之竦動第臣伏讀指揮勸會之訓實寓朝家矜閔之情臣顧何勞俾及其嗣且戒期之近縮俾鄰境之相聞此君父莫大之恩私在臣男若爲而報稱惟以臣年齡衰邁臣杓材識疏愚閱命而深恐弗勝引辭則未敢重瀆恭今祇受續具奏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具奏稱謝以聞謹奏

奏邕而及南丹州事

臣所守南邊自近由路城州及思明州兩報外截日未有報到動息據推飛近申已一面調兵路城衛邊及横山永平等處防把外本司更欲遣二千人戍邕以足萬人五百人戍宜以足三千人緣秋霖連綿數日後方遣發京湖所調爲三百足却已入廣界少憩亦欲遣赴戍邕所合奏知南丹莫異俊殺害異德前此不得不權令管幹臣嘗奏聞本爲名義之正所以其州印雖已許給猶且緩遣并節次尋訪異德諸子且令其家屬諭之使出近乃聞異德長子大榮自變中領兵入南丹始傳異俊竄去臣又憂之今據宜州繳到大榮與尚峯寨公文前月二十九日大榮已殺害異俊此却出於子復父讎乃經律之所當者俾之子襲父業亦衆情之所安蠻徭異類情態不常本司只得隨宜區處務求帖息難爲執一臣已劄令管幹給榜示撫恤其州印却亦少俟人心之定然後與之邕州備奏從鳳申蠻人以興復買馬爲請且欲以馬政興廢爲向背其辭語頗慢臣謂却之不可遷許亦難已令邕州委曲報之諭以前者蠻馬不出所以住罷今欲興復當稟朝廷且與之遠期庶可熟議此事委有關係實非閫臣之所敢專所合申聽處分其詳皆已備申朝廷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方具奏十三日承元使劉穆之九月一日酉時恭傳聖旨宣諭以南丹異德諸子令臣加意物色乎事臣恭誦旨訓仰惟聖慮周密此事臣於前奏具已微陳蓋自異俊之變臣即疑異德諸子恐不但已聞大榮者乃婿於武陰州異德前一年已遣之借兵於彼今大榮既復讎襲業異德諸子不必憂矣臣之所慮却在異俊之黨或其子有尚存者見今宜州詢訪續作區處臣又準聖諭文理既已荒要其不備可以襲殺今日之事當尋款不當待款近日全

州之捷甚偉令臣試與雄飛節進等熟籌之臣仰見
陛下神謨天運真得折衝制勝之策昔人所謂坐而
待伐孰與伐之正此意也臣往守京湖數年之間以
征事桑命溫和破盧氏程進捨鎮平閣忠進破商州
劉整馬堂孫威等攻破申裕嵩汝諸處無歲不以偏
師出賊境獲勝捷立到功績即予以厚犒故將士皆
用命虜亦知俾不得以易我其每入輙敗去蓋有良
將可用有勁兵可調有錢粮可支且所用多北人於
地里習熟往來亦不過一二千里間故能成事若密
邇也今南邊去大理凡六十程中獨生熟諸蛮且調
到諸處戍兵戍將非素諳習入到廣地已苦瘴癘遣

初一日所劄雄飛誘蛮攻韃事已申密院外今日所
得雄飛書謹用繳奏在前伏乞睿照

奏為邊事

臣近據邕州備路城州等報謂賊向都泥江及侵那
敏等處已具申密院今十四日連得邕州初九日同
日三狀內兩狀備梁材及農士貴等報犹謂七月初
十日賊已到篙邏蛮去特磨尚兩程內一狀安德州
黃周南申謂八月二十八日賊犯那嘀那敏等處係
在特磨諸蛮已將真本繳申密院本司除已行下邕
州增調措置勦遏欽宜融一觧防托外本司于今日
再調戍兵二千人往邕州雖是秋霖連綿未霽只得

之間探犹以乏食為憂犹為諸蛮所阻非此均房與金鄧接謂
之遠役實所甚難兼調兵非財不行今制司犒尚乏之
支漕司券且不繼安能舉此然臣近聞蛮雖饑荒之
報雖未敢盡信若果如其說亦是一机已於九月一
日劄雄飛俾令密作商略遣人入蛮誘令攻韃或欲
得兵應接斟酌量調正合宸訓指授之意今準聖旨
臣當恭錄繳示雄飛更與籌之但雄飛遣有初八日
書到謂探得韃在郎敏等處是特磨路且見有馬在
都泥對江前者幹事人所探謂賊欲討粮出特磨等
此報頗合雄飛已調兵而往臣已令增調防遏所準
聖旨臣亦當併錄示節進及與桑廣用等商榷兵臣

遣發他有動息續具奏申

奏為邊報

臣照對本司自八月以來節次據探報人李德昊以
忠梁材等報并思明州黃炳路城州黃瑛報賊馬欲
取特磨安南侵犯又據邕州繳到安南國牒報事宜
略同皆已備申樞密院外近于十七日據知邕州鎮
撫劉雄飛申已調兵前去路城州循邊并橫山等處
守把又據申到九月十五日田州諸隘峒兵多已傳
聞走避其雄飛於十五日親提官兵一千人前去橫
山措置擺布防遏本司正以極邊守臣不當輕出已
劄雄飛如到橫山擺布略定留兵備禦亟回本州措

置防守已行下訖於今月二十二日正具申間據邕
權邕州李安國十七日狀申備權總管陳起申十三
日提兵循邊至橫山田州之上二十里頭地名覇黎
村遇見賊寨於是夜劫中發獲勝捷奪到軍器已解
邕州繳到錄本申狀本司除已繳申密院外臣竊照
韃自癸丑破大理睥睨南邊已五年于茲把特磨把
安南諸蠻蹊徑役已習熟今來所據邕州陳起之報
雖是未見賊勢輕重然肯已入境却非去冬虚傳之
比臣除已劄邕州更切精加體探嚴緊隄備并專劄
雄飛令諸將率峒兵於橫山等隘控險勦遏仍仰雄
飛疾速回州防守并劄融欽宜三郡一齊隄備外

貼黃

臣近又得邕頭寨報謂許忠義結約諸蠻假
作韃人侵犯徒又聞警報之傳諸峒皆遷避
而忠義獨不遷避令來冦入恐其有以導之
緣未得雄飛劄狀未見端的續具奏申併乞
睿照

奏邊報

臣今月二十三日子時已嘗具狀以橫山地分警報
奏聞今於二十四日二更得劉雄飛十八日申狀具
言賊馬見在上安州奉議坊一帶屯泊去橫山不遠
見得自十三日我軍劫中之後十四十五兩日未有
進退據雄飛狀稱十八日到乃村得報前去橫山擺
布候見事勢即當回州臣已劄雄飛留兵橫山勦遏
仍速回本州措置防遏其公狀真本已繳申密院外
謹具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

臣發奏間又得欽州臣扶九月十九日申探
得韃賊亦犯安南境為安南邊兵獲到首級
亦已將真本繳申密院併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九月二十六日承苑使劉墫九月十四日未時恭
奉聖旨宣諭劉雄飛之子潤改授文資此特恩也向
來之子只是初階今視潤武資進以修戒令臣以聖
意諭雄飛知悉且準付下修職郎告命一道臣除已
祇領臣恭惟 皇帝陛下誕宣皇澤加享將臣昔漢
高不靳戶封以慰趙子孫厲世磨鈍異代同符為雄
飛者蒙此恩遇感激思奮其將何以報稱臣已於當
日恭錄聖旨宣諭全文并將省劄告命入遞斉送雄
飛收管令自具回奏稱謝候其報到續次繳聞所有
邕州邊面動息自近者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已兩具
奏達日來未見雄飛申到續報緊慢見得雄飛已到橫
山擺布防扼截日未得已回邕州之報於二十六日
卻得暫權州事李安國二十一日狀申承蘇撫司行

下令添調兵五百人過思明州係在左江於二十八
日又得李安国二十三日狀申以將士多病未閑樂
餌以此見得邕州近境未有動息臣已排日作公文
私書勉勵楊飛措置勦遏隨机進止防賊姦計外候
有報到續具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黄

臣衰慮非前比勉當朔閫日懼疎虞其於漕計
委是支吾不去已別具奏申乞從朝廷別命漕
臣欲望聖慈特賜矜從施行伏乞　睿照

回宣諭

臣九月二十八日遣遞後是夜領京遞承閣長閔德
亨九月十六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蜀中成都未後
頃山受圍棘山又有侵尋故智之意而馬湖江亦當
關防今年節次所調廣右兵不少令臣於京湖所調
兵內摧那五千人添貼馬湖江捍禦徑以公文報允
祖禩孫照應又誦宸訓本欲取之淮間偶有東海内
應之事不可那撥臣熏香拜手莊誦再四竊惟蜀事
既當頭目之急淮海復值肘腋之警　陛下以冬防
在廑旰食關心凡在臣子其誰不思捐軀戮力以圖
寬顧而況臣猥分方面尤切寸心恭辭睿旨丁寧諄
切如此自當即於所部戍兵內抽那遣調俾以廣右
今歲之戍雖多於常年律以荊淮備邊之規僅足以
守一郡近所準調到諸項軍馬已分布邕欽宜融諸
郡當具申密院矣若使本路邊頭無警凡一旅以上
皆是朝廷之兵那綴就急自當東西奔命豈敢違戾
実緣自八月末以來節次邊報不一謂賊分交趾特
磨自杞三路侵犯自九月十三日以後據邕州報賊
馬已到橫山之上田州奉議上安一帶楊飛見調陳
起苗再成高明等領兵向前勦遏臣九月二十三日
二十五二十八日已三次具奏今於二十九日又得
楊飛二十一日在橫山之下功饒州申到兩狀并二
十四日督權邕州李安国申到一狀見得見調軍馬
在左右兩江分布勦遏抵日尚未得楊飛已回邕州
之報具真本申狀已附令遞繳申密院臣深慮賊之
初至先以須哨探路歷回來入將待大勢又慮溪峒
溪徑不一賊与我軍相持在前或以潜師繞出我後
臣已委書戒楊飛惟謹而況方備橫山一面之急又
有安南分道之虞宜難継未有警報而支路雜出一
冬未日甚長備多力少撥布不去撥之事勢此時只
當增戍未容抽摘臣近者亦嘗準密剳指揮令發回
戍兵已嘗具申乞容少俟更看事勢緊慢區處今來
所準聖旨实是以前項事制未容遣調如南邊向後
賊若退遁兵可輟那即當恭奉施行

貼黄

臣恃　陛下恩知審布小忠切謂蜀固當慮
援更望以保守夔子門户為急海固欲尅復
更乞以照管射湖根本為重臣出位萬罪伏
乞　睿照

回宣諭

臣十月初一日晚連領兩遞承九月十七日申時發
長鄧克中恭傳聖旨宣諭臣方此熏香端肅百拜恭
誦又承九月十八日酉時閤長閔德亨恭傳聖旨宣
諭天威不違咫尺皆是以安南之事令臣同雄飛相
與圖利臣祗誦聖訓增惕愚衷仰惟　陛下沉幾先
物制患未形凡而可慮之數情偽已盡在于宸算臣
大懼衰鈍弗称驅馳如雄飛之忠勇可嘉戰禦素歷
奉旨訓之所援以事功而自期臣正賴與之協同安
敢為之沮撓臣固亦深知交情之難保難患之當慮
秉其太周掩所不備譬為先發制人之策乃者其書
辭稍過臣之答語幾于頻弱正不欲徒較口語使之
覘見形跡臣連月以來屢書與雄飛每得宣諭及此
必備錄以示皆是勉其加意未嘗戒之勿攻前後只
是視之當精察當謹密但因八月二十日恭奉諭旨
有發而必中之戒臣以關係利害貽書問其豫定規
模繼得其書亦嘗徹聞聖聽臣於是具奏有一發必
中後慮尚多一着或差遺患立見之說正如十程之
相去一江之相隔師出之名濟渡之備奔逸之防如
聖訓所及者皆不可不豫圖也臣所謂不可輕視非
謂不敢向前但以蠢蠆有毒而況於國兵家須是知
彼知己量敵慮勝不容不爾臣之所謂後慮尚多固
非止一事一則嶺右見今邕宜數郡近在千里調兵
於諸路而瘴癘為虐運糧於近鄰而餽餉孔艱司存
搞券兩之州郡守備空疎猶且凜〻然如駕虛舟於
風濤之上使既得此地何力支吾輸取輸守果能倚
賴郭逵冨良之轍不可不鑒也一則獸窮則搏必致
噬人彼今雖謂向与難通猶未見真為難用尚知未
背中國若此事一牽須是一綱而盡空其黨彼無一
夫敢為吾抗則可設或彼急而出扶虜之計則是我
速其為假道之圖本而不中患必致此茲又臣之所
深慮者也所謂陳有補即陳可久乃閫士之按後者
臣拱臣雄飛皆与之通信亦只得招誘之臣所準十
八日旨論臣即當恭錄全文密示雄飛伏讀聖訓當
使雄飛預料安南善戰之兵的有多少雄飛決勝之
兵的有多少入境之後糧取於何地絕江之際船取
於何所日後之父子與夫偽太師等人須先物色其
踪跡一鼓皆就擒勿容其投難又須分兵捕其頭目
之散處於外者收拾無遺以絕後患令臣与雄飛熟
籌以聞大哉聖謨此數者節目真是制敵之要略經

遠之妙算須是講明事事皆備乃克有濟其或有一
遠慮即恐害成此臣昨貽書雄飛預定規模正亦此
意漢人之所謂騎步將謂誰所謂兵度用幾何其可
不入思慮冒然而爭哉雄飛今得此宸諭必加多算
但以臣愚慮見計邕州戍兵雖止共萬人有疾患者
有軟弱者正此分布左右江備禦韃冦已調出凡半
雄飛尚留橫山枕未還邕款圖此爭且須先料兵力
臣更當密與雄飛籌度俟其回報續具繳聞所準且
當羈縻勿露圭角之訓臣恭奉惟謹亦當諭之雄飛矣

奏為邊報

臣所守疆邊自前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以警報奏
聞連日事宜節次止申密院未敢數瀆聖聽今月初
四日夜四鼓得雄飛二十六二十七日兩公狀言韃
在奉議坊等處焚毀屋寨及與我軍相射而退其狀
已繳申密院臣於是夜併得雄飛二十六日親書謹
專用繳奏據雄飛所言今此全是得一出指授將士
首挫其鋒虜哨以此未敢深入今日臣得邕州通判
趙立初一日書本州別未有動息亦未言雄飛已回
邕州臣已於欽州再那調軍馬一項發往邕州助雄
飛調用兵力無多只得如此那後就急催邊遞藉宗
社洪福如雄飛所言惟頓將士就裏殺退則不勝封
疆之幸臣之所慮賊已幹透邊腹易生姦謀只橫山
一路入邕入賓亦可入宜吏徑雖出皆可通入內地
又且分路安南之報傳聞多異左江一面尤費關防
來日尚長事會難測兵戍既分布之不足城池無堅
深之可恃臣以事關安危憂廢寢食惟有罄心竭力
隨宜酬應深知朝廷正此備禦淮蜀本不敢以增戍
請而幕府之士郡邑之民皆以賊既侵犯不同去年
合辭有請臣已具狀申控密院欲望聖慈付外廷速
賜斟酌施行

貼黃

臣於今日午時欲發奏間連得雄飛二十八
日遞本部已退在功饒州申到公狀二件賊
馬已漸透過橫山雄飛欲以二十九日點視
諸隘畢回州備禦據此兩報參以硬探勒所
供見得賊勢不輕姦謀叵測臣已行下令加
意備禦外臣亦得雄飛二十八日親書併用
繳奏伏乞
睿照

奏邊報

臣今月初六日具奏後兩日未據雄飛申到事宜今
初八日卯時得淮東諮議李安國初三日申初二日
夜雄飛已回邕州其小貼子言已面與雄飛商量添
兵守禦武緣那馬寨又得權賓州呂振龍初四日申
狀亦稱據探事人報賊馬大勢取間道出武緣若果

如所報則此路不經由邕州城下徑可至賓州若不
至賓州亦徑可取小路至柳州一過柳江則四散支
路尤多去靜江已不遠中間通湖南通廣東溪徑不
一委是事勢緊急不容不慮除已劄權柳州趙希挌
同都統鄧進措置占險防勤又當摘兵前去添貼外
詳已繳申密院所有靜江府城壁臣自六月十五日
興工修築以役繁力少且值一秋多雨雖竭力措置
新城猶未辦集旧城且多𡑞漏見戍不過五千餘兵
城中備具百色欠闕只得晝夜措置与軍民共守

回宣諭

臣十月十一日承閤長鄧克中九月二十七日未時
聖旨宣諭大理今歲旱荒牟而椎飛肯任事天予不
取是自失机虜出都泥江非比大理之遠諸蛮猶難
必望王師俾令结约以為斬虜之奉等事臣伏讀聖
謨所授深切事情椎飛前月十五日提師一出間其
意正欲先去許忠義之棲伏且將命將出路城以勦
過不虞未至横山而賊已犯田州城由特磨以來所
經溪峒不一如無人之境而卒無一能禦之者如許
忠義輩素負国恩服国相疑忌而吝邀父子部落頗
衆亦不能為我出力此則恐是連年因任買馬有失
蛮心而然近邕州備蛮人之請可知矣臣近繳申密院今賊
自前月十三日入犯田州盤盤一月雖未深入亦未
退去前此所傳旱荒止是本司探邏人吴以忠一報
所云而近觀硬咸勒所供賊中元有米有肉難益信
也椎飛議論間慨然任事雖自可喜而慮事亦恐頗
欠精密如忠義之事未牵而机已泄于外臣每私憂
之近者虜入却牟其一出稍早指授諸將首挫賊鋒
昨日又以二十八二十九日朱文海之捷來上已具
捷旗并公狀繳申密院皆是仰賴国家威靈之力今
日之事臣妄謂且當以保境退敵為急未敢以越境
制人為国提難再閱賊猶未動諸峒吏徑之不一一
冬来日之尚長壁壘再堅師旅多病臣正此晝夜黽
勉應接積憂成疾未知攸濟所準聖諭天下事有志
竟成當以氣勝仰見 陛下勉厲之意臣昔者以壯
年歷諸閫有城池有兵將有器甲有錢粮賴 陛下
皇靈布宣粗知激昂志氣以图事功前後幸免踈敗
今再衰三竭矣以嶺表氣力而欲支萬里𦘺腹之疴
不待智者皆為寒心獨惟受国厚恩誓當以身報效
所準前項宣諭臣以椎飛方為備禦未敢録以示之
若寇退稍定續當備傳聖旨相与籌度别具聞奏臣
得椎飛初六日書謹用繳奏在前伏乞 睿照

奏為邊報及安南饋送事

臣自十二日具奏後連遞邊報已申密院未敢數瀆
聖聽今十八日據椎飛十三日申賊哨十二日尚在

功饒州兩岸是在橫山裏兩鋪賊馬盤譯溪洞已自
踰月雄飛雖布置諸將防把要隘然賊在羅絡未去
正不容玩忽臣已摘那欽州戍兵戴俊張興祖兩項
默邕戍守又摘鄧進於融張文彬於宜併屯於柳以
上下應援防遏透漏上藉宗社鴻福早得虜退則為
幸甚交阯自前者答其公文後一向未與相聞今日
忽據欽州申交人遣使人舟楫來領明堂宣賜書詔
礼物亦有公牒來于本司遺以器皿犀帶又有信儀
惠邕欽二守詞溫幣重疇昔所無臣覘其來情必有
所為其公文却不言其境近日有無韃兵動息其間
主以三詩相寄頗欲解釋前言之疑臣為國守藩不

當外交今且令止信礼于欽州欲先以公文復其使
報以辭受當稟朝廷方敢復命臣區區管見恐只得
受其所饋視儀報之仍以詩答其意蓋幾微之際不
容少露圭角也合更取自聖旨其真本已繳申密院
其禮物合無解赴朝廷併取指揮行下

貼黃

臣再照安南尋常來領明堂宣賜即未嘗相
饋送今忽施此礼正以為疑臣此月十七日
却據雷州解到海賊陳應龍一名乃瓊州人
曾陷占城數年親見占城與安南今春亦曾
交兵冬又將戰臣親自引問其說與所供同
此出於一賊之口雖未可信若果有此交阯
有不自安者矣謹以雷州申狀真本繳申密
院臣已備錄密令邕欽二守更加辭探外併
乞 睿照

回宣諭

臣十月二十日承充使劉鎔之十月八日巳時聖旨
宣諭二十一日又承充使劉鎔十月九日申時聖旨
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 陛下聖慮深遠一飯不忘
鉅鹿下臣無任敬嘆臣所準初八日聖訓許忠義之
恐偽韃及真韃自今雖未見分曉然繼傳忠義果究
亦為韃所焚焉雄飛一出始亦未聞韃至布置既定
已自歸城隆起等賞客犢具申上臣所準初九日聖
訓賊去橫山不遠當大治之臣自聞寇入已排日行
下激厲諸將勉其極力剿殺有功優賞今得劉雄飛
十四日書其言却自頗壯且云賊有畏縮之意寇入
已踰月盤簿未退以臣逆料此賊自要中而出無一
嬰其鋒者既至橫山連為官軍剿截以未敢深入臣
已戒諸邊嚴作隄備防其透漏乞寬聖慮若乃戍兵
多病故不獨邕州為然只得那後就急又從欽州摘
調添貼邕戍矣所準聖諭安南獲級之事臣前者所
奏亦只據欽州臣供繳到探海李士龍申得於所聞
如此亦未端的昨已劄邕欽更切體探未有續報至

於詭詐之防啟不仰塵聖旨更加精察彼國近所遣
禮十八日已申朝廷令先以公文遣其使并以詩答
今遞已繳申密院臣近遣介至海上所聞与交之釁
如臣貼黃所奏陳應龍之言亦有此傳更容辯訪的
實續具聞奏謹將雄飛十四日具本劄子繳連在前

回宣諭

臣十月二十七日承閤長鄧克中十月十四日申時
恭奉聖旨宣諭以橫山既有警報戍兵果未容那罔
大理旱荒人瘦馬倦生兵不增可乘此机一大治之
今臣与雄飛鄧進朱廣用雲拱相与共圖臣恭奉廟
謨謹當遵辭第以橫山以裹之寇盤泊已四旬餘雖
未敢深入亦未見遠遁臣二十六日方得雄飛二十
一日書謂賊寨犹在奉議哨騎或至晶隘此皆橫山
左右也其書已繳呈廟堂矣雄飛調兵勦遏雖屢捷
告臣犹慮此寇遠來雖春尚餘饑食溪峒間或窺它
蹊或俟大勢秣馬正未可忽所賴兼旬霖潦匪賊之
利以我師之老於瘴者如此則彼賊之斃于徒者亦
可知或者天佑國家使之不得逞志早獲退遁則為
幸甚大理乏荒之說近據獲到俘酋所言則大不然
所準王音令与雄飛等諸將共圖大治之策臣自當
布宣睿意勉厲事功臣見摘鄧進等兵二千餘人于
柳邕欲為雄飛應接相共勦逐亦以士卒苦於多病
未容輕用今閫進亦告病矣臣即恪恭錄聖訓轉示
雄飛等諸將審觀事勢商略區處續具奏聞惟是臣
衰老共二漕寄吏吾弗勝近嘗具奏伸免兼之請未
蒙俞允益重兢虞實緣廣右漕計創添戍軍非比舊
未必得強敏妙年者為之乃可臣委是精力有所不
逮大懼誤國今不免再具奏陳仰干天聽伏望聖慈
憫其真切之悃特賜從欲改畀時髦實拜天地保全
之造

再辭免漕寄

臣近以衰老弗堪漕寄奏乞免兼今月二十七日伏
準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御
筆不允者臣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國恩凡所使令豈
敢辭避實緣臣遭任久歷智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
不逮向來雖嘗任荊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
有常程不過將以廉勤有所受則有所給且是時年
方壯也今則廣右漕司自來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
以上今歲水陸增戍共二萬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
癘之鄉所仰券食一日不可欠闕而漕司運致以來
那移應辦已自罄竭仰之常賦則不容增加請之科
降則秖見煩奏宮吏皇皇相告未免歸咎臣之老鈍
無所措畫臣竊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兼亦
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廉頗不能智於楚劉晏亦

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為　陛下守淮守荆撫蜀
犬馬之力至此亦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
自賊兵幹至邊隘臣測狡謀方以事関腹心憂廢寢
食其於諸軍供億委是神勞形瘵不能支吾况臣舊
得瘴疾今竟不時發動閫寄且恐不克勝任安能復
兼濟寄用是不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
憫斷自宸衷俯從累來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
特少寬愚臣之責实為国計之便

回宣諭

臣十一月初一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十七日寅時
傳奉聖旨宣諭欲具回奏問初二日又承苑使劉塼
十月十九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
聖謨遠慮邊鄙所以丁寧勉厲者備至臣敢不恭奉
所準十七日聖訓陂人當防而羈縻駕御之道尤當
加察此事明知其有可疑之跡然目前寇方侵軼於
彼境之事吾力有所不逮只得姑不逆詐苟幸無事
待之如平時固不敢微露圭角也橫山之寇雄飛雖
一再得捷自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將士與賊交戰
之後一月之間賊兵忽退倏進分哨出沒我兵雖屢
刼弗中俱無勝負昨日據雄飛申到二十七日狀中
止言十九日我軍與賊對射然以臣覘賊大勢似已
越過橫山漸入老鼠隘等處此賊盤薄溪峒今恰五
旬只在奉議田州一帶札寨不動必有大勢又且蠶
食諸峒驅用羣蛮當此冬月姦計正不可忽臣三十
日得雄飛二十五日書方欲呈廟堂正此擬奏又得
其一書最是今歲瘴癘甚於常歲士卒病故者多雖
不住修合藥餌發下無策可救委實區處邕州先已
調兵一萬人以往今詳雄飛書以欠人調用只得撥
張文彬見屯東泉所部淮兵一千五百人除病患外
今盡數前去邕州貼助調用此軍先已令戍宜州本
留柳以應援今宜州一路却留鄭進軍在柳為備已
詳具公狀申密院訖臣所準十九日聖訓以雄飛一
出挺身任責可嘉一行將士已行推賞今速具姓名
資歷聞奏且準聖旨虜雖退舍姦計方深必大治之
可絕後患令臣諭諸將以厚賞使之奮厲勇往痛掃
餘類或諸蛮及民兵向前出力當一例行賞仍以睿
意諭雄飛臣已遵奉恭錄宣諭全文於當日繳示雄
飛令其恭奉矣所有糾合省壹壯丁為用臣已屢祝
雄飛非一次適亦據其申到椿檢見差人分頭告諭
區處非不合宜惟恐倉卒未易号召亦已檄中密院
訖惟是今歲虜兵分道而入南中一面最為空虛兵
力既單重以瘴癘兩江溪洞雖聯絡相望不能抗此
賊適以資此賊前此疑其輕哨一再敗衂或可速遁
今既相持未去既過鼠隘地則平夷惟恐向後不免

一到邕州城下全藉宗社洪福得保疆場無虞上寬
旰憂實頼天助臣雖有夙夜盡瘁竭力勉厲將士以
圖報效推飛二十八日書繳連在前伏乞　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初七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十月二十四日
來時聖旨宣諭以賊欲犯武緣郍馬及蠻人為難所
誘攻之必潰虜若從小路易於遏截邦江尤當用力
令臣勉之亦已令岩之布置相為犄角臣拜手恭誦
仰騐　陛下訓飭勉厲之意敎當備録聖謨以戒諸
郡守將遵奉惟謹但以韃魁侵犯橫山溪洞相將兩
月盤薄未退姦謀叵測臣近得推飛十月二十九日
十一月初二日兩書併用繳奏其言以為賊寨尚在
奉議則在橫山之外據其三十日公狀所申諸將所
報謂賊寨有在功饒州及老鼠隘北此則已在橫山
之內臣深慮此賊遂步趲入迫近邕州此月自初二
日至初七日霖雨不止賊兵固不利而我師亦難進
攻且看數日後申到事醉何若第臣又以邕報諸將
所申參照謂賊多帶老小子彼又況治軍器則恐其
遷磨未便退遁溪洞家賊為之引導變端不一若使
兵力壯盛調之分路勦刼彼亦不能久駐今戍兵有
限又多病故不容輕舉推飛今日劄中謂又遣調攻
勦聞其用溪洞人引領遣兵乘夜而進欲透出賊後
攻刼此知是一策所頼仰憑宗社洪福若更得痛与
勦殺使之懲創而退則封疆之幸前者臣準九月十
八日宣諭為安南事臣近以推飛帰自橫山方鐵示
之今得其報且以竊虜為意知當奏聞事定國之志
併條上此時忙未暇及此也臣昨準八月初七日宣
諭以王該如不欲通宜令臣別擇一郡來上今月初
六日王該方到靜江府其意雖不力辭宜州之行而
臣以總管彭宗傑兩年權知宜州頗於宜民相安見
今邊事未靖不欲更易東柳州潘公泳未來此是控
扼邕宜欽三路緊要之地雖見令趙希𢡟暫權終非
武將之比且傳聞公泳未必成來欲望聖慈特与改
差王該仍帶環衛舊職知柳州彭宗傑知宜州庶兩
郡各得人任責又有欽州亦未有正守臣昨留新除
環衛官臣拱以節制兵船兼權其人委是更練南事
於武將中殊不易得臣昨雖與約新春從其赴闕今
恐其去未有以繼之併望聖旨特与帶行環衛正知
欽州庶得其專心措置邊事更合取自聖裁

奏邊報并繳劉鎮撫書

臣今月初八日具奏後十一日已再具邊報動息申
密院未敢數瀆聖聽十二日據邕州申到初六日報
十月二十九日賊馬仍在功饒新墟一帶出沒宮橫
山左右也亦已申密院訖此賊犯我溪洞今恰兩月

一向雨多晴少度比賊亦自不利但未見退遁不敢
玩忽本司已節次劄鎮撫司勉厲所調兵將取間道
前進出奇設伏速与勦殺此賊早令遠遁外惟是自
寇犯以來人疑右江溪洞除有附賊不為我用臣於
十月十五日曽以利害貽書雄飛令其選擇知地里
人開諭恭邀許忠義黨与曉以禍福恐其以透漏為
懼則語以官司當盡釋勿問恐其以往買馬為試則
許以寇退申朝廷區處諭以賊久據爾巢亦豈爾利
使之邀擊韃賊以立功自見相与要約毋負國家此
書臣於十六日寄録呈丞相訖雄飛得臣此書後隨
即出榜及遣人入溪洞等處開諭十一月初三日繳
到榜檢臣亦寄同本司鏤榜徼申朝廷臣蓋恐溪洞
中有附賊者不容不勉以忠信開其自新之路今於
此月十二日據邕州申及淑雄飛親到順龍州許忠
義者解到韃賊首級及衣甲軍器且謂有擒到韃賊
二人韃馬一百餘疋申邕州遣人取解雄飛即与書
塡真命給付元印許補官賞優行支犒此固已得激
厲之術使其果出忠実益畧前事但論新功足為諸
峒之勸但臣以許忠義久不相順忽為此舉雖若可
喜尚不能使人無疑雄飛區處亦頗衆快臣即已作
書更令精審書檢今遞已録呈丞相所顙宗社威靈
此事出於真実别無虛詐則真是鼓舞溪蛮一机括
但雄飛所乞朝廷行賞却望宣諭外廷少候續報的
實候其取到所獲韃賊韃馬本司申上推行米曉雄
飛親書同此繳奏又有近準宣諭令諭雄飛諸將一
大治之令得其回書亦已恭奉併用繳奏伏乞睿照
回宣諭及繳劉雄飛兩書
臣十三日方具奏十四日承閤長閔德孚十一月一
日午時恭奉宣諭以近宰臣繳進臣書獲徹睿覽園
結洞丁最為急務買馬一事寇退舉行但要博易之
時關防可也臣謹已恭禀所有團結之事已節次諭
雄飛等留意料令為官軍助買馬之事候寇退續具
奏聞又準聖諭境外之寇切須鼓舞將士早遂驅除
臣恭禀睿謨深穎達請封境上寬宵旰但以虜之姦
謀叵測我之兵力有限邕州將士連月把截隘外備
殫勞力昨日[illegible]雄飛捷旗申到諸將於初五日又與
賊戰于老鼠隘下復獲勝捷生擒到回韃二十餘輩
見存七人并馬疋軍器等將士盡忠用命敵王所愾
臣方為國事幸適臣得幹事人申乃謂初六日將士
又與賊戰賊已透入鼠隘諸軍急登粮舟多回邕城
止有胡世全王安仁兩部慕化防遏據此所報則是
我師雖捷不能遏賊之進臣正爾為之隱憂今早邕
州傳到初十日辰時烟牌則果報賊已過鼠隘漸近
邕境臣近者圖畨奏聞聖聽逆料此賊逐步趲進必

未免一到邕州城下亦嘗稟廟堂正看此月初動息
蓋其閑數千里遠來必有重兵盤泊溪洞已兩月陸
吏虛實皆已覘知無緣咫尺邕州不一窺伺而去今
恐出于此已亟作書及移文雄飛令審度事勢措置
城守為緊隄備臣所謂張文彬軍往邕添助已自旬
日適值連日大雨聞尚阻留于柳州境內已排遞趣
令前進俟見別有動息緊慢續具奏聞臣所得雄飛
初九日兩書係申明捷報一係恭奉宣諭併用繳進
其捷旗已繳申密院訖
回兩次宣諭及繳劉鎮撫書
臣十一月十六日承閤長鄧克中十一月三日寅時

恭傳聖旨宣諭又承閤長閔德亨十一月三日申時
恭傳聖旨宣諭一日之頃而蒙玉音訓飭勉勵臣拜
手恭誦撫躬震慄深念臣以庸老之蹤當空虛之寄
致貽封疆之警上勤宵旰之憂此在微臣何所逭矣
所準聖諭安南有饋不言韃之動靜豈真与之相通
又戒以安南姑示羈縻不得不防此事以今年韃兵
侵犯不出安南而出特磨則安南之遺賂納款此自
可覘然在目前只得用羈縻之策謹関防之備乃若
覘交之釁近臣拱書中片紙亦言之已繳聞廟堂此
雖于中国無預然亦足以分交人之力若其相為蚌
鷸未已固我利也臣又準聖諭橫山之寇所宜作急

驅之速進勿使傳因長智可以此意勉雄飛責功之
與斷不吝也又蒙戒以橫山境外早遂蕭清則諸將
士之賞決非所靳臣謹已恭奉於今月十七日卯時
恭錄旨諭入急遞諭雄飛俾之勉勵將士措置戰禦
以副眷倚寬憂顧惟是雄飛兩月調兵遏截將士極
力於外犯煙瘴冒風雨亦屢獲捷非不欲速退此寇
其如賊馬勢重我師力薄相持許久竟不能遏其進
除近具奏外兩日間得雄飛初九日亥初十日卯時
兩書以賊既過隘度必來邕又恐其從武緣而入見
措置待敵作急為城守之備臣已隨作書再三丁戒
勉其加意備禦全城卻敵即是售功但邕州今年比

戍兵雖萬人而病故者已多近從欽州摘戴後五百
人以往又從宜州摘張文彬一千餘人以往此措未到患
其弱也此外司存別無氣力止有鄭進一千人在柳
備武緣透漏靜江府止有朱廣用江上軍三千餘人
湖南兵二千餘人亦有瘴患本更欲摘調前往而靜江城
壁未辦工役無日不雨莫曉天意又不容前出後空
略無以安人心宜州則除移動張文彬軍見存戍軍
俞昱等一千二百餘人彼中撞丁可用卻令揀擇強
壯本司與放一千人錢粮添助戰禦此外雖欲展布
力不逮心只得持以堅忍勉焉應接竭犬馬之力以
圖報效且乞上寬聖慮仰惟皇天佑宋必不使此虜

得遅志於我也雄飛兩書謹繳進在前臣又得十一日申狀言賊已到乃村離邕州三日程已繳申密院俟有報到動息陸續奏申伏乞

貼黃

臣今日午時具此奏欲俟來日還遞續於今日申時再得雄飛十一日書亦言賊已到乃村雖以兵力病弱爲慮而雄飛熟於備禦處之却自不迫但又同時得雄飛十一夜公狀則謂探望人報賊已到武緣界此雖未見賊情進退然慮其哨從邕州透入賓宜此報頗緊已行下諸處倍探及作隄備外雄飛比書已繳呈廟堂伏乞　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十一月初八日聖旨宣諭聞安南自有私年號并大理年號可疾速體訪以聞臣謹遵奉檢照本司案牘及行體訪見得大理國淳祐六年謝濟到特磨道繳到其國當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渊書僞稱道隆八年至淳祐九年己酉歲其國翰學楊渊於正月吉日以謝狀回經略董槐稱道隆十一年其安南國於淳祐三年十二月欽州繳到僞陳太師當年七月交通傳易牒僞稱天應政平十二年至淳祐九年臣任經略日其僞太師十月内移牒經司奉本朝年號稱淳祐九年近凡有公文到司並奉本朝正朔年號但探訪得其國於寶祐五年自僞稱元豐七年今夏楊慶成往彼國見得陳日煚退位其子僞稱紹隆元年慶成有本國送合食狀可驗臣又準聖諭仍要見自何時有之凡立幾號此却無憑稽考所有大理自癸丑年十二月已爲韃賊所破伏乞　睿照

貼黃

臣自十七日具奏連日俱不得雄飛劉狀止是十八日得邕州通判趙立十二日一書言事勢緊急已繳納廟堂切疑邕境哨隔郵傳未通已劄賓欽州及鄧進張文彬等多差人體探所有武緣一路却未見續報俟有動息續具奏聞伏乞　睿照

奏邊報及乞兵

臣二十一日方具回奏是夜三鼓得雄飛十四日公狀報賊馬十三日已哨到本州之東門雄飛調兵出城與賊相射尋常邕遞到司只須四日今以賊犯道路多梗狼虎噬人鋪兵艱於傳送七日方達又得賓州呂振龍十六日戌時公狀其言賊勢緊急中間所報十三日之事與雄飛所報雖有差迭其所言邕斋關外哨馬已到此則賊既在邕勢必及賓自十五日

以後未有邕州續報臣却續又得邕倅趙立十四日書其辭頗急迫本司今年調兵萬人在邕若於瘴癘立以為可用之兵僅千餘人臣自今月初三日調張文彬一軍入邕連值風雨至十五日方離柳州此時約方至賓州已令其同呂振龍商確控扼関隘仍取便道入邕今見事勢緊急恐文彬所部單弱只得於柳州鄭進所部千人内再摘五百人併付文彬調用却從靜江又那撥五百人付鄭進把守臣深慮邕寬受圍素備單弱兵力衆寡不敵他無可恃而靜江去邕千里非惟應接艱阻而根本之地亦甚虛楞城壁修浚未圓只得隨宜措置防拓外但以見管戍兵無幾分布不敷揆之三邊守禦規模眞可寒心前者已嘗申乞師之請雖經蒙朝廷調京湖千人弘江副司千人赴援未見起發枝虜數年圖謀連月盤泊志不在小若非得大勢軍馬一項兼程前來策應本司雖欲進援退守無可運掉緩急惟有以忠報效無補國事所有邕賓二狀已繳申密院情出急迫用是專俾控告伏望聖慈宣諭外廷矜捄兩土亟賜處分施行

奏邊報及催調兵

臣自得邕州十四日報已具奏申外此後十日不聞音信且傳哨入賓境中間又因邕州所調守武緣县官兵一項為賊衝散未免須洞本司亟下諸處申嚴備禦令張文彬相度而進及遣膽勇將士賫蠟書陸續體探封疆貴重正此憂皇今二十五日辰時得邕州劉雄飛十九日申狀乃報賊自十三日哨至城下之後未再哨又得通判趙立一狀亦言動息雖未見虛實連日似若少綏然狡謀盤泊既久進退飄忽未易測度正當益加之備臣除已督促張文彬軍兼程以前優支軍費銀兩令趲入邕城添貼戰守不許逗留誤事外仍令鄭進所部專一任責來賓江岸應援守把候有諸處申到動息續具奏聞其雄飛趙立兩狀已繳申密院

貼黃

臣照得廣右地分闊遠兵力單弱近邕賓告急内郡支梧如麻又靜江城壁未辦實是憂責関係利害不同請閫是以近有請兵之奏欲望睿慈宣諭外廷檢照已申催促所議軍兵前來添貼戰禦伏乞 睿照

奏邊報緣劉鎮撫書

臣今月二十五日方具奏二十六日連得雄飛十九二十日兩次公狀内二十日所申稱探得十八日賊自武緣回頭已繳申密院臣亦得雄飛十九日親劄所言與公狀同謹具繳奏惟是此寇自九月十三日侵犯田州盤泊右江溪洞與我師轉戰相持兩月自

初六日過鼠隘十二日透武緣十三日哨邕州事勢
急迫姦謀正自不淺今雖據申武緣渡河回頭未見
端的兼近據邕州解到生擒回鞬七人到司臣逐一
引問具言賊勢頗衆前進已將各人所供繳申密院
深恐此賊去來飄忽以退爲進益當加備臣已貽書
及劄報雄飛勉厲所調將士秉此併力追勦務要境
内早得清肅毋得玩視外候有續報别具奏聞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七

可齋續藁後卷之八

奏申

回宣諭

臣十一月三十日承閤長閔德亨十一月十七日申
時恭奉　聖旨宣諭以横山鼠隘之寇未退相持日
久令臣與雄飛密籌驅之遠遁是皆臣守邊不武上
勤宸慮伏讀訓詞祗增悚懼寇一日未去臣一日憂
責所頻督勵遣將速乎驅逐連月于此凡所酬應蓋
以陸續見之奏申寔緣賊虜勢重我師力薄雄飛始
出甚銳布置諸將在隘非不欲扼之于險捷雖屢告
寇竟不免一入若使其有重兵可謂更不爲潯灕所
侵固可仰遵聖諭一大治之也此賊前者既過横山
雄飛豈容不歸保城壁繼透鼠隘雄飛又只得亟辦
備禦及犯武緣則支徑四出内地皆震邕州諸隘之
兵致有哨隔不能入城而奔潰向裏者雄飛亦照管
不及矣以旬日前事勢委是急迫本司雖是督促張
文彬前進及令鄧進玉該于來賓柳州上下應接防
遏猶幸天佑宗社將士連月戰禦此虜雖哨近邕城
而不敢攻圍雖侵入武緣而未致透過除前日已具
申外臣二十八日夜再得雄飛二十一二十二日公
狀見得賊自武緣回頭取舊路而去却未知賊退遠
近端的雄飛已摘戍兵令李安國總統前去勦逐所

顧上憑國威大挫虜鋒俾之稍知懲創則為幸甚所
準聖諭知欠兵力黄州一千人在湖南可取調用臣
乃者益兵之奏正以賊久盤薄而靜江兵力不及若
得朝廷調至精銳三數千人則可以間道攻劫使賊
速退今此項黄州兵臣前已報湖南催發近得岳之
書念五日已離長沙更十日須至此到即當遣用矣
今所準聖諭令以睿意勉雄飛臣謹當恭録旨諭全
文封示雄飛令其勉立隽功上副隆委嗣有動息續
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
臣照得桂去邕千里調用責任固在閫臣隨機應

接全在邊守一進一止動關安危此番雄飛應酧
良亦不易曰前虜雖稍却事未可知幸而果退憂
正未艾蓋蹊徑雖出無險可恃士卒苦瘴無法可
寥繞有危急列城望風而避又何以處此如日近
邕州調出之兵有奔潰者取小路不旬日透入湖
南內地元不經由桂府若使此賊繼踵而入則利
害可勝言哉狡謀斡腹踰二十年今越數千里而
來相持連月而必欲哨到邕之城下以覘我者其
意固有在此去恐須別作規模待之固非庸老踈
謬之臣所能任也惟陛下亟圖之
又貼黄

臣遣邏間又得邕州二十三日公狀謂賊於十九
日向慕化回已催所遣兵勦逐其狀併繳申密院
訖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初四日承閤長關德寄十一月二十二日寅
時恭傳聖旨宣諭以雄飛遣兵攻却所望驅之速
遁仰見陛下惠顧南鄙旰食不忘臣伏讀悚懼無
地寇久盤泊境內罪實責也臣自九月以來無日不
督勵雄飛諸將俾之併力戰禦中間條退忽進莫測
狡謀哨邕城犯武緣勢亦迫甚自得雄飛報賊自十
八日引部未發又傳遊騎復來臣正疑其若非倒哨

即是別有姦計設或經磨尚費勦逐今日得雄飛三
十日午時親書見得賊馬已回奉議諸將已分舟陸
前進溪洞會合追勦數日後須見賊勢遠近端的續
具奏聞若得諸軍追襲一勦使之懲創國之福也惟
是此寇已斡透洞隘已習知蹊徑猶幸我師連月遏
之於險未至深入今縱即退遁愈當關防猶恐駐在
近邊時或遊哨則嶺右自此多事其憂未艾臣前所
奏須自朝廷別作規模待之臣庸老不足勝任矣欽
宜御三郡守臣適當警急措擬控陳仰蒙天高聽卑
朝夕報三州得此當才分任憂責臣無任感戴之
至雄飛書謹用繳進其中言武緣戍將方文貴等一

時為賊衝散內有不歸戎所又不赴本司奔竄內地
驚動人心臣雖差官提回一百餘人猶有追之弗及
者已報湖南沿江追捕及申密院乞行下矣因法軍
律閑係不輕此風委不可長如有獲到所當區処押
回戎所庶可戒後伏乞睿照

回兩次宣諭

臣今月初九日承閤長鄧克中十一月二十六日申
時恭奉　聖旨宣諭臣於初十日方具回奏聞又承
閤長鄧克中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時恭奉　聖旨宣
諭臣拜手恭誦謹悉聖訓丁寧之旨許忠義韃酋韃
馬之獻既不可逆其詐亦不可墮其姦聖明之見已
盡之矣臣已恭錄旨諭全文即時封示雄飛但此事
前者寇尚在境不能無疑寇今既退却自易處彼以
俘上雄飛所行亦不失先封疆當之誼若當時給告
而姑俟制司書填令其小定續解俘獲不必遣人往
取則施行為當矣今雄飛已發用止之無及所遣取
馬閤止十餘人旦夕須見分曉續具奏聞臣伏準
聖諭官兵與賊戰於隘下雖能俘馘不能過其進臣
固嘗預于十一月初三日具奏料此賊擁衆遠來相
持之久恐其不免一到邕之城下蓋此賊為謀既幹
透此路正將覘我夷陰此當隘處　為官兵雖力戰雖克捷
終以衆寡不敵弗能過之既迫近城不容不亟保根
本胡世全王安仁等尋亦歸城矣武緣戎兵一部則
為所衝散至於奔潰要是邊頭戰守隨机而應固難
執一張文彬不能勇於進近月初已入邕矣雄飛三
捷之上御蒙聖念俯錄將士之勞將加賞功之典始
推之不及者許增継催其條具終從其唱轉聖恩優
渥無勞弗酬以此示勸其孰敢不用命以報國但臣
愚管見有功固不可以弗賞論賞亦必有以當功吝
固不可濫亦不可也今三項之捷又有守城暴露之
勞臣謂且乞朝廷行下取具職位姓名等第自本司
逐一保明申方與降旨亦未為晚比年蜀相當國推
行苦竹之賞兩次有轉十三四官者此何以為継一
時失於旨揮之快反覺名器之輕臣為閫臣不當持
此論然為國計也乞留聖意

貼黃

臣昨日收雄飛初四日公狀報賊馬盡已入陵州
衆去見催諸軍深入追勦左江及武緣並無動息
其狀已繳申密院外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十二日承閤長閻德亨十一月二十九日戌時
傳奉　聖旨宣諭以虜從小路透隘當來合開防使
其於小路相遇豈不可以扼其亢及聖諭宜實小路
須是多方擺布事仰見聖謨軫慮邊鄙俾之周密臣

敢不恭體但以臣前所更歷切觀此寇馮陵中國以
來莫險於蜀之諸關其次如金房山險又其次如光
黃諸關非無險隘而此賊旁尋蹊徑如鼠穿穴我師
遏其前彼或繞吾後類不能遏其進今廣右地勢初
無十分峻險近所守老鼠隘雖有林木險坂而隘外
左右皆有路徑邕州所謂守兵有限彼以大勢漫山
而來故非一小路所可扼也所謂賓宜小路尤更非
止一途透武緣渡來賓則入柳桂一路也由橫州透
貴象徑通湘廣一路也實是地里平曠難出如麻兵
力不足以攔而此固臣寢食之所憂只得視勢所向
遺機而應之今者不至深入國之福也所準 聖旨
既出平途只得與之決戰此疆吏之責也近自賊之
啃邕臣無日不貽書雄飛勉其戰禦但每以我兵苦
薄為慮猶幸賊因連月屢挫今已退遁見調李安國
等軍糾合峒丁向前追逐旦夕必有續報竊念狡虜
積年謀幹邊腹事勢不輕乃者一番應接幸無疎虞
皆藉 陛下皇靈遠暢臣得以苟逃曠責聖詞俯加
勉諭第切感懼之至惟是今冬之事將過嗣歲之憂
方深地利彼已習知天幸不可數恃臣之庸老伎已
殫窮不亟圖回恐大踈誤臣見擬具奏所有沿江副
閫之兵黃州黃青千人已將入境旦夕至此若邕州
更欲添戍便當遣前江州謝天祐千人臣以近準密
劄欲留湖南把裹已令其申審帥司區處若之近調
柳州七甲義兵臣亦關報帥司且留其境亦緣漕司
糧食有限劵錢見闕不容多費供億也伏乞睿照

貼黃

臣蒙廟堂頒下三捷功賞省劄仰見 陛下軫恤
將士恩不踰時臣同一感戴見催具等第未據本
州申到臣已詳稟丞相伏乞睿照

奏邊防俘獲事

臣近自此月以來雖據邕州申賊勢漸已退遁入陵
州以裹本司排日行下鎮撫司催促所調兵將追勦
務要賊早出境今月十四日據雄飛初九日狀并捷
旗申備據總統李安國狀申胡世全等會合諸部人
馬於十二月初一日未時在陵州小村遇賊馬大寨
將士發勇勦殺具有俘獲以勝捷告且謂勦賊遠遁
境界肅清是皆仰賴宗社如天之福 陛下德威暢
遠謨算折衝臣得以苟逃曠敗実為徼幸除已備雄
飛捷旗繳申密院外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十二月十七日承苑使劉穆之十二月初五日辰
時恭奉 聖旨宣諭以賊已闖邕當來不合容其過
隘臣十三日於前奏已嘗略及大抵邊將禦賊非不
欲力扼於前虜兵勢重則不能終遏其進蓋衆寡弗

相敵蹊徑不一岐此其所以難也所謂關隘但可姑
憑險阻相持月日以需我備以老彼師使知稍有顧
忌不至突如遽入耳臣不敢誑言也所準聖諭令那
静江精兵急往邕境極力以截臣近者警急之際亦
屢欵盈遣戍兵以往却緣邕州今年屯戍萬人近又
輟戍欽戴俊等部戍宜張文彬部兩項往彼增戍此
皆是淮兵之精所留静江乃是沿江部湖南部共五
千餘人晝夜從事後築若以将士勞苦甚於守禦自
桂去邕千里中無限隔馬路平坦使當時此虜哨定
邕城突至内地諸郡既無兵無壘必皆望風奔竄若
更不略留兵於桂孤注一擲前出後空関繫更是不

淺桂足一摇江湖四面皆聳矣此臣所以不敢不斟、
酌應接非敢留以自衛也亦非敢玩日養寇也今幸
仰憑國威屢奏戎捷虜已退遁境告肅清前項委折
自不必再瀆聖聽然利害所在不敢以已事為幸政
當以方來為憂要是廣右一邊連接心腹視三邊之
地最為重以今年戍兵論比通年固已多以近日事
勢觀恐後日尤當益弄枰著子布置須是在先掘井
救渴倉卒决是不及近蒙朝廷調諸項兵赴援如影
響之應如星火之速非不知所感戴然皆道路遥遠
止是黄青千人今日纔到静江其餘既已粗定慮口
券不足以給已報湖南留之托裏臣前者亦嘗有奏

備戍於嶺惟當多屯於湘既可免靡又可省餉既可
備邕宜又可備靖沅此後固備幹腹不同往時矣敢
望朝廷深入廟筭别作規模待之臣庸老弗克勝任
近已控告君父矣伏乞睿慈曲從愚請臣又準聖諭
吕振龍望風而懼是可罪也事定只得易之臣謹當
恭禀臣前者以新守劉士龍未到以振龍乃應飛使
之權郡已及一年見諸申畫具言措置保守似若慷
慨事功者遂以控告廟堂乞与為真如士龍改除与
填見闕士龍赴則令替任蒲蒙公朝從之不謂振龍
緣聞警报遽違前言奔竄入山三日而出（十七日去二十日還）
固不可使任此州矣臣本便欲徹闻緣又有象州守

臣矣必勝者尤甚象比賓去邕又自隔遠不知何所
聞見泛舟越境逃避空城去之象之闕守者凡十八
日（十一月十九日去十二月初六日還）此又罪浮於振龍矣臣連日正
以此事皆難揜覆有不容避忱恐者適賓州新守劉
士龍兩日前亦到静江神催赴省劄以就銓審臣見
此邑處容續奏申伏乞睿照

奏賓象州守臣事

照對近者賊犯邕寃雖是十一月十一日犯武緣十
三日哨邕城賴戍邕将士協力剿逼賊隨即退遁元
未嘗深入也賓州去邕四程象州又去賓五程不謂
賓州知郡吕振龍於十一月十七日聞警即入山至

二十日罷州象州知郡奚必勝於十一月十九日經登舟越境而去直至十二月初六日方還本州切照兩州雖皆無城無兵然去賊尚遠爲郡守者正當明謹探望措置險隘糾合官民兵以守必不得已迁避使冦至猶可恕也豈應略無所見輙離官次望風而遁今雖冦去而返豈容存留振龍者雖臣近申公朝乞與爲真不敢爲之掩覆所合併具奏聞取自朝廷指揮

貼黃

照得橫州亦緊與邕爲隣相去四程城壁亦不可恃守臣劉清卿文吏也乃能屹立弗動引放水設隘以守有清卒過之不敢侵近而去一郡賴以按堵揆之實象殊可嘉尚欲望朝廷特与重減磨勘以示奬勸併取睿旨

回奏十二月十一日宣諭

臣今月二十四日承閤長鄧克中十二月十一日御時養傳 聖旨宣諭知虜騎已退但狡謀有不可測所宜預備于其禦之于境内何如御之于隘外宜亟于隘口早下工夫斷不可容其再越隘等事臣恭準廟謨敢不遵奉近者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七日兩蒙旨諭及此臣于回奏中亦嘗略以利害陳之聖聽矣大抵守邊之臣皆欲拋隘以守止緣賊勢重踐徑雜戎兵備多力寡往往能援敵不能止敵必欲使兵力可以分布無間隙可以肆窺則非得多調精銳不可也目前憑藉宗社洪福雖幸冦退此虜既通線路愈當隄防聖訓丁寧諄切如此臣自當恭錄全文諭雄飛及欽宜融守將令各於所部諸隘預作措置以備不虞臣又準聖旨再調沿江副司二千人三衙七甲二千人入廣緣臣以虜退不敢多耗邊根已報湖南存留或遇緊急却往取調又準密院再調兵四千人在長沙仰見朝廷軫慮心腹處置周密此項屯兵於湘貫可以爲邕宜沅靖兩路之備其愈於臨急遣援遠矣將士功賞已降旨揮者悉已關報續次奏申者乞賜施行臣又準聖諭安南不可不防亦須隱然有以結其心臣恭奉惟謹近據雄飛報到虜退之後安南遣其臣阮士佳者至邕探虜動息雄飛已具累捷徑自報之數日前又據邕州傲到安南本國移文本司欲取回李小哥并乞發一俘獲以問此蓋其欲覘我禦韃之實臣謂李小哥者元許遣還今不遣則失信遣之則其人久留于此恐泄事情只得且与存留其所乞俘獲無甚關係却不容拒絕其請見欲於邕州未解俘内内遣其一以往此亦晞聖訓隱然結心之意然亦未敢專擅見已申取朝廷旨揮矣所有彼國先以餽至奏獲聖旨受而報之今專辦礼物

發下欽州遣人逹往併已具公狀申密院此鄰好不容於弗講邊防自不敢弗察也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十二月二十七日承閤長鄧克中恭傳十二月十四日申時聖旨宣諭賊騎雖已回逹當防再有如横山老鼠諸隘合重新葺理臣昨日得劉雄飛二十二日書報據横山提舉黄爕等申賊馬已分兩路一由歸仁隘一由峨州隘而出此皆特磨路也雄飛已差人出特磨道躰探臣亦已專差吳以忠等間道深入躰探矣賊雖去謹不敢一日忽也所有諸隘臣已屢報雄飛恭稟宸謨亟作葺理亦報欽宜融三郡各思措置矣又準聖諭諸隘衙濟之軍不由桂府小路透入湖南此等支徑尤當措置控扼臣仰見聖慮申嚴備禦務欲周密但廣西与湖南接境客旅私小路非止一逵若處處控扼實難周遍兼自邕宜極邊小路透入廣西地里已自寫遠雖出防托不盡若欲又備向裏一層支徑委無此氣力妄謂備外之責當在廣托裏之事則在湘大抵外不可以應內而內可以應外也又準聖諭賓州柳州城池皆當修濬可委官計料所費當與科支臣近準密劄恭奉聖旨令委官相度諸郡措置城築寨隘臣已具奏申但廣西除靜江外極邊凡四郡次邊凡六郡非城固不可以備敵非兵則又不可以扞城今欲議一城之築工費未暇計須當預計一城合用之兵與粮餉守具皆合經意今廣右兵力有限如今歲之事止是邕有萬兵僅了戰守桂五千餘人欽宜融城皆未備兵亦不及賊不至幸耳今欲添議城築只得當所先後次第以舉以臣管見柳不可不亟築賓且當以措置關隘為事兩役不能並舉也臣已劄柳州王該令速計料修築工費俟其申到當與一面科請仍從本司且那融椿管應副興役續容奏申臣伏準聖旨招土人為軍結蠻人為援謝濟計已到靜江可以此事責之否乎臣仰見聖訓及此可謂詳盡廣中也使有安邊一軍不及二千人往時胡穎嘗乞招四千為額今若蒙朝廷檢照穎之元請且令更招得上項軍二千人或更增人數並只招廣西土着分安邕作左右兩軍庶可令分任措置城壁亦免二千人戍軍生券之費且無不諳煙瘴之患此項取自聖旨如或可行乞付外廷施行所有結蠻人為援此尤於廣西邊面關係議者正謂連年失諸蠻之心懼其為敵用不為我用今此一番虜入諸洞不能不為難害亦有能出力拒敵以所獲人馬來解者正當乘此結約以羈縻之臣頃以謝濟為精盖欲委以此事俟其到此便當商確行之凡此皆職分所在聖謨所謂一日之暇當做一日工夫此古

人必簣之謳臣不敢不勉臣又準聖諭呂振龍望風
逗遛豈可伏乎可別薦人臣近已具奏案實守新任
朝廷先差到劉士龍見在靜江亦已為之申審矣伏
乞睿照
貼黃
臣伏準聖旨朕素眷卿適時多艱正賴協濟奏尾
所及切須忌言臣一介踈遠旁無寸援蒙　陛下
拔擢恩隆天地九殞不足以報當此宵旰軫慮之
日豈敢不仰體訓諭實緣臣衰老日甚向者十年
之前嘗病痺於此春首被命即慮不克勝任已自
致疾黽勉重來僥倖蒞職事任雖覩制閫事力只
是一州近因調度之間便覺支吾不去已事雖幸
後應正殿臣智力既非強壯之時年運又臨災厄
之歲不時疾作所苦頭疼自計非所憂國事將上
誤臣又有真實之悃臣新年六十有二臣之怙恃
皆止於斯犬馬餘齡為之凜凜此臣所以哀告
陛下也臣近者已具公奏必蒙矜憐以臣嘗見桂
林只須建經略仍以湖南閫臣兼制之若之威略
任此餘裕如向士璧朱禩孫王登精力俱強皆臣
舊僚屬並在西邊不過各相分責於內儘可辦其
一付以桂任則必可以上寬南顧臣得賴天恩保
全歸里苟或過此災年未致實隕尚有報國之日
也伏乞睿念
回宣諭
臣正月初二日承苑使劉揚之恭傳十二月十八日
寅時聖旨宣諭覽奏賊已遁適此正天假我以自治
之歲月如與復閑隘如修浚省柳宜州城池如團結
蠻丁如招刺軍士皆當日下作急圖之臣拜手莊誦
仰見　陛下遠慮南鄙深軫睿衷雖天顧之暫寬而
日戒之益至臣職分所在敢不恪共如與復橫山寨
隘諸閑臣已屢趣雄飛遣戍守把亟作措置如修浚
省柳宜州城池臣竊謂省柳兩郡恐難並役且當先
柳浚築及葺理省隘二十八日方具回奏如宜州則
城欲略展濠未浚深前者守臣雲申料請今當更委
官同彰宋傑相度續具奏聞如結約蠻丁則臣近奏
歡侯謝濟之到專委結集如招刺軍士則臣近奏乞
檢照胡穎之請許令招募切討皆上徹聖聽臣又準
聖諭爾在朕衷惟卿是賴昨敕諭旨切須体承臣益
佩聖恩未忍捐棄豈不感激第臣犬馬之悃舊臘十
五日已具公奏二十八日又嘗以貼黃陳情臣正以
衰老災厄弗克勝任所謂別作規模者正望　陛下
改命英髦大為方略增廣封疆之力消弭腹心之虞
若止因仍已然切恐終誤乃事乞留聖意方文貴等
違犯紀律臣已收拾其部下衝散之兵二百八十七

人皆因主將不才累及士卒差人追捕文貴至今未
獲仰蒙聖旨下江閫各戒若得將來押還戍所庶可
懲一而使千萬人懼遵節刀筆
貼黃
臣寶祐六年分拘催到廣西買馬錢今進已具申
尚書省除旨揮科支外見在不多乃者恭準宣諭
許復馬政令專候謝濟之到令與雄飛商確區處
併合奏聞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邉遇聞得邕州通判趙立十二月二十五日書
言寇退後欲得撫恤溪洞消弭盜賊臣已作榜文
行下具申密院其中言洞者寇入峝迫邕城賊徒
凡兩有闘觀此雖若洪殊然賊兵擁衆來寇建月
盤薄卒以敗退此固將士之力寔神明之佑也是
皆陛下聖德格天皇威制遠八公草木皆爲王
師有以占宗社綿長之福未言許忠義之事前六
得之所聞未敢深信已行下幫勘李洪者至今未
有歸信此事須待雄飛申到方可憑擬邕之左右
兩江左則李維藩右則許忠義皆積年兇惡之爲
邉梗者頃既去維藩今若忠義果如趙立所報是
又造物假手于韃然其未後果能盡節則一是足
以掩百非却須与之旌賞以勸諸峒候見的寔別

具奏申伏乞睿照
奏乞叙復朱制參元官事
臣不揆凌犯輒有懇祈仰干天聽臣竊惟時事未靖
時才爲難毀譽雖或出於風聞是非則固有於公論
其有近在僚佐素知材能又親得之諮詢乃尚墮於
降責儻不力爲昭白是負清明之時伏覩擬追宣義
郎廣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朱文炳稟資忠純處事
縝密文墨議論迥出等倫自余玠昨在淮壖已預畫
諾一紀蜀帳嘗爲元僚治法征謀多所毗益亦既領
州麾除漕節凡玠之始初經畫皆其贊之中間逢辰
之權司晦之建閫人情危疑之際文炳傾心調協賴
以帖然蜀之官民將士稱之如出一口蓋臣向宣入
蜀得於耳目所及非飾辭也近自京湖宣閫辟之參
幕援變應襄尤竭忠力臣度嶺北來適值幹腹告警
文炳在元幕又能相與籌度以濟艱危即其材略求
之前後閫幪未見其比而乃以癸丑一時蜀議紛紛
倒遭鐫秩猶未牽復文炳但知盡力王事退然曾不
及其身計臣猥爲其長豈容默然且伏覩近降旨揮
玠已復元官恩忠亦已復官與閫文炳爲之賓介其
可獨使之向隅用敢仰恃聖度天寬僭爲控陳伏乞
睿慈俯念人才之難得深察臣言之不欺特與付外
廷將文炳叙複元官仍與改正理還元斷月日依舊

奉議郎廣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此非特為一司條
佐協濟之計實所以明四蜀是非之公不勝幸甚干
冒天威無任震懼
貼黃
臣竊見朱文炳元係奉議郎維準指揮追三官元
不曾被受省劄及追官告命所以今作擬追具銜
其奉議元告見存文炳處併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十日承苑使劉穆之恭傳十二月二十五
日申時聖旨宣諭賊既遠遁但踈隘既闕愈宜加備
如闕隘當葺理蠻人當結約邕宜城池當修浚
民兵峒丁當教閱兆清支徑當窒塞臣敢不恭奉所
是關隘葺理邕宜融三郡聯絡諸蠻關隘不一而足
前後闕臣亦非不欲措置類以地遠難於應接煙瘴
難以久戍亦非蠻人所樂兵至害成終一也兵便須
粮食精失照管隨遭毀撤今經此一番寇入只得下
各郡擇其緊要去處勉諭守臣令其措置見此檢照
施行蠻人結約及四郡城池之事則近已具奏今得
謝濟報已過衡州臣已支送錢粮趣其此來俟到即
與商確遣之往邕與雄飛謀令親出橫山結集濟熟
於蠻者能辦此城池則邕城已壯未備者濠及守具
多闕雄飛見不輟浚治宜亦有城但前後守臣所見
多異近得彭宋傑書引水灌濠似勝前時但欲展拓
城堡見委官相度此兩城若自目下經理至新秋必
可保守但宜以戍少費乏為請耳賓柳兩處前已具
奏惟此等工役務要靠實經久非空言駕虛可辦只
如柳州前者雄飛等相度莫不以形勢為便臣近加
體訪方知彼中江雖可恃而江岸皆石向北一面闊
濠若到底皆土引江水而入深五六丈計費工已不
淺而又恐石脚則施工不易且闊環柳三百里間並
無一木植版築蓋容闕此臣見作書與王誌以乞中
科撥為請而未有其數總一動手非財不行臣不免
量與邢允俟其計料報來續具奏中大抵與築一城
池費用浩瀚非州郡所能自辦而况於廣郡如靜江
築浚臣自去年四月十五日興工未嘗一日休工役
僅未能辦然已約費錢一十四萬餘貫有（約計二百三十餘万會）
比之應飛任內只開得西城濠面亦自約用一十二
萬貫有今都自不為虛費但以窘於酬應前雖申請
未準回降此工役所以為難也民兵峒丁聚集教閱
則諸州各有其籍屬民脆弱於中選擇強壯為數有
限去冬邊州亦有選摘調用以助備禦者臣皆與之
權放一月錢粮今謹當恭奉聖諭備下諸州責守臣
措置所有靜江諸縣臣近亦令揀選強壯之人以備
秋防正此區處如峒丁則散在諸蠻不可與省民比

但可責令隨地自守耳所有向裏支徑窒塞則託裏
之事也付之湘關為便臣近已奏聞矣又準聖諭三
捷與暴露當賞臣已自行下臣已並準密劄其三捷
帳狀屢趣雄飛開具俟申到則繳聞暴露行賞仰見
朝廷軫恤士卒深入瘴鄉特加優異三軍聞之已如
挾纊謹當取索帳狀續次繳聞又準聖旨雄飛一番
酬應亦合酬之此事臣已嘗稟及丞相今所準旨揮
將士一項之賞有轉五官者若該重疊立功則賞為
不薄雄飛主帥自宜加優臣近得其初三日書似其
意不能無望欲望聖慈特與於已降旨揮之外於邕
郡團練上與轉一階庶可稍酬其勞將帥遠入瘴鄉

委是不易如淮東諳議李安國自橫山歸一病竟不
可為見戍者能無寒心建康都統朱廣用自夏徂冬
寒暑董役于桂其勞苦甚於邊戍靜江一城近已整
頓日勝池州都統鄭進戍于融柳一病幾殆好者在
桂亦有浚築之勞如士卒均行暴露則二戎帥又當
乞自朝廷稍示旌別各與進職詳忠義雄飛書中具
言其詳俟其公狀申到續備繳聞乞與旌勸不當復
問其前過也李洪十人已歸幸無疎虞前者填告一
事臣非有他故特以當時待忠義且當少存此耳臣
所至於諸將但欲其共濟國事何敢以此為異也臣
伏準聖諭謂臣氣數正佳切須自強仰見　陛下愛

臣如赤子所以勉厲者備至臣亦豈敢自墮實以平
昔聞諸術者皆以爲今歲不利而又參之怙恃之年
衰病之態以此詒誤妄寄用瀝血忱以告　陛下敢
祈聖念臣男杓又蒙聖諭俾催領事臣左右無長成
之子亦無朋友之助本不可輟其往正以君命再三
非小臣所當累辭勉令於歲晚前去祇戍矣惟慮其
魯鈍弗克負荷已戒之素勤盡心職業晴惟一門父
子頂踵聖恩未知將何以報惟有一忱感戴之至伏
乞睿照

貼黃

臣所收雄飛書謹用繳聞其中謂鐵杖文恐聖聽
欲知其說敢併以一本繳奏併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十七日恭承閤長劉博正月三日申時聖旨
宣諭如興復關隘窒塞支逕結集峒丁招刺官兵與
夫修築城池等事兩書宣諭未見回奏可趁此暇時
早作區處臣恭稟聖謨見皆隨事區處昨於十二月
二十八日正月初三日兩次具奏度已上徹睿覽內
修復關隘一事昨日得雄飛條畫公狀申見得已委
官措置臣更當催趣招刺官軍一項昨已奏聞外但
總一招募即須計度券食臣於今日已專具公狀申
省密且乞照胡穎元請添招安邊二千人然券食等

費已不貲俟得指揮即當招募施行賓象兩守臣士
二月二十日已具奏申雖與存留見俟回降賓守擇
用良將恍如聖旨緣廣中目前亦難其才新任劉士
龍乃右科人却亦曾在襄陽高達幕中與聞邊事今
恐只得且令其赴上俾之措置關隘彼鑒振龍前轍
必知勉厲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一日承苑使劉撝之正月十八日申時傳
奉聖旨宣諭興復横山老鼠諸隘責之雄飛不容緩
令排日催之臣敢不恭奉自去冬以來每蒙聖諭俾
令修葺諸隘皆已節節貽書雄飛勉之近得其書見
之臣已深會聖意齊到此數日其所請差兵核支錢
物悉如其意付之俾令先到邕州與雄飛商確却親
過横山招集諸峒遣探虜情如關隘之未葺峒丁之
未團令其從長區處已再三面諭令佐雄飛之所未
及亦不敢聽之自專也其人却是熟於蠻事用得其
當則亦不為無助招刺軍士已準省劄行下臣當一
面委官措置但招到一軍即有一軍之費如衣裝等
下券食皆不可闕也已具申朝廷矣方文貴者乃以
畏縮退遁不足深慮已令戎司多方追捕矣買馬一
事臣自去冬準宣諭許復舉行已嘗報雄飛但常年
買馬正在春夏之交目前非惟未有此項錢本而諸
分委措置亦甚留意又準聖旨浚葺柳州城池葺理
賓州關隘須是守臣得人此等備禦工役全在郡守
恍如聖諭柳州浚築已屢催王該計料工費用度以
憑備申科撥本司已嘗於椿管錢內那撥俾令下手
續當奏申賓州則呂振龍既去不可闕官正守劉士
龍既見在靜江只得且令之任却擇近郡武將與之
兩易臣已稟丞相乞早處分又準聖諭宜州展濠之
事臣見其所畫圖本其城北面倚江其向南一面新
濠頗狹近放入宮陂之水貼說云瀰漫一望然只是
濠外又作一堤亦不言丈尺闊狹見委官相視併當
推令措置矣又準聖旨結約蠻丁屬之謝濟可善御
蠻因去冬一番寇入亦未還定臣已恭録去冬宣諭
面授謝濟令其親諭本邀葉許之今冬無寇擾則來
春互市然本司却當今歲預辦買馬博易錢銀塩錦
續具奏聞臣又準聖諭令勉旃預辦防秋之計則一
勞可以永逸可將朕意勉諭雄飛臣衰老弗勝重寄
雖已屢陳一日必葺則不敢弗勉併已節録所準聖
旨於初二日緘示雄飛俾令遵奉矣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九日恭承苑使楊端朝正月二十六日未
時恭準聖旨宣諭措置關隘委之各郡守臣恐其不
作緊須從制司專官守待乃可臣近已恭稟指揮邕

州則專委謝濟及制機趙立宜州則見差待班人靳辟安遠縣楊涇兼本司僉廳就往權宜州通判欽州則見委本司準便趙崇寘駐州則委元係經司機宜見辟本州通判劉寅祖令各任責催趣措置矣臣又準聖旨結約蠻人責之謝濟事成當有厚賞可以朕意速之臣旅日遣謝濟行間遍準上項旨諭即恭示之勉其向前辦事矣濟之一行本司給費亦自約該十萬緡蓋非空言可使也又準聖旨邕宜城池闕已有任責者而賓柳亦宜早辦但賓守尚闕人鄉可遴選以聞臣竊見邕城見今雄飛日在工頭督工此自能任責宜城則彭宋傑近申城南一邊雖已引水作

塹尚費工役今見令楊涇往彼相視催趣柳則近方申到計料合用錢米臣初八日已備申朝廷科請維見令王該一面興工人力事力皆有未至本司只得且與隨宜應接若欲了此城壁蕞爾之州難以驟責其成向後只得俟春耕後起鄰郡之夫以助之賓州則臣已嘗具奏且當措置闕隘守臣乞自朝廷以賓廉兩易伏乞早賜敕命又準聖旨峒丁隨地自守還可伏乎臣竊惟峒丁非難教也議者每謂廣右峒丁欲資以為邊城戰禦此則不足恃然料合得宜則免為敵用姑令自保巢穴亦可粗為籬落聖訓所及可謂洞燭邊情矣又準聖旨窒塞支徑在湖南者責之

湘關在廣右者令臣任責臣敢不恭稟但沿邊蹊徑非止一處窒於此或通於彼委費人力只得於關隘上用工夫賊有所後顧則不敢輕入見不住催趣也雄飛鄭進朱廣用俱蒙聖慈俯從愚請特加旌擢雄飛數日而進兩使必以為喜李安國贈郵之典尤為異恩仰惟 陛下留神疆埸有功者必酬効節者必勸聞者誰不奮厲以思報稱許忠義果如邕州所申則所頒賞典尤足為溪同之勸臣以戒者尚有疑焉已蒙諭謝濟書將俟得其的報以省劄付之其部曲有立功人併當陸續開奏諸峒團視關係者大不容不審臣又準聖旨招刺官軍宜速圖之臣見委制參

朱文炳制帳都統朱煥提督措置但總一招刺即有等下券食之費已申請于朝乞亟賜施行鐵赦文但亦據雄飛所繳天佑國家頒符其識雄飛已編示諸蠻峒矣臣兩日前據鈴轄楊鐸於淩濠岸傍得一古鏡於夫丁其文尤異亦吉兆也已納之丞相矣又準聖諭新春光陰迅速備禦工夫當以刻為歲令臣勉之臣恭奉惟謹惟是司存草創地分綿闊常懼照管不到只靜江一城根本所在見責朱廣用淩築數月猶未圓備日夕為之憂勞近準密劄差調廣用愁又妨廢此役臣已申廟堂當如所調兵數令鄭進總之以行必已奏聞臣蒙恩遇自當竭力第衰病弗克勝

任比以再疏控告君父實出由衷儻令復恃佚倖終
恐蹤誤惟 陛下亟圖之
貼黃
臣竊照瘴鄉風土惡弱重以幹腹之擾委非善地
近諸將俱蒙旌擢稍慰其心近雄飛亦為通判薰
制機趙立有請欲得轉告朝廷乞與陞帶朝蹟臣
因恩奉命叙閥此來亦既踰年幕吏宣勞之士略
未少有旌別每聞荊淮官屬速除朝蹟臣輙慨見
之如豈留以遷悉臣衆參謀朱文炳羅更諸閫議幕
十年豎籌父欲為之申請而未敢今因雄飛與趙
立為請敢併以控告伏望朝廷將三人併與少加

優異庶可為士夫入瘴鄉而効勞者勸併乞睿旨
回奏 御筆
臣今月二十九日恭準 御筆併以諭旨邊防事付
令臣勉旃逐月開具已未了辦事件聞奏俾臣亦可
藉此督促諸郡守將臣恭奉聖訓所合親具手奏上
徹睿聰緣臣自前月十七日宿瘴發作今雖漸退手
弱不克執筆以書旨乞原赦臣所準 聖旨已恭奉
施行別具回奏外臣敢恃君父如天在上輙瀝哀悃
臣衰老再入瘴鄉知勤王事雖病將半月職業所在
日委幕屬區處其有稍涉緊要即勉酬應目前雖可
苟存喘息然深慮瘴勢荏苒尚費調理已具公牘乞

從休致竊照廣右地分綿隱兵備素虛臣雖經理募
年而人力事力有限有置不去常懼乏絕先朝狄青
孫沔入廣或用荊湖南北宣撫或用湖南江西安撫
兼制然亦不過一時禦寇留亦不久今臣冒焉受任
始以湖南兼司此來雖扼閫而錢粮甲兵多藉湖
南之力近者朝廷命元樞建宣威事體又與前日大
異以臣愚見桂林建閫莫若於曾任經略見在宣幕
如姚希得者俾之易命此來庶錢與宣威脈絡貫通
緩急可以相應如粮運之趲發兵戍之通融錢物之
那撥皆可近悃之宣閫而免費朝廷之應接此表裏
相資之便也臣雖以病丐去而拳拳之獻忠不敢不

為國計敢因奏章之後昧死以陳惟 陛下審與大
臣熟圖而亟行之不勝軍國之幸
回宣諭
臣今月二十九日承閣長王伸珪恭傳十四日聖旨
宣諭以廣西邊面今春已浮去秋不遠規畫稍遲恐
緩不及事目即諸州最要緊者邕宜融欽賓柳六郡
形勢各有不同合作如何措置某州城壁已未整備
濠塹已未增浚支運如何把截兵屯如何擺布某處
合築圍堡某處合設 并郡守闕人處不可不早擇
閫隘已壞處不可不早修臣伏讀聖訓仰見睿算深
長宵旰不忘邊鄙之意如邕州則城已圍備惟舊濠

高下淺深闊狹不等鎮撫劉雄飛見行開浚日有規
桂宜州則以山城不可恃今增修舊城增剏樓櫓亦
既粗備守臣彭宋傑近又展拓濠外向南一帶復引
官陂活水瀦成夾濠工役見此趣辦融州則新城已
自畢工惟剏開濠河工力浩大累狀申乞科降未下
欽州則介在海濱城壁素怨守臣拱見隨宜整葺引
水灌濠而去海止四十里尤可藉水軍舟楫之用拱
已造到輕捷海船二十隻更接續多數增置亦足以
備緩急柳州則剏築新城守臣王該見行措置興工
規畫已上而申科未報本司只得權於有管窠名內
究借二十萬貫應副其日用之費并撥鹽一項助之

此郡上下二百里之間無一木可採版築豈容欠此
見今多方計置極是費力如粮米鋤杵之類一一那
輟與之矣賓州則平地無險無江繚以土墻今多頹
圮自呂振龍罷斥之後見委新守往視安城臨閱等
處為措置山寨之舉上項六郡凡可施工用力處本
司措日不住催督但各郡非以無兵告即以無錢無
粮告竊照廣右素無重兵去秋屯戍共不過二萬四
千餘人除節次逃亡并近調往京湖往黃平及雷廉
化州水軍官民船放令拆洗外見今靜江浚築城池
總僅五千邕戍不滿七千欽戍不滿二千宜戍不滿
一千二百融賓則直至秋冬隨緩急而那輟柳則僅

存五百版築方興近只得於邕戍抽摘一千人以應
其役戍籍單踈實難分布秋冬間止有民夫可以隨
處貼助春作惟時各已歸業捉衿肘見所以倍費區
畫外如把截支逕築閘堡設陷穽修關隘浚鑿設險
張疑設伏雖本司先已行下諸郡作急隨宜措置今
又憑藉皇威申飭諸郡俾之益加遵奉如郡守之當
擇莫急於上項六郡今各有其人矣剸結民丁則不
住行下諸郡催促於已團人數內選擇以貼助備禦
但見今農事方興未容調用未見人數招集蠻丁則
見遣謝濟往邕管令與雄飛商確為可行可伏之計
又準聖諭如弓弩火藥刬車砲具排沙串樓一應軍

需有無欠闕仰見　陛下軫念邊荒注意經武無一
不關聖慮廣右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前時經司所備
不過僅峒自此年幹腹之議浸急方始講明備禦旋
買軍需旋剏作院裒集諸色工匠通不滿百人窮一
歲之力能辦幾何以之了靜江一城之用猶且多缺
實無以應屬部之需聖諭如排沙串樓有城壁處豈
容不預為之備除本府極力規置見採伐到大松木
二萬條擡損城下及節節行下各處一體預備謹不
敢以事緩而忽又如明閱諜謹烽燧皆邊臣之責也
尤不敢一日不加之意重念邊防急務惟兵惟財兵
既不足財又匱乏鑿空剏始每切寒心凡力所可為

固當強勉殫竭力有弗逮只得控告朝廷除已備錄
聖旨全文行下六郡各令恭奉自三月為始將一應
措置事宜逐月具實供申以憑類奏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初八日方具回奏邊遽之後承閣長王仲挺
二月二十六日午時恭傳聖旨宣諭節次諭臣築城
浚池等事臣已逐一恭奉奏陳外令準聖諭民丁可
以托裏蠻丁可以禦外籍民丁其責在制閫結蠻丁
其責在郡守皆在制閫究心則民丁峒丁皆吾兵也
令臣照節次旨揮疾速施行臣仰見陛下周防邊
圉曲盡宸謨敢不恭體勉厲申嚴講畫以圖上副委
寄但言廣右邊備者必以民丁峒丁為說非一日于
此其實嶺民脆弱非比西北二邊人可為兵蠻丁散
在諸峒此可以使之自為防扞民丁籍在諸郡此則
可以揀擇助用然皆非得官軍結率平時緩籍其數
臨事雖恃其力今準聖訓臣即當備錄以報諸蠻丁
則令各與紹約使隨地備禦民丁則令邕宜融三郡
照去歲印應覆差官所揀之數邕州計一萬二百餘
人融州計六千二百餘人宜州計七千三百餘人委
守臣更加精選於內抽摘以備秋防起調惟是廣民
非但脆弱生理亦瘠薄纔一調集即廢本業官用給
以資粮非比京湖民兵以苗頭起差而民可辦有總
所口券而官可供前政經略所以嘗有錢粮之請蓋
民非食不飽兵非財不行緩急固不可以空言使之
也臣去年屢嘗見之奏疏矣兼所關三郡前此所揀
之數止是泛然於短中求長十選四五有謂未可以
為強壯者大率多無常產半是游手一日不可缺食
臣去冬邊事緊急之時如融宜欽皆有調到民丁或
千百人貼助城守臣皆嘗與之權放口券一月或兩
月寇退即止此策須自朝廷推而廣之則方可責州
郡以措置閱集不為虛言臣近以靜江十縣嘗籍民
丁口數雖亦八萬餘人中間強壯者亦自有限臣因
思今修築新城通舊城周圍十里萬一有警非軍兵
二萬人豈足以守去年多事時屯兵不滿六千一時
亦欲呼集民丁貼助而散在鄉落朝求暮赴未易號
召而集臣今未免取上十縣税籍倣京湖民兵之法
每有税錢四百文者則起一丁名曰義士隷在制帳
戎帥大略倣軍制差頭目立隊伍農隙有兵事則調
無事則從便生理其合起者與免諸項雜役其税錢
不及四百文者免起見令逐縣區處鳴集從本司置
籍給榜發下約須可得萬人上下惟恐創行之始非
人情所便未必及數亦恐未必人人可用然雖不可
驅之而戰儘可籍之以守向後行之有序亦可倣而
行之邊州俟今秋籍到人數方敢見之奏申止是大

略計約三月調用之費錢米亦自不貲司存且猶無
力措辦兄諸郡乎實欲辦此一事須是朝廷徹淮西
半年軍每郡歲與科給錢糧三兩月靜江以萬人邕
州五千人或三千人宜融欽各二千人有警調內則
支無事則不許支破是亦京湖義勇上邊照帮生券
之例此實經久可行之策臣以上關國用未敢見之
申請耳乞 陛下留神幸甚如蠻丁則人數實難稽
考口券只得從其自給此郡難以輕易行之也臣又
準聖諭蠻長未有官者補以官資許之世襲已有官
者與之循轉仍厚支鹽錦以結其心臣謹遵奉睿旨
恭錄付雄飛遵照奉行乃者寇入諸峒一番應接有

立到功績雄飛申到蔣賢德等九名填補官資臣已
盡如其請逐一遵照便宜指揮填給真命付雄飛給
付近已申朝廷矣日者謝濟之行臣已面語其策令
與雄飛商略當不靳賞費務令結約正合今來廟謨
所授度其必能辦此也臣又準聖旨令秋防拓仍當
於橫山之外置隘則是捍賊於藩籬之外臣亦已恭
錄付雄飛遵奉如橫山之外若縮勒隘龍塘隘峨州
隘小縮隘亦自不一雄飛亦見委官措置臣當併劄
委謝濟同共相度區處矣朝廷所遣監封樁庫柴士
表今月初九日已入靜江府界旦夕一到邕州亦可
促之必不敢以具文應俟有合轉聞事件續次具奏

回奏宣諭

臣三月初二日承閤長劉璹恭傳二月十七日聖旨
宣諭近日特放手札且降諭旨秋防之事令臣體悉
作緊施行臣三十日已具回奏所是賓廉郡守兩易
仰蒙俞允須下劄勅悉已發放所準聖諭關隘決不
容遲臣雖在病中凡此等事見排日下諸州催趣王
該築柳之役非不督之而人力事力皆有不及屢申
科請早乞應副謝濟二十三日已到邕州見與劉雄
飛商榷邊防却未據申到象州闕守希拾往權未久
嗣容奏聞其餘謹當恭奉睿旨日作措置不敢怠忽

回宣諭

臣今月初七日承閤長劉璹二月二十五日申時恭
傳聖旨宣諭寧臣以臣所進古鏡緻徹睿覽即其文
義將見皇天福華禍夷之應此聖德感格之一也固
不但為旌右識而已所準聖諭諸州各委一官版築
畢功當賞臣仰見 陛下不靳恩賞以鼓舞奔走之
士目前諸郡修浚靜江者新城修築漸已就緒舊城
罅隙亦不輟措置比之去秋已大不同見趣未廣用
趣此稍暇極力了辦但守具繁多未免留用邕州則
城壁已固宜融亦已有城但各處濠河增浚費工各
郡守見不住趣辦邕州尚有朝廷科降可以那應惟
宜融向來科降皆已支盡小郡全無事力臣契勘融

州有續撥漕司錢二十五萬十七界已於內撥十五萬付融州十萬付宜州且俾之應手支用已具公申欽州則尚未有處所有各州委官當遵聖旨恭奉施行矣謝濟一行之費蒙賜科給出於望外柳城及新招軍券食俱蒙聖諭悉如所請仰見聖恩撫卹不間荒遠之意臣比以一倅兩幕客僭干聖聽茲蒙聖慈並許除擢顧臣遠戍罔功每以職業相關數有塵瀆何所逭戾仰蒙聖度如天計行言聽臣未知何以稱塞惟有感戴又蒙聖諭 陛下以秋防非遠拳拳顧憂寢食靡寧俾臣加勉臣敢不恭體朝夕必葺通者雖一病兩旬職事所在未嘗敢廢今幸賤軀有向安之漸所慮宿瘴有復作之憂近疏祈憐必蒙矜惻臣惟引首以俟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八

（印）

可齋續藁後卷之九

回宣諭

臣三月十四日承閤長劉遵三月一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蒙酋已爲楊大淵所殺此一大機令臣遍諭諸州亟報諸蠻曰蒙酋已死諸頭目已降蜀中諸城已復復山東河南諸郡頭目亦已歸順庶可以作其氣而大理羅殿之餘冦亟令併力掃蕩比破竹之勢耳事定後如大理諸國未有後者合與立後部落之已散者合與安集可條具以聞臣竊惟自有天地即有華夷是雖帝王盛世不能無狄患然黃旗紫蓋運在東南中國正朔繫爲自古北冦鼻有傾國之力以肆侵軼者非惟弗克以逞志每多不戢而自焚如苻堅之淝水逆亮之采江是也皇天眷佑我宋烜赫威靈恭惟 陛下布昭聖武日新其德蠢爾蒙冦敢於衰亡鞠頑干犯王略窺我蜀道亦既孔熾大關乃能以匕首殺之卒如司馬遷所謂得其當以報漢此非人力實天亡此胡也敢拜手爲 陛下賀臣所準旨諭已恭錄遍劄邕宜融欽諸邊郡各令遵奉施行乃若大理部落興滅繼絕之事俟稍定体訪續具奏聞又準聖諭蒙酋亡矣此正天假中國自治之歲月如招軍如築城如浚濠如塞支逕如築關隘等事愈不可一日緩令臣照節次已降諭旨亟圖之臣仰見

陛下不以李龍之死爲幸猶以得臣之在爲虞一敵
死一敵生大羊迭相雄長憂固未艾乘此一日之暇
圖惟自治恍不可緩所有招軍築城浚濠塞支逕築
關隘臣見此排日催趣諸郡趁時措置以期上寬天
顧亦既隨事節節見之具奏今再當恭奉諭旨行下
督趣之矣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三月二十二日伏準御前虔遞承閤長劉璹三月
十三日未時恭傳聖旨宣諭以臣近嬰賤疾上軫聖
懷賜臣天雄附子川烏各三十隻鍾乳粉陽起石人
參各三十兩臣謹已望闕遥拜祗受訖已別具手奏
稱謝外臣無任感天荷聖之至臣所準旨諭秋風非
遠備禦宜先謝濟結約諸蠻必有定說諸州城築必
已辦惟賓柳方興工未見功須督之劉雄飛任責諸
關隘想已有次第皆不容緩也臣仰見　陛下圖回
邊應先事豫防無日不討諸軍實而申儆之意謝濟
自二月十三日離桂林念三日至邕州近得其書三
月初三日離邕州初八日過老鼠隘雄飛亦委其呼
集峒丁同官軍點視修葺老鼠慕化等處臣見趣其
親出横山之外結約溪峒措置關隘未見申到度其
必有區處諸州城築則臣已節節奏申邕見加浚城
濠融宜欽三城皆促增修浚欽則朝廷見科五十萬
融則本司近撥十五萬宜則本司近撥十萬融宜司項皆朝
廷舊科融州錢具俾全爲工役之費柳州則已準朝廷科撥
百萬支請未到本司見那撥應副惟賓則無力可以
城築劉士龍方興陳杰兩易杰猶未到已促令前往
措置關隘爲保民計靜江城池則臣增築新城已漸
就緒惟舊城尚費工役然隨宜補葺亦已大勝舊歲
出月當繪圖本及開具支費供申朝廷矣雄飛任責
諸關本司排日催促近據申到分差將校同溪峒頭
目前往左右兩江諸關整葺共二十五處已於三月
十六日以其狀真本繳申朝廷矣今當恭奉聖旨再
劄諸郡催促謹不敢緩又準聖諭近日間探不明虜
報不的邕州取大理本不遠令臣密遣人到地所審
問韃兵之在大理者實有若干人知其實數便可備
之臣謹按靜江府圖志自横山至自杞凡六十八程
其下注云又一日至大理界及謝濟往年自邕州起
程至大理國都止於六十程地里一本纖遠在前闕其地里
自邕至特磨凡二十五程自特磨至大理又三十五
程共計三千九百二十里前後廣西遣間多是能至
特磨少能至大理者蓋沿途諸蠻隔絕不易通也臣
自去冬遣吴以忠及閩邕州亦遣梁材令深入体探
皆不過至特磨界而还以忠所探已嘗繳申朝廷謂
去冬韃兵侵入横山寨多以病死兀郎骨解亦以病

歸此則天之佑中國也然未知見屯大理兵數多寡但報兀郎遣其子親往偽主處亦未知所請何事知蠻地識蠻情無如謝濟臣當再奉聖旨促其須管差人往探的實矣臣又準聖諭臣已發回戍兵四千人而新軍未知有幾民兵峒丁果可仗否今歲秋防更增兵否可便斟酌奏聞天下事以預備為上也臣初以寇兵既退邊粮宜省本欲於見戍兵內將近地人撤回一半俾令折洗繼以春初得報賊之後哨猶在歸化且邕州方有濟師之請而桂柳邕欽諸郡皆有修浚工役民夫既各歸耕官軍不容盡虛以此僅能調鄭進吳琪等四千人過黄平并雷康化兵民無一千餘人放令折洗共五千人見今邕桂各不過屯戍五千餘兵耳至融欽柳四郡留戍多者千餘人少只數百秋防相去不遠只得留之指置防守以此未敢輕撤所有新招安邊右軍已及六百人日逐招刺見措置造寨以處之但此軍新集未堪調戍蒐練年歲方可備用如民兵峒丁則臣三月初十日已嘗奏聞此項民兵須是朝廷稍捐所費使諸州有以贍之方不為虛言乞留聖意所有秋防增兵臣正欲申請近見雄飛兵申乞朝邕之一州自乞增兵作萬五千人已嘗為之繳申邕去擴山七日表裏關隘不一縱不及其數非得精兵一萬不可此外桂融宜欽去年兵數皆少幸而寇所不至今且以宜欽皆屯三千人融柳二千人賓関千人靜江亦須得萬兵上下通約三萬人乃可僅僅分布此外兵非不欲多而粮不能多也却只得藉民兵與新兵添助大抵全藉宗社洪福以保無虞上項所請臣未敢見之公奏臣之管見但乞朝廷多調一項精兵屯之湖南境上使之就粮俟秋防將動覘敵所向以為沅靖邕廣之應且免士卒冒暑入瘴之患茲為得策更乞聖裁

四奏庚逸宣諭

臣今月二十四日又準庚逸承閤長劉遵三月十五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仰蒙睿念以臣氣体向安向未全愈令加調攝仰見　陛下天地具德父母此心軫恤之隆可謂備至臣感激不覺涕隕又蒙聖諭謂嘗推測臣賤命三四月間雖有微灾此去脩程未易量此又　陛下保全臣子期以終吉之意臣自揆膚陋誤被簡知取數已多福分當止蓋自壬子歲以來屢祈休致非止一疏聖恩未忍捐棄再備蕃宣今歲二運交併必知灾咎一疾踰月雖幸痊安而氣体為之愈衰痿根猶恐再發此臣之所以祈憐乞骸也此去未量之訓是雖造命出於君父而臣老弗勝任豈復更有過望所願　陛下始終生全之賜伏準聖諭融州開濠柳州築城並與科降皆如臣申到計料之

數並無裁減尤見朝廷委信之篤臣所申計料乃是
據兩郡守臣所申每戒其務實不可虛破今蒙朝廷
如數應之各郡自當竭力措辦更復何說下半年戍
兵分錢臣未敢申請已蒙外庭央之早科此皆陛
下主張扶持之力邊郡幸甚候得旨揮即當遣人聞
請又準聖諭劉雄飛任責修浚關隘令臣速之或欲
科助可為奏申決不吝也臣謹當恭奉更諭雄飛催
促近見其所申條畫左右江諸隘凡二十五處分委
將校及溪洞頭目人任責臣思其地里延袤人力褊
短或文具以相應恐苟且而塞責臣已劄雄飛擇緊
要去處下堅密工夫須當務實以副倚託并劄徼濟

同共相度措置所準科助之訓若錢則朝廷近支犒
費百萬券本司見撥截經總制錢及己卯允發下度
其尚可通融支遣若其有所科助自當備奏但據雄
飛屢書乞撥米斛以濟關隘修葺等用欲望聖慈於
朝廷科下米內量撥三二千碩以應其請其狀臣近
已備申公朝更取聖裁臣又準聖旨秋風非遠凡百
勉旃以副倚重臣蒙上恩如此戒飭再四其於職分
所在敢不鞠躬盡瘁一日必葺以圖保固封守惟以
心勞而力不逮病餘凋耗惧有疎曠近已節次具奏
惟陛下曲加聖念徼臣不勝至幸
貼黄

臣近準聖旨宣諭令臣擇象州郡守劄照本司昨
雖申辟陳祖錫已蒙朝廷出命今象自奚必勝頻
壞之後本司昨委制机趙希拾往权連月之間方
賴極力整頓已擇地措置保聚今欲乞朝廷就差
希拾知象州却令陳祖錫改替希拾任滿闕伏祈
聖裁

回奏庚迪宣諭

臣四月一日申時準庚迪承閤長王仲珪三月二十
日酉時恭奉聖旨宣諭以臣氣体何安殊用懸念仰
見陛下矜念微臣上関聖抱天地父母之恩一至於
此臣捧讀感至於泣但臣近以宿瘴發動三上丐休
之章出於悱實今準省劄未蒙俞允臣之賤軀自二
月十七日告病今將五旬而將理猶未復舊應酬稍
併氣當弗勝大惧不足以稱重寄本更欲籲天以請
重念受恩隆厚瀆告頻繁時慮未能上寬霆威豈敢
屢犯只得扶衰策蹇黽勉支吾一日于茲罔敢弗葺
惟恐瘴根不去疾勢再作或出倉卒上誤使令伏望
陛下宣諭大臣豫謀儲帥儻藉宗社洪福苟延殘息
得畢秋防則乞於歲晚放歸田里實拜始終生全之
賜臣所準聖諭諸處城壁可日下趲工而科降瑎辦
近者塞屋有請亦已再科五十萬雄飛又以一百萬
助之矣臣尤見陛下垂意邊防之急不靳邦費之

繁所有諸處城壁自當排日催趲但以各處事力有限民丁既歸耕作兵戍不能加多又值入春以來連雨少霽工役未免遲緩只以靜江一城言之臣自去夏興工兼役將及一歲新城方畢包砌舊城猶有踈闕見此繪畫圖本繳具支費於後逓供申所準寨屋科撥正此措置大濟闕之雄飛又蒙百萬之助自此鎮司儘有餘力其於邊備尚復何辭臣前逓所奏正望朝廷量撥以米今得此錢固出上恩但闕邑之諸峒皆以闕粮告其望米甚於望錢儻蒙少損已科之措助之以米則尤濟其急闕也更取聖裁又準聖諭郭景舒者自謂與諸蠻情稔遣之備用臣舊識其人

恐是起宗之子臣任判闈日嘗擾之邕沙市監鎮亦有志事功之士也儻蒙遣令入嶺臣敢不叶心共事臣既為此留亦正望同寅之助幕中有三二闕官見亦具辟以聞矣惟是臣所領職既未許汰斥其有關繫科害者二三事却不容不具奏以聞其一則廣西民間自來止用見錢不用會子自臣未剏闈以先前經帥有所申請多撥見錢科降自去歲添屯戍兵準科會子漕司未免以錢會中半支付諸軍會子每道十八界折見錢二百四十足亦係照朝廷所科價也然覺軍民買賣之間貼兑已自費力靜江城中每貫十八界民間民兑得二百一十文足邑宜間貼兑不過二百文近準朝廷諸項科撥以制漕

兩司所準數計之已約計十七界二千餘萬此非不荷朝廷特達應副而目前會子兑用見已艱辛若諸項科撥輻湊軍民輕楮重錢愈見築底官吏相顧未知通流之策見識欲委官前路迎接所降會子於內截撥買銀買物換錢入嶺以濟用度文慮博易鄉里貫陌折閱未知所處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於湖南廣東有椿管見錢去處改撥見錢數十萬或改撥銀兩變易見錢以充軍券却以所科會子撥還各司廢錢向後錢楮並用猶可接濟不然官司執此空券市易而民不肯受折閱而軍亦有辭實無以為策也已具之公申矣其二則江淮諸路官兵入嶺生券日

支百省雖比外路稍優而連年困於修浚之工役疲於邊城之戰禦而且炎方煙瘴易至染疾斃死者相枕藉桂林雖號清淑今亦有氣候矣如邕欽宜則毒霧熏蒸有全軍而損其半者有頭目人與亡者亦可憫甚矣將士在戍日久有三兩年而未歸折此皆有怀土畏瘴之心特藉軍國紀綱以維持之耳士卒棄甲逃走軍法至重近自數月以來戍軍有結連逃歸元寨本司雖已移文各處門臣乞令押回元戍渴之所閱則逃歸之士往往支給錢米不失舊籍聽其避勞就逸罰無毫毛之傷此大可慮也若非朝廷行下禁戢俾凡有逃卒斷治發回則在邊之士皆將相率而

逃雖主兵之將日加防閑將亦未如之何耳嶺嶠以
南其誰與守之伏望聖慈特下密院嚴賜旨揮施行
其三則边頭戍兵以食為命一日不可以闕之廣西
漕司自去歲以來蒙朝廷撥廣東西湖南米共四十
二萬石賴以支吾迨今未至罄竭目今靜江府邕宜
欽融見管及見交未到米不滿二十萬石以見在兵
籍及向後秋冬添戍且作三萬人終歲計之約尚可
支過今歲如來春軍兵糧食則未暇計也朝廷今科
糴本見錢官會丁制漕司收糴見今正當青黃不接
非未出之時廣東則制司已委經漕司差官措置收
糴數目如廣西則糴本既未到糴價方踴高勢用俟
秋成方可措置深慮向後兩路之糴或不登數嗣歲
之餉恐有弗繼之憂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於湖
南和糴米內特賜科撥十餘萬石趁此夏潦起運入
廣以備廣糴之所不及庶幾兵食具足边臣可以安
心捍禦免貽憂顧以上三事實關廣右之大計至為
切要乞留聖念不勝幸甚

回庚遞宣諭

臣四月二日酉時又準庚遞承閤長王仲珪三月二
十二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團結民兵三月之請不
較但要果得其人而有警則用無警則歸耕須是精
勇強壯臣恭稟聖訓且蒙許賜三月之請得此則边
州團集民兵方可責其實用不為虛言廣民自來脆
弱生理窮薄前者泛然揀擇強壯臣慮其無所資贍
難以糾集必須有常產者則有常心以此自靜江奉
行以稅錢四百起義士一名見此專官置局下諸縣
團結旦夕須可了畢都委制帳都統前往各縣點視
令擇精強者則留懦弱者則易非不欲其人人可用
但初行之始如驅市人亦須年歲間薰鍊方可備用
如靜江行之便方敢推而行之諸州也所謂三月之
粮非調用則不支若边頭無警斷不容虛破朝廷錢
粮也又準聖諭雄飛閑隘亦宜速之臣私書公劄催
促雄飛者不知幾此去秋防不過三箇月在雄飛職
任所在且叨聖恩如此自當介意今日方據申到措
置城池關隘及造到軍器備禦等事謹別狀繳奏臣
又當恭錄聖訓更催促之矣謝濟已出橫山臣亦屢
促其向前辦事專以結約溪峒措置關隘二事囑之
濟於蠻情至稔必能副所委俟有報到續當繳奏臣
近準庚遞皆是九日十日方到臣之回奏則不出
三日今據承受人家僕申到以遞兵合日行五百里
御前指揮令臣嚴加戒約臣竊照本司鋪兵止遞至
灃州即附湖南安撫大使司遞兵至行在臣除已恭
稟指揮行下本司所管鋪兵遵照期限走傳外伏乞
睿照

繳城圖奏
臣謬蒙恩擢再牧桂林當裔夷輸服之後深以藩府
劉脚而爲急臣自去春領事後遵奉宸筭修浚城池
即與諸歷將帥相視形勢於舊城之北循灕江抵桂
嶺剏建新城三面因山而設險引水而灌濠與舊城
相通稍加展拓可以容衆那兵於边戍投民於農隙
專委都統朱廣用提督措置寒暑不輟朞年于茲屬
以去秋今春連雨妨工未免稽滯今方能剏築東西
北三面城身包砌圍備堡圍樓櫓見行興造新濠亦
見修砌比之舊來城壁西面罅漏今則已稍堅密可
堪備禦除已詳具圖冊申密院外所合繪畫小圖開

具總費造冊一本謹用徹塵睿覽惟是桂舊內郡素
爲空踈今在边防皆當嚴備其新舊兩城工役之已
辦者固粗具而未辦者則尚多最是舊城正西一面
基矮而塼薄濠迫而墻狹勢用重砌城身幷闢濠岸
羊馬墻之類皆用改築深慮事力單微工費繁浩非
朝廷更賜之科助則司存無得以那融所有臣自修
築以來止是領得前政科降餘錢實未敢申請伏乞
睿念所有將士踰年在役備殫勤勞此城既緒將來
永爲廣右根本實廣用之力臣旦夕具申朝廷乞將
修城將士照他處例特與推賞未敢陳瀆更取聖旨
回奏庚遞宣諭

臣今月十八日早丑時準庚遞承閤長王仲珪恭傳
今月初七日午時聖旨宣諭令臣速謝濟之幹當趣
陳志之赴上與夫民兵生券已蒙從行也軍湖南北
是上策又戒臣凡事勉旃以寬南顧臣百拜祗誦恭
稟聖訓敢不夙夜勉殫駑力以期報効諸州城池臣
非不排日催促但諸州見戍兵力有限各有工役不
容摘那最是郴城一帶役繫力少日恨稽緩少須耕
種了畢只得再起民夫助其浚築陳志則已申離廉
州將至賓陽謝濟已至横山多日見約岑邈諸人商
議幹當昨日方據其四月初三日申狀繳到岑邈公
狀真本及探到大理事情所言新秋又欲辦粮來窺

此雖未可真信然蹊徑既開不可不預作隄備也其
狀已繳申密院邕守劉維飛倅趙立皆出边面點視
修葺關隘蓋去年既經一番寇入自當知所警戒若
更得謝濟岑邈輩果能結連諸蠻相與防遏比之去
歲須稍有備但今秋南边諸州戍兵人數前月二十
三日已尝奏聞須得朝廷預作區處令屯於湖南近
郡俟秋防遣戍庶有指擬免致調兵於遠緩不及事
乞留聖念
回庚遞宣諭
臣四月二十七日戌時承閤長劉嶟四月十六日戌
時恭傳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陛下聖慮經

遠每事響答甚於戎奏甲報之速眞是嶺海如在畿
甸也臣不勝敬嘆所有民兵團結靜江十縣見以稅
起差已委制帳都統朱煥徧諳點視亦已備下諸州
一體施行溪洞結約則排日催雄飛謝濟速作措置
雄飛速有三狀申溪洞頭目及立功人賞亦有已申
制司書塡發下者大槩汗漫而難考臣不免手自點
對類作一狀具申朝廷乞與將頭目人棋人書及立功
人等第推賞兵下止從支犒臣閲具功恢共所解俘
獲不過三十一人實解到本司止六輩有婦人三焉
本亦無甚傷功臣乙卯歲旬宣于蜀凡俘獲首共七
百六十六人實數不退犒以金銀牌錢物並有帳狀

姓名申在密院安能一一推賞但今此溪洞皆是蠻
獠喜人怒獸不為我用則為賊用且雄飛屢書催促
只得控告朝廷不吝賞犒乞與頒行以收其心以勸
來者要之雖有告帖亦無請給職任也更乞聖裁雄
飛所準再科百萬今又蒙撥米二千石此仰見 陛
下存恤邊臣俾得嚴布之意但臣得雄飛劄狀以近
撥百萬方到不願再科百萬已自徑申繳回省劄此
將臣中能以廉取深不易得但測其意似有疑畏攙
脆之心又不可不察所撥米卻甚濟邊用已行下通
前所借五百石撥換作二千石矣所準聖諭逃卒之
罰已為行下不勝感激此事關係極重嶺南煙瘴之

地士卒久戍病斃相枕藉且有城池之役秋風一動
又出戰禦人人皆有思歸之心犹藉國家紀綱有以
維持之耳若逃者發歸戍所擇其結連為首施行一
二士卒自知所懲今諸關不相為謀歸斯受之罰不
加焉或有從而支犒此曹何所憚而不逃歸哉旬月
以來逃者源源不已或十數人或數十人結連而去
支徑雜出未易遏截軍將日以為苦此風不革向後
嶺嶠其誰與守今得聖旨嚴與戒約自此須少戢矣
銅錢換易仰蒙聖念已下廣東許換見錢二十萬貫
足濟軍券之乏所準聖諭令臣作一道理斂散臣亦
屢與僚屬講究欲從湖南或買銀或易鐵或買布帛

而入其如廣右民貧非營運貿遷之地朝廷科降錢
物少有折閱積壓皆將誰執以此區處未得又一面
商確矣所準科降湖南米十萬石已獲旨揮得此則
可以接濟南邊來春調度般運一事此卻須自地頭
州郡措置若令臣辦舟往取亦不過委官往湖南雇
舟廣右皆是偏淺小船難為津運兼自桂梧運往邕
宜見自乏舟無緣有餘力可及此事理之易見者也
若蒙朝廷主盟只照去年体例自湖南措置運發實
為便順臣亦當委官前往湖南帥漕司稟議區處矣
更乞諭外廷行下及時運發實為幸甚
貼黃

臣不避煩瀆因有奏陳臣前歲在湖南時曾具奏
乞差從義郎劉晉之充帥司計議已得旨許差當
時宰臣以其有館人失目之嫌遂格而弗下晉之
從臣于荆于淮于湘去年亦同入廣首尾八九年
頗能相助去冬以赴省留京當此多事之秋取諸
使過之誼臣欲乞朝廷特降旨揮與添差廣南制
置大使司計議官倘蒙聖慈特賜矜從使晉之得
以自新不為終棄豈勝幸甚伏乞睿旨

回奏庚遞宣諭

臣今月初三日午時準庚遞承閤長王仲珪四月二十
三日巳時恭奉聖旨宣諭以臣繳進靜江城池圖冊
已諭外廷量助一行將士推賞又蒙許賜斟酌施行
臣仰佩聖恩不勝感戴之至惟是靜江浚築新城修
補舊城臣已用工一年未嘗休息本是又已辦集屬
值連雨未免妨工近者江水泛溢又有滲浸羊馬墻
之類未免重費工力其舊城正西一面若再改築須
用放乾濠水展開豪面幇出墻脚重新築砌城身委
非細故見與兵帥計料須約秋前可以畢工方敢為
之蓋恐人力有所不及也俟區處定論續容奏申南
边夏令已深目前儘自帖息但去秋防不過三月兵
粮之事皆合預計兵則昨劉雄飛曾申邕州一處自
欲調兵萬五千人已為備申密院臣須蒙旨諭聖問
今秋合用兵數已嘗計約回奏須得三萬人可以分
布此事欲望朝廷早賜處分糧則廣東之糴全未見
數近蒙朝廷科湖南米十萬付廣西軍餉得此可以
備來春接濟边食但取運一節近準省劄令本司取
載比實責以所難本司見委官往湖南帥司稟議近
亦已見之奏申如蒙矜体只照去年例令湖南帥漕
司雇運實為便順若委之本司不過令所委官就湖
南州郡雇舟恐卒未易辦大槩廣右素無事力今加
屯兵於湖南取米於湖南皆須脉絡貫通乃可往者
諸臣建議欲以湖南兼廣閫正為此設今若屯兵於
湖南緩急必待申朝命而後遣撥米於湖南又欲本
司自辦船隻取載若是則恐運掉有不及湖南米運
撥付鄂総亦是湖南各州辦船如調兵之事況今湖
南又隷宣閫凡此兵粮二事望陛下深加之意早
賜處分俾臣得以保此一冬免誤國事不勝幸甚

回庚遞宣諭

臣今月二十一日午時承閤長王仲珪五月九日辰
時恭傳聖旨宣諭至酉時又承閤長劉壔五月十日
辰時恭傳聖旨宣諭半日之頃庚牌兩臨臣熏香端
笏百拜恭誦所準聖旨廣人去冬及邑境瘴死者固
多然或謂秋成仍尋熟路謹不可不防臣仰見陛下
廟算之深長聖慮之周密臣職在封守敢不恪共去

嵗賊犯横山浸迫邕壘允盤礴者三月是雖天祐宗社因以連月之雨使不得逞賴朝廷調到諸路將士把截關隘屢勦其鋒國威遠揚賊以致遁今關賊之斃於瘴者固自不少然我師去冬以瘴而故只邕斃一處亦三千餘人自古南方用兵上霧下潦蓋所共苦今惟恐此寇未必有懲創之意而我師未免有疑沮之心熟路之尋此正今日之急着而見今邕兵不滿五千雄飛一再申請欲添兵一萬五千人臣已嘗備具奏申通廣西諸邊郡非得三萬兵不可分布蓋近據雄飛及謝濟繳到田進等探報賊將分路出南丹出小龍州則邕宜皆當防也臣近得京湖間故舊書謂呂文德因川江水泛蘭市秦捷已入重慶此則可為宗社大賀或傳張三秀自忽必烈處脱歸親見蒙哥來報已透邕路欲議兵入此則又為南方深憂所傳雖未的而兵家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非得朝廷遣調勁兵分布戰禦隄防稍失心腹所關乞諭外廷檢照臣之近奏早賜預調戍兵先事而備不勝疆埸之幸臣又準宣諭團結果不宜緩此事臣非不介意屢下諸郡催促顧以廣民脆弱不足倚仗為說臣近已先將靜江十縣民丁以税錢四百起一人名為義士近及一萬人已委制幹都統朱煥逐一揀點團備今秋起集入府教閲一次但初置之始皆未諳紀律未習兵事將來蒐練得成可以為當郡城守之用若自前責之備戰則是棄之不可也此項規摸既定自此廣郡皆可倣是而行臣已遍下諸郡舉行矣溪峒賞典仰蒙聖慈諭宰臣從行此曹本不足恃然其不為我用則為賊用非少加恩賞無以係其心臣近得謝濟一書已繳呈廟堂矣雄飛非但辞再支之百萬而屢請米於臣嘗為奏申既得二千石之科亦復繳回殊不可曉頗聞謀欲出嶺意固可見臣今遵聖旨當作書勉令受之矣戍兵之逃賴朝廷主盟近湖南帥司已發回逃卒四十餘輩若更得江淮閫亦復遵行則南邊逃卒必知所憚也湖南運米臣正委官往湖南帥司稟議間續得岩之公牒已許為漕司運發蓋其亦知本司之無此力也今日廣閫若非湖南每事應接決不可為矣劉晉之叢爾小臣仰蒙宣諭許賜拔拭臣同此感戴之至

回庚遞宣諭

臣今月初八日卯時伏準庚遞承尭使楊端朝恭傳五月二十八日卯時聖旨宣諭或謂去歲邕州之哨此是踏路今歲秋冬所宜預防臣仰見 陛下皇明所燭洞見幾微先事而防務欲周密臣敢不恭体戴念此寇自丁亥憑陵中國其始犯蜀之閬表至辛卯冬取金洋出河洛始犯荆襄逮乙未冬始犯淮堧光

黄之境臣皆嘗以為人條屬驅馳兵間親歷其事至其斡腹之事則乙卯始出叙南戊午始出邕筦臣又以閑閫與之相值前後閲此寇凡其始至大槃擿綫向後來路既熟賊勢浸繁所謂去歲犯邕止是踏路恍如或者之議今年之備比之常歲固不可不加密也所準聖諭慮其突如而來了無攔障惟西江如融柳象潯藤等州皆在此江之濵直透南海于此用人船上下絡繹其間則可以遏其鋒更于融柳二州轂一監司任其責象潯之間復用一武帥統兵在焉如此則是邕宜托裏一重限隔不知其說如何令臣相度事理施行臣有以見　陛下圖回遴備博採人言

不卹庸愚俯加詢度臣切謂建此策者是欲防此虜順流而下東廣所以備水路非備陸路也皇祐間儂賊犯邕順流徑擣五羊此固不容不慮然以臣觀雖寇卻非儂賊比臣嘗見其在淮在漢所用戰船率以索纜挽之而行捨鞍馬而事舟楫終非其所長也若邕城有重兵堅守賊必不敢越之備江而下兼廣西江道不一所謂融柳象潯藤等州非止一江蓋左右江水至邕而會（邕二十里地名合江）下而經橫州貴州至潯州則又添宜融柳象一江出焉其融之牂江宜之龍江皆至柳而會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諸蠻而出所謂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潯州與邕江合始至

藤州而下藤又有北流一水出焉與静江之灘水向昭州而下皆至梧州凡衆水皆會于梧然後合而出廣東封州界今若措置人船防扼置之於柳象則止能備宜融蠻江而不能備邕江須置之潯藤則可然叙者多謂當于梧州衆水之會置舟師一屯控扼以為順流東廣之備益梧之形勢比潯藤尤勝也臣正以兵力有限諸邊之備禦分布不敷只得從緊處應援未暇及此司存素無舟楫見以邕州之請為之打造水哨馬船已造者將百余隻尚以諸州闕之水夫送往如梧州乃二廣襟喉之會米鹽運載之所必由司存亦見委官在彼分司催促今準聖諭當令其與守

臣商議區處此實所以蔽東廣須以東廣事力贍之可也至如融柳轂一監司象潯置一戎帥得人共濟固可分憂但融柳潯象四州以地里言之柳則居邕宜融三郡陸路之會象則乃静江至邕州舊來取馬之路寇不入則已萬一有警自宜融而入皆經柳之東泉（攤柳十里）亦自邕而入亦經柳又便道則經象（北路桂林地平）比之融潯為重廣西監司惟一遞倉方藉之以為闕貳且其司存財賦亦立日惟奉行總所催促綢繆務司於二郡亦恐未必有益于備禦若得一戎帥領二三千人屯之柳州更得千余人屯之象州却可以為邕宜一層托裏之限臣蒙　陛下聖問俯及不

敢不空聽以奏更乞聖裁大槩廣西事力孫名曰闕
静江雖是會府當衝所入不及長沙一郡臣之備敎
手此循斂規模不過隨力措畫捐身報效豈能求備
全籍國家之威靈未致蹉跌幸耳今去秋不及一月
南邊之備莫急於增兵目前合靜江邕宜融欽柳諸
州見戍不過一萬五千人病患在焉雄飛及諸郡日
以添戍為請臣已屢具奏申乞添作三萬人分布諸
郡未蒙處分去冬朝廷調到兵一萬六千人苦於瘴
鄉及寇入境處處告急要之律以荆湖往年戰禦僅
可以守一城耳今一路邊面上下何啻二千里水陸
當備蹊徑如麻固不可以徒手禦敵空言使人也事

閫心腹臣晝夜之所深憂如近者張三秀之言田進
之報雖不可盡信而不可不防兵家所謂毋恃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增兵之急目前委無以踰此伏望聖
慈宣諭外廷早賜處分更与差調一戎帥此來及調
精銳一万五千人據見兵作三万使臣得以布置防
拓廣寬實盱若欵以廣兵廣民充數必致誤事設有
疎漏雖寘臣於罪無益惟　陛下留神國事幸甚今
盡到廣西地圖一本所具江道頗詳同此繳奏伏乞
睿覽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三日午時伏承閤長王仲珪初四日恭傳
聖旨宣諭調兵外廷已取降指揮仰見　陛下軫念
南邊之切今已六月將半臣正此日俟增兵得請為
邊戍擺布之備前遞審具回奏方再申請乞差一万
五千兵湊作三万人以備調用昨日授賓州陳杰申
欵措置關隘乞調兵一千五百人正未有以應之今
得外廷已獲指揮不勝幸甚所準聖旨雄飛宜勉留
之近有書与宰臣乞落階官俟來春當從其意臣敬
遵聖訓已屢書勉其体國新秋在即在雄飛此時亦
自當盡心戰業夫復何說其落階之請若秋冬立功
當出聖恩臣却未敢以私報之所準聖旨若之許為
運未甚好若今秋廣中豐稔只就糴為便臣竊照廣

西餉運自昔所難去歲全得廣東湖南江海並運幸
濟軍食今若之近雖已許漕司發運今早臣再得其
公文欵各分地界却只運至全州自全至桂此一節
正是灘磧去處若各分地界則亦當越全州而上至
廣西靜江界臣不敢違其意見具回文報之已繳申
朝廷但廣西艱得舟楫未免遲緩所謂就糴則歲若
豐稔恍為簡便但廣西出米有限漕司常年和糴不
過二三万石今已準朝廷旨揮將糴米十万石恐不
容更復增益也所準聖旨臣之恩命正不必辭功須
祇拜臣實以數年之間屢乞休致分量已極精力已
衰不當忝冒恩寵所望　陛下保全冬防畢事許臣

歸老田里即拜天地生成之恩所準聖旨團結事甚當推而行之諸郡尤妙臣竊照廣中前此團結蕩無規程今静江以秋起差卻非游手烏合之比將來行之廣郡每州須可得數千人備用但目前講行之初報應未能齊備已一面催促又準聖旨謝濟雄飛須使之人情協一乃克有濟臣竊見去歲賊犯田州突然在前諸蠻俱無預報臣以此思謝濟與諸蠻相給所以乞其北來使之任結約體探之責正欲為雄飛助也今謝濟到横山已逾月所探賊中動息猶未得端的要勉二人同心協濟終覺其意向不能盡同竊照横山係邕管邊面地分更俟後月恐亦只得撤回謝濟令就溪峒便道取宜州點視關隘而回庶免其或相誘責致誤事也又準聖諭柳江等處用舟師為第二重門户如何臣前遞回奏及繳廣西地圖以聞已具陳江道利便惟兵力有餘則然後可以辦此水路之備臣今欲於梧州鬱林所造水哨馬船内留三十隻於梧州岸下以為防把之備所欠者兵耳此須資以廣東之力庶壯聲勢臣已劄梧州守臣及分司商確區處容續具奏聞

奏邊事及催調軍馬

臣今月十三日據邕宜融欽鎮撫司申賍差探邊正將黄成馮龍貴到特磨知道岑士貴狀稱岑從進等同所差將佐探伺韃賊退遁回蹤狀内一項稱去年一項韃人約七八万人至今屯駐大理国耕畬種麥未見出沒之意所有兀良兵馬斃死之餘尚有三四万屯阿毗善闡楚魏建水阿麻地頭夾帶蛮人獵食等事十四日并擬知欽州雲拱申到探事人唐宗奇探到韃虜動息與邕州鎮撫司前項所報事体略同且云意在今秋八月間分兩路前來犯邊申本司施行同日又擬僉管謝濟狀申昨差聞探人田進探邊擬回啤有去路城寺州間探韃冠與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項出莫大王路已申大使司去訖今再遣田進探報擬俟到利州參見知州得報探得韃人自正月退回駐劄大理自杞兩処其韃人在自杞管下莫賈壩造方倉一百七十八座及韃人攻打羅殿國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闊一丈有餘并續擬龍川州黄安宗差人賫狀所探事宜到利州事状一同黄安宗卻有决在秋間行兵之説申本司速作區処臣除已將鎮撫劉雄飛知欽州雲拱總管謝濟所申三状真本繳申密院并劄沿邊邕欽宜融諸州更切精加体探嚴作隄備外伏乞睿照

貼黄

照得韃賊斡腹踰二十年去冬盤泊横山覷邕州犯武緣我之虛實險易賦已習知之矣近準密劄

備到張三秀之言播州楊文之報賊謀正自叵測
今擬前項三報參以前者田進所探賊見辦粮欵
候新秋侵犯不容弗信臣竊料此賊聚衆近境秋
冬不入則已入則其勢必重却非去歲始至瀘路
之比此去新秋無一月自静江至沿邊諸州戍兵
共不滿一万五千人委是兵力單弱無以分布捍
禦設有踈漏處關心腹委計利害欵望聖慈命外
廷檢照本司節次申請早與多數增調軍馬前來
防招庶寬憂顧伏乞睿照
奏催調軍及辭免觀文殿學士
臣猥蒙聖恩再分嶺閫歲月易邁又見秋風南邊探
報除六月十五日已具奏外續據雄飛檄到安南公
牒亦有賊欵起兵再犯之報已於六月二十日繳申
密院敘日前擬謝濟橫山報來檄到鄭里謝全所探
事宜謂韃冦見在九和慕素等処此其進退政未可
測及檄到自犯国王卿句并癸邀等公狀此則不過
欵塹來春市馬之約臣亦已許而報之並已於二十
八日繳申密院訖臣竊照韃在西南盡有諸蛮不窺
蜀則輸廣去冬盤薄右江三月險夷虛實彼已盡知
所賴宗社威靈天變以瘴兵扼於險使之不得志以
遁今參以數報如辦粮如開路如聚兵如欵取龍州
及南丹路賊謀固自深狡而況其間豈無中国之人
陷身賊中從而獻畫或者捨堅攻瑕以其向蜀者而
何廣則尤不可不慮臣故謂今年秋冬不入則已入
則必重此其證候緊慢當於八九月之交見之臣節
次申請增調戍兵近準密劄已蒙差調湖南沿江等
処戍兵共一万三千餘人朝廷應副可謂備極其至
司存非不欵多請亦以力不足也昨日再準密劄所
調兵並令七月初起發今雖其時候其到戍即當分
布邊州防托第閫湖南所整醒軍二千人宣司行下
又數調赴京湖因此深慮諸閫各自為計或遣戍違
期而不至或老弱充數而俾來南邊僻在海角其誰
安守天下大勢猶一身一物不牢同受其弊若邊角
難固心腹弗察患彌丕耳用是不避煩瀆密具奏聞
伏望睿慈宣諭外廷照已撥軍數速賜遣發免有更
易俾得在中秋以前俱到廣右庶几得以隨宜布置
或可上寬旰食豈勝国事之幸
貼黃
臣實是衰老多病精力非壯年比今年秋冬之事
臣揣身任責不敢辭難但昨準恩命陞之觀殿近
已四具辭免聖恩隆厚未賜俞允臣固不當屢瀆
緣臣起自孤遠加之拙樸分量至此已極丐休數
載盡出由衷委無競進之心惟有祈哀君父保全
此晚節冬抄乞骸出嶺其他無所控告以此不敢

冒受異恩非敢重違也今再具公申乞與數奏伏
望特從寢免不勝感幸伏乞睿照
以湘帥申押回飛虎統領程俊及分界運米
二事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臣竊見廣右創闢始者廷臣
建議專倚湖南事力為助皇祐間儂賊一小寇先朝
命狄青從制亦以衆荊湖南北路宣撫而入正以廣
中素非用武之地朝廷當全作規模待之也臣驅馳
三邊今精力已衰蒙恩再牧承之兩年甲兵錢穀固
賴鄰助者多今有一二事關係不容不告之君父一
則司存因創招安邊右軍廣右少有舊頭目人可使
因命湖南飛虎軍統領程俊兼管通其飛虎部下避
役結連逃遁託言改刺欵以免罪湖南帥司遣將捉
俊掊劾已準鐫罷程俊踰年淡築城池連月建造營
寨方責之蒐練新卒備宣勞力今之得罪臣實累之
正恐湘嶺相為牴牾未知所處臣六月十三日已申
密院今忽準省劄以湘帥再申令押回湖南此卻於
諸軍視聽所係竊照諸軍戍廣人人皆願早出豈願
存留俊之管幹新軍臣強之也今施行如此向後戍
將皆畏避豈復更聽閫臣調用將一日不可為矣
一則廣西糧運自古為難先朝平儂遣戍亦是運湖
南之米以給去歲蒙朝廷應副料撥目前幸未闕乏
廣西漕司見運邕宜融欽柳糧運動數十里已窘於
應辦今年廣東湖南雖準朝廷行下運米並未見運
發一粒臣正為嗣歲慮近湖南漕司具申朝廷乃欲
各分地界止運至全州今本司博運本司不敢違其
意若論地界則當至興安縣之大通方是嶺界去興
安止二十里臣去年於興安已踏逐寺院素截倉敖
正備搬博遂移文漕司從其分界止乞運至興安倉
所交受以憑搬博庶几可行今湖南漕司力執前說
只欲至全州而止本司只得遵承但廣舟艱得見盡
數根刷小艑船約僅可得百隻旋雇水夫每船止可
載米三十石一月一運止可般米三千石兼是全州
無倉可貯其令就船交博尤更費力大慮此項糧米
十萬石用此規模雖運三年亦未易了足竊恐有誤
國事臣昔者嘗蒙岩之論薦又受其兄深知謹不敢
失辯今其已自移鎮上項二者實於事体關係臣雖
是告　陛下冬後乞嚴以去而未去以前憂責在臣
豈容蓄縮默臣已各具公狀申樞密院伏望聖慈
容諭外廷速賜處分從中施行實廣右兵食之幸
貼黃
臣竊照相關所申押回程俊其說欵正湖南軍闕
之体統然戍將在邊則當聽邊閫調用亦有体統
若謂湖南軍分不應充廣右軍戍則近日潭州飛

廣軍帥司申請以黃州戍將黃青陞總管充軍戰
事体一同其說新調諸軍恐後報復則後今自會
廣右安邊新軍不復管湖南軍分委無干涉伏乞
睿照

奏邊事已動

照對今月二十日連得橫山總管謝濟三狀一係七
月三日申徼到蔣方六月三十日狀探報拠峨州隘
官報有新韃三千餘人突至特磨稱是替番聞擬八
九月取路出宜州一係七月初五日申拠奉議招馬
官黃祐臣申効用常瓊等於六月二十一日到蠻國
處罗忽見羣蠻趕牛畜入三沙山拠加非阿籠稱韃
酋已領兵到地名謨假要攻生黎又云韃主已差猷
低阿周領兵罗殿要攻鼠郎沙此報先於十八日拠
邕州申到已申樞密院又一項係七月十二日酉時
拠蔣方申初四日得自杞蠻主傳來報韃賊報在今
月初九日持牌護都泥大江又於當日戌時拠路城
州黃琰申乞若撥正兵前來同共防拓以上三狀各
已徼申樞密院并劄邕宜融欽諸邊郡各仰精加体
探深作隄備并劄鎮撫刘雄飛調兵前去橫山措置
防拓及劄總管謝濟併合諸峒候鎮撫司調到官軍
同共守把候續報到事宜別具奏聞惟是目今矣方
秋暑正熾本未當賊動之時連拠前項三報雖是賊
在諸蠻出沒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
橫山之境見得今歲賊謀兵入必早恐其勢必重所
準朝廷增調湖南沿江諸項軍馬欲望聖慈宣諭外
廷劄下催促起發俾得分布諸郡添貼戰禦庶寛憂
顧伏乞睿照

貼黃

臣二十日亦得宜州知郡彭宋傑申所差將佐李
曾等前去罗殿等処体探事宜拠供直至蜀中南
平軍路取播州探到事宜係六月十一日復取播
州出黃平而回至七月十一日到宜州公狀亦已
徼申密院竊照李曾自播至宜其程不过一月零
去賊境不遠本州見屯兵不滿千人今候斷調兵
至欲再以三千人往彼防拓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七月二十六日伏承閤長王仲珪十六日申時恭
傳聖旨宣諭賊兵動息所合預知庶可為備臣仰見
皇明先事遠慮本司自此月二十日連得總管謝濟
三遞肥申十三日到此於二十一日已嘗徼聞外續拠雄飛
十六日公狀亦言賊有欲渡都泥江之報已調張世
雄五百人前去橫山臣亦於靜江見戍人內整辦一
二千兵以備趲戍今日得雄飛二十三日書却俱未
言賊兵動息大緊南方此時秋暑正酷邊境小晴恐

不免大勢必未入所憂在秋深也朝廷所調兵除湖
南一千人今日方到二千人在道將至其餘相去尚
遠見移文催促所有柳州七甲義兵一項人多言其
難用雄飛申來亦不欲其入邕臣已申密院乞別摸
差勁兵二千人矣所準聖諭去歲廣右逃亡計七千
餘人今歲當撫存而關防之臣敢不恭體訓諭但將
士苦於煙瘴雖給以藥餌類弗能瘳邕欽之間至有
一軍而斃其半者忱為可憫重以諸城各有工役未
得休息以此畏避至有逃遁然逃者有數而斃者實
多逃者若諸關遏其歸而發回尚可以法戢之斃者
出於水土之惡殆實無策以救之也自古馬援及本
朝郭逵入南蓋已苦之矣今在戍將士有三四年而
未得歸者尤為可念若今冬幸而寧救其勢只得摘
令折洗不容弗恤也臣每為南方之戍思可繼之策
將來只得多招數千人或移屯以省遣戍計其費則
一耳臣近以靜江城壁將就備禦之人已嘗奏聞於
所部十縣以撫起下略做軍伍今已點集閱備共得
九千七百餘人謹撮其節略編成進冊已別具奏繳
閑他時廣右諸郡皆可類奏雖是廣民素弱未便可
以充戰使衛鄉井助守城壁亦可備數也臣連日得
宜州申南丹莫大榮又為其叔莫異常及異俊之子
大佐以兵圍之此皆禽獸異類骨肉相殘自昔已然
大榮者近方為申請世襲告命發下宜州尚未給付
正以異常大佐等散在永樂諸保延知其報復未已
惟恐或引他寇而入異常已申到宜州却只是諸保
更相雠殺此在本司只得因而撫之已劄宜州令開
諭異常等毋輯其衆并量調兵於高峯寨隂制之俟
其稍定却令宜州委官前去更與支撥鹽錦措置關
隘彈壓之也臣已具申密院併合奏知臣所準聖諭
以臣力辭進職令亟祗拜臣頂踵感戴聖恩深願欽
承寵渥實緣臣自知分量已極滿盈歲運方屯深虞
敗事憂責正亟豈敢榮身以此未敢祗受亦未敢再
具奏申伏望俯鑒由衷許從反汗得託全於封守俾
畢退於丘樊天地其恩未知報塞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初二日承苑使趙思恭七月二十一日恭傳
聖旨宣諭以臣欵存留程俊及漕運至興安皆已諭
外廷從中臣仰見聖造主盟皇明燭遠不以微臣控
請之瀆存恤將校通融漕輸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貼黃

臣近所奏申雄飛及謝濟所報賊欵渡都泥江事
情次未有報到或傳乃是自相欵與生黎相攻亦
未見端的除已劄下密探外併合奏知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近日以来側聞聖躬少親藥餌朝夕露香告天以
祈萬壽所有邊報自八月之初皆已排日具申密院
不敢輕易具奏上勤睿覽已蒙丞相委曲轉聞今年
緣冦入之早兵調稍遲極費防遏所恃宗社威福見
此隨宜區處盡力隄備外臣於昨日辰時恭準閤長
劉導八月十二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七甲義兵已
蒙改調安夫將来招兵備戍及本司以貌起丁安南
丹相殘撫之為宜臣已悉遵聖諭又準睿旨臣之新
淫所宜亟拜不必牢辞當此艱危之秋本非叨榮之
日懼違聖意敢不黽勉倖承臣見消日祗拜續具奏
聞伏乞睿照
奏邊事已急
臣照得南邊自七月末有警節次邊報已申密院自
八月二十八日賊透賓閬浸迫象境牙官軍於未賓
江岸相距旬日竟為此冦蹈淺過渡委是事勢緊急
其詳已稟承相奏聞賊勢既近靜江亦見為備禦計
所恃宗社威靈臣當竭力以圖報國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十七日承閤長王仲珪恭奉聖旨宣諭 陛
下以憂邊之切每若怔忡見此調理臣正恐上勤碩
憂近日邊報不敢數瀆聖聽節次止申密院所願皇
天眷頂聖躬安康三邊底寧四海蒙福臣日夕露香
以禱今歲南邊冦入既早賊勢且熾本司文鎮撫司
亦自節々調兵防遏所恨兵力之少如鼠陸賓閬来
賓江諸將非不盡死与戰皆以衆寡不敵當抵不住
大非去歲之比今賊馬出没象柳間去靜江不遠旦
夕必是有入見措置城壁為備禦計所虞粮畜満野
賊有餘資廣郡城壁多無必肆侵掠最是湖南接境
殘往雖出不易隄防朝廷調到新戍除摘六千人戍
邕郡外見在五千人有一兩日間方到者衣甲猶在
後未至委是兵戍単弱事勢可憂臣自去冬冦退屢
稟朝廷今年冦不入則已入必大至須大作規模待
此敵臣亦以定答之年恐悮方面之寄宵嘗徵之聖
聽今果罹此冦難敢不竭力捐軀以圖報国若賊以
靜江一屯相拒其後或得其不至深入則為中州之
幸此則全望天祐也蒙酋雖覺彼必已知但其奸謀
既入賊氣方盛臣已出榜曉諭亦嘗徹中密院矣劉
雄飛在邕臣得其九月初五日書却未有賊馬近邕
欽蓋此賊避實擊虛志不在小也臣敢遵聖旨富達
人間道入邕以聖意撫諭矣省守陳杰則闇在山寨
然未得其報此後探到賊勢進退續具奏申
回庚遞宣諭
臣自今夏奏聞今秋賊必大入公朝須大作規模待

之節次申乞調兵增戍不圖七月之末即以警告八
月初犯橫山邕州調兵扼其險隘本司調兵扼於賓
閑又遣兵一項戍邕中途相拒於來賓江皆以衆寡
不敵為賊衝散遂賊遍擄江守將提兵遠避本司又
助以兵力俾令控扼至橫塘又為所衝諸將如張世
雄沈彥雄陳喜陳之貴鄭俊李孝信秦安皆以死戰
非不竭力而路經散漫賊勢猖獗卒莫能遏據本司
俘獲真韃阿八只所供乃兀郎骨觧自為此來馬以
三万計步人在外自九月二十二日犯靜江府城径
衝突南門圍子幸而將士戮力奮戰射死賊兵賊馬
斃其頭目賊遂焚燒城外居民次日復來逼城稍遠

本司亦出兵對壘而退自此賊知有備不敢近城但
於數十里間劫寨四村肆掠本司節次調兵攻劫遏
截間雖俘獲亦未能大挫其鋒犹幸桂城近者亟加
修浚粗能支吾不然亦不可立腳矣賊謀捨邕而入
越南蛮數千里而至其志專在輸腹今合今犹以桂
之一屯在焉所以相持半月犹未敢透入內地然聞
此賊已取小路自義寧出靈川興安間去湖南界不
遠臣朝夕既備城守又慮其透漏入衆正此憂虞不
知所出自二十二日以後節遣正路已自捷寨嘗於
九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日十月初四初六五次
令遞兵間道附發申閣密院未審曾未上徹天聽今

月初七日忽有遞兵自清湘小路遞至九月二十六
日庚遞恭領宸翰自天而下焚香伏讀無任激烈所
準聖諭令臣出兵遏其鋒若閉城自守則恐透出內
地令臣多遣兵將前去勦遏臣恭體聖訓伏念臣責
任封守非不欲極力防遏實緣廣右兵戍單弱非三
边比又以今秋寇入之早兵調之緩所有新調之戍
除隨到隨遣入邕宜融欽鄰分戍外續到張文周旺
徐德丘政皆在寇已迫境之時方到桂林況其中多
烏合不能尽皆精銳有所難言而衣甲犹有在道至
今未到者舊戍在桂之卒連年疲劳工役僅能摘陳
之貴淮軍一項以出又不克濟此實氣力補短運掉

有所不逮使臣如在荊淮時有兵有將可以制敵豈
容其逞志至此今準聖訓見與兵帥朱廣用朱煥商
確遣調攻勦已具公申惟恐蹊徑多岐賊謀叵測未
容上寬聖慮然廣右一兩径旬賊馬遠來亦自疲弊
若得朝廷調發勁兵一項自湖南前來會合表裏夹
擊或可掃蕩全恃天祐我宋俾此虜遊魂送死不致
深入而廣右亦得以全城保境則宗國之幸臣惟知
竭志尽力以身報効

貼黃

臣衰老多病值此艱危之時連月應酬憂廢寢食
以心勦手顫不克親具楷字回奏審照此虜今秋

分道大入勢極猖獗司存兵力朝廷所知亦既屢請增調正望得勁兵一項自湘而出或可遏其透漏今賊兵猶在靜江境內相持已踰半月見調兵分頭攻劫但其姦謀在會合委是叵測欲望下都閫疾為隄備共圖夾擊庶寬憂顧伏乞 睿照

奏邊事

臣自九月十八日具奏後二十二日賊馬即突至靜江城下自此郵遞梗塞中間雖屢具公状從間道申容院未必盡能上徹十月初七日忽遞兵自小路傳至九月二十六日庚遞恭奉宸翰初八日即具回奏渡今遣兵五人自小路走傳一去半月至全州道間為賊馬先斥遶兵遣發僅有一兵既引傳回廣牌臣已于二十二日再差官兵唐勝等五人取路廣東度梅嶺出江浙前詣行在投下外惟是一番寇入實出天地之大變盤薄靜江境內凡越兩旬猶有餘騎自賓邕境陸續而到至十月十五日以後過者方絕自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近城交戰此後酋劄寨在數十里外取小路透湘境本司節次調兵攻劫獲到俘酋回鶻及殺死頭目奪到織金袍襖靴帽器甲屢得小捷然不能遏其大勢此賊卒以初十日入全州進遲而下本司見調揔管王勝丘政各部一千人前去追襲所據俘獲人供稱賊以蒙酋發放欲赴下流會合其賊馬自蛮界入邕賓取桂而出由夏涉冬已越數千里近又渡值兼旬霖雨聞沿途賊之人馬亦自多斃但其酋奸謀不淺又以賊勢頗衆必欲斡腹入裏所恨司存兵力有限精勁者少不克扼與勦絕惟有撫膺疾首為之頃刻不遑寧處今此賊自十月十五日以後已過清湘本司所調兩揔管兵已尾襲而往若得宣閫及長沙帥司調得勁兵一項相與會合夾擊此虜弗戢自焚必將送死至此全藉宗社威福也廣西所部如邕欽宜融賊皆不曾侵犯城壁無虞止是自武緣徑越賓柳出靜江而去比虜謀斡腹二十年中外疑之今果出此靜江三百年間不識兵革一旦為其突至委是危道猶賴朝廷威靈獲與軍民僅保城壁但以賊自去冬侵犯之後臣于十二月十五二十六二十八日屢具奏聞賊既斡出蹊徑必須大作規模多調精銳乞以湖南閫臣兼制正慮賊既知此路必由此透漏邕桂雖有城有兵不能遏之亦猶兩淮諸城非無重兵良將不能遏其越而入也臣亦自知今歲年運屯蹇恐誤閫事屢言奏聞今卒不免此賊透漏而下上貽宵旰之憂恨不即死以報國臣近據邕州繳到安南探報賊分數道而入已繳呈丞相使蒙酋不死真可為宗社慮今則賊雖再進謀已中沮傳聞下流兵力扼賊于鄂已伐其奸今兀郎

之入亦自猶羝羊觸藩之勢未必非天之斃此虜也敢望 陛下堅定宸謨勉厲諸閫大合兵力汔平醜類仍須行下號召諸路民兵強壯所至自為防遏不吝齊賞以示激厲此後幸而賊退朝廷別作規模待之臣續當別具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

臣作此奏畢今早據探報柳州一帶又有賊馬後隊餘哨將入本府永福界賊前隊大勢過此已半月鄉民方漸復業又有此寇郤未見輕重見議調兵勦殺窃慮其復取湖南而去已關報全州令報諸司諸郡併合奏聞伏乞 睿照

回廣西宣諭

臣邇月不領中朝郵遞緣自靜江至湖南一路賊馬既入梗塞不通方專人具奏欲取廣東入江浙傳發今月初三日忽遞兵自湘南取間道傳至十月二日廣西恭準閤長王仲珪當日未時傳奉聖旨宣諭臣拜手伏讀為之感激隕涕伏準聖諭分命諸將先事勦遏毋為閉門自守臣職在分閫豈不預為國忍扞守之責實以今年寇入之早兵調之遲靜江舊戍止有五千餘人除摘陳之貴一千戍邕于來賓遏賊新戍雖共一萬一千人除融宜賓欽邕柳已調出六千人外餘周旺張文徐德丘政共五千人皆在九月中旬後方到而賊已過柳州矣（至今衣甲犹有未至者）兵力如此其間又有難言者至若靜江城壁則連年修浚粗能植立（賊至而工役犹未備）律以荆淮守備尤所難言本司初調邕兵張世雄守鼠隘沈彥雄陳喜守賓閼陳之貴扼來賓鄭俊李孝信秦安扞柳江諸將皆以死戰非不用命其如步騎衆寡弗敵悉為衛散自二十二日賊犯城下劄寨近境相持兩旬卒從小路透漏湖南中間命朱廣用等調兵攻劫雖屢得捷然終不能遏其大勢詳已見于前奏此賊自前月望後過已半月今犹有後哨方到桂境其賊衆可知本司近雖已調王勝等往湖南追襲須得下流更調勁兵良將相與會合勦擊方可掃退見今桂兵新舊除調出外不滿萬人賊騎憧憧往來犹恐不足臣以此寇透漏而下日夕痛心疾首恨不能糜捐報國更是頃刻不能自安而力所不逮智無所施臣之憂此大誤去冬十二月十五日一奏已預言之矣此後寇退欲備廣路非得十數萬兵不可同不容仍用強名曰閫之規也臣以衰老多病黽勉支吾于此今雖僅保城守然不能遏截已無所逃罪敢望 陛下察臣前後閥閱不幸晚年來此單弱之地值此異常之變更賜矜憐而保全之不勝孤蹤之幸

奏乞令江淮荆楚兵及浙右鹽丁民船水陸

控扼

臣自十一月初四日具奏後一節以虜衆擁兵深入震驚宗社必重貽宵旰之憂且以道路梗塞不聞中朝音信已踰月臣惟有皇皇度日痛心疾首頃刻不能自存賊兵犯廣右已十旬十月十一月前後隊皆取小路而過湖湘首尾閱月數日間方晝而夜來得邕州初三日報又有賊騎自武緣入馬本司節次調兵出边諸將尽死以戰非不竭力自其至桂出湘亦屢以攻劫獲捷如王勝丘政近日兩戰非不甚偉然賊勢猖獗終不能遏其所入據俘獲內亦有羅氏鬼國諸蠻在馬見得侵蜀擒之寇皆由廣而出矣正如臣今年七月初三所奏賊捨堅攻瑕以向蜀者向廣則可慮也今事勢如此謂當遣兵追襲其後緣桂在賊馬之衝日事備禦又以兵力單弱道遠粮乏未易區處正此商略而賊馬又將至矣今須是朝廷合江淮荊楚之力併以浙右鹽丁舟船水陸控扼不斷齎賞激励戰禦厥可掃蕩此虜以安宗國則生民幸甚專人取廣東路謹此具奏伏乞睿照

奏調兵等事

臣自十一月十八日具奏至閏月三日遣价曾具公狀申樞密院及致書左丞相乞以所稟奏聞今又踰半月日望湖湘海退之報而道路梗塞長沙更無一字閱報意謂湘江深闊若有兵扼之賊未易渡今據遣人探报則謂十一月中旬已渡湘江正以爲疑及又得湖南憲臣胡穎十一月二十日公文則謂賊于十一月十七日已犯潭州城下是果已越湘矣穎公文中備坐朝廷指揮令臣出兵夾擊臣竊惟國家有急臣子豈容坐視前此賊擁衆過桂境其鋒方銳本司兵力有限僅能遣調攻劫雖屢得捷不能遏其大勢徙而賊過湖湘本司即遣總管王勝等部追襲于全州之北幸獲大捷又遣丘政繼進遣賊馬續有至者復于昊川相遇獲捷皆已具申矣臣正欲再遣追襲之師以邕象連報十一月十一日復有賊馬自武緣入未免摘所調兵又往前路設伏至閏月初旬方據象州申到再入之寇已退然亦未見去向本司方與將士商確所準憲司備到朝廷指揮令調邕守劉雄飛出而夾擊衆謂邕城關繫頗重雄飛未可輕出桂城雖有鄒統制朱廣用而桂之一城修浚措置尽出其手見今揔率諸軍晝夜備禦遂于此月初節次調出周旺鄭旺李慶丁湜四部軍馬前往永衡以上會合擊賊并檄差宜州守臣彭宋傑提兵一千人赴司稟議益以戍桂千人共二千人尽皆淮軍令宋傑徙進取衡入潭聽湘帥向士璧憲臣胡穎商確調用已于今月二十日責令起發并已別差官权宜州外

惟是本司自得十月初八日京遞自後不聞中朝音
信今已七旬既未聞鄂寇之退且又慮兀郎之深入
及近據邕報特磨至右江尚復有馬出沒孤城岌立
僻在遐陬氣力既微声援又絕既慮封疆責任之重
又為宗社危急之憂心為之折恨不即殞前項追襲
之兵本不容搞激于忠憤輒以違前所恃皇天悔禍
人心效順下流諸軍村与戮力勦退此賊則天下幸
甚臣衰老且病株守于此目前雖苟旦夕而事力將
竭未知死所尚望朝廷曲加矜恤罔俾遐遺寔戴天
地保全之賜

奏節次調兵自効事

臣不避天威輒瀝危悃上干睿聽臣竊照粒謀幹腹
餘二十年中外疑信相半未嘗大為之備自臣去春
誤膺創閫方蒙朝廷增調兵戍勉支去冬之警臣于
去冬十二月既望即曾具奏蹊徑已為斡開隄防宜
益加備須大作規模待此數若曰一番侵軼亦止若
斯再警應酬不過若此則事必有大誤非臣之所敢
言且亦備陳臣新年二運交併必至身災若頹肽不
退必待誤國而後止乞檢會前後累奏許令致仕請
至再三言可覆也廟堂弗賜體察視如尋常臣只得
勉狀衰病隨力措置今歲戍兵之調自夏間申請乞
調精銳一万五千人湊見戍水陸兵共三万以期分
布防守是蓋亦仰體朝廷兵力之有限廣右粮餉之
不及不容多以為請其實纔得精銳三万律以荊淮
僅可守一郡也鎮撫劉雄飛亦嘗申乞添調万兵分
守鼠隘武緣兩趣廣右無大險阻且無長江大河之
限若欲控扼此虜信非重兵不可廟堂入秋以來節
次行下雖云調兵共一万四千餘人而湖南二千泉
州一千元不發至止共有一万一千人內湖南三千
人黃州一千人江州一千人鎮江一千人以八月半
後到司臣隨即調湖南李安國許忠二千人戍邕沈
彥雄陳喜戍賓黃州董理一千人戍宜江州張琦二
千人戍融鎮江秦安五百人戍柳三百人戍象內有
病兵則留桂至九月以後黃州張文千人建康周旺
千人池州徐德千人淮東丘政二千人方接續至本
司內張文軍大半幼弱而徐德丘政軍衣甲俱不至
時寇已過賓踰柳矣靜江所管旧戍不過五千人踰
年瘴鄉疲于工役病弱者多中間以戍軍到緩僅摘
陳之貴淮軍一千人于八月二十間遣之戍邕至來
賓值寇司存所管新旧兵戍氣力止此不料今歲賊
以六月出師七月犯塞八月初入橫山戍未集而寇
已深邕州始以張世雄張青郝明等千人于橫山扼
賊退而保鼠隘不能禦賓守陳杰以沈彥雄陳喜千
人于臨關扼賊〻自小路而入又為衝散陳之貴千

人扼之來實江亦既數日賊復自下流遶渡柳守王誅復以戍將李孝信鄭俊秦安一千五百餘人扼賊于橫塘亦為衝散士卒戰歿于陣存者自潰而諸將如張世桂沈彥雄陳喜陳之貴李孝信秦安鄭俊皆死之非不調兵以控扼之也將士亦非不盡力以死戰也而賊勢猖獗步騎衆寡弗敵蓋無大勢軍馬以遏絕之遂使賊得以逞迨其九月二十二日突至靜江城下徑犯南門圍子幸而諸將戮力用命與之對射斃其頭目而卻次日再復哨至城下及城中出兵則賊引而退自此劄寨于數十里外相持兩旬節次屢遣諸軍晝攻夜劫非不得捷然卒不能遏其大勢此賊遂取義寧小路遶入湖湘至十月半後方絕本司即遣王勝丘政等軍追襲其後是以有黃沙及靈川之捷若非賊之入襄豈不甚偉儻欲再遣偏賊之後隊鐵尺賊馬于十一月初旬又復再至且據邑象州報武緣又有馬入本司又只得備禦摘兵設伏以待至聞十一月初既聞武緣之馬遲而未來湖湘之賊駐而未去于是又与戎帥商確再遣周旺等軍兵四部二千人及又遣彭宋傑將淮兵二千人前去衡潭會合追襲此本司秋冬應酬大略也伏念廣右素無備具民不知兵臣自去春三月十五日領事即為修浚城池之計踰年規畫僅僅粗全守具就關役未畢而賊已至儌幸與民共守未至蹂躪若使向無立腳之所則一城生靈皆為魚肉而廣右亦皆為盜區矣觀此賊今歲分道而入空國而來雖天險不能扼其入廣之兵雖以蠻傜自九月末過至十一月中首尾兩月賊馬方絕既為我兵之所勦殺重以連月之雨人馬困斃今至湖南其鋒猶且如此本司恃此空虛當此勍敵首尾將及四月軍兵晝夜備禦保固封守良亦不易目前邕宜融欽有城壁處四郡皆按堵如故止是賓柳被賊經過未免創殘漸亦復業撫之荊淮諸邊非無高城深池重兵良將積年備守每遇虜入亦不能遏其進臣于封疆之戚又豈不欲痛與勦絕俾無深入而事勢至此力不足也今者此寇延入內地害及生民上貽顧憂臣猥為閫臣實有不能遏截致令透漏之罪何所逃逭謹具奏自劾以聞伏望睿慈特與付外廷議罪施行

申省乞將男新命收回等事

照對某昨以男杓乞與祠廟以便隨侍近覲邸報蒙恩除直秘閣主管華州雲臺觀緣一向賊兵侵犯道路梗塞莫知其存亡近遣訪問乃知杓得祠之後代未至而寇已入官吏軍民皆已逃散杓亦倉卒避去往投棠應徐大卿俘以隨兵赴援此蓋得之傳說亦未知其的伏念杓試郡圖績值寇失守自當論罪豈

宜復玷中祕之職伏望數奏特與収回新命併罷祠
禄以穆公論

小貼子

某老戍瘴鄉長成止有此子去歳朝廷必欲責
以守郡大非父子之本心今値虜禍若此且聞
其挾印以去不能不重為憂俱又恐其榮司之
請不遂或流落中途或狼狽帰里併乞劄下江
西徐榮應及嘉興府契勘着落索回官印発下
衡州权管併劄湖南諸司照應併取鈞旨

申省状

某己于十二月初三日具奏自劾遣專人陳佺赍
諮行在投下外切慮道路艱阻或未得上徹今再具
録在前伏念某以衰老之蹤當單虛之寄值虺大入
極力以支雖屢遣勦襲之師終莫制猖獗之勢前憂
未釋後患猶虞若非朝廷及今速與更張大為廣右
備禦之規亟議徵臣遺漏之罪別遣時彦多調精兵
則恐殺虜習于往来固事不宜再誤謹再具申尚書
省伏望特與敷奏檢照前申速賜區處将某早議黜
責施行

奏徹邕州捷旗

臣自此月初三日具奏近于初十日因邕管捷報聞
月十九日襲村殺賊俘獲事宜嘗具状申樞密院必
已轉聞惟是賊馬在湘未退南边自十一月及閏月
亦時有哨馬出沒襲村一捷之後謂賊已退遁矣然
蕉州有馬久駐正亦疑之今月十五日忽得象州報
又有賊犯邕境劉雄飛調兵于強山勦殺継以捷告
而賊馬仍自武縁再入賓州至十七日又連得象州
報賊馬于十四日已後來賓之白沙踏淺過渡今已
三日将迫柳州更數日必又至桂境桂戍僅萬近已
調出四千人往湖南會合追襲城中氣力便覺單虛
只得隨力措置戰禦見調兵前路設伏以待詳已稟
之左丞相矣廣右僻在一隅受兵已将半年賊猶未
者未絶可謂悪證且是声援俱絶資儲浸匱要是支
吾費力事勢至此惟有捐軀尽瘁以圖報效邕州
申到捷旗捷狀俘獲人馬甚偉然賊忘于進亦不能
遏其入謹亟遣專人具申密院将士在瘴鄉禦敵不
易伏望諭外廷優與推賞施行

小貼子

臣竊見賊兵駐湘連月正疑其有所待今若又生
兵添入賊勢恐振長涉今有鄧進李虎奇軍又益
以本司彭宋傑所部且鄉民皆強壯可用必保無
虞但江西路徑所當過為之備不容玩忽春今方
新賊勢恐不能久若得諸路兵力會合掃蕩庶早
殄滅此虜併乞睿照

又小貼子
臣此奏係十七日所作伺候邕州捷旗今二十一
日方到已繳申密院又象州申此項賊馬十六日
見在來賓之白沙渡犹未绝通觀鄂州寇退之報
豈勝宗社大慶且得下流清肅則續至之騎必可
併力勦逐伏乞睿照
奏調軍得捷
臣竊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因邕州強山捷報嘗具奏
聞惟是此虜自八月初犯橫山今已半年十一月初
雖已過湖湘而南边游騎仍時有出沒邕賓連于龔
村強山兩獲勝捷俘獲賊馬甚衆狀此賊志在接應
前隊亦不能還其進本司自聞其再犯來賓即調兵
令路鈐周成等于永福賊乃復從小路徑透義寧入
靈川本司又調兵令路鈐周勝路分裴元吉李成等
三部于靈川設伏會合勦殺今據都統朱廣用申十
二月三十日賊至塘下墟為我師出其不意攻入賊
寨殺死賊馬不計其數獲到韃酋生口十餘葦馬百
餘疋委為隽捷已具狀繳申樞密院外據俘獲人言
此項賊兵乃韃酋白銀万户揔把馬約數千邕元報万騎
欲與前隊兀郎會合今雖屢敗其進不已本司已再
調揔管王勝路鈐戴俊領兵出興安前去追襲及昨
調周旺等四部官兵還自湘潭回司見亦過興安界
已劄令兩項官軍首尾夾擊俟有申到續具奏聞所
傳兀郎軍馬已自長沙取岳陽過湖北恐狡謀欲會
于江上今湖南雖有兵慮亦未能遏之此須朝廷處
為下流之備多調重兵早與殄滅臣僻在一隅每憂
國事之急皇皇朝夕未知捐身報效之地所有立功
將士數月戰禦出死入生良為不易欲望諭外廷優
與推賞施行
奏合湘廣脉絡貫通仍乞技劾早賜區處
臣照對韃寇侵犯廣境自九月二十二日突至桂城
界調將士攻擾牽制屢次獲捷賊知前路無兵十月
十一日兩次侵過湘界閏月以來南边仍時有游哨
本司節次劄邕州鎮撫司措置勦逐繼報賊以万騎
駐蕪州未几復窺武緣犯賓境鎮撫司調兵勦殺既
捷賤水再捷于強山俘酋獲馬殺賊甚衆非不甚偉
而賊仍取來賓而入本司與兵帥商確調兵三項令
周成等屯永福周勝等駐靈川王勝等往興安布置
設伏正欲勦逐而賊過永福覘知有兵由小路而入
僅能成靈川塘下墟之一捷比已具申賊既敗遁乃
乘夜星馳而去邊連值大雨如注雖王勝等在興安
与周旺回師會合彼騎我步追赶不及此虜續至却
皆精勁自邕至桂凡經三敗殘兇餘數千人今邕州
又報南边犹有續來之馬正忠其進未已不可无備

方欲再調兵湖南追襲則闕諸回師將士繞趣嶺境
券食即絕又所甚難竊謂朝廷分命闡臣正欲制賊
于藩籬之外而本司氣力弗逮貽憂及于鄰境自秋
春受兵已半年湘寇之在前者未退嶺境之續來者
未絕若非別作規模貫通脈絡有以合湘嶺之勢豈
能紓朝廷之憂往者廟謨命閫此正初意臣衰病待
罪近已投劾見諸奏申今新歲既更匪廼不宜遲緩
欲望廟慈宣諭大臣早賜處分廣西湖南利害相關
不容避遺乞留聖念臣惟知席藁以俟譴斥

奏本司調兵付劉鎮撫往湖南會合

照對正月十一日據鎮撫劉雄飛赴司稟議以被旨
擊賊請兵追襲臣昨自難賊冒死深入未準指揮之
前已節次調王勝周旺等部兵追襲又調宜州知郡
彭宋傑提精銳淮軍二千人直至潭州會合諸閫之
兵夾擊殺賊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據探報人翟亮自
潭州回賫到樞密院劄子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
臣及鎮撫劉雄飛分遣兵將火急追襲如劉雄飛本
號驍將自當選俾向上頭目權守邕州提兵徑自追
勦賊虜以立奇功臣當即備坐前項密劄指揮劄報
鎮撫劉雄飛并備甲朝廷以邕州當賊來路後騎未
絕安南旁伺恐有意外之虞未敢輕動守臣今來劉
雄飛既已提兵赴司臣照得湖南賊馬已過欲往追
襲固不可無精銳廣右賊馬續來未已備禦又不可
盡虛遂選調徐德巢縣部五百六十一人張文彬招
信部二百八人張文黃州部強壯四百九十五人湊
劉雄飛帶行七百三十六人共二千人劄付劉雄飛
收管并就潭州截調彭宋傑元部二千人通四千人
並係淮兵精銳劉雄飛通行節制調用前去追擊吏
犒參辟司官會二十五萬九千八百貫外并支空名
官資文帖一十五道金五十兩銀二千兩官會五十
萬貫發送劉雄飛隨軍備用已于正月十八日起發
訖伏乞睿照

貼黃

臣竊聞寇潭之賊已過岳鄂犯鄂之賊已過江興
賊勢之难遏類如此今雄飛提兵往襲臣已諭令
視賊犯處前去但軍帥領兵在外既向異路必自
能隨机而應又聞邕州自劉雄飛起發之後諸軍
逃者頗多張文彬雖是近上頭目恐難勝任已申
公朝乞速賜處分併合奏知伏乞睿照

奏乞預飭邊防事

照得廣西素係內郡今為虜衝既無天險可恃之形
勢又無土着可用之兵將全仗朝廷遣戍以備諸郡
戰守去秋只緣請兵于朝不盡相應調遣单寡起發
遲緩戍犹未齊虜已先入兼以官軍列守于諸城賊

騎捷出于間道彼聚而衆我分而弱雖諸軍極力盡
死攻戰大勢不容攔遏自去年八月初八日前隊已
犯横山至十二月三十日後隊猶涉靜江之境半年
之間無時無寇近據賓柳所申復有遊騎出沒歎蹄
已熟猿心叵測本路備禦豈容少廢元管戍軍爲數
不多昨來先調宜州知郡彭宋傑提精軍二千人應
援湖湘近又再遣邕州鎮撫劉雄飛提精兵二千人
會合追襲截日通一路八郡所管戍軍不滿一萬五
千人瘴老羸弱皆在數内重以染瘴病死者相繼久
戍思歸逃者不止若至秋防又無此數兼券錢乏支
已逾半年糧道不經僅給數月事勢窮底拱手無策
儻不早作措置切恐賊知虛實別啟狡謀萬一駐足、
賓柳之間必至重爲腹心之患臣雖已籲天自劾跼
地待命但國事所關不敢以罪去而自己欲望聖慈
早命閫帥預飭邊防調遣重兵良將科降券錢糧米
以爲今秋備禦之計庶幾新閫之來得免後時之咎
邊城有備國事獲濟不勝一道生靈之幸

小貼子

臣十二月初三日以寇兵入湘境臣實有不能遏
截致令透漏嘗具自劾奏聞伏想已徹天聽今春
令已深更張不宜遲緩臣衰光多病經此一番寇
變心志已喪精采盡鑠朝夕席藁待罪切恐朝廷
必俟寇退臣處則廣去天遠命帥後時兵戍錢糧
俱成擔閣轉眼秋防關係利害伏望宣諭大臣亟
賜處分施行

又小貼、

臣正月二十七日專人回自長沙得制臣向士璧
書錄示　陛下十二月十二日聖旨宣諭令其貽
書責臣縱寇俾之調兵會合擊賊臣閫命戰衆無
地臣於閏月十八日已調宜州知郡彭宋傑正月
十八日又遣邕守劉雄飛共四千人令其視賊所
向攻擊廣戍無幾除摘出上項人外氣力愈見單
弱南邊遊哨仍前出沒備禦豈容蓋虛惟是自去
秋寇犯透入內地上勤聖憂臣實有罪已嘗自劾
然縱寇二字却出于士璧之以此相中夫力可以
止而故聽其入則謂之縱廣之力所不逮中外所
知若以爲縱則前後邊境虜兵越城而過者豈皆
縱乎臣嘗備守三邊惟以朴實事吾父未嘗誤事
不幸陷身煙瘴創生邊面適當二十年謀幹之寇
尚復何言士璧乃臣舊客臣前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嘗奏之　陛下乞付以桂任今安敢與辯所望
聖慈而深察之伏乞睿照

奏劉鎮撫衡山之捷

臣二月初二日具奏後閏月廣西兵事稍緩未敢游

有漬閫此虜第三隊兩敗於邕賓一敗于桂除夕殘
黨奔竄過湘幸得亟調劉雄飛之出與彭宋傑會于
衡合邕宜兩州之選士及桂之淮戍皆在又淂湘帥
司調至鄭進閻忠進以兵會焉遂成初九日衡山之
大捷臣淂胡穎書以為殺獲殆盡疋馬不返恭惟國
威遠暢虜氣大沮不勝幸甚竊料軍前已具捷旗自
他司申奏矣廣西自閏正以後始報南邊猶有游騎
近淂邕賓象三州所申皆言境内已自寧息去冬虜
所經過自武緣賓柳及桂之二三外邑今自春後民
已復業盜賊亦已消弭其餘諸郡亦自按堵緣所閫
下流未靖一向未敢具申清肅今天氣漸熱江水日
漲所傳清江之賊亦已退回度兩宣閫上下夾擊天
佑皇家虜必北遁此宗社生民之幸惟是臣近申投
劾日俟譴斥未準回降伏念臣重來煙瘴兩當風寒
材力既弗勝膽氣亦已索大為備禦須亟更張匪臣
之私實為國計伏乞聖慈宣諭外廷早賜處分臣席
藁以俟

貼黃

臣淂劉雄飛書見得此捷皆雄飛倡率之力其意
欲得臣密奏推賞臣竊照雄飛宋傑所部四千人
雖皆廣戍又有鄭閻及他司帳兵在焉且立功在
湖南地分只合自湖南制司從實保申行賞乞諭
外廷施行雄飛親書繳奏在前併乞睿照

申乞合湘嶺通融兵粮等狀

照得韃謀窺廣已二十年某以戊午春狗閫于桂是
年秋寇已犯邕境犯武緣賴邕城兵力稍壯隨即勦
退其十二月即具奏繼此須當大作規模以為隄備
否必大誤已未春以後節次請兵于朝乞調一萬五
千人湊見數作三萬人正欲謹藩籬之備而廟堂所
調僅及三分之二且老弱混雜衣甲半無又嘗奏申
更乞于湖南全永閒分置兵屯亦正憂堂奥之虛而
内地素無預備言之不售某職在封守焉敢一日不
究心哉去冬之事蓋緣寇入早兵調遣彼寇已入我
戍未集彼衆我寡彼騎我步彼聚而強我分而弱自
八月初至橫山九月二十二日犯桂城廣兵與賊相
拒亦踰兩月至十月初十日賊始透入湘境是雖藩
籬之不謹而亦堂奥之無備也中間賊始入廣則調
兵扼之前路諸將死戰者七人賊之犯桂則調兵晝
攻夜劫前勦後襲大小何止十餘捷賊之透湘則遣
將越境約兵會合王勝黃沙一捷過全州四十里外
湘人共覩獲到回韃生口一百七十餘人韃馬一百
餘疋與其他斫級三數顆獲馬五六疋者不同若論
其　豈在湖南諸將下遣宋傑遣雄飛以成衡山會
合之捷戰士六千而廣居其四何敢擁兵自衛也江

西之擾臣子痛心然以為盡出廣寇則恐未可其禍戍三邊前後未嘗誤事再投煙瘴自知年命之不偶氣力之不及震鄰延害昕食貽憂已嘗投劾俟譴豈敢諉責前狀之申請正以國事關係朝廷今將更張閫寄湘嶺須當作一家相應蓋邊報自南來有已入嶺境而湘不及知嶺縱關報未必便徹方且疑信以戒張皇若湘嶺合則動息即計日可聞矣兵力有限或緩而有也或急而無備越境而調掣肘居多若相嶺合則兵可通融抽調擇緊處而應無扞格矣糧餉自湘入灘事非切己未免迂緩兼自桂調兵入湘纔至全州便不容批支券食若湘嶺合則糧可平時趲運有急士卒出境亦不至闕食矣又如戍軍久戍瘴地人皆思歸撫卹雖勤逃逸自若蓋自桂二百里外即係鄰境妄意而去不容關防若湘嶺合則逃者知有所畏憚不禁而自止矣最是邕桂諸州皆去天遙邈縱有危急絕無聲援告諸中朝道梗而未易達若湘嶺合則視為統部有警則必遣援矣此外如遞角之傳券錢褚之那融脉給實相貫通情分豈可矛盾妄謂桂所以徹湘〻不可不應桂在湘就命閫臣兼制廣右在桂只須以帥閫而任備禦庶幾聯屬聲勢共濟風濤又何至交相諉責哉其衰老不勝任已是去客利害所在乃為國計非為私計不敢隱避而不言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敷奏裁酌施行

乞與守城將士優加推恩

臣自三月一日因雄飛捷狀嘗具奏後繼以嶺境雖息江西未清主憂臣辱朝夕不遑寧處恨不插翅赴難以圖報效本不敢輕易塵瀆緣事有關係又不容默臣伏覩邸報朝廷頒賞郢湘立功諸將恩禮稠厚其足以激厲人心感發士氣聞者莫不思奮第不泄迩不忘遠者所以開王業之成包荒而不遐遺者所以致世運之泰廣西創生邊面非素有備之地戍兵皆係江淮諸路調入連年苦瘴數月受兵雖氣力之不加而蹊徑之莫窒然其身當勍敵為國禦患冒萬死出一生節次勦殺賊酋立到勞績其效忠用命則與它路之將士等又如桂城素瑕一二年間疲于浚築工未畢而寇至旋立排柵旋辦守具相與保固以護廣右根本自九月二十二日與賊接戰于南門之外一鼓而殲賊頭目虜氣雖大沮而不敢犯而將士登陴防拓披城暴露晝攻夜劫前勦後襲大小凡十有三捷至三月十五日方始解嚴首尾凡七閱月賊兵前後隊凡三過其境而迄能全城卻敵不致封疆之失者將士之力也司存財力無几犒勞既微日夜望朝廷尺寸之賞蓋顒〻如也臣以不能遏賊于藩籬之外雖無所逃責然將士分戍一方全一城之守

者合設一城之功有一戰之捷者合該一戰之賞此
固不可盡泯之也如都統朱廣用竭力後禁究心戰
禦向非此城稍備則一城生靈魚肉廣右二十餘郡
皆為盜區今桂得以苟全者廣用之力也況其屢請
提兵援襄臣以城守所賴遂尼其行然如前後調兵
擊賊獲捷皆臣委之選摘指縱其功尤不可掩臣若
不與之申明則有功弗賞三軍寧免觖望切恐莫不
及羊戰或譏鶴非但今日有關方來臣亦何顏面以
見士卒用敢專具公狀申之密院乞以奏聞伏望聖
慈特賜垂念遐陬畢力王事宣諭大臣特與優加論
賞庶使將士服朝廷之大公効疆埸之死力不勝幸
甚

賀江西清肅乞檢會早命帥事

照對某今月初六日據湖南撥遞軍與備錄到京西
湖北四川宣撫行府捷報右丞相親督將士勦殺韃
虜目今南岸已無一賊一騎一舟江面肅清者臣力
疾捧讀不勝慶快懽抃之至臣竊惟醜虜犯順分路
送死越南北天限之江窺我岳鄂關古今地絕之任
闖我湘廣但恃狡謀之肆逞豈識正統之常尊神武
遠揚皇天順助相臣宣力將士奮忠捷奏屢收虜醜
大擁近者隻輪不返于衡嶽之下今此疋馬不遺于
大江之濱宇宙肅清廟社鞏固此皆 皇帝陛下心

運讚斷身濟艱難仰承一祖十二宗付托之隆丕衍
千萬世無疆之業轉回泰運坐底升平臣與海宇蒼
生同一鼓舞惟是臣衰晚得疾半身不仁調理月餘
愈覺加劇封疆責重不容一日廢事已嘗具奏申
乞公朝早賜區處速命閫帥俾臣生前休致實出迫
切惟恐死須臾以待君父之命欲望聖慈念臣曠職
已久執筆而不能作字不復可以任事宣諭外廷速
賜檢會施行儻臣尚得苟延殘息獲歸故里實拜天
地生全之造

可齋續藁後卷之十

詩

月峽城樓偶作

雲冪前溪洞煙荒兩岸城欽旗雜山色曉角帶江声
駐騎須边静維舟待峽平撇鶿聊從倚一鴈楚天横

月峽重九感懷甲寅

落帽尋盟蘿久踏今朝於此上嗟峨雲收谷淨山新
霽風定沙平水不波對菊使人怀古尓思蓴如我感
時何明年把酒知何處歸到東籬更莫亡

登塵表乙卯上元

領略東風一倚闌凭高便覺小塵寰目窮千古関河
外身在半空烟露間二水護城青映帶四山連野翠
回環英雄易老愁無極境是人非鶴自還

自和

百尺城頭着畫闌當年氣欲壓人寰天椒野馬浮滹
外世事沙鷗浩蕩間俗靡風頹嗟底柱功成身退盍
脩環君看方冊中前鑒辨取輕帆及早還

再和

最高樓上又層闌目短元龍空海寰棟宇地雄千嶂
來金湯天設两江間西風障面曾籌檄夜月胡床憶
佩環光去酒遙心緊悻蜀城雖好不如還

首夏而有秋意

終過清和候淒然感旅怀新蛩吟古砌落葉满前堦
蜀畫遠落榴火春仍駐梲色午自佳憑詩記風土帰以語
朋儕

秋日登樓眺望

徙倚上危梯雲空望眼迷鴈聲秋信北鷹背夕陽西
岸遠舟逾小水高山彼依家林天際是何日賦帰兮

送曾季衡赴省

酌君以江南臘釀之酒祝君以古戎秋著之蘭餞君
以慈恩千佛之筆賜君以洪鑪九轉之丹個呼美祿
壮行色蘭取膝馥香人懷筆将披暖寫今古舟可換
骨起偃凡霜晴水瘦道灩須春和花發登長安妙齡
翰墨富稱藻香堂源委從裁冠珊瑚文采世所貴玉
樹瀟洒人爭看出門而笑着鞭去卻秣許我高枝攀
湘靈詩成看神助論秦賦漢從容間大對堯墀丹地
前細陳蜀道青天难已然遍往證鼇思方来未艾憂
多端當思頭目我吴楚因忽腹背皆夷壺粒珠束桂
楮爛賤魚頼難儲嗟維艱焉老伏櫪筋力盡劍新出
匣鋒鋩寒維國大宝一簡侶維民司命一分寬挽回
線脉異天鑿生意庶可岷峨還直須建策邁晁董無
愧名第聯歐韓臚傳可卜慶雲見會見喜色盈天顏
宮袍新賜鵶鶄弁亓畫錦帰博庭闈欢鄉閭相賀宝坊
又一瑞益使天下欽湘山

重慶閣治十詠

華明堂

要識披圖際逐同枉寫時未應成否論羹德有異衷

尊安堂

堯舜君民學吾儒共講磨一毫如有愧其若此堂何

一慶堂

九重怀并洛一字侈奎章来者思永禁其毋項刻忘

集思堂

先以一識格斯能衆正招要未堂下羨勿徇帳中超

生意堂

碩果食難盡真机運不停岷峨幾霜雪依舊草青々

龍虎屏

不逐風雲去盡求山澤安秖憐當筆者空作畫屏看

友石

卓爾有所立儼然即之温他疑攻玉異交誼斷金存

吟嘯

坐却并州騎行思楚澤漁斯亭看斯客斯意竟何如

横舟

不早浮槎去焉能困水行叩舷誰共語載不盡高情

六角亭

四維風折勢一片雪同規花竹叢間着開樽瀹茗宜

枕上偶成

宦轍驅馳徧四郊老來於此尚投膠綢繆先事心爲碎展轉中宵睫不交貪鼠驅無容出穴驚烏疑恐沸安巢燈殘衾薄新寒力聽徹更籌五々敲

思歸偶成

春来便擬問歸津轉眼江流若許際六十歲翁窮塞客八千里路故鄉心鵑啼几樹徐化思鶴語風簷悞好音只有雲山遮不斷夢々隨棚燈過家林

又

杜鵑一自聽天津南北紛々患轉深籌謹撤桑征戍事憂形怡律老臣心驚閶邊信多忠語長動鄉情帶楚音若得　君王放歸去便陪蓮社訪東林

題空興菴壁五言三首

祥榻一覺睡冬宵五更長滿遞清風入枕邊松柏香

秋盡菊都老蜂猶採蜜忙何如龜縮殼此際已深藏

拂石坐小橋臨流俯清泚松聲與禽聲可以醒吾耳

自湘赴廣道間十詠

永州曉行

桂枕月微明登車幾五更啼破千山曉枚銜三兩聲

李花

昨夜孤村宿春深人寂寞庭前一株李爲我縞中宵

飛燕

曾見誰家燕繞鶯社日臨洛花移種否喚起故園心

蘭花

行盡離騷國春深未見蘭容非隱君子甘老蕨薇間

山樊

不見花開處香浮七里村試從風外覓端是有山樊

古木

古木列官道春風老幹柯炎涼知幾變來往閱人多

湘竹

仮竹起嬀虞因懷二女居君淚夫人淚思欲抑怨欲

蟠松

紅紫競芳叢中蟠一古松春風自來去吹不動蒼龍

桃李

仙李明妶夜夭桃艷當春便將花作主聘與玉爲人

全州道間 六言

竹裏幾椽茅屋門前一樹桃花布䄂萬簪笑語鷄豚社酒山家

巷陌高題儀鳳橋梁横卧長虹十里江山福地蒲城桃李春風

林塢禽鳴高樹溪橋人立危欄芳草鋪平綠野白雲界破青山

過黃州和共山高寒韻 七言

千古江山一覽間老瞞於此膽曾寒凭高要趁乘風志肯把闌情作鴨欄

登壽沙樓和抑齋韻

黃葉荊林霜尚輕蓼花被岸水猶生坐邀一段瀟湘勝元出釣陶手作成

白鷺洲边多古寺翠微陰裏盡人煙當時曾对掀髯笑今問老龍何處眠

江湖已老猶爲吏心境俱清即是仙聊把曆壺着湘菊一時人在小壺天

雪夜不寐偶成

底事陽和尚未回書雲已久未逢梅忽然風遞清香至花在誰家園裏開

窓外風声又雪声初更展轉到三更枕边自作推敲態吟得詩成夢亦成

洪雲巖有和謝之

春近衡峯鴈又回老怀休憶故山梅花期是則江南早〻晚湘南也解開

聽徹虛簷蔌〻声鐵衣氷冷記身更如今休憶鵝池路縱竭龍鍾做不成

夜坐用韻簡劉朔齋洪雲巖

一線春從地脉回工夫先是到江梅雪边竟竟半標別曾向玉堂〻上開

風撼松梢夜作声月昏水戍歲將更五頭不用嫌凄冷滕六分明玉汝成

用韻答紙衾簡雲巖

骨胎盡出先生楮醉夢常宜處士梅席上雪鋪便我
寢帳中風動任渠開

敎他佗存舒卷聲覆寒時與寢衣更價廉功倍人人
墺一幅春風造化成

又用韻簡蜩齋

霜透青綾暖弗回冰侵鶴骨瘦於梅床頭幸有溪藤
製喚起家僮亟展開

僮擁蒲褥不作聲起來城上已殘更卷衾還却披衣
出比際如何睡得成

又和答雲岩

翠箔香鋪晚夢回驚殘樓角動寒梅夜來頗覺風霜
薄問訊南枝開未開

氷柱劉叉素有聲詩簡毋惜僕頻更驚鶩瓦上猶留
伴一宴南風又釀成

湘潭道間農家

三兩人家松栢林翁垂霜髮媼釵荊兒耕婦織輸官
了山茗村醪樂此生

竹外流泉遶屋鳴回頭有水不憂晴春來豈問芳菲
事只辦犂鋤要早耕

登嶽寺悅亭

十年兩度看山來雲瑣融峯特地開辦取藍輿窮勝
處南邊無事嶺頭回

禹栢

來來衡山禹甸之功成手植萬年枝蒼然柯泒孤根
出如見九州疏瀹時

星嶽鍾爲一木奇霜皮剝落額胼胝生從洚水初平
日閱盡青山無老時

衡陽道間

滿林松竹翠交加路過衡陽得幾家門傍粉墻人寂
寂一陂春水數株花

聽徹山雞喚雨聲東風未肯放新晴行人莫嘆泥塗
苦且幸田家得水耕
風看征衣怯晚寒一番春事在征鞍羞聽後騎鳴笳
鼓贏得兒童夾道看

賦新茶

建嶺人誇第一絧湘中發後已先嘗雖然聲價殊官
焙反羌山家氣味長

賦廬山五言

地據九江匯天敎五老看孤標橫碧落百里見青峦
星斗光堪摘煙霞秀可餐何時謝人事賣秫以從盤

過小孤

孤立江淮地中分南北天洪流衡巨塊對峙東平川
屹若壁千仞遠之螺一拳誰將牛女比斯事豈其然

阻風池州界

擬以風斯下胡然日枉兹一頭聊且避入面欲何施
坎有險如此需于沙待之姑陪鷗力季萬里看南爲

望九華

猶記年橋邊曾吟太華蓮浮生春夢耳山色故人然
翠滴層峦雨青横一抹煙何時身此境濯我以清泉

行銅陵道

夜報風姨息晚乘波后平江涵一鏡淨山列兩眉横
依約燃犀處分明倒蘇生榛竹戒舟子勿使白鷗驚

道間苦熱

火傘漾中流炎風撼葉舟熱幾堪炙手矮莫可擡頭
晝困枉爲却宵致扇不休清涼一攝地得此足優游

宿宜興禅房

冬當初月後天欲試霜時永夜絶人語新寒聽鴈知
壯心憂國在老計入山宜莫作邯鄲夢蕭蕭鬢已絲

送子倅當塗

久歷家庭役今依羽翼成此行爲别駕早步可顧城
常整章按佩要持永槃声山林佚吾老有子足光榮

挽賽都官

風槩推諸老霜臺偉壯游握蘭宜入從剖竹乃爲州
早爲庭闈佚晚猶鄉國憂甘棠遺笏在袞袞有公侯
傾蓋荆州日揚旌蘭澧時相爲王事慮猶以歲寒期
筆寄嗟麟絶言忠勿馳追典刑今已矣老淚不勝悲

淡滄陳校勘以詩藁求序答之古靈之後

擬秀古靈基來爲學子師壯心存遠業余力付新詩
闊步雲霄了細吟風月宜老來無數語敢以此相期
先生杖屨所童子躬游書遺我奇哉作非吾老矣能
柳洞懷故老梅小類新咽喚醒黄粱夢書牌二尺燈

丁巳到宜興墳庵

歸來閑未久老去役何堪未遠蜀天北又之湘水南
奔馳緣未足辛苦分當甘徒羨林泉適長年在住庵

和晦庵先生定王臺韻

前王千載後興代幾人來漢事一杯土湘祠數仞臺
小容青扶揖樹影緑周遭客有登臨者猶存陟屺哀

送子倅宜春

已佐當塗郡春臺再往臨勿言官是贅常以國爲心
勉勉思全璧頻頻齊祇金史君天下士深雪奉規箴
愛子無能任恋親猶欲留肖堂斯室就不稼自禾收
持此一廉往倬然千里游彼邦存學記題後勿貽羞

登青沙和柳齋韻

境占祝融勝槙從盤古來車航一都會興鬱幾樓臺
遠水便鷗狎前峯約鴈回當思牧民意保養甚于胎

跋衡山曾府持示秀溪翰墨

故人木已拱妙墨尚春溫三復家庭語一如樽酒論

竹林毋負藉蘭砌要追元宝此㧞圭璧流芳在後昆

行湘潭道

古驛湘潭道人家松竹林山連梅外遠春入柳边深
征騎雖欣霽耕犁久望陰貂裘嗟已弊㧞怯老寒侵

宿梅下

春事已十一梅花後雨三青煙回野燒翠藹護晴嵐
風暖雁將北日遲人漸南病餘宜緩衛勿用客程貪

宿千近市晚行

夜宿三家市晨征十里程竹輿衝霧去草屐帶霜行
無犬花村吠有雞茅店鳴湖南真樂土鄰析莫相驚

宿中洞

松老傲前嶺梅疎卧淺溪避風巢上鶴喚雨竹間雞
野迥夕炊牧田乾春未犁路逢人倦甚只向近林棲

宿厳市

登陟天㧞暝棲回日已西形軀一萍梗襟袖半塵泥
失道松成徑誰家花滿蹊定羞疑望遠煙草正萋〻

過衡陽晚宿

雨後春寒力山前夕照斜身㧞尋壘燕声雜宿林鴉
過嶺尚十里隔村能幾家毋嫌茅店惡窓下有梅花

將到永州宿村舍

野宿孤村迥山行十里荒猜眠衾草壞馬踏落梅香
入眼春晴薄打頭風勢揚莫嗟登陟苦明日看瀟湘

過永州道間

雨久農憂爍風多客苦埃㧞寒鶯未出將社燕迷來
桃放紅凝臉梅飄粉褪腮春山如舊識一笑病顔開

永州城南一士夫家可愛

二水城南路誰人處士家不爲軒冕累盡洗市塵華
庭立竹千箇墻留梅數花吾廬歸未得對此重咨嗟

道間紀事

漸遠零陵道前瞻驛賖路傍多古木村外少人家
凝眼雲邊岫薄情風落花堪憐艶陽月泪〻走塵沙

自和

旅頃飯足飽村帘酒莫賒暮齡嗟客路春事屬山家

厳長竹將笋梅残李始花問翁何處去嶺外有煙沙

入清湘界

漸近湘山境土風清且饒林峦接墟市水竹帶溪橋
焙出新茶煮帘垂老酒招春和民氣樂幾日是花朝

和清湘驛顧齋韻

天與粤相接嶺由秦始開隔林禽散亂尋壘燕驚猜
芳草春無盡長亭人幾來山川作時雨萬里洗煙埃

過興安塔寺僧以先世詩來偶賦

嶺右水分脊湖南山盡頭壓声通海遠塔影插天浮
香接宝坊界星聯銅柱州祖孫九幾到亦是宿緣不

入興安界

路入巽安境風光異昔年山川雖好在井邑頓凄然
雨打半頹屋煙荒未闢田起丁徂羅急官府爲防邊
過靈川縣
去去靈川境晴嵐帶暮煙檳榔新蒴市榕樹老參天
春委土於水犂資手以佃凄凉海天角何事羽書傳
己酉六月阻水于宜春道間楓樹客有錄示者
去國二千里離家五十程尖歒無計避憂患以身更
誤矣驂鸞句傷哉紙幀情何時拂衣去蘂葦保餘生
挽史魯公
往濟由身致安危注意深威名振夷夏歲月付山林
世望一老在天胡二豎侵盖棺公論定不泯是人心

自出叔衡下嘗從稷嶷間舊游今歷落往事幾危艱
化德哀辭痛酬知老淚潸哲人今已矣鬼夢遶鄞山
過江陵寄陳次賈
檣整往解蜀山彷歸舸往行老錢分楚國吾詩新令
尹覇陵嗜識故將軍相逢舉酒醉江月一笑劈書訪
岫雲乞得身閒了無事但知耕鑿感吾君
岳陽送曾順甫還清湘
度嶺來荊又戍西驚濤險棧盡同之七年相與猶一
日萬里偕還分兩岐君隱我歸終此世空坊君到也
何時交情果未輕捐弃回首毋忘贈別詩
過鄂渚登南樓

壯游幾度上南樓今度重來二十秋俯仰之間只猶
昨登臨何處是無愁好山常在世青眼此水如斯人
白頭老矣未闌明月上歸歟笠澤有扁舟
和劉疏軒西堂韻
因君郢調問前蹤賢者斯能樂雲宮四海香名褒字
外百年公論黨碑中癯然鶴骨存生氣寂甚鸞膠續
古風留得墨池芳潤在草元猶可憶楊雄
和疏軒琵琶亭韻
高亭俯瞰蓼蘋洲人老香山月白秋過耳好音堪一
笑傷心往事只輕漚休嗟塞上明妃調且送江頭過
客舟壯士首爲兒女淚柔腸一任惱蘇州

望富池卷雪樓作
忠貫義烈勇冠軍虎臣勳烈在三分江東丈老猶王
我天下英雄有使君萬頃怒濤翻白雪一樓晴靄揷
紅雲我來多謝神鴉力風送牙檣意許勤
阻風黃盆口
三日江行兩日風短篷欹舞浪花中危疑正費須臾
忍靜定將收造化功休嘆退飛猶六鷁會看遇順若
孤鴻挽回一息南薰力穩送征檣秋甫東
戊戌冬護軍援廬濡自栅江入今日過之恍
然如昨夢因成
隔江屯塢自猱吴猶記狐軍出此塗閱十九年如夢

竟歷千萬里幾馳驅月沉荒壘馬橫塞風捲寒沙鴈
宿蘆憶着當時身是膽歸休毋更老江湖

阻風固城湖

歷峡浮江萬里歸一湖乃尔尼留之由吾天籟偶相
值豈汝川靈敢肆欺上水雖饒趨下便北風會有轉
南時浮生只作無心看何用咨々咄々爲

固城湖边即事

孤舟橫岸水潺湲野色天成一段閑十數牧児黃犢
側两三釣叟白鷗閒叢々煙樹誰家市淡々雲峦甚
處山風定浪平歸路穩更無魂夢到蕭閑

道間即事亦有關而感慨

八載天涯喜遂歸吳鄉當暑亦相宜若熏陽美慰久
間鱸買松江更一奇老樹經風惟柳長新田得雨未
秧遲不因看鏡驚頭白將謂情怀只舊時

道宜興舟中見雲川諸山

八年不見此山青一見殊增老眼明鬢髮已從霜露
改翠屏只在水天橫鐵壁不染昏秋色久間相於若
世情朝興夕佳常領略去来争似釣舟輕

術士余雲谷求詩和永圖韻

心悟元机妙不傳家雖谷口近平泉且談方外山林
樂休說人間將相权世事何如难逆睹吾生已矣莫
多言未能免俗聊相問更活耕桑得幾年

初到善权香火院

守有宗盟幾百年洪恩斯錫出先天三生香火前因
在一段林峦舊識然華表鶴歸今豈異葛陂龍化古
尝傳更須行脚江湖了来結雲山不盡緣

丁巳閏月六日登岳陽樓

二十年前典此州經行中又幾春秋青山面目元無
恙白髮形骸秖自羞客子登臨知有酒古心憂愛在
斯樓凭欄慨想飛吟過水椀杯拗芥視舟

長沙郡齋中夜聞雨不寐

蕉花窓葉和燈前全似江南鴈到天漸老那堪秋意
早不眠那爲雨声慙學儒不力恐非設著異何心神

足旋喚醒幾番閱塞夢蛩吟四壁只年々

徐介軒赴召經從二詩送之

天賦經綸滿壯怀飽於揚歷老其才江東見謂異卿
比今世誰能舍我哉嶺表分弓寬上顧佳頭弄印後
公来玉階宜聲忠言告闕說天边有詔催
秧判平山十五年喜迎召節下楼船交情一見歲寒
在世事幾番春夢然我亦将帰謹佚老公今此去顧
登仙一盃且酌長沙酒莫憶燈碁話漢边

郡圃木犀開第二花

蒼々仙種自誰栽一度秋光兩度開故遣宜花裝世
界重教金粟見如来香於月下開樽對意似霜前把

菊催生怕重陽風雨近亟須領略莫遲回

登定王臺

漢恩列土育如春留得芳名遠到今幾換人民此城郭旧園闤闠有山林見長安日存吾敬望大行雲契彼心忠孝永貽千載後絕勝易水築黃金

羽旄鐘鼓舊曾遊瀟葉官花迹尚留耆老遺聞秦雍土登臨偉觀楚湘州月明故國存千祀木落空山又一秋極目長天詩不盡西風吹雁使人愁

九日登壽沙城樓

偶因黄菊到城頭手攬瀟湘一片秋西北黄塵清遠徼東南紫氣盛中州衆山環拱皆衡麓二水横陳是橘洲且酌芳樽酹千古去來鷗鷺自沉浮

自和

老態龍鍾雪滿頭黄花招我對清秋東籬幸可安居土南服何堪典此州莫憶風巾遊漢渚早呼雨笠訪滄洲明年把酒知何處預約家僮釀蟻浮

立春後登裴公亭時已解郡組

公餘羸得片時休徙倚危亭豁倦眸屹〻独存今獄阜滔〻不盡古湘流徒看雪意微茫在頓覺春光駘蕩浮牽酒莫論今古事只將身世付沙鷗

登妙高臺

占得湘中地最高山川端欲助人豪韓蓬江海通吳會蘭芷汀洲帶楚騷人住翠微藏夕霭水連碧落見秋毫闌干立盡家何許徒賦歸心折大刀

和蕭石城袖示壬午李漕華夫勸駕詩

關三十載墨枕新公是當時第一人馬革伏波懶立柱羊裘嚴瀨老垂綸觀賓可以觀其主在子勝如在乃身多少汗顏君袖手憑誰奉酒問穹旻

道間見梅

處〻索笑幾逡巡不得春風不肯春忽覩冰肌傍官路相逢霜鬢在征塵怜渠孤迥犹寒峻慰我漂摇類故人犹賴東君不惜弃枝無南北一番新

衡陽道間即事

衡山九十里衡陽風物熙熙冠楚鄉古木千章屯翠幄小溪數曲卧虹梁雨蔬旋摘充庖美社酒新篘透甕香村舍春長無一事門前車馬任裴忙

午行即事

數日征行喜得晴山明溪秀翠爲屏竹間梅出數枝白松外山横幾疊青人漸採茶登瀧阜家多釀秫市卸亭短與午因凡成夢雨〻枝禽爲喚醒

過衡州值雨偶賦

行盡瀟湘第幾山短輿軋〻貴踏攀柳边官驛堠十里竹籬人家屋數間宿露弄陰風料峭春泥障路雨斕斑韶華衮〻成虛擲強托清吟解病顏

入祁陽縣界即事

境入祁陽驛堠迎道旁煙火頻蕭〻茅閭叢篠路荔荷逢舍店柴人寂寒市粒頗艱緣歲儉野芳交發自春饒秩蔡勇過黃巖嶺知瑀精忠吞聖朝

宿祁陽題縣驛

垂〻白髮老相催來路崎嶇數又推萬里備更霜雪苦十年重入瘴鄉來休思往事驚鴛去恍類前身化鶴回行盡瀟湘春脉〻故人惟有道邊梅

永州四十里頭偶賦題郡驛

病軀羸馬陟崔嵬撲面征塵拌撒開萬古春愁借山隔幾番風信把花催染成湘淚笑隣竹飆作詩粧嗟辱梅撚盡吟髭無奈困亞呼若棿勝村醞

道間梅花可愛感後無復存者

可恨封姨妬王奴飄殘羽袂委泥塗香余江路詩傳甫影落孤山仙去遠桃李兒曹從後我竹松朋友肯疎吾夢回紙帳身爲爍淄浔梅逢數尺困

離永州宿愚溪十里村

冷落愚溪十里村暫容車騎慰柴門松荒頓憶陶潛隱梅落難招宋玉魂累日有風春自暖今宵無月夜雞昏勿令鼓角鳴行悵田舍將疑有戍屯

晚宿大塘市

僕〻征鞍日向西相將山色界湘灘農多火種春猶燒客每露行朝未炊燕傍人家柁細魁馬行官道似曾知眼前風物紀無盡勝費吟鞭幾首詩

宿深橋驛

湘浦饒春已着鞭依稀漸近劝耕天山櫻花落紅飄雨野草燒殘青入烟雲接嶺頭陰漠〻泉流澗底響消〻嚴關雨入知非偶重扣宝坊占宿緣

轎中午困啜茶偶成

行盡湘中一月春霜髭幾欲染緇塵山無重数幾何路花不知名俱可人午困得茶聊吻潤春愁着柳亦眉顰天教早辦公家事乞取身歸笠澤濱

夜雨復晴

雨欲今朝忽又晴客塗憂緯爲閑情木多未葉春幾槁桃已皆花水未生宿麥既牽秋壟種新秧止僕早田耕蟄龍何處深淵睡乞取霆声爲喚驚

至清湘驛和巳酉壁間韻

氷霜染得鬢毛深又復鈎輈瞻嶺岑老馬已非筋力舊好山重見面顔今地饒風物皆春意天念塵煩爲午陰轉首十年成一夢龍蛇满壁富新音

將至桂林戒毋作詩飲酒

謨領元戎太乙旗提封四履鎮南離旋倪争向道塗看名姓亦爲蠻徼知時務正殷毋事酒春光雖好莫言詩經營都了家山去此是從容觴詠時

勸駕桂林鄉舉

十年復此泣文盟喜得名邦歲貢英宴啓鹿鳴珠服秉堂開鵰選玉連城梅花雪裏傳魁信桂子風前送客程若到天庭問南事細陳長策為銷兵

送子守衡州

鴈峯自昔號名州尔既难辞我莫留臨政毋忘宣上德持身謹勿遺親羞當令民誦循良守罔俾人譏恩澤侯國事正殷宜黽勉明年吾自問歸舟

己未元日寄子

子在衡州我桂州兩州相望共承流天回北斗又華旦人立東風正黑頭新歲五更三節序老夫六十二春秋何時共對屠蘇飲應念孤雲為倚樓

別叔瀘師朱把材太社

猶記衡寒沂峽來相期偕至亦偕回朝廷有詔許歸老瀟岳無人值借才顧我凋年嗟已矣如君英略勉之哉度瀘要了經營事心放公平手放開

過新灘作出峽竹

蜀道登天难尤难沂流入自峽上夔渝江險灘節寄前年衡寒來水落且石出寄命竹一縷寸挽退或尺旬宣愧罔功征戍幸逭責仁哉聖主恩有詔許歸佚匆匆乘月下初值朱明律常年桃漲後此際梅潦溢危灘若釜沸驚湍如矢激今年獨何異水勢平於席僅漆半篙綠穩泛萬頃碧縱橫順瀆漳隱見辨沙磧毋庸事盤灘了不惧觸石一日涪州崖三宿雲安邑灔澦露山骨底柱屹中立巫峯披宿霧奇哉翠欲滴建瓴高屋易百里一瞬息安然中流坐恍若前山失舟輕雲鳥過岸駛脫兔疾伊誰以新名此水意纖濇黎明報船步發尺長一丈波臣信有助棹師喜何劇前竿莫後柁櫓六視聽一招呼左右向心手應相得所取無整差其大如繩直載聽洛川祠不遠西陵驛倏為飛廉怒捲起良濤白篙逢楸欲舞纜豎推亟凡我同舟人相顧凡動色共言太川涉曉為迅諸易古諺固有云飄風不終日須臾棹歌發安危在漏刻衰遲嗟我生險阻几身歷萍梗徧江海星霜老疆場此行亦良若豈敢計終吉始入凡四月今出僅更浹行止非人為扶持有神力瓣香薦壯酒對越寸衷亦自茲丘樊歸謹無以形役晚來賀平善詩以紀其實

阻風太湖沙穗港

歸程雲边來四旬六千里瞿唐過灔澦洞庭至彭蠡涉歷天下險心有如此水揭來太湖濱到家步纔跬胡貽蜚廉怒相挾馮夷氏驚飈晝而作駭浪暮不已令人向洋嘆可望不可逆組練前陳抱銀屋平地起逡巡問維楫飄泊委蘆葦歸心若何遽短棹姑小艤嘗聞强則避事當順而理千明遲解纜天宇果新霽

金烏甫生東魚龍首俱弭上下大圓鏡四面平如紙
天公翻覆手風后吹噓是巽轉而之坤帆去隨所指
出湖且入港曾不片時爾前津問錫麓弗遠尺有只
舟人顧相賀昨憂變今喜我生客江湖噫嘻嗟老矣
可以速則速時當止則止豈惟行舟然世事只如此
由茲石塘出此去皆坦履歸來荷聖恩全家賴天賜
息陰亟休影杜門以卻軌

題張醫諭活庵

用藥如用兵命醫猶命將医良則身安將良則師壯
表裏孰虛實存亡在俯仰能出康濟方憂慮危急狀
活法雖指闇活机寓心上活國與活人一忠乃可伏
我賴將皆方虎醫兩若四海生民舉無恙

湘南樓落成和株書記韻

樂郊從昔推南州今控西鄙猶心喉碧虛境界當登
覽前賢故址存風流斯樓枕江屹雉堞俯瞰寒碧潛
蟠蚪夕佳朝爽在几席岸巾拄笏供遨頭邇年胡雛
肆狙伺南北不間風馬牛經營壖壑備亭障旗般讙
亮雄誰樓巋然東壁乃頹角適與壞會將誰修斯何
時也事斯從或者食肉非良謀綿邈昨夢閱十載不
謂白首重來遊雖然左腹證日急類拾斂棧窺江油
棖茲罅漏弗補葺毋乃閒暇忘綢繆梓人餘力建重
屋吾意正豈舒吾眸三湘百粵類砥柱金城頹〻江
浮〻黄茅薰炙鳶墮水不費矢鏃空群酋疇其載筆
紀崖石落成且也陳觥籌葉嗟甲戌繼賁譬城沂亦
做書春秋吾皇神武光四表自此醜類豈復能虔劉
佳哉此詩幕中彥孤凰一鳴驚群啾帶參梅雪又絕
響眼前有景君蒐收謾搜枯腸欲紹續抵覺頹汗包
辭羞

挽尤端明 四首

身際乾淳盛家傳祖笏堂與刑周大雅人物魯靈光
學博千鈞重明時一鑑亡哲人今已矣夢卜負岩廊
淩江無故老文武少全材金玉其相者朝廷有幾哉
鑒坡資潤色亮幘壯規恢孟展經綸蘊登調鼎鼐梅
自入烏公府受知三十秋水魚承雅眷風鶴記良籌
一意人才進平居國事憂綠桐宜東閣誰似子期不
憶昨過湘水公歸問錫山惜時為俗累欠往拜師顏
不接親温醫疇其念險艱莫持雞炙去老淚不勝潸

庚申病中作

六十三年憂患鄉人言晚景尚悠長不知氣鬱致痰
厥忽爾異證生微茫操修弗遂仁者壽治療倍費医
之良今將累日未痊愈自知不善攝養貽天殃頭目
昏眩手足不能動偃然一榻殊徬徨光揺兩目眩無
寐汗流四体痛欲僵縱然未即致幻化惟恐癈棄難
安強人生修短固定數不必以此縈吾腸枝披葉瑣

侍風寒根本弗固安能當平生蹤跡等一夢未必可保風燈光紀女滿前無顧戀家山何許莫思量是非得失一句斷萬事盡付之遺忘寧神定慮聽造物至此收拾廿歸藏門前風月正清朗符到即去庸何傷珍重諸公各宜自愛

記十五夜星犯月

兩月之前星入斗晦昔之夜星入月入斗前史驗虜走入月韓詩應敵滅昭然垂象不輕示適驗天心厭胡羯此胡蠶食諸我盡雲擾中原野流血去年突然渡江左幾欲長驅犯京闕使其得氣不摯敗延及生靈禍何烈衣冠正統幸賴佑依然天塹限南北乃知碩果弗盡剝東南生意不終絕吾 皇修德務飭己悔悟一念足對越正當歲星在吳分不待一言退熒惑胡運百載天將云兩星炯炯豈虛設自今有道守四夷海寓一家混吳越病夫得復見太平願以餘年老農業

庚申十月自桂歸資壽作

三載煙嵐在嶺陬幾番清夢到松楸每憐老子身閑塞長憶童時某水丘今得歸來訪漁隱不妨高卧老菟裘攘鞍躍鍱成何事徒愧平生馬少游

歸善叔謝福岩

強健南遊抱病還鬢毛剝落足蹣跚喜觀雲衲翻前約莫聽家僮說舊宮幸免如陵羞在寵將期同歷老於盤當家公衆師指出更向三山石上看

勉時思玉和尚留

面壁若十年桑下者一宿時止則止行則行可久則久速則速時思老子若硬人孤雲其心身槁木三年牢落此山中禪衲爭歸衆魔伏平時秋定方外交白石清泉正相屬我歸師去人謂何毋乃欲善其身獨巾瓶到處即為家何必江湖若馳逐若還飛錫出門去此一瓣香誰與續得住且住則為佳敬以此為上人祝

福岩丹通公安贈行

記得桂林臨別物師緊閉禪關又被如來牽率未容高卧雲山

淛境欲留師住淛人爭望師來要是因緣未了不妨兩地來回

方藉名山作主胡然舊席重開了卻江湖願力切須早早歸來

餞管制幹

畫諸三邊賴一賢憐余東下病纏綿驅馳不憚數千里繾綣相於十二年我老已辜康樂屐[illegible]君行快着祖生鞭祗愁無力堪吹送雲意無無餞去船

辛酉首夏余雲谷自四明來訪且録示丙辰

年所和永國韻恍然喚起昨夢嗟壯健之不可復得今病廢無它問護書五十六字謝之時病稍未愈

禅榻相逢六載前當時𩦪力尚堪鞭繼更煙瘴為形役徧歷風濤不意全忌舊仙游嗟已遠老媚孫廢抑誰憐而今莫問人間事淂正狐丘是甚年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十

可齋續藁後卷之十一

詞

蘭陵王 甲寅初度和次貴韻

問渠蓋天設金城鐵壁西風外依約鴈來還振關山舊秋色三秦聽漢檄遠恨綿綿脉脉頻年事虛擲桑陰褘允諸人竟何策 彤弓誤珠錫怅活国難醫株世須佛平生本藉毛錐力对弦矢初度滿頭白髮何堪兵衛壘盡哉咗青史陳蹟 潤石數王績任挈缶乎天此樂何壺奚須太息驚前席望天閤休待夢如鬨翼柳邊春後放定遠出西域

入声甘州 送吳峽州

問西陵治比漢河南若為還東帰正峽江衮衮中流我共一檥杭之倏聽攀轅告語公去矜稿誰頗有甘棠在人口如碑 百尺樓頭從倚記綢繆桑上幾對燈棊指鷺洲何處心事想鷗知向江湖毋忘魏闕正吾皇當饋急賢時經綸事更須玩易勿但言詩

水調歌頭 甲寅壽吳參人

序正象占琥吉叶夢維熊羆隨金果出世香滿小山叢鐵券丹書家世朱閣青氈步武名字在老聰鵷鷺健雲翮聊尔待西風 功名事書劍東笑談中江濤衮衮如此天豈老英雄先我甲庚三日伴子春秋千歲何幸舉樽同歌以壽南澗穎學掾軒翁

臨江仙　甲寅中秋和劉舍人賞月

同此三秋端正月地高先得光輝分明身世玉琉璃不妨人未老長共月相期　我有芳尊供翫事從渠魏鵲無枝直須飲到五更時大家眠玉界莫羨宴瑤地

水龍吟　甲寅中秋

楚鄉三載中秋倚樓輙值蕭〻雨澄空向午廉纖數點又疑虛度卷起雲鬟擊開粧鑑喜瞻眉宇問常娥半鏡闕何關矣元不老只如故　見了悄然無語但今人不堪懷古老蟾應記舊時人物孫劉陶庾俯仰甯空陰晴何恨芳樽頻舉問他年憶取今宵人如許

月如許

水調歌頭　再賦

可愛十分月都無一點雲清光是處皆有渾不許人分獨是大江深處一片水晶世界勢翡有微痕生到夜深際萬籟寂無聞　與諸君同一笑奉芳樽素娥自有佳約何必命紅裙頃刻參橫斗轉歸去華胥一覺翫事任紛〻我袖有玉斧當為整乾坤

眼兒媚　和八愚叔韻送之

公歸東里我西州楓荻楚天秋烏檣轉首莫雲江樹落日沙頭　瞿唐此去風濤惡寧顧買胡留明年春晚松江笠澤歸約追遊

大酺　和陳次貫陪竹韻

對劍花凝茄葉捲天宇塵清声肅樓船催解處正日戈夕照風旗西矗虎戰龍爭人非地是形勢昔雄三國景升今何在悵婆娑老于吳堪荊牧豈自古常言力寡關智〻寡如福　西征非太速奈臣職難負君王囑嗟往事祁山抗表劍閣刊銘祇成空軸喜聽平安信豈止為區〻一竹坡蟲類笑談逐王閬歸老不顧封侯食肉頤送太平舊蜀

浪淘沙　舟泊李家步

斜日掛汀洲帆影悠〻碧雲合處是吳頭幾片塞蘆三兩鴈人立清秋　柳外莫停舟休問閑愁人生江海一萍浮世路相期如此水萬里安流

八声甘州　登紅清樓

上巍樓指顧劍東西依然舊江山悵誰為荊棘委渠天險薄我風塞金甌經營幾載鴆鴈尚漂殘一片迷棋局着手良難　猶幸紅旗破賊有竹边新報喜聽平安問紛〻遺事一笑付憑欄顧天驕五丁壯士挽岷峨生意與春還斜陽外夢回芳草人老蕭關

滿江紅　乙卯詠海棠

纔過新正能幾日海棠開了將謂是臙猶未足嫣然何笑一片殷紅新錦樣天机知費春多少更芳期不待燕黃昏鶯清曉　花舊說南昌好花宜占東風早

想香霏地近醽和偏巧佳句流傳千古在石湖不見
坡翁老倩何人寄驛報家山教知道
自和
自入春來花信費幾番風了先付與紅粧萬點蒼顏
一笑舊說況香亭北似今雖濯錦江頭少最可人枝
上月寵春煙含曉 享會拚花王好嘉聘惜梅花早
對芳容細歠天然新巧羯鼓不須催太甚寬裳易散
梨園老任杜鵑猶自殿韶華呼般道
謁金門
風又雨芳事匆々如旅借問甚時纔百五東君渾弗
顧 紅紫園林幾許攢箇數声何處桃源連天歸未
去客和春且駐
又
春且駐休惜殘紅無主搦色青青還未絮牡丹猶待
雨 金鴨況煙一縷人在紗窗覓句夢歸家山三月
暮隔簾聞燕語
水調歌頭 暑中得雨
今歲渝州熱過似嶺南州火流石鑠如鐵尤更熾於
秋竟日襟常霑汗中夕箑無停手幾至欲焦頭世豈
乏涼境老向此山囚 賴蒼靈憐赤子起龍湫刹那
頃耳天瓢傾下足西疇蕩滌兩間炎酷蘇醒一番枯
槁民瘼庶其瘳清入詩脾裏一笑解吾憂
又 蒲制帥以喜雨賦為壽和以謝之
兩歲是六秦萬里客他州一眉新月西掛又報桂花
秋想見吳中稚子已辦秫田數頃更種橘千頭堪笑
新亭酒空效楚人囚 飯甘麤衣任惡屋從湫世緣
道眼看破闢早問先疇這脈清涼散子多在蒲坊弗
悟笑來甚時瘳膏秣歸盟去無樂亦無憂
沁園春 乙卯初度和程都大韻
塵小有緣白首重來信不偶然恨愴悽未洗平戎何
策英靈不絶賴蜀多賢耆舊二三甲兵百万力障狂
瀾回巨川秋声静共觀樓把酒自足壽邊 何人為
我箋天為問此客星留井壘正柴桑栗里稻肥蟹健
松江笠澤蓴美鱸鮮百計求閑一歸未得便得歸閑
能幾年持公賦詩後堂新唱誇語彭宣
一剪梅 乙卯中秋
人生能有幾中秋人自多愁月又何愁老娥今夜為
誰羞雲意悠々雨意悠々 自憐蹤跡等萍浮去歲
荆州今歲渝州可人誰共共斯樓歸去休々睡去休
々
沁園春 乙卯詠桂
晚出千林中立三秋清哉此花自鷲峯移下碎成玉
屑蟾宮分到綴作金葩粟許來微薰天声價較楚蕙
庾梅還讓些真奇處但餐流瀣不染繁華 酒邊一

笑婆娑疑香（醉山中尊者家）恨塵埃俗狀強顏羞對
風騷墨客樂事堪誇月照鏡清露濃尤饒飲待夜深
應更佳始容我膽瓶斜插卧看窗紗

自和

一種孤芳四出清芬半秋始花只此兒肌骨總踰一
芥許多韻度迥壓犀酡得雨相催隨風所到較七里
山樊尤遠些（湖南名桂九里香）紛紛華笑渠儂桃李徒鬧春
華試容老子婆娑晚身在廣寒仙子家任殷勤喚
酒恣從君賞徘徊待月勝向人誇我有家林舊栽者
堅得歸去相延方是佳始先約排共橫船玉敎墜巾
紗

水龍吟（送吳季中赴省）

江頭雨過黃花片帆催向春闈去兩年共我風舟問
峽霜枯闌楚定遠從軍慈恩策第豈堪同語謾咨嗟
人事分明天意廣寒闕待平步　健筆凌雲如許看
新年榜登龍虎轉頭却笑弓刀塞上麗官何取海闊
鵬搏途窮馬老不勝離緒過舊遊人問征夫頻爲說
戍邊苦

再和

天涯舍我先歸還知我以何時去浮生萍梗南轅北
旆之吳之楚豈偶然哉秖堪一笑無庸多語向臨岐
賦別丁寧祝望竿百尺進一步　其奈頭顱如許更
落雞穴猶據虎良机一失付之誰手探囊堪取君對
天庭上書西事歷陳條諸問相如漢指來宣果何益
亦何著

沁園春（送喬賓王）

二十年前黃州竹樓共醻好春記淮堧江表群賢畢
集清明上巳二美相并一枕黃粱簪頭白髮屈指舊
遊能幾人堪嗟妃恨光陰易老伏困西塵　今朝又
值良辰空想像長安天氣新問蘭亭癸丑雪堂壬戌
倏成晦昔將似來今觴泛流泉茗烹新火領略韶華
聊嘯吟鶴洲去有故人相問爲語歸音

又（喬賓王有和再用韻）

咄咄衰翁向羽書中人過一春正老懷夢想扁舟訪
剡壯圖慙負萬里城并溟翼上之冀群空矣自此陽
關無故人岷江路憶一番風浪三月煙塵　美哉樂
事良辰正好趁東門官柳新且舒晴懷慨何須感舊
轉頭解佑未必從今問訊南樓勞還西戍君爲楚歌
儂越吟眉黃近珀洛涇催出便有佳音

又（丙辰歸里和八叓枚韻）

萬里戍邊八載去家始遂一歸帳中年卑歷虎頭兵
幪平生屢建豹尾神旗乞得閒身毋庸多議感荷九
重淵聽知當時事似狂瀾欲倒孰障東之　天教狂
虜灰飛更莫問兒郎存血衣把雪衷霜悁德交楚徹

兩蓑風笠投老吳磯 江上有吳玉磯借用 桱與松菴人同鶴在
交友曉天星様稀從今去共麹生相約纇樂清時

又 送韋漕赴朝

極目江濤不有人爲其能國手偉哉家風烈激揚手
段平生踐履精密工夫氷漕功成月卿召入小却犹
當登從塗斯行也非祀𦉪省闗定尹京都 猗歌頌
疾其驅彈指頃暑收秋又初向玉階方寸親承溫問
金城十二細述嘉謨召雲船邊藕花香裏念人在洞
庭青草湖它年事約携東老酒附洛英圖

又 送洪漕使罷闕

天目山房洪崖老仙親授一燈白撒草參寥賓建領
袖鼎梅助味省闔权衡華國文章立朝風力犹有老
成人典刑如公様晝夜超宣室晝對延英 秉軺憲
我湘民作翼軫中閒一福星正千艘漕玉張順西嶠
單車把擁將指南閫過關留中歷階而上方值漢朝
更化新南中事若君王問及老弗能勝

滿江紅 丙辰生初白賦

明日生初还知否明年六十嗟老矣蒲頭都攜寸心
犹赤三十載閒塵土倚幾千里外風濤役賴君天許
放故山歸思無極 出而作入而息美可茹鮮可食
任浩書空咄咄爲笑人寂断圖謀竝非我事抱孫弄子
聊吾適且從今時傻一中之盃中物

又 賦臘前三白

今歲瀟湘真箇見嘉平三白闌闌裏無非和氣不知
寒色宇宙幻成清净境了無一点紅塵入問太空此
瑞自何來君王德 歡笑是兎園客辛苦是鴉邊役
任謝家兒女賦嘲紛出洗盡腥膻空万里屏除螟螣
深千尺向此時何以對梅花呼欢伯

又 共雲巖劉明齋用韻

蝶夢驚殘枋拂似東方攙白人報道城疑不夜界幾
無色欺尾徽聽氷壞響開窓暎放風花入擁重貂曾
不竟寒侵將何德 呼剡棹行爲客辛黍壘何能役
寡身如窮簷高卧閉門毋出安得松江江上去一蓑
獨釣孫千尺要不持寸鐵和前修文章伯

又 再和

立雪寒窓照肝膽了然明白渾似淂齊宮氣象郢樓
顏色天籟無声隨物應陽春有脚從中入與邦人稽
首謝天工元冥德 人正作瀟湘客誰謂有藍關役
對江天暮景縞溪描出銀浪捲飛鷗一片玉枝攀重
龍千尺美聯鑣曾作嶽峯遊前方伯

又 用韻餞明齋

把擁成吟真壓倒古之元白佳句有雪車氷柱曾無
矜色一點不留煙火氣詩脾時有清風入更嶺邊多
少活人恩于公德 公自是朝天客應笑我爲人役

看時犹多事公須一出琅瞍細披忠抱寸龍顔寄侍
天威尺借筆端從此潤皇猷翰林伯
又 京辺至親皆無書再用雲岩朋齋
聽徹鷲鳥起覺鏡頓添頭白曾不見江南人寄一枝
春色風巻龍鱗残 甲下山無虎跡新歸入蟹氷天柱
海使同風修文德 三十載江湖客千万里関山役
且付之杯酒何愁西出天女花辺渾似剪詰公杖上
（平如尺把富貧都作一般看何仵伯
又 立春招雲岩再和以謝之
草〻春盤卯数賦綵青玉白湘波動鶯怀帰思柳催
行色凍逐寒梢残雪解暖隨野燒軽煙入奪人間無
物不光輝東皇德 鶯燕報朱門客烏兎老紅塵役
羨翠韜多瑕棣花新出捧日東城仔應制去天只隔
城南尺趣五更樺燭向端闈班常伯
又 和立春韻簡雲岩
春自何來深雪裏南枝先白伊祁氏一番陶冶千林
香色弱柳眼回青尚淺小桃腮暈紅将入笑渠儂剪
綵典裁花誇闘穗 九十日春还客数千里官爲役
看時來應隨雲去魚從氷出一脉流通天造化三杯
扶植身閑尺對東皇太乙犢離蟠需詞伯
又 招雲岩朋齋于雷田二公用朋雲韻賦梅
萬紫千紅都不似玉奴一白三数鬱有氷霜操無脂
粉色長共竹君松友伴豈容蝶使蜂媒入似恵和伊
任典夷清兼三德 能潔已能娛客成子後調羹役
更嚴寒風味時然後出春淺吹回羌管寸夜闌吟費
花牋尺烱使星兩〻月黄昏眞詩伯
賀新郎 送靜斋堂召和朋斋韻
嶺蜀天涯路憶前年樓簦西上旌麾南去誰謂瀟湘
还解后重對燈前笑語挺喬木森〻犹故梅外柳边
官事了起年之曽看元戎府脚訪問舊游处 酒边
不用傷南甫為御亭百年門户正傾宗主見説君王
方旰食借筯嘀應爲吐這官職二郎須做若見時賢
詢小阮顧早猶攙續耕春雨嗟瞿鑠恐遅暮
又 再用韻助靜斋之入告
日近長安路喜驂鸞帶轄游戲弓旌招去閥道漢朝
帷幄裏要閑嫩偶蛮語嗟時事尚茲多故辨取忠謀
宜入告見石洪曾在烏公府須細訪風寒处 左荆
右嶺中湘浦頼扶持東南遍學老天張主翹館欽賢
人共説一飯每勤三吐公此去好官須做從吏溼舟
同共濟更綢繆桑土先陰雨戚此虜直朝暮
又 丁巳初度自賦
老作星沙守問今年平頭六十翁还知否暑蓄霜砧
都歷遍还看回旋舞袖奚所用鐇然一叟欲覓金丹
駐顔色縱鉄鞋踏破终無有空自誂不龜手 西風

又近中秋候記相將桂華開未月兒圓又弧矢四方
男子事爭奈灰心也久何以報國恩深厚了郡宮庭
歸去好有竹窓蓬户生涯舊姑一笑付杯酒
又自和前韻
門訊南州守悵吾生今非昔比後循今否涉盡風濤
憑箇甚一瓣心香在袖人鏡謎須哉此史識破榮途
皆幻境只形骸已累乞何有姑勉京應之手 林煩
太卜勤占候怕漂零江湖易老光陰難久免覗 初生
人初度期共嬋娟長久賴此月於人忧厚無頌封侯
非我事早携書歸卧吾廬舊渝此約有如酒
水調歌頭 送印德遠往嶠入泉

皆盱軫先慮嶺海居真儒金城素有奇略不待至撓
圖春滿洲鷄楼鶴天付瞽山帶水馳馬駕輕車六月
正炎熱吾首後吾軀 越蓬婆踰邛笮彼穹廬其能
涉我煙痺載籍以來無聽格五溪百粤托杜南方半
壁中外保無虞了此經營事歸去位釣樞
又長沙中秋好客賞月
洞庭千古月湘水一天秋涼宵將傍三五戲事若爲
酬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裏疑是玉爲州宇宙
大圓鏡沆瀣際空浮 傍譙城瞻岳麓有饑楼不妨
舉酒相與一笑作遨頭人已星〻華髮月只團〻素
娥幾對老蟾盃回首海天闊心與水東流

又自和
佳月四時有奉世重中秋金明水秀鏡奥亘古景难
酬嬌火繁星退斂桂海氷天洞照清影徧神州萬象
自妍醜一鑑碧虛浮 昔蘇張誇玉界賦瓊楼素娥
闕人多矣不怕雪添頭只恐參横斗轉迹又酒闌歌
散醉態凝堪盃安得真仙術免覗駐西流
又幕府諸公有和再用韻辭之
敢問遼天月歷幾億春秋老娥盡相刮目無一語相
酬似訝迮年間闊頹笑衰翁添倒歲〻客他州清照
五湖闊倦影一萍浮 任渠儂琴當户酒當楼人生
適意封君何似橘千頭月正團時圓好人欲閑時須

早毋作隴西盃多謝錦囊句櫽筆富清流
又戊午初度自壽
問訊中秋月曾見一眉彎婆娑桂影今年又向桂林
看蓬矢桑弧初度羅帶玉簪舊識俯仰十年間記得
老坡語頹景薄西山 碧虛人應笑我已蒼顏崴寒
耿〻不改惟有寸心丹目斷風濤万里夢遶煙霞一
壑老矣甚時閑不領酒泉郡願入玉門關
木蘭花慢 送朱子木叔歸池陽
漸吾鄉秋近正蓴美更鱸肥願安得相從征帆御尾
飛盃追隨南中眼前事勢 正相持边腹一枰碁將謂
燈明月暗笑談共和韓詩 誰知催上王幾無計可

挽留之想翠微深処倚樓日望天際人歸中流江濤衮衮籍烈徒共猿鳥之誰回首西風過鴈料君爲我與思

沁園春 己未初度

六十衰翁更加二齡此何等時不退尋岩壑相安耕釣重來嶺嶠猶事驅馳絶類文淵當年矍鑠上馬據鞍宴所爲徧憐処是難堪漆霧水際鳶飛　雲臺銅柱空題奈床下伊人心素疑自古來如此只須付酒風光撚好勿侵言詩蕁菜羹时桂花香裏所願少須叟樂之西風外喜㺯書夜靜即是歸期

滿江紅 庚申初度

今歲垂弧欲自壽一辞莫措何可擬翁頭如雪香山白傳首夏一番羅重病去秋數月攖狂虜頼天公肯爲保餘生逢初度　今幸釋千鈞負尤可喜歸田去但蹣跚勃窣龍鍾如許薇蕨諸閑成底事菊松三徑枕堪主辦鹽與尚可𢭏漁樵盟鷗鷺

水龍吟 爲安道潤

西風滌盡炎歊連朝更值天無雨蔔與乳乳狂行三日碧簽無數勝絶江山余行天下無如此処任今來昔往迎新送舊風景在只如許　誰謂嶮山騎虜去年冬敢侵吾土哀哀鴻鴈一番蕩析幸逢多泰拜表出師安南定北豈無忠武嗟病夫老矣無能促歸棹

纖江渚

水調歌頭 庚申十六夜月簡陳次賈

昨夜雖三五寶鑑未純全今宵既望兎魄纔是十分圓又得年难繁纜冷浸波瑩千頃表裏一壺天扶憊蓬窓下拚却夜深眠　想姮娥應笑我鬢蒼然平生脩歡猶記歷歷舊山川安得乘槎訪斗問訊廣寒宮殿悵未了塵縁願賜長生藥換我骨爲仙

八声甘州 辛酉自壽

數年來揆度在南州今年在家山嘆平生蹤跡荊淮嶺蜀多少間関幸對園林花竹一笑且團欒莫憶西風夢馳志樓蘭　贏得維摩多病奈鬢毛剝落步武蹒跚神仙何処遣我以金丹願明时清平無事放老翁長伴白鷗閑聊相與桂花香裏満酌開顏

水龍吟 長沙燈園荷開之又無人顏累 賦此句與一杯招管嗍南緒公

此花迥絶他花湘中不減吳中盛疑從太華分來岳麓根荄玉井炬列千紅蓋擎萬緑織成雲錦向壺天清暑風梳露洗塵不染香成陣　好是一番雨過似輕鬟晚臨粧鏡阿環浴罷珠横翠乱芳眠花潤載月同遊隔花共語酒边清興問六郎凝竚多時公不飲俗幾甚

可齋續藁後卷之十一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十二

雜著

陳可齋文集序

文有足以名世者有姑以應世者名世則實為世教之輕重應世則直為世用之酬酢同謂之文而如是不同焉余與可齋陳先生寓同里師同門仕嘗同僚同朝在荆在潭今又同分藩岳又同以可名齋肝膽臭味略同所不同者公之年德居實先其學精以深其文粹以正其晚筆荒陋不足睎慕萬一耳湖陰部刺史介軒劉君蓺樂道人之善偶見鄙作遽取而播其醜豈能掩大匠笑然姑以應世非敢以是為文也

一日書從郵來惠以新刋可齋陳先生著述全帙亟啓亟誦則公之文真足以名世矣介軒粹而梓之顧令引之以序噫嘻異哉是不幾于駑駘與驊騮並馳乎魚目與夜光敵價乎寠人與猗頓角富乎嫫母與西施爭顰乎介軒之意則美而予之則過也恭倫不揆屬筆多見其不知量識者其謂何因思其說以復介軒請曰無可無不可此固介軒盛德事然吾夫子嘗論可不可之義曰可與言詩曰可以為師皆許其可者曰未可與適道曰不可以語上皆謂其不可者未嘗持兩可之論今吾陳先生之文廣之以垂世可也而顧欲以俚言儷之是祈揚黃華雜諸周南召南無乃不可乎雖然昔人有以荆潭唱和得名于世更唱迭和此亦師友事也合裴楊之長以為兩府從事美譚吾黎有公案在介軒其何避

祭李漕母夫人文

嗚呼母道稱於天下者雋以平反喜瑾以知人稱滂以立節軻以善教盡非是母不生是子也夫人夙有懿範嬪于德門訓迪有方為時名臣驅轡載驅江漢之濱安車綵袖熙熙其春天畀錫之壽齊岡陵胡為一疾以夢幻聞鸞語新封鶴髮華齡死生晝夜始終哀榮嗚呼夫人亦何憾之云子失賢母乃一家之私民賴賢侯正一道之依郎宿移躔福星沉輝此則十五城之耆老童豎深為使者慼而重為夫人悲也南浦兮草離離城西兮柳垂垂丹旐搖風兮情淒淒薦其三行兮夫人其鑒之

祭別觀文

嗚呼兆嶽分而無全材世之有是材者固不多天地大而有餘憾材之不盡用者亦不少故嘗謂材而用至於盡亦止於斯人而已惟其有之不盡用之是以君子常惜焉惟公以荆楚數百年間氣是生郢中挺有奇骨早年第奉常客諸侯當時搢紳之士識與不識皆望之如景星慶雲也中歲任軺鈸歷方伯德澤被于民庶溫乎其如春風和氣威名震于夷狄藹然

其如泰山喬嶽也晩登迎聯贊事樞參政机所以寅亮天工扶植國脉若金在礪犹川作楫溥海內外固莫不顒々引領以望公之雷域中而雨天下也世謂公僅以魯論一半而佐經濟公亦豈不欲以周礼一部而文太平乎蕭然帰來身退名垂當饋不忘仄席屢咨寒花晩香独樂深衣輔台作相舍我其誰何天乎之難測不一老之慭遺無乃司馬五兵之用僅略試而冢宰八柄之韜不及施乎嗚呼一鑑亡而始有使諡若在之嗟營星隕而始有使亮不死之思是皆懷其人之有餘而不盡用於當時豈惟當時惜之哉後世亦惜之也嗚呼傷哉豈謂公而止於斯乎豈謂公而獨於斯乎即公之所已爲完公之所未力然則豈可以蠡則管窺也耶已矣乎龜溪兮湍々鼇峯兮巍々嵒覆兮卒弗調棟撓兮其疇支一息晝夜之常万境夢幻之非公之至此固亦何所憾土則以此而爲公悲嗟我門人孰從驅馳棠陰犹存隙駒难追是蓋漢公卿之所共傷豈惟楚父兄之哭其私東嶲致哀老涕交頤

祭章朝奉文 九江制師文

嗚呼人物之生亦犹山川之靈崑崙以玉而貴合浦以珠而名伊彼瀛饒自天鍾英世有厚德植槐于庭式穀之忠爲時名卿以斯文鳴東在中宸出則元戎入則御史金湯中流柱石當世不有是父豈生是子半神兮顒昂仝望兮珪璋协祿待兮旄鉞對五老兮蒼々齡九十之將開亦既壽兮且康天弗慭遺公兮何傷恍蝶夢兮不返與白雲兮徜徉我以宾鄰誼同而翁舊固尝拜公之容獲閱縄趨今恨不予公之喪往與縡從持一束之生芻致千里之哀悰

謁夫子廟文 重慶

假以庸陋被命來宣念蜀雖多难而坤文炳焉犹昔人心之義理與山川英靈終古不磨甚之是行曷足以稱厥職亦惟持此忠信庶幾得西南之朋以濟天其傷捐剝極而復夷狄消猾夏之姦生民有息肩之漸峨々石室尚復見之惟吾夫子其克相

謁諸廟文 重慶

惟蜀洊経狄难豈但民之父兄子弟被其毒而山川鬼神亦不得其寧至于今極矣甚無似前三十載尝備僚掾于蜀尔來歷更江淮荊嶺老且鈍頑致爲臣而去天子命之旬宣不得而辞爲方當疲敝危急之秋昧於一來其曷克有濟亦惟至公血忱恃此以對越神司此土職佑斯人繼自今洗岷峨之膻腥清漢沔之氛祲使人有以爲命則神亦有所依也祗見云初敢以爲告

宣閫謝安青詞

兩閫十年屢嘗請老一身二任乃畀來宣控辭莫反
於上恩祗受敢安於天命敢陳忱悃仰扣穹靈伏念
臣浸迫頹齡實無遠略抗塵走俗平時所恃此心出
死入生其間不能以髮在淮而僅施一割之用至荊
而已嘆再鼓之衰詎期中朝復委西梱當國事艱難
之日非臣子避辭之時前瞻而劒益羽檄之不穿後
顧而裹節烽煙之交急行使止尼不能以自必利鈍
成敗未易以逆知冒然而前它不暇顧值時杪歲觸
境畏塗歷三峽之驚湍雖猶於陰幸四旬之晴色汔
濟此行外而水陸數千之師內則家門百指之衆扶
持有賴乎善無虞玆祗攸司撫孤蹤而銜感亟令寓
里命長息以蠲修用答心香載陳荐藻伏願慈光下
燭精祲止通開皇天悔禍之机為生民息肩之日封
疆萬里坐消金革之虞卿共一麾歸保桑榆之景

楊議郎忠諫跋

世泰則朋亡黨非盛世事也昔人有言去賊易去黨
難嗚呼去黨何難去賊固不易黨去則賊去矣觀漢
唐往鑒黨禍一起兵禍輒隨之是安得不惧余不頓
君子之有此名因楊君示諸賢跋語為之感歎故書

吳季申儒英堂跋

世傳儒家有書種古之人如中郎之女范寗之甥其
源委皆有自來雲若先大夫崔出也崔伯仲為時聞
人而酷似之故其為文淂舅閣舍人樣雲若嫡傳衣
鉢翰墨秀潤至今犹存玆取　先朝褒封大夫人倫
語中語以扁堂額豈但承　天之寵昭示子孫而已
亦使觀者知非此毋不生此子有此舅則有此甥豈
不信歟為外氏宅相此先志也今其在雲若手其
勉諸

保安青詞

應夢蘭之夢祗荷洪休修荐藻之儀敬陳丹悃爰念
衰遲之跡已非孳息之時偶爾添丁居然似已初常
祈於保佑今敢廢於容償伏望眞慈俯垂洞鑒以嗣
以續聿承奕世之傳無害無菑俾有成人之望

宣閫保边青詞

分職坤維適屆西風之候祈恩乾造來寬北土之虞
敢瀝精忱上干穹鑒伏念臣驅馳浸老藩翰屢揆
以人謀何取護師之略數有天幸每逃司敗之刑竭
來巳逾候近春歲念蜀民之良若何罹難之久雖非
蒼靈回悔禍之心則赤子無息肩之日擬祁寸聰對
越艰戢涉秋九旬汔銷兵景環盖四履遂畢農功用
穀旦之載消肅斋壇而昭報伏願　惟皇上帝矜恤
下民開福耀之臨寅應佛理之兆卯冬寒地淨無闌
塞之驚塵山峙川流轉岷峨之生意

黃籙心詞　丙辰五月重慶閫治建

坤維多難備藩翰以護師乾造至仁為生靈而請命
敢拔幽於已往用祈福於方來上對蒼旻敢披丹素
伏念臣猥共武服適值時艱數十郡之瘡痍塗炭已
極一二年之経理鋒燼僅收奈狄患之未除幾蜀危
之益甚矣之臨敵陷陣傷哉死節之衷民為喪家殺
身抱此無辜之痛積茲怨戾尚介菑氛致歎蹄敢肆
於交侵而狼吻愈加於薦食一冬盤薄四境擇騷我
晨方當東作之期彼冠尚遲北遁之計願茲分閫于
此同舟非告之皇穹開悔禍之机則嗟彼赤子無間
生之日吉蠲公宇爰啓斋壇依坎離薦度之科拯師
旅喪亡之鬼以攘禍厄以保封疆以祈年穀之豊以
希世運之泰念春秋之法元帥當責寧止以譴加厥、
其之身而大易之師長子宜專願早以叔畀臣澤之
々手昭々洞鑒懷々弗欺伏願上帝之好生俯恤下
民而赦罪眷三卯以來英靈之殲藏俾五福嚮照澄
應之不虛宇宙清寧邦家寧妝自今有歲併消劍機
之驚塵與物為春盡擾岷峨之生意

出蜀歸里青詞

八年戍役嘗為家國以懷祈万里生還盡出乾坤之
覆護敢攄情愫仰扣穹蒼伏念臣猥以庸才誤膺繁
使疆場殺人之事比豈願為朝廷誅師之行靡容控
避越由己酉汔至丙辰自度嶺以來荆継沂峽而入
蜀獲危陷險命每付於鴻毛出死入生身幾瀕於虎
口上恩至渥未路僅全將百指以來歸喜一塵之無
恙秋毫以上造物賜之概思驚棄之始征冀保蝸廬
之後願頃冬春之在戍冠南北之交侵幹腹證深扼
吭憂急游為民而請命卒郁敵以全城績此衷恍憑
然効報茲甫暑途之弛檐亟投真館以建壇爰演冲
科用酬風精伏願慈光下燭精禋上通朝野升平千
里豊登而相慶田園閒暇一門老稚之安居

保祐先靈青詞

度嶺去家風伸微福歸田請老幸獲遂初敬竭踏以
杼誠冀穹窿之垂鑒伏念臣遭时簡拔荐職蕃宣昔
受任於南中當做裝而西上問征夫以前路寧免顧
於田園有先人之敝廬猶過虜於風雨嘗陳丹悃仰
知洪私周旋万里以还翁忽八年之久户庭無咎松
菊猶存悉由大造之保全敢演真科而昭報伏願慈
光下燭精禋上通樂餘日於山林克世俾身於見輩
服故時之猷畝闔門均戴於君恩

長沙到官青詞

奉上指以于藩屬當遠役祁天休而昭格允契風心
仰企高明敢陳懷款伏念臣年登六裹身老三边出
峽歸田甫幸寬閑之適浮湘分閫又非衰朽之宜靡
容累𨁂之循墻勉挈一家而就道水程數千里有風

濤洶湧之驚暑塗六七程正霧潦鬱蒸之際寄露所覆老稚無虞凡一飲啄知造物之歸敢三熏沐修齋壇之報伏願慈光下燭精祲上通四境之內相安俾無曠庚一門之中無事咸遂康寧

長沙保境青詞

狄侵王略上關宗國之憂臣職帥連外有封疆之責扣蒼靈而請命爲赤子以祈哀欽惟上天下地之肇分即有內夏外夷之爲限朔漠引弓之俗絶処穹廬矣陬末卉之民深居蠻嶠馬牛風無南海之及鳥獸道豈中國之通孰謂穷荒崛起之犬戎逎致種類盡爲之蠶食生民之肝腦塗地中原之骸骨成丘天理果何矣殿極矣独存大易碩果之生意賴有正統來葉之至仁然首尾幾三十年與之對壘凡大小知幾百戰幸以保边距期長江大河不能阻其來出於深溝高壘所素備之外狼貪不已狙候其傍一則由白錦堡而薄辰酉五溪之隅一則取黔蒼山而瞰左右兩江之境致霄衣之軫慮動鼙鞞之過憂熟顧薪卧而大未然大惧川決而土莫塞乃若湖湘之九郡介于荆嶺之两鄰齒唇特以相依腹背凜乎交迫民於金革有戴白以弗知吏執檄書顏倉皇而相視事實關於諸夏誅不止於一方非告於天其孰爲地臣本無材略屢任蕃宣栖然老境之已衰况此虛舟而易齊身爲家爲何恤國爾民爾是憂用消陽剛新復之辰爰即岳鎮所臨之地肅陳淨供祇奉高眞伏願開皇天佑宋之心消夷狄乱華之禍驅氊裘於西北扶旗蓋於東南山川鬼神罔有弗寧城郭人民相安無事戢亢焰於昴街旄頭之次俾華戎心垂慈光於星紀鶉尾之墟以全民命

南岳號詞

外夷犯順職封守以懷憂上帝好生籍岳靈而請命敢殫愚悃仰扣府聰竊惟西北沙漠之遠戎本與東南炎陬而異壤嗟吞彼類肆狼吻以無厭批擣吾虛戕獸蹄之淩迫剿則況靖五溪之洶洶嶺爲邕宜諸徼之擾擾眷尔三湘介于兩境所恃隄防之常寄秖虞騷屑之旁多事或弗虞民將焉避豈惟封疆城郭何以保之抑恐山川鬼神不得寧矣某三边徧歷再牧異堪以衰老何能爲役之人來空虛素不爲備之地哀民生之危急忧視溺焚惧國步之艱难不忘寢食用消長至憂演沖料固知螻蟻不足以動天然念鳥獸豈容於通道敢賴岣嶁名山廸勝之力以驅韃羯羣醜漫溺之蟲瘴煙限之胡星隕矣伏願南嶽聖帝下矜赤子上告皇天扶火德於王家消金精之兵氣毋使中國剥食之禍至於终穷永保南方離明之鄉了無厄难以全民命以釋主憂

靜江酬醮青詞

以心事帝嘗兩澄於精誠自身及家俱一蒙於覆護敢殫懺款仰答高明伏念臣屢任藩方已盈分量比在湘而嬰疾踰旬未瘳繼來嶺以間征幾月于役煩星限衝交之不利慮煙嵐蒙犯之多虞六十歲之衰頹豈堪荏苒數百指之良賤同涉崎嶇賴大造之曲全矜微生之備至一行平善四休痊安用涓日以齋盂爰對天而報謝伏願衆真降鑒列聖垂慈軍民五嶺之相孚时康歲稔老幼一門之無事職稱人安

靜江祈雨青詞

一歲事在春廼田疇之未闢三日往爲雨憑香火以載祈敢遲冊忱仰干洪造伏念嶺表地磽而民瘠常須天工序協以穀登茲由去歲之秋冬已苦一方之旱暵陂潴告涸土脉欲枯粒價爲之騰翔寇盜因而滋熾調丁夫役豈堪千里之阻飢解甲無期胡可一朝而乏食嗟民瘼弗瘳甚矣非穹靈哀救奈何臣奉命南來值時東作饒一更於寅奠無以致和雖三酒於天瓢僅堪潤物農種未能入土人情尚切望霓豈政弗修致帝降災而示譴然吏之罪也民失業以何辜用公宇之吉蠲建齋壇而籲告伏願慈光下燭精禋上通既渥既優大沛山川之甘霔是穮是蓘迄臻郡國之豐年

南边保安青詞 戊午

地維中夏裔夷敢啓於圖南天佑下民疆吏已跛而適北敬陳衷懷仰答穹蒼伏念臣投老孤蹤叨恩再牧三边屢試駑馬力之殫窮五筦重來值獸蹄之突入边壘多瑕而弗容溪猺助虐以相挻犹盃蛇疑影而真證遂形類穴蟻穿隄而旁潰莫遏穹廬至此載籍無之使賊謀果逞長驅則人類不幾絶滅凜然夕惕慮此冬防嘗於明書星火之中荐致葉箋露香之禱雖七旬之逆命弗格頗賚應酬而五日之吉語屢聞幸無蹂躪嶺海獲紓於兵禍廟朝遂釋於頤憂夫豈人謀皆由帝力茲告消於公宇爰肅建於齋壇以報洪休以祈終覆伏願慈光下燭精禋上通使百年膚運之早衰而一脉生意之弗絶南北天万里限之瘴霧以莫侵左右江一方永奠胡塵之不到

靜江保境青詞 己未

狄窺中土輙擁衆以肆侵帝佑南邦幸與民而共守敢伸衷悃上答穹蒼伏念臣已迫衰年何堪煩使重來嶺嶠自知武備之素虛環傾封疆每慮敵情之叵測不謂未及秋而遣戍乃聞當盛夏以興戎彼以二十年侵軼之謀突然深入此乃三百載承平之地駭若共虞方醜類之憑陵屹孤城之危急投忱以請固圉是圖果蒙而儀覆載之恩迄保一郡生靈之命祗

憂大勢浸向中州郊畿未免於震驚人類恐爲之殘
械王事孔棘狀心腹之毒局除臣心如焚嗟手足之
捍無及不有天也其爲吏乎朝夕皇皇中外凜凜用
吉消而三齋因報謝以再祈伏願開悔禍之机靖乱
華之患哀憐赤子掃殄妖氛宗社奠安王國免罹於
多难边陲寧謐民庶咸遂於奠居

又

天限華夷世豈容於錯乱地濒嶺海时適際於搶攘
敬布微衷仰干穹造伏念臣本無材智添玷蕃宣三
边需寄之偏更粗遠瘴曠十載煙嵐之重入迺值犤
騷自西南有軒腹之傳而中外共寒心之惧不虞此
禍倭在今秋彼避實將以擊虛我以寡不能敵衆畫
疆一決躁怪四通兩旬在柱而孤壘幾若釜魚三月
于湘而支郡危於机肉生靈塗炭宗廟傾撓上貽吾
君宵旰之憂局遺元帥春秋之責爰爲民而請命當
籲帝以祈哀茲聞此胡困斃之有期庶使中土還安
之可望用消穀旦戴演真科伏願大德好生慈光解
厄月星明概清四塞之妖氛疆場牧寧安庶邦之生聚

子禝以人誣告蒙恩免遠投謝醮

耳運多屯貽憂子舍交遊非類幾禍家門方茹苦於
穷冬惟祈哀於上帝極伸報謝爰瀝悃忱伏念臣不
善知人積恩成怨義方教子惟忠孝之相傳世祿永
家豈礼法之敢越不謂虎狼之反噬輙豺豕以狂
言殆欲禍李靖之家遂致哭鄱陽之獄閑者咋舌而
痛頭爲之駭然顧非病風而喪心安得有此縲紲
之中自知非罪榜箠楚之下其患無辭一朝被逮以
难明九也含寃而局訴所賴三辰在上實照鑒之而
造居前不难見者用叩高高之聽載陳懇懇之私然
積閼心有甚肌膚之痛故冀微福不勝骨肉之情果
蒙公朝曲軫於危悰遂使小子獲逃於大惡免煙嵐
之投畀見日月之開明君乃天也豈敢怨乎彼何人
斯告者過矣敬消穀旦用衍沖科以酬造化之保全
以冀幽冥之顯應伏願衆真降鑒列聖垂慈昭天理
是非之公示人間善惡之報户庭安靜合門盡釋於
災殃朝野清明幸世永無於冤枉

黄籙心詞　辛酉二月家庭建

伏以分閫南中適逢艱难投誠東極幸有仙科敢叩
蒼穹用醻素願伏念臣老仍戍嶺職在守边不圖陰
山崛起之酋夷乃犯炎嶠遐陬之封境自戊午而越
巳庚之歲時跨三年由湘嶺而至江湖之郊禍延數
郡四野農民之殞命三軍將士之捐軀耿耿忠魂沉
沉冥路非籍慈悲之哀念曷由幽爽之超升用消穀
旦之良爰謹齋壇之建伏願三辰昭鑒万聖來臨接
琅函禁笈之儀下風馬雲車之馭憫衆生之遺害不

幸淪亾廣大德之好生悉垂救拔

第一日

伏以孚佑于下民方謹三天之扣斋戒事上帝肇修五日之朝敢瀝丹衷仰干洪造伏念臣己臨衰暮再入煙嵐幾年為幹腹之謀彼夷甚狡一旦頓攻心之急我備則單至長驰封豕之肆優幾聚蟻屯蜂之衆抗遂擬大变寢迫中州不能千里以折衝以致四郊之多壘兵之被堅執銳視死如帰民為托處聚盧無生之氣野多露齒葦莫裹屍皆於王事以能忠寧免天年之未盡乃若並边民庶有位王官或遭难以殞軀或忘家而徇國或斃於擄掠或困於飢寒傷殘之餘疫癘尤若往々皆當於刼數紛々莫記於姓名今世受前世因固非偶尓新鬼寃舊鬼哭豈不痛乎載惟二三載之間如彼十數州之境慘哉殺戮良可憫傷將令脫黄壤之冥途今獲指朱陵之生路凡淪亾於師旅盡煉度於坎离同一超昇脫諸苦惱用拔幽於已往以祈佑於方來素願載酬洪休允格伏願軫念元々之苦廣開生々之門收諸边忠義之寃人天随度錫四海和平之福夷夏莫安

第二日

伏以執戈而衛社稷莫遏寇攘聽磬而思封疆方修荐拔礼陳丹日響應九天惟边人遭厄會以何辜頼道教有冲科之可救一披秘籙盡度忠寃下方之殺氣潛消斷無幽滞中國之太平可冀爰致清寧

第三日

伏以九天在上正資生神九巻之功三日于兹爰奉朝礼三時之典於昭明鑒用憫忠寃師旅之喪乱孔多乾坤之化生有遂敬憑大道式慰重泉念咎則在躬實負幽冥之責凡死而非命悉帰超度之仁

第四日

伏以自古有死痛矢刼之非辜大德曰生仗仙科而普荐朝儀肆蔵慈鑒載臨惟遊寃雖殁而有知想生氣至今而犹在爰披宝籙悉按泉扃帝用哀矜垂光明而下濟鬼無新故超苦厄以冥昇

第五日

伏以被兵厄會普祁九鍊之功籲帝畢朝恭瀝五中之悃礼傾是惧心惻實深凡边境罹肝脳塗地之殃皆闌臣之精神折衝之略凜难贖罪敢援拔幽影響之應形声感通甚速变化各正性命幽枉咸亨

散壇

伏以冥路需恩脫沉淪之苦惱斋壇竣事告功果之圓成爰謹修辞聿嚴終礼念兵禍殺傷之最慘頼仙科敕度以為先開乾坤艮巽之門牽入化生之造凡湘廣江湖之地盡收忠義之寃出之重泉黑壤之途

鍊以東井黄華之水咸洗寃而拔滯各隨願以往生
妙播氣形應牝影響人天讃嘆悉歸上帝之仁華嬰
青夷族畢微臣之願

謝醮

伏以中華值厄至狄難之憑陵上帝好生演仙科而
拯拔敵殫衆矛仰瀆穹蒼伏念臣頃帥南方適當北
寇不能式遏於潘籬之外致令漫延於堂奥之間犬
羊醜類之寔繁魚肉生靈而甚慘兵連三歲害及數
州念忠臣義士之何辜或良將勁兵而不免雖服於
王事凛生氣之猶存而責在闕臣嗟罪戾之奚贖兹
伏黄壇之葬度用超黑簿之沉淪秘籙一披夙寃盡
釋願青華之布德起白骨以成人悉招楚些之寃免
作夏畦之鬼凡尔封疆臣之横死皆隨人天道以往
生實為無边無量之陰功敢昧不識不知之帝力爰
陳菲供用荅厖恩伏願精稜上通慈光下燭魔王束
手三边永绝於驚塵赤子息肩四海同躋於壽域

潭州諭俗文

當使備吏閭藩所至留意囹圄居常措慮惟恐殺人
然人情孰不欲好生而天理又不可縱惡每於讞獄
但務平心今者來守是邦僅及踰月而死事之獄憲
司帥司已斷者三十七項左右州三獄新收一十三
項通舊禁共四十一項十二縣見禁未解者又五十
三項何其徒若是寔繁哉唐王觀開元間天下歲斷
死罪或二十八人或二十九人譚在是时寧有是事
雖云地大物衆治久俗流强暴相陵所不能免寧不
累國家欽恤之仁重當路哀矜之嘆哉當使每閲
案款中間或因盗貨財争田産兆禍於幃薄啓釁於
杯酒或本無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間言挺刃相向而
至有親戚变仇雠卑幼犯尊長率以一朝之忿陷在
三尺之科追至捕繫到官驗究依法縣官高下其手
出入惟心或以杖刑而决死罪未免官無以止殺民
為之輕生習使之然良可歎者深惟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同為良民同禀善性况當聖明之世而在文物
之邦人而依本分保天年從幼至老仰事俯育豈不
遂生生之樂何苦積寃寃之報一或事干人命身非
我有貽憂親屬連累鄰里以至受桎梏被箠楚或淹
延連歲或拘繫數月大者誅戮小亦黥流有身首不
得全雖骨肉不得保或者罪不至於死而瘐死破家
蕩産别井離鄉當是之时雖悔何及向使於非意相
干之際持觸來勿競之心勝於不争犯而弗校安得
至此境界哉今當使深惻於心徧諭尔俗雖言語未
必可以動汝聽然道理亦未嘗遠於人當思膚体所
受不敢毁傷血氣之剛戒之在鬬人身难得官法难
欺自今行衆善毋作諸悪思百勝不如一忍父教子

兄詔弟閭里胥訓胥告與遜與仁優哉游哉于以卒歲毋為渤海帶刀之俗使有頴川無囚之風茲用不犯于有司則官與民俱為幸甚故茲劝諭各仰知悉

静江劝農 己未

八桂古樂土也守十年之前嘗劝相尔農于郊奉命再來所當布宣明天子德意以惠尔百姓而守自承乏以來起調浚築以勞尔農分糴轉餉以耗尔農戍兵埋行頓宿以病尔農拘確官也行集民丁以煩擾尔農軍需科買竹木採斫又未免責尔農其視向來收養之政戔愧見顔面然今日之事非昔比也韃虜三十年謀斡腹獸蹄鳥跡之道茲駭々迫我去冬勤將士戰慄于边首尾三月而寇始退俘酋來解尔父老目擊之向之疑者今信矣守創建閫制專職兵事凡前之所以勞尔耗尔病尔煩擾尔賫尔者皆無非為衛尔民計封疆城郭之責實關係于是守豈得已乎非可已而不已也軍用有不給守寧捐己帑以增助民為有弗逮守與減歲租以示恤自兵事之外守固不敢一毫侵重為尔民害亦期於相與保固相與安集边鄙不聳則猶人可以成功尔入春甘雨應期土脈膏動于耜者將幸荷鋤者已歸盡力於備禦之畫者守與將帥職之盡力於耕墾則尔父老率尔子弟事也芜萊當闢陂堰當潴器具當修粮種當備尔父老固不待劝古稱三農生九穀又稱其始播百穀蓋非止水田禾稼之利而已如菽麥黍粟之類皆足以穀吾腹嶺外平原弥望茅葦叢生是豈地利有不至哉此人力弗至也頃者黄榜頒降民能用工荒田許以未取官賦恵至渥也強國之本曰戰與耕糴有素儲羌不敢動官民之相資在此尔父老歸而閭里更相告語當盡心乃事以逐續有歲毋計口而耕以怠墮失時出作入息之相安仰事俯育之得所顧自今戴白而不見兵革以符尔東城癸永之識則守前之所為者雖土苴亦尔父老一劳永逸之計也守老矣亦豈久于此空臆以為尔父老告其毋忽

静江府劝農 庚申

大守再牧是邦于今二年去春登進父老嘗勉以服田力穡矣方幸三時不害一稔可書不謂彼虜又謀斡腹當暑而興師甫秋而入寇犯我井邑妨我農功太守非不率將士勤遏塵捷而賊衆我寡僅保城壁亦武忱有愧矣今此甘雨應時土膏脈動東作又在候復延見尔農其何辞以劝相漢人有言守边有塞劝農力本當世急務矣守边而與劝農並言蓋以食者民之天非食無以為命金城湯池非粟不守雖在边徼不可一日廢耕也今夫荊淮之地與虜為鄰哨騎旦暮可至民生其間從事本業雖有司秋冬清野

而春耕夏耨仰事俯育寇入即避寇退則返其或依山水之險以為寨柵資粮牛畜預挈其中緩急相應守望相助住〻足以自保亦足以拒敵边農習於閑見固不以虜為憚亦未嘗衆時為盗也尔猛素樂土尔農戴白不知兵革自虜侶伺我边前此蓋未之信一旦突如其來遭蹂躪被殺鹵凡戎馬所經地生理為之蕭然亦可憫矣胡虜幾過土賊復興掠人貲財殺〻人骨肉民之罹難甚於翟太守為之哀矜怵惕蠲減尔稅賦殲夷彼兇渠期與尔民还定安集今再奉力耕二字為尔劝昔鴈門極北边也李牧守之匈奴入急收保市租皆輸幕府為士卒費農耕官租如故也諸葛亮屯於渭濱耕者雜之張全義守河南披荊棘劝耕殖皆無非以農事為急者尔父老帰而告諸尔子弟劝率尔保伍有警則荷戈以備無事則負耒以耕常特戒心毋作息念是穮是蔉早種早収勿以荒蕪墮壄鬪勿以強衆相陵暴 國家深仁厚澤滲漉人心足以祈永休命此胡送死江淛天實亾之槃〻桂林會將復还承平舊觀太守老矣已投劾于朝行且去尔父老聽予言毋忽

逐蚤吟 病中作

小物亦氣化炎天以濕生身眇於芥喙利於鍼蝨其形軀而豺其心不能飲風吸露以自為養惟務吮人肌血以肥其身入人寢処間三〻五〻至十數蝨以類聚而羣分或入孫洪之被不畏其貴官或入阮籍之褌不恤其高吟一味鑽刺味其腴而嚼其臭令人徑宵展轉而睫不交暗中摸索而手不停一徑殘毀癬隱〻而作疹多留餘跡文點〻而成纇為之爬沙不得息奈彼跳躍難力擒比其饕虐害尤甚匈以久慶而忽之輕困思天地間人為万物靈胡然生此乃尔不仁世間至毒莫如虵至猛莫如虎虵犹可捕虎犹可馴伊彼十數蝨豈聽其憑陵呼奴婢命驅逐各以其寨而前陳手携挑筀莞席曝之以烈日併取汙衣敗被濯之以清泠蘭湯以三沐沉水以三熏既令一掃以潔掃毋許此類以從横於是大蒐以穷其黨散捕以除其根取而置指甲一掐正典刑或付之炔炱剖然而有声殆同商君毒流裂秦市鄜生口禍遭齊烹類同蟣蝨臣而競爭食幾與蚊蝨冠交相營驅除一日併净盡八尺之寢頓犹操林盗去民無驚今宵庶可奠吾枕鼻息可便為雷鳴泰然得以安徃摩之室遽然從之為華胥之民

桂閫文武賓校戰守題名記

宝祐戊午朝廷合二廣荊制閫命某再牧防南鄙也尋調建康都統制朱廣用領軍來戍於是以諸道戍兵並委之總統相與修浚城池為保固計是秋韃犯

邕境賴我師遏之不致深入明年開慶己未築鑿甫竣邊遽已動七月虜渡烏沉江八月犯横山九月二十二日薄我城下幸壁壘具將士用命一鼓而殪賊前鋒遂引退砦於數十里外我師晝夜攻刼大小十餘捷賊氣頓沮相持兩旬由間道而湘亟遣兵追襲一捷於黄沙剪其渠魁俘獲甚衆再捷於衡山勦殺幾盡賊不克逞以偷陰山極北之寇犯吳万宅南之境狙伺二十年馳驚數万里擁衆驅蚕而入乃載籍所未有向非桂城砭柱其衝師武臣力敵王所愾廣南亦岌岌甚矣此皆宗社威靈天人佑助德万載無疆之福也茲制閫結局都統制丑撤戍以歸礲石請記文武賓校氏名載念歎夷犯順非小變也連年淂以固我封守吾民享免猩雖誠同舟共濟者之力刻冢煙瘴犯霜露備極勞苦是不可不紀以示永久非事誇詡也提刑提舉無參謀四明豐莊制机左綿文可劉眉山家遇河内李曾脩制議永嘉鄒淋制幹清湘管安昌襄陽李湜盱江聶世堅合沙卓右龍制僉長沙凌炳炎耒江陳彌壽桔蒼張建文濟南楊涇九江劉烈清湘趙侖夫廬陵朱埴會稽陳東制帳都統制長沙朱焕總管峴山彭吳浮光余夢發都梁丘政淳光朱大德壽陽王勝金陵王達金陵陳邦傑淳光張培鈐路統制合淝程俊泗川周旺都梁李慶山陽楊俊淳光周勝海陵戴俊彧司屬官淳光吳起宗清源羅万畝古雲鄭祥

識岩壑舊隱

人因地而名地以人而重方其視或易然逮其久也士君子始企慕之前賢流芳可挹山不在高也是山是亭在今爲希真先生甘棠地不盈數丈一丘一壑具体而微後六十餘禩歸于我因其故略爲之封植其壞補葺其漏一毫弗加以飾志存古也惟先生以北客寓是邦脱屣軒冕肅然如遺世独立洛川岩壑皆其旧隠今洛川不淂而見矣独岩壑僅存其風流篤厚文章芳潤散在木石間彷彿尚可想見邦之故老至今相指示犹曰此朱公岩壑也是詎非達人令聞足以壽其傳歟抑呵護有靈若將有所待歟又否則以其儉小見擯於时俗由是淂不毀歟不然亦爲墟矣傳曰雖無老成人犹有典刑於是山有爲吾徒生世後不淂從公於樵歌閒然高山仰止神交心會對此足以使人盡釋鄙吝二三子敬之勿壞淳祐丁未孟冬

識夕秀

余以幽樓多暇譔累土爲臺里閈中有以山石售者有輟惠者有以無用棄者自一拳之積加數簣之工因成小堆阜爲命亭其上自春徂夏始就緒一日暑

雨初霽夕陽未沉携子姪烹茶剖瓜相與登眺抱嵐
光於天際送帆影於木末平蕪香靄擺絟彌望煙鴉
霞鶩去來上下盡吾目之到足與心會不但對碧宮
紅塔相應接於風簷間而已林薄雖小不足名山鶴
鵲得之信有餘地因詩以志之云本因累土作層臺
巧匠俄為小阜堆碧落界边将塔對蒼蕪斷処送山
來狀成一段林峦勝欠得幾株松桂栽夕照未沉明
月上倚欄正尔可徘徊戊申七月旦日

以佛牙付福岩奉安公安二聖寺跋

余師淮東日有北入刺史楚玠再自符離來帰到淮
揚參闈以佛牙一株上有舍利三十六箇為献曰此
是汴京舊宮禁中物衆以盤龍綉帕余卻而不受玠
曰此又非宝貨何敢傷公之廉毋惜受之供養作福
於是勉而受之乃淳祐三年八月也繼自丙年帰里
一向奉之佛堂迨過長沙奉之道院观世音之前今
首尾二十年矣每惟釋氏靈牙不知歷幾百載經幾
刼火至今不壞此殆非私家所藏之物宜帰之大道
場去処俾奉香火以福蒼生適公安住持福岩禪師
自荆襄來訪謹奉之以為公安二聖大如來禪利之
献其永鎮上流保佑斯世為吾　君千万歲之寿為
四海生靈無穷之福楚玠元狀同往庶知其自來惟
福岩禪師作此證明永留斯寺勿示非人毋使韓昌
黎陳文惪得以議其後云景定辛酉七月七日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十二